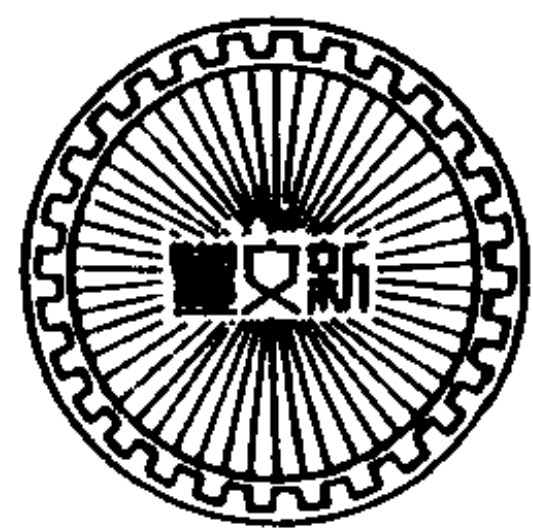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四五冊目錄

文學類



詩文別集——明

楊忠愍公集五卷首一卷末一卷	明	楊繼盛撰	知服齋	一
師竹堂集三十卷	明	王祖嫡撰	三怡堂	七五
泌園集三十七卷	明	董份撰	吳興	三九一

楊忠愍集

丁酉夏五
龍氏瑀

惜也

順治十三年歲次丙申仲春朔日

楊忠愍公集卷首

知照齋

高宗純皇帝欽定四庫全書簡明日錄 恭照節錄

楊忠愍集三卷附錄一卷明楊繼盛撰繼盛忠烈士不以詩文著亦不必藉詩文傳此本乃後人重其氣節蒐羅成帙其詞雖不甚工而日月爭光迄今不可磨滅也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恭照節錄

楊忠愍集三卷附錄一卷明楊繼盛撰繼盛字仲芳號椒山容城人嘉靖丁未進士官至兵部武選司員外郎以疏劾嚴嵩為所構陷棄市後追贈太常寺卿諡忠愍事迹具明史本傳繼盛本以經濟氣節自許不肩肩於文字後人重其人品掇拾成編仰蒙

世祖章皇帝御製序文表其忠蓋一經褒予曠世猶生故雖朽蠹陳編彌深寶惜此本乃康熙間蕭山章鉅所校凡

楊忠愍公集卷首

知照齋

奏疏一卷雜文一卷詩一卷行狀碑記別為一卷附焉其論馬市劾嚴嵩二疏史傳限於體裁僅存大略集本乃其全文披肝瀝膽伉直之氣如生自作年譜一篇學問人品具見本末尤史傳所不能詳遺囑一篇作於臨命將一夕墨迹至今世守倉卒之際數千言無一字塗乙九足見其所蓄詞雖樸質而忠孝之意油然而足以感動百世惟年譜中自記從韓邦奇學律夜夢虞舜一事頗涉怪異然繼盛非妄語者蓋覃思之極緣心構象世說載衛玠以夢問廣樂樂云是想管子日思之思之鬼神通之固亦理之所有昔吳與弼作日錄自稱夢見孔子人疑其偽繼盛此語頗與相類明以來無疑之者此則係乎其人有不待口舌爭者矣

高宗純皇帝御製讀楊忠愍集詩

家學關西素行清浩然惟與義為鄰一生名節堂堂在
兩疏風霜字字新報國不辭履虎尾排奸直欲犯龍鱗
開編省識忠良氣不愧牽衣折檻臣

御製旌忠祠詩保定府治西
祀明楊繼盛

捐軀不畏逆龍鱗兩疏千言萬古新直使權臣陰喪膽
何妨烈士顯忘身降神獨萃扶輿氣懷古重過滌水春
居節丹青藏寶笈內府藏居節所畫小像入后渠寶笈上等鬚眉宛是箇中人

御製居節畫楊繼盛小像詩

有生孰不惜華年生死還應義以權遐想皋夔千載上
豈辭龍比一身捐鬚眉正色真無忝史策芳名歷久傳
西市從容吟四句丹心浩氣至今懸

楊忠愍公集卷首

五

知服齋

明御製誥命

皇帝制日貞臣篤靖獻之義弗慮險危熙朝昭激勸之
公周遺存歿矧殺身而為國宜特典以褒功爾故原任
兵部員外郎楊繼盛剛方賦性忠藎存心方筮仕於雷
曹輒建言而外請有聲民牧旋晉兵部彈劾志効官據誠
抗疏論罷馬市深懷啓覺之憂指斥柄臣力矢糾愆之
愴言已見知於當亡身終不免於權奸追念忠賢特申
卹錄茲贈爾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諡忠愍錫之誥命
於戲綸綍寵哀用慰孤忠於已往眷光普赫益培正氣
於方來耿耿爾靈尚歆朕命

隆慶元年十月二十三日

楊忠愍公集卷首

六

知服齋

明節製祭文

維隆慶元年歲次丁卯冬十一月壬子朔越二十六日
丁卯皇帝遣直隸保定府知府張烈論祭原任兵部員
外郎贈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諡忠愍文日惟爾剛方
秉性慷慨致身令聞早著於南曹抗疏屢陳於北闕始
論馬市之當罷析敵情而直氣巖巖既斥權奸之當誅
履禍機而忠肝烈烈其言卒驗其命已領死者不可復
生百身難贖枉者不可不直三命宜頒遺詔以加恩
憫孤忠而錫卹特贈爾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諡忠愍
葬祭並加錄廕是遠式顯忠貞之節庸倡寒謫之風英
爽不磨渥思斯服

楊忠愍公集卷首

七

知照書案

楊忠愍公集目錄

卷首 上

御製文

表忠錄序 表忠錄論 四庫書目
附明製誥命 諭祭文 遺像一

御製詩

卷一

奏疏 謙阻馬市疏一道 奏劾嚴嵩疏一道

卷二

雜著 序五篇 引三首 跋一首 說一首 記一
篇 書十首 祭文六篇 補序一篇 補書
三首

卷三 中

詩 各體共九十二首

卷四

年譜 遺囑

卷五

附錄 請代夫疏一道 祭夫文一首 贈詩二首
事略十條 附案一篇

卷末 下

附錄 本傳一篇 行狀一篇 墓誌銘一篇 碑記
五篇 遺集序跋十篇

楊忠愍公集目錄終

奏疏

請罷馬市疏 嘉靖三十年

兵部車駕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臣楊繼盛謹奏為乞
 賜聖斷罷開馬市以全國威以絕邊患事臣以南京吏部
 驗封清吏司主事考滿到京陛臣今職荷蒙皇上眷育簡
 用之恩雖粉骨碎身何以克報況臣官居兵曹職專馬政
 觀此開馬市之誤豈敢苟避禍患隨眾隱默不言竊惟去
 年套眾悖逆天道大肆猖獗我城闕殺我人民擄我妻
 子焚我廬舍驚我陵寢其辱我中國極矣臣在兩都傳聞
 此報冠髮上指肝腸寸裂恨不能身生兩翼飛至都下以
 剿逆賊以報國讐茲者恭遇皇上赫然震怒選將練兵尅
 日興師誓罪致討以報百萬赤子之讐以雪城下凌辱之

楊忠愍公集卷一

奏疏

知縣蕭宗采

恥不惟天下臣民共相慶幸我列祖在天之靈亦相慶幸
 多矣及臣至都下見俺答求開馬市之書大放肆無狀竊
 意上廟聖怒其征討之志已決其問罪之師斷不可已及
 廷臣會議題奉欽依准暫開行臣不覺仰天大呼喟然長
 歎曰國事乃至此哉國事乃至此哉夫以漢之武帝唐之
 太宗不過二霸主目猶能威震夷狄氣壓突厥以皇上之
 英武國家之全盛英雄豪傑勇夫壯士之伏於草茅下位
 者又不可勝數其蠢茲套眾反不能生擒酋長剿絕苗裔
 而乃為此不得已下策之事哉臣請以開馬市之十不可
 者為皇上備陳之夫開馬市者和議之別名也敵素賓服
 尚不可言及此去年入寇殺擄如此之慘則神人所共憤
 不共戴天之深讐矣今不惟不能聲罪復讐而反與之為
 此和議之事何以解列祖之怒下舒百姓之恨乎此忘

天下之大誓一不可也信者人君之大寶雖匹夫匹婦尚

不可少失信義況於天子之尊哉皇上北伐之命屢下臣

民所共知四裔所共喻者也方今各處兵馬集矣糧草器

械備矣天下日夜引領仰望王師之興真若大旱之望雲

雨也乃翻然而有開馬市之議則平日之所以選將練兵

者為何備糧草精器械者為何不有以孤百姓仰望之心

乎此失天下之信義二不可也人君居中制外統馭四夷

以其有國威之重以屈服之也今以堂堂天朝之尊而下

與俺答為此交易之事是天壤混淆冠履同器將不取笑

於天下後世乎此損國家之威重三不可也天下豪傑聞

答眾殺戮人民之慘姦擄婦女之辱其憤恨不平之氣皆

欲與逆賊決一死戰雖深山窮谷之隱逸亦願出以復天

下之讐今馬市一開則舉相謂曰朝廷忘赤子之讐厥兵

甲之用矣將焉用我哉將見在林下者不肯出在冊籍者

將謀去矣異日欲復召號誰肯興起此舉豪傑效用力志

四不可也自去歲大變之後天下頗講武事雖童子儒生

亦知習兵此機既動兵將日強今馬市一開則舉相謂曰

中國夷狄已和天下已無事矣將焉用武哉有邊鎮之責

者日弛其封守之防無兵戎之寄者益長其偷安之氣矣

廢弛既久一旦有急何以整頓此懈天下修武之心五不

可也宣大人民懷攜義之心久矣一向雖有外交之事猶

畏王法之嚴而不敢自肆也今馬市一開則彼之交通者

乃王法所不禁將來勾引之禍可勝言乎此開邊方私通

之門六不可也天下人民憚於水旱征役之苦人人有思

亂之心特畏國家之兵威而不敢變動也今馬市一開則

彼皆以為天下兵威已弱蠢茲小醜尚不能服羣起為盜

亂之心特畏國家之兵威而不敢變動也今馬市一開則

彼皆以為天下兵威已弱蠢茲小醜尚不能服羣起為盜

亂之心特畏國家之兵威而不敢變動也今馬市一開則

又馬能制則將來腹心之變可勝言乎此起百姓不靖之漸七不可也去歲答眾深人雖未見一兵交戰然猶以為我軍倉卒未備其疑畏之心尚在也今皇上替罪致討謂兵半年及至於今止為馬市之開則彼得以窺我之虛實矣目中又奚有乎我哉此長北敵輕中國之心八不可也俺答之性詐變無常謀深計巧反出我之上我將欲以此羈縻乎彼殊不知彼實以此愚弄乎我或遣重臣載金帛至邊等候開市彼違約不來交易未可知也或因交易而即行猖獗撞關而入未可知也或今日交易而明日八寇未可知也或遣眾入寇而駕言別部落入寇未可知也或以疲馬而過索重價或因市馬而過討重賞或市馬之後而別有分外不堪之求又未可知也是我不能以羈縻乎彼彼反得以愚弄乎我矣此墮賊人狡詐之計九不可也

楊忠愍公集卷一 奏疏 三 知服齋采

彼地之產馬有窮中國之生財有限大同之馬市一開宣府延綏等處定不可罷以馬與銀數計之每年市馬約數十萬匹四五年間須得馬數百萬匹每年約用銀數百萬兩四五年間須費銀數千萬兩一旦彼地之馬已盡中國之財告乏將安處乎永久之計將安在乎此中國之財彼地之馬兩難相繼十不可也彼倡為開馬市之議以欺誑皇上者其謬說不過有五有曰外開馬市暫以為羈縻之術內修武備實以為戰守之計巨殊不知馬市之開乃所以羈縻乎我非所以羈縻乎彼也夷性無厭請開馬市之後或別有所請許之再有所請又許之請之不已漸至於甚不堪者一不如意彼即違約則彼之人寇為有名我之不應其所求為失信矣孰謂俺答無厭之欲可以市馬之小利羈縻之乎如曰欲修武備以圖戰守雖不用此羈縻

之術亦可矣此其說之謬一也有曰方今急缺馬用正欲買馬一開馬市則我馬漸多彼馬漸少豈不兩便然市馬非以之耕田駕車也不過為征討計耳如交易果可以無事則市馬又將安用乎不益重其寄養之擾乎況彼以馬為生又安肯以自乘之良馬而市於我乎不過瘦弱不堪之物不服水草將不日俱斃而已此其說之謬二也有曰初許市馬暫繫乎俺答之心將來許貢則可為永久之計夫謂之進貢者豈古之所謂咸賓來王者哉不過我賄彼以重利苟免日奔之不來彼貪我之重利暫許日奔之不入日況市馬我猶得以少償其費許貢則彼白手來取重利矣是市馬則獲小利而無名開貢則雖有名而費大市馬固不可許貢亦豈可哉此其說之謬三也有曰俺答平日最不信觀其誓言某時搶某處再不愆期可驗彼既許其市後不來則斷保其再不入寇殊不知彼之種類日繁加之以擄掠人口日增其日用之服食器用俱仰給於中國市馬之利焉足以盡供其所費彼非盡皆義士孰肯守小信而甘於凍餒以至於死乎縱使少有羈縻不過暫保一二年無事耳不知二三年之後將何如處哉此其說之謬四也又有曰佳兵不祥不可輕用與其勞師動眾征討於千里之外而勝負難必孰若暫開馬市休兵息民而急修內治之為上乎噫為此說者是損國家之兵威養敵寇於日盛壞天下之大事必自此言始矣若曰佳兵不祥則舜之征苗文之遏莒湯之伐葛伯高宗之伐鬼方豈盡皆不祥者哉蓋春生秋殺之迭行上天生物之道也恩賞兵刑之並用王者御世之權也譬如人身四肢俱皆癱疽毒日內攻乃猶專食膏粱而憚用藥石將不至於傷其元

楊忠愍公集卷一 奏疏 四 知服齋采

氣乎此其說之謬五也夫此十不可五謬之說明白易知則馬市之開不利於我中國明矣而於敵人則甚利焉蓋數十年來敵以中國之百姓爲佃戶秋後則入而收其租雖已得計猶有往來奔走之苦日夜殺人之勞也去年入寇莫敢與敵虛實既已覘矣故今請開馬市則可以坐收中國之重利況馬多據自中國者春時草枯則市之秋後馬肥則入而再擄之及至來春又再市之以輪迴之馬獲青蚨之利是昔日彼猶爲出門討租之人今日我則爲上門納租之戶臣言及此其憤恨可勝言哉夫此事利於敵人而不利於中國滿朝臣工皆知其不可然有人敢議而行之無一人敢非而止者何哉彼議而行之者其意以爲征討之事已難收拾敵再入寇皇上剛明必追究夫謀國者之不忠專征者之不勇誤事之禍何以能免况昨日交通已有成效莫若委曲姑開馬市猶可二三年苟延日後時事未知如何且暫免日奔之禍暫固日奔之寵敵縱背約再爲脫避之計未晚也然不思皇上所以寵任之專禮遇之厚爵位之重錫予之隆者蓋欲其主張國是征討逆賊也豈徒欲開馬市而已哉其所以不敢非而止之者其意以爲事權既不在我時勢已至鵲突有欲謝重擔於人而無由者吾何以冒禍擔當使有所言而馬市罷開弛其防守而敵再深入則必歸咎於止開馬市之人加之以誤國事之罪矣孰若隱默不言大家因循之爲上乎然敵人之寇與不寇不係於馬市之開與不開此未嘗有議開馬市而止之者去年敵眾何以深入此時罷開馬市敵或入寇亦與去年同耳止開馬市之人夫豈誤天下之事者哉臣以孤寒進士初入仕途父母早喪妻子無依非不知

楊忠愍公集卷一 奏疏

五

知服齋

隱默足以自保言事足以取禍也竊惟皇上初時震怒奮武其氣若此之壯命將征討其志若此之勇則知今日馬市之開乃議者之姦計斷非皇上之本心也以皇上之英武而臣下庸軟避事不足以副之心欲持行而手足痿痺良可深恨此事繫國家盛衰之機臣敢預憂後禍忍心隱默乎伏乞皇上俯察愚臣之罪言回思欲討之初志念敵人之志欲難騰非市馬小利足以繫屬其心祖宗之社稷無疆非二三年苟安無事可以永保其緒收回成命罷開馬市銳意戎兵決志征討務使擒俺答於闕奔驅醜類於海外使彼之畏乎我亦猶我之防乎彼則上而祖宗幸甚下而臣民幸甚謹奏

疏入得

楊忠愍公集卷一 奏疏

六

知服齋

旨這事邊臣奏來已久又會官集議楊繼盛既有所見何不早言今差官已行卻乃肆意瀆奏好生阻撓邊機搖惑人心又本內脫一字著錦衣衛拏送鎮撫司打著問了來說

請誅賊臣疏 嘉靖三十二年

兵部武選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臣楊繼盛謹奏爲感激天恩捨身圖報乞賜聖斷早誅姦險巧佞專權賊臣以清朝政以絕邊患事臣奔任兵部車駕司員外郎諫阻馬市言不及時本內脫字罪應下獄被逆鸞威屬問官將臣手指拶折脛骨夾出必欲置之於死荷蒙皇上聖恩薄罰降謫不二年間復陞今職夫以孤直罪臣不死逆鸞之手已爲萬幸而又遷轉如此之速則自今已往之年皆皇上再生之身自今已往之官皆皇上欽賜之職也臣蒙此莫大之恩則凡事有益於國家可以仰報萬一者雖死有所

不顧而日夜祇懼思所以捨身圖報之道又未有急於誅賊臣者也況臣官居兵曹以討賊爲職然賊不專於戎敵凡有害於社稷人民者均謂之賊臣觀大學士嚴嵩盜權竊柄誤國殃民其天下之第一大賊乎方今在外之賊惟俺答爲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爲最俺答者邊圉之盜瘡疥之疾也賊嵩者門庭之寇心腹之害也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剿絕俺答之先且嵩之罪惡貫盈神人共憤徐學詩沈鍊王宗茂等常劾之矣然止皆言嵩貪汙之小而未嘗發嵩借竊之罪嵩之奸佞又善爲掩飾之巧而足以反誣言者之非皇上之仁恕又冀嵩感容留之恩而圖爲改邪歸正之道故嵩猶得竊位至今嵩於此時日夜感恩改過可也豈意懼言者之多而益密其彌縫之計因皇上之雷而愈恣其無忌憚之爲眾惡俱備四端已絕雖離經畔道取天下後世之唾罵亦有所不顧矣幸賴皇上敬天之誠格於皇天上天恐奸臣害皇上之治而屢示災變以警告去年春雷久不聲占云大臣專政然臣莫大如嵩而專政亦未有過於嵩者去年冬日下有赤色占云下有叛臣夫日叛者非謀反之謂也凡心不在君而背之者皆謂之叛然則背君之臣又孰有過於嵩乎如各處地震與夫日月交會之變其災皆當應於賊嵩之身者乃日侍其側而不覺上天仁愛警告之心亦恐怠且孤矣不意皇上聰明剛斷乃甘受嵩欺人言既不見信雖上天示警亦不省悟以至於此也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之十大罪爲皇上陳之我太祖高皇帝親見宰相專權之禍遂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

不得平章國事故載諸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皇帝時臣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其爲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爲輔臣儼然以丞相自居挾皇上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每事之題覆其初惟先呈稟而後敢行及今則先面稟而後敢起稟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差人絡繹不絕事無大小惟嵩主張一或少違顯禍立見及至失事又謝罪於人雖以壽丞相之專恣未有如斯之甚者是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又無丞相之干係以故各官之陞遷未及謝恩先拜謝嵩蓋惟知事權出於嵩惟知畏懼奉承於嵩而已此壞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僭踰皇上今嵩票本蓋任人圖改之誠心也豈意嵩一有票本之任遂竊威福之權且如皇上用一人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薦之也及皇上黜一人嵩又揚言於眾曰此人不親附於我故票本罷之皇上有一人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救之也及皇上罰一人嵩又揚言於眾曰此人得罪於我故票本報之凡少有得罪於嵩者雖小心躲避嵩亦尋別本帶出旨意報復陷害是嵩竊皇上之恩以市己之惠假皇上之罰以彰己之威所以羣臣感嵩之惠甚於感皇上之恩畏嵩之威甚於畏皇上之罰也用舍賞罰之權既歸於嵩大小臣工又盡附於嵩嵩之心膽將不日大且肆乎臣不意皇上之明斷乃假權於賊手如此也此竊皇上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事君之忠也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人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於外日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蓋人臣以己之善而歸之於君使天下皆

稱頌君之德不敢彰己之能以與君爭功也嵩於皇上行
政之善每事必令子世蕃傳於人曰皇上初無此意此事
是我議而成之蓋惟恐天下之人不知事權之出於己也
及今則將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彙行爲書一冊名曰
嘉靖疏議使天下後世皆謂皇上以所行之善盡出彼
之撥置主張皇上若一無所能者人臣善則稱君之忠果
若此乎此掩皇上之治功三大罪也皇上令嵩票本蓋君
逸臣勞之意嵩乃令子世蕃代票恣父逸子勞之爲世蕃
御又約諸乾兒子趙文華等羣會票擬結成姦黨亂政滋
弊一票屢更數手機密豈不漏泄所以旨意未下滿朝紛
然己先知之及聖旨既下則與所講若合符契臣初見
嵩時適原任職方司郎中江冕稟事於嵩曰昨御史蔡樸
劾守備許實等失事本部覆本已具揭帖與東樓間東樓
已票送入未知何如東樓者世蕃之別號也嵩云小兒已
崇訓俸內分兩等甚有分曉皇上定是依擬臣初甚疑及
後旨下果如嵩言即臣所親見一事則其餘可知矣又嵩
經歷沈鍊劾嵩皇上將本下大學士李本票擬本又孰敢
庸鄙奔走嵩門下爲嵩心腹感嵩之恩又畏嵩之威愴惶
落魄莫知所措差人問世蕃如何票世蕃乃同趙文華擬
票停當趙文華袖入遞與李本抄票封進此人所共
知也即劾嵩之本世蕃猶得票擬則其餘又可知矣是嵩
既以臣而竊君之權又以子而並己之權百官孰敢不服
天下孰敢不畏故今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又曰此
時父子兩閣老他日一家盡獄囚蓋深恨嵩父子並專權
柄故曰此縱姦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於
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爲輔臣宜明功罪以勵人心可也乃

楊忠愍公集卷一 奏疏

九 知照 蔡樸

爲壘斷之計先自貪冒軍功將欲令孫冒功於兩廣故先
布置伊表姪歐陽必進爲兩廣總督親家平江伯陳圭爲
兩廣總兵鄉親御史黃如桂爲廣東巡按朋姪比黨滕騰
湊合先將長孫嚴效忠冒兩廣奏捷功陞所鎮撫又冒瓊
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造冊繳部效忠告病乃令次孫嚴
鵠襲替鵠又告併效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衛千戶今
任職管事有武選司昞字十九號堂彙可查夫效忠與鵠
皆世蕃子也隨任參養未間一日離家至軍門乳臭孩童
亦豈能一人自斬七首級而假報軍功冒濫錦衣衛官爵
以故歐陽必進得陞工部尚書陳圭告病回京得掌後府
印信黃如桂得驟陞太僕寺少卿是嵩既竊皇上爵賞之
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陞遷其私黨此備既作倣
效成風蔣應奎等令子冒功打死發遣皆嵩有以倡之也
夫均一冒功也在蔣應奎等貪冒科道則劾之在嵩貪冒
人所共知科道乃不敢劾嵩積威足以箝天下之口可知
矣此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爲事
革任嘉靖二十九年張達等陣亡正俺答竊伺之時使嵩
少有爲國家之心選一賢將俺答問知豈敢輕犯京師世
蕃乃受鸞銀三千兩威逼兵部薦爲大將及鸞冒哈舟兒
軍功世蕃亦得以此陞官廕子嵩父子彼時嘗自誇以爲
有薦鸞之功矣及鸞權日盛出嵩之上反欺侮於嵩故嵩
嘗自歎以爲引虎遺患後又知皇上有疑鸞之心恐其敗
露連累始不相合互相誹謗以泯初黨之跡以眩皇上之
明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以敢肆者恃有嵩在終而嵩與
逆鸞之所以相反者知皇上有疑鸞之心故曰是勾賊背
逆者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則嵩與世蕃也使非嵩與世

楊忠愍公集卷一 奏疏

十 知照 蔡樸

蕃則鸞安得起用雖有逆謀亦安得施乎進賢受上賞進不肖受顯戮嵩之罪惡又出鸞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姦臣六大罪也嘉靖二十九年敵人犯京深入失律歸路已絕我軍奮勇正好與之血戰一大機會也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於嵩嵩宜力主動戰以伸中國之威以紓皇上之憂可也乃曰京師與邊上不同邊上戰敗猶可掩飾此處戰敗皇上必知莫若按兵不動任賊搶足便自退回以故汝夔傳令不戰及皇上率問汝夔求救於嵩嵩又曰雖是擊問我具揭帖維持可保無事蓋恐汝夔招出真情故將此言啜哄以安其心汝夔亦恃嵩平日有回天手段故安心不辯及汝夔臨刑始知爲嵩所誤乃大呼曰嚴嵩誤我矣此人所共知也是汝夔不出戰之故天下皆知爲嵩主張特皇上不知之巨此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黜陟者人君之大權非臣下可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革職爲民矣嵩乃於嘉靖三十年考察京官之時恐嚇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荷蒙聖明洞察其姦將應豐雷用夫應豐乃皇上供事內廷之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邪戶科都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降爲典史矣嵩於嘉靖二十九年考察外官之時逼嚇吏部將汝進罷黜夫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皇上既降其官矣其爲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罷黜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邪夫嵩爲小人故善人君子多與之相反嵩不惟罷其官又且加之罪不惟罰及一身又且延及子弟以故善類爲之一空此時計數正人君子能幾人哉是黜陟之權皇上持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

楊忠愍公集卷一 奏疏

十一 知服齋

嵩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嵩既專權則府部之權皆撓於嵩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於文武官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效皇上爲心惟日以納賄賊嵩爲事將官既納賄於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而邊方爲甚有司既納賄於嵩不得不濫取於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而北方之民爲甚一人專權天下受害怨恨滿道合冤無伸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皇上雖屢加撫卹之恩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若非皇上德澤之深祖宗立法之善天下之激變也久矣軍民之心既怨恨思亂如是臣恐天下之患不在傲外而在域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風俗之隆替係天下之治亂我朝風俗淳厚近古自逆瑾用事始爲少變皇上即位以來躬行古道故風俗還古及嵩爲輔臣詔諛以欺乎上貪汙以率其下通賄慝懃者雖貪如盜蹠而亦薦用奔競疏拙者雖廉如夷齊而亦罷黜一人貪戾天下成風守法度者以爲固滯巧彌縫者以爲有才勵廉介者以爲矯激善奔走者以爲練事卑汙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此時者究其本源嵩先好利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貪嵩先好諛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諛源之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欲望天下之治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皇上之聰明固若不知者何哉蓋因皇上待臣下之心出於至誠賊嵩事皇上之姦入於至神以至神之姦而欺至誠之心無怪其墮於術中而不覺也臣再以嵩之五姦言之知皇上之意向者莫過於左右侍從之臣嵩欲托之以伺察

楊忠愍公集卷一 奏疏

十二 知服齋

聖意故先用賈賄結交情熟於皇上宮中一言一動一起
 一居雖嬉笑飲飲之聲遊觀宴樂之為無不報嵩知之每
 報必酬以重賞凡聖意所愛憎舉錯嵩皆預知故得以遂
 逢迎之巧以悅皇上之心皇上見嵩之所言所為盡合聖
 意蓋先有人以通之也是皇上之左右皆賊嵩之閒謀此
 其姦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阻塞天下之言路故令
 乾兒子趙文華為通政司凡奏章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
 與世蕃先看三四日後方纔進呈本內情節嵩皆預知事
 少有干於嵩者即先有術以爲之彌縫間御史王宗茂劾
 嵩之本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得以展轉撫飾其故是
 皇上之納言乃賊嵩之攔路夫此其姦二也嵩既內外彌
 縫周密所畏者廠衛衙門緝訪之也嵩則令子世蕃將廠
 衛官籠絡強迫結爲兒女親家夫既與之親雖有忠直之
 士孰無親戚之情於賊嵩之姦惡又豈忍緝訪發露不然
 嵩籍江西去京四千餘里乃結親於此勢屬不便欲何爲
 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遂其掩飾之計且皇上試問嵩之
 諸孫所娶者誰氏之女便可見矣是皇上之瓜牙乃賊嵩
 之瓜葛此其姦三也廠衛既爲之親所畏者科道言之也
 嵩恐其奏劾故於科道之初選非出自門下者不得與中
 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門下者不得與行取之列
 考選之時又擇熟輒圖融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苟少有
 忠鯁節義之氣者必置之部屬南京使知其罪而不得言
 言之而亦不真既選之後或入拜則留其飲酒或出差則
 爲之餞贖或心有所愛憎則峻之舉劾爲嵩使令至五六
 年無所建白便陞京堂方面夫既受嵩之恩又附嵩且有
 效驗孰肯言彼之過乎其或有一二感皇上之恩而欲言

楊忠愍公集卷一 奏疏

三

知服齋

者又畏同類泄露孤立而不敢言而嵩門下之人每張大
 嵩之聲勢陰阻其敢諫之氣以故科道諸臣甯忍於負皇
 上而不敢於忤權臣也是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此
 其姦四也科道雖籠絡停當而部官有如徐學詩之類者
 亦可懼也嵩又令子世蕃將各部官之有才望者俱網羅
 門下或援之鄉里或托之親戚或結爲兄弟或招爲門客
 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蕃知故嵩得預爲之擺布各
 官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蕃知故嵩得早爲之斥逐連絡
 蟠結深根固蒂合爲一黨互相倚附各部堂司大半皆嵩
 心腹之人皇上自思左右心腹之人果爲誰乎此真可爲
 流涕者也是皇上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此其姦五也夫
 嵩之十罪賴此五姦以彌縫之識賊嵩之五姦則其十罪
 立見噫嵩握重權諸臣順從固不足怪而大學士徐階負
 天下之重望荷皇上之知遇宜深抵力排爲天下除賊可
 也乃畏嵩之巧足以肆其誦懼嵩之毒足以害其身甯鬱
 快終日凡事惟聽命於嵩不敢持正少抗是雖爲嵩積威
 所劫然於皇上亦不可謂之不負也階爲次輔畏嵩之威
 亦不足怪以皇上聰明剛斷雖逆鸞隱惡無不悉知乃一
 向合容於嵩之顯惡固若不能知亦若不能去蓋不過欲
 全大臣之體而姑優容之以待彼之自壞日然不知國之
 有嵩猶苗之有莠城之有虎一日在位則爲一日之害皇
 上何不忍割愛一賊臣願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況邇來
 疑皇上之見猜已有異離之心志如再賜優容姑待之恩
 恐致已奔宰相之禍天下臣民皆知其萬萬不可也臣特
 諫阻馬市請官邊方往返一萬五千餘里道途艱苦妻子
 流離宗族賤惡家業零落幸復令職方纔一月臣雖至愚

楊忠愍公集卷一 奏疏

五

知服齋

非不知與時浮沈可圖報於他日而履危冒險攻難去之
臣徒言取禍難成僥倖萬一之功哉願皇上既以再生之
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皇上況臣狂直之性
生於天而不可變忠義之心存於中而不可忍每恨壞天
下之事者惟逆鸞與嵩鸞已殛死獨嵩尚狂嵩之姦惡又
倍於鸞將來為禍更甚使舍此不言再無可以報皇上者
臣如不言又再有誰人敢言乎伏望皇上聽臣之言察嵩
之姦羣臣於嵩畏威懷恩固不必問也皇上或問二王令
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論以勿畏嵩威如果的實重則
置以專權重罪以正國法輕則論以致仕歸家以全國體
則內賊既去朝政可清矣將見俺答將既間逆鸞之死今
又間賊嵩之誅必畏皇上之聖斷知中國之有人將不戰
而奪其氣聞風而喪其膽況賊臣既去豪傑必出功賞既
明軍威自振如或再寇用間設伏決一死戰雖繫俺答之
頭臬吉囊之頭臣敢許其特易易巨外賊何憂其不除邊
患何憂其不絕乎內賊既去外賊既除其致天下之太平
何有故臣欲捨死圖報而必以討賊臣為急也然除外賊
者臣等之責而去內賊者則皇上之事臣感皇上知遇之
厚不忍負荷皇上再生之恩不能忘感激無地故不避萬
死為此具本親齎謹奏

疏入得

旨這廝因謫官懷怨推拾浮言恣肆瀆奏本內引二王為
詞是何主意著錦衣衛拏送鎮撫司好生打著究問明白
來說

序

壽韓苑翁尊師七十一序

君子之壽天下之治亂斯道之廢興攸係必天有意於斯世斯道之治且興也而後界之以有永而不窮然界於有位者或限其時而不及為明道之事界於志學者或限其位而不得與夫行道之責則其所係者亦偏焉矣惟我苑翁老先生之壽天下之治斯道之興恆必賴之謂天以全壽界之也非歟蓋君子所貴乎壽者非徒自壽己也為其能壽天下也能壽斯道也苟無補於治與道將焉用壽是故凡厥有位孰無治理之責然志存經濟者或奪於位之弗久而趨時固寵者又終其身而無濟於天下之事其何補於治也惟天純佑篤生先生天地忠誠渾厚之氣悉萃之矣其以天下為己任也越在內服彌亮率下越在外服綏民迪功越在翰苑文章範俗越在邊鎮強藩恬服夷狄懾畏斯固載在史冊昭人日月天下之所賴以為治者其在今日撫守南都又能操持其紀綱而鎮撫其百姓天下之根本以固宗社之靈運以培南服以靖四方亦因之以甯矣行將經綸變理之任屬之則所以係天下之重者何如也我國家道學之統自薛文清諸大儒出講明正學後先相望斯道之興也久矣自是而明道學者或口談性命之言而身冒貪汙之行或外飾溫厚嚴肅之貌而中藏毒忌間濁之心或始而卓越峻潔凜不可犯終而喪其所守流於汙下而不羞者則其所學不過欺世之機械釣名之筌蹄自不知有得於道焉否也先生以純篤之資果確之志蓋自弱冠時即有志性理之學其學之原則以精一為

楊忠愍公集卷一序

知服齋

宗其學之要則以培養夜氣為本其學之實則見於拾遺意見經緯志樂六經說諸書當其晚年天又假之以南都清逸之地使得優游暇豫沈潛道真平生事業至此盡收拾而大成之一時論得道學之正脈者皆以先生為首稱

楊忠愍公集卷一序

知服齋

則所以係斯道之重者何如也是蓋天欲永天下之治於不替故不得不壽先生以久其施天欲啟斯道之傳於不絕故不得不壽先生以要其成而大其所至始而以先生係天下斯道之重故為天下斯道而壽先生之身終而以天下斯道係於先生之身故必壽先生而藉以壽天下斯道之大則所以界之者固為不偶然先生之致治而其道行則有以壽天下之命脈開學而其道明則有以壽斯道之命脈其所以仰答上天界壽之心者又豈小補云乎哉士大夫之壽先生者舉析析然日苑翁年雖七十有一然精神凝固丰采鏗然步履強健視少年無以異也期頤之域可必至矣夫以是而壽焉未足以盡之也先生之壽可

壽徐少湖翁師序

君子之壽當圖不朽之真而所以壽之者貴有懇懇相勉倦倦相成之義瑣瑣年數之末領視之私皆所不取也世之言壽者不過日享年有永而已然命稟自然固一定不

易年歲自積於人之賢不肖無與焉若以此爲壽則夫簞
肆岫巖翁伯張里哆願冥蠢懷殘秉賊者靡皓歲終不可
勝數且多不踰百年日過此以往即絕景吞響湮滅無間
雖謂之不壽亦可也惟夫修諸己者道德卓犖建諸用者
勳業赫耀垂諸後音典謨曄曄則逸無紀極可與天地相
終始夫是之謂不朽而壽之所以爲真也今夫言壽之至
者莫天地若然天地之所以爲壽者非謂其形體不毀已
也以覆載之德生成之功無聲無臭之教足以父母萬物
無窮日否則亦冥然翕聚之氣塊然凝結之質而已非所
以悠久無疆億載不朽者也是故人知壽於年者爲壽而
不知壽於理者斯壽之真知壽於身者爲壽而不知壽於
天下者斯壽之大知壽於日壽者爲壽而不知壽於身後
者斯壽之永非深達始終之故善權修短之算者孰能論
壽於命數之外而不求壽於年數之間乎恭惟我夫子黃
閣元老黑頭相公以年言之似尚未可以壽之者然觀諸
所修爲者所建立者所垂後者半生積累以足垂萬年不
朽視世之昏耄罔生無所寄付者修短之相絕也亦猶蕭
艾夕枯之與松柏久茂也榮辱之相背也亦猶衣赭與臺
之與危軒華袞也已不可同年語況由此而進焉其所爲
不朽者當益宏遠峻懋謂不可以壽之乎昔丙午歲二二三
子稱壽於三槐堂嘗記夫子舉爵爲今日太上立德其次
立功其次立言其次言壽再今日立德要知似德之非立
功要知貪功之戒立言要知尚口之窮言壽要知罔生之
辱夫德壽之基也功壽之輿也言壽之華也即樽酒教令
之間而不朽之道備矣然三者見其始而未見其終著其
端而未究其極則誠門弟子之深懼繼自今上之果能永

肩一德不惕威改節以悅俗固寵次之果能以身殉國事
專報主建撤揭非常之功次之果能崇正論主國是排邪
議黜枝葉有格非反經垂教範世之益終之能居之以恆
至老不變不先貞後黷蹈所謂似德貪功尚口罔生之愆
則可以輝名崑鼎勒伐金冊三者垂萬年不朽壽即享萬
年不窮而瑣瑣年數之末誠不足言矣使或較齡算之短
長略行諛之臧否急一身之利害視天下之治亂若秦越
然則已往之行墮於垂成將來之年俱爲虛假斯不善自
壽者之爲固知夫子必不爾爲也噫夫子以一身任天下
之重則所以圖不朽者不得不持之以有終天以天下之
責付於夫子之身則所以壽平格者不得不錫之以有永
又何俟門弟子瑣瑣勸勉頌視之乎哉

苑洛先生志樂序

世之談經學者必稱六經然五經各有司業而樂則絕滅
無傳論治法者必對舉禮樂然議禮者於天秩不易之外
猶深求立異可喜之說至於樂則廢棄不講全德之微風
俗之敝恆必由之良可悲矣然律呂與天地相爲終始方
其隱而未彰也天既生哲人以作之則於其既晦也天忍
任其湮沒已乎闡明之責蓋必有所寄者先生自做秀才
時優抱古樂散亡之憂當其歲試藩司間諸督學虎谷王
公云律呂之學今雖失傳然作之者既出於古人則在人
亦無不可知之理特未有好奇古者究心焉日先生於是揚
然首悟退而博極羣書凡涉於樂者無不參考其好之之
專雖發疽尋愈不知也既而得其說矣於是直解之作
然作用之實未之悉也自是苦心精思或脫悟於載籍之
舊或神會於心得之精或見是於羣非之中若天有以啟

其衷者終而觀其深矣於是志樂之作日志云者先生自謙之辭也非徒志而已也是故律生聲鐘生律馬遷者之矣而律經替緯之遞變體十用九之明示則未之及也園九分積八百一十分班固著之矣而管員分方旋宮環轉乘除規圓之圖則未之及也六十調八十四聲蔡子著之矣而起調則例及正變全半子倍之交用調均首末長短相生之互見則未之及也六變八變九變之用周禮載之矣而以黃鐘祀天神以蕤賓祭地祇以太簇享人鬼一造化之自然以黃鐘一均之備布之於朝廷宮闈實古今之絕唱則又有出乎制禮之外者也宏編細目一節萬變信手拈來觸處皆合樂之爲道盡於是矣志云乎哉其於先儒世儒之圖論備錄不遺者是固先生與善之心然亦欲學者考見得失焉曰方其始刻之日九鶴飛舞先生之庭者久之識者以爲是書感通所致觀仰秣出聽之說則鶴之來舞也固宜而其得樂之正也此非其明驗矣乎昔人謂黃帝制律呂與伏羲畫卦大禹敘疇同功然卦疇得程朱數子而始著律呂得先生是書而始明則其功當不在數子下豈曰小補云乎嗚呼太和在成化宇宙間故先生所由生太和在宏治宇宙間故是書所由始太和在嘉靖宇宙間故是書所由成則其作誠不偶然也後之有志於樂者苟能講求而舉行之則太和將在萬世之宇宙而先生之功至是爲益大矣然不苦心以求之何以知是書之正不得其說而精之又何以知盛之言不爲阿私也哉噫盛不敏雖學之而未能也講求之責深有望於同志君子云

送張龍翁老先生拜相序

楊忠愍公集卷二序

五

知服齋集

嘉靖己酉歲春二月我龍翁老先生自南都冢宰拜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先時陰雨彌旬可厭迎命之時倏爾澄霽萬里一色若造化有以示其機者士女觀者無智愚大小皆以朝廷得相爲慶天人之交與何昭昭也盛等奔走稱賀先生乃戚然言曰惟予無良承茲大命深貽無窮之憂將焉用賀二三子惑咸相謂曰君子之仕也不得於君則憂不得行其所學則憂不得立大功於天地間則憂乃今三者則俱得之矣不知先生之憂也何故及退而思之然後喟然歎曰先生之憂其國家之福乎蓋天下之事每成於憂而敗於喜夫喜則縱縱則視天下之事皆易也而忽心生憂則畏畏則視天下之事皆難也而慎心生慎忽之閒天下之治亂攸繫甚矣人臣不可一念之不憂也然憂有一己之憂有天下之憂夫憂以一己則其憂也私患得患失將至於終其身而不可解憂以天下則其憂也公雖身膺無窮之慮而天下之至可樂者隨之公私之際憂樂分焉不可不辨也先生自做秀才時已有先憂後樂之志則夫身任天下之責其憂固有所不容已者況夫事之阻滯難處者又無有紀極乎是故或係天下之根本或係國家之安危或係正學之廢興或係世道之升降或係綱常之修墜或係風俗之盛衰凡臣子所不忍言者憂僕未易數正賈誼所謂可爲痛哭流涕者也此而安常處順則亦可以自樂矣必欲殫智畢力整頓振作使氣運景象一如國初宇宙間不亦難乎則夫其始也以天下之憂爲己之憂其既也以己之憂與天下之憂國者共其終也至於天下無可憂之事而已之憂亦因之以釋是固先生所以行道立功先憂後樂之心而天人之所以交與乎先

楊忠愍公集卷二序

六

知服齋集

生者此也謂非國家之福乎盛等叨門下其憂樂之情常相關故惟述其所以先憂者如此若夫歌詠頌美之辭固有待於天下既樂之後也豈敢預贅左右以啟其矜喜之端哉

集張節婦冊葉詩文序

成天下之事功易立天下之節義難語節義之難者又莫難於婦人之所守夫人固多事功懋峻赫炫照耀一世者然或出於遭際藝合矯激聘術以濟其所為斯固遇之至順凡有中之才者皆可能之裕如也至於當天下之至變而能氣如雷霆立如山嶽雖窘辱頓挫生死利害交於時而不可少動則非見足以定守足以確力量足以擔當負荷者鮮不仆矣然又出於一時義氣激發所致初無俟於持久操守之難使歷之以終身又未知不變否也惟夫

楊忠愍公集卷一序

七

節婦冊葉

婦人之守節則撫而幼孤振而先業陰柔之身百責所萃其負荷之難如此內無所藉外無所資煢然獨立狼狽無依其植立之難如此斯須檢點之或疏則羣議紛然而起凜凜焉戒慎避嫌之心自少至老一時不敢少懈則必有聖人之資聖學之功者始足以守之而不渝其操存之難又如此則視丈夫之成事功立節義者難易何如也是婦人之所守不為天下之至難者歟臨洮張婦王氏之守節其艱苦萬狀雖不可以盡述然觀諸張子免溪之狀王子漢陂之傳許子少華之表則其負荷其植立其操存又不為婦人守節中之至難至難者歟其上而朝廷旌表之下而諸君子歌詠歎賞之固足以彰激勸風俗之典亦足以見良心不死之機矣然節義在婦人者郡縣俱有之而節義在丈夫者天下固不多見節義之難者婦人盡之無少

歎而節義之易者丈夫固反虧之豈非光岳氣分天地山川精粹之氣不萃於男子而盡萃於婦人之身乎無亦朝廷於忠義者之不獎好悖者之不誅此天下之所以無懼而勸也乎噫古人之節義少損者後之功業足以贖之今之人不惟節義之掃地又足以壞天下之事古人之同於婦人者已為可恥今之人其所為所行反婦人之不如子於此重為感且媿矣諸君子其毋徒歌詠婦人也乎

引

題兩洲王老先生誥命咨引

惟二十有八年春我兩洲翁以南京禮部尚書二載考最帝曰都哉朕嘉乃不績會南京吏部尚書缺命議請以翁代帝曰俞哉時克統朕百官暨家宰論翁最以當進階誥贈推恩三代請帝曰欽哉惟時宜敘乃功爰進翁階為資

楊忠愍公集卷一

八

節婦冊葉

政大夫贈先淑人為夫人贈乃祖乃父如翁官妣及祖妣如先夫人秩蓋聖天子知翁甚深任翁甚專而眷翁甚隆也乃咨命寵頒翁感躍無已遂載諸軸題曰隆恩命盛贊言於未盛於翁為門下士義無容辭者乃拜手稽首颺之日於乎翁之此舉其忠孝兼至矣乎然謂翁之忠者以昭君賜也謂翁之孝者以彰先德也乃翁之意則欲持此以為不忘其君親之具而教天下以忠孝之機夫豈人之所能識哉蓋人臣非不能報君之患而不敢忘君之難夫人子孫能顯其親者何限而不忍忘之者蓋鮮矣臣而至於一念之忘其君子至於一念之忘其親則其所以報之顯之者未知有得於忠孝否耶惟天約佑我國家故賚翁為之臣惟天眷王氏之世德故畀翁為之後則翁之一身固忠孝之管也是故唯翁之忠在朝著唯翁之孝在家庭唯

翁忠孝之實在史冊斯固夫人之所共知者其在今日之
膺榮命而必輔以懋之朝夕在目的是不可以識翁忠孝之
心哉翁之心不以一念而忘其君親者也而猶寄其識於
誥贈之典者蓋欲其觀繪音之重若日對越乎君視贈秩
之崇即先人之常如有見日夫日如對越乎君則思所以
報之者自不容一時之或弛先人常如有見則體祖父承
恩欲報之心而殫智畢力代之以仰答者自不容一時之
少懈是則翁之所以不忘其君與親之心也雖然必俟有
所感觸而後不忘則其爲忠孝也亦有間矣翁之忠孝出
於天性而後所以不忘者夫豈有待於此抑亦假之以表
率百官垂訓子孫焉自是故使子孫百官有所感而不忘
其君則所以報之者爲無窮而其忠即翁之忠有所感而
不忘其親則所以顯之者爲無窮而其孝即翁之孝惟而

楊忠愍公集卷一引

九 知服齋集

萬世臣子知所以報之顯之者皆翁之不忘者起之又非
即翁之忠孝矣乎是則翁之所以教天下以忠孝之心也
夫既盡其己之心又推諸人而使各知所以自盡則謂翁
之忠孝爲兼至也非歟噫體翁之心者是又在翁之子孫
及厥百官而已盛雖不敬誠願與賢後昆暨羣屬共勉焉
而後之觀者亦將有所感夫

望雲思親圖引

人子愛親之心存於中而不可解然後思親之心隨所往
而不能忘世之言孝者不過日含菽蘊絮致觀美勤定省
禮服厥事而已然朝夕在側固其情之不得不然而少知
天性之愛者皆可以爲之易易日乃若遠從王事時當慕
君非真有愛親之心其孰能不遷且忘乎齊人孫子以儒
行充獄掾子以排奸繫獄孫子常侍左右一言及厥母即

垂涕飲泣其憂戚思慕之情藹如也今既三年矣每言及
之其涕泣憂思之情如初子因此一節甚重之鄉友米子
華乃原仁傑故事繪望雲思親圖贈之椒山子爲之引曰
孫子之愛親如此可謂孝矣然孝之道尚有進於此者夫
人之一身於親則謂之子於君則謂之臣均之無所逃焉
者也然方其事君也鮮有不忘其親及其事親也又鮮有
不忘其君者是忠於君而孝衰孝於親而忠廢又焉得謂
之忠與孝乎孫子今日之事君既知所以不忘其親矣則
夫他日歸而事親也願可以忘其君乎其事君而思親也
歸而養之孝不可以不篤矣則夫他日事親而思君也起
而官之忠惡可以不至乎是故孝能忠於君者孝之全也
忠能顯其親者孝之大也此愛親之道視諸望雲而思者
何如耶噫臣子之事君親惟在乎一心而已心苟在乎君
親則鞠躬盡瘁固忠也逃跡山林亦忠也舉足不忘固孝
也不得已而至於忘之亦孝也不然則致赫炫之業者君
子謂之負君君衆百順以事者君子亦謂之不肖子况肩肩
於營邑之末觀美之具乎孫子歸而質之鄉士大夫其愛
親之道諒又必有進於此者當反而告子可也

楊忠愍公集卷一引

十 知服齋集

劉司獄承恩圖引

風雨霜露皆上天生物之仁而雨露之恩爲最渥爵賞刑
罰皆人君惠臣之典而爵賞之恩爲九厚古之人臣雖刑
罰之加猶且感其曲成之愛而圖報之恩無窮况夫爵賞
之施所以行吾之志而厚吾之生者其報禮之重當何如
也世之爲臣者以彌縫爲要位之機械以阿諛爲固寵之
筌蹄方日奉其己術之能中豈知其恩惠之在君是故圖
報之心輕以疏而盡忠於君者蓋鮮嗚呼臣道之不見於

天下也久矣孰謂不敢忘君之恩乃有如司獄劉子乎劉子關中人以儒行起刀筆官於刑曹方子以排奸被杖繫獄適劉子治獄事自侍左右躬湯藥進飲食徬徨奔走於其間故子得僥倖不死者劉子維持保護之功居多甲寅歲以三載考最得膺敕命乃感激繪圖誌不忘焉椒山子爲之引曰爲臣不忠於君凡以不知君恩之重起之也蓋人臣一登仕版則此身已屬於君其宮室服食之美車馬妾御之奉父祖妻子之榮無一而非君惠之所及則恩同於天蓋有如雨露之至渥者苟少思其君之所惠必將以心掩君以身殉國匡輔君德弼成王業鞠躬盡瘁朝夕不遑矣惟其受君恩而不知則視君於己若不相屬者欲其盡忠也不亦難乎劉子以承恩繪圖可謂知感君恩而不忘矣然錫子有大小皆人君爵賞之恩官秩有崇卑皆可

楊忠愍公集卷一

十一

知履齋

以盡其職而重其報而司獄民命所係又於報君爲最切則夫仁以宅心廉以律己勤以趨事誠以御物以求仰答君恩之重端於劉子有望焉否則急身圖則汗輕民命則殘事矯激則怪尚煩瑣則迂謂之棄恩負君而所謂繪圖之意亦虛矣噫舒慘竝行者上天生物之常也寵辱迭用者人君御世之權也人臣欲不忘爵賞之恩請自不忘刑罰之恩始

跋

跋冀梅軒留朱子語略後

卜子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仕學一道也但世之學者皆溺於詞章之末或優而仕也亦利祿而已爾世之仕者皆急於刑名兵賦之圖或優而學也亦技藝而已爾未仕之壽其學已如彼既仕之後其學又如此道學之不明

也久矣何幸於梅軒有望乎冀子梅軒方其學也無非身心性命之懿及其仕也無非爲國爲民之要則仕豈世之所謂仕學豈世之所謂學乎其提牢一月祛獄弊恤獄囚疏獄滯嚴獄防罔不竭盡心力或少餘暇則讀書不輟其所讀者又皆身心性命之典於事竣乃以朱子語略留於秋官別署噫觀提牢之政則梅軒之仕可知已觀此書之留則梅軒之學可知已道學之不明也久矣何幸於梅軒有望乎

說

介軒說

介安從生生於吾心之義義安從始始於在天之利是故本諸心而原諸天非由外鑠者也夫人之所以植綱常宏德業參天地匹聖賢皆賴此以爲之資幹是可苟焉已乎必剛與廉二者合而介始成矣然乖悞以忤物則似介之剛而非剛矯情以駭俗則似介之廉而非廉毫釐千里不可不察也而世之號爲介者乃不求其合於天而求其合於人不求諸吾心而求諸聲音笑貌之末故能介於外者或不能介於內能介於始者或不能介於終則似介非介不過欺世之機械要寵之筌蹄耳其害介也不既深乎觀李封君之介自心而身而家而鄉其介之操同自少而壯而老其介之操又同夫固合內外始終而一之者謂之天下之至介非欺則以之名軒也固宜論者猶以封君之介不及於天下惜之然述之者有司寇禹江則天下之頌其介也固有待矣噫不苟和之謂介然介而不和者偏也不苟取之謂介苟有意取名焉雖非貨利亦謂之取矣敢以是足介說之義

楊忠愍公集卷一

十二

知履齋

記

記開煤山

臨洮八十里鎮林峽有煤山二區焉一在峽之西一在地竺寺焉先是開者數為番民所阻有司至不能制予以諫開馬市諭官狄道尋欲開之而不啟專也會庠生張子汝言白於府縣允之委府相陳言往董其事乃番民阻之又如昔予遂偕揮使李子節門人李維芳陳恂宋誥親往治之至則先懼之以威次惠之以賞由是煤利以開番民遂服予不喜煤利之開而喜番民之服也遂記之

書

與繼津年兄書

承問足見兄為國之忠樂善之誠弟不當阻抑之以隳其向上之志但愚衷有見其不佞者數條請上陳之備採納焉此事部中允行而人皆避事蓋難其人而兄獨勇往任之則為眾悅公今本部既東高閣而兄欲強行則堂官惡之同僚忌之此不佞一也兄為拯援小弟之故讐家欲害而無由乃今自尋事幹是自居受害之淵藪此不佞二也弟訪問宣大將官俱云地方狼狽已極兵馬必難整飭所謂雖有善者無如之何兄欲任之萬無成功之理昨何道長慨然有開海運之請一無成功人皆笑之此不佞三也到彼處行事凡有謀為必先題請兄自忖當道者果欣而允之乎抑或故阻其所為乎此不佞四也許公之請必欲其駐劄陽和城兄無兵馬之寄一遇有警軍將各守信地遣一空城寇或逼圍將何以為保身家之策此不佞五也整飭兵馬責任甚重萬一失事其責當與將領督撫等兄自忖其當道者肯恕兄乎抑必加重於兄乎此不佞六也

楊忠愍公集卷一

三

知服齋

細觀許多之疏蓋恐一時失事兵部參劾故扯兵部官在內將欲謝擔於兵部衙門且又云責令容彼提調則若彼之屬官者勢機由彼持握豈得自專其事無事之日受彼提制有事之日替彼頂缸成功難必禍害預知此不佞七也夫識時勢者在俊傑此等時勢兄識之久矣而必欲為此者蓋一念為國之誠故利害有所不暇顧巨然欲幹天下之事當思如何下手如何收管事成如何結果不成落何名日死生雖不計畢竟果不徒死否思之思之又重思之弟非阻兄忠貞之為若損友者蓋真見事必不可成故自況此時兄十分小心迴避猶恐禍及何乃自投禍機乎情出迫切不覺涕泣而道直述其事詞意不倫幸惟情亮

又

仰讀手教足見兄以天下為己任敬羨敬羨宣大係天下安危弟豈不知使弟在部必為兄之所為者乃阻抑若此者何蓋以兄處最嫌疑之故自況老賊報復害人之巧入於至神者乎此弟之所甚慮而知已溺愛迫切之情如何能已此事在他人為之如何不可而在兄為之則甚不可兄才尚有大展時節此時且斂鋒蓄銳俟時可為則轟烈一場勿徒惟盡其心而不計事之成否人皆知致身為忠不知為天下愛其身尤為忠之大者請兄更思

上徐少湖翁師救荒愚見

某既以言得罪宜絕口不言天下事但聞窮民病苦之狀若割心肝日夜憂思至廢寢食故有欲默而不容忍而可言之機甯容隱乎謹陳救荒愚見伏請尊裁城中饑殍死亡滿道人人驚惶似非太平景象夫京師之民各有身

楊忠愍公集卷一

十四

知服齋

役常業何以頓至於死而所死者皆外郡就食之人也蓋緣各處司民牧者無救荒之策之心而京師有捨米捨飯減價賣米之惠故皆聞風而來當其事者又不肯盡心鮮有實惠故每凍餓以至於死是以京師為溝壑誘外郡之民而填之也救荒自有均平普徧之政何必煦煦然為此小惠誘民以至於死乎莫若行令各處撫按有司作急賑濟然後出給告示諭以本處賑濟之故使各歸鄉里又將所捨之米預支二三十日以為回家盤費之資則窮民有鄉井飽食之樂京師無死亡道路之慘矣連年豐稔止有此歲之飢一郡之粟自足以供一郡之食特在上者區處之無其道巨官倉之粟可賑濟也亦可價賣也富室之粟可勸借也亦可責令減價糶也蓋官倉除備邊急緊不可動支外其餘有積至數十年將腐者合暫變賣收價到秋易新似為兩便富室有積粟至千萬石者皆坐索高價以邀重利故米價至於騰踊合依少定價裁抑之又當以禮獎勸借官給以帖到秋償還則米價自可日減窮民自返故鄉矣窮民既無處辦米或賣產傭工止可得錢今乃分為等類定為價數則錢法紛亂而民益告病矣夫錢法之行也或朝貴而暮賤或此處用而彼處不用若有神以使之雖市人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其可以官法定之乎為今之計當為權宜之術不分等類不問大小俱責令折算通行其價數之多寡任從民便官府不得而與焉則錢法可通而商民俱便矣米價騰踊日甚一日今定為官價似為裁抑之術然在京師則有所不能行者蓋各鋪戶之米俱貴價糶買非若外郡富家田內自穫然今定為輕價彼豈肯折本糶賣且各處販米者一聞價輕孰肯再來外米不

楊忠愍公集卷一書

知服齋錄

肯來內米不肯糶不知其將來至於何如也如定米價亦俟春閒販米至者多然後議之北地既荒全賴南米之來使河道阻滯則來者遲遲恐緩不濟事賊盜甚多或搶掠一船則後者聞風孰肯再來今宜行令各河道官使開河之時先放米船行一遇壅塞則遣官夫拽運一若轉運官糧然則米正月終可到矣又行令各處地方官使嚴加巡捕防守護送則販者無失米之憂所來者必多矣南米來者既多何憂米價之不減乎盜生於貧雖勢所必至然荒年而至於盜起斯亦可憂矣聞各處撫按分付各屬官令且暫寬治盜之法其意懼生變也以故各官於賊盜之獲俱姑息寬縱之此端一開為盜者眾貧者日至放肆富者日不安生是民之為盜雖起於年凶亦上之人有以教之巨夫濟荒自有長策未聞教民為盜以救之也況漸不可長民不可逞恐隄防一切紀綱遂壞其變有不可勝言者宜行令各處撫按有司使遇賊盜仍治之如法則禁盜乃所以止盜而止盜正乃所以救荒也

楊忠愍公集卷一書

知服齋錄

與少司寇吉陽何公書何公四札係先生遺筆原集未載今補列

敝鄉人劉大使便曾具小啟想已達左右矣得救命後即告病山居涵養數年然後出而幹事此弟定志也不意方投文書即有此轉聞命驚惶若有所失以未成之學疏直之性進則有敗壞之凶退則有避事之罪天不成就用之太早幾非在我奈之何哉連日與二三相知講求出處之道議論紛紜莫知折衷請為吾兄陳之或告弟曰方今之世和光同塵可以免禍以子所為禍定不免與其得罪於人陰受不測之禍孰若出位建白直言時弊死則為鐵脊之鬼生則為田野之人以圖不朽以求不忝所生不亦可

乎此一說也或告之日天下之事尚有可爲與其愚直以
取重禍莫若上疏自獻收豪傑募死士行邊疆圖方略相
機審勢與寇決一死戰以報蒼生殺擄之警以雪朝廷城
下之恥不亦可乎此一說也或告之日位卑而言高罪也
力小而任重什也莫若盡其現在之職不爲出位之思俟
權到手得行其志然後斬奸賊之首梟俺答之頭不亦可
乎此又一說也即此三說證諸本體莫知取舍學問至此
莫知究竟萬望尋優速賜指教以爲弟行止依歸甚幸甚
李弟自到家養靜工夫不敢放下其處已接人視病次亦
差有得昨過易州登大甯諸山乳泉諸洞遊覽之暇檢點
病後似若少進但一入京師日病世情人物俱見可惡若
不可一朝居者極知此是病痛常自寬假然此根終排遣
不去不知吾兄將何以教之乎此時此際眞若自天堂而
墮於地獄由僊侶而降爲眾生寅入酉出日幹瑣事回思
南都不覺痛哭流涕至忙迫中不及詳告統容鄙布不盡
其外紙扇之約弟赴京之遲兄舉事之早故坐失約然都
下之品題不外於病日之相議者也拱候大政報成奉賀
不具仲春念八日得華劄季春望日生盛頓首覆

楊忠愍公集卷一書

知服齋

又

違教渴思非言可盡南遊已久歸來風土反不能習日愈
麪椒夜臥熱匝痰火盛發遍體熱瘡兩目壅塞四肢麻木
臥牀月餘方少愈而家叔病故貧不能葬凡百惟弟承當
故臘月赴京之行不果意圖考滿得教命後即臥病不出
未知竟能遂否也自抵家惟居野邨春來病少差日與舊
會友數十人講學子業會文之中因寓性命之談初若不
相入邇來則浸浸然動矣做縣大尹亦時入講一時土風

若爲興起弟學無力薄不能日新良用爲懼也別時分付
事弟未入京無以應命今年大事南都士夫俱相慶得人
吾兄一生之道德功名皆於此事定之可不慎乎則夫知
仁勇三者不可不朝夕體貼也去秋上龍湖翁小啟啟未
云有一時之富貴有萬世之事功有日壽之榮辱有身後
之褒貶不惟以義言之其輕重分明雖以利言之其輕重
亦較然可懼也審幾定趨是在老先生歲暮亦以此告少
淵翁若爲見別敢不揣僭妄再爲負宰相之望者獻之可
乎一代宗道專望吾兄主張不可不憂勤惕厲也回瞻雅
會領教無由僊凡懸隔曷勝仰戀鄉人劉大使優謹此代
候匆匆不盡欲言統惟鑒諒新春二十七日生盛頓首拜
具

楊忠愍公集卷一書

知服齋

又

別時辱教言諄諄切於骨髓弟以愚疏謀爲拙謬自貽顛
覆負教甚深圖上二年仰托雲庇居會如常身心甯靜患
難之中若有所得是病日相講之學乃今日受用之處也
所苦者危疑孑立日伍囚徒一點生機不見長進恐終爲
鐵脊漢而已僊中望賜教萬萬此時此際生死未卜誌表
之記兄與淡泉諾之矣不知肯不負否也有懷如海萬難
悉一統惟鑒諒不盡仲冬念二日弟盛頓首謹狀

又

弟足初屈不能伸今夏一場傷寒則全愈矣且身體勁健
異於昔日承諸同志周給不惟用度充足且置田百餘畝
可以供給無窮今秋人田俱潦獨弟田獲收六七十石人
以爲神云是弟坐監反勝做官多矣兩箇犬子一十歲一
六歲新開蒙讀書俱聰敏可望賤累輩俱喫齋日誦道經

祈弟平安弟禁之不止亦任之而已十歲子已省人事與弟婦經理家務內外嚴肅弟可無內顧之憂謹瑣瑣告說以紓吾兄愛弟之慮老賊千方百計必欲置弟於死賴聖明還有主張今秋朝審賊輩以裕府差人送飯打路之說傳播中外亦聞主上幸聖明不究其事此時弟甚危矣豈惟弟危雖裕府亦恐不利也自大廓老去後弟他事可無憂矣

辭陝西巡按劉取書院帖

辭按院二帖原集未載今補刻

臨洮府狄道縣典史楊繼盛上言職官居首領分在鄙賤每於吏事之委即趨赴不敢辭況蒙本院按部舉昌禮取書院教兩府生員夫以卑賤之官付以尊重之任是雖優處之典實篤年誼之情苟非木石自當知感豈敢遲緩惹罪不便第以學疏行簡不足以語師道之尊嚴而事有

楊忠愍公集卷一書

十九 知服齋菜

牽繫於心又有甚不可已者念職之及門受業五十餘人素相切劘情意相孚此時不忍遽離且買山一區造書院數間尚未落成此時功虧未免廢棄又買贍學山地一千六百餘畝一以供給諸生一以教民農桑此時不治未免荒蕪縣舊無社學已買基址尚未修建儒童三百餘人尚在寺讀書此時中止未免散去其分理縣政尚有數事未曾就緒此時離任未免中廢凡此將成諸務一旦廢棄不無可惜切思臨洮舉昌皆本院所按屬者也舉昌有書院臨洮亦有肄業之所必願取本職離任往教而不移臨洮生員於舉昌莫若移舉昌生員來學於臨洮使職任任兼教則既得以訓生徒又得以盡官職終其壽事似為兩便瀆冒尊嚴死罪死罪嘉靖三十一年正月初六日

再上辭帖

職以卑賤之官本不足以當師道之重乃蒙憲牌謀取書院教兩府生員昨具帖辭不敢直言茲再蒙憲牌提取不得不直陳其情竊惟召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孔子取其非召不往庶人召之役則役召之往見則不見先儒釋以為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豈非以禮義所在不可往且屈乎夫古之虞人庶人猶知守己之正職官雖卑賤其志肯甘處庶下哉本院如召之以有司之事則固典史之職也職敢不以分自處乃拒上官之命今召之以教訓生徒則有師道存焉職又安敢不以禮自守乃淪於辱身枉道者之為苟謂職卑賤無可取也固宜踐踏之不足不當付以師道之重如謂庶幾可以充師任則固賓師之責也未聞欲延師者乃治之以官府套數之常今之師道不立久矣古之師道則可稽也或求諸市井或求諸山林或求諸草茅田野之間故雖古之明王必致敬盡禮後之霸王亦知卑禮厚幣凡以師道尊嚴不可挾勢位以屈之也本院有志書院是志欲行古道者欲行古道乃不能脫勢位之套而挾之憲牌提取若僕隸然一則曰毋得遲緩再則曰毋得遲緩是以典史召之也夫既以典史召之職敢不遵朝廷之誦命守典史之官職而乃為出位之往乎且古之設書院者專以講明道理今為書院計而挾勢位以延其師則所謂書院者不過利祿之淵藪功名之筌蹄耳其於斯道何所補哉故雖不為此亦可也職赴任以來其處上官僚友不敢一毫僭越今乃若與本院抗者非敢固傲取罪蓋位之所任雖不敢踰而道之所任亦不可苟如以牌而取遵牌而往不惟取知道之笑其如師道之不立何是職之卑賤不足惜而師道之不立則深可惜也

楊忠愍公集卷一書

三 知服齋菜

嗚呼書院盛事也延師盛舉也本院負其勢欲其入而閉之門卑職守其道甯喪溝壑而不顧且恨此相遇之所以甚殊而盛事之所以難成也歟謹將原禮呈納伏乞稽諸理而恕其狂矜其愚而不錄其罪不致縉紳之笑無貽同年之羞職無任悚懼之至嘉靖三十一年正月十六日

獄中與超然書院諸生書

書院諸友文會下昔承雅愛隨具謝言想已達矣年來學業如何幸勿踉蹌也有懷不盡外獄中作數十首附覽然予之志亦見於此矣繫獄友生楊繼盛載拜

祭文

祭煤山文

係先生狄道遺筆原集未載今補刻

惟山有自然之利而人不知取山靈其熱中久矣昔知取矣未及於民而復塞山靈其抱恨久矣今特祭告復開使山之利得以利夫民而遠邇之民得以享山之利而今而後山靈其將以自慰耶亦或復自祕耶而使利及於無窮不止於一時已邪固知山靈之心必自慰而不自祕使利及於無窮而不止於一時已也

同鄉祭焦范溪父文

嗚呼唯公之德二靈協粹三懿用彰渾金璞玉秋月寒江唯公之容春柳秋霜碧梧翠竹巖巖其峯瓊瓊其璞唯公之行高明卓茂築雉堅貞不流不激可愛可親唯公之學書府經府鼠獄雞碑落筆風雨擲地金石唯公之榮鸞封赫耀鳳詔輝煌彤雲豸護繡服天香唯公之壽遐齡七袞華胥夢殘雖不憇遺考終永延唯公之子燕山毓秀范水文宗朝陽鳴鳳海內人龍唯公之孫瑤光瑜潤蕙郁蘭芳本林森竹立繩武有將嗚呼惟人有善孰悉諸身德容行學

楊忠愍公集卷一 祭文

三 知服齋

功備則消惟天賜福萬有不齊榮壽子孫公介純禧萬事具足久為公慶一夢不回忽為公痛存隆其實沒曜其馨死而不忘亦何足損某等里閭雅誼休戚攸同俱客江南尤惟關情有淚如沱有哀如傷景行遺範山高水長敬陳薄奠聊寫蕪詞以闡幽德以泄鄉私幽明雖隔精神則通惟靈爛爛鑒此愚衷嗚呼哀哉尚饗

同鄉祭太孺人耿母毋氏文

嗚呼痛哉天道不齊有如是哉以太孺人之植德幽貞宜享年有永以太孺人之相夫柔順宜偕老百年以太孺人之教子有成又宜膺其誥封而享其報茲固理之必然者也乃壽止五旬有一竟爾先逝而不少待邪天地間或然之數能幾何太孺人乃遠遭其變邪仁者弗壽良可恨焉相夫罔終良可悼焉教子未封良可痛焉此太孺人之所以可哀也然人而有子是謂不死子孫繩繩無窮是即己壽之無窮也況子而有敬菴在孰謂太孺人之享年不有永邪妻之於夫在盡其相之道而已太孺人之治家教子俱有成績則相友之道已盡是雖五十有一而百年事業固已畢矣孰謂太孺人之相夫未借老邪我國家之推恩也不以亡而或聞則夫人之沾恩也不待生而亦榮太孺人之存雖未有寵命之封而太孺人之沒將不日膺誥命之贈又孰謂其教子之未享其報邪是蓋或然之中而自有必然者在太孺人在天之靈獨不可以自慰也哉盛等里閭雅誼休戚攸同俱宦江南九其閭情者觀太孺人之可慰雖其切夫景仰屬望之私憫太孺人之可哀實不勝其痛哭流涕之至謹陳芻蕘聊表微忱靈其有知洋洋來鑒尚饗

楊忠愍公集卷一 祭文

三 知服齋

祭馬南川父文

唯靈性樸質茂德懿行醜擗光啟景抱璞含真不學而通
不仕而崇不術而壽不疾而終嗚呼猗福篋壽桂子竹孫
萬事已足不生而存某繫園土舉世踽踽惟公憂惻遺問
旁午自公之死孰為知音西望悵然涕淚沾巾乃為之歌
日松雲慘慘兮悲風烈蕤露淅淅兮芳草歇甯山寂寂兮
寒煙滅易水泠泠兮波聲咽郊原茫茫兮元慮結松楸蒼
蒼兮若木折追悼哲人兮腸欲絕何時生芻兮奠短碣

祭商少峯文

嗚呼人臣策名於朝此身即為君之所有而所以欲盡人
臣之職者則惟以致身為極卒而在官鞠躬盡瘁沒於王
事者固所以盡其職也今公雖死於獄謂之非沒於王事不可
亦所以盡其職也今公雖死於獄謂之非沒於王事不可
此身得致於君則臣職已盡人道已畢謂之非沒甯不可
亦何恨邪而一念憂國之心固將凝結於衷而萬年不朽
則天地神人之所以共痛且惜者也況某等患難相與休
戚相關幸翁之存猶懸赤幟之望感翁之死益輕再生之
身其慟哭悲悼之情當何如哉謹陳薄奠尚其來饗

祭易州楊五文

嗚呼論友於三代之上當取諸縉紳休采之列論友於三
代之下當求諸山林草澤農圃工賈之間蓋君子小人之
迭為隱見每隨時勢之盛衰而正人君子之相與惟取其
義氣孚固要不當必以區區之勢位拘也白子登第除南
銓始識西泉於賀客中然猶以為特豁達磊落人目及子
以諫阻馬市被罰遠謫雖骨肉至親亦惡其後於家而拙
於官樂其死而卒其不歸也西泉乃慰嘉禮送之意反殿

楊忠愍公集卷一 祭文

知服齋

於初則其相與之情已出尋常萬萬去年春予以狂直排

奸被杖繫獄其際誠危矣平昔指天論心者懼禍之及已
則遠絕之不暇同時交遊者疾名之勝已則非毀之惟恐
其不足而素以義氣著聞豪傑自負者恨言之侵已且售
計投石要功洩憤於權奸之門其孰與我乎西泉乃三視
獄中通問不絕其徬徨拯卹之意又殷於初雖齷齪庸瑣
輩惕以重禍不卹也則與人交遊之善視世之以勢位相
與者其情之厚薄為何如哉西泉之行誼在鄉曲間望在
遐邇固難以盡述然即此一節則其立心制行當於三代
以上人物中求之矣視世之縉紳貴顯隨時異情者其人
之賢不肖為何如哉二月初載攜乃郎慇懃視問握手交
語傾倒肺腑相別無幾計音頓至噫不棄我於患難如西
泉者幾人而又奪之俾孤我於患難之中嗚呼痛哉西泉
之正人君子使見用於世必能糾合善類不相背負可以
同心共道克濟時艱縱厄於無位使假之以年必能表勵
鄉邑寬鄙敦薄共挽時俗而躋之三代之上可幾也乃竟
突然而逝老夭何戕善人之酷如是邪世之生理已絕安
速死而倖免者何限乃濫及正人君子如西泉者老夭何
福善禍淫之不公如是邪毋乃西泉命嗇適遭或然之數
爾耶抑西泉古直不善媚天以致於此爾耶凡此數者皆
不可曉狂直麤性甚為不平恨欲飛步太虛親問老夭死
果錯謬乞使生還更舉宜速死而倖免者代之庶可為作
善作惡者勸且警也尚饗

補壽大司馬苑洛韓公七十序 代龍湖公作

嘉靖二十有七年大司馬苑洛公年七十矣生辰在秋八
月十有二日公之德澤在人心馨名在天下凡知其壽辰

音孰不有壽之之心而拘於分焉則雖有是心而未敢盡
魏國公某永康侯某相與從事南都者也於是協謀所以
壽公者而請於子曰自苑洛公來掌留機也凡政之重且
大者皆惟公是決春正月表請引年其歸志確也深貽我
二人憂賴帝心簡在不許其請而推任益專俾我二人無
徵咎於上下深幸有所倚賴今當七十之辰思無足以爲
公壽者而重有於先生之文有望焉予乃颺言曰大臣之
壽國家之氣運攸關然必德以基之天以畀之二者備而
後享年可以有永公之壽其德以爲之基者夫人之所共
知固無俟於言也而天之所以畀之者豈偶然哉佑我皇
祖眷我皇上福我天下蒼生之至意存乎其間也是故金
陵我高皇帝創業之邦天下之根本攸係我文帝雖坐鎮
幽薊尤以之爲控制南紀之樞其爲地至重矣非有隆德
重望者而操持紀綱以鎮撫百姓其何能治則夫居守保
綏以揚宅中圖大之烈以培宗社靈長之運以備不虞不
軌之患實於公有望焉皇祖之所以賴公者何如也我皇
上雖垂拱燕京其心未嘗一日忘南都者而重寄其託於
公之身蓋以坐鎮留臺非公不可曰其在今日宣德意之
美嚴封守之防弛南顧之憂以保大定功藩屏王室則公
一人有大責矣皇上之所以賴公者何如也天下之治候
於南都之安南都之安候於公身之壽可一日無公哉是
故爲之繕乃城垣練乃甲兵振乃威武勤乃撫字齊其法
制而社其不滅翦除其惡而綏輯其眾俾留都之民復國
初之舊而四方亦因之甯焉則天之所以賴公者又何如
也由是觀之天欲永我皇祖之烈不得不壽公以宏其化
天欲相我皇上之治不得不壽公以久其施天欲置我天

楊忠愍公集卷二 補序

三

知服齋

下蒼生於治且安不得不壽公以長其澤而大其所至始
而以公之身繫天下之重故爲天下而壽公之身終而以
天下之壽係於公之一身故必壽公而藉以壽天下國家
之大於此見天之所以畀之者誠不偶然也昔者成王命
相周公置諸左右而資輔理承化者甚切也及定鼎洛邑
乃出王朝而命之留後者無乃非專任也乎蓋錫之與洛
厥重惟均其在錫也成王得而治之而洛邑之重則非周
公莫可與寄故至今論成周享國之永而稱周公培養洛
邑之功不衰今日之金陵不異於周之洛邑也而其所以
推任乎公者亦不殊於成王付託周公之意則公之壽我
國家於億萬年也將不如周公之壽成周也哉周公之居
洛也繫易研精有以壽道學於不墜而公於勤政之暇稽
禮審樂索數衍圖凡再賢之所未發後學之所共疑者悉
闡明之其所以壽道學之功又不在于周公之下矣至是則
天之所以畀公者非止爲天下計抑將爲斯道計也二公
知之乎於是魏國永康拜手稽首曰始而知苑洛公之壽
有益於我二人而不知有益於天下之大繼而知苑洛公
之壽有益於天下而不知斯道之命脈亦係之而今而後
始知苑洛公之壽其所關者誠甚大也請書之以贈
補 致應養虛書
癸丑春正月楊子以狂直斥姦受杖下獄自分必死時當
事者有附勢樹威懷殘伐異巧於賊虐之意並施整毒之
心平昔把臂者亦落井下石倍加窘厄獻詔權門要功汗
開蓋自杖死醒後臀肉盡脫股筋斷落膿血續湧不亡如
縷又日夜籠櫃身關三木痛不得撫痺不得搖晝不見日
夜不見星藥餌斷絕飲會沮抑從古被逮之苦未有如此

楊忠愍公集卷二 補序

三

知服齋

之烈者若使命不在天則不獲永年久矣越三月提牢有
洲峯邱公者獨秉公義改伍於小請室雖牽脫籠檻然卑
溼狹隘汗穢幽暗圈扉少開則臭風滿室邪瀝之氣填塞
五內此固病之所由積也至甲寅夏四月時獄疫大作死
屍枕藉日與病者爲伍遂染病幾不可藥救當事者之殘
毒又如初入獄然吏卒輩皆以必死惜之至有相與泣下
者迨五月卒代之者我養虛公也迺檢醫藥視飲食察形
脈候寒熱臨榻撫摩有踰骨肉存問旁午情愛懇懇又脫
之病室遷於外庫且維持保護周悉備至故楊子得有今
日皆養虛賜之巨夫舍己拯人義莫重焉生死骨肉恩莫
大焉締交於囚奴之中而援之切情莫篤焉士感知己懷
此固極情發於言莫知所措且夫人能不以生死利害動
其心而後可以幹天下之事然必素有所養者始能不以
生死利害動其心夫人見義孰無欲爲之志但養之不豫
而見道未明者未免膠於生死利害之私夫惟生死利害
之私相持於中卒而好義之心不勝其趨利之心而其避
害之計有甚於畏名之計則凡觸情任忒者何不用也養
虛之憐我實義氣之由衷生死不能眩其志利害不能易
其謀謂非養之素定而見道分明者能如是乎推此而於
天下之事凡有益於國家有利於生民有裨於綱常有開
於世道者又何所不可爲也則當今之人品端於養虛有
望焉嗚呼人情每好其同己而惡其異己故欲知己之人
品者當於好惡我者觀之然因己所好所惡之人亦可以
自考其人品之何若楊子不以生死利害動其心爲天下
除讒賊養虛不以生死利害動其心爲天下全善類其相
好之情固可以自信而相同之心則貴相始終繼自今養

楊忠愍公集卷一

補書

三

知服齋

虛果終爲善人也則其好我者當以之爲幸不然可羞也
已楊子果終爲善人也則養虛之好之者當以之爲喜不
然可悔也已足養虛必不貽楊子之羞然後爲施恩於有
終楊子必不貽養虛之悔然後爲報世於無教一時意氣
之相與實終身人品之攸關可不慎乎噫世之所以相知
者原起於不以生死利害動其心則夫終之所以兩不相
負者亦惟執此不變而已外具所爲文數首如賜覽觀亦
足以知楊子不負此心也

補致鄭澹泉書

舊辱愛侍教晚生楊繼盛頓首拜叩大台輔澹翁鄭夫子
老先生大人門下盛以塵菲過辱教愛雖賤妻子亦感戴
之不忘者非僞非僞壽承手諭所謂惟求此心他日相逢
無相愧負之言卽此一語優高無窮教誨尊執事之愛人
可謂惓惓無己矣盛雖麤鈍敢不極力操持以求無傷尊
執事之明邪盛在兩都亦苦水土人情之異及今則與
之相安覺獲益無窮焉蓋盛性素麤直大節雖不敢踰而
節日委曲之間實欠檢點兩都尚清議動以小節繩人一
言動之差卽眾九畢至麤直之性行將莫可變移此其爲
益一也盛雖力學二十餘年祇爲舉業所枯學問之實用
處則全未究也南都則政務簡而爲學之時多一向從苑
翁講律呂易數等學似少知其大義加以六七年之功則
於學問或可少進矣此其爲益二也盛素汗和樂無人交
遊然性頗迂懶不好爲非禮之恭于請之事且家近京師
禮遇之或疎請託之不遂未免得罪於鄉黨親識南都則
去家甚遠無所掣繫淺薄之誦枉己之辱或可免之此其
爲益三也入官之初獲此三益足以爲終身受用何幸如

楊忠愍公集卷一

補書

三

知服齋

之何幸如之邇來居官立身罪咎苦不自知優中望不吝指教萬幸萬幸因使旋謹此少代候敬匆勿難盡統惟台照萬萬外吳拙作四首請教惟賜改教無任企仰之至十月初三日盛生頓首謹具

補致鄭澹泉書

別後一路日會奏稟成日夜奔趨至京師十八日到任日會次日賚本至端門間擊內靈臺打一百知題目不合即趨出連日快快至十八日故又有此奏二王事本後原有一段大意謂賊臣之得專權皆原於皇上父子之不相見後俱削去止存此二句猶有此禍打後兩腿出血臙約四五十碗內潰幾見骨今幸將平復逐日心亦坦然略無懼懔意南都之事主張贊成專望老先生言不盡意統惟鑒諒初會湖翁有欲老先生還朝之意並報二月十一日頓首具

楊忠愍公集卷一補書

完

知服齋刊本

癸丑三月五日應天府當該林居龍從京回附此信至得見椒山先生手書始知天相正人無恙喜甚喜甚海
上大笠生曉謹識

詩

表節母貞女詩并序節母楊侍御匪石夫人

世之論者皆以天下國家之責屬諸君子之身婦人若

無所與焉者及觀斯傳然後知責之在君子者雖婦女亦足以盡之故張母之不忍忘其夫而守節終身張女之不忍棄其嫂而相從不嫁以至於死凡以各盡其心焉自然而邦之風化世之氣運時之禎祥恆必因之則其所係也不亦大乎謂之無與於天下國家不可也夫姑感嫂節而貞志以決嫂為姑貞而節之守也益固相觀而善夫固如此苟事君者能如母之不忘其夫則天下皆忠臣矣與人者能如姑之不棄其嫂則天下皆義士矣忠臣義士遍於天下太和將在于宇宙間矣則其所係也不為九大乎此又係於觀感者何如巨誠願與君子共勉焉噫世之號為大丈夫者顧豈可自喪其志自虧其節反婦女之不若也乎哉謹成小律聊以表厥行而樹之風馨若夫書之以詔後世則有太史公在

楊忠愍公集卷三

知服齋

母為姑存身未死姑因嫂節老空樓萱階花泣百年淚
室人含萬古愁寂寂風侵機杼冷陰陰月暗鏡臺秋從來
多少冠裳客曾似沂陽婦女不

送劉蘇涯鄉兄考績北上

春樹蒼蒼春浦晴紅亭黯黯送霓旌雷連鳥語憐人別在
苒楊花共酒傾桃塢雨餘香氣合錦江湖盡浪痕明煙浮
曉嶽噴岷碧霞逐征帆縹緲輕牛渚曲通瀛海澤縵峯迤
倚秣陵城月高鷗在鏡中宿溪漲橋疑天際行牛野分星
驚太史燕雲如幕覆神京楓宸報政恩波潤椿座稱鶻彩

袖輕知己漸隨流水遠離愁端與削山平論交每惜松顏
落折柳應悲雁序度旅病偏因歸客劇夢思祇為故鄉生
送君惟有東風淚點點沾巾無限情

送萬樞潭少參山東

二月江南氣尚寒石頭城外水漫漫雲連峭壁千屏合日
映離鷗兩鑑看近渚晴花香細細傷人風柳絮團團聖朝
此際求賢切補續還思舊諫官

挽任侍御乃尊二首 四川巴縣人

巴國指南思定祖九真遺澤長孫留琴臺蘇合乾坤老篆
水煙橫天地秋寂寂寒雲覆隴樹淒淒疏雨暗江樓欲知
身後流芳遠今日龍池有豸頭

生芻廬外悲風鳴一曲哀吟萬古情五友亭間山樹暗三
槐堂寂月華明巴人淚落嘉陵水澄野歌連上蔡城海內

楊忠愍公集卷三

知服齋

知公身不死南臺伯兩振家聲

楊子江望焦山題金山寺壁原集未載今補刻

楊子有心涉楊子椒山無意合焦山地靈人傑天然巧衍
佛神遊太古間

送史沱村考績三首

十月征車辭建業三山霜葉照離杯晴煙千里孤城暮寒
雁三聲萬壑哀水國暮雲連渭樹郎官舟宿近中台阿戎
詩禮趨庭後為道雷門指日開

一上離亭幾度愁十年塵夢歎沈浮悠悠月笛山城夕漠

漠寒雲江樹秋作客南來俱萬里送君北去獨孤舟他鄉
正有思歸興况復征旌出石頭

官閣不傳遷輔報紅亭厭詠送君詩昔乘驄老人猶識舊
泣珠還今始知征雁迫隨雲樹沒德星暗逐使旌移彤庭

久惜南遷客共聽絲綸出鳳池

送大宗伯兩洲王公考績二首 代韓苑翁大司馬

台斗光芒臨紫極東風行色動江干春歸吳苑晴花合天
入燕雲曉旆寒禮樂百年開萬國星辰人座肅千官彤庭
舊識尚書履天下蒼生屬謝安

風送老鸞啼禁樹春隨紅旆過江干文昌夜度三台近王
劍晴浮五月寒一代雲龍虛鼎席百年禮樂屬春官相逢
若問留臺客爲道歸思鬢已殘

壽太常汪春谷母七十

南極星臨衡岳動北堂萱映瀟湘明漢宮瑤軸封仙檢塗
水梅花照楚城海日蟠桃開壽域天風青鳥下蓬瀛金陵
江夏隔千里西望白雲無限情

登泰山極頂

楊忠愍公集卷三 詩

知服齋

志欲小天下特來登泰山仰觀絕頂上猶見白雲還

送狄道訓導李南峯掌教清水

七載青瓊多士服九重紫詔五雲開熙城桃李含春雨渭
水魚龍驚夜雷悵望德星辭壁野相思明月照秦臺絃歌
漫奏別離調衰柳西風無限哀

同門生五十人游卧龍山寺

出門已覺精神爽况復陽回宇宙清野樹含煙迷寺迥晴
山披雪倚雲明

風送榆錢入戶

三月不知春色暮重門深鎖貫城寒東風錯認王侯院悞
送飛錢落枕單

間築外城二首

萬里河山俱帝業如何謀計只神京備邊自是千年計塞

外誰人築五城

病急須從標上治如何緩處用工夫庸醫費盡篋中藥待
得良醫藥有無

和商中丞獄中生瓜二首

天意昭殊節犴庭產異瓜可憐成落莫徒自吐英華疏蔓
牽瑤草幽香雜瑞花蒼生懸望切何事思煙霞
久獄半爲家真同故里瓜行藏俱夢幻闕寂亦繁華天遣
東陵種雲封西域花機心久已息卽此是煙霞

和商中丞朱葵三首

寂寂朱葵著意栽相投情景自徘徊每因擊露含珠泣恐
誤傾陽帶曉開疏影風移搖夜月晴煙雲擁覆西臺幽香
暗度重華殿時有游蜂送雨來
得意葵花斬草栽暫時相對且徘徊百年殊色因誰瘦萬

楊忠愍公集卷三 詩

知服齋

古丹心向日開不共羣芳發上苑卻憐異種出燕臺老天
似惜傾誠苦欲借天桃雨露來

檢點紅芳荷雨裁平分清景共徘徊醉傾晴日翩翻舞笑
領天風次第開吟席珠璣超翰苑德星芒彩動天臺西山
不減東山興佳事還隨花事來

夏午睡胡敬所年兄因見教作此和謝三首

逐日課程惟有睡百年勳業本無心聖君賜我安閒地好
做羲皇世上人

一息若存還報主萬年不死是吾心於今祇合昏昏睡笑

殺當時勳業人

疏懶百年還舊癖功名此日負初心本來面目頻頻照恐

落寰中第二人

賀獄吏孫東渠母壽 并序

子以狂替被責下獄幾死者屢賴東渠子左右保護於其間其不屈權奸扶持善類迤出尋常萬萬矣乃堂家書來又諭東渠加意於子中開辭語有名公大人所不能道子感其子之德而嘉其母之賢也仲秋十二日適其母初度因作拙律以贈之觀者尚其諒子之心乎

南極星輝萊彩動北堂萱映海天明百年花老秋風冷千里雲孤暮樹平赤圍生煙迴紫氣青鸞傳詔下黃城題詩增我班裳恨幾遍停思無限情

送宋司獄致仕名秀山東甯海州人
共說山中好甲子百年林下見高人醒初幻枕俱爲夢歸去此身方屬君昏夜法星辭帝座秋風行色動乾坤西臺多少含冤者一聽離歌淚滿巾

獄中紅苔

楊忠愍公集卷三 詩

五 知服齋

寒橋淒淒哀怨絕陰雲黯黯鬱愁結西風滿地苔痕紅盡是渭囚冤淚血

朝審途中口吟

風吹柳鎖滿城香簇簇爭看員外郎豈願同替稱義士可憐長板見君王聖朝德厚如天地廷尉稱平過漢唐性癖從來歸視死此身原自不隨楊

讀易有感

眼底浮雲片片飛吉凶消長只幾希自從會得羲皇易始覺時時大半非

九日崑峯賜飲擬和劉靜修先生九日九飲歌韻體九首

一飲初歌第一歌乾坤萬物萃中和醉鄉能發天然樂況復幽人情興多

二飲停杯歌二歌西風短髮任婆娑四時佳興俱堪賞誰道當秋百感多

三飲幽人發浩歌百年風月屬子多此身不是乾坤蒂畱我蒼天欲若何

四飲須聽第四歌傷人休笑醉顏能曾經雪浪翻天湧風落杯中漫起波

五飲起來鼓缶歌萬年宇宙一紅螺閒中看破盈虛散聚散浮沉總太和

六飲將酣豪興多仰天長嘯奈吾何片雲忽暗樓頭月只欲凌虛一拂摩

七飲相開樂趣多風吹萬籟盡笙歌區區懷抱俱春意笑爾高秋奈我何

八飲自驚飲量過疏狂成癖竟如何縱然痛飲珍珠酒卻恐醉來語更多

九飲渾忘披翠蓑聖明恩厚復如何釀成四海合歡酒欲共蒼生同醉歌

題殘菊

萬樹紅芳帶露殘獨憐黃菊對霜看東君不與花爲主一任西風落砌寒

見山 四首 爲人題號

雲穿石榻丹書溼亭枕泉涯白晝閒樽酒相看渾不厭知君原是見真山

萬里風煙何日盡百年宇宙幾人閒春來應有桃千樹休認天台作故山

市朝自有武陵趣一息無心一息閒得意不須登華嶽樽前卷石亦青山

雲煙收盡酒危間風靜一簾明月閒不解紅塵尋遠壑漫
將詩思傷青山

小雪

破窗不柰西風冷況復蕭條一徹裘疏雪飄殘憂國淚寒
更敲碎貫城愁悲歌勞擾慙燕士坐臥渾忘是楚囚四海
尋家何處是此身死外更無求

賞功喜作

踏碎塞城誰問罪深居臺閣亦加封聖明恩濶同天地不
論無功與有功

雪晴

疏狂忘卻一身憂思人蒼生始解愁萬事無成憐我拙百
年有恨倩誰收每思北關開宣室羞對西風泣楚囚且喜
陰雲薄欲散依稀遙見鳳凰樓

楊忠愍公集卷二詩

七

知服齋宋

夜感月有懷

鎖合西臺煙霧浮孤燈相對夜悠悠寒欺草榻涼如洗風
捲星河動欲流報主獨憐成孟浪論交誰復憶同游相知
舊月情如許猶自偷穿人鳳樓

寒夜和敬所韻

乾坤一草閣宇宙半胸襟宿雨千年淚明霞萬古心疏燈
諸客夢佳興帶愁吟肌骨渾如鐵寒威任爾侵

觀新歷

鳳歷初看小雪時百年甲子只須臾回頭往事渾如夢識
破塵寰半局棋

大風中鳳洲年兄賜顧言及先寄詩扇未到

陰陰朔氣滿皇州烈烈悲風暗鳳樓吹合凍雲寒欲雪蹴
低霜幹鳥應愁百年執法歸廷尉四海何人憐楚囚間說

右軍曾遠寄蒲葵珠玉莫空投

送張觀海分教偃城十韻并跋

相知每恨未相識聞說遠遊情更親曉日初分温室樹文
風先度偃城闌稀微殘月明霜劍密羃孤煙逐晚塵野鳥
迥隨征旆沒客袍猶帶曙光新東觀海氣冲晴漢南望嵩
雲接紫宸遊俗祇應來吏隱此行原不爲家貧河陽桃李
蓓蕾合洛渚魚龍變化馴瓊榻設勞悲冷局清朝亦自重
儒臣心旌搖落懸雙淚守拙支離愧一身君愛寒官儂愛
死古來天地幾癡人

夫人有終日相處志或落落難合終身不相識亦有意
氣相孚若素交然者蓋趨向之同與不同故巨觀海張
子子雖未知其爲何如人然自予下獄素相與者或遠
遊以示其疏詆排以忌其狂聞有下石肆毒以取悅邀

楊忠愍公集卷二詩

八

知服齋宋

功於權奸之門者觀海乃通問不絕奔走不逮主張於
公議羣聚談論之間雖時俗輩惕以重禍不恤也視素
交者爲何如哉今之任偃城訓導予感其相知之深而
悲其相違之遠也遂爲詩以贈之噫天不以科第與豪
傑俾得行其志乃濫及予等闖昔者流不使正人君子
相與以其濟王事固隔絕阻抑之俾離其羣而索其居
息可悲矣然相知以心而不以迹各盡其心以求自靖
雖終身不相見可也否則此言之贈祇貽泛交之譏今
日相知之義將不爲他日相見之羞乎言至於此又不
覺其發狂矣

劉司獄考滿索詩口占以贈之

報最歸來寵命新問君何以答楓宸閒中檢點案頭簿二
載平反多少人

至日早醒偶成

夢裏忽聞長樂鐘自驚誤卻上新封覺來月照西廳白寂
寂柝聲雜曉春

族兄東城親家鶴峯獄中賜顧同宿一夜感作

寒燈高照影參差樽酒長吟慰夢思十載交遊仍有主百
年骨肉更相知追談雲雨如昨日品第親朋異昔時明月
不嫌草榻冷徘徊照我去遲遲

因冷感興

風滿孤城淚滿巾高寒偏傍薄衣人晴煙亦逐陰雲冷詩
思應隨白髮新歸去此身方屬我愁來何事最傷神邊陲
戎馬中原盜悵悵羞稱自靖臣

哀商中丞少峯和徐龍灣韻 四首

憂時分外悶何事因西臺君為河山死誰悲梁木摧法星
仍近月此日獨憐才魂魄心猶壯奸諛骨已灰

楊忠愍公集卷三 詩

九 知服齋宋

夷夏欲交驩書生臨將壇可憐當日獄乃爾借星冠白晝

燕山暮紅雲渭水寒他年麟閣上遺像許誰看

燕囚羞對泣梁獄共蕭騷功業半塵土秋風一羽毛雲連

寇老竹星暗呂虔刀遙憶瀟湘水悠悠咽楚濠

吁嗟成永隔生死事相關氣節雲霄上動名宇宙間孤魂

憂國淚萬古鎖愁顏敵運將衰絕燕然未許攀

微雪有感

都城夜半初飛雪臺省應多祥瑞詩眼底饑夫寒欲死來
年縱稔濟誰饑

五歲兒入視遣歸不去同宿數夜有感

良知好向孩提看天下無如父子親我有乾坤大父母孝
情不似爾情真

小兒索余畫騎馬官因索詩隨吟父子問答口號

我已因官累爾何又愛官街弄騎馬者轟烈萬人看

懷鶴峯東城因寄 二首

屋梁落月應懷我春草池塘夢誰記得別時懸淚眼伴
為笑語怕相思

久惜離羣恨見遲誰知相見倍相思從今憶弟休憐弟又
恐別時勝此時

間有送贈與中官方士而起用者因遣祈雪祇風不
應 二首

再入天台雲浦開金丹一粒脫凡胎逼人嵐氣浮眉宇聞
自神仙洞裏來

風捲寒雲落照斜郊原無日不飛沙可憐萬里瓊瑤雪化
作銀杯散宦家

楊忠愍公集卷三 詩

十 知服齋宋

元旦

老天留我報君身惆悵蹉跎又一春幾度丹心連血驅數
莖白髮帶愁新回思往事真堪笑自幸更生似有神璞在
不妨仍泣獻脚躡無計達楓宸

元旦獄中自製素紙燈籠獄卒以無文彩索詩賦此
二首

風隴水晶碎綵聯珠翠浮何如皎皎月是我大燈毬
有月何須燭無雲不怕風借誰竿百尺光照九天中

和鳳洲王年兄詩韻

未酬拚死恨虛負再生身和淚原非假詒書太任眞寒收
燕谷夕煙鎖漢宮春擾擾欲投石君何相問頻

立春和平山韻

殘雪禁春亦不遲晴煙送暖入簾幃香飛別院梅初發影

送新痕日漸移風捲寒雲山暝畫時歸庭樹鳥吟詩年來
踴躍佳句欲報瓊瑤瑰項斯

送徐龍灣審錄江南

寥落雲司庭半虛有功此去要何如西臺月下幽人榻南
國星隨使者車寒雁不堪雲暝夕秋風況是葉飛初林陵
若遇相知問為道疏狂病未除

送李東明審錄北直隸

悵望霓旌拂曙暉君此去故人稀南山判草要誰易北
極恩光伴爾歸晚樹喜承新雨露春風醉舞舊斑衣漢廷
此日須元禮早促仙舟赴帝闈

苦冷三首

凍日摧寒色狂風送冷塵漫愁衣服薄眼底是陽春
彤雲迷白晝涼落暗風塵宇宙誰知己園城別有春

楊忠愍公集卷三

知服齋集

寂寂門常掩素衣無緇塵誰吹鄒子律寒谷欲回春

有感

短髮婆娑烏布巾分明天地一狂人憂時淚應笙歌落報
主心希宇宙新邊微共傳知有我孤危不死豈無神寥寥
勳業將蓬鬢虛負當年獻納臣

和趙兵馬海壑韻

殘魂零落又經年盡日悽然掩淚啼鳥似憐人寂寂空
樓獨對月娟娟死生泡寄乾坤外勳業虛思秦嶽顛還草
萬言書欲上脚躡何處是堯天

題郭劍泉歲寒松柏卷并跋

君去霜臺無御史君來秋省有刑官百年節操惟松柏林
負當時舊歲寒

松柏雖歲寒不彫然色視春夏則少異矣及至春夏欣

然蒼翠若與桃李爭芬芳者視歲寒時又異焉不知歲
寒之色為本色邪春夏之色為本色邪則松柏者固隨
時異矣然則吾人之操當出乎松柏之上可也劍泉山
立之操故常變合一松柏惡足以擬之邪

送張對溪之任廬州

我期玄素回天力何事亦符此日行幾度為親焚諫草百
僚忌爾著時名鸞啼秦樹晴煙暮旌拂廬雲曙色明若遇
超然同志問為言終不負平生

次梅軒韻

有以夾竹桃花餽予者
梅軒詩贈隨吟謝之

一點丹心一點忠竹桃難入萬花叢年來不見青松友獨
喜晴梅相映紅

陳平山鵲噪詩以此答之

惡事先傳應早避喜來不報亦何傷平生最愛鴉管好野
鵲毋勞噪夕陽

楊忠愍公集卷三

詩

知服齋集

又屢示災變塞口不言少見祥瑞上
表爭賀鵲之類也有愧老鴉多矣

好音惟恐隔深樹一聽惡聲共彈羅啼鳥亦知隨世變鴉
鳴何少鵲何多

因并作詠鴉鵲二首

宇宙到頭俱夢幻生人何必歎雲泥疏狂見慣榮枯事鴉
鵲從今俱漫啼

可厭老鴉常折翅依人喜鵲亦空啼長安公子多飛彈且
向雲山深樹棲

苦陰雨

雲黯黯兮鬱愁結雷隱隱兮哀怨絕雨濛濛兮血淚下水
冷冷兮悲聲咽鳥亂啼兮憐人苦花落兮誰是主欲入
深兮無永穴欲高飛兮無翰羽捫胸問心心轉迷仰面呼

天天不語混宇宙兮不分謫煙霧兮氤氳西風起兮天霽
掛遠村兮夕隲聚還散兮暮雲平晦復明兮日初晴何時
回怒兮天王聖明

題梅軒號

江南有梅不見雪冀北雪多梅花稀惟有中州風土好梅
花雪花相映暉孤根深托雲石裏天與清香豈偶爾不向
春光藉豔陽甯隨上苑爭桃李老幹雪銷翻助清層冰萬
丈影涵明幽姿皎皎塵埃絕琴瑟逼人冷氣生萬樹叢中
呈淡粧百花頭上吐寒芳儵然遠嶠輕風起吹落乾坤草
木香一枝潔素羞粉白媚媚月姬著新裳一枝黃萼梁園
發攢金綴粟色微茫一枝朱英丹煥骨錯認天桃帶淺霜
一枝紫裝蕾初破曉霞飛落緋衣傷一枝同心並頭開晴
沙酣睡雙鴛鴦疏影籠月瘦骨插天勁梢穿石枯隙藏煙
鶯蝶不相識風雨更翻妍冰葩凍蒂應難落一任淒涼羌
管弄弄川古瘦清香原太始品題羣花更無比一段幽閒
惟自知豈容凡眼窺紅紫羨君孤稜迥絕俗梅花如人人
如玉得意移來軒後栽松竹交映愜衷曲樽酒相看花解
語似促早上金門去商家正須和羹材休爲花神帶野墅
花落結實調鼎春烹來端可薦楓宸惟願分種千萬山以
解蒼生萬斛之渴塵

臨刑詩

浩氣還大虛丹心照萬古生壽未了事畱與後人補

其二

天王自聖明制度高千古平生未報恩畱作忠魂補

補東岡代作

臨漳才子長安客厭見漳水東流不復回最愛城東孝律

山岡起寂寂空谷絕塵埃翠藹林巒非一狀懸崖削壁列
屏障奔騰萬馬下天空俯懷萬寶息雲帳鬱蒼竹樹半晴
陰古洞薜蘿相背向危峯曉掛扶桑雲巖壑松風日夕間
冥冥雲封羣嶼暗細細泉流百道分晴月映蘚壁巖花醉
夕曛上有千歲不消之冰雪下有煙霞萬頃之氤氳君生
鍾此岡之秀下應獄神上應元宿陟頂雄觀宇宙開日隘
八極如區區君不見西周岡上鳳凰鳴至今千載流芳馨
又不見南陽岡上臥龍起興復漢社垂青史羨君青瑣舊
知名十年已償林泉盟如今邊寇正縱橫漢家能有幾千
城勸君早展籌邊略休帶區區山水情

楊忠愍公集卷三詩

十四

知服齋宋

楊忠愍集卷三終

順德龍鳳鏤校琴

楊忠愍公集卷四

自著年譜 李卓吾先生定本

予家原口外小興州人國初以州常被倭患詔徙居民入內地遠祖之在小興州者不可考祖楊百源徙保定府容城縣人樂安里籍居城東北河照邨世業耕讀百源生述正述正生進進生俊俊生青青生富富生子三人長繼昌即子同母兄次繼美子庶兄父妾陳氏所出其三即不肖也母氏曹生不肖於正德十一年丙子歲五月十七日辰時父喜而謂曰卜者相者以予有陰德當生異子今觀此孩身首股三停必不凡也丁丑年二歲戊寅年三歲己卯年四歲俱在母乳抱狀愈奇異頭甚長且圓大人皆以為壽星頭

楊忠愍公集卷四 年譜

知服齋

庚辰年五歲父命各居將產分爲二父及庶母庶兄取其

二母及兄與予得其一
辛巳年六歲兄與母又各居將產分爲二兄取其一母及予及姊得其一耕種之苦負戴之勞母及姊俱身任之時予亦嘗負一小束禾隨母姊同行見者爲之歎息流涕嘉靖改元壬午年七歲母得咳嗽勞疾親戚勸兄與母同居至七月六日母捐館予惟知哭泣哀號日則諸姊引攜夜則隨兄同寢其狼狽孤苦良爲至極
癸未年八歲夏即善牧牛或宿於場園或宿於瓜鋪偶至里塾見諸生指容之美吟誦之聲心甚愛之歸而告於兄欲從讀書兄曰若年幼焉用此予曰年幼能牧牛乃不能讀書耶又告於父始得從沈師諱瑋者學受書四五過即成誦從學四五日即能對句時有年長而來學者師出對云老學生罷不能對問及予即應管云小進士師喜云此

兒將來必進士矣

甲申年九歲四月退學供牧牛事七月間兄以牧牛失期見責云家事在吾二人汝奈何不謹慎即分居汝當餓死矣蓋亦戲而恐之也予日分亦何妨兄乃分屋一間米豆各數斗驢一頭予早起自作飯食畢則將米豆上各畫字記之將門封鎖乘驢出牧午間回亦如之鄉人俱爲流涕兄亦佯爲不理至四五日後乃喜而語人曰我戲而勒之分居即能料理家事如此於是又合居冬十月農事畢又從塾師肄業

乙酉年十歲春秋從塾師學夏則牧牛父每退食及客至必命對一日客至無酒沽於館父出對云無酒是竊主予即對日有兒爲名臣客歎賞不置父由此鍾愛之而庶母亦漸加愛矣

楊忠愍公集卷四 年譜

知服齋

丙戌年十一歲春沈師歸家乃從族伯翔讀是夏父恐誤學乃脫牧牛事至七月父以鄉間見聞不廣遂囑兄送邑庠生王姓諱允亨讀方少有進九月父得反胃病召至家日夜問安侍養十一月八日父捐館時極在堂本縣拘兄作收糧大戶兄不得往予遂代役其收納記算而西點查俱不錯誤

丁亥年十二歲春夏務農事至秋乃就表兄王監生家寄食從劉先生簡齋學

戊子年十三歲春劉師辭歸乃從邱先生諱宸號南臺後甲辰進士復姓一日師出同學作布陳相駁之戲師偶來趙任南道御史一曰師出同學作布陳相駁之戲師偶來眾皆藏匿師呼跪出對云藏形匿影對成者先起予隨云顯姓揚名師云此絕對也自此相愛之甚始教以作文法冬十月師館於別鄉予遂歸乃從鄉耆陳師學讀經書

己丑年十四歲夏陳師病故予又從農事冬初從陰師學
師諱從光號臨池縣庠生與其子陰標號豫菴後登辛同
丑進士
筆硯發憤力學初若漸進

庚寅辛卯壬辰年十五十六十七歲均從陰師學師以家
事牽纏而講解之功日疏同游者又皆富室子弟日惟嬉
戲紛擾學業無甚進兄促予別學予以無故不忍辭壬辰
年庶兄故

癸巳年十八歲春府考候送察院不中歸甚慚憤乃將四
書自讀看一過又別治禮記經亦羸讀看一過五月府考
遂取中六月送察院考獲充縣學生員提學公江甯王石
岡題目四書使驕且吝二句禮記汗尊而杯飲二句論天
地變化草木蕃同案者十五人予考一等第四歸仍從陰
師學十月初乃與同庠王諱世雄號奕山共力親爨讀書

楊忠愍公集卷四 年譜

知服齋

於社學所居房三間前後無門又乏炭柴匠席嘗起臥冰
霜而寒苦極矣時同會者胡默齋九齡侯中城忠愛許龍
川澄陰南峯邦彥并豫菴奕山也

甲午年十九歲春夏仍同奕山兄讀書社學秋本縣貢士
李諱學詩號古城歸自太學設教甯國寺李乃端介有道
之士教人不論貧富惟因材加厚予遂從學復治書經師
一見便奇之出然非與題命為文蓋寓相傳之意也予文
甚為所稱許自是日日講究不懈冬十月娶胡邨張公諱
果次女為妻先是鄉人見予學頗進富室多許妻以女子
日富室之幼女豈可處於兄嫂之間耶張予兄之叔丈也
家以耕織為業行誼為鄉里所重又聞其女長而甚賢與
嫂既為姊妹其為妯娌必和遂娶之娶之後而妻之困苦
殆不可言時予居僧人佛承房予無僮僕僧無徒眾僧常

念經於外予自操井竈之勞菰稗五根剖開可以熟飯冬
自汲水手與筒凍住至房口呵化開始作飯夜嘗缺油每
讀書月下夜無衾腿肚常凍轉起而遠室疾走使令微煖
其苦蓋難言萬一矣

乙未年二十歲師教既勤予資性頗高而用力又銳一年
之間學業遂成師亦大肆力於學問嘗私語予曰我與汝
今日為師徒後日可為同年矣乃於城外築書舍方期來
年謝諸生與予同務舉子業焉

丙申年二十一歲新春師得癱瘓病予日侍湯藥百里之
外請醫既無脚力且少盤費惟徒步忍飢渴行而已然師
平日酒量甚大飲多痰盛竟不能起噫予之心喪至今耿
耿豈特三年哉是夏與庠友李鶴峯九皋及奕山會文於
甯國寺上房條約甚密且相摩為善情愛縈繆若兄弟然

楊忠愍公集卷四 年譜

知服齋

至五月閒陰雲樵養晦等會文於五方村關王廟予三人
步行往赴會焉此會亦甚嚴密甚有進境七月閒提學湖
廣朱公兩崖取歲考予遂以優等補廩是秋文會散陰雲
樵會長博學能文且性甚剛介予慕其與己同也乃遂自
運薪米往會於渠鄉即寄食於家日夜共肄業於野圃甚
有裨益而學大進焉

丁酉年二十二歲春二月提學上元謝公與槐考取科舉
內二題偶記不真方憂其被責及發落則居第二其稱許
獎賞反倍於第一者批語甚長內有學力才識過人其就
未可量之句郡縣自是有名秋試落第兄命在家教二姪
戊戌年二十三歲引二姪復居縣寺佛承僧房夏天行瘟
疫主僧病倒同舍生即亡去兄遣人促予及二姪歸予曰
如予去則此僧死在旦夕善遣家人回兄又遣人促日如

相染毋家歸也子日平日相與有病去之心甯忍乎如子相染同死於此亦可也於是止取二姪歸子爲之親供飲食遍求醫藥夜則同寢二十日而僧愈時兄亦染病矣信到子即歸不解衣而事者月餘兄愈妻又病無一人近子自調養之數日而愈是年傳染甚多子親事三人而卒不染人皆以爲有神佑云

己亥年二十四歲時二姪常思歸家且供給不便子乃築草團瓢於西園肄業其中

庚子年二十五歲春提學甯夏黃公南渠考科舉子居第三時兄與本邨富民訟於府兄屈賄不勝困於獄子日兄負屈如此尙焉應試爲哉時各上司因築城之役俱駐於沙河子即往訴撫按俟以事小拒子日詞訟只當論屈之大小事之大小豈可拘也訟遂得白畢即赴試中式第二

楊忠愍公集卷四 年譜

五 知服齋

十一名主考官內方李方泉房考蒲田林瘦泉諱成立解元劉一麟也冬十二月長子生

辛丑年二十六歲會試落第歸仍肄業團瓢秋同年孫聯泉諸兄書約入監人有告兄者日坐監應事可三年而畢須費二百金兄日若此則負累吾矣吾有子而多將來何以度日因議析居子亦懼其累兄不得已各居焉是冬入北監

壬寅年二十七歲在監春季考第一五月該撥部應事因先有聯泉之約不可背乃給引回家九月長女生冬徙居於縣

癸卯年二十八歲春復居鄉一日予置酒邀兄之外父及諸親數人會飲至半酣間予起而言日初兄與子析居恐予坐監費多敗壞家事巨予坐監歸而農事所得更豐

今欲與兄復同居何如諸親俱踴躍稱贊以爲田氏復生也兄亦喜而允之此意之舉雖妻亦不知也秋得會試盤費銀三十兩與兄納爲敬官

甲辰年二十九歲落第復入監祭酒徐少湖公也課子以文日真奇才也但少欠指引巨子遂備束脩受業

乙巳年三十歲二月十九日次子生是年尙在京從少湖師學

丙午年三十一歲二月長子礪是年尙從少湖師學

丁未年三十二歲會試中三十八名主考孫毅齋張龍湖房考都給事中蒲田鄭于野公也殿試中二甲第十一名未開榜先鄭于野兩次差人報子中第一甲蓋大學士夏公以子策多傷時語不敢進呈巨觀工部政六月選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七月歸家九月買妾劉氏閏九月赴任

楊忠愍公集卷四 年譜

六 知服齋

十月到任考功司郎中鄭公淡泉諱曉時稱冰鑑一見而奇之退謂諸僚日此人心志氣節事業將來未可言也遂甚相愛日告以居官守身之道與夫古今典故

戊申年三十三歲本司郎中史沱郵陞子乃署司印此司專管吏事弊端甚多予立爲章程投到則嚴其登籍先後則示以定序點查則革其頂替考選則防其代筆取撥則革其關弊凡已往弊端俱爲之一洗吏無不服堂上及諸僚俱稱賞焉是年專肆力於詩文之學

己酉年三十四歲二月妾劉氏死三月二日午時三子生是時關西韓公苑洛諱邦奇爲南京兵部尚書此翁善律呂皇極河洛天文地理兵陣之學而呂律爲精予師之先攻律呂之學三月而得其數乃告於師日樂學非他學比不可徒事口說必自善制器自善作樂播之聲音各相和

諸器後爲是遂自置斧鑄刀鑽購桐竹易絲漆先自製管
管抑矣製琴瑟和矣製瑟和矣製簫笙填篪之類無不
各和矣又合諸樂總奏之如出一律無不和焉師甚喜曰
我學五十年止得其數今賴子製其器和其音當代之學
舍子其誰歟一日師謂子曰吾欲汝製十二律之管每管
各備五音七聲各成一調何如子有難色師曰固知此是
難事古之伶倫無所因而作樂況今有度數可考乎子退
而欲製漫無可據苦心思索廢寢食者三日忽夜夢大舜
坐於堂上子拜之案上設金鐘一舜命子曰此黃鐘也子
可擊之取槌擊之三醒而恍若有悟呼妻然燈取竹與錫
鑽至明而成管六至已而十二管成呈於師師喜曰子刻
志樂之日九鶴飛舞於庭其應乃在子乎由是南都有知
樂之名

楊忠愍公集卷四 年譜

知服齋

庚戌年三十五歲春韓師致政歸謂予日子之樂已八九
子之才不止於樂可旁通濟世之學至於樂俟子退閒時
一整頓足矣子遂大肆力於天文地理太乙壬奇兵陣之
學而各知其蘊時本部考功郎中何子吉陽殷子白野張
子龍山余子九厓楊子朋石涂子任齋劉子蘇涯約爲五
日之會相與講論終日子一一力行之吉陽謂人曰椒山
之果誠可語進道矣故予生死利害義利之關見之甚明
皆講學之力也秋倭犯京師南都擬勤王三日無肯行者
諸公謂予日兄能爲國一行乎予日弟雖不才然君父之
難何敢辭也既而倭退議亦罷十月考滿本部考語云器
深而志遠學懋而守嚴儒行占其夙成壯猷可以大受末
句蓋謂子蘊知兵欲吏部用以治兵事也自南之北由山
東路乃特趨曲阜謁孔顏廟又枉道登泰山至極頂因題

絕句云志欲小天下特來登泰山仰觀絕頂上猶見白雲
還未序云子讀孟子書以爲天下惟泰山爲高也今陟其
頂而觀之則知所謂高者特高於地而山之上其高固
無窮也子於是而悟學之無止法矣

辛亥年三十六歲正月爲次男聘李鶴峯兄第五女先是
媒舉與顯宦爲親子日彼富我貧門戶不相對素不甚相
孚不敢許鶴峯者幼年同牕且剛直慷慨心志與己同遂
結親焉二月買妾槐氏遂赴京考滿投文日即陞兵部車
駕司員外郎子雖不才然素妄以天下事爲己任況此時
倭患最急又官居兵部志欲身親兵事掃除醜虜豈意一
人兵部之後見其上下所行俱支吾常套不得著實幹事
時有開馬市之議子日馬市一開天下事尚可爲哉即欲
疏陳其不可然方議遣子行乃草開市稟候命下即上大

楊忠愍公集卷四 年譜

知服齋

意云馬市決不可開然既已遣臣臣言其不可是避難也
謹條陳開市五事一欲俺答愛子人質二欲盡還擄去人
口三欲別部落人寇俱在俺答承管四欲平其馬價分爲
三等五欲整兵以備戰守並用適一同僚見之乃報本部
尚書趙守朴公諱錦知之守朴日若此疏上則馬市決不
得開乃別遣張主事才行子遂上阻馬市之疏皇上連三
閱即敕日繼盛之言是也下閣臣擬票旨語甚溫而咸窺
侯仇鸞有揭帖進上乃下八臣會議八臣者大學士嚴嵩
李本禮部尚書徐師階兵部尚書趙錦侍郎張時徹臬豹
成國公朱希忠并仇鸞也此時鸞之寵勢甚盛而諸老亦
無有實心幹天下事者皆欲苟安日前共以爲馬市必可
開雖徐公亦中樞之不敢或異會議本上遂下子錦衣獄
撈一撈敲一百敲夾一夾後命下降子陝西臨洮府狄道

縣典史未到狄道時其上司僚友俱以予爲剛介性氣之士各懷疑畏然予處上司僚友一如吏初選者數日後各喜曰初以先生難處不意今乃平易守禮可親可愛如此予曰素位而行君子之常居官如戲場時上時下吾惟守分而已先是謫官多靜坐不理縣事縣尹平定州李魚泉亦相愛不忍以瑣事相干予請曰豈有日食祿而不事事者邪凡有可代勞者望不吝差委於是始付以事予盡心爲之俱有條理而各上司因之亦以難事相委居月餘府縣學生員從學者五十人日相講論甚有趣味將門生贊禮并俸資所餘買東山超然臺此臺相傳以爲老子飛昇之所蓋過函關西來所傳或不謬云乃於上蓋書院一區前三間爲指見之所中五間爲講堂又後高處蓋殿三間爲道統祠上九位爲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前側左爲周公右爲孔子兩壁側則顏曾思孟漢董仲舒隋王通唐韓愈宋周程張朱元許衡劉靜修明薛文清也狄道多西番回子俱習番經不讀儒書聘教讀二人於圓通寺設館募番漢童生讀書者百餘人至三月後各生俱知指讓敬長上出入循禮其資質可進者三十餘人各父兄亦因而知道理棄番教學忻然相謂曰楊公來何遲也又此處先是山木去城近柴甚賤邇來則去城幾二百里柴漸貴而民病之城西七十里有煤山一區屢爲生番所阻官府不能制蓋番民利於賣木煤開則失利生番素服于者予往即開百姓便焉城西一帶俱圍圃種蔬菜先年借澆水灌溉甚有大利歲久淤塞園圃漸廢募各園戶疏通之而水利之盛倍於昔時狄道應徵糧草舊無官冊惟書手有簿相傳作弊甚大富者買減而貧者反增富者納輕

楊忠愍公集卷四 年譜

九 知服齋錄

而貧者反重予乃拘集書手在於一所先算各戶之總數次算一縣之總數比原額反多三十石蓋往時之飛詭俱查出是以多也將應徵輕重分爲三等而各戶之輕重均平無規避於其間者民間之地有糧重者白以與人亦不敢受予白之於府將前所餘糧用輕價買地二千畝地價不足則賣予所乘之馬及所得俸錢并妻首飾也諸生分種一千畝有井田之餘意其一千畝則佃種於人將所收子粒則擇諸生中之老成者四人收掌諸生之冠婚喪祭則量貧富補助餘則候年荒各生分用故此一事百姓之糧草既均而諸生養生之需亦足矣俗好禮佛近僧雖士夫不免予一禁之舊習遂革初時有稱不便者後來始知惡僧而崇正矣邊方愚民惟以織褐爲生上司差來承差書吏或減價和買或以雜物易換雖撫按守巡亦多若此然一褐之不得其價則一家之不得其養故有號泣於道者有求死於河者予遂出告示禁約公差人員買褐蓋陰寓各上司之發價府縣買褐也無何巡按差人買褐予乃拘其差人收其牌票欲爲申請而府掌印官相講乃已此警一聞再無一上司來買褐百姓所得之利視昔年加倍故此一舉亦知非明哲之爲蓋欲爲百姓興利除害雖叢怨冒罪亦有所不暇顧云邊方之民久被殘虐易於感化予在任則謳歌滿道去任則哭泣而送於百里之外者千餘人孔子所謂蠻貊之邦行者信其然歟

楊忠愍公集卷四 年譜

十 知服齋錄

立保甲繕城池均田糧平徭役數事平日之欲為而不得者方欲少效一二無何九月十七日憑至而止十月初六日離諸城二十日到南京二十二日到任即有北刑部湖廣司員外之報十一月初四日憑至初八日離京十六日抵淮安又有調兵部武選司之報先是得刑部報即圖歸家以救命事焚黃祭先父母期告病不出及得兵部報則翻然思曰一歲四遷其官朝廷之恩厚矣尚何以有身為哉遂思所以報國之道舟中秉燭靜坐至四鼓妻問其故子曰荷國厚恩思欲捨身圖報無下手得力處妻曰奸臣嚴閣老在位豈容直言報國邪當此之時只不做官可也子聞其言乃知所以報國之本又思起南都日食之變遂欲因元旦日食奏劾大學士嚴嵩豪成恐過家則人事纏繞或不能元旦抵京乃由別路於十二月十六日到京十八日到任

楊忠愍公集卷四 年譜

知服齋

癸丑年三十八歲元旦瞻真本初二日齋至端門方欲進間拿內靈臺官知本意不合即趨出日快快不憚至十四日乃齋戒沐浴三日至十八日本上二十日拿送鎮撫司打問先拶到手拶木繩俱斷子曰鬼神在上尚用刑哉乃先敲一百敲問所以主使之入子曰當此時之臣奸邪大半皆嵩心腹此事固不可與之議且盡忠在己豈必待人主使如有人敢主使則彼當自為之矣又何必使人為哉乃夾一夾將脛骨又夾出問所以引用二王之故子曰奸臣之誤國雖能欺皇上必不能欺二王蓋二王年幼且未冊封奸賊必不提防避忌譬如人家家人作弊家長雖不知而家長之子未必不知也滿朝皆嵩之奸黨孰敢言彼之過皇上常不與二王相見此奸賊所以敢放肆無忌然

止能勝皇上一人二王固知之真矣至親莫若父子皇上若問二王必肯言彼之過也問官云若此豈敢回本乃又敲五十二敲夾一夾棍其問答之辭甚多予始終不屈乃重打四十棍釘肘鍊送監至二十二日晚奉旨錦衣衛打一百棍四棍一換送刑部從重議罪乃比依詐傳親王令旨律絞監候方子未上本之前司中日相與議論者汪子少泉名宗伊 湖廣人周子松厓名冕 四川人王子繼津名繼 湖廣人少泉則與謀議冒功一節乃其所見松厓則與知而不見其豪繼津則知其欲為而不知為何事上本後入部交身牌辭僚友眾方知子有此舉各疾聲遠避而一二知己雖有眷戀之情尚多畏縮之狀獨繼津則肝膽相許若親兄弟然子觀其義氣激發情愛懇至遂託云子二子一女一子已聘有妻一子尚未聘一女尚未許人長而娶嫁皆兄之事也

楊忠愍公集卷四 年譜

知服齋

繼津遂面許云此盡在弟而一小女正與三令郎年歲相當遂許焉自予入獄鎮撫司刑部之保護皆繼津也其受打之先王子西巖名之 湖廣人送蚌蛇膽一塊托校尉苗生者齋酒一壺云可以服蚌蛇膽子曰椒山自有膽何必蚌蛇哉止飲酒一杯彼又云莫怕子曰豈有怕打楊椒山者遂談笑赴堂受打未打之先心已有定主打之時乃兩目觀心舌拄上齧牙齒緊對意不散亂口不呻吟蓋一呼叫則氣亂氣亂則血入心必死方打四五棍時心受疼不過若忙亂者遂一覺照自思此心亂矣於是提起念頭視己身若外物者打至五六十忽覺若有人以衣覆之者遂不覺甚痛謂之神助或其然歟打畢校尉即推入包袱擡出至門外家人以門扇擡之至法司門口巡風官乃同年江西李天榮乃革去門扇藥餌諸物一皆阻住子兩腿腫毒相

摩若一不能前後腫硬若木不能屈伸止手扶兩人用力
 努掙足不履地而行入獄提牢則奸黨浙江劉楨也舊規
 官繫獄則有官監櫃乃下子於民監自入監後棒瘡既上
 衝又為強走所勞動方依牆而立忽兩巨響一聲不能聽
 事兩日黑暗不能見物予心自覺曰此乃死矣遂昏不省
 人事身不覺倒地若睡熟然至三更始甦噫忽然而死忽
 然而甦如睡又醒則人之生死亦甚易事也兩腿腫脹衝
 心不能忍無藥可用又無刀針可刺正無計開司獄陝西
 涇陽劉時守送茶一鍾予飲之心稍定因茶思起人以瓦
 尖打寒事遂將鍾打碎取瓦之尖銳者將竹筋破開夾瓦
 尖在內用線拴緊以尖放瘡上用鼓捶打筋入肉五六分
 為此者獄吏山東黃縣孫儒犯人浮梁何成也遂血出兩
 颺打有五六十孔流血初噴丈餘後則順流於地一時

楊忠愍公集卷四

刑部

約十數盤自出血後心稍清矣予恐睡倒則血必奔心自
 打後出衙入刑部三日夜挺身端坐頭不至地以故不能
 傷生云藥餌既不可得予潛使人往監買黃蠟香油自熬
 膏藥貼之至二十六日則右腿已潰將皮割去內肉流於
 地如稀糊止顯一坑長五寸闊三寸深一寸五分手摩至
 骨時有京師秀才侯冕送藥敷之又內侍趙用送藥服之
 劉楨禁繫甚嚴內外不通外面傳已死四日矣家人甚忙
 亂二十七日張宏齋差人入視知予不死家人尚不信予
 乃托獄吏盧世經稍出牛骨簪一根為信又左手寫出帖
 去家人始知予不死方救下刑部擬罪時山東司郎中同
 年史觀吾名朝賓欲從輕議而尚書何鼐嵩之門生侍郎
 王學益世蕃兒女親家聽嵩主使遂擬此罪命下史欲有
 言學益怒目視之無何史降官矣刑帖到司獄司即下老

監日夜籠極與眾囚為伍死屍在側備極苦楚二月初七
 人右腿已長肉左腿皮未割去遂潰腫如小囊毒氣上攻
 口舌生瘡不能飲食勢已危矣夜夢三金衣人領一青衣
 童子小盒內捧藥一丸以湯灌入覺則口舌不痛可喫飲
 食又想起以磁瓦尖打之連數十下不見膿血予曰此瘡
 潰已深非瓦尖所能到也遂以小刀先用針線將腿皮穿
 透提起將刀刺入約一寸深周圍割一孔如錢大膿血流
 出方予割肉時獄卒持燈手戰至將墜地日關公割肉療
 毒藉藉於人不似老翁自割者當時約四五盃其內毒始
 脫矣日以布數十片拭膿每布約二尺每日輪用可涇兩
 次膿可流二三盃自初瘡至愈膿盡止六七十盃而已哉
 十六日左腿垂筋二條如簪麤一頭已斷一頭尚在腿
 上予亦割之二十八日提牢官邱洲峯名秉文乃獨仗公義
 遷予於監東獄卒小房李脫籠極九月朝審予帶長板釘

楊忠愍公集卷四

刑部

錄出門觀者如堵爭欲一見顏色至擁塞不能行入朝坐
 西廊下內臣圍予觀者以千數有饒飲食者有送錢銀者
 予俱卻不受內臣益鼓舞稱贊而罵嚴嵩老賊者以萬數
 審時為首執筆者則吏部左侍郎王用賓也眾判以此律
 情真奏請題奉欽依著照舊監候處決
 甲寅年二十九歲夏獄疫大作日與病者為伍四月二十
 六日遂染瘟疫時刑部醫官劉廷瑞江西人進予發汗藥
 二服下藥二服予病中欠主張俱依彼服遂昏不省人事
 提牢官又江西奸黨曹天祐此官乃人家奴僕讀書中進
 士後方出姓又斷絕醫藥如初獄然人皆以予必死幸五
 月提牢官乃浙江應養虛諱明德乃親檢湯藥視飲食十
 四日方出汗噫若使命不在死之久矣是月二十六日養

虛乃說堂官出子老監遷於外庫居處則甚便方養虛遷
予時庸軟輩皆以重禍彼乃毅然爲之其人品可知矣
九月朝審福建李默爲首仍判以情真題奉欽依又如前
監候是冬巡撫艾居麓各希滿陝西管馬御史徐紳南直隸
德縣知府趙忻陝西共處置銀二百餘兩爲予買地三
頃從此則家業漸立矣

乙卯年四十歲夏四月乃進定禮用媒約與繼津結親九
月朝審復議情真奏請或云張經任南直隸總督因倭寇
失事皇上先已告廟打科官必欲殺之經用厚賄買免嵩
及諸奸黨費銀二萬欲爲彼出脫者判與予同奏本請意
以予乃皇上所繫念之人或得混免伊死或云嵩知經爲
皇上所必殺欲因以及予也奏上皇上一見經名旨意遂
云依律處決予知之付命而已平昔予同志輩若王繼津

楊忠愍公集卷四 年譜

五

知服齋

徐望湖王鳳洲楊朋石楊毅齋龔全山孫聯泉應養虛李
鶴峯諸公爲子奔走救解鳳洲爲余畫策以司業王材者
渠門生也勸渠相救王果慨然往賊嵩初亦迫公論欲上
疏見救猶豫不果方卜於神適賊心腹大理少卿胡植太
僕少卿鄢懋卿在旁曰此何用上繼盛負海內重望徐階
得意門生階一日當國繼盛出而佐之我輩無遺類矣所
謂養虎自遺患也賊子世蕃率諸孫復跪而泣曰爺如救
楊某則舉家皆爲繼盛魚肉矣賊卽變色乃詭言卜不吉
王材爭之曰繼盛之死不足惜也關係國家甚大老先生
還當爲天下後世慮然竟不可回報至予予付之一笑夫
予死豈係嵩微論植懋卿輩天不過欲不朽此輩惡名巨
特將半生逐年行事直書付男應尾應箕收藏以爲後日
墓誌之用凡此皆據樞牀書也

遺囑

愚夫諡賢妻張貞古人云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蓋
當死而死則死比泰山九重不當死而死則死無益於事
比鴻毛尤輕死生之際不可不揆之於道也我一時聞死
狂你前頭你是一箇激烈轟轟的性子只怕你不曉得死
比鴻毛尤輕的道理我心甚憂故將這話勸你婦人家有
夫死同死者蓋以夫主無兒女可守活著無用故隨夫亦
死這纔謂之當死而死死有重於泰山纔謂之貞節若夫
主雖死尚有幼女孤兒無人收養則婦人一身乃夫主宗
祀命脈一生事業所係如此若死則棄夫主之宗祀墮夫
主之事業負夫主之重托貽夫主身後無窮之慮則死不
但輕於鴻毛且爲眾人所唾罵便是不知道理的婦人我
打一百四十棍不死是天保佑我那時不死於今豈有死

楊忠愍公集卷四 遺囑

六

知服齋

的道理萬一要死也是重於泰山了所惜者只是兩箇兒
子尚幼讀書俱有進益將來都成的只怕誤了他一箇女
兒尚未出嫁無人教導看管怕惹人嗤笑我就死了畱的
你在教導我的兒女成人長大各自成家立計就合我活
著的一般我在九泉之下也放心也歡喜也知感你如今
咱一家兒無有我也罷了無有你我一時成不的便人亡家
破稱了人家的願意人家的笑你是一箇最聰明知道理
的何須我說千萬只是要你戒激烈的性子以我的兒女
爲重方可二貞妾名年幼又無兒女我死後就著他嫁人衣
服首飾都打發他我在監三年他發心喫齋誦經是他報
我的恩了不可著他在家守寡咱哥雖無顧照也無別意
不過只是要便宜心腸凡事讓些與他便宜他就歡喜
了不可與他爭競二姐四姐要你常看顧他五姐六姐也

要親近他應民自幼養活他一場也須分與他些地土其
餘家事諒你能善處我又說在後面故不須多言

父椒山論應尾應箕兩兒人須要立志初時立志為君子
後來多有變為小人的若初時不先立下一箇定志則中
無定向便無所不為便為天下之小人眾人皆賤惡你你
發憤立志要做箇君子則不拘做官不做官人人都敬重

你故我要你第一先立起志氣來此一段立志定基之道心為人一
身之主如樹之根如果之蒂最不可先壞了心心裏若是

存天理存公道則行出來便都是好事便是君子這邊的
人心裏若存的是人欲是私意雖欲行好事也有始無終

雖欲外面做好人也被人看破你如根衰則樹枯蒂壞則
果落故我要你休把心壞了此一段存心端本之道心以思為職或

獨坐時或夜深時念頭一起則自思曰這是好念是惡念

楊忠愍公集卷四 遺囑

二

知服齋琴

若是好念便擴充起來必見之行若是惡念便禁止勿思

方行一事則思之以為此事合天理不合天理若是合天
理便行若是不合天理便止而勿行不可為分毫違心害

理之事則上天必保護你鬼神必加佑你否則天地鬼神
必不容你你讀書若中舉中進士思我之苦不做官也是

若是做官必須正直忠厚赤心隨分報國固不可效我之
狂愚亦不可因我為忠受禍遂改心易行懈了為善之志

若人父賢子不肖之請此一段慎思篤行之道我若不托你母是箇
最正直不偏心的人你兩箇要孝順他凡事依他不可說

你母向那箇兒子不向那箇兒子向那箇媳婦不向那箇
媳婦要著他生一些兒氣便是不孝不但天誅你我在九

泉之下也此一段盡孝之道你兩箇是一母同胞的兄
弟當利好好到老不可各相私財致起爭端不可因言語差

錯小事差池更面紅面赤應箕性暴些應尾自幼曉得他

性兒的看我面皮若有些衝撞擔待他罷應箕敬你哥哥
要十分小心合敬我一般的敬纔是若你哥計較你些兒

你便自家跪拜與他陪禮他若十分惱不解你便央及你
哥相好的朋友勸他不可他惱了你就不讓他你大伯這

樣的擺佈我還敬他是你眼見的你待你哥要學我纔
好此一段友愛兄弟之道應尾媳婦是儒家女應箕媳婦是宦家女

此最難處應尾要教導你媳婦愛弟妻如親妹不可因他
是官宦人家女便氣不過生猜忌之心應箕要教導你媳

婦敬嫂嫂如親姐衣服首飾休穿戴十分好的你嫂嫂見
了口雖不言心裏便有幾分不耐煩嫌隙自此生矣四季

衣服每遇出入妯娌兩箇是一樣的兄弟兩箇也是一樣
的每喫飯你兩箇同你母一處喫兩箇媳婦一處喫不可

楊忠愍公集卷四 遺囑

六

知服齋琴

各人合各人媳婦自己房裏喫久則就生惡了此一段利

道你兩箇不拘有天來大惱要私下請眾親戚講和切記
不可告之於官若是一人先告後告者把這手卷呈之於

官先告者即是不孝官府必重治他及你兩箇好歹與
我長些志氣再預告問官老先生若見此卷幸諒我苦情

教我二子再三勸誘使爭而復和則我九泉之下必有啣
結之報此一段戒除爭訟之道你堂兄燕雄燕豪燕傑燕賢都是知

好歹的人雖在我身上冷淡卻不干他事俗語云好時是
他人惡時是家人你兩箇要敬他讓他祖產分有未均處

他若是愛便宜也讓他罷切記休要爭競自有有人話短
長也此一段敬讓同堂之道你兩箇年幼恐油滑人見了便要哄誘

你或請你喫飯或誘你賭博或以心愛之物送你或以美
色誘你一入他圈套便喫他虧不惟蕩盡家業且弄你成

不的人若是有這樣人哄你便想我的話來識破他合你好是不好的意思便遠了他揀著老成忠厚肯讀書肯學好的人你就與他肝膽相交語言必信逐日與他相處你自然成箇好人不入下流也此一段擇友慎交之道讀書見一件好事則便思量我將來必定要行見一件不好的事則便思量我將來必定要戒見一箇好人則思量我將來必要合他一般見一箇不好的人則思量我將來切休要學他則心地自然光明正大行事自然不會苟且便爲天下第一等人矣此一段讀書學好之道習舉業只是要多記多作四書本經記文一千篇讀論一百篇策一百問表五十道判語八十条有餘功則讀五經白文好古文讀一百篇每日作文一篇每月作論三篇策二問切記不可一日無師傳無師傅則無嚴憚無稽考雖十分用功終是疏散以自狂故也又必須擇好師如一師不愜意即辭了另尋不可因循遷延致誤學業又必擇好朋友日日會講切磋則舉業不患其不成矣此一段勤業親師之道居家之要第一要內外界限嚴謹女子十歲以上不可使出中門男子十歲以上不可使入中門外面婦人雖至親不可使其常來行走恐說談是非致一家不和又防其爲姦盜之媒也只照依我行便是院牆要極高上面必以棘針綠的周密少有缺壞務要追究來歷如夏間霖雨院牆倒塌必即時修起如雨天不便亦即時加上寨籬不可遷延日月庶止姦盜之原酒肉麪果油鹽醬菜必總收一庫房五穀糧食必總收一倉房當家之人掌其鎖鑰家人不得偷盜衣服要樸素房屋休高大飲食使用要儉約休要見人家穿好衣服便要做住好房屋便要蓋用好器皿便要買此致窮之道也若川度少有不

足便算計可費多少即賣田產補完切記不可揭債若揭債則日日行利累的債深窮的便快戒之此一段居家防微之道地四頃有餘設你兩箇種了不可貪心見好田土又買蓋地多則門必高糧差必多恐至負累受縣官之氣也此一段耕田守分與人相處之道第一要謙下誠實同幹事則勿避勞苦同飲食則勿貪甘美同行走則勿擇好路同睡寢則勿占牀席甯讓入勿使人讓我甯容人勿使人容我甯喫人虧勿使人喫我虧甯受人氣勿使人受我氣人有恩於我則終身不忘人有怨於我則即時丟過見人之善則對人稱揚不已聞人之過則絕口不對人言人有向你說某人感你之恩則云他有恩於我我無恩於他則感恩者間之其感益深有人向你說某人惱你誦你則云他與我平日最相好豈有惱我誦我之理則惱我誦我者聞之其怨即解人之勝似你則敬重之不可有傲忌之心人之不如你則謙待之不可有輕賤之意又與人相交久而益密則行之邦家可無怨矣此一段處世待人之道我一母同胞見在者四人你大伯二姑四姑及我大伯有四箇好子且家道富貴不必你憂你二姑四姑俱貧窮要你時常看顧他你敬他合敬我一般至於你五姑六姑亦不可視之如路人也戶族中人有饑寒者不能葬者不能嫁娶者要你量力周濟不可忘一本之念漠然不關於心此一段篤親周急之道我家係詩禮士夫之家冠婚喪祭必照家禮行你若不知當問之於人不可隨俗苟且庶子孫有所觀法此一段守禮垂法之道你姐是你同胞的人他日後若富貴便能若是窮你兩箇休要老實供給照顧他你娘要與他東西你兩箇休要違阻若是有些違阻不但失兄弟之情且使你娘生氣又爲不友又爲

不孝記之記之此一段待姊楊應民是我自幼撫養他成

體親之道

人你日後與他耶裏莊窠一所墳左近地與他五十畝他若公道便與他若有分毫私心私積錢財房子地土都休要與他麩錢他若守分到日後亦與他地二十畝邨宅一

小所若是生事、心裏要回去你就合你兩箇丈人商議告

著他原是四兩銀子買的他放債一年銀一兩得利六錢

按著年問他要不可饒他恐怕小厮門照樣兒行你就難

管福壽兒甲首兒楊愛兒都是監中伏侍我的人日後都

與他地二十畝房一小所以上各人地都與他墳左近的

著他看守墳墓許他種不許他賣此一段恩威覆奏本已

上恐本下急倉卒之間燈下寫此殊欠倫序然居家做人

之道盡在是矣拏去你媳看後做一箇布袋裝盛放在我

靈前桌上每月初一十五合家大小靈前拜祭了把這手

楊忠愍公集卷四

三

知服齋

卷從頭至尾念一遍合家聽著雖有緊事也休廢了

嘉靖三十四年十月二十六日椒山手書於福堂付應尾

應箕兩兒藏好

附錄

張宜人請代夫死疏

刑部見監臣楊繼盛妻張氏謹奏為籲天乞恩願代夫死
事臣夫原任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因先任本部車駕諫阻
馬市預伐仇鸞逆謀因言不及時又本內脫字聖恩僅從
薄誦旋因鸞敗首賜漸洗一歲四遷歷抵前職臣夫拜命
之後啣恩感泣思圖報效或中夜起立或對食忘餐臣所
親見不意誤聞市井之談尚得書生之習一時昏昧遂發
狂言復荷皇上天高地厚之恩不即加誅俾從吏議臣夫
自杖後入獄死而復甦者數次剝去臂肉兩片斷落腿筋
二條膿血流約五六十碗渾身衣服盡皆露汚日夜籠梏
備極苦楚又年荒家貧常不能給臣紡績織履供給餽食

楊忠愍公集卷五

代疏

知服齋

已經三年該部兩次奏請俱蒙特允監候是臣夫再蹈於
死而皇上累置之生臣之感佩惟有焚香禱祝萬壽無疆
而已但聞今歲多官會議適與張經一同奏請題奉欽依
依律處決臣夫雖復捐軀市曹亦將瞑目泉下然臣仰惟
皇上方頤養冲和保合元氣昆蟲草木皆欲得所豈惜一
迴宸顧下逮覆盆儻蒙鑒臣嚙蟻之私少從未減不勝大
幸若以罪重不赦願即將臣斬首都市以代臣夫之死夫
雖遠禦魑魅親執戈矛必能為疆場效命之鬼以報皇上
臣於九泉稍有知識亦復啣結無既矣臣無任激切祈懇
惶悚待命之至
奏人為嵩所
抑不得達

張宜人祭夫文

維皇明嘉靖三十四年歲次乙卯冬十一月朔越九日未
亡妻張氏謹採首陽之薇挽汨羅之水致祭於夫君奉直

大夫崑山楊公之靈日於維我夫兩間正氣萬古豪傑忠
心慷慨壯懷激烈奸回斂手鬼神號泣一言犯威五刑殉
節開腦比心嚴頭積血朱燈段笏張齒顏舌夫君不死含
笑永訣渺渺忠魂常依北闕嗚呼哀哉尚饗

贈詩

吳國倫

食祿分憂士憐君獨處難囊頭迫子血博斷舌繼常山雪映
心猶赤風吹骨愈香傷心千古恨揮淚灑斜陽

次前韻

王 遴

仗節多臣子從容就死難忠懷吞瀚海義氣壓衡山魂斷
關河渺名存草木香丈夫無別淚含笑赴雲陽

節錄劾嵩時軼事紀略

楊忠愍公集卷五

祭文

知服齋

公請誅賊嵩疏中有二王皆知其奸語嵩謂二王深宮何
由知我奸楊庶寮何由知二王之知我奸必有交關其間
者屬錦衣帥炳根究欲藉以興大獄而徐華亭者公座主
也戒炳曰你即不慎一及皇子如宗社何又為危語動嵩
日上僅二子萬一根究必不忍以二子謝公所罪左右也
公奈何顯結官邸怨邪事得寢

公當元日上疏時會日食陰雨不見巡按御史趙錦亦上
疏請罷嵩以應天變上方以供奉青詞悅嵩乃逮錦於錦
衣獄久之削籍為民蓋是日因天變劾嵩不獨公已也
公劾賊嵩疏中有歐陽必進竄嚴效忠名冒功濫擢事必
進上疏辨請下兵部查覈世蕃乃自為題草遣人遺武選
司郎中周冕欲冕依草上覆冕曰是可忍乎乃以直情奏
覆略曰臣職司武職敢以冒濫軍功一事為陛下陳之按
二十七年十月據通政司狀送嚴效忠年十有六考武舉
不第志欲報效本部資送兩廣聽由次年據兩廣總兵平

江伯陳圭及御史歐陽必進題瓊州黎寇平遣效忠奏捷
即援故事授錦衣衛鎮撫無何效忠病廢嚴鶴以親弟應
襲又言效忠前斬賊首七級例宜加陞遂授千戶問效忠
爲誰日嵩之厮役也鶴爲誰日世蕃之子也不意嵩表率
百僚而壞朝亂紀一至於此今蒙明旨下本部查覈世蕃
猶私創覆草架虛遺臣欲臣依草覆奏天地鬼神照臨在
上其草現存伏望聖明特賜究正使內外臣工知有不可
犯之法疏入帝以冕爲挾私逮繫詔獄削籍可見公之劾
嵩皆據實情上奏抑見人之惡嵩皆有公論可憑也

公當送刑部擬罪時尚書何鼐受嵩意欲坐以詐傳親王
令旨郎中史朝賓日疏中但云二王亦知嵩惡原無親王
令旨三尺法豈可誣也嵩怒降朝賓爲高郵判官侍郎王
學益助成其說遂坐公絞繫獄

楊忠愍公集卷五

事略

三

知服齋

公當既杖從法司門鳴夷裹來血泔泔下也諸熟公者揜
鼻自引匿去獄吏一二緣嵩指謾罵日嘻而不治職方氏
即爲迺公治鬼室公所止獄舍卑甚又久雨蛙黾分枕席
而臥久之應生乃當視獄從血肉中辨公別築室醫藥有
間相繼始公以杖瘡甚左腳短三寸叩叩距虛已得神採
更改室燥遂愈侍郎王學益與世蕃姻親聞之恚謂何用
我爲且累之言元宰若言敵奈何即不遠令苦地下亦令
苦地上而更相席哉風尚書求其主尚書知爲應生也難
之人或謂生且遜謝亡有應生喟然日夫夫也豈其以余
非人者益日夕候公自如移年期滿當報應生走尚書所
絮語謂公力爭之可得也母令天下有以言廷尉奈法日
數反尚書熟計主上自管三尺一日爭不勝而且謂我速
死邪謝應生第待之生退欲自具草採亦竟念其事乃已

而大臣畏播眾者詭云吾不敢以身益主上過母恐然輩
語上矣公且死囑家人藏血三年而碧者即地下必有以
報應生

公有與少司寇吉陽何公四札當公下獄時鳳洲先生以
橐饋獲侍公從容談笑謂鳳洲雷銓有三君子鄭公曉吾
所師楊公豫孫吾所友何公遷吾師友之間吾即死以累
足下不者三君子可不朽也而楊公用中丞奉鄭公用大
司寇卒於里蓋十二週而公得贈秩易名專祠錄後而何
公亦老且死矣不朽之託唯鳳洲與華亭先生終之人固
不可無年哉

公每當出朝審諸內臣士庶夾道擁視共指日此天下義
士也又指其三木竊歎日奈何不以此囊嵩頭而囊楊公
邪

楊忠愍公集卷五

事略

四

知服齋

公將臨難時司業王材爲公請於嵩日人言藉藉謂繼盛
且不免公不憂萬世邪嵩日行且卜之王司業日卜之人
乎卜之鬼乎夫人則奚卜也嵩復令其子世蕃謀之胡植
鄒懋卿懋卿日此養虎自遺患也植亦言不可嵩意遂決
乃以張經李天寵疏覆奏附公名於尾上覽之謂江南釀
寇遺患遂下旨行刑是歲論大辟當刑者凡百餘人詔決
九人而公與焉蓋殺諫臣自此始由是天下益惡嵩父子
矣

公既下獄賊嵩屢設計謀必欲置之於死會張經總督江
南軍務討倭趙文華屢趨經進兵經恐洩師期不以告文
華怒劾經養寇失機疏方上經大破倭於王江涇自有倭
患來此爲戰功第一文華乃據其功謂已與巡按胡宗憲
督師所致遂逮經及其巡撫李天寵等下獄經疏言臣任

總督半載停斬五千乞賜原宥不納嵩知帝必殺經乃以
公名附經疏尾覆奏遂同日斬於西市天下其冤之
公之死也總督侍郎王忬常銜痛焉其子世貞素從公遊
又爲之經紀其喪弔以詩嵩因此深憾忬世蕃嘗求古書
於忬忬有臨幅類真者以獻世蕃知之益怒會灤河之警
鄆懋卿乃以嵩意爲草授御史方輅令劾忬嵩即擬旨逮
繫爰書具刑部尚書鄭曉擬謫戍奏上竟以邊吏陷城律
棄市噫忬之痛公原出至性而嵩之殘害忠良豈徒及於
公哉

案公軼事與諸名臣先後劾嵩事實最夥難以悉詳茲
特錄其著於史書與本集各傳內有關會者亦聊以備
見聞而已

附錄賊嵩父子削籍伏誅案

楊忠愍公集卷五 事略

五 知服齋集

賊嵩父子殘害忠良古今其憤凡讀忠愍公傳者
皆口誅筆伐唾罵遙加必欲得其死狀而後快心
今特將削籍伏誅事略附錄於
此以備天下後世之公論焉

明世宗肅皇帝自嘉靖二十一年宮婢之變即徙居西苑
萬壽宮大臣希得進見惟嵩獨承顧問御札一日或數下
雖同列不獲聞以故嵩得逞志徧引私人居要地帝亦寢
厭之而漸親徐階會階所厚吳時來張紳董傳策各疏論
嵩帝雖繼言者然心不能無動初帝所下手詔語多不可
曉惟世蕃一覽了然答語無不中又陰結內侍纖悉馳報
報必重資故每事必先有以待及嵩妻歐陽氏死世蕃居
喪不得入直惟所代票擬嵩每遣人持問世蕃值其方縱
淫樂不以時答嵩自爲之往往失指所進青詞又多假他
人手不能工以此積失帝歡會嘉靖四十年西苑萬壽宮
災嵩請徙南城離宮南城者英宗爲大上皇時幽錮所也

帝不悅而階營新宮甚稱旨帝眷益移未幾入方士藍道
行言欲逐嵩御史鄒應龍避雨內侍家偵知之遂上疏劾
世蕃數其通賄賂行諸不法狀因及嵩植黨蔽賢溺愛惡
子且日如臣言不實願斬臣首懸之榮竿以謝世蕃父子
帝覽疏心動遂罷嵩逐之歸下世蕃於獄擢應龍通政司
參議鄆懋卿等因行金監道行令其委罪徐階道行大言
日除貪官自是皇上本意糾貪罪自是御史本職何與徐
閣老事懋卿等懼乃囑法司量坐世蕃贓銀八百兩擬罪
上請於是成世蕃於雷州衛子嚴鵠嚴鴻及其爪牙羅龍
文牛信等分戍邊遠衛家人嚴年錮獄追賊鄆懋卿亦尋
以朋比奸賊罷職逮獄旋復遣戍自是坐姦黨者數十人
黜謫有差世蕃未達雷州至南雄而返龍文亦逃伍潛住
歙縣藏匿亡命刺客一日被酒大言日要當取應龍與徐

楊忠愍公集卷五 附案

六 知服齋集

閣老頭以雪此恨階間之厚爲備嵩久之亦間驚日兒誤
我多矣幸聖恩善歸汝雖行戍猶在枕席上久可望赦若
作此舉只如武元衡故事橫屍都門上方眷階厚陞應龍
官一震全族沉矣初階之入政府也肩隨嵩者且十年世
蕃又多行無禮階俱曲忍方應龍上疏罷嵩時階復往謁
慰藉甚嵩喜頓首謝世蕃亦盡出妻子相託階歸其子密
啟日大人受侮已極此其時矣階僞罵日吾非嚴氏不至
此負心難爲人將不食吾餘嵩遣所親探之語如前蓋階
亦知上猶戀嵩未能即割也嵩即歸階書問不絕久之世
蕃亦忘舊事謂徐老不我毒也乃鳩工大治館舍勢欲益
橫陰賊彌甚先是巡撫御史林潤既劾鄆懋卿等知仇
在必報會袁州推官郭謙臣以公事過嵩里嵩方鳩工治
第其僕爲督諫臣至箕踞不起役人復戲以瓦礫擲之諫

臣亦不禁乃將嵩亭具揭於潤潤乃上疏言臣巡視上江
備訪江洋盜賊多人逃軍羅龍文家龍文卜築深山乘軒
衣蟒有負險不臣之志推嚴世蕃為主事之世蕃自罪謫
之後愈肆克頑日夜與龍文毀謗朝政搖動人心近者假
治第聚眾至四千人道路洶洶咸謂變且不測乞早正刑
章以絕禍本疏入詔以世蕃龍文即付潤逮捕至京潤下
郭諫臣捕世蕃徽州府推官栗祚捕龍文自駐九江勒兵
以待均捕得之解京繫獄潤因論袁州府詳吳嚴氏諸暴
橫狀復上疏略曰世蕃罪惡積非一日任彭孔爲主謀羅
龍文爲羽翼惡子嚴鶴嚴鴻爲爪牙占會城廩倉吞宗藩
府第奪平民房而又改釐視之宮以爲家祠鑿穿城之池
以象四海直闢橫隘設宇懸鐘雖然朝堂之規模也袁城
之中列爲五府南府居鵠西府居鴻東府居紹慶中府居
紹庠而嵩與世蕃則居相府招四方之亡命爲護衛之壯
丁森然分封之儀度也總天下之貨寶盡入其家世蕃已
踰天府諸子各冠東南雖豪僕嚴年謀客彭孔家資亦稱
億萬民窮盜起職此之由而曰朝廷無如我富粉黛之女
列屋駢居衣皆龍鳳之文飾盡珠玉之寶張象牀圍金帳
朝歌夜絃宣淫無度而曰朝廷無如我樂甚者畜養廝徒
招納叛卒旦則伐鼓而聚暮則鳴金而解郭甯三劉相誼
洪斗段回等數十百人明稱官舍出沒江廣劫掠士民其
家人壽二銀一等陰養刺客昏夜殺人誘人子女奪人金
錢半歲之間事發者二十有七而且包藏禍心陰結典橫
在朝則爲甯賢居鄉則爲宸濠以一人之身而總羣奸之
惡雖赤其族猶有餘辜嚴嵩不顧子未赴伍朦朧請移近
衛既奉明旨居然藏匿以國法爲不足遵以公議爲不足

楊忠愍公集卷五 附案 知服齋

世蕃稽稔惡有司受詞數千盡送交嵩嵩閱其詞而處分
之尚可諉於不知乎既知之又縱之又曲庇之此臣謂嵩
不能無罪也疏入帝怒詔下法司訊狀世蕃猶抵掌曰任
他燎原火自有例海水乃聚其黨竊議自謂賄字自不可
掩然非上所深惡惟眾眾通倭之說得諛言官使削去而
故填楊沈下獄爲詞則上必激而怒上怒乃可脫也謀既
定乃令其黨揚言之刑部尚書黃光昇左都御史張永明
大理寺卿張守直亦以爲然依其言具稟詣徐階所議之
階固已豫知姑問稿安在吏出懷中以進閱畢曰法家斷
案良佳延入內庭屏左右語曰諸君子謂嚴公子當死乎
生乎曰死不足贖曰然則此案將殺之平生之乎曰用楊
沈正欲抵死階徐曰別自有說楊沈事誠犯天下公怒然
楊以計中上所諱取特旨沈階入招中取旨旨皇上英明
豈肯自引爲過一入覽疑法司借嚴氏歸過於上必震怒
在事者皆不免嚴公子賄款段出都門矣眾愕然請更議
階曰稍遲事且洩從中敗事者必多事且變今當以原疏
爲主而闢發眾眾本謀以試上意然須大司寇執筆謝不
敢當羣以讓階階出一幅於袖中日擬議久矣諸公以爲
何如眾皆唯唯階日前囑攜印及寫本吏同至甯忘之乎
皆曰已至即呼入扇戶令疾書用印封識而世蕃不知也
竊自喜計行謂龍文曰諸人欲以爾我償楊沈命奈何龍
文不應執其手曰語曰且豐飲不十日釋縲纆善歸上因
此念吾父別有恩命未可知雖然先取徐階首當無今日
吾父養惡故至此今且歸矣用前計未晚誰謂阿儂智者
龍文喜問故曰第俟之已而階改疏上但言其逆歸僭侈
狀且曰逆賊汪直徽州人與羅龍文姻舊遂投金十萬於

楊忠愍公集卷五 附案 知服齋

世蕃擬爲授官兇藩典模陰冀非常世蕃納其賄爲護持
向非聖神威斷或徒或誅則貽憂宗社矣世蕃罪權髮難
數陛下曲赦其死誦戍邊衛不思引咎輒自逃歸羅龍文
招集汪直餘黨謀與世蕃外投日本世蕃班頭牛信者徑
自山海棄伍北走擬誘北寇相爲響應臣按世蕃所坐死
罪非一而殿望排上尤爲不道罪死不赦上覽疏曰此逆
情非常爾等第述潤疏一過何以示天下其會都察院大
理寺錦衣衛鞫訊具實以聞命下階袖之出長安門法司
官俱集階略問數語速至私第具疏以聞世蕃雖善探亦
不得知也疏中極言事已勘實其交通倭寇潛謀叛逆具
有顯證請亟正典刑以洩神人之憤上從之命斬世蕃龍
文於市二人間相抱哭家人請寫遺書謝其父不能成一
字都人間之大使各相約持酒至西市看行刑既而籍嵩
家得銀二百五萬五千餘兩其珍異充斥踰於天府嵩無
所歸踽踽涼涼依人爲計後寄倉墓舍歷受苦磨以惡疾
死噫嵩以昔闢庸材贖貨嗜利賴其子世蕃巧詐陰賊迎
合上意遂以朋好比黨盜竊寵靈凡二十餘載朝中正大
之士幾爲之殘害一空及至罪惡貫盈事機敗露不特黨
類殲除且至梟首籍家靡有死所爲萬世唾罵而忠愍公
諸人以鋤奸盡義旋受褒揚廟食萬世忠義之氣至今猶
生可見上天福善禍淫之道自有昭昭不爽者豈可以一
時成敗而論英雄哉

明史本傳

楊繼盛字仲芳容城人七歲失母庶母妬使牧牛繼盛經里塾觀里中兒讀書心好之因語兄請得從塾師學兄曰若幼何學繼盛曰幼者任牧牛乃不任學耶兄言於父聽之學然牧不廢也年十三歲始得從師學家貧益自刻厲舉鄉試卒業國子監徐階亟賞之嘉靖二十六年登進士授南京吏部主事從尚書諱邦奇遊覃思律呂之學手製十二律吹之聲畢和邦奇大喜盡以所學授之繼盛名益著召改兵部員外郎俺答躡京師威甯侯仇鸞以勤王故有寵帝命鸞為大將軍倚以辦寇鸞中情怯畏寇甚方請開互市市馬冀與俺答講卒無戰鬪固恩寵繼盛以為鸞恥未雪遽議和示弱大辱國乃奏言十不可五謬大略為互市者和親別名也俺答蹂躪我陵寢虔劉我赤子天下大讐也而先之和不可一往下詔北伐天下曉然知聖意日夜征繕助兵食忽更之日和失信於天下不可二以堂堂中國與之互市冠履倒置不可三海內豪傑爭磨礪待試一旦委置無用異時欲號召誰復興起不可四使邊鎮將帥以和議故美衣煖食弛懈兵事不可五往時邊卒私通境外吏率裁禁令乃導之使與通不可六盜賊伏莽徒偪國威不敢肆自今知朝廷畏怯睥睨之漸必開不可七俺答往歲深入乘我無備故也倘之一歲以互市終彼謂國有人乎不可八或俺答負約不至至矣或陰謀伏兵突入或今日市明日復寇或以下馬索上德不可九歲帛數十萬得馬數萬匹十年以後帛將不繼不可十議者曰吾

楊忠愍公集卷末 本傳

知服齋宋

外為市以羈縻之而內修我甲兵此一謬也夫寇欲無厭

其以累終明甚苟內修武備安事羈縻曰吾陰市以益我馬此二謬也夫和則不戰馬將焉用且彼甯肯與我良馬哉曰市不已彼且入貢此三謬也夫貢之賞不貲是名美而實大損也曰俺答利我市必無失信此四謬也吾之市能盡給其眾乎能信不給者之無入掠乎日佳兵不祥此五謬也敵加己而應之何佳也人身四肢皆癰疽毒日內攻而憚用藥石可乎夫此十不可五謬明顯易見蓋有為陛下主其事者故公卿大夫知而莫為一言陛下宜奮獨斷悉按諸言互市者發明詔選將練兵不出十年臣請為陛下竿俺答之首於藁街以示天下萬世疏入帝頗心動下鸞及成國公朱希忠大學士嚴嵩徐階呂本兵部尚書趙錦侍郎聶豹張時徹議鸞攘臂言曰豎子目不視寇宜其易之諸大臣遂言遣官已行勢難中止帝尚猶豫鸞復進密疏乃下繼盛詔獄貶狄道典史其地雜番俗罕知詩書繼盛簡子弟秀者百餘人聘三經師教之鸞所乘馬出婦服裝市田資諸生縣有煤山為番人所據民仰薪二百里外繼盛召番人諭之咸服日楊公即須我曹穹帳亦舍之况煤山邪番民信愛之呼曰楊父已而俺答數敗約入寇鸞奸大露疽發背死戮其屍帝乃思繼盛言稍遷諸城知縣月餘調南京戶部主事三日遷刑部員外郎當是時嚴嵩最用事恨鸞凌己心善繼盛首攻鸞欲驟貴之復改兵部武選司而繼盛惡嵩甚於鸞且念起舊籍一歲四遷官思所以報國抵任甫一月草奏劾嵩齋三日乃上奏曰臣孤直罪臣蒙天地恩起擢不次夙夜祗懼思圖報稱蓋未有急於請誅賊臣者也方今外賊惟俺答內賊惟嚴嵩

楊忠愍公集卷末 本傳

知服齋宋

未有內賊不去而可除外賊者去年春雷久不聲占日大臣專政冬日下有赤色占日下有叛臣又四方地震日月交食臣以爲災皆嵩致請以嵩十大罪爲陛下陳之高皇帝罷丞相設立殿閣之臣備顧問視制草而已嵩乃儼然以丞相自居凡府部題覆先面而後草奏百官請命奔走直房如市無丞相名而有丞相權天下知有嵩不知有陛下是壞祖宗之成法大罪一也陛下用一人嵩曰我薦也斥一人曰此非我所親故罷之陛下宥一人嵩曰我救也罰一人曰此得罪於我故報之伺陛下喜怒以恣威福羣臣感嵩甚於感陛下畏嵩甚於畏陛下是竊君上之大權大罪二也陛下有善政嵩必令世蕃告人曰主上不及此我議而成之又以所進揭帖某刻行世名曰嘉靖疏議欲天下以陛下之善盡歸於嵩是掩君上之治功大罪三

楊忠愍公集卷末 本傳

知服齋

也陛下令嵩司票擬蓋其職也嵩何取而令子世蕃代擬又何取而約諸義子趙文華輩羣聚而代擬題疏方上天語已傳如沈鍊劾嵩疏陛下以命呂本本即潛送世蕃所令其擬上是嵩以臣而竊君之權世蕃復以子而盜父之柄故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是縱姦子之僭竊大罪四也嚴劾忠嚴鷓乳臭子目未嘗一涉行伍嵩先令劾忠冒兩廣功授錦衣所鎮撫矣劾忠以病告鷓襲兄職又冒瓊州功擢千戶以故總督歐陽必進躡掌工部總兵陳圭游統後府巡按王如桂亦驟亞太僕既藉私黨以官其子孫又因子孫以拔其私黨是冒朝廷之軍功大罪五也逆鷓先已下獄論罪賄世蕃三千金薦爲大將鷓冒禽哈喇兒功世蕃亦得增秩嵩父子自誇能薦鷓矣及知陛下有疑鷓心復互相排詆以泯前迹鷓勾賊而嵩世蕃復勾鷓

是引背逆之姦臣大罪六也前俺答深入擊其情歸此一機也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於嵩嵩戒無戰及汝夔逮治嵩復以論救給之汝夔臨死大呼曰嵩快我是悞國家之軍機大罪七也郎中徐學詩劾嵩革任矣復欲斥其兄中書舍人應豐給事厲汝進劾嵩請典史矣復以考察令吏部削其籍內外之臣被中傷者何可勝計是專黜陟之大柄大罪八也凡文武遷擢不論可否但衡金之多寡而界之將弁惟賄嵩不得不賂削士卒有司惟賄嵩不得不賂尅百姓士卒失所百姓流離臣恐今日之患不在境外而在域中是失天下之人心大罪九也自嵩用事風俗大變賄賂者薦及盜跖疏拙者黜遠夷齊守法度者爲迂疏巧彌縫者爲才能勵節介者爲矯激善奔走者爲練事自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今日者蓋嵩好利天下皆尚貪嵩

楊忠愍公集卷末 本傳

知服齋

好諛天下皆尚諛源之弗潔流何以清是蔽天下之風俗大罪十也嵩有是十罪而又濟之以五奸知左右侍從之能察意旨也厚賄結納凡陛下言動舉措莫不報嵩是陛下之左右皆賊嵩之閒諜也以通政司之主出納也用趙文華爲使凡有疏至先送嵩閱竟然後入御王宗茂劾嵩之章停五日乃上故嵩得展轉遮飾是陛下之喉舌乃賊嵩之鷹犬也畏廠衛之緝訪也令子世蕃結爲婚姻陛下試詰嵩諸孫之婦皆誰氏乎是陛下之爪牙皆賊嵩之爪葛也畏科道之多言也進士非其私屬不得預中書行人選推官知縣非通賄不得預給事御史選既選之後入則杯酒結歡出則餽饋相屬有所愛憎授之論刺歷俸五六

有如徐學詩之輩亦可懼也令子世蕃擇其有才望者羅置門下凡有事欲行者先令報嵩預爲布置連絡蟠結深根固蒂各部堂司大半皆其羽翼是陛下之臣工皆賊嵩之心膂也陛下奈何愛一賊臣而忍百萬蒼生陷於塗炭哉至如大學士徐階蒙陛下特擢乃亦每事依違不敢持正不可不謂之負國也願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好或召問裕景兩王或詢諸閣臣重則置憲輕則勒致仕內賊既去外賊自除雖倚答亦必畏陛下聖斷不戰而喪膽矣疏入帝已怒嵩見召問二王語喜謂可指此爲罪密構於帝

帝益大怒下繼盛詔獄詰何故引二王繼盛曰非二王誰不愾嵩者獄上乃杖之百令刑部定罪侍郎王學益嵩黨也受嵩屬欲坐託傳親王令旨律絞郎中史朝賓持之嵩怒諫之外於是尚書何釐不敢違竟如嵩指成獄然帝猶未欲殺之也繫二載有爲營救於嵩者其黨胡棟鄢懋卿

楊忠愍公集卷六 本傳 五 知服齋

忱之日公不觀養虎者耶將自貽患嵩領之會都御史張經李天寵坐大辟嵩揣帝意必殺二人比秋審因附繼盛名並奏得報其妻張氏伏闕上書言臣夫繼盛誤聞市井之言尚狃書生之見遂發狂論聖明不卽加戮俾從吏議兩經奏讞俱荷寬恩今忽闕入張經疏尾奉旨處決臣仰惟聖德昆蟲草木皆欲得所豈惜一迴宸顧下垂覆盆僅以罪重必不可赦願卽斬臣妾首以代夫誅夫雖遠禦魘魅必能爲疆場效死以報君父嵩屏不奏遂以三十四年十月朔棄西市年四十臨刑賦詩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生平未報恩雷作忠魂補天下相與涕泣傳誦之初繼盛之將杖也或遺之蝮蛇膽卻之日椒山自有膽何蝮蛇爲椒山繼盛別號也及入獄創甚半夜而蘇碎齧怨手

割腐肉肉盡筋挂膜復截去獄卒執燈顧欲墜繼盛意氣自如朝審時觀者塞衢皆歎息有泣下者復七年嵩敗穆宗立卹直諫諸臣以繼盛爲首贈大常少卿諡忠愍子祭葬廕一子官已又從御史郝杰言建祠保定名旌忠贊曰語有之君仁則臣直當世宗之代何直臣多歟重者顯戮次乃長繫最卒者得貶斥未有苟全者然主威愈重而士氣不衰批鱗碎首者接踵而不可過觀其蒙難時處之泰然足使頑情知所興起斯百餘年培養之效也

行狀

楊忠愍公諱繼盛字仲芳其先小興州人也當洪武中州數患倭有詔盡徙其民內地而公之始祖百源者得保定之容城遂家焉百源有子述正又三世爲公王父青青生封兵部公富爲公父富有子三人公其季也始兵部公娶於曹而生公兄繼昌矣已復賸陳女生仲繼美久之曹復舉公公始就祿祿有奇質兵部公居恆謂人曰日者言吾

楊忠愍公集卷末 行狀 六 知服齋

門當驟大豈是子也耶公僅七歲而母曹捐館陳女如日夷公於豎使牧公飯牛牛肥踰年從牧所以閒往里塾觀里中兒誦讀指遜而心好之歸謂兄請得受里塾學兄曰若幼何學公粲然曰夫幼者任牧牛乃不任學兄言於兵部公奇而聽之學公竟學然不廢牧也十餘歲而兵部公亦捐館久之兄坐邑賦踐更公遂往代至十三而從師受經爲舉子業漸有聲十八補邑諸生踰冠讀書於邑寺僧舍自勵刻苦恆讀至夜分燈且盡瞑坐而思屬文會天寒無下襦遠屋行且溫誦日所肄令脛以上微煖得稍假寐五鼓起汲水手凍屬於纒呵之乃解其明年春諸僧病疫且甚同舍生俱亡去公獨日吾去僧誰爲治湯藥者乃吾

死僧矣則爲之親爨事問醫調藥餽僧以次愈而兄病疫亦作報至公於是奔波歸日夜不解衣而扶持亦愈時人異之爲語曰疫無鬼以爲不信視楊氏子公既爲諸生數從有司薦不利家益貧然益以勤苦其術業益進遂舉庚子鄉試明年辛丑下第歸當入太學公兄繼昌計以入太學當捐貲爲負笈費不可則乘公出而強公婦以八石穀廢著居廢著即廢居言貧賣與負也此以捐析居惡誤矣曰母溷乃公爲也公游太學再試居首爲名高故薦紳大夫遞館穀之稍稍具橐中裝而婦治農有天幸輒歲公竟事歸爲酒召其姻族奉兄觴日始弟所以默而從廢著者懼不勝負笈費爲兄累今幸有餘鏹足佐兄朝夕請得復從宇下繫可乎兄愧然許會復當計借有司以三十金爲公費公悉推兄使輪邊獲散官級日吾道近可徒也甲辰復下第再入太學時祭

楊忠愍公集卷末 行狀

知服齋

酒華亭徐公異公材爲指授經義甚悉公遂以又明年之丁未舉進士高第授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及與考功郎鄭公曉遊鄭公者素負鑒以裁一世士而獨愛重公謂人曰夫夫非吾所及也因爲公語古今成敗得失與國家章與大者公主事驗封而郎中以缺告驗封掌諸郡邑吏人肄事者公已夙鉤得其弊乃爲嚴登籍定序先後革冒替精誰何誰何者誰呵也驗封有何誰呵事其試吏毋得假手上下翕然稱服公既以曹事簡稍用其力詞章久而厭之而是時關西韓公邦奇爲兵部尚書韓公大儒公始從之而受樂三月而得其數乃謂韓公曰樂體於理而用於聲者也有器而後有聲夫器理所寄也乃購桐竹絲漆手製管相矣已製琴及瑟若簫笙壎篪之類諧而合奏之若一以復韓公公大悅曰技更進是乎居吾語汝吾欲制十二律之管管各

備五音七聲而成一調何如公退而凝思廢食寢者三日夢大舜坐投公以金鐘使之擊而謂之曰此黃鐘也公醒而汗忱若悟者起篝燈促復製管至明而成者六已而十二管成韓公撫膺高蹈曰得之矣始吾輯志樂而成九鶴飛舞於庭其應乃在子卯韓公既歸老語公樂不足以盡子吾爲子悉吾天文地理太乙六壬奇門兵陣之書而授子公乃徧習焉而會諸僚有講聖門之學者公又從講學人或謂此曹子什伍賣聲譽奈何中之公不顧曰道在人志日子不問夫商邱中誘而投火以得寶者耶庚戌秋倭大舉躡京師而南南中議發兵入援嘆嗒當往者公奮曰主辱臣死即無一兵從我丈夫獨身死單于巨會倭退之明年公滿三載考道由山東調曲阜孔顏氏廟徘徊於俎豆之間久之登泰山絕頂望雲氣慨然歎天體之不盡益有志於學以明年辛亥春抵吏部甫見即遷爲兵部車駕司員外郎時咸甯侯仇鸞以雲中騎勤王驟得兵政天子虛已聽之而侯鸞驕且內畏俺答請於一邊互市市馬侯鸞主之奏以中國幣帛議遣使公乃上疏條論其十不可五謬大略謂互市市馬者和親別名也寇踐躡我陵寢虐劉我赤子而先之和忘天下之大警其不可者一矣往北伐之詔下天下曉然知聖意日夜輸其兵食以助京師而忽更之曰和失天下之大信其不可二矣以天朝堂堂而下與俺答互市冠履倒置損國家之威重其不可三矣天下豪傑日夜磨厲其長技以待試而甘心於敵今謂國家厭兵無所用之曠豪傑效用之志其不可四矣庚戌之變天下頗講習兵事既久無故以和弛之使邊鎮美衣媮食而自肆懈天下修武之志其不可五矣往者邊臣私通官

楊忠愍公集卷末 行狀

知服齋

吏猶得以法裁之今導之使通其不勾結而危社稷者幾希開邊方通敵之門其不可六矣伏戎之莽在在之往者厭國威不敢肆今謂縣官惜而奉敵乃爾其何有於我開百姓不靖之漸其不可者七矣敵匪深入時我雖不敢逆一矢然彼知我無備也備之已半歲而互市終之彼謂我尚有人乎長俺答輕中國之心其不可者八矣敵狡詐出沒叵測我竭財力而輦之邊彼負約不至未可知也因互市而伏兵若吐蕃清水之盟未可知也或互市畢即人寇入寇矣而駕談它部我既無所攝問之未可知也或以下馬索上價或責我以他償或望我以苛禮未可知也墮套眾狡詐之計其不可九矣大約歲帛數十萬得馬數萬匹十年之後彼馬少而我帛亦不繼將何以善其後不爲國家深長之計其不可十矣凡爲謬說者有五不遇曰吾外假馬市以羈縻之而內實吾以修武備夫敵至無廢也至無恥也吾安能一一而應之是終兆釁也且吾果欲修武備而何所藉於羈縻此一謬也日吾乏馬吾藉此以資吾軍則又非也既和矣無事戰矣得馬將焉用之且彼安肯捐其壯馬而予我此二謬也日互市不已彼且朝貢夫至於朝貢而中國之捐資以奉敵益大矣此三謬也日敵既利我必不失信又非也夫中國之所開市者能盡給其眾乎不給則不能無入掠此四謬也日兵危道也佳兵不祥夫敵加於己而應之胡佳也人身四肢皆癩疽毒日內攻而憚用藥石可乎此五謬也夫此十不可五謬非唯公卿大臣知之三尺童子皆知之然而有爲陛下主其事者蓋其人內迫於國家之深恩而外懼敵之重勢內迫國家之深恩則圖倖目前之安以見效外懼敵之重勢則務中

楊忠愍公集卷末

行狀

九

知服齋葉

彼之欲以求寬然公卿大臣知而莫爲一言止之者止則身任其責而危開則人任其責而安陛下宜振獨斷發明詔悉按言開市者選將練兵警罪致討不出十年臣請爲陛下勒燕然之巔懸俺答之首於藁街以示天下萬世疏奏入上壯之下相嵩等八臣議咸唯唯侯鸞憤憤日豎子目不知兵宜其易之乃密疏云云上意遂中變下公錦衣獄就置訊公持論侃侃不屈獄具貶狄道縣典史狄道在陝西之臨洮山中其民不畏法而狄道令嚴重公不敢煩以事公請日余典史也不敢有他請請得從典史事令賢其意而許之公務益敬其職冬月受請讞竟暮弗倦臨洮民翕然稱楊公神明即監司以難獄猶豫者輒問楊典史云何不以及令也公少暇則進邑諸生爲講說文義大指諸生人人得意恨見公晚而公捐俸祿益之束贄買東山超然臺翦棘立書院以居諸生祀伏羲而下至周孔配以濂洛關閩諸賢秋道之有地故多回夷其子弟悉習梵典公召而約束焉爲立二經師而身誨其稍異者三十人諸生日益眾無從取食公乃集邑吏搜飛灑者伏糧得三十石而鬻所乘馬及婦張夫人服裝買民間最重賦地二千畝白於府以伏糧予之乃倣古井田意割授諸生父兄使畝入粟以給筆札及婚喪之費又買城西廢園使茹蔬而引洮河之水灌溉之地益以肥饒給諸生勝讀矣邑故有煤山生番制之不能開而仰給薪於二百里外公挾衛指揮單騎往召生番諭之咸服日楊公即須吾窟廬且舍而況此煤山邪邑遂不苦薪時有稱巡按御史使下邑責鬻禍者公持其人日御史無責禍也責禍即御史吾且得請之其人大窘郡守尉爲有解乃得脫去自是無來責邑禍

楊忠愍公集卷末

行狀

十

知服齋葉

者矣公之爲典史狄道將二年其吏民愛之呼楊父諸生或稱關西夫子而倭數敗約入寇侯鸞奸復露罪至族公言大讐天子思之稍遷山東諸城令之諸城月餘卽遷南京戶部主事之南戶部三日而遷刑部湖廣司員外郎道復調兵部武選當是時相嵩最用事惡侯鸞刺骨而善公策以不得立貴之爲恨然天下之惡相嵩甚於惡侯鸞公始遷刑部卽欲移疾歸旣復調兵部則中夜起坐自詔曰天子遇我厚矣我何以報塞張夫人從旁笑曰君休矣且歸曰公曰何謂也張夫人曰夫一侯鸞而困公幾死今相嵩父子百鸞也公何以報爲休矣且歸曰公霍然大悟曰吾乃今而知所以報也於是日夜密具疏謀論相嵩抵任之十二日而疏成爲癸丑元日將上之會上方怒諸給事有所行遣公已抵門門矣起出更十五日而齊齋三日乃

楊忠愍公集卷末

行狀 知服齋

上疏其辭曰臣先因阻馬市罪應下獄逆鸞威屬問官銀錄必欲置臣於死陛下特寬其罰不二年間復至今職夫以孤直罪臣天地隆恩不死逆鸞之手而又遷轉如此之速則自今已往之年皆陛下再賜之年而臣身亦陛下再生之身也臣夙夜祗懼思所以捨身圖報蓋未有急於請誅賊臣者方今在外之賊惟俺答爲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爲最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剿絕俺答之先且嵩之罪惡貫盈禍人共憤徐學詩沈鍊王宗茂等常劾之矣然止皆言嵩貪污之小而未嘗發其僭竊之罪嵩之奸佞又善爲掩飾之巧而足以反誣言者之非陛下之仁恕又冀嵩之感恩而歸於正故嵩猶得竊位至今爲嵩者乃日懼言者之多而益密其彌縫卒於得陛下之雷而愈無忌憚眾惡俱

備四端已絕幸賴陛下誠敬格於皇天天心仁愛屢示災變以警去年春雷久不聲占云大臣專政夫大臣而專政孰有過於嵩者又冬日下有赤色占云下有叛臣凡心不在君而背之者皆叛也夫人臣而背君又孰有過於嵩者如各處地震與夫日月交食之變其災皆當應賊嵩之身乃日侍左右而不覺上天仁愛警告之心亦恐怠且孤矣不意陛下聰明剛斷乃甘受嵩欺人言不見信雖上天示警亦不省悟以至於此也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十大罪爲陛下陳之我太祖高皇帝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故載諸祖訓有日以後子孫作皇帝時臣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其爲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爲輔臣儼然以丞相自居挾陛下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

楊忠愍公集卷末

行狀 三 知服齋

題覆先面稟而後敢起橐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指使絡繹不絕一或少違顯禍立見及至失事又駕罪於人是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而無丞相之責天下知有嵩而不知有陛下此壞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僭除嵩一以票木自任遂竊威福之權陛下用一人嵩卽先謂之日我薦之也及黜一人嵩又號於眾曰此人非我所親故罷之陛下宥一人嵩卽謂之日我救之也及陛下罰一人嵩又號於眾曰此人得罪於我故報之嵩竊陛下之喜以市己之恩假陛下之怒以彰己之威所以羣臣感嵩甚於感陛下畏嵩甚於畏陛下臣不意陛下之明斷乃假權於賊手如此此竊君上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事君之忠也書

日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日斯
謨斯猷惟我后之德人臣不敢彰己之能以與君爭功如
此陛下苟有一善嵩必令子世蕃傳於人日上故無此意
我議而成之又將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彙行爲書名
曰嘉靖疏議欲使天下後世謂陛下所行之善盡出於彼
而後已也人臣善則稱君之忠果若此乎此掩君上之治
功三大罪也陛下之令嵩票本蓋取君逸臣勞義也嵩何
所取而令子世蕃代票又何所取而約諸義子趙文華等
羣會而票擬屢更數手機密豈不漏泄所以題疏方上滿
朝紛然已知天語既下前講若合符契如錦衣衛經歷沈
鍊劾嵩疏陛下發大學士李本票擬本即使所善問世蕃
乃同趙文華擬票停當令文華袖入封進此人所共知也
即劾嵩之疏世蕃猶得票擬餘可知矣是嵩既以臣而竊

楊忠愍公集卷末 行狀

三

知服齋

君之權世蕃復以子而弄父之柄百官孰敢不服天下孰
敢不畏故今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此縱姦子之僭
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爲
輔臣乃爲壟斷之計欲令孫冒功於兩廣故先置伊表姪
歐陽必進爲總督姻親平江伯陳圭爲總兵御史黃如桂
爲巡按朋姦比黨請張爲幻先將長孫嚴效忠冒兩廣奏
捷功陞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造冊繳部
效忠告病乃令次孫嚴鵠襲替鵠又告併前效忠七首級
功加陞錦衣衛千戶今在職管事效忠與鵠皆世蕃參養
乳臭子也何嘗一日離左右而至軍卽至軍亦豈能一人
自斬七首級而假報戰功濫竊官爵以故歐陽必進得入
爲工部尚書陳圭託疾得掌後府黃如桂得驟遷太僕寺
少卿是嵩既竊陛下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

故顯拔其私黨此備既作倣效成風將應奎等令子冒功
杖死遣戍皆嵩有以倡之也夫均一冒功也在蔣應奎等
貪冒科道則劾之在嵩貪冒人所共知科道乃不敢劾嵩
積威足以箝天下之口可知矣此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
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貪虐論革嘉靖二十九年大同帥
張達等敗沒正俺答竊伺之時使嵩少有爲國家之心豈
肯用此債帥以寄干城而世蕃乃受鸞銀三千兩指逼兵
部薦爲大將乃鸞冒哈丹兒軍功世蕃亦藉以陞陝嵩父
子於時嘗自誇以爲有薦鸞之功矣及鸞勢出嵩上反肆
凌侮故嵩嘗自歎以爲引虎遺患後又知陛下有疑鸞之
心恐其敗露連累始互相誹謗以泯初黨之跡以蔽陛下
之明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以敢肆者恃有嵩在終而嵩
與逆鸞之所以相反者知陛下有疑鸞之心故自是勾賊

楊忠愍公集卷末 行狀

四

知服齋

背逆者皆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嵩與世蕃也進賢受上
賞進不肖受顯戮嵩之罪惡又出鸞之上矣此引背逆之
姦臣六大罪也俺答犯內地深入經時兵法擊其情歸此
一大機也而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於嵩嵩乃曰京師不
同勢敗於邊可掩也敗於京不可掩也且敵飽自退百故
汝夔傳令不戰及陛下逮治汝夔求救於嵩嵩又曰無恐
也吾爲密疏保若及汝夔臨刑而後知爲嵩所給乃大呼
曰嚴嵩誤我矣是嵩以不戰給國而以死給汝夔也此誤
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黜陟者人君之大權非臣下所得
專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革任爲民
矣嵩於考察京官之時逼令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
應豐罷黜荷蒙聖明洞察畱用夫應豐乃陛下供事內廷
之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之臣遭其毒手者又

何可勝數邪戶部都給事中蕭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降
爲典史矣嵩於考察外官之時復逼吏部將汝進罷黜汝
進言官也縱言不當陛下既降其官矣其爲典史則無過
可指也嵩乃以私怨黜罷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
者又何可勝數邪夫考察大典也陛下持之以激勵天下
之人心賊嵩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
八大罪也今府部之權皆撓於嵩矣而吏兵二部大利所
在尤其所專王者嵩於文武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
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國爲心惟日以賄嵩爲
事將官既納賄於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
失所有司既納賄於嵩不得不濫取於百姓所以百姓多
至流離利歸一人毒徧天下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皇
上雖屢加撫卹之恩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哉如是臣恐

楊忠愍公集卷末

行狀

五

知服齋集

天下之患不在邊徼而在域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
也先朝風俗淳厚近古自逆瑾用事始一少變至嵩爲輔
臣諂諛欺君貪污率下通賄慝勲者貪如盜蹠而亦薦用
奔競疏拙者廉如夷齊而亦罷黜守法度者以爲固滯巧
彌縫者以爲有才勵節介者以爲矯激善奔走者以爲練
事卑污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從古風俗
之壞未有甚於此時者究其本源嵩先好利天下所以皆
尚乎貪嵩先好諛天下所以皆尚乎諛源之不潔流何以
清風俗不正而欲望天下之治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
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陛下之聰明而若不知
者陛下待臣子之心出於至誠賊嵩事陛下之姦入於至
神以至神之姦而欺至誠之心無怪乎墮其術中而不覺
也臣請更以嵩之五姦言之知陛下之意向者莫過於左

右侍從嵩欲託之以伺察聖意先用重賄結納於陛下一
言一動無不報嵩報則酬以重賞凡聖意所愛憎舉錯嵩
皆預知故得遂其逢迎之巧以悅陛下之心陛下悅嵩之
能盡合而謂之才不知其先有人以通之也是陛下之左
右皆賊嵩之開謀其姦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阻塞
天下言路故合義子趙文華爲通政使凡疏到文華必將
副本送嵩與世蕃先閱而後進疏內情節嵩皆預知少有
干涉卽爲彌縫間御史王宗茂劾嵩之疏文華停雷五日
方上故嵩得以展轉捭飾是陛下之納言乃賊嵩之警犬
其姦二也嵩既內外彌縫周密所畏者廠衛衙門緝訪之
也嵩則令世蕃將廠衛官籠絡迫結姻親夫既與之親又
豈忍發露其惡不然嵩籍江西去京四千餘里而結親於
此欲何爲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遂其掩飾之計耳陛下

楊忠愍公集卷末

行狀

六

知服齋集

試詰嵩諸孫所娶者誰女立可見矣是陛下之爪牙乃賊
嵩之爪葛其姦三也廠衛既已親矣所畏者科道言之也
嵩於進士之初非私屬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
非通賄不得與給事御史之列考選之時又擇熟輒圓融
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既選之後或人拜則雷其飲酒或
出差則爲之餞贖或心有所愛憎則授之論刺爲嵩使令
至五六年無所建白卽陞京堂方面夫受嵩之恩既如此
附嵩之效又如彼以故科道諸臣甯忍於負陛下而不敢
忤於權臣也是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其姦四也科
道雖入其籠絡而部臣如徐學詩之類者亦可懼也嵩又
令子世蕃將各部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接之鄉里
或託之親識或結爲兄弟或招爲門客凡部中有事欲行
者先報世蕃故嵩得預爲之布置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

報世蕃故嵩得早爲之斥逐連絡蟠結深根固蒂合爲一黨互相倚附各部堂司大半皆嵩心腹陛下自思左右心腹之人果爲誰乎此真可爲流涕者也是陛下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其姦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姦以彌縫之五姦一破則十罪立見陛下何不忍割愛一賊臣願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往返一萬五千餘里道塗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惡家業零落卒復令官僅將一月臣雖至愚非不知與時浮沉可圖報於他日而願履危冒險攻難去之臣覬難成之功取必至之禍哉願陛下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陛下沉臣狂直成性忠義鬱結每恨壞天下之事者惟逆鸞與嵩嵩已極死獨嵩尚在嵩之姦惡又倍於鸞將來爲禍更甚舍此不言更無可以報陛下者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姦或召問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重則置之憲典以正國法輕則諭令致仕以全國體賊臣既去豪傑必出賞罰既明軍威自振俺答畏陛下之聖斷知中國之有人將不戰而奪其氣聞風而喪其膽矣內賊去外賊除其致天下之太平何有疏奏入上志公懃相嵩方以它事得上意構公復下錦衣獄詰公何自引二王公對曰非二王疇不懼嵩者且王家事渠甯不憂爲嵩敗邪獄具詔杖至百有遺公蚌蛇膽謂服之可以禦杖公笑曰吾自有膽何蚌蛇爲卻之第飲一卮酒畢受杖送司寇獄公創甚至夜半而蘇獄吏內畏嵩屏去藥食公辟簪盪手破諸腐肉血稍稍起司寇當公詐傳親王令旨絞中外駭且怪以人臣阿私侮三尺不宜至此而郎史君坐稍持獄謫矣佐重公辟者侍郎王學益遷矣公以冬月行

楊忠愍公集卷六

行狀

十一

知服齋

論從容讀書不輟且曰丈夫會有死死分目天得無稔嵩之邪將奈國體何是時海內士大夫陰傳錄公疏至紙爲貴而公當出朝審諸中貴人夾道指日公勞以酒肉袖白金而遺之至柵道不得發公悉謝不受或謂中貴人是不齟齬若曹者曰楊公天下義士今得見之卒也卽齟齬固當而又竊指公三木歎曰奈何不以囊相嵩而囊楊公也上意且惜欲免之居二歲而獄有失律逮冬月行盡人藉藉謂公且不免有爲公居間相嵩者曰公不憂萬世邪相嵩曰吾行當救之且卜之其人復前說曰卜之鬼乎人乎夫人則奚卜也而胡植鄆懋卿曰不可公不覩夫養虎者邪乃自遺患相嵩者領之已更有蜚語聞上竟以十月晦論死公臨當赴義出所著年譜授其子應尾日後十年可開也復爲詩二章其一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生前未了事畱與後人補其二曰天王自聖明制度高千古生平未報恩畱作忠魂補蓋慷慨曼聲長嘯以沒公沒之七年而相嵩姦狀大露上采御史鄒君應龍言逐之歸戍其子世蕃又二年而御史林君潤白發世蕃大逆狀論棄市籍其家貲巨萬萬嵩削籍寄食於人以死又三年而天子崩遺詔褒錄諸死諫者吏部以公名居首贈太常少卿賜錄一子太學生無何用給事陳君瓚言賜公諡忠愍用御史郝君杰言賜祠公於保定額曰旌忠嗚呼國家之所以爲楊公者足矣當公再上疏再得罪以死天下稱公之忠痛公之冤而不知公之功實在社稷天下知先帝之怒公至侈其身而不知再用公之言以格嵩嵩之姦於後天下知今上仁聖數用言官言褒卹公而不知其陰體先帝之遺意嗚呼公可以含笑地下矣公生於正德丙子五

楊忠愍公集卷六

行狀

六

知服齋

月十七日歿於乙卯之十月晦春秋四十配張夫人胡邨處士杲女婉戀有志操嘗上書請代公死報聞丈夫子二長即應尾太學生娶教諭李君九泉女次應箕娶都御史王君遶女王君蓋爲兵部時聞公下獄慨然以女許聘者也而又有嘗許公婚而自悔匿避弗願去者令其人在不重悔恣然下汗邪天子旌公之明年而應尾謀改葬公持公所自著年譜徒步冰雪中八百里而謁世貞曰先子之沒嚮者實藁葬焉而未有誌銘也將渡江以請於少師華亭相公而藉吾子之狀爲先容不佞謝弗文應尾泣曰先子之遺意也不佞重謝弗敢蓋忠愍之沒相嵩實怒不佞而嫁於先君子有至痛焉應尾重泣曰不得子之狀無以辭於少師公也先子即死且不瞑既而王君以書來日子爲狀而乞誌銘於鉅公大賢忠愍公意也不佞弗獲已爲著狀而淚滂淫流弗已至於序錄公遇難事則大慟幾絕投筆者三矣其辭之不能次固宜也公所上劾相嵩疏傳人人國史記之不佞故直書其文而稍去其浮漫者於右隆慶戊辰冬十二月同年生吳郡王世貞謹撰

墓誌銘

公諱繼盛字仲芳別號椒山忠愍其諡也國朝之制非大臣不得與於易名公位下乃得諡者今皇上御極邇觀化源謂公死諫節甚偉宜尊顯以勵士大夫故奉遺詔贈公太常寺少卿廕子應尾爲國子生而特賜今諡其義則取諸危身奉上在國逢難云初公舉嘉靖丁未進士授南京吏部驗封主事師事大司馬苑洛韓公盡通其天文地理太乙壬奇兵陣之學名聲重一時辛亥遷兵部車駕員外郎當是時大將軍仇鸞驕然心憚敵欲利啖之以緩兵請

楊忠愍公集卷末 行狀

九 知服齋錄

與敵爲馬市有成議矣公上疏斥其不可者十辯其說之謬者五鸞因詆公撓邊計惑眾心詔錦衣衛逮公置訊獄具貶狄道典史踰年擢知諸城尋遷南京戶部主事又遷刑部員外郎調兵部之武選嘗獨居深念至夜分配張安人問其故公曰吾受上恩思有以報自安人日嚴相國方用事此豈君直言時邪公不應而心自計欲報恩其道莫如去姦人使不得亂政遂以癸丑正月疏論少師嚴嵩十罪五姦請召二王問狀公意以嵩在位久其黨羽布滿中外上即問必不肯言而今皇帝以明聖在東府冀一召問可盡得其實嵩更借以爲讒詔逮公訊所以引二王者公具對侃侃至斷指出脛不易詞詔杖公百送刑部獄郎史君朝賓議從輕比而其長貳皆嵩黨竟當公詐傳親王令旨絞公之將受杖也或遺之蚺蛇膽卻不受曰椒山自有膽或謂公勿怕公笑曰豈有怕打楊椒山者及繫刑部創甚吏畏禍莫敢脫公公乃自破篋盤刺右股出血數升已復手小刀割左股去其腐肉有觀者咸爲戰悚公顧自如在獄三年以乙卯十月晦死西市臨刑賦詩云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畱作忠魂補天下相與涕泣傳誦之嗚呼士方平居語及節義往往扼腕張眉目自謂能之一旦臨患害僅如毛髮輒心悸色變不敢出一語或走匿以規苟免有能自奮如其言者寡矣未有蹈必死而不懼者也偶出不意蹈一死及既脫率深自懲創毀方以爲圓又或自滿足不復肯爲危言正色者有矣未有慷慨激烈赴再死而不顧者也公始忤仇鸞偶不死奔走絕塞間稍稍微用去訊繫時無幾痛苦之狀宜猶在心目張安人所以語公與古牛衣之說亦何以異而公不懼不撓卒

楊忠愍公集卷末 誌銘

三 知服齋錄

直諫以殞其生此其視唐子方諸人且猶過之矧世碌碌者邪公死之歲刑部郎今藩參王君世貞爲求救於嵩所厚嵩曰行卜之其子世蕃不可而其黨鄢懋卿等亦相與爭日不殺某所謂養虎自貽患也故公竟死公死而地爲震者累年其後給事中今中丞吳君時來刑部主事今中丞張君紳太僕卿董君傳策相繼論嵩嵩又將殺之奏上地忽震先皇帝悟而止由此觀之精誠之至天地且爲之動矣嵩業已仇公等其必欲殺公不足怪彼黨嵩者獨何心哉夫其導嵩以殺公恐遺患也然公死七年先皇帝用御史今中丞鄒君應龍言罷嵩政逮世蕃謫戍嶺南又二年御史今中丞林君潤發世蕃逆狀詔棄市籍其家則夫所謂忠者果可以計免否也公死時應尾尚幼藩參君與其友吳君國倫徐君中行宗君臣倡諸縉紳經紀其後事

楊忠愍公集卷末 誌銘

三 知服齋

兵部主事今中丞王君選歸公喪且以女婚其次子由是諸君者相繼獲罪而藩參蒙禍尤酷今十有二年公既受恩卹於朝又以御史郝君杰請建祠保定賜額日旌忠諸君亦次第登用而嵩之黨則盡已斥逐嗚呼後之欲爲君子小人者可以鑒矣公先世小興州人洪武中有諱伯源者奉詔徙居容城傳四世至青青生贈兵部署員外郎富是爲公考公生於正德丙子五月十七日辰時年僅四十二子二長卽應尾次日應箕皆張安人所出昔歲甲辰公領鄉薦卒業國學子時爲祭酒奇公文因日與公爲講說經義與所以立身事君者公亦不鄙而聽之故子與公相知深公死子悲之倍於眾數謀於中丞王君視諸孤而且跋望於恩卹之及去年卒間未議然後所以悲君者獲少紓萬一焉某月某日應尾應箕改葬公定興縣東引邨之原

奉藩參君狀來徵銘子義不得辭也爲撫公大節俾歸而納諸墓中若公居家之行狄道之政詳具公所爲年譜及藩參君狀銘曰

萬物稟氣以爲命公生其中得厥正位卑身什益自奮君恩必報以死殉人心爲憤地爲震歲星一終天乃定羣姦漸滅主神聖易名建祠錫贈贈制詞前後相輝映嗟公一死重孰並我銘揭之爲世鏡

賜進士及第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制誥知經筵事國史總裁致仕華亭徐階撰

敕賜旌忠祠碑記 隆慶三年春月

今皇帝御宇首遵遺詔錄諸直諫臣生者敘用死者贈官祭葬錄其子有差於是兵部武選司員外容城椒山楊公得贈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廕一子應尾爲國子生薄海以內郊壘之眾與夫樵兒牧豎無不悲酸以爲先皇帝之明且仁能鑒公忠誠於憑几之夕也又莫不日新天子之孝且仁能急於繼先皇帝之志卹其遺忠於嗣服之初也乃商人白受采等奏願捐貲以祠公於都城弗報乃容城士民走上官欲祠公於其邑乃保定士民走上官欲祠公於其郡乃副使曹君金以其士民之意白巡撫都御史曹公禮出庫金一百二十兩界容城縣立祠旣給事中陳君

楊忠愍公集卷末 祠記

三 知服齋

續以證請則詔賜諡其日忠愍巡撫按御史郝公杰以祠請則詔賜祠其日旌忠嗚呼公之忠天下之達忠也其訟公之冤而欲得公以祭者蓋徹乎百世無論商賈暨其鄉人然則朝廷所以爲公者夫亦至矣書日表厥宅里樹之風馨嗚呼於公何有哉祠成將以某月某日奉公主卽祠

而血食焉。庶尾以余聞風於公，乃丐記其祠事。余心
詞公哉。當公之抗疏也，余正赴一試，與同志上虞陳君
紹都、句陳君珩、六七子曾文於、音寺之佛堂，各有從外
來者，謂公仗垂死且擬刑會中，一驚起，屏氣，余投筆曰：夫
如是將焉文，以我能執白麻往，記之二陳君曰：誠然，願尾
余姓名其明日，以草視二陳君。一陳君曰：聞當官業有持
獄者，其毋亟試而舉為之不愈。乃寢夫宜春之甘心於
公甯慮遺患哉，亦以懼夫繼公而。言者愚矣，愚矣，國家養
士二百年，深仁厚澤，濡濡海內，即不遠稽當議禮議獄之
時士之奮其間者，以百計其死，下老成所者踵相接，蓋
已消沮無纖悉氣矣。乃太僕西川楊公侍御關西楊公皆
以強諫起，至於宜春父子竊弄威柄，言者類獲重譴，卒不
能禁，在公九竭志盡詞，不遺餘力，斯所謂愈出而愈奇也。

楊忠愍公集卷末

知服齋

乾坤正氣在天為日月，風雷雨雪在地為江河。嶽鎮生則
為人，則為忠為孝為盛德，為大業，死則為神明。薄日月激
風霆和雨露，慘霜雪浩江河，峙山嶽誰為作之，誰為止之。
公即不在世間，而其震動天地，激勵人心，百世如生。余獨
以後死遭逢全盛，雨露不殊，枯榮異勢，嗚呼，余甚慙於公。
公赴義之詩曰：生前未了事，留與後人補。又曰：平生未報
恩，留作忠魂補。公以忠魂補，乃誠補矣。公之事定矣，余獨
後人幸一息尚存，則視公一息皆餘生恩矣。從報事矣，從
了故曰：余甚慙乎公，勉慎修履，庶幾哉貞婦無負白首，余
甚懼焉。余甚懼焉。公少也孤，即以忠義自許，初舉於鄉，入
太學，從事華亭徐公學文，乃遂見道。既舉進士，從事苑洛，
韓公學樂，乃遂知音。及謁闕里，過泰山，明義利生死之關，
而悟學無止法，適北事孔棘，誓掃邊塵，時仇鸞怙勢為開

馬市之議，力言其不可者，十為說諍者，五鑿鑿據經為據，
所中被撻降狄，道典史鸞誅四陞進武選司員外，公思國
家屢陞厚恩，欲舍身圖報，至秉燭獨坐，夜深不寐，乃感於
宜人之言，遂草疏列故相嚴嵩誤國十大罪，五大姦，比入
朝未浹旬也。疏上，天子動容，卒以嵩苟語，乃下於理中，以
引用二王之故，徧受諸杖，具不屈，遂被大杖，挺重獄，竟以
姦嵩曲計，附失律諸人，後概即命焉。冤哉，冤哉，刑而及於
諫臣，蓋今古未兩也。公精忠奇節，炳耀國史，然人能知公
之忠於劾嚴相，不知其阻馬市之議，為塞開邊大罅，人知
先皇帝之卒去嚴氏，而不知公之言先為之投種，人知今
天子之能即公不知危疑之際，賴公以發其好為有功於
朝廷如公者，忠莫忠焉，而具茲三偉功，厥祠宜永世，祠定
址於保定，從都君請也。費取諸官帑，合都御史曹公所界

楊忠愍公集卷末

知服齋

其歌曰：
名嶽降靈來，大行聰明正直剛。以方騎雲而下，三輔彭
秉節委質何相羊，奸諛得志越厥常。國是日非，寵賂彰
逆黨，扇福釁，啟疆駕，言馬市為國殃。公怒衝髮抗厥章，
中違憂患謫西羌，逆誅被詔服上，襄天子隆恩，不敢忘。
投身報主臣道常，稽首萬言慨以慷，嵩禍甚鸞何可長。
臣身不辭塗干將，天子動色心徜徉，奸臣膽落走且僵。
視死如飴氣彌揚，竟以形化返故鄉。臨義之音何瓊瓊，
披依五雲肝與腸，帝曰朕有遺直古忠良，何以旌之卜
其藏以葬，以祭泉壤光錫之祠宇，鎮北方。泥金有敕何
輝煌，魂兮豈不來洋洋。昔遊魂七陵，有假翼天路景
雲翔，逝如驚電掣天荒。北驩之人徒假假，公歸不歸歸

有龐儻獨有靈來清場間其風者氣復昌憑人萬古扶
綱常匪直也人獲其祥等河配獄久且長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敕提
督操江兼管巡江前吏刑工三科左右給事中僊居吳
時來撰

敕建旌忠祠碑記 隆慶四年八月

隆慶二年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郝杰言臣所部保定府
故贈太常少卿楊繼盛產地也其吏民爲請立祠哀死勤
生以詔永禋謹奏闕下候可上從之賜祠曰旌忠於是保
定守賈君洪繡閣故贖得前都御史曹公亨副史曹君金
何君東序捐公羨爲公葬祠未竟事有金若干因四倍之
卜地城西門外材鳩工埶地繩錡中三楹以居公像而兩
亭其刻公所爲二疏者翼庶重門壁而環之軒軒肅肅

楊忠愍公集卷末

祠記

三

知服齋

道路流涕於是確石爲碑以辭屬余余與公同舉進士而
心高其義爲之碑曰公諱繼盛字仲芳少時家貧嘗爲其
兄飯牛云然性嗜學不辭勤苦以就其業嘉靖丁未舉進
士授南京吏部主事地閒務簡遂以其餘力問典章於鄭
公曉論樂於韓公邦奇講聖賢之學於大儒先生已遷兵
部員外郎當是時寇薄都城方得氣去而威甯侯仇鸞驟
貴用事兵政屬焉鸞欲與敵通馬市以羈敵而固權公乃
抗疏論其十不可五謬大指謂馬市者和議之別名也非
國家所以內自完而警服狡寇之道也其弊必至於廢邊
防深敵師損國威不可以善後其說甚具中肯綮而逆於
鸞遂下錦衣獄貶爲狄道縣典史無何而鸞族誅乃即貶
所起公南京戶部主事三日而遷刑部員外郎改兵部員
外郎當是時分宜嚴亦誼公而惡鸞欲引公之重以自爲

也公間之笑曰去一鸞復就一鸞天下有烈士丈夫爲匪
人用者耶且天下苦公久矣毋使滋禍於是具疏數嚴大
罪十而陛下所以不知者以嵩有大姦五其道貞其行獨
其氣奮其詞深嚴而不浮剴切而詳明纍纍蓋數萬言夫
人情莫不嚮其所榮而厚其所知就其所便而不趨其所
苦公起顛顛還中朝嚴方自以爲功而公裁以大義歸身
於國襄者糜爛筆挺慘於錐鑿瘡癩未合而彈劾之章再
上頸可所舌不可斷身可殺心不可折非質忠性義有滄
勃糾纏於中而不可散解者耶使公疏而用海內早即祗
席之安朝廷晏如也而是時也嚴輒能移主上心遂復下
詔獄杖至百論死居二歲嘉靖乙卯十月晦而竟死西市
矣又七歲而嚴免遂不得良死又五歲而今皇帝奉遺詔
贈公太常少卿錄其子賜諡忠愍祠焉於戲休哉夫公所

楊忠愍公集卷末

祠記

三

知服齋

以報主上與主上之報公者豈不交厚耶人臣錄其朝頂
踵皆主恩也故不以君之謙不識而死其官所以報非以
求報也故曰公厚然論定於久而賞溢乎制亦不問事之
成不成而報忠優於報功故曰主上厚人謂先皇帝神鞠
靈誅卒戮大愆不爽而公以不辜先其禍痛憤何極然不
痛憤又何以章忠臣之節與先皇帝今上咨嗟崇獎之至
意哉故世必有大痛而後大快之斯公之所爲垂譽長久
者耶所爲祠者本發於二疏余故表公大節而略其他且
爲辭以侑神焉辭曰

流旭今日開照靈旂兮驅昏霾輪迴森兮左黔雷團元
氣兮惠來帝嘉女兮怛女撫女壯兮下土鸞天弓兮殪
天狼血含光兮注身幢載逢干兮與俱行青虬兮白螭
雲中兮邀嬉厲余鸞兮上谷滌余陽兮桑乾靈來兮不

來不來兮心悲彭咸參兮甚宏也靈番番兮肅然而來
下爲民正兮終古羌焉穆兮社而稷女

賜進士及第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建極殿大學士知制誥經筵實錄典誌總纂淮南李春
芳撰

賜進士出身榮祿大夫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致仕郡人高
耀書

賜進士第通議大夫前奉敕總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郡人孫慎蒙

總理紫荆等關保定等府地方兵備山東提刑按察司副
使朱卿保定府知府賈洪同知陳其愚通判馮惟敬張
燭管工通判薛侃推官蔣希孔清苑縣知縣龔斌縣丞
畢貴典史陸世賢同立石

楊忠愍公集卷末 祠記
祠堂碑記 萬曆八年夏月

夫國於天地與有立焉甯獨其法制具哉蓋必有忠貞敢
諫之臣能摘主閔權權奸力圖公室之安即九隕其身初
不爲回向易慮以成其義若是者蓋古今賴之當世廟時
忠愍楊公以車駕員外郎疏折勸李臣仇鸞請尉狄道亡
何鸞敗世廟心內直公一歲四遷至武選員外時分宜方
馮寵恣睢瀆朝政公欲因癸丑歲旦日會上狀席主即於
歲暮之塗次削草疾馳入京師余幸與公同曹晨從錦衣
後並騎道上行適前驛者至謂日當食詔罷習儀公因過
余邸舍故視之會元旦雪禮臣請更爲賀官家欲罪諸靈
臺占候郎適同曹主事陳君一松聞以巨語余因密請公
疏且緩入比銀臺亦以節假禁封草至望後三日公疏方
上言分宜罪狀十姦五可召問二王知之分宜因挾此爲

讓遂復遠錫衣衛詔獄而疏中言嚴嵩冒功事下曹覆奏

分宜子世蕃預爲覆草以授其黨江曹郎冕補屬主覆者
周曹郎冕周日嗟乎是可忍也余從翁益德恩周君謂覆

疏如所指獨不爲楊地即國例公論謂何於是周力陳其
冒功謂一世所共知并以分宜姦狀上聞已復逮周下獄

出爲民余亦以內批罷官公竟從吏訊赴西市嗟嗟以公
之才其卓犖閱偉無論其他即太乙王奇堪與兵陣諸家

書亦皆綜習居嘗議天下事豐豐若泉注其論論賜環後
藉令苟以世俗爲心即隱忍就列可立取通顯乃身再詔

獄斷指節出脛骨繼以割肉擢筋流血數升將卒猶賦詩
以見志非夫天植其忠能然哉顧余獨有感於世廟之明

以公之忠而竟陷死地豈非以奸臣柄事羅織成獄義難
自明而余願遇熙隆復起至今官迺知士所遇有卒有不

卒而於心固當不易云然世廟未載能分宜械其子棄市
并籍其家而公以遺詔贈二奉常廕一子賜祠額曰旌忠

即童稚至今談者猶切齒嚴氏豔慕公神明故士所自處
在彼不在此亦較然矣至於嚴黨既盡朝政潔齊迄於今

並稱熙隆雖由明良相得致然而公之忠貞能使天下國
家所恃以並立者益不可泯余故詳著之使世之瞻拜祠

下亦將有感於斯祠在邑庠之左督撫劉公應節孫公丕
揚督學傅君孟春賀君一柱兵憲高君文蔚王君琬徐君

學古知府劉君泮賈君仁元各捐金助之而知縣王子德
新張子與行相繼成之云

賜進士出身資善大夫戶部尚書侍經筵奉敕總督糧儲
前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崇陽汪宗伊撰

賜同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奉敕協理京營戎

政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霸州王遴書

賜同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奉敕總督宣大山
酉等處軍務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安肅鄭洛篆

墓祠碑記 天啓五年春月

容城楊忠愍公在嘉靖之季以諍劾奸相嚴嵩遇害藁葬
定興縣東引村至隆慶元年遵肅皇帝遺詔贈官賜諡予
祭錄廕又錫祠於保定府額曰旌忠而後公之寃始白至
今皇帝天啓三年俞臣翔之請予公諡葬蓋追行莊皇帝
顯皇帝所欲予而未及予者而後朝廷所以卹公之典始
備然公東引村墓距直道尚三里許獨墓碑在道側凡往
來其下者率徘徊欲噓而不能去天啓四年夏翔被召為
少司馬瀕行與定興令王君永吉謀即碑所建墓祠塑公
像以便瞻拜憑弔與保定之旌忠者相望而後民間所以

楊忠愍公集卷末 詞記

三 知服齋集

風公之烈始久嗚呼古忠臣烈士不卒而死于奸臣之手
如伯嚭之殺伍子胥王鳳之殺王章曹操之殺孔文學王
敦之殺周伯仁李林甫之殺李北海盧杞之殺顏魯公秦
檜之殺岳武穆者非一而獨公與武穆至今英雄之恨未
銷雖小夫婦人孺子皆能誦姓名而感憤流涕所在祠廟
不絕豈非其患最烈而禍最酷哉然武穆死宋遂以不根
公死而肅皇帝感悟誅奸行公之所論列蓋予聞之故老
公死踰時肅皇帝尚倦倦問公獄意欲釋而用之方知相
嵩附公名他獄辭以陷於死從此遂燭嵩奸而鄒公應龍
林公潤得相繼奏其力則公一死不惟無損肅宗日月之
明益增嘉靖中興之積古云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公
之謂也夫公所欲誅者奸臣而奸臣已誅所欲寤者主心
而主心已寤所欲留後人補以報者主恩而主恩已報然

則英雄之恨雖未銷而公之恨已無不銷蓋其殺身成仁

舍生取義其存其沒社稷均賴之非區區以烈士殉名論
也而後之為公借者或謂身非言責死過於忠或謂公才
兼文武律歷兵戎主眷方隆圖報有所不宜僅以言死或
謂誤引二王開奸人以羅織之變夫其時言路皆奸黨也
公安得弗言害無大於嵩則報無大於去嵩公何惜一死
且奸人設弄矣患無辭以嵩世蕃賊虐而翼以胡植鄧懋
卿何釐王學益曹天佑李天榮劉檣輩公即不詞及二王
豈無所以死公者此皆身名與君父較重輕揣利害其見
反出小夫婦人孺子下又安足與知公之心哉公死迄今
七十餘年而人心之思慕者如一日吾知過此事會感激
捐軀宏濟賢者當必師公所為即小夫婦人孺子亦將有
取嵩世蕃懋懋鄧諸兇人像貌跪什公之階庭使搗擊以

楊忠愍公集卷末 詞記

三 知服齋集

懼奸邪如武穆祠焉則英雄之恨未銷正公有功於千百
不死之人心矣當時不避患難周旋公者都御史王公遴
大司寇王公世貞比部郎史公朝賓邱公秉文應公明首
請錄公忠者家宰楊公博請諡公者御史陳公瓚請祠公
保定者御史郝公杰題公墓迄碑者家宰孫公丕揚令拾
地為公祠墓者邑孝廉范子士楫而畢力建祠費不煩民
役不稽時昭往勸來助流教化者邑令王公永吉也此其
人姓名皆當與公俱不朽凡公墓祠規制始竣年月日詳
具王令公所自為記中若其廟貌嚴翼肅然興起則予異
日尚當趨拜而弔賦焉銘曰
嗚呼號字以為厲頑壯決也笄日以為明斗沫晰也謂
忠為無益并可深也剝佞之又還缺折也敦厥血楹用
自饜也噲正而噉冥辛夷楔也揮虹以遁蜺靈旗揭也

會陰恒悲無稱臺也伊彭咸之故居引邨以東轍也死乎不死乎俊與傑也

欽差巡撫直隸等處地方總轄紫荆等關保定等府兼糧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堂邑張鳳翔撰

重修祠記

楊椒山先生賜祠之在保定暨容城與墓門者有三而郡西郭之有祠則自太守武公文達始迄今五十餘年矣敗瓦頽垣不可以妥靈爽惟與丐豎襍處於寒煙烈日中仰止者無所寄其憑弔歲甲辰余北歸過上谷魏子一鼇言之意愀然而力未能也嗣常公大忠以名進士來佐郡慨欲修復之魏子得拮据贊其成寓書蘇門來問記夫先生之名即深山窮谷販夫野老無不知之逢又何容贅一辭余惟先生所學隱而未彰今日修復之舉得觀厥成抑梓

楊忠愍公集卷末 祠記

知服齋

里後學者之大幸也乃不辭耄年衰筆而爲之記余嘗思之凡今之仰止者大都日以忠諫而死先生當日力欲除奸反以彌奸而死卒以先生一死而奸乃誅並誅其逆子惡黨先生之以諫死可謂忠矣而忠可謂仁矣余竊觀先生之學得之造化之源非獨以忠節見也先生年譜記受律呂之學於韓苑洛公邦奇三月而得其數乃播之聲音各相和諧苑洛欲制十二律之管每管備五音七聲各成一調先生精思連三日夜而樂成嗚呼先生豈僅以忠節見哉即此可概其全體矣夫世之談聖學者必稱六經然五經各有專業而樂則絕滅無傳論治法者必對舉禮樂然議禮者於天秩不易之外猶深求立異可喜之說至於樂則廢棄不講全德之微風俗之微職此之故先生序志樂有云信手拈來觸處皆合樂之爲道嗚呼先生豈僅以

見哉黃帝制律呂與伏羲畫卦大禹行疇同功然卦疇得程朱諸子而始著律呂得先生而始明則其功豈日小補云乎哉或曰美里之厄正欲衍大易以利民用正士之因復欲陳洪範以正民彝先生當日一鄙署百履虎尾而見啞蹈堅冰而遂殞毋乃非用易衍疇之旨乎余曰否否體貴守其常用貴達其變先生當世廟無事時分宜之好尚欲收先生以爲用重陰肆蔽五行汨陳而當世之大臣曾無一人正其罪者嗚呼澤下水決溝壑發志士之光木稟澤中過涉孑獨立之意事君值泰否之會既知其禍敗必反覆陳諫諫之可則君享其安諫之不可則身與其辱辱之不可而後去之去之不可而後死之古之聖人贊易繫辭未嘗不通於非命非守常達變之道乎先生所云信手拈來觸處皆合樂之爲道正所以合用易陳疇之道乎

楊忠愍公集卷末 祠記

知服齋

先生在狄道時爲道統祠由義黃周孔以至周程張朱劉靜修薛文清亦與焉顛沛遷謫番漢難理之地而猶諄諄以興學自任先生所得力於學者又豈特律呂之自見邪常公今日復修之舉不獨誅千古殺諫臣之奸慝媿千古不指佞之言官正欲以興千古不漸滅之學脈世道人心將終於此胥賴焉乃述先生未彰之學術用告後世至修建之次第工料之補葺祠宇併廊廡大門儀門皆一時修復牆圍以磚坊樹以木工多而費省巍然稱鉅觀焉是役也常公捐俸首倡而郡縣賢長吏與縉紳士庶皆欣然出囊橐以應至始終區畫拮据督理者則魏子一鼇與劉君履昌也朝夕課工收支出入者則生員薛立揚鄉耆潘進善也經始於乙巳六月告成於丙午二月例得勒之石云金容歲寒居士孫奇逢撰

康熙七年戊申秋晉陽常大忠大孝郡人魏一鼇張秉曜同勒

遺集原序

楊椒山忠愍公直道正氣出自天性精忠峻節屢挫不回後以疏論豪宰中蜚語被既海內至今雖婦人孺子亦知慕公之烈也今讀其疏中語忠肝義膽真足以寒奸諛之骨而詔獄諸詩詞旨春逸會不以死生一毫動慮所謂浩然大丈夫者非邪昔夫子論鄙夫不可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於乎楊公成仁之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彼鄙夫陰賊持詭辯以中傷善類微固一時權寵終於伏誅遺臭豈非臣道之永鑒哉聖主開承丕服遵先皇遺詔錄公之忠賜諡忠愍贈廕加等固以慰公忠魂而伸宇宙正氣也鳳洲王公持節鎮魏冀出是集授身卒業爰請刻之郡以廣其傳焉題曰楊忠愍公遺集遵諡命也嗚呼忠義之心秉彝固有讀公是集者有不感發興起乎鳳洲公世致忠嘉雅抱經濟甫下車而威稜靡澤固已風馳雲靡矣其倦倦是集也崇正敦教之盛心魏士九知嚮往云
隆慶二年仲冬吉日直隸大名府知府鄭昇謹書

遺集原序

楊忠愍公集成其子太學生應尾屬序於余余讀之輒為掩卷興悼不自知涕之霑臆也嗟乎余安能知文又安忍為公序哉昔人有云文以氣為主而才以昌之王充著養氣之篇劉歆廣程才之論柳冕謂才多而養之可以鼓天下之氣天下之氣生則君子之風盛斯又世道關焉而文之時義大矣觀公所述年譜蓋自綺歲英敏挺艱阻備嘗混跡牧豕之羣研精掛牛之日即以天下為己任學以

楊忠愍公集卷末 集序

知服齋

談道德務經術而恥為富貴紛華之習既而發科登仕繼組兩都合香三署每痛際運康甯而不免壅蔽之患遇君神武而未屏操莽之奸思回聽於逆巨圖莫於脫距迺由車駕上疏乞罷馬市斥其謬者五不可者十書忤權侯使仁人之言不蒙其利而反構賢稔公死且不畏奈何以播遷愴之邪復由武選二疏乞誅賊臣數其奸者五大罪者十語侵彼相使忠臣之謀無益於國而竟取滅亡緣司刑者承望風旨文致其罪惜乎冤哉昔賈生不容於絳灌李

楊忠愍公集卷末 集序

知服齋

豈受抑於林甫古今同慨矣至誦其言猶凜凜足以鼓天下之正氣而激天下之士風雖被笞箠關木索暴體裂膚受辱慘酷而志不為亂氣不為沮非素養有定能然哉方其深念於燕居未遑以暇逸其所著作多綴毫半戶之中染塵胼石之上比與演易受書曷異焉故辭多宏麗語罕怨誹江河一瀉乃徵其才光焰萬丈悉由於氣豈假雕篆以逞伎搗繪以求工哉公在南司封自謂肆力於詩文之學信非誣矣夫靈運藝苑中散清流猶能占藻俟時鳴絃撥日慘霜葉之餘生歎廣陵之絕響公詩欲還浩氣於太虛矢忠魂於圖補胡悲且壯哉余在南臺罔識忌諱因獻狂瞽請將從公以游幸蒙採納卒之故相總堪兇子棄市少泄天下之共憤慰公等之幽魂且知向之遇害非先帝意也天道有知人心不死卒而望君開極追錄諫官擬公為首贈爵太常諡以忠愍建祠以享血食庶子以裕後昆報亦隆矣雖昧大雅之哲終成烈士之殉垂聲宇宙爭耀日月視仇嚴獨安在哉忘軀抗疏於忠愍見臣節焉述美搜遺於大學見子道焉重為校梓用傳同好於鳳洲見友誼焉一舉而三善備其是集之謂乎遂設涕而為之序隆

慶三年三月吉旦

賜進士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敕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兼巡撫應天等府地方前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蒲中林潤謹序

遺集原跋

嘗謂忠臣之道自古難之公之平生所挾持者甚大故其精忠所發眞足以貫日月而動天地公之時何時也奸臣竊柄勢傾中外羣僚百執事將奔走承奉之不服孰敢出一言以犯其鋒公乃奮不顧身獨能發其潛伏積微之惡於未露之日而爲天下國家防危杜禍於未然公豈不知主上之必不我諒耶將謂身可殺而權奸之惡不可漸以長生可舍而社稷之危不可不豫爲之所卒之身死之後奸狀日以暴著不至於殺身籍家而不已則公之料奸之

楊忠愍公集卷末

知服齋

知愛國之忠胥見之矣夫大奸距脫則正直拔茅由是先皇帝感悟信用忠實而奸黨漸滅殆盡一時號稱治平公之遺利於天下國家者不既大且遠哉若夫形之咏歌風嬌秦漢而經濟謀略多在註述中見之今讀其奏議如十罪五奸之指摘五謬十不可之直斥詞嚴義正令人凜然起敬奮然思義而廷杖之日大風揚沙正人墮淚既死之後地爲震者累年所謂精忠貫日月動天地非歟李際今上仁聖遵先皇之遺詔錫之贈諡廕其後裔而建祠置祀所以報公者亦云厚矣益以徵公之精忠在宇宙間千古不磨者也公嘗師事存齋徐公苑洛韓公諸君子固有日矣宜其忠愛之道講之素明而成仁取義之有自也記曰爲人臣殺其身有益於君者則爲之公非其人乎余於公誼辱同年最相善因閱公之集感公之慷慨而莫與追踪

也乃爲之紀其概至於公之履歷則有藩參鳳洲王公狀其實而少師存齋徐公又爲之銘其墓茲固可傳於不朽也

賜進士第欽差整飭蘇松常鎮兵備湖廣布政司右參政兼按察司同年生南皮交川湯賓拜書

遺集原跋

忠愍公以肅皇帝之丁未成進士逮繫獄之日纔五六年日中間流離萬狀艱苦備嘗毋論矢諸章奏發諸聲歌其忠肝義膽凜不可磨就其所著年譜迺赴義之先一夕捉筆所書也祇此一段從容氣象何處得來良緣其平昔嗜學深賦性定所謂荆山之玉爐七日不變者耶視彼賊黨輩竊權得意一罹斥而索索矍矍也直糞中蛆目可勝笑哉可勝笑哉今錫爵錫諡賜祠賜葬國家之所以答公者固未有艾卽其原集已傳而諸同志輩更欲廣之也亦可見公忠義之氣久而彌烈而直道之在人人心不泯也然予小子幸不生公之時爲賊所忌何不幸不生公時得一觀其丰標也廣陵郝景春稽首拜書

楊忠愍公集卷末

知服齋

遺集續序

楊忠愍公當明嘉靖時兩擊權奸一擊仇鸞幾死再擊嚴嵩死之其事迹近古少有故世之兒童婦女傭夫販豎無不知有公則公死忠之烈夫人而知之者夫古之死忠者莫若比干而孔子獨稱之以仁者何哉比干之仁悟主而已忠臣事君猶孝子事父母也父母瀕死然而必勤勤勉勉進藥牀第下者猶庶幾其或生也豈曰疾狂不救而廢藥也哉比干之志如斯而已斯其所以爲仁也若徒得其剖心酷烈之迹而以殺身見於世則與臧獲女子之悻悻

然引決自殘者何異吾悲後之儒者不知斯義往往失孔子論仁之指云忠愍亦然忠愍當世廟漸倦於勤嚴嵩擅而仇鸞橫公以次犯之至於再戮斷筋碎骨知死而不辭知引去之義而不屑可謂殺身之忠也已然而不可與慷慨殺身以死自見者比何也公以去好爲志者也吾見其家藏疏稟墨迹凡數易而後定至元日拜疏於朝見機事未合袖疏而歸意念心苦非一日之積也若曰吾擊之而死無可言者萬一擊之而勝則國家天下之福也且也吾辭明吾指白吾事驗亦安知其果不勝也夫擊而去之公之望也擊之不勝而死公所擲也豈公所望哉觀其臨命賦詩猶以斯事屬來者爲拳拳未嘗不流涕而哀其志嗚呼比干尚矣若人者其亦比干之徒歟卽其論邊事情形俱有驗白則子貢之達也精樂律則冉有之藝也不畏威

楊忠愍公集卷六 集序

知服齋

罰刑戮則子路之勇也惜也洙泗之遺才也公四世孫聰福德人氏悲先集之久而漶漫也且有遺文未見於世者欲更刻之而力不贍大宗伯王公敬哉爲公文孫念子先生同門友勉以南來而江南都閩文君澤普官貧而樂義慨然捐貲刻之而副鎮金公夢叶又從而協成之皆可謂之賢德人數千里來辛苦羈旅揚其祖德可謂之孝非王公勉其來亦不克舉其流傳先德風示後人之意可仰也謹備書之小子亦得附名不朽云

康熙十二年歲次癸丑立秋日後學楊彭齡頓首拜撰

遺集續序

嗟乎公之忠烈同朝之賢者知之不賢者亦知之隆萬以下之君若臣無不知之迄於今卽婦人孺子豈有不辨日星之明而一識夫河與嶽哉然則余固可無言矣而猶有

言者公余曾王父默齋同年好友也傳臚相等除尚書郎主事相等兩先生深相契也及其正色立朝疾分宜如仇讐旋黜旋陟卒以不回兩先生志同道合其天性相等也至一死諫諍一死封疆迹若近於激烈而從容就義殺身成仁當其平居時固已籌之熟矣兩先生之同如此而兩家子孫又安可不同其砥礪哉異時嚴嵩竊弄威福意主罷邊而刑獄多失平反余曾王父在刑曹讞決多與嵩左嵩欲中之未發曾王父卽假歸里居八年不起尋忠愍公以劾仇鸞被逮旋貶狄道尉去踰年三遷至兵部武選司員外蓋嵩震公之名欲立貴之引爲己用而公不屑也當是時忤嵩者皆先後戮辱廷臣默默無敢言公獨毅然抗疏思以上報祖宗下安天下其心豈嘗一刻忘死哉方忠愍爰書既定三載而曾王父又視刑曹事嵩之起復曾王父亦猶起復忠愍公意也詎意去一楊而又進一楊乎忠愍臨刑余曾王父作粥一盂乾肉數片持之西市以餉忠愍忠愍張日日不圖今日猶能知我嗜好如奚公者爲噉粥一匕嘗肉一瓣而歿曾王父曰吾竊愧不能與良友俱死獨生何爲歟於是嚴嵩深銜王父遣偵卒羅致他事無所得但鐫杖逐之而已又八年浙閩苦倭朝議舉悉知兵事者以扞牧圍嵩遂假邊才以起曾王父起之者中之也故一十七年之曹卽僅授同知守延平府尋調視興化事相知者深以爲憂余曾王父日無憂是可喜也吾向不能與椒山同瀝血青蒲今日得以從良友報國家矣守興化百日倭攻城不下且將逸而同時城守者翁參政汝器畢參將高計統客兵不聽曾王父言客兵者賊也城遂以破翁參政畢參將皆走王父格鬪不勝槍洞脅而死嗟乎何

楊忠愍公集卷六 集序

知服齋

兩先生之先後一轍乎余竊歎有明養士三百年忠者固多而其數卒莫與奸者相敵蓋元氣之凋喪一盡於成祖之靖難再盡於興獻之議禮忠義之氣斬焉無餘故奸如嵩輩得乘衰而傲擾國家之紀綱不謂當此剝落之餘有志存必死從容以當慷慨如我兩公者彼忠者望以步趨而奸者之寒心奪魄將百千萬計而未有已也今公四世孫聰福重梓忠愍文集念兩家之生死相等自北而南越三千里而問序於余余日公之忠誠自在天壤文與不文固不論也況乎其文又若韓若歐若蘇也哉夫韓愈歐陽修蘇軾亦嘗遭貶貶鼠而未至於解脛陷腦以死殉之設韓歐蘇而且以大義解脛陷腦焉則當世之愛而重之後世之憑而弔之者又何如也嗟乎愈可以知忠愍公公矣

康熙癸丑菊月楚南黃岡年家孫奚祿貽頓首拜撰

楊忠愍公集卷末 集序 知服齋

遺集續序

語有之願為良臣不願為忠臣此感時之論悲痛之詞千古而下猶有餘嗣焉粵自乾坤既位堂廉分嚴生殺予奪惟上所施皋夔稷契值唐虞之時君都臣俞賡歌喜起名曰良臣龍逢比干當夏殷之季碎骨剗心身殉社稷名曰忠臣茲二臣者豈其持身之理有哲有愚事主之方或巽或激而致疑乎忠臣之行於道有所未盡哉嗚呼其道同其志同其時不同要之易地皆然巨明贈太常寺少卿諡忠愍椒山楊公忠孝天植智勇性成語學問則天文律呂之微靡不殫究考經濟則兵機術數之奧罔不精探嚮使當日用其言行其學則亂萌消而金甌固賢才眾而禮樂興方古良臣抑又何愧不辜當嘉靖之時人主端居奸臣執命嚴嵩仇鸞之徒同惡相濟刑賞出於私門干戈逼於

畿甸公明知燎之方揚不可嚮避而深懼社稷之隕謂賊嵩不去禍本不除於是廷杖遠謫萬死一生之身甫經賜環即有十罪五奸之奏至今讀之凜凜然與日月爭光較劉向朱雲之論為尤烈矣嗚呼公位非大臣可以不言創巨痛深鋒鏑鏗挫可以不言且嚴嵩欲使公為己用一歲屢遷之可以不言而公內不受奸人之牢籠外不與斧斤鑽之及已卒發其憤以庶幾於君之一悟政之一改也豈非孔子所謂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者哉然當日嵩之殺公也以公與己必不兩立殺公則己得以永保其富貴矣詎知逆節既盈天道不遠未幾而身為編氓矣賊子棄市矣貨賄籍沒矣萬世而後痛公之冤者口誅筆伐尚欲食嵩之肉而公則贈官錫諡廕子建祠肖貌其像而傳頌其文赫赫然如一日也然則忠臣之名較良臣而彌永又何悲痛之有哉公之諫馬市劾嚴嵩一疏已載前史至我

楊忠愍公集卷末 集序 知服齋

大清

世祖皇帝覽其遺事不勝忠良之感

御製表忠錄序文並為之論豈非公之精忠晦於一時而昭於後世哉其他文翰詩章莫不光偉激烈上薄青兕而浩氣丹心一語九公之所以自寫其生平者矣公四世孫聰福文行卓卓足以繼志述事哀公之集而重梓之命詎知其編末祗小子安足以重公但願為臣者誦公之文皆知踴躍奮起不以一時之榮易其千古之烈而為君者苟得忠愍之士立於其朝亦必優容愛護使為良臣則主聖臣賢上與唐虞並美矣

康熙癸丑歲仲冬至前三日後學三韓吳興祀謹序

遺集續跋

余兒時侍先大人側得鄉先賢楊忠愍公訖蹟及長讀其文集年譜諸書未嘗不掩卷流涕想見其爲人公忠烈昭冊書英靈垂萬古生平立朝大節巷哭衢誦赫赫若昨日事不具述獨是異世而後感動

至尊表忠詔燉頒勒政府是公之身雖厄於當時之奸相而公之忠終格於昭代之

昭代之

聖明此蓋公千載一時也昔山西夫子流離百戰之間俎豆萬禩而下岳武穆西陵尺土鐵檜示刑公之出處雖不與二公同塗而食報竟先後一揆益以見直道之在人心而斯民之足與於三代也公四世孫聰福以余承乏江閩渡江來親爰以重鏤公集見告余不敢辭捐俸告成夫余武人也得附數言於末以垂不朽此又余千載一時之大幸也夫

楊忠愍公集卷末 集序

知服齋宋

康熙癸丑歲陽月之吉同邑後學文培世頓首拜撰

遺集續跋

先忠愍遺有文集鏤之梨棗流傳宇內百餘載矣歷年久遠板蠹字泯新梓無力慮或失傳心切痛之又以南工刻畫之精良也欲重梓之南而不可得癸丑乃得持赴金陵卒遵同邑文君澤普景慕樂輸以竣厥事蓋文無所損而制遵乎舊其時縉紳先生名公願士愿歷之言如昨日事而賦詩贈跋難盡紀焉所藏先忠愍遺筆並赴義前一夕垂誠後嗣之訓首尾蓋數千言展讀手跡凜乎不敢遺忘因以並附梓鐫獨可惜者先忠愍受苑洛先生志樂心傳著有樂經發前人所未發焉可不亟明於世但聰福力薄

不能再藻僅藏其集以俟後表章之君子

康熙十二年癸丑冬月四世孫楊聰福薰沐謹識

遺集題詞

生平好間人忠孝節烈之事遇有諱忠孝節烈者請教反覆惟恐後乃山居身僻車騎過從者甚少不得已展卷臨對每於書冊間求古今名臣言行可爲法者如汲長孺責廷尉湯朱雲面叱張禹顏常山縛橋柱罵賊段秀實以笏板擊朱泚殿上諸事彙爲一卷皆取其激切有生氣者最久而得椒山楊先生譜輒掩卷太息久之日有是哉有是哉夫士居平講大義血氣奮發每恨鉄錮不相及一旦臨險巖稍稍頓挫卽意色灰敗遂巡引過咎至有呼親串以求拯援者縱或事勢不免慷慨屈折及事去而悔之咨嗟告戒其爲談虎而生怖見曲木而多警心者亦復何限而乃鼎鑊在前蹈之如飴增繳甫脫不厭鞿勒如先生者此眞百鍊之鋼萬燭之藹也初得先生譜既而讀其狀又既而讀其奏疏與其諭妻與諭子書而於是漸求其詩若文惟恐其盡亦既輯成四卷將重付校刻而以爲未足問之西河毛太史太史曰豈在多乎忠臣義士在地爲河嶽而在天爲日星夫恆星列宿在天有幾嶽瀆之靈止於四五然而仰星斗而文章見焉履延袤廣運而后土氏之菁華無不著焉故士有以行傳者亦有以言傳者今椒山之行見諸史乘椒山之言見諸奏疏如是已矣且夫汲長孺朱子游輩有遺文乎予乃從其言就世所傳者合奏疏狀譜與其所爲詩若文而訂而錄之吾人束髮受學所習者八比竝無先生經術與儒者身心性命之實存乎其間名爲經生與經何與其朝夕兢兢與年俱盡者但日取科第焉

楊忠愍公集卷末 集序

知服齋宋

已矣有如此之忠孝節烈足爲世法而且名言願畫反覆
媿媿可以發人之性情增人之智慮而不一讀之再讀之
乎夫先生才高下筆犀利如竹刀之剖蓬朮匕首之淬肌
理滴血濡縷每讀之未嘗不心開也然則思其人而求其
言讀其言而愈見其人一日有天地當一日有斯集其以
繼諸古名臣遺蹟之後而共傳之甯有過焉
康熙戊寅中秋日蕭山後學章鉅梅谿氏題於敬一齋

三怡堂叢書

師

師

堂

集

周德宣署眉

卷之二 海 南
自 德 同 同 德 不

庶子主師竹先生集序

中陽王庶子胤昌先生以德行文學領袖人倫余備計時
造先生廬承顏接辭有虛往實歸之幸又六年而先生第
南宮選庶吉士拜國史余忝先先生具員深有兼葭倚玉
之慚先生所為開余甚至余不能奉循則傑出為邊吏學
殖日落先生掌握絲綸繪繡衣裳金匱石室之藏炳日星
而挾風霜矣生平應酬詩文恒以片楮揭四壁或置方策
中不復繕寫草故多逸即君伯仲稍葺之無何仲卒復逸
十半伯子旁求垂二十年得其四五付劄副而以余為先
生布衣交委之序蓋國家稽古右文崇儒重道自師保疑

序

一

丞諸大臣坐論代言隆禮典樂讐經修史造士掄才一切
文事必以官翰林者任之而未學固陋為館閣體拾宋儒
腐敗之餘唾不中覆瓿德靖以來反正取材煥然一新道
其流弊雕蟲刻鵠芻龍土狗無裨於用先生嚙嚙道真涵
深聖涯所論撰出入六籍諸子二十一史其據證確其屯
蓄富其鍛練精其見解超不摸擬前輩而矩矱自合不逐
趨時好而情事自暢有冠冕佩玉之度有行雲流水之致
有律呂克諧之韻有雋永不厭之味古為大雅今為大方
即其鄉何宗伯兄弟濟美厥祖馳驅中原莫與方駕而推
遜先生不啻自口出矣讀先生家庭庸語而知其修齊之

學書疏叢抄而知其該博之功至於請復建文帝名號與

景泰帝兩朝實錄則忠臣孝子人紀天常世所不敢言者
文章莫大乎是他所散逸可無論况斌斌有是集乎聞嘗
觀之前代與先生同姓三人仲任氏曰論說一經者儒生博
覽古今者通人探掇書傳能奏記者文人精思屬辭連篇
章者鴻儒節信氏曰詩賦明善醜之德洩哀樂之情故温
雅以廣文興喻以盡意非苟為饒辨屈蹇之辭競陳誣罔
無然之事以索見怪於世也仲淹氏之門人曰萬古為兆
人五常為四國三才九疇為公卿無所不知為富貴無所
不極為死生先生之人與文考諸三王而不謬矣余因序

序

二

集及之以俟傳先生於儒林文苑者取徵焉且覽伯子罔
極之思

大泌山人李維楨本寧父

重刻師竹堂集序

右師竹堂集三十卷明信陽王胤昌先生所著也信陽當明中葉何先生大復倡復古學同邑如孟望之戴邃谷樊少南諸名流相與和從頗極一時之盛胤昌最晚出而成進士年已四十一歲故其造詣較深綽有陵駕樊戴之概王鳳洲嘗盛稱胤昌冲雅如黃叔度退讓如羊鉅平淵博如杜征南文采如陸平原而百穀亦謂汝南雖稱名都多奇彥魁壘然未歷百年前有何仲默後有王先生其人者吾懼其寶琛竭而山川不盡槁乎兩公之推許可謂至矣顧何以明史儒林無傳文苑亦無傳前清四庫全書又不

師竹堂集序

一

著錄流傳絕少殊爲憾事戊午在都肆獲購此本雖首卷闕如頗自珍秘與張君中孚談及此集爲言信陽劉君怡宣藏有完璧展轉託鈔未果子性嗜古籍老而彌篤嘗擬搜刻鄉賢遺帙彙爲河南叢書以餉後學茲值官書局開辦之初委怡宣經理之卽檢是集囑爲校勘以付鐫鏤查胤昌原書三十七卷其子延世萬歷刊本內尺牘五卷報慶紀行一卷係怡宣前刻本茲去楹聯一卷雖定三十卷而尺牘紀行仍附行卷後並益以怡宣所編年譜附錄以廣流傳怡宣更出胤昌遺像摹鏤卷首庶讀是書者瞻仰風裁而情殷嚮往於知人論世亦不無小補云胤昌所著

尚有辯冤錄空華錄書疏叢抄家庭庸言諸書今都不可得嗟夫萬歷距今纔三百餘年而古籍日見淪亡倘再越百數十年其逸佚當更何如耶抱殘守缺豈異人任余故歷叙顛尾爲吾鄉之服儒服冠儒冠者大聲疾呼毋忘鄉先正之遺型云癸亥夏正十月河南省長張鳳臺

師竹堂集序

二

師竹堂集目錄卷之一

卷之一

賦一首

太華賦

頌四首

萬曆紀元頌

壽宮頌

箴一首

儲帷勸講箴

應制銘五十六首

師竹堂集目錄卷一

太極硯銘

月硯銘二首

鰲磯硯銘

鐘硯銘四首

方硯銘四首

硯銘二十八首

銀印色池銘

卷之二

五言古詩四十六首

人日同劉子良館丈入直因往西苑觀紫山茶

玄克詩應制

觀欹器圖

虜王貢馬恭賦

出京夜過蘆溝

同李惟賢大參遊天池紀

宿圓通寺

羅近溪先生邀游從姑山

訪王元美先生小祇園

余見桐司理邀遊慧山泉夜酌風雨大作

遊崆同山

師竹堂集目錄卷一

仙關

遇真宮張三丰舊隱處也

邯鄲蕭使君邀飲叢臺

辛巳除夕書懷

送張敬菴侍御之南京畿

桃花嶺為太宰楊公題

初夏即事

送黃思軒年丈册封蜀藩

宗伯沈龍江館丈見示先公畫竹命題其上

初度日老母寄扇感賦

玉河冰泮

聖德無外詩

共天峯上人夜坐長廊

壽南臺李翁八十本寧太史祖也

感懷贈十洲楊先生

除夕書懷

望雨

贈唐活溪年丈擢兗州貳守

放生

送熊陸海館丈謫江西閭幕

七夕

有感擬古三首

己丑元日紀事

慈壽寺與別山禪師話六祖事

生日先阡感懷三首

師竹堂集目錄卷一

三

病

病起出廓

雨中同何仙室丈人周右梅年丈陪趙儕鶴司理

泛舟至釣魚臺

與何啟圖遊靈谷寺

予與啟圖避暑南城樓田子藝貽以雙鴛雛畜之

池中次日啟圖以詩示予率爾奉和

何啟圖宗伯遊太和有贈

王烈婦詩

秋雨識感

山中書所見

送馮琢菴館丈奉使代藩便歸壽太母太夫人

卷之三

七言古詩三十三首

大閱歌

謁陵篇

薦幸石景山觀渾河洶湧念黃河時有衝決諭輔

臣悉心經理仍命作詩紀之代

恭題成祖御馬應制三首

龍駒

棗駟

赤兔

奉詔入直史館恭紀

遼陽大捷聖諭指授成功賜文綺白金紀恩代

師竹堂集目錄卷一

四

進講大寶箴擬柏梁體

元夕同趙滇南館丈李秀巖環衛茅平仲朱汝修

二山人集憲副劉仲修宅觀燈

元夕燈市與同館諸文暨劉玄子進士盛泰甫山

人小集

長安宮人行

三月游關試畢同王環伊館丈出憇右關門會許

純吾侍御邀飲溪中貴水亭

夏日同震川何太史過天壇訪蕭鶴泉道人手談

贈李大將軍惟寅

送大冢宰汝泉趙公之留都

抵汴褚愛所中丞趙用吾侍御招飲憶早渡河風

濤之險有作

張玉車寄所輯岳祠志感而賦此

曹荔溪中丞見訪同上江滸坐琵琶亭慨然有作

東林寺次陽明先生壁間韻

錦繡橋贈別慧上人

訪張洪陽先生留飲別墅桂甚巨先人手植公生

子而芝產其下索予紀之

富春釣臺

師竹堂集目錄卷一

五

訪張伯起勿于求志園不值留贈

贈張將軍

宿碧雲洞

回山王母宮

送憲伯楚石陳公入賀萬壽便歸省觀

畢從周贈予日本小刀子詩以謝之

題呂布射戟圖

送岳將軍之遼左

元宵有感

楊花篇

種竹

卷之四

七言古詩十一首

寄衣曲

妾命好

城南老父行

送王生之遼左

新正書所見

子藝索新茶以所攜虎丘並中冷餉之

中秋獨坐感懷

非賊婦

九日登南城樓

為傅司野吏部題萬竹草堂

同宗伯何啟圖郡伯沈星吾泛舟瀟河

五言律詩六十八首

陪駕恭祀長陵

師竹堂集目錄卷一

六

陪駕恭祀永陵

陪駕恭祀昭陵

扈駕宿妙應寺毘盧閣

駕幸西壇

孝懿莊皇后挽歌

大行莊皇帝挽詩

韓王招飲煖泉應教

真定登大佛閣

登陘嗣山

希夷峽

宿張超谷

由千尺撞至南峯絕頂

還家

送畢從周歸休寧

大龜山對月歌楚詞山鬼篇

贈別陸浚川陸與子同游南雍茲以考功郎謫倅

黃州

金雞道中見梅東王敬甫館丈

阻風泊蘄州李夢池館丈見訪舟中

武陽驛遇鄧定宇館丈夜話

訪王百穀半偈齋 郭龍渠中丞招飲

無錫舟中遇吳子道時與趙汝師召用命下

雷慕塘侍御以詩招遊焦山倚韻奉答

金山 得曾將軍子澄書

師竹堂集目錄卷一

賢首山房夜雨

種竹

普濟寺次荆川先生韻

深山夜行

山中夜坐

聞砧

宿龍華寺月色極明夜半鼓琴漫作

龍華泉

重過龍旋寺

謝何啟圖宗伯惠菊

南陽道中

宿白馬寺

早行江浦待渡

新野道中感懷

送唐抑所館丈册封鄭藩

送公東塘館丈謫澤州

壽盛母八十

送莊梅谷太史奉使關西

夏日訪桂菴上人

送裴紹野職方守山海關

送劉書川尚寶謫守興國

涵春丈令崇信以異績膺召忌者中之謫晉藩幕

賦增

送陳別駕之信陽

送鄉人南還

戊子生日劉明吾計部以使來祝懷然答謝

師竹堂集目錄卷一

蟋蟀

中秋陰雨

苦雨

五言排律十二首

頌曆

郊壇扈駕賜觀齋宮溫室賜金椰瓢銀八寶紀恩

代中堂作

陪祀帝王廟有作

益王燕勞應教

壽元輔高中玄老師

進春侍班有述

送潘少泉使君遷留都少尹

送李仁卿郡守擢南司徒大夫

陸子易周仲謨赴村家筵地近龍旋龍華諸名勝

僧苦邀不往聞攜有侍兒作此嘲之

亡女生日 送葉棠山之盲棗陽

贈趙生會舉

卷之五

七言律詩一百九首

元日早朝 慶成宴恭紀

萬壽節習儀朝天宮

承天門候駕 九日鞏華城候駕

師竹堂集目錄卷一

扈從曉發夜宿山中

駕幸西苑觀穫恭紀

冬至駕出南郊 雪霽早朝

待漏 閣試

蒙賜御筆大書紀恩 閣試

文華殿進講大寶箴上起立以聽代

上林紅杏雙燕應制

黃鸚鵡應制

恭題宣廟御筆花廳應制

恭題尚喜紫駟馬應制

題四季耍孩兒應制

瀛洲亭古栢 閣試

二月開漕舟已過洪入閘

送蕭乾養年兄奉使琉球

夏日集丁園同李惟寅劉玄子劉仲修分韻得章

字

送吳惺初侍御出按山東

揚方湖侍御按我兩河既督昭陵工竣陞海道憲

副駐節登州賦此贈別

中秋對月懷趙定宇吳復菴二館丈

師竹堂集目錄卷一

送陳玉壘太史歸省尊公相公

登鞏華城樓有懷世昌弟

雪夜李本寧太史招同張陽和劉弘原劉復齋李

夢池劉衙野諸館丈小集分賦

乙亥除夕

送義軒劉君備兵金城便歸省覲

暮秋同龔美諸君宴王氏山亭

少宰王公考滿之日署中鹿生子

送陳侍御督漕兩淮

送司徒大夫陳瑞華監兌湖南

潼關阻雨盛敏叔館丈邀登城樓

渡河

王時化由右諫出守順德新城功竣邀子登眺時

陳則濟以廷正恤刑滇南歸同登二君俱同鄉

同年

段太尉祠

驪山懷古

溫泉

乾陵

邠州大佛洞

浩文川中丞招飲貢院

九日病起登南城樓下有傀儡之戲

卧龍岡謁諸葛武侯祠

師竹堂集目錄卷一

十一

太和絕頂

鄭明府邀遊少林寺

陽羅驛寄張子蓋館丈

富口甘將軍廟

仲冬望夕黃龍洲對月

賈孝徵侍御崔獻可計部邀飲海天閣

渡江駐滕王閣帥同甫李惟賢二大參兒過倚檻

夜分矣識感

南昌館滕王閣帥同甫李惟賢二大參兒過倚檻

臨江

同朱雲岳僉憲登麻姑山

東鄉道中

桐廬大雪遇傳慎所侍御戎回舟中夜話

同陸敬承太史謁潁陽先生靈洞山房

同大司馬岬嶽張公謁岳墳

元日湖上憶同館諸君

元夕次馬思愚韻

送臨淮侯李惟寅留守南都

送大中丞宋可泉年丈開府恒山

送周帶川年丈備兵朔州

人日小亭黃白梅盛開感而有作

十四日雪止小齋張燈邀郡侯李乾齋宴集夜分

師竹堂集目錄卷一

十二

月出得清字

元夕大雪張燈集伎奉何仙室丈人夜宴分得壇

字

春雪簡何啟圖

送宋遜菴補守福州

見賢樓側杏花盛開予倡首句因與戴肩吾程士

元諸子共集成之

送林使君守汝南

五口感懷

壽世昌弟

中秋夜深獨坐對月

送秦杜村兵憲川中

元旦感懷時承重太母

過大王冲

春日待何丈仙室遊豐泰巷

遊黑龍池值雨

送虞部郎牛唐麓致政南還

失鶴

無題

贈醫士無錫陳生

何啟圖劉玄子諸君遊鐵佛寺予病不能從

送洪穆菴謫倅大同

夏日同李仁卿郡伯田子藝郡博遊何啟圖宗伯

師竹堂集目錄卷一

三

園池次韻

壽宮保春陵王大司馬

山居漫興

延世兒以遼左功晉秩田子藝有贈次韻志感

子藝改學宮西池爲大夫湖語具叙中文甚工而

事甚奇且以詩示因次其韻

泛舟

湖上夜歸呈李郡侯

暮秋啟圖學士招凌波館賞菊

壽靈壁侯太夫人

史館辦官郭生其母八十請言作此貽之

庚申先塋除夕

清明遊西山出郭即事

送李大將軍總兵宣鎮

中秋邀郡守玻頤張公遊賢隱山寺

詠簷前鐵馬

秋夜

秋懷

劉仲修觀察六十

燕子磯關侯廟

秋夕同王觀察四槐泛舟董中丞西湖次觀察韻

九日同胡汝成蔡錫卿高汝器周子春何啟圖王

拱之集周仲謨宅

己丑沙河除夕感懷

師竹堂集目錄卷一

百

元日臨洛道中

亡室久不克葬解啟圖丈極力物色得佳壤焉感

激之至情見乎辭

卷之六

七言排律四首

禁中春雨應制

賜藕鮮恭紀代

除夕湖上夜歸

壽仙室何丈六十

七言絕句五十八首

大閤詩十二章應制

元日皇極殿侍班恭紀十二首

張助甫中丞綠波樓四首

雲臺峯道人留節 宿太華絕頂

送何玉軒館丈罷官歸蒲坂

清明詞二首

張陽和館丈送太夫人還浙兼省尊公內山翁紀

榮識別五首

邯鄲道中謁呂翁祠

同馮正伯集顧與睿第三首

送王四槐年丈移鎮開原

館中詠鶴

楊孝子廬墓

師竹堂集目錄卷一

五

送潘侍御雪松以諫遠謫

五言絕句九首

宿紫霄宮四首

何啟圖許大魚不至走筆促之四首

為李將軍題畫

詞四十二首

奉旨擬撰詞曲

日

月

風

雲

雪

霜

春

夏

秋

冬

山

水

仁

義

禮

智

孝

弟

忠

信

琴

碁

書

畫

硯

筆

師竹堂集目錄卷一

六

墨

劍

孝懿莊皇后發引鼓吹詞

元輔郭公為方塘翁作漁父詞十二首因如其韻

和之

秋夜聽雨

贊七首

張陽和像贊

田子葵像贊

盛泰甫像贊

顏西菴太醫像贊

畢從周像贊

自像贊

三節贊

師竹堂集目錄卷之二

卷之七

序十首

武舉錄序

貴州鄉試錄序代

贈大宗伯宮保龍江沈老先生南還序

金輿山房藁序代

貽安堂集序代

送宮詹澱陽趙老師陟南少宰序

贈太史含虛范先生之山東方伯序

贈大中丞冲菴顧公陟南少司徒序

贈周帶川膚功晉秩序

師竹堂集目錄卷二

賀寧遠伯寅城李大將軍大捷序

卷之八

序十四首

贈憲使四槐王公移鎮開原序

贈敬菴李公祖總憲關內序

送范溪焦公祖移鎮序

贈綉蘭趙公擢守安慶序

贈朱蘭室鄉丈擢守南康序

贈蕭湛泉年丈守保寧序

贈管子安擢守饒陽序代

贈敬所張公祖之汝寧別駕序

送龍澄源年丈之黃州序

送孫梧岡年丈之夷陵別駕序

送迴川沈先生之忻州別駕序

送聞野羅年丈令景陵序

贈陸錦沙進士令合肥序

贈仁軒李年丈令平山序

卷之九

序十七首

贈趙肖軒年丈之官仙居便道歸省序

師竹堂集目錄卷二

刻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序

孫子註疏序

重刻稽古緒論序代

古今醫統序

刻太上感應篇序

叢疑子夕瑩錄序

學圃薈蘇序

童訓序

書疏叢抄序

家庭庸言序

空華錄序

夢占類考序

重刻河南戊午叙齒錄後序

恩榮異數錄

哀榮錄後序

敬思錄序

卷之十

序十三首

贈郡侯玻璃張公上績殊嘉叙

贈郡侯星吾沈公首薦序

贈桂亭棊公首薦序

贈王太初兩臺交薦序

賀鑑峯尤郡侯兩臺交獎序

贈約齋衛先生兩院交獎序

贈田子藝旌薦序

贈玉車張司理上績榮封序

師竹堂集目錄

三

劉如川榮封晉秩序

賀坡翁何火寵錫崇階序

賀崇輔南嵐劉公晉陞三品服序

送北泉趙翁榮還崇國序

送上林馬君之官江寧序

卷之十一

序十二首

送劉石孔之略陽序

贈吳瑞穀司訓應天序

贈張柳池署新城教事序

送古村杜太翁還遼陽序

送友鶴冉年丈歸養序

送周進士請告歸楚序

送程玉峯還新安序

送太湖鄒山人還吳門序

送閔山人南還序

贈盛泰甫序

贈王蘆岡篤行序

李氏一門三節序

卷之十二

序十三首

壽元輔中玄高公六十序代

師竹堂集目錄卷二

四

大司空貞菴曹老先生壽序

少保大司馬張公壽序

大方伯龍池王公六十壽序

壽見山田翁七十序

陸先生七十壽序

李杏山先生七十壽序

重齋老師七十壽序

兵憲安吾楊公祖壽序

壽水陽亢老師序

仙室何丈壽序

蔣翁八十壽序

左山趙翁壽

卷之十三

序十三

田子藝六秩壽序

壽楊翁赤瓊序

誥封太夫人袁母何氏七十榮壽序

劉母詹孺人七十壽序

李母王孺人七十壽序

郝太夫人八十壽序

張母舒太夫人八十壽序

壽焦母八十五序

壽朱母九十序

壽家姊方淑人序

賀伍年伯夫婦並壽序

誥封太恭人董母榮壽序

師竹堂集目錄卷二

五

太淑人王母劉氏序

卷之十四

序四首

誥封管母陳太夫人壽序

誥封侯母朱太夫人壽序

劉母王氏榮壽序

壽新安吳母序

記三首

遊華山記

遊汝州崆峒山

雲夢山水簾洞記

卷之十五

記八首

遊嵩山少林寺記

嵩陽宮記

玉人峯記

黃蓋峯中嶽廟記

遊太和山記

遊從姑山記

遊麻姑山記

遊靈洞山房記

卷之十六

記十一首

遊西湖記二首

遊燕子磯記

山陵扈從記

通政司題名記

瑞燭記

奇石記

師竹堂集目錄卷二

六

丘園記

浮玉亭記

延綠軒記

錦湖記

卷之十七

記十首

北嶽恒山廟碑記

明因寺碑記

宋楊將軍祠碑記

固始令孟公生祠碑記

晉川劉公去思碑記

新建巡漕察院記

新建興安州城碑記

順德府修城記

信陽州重修譙樓記

棗陽縣重修儒學記

卷之十八

記五首

新鄉縣學田記 代

盧氏縣均田記

固始縣重修春河橋記

羅山李侯救荒記

義會記

紀四首

司馬張公戡定武林民變紀

司馬張公戡定浙鎮兵變紀

紀李翁事

紀夢

師竹堂集目錄卷二

卷之十九

傳六首

清白吏劉先生傳

李中丞傳

蕭中丞傳

孟起巖先生傳

烈婦傳

漫記

節婦胡氏傳

卷之二十

傳二首

任母聶孺人傳

汪母鄭夫人傳

行狀三首

通奉大夫四川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水陽亢先生

行狀

大理寺左少卿吉軒李公行狀

明廣威將軍竹里府君行狀

卷之二十一

行狀二首

誥封太恭人亡母袁氏行狀

誥封淑人亡妻高氏行狀

墓誌銘二首

封徵仕郎兵科給事中邾野孫公暨配孺人趙氏

師竹堂集目錄卷二

合葬墓誌銘

明承德郎兵部職方司主事賀公墓誌銘

卷之二十二

墓誌銘七首

明應天府治中潘公墓誌銘

明南京大理寺評事申公墓誌銘

明禮科給事中二洲凌仲君墓誌銘

明郡學生陳惟功墓誌銘

明宕渠張先生墓誌銘

明內江張隱君墓誌銘

明確齋王隱君墓誌銘

卷之二十三

墓誌銘八首

明孝廉上官伯子墓誌銘

明中順大夫袁州府知府葛公暨配安人于氏合

葬墓誌銘

明昭勇將軍東河王公暨配張氏黃氏合葬墓誌

銘

明居野王公暨配孺人朱氏李氏合葬墓誌銘

明勅封孺人蔡母程氏墓誌銘

師竹堂集目錄卷二

九

明誥封太淑人董母陳氏墓誌銘

明孺人胡室陳氏墓誌銘

明張太夫人墓誌銘

卷之二十四

墓表七首

明遼東副總兵贈都督同知謚忠勇黑公墓表

明戶部左侍郎劉公墓表

明亞中大夫陝西左叅議村南冉公墓表

明勅封文林郎渭南知縣林溪崔公墓表

明南岡李翁墓表

明勅贈文林郎潮州府推官陳公太孺人程氏墓

表

明孺人楊氏墓表

卷之二十五

墓表四首

明烈婦汪氏墓表

明孺人童氏墓表

明令人陸氏墓表

亡女王氏墓表

誄二首

王元美先生

王敬美先生誄

祭文十首

師竹堂集目錄卷二

十

祭成國公追封定襄王謚恭靖朱葵亭

祭誥封少師張公

祭張江陵相公代

同館公祭太師張文毅公

同館公祭贈太保謚文簡豫所呂老師

又代

祭贈少保謚文莊乾菴馬老師

祭龍山董給諫

祭李遵石給諫

祭太保朱大司空鎮山老師

卷之二十六

祭文二十四首

祭大司馬居來張公

祭太中丞近淮董公

祭和石王學憲

祭宮諭張子蓋年兄

祭戶部左侍郎受齋劉公

公祭少司冠朱東源老師

祭贈禮部尙書謹文□丁后溪老師

祭亢水陽老師

祭王清泉年伯

祭蓋我疆年兄

祭諸曙海工部

祭昭勇將軍方仰喬姊丈

祭都閩程松泉模丈

師竹堂集目錄卷二

十一

祭崇府長史南嵐劉公

祭崇內輔趙北泉

祭孝廉胡莘野

祭孝廉段至菴

祭業師馬南村

祭處士胡仁軒

祭賴懷山高士

祭椿菴上人

祭畏菴上人

延世兒以遼左功晉秩告墓

禪服祭太恭人

卷之二十七

祭文二十首

祭郭相公太夫人

祭誥封一品夫夫人張母陶氏

祭誥封太淑人董母老夫人

祭誥封淑人外大母丁氏暨孝廉述山舅氏

祭誥封劉母唐氏

祭誥封宜人何母高氏

祭誥封恭人師母方氏

祭勅贈孺人馬老夫人楊氏

祭誥封太恭人陸母

祭誥封淑人舅母何氏

師竹堂集目錄卷二

十二

祭勅封孺人高氏

祭誥封太淑人董伯母劉氏

祭待贈王母楊氏

祭張母胡氏

祭袁母劉氏暨茂才廣哥

同母舅祭胡姨丈

祭節婦曾母祝氏

祭節婦孟大孀鄭氏

祭陳母程氏

祭同館劉年嫂

卷之二十八

策二道

武舉程策二道

論四首

人君無所不謹

欲民速得為善之利

順其時而要之以神

陰德論

卷之二十九

辨一首

月令辨

說二首

缺陷說

如保赤子說送門人為令

奏疏五道

師竹堂集目錄卷二

三

論革除附錄疏

亢旱陳言疏

擬陳東宮講學要務疏

乞休疏

請告疏

卷之三十

表三首

擬登極賀表

進世宗皇帝實錄表

擬上幸石景山觀渾河洶湧因念黃河時有衝決

屬輔臣及時經理仍命作詩紀之謝表

致語一首

擬萬壽聖節請兩宮聖母宴致語

露布一首

擬平嶺賊露布

啟十四首

請丁后溪館師

請楊虞坡冢宰代

賀吳環洲督府

請高宗伯館師

請趙澱陽老師

請丁后翁館師

請同館前輩

請饒陳楚石年丈入賀萬壽

請王四槐年丈

南城樓新修請王四槐憲副

師竹堂集目錄卷二

四

請陳楚石年丈

請顏嶧臯憲副

請鄭聚井太守

中秋請沈郡伯

跋七首

題辨冤私錄後

讀陳傳御疏

叢抄附錄跋

書虎吟經後

先將軍遺墨跋

師竹堂記跋

刻金剛經跋

尺牘九十六首

另刻

報慶紀行

另刻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賦一首

太華賦有序

往有胡僧遍遊海外歷闕區中暨過太華膜拜頃
贊久而不去以為名山勝此者高此者廣此者幽
此者脩此者深而遠者險而怪者多矣若夫四向
神削一雷鬼遠幻晴空之芙蓉雄天都之雉堞雖
在塵寰實標仙府未有茲山之儻者也余夙癡疾
次雅慕冲虛猥以使節之暇獲恣探討宿最高之

師竹堂集卷一

危峯窮無盡之大界未嘗不爽然自失疑無鹿柯
蟻非真境也及瞑目遐思又復歷歷知非夢遊輒
作賦一首私紀其蹟嗚呼斯地斯境亘古大觀即
長卿神化子雲玄奇殫楮腐毫亦莫能狀矧寡陋
蕪俚如余者寧不瀾太瀾之純素資文士之軒渠
乎雖然昔賢所賦多廢靡麗實以僻掩余則局促
摸擬如惡書臨楊眉翁有貌彷彿其似而已金天
正直庶幾免綺語之僞云爾

紫穹窿之崇顛迨磅礴之比塊剖洪濛而亡垠別分野而
應象眷西顧以誕載際上公而輔相黷素凝結位真兌方

天漢下傾星宿濫觴湖渤汎涌浩湯湯瀉瀉洞潰溢
孰防馮夷懷習馳詠帝旁爰命巨靈東劈首陽屢屢峭
靡綠特峙巖崿峻嶒去天而咫尺列丹嶂之危垣聳玄霄之
堅壘五岳居首三條處中四面成削一線僅通羸凌空之
冰梯駕憑虛之彩虹心屢回而惛惛目幾眩而矇矇維決
吻攀注雷升霄井窺天竇躡霧穿雲依巖傍岫狀引壁之
蝸牛肖登木之鼯鼯撞窮峽既仄徑孤懸瀾不盈尺修乃
竟阡若鼻歟物如耳屬垣面挨闕高之絕巖趾臨不測之
深淵鳥戢羽而畏舊猿斂臂而不前重足次且側身不于
繩挽去噴縫偏束袞犁溝哈呀車箱踏蹇已盡而忽連

師竹堂集卷一

括將夷而猶屬踏滑苔而重爾捫嵐坎而竚瘞忪峻脊兮
蒼龍迴健翻兮冥鴻度赤城之石橋跨碧落之仙竦岩峯
盤紆噴吮嚙啞鼓調調之天籟御泠泠之罡風弄珠簾之
液瀑把玉井之芙蓉顛瀾松檜崖躋日月掌壘疑膏盆池
澄碧丹竈未厝瓊漿尙深聯霞洞之滴乳踐雲軒之新轍
現叔卿於杉樹醒圓南於鑿穴發清嘯於幽篁度流鈴於
穠樾隆崇聳厥唯南峯隱被光互呼吸天通縱覽塵界
蒼蒼濛濛宇宙不盡心目未窮荆嶂峻梁嶠灑漢隴聚兮
培塿散兮螻蟻慨陵谷之變遷終峯巒之揖拱天天暉暉
熠熠煌煌欲翻銀濤倏射金光電掣莫竟蛇行靡常蜿蜒

逶迤何物爾長緬黃河與清渭麗晴旭而波揚錯愕疑夢
駭怖欲狂遡十洲之曠邈隘六合而朔翔至若東睇扶桑
西睨昧谷海沸金烏崦回玉兔擅大觀而鮮傳輝羣山而
稱獨時平鸞旋鶴馭金支翠旂異香馥郁靈光陸離青童
前導玉女後隨織燭窈窕婉孌旖旎昇岩遵麓遙遙見之
遙瞻禮而傾囑兮林閭靜而撼撼蒼低徊而於邑兮衷鬱
陶而颯颯翼恬澹而寡營兮抱一以齋契冥筮而脩舉兮
守默以適觀弱水之淼茫兮疇濟慈航觀閨苑之寥廓兮
孰錫瑱册余將采瑤石之九節兮和以漢澤茹丹丘之三
秀兮淦以瑤液伐五粒之巨松兮俯拾琥珀憇長春之石

師竹堂集卷一

三

室兮橫吹玉笛碧雲漸合兮遠空暝色美人延佇兮搖搖
心惻于是歛竹几掩柴扃煮白石餌黃精隔隙暉晃非憐
非螢乍遠乍近忽滅忽熒穿叢薄而無景度鏡嶠而有聲
峽口吐月冷浸玉京踰望之漸虧顧澄宇之倍明三峯
鼎立萬仞屹嵒羊角直上天柱高擎儼兜鍪之大將凜鬣
鬚之神兵迅兮若搏側兮若崩蒸雲滂翳管失厥形千崖
怒號衆壑哀鳴沈寥岑寂怔忡靡寧獨蕪松火明誦黃庭
瑤階步虛若有人聽倦而假寐曙色已吟悄然而思肅然
而返拂讀殘碑披舊遺簡百千萬劫永填巍我七十二君
俱并望款致而典雲儲願祛疹憇膺封秩功崇祀典諒少

吳之下都豐稔收之別館詎堪宇之陝區實鍾毓之流衍
而麗則之裝索負幽閔之探纂既黯黯以傷別又眇眇而
增懣倘遊岱之無期副名山而未晚亂日嚙嚙太華崑崙
崑崙兮崑崙峻嶽嶽軒轅兮二曜迭運為朝昏兮萬象咸羅
肆吐吞兮迅哉齧極奠乾坤兮最爾蟻垤列兒孫兮九關
有路達天門兮八翼罔折叩帝閭兮授子之手標掌痕兮
晞子之髮出沐盆兮啜飲沆漚滌器煩兮戲擊菌萐挹芬
磨兮調笑巧譎顯鬢媿兮相與目成獨無言兮緣茲一念
復沉淪兮矢潔好修誓偃佺兮再尋白帝問真源兮葆我
靈灑永弗諼兮

師竹堂集卷一

四

頌

萬曆紀元頌 有序

臣惟乾坤肇畫二儀攸判大哉至哉之贊雖發揚
造化之秘然聖人法天之道體元載物之妙寓於
茲矣惟天作辟綏謐萬方鳩始以來羣龍繼統粵
夫幾魁黃序造契結繩堯虞曆錄傳禪正始禹湯
迄武實歷相承如厥形先首成歲基存靡爽靡忒
所以握長人之權以成玉燭之太和也三代既淪
大法斯泯迨及漢武乃始建元自茲相沿莫之能
易願務誇詞實或不然春王之旨無乃外乎恭惟

我皇上恭儉中興神明昌祚追思玉几光撫璠圖
政元萬曆誕布九有猗歟休哉臣伏繹其義曆以
萬計固上昭玄眷之罔極下示鴻祚之無窮然兢
兢業業允執厥中永綏天祿爲億兆主已濫言表
視前代侈心郊時拊瑞鳳麟不其陋歟臣幸生極
治之期躬聆御統之制舞蹈歡忭之餘謹撰頌詞
識此曠際弗慚蕪俚自同巷謳謦箴知不可乎其

辭曰

粵稽古聖代奮兆貞符基景命開泰運體乾元爰建始示
居尊於我皇至神聖蘊淵微妙篤敬神龍躍叶上玄膺舜

師竹堂集卷一

五

曆受堯禪極覆載稟正朔浹神人遍海嶽維萬曆與天同
天不息曆無窮於我皇篤聖孝事兩宮隆徽號御平臺召
輔臣契都俞諮經綸勤簡編親備彥時沍寒學靡倦仁天
浩同春敷徹崖谷潤稿枯帝眷德錫福萬神受職靈幽贊
透流趾爰饋禧五星順九土釐天保定受百福福之來日
不足於我皇德業隆卑法地效天崇維萬曆熙皞始環無
端曆無已延玄算應無疆神明胤永壽昌臣稽首載忭舞
獻頌詞式終古

河平頌有序

臣謹按黃河之水源于絕域自積石入中國至大

坯而逸放神禹治之其害始息自周以降禹跡漶
沒泛濫旁決其變非一聖朝定鼎幽燕因此之舊
開會通河漕東南之粟以供軍國之需而四方朝
貢賓客貨物多出于此黃河趨海之勢橫亘其間
小則淤澱大則隨之而去阻絕糧運不獨決南岸
河南被災決北岸山東受害而已前此治河有聲
如宋禮陳瑄徐有貞盛應期徐恪諸臣皆能殫慮
精慮疏濬成功然未久復塞或至衝激由斯觀之
雖曰人事亦豈非關天道哉我皇上度宗視朔迪
詰考祥蓋六載于茲星辰順軌川嶽效靈九夷八

師竹堂集卷一

六

蠻罔弗向化惟此河患日屢聖懷爰命臣工乘時
修治未數月而河平焉總理大吏列狀以上謹按
孝經援神契曰河者水伯上應天漢夫天漢寧則
河水平斯上下同流之妙也自非我皇上聖德通
天幽明同贊曷能臻此稽之往牒河清有頌夫河
清雖瑞然壑爾澄澈不數十里靡利于民靡資于
國且以爲休烈宣章珍符靈契昭揭簡策祭告神
祇况茲河之平安道順流如砥如矢蒸黎莫居漕
輓通利不有述作昌示康休臣拜手稽首作頌以
獻媿詞義鄙猥不足以掄揚盛美被之樂章侈諸

來代因以見聖澤汪濊與大河之流浩浩無窮云
爾其詞曰

維茲大河源發崑崙導厥積石駭奔龍門以疏九道鉤盤
高津浮瀟灑漫激戾襄陵以赴衆壑兼包並吞禹迄千載
遷決靡常以疏以殺為隄為防怒濤驚浪日衝夜撞財殫
力瘁委之朽壤未流橫潰孰究濫觴明資其力易陸以纜
匪給蒼生寶供赤縣維茲湯湯仰厯宵旰爰命臣工投以
睿算上下志同神人協贊上帝鑒臨用溥洪澤九折縈迴
循禹故迹節弭陽侯波停河伯龍馬負圖神龜載畫鼓柁
揚舫恬卧几席吳杭越稻千里舳艫順流終日無俟衣袂

師竹堂集卷一

萬艘迅發兩岸歡呼直如竹箭以達上都既盈倉廩亦裕
室虛聖心豫悅纘禹舊功爰嘉底績庸乎司空司空曰吁
寵靈帝憑玄貺永錫天子是膺夙夜惕厲秉心謙冲嗟此
大河浩浩瀾瀾孰究其終孰溯其始孰怒如丘孰平如砥
昔止袪害茲兼受祉維功之竣輝映前史前史維何平成
再奏沉璧與馬厥功何陋滔滔天漢涓涓星宿永底安流
永承天祐再拜獻頌天子萬壽

壽宮頌有序

皇上聖神御極冲虛思理無離宮別苑之飾聲色
狗馬之娛惟是預營壽宮恪遵往制寧直達觀玄

覽通知晝夜而一勞永逸不以艱鉅遺後卓哉聖
慮淵且遠矣大小臣工莫不精白殫慮仰承休德
維天啟閔維地獻寶大略融結實稱隩區抑且密
邇昭陵時遊弓劍太卜諏吉司空庀材川陸奇琛
雲屯鱗集子來趨事悅使忘勞工役將竣所司請
上親閱迺于九月十日駕發京師先是雨霰浹旬
屆期開霽靈曜麗空纖塵祛道駢躡華駿奔履
殿上布袍角帶恭祀諸陵已乃周視壽宮天顏喜
豫六軍萬姓歡呼踴躍遍滿崖谷誠千載奇觀也
臣不佞猥以宮寮濫竽扈從目覩巨典不勝慶忭

師竹堂集卷一

八

之忱輒忘謫陋濡毫作頌雖蕪俚之詞不足鳴盛
美萬一然不敢為子虛烏有之說徒滋夸詡庶幾
竊效華封之祝云爾頌曰

於燦皇明茂膺篤祐毓慶鍾祥邇啟天府勝埒十洲秀甲
三輔天人允協華夷快覩川浮大木巖貢美砥百靈效職
六丁運斧規詒仙都制標閭闔乃列七萃乃馭六飛士女
父老翹幸郊畿瑞烟紫氣瀾布翠微禮恩虔祀陟降不違
展思齋肅殷薦明禋更衣按轡躬閱吉壤流水澄澈周山
壇爽靡陋靡侈是式是仰皇情欣暢爰發內帑由黃鑿
以次受賞輝映文綺光播寶鑑長揚庭蹕神運常寧

月殿林靜霜清周廬嚴護遠徵先聲戈矛璀璨刁斗和平
豎儒宿衛日炫心傾緬懷遂后日軒轅氏恭默問道窈冥
致理咸池象德河圖受祉既肇上治復籍仙紀乘龍御天
不圖甲子美哉橋仙但存虛址於萬斯禩儼懿吾皇憂勤
盱食澹泊垂裳仁敷四海道冠百王豈日舉羸亦戒厚藏
穿泉設機奚啻聖狂天眷純德貽茲吉祥多男多福愈熾
愈昌河山衍久日月並光壽宮何爲宸居永康小臣摛翰
莫罄掄揚一人有慶萬壽無疆

修省頌有序

修省之言易昉乎孔子觀易象而繫之辭也天威

師竹堂集卷一

九

莫甚于雷洊而震焉懼滋甚矣聖人以徒懼無益
故繼以修省修言舉省言思也能舉能思必敬必
戒何變之不可弭自漢儒創仁愛之說篇有疑焉
人君事天如子事父母于子過而不責乃苦他
人以愛其子不幾于遷怒也乎漢儒之意蓋以藹
然一體者以感動之而回護微婉默啟兩端導諛
感恩亦可以恃愛可以納約亦可以導決固不若
恐懼修省之五語不惟明詰之后益憂益勤卽中
材以下有所憚而不敢肆其詞危其慮遠矣世儒
談災異不出二途有謂適然也者公孫弘餘烈之

對王安石不足畏之說也其失也媚而恣有謂有
心也者劉向洪範之著京房翼奉類應之占也其
失也誣而鑿言人而不言天責己而不責物衆言
淆亂折諸聖矣恭惟皇上握圖御極十有六年敬
天勤民有如一日任賢勿貳去邪不疑胡越一家
聲教四達信百年未有之盛際也邇者水旱頻仍
公私胥絀大河南北人至相食芻粟之積相繼焚
毀蠲恤之惠屢施哀痛之詔數下堯舜憂民禹湯
罪己曷以加諸聖心夫復諭禮官申飭中外毋
競侈靡以長澆漓毋事官遊以妨職業大小臣工

師竹堂集卷一

十

莫不震懼隕越濯也圖惟仰副冲懷共回天意可
謂符周人陟降之詩契孔子修省之旨矣愚生謏
陋筆札是司謹據丹衷用竭玄德雖蕪俚之譏不
足模至誠惻怛于萬一而垂之來禱俾遇災者以
聖訓爲師庶幾小補云爾頌曰

於赫上帝大德曰生雨露霜雪同德異名水旱厄運湯堯
不免五季何時禎祥迭見漢儒拘瑣傳會五行或應或否
亦自難明謂天昭昭聖世何慘謂天懵懵匹婦奚感懵懵
昭昭幽邈孰窺易象一語確乎靡疑惟我聖皇恭默致治
齋戒神明憂勤惕厲彼蒼何意履辰相仍罔蹈瘁穀屢

不登吳越齊豫燕薊秦晉野無完廬薄饒殘殫草場甫燼
運廩復災休明盛代胡爲來哉惟上悚惻責躬罔後曰予
不德萬方曷咎惟予輔弼爰暨庶僚其務精白期共弭消
彼不蔽體吾忍華服彼不糊口吾忍飢腹一人向隅滿座
不歡繫我蒸黎寧不痛酸祛爾紛華損爾遊宴省禮蕃樂
毋忘毋玩勤爾職業懋爾訏謨敬天之怒毋敢馳驅聖躬
兢兢聖心翼翼聖訓洋洋敢不欽式宋景熒惑殷戊祥桑
彼且遄假矧我聖皇我聞應天匪文以實厥實維何所其
無逸民溺已溺民饑已饑宜幽達隱惟善莫違儉而又儉
敬之愈敬十二聚民講求荒政父母宗子一氣潛孚如標

師竹堂集卷一

十一

之景如鼓之枹獄紀空虛年書大有五嶽無塵八荒同壽
豐凶一節終始一心方寸馭朽跬步臨深曷哉臣工是遵
是迪竊效警箴用垂遐邇

箴

儲帷勸講箴

乾坤父母長子曰震毓德青宮開筵紫禁膚質性成亦資
古訓於維聖功蒙養發軔正事正言惟兢惟慎有疑必質
有難必問毋曰穆穆而弗酬應業怠則荒功勤益進蠹志
蕩目必絕必損賢傳聖經是親是近毋徒博洽毋工聲韻
敬天勤民室慾懲忿孰爲殷鑒孰爲古鏡惟日孳孳心澄

志定如井及泉如陟升峻巍巍靡躋淵淵靡濇嗟予小臣
躬逢昌運竊附警箴仰瀆膚聽俯採芻蕘比隆堯舜

奉旨擬撰銘

太極硯銘

胚混凝堅象兩儀先肇一生水玄之又玄

卦硯銘

乾剛坤貞坎潤離明不出戶庭而山澤位列不下几席而
風雷令行

月硯銘 二首

載爾魄韜爾光內涵河山之影外騰奎壁之章

師竹堂集卷一

十二

初弦厥形惟玄厥精持盈恭默億載貞明

琴硯銘

可阜可解惟爾形兮以治以察飾爾躬兮

鰲磯硯銘

漸瀆瀛海珠磨文囿蓬島若瀟永祝萬壽

鼎硯銘 四首

虛其心實其腹道乃全參三才而立之用乃圓正位凝命
萬斯年

範鼎形作墨海調化筆端熙帝載

鉉金玉膏萬方井寒冽澤無疆

惟玄惟默象帝之先安汝止永不遷

鐘硯銘 四首

肖形景陽策勛石鄉兩侯翊衛文治永昌
叩之鏗鈞而質匪金紫雲神物爰發鯨音
孰鑄爾形含章可貞以文致平濯濯厥聲
坦其中宏叩之斯鳴萬年寶之大鏞不傾

圓硯銘 三首

去觚爲圓大樸既還守其太玄而以永年
坤轉乾旋用方體圓法天行健于斯萬年
象彼太極函三爲一其中則虛斧藻萬物

師竹堂集卷一

方硯銘 四首

既剛既方無陂無側爰置座右以比立德
剛方而直溫潤而澤翁受敷施莫安四國
堅不磷方不毀文明天下而安厥止
正爾德布爾式王道之行無反無側

玉硯銘 二首

追琢其質溫潤而栗君子比德
知其白守其黑是以爲天下式

硯銘 二十八首

惟玄默靜而正不曰堅乎磨而不磷

其德方其用剛飛紫霧吐玄光萬期年壽無疆

不水而潤不璞而貞不涸不傾以毗我文明

墨爲食水爲液質蒼璧形方尺貯天澤沛萬國

澤其外泓其中靜其德豐其功

大璞既琢含章可貞久于其道天下文明

君子慎動而爾靜專故壽以世計而善保其天年

四方砥平一德堅貞供奉石渠贊我文明

龍淵之精質產玄璞不水而澤以沛甘霖

膚寸爲雲勺水爲雨雲行雨施惠流澤普

漱清泉兮含芳稟玉質兮金剛完堅貞之玄德揚藻麗于

師竹堂集卷一

文章

堅法地玄象天斧藻萬物潤澤八埏

知剛處柔知白守黑不下几席而四海咸被其澤

與墨爲入與水爲出渟而不緇滿而不溢質爾晦而文愈

章體不動而用無方

封邑卽墨策勛石鄉如礪之誓爾功不忘

貞爾質以能守也虛爾腹以能受也不傾不涸其可久也

方不割靡不剝光不耀直不肆是爲廟堂之器

涵月魄隱星文吸靈露起玄雲

大成若缺用不竭大盈若冲用不窮含美若空文在申

匪瑜匪瑾不緇不磷秉一德之堅貞漱六藝之芳潤
片石注泉玄流洋溢義畫堯文胥由茲出
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濁虛極靜篤吾觀其復
非月非星象緯著非山非澤地文示非圭非錫民用利
刊山濬川厥功告成帝錫玄圭天下文明
抱此大樸垣而中虛漱芳挾藻左右石渠
星文炫秀雲根發潤寶而用之玄功默運
溫潤而粟堅剛且貞用宣綸綍如玉如金
惟虛故受惟靜故久知白而黑君子之守

琴銘 四首

師竹堂集卷一

十五

羲桐宣響虞絃被歌君臣相悅天地同和
法天地象君臣聖以制器養和平禁邪淫吾以思義
鼓之和以平聽之肅而敬宣太和之音鳴泰平之盛
志在高山盤石永命志在流水河清誕聖斯其爲至樂之
感自然之應

銀印色池銘

於戲以爾赤心不奪于紫又油油與借故貯之金屋其潤
色圖史爲縑素光哉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五言古詩

人日同劉子良館丈入直因往西苑觀鰲山恭紀

人日喜晴和春融太液波小臣叨侍從載筆侍鑾坡大官
給珍饌應候辛盤薦陛楯休禁郎呆恩肅秘殿歸極下階
行徐徐過武英北瞻青瑣闥西出紫金城容與循河澗萬
成烟嵐嫵小憇中貴家紅梅照幽圃古柏繞藤蘿虬枝絳
柱磨層軒丹掩映危堞翠差我瀛海石梁起玉鍊金鰲峙
畫鷁出長楊遊龍蕩芳芷南轉迎和門玄修蹟尙存明農

師竹堂集卷二

一

西苑靜寂寞欲銷魂千尺轆轤懸九級浮屠峻天女散花
來綺縠俄成陣幢蓋倒天吳流蘇引鳳雛暗香傳菡萏餘
燼煥曜瑜璀璨奇峯秀寸寸旃檀擣霞彩射青霄虹光移
白晝羽葆集星橋魚龍混夜潮芳英紅半墮嬌蒂翠全飄
霏微蛤粉垂約綽鮫絲轉天開不夜城花滿長春苑仙掌
露華溥霓裳奏廣寒水邊風瑟瑟雲際珮珊珊隱隱仙韶
闕迢迢廻絳節玉堂蓮炬遙金屋蘭膏結宸遊奉兩宮樂
與萬方同太平今有象嘉瑞兆年豐豎儒炫偉麗歸來不
成寐誰云熬火然但見燈花墜祈靈漢祀脩異術廣陵遊
玄霄延寶籙紫籙有丹丘雖然一粒粟民間珠百斛願以

錦繡棚持作光明燭海上架山來宮中惜露臺深居昭儉
德稽首頌康哉

玄兔詩應制

聖世昭靈貺衡星降其精佳哉見明眎迥異常魏形美髯
疑易穎濃霧先含英漆凝可鑿光壘潤時流津肅肅噤瑤
卉耿耿射金睛德叶慈烏感瑞同蒼壁陳祗緣餌靈藥豈
是染京塵赫赫我成祖定鼎勞經營發祥獻此物北極標
奇珍茲圖無乃是恭玩紫氣盈吾皇繼熙浹天下臻和平
盡去三窟狡蕩蕩敷堯仁

玉河冰泮

師竹堂集卷二

二

春風融餘冰石橋瓊沫濺賜彼御溝水縈迴自內院不獨
聖澤邇况乃恩波遍遠瀉匡廬泉近淨澄江練宮桃映紅
霞隄柳垂金線有時明不流猶疑戀宸眷行人聽此聲年
華感飛電緬懷溟渤通朝宗急如箭浩浩衍天潢億載壯
赤縣

觀敬器圖

有器置清廟詢之故是名厥安在中正厥覆由滿盈哲人
觀萬變消息胡昭明持滿貴抑損毋與造物爭損之而又
損承固無危傾三復仲尼言勗哉終身行

虜王貢馬恭賦聖德無外詩

聖皇御宸極文教敷域中所勤匪遠畧秉心恒冲冲黠哉
控弦虜慕義遙求通神駿簡其良貢之甘泉宮蹄曳瀚海
波鳴逐陰山風玉階集雲錦仙仗輝星躔帝閔歸天閑冥
勞頻且豐陋彼千金求贖哉貳師功走馬豈攸好所嘉道
人忠青青塞上草來牧嬉兒童解鞍息戰士四海春融融
小臣侍交戟拜舞摠丹衷願謹朽索誠聖德預無窮

出京夜過盧溝

輟直出東觀銜命辭北闕深夜度盧龍高秋水鳴咽曠野
饒悲風寒空浸孤月斷續塞天雁蕭颯霜林葉漸覺神京
遠重與清渭別嚴程畏簡書不寐感明發圖報籌短長謀

師竹堂集卷二

三

生計巧拙慨焉惟夙盟鬱陶寸腸結

同李惟賢大叅遊天池紀事

生平慕奇攬禽向希高蹤泊舟潯陽江坐對香爐峯晚宿
東林寺微悟西來宗侵晨度虎溪一笑憶遠公不信廬山
高但見蒸雲封雲開露浮屠劍插青芙蓉儵然神已往况
與良友同熟練曳我要短衣扶我筇木末俯飛鳥天際窺
冥鴻縱目錦繡澗如入芳菲叢詩經臺率律試心石龍旋
瀑布濺寒沫竹林鳴剛風躡雲與披霞小憩勝僅容深壑
驚雷雨幽澗迷杉松攀躋人天外出没虛無中捫蘿至天
池依岫疑鬼工雪消明鐵瓦日麗雄琳宮登眺凌虛閣大

界烟濛濛屈曲度空翠危仄超長虹拜誦御製碑玄蹟垂
無窮遠麓發清嘯無乃顛仙逢下觀佛手岩玉液流淙淙
覽之鑑毛髮酌之盪心骨深入窮其源乃與天池通上方
雙寶樹直幹摩青銅枝錯舞鸞鳳根古蟠虬龍擊可四十
圍蔭可五百弓樹下坐巨石石隙飛泉沖振衣而濯足慨
焉契予衷絕巖訪老衲閉戶萬事慵拋經忘夏臘合掌藏
機鋒予亦悄無語紫色來高春歸仍凌虛宿月上諸天空
清冷不成寐隱隱聞晨鐘腥穢非所戀筍蕨亦可供終當
謝塵鞅蓮社來相從

宿圓通寺

師竹堂集卷二

四

早向天池飯晚投圓通宿門前石耳峯青黛倚天矗三更
吐孤月清輝淨灌木哀猿叫高嶺山鬼嘯幽谷長廊闐無
人霜風弄修竹掩關剔佛燈自取離騷讀

羅近溪先生邀遊從姑山

仙真傳麻姑何緣復有從既匪列姬侍或當聯伯仲支派
一脉分靈秀兩山共乍觀彩霞爛深入嵐光重蜃氣結樓
閣鬼工鑿巖洞丹壑濃樾護翠壁寒潭空怪石踞猊象危
梁架蠖螻乘風躋天柱縹緲欲飛動盱眙二水交閩粵羣
峯控茫茫缺陷界擾擾微塵衆僉歎華表鶴鳴跨秦臺
招悵懷碧雲輾轉發清夢

訪王元美先生小祇園

須達不愛金祇陀不愛地金地雨不愛移真弇州第石是
鷲嶺來水自恒河出一區羅萬象別有維摩室我本丘壑
人偶被微官寄不因使樣泛疇獲慈航濟酌我以醍醐衣
我以薜荔還家向人道口作旃檀氣未須問二州且歸讀
十記

余見桐司理邀遊慧山泉夜酌風雨大作

自採虎丘茶來試慧山泉古寺夜雨急石溜清可憐正涌
羨馘濫旁射驚仄縣遠攬一鑑開就汲亂珠聯松枝引活
火竹院烹寒烟色映金莖露味勝玉井蓮初啜塵穢滌再

師竹堂集卷二

五

飲沉疴獨品騰二云舛功德八乃全使君閑行役張燈列
華筵願為屏絲竹願為徹肥鮮激石吸清冷枕流聽潺湲
共酌曹溪水互參趙州禪

遊崆同山

朝發回山阿暮入崆同岑驚雷瀉絕壁萬壑流哀音靈光
盪胸次空翠沾衣襟宵然氣候殊白晝翳寒陰蕭蕭六月
秋披裝尙不禁冥森羅萬象迴無塵俗侵緬懷神節后至
道咨何深鼎湖杳何許廣成難追尋劃然發長嘯鸞鳳鳴
幽林林際見蘿月坐石彈璫琴冲舉且勿問所貴愜素心
共天峯上人夜坐長廊

白日沒西嶺靜院肅清樾寒玉烹階渠凝脂薦山蕨大界
無一塵浩浩海天濶相對已忘言至理終歸訥昏黑未能
寢坐看山吐月

仙關

十洲不可到乘風入仙關瑤草夾玉磴幽絕非人間不用
訪丹訣一覽迴朱顏恐已入天上時時顧空山

遇真宮張三丰舊隱處也

平沙植萬松重樓映霜曉登臨懷真仙極目烟雲杳金門
求遺蹤使輶遍海島鼎湖恨無窮茫茫望青鳥

邯鄲蕭使君邀飲叢臺

師竹堂集卷二

六

莫秋傷客抱况復臨高臺寒雲漳水合悲風碣石來孤城
奏絃管廢園空蒿萊今古邯鄲道趙王安在哉

辛巳除夕書懷

久客寡驩况况復值除夕寒齋對孤燭悽然憶疇昔我本
梁韃子棄之從繼掖謁帝京國游承明偶通籍中秘媿儲
養東觀備紉繹敢辭頭白誚靡竟汗青績木雞學繕性金
馬聊混跡場來事供奉裘葛已十易母弟守田廬兒女在
疆場三處千里隔一夜百感積雖于童僕親轉切年華惜
髮短笑勞生鐘鳴歎行役永言菽水懷匪直烟霞癖碧山
不負吾人各適所適

送張敬庵侍御之南京繳

於皇重根本建業擬鑄京案牘雜芬絲經綸在時英張公
瀛海彥修髯儼神明西江與中土攬轡俱澄清潞波春漲
穩畫鶴悠悠行回首玉河橋先聲石頭城烏臺太平隄萬
樹黃鸝鳴玄湖錦鱗躍鍾阜彩雲生地勝多遠意吏散寡
俗營豈直剖積蠹亦以適宦情歸來夔龍侶毋但鷹鷂名
聖王銳理道億載翊昇平

桃花嶺為太宰楊公題

桃源非渺茫幽人良有託曼倩豈滑稽規諷寓詠詭海岱
鍾元臣玉衡散華灼秉銓叙流品許謨資商護成蹊本無

師竹堂集卷二

七

言盈門頌公博閱世玄都觀大隱平津問恩深雨露偏報
重瓊瑤薄願言一宮府繁且置丘壑功成奉身退先憂而
後樂繡嶺蒸紅霞芳尊恣歡酌異種移縵山仙實結度索
春色九重多何煩問丹藥

初夏即事

時序倏代謝風雨歸殘春夏木千章交坐對峯嶙响永晝
敞齋閣陋巷寡車輪况值休沐期時與藥裏親榻來趨供
奉何幸逢昌辰觀茲夔龍侶翻憶羲皇人雅抱庸弗渝金
馬堪沉淪

送黃思軒年丈冊封蜀藩

萬內稱隩區信美惟西蜀青城與錦江夢寐空馳逐銀臺
承簡命玉節光林麓陋漢啟侈靡師周敦親睦登高大夫
才所至探秘錄無惜郵筒勞遠寄慰幽獨夔州以後詩為
君琅琅讀

宗伯沈龍江館丈見示先公畫竹命題其上

沈翁明高士寫竹寄幽獨放筆何其神胸中有全竹虛堂
時把玩塵俗滌萬斛明月泛瀟湘清風坐淇澳遺金未必
守遺書未必讀直節遺子孫世世求多福孝哉宗伯公手
澤不忍觸勒之方寸石價重連城玉過里感三陽披圖愴
風木那得子猷悰徒增孟宗哭我有愛竹癖對此不思肉

師竹堂集卷二

八

高人不可見竊用以私淑翁貽甚宏遠願公紹芳躅相業
垂汗青忠貞頌詒穀

初度日老母寄扇感賦

旅舍值初度妻孥強驩宴念此劬勞辰清瀟渺悽歎忽傳
家信至悲感復歡休長跪問母安寄我一素扇云母所自
持如母享遐算再拜揚仁風恭持時把玩三寸違菽水寸
草憶針線徒慚扇幼心忍障汗塵面古人卻微辟終身守
貧賤絕裾者誰子棄親甘遠宦沾襟已盈涕浹背時流汗
理我舊斑裳歸歟亦未晏

壽南臺李翁八十本寧太史祖也

維楚多隩區郢中標玄宅幽巖發巖阿雲騰竟晨夕南臺
有仙翁柱下原通籍肅月彈青萍汲江煮白石有子旬宣
長有孫文章伯庭枝競奇秀並譽連城璧緬我五華公別
歷多惠澤孤雲一縈念簪綬慨焉擲福逋良遠患疏歸聊
自適急流爲親退茲道難今昔晡晡南臺翁蚤受玄元策
炯炯兩頰丹湛湛雙瞳碧八十步矯健林壑遍芒屨四月
值初度純陽此顯迹飛吟過洞庭君山不盈尺雲駟度翠
旂星裾集瑤席郢曲自寡和鈞天詎能釋予從太史後勝
會心私憚登龍信有緣騎牛識豈易冥阮共鄰壤山川壯
行役膏車從翁遊稱觴竊瓊液俯首視烟霞乾坤任闔闢

師竹堂集卷二

九

感懷贈十洲楊先生

人世有殊途至教無二理昧者泥其流攻排恣詆毀卓哉
蒲坂豪尋源析諸子靜定悟竺乾中正承闕里書受柱下
玄氣識關門紫過我瑞雲亭塵壑剖真旨半生醉夢醒一
旦膏盲起苟俾大道明何憚俗儒訾從此兩忘言冥心邈
無始

除夕書懷

客舍歲云暮百感生虛堂帝京饒佳麗信美非吾鄉兒女
隔千里兄弟各一方悽其苜蓿盤冷落屠蘇觴悵焉寡歡
涼寧獨時序傷檢書伴寒燭禮佛焚清香灑衣步檐楹星

河交輝煌爆竹戀殘夜疎鐘趣曙光迅曜不自由少年安
可常豈不慕放達其如思太康遯哉穆叔訓永念何時忘

望雨

驅馬郭門外麥隴何茫茫一春苦亢旱四野憂田翁仰視
九霄上赤日行長空我聞仁聖朝甘雨隨和風豈茲天道
舛無乃人事恫吾皇方側席引咎恒責躬換號頒九衢震
懼奔羣工惟此精誠念上與高旻通玄澤溥入荒潤稿蘇
疲癯願采大田詠特筆書年豐

贈唐活溪年丈擢兖州貳守

使君守德州千里足恒產膏地多耕牛荒村無吠犬上績

師竹堂集卷二

十

嘉北關少府陟東堯民聞新命下攀卧情何繼使君語父
老辛苦幸自勉吾亦重去汝封壤且不遠民間使君言相
視悲以泣此時送征車何時觀郊冕乃知惻愍吏益民良
不淺三復德民謠采時有深感

往歲都下鬻解至秋始盛今五月已盈肆矣活烹生
噉備極慘毒捕鼃者斷首剥膚猶然跳躍而田螺每
一筐不止萬億南人嗜之價又廉予每經所謂兵部
窪者不忍視也憶通籍時即放之玉河蓋是地禁中
人不敢復捕行之十餘年茲髮種種重來于心戚戚
焉友人多笑予僮父作此解嘲并與

天津饒紫驪舳輸神京壘斷亟射利仲夏肆已盈所貴
侑觴咏今乃供鑊鑊百千供一金眷屬同圍城火熾湯漸
沸輾轉復縱橫既在覆盆下那有敵聲膏沫甘糜爛整
甲猶支撐惡少喜生啖寧俟椒與橙郭索氣尙奮咀嚼口
已頽哀哉此微物胡嗜如侯鯖莫謂冥蠢軀貪畏實同情
腹芒先朝魁赴海知匿形外躁中無腸異彼智術傾雖應
三辰次難免五鼎烹垂涎誰見憐不如雀與鼯都人善捕
鼯囊笞競哀鳴剥膚足猶躓斷首目還瞪田螺數千肉僅
可供一羹嗟予煦煦者少苦疾病擾因之信果報戒殺誓
神明平旦屬童子遠近爲經營真爾于何所玉河清且泓

師竹堂集卷二

十一

古有放生池咸若皇仁宏緬思並育理人物第異名忍以
口腹慾無量受怖驚聞者譏予迂見者嗤予僉卿但用卿
法吾自堅吾盟毋爲勤學誤庶幾得養生

陸海熊子與予同舉進士讀中秘書聲稱藉甚居無

何以飛語謫判浙隄既量移常德倅復病失期再

謫江西闕幕人無不爲熊子屈乃熊子意泊如也

夫逐臣去婦繯眷舊恩不忍舐絕皆人倫之正聖

人所取以風世者于其行賦此贈之登高送遠黯

然之懷亦畧可見云

南國有佳人傾城擅一顧承恩入掖庭光彩生行路羊車

耻邀幸蛾眉竟先妬掩涕辭上陽躊躇不能去永念貫魚
寵恐暴當熊譽深惟芳華敢怨嬋娟誤有意詎幽篔無
金買詞賦天王自聖明曷哉保貞悫

七夕

乞巧迷情劫惜別憐雙星苟非悟幻質誰能耻浮名林靜
發清籟池定涵虛明守拙亦有意何如忘世情

有感擬古 三首

徐君宰木拱季子挂劍去地下未必知寸衷良不易人生
貴知心未喻蘭與金三復久敬章千載猶沾襟

二月桃李花顏色芳且好春暮委泥沙不如陌上草物理

師竹堂集卷二

十二

有盛衰不怨郎心薄傷哉白頭吟九原如可作

士所貴者心而可許人死匪曰自輕生真欲報知已豫讓

斬衣時智氏固已矣此義鬼所欽難語兒女子

己丑元日記事

屠維赤奮若元朔肇孟陬景熙布瑞麗律轉扇和柔何事

黃道舛闕虛氛稜投占候忌正始仁愛示綢繆厥食僅三

分纖缺匪全尤維時玉帛集萬國拜宸旒聖心切震懼警

戒懷殷憂避殿不受賀罪已重以周於皇秉恭儉典謨恒

經細是宜錫靈貺召異昧厥由類應固可厭獻諛良足羞

蝕寸若可忽安知不如鈞凡事貴謹微滋莫難圖籌盛滿

鑿霜冰逸豫嚴戈矛容光靡遺灼豈無覆盆幽民方苦饑
疫吏復困誅求炯哉有懿訓撫虐成恩讐常使陽明勝務
期陰沴消過也天下見更也宇宙昭小臣備史局紀述師
前修伐鼓而用幣胡能假以孚泰階調玉燭昌運鞏金甌
入荒仰離照億載迓天庥

慈壽寺與別山禪師話六祖事

能師業負薪食力甘養母一聞般若音如擊須彌鼓馳走
謁黃梅春糧不辭苦半偈悟自性衣鉢授五祖曹溪宗派
長宏濟滄且溥憐予火宅居慨慕清涼許避喧入化城莊
嚴目未覩浮屠侵霄漢七寶散花雨大哉聖母功恒沙擬

師竹堂集卷二

未數上人契名理掩關擲玉塵香消寂無言但見西山嫵

維摩不二門吾將依五乳八萬信畏途寸衷有淨土

生日先阡感懷 三首

人逢初度喜我逢初度悲逝水莫由返來日詎可期永念
劬勞恩兼懷伉儷思多愁復多病循環無已時此身非木
石萬感何能支淒淒松楸傍拭淚讀殘碑祖德弗能述耄
耄亦奚爲

去年顏尙壯今年已枯槁歲序苦見侵安得不速老生平
歷艱辛衰暮幸自保誰能役此神爲雨憂百草龜鶴與蟬
游達觀亡遲早武公真吾師庶幾以自考

通籍二十載強半居田間匪云甘偃蹇實以奉慈顏風水
既永恨屢屢亦長潛儉德擬塞兌晦迹思閉關新愁付白
髮舊業饒青山吾家誓墓者高風邈難攀

病

我生三十強日日與病俱飲食居處間未嘗離須臾往有
萬里行爾亦隨馳逐黠哉二豎子真乃吾奴僕病乎爾何
物亦有知識乎高明瞰鬼室此言良大誣肆爾纏綿屬往
往侵癯儒祛爾亦匪難豈俟揮錕錐靈藥搜爾腹神死攻
爾膚吾腹吾膚而言爾者與病爲一也我意誠絕爾焉能恃城狐念爾從
我久未忍捐窮途舉世咸爾憎吾獨爲爾憐爾憐彼華亭鶴

師竹堂集卷二

傷翎困海隅雖不爲人珍幸免耳目娛釋氏苦有身莊周
悲復蘇吾儒不朽者豈在血肉軀射虎扛鼎輩氣勢雄萬
夫燕肩與斗酒不識軒岐徒七日苟不汗委頓付村巫世
人有大病素難之所無壽生方寸間致民肝腦塗國靈身
亦危尙何參苓圖病乎不爾嗔爾亦毋予適從我至期頤
賞爾以醍醐

病起出郭漫吟示門人陶方二生

城市無佳步出郭天宇曉有如茂林中驟逸樊籠鳥遠近
暮山橫深淺春波渺萋萋芳草生幽思知多少感此衰病
身胡爲事役擾飛仙亦小技神遊八極表

雨中何仙室丈人周右梅年兄陪趙儋鶴司理泛舟

至釣魚臺

方舟遡流上紫紆入幽篠霖雨結沉陰空濛迷遠眺飛泉
千仞瀉奔怒激石竅疑張洞庭樂忽發蘇門嘯清籟萬木
振哀響眾壑導天風吹餘韻冷泠轉要妙釣臺峙急湍虹
梁度小艇藉苔漱澄瀾捫蘿對孤嶠遐想垂綸者水石本
同調鏗錫聽不足泊沒良自悼返權重回首空山留夕照
與何啟圖遊靈谷寺

晚涼江風清行吟並肩與松杉十里陰霏微半空雨野服
受溪光亂山有佳趣鐘聲度孤雲人語隔烟樹步月澹忘

師竹堂集卷二

五

歸問酒石橋去

子與啟圖避暑南城樓田子藝貽以雙鴛雛畜之池

中次日啟圖以詩示子率爾奉和

有美雙文禽飛止共朝夕胡爲遺兩雛短羽尙淺碧不能
使狐衛鴛鴦尤異者養雛于土窟間能使狐衛其子寧敢笑鷄尺得非詩人羅
獲異如臯射比翼若憐鐵交頸似相喈雖媿閒鷗清幸免
腐鼠嚇放爾之寒塘同栖愜幽適顧影戢芳姿乘時養彩
翮主人鳳池頌愛護永不迫

何啟圖宗伯遊太和有贈

玄嶽峻穹極瓌麗侈往牘駿奔盡遐陬蟬附通靈谷巨典

掌秩宗幽贊叶雍肅居東蒼赤切拱北丹慄篤于時屆暮

秋灝靈奏成熟攀躋凌鳥道徜徉混魚服穿雲入天門倒
景俯地軸萬壑號剛風千巖競落木凝睇白榆界禮帝黃
金屋下憇紫霄宮仍遵玉虛麓已訝函關氣爲訪成都卜
明馨荷皇眷中正受介福

王烈婦詩烈婦太康人給舍王竹溪君兒婦也夫死

以身殉余聞而壯之爲作此詩

捐軀固不易處死良尤難而况閨闈質如葦隨狂瀾烈烈
王生妻玉結冰凝寒夫死誓相從勸諭徒百端豈不惜此
身殉節性所安躍水合雙龍舞鏡羞孤鸞都下翟氏婦事

師竹堂集卷二

七

夫筋力殫夫亡跪柩側二旬不肯餐親戚諭之食閉口唯
悲沈奄息竟仆地並峙儼雙棺我時往弔之低回但辛酸
烈烈王生妻兩地芳名完人生處大塊逝水無迴湍奈何
瞬息身臨難多盤桓正氣在婦女安用儒衣冠貞女耻二
夫良驥無雙鞍所以古烈士白刃甘摧殘耿耿在天地億
載心常丹琅然歌此詩四座慘不歡悲哉毋復歌載歌傷
肺肝

秋雨識感

高秋層雲黯窮巷淫雨惡那堪乘夜宿况復聽虛閣抱疾
本不寐悶憂如有約瀟瀟斷仍續浪浪訝且愕鐵騎千羣

馳霜鋒萬夫搏洞庭葉亂下匡廬瀑飛洑風急轉淒切更
深尙蕭索寒氣侵短檠哀聲伴殘柝怨婦泣數行羈臣淚
雙落矧伊鮮民懷皇皇重嬰嬰悲涕若泉流並爾赴大壑
傷哉季路歎九原疇可作

山中書所見

七月深山中舉目田疇靜稻場草三尺破屋蕭條冷悍吏
橫索錢笑叫一何猛撫字者何人豈獨天爲膏媿此温飽
身言之發深省

田家

田家多樂事至秋猶湛湛雞肥稻登場野老雜二三頽然

師竹堂集卷二

十七

坐樹下白酒羅霜柑我獨騎款段日暮行山南舉手招我
飲就席皆沉酣觀茲山澤人塵網深懷慚昏黑辭翁去相
送煩丁男林深不足怖此路素所諳

馮琢菴館丈奉使代藩便歸壽大母太夫人詞垣榮
之爲賦此作

聖王篤親睦傳制明光宮詞臣輟日直持節之雲中雲中
舊遊地威令稱尊公自歸駢邑田永挂祁連弓太史有王
母賢哉冠齊東冰葉厲苦節愛勞成膚功鶴髮八秩強鸞
章三命恭錦歸稱壽觴珍賜出黃封金紫羅階下仙樂曠
且融岱脉蓬島接溟派弱水通緬子陰桑梓恨不趨歌鐘

玉堂侈盛事彤管揚徽風杳茫瑤池宴重慶真難逢

師竹堂集卷二

六

師竹堂集卷之二終

汝南王祖嫡胤昌蕃

七言古詩

大閱歌 代中堂作

聖皇九載春三月三日吉歲豐民物和四海盡寧謐除戎
 保泰舉舊章大閱師徒翠華出九旂七翠列轅門肅道清
 塵迺至尊鼓角乘春晴旭暖旌旗拂曙瑞雲屯瑞雲晴旭
 山川映一語不譁聽號令魚麗鵝鶴候縱橫虎翼蛇盤寓
 奇正組練森森霜雪明砲火轟轟雷雷震閱罷連營集射
 夫三三比耦爭鳴弧降胡慣使雕翎箭猛將威鸞金僕姑

師竹堂集卷三

一

百步穿楊誇命中觀者如堵皆歡呼復有六郡良家子少
 年結客沙場裏耀日銀鞍萬馬騰衝星寶劍雙龍起自許
 橫戈出玉關還思仗鉞摩胡壘一時列隊羨鷹揚衛霍當
 年想如此單于使者來闕庭亦隨羣穉觀郊坰觀之未竟
 已褫魄稽顙指欽威靈欽威靈誓 神武英風雄姿符
 烈祖萬全制勝本帝王五材並用同今古都城父老兢焚
 香欣欣相告頌維揚已挽天河爲雨露即看沙磧變農桑
 謀臣不用談三策猛士何須守四方八表梯航趨禹會兩
 階下羽坐明堂稽首共獻大閱歌車攻吉日詎足多金甌
 玉燭綿千祀願慎佳兵釋止戈

謁陵篇

太行蜿蜒極漠野勢如雲際馳天馬海外十洲未足奇寰
 中五嶽風斯下清寧融結神京北崑崙萬里來龍脉叠嶂
 層巒羅四圍晴空幻出芙蓉色天造佳城鞏帝圖九陵相
 望列仙都玄宮五夜輝珠葆碧嶽山秋闕玉襦玉襦珠葆
 愴皇情春祀叨倍展謁行才渡沙河精爽越鬱葱佳氣接
 昌平璇題寶棧紅門路異境霏微散香霧寢殿中宵簪珮
 趨明樓晴日風雷護瑞草琪花徑轉幽靈區無地不丹丘
 泉飛萬壑寒堪沍嵐濕千山翠欲流小臣前歲使關中秦
 漢諸陵一望通石盡南山殫地利樹依北斗象天工下陳

師竹堂集卷三

二

遙想三千盛天府徒誇百二雄落日逢人尋往蹟咸陽原
 上但悲風不獨繁華易消歇由來福地種明德不然開闢
 有此山胡爲靈秀今始發華表嶙峋碣石尊鼎湖縈繞桑
 乾澈豐碑龍篆並乾坤長隨魚燈明日月祠官禮竣局原
 廟炬焰星光明遠嶠複道淒淒犀象開陰崖颯颯颺颺嘯
 瞻眺低徊夜已闌空山風急不勝寒壯遊自詫就玄覽此
 地方知是大觀高厚難忘列聖恩餘生何日謁陵門汀洲
 極目迷芳芷回首蒼梧欲斷魂

駕幸石景山觀渾河洶湧念黃河時有衝決諭輔臣

悉心經理仍命作詩紀之 代中堂作

西成萬寶奏美利邊塞無塵閭閻遂宸游豈是玩物華要
識觀民省方意變輿時駐石景山渾河山下流潺湲洶湧
澎湃勢轉急恍如天漢傾人驚葦葑蹄涉尚如此矧伊長
河千萬里雷奔聲陋海門潮風狂險矢瞿塘決潰溢衝決
疇與爭忽視桑田任遷徙日日亟發水衙鏡年年頻遣河
堤使聖懷軫念無時忘丁寧天語諄且詳得人經理乃要
務毋徒禹跡空茫茫微臣奉諭良震讐安居易敢忽利涉
任勞恨不身負薪濟時每愧才非楫恭傳聖語懋司空協
謀殫力攄河工千艘穩渡桃花水億載常依苑子宮淵哉
吾皇濺澤深遐陬僻壤咸謳吟沖虛不喜河清頌揚厲真

師竹堂集卷三

三

同已溺心吁嗟萬事寧獨河涓涓不塞將奈何針芒蟻穴
恒圖細聖德神功永不磨

恭題成祖御馬應制

名駒產自渥洼瀟隱隱頭角生虬鱗揚鬣萬馬盡辟易舉
足千里無纖塵遠來西極開疆土鄭村馳騁如彪虎流矢
中胸愈奮迅晨鳧紫燕何足數偉哉奇駿遺臺端不獨形
妙神亦完雄姿已令景隆走生氣猶欲蹂呼韓恭玩良久
歎且愕乾坤再造頌清廓紀異徒誇天馬歌論功堪繪麟
麟閣

右龍駒

嗟棗駟帝尤惜胡爲來乎貺太乙目灼灼今如懸鈴口噴
紅光沾汗赤應唾八駿不逢時何貴寰中遍轍跡嗟棗駟
靖疆場衝鋒不憚傷鳴鏑人臣食祿而愛身按圖內省寧
自釋嗟棗駟感疇昔小河故壘猶奕奕

右棗駟

曹錫丹青宛若生曉霞閃閃照人明只今尙說白溝績漢
末空傳赤兔名異質爭看出祝融曾從赤帝建奇功屬車
此日雖無用朽索兢兢軫聖衷

右赤兔

奉詔入直史館恭紀

師竹堂集卷三

四

維皇御極開昌運上下承休協信順萬幾餘暇澹無爲獨
喜縹緗師古訓緝熙聖學頌常新睿藻天章若有神造膝
時時咨碩輔沃心日日近儒臣儒臣需次希清燕咫尺塵
凡隔霄漢盛事驚傳白玉堂恩綸許直明光殿從來藝苑
豔瀛洲東觀石渠勝蹟留豈若吾皇勤化理賡歌千載與
同游微臣學術慚寡陋駑駘亦逐驂駟後顧影無能奮遠
途感恩不覺嘶天廡倚馬徒誇敏捷名雕蟲小技未須呈
區區忠孝平生志願竭涓埃答聖明

遼陽大捷聖諭指授成功賜文綺白金紀恩

代中堂作

遼陽劍士雄如虎摧鋒百戰無殘虜殺氣遙連立菟城威

聲遠響黃龍府星馳露布奏神京東顧真寬拊憐情敢謂
發踪成偉績由來廟算仰天成立工不宰勞溫論文綺白
金重拜賜內帑光播雪作姿天機瑞映雲等龍臣心私擬
百鍊鋼寵服敬以什襲藏感恩忍作買山計圖報矢贊垂
夜皇辛苦不獨遼陽鎮佳兵好釋先民訓大賚時宜挾纊
仁務農解甲休邊郡

進講大寶箴擬柏梁體

欽哉惟辟宅高崇紛躋萬類咸併懌勿謂宸極天體隆爲
君之難日忡忡寧以一人養寰中勿以天下養其躬禁奢
防伏欲糜攻左史石事識益充四時慘舒三光同聲律身

師竹堂集卷三

五

度臻和冲勿謂無知天至聰勿謂無害小易養居僅容膝
誠瓊宮味取適口糟丘懼荒禽荒色鮮克終好音好貨民
困窮勿謂已尊傲或乘勿謂已貴謙弗容莫高大度文小
心欲馭美之間弗恭冕旒蔽目親臺背難竊塞耳聽靡墮
飲哉箴詞治有功置之座右凛臨戒法言進講攄丹衷願
帝釋之虛懷從豈但貞觀相比隆

元夕同趙濱南館丈李秀巖環荷茅平仲朱汝修二

徵君集憲副劉仲修宅觀燈登臺望月醉而賦此

天王萬曆開新紀海隅寧謐謳歌起帝京自昔稱繁華况
遇元宵風物美六街雪霽淨車塵遊空雲斂澄澗水玉盤

冉冉碧波中羅襪盈盈明鏡裏憲使風流自掩門瑤箏錦
瑟對金尊鮫綵映魚龍戲蛤粉光懸象馬奔象馬魚龍
渾未了銀花綉爛湖山曉脉脉分紅入夜厄霏霏綴玉浮
春沼使君愛客更登臺臺上還將醉眼開如此良夜如此
地登高真愧大夫才瓊樓咫尺擬天上鳳膏燈外移仙仗
春宮萬戶夜珠圓太乙靈光耿相向使君勛業著西隣解
組歸來髯未絲藝圃盛傳林月曲劉孝綽有林下月影詩歌工爭唱
竹枝詞劉禹錫竹枝詞爲絕唱逃名范老無人會獨樂温公每自期
公精舍春帖招飲時留名嶽偈避喧常誦北山移緬予幸
識荊州面唱酬况復借羣彥陽春白雪和應難良夜高人

師竹堂集卷三

六

重脊戀登高臺望故鄉故鄉此際樂未央明珠翠羽照瀟
水欲飛無翼川無梁嗟吁乎黃金築臺傳往昔茫茫平楚
成陳跡但願狂歌酒不空四時佳會皆元夕斗轉參橫月
已闌泠泠仙樂下瑤瑁月中應奏霓裳曲直欲乘風上廣
寒

元夕燈市與同館諸丈暨劉立子進士盛泰甫山人

小集因與呂蔡諸國手圍碁憶丁丑是夕同館會

此物故者七人矣愴然有懷

帝京元夕稱佳麗百年况際承平世天街晴暖月倍明人
海魚龍夜潮沸燈市連雲盡畫樓縷上珠簾不下鉤輕霧

暗消丹鳳頰香風遙襲紫貂裘
綉柵火樹煥初春此時誰
不逐芳塵金張許史恣歡宴
俠烈那知寄酒人
酒人基品
擅絕藝雄姿到處爭辟易
同時國手集一堂何事揚州滯
小方吾家積薪遇仙姥授予秘訣
非荒唐燈月交輝試數
局碁聲如金復如玉悠然遠韻隨
天風清音何必絲與竹
追憶詞垣舊弟兄十年曾此共
楸枰珠還合浦聊開抱笛
聽山陽亦愴情嗟我重來頭半白
苜蓿齋中猶作客司業
雖貧饒酒錢爲君沽酒酌佳夕
佳夕易去可奈何東流之
水無回波此時此會不爲樂唾壺
擊碎徒悲歌

長安宮人行

師竹堂集卷三

七

行行重行行御溝春水清
輕陰三月暮飛絮滿都城
水畔銷魂處一葉隨流去
可憐此水無停波千里萬里迷烟樹
人生何事最堪悲
女人掖庭男遠戍遠戍有歸期
深宮無見時不聞顏似玉
但說髮成絲歲歲年年暗中度
娥眉始信從來妬感遇愁
廢園廢籍憑幽漫擬長門賦
先帝乘龍去不迴夜深時
望集靈臺鼎湖尙記遺弓處
莫遂攀髯痛若摧今皇御極承
先志閒殺霓裳羽衣隊
內庭傳制放宮人
點名各有金錢賜紛紛拜罷立
丹墀似夢非真轉自疑
樊籠乍出雖心樂
瑣閣初辭亦淚垂回首大明門
門深似玉恩鬱惹宮樹已不見
况復依稀見至尊
我我宮樣教款

款凌波步紅綃翡翠圍紫袖
鴛鴦護長安東街親戚迎誰
無父母與弟兄車馬擁巷不得去
不能辨貌但呼名水邊
樹影雜人影橋上歡聲閒哭聲
我見此事長太息古人豔
麗傾人國新政恒存節儉圖
重譯窮荒歌聖德父老相談
武皇之初年佞倖權闖種種滋
蠱惑后庭充斥不復御又
向民間選絕色遂令幽閨干天和
旱蝗處處皆盜賊興亡
治亂古今同格心外此更無職
我願吾皇躬立默慎終如
始無反側關雎之化軼成周
乾健坤承立宸極客寄長安
愧傳食際時亦欲修羽翼醉歌
燕市祝華封多福多男壽
千億

師竹堂集卷三

八

三月朔閣試畢同王環伊館丈出
憩右闕門會許純
吾侍御邀飲張中貴水亭日暮出
朝慨焉有作
鳳閣揮毫出左掖右闕門內中
璫宅層軒邃室巧相連
盆池金鯉環奇石內酒珍庖羅几
席嘉蔬滿畦手自摘傾盞
不用投轄留相逢况是高陽客
酒酣別逕叩幽扃鑿翠玲
瓏出小亭太液金波浸卧榻
建章玉樹拂疎櫺幾行鶯燕
啼清越百隊鳧鷖戲遠汀
嘯歌不覺日西下濺玉飛珠石
隙瀉水光日影蕩空明倚窗毛骨
皆蕭灑腐儒何幸謁金
門中秘圖書恣討論日享大官
慚素飽來遊禁籞亦君恩
至上厲精罷游豫龍舟鳳舸繫
閤署苑柳殷勤拂御溝春

風盡日流飛絮... 鑰初傳衛士催長安門外重徘徊短筇
忽憶漁人浦烟雨橫舟花自開

夏日同震川何太史過天壇訪蕭鶴泉道人手談留

飲索題

嗟予性癖世所諄獨與楸枰結久要淮南冀北隨奚囊舊
譜殘經探奇妙南有髯鮑北有顏鷹揚虎視雄人寰二子
相忌不相識往往變服窺其間區區小技胡乃爾生瑜生
亮心何慳鶴泉道人豐且美閉關頗得玄玄旨劍客高僧
時往還轟雷掣電須臾起夏日聯鑪何太史尋幽散步天
壇裏寂寂長廊旖旎高瑋瑋玉碎閒落子敲門直入圍方

師竹堂集卷三

九

紙虛牖瀟瀟對殘壘馬服驅秦疾據山淮陰疑趙先背水
機心萬劫當自度真竅鑿開混沌死鶴泉鶴泉且罷兵烹
茗閒坐說無生爛柯樵子同局戲隱橘仙人類聚萍月上
瑤階天宇靜爲予試讀南華經

席上贈李大將軍惟寅

絳灌不能文隨陸不能武嗟乎此道本難全徒使英雄恨
千古元勛開國首岐陽分茅累葉俱鷹揚君侯奕世振餘
烈金書鐵券多輝光飛將絕技匪人授請仙天才冠前後
龍江居首重干城虎旅專符典禁兵幕府北邊休戰士平
津東閣禮儒生德禮從來頌不伐君侯高誼疇能埒市上

驚虛公子車階前欣結玉生襪陸沉金馬愧吾儕索米誰
知作客懷何當揮塵同開士來訪君家貝葉齋

送大家宰汝泉趙公之留都

偉哉名世生天中宦途不愧清獻風凝樞北斗重台望持
衡南國原宸衷古今南國稱佳麗銓曹况近雲霄際流品
應同江水澄文昌獨抱鍾山霽秩首周官孰與儔星辰曳
履日優游九重聖主躬玄化八座元臣尙黑頭聖主元臣
契魚水奉交晉接光前史旦夕徵綸出建章仙舟早發秦
淮水

抵汴緒愛所中丞趙用吾侍御招飲憶早渡河風濤

師竹堂集卷三

二

之險席間有作

凌晨渡大河奔雷浴日衝鯨波薄暮駐梁苑金炬銀燭開
芳宴一日之間且如此茫茫百歲博能擬君不見朱仙鎮
北高原草云是黃河之故道又不見夷門之外多荒墳不
知誰是信陵君悽惻爲君歌慷慨爲君舞眼前便已成千
古但得樽中酒不空浮雲變態何足數

張玉車寄所輯岳祠志感而有作

宋至南渡誠可怪萬里長城忍自壞相檜能爲偃月謀臣
構甘下窮廬拜片紙下獄岳侯死冤血盡染西湖水英魂
天上無不之首丘尤睠湯陰里湯陰古廟柏森森恢復知

同漢相心我昔往來薦蘋藻黃鸝碧草流哀音玉車張子
西川豪高誼真可薄雲霄生平忠孝與侯契夢寐千載成
神交蒐侯故實爲侯志汗青耿耿闡幽秘嗣下常衝俠烈
冠燈前幾墮英雄淚吁嗟乎金戈百戰空荒墟低徊不忍
讀此書爲人臣子二心者過此流汗應迴車

曹荔溪中丞見訪同上江游坐琵琶亭慨然有作

琵琶亭隣古驛破屋蕭蕭黃葉積不盡長江日夜流多情
司馬空陳跡亭中高歌琵琶行江心如弄琵琶聲音哀調
古雨悽絕亭空江靜難爲聽曉檣停泊應無繫就中亦有
商人婦坐上寧知詞客心船頭癡望浮梁路千古恨此海

師竹堂集卷三

十一

陽明月依然過女墻天涯淪落易生感不必琵琶能斷腸

東林寺次陽明先生壁間韻

入山步步拾瑤草才渡虎溪山更好未論海上有三峯先
向寰中探五老瀑布飛流萬壑哀日高十丈峯雲開幽巖
空翠衣盡濕泠泠忽送天風來躡霧穿雲重回首山靈酌
汝一杯酒已知劫外萬緣空何用人間三不朽白蓮淨社
但虛亭落日鳥鷺浴遠汀明日下午山吳越去數峯江上爲
誰青

錦繡橋贈別慧上人

講經臺畔茅菴結夏臘都忘頭似雪避人常把竹籬關烹

茶自砍松枝蕪可怪豐干多饒舌中宵爲我剗真訣萬法
非色亦非空一切不生還不滅色空生滅竟何如吸盡西
江向汝說他年記取錦繡橋廬嶽高僧留偈別

訪張洪陽留飲夜分別墅桂甚巨先人手植公生子

而芝產其下索予紀之

洪陽先生才絕倫經帷自學稱名臣直道不慕夔龍侶雅
志甘與漁樵隣緬予弭棹滕王閣訪君幽齋留小酌引杯
燒燭自情親不覺高城孤月落君家別業向江開叢桂先
人手自栽未至九秋涼意發先聞十里異香來慶問懸弧
喜氣盈桂旁忽報靈芝生禱祥感召信不偶造物于此何

師竹堂集卷三

十二

分明仰攀仙桂覽三秀祝君多男復多壽國恩庭訓兩相
成努力乘時翊明后

富春釣臺

兩山相去僅數丈雲氣嵐光日摩盪峽中一水映翠微溶
溶淨綠好染衣亭臺千尺臨江渚云是披裘釣魚處幽巖
不見有垂綸惟有絲蘿拂孤嶼漁人導我躋危亭江流逾
碧山逾青夜深臺上感玄象寥廓何人應客星

訪張伯起幼于求志園不值留贈

君不見二陸相携同入洛提兵眼底無衛霍保身不信泥
塗龜臨危始憶華亭鶴又不見風流麗藻稱潘卿閒居賦

寫娛親情乾沒頓忘慈母誠遂令千載身名傾勺吳張氏
好兄弟連枝玉樹菰蒲生辛苦耕田自食力殷勤奉母無
他營伯也公車不肯赴閉門政憲文選註博識能令倚相
驚新聲解免周郎顧仲今年少稱白眉懷瑜握瑾翫清時
窮經不主後儒說濡毫獨撰先秦詞緬予神交十年久早
春擬醉君家酒閭門只尺不相逢解纜吳江重回首君不
可馴神龍儻我亦不肯甘蟬蛸寰中五嶽亦云隘與爾同
爲八極遊

贈張將軍

我本武胄學爲文如雞雖美鶴非羣君本儒生乃學武威

師竹堂集卷三

三

如距兎雄如虎歲暮聯鑣謁帝京南宮司馬俱成名已知
定遠先投筆尙媿終軍未請纓君歸淮南我冀北欲逐歸
旌猶未得君幟能令酋虜驚我銘亦可燕然勒都門餞別
對斜曛春樹重重間暮雲帶礪恩深何以報致身百戰建
奇勛

宿碧雲洞

碧雲洞外一玄鶴碧雲洞裏雙石床泠泠徹骨目不合呼
童半夜敲僧房藉得袈裟覆兩足床頭松子充饌糧既飽
且暖乃熟睡不覺紅日明仙窗老僧笑問何所夢瑤臺十
二朝元皇

回山王母宮 有序

予垂髫時苦多病筮焦氏易林有西遇王母之繇
茫然莫省所謂今年夏奉使韓藩過涇州則王母
宮在回山上嵐光靈氣映几席聞州守河間趙君
邀大行肖岩李年丈偕予登謁憶筮詞廿餘年矣
茲行信定數哉感慨賦此

我生十四十五時疋羸多病愁難醫焦氏易林著神驗西
遇王母昭占詞巫咸上天方朔逝廿年閨旨茫無知慈航
何由濟苦海凡骨豈合娛瑤池星輶西過徑原道回山秀
拔饒芝草瓊臺玉宇出高峯烟霞恍惚蓬萊島州人云是

師竹堂集卷三

古

王母宮地脉遙與崑崙通周穆漢武曾駐此鸞旌鶴馭親
相逢我聞嬰然感曠昔齋沐更衣捫蘿薜丹梯千仞拜金
容惘然香案僧供役雲階稽首叩玄闕予也何罪來塵寰
何繩可以繫白日何藥可以駐朱顏蟠桃結實今幾度危
枝何術能攀援俟命良久杳無語碧雲暮合愁空山王母
不可見瞬息桑田變瘁神而狗名奚殊逐飛電空同返照
下瑤臺谷口猶疑八駿來黃竹歌殘青鳥沒涇流東去幾
時廻

送憲伯楚石陳公入賀萬壽便歸祁陽省親

豐年簫鼓家家樂民服刑清物咸若使君持憲凜冰霜村

落安眠夜寒廓郊原十里起歡聲彩幟悠揚鏡吹鳴怪道
山川生紫氣使君寶捧上神京仲秋爽霽脚雲結萬壽無
疆屆聖節九天闔闔拜宸旒華封三祝羣生悅賜金錫宴
動承明喜溢天顏憶姓名此日趨朝同舞沛當年攬轡頌
澄清前驅負弩出長安道路猶看舊多冠省觀恩暉晴旭
煖庭幃具慶好承歡承歡日日開嘉醴萊綵宮袍色交綉
駝峯熊掌未足珍上方帶得仙庖饌壽君壽親壽天下此
行忠孝疇方駕知公雅志在經綸榮名富貴何須詫楚別
臨歧亦愴情殷勤父老望歸旌楚江莫遺文魚寄申國應
憐竹馬迎

師竹堂集卷三

七

畢生從周年少慕俠在金陵僧舍贈予日本小刀子

詩以謝之

豐城靈氣射霄漢夜夜斗牛光燦爛神物千年鑿茂先真
精一旦開雷煥雌雄會合騰空去寶鏑寒星但烟霧豺虎
魑魅畫成羣壯士拔刀殊不怖歐冶之後無神工割雞屠
狗汗腥風蕞爾烏夷乃奇妙彈頭一尺秋霞紅時閨夜半
蚊螭吼霜鋒久亦厭羣醜海腹焚盡倭奴奔此物委棄如
敝帚畢生好奇輕百金得之起舞天爲陰邂逅相逢即相
贈感君豪俠衷懷深東南鬼火悲風送觸體那入深閨夢
嗟爾當年殺幾何把玩無言心自痛不願爾斬却支頭不

願爾報燕丹仇何當海隅風塵靜彈鋏松窓伴醉謔

題呂布射戟圖

將軍凝立雄如虎右手發弦左持弩一點寒星中小枝兩
行逢逢鳴畫鼓靈也喪氣備也舞十萬鈞難用武非關
絕藝冠時流自是神謀佑英主嗚呼爾布信曠維解紛况
有俠士風關張義烈不爲伍忍心回面甘彎弓一朝技盡
爲人執轅門縛虎何太急萬人之勇八尺軀乞憐搖尾何
嗟及荆卿匕首刺秦王事雖不成名亦揚曹瞞當射不能
射嗟乎石藝止中戟

送岳將軍之遼左

師竹堂集卷三

七

遠別已黯然秋風况蕭索把袂慘不發含酸且離離爲問
遼左路幾何山海巖關控沙漠憶昔授業尊公門當年即
許官河垣我領鄉書師已化築場總未報深恩君棄諸生
承世業虜符鵠印聲燁燁止知任事身可捐詎意旁觀日
先憚桃李不言下作踐意敢未載書盈篋荷戈躍馬黃龍
外落日寒風麗綵旌先登獨斬大酋旋是馳露布承恩賚
省墓暫假還故鄉松楸滿眼俱荒涼通衢尙識丹霄署師
任戶部郎舊業今無化日堂聽事扁武池臺易主不須悲
中所建坊剛王親書變遷陵谷恒如斯丈夫報國誓馬革匈奴未滅家奚爲慷
慨激烈萬里行河山帶礪重申盟胡笳羞笛可侑酒莫因

聽作斷腸聲我聞飛將饒威名東北雄時逾長城君依幕
府藉百勝磨崖先勒燕然銘有歌莫向離亭廢有淚莫向
離觴傾加餐努力懋竹帛駘駒穴鼠真虛生誰言異域無
親朋誰言治世銷戈兵聖明拊髀思頗牧僕射推心托父
兄

元宵有感

少年每遇元宵節通夕遨遊不整輟邇來多病復多愁獨
對寒梅更凄絕誰家張宴舞且歌歡娛如此良夜何城中
歲歲華燈盛城外年年荒塚多歲歲年年若轉輪城中城
外總微塵不如還學少年態去住適然任幻身

師竹堂集卷三

楊花篇 有序

歌姬杜少韋自湖南來偶遇席上見之時值春暮
楊花粘拂髻髮杯草盡失故態姬當筵敘述悽苦
感而作此贈之

三月楊花大于掌迷漫盡日無人賞點點隨風入硯池盈
盈作雪飄書幌亂紅飛盡可憐春猶藉餘芳伴錦茵主人
惜爾留無計席地傳觥意轉親湖南美人冰玉潔腰支裊
裊風初歇陽關唱罷怨別離章臺路遠愁攀折自言系出
杜韋娘十二琵琶已擅場現遊楚國襄王夢教憐蘇州刺
史腸少年不省窺門戶嬌羞每觸歌師怒新聲唱徹柳枝

詞弓鞋踏遍梨園路來時嫩葉未藏鴉瞬息柔條已作花
身似楊花何處定眼觀柳葉轉思家當筵訴罷風逾急疎
簾故捲千條入墮絮愁疑盃竿浮沉陰晝結琴書濕移尊
堪笑復堪疑高髻雲鬢變素絲湯餅頓輸何晏面遠山誤
認季常眉郢人雅善陽春調楚女愁賸白雪詞白雪陽春
和者寡惜春况對傷春者陌頭一望綠依依猶記河橋曾
繫馬美人美人莫深愁楊花楊花且暫留邂逅相逢本飛
絮青衫何事淚長流淚弗流懷亦惡天涯感慨今猶昨更
與殷勤唱渭城故園楊柳今搖落感君自捧薛濤箋醉中
聊贈楊花篇師竹堂集卷三 六

師竹堂集卷三

種竹

吾家子猷雅愛竹戎也於此亦不俗古人玩物各有真豈
肯因人成碌碌嗟予性癖甘幽獨平生不帶看花福惟與
此君有夙緣朝夕對之勝食肉竹里先生好猶倚手植森
森萬叢玉載酒敲門日不空彈琴自製江陰曲有時長嘯
幽篁裏嶰谷遺音尙盈耳翠篠時薦老鳳棲靈根似逐春
雷起先生仙去三徑荒疎籬蔓草如人長孤尊無復清遊
處舊有草亭在竹內楚何吉 烟雨猶存師竹堂成唐先
陽題竹里清遊四大字 生有記悲
歌醉擊漸離筑琅玕刻句不忍讀奇節清魂若可招歲寒
相伴依茅屋復我西園千萬竿紛紛綠雪灑闌干斲開苔

蘇通虛屨移卻蕭湘入坐看當年已見田橫義今日重交
薛客驪嫩篠漸含霄漢勢臨風感舊但辛酸

海雲堂東麓招焦處士

焦山兮青海濤兮柏空泉咽兮碧欄露冷兮丹楓烟炎
燿兮沈幾託遐逝兮雲房欽高躅兮疑佇聆妙響兮薄叢
霧晦暝兮悵黯心緣悞兮未降

若有人兮山之幽初蘭芷兮臨芳洲光陸離兮映中流鑑
貞素兮徠遨遊御虛冷兮發鳴穆酌寒泉兮蘋爲羞蕩巉
嵯兮魚龍愁願尙羊兮結網繆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七言古詩

寄衣曲 有序

古今寄衣曲多矣大抵悲歌繼登而致身之義無聞焉豈聞人語應爾耶獨國初唐肅處徵憶征夫憶征婦二首慷慨激烈無傷別悼遠之態其詩曰

征婦憶征夫死生意何如寧作戰場骨莫作降人奴征夫憶征婦慷慨不成悲只愁生有賊不恨死無兒呼可以風矣今竊其意作寄衣曲雖詞意不

師竹堂集卷四

倫揆之於誼庶乎不拂焉耳

孤城蕭蕭落寒木半夜霜風入空屋驚心欲起遶階行旋撥殘燈製征服即瘦即肥雖非故衣窄衣寬寧信度牙尺

進思未去身翦刀已斷生歸路襟君自謂終裙布從軍敢怨良媒誤人生聚散各有時青衫堪泣江州婦被綿敗絮

重重補衣者寧知作者苦一毫以上盡君恩普天之下皆王土朝廷念汝寒尚衣進御顏無歡數語挾纒且感泣解

衣衣汝心何安寄君衣多添線線多綿柔好耐戰糲糊點點虜血腥捷書飛奏承明殿妾身幾欲赴沙場婦人軍中

兵不揚馬革裹屍丈夫事千年文繡永留芳君不見東鄰

有衣寄關山惟勸良人及早還又不見西鄰惡少美裝束

錦襖狐裘徒碌碌人生忠義殊奇偉弱草輕塵能有幾可

憐桓桓李將軍至今甘作單于鬼塞月悲笳幾處明綿袍

戀戀寄秋聲須知海內君臣義莫念閨中兒女情

妾命好 有序

朱淑真以才色配農家子人咸傷之今觀其所著斷腸集殊怨恨揆之人情固無足怪而國風忠厚之意微矣今反其意作妾命好使不得於所天者讀之感悟而不自處於薄也于人倫其少補乎

師竹堂集卷四

田妾採桑炊熟共郎飽蠶老成衣裳終歲不入縣門去且喜生男又生女百年但得不分離即是人生至樂時君不見胡笳聲清且酸黃沙萬里嫁呼韓又不見琵琶伎擅樂部老來流落商人婦紅顏薄命奈若何妾之所得亦已多

瓦甌自舉新熟酒即醉莫愁兒女守

城南父老行

長頸瘦軀如病鶴一月空齋良索寞曉來強起檢藥方似脫樊籠欲出郭行吟澤畔覺清涼慘淡悲風吼白楊何處

哭聲來曠野鳴嗚絮絮斷人腸行行杖策到荒谷舉目蕭條一破屋推扉獨坐白頭翁自補鶉衣向隅哭見子入戶

疑且驚子因慰告姓與名始知不是縣衙吏投淚控訴悲
哀情自言家世此鄉任一男耕田一男戍孫女十五未嫁
人老妻七十供農具長男有妻次未婚骨肉數口依荒村
不知商賈與工匠薄田十畝充饔殮年年生計望升斗女
織男耕不憚苦官稅早輸心不憂豆粥菜羹勝醇酒豈知
連歲遭荒凶一冬無雪草茸茸自春抵夏已四月旱風炎
日朝朝同石爛泉枯田欲裂十里遠寄泥滓穴一點水如
一顆珠望雨何似眼中血今春斗種藉富人到秋倍償仍
送新把來下秧盡枯死黃領牽去誰能噴瓶中粟米無一
粒上司催糧風火急人傳又加地畝銀無可奈何只對泣

師竹堂集卷四

果然吏胥下鄉來奔突叫號山爲摧折屋敗垣暹兒焰督
責時刻難遲迴支吾輾轉無人色家私未足供括尅可憐
十五女孩兒賣與鹽商泛越國券成止得二千錢盡爲吏
胥肩持還牽衣頓足吏不顧茫茫何處呼皇天三日無食
饑欲倒滿村瘟疫誰能保老妻子婦相繼亡無衣無棺棄
荒草長男十載戍遼西萬里音書隔鼓鼙戰骨多應河上
朽登高一望一悽迷只今惟有老夫在東乞西求日昏曠
郊原早晚飽鷓鴣誰爲殘骸掩土塊嗚咽訴罷不勝愁寒
蕪落日風颼颼平生耻爲兒女態聞言不覺淚雙流老翁
老翁且甞已脫衣聊爾供薪水人逢離亂狗不如古往今

來盡如此

壬戌四月十七日子有慶午兒之痛閉戶月餘蓬頭垢
面幾不可復識親友枉過皆謝不見時早甚偶步城南
邂逅老父感而作此雖詞極鄙俚然皆紀實使良牧者
見之安知不與石壕吏捕蛇說諸篇並增悽惻也嗟夫
潯陽老婦區區一身無關世事且使詩人文士掩泣感
傷至賦數百言不已矧茲老父流離哀苦有大不同者
乎剪燭投筆爲之三歎

送王生之遼左謁王四槐憲伯次韻

王生負奇氣仗劍過遼水匪云事遼遊感恩報知己此去
遼陽路幾千萋萋芳草媚春烟成功辭賞歸家卧卻憶當
年魯仲連

師竹堂集卷四

新正書所見

冬雪猶較可春雪愁殺我瓶中既無粟爐中又無火官家
擇日已開倉催租如虎驅羣羊尋思欲作自盡計一身雖
死仍遺遺一骨一女顏如玉十四未省離娘傍商人買去
不容別即日舟發之淮陽官租才了貧依舊孤燈破壁雪
逾強誰家元夕喧簫鼓通宵唱徹黃金纓幾人歡樂幾人
愁獨撥寒灰淚如雨

子藝索新茶以所攜虎丘並中冷餉之

華山處士睡正熟玉川先生致短牘開函云苦病相如欲
得新茶澆渴腹今春與客遊虎丘雨前自採溪山頭中冷
遠汲景純墓中冷泉在金山寺側郭璞墓傍珍之不異來瀛洲分水一壺
茶半管活水還須活火煮松聲稍靜傾磁甌甘露醍醐詎
如許先生家在西湖濱年年龍井嘗先春玉泉冷泉品第
一得無因此思鱸蓴鱸蓴信美未足思天涯萍跡任所之
金莖紫茸不須噉忘形痛飲真吾師先生頗動歸念故藉此留行

中秋獨坐感懷

中秋明月不常有登樓自取床頭酒世上知心能幾人不
辭爲爾傾數斗杯中激盪金蛇走桂子紛紛香在手廣寒

師竹堂集卷四

五

宮殿幾萬重詎意今宵落吾口玉蟾噉潔還在天舉頭把
酒心茫然但得清光貯我腹爲澆塵俗挾飛仙飛仙不見
徒悲歌滾滾長江催逝波浮生有限真堪惜明月無情可
奈何月不常圓人易老萬事不如持盃好賢愚貴賤安在
哉月輪常伴荒原草須臾酒盡聞清鐘西巖半墮張虛弓
憑虛莫起無窮感天上人間總是空

非賊婦有序

烈婦事子既爲作傳矣復以言太矯激又擬作古
樂府一首所謂言者無罪聞者足以誠焉耳

妾夫不爲盜乃誣劫盜死生既爲寃人死亦爲寃鬼前日

縛夫去所恃官如矢今日來候夫屍棄城西途面目那能
識但集鷓鴣與烏別君時倉皇不能語尙念衣未澣囹圄受
酷暑獄吏橫索錢賣牛復賣田嫁君止知鋤與犁不意今
作賊人妻君名已賊君身已腐妾名妾身良獨苦不如與
君相率叩九閻祇恐三年天不雨

九日登高非禳辟川原縱眺慰愁積孤城鴈過菊未華遠

驛山橫日將夕短髮無心爲正冠浮生擾擾只悲歡去年
人健今何在手把茱萸不忍看

爲司傅野吏部題萬竹草堂

師竹堂集卷四

六

平生愛竹真成癖穠李天桃詎能易敲門刻句忘親疎汲
泉灌笋無朝夕自憐嗜好都棄捐獨于此君有夙緣草枯
木落深山裏琴書枕簟俱蒼然君家住在湘江曲盡日瀟
瀟對寒玉月明清嘯發幽篁逸韻天空吹斷續山公豈是
竹林儔雅性亦慕王子猷一朝秉銓鑒流品汗青大業垂
陽秋沙市萬竿凌碧漢渭川千畝何足翫願君永固歲寒
盟直節虛心作貞幹嗟予亦構師竹堂年來荒蕪瀕水傍
迢迢未報平安信翠袖天寒望夕陽

同宗伯何啟圖郡伯沈星吾泛舟瀕河

往年春初常苦陰今年亢旱春已深遠澗得水等獲璧鄰

市重糶如道金農家愁極不能寐坐見田廬幾更易夜半
玄雲忽蔽空飛瀑奔泉四山至捲簾倚檻眺西樓牛馬不
辨惟洪流滄浪短笛聞漁唱麥隴長鏡聽野謳野謳漁唱
雜河澗頃刻黃塵成沃土兩歧五袴頌循良壯心未銷爲
起舞循良者誰曰沈公璽書再錫來天中清勤民事猶家
事惠愛而翁即若翁帶圍之寬爲民瘦廉平一念天爲通
樓船簫鼓豈遊豫豐年樂事人人同太守之樂不在酒今
日爲民盡數斗烏帽斜簪幽嶼花朱轡輕拂暹隄柳晴嵐
遠樹雙眼明片帆落日映孤城潦倒憐予亦共載空慚擊
楫大江行君不見茫茫瀛海安所期令名湮沒誠可嗤願

師竹堂集卷四

七

將膏雨三春事再咏幽風七月詩

五言律詩

陪駕恭祀長陵

地據分封勝天開再造功睿姿元聖武宣力盡英雄寢殿
雲霄上戎衣霜露中小臣倍苾祀感頌意無窮

陪駕恭祀永陵

代邱崇三讓堯文煥四方寬仁同孝廟神武繼高皇獨斷
垂謨遠無爲御極長橋山蒼翠表瞻拜淚沾裳

陪駕恭祀昭陵

今古仙靈閱乾坤淑氣凝峯迴干馬下池抱九龍燈玉匣

明珠葆丹崖擁壽藤寒霜香霧裏爭拜漢文陵昭陵規制
視長陵永

陪駕宿妙應寺毘盧閣

紺殿俯平川霜林媚夕烟慧燈明淨界寶月上瑤天西極
玄縱香南山別夢牽塵緣猶未了那問老僧禪

駕幸西壇

龍墀鼓角傳鳳輦出春田芝蓋晴園日霜戈曉拂天壇開
仙陌草幄引御爐烟潘賦今誰奏選聞賜綺筵

孝懿莊皇后挽歌八首

德履孚潛顯仁風被邇遐乾坤成化育日月繼光華長信

師竹堂集卷四

八

餘彤管玄堂隱絳紗德音難髣髴流恨入哀笳

凝休昭廣夏崇典正長秋社肇當熊注神應跨鳳游虛無

來玉珮恍惚駐丹丘六魄玄城迴寒烟起暮秋

擬舉親蠶典鸞輿出內園三盆臺竟寂萬葉樹空繁霜草

秋盈苑雲車晝掩門月氏香可覓無計返仙魂

金所辭清禁瑤階引素旌祖筵悲太妣廣隧導飛瓊異命

隆徽號坤維永令名淑靈徒悵望縹緲隔蓬瀛

悽淡清河路招搖畫翼悠攀號同萬姓寂寞掩重丘天曠

蒼梧夕風悲玉殿秋茂林饒淑氣仙馭必來遊

未遂東朝養空遺內則圖尊崇熙寶冊恩禮煥瑤禱鳳逝

枚長寂龍騰劍不孤空山秋瑟瑟落日照平蕪

曉日仙輿度豐年瑞穀馨深仁沾草木哀淚滿郊坳椒糈

崇千祀松楸護百靈瑤池應不遠夜夜駕雲駟

聖孝隆周典園陵倚漢官丹旌千嶂外玉輅五雲端形勝

山藏珮幽香谷薦蘭鈴歌悲薤露松澗瀉哀湍

大行莊皇帝挽詩 五首

碧海鯨波靖黃河虎帳開玄威伸異域淫澤浹塵寰惻怛

頌遺詔憂勤想聖顏祗憐窮谷叟夜夜哭空山

玉輦遊天上何時返故宮雨迷湘水竹雲暗鼎湖弓感激

生成內淒涼霜露中西山白日匿松栢起悲風

師竹堂集卷四

思善門重掩千官躡躑哀遙瞻皇極嗟如警翠華來夜月

瑤階冷晨風素幔開西飛青雀杳目斷集靈臺

策士臨軒日臚傳聖語温腐儒叨作養何以報深恩魚水

元臣契金湯帝業尊孤燈齋宿夜揮涕倍銷魂

萬齡同祝聖五月忽賓天尚食虛文膳南風輟舜絃治平

超往代恭儉耀遺編父老荒村外應該隆慶年

韓王招飲煖泉應教 二首

帝子開芳宴詞臣與勝遊靡靡迷遠島鷗鷺輕舟豈是

乘槎客深慙投簡傳忘形歌大雅井轄不須投

利物同靈罔延賢陋雪寧無誇閭苑咫尺即崆峒杯引

流雲外舟行積翠中冷然消暑氣况對大王風

真定登大佛閣

何代招提境層樓倚碧空輪蹄斜日外湖海一帆中蕭索

心多感蒼茫目未窮荆卿干載後易水尚寒風

登崆峒山

涇原弭使節乘輿上崆峒不見昇仙處唯餘問道宮斜陽

金野澗幽徑玉霄通洞口招玄鶴冷然思御風

希夷峽

避亂身長隱棲神骨尚留玄霄開玉峽碧巖擁丹丘草樹

山靈護風雷木客愁誰云同舍利鎮華重天球

師竹堂集卷四

宿張超谷次日登華山

躡霧眠山谷穿雲叩帝闕蔽虧看日月揖拱盡兒孫玉女

巖阿麗金天廟貌尊大觀吾願足羽化未須論

由于尺撞至南峯絕頂

雲壑千尋上天窗一線通仰攀猿挂樹俯視馬行空夜度

飛虹險神留鑿翠工應嗤韓子怯吾欲駕長風

還家

遠客還家日登堂百感生老親扶杖起幼女繞衣行未訴

書千紙先悲髮數莖不須更秉燭相對有餘情

送從周畢生歸休寧

執手瀟濱別蕭蕭落木秋亂山橫遠驛野水送孤舟情爲
江淹重時因宋玉愁何年婚嫁畢好結向平遊

大龜山對月歌楚詞山鬼篇

獨立山之上霜天素月流鏡懸蓬島夜雲斂洞庭秋佳境
無如此深林不可留幽篁風颯颯哀怨媚靈修

贈別陸浚川陸與予同遊南雍茲以考功郎謫倅黃

州

白下交偏厚黃州意更親目成堪自慰舌在未須論此地
饒詞客憐君作逐臣賜環應有日疑望大江濱

金谿道中見梅柬王敬甫丈

師竹堂集卷四

十一

行半西江路溪橋始見梅亭亭應自愛寂寂爲誰開歲暮
悲羞笛鄉愁散酒杯一枝難寄遠斜月共徘徊

沮風泊蘄州李夢池館丈見訪舟中

持節辭青瑣連床憶玉堂不知時序易忽訝鬢毛蒼嶽色
交情在江流別恨長王孫憐遠道春草夢池塘

武陽驛遇鄧定字館丈夜話

海內誰知已江干此遇君孤亭憐歲暮短燭坐宵分金馬
聊堪避銀魚亦可焚明朝岐路別記取北山文

訪王百穀半偈齋二首

吳江春月淨積雪與波澄爲話無生義來叅有髮僧大千

容一室半偈了三乘遠寺清鐘落香消繡佛燈

混跡吳門者幽貞不可求卷書辭北闕灑淚向西州身隱
名逾著情真意自投談禪揮玉麈因見晉風流

郭龍渠中丞招飲徐園

古木千章合奇花一徑分池涵茂苑月石抱洞庭雲析理
思玄度興懷咸右軍名園宜痛飲况復挹清芬

無錫舟中遇吳子道時與趙汝師召用命下

得書已云慰相見翻成悲語因避地改鬢綠憂國絲當君
前席日是我歸耕時去去各努力明德以爲期

雷慕塘侍御以詩招遊焦山倚韻奉答

師竹堂集卷四

十二

爲訪鯨魚窟因陪驄馬來片帆江月近孤嶼海雲開瞻此
逃名地深慙作賦才鶴銘千古案塵洗待君裁

金山

布金開寶地浮玉擁高臺帆影尊前落濤聲海上來江心
真菡萏京口小蓬萊半偈留禪室遙天首重回

得曾將軍子澄書

聞海書初至開函坐夜深雖投曾母杼終白不疑金往事
千行淚孤燈萬里心主恩猶未報莫遣二毛侵

賢首山房夜雨

春雨朝何急僧堂夜轉空驚雷爭衆壑敗葉響千峯小榻

請天上孤燈萬木中塵緣消淨界無語頌玄工

種竹

欲種千竿竹先鋤半畝蔬僻同楊子宅富擬鄴侯居雅志非棲鳳閒情且釣魚自裁辰日簡莫惜枉吾廬

普濟寺次荆川先生韻

石磴逢僧引荒林喜夜從嵐光迷古閣秋氣爽高峯對月吟山鬼憂時想卧龍更思投老計一洗俗緣空

深山夜行

四顧蒼茫裏深林覺夜分月光浮遠漠山影接孤雲宿鳥衝人起啼猿隔嶺聞殷勤喚同伴相逐莫離羣

師竹堂集卷四

七

山中夜坐

秋爽木蕭蕭山空夜寂寥嶺輝蟾影潔天遠鴈聲遙問傷黍三昧談詩憶六朝病懷涼得藥而欲坐通宵

聞砧

微雨正新晴初聞砧杵鳴淒風傳別院逸響映高城月落聲愈急衣涼夜轉清年年勞素手遠寄玉關情

宿龍華寺月色極明夜半鼓琴漫作

萬壑秋聲靜千崖月色清歸僧衣履潤棲鳥羽毛明對此塵心盡因之夜氣生援琴時一弄遺響動蓬瀛

龍華泉

泉水來何遠繁迴勢轉溶寒霄清逼月深窟險藏龍僧舍添新汲雲崖響暮鐘縱觀溟渤迴萬里欲朝宗

重過龍旋寺

重過龍旋寺石橋尚宛然泉聲疑遠榻峯勢欲磨天古殿多秋色疎林逗晚烟追思遊此地一別已經年

謝何啟圖宗伯惠菊

竹葉雖無分籬英尚有情渴調甘谷水夢繞錦官城豔態人心別幽香病眼明願言持晚節共保歲寒盟

南陽道中

十月南陽道霜風客鬢凋目隨征鴈去魂向故山銷亂竹

師竹堂集卷四

十四

斜通徑層崖險度橋旅懷堪自遣村外酒旗搖

宿白馬寺

孤村生暝色落木帶愁烟日淡平蕪草天清野渡船偶來白馬寺翻憶赤烏年髀肉悲馳逐僧窗一悵然

早行江渚待渡

西巖孤月墮南浦亂燈明江靜漁歌遠天寒鴈字清煙波終古意蓬鬢故園情何處覓舟子蘆花撥棹聲

新野道中感懷

敝裘風力急曠野氣蕭森落日問程遠前溪流水深青衫羈旅淚白髮倚門心愁極看長劍聊展梁父吟

贈唐抑所館文冊封鄭藩

聖王隆周典詞臣出漢庭琅函金錯落寶節玉光瑩攬勝
探玉屋高吟壯使星經帷資啟沃春水早揚舲

送公東塘館文謫澤州

歲暮河東去臨歧各愴神莫傷千里謫且保百年身別駕
官非冗詞垣跡尚新賜環方計日遲爾鳳池濱

壽盛母八十

桂子三秋茂萱親八秩強詞人歌上壽佳節近重陽白髮
持孤操黃華殿眾芳東籬歸未得為爾媿斑裳

送莊梅谷太史奉使關西便歸壽尊公

師竹堂集卷四

五

蹙輟金門直恭持玉節遊旌旗歌出塞茅土詠分周雲篆

閩山曉星輶隴樹秋大椿千載茂應憶鳳池頭

夏日訪桂菴上人明因寺

度世尙應世出家猶在家案頭窮萬卷門外憶三車淨水
慈雲覆清香慧日斜無勞除綺障久矣悟空華

送裴紹野職方守山海關

燕寢凝香地龍輝射策人雄關巖虎豹高閣待麒麟列戟
青油壯稱觴綵服新畊屯絃管沸寒草自長春

送劉書川尙寶謫守興國

執手河梁別君爲去國人一麾仍出守直道豈謀身漢水

逢漁父甘盤識舊臣承明應再召翹首望車塵

涵春丈令崇信以異績膺召忌者中之謫晉藩幕賦

贈

嚴程趨晉幕尊酒別燕山金石銷讒口風霜變壯顏花封
絃誦遠薇省簿書閒不用傷淪落君恩擬賜環

送陳別駕之信陽

帝里原通籍泰軍舊有聲五雲承簡命千里佐專城自古
催科苦勞君撫字清寄言申父老斗酒樂春耕

送鄉人南還

送爾還鄉國因之別恨生鶯花繁古道雲樹拂離旌日落

師竹堂集卷四

六

淮南遠天高蘄北情黃山田二頃吾亦欲歸耕

戊子生日劉明吾計部以使來祝悽然答謝

追憶懸弧日空堂暮轉辛松楸雲外夢風雨客中身髮與
年光短人隨宦跡陳感君慰寂寞書寄爲沾巾

蟋蟀

蟋蟀綠何事清宵細細吟乍聞疑屋角傾聽又墻陰不盡
孤臣語能盈怨婦襟感時兼抱病爲爾總關心

中秋陰雨 二首

此夕稱佳賞孤尊惱客情素娥天亦妬華髮爾何爭微雨
登樓賦淒風搗練聲盈虛知有數獨守太玄經

殷勤把酒問辛苦為誰圓離合同今古陰晴閱歲年長門
妝鏡冷遠塞戍衣單莫怨清光掩輕雲亦偶然

苦雨

秋雨欺寒士經旬不肯晴殘燈千里夢破壁四簷聲書為
窮愁著因懶病輕無人問幽寂長自掩茅衡

五言排律

頌曆

天子朝冬朔星官候吉躔曆頌金闕曙制聽玉階傳淑景
開三正歡聲徹八埏龍官頌受理鳳紀遞推遷漢暑葭灰
動竟階莫艾鮮四時誠五序列宿信珠璣元會皇圖鞏中

御竹堂集卷四

十七

和聖德全渥恩先侍從大賚遍民屢亨逐陽和轉春隨春
運旋感時何以報犬馬竭餘年

郊壇危駕賜觀齊宮溫室賜金柳瓢銀八寶紀恩代

中堂作

漢時卿雲履周郊旭景輝仙韶聆鳳吹太乙衛龍旗和煦
窺璇室齊明啟御扉繡楹香霧繞蒼壁瑞光圓柳筮兼金
質天花八寶飛吉祥珍禁藥消渴飲蕃薇異數斯為盛奇
逢古亦稀孤忠期曠日永以奉恩輝

陪祀帝王廟有作

景德崇殿祀脩禮啟闕宮靈旂風上下葆羽殿西東百代

明良合千官肅穆同祿將承帝命奔走竭愚衷俎豆陳芳
潔精誠莫感通宮懸詩雅奏侑舞象成功一德歌無間千
秋祀不窮馨香隆泰運黍稷永年豐

益王燕勞應教

建國隆周典分茅陋漢封盱江恩澤遠姑嶺瑞雲重地勝
宮門迴陽迴苑草茸茸冬是日大庭陳醴席嘉宴起歌鐘劍佩
分清切箴圖仰肅雍韶儀鳳鳥曼衍出魚龍綵繡蘭膏
繼殷勤桂醑供銀箏調鴈柱翠釜獻駝峯促生情偏決傳
臚禮愈恭小心遵聖度大雅冠皇宗忠孝天資篤清虛秀
氣鍾無煩延海岱自可並喬松疎拙慙專對遠遞慰異逢

御竹堂集卷四

十六

永言秘鴻寶尚莫紀玄蹤

壽元輔高中玄老師

玄貺隆昌運嵩靈產異才箕裘承世業科第擬掄魁神解
驚中土宏猷耀上台許身原稷契作賦陋鄒枚史局三長
擅經帷一德推成均敷至教邦禮贊淵裁師傅崇難擬君
臣契弗猜今皇恩啟沃舊學日追陪膝膝嘉謨密開誠相
業恢周鈞歸旦爽商弼識伊虺獲謚諸臣別盈庭眾議推
海腹閒傍島塞馬靜無埃由豫酬孤願勞謙服九垓銀章
頌鳳篆御廡賜龍煤曠遇真千載溫綸日幾回陽和隨處
布壽域自天開黃閣清風遠瑤階紫氣來大河為玉液火

室即丹臺不用庚申守何煩甲子催多男看寶桂延世茂
王槐桑梓垂餘蔭驚駘魏下材長途勞策勵化雨荷栽培
冠蓋趨華宴殷勤獻壽杯萬年調玉燭四海詠康哉

進春侍班有述

北陸凝陰盡東郊淑氣淳晴煙迴苑柳瑞日映階茵鸞輅
珠旂曉龍樓綵勝新土牛呈稔歲金馬進宜春玉燭傳佳
節青陽應吉辰冠裳慙鷺序拜舞頌鴻鈞

送潘少泉使君遷留都少尹

八月揚舫去孤城落木陰朝廷京兆重根本秣陵深世泰
無南北公才欲古今惠柔申伯政佳麗六朝吟鳳去仙臺

師竹堂集卷四

十九

迴龍蟠王氣森昔賢多感慨勝地任登臨愧乏明珠贈徒
懷國士心芳蘭江路永凝望欲沾襟

送李仁卿郡守擢南司徒大夫

有美西川彥岷峨秀氣鍾窮經先奮跡射策蚤登庸吏事
專城最文章藝苑宗廉平遵孔訓惠直頒申封治績光千
石徵書錫九重鎬京雄建業國計仰司農鍾阜朝霞綉素
淮夜月浴地原誇踞虎人自是猶龍五載交情重三春別
思濃鶯花憐遠道尊酒歎孤蹤謝樹培棠蔭賢山峙峴峯
願言宏翊贊曠代美奇逢

陸子易周仲謨赴村家筵地近龍旋龍華諸名勝僧

苦邀不肯往聞携有侍兒作此嘲之

古寺千峯裏清鐘雪後天蹇驢堪入畫蘿徑若登仙老衲
聞佳客呼童汲遠泉如何安石展翻作子猷船衝虎歸非
易驚鷗去可憐王陽原畏險謝眺未稱賢恐負青樓約應
無白社緣烟霞重回首爲誦北山篇

亡女生日

生日今思汝他鄉苦病予嬌姿憐索果遠別憶牽裾道韞
能成詠緹縈解上書歸方三載內逝已七年餘幽谷春蘭
折深閨夜月虛母墳東咫尺猶得慰離居

送葉棠山之官棗陽

師竹堂集卷四

三

申國詩書胄梁園詞賦才領符之楚邑捧檄下燕臺競憚
神君至歡呼慈父來遠尋羊峴碣近舉習池杯白日光巖
穴清風遍草萊聖書徵瑣闥民隱若爲裁

贈趙生會舉

燕市初逢爾悲歌意自親黃金求駿地青海射鵬人馬服
書應讀營平蹟未陳誰能安燕雀遐想繪麒麟說劍真無
敵投壺若有神好乘俠少氣萬里靖胡塵

師竹堂集卷之四終

師竹堂集卷之五

三怡堂叢書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七言律詩

元日早朝

光射采恩海口懸香飄合殿奏鈞天華夷共祝無疆壽雲
物應書大有年太液波融凝淑氣長楊風細散輕煙泰平
元會真奇造願上陳思保善篇

慶成宴恭紀

禮隆大報慶時雍日暖彤墀佩玉瑤合殿香風迴燕雀鈞
天廣樂禱魚龍賜醑漢宴無勞紀湛露周歌喜再逢

師竹堂集卷之五

一

宣勸上尊成既醉孤忠感激效華封

萬壽節習儀朝天宮

預祝嵩華寶月圓玄元宮殿肅千官天心道協明河直仙
掌光凝瑞露繁金鏡錄成思欲獻瓊樓高處不勝寒關山
一點同今夕何日清輝得共看

承天門候駕

壁薦瑤壇禮報成前驅午夜啟嚴城天街錦樹千官立複
道繁星萬炬明冉冉紫霄迴寶輅森森丹陛駐華旌雕蟲
應謝揚雄技欲賦甘泉感愧并

九日鞏華城候

千官九日候行宮虎旅龍旂望眼中登嶂煙嵐浮酒綠疎
林霜葉上衣紅鄉心暗度關山月寒思遙傳大漠風莫問
茱萸誰健否洪鈞壽域八荒同

扈從曉發夜宿山中

天高木落日初晴瑞麗鈞陳扈蹕行父老歡聲爭望幸山
川佳氣已先迎秋成雞犬千家靜夜肅豺豨萬竈明聖壽
無疆民永賴玄宮空負子來情

駕幸西苑觀穫恭紀

上林爽霽值秋天西內欣看御仗連百畝黃雲收漢苑千
箱玉粒積周廩載歌耒耜隨風詠遠陋膏腴瀟水田王業

師竹堂集卷之五

二

艱難垂裕永康衢世世祝堯年

冬至駕出南郊

南端霽色轉朱旂萬乘迎陽出紫微三殿慶雲隨鳳輦千
門晴雪照龍衣明禋禮樂周雍秩繚繞山川漢時圍獨有
揚雄叨扈蹕甘泉歸奏奉恩輝

雪霽早朝

曉角高城凍未消天街殘月趁趨朝清霜燦爛明宮瓦餘
霰霏微綴苑條馥馥瑞煙凝寶座泠泠廣樂奏仙韶春和
議張明時事願奉恩綸下九霄

待漏閣試

銀燭光凝瑞靄濃
遲遲宮漏滴銅龍
星懸北極層霄近
月落西山宿霧重
立仗豫調天廐馬
鳴珂遙聽景陽鐘
求衣華袞思無補
慙愧清朝鷓鴣從

蒙賜御筆大書紀恩

閣試

帝灑奎章賜輔臣
瑤函初捧墨華新
共看鳳舞翔天際
忽訝神龍出海濱
飛白當年徒筆札
汗青從此賁絲綸
黃扉恭對恩光渥
感激無言誓致身

文華殿進講大寶箴上起立以聽

代中堂作

琅函肅啟翠華臨
講說貞觀意獨深
勿極聰明妨蔽塞
常思儉約鑿荒淫
解衣敢盡詞臣技
前席應孚聖主心
立聽

師竹堂集卷之五

無勞欽大寶日星昭
著有皇箴

上林紅杏雙燕應制

上林紅杏本仙姿
乳燕雙雙暖更宜
輕逐曉風迷蛺蝶
微拖香露濕胭脂
花間並語疑鶯囀
苑外低飛學鳳儀
靈囿春和欣對育
不妨長繞萬年枝

黃鸚鵡應制

奇姿被服麗坤文
仙種元非翠羽羣
中色雅宜金屋貯
黃裳時襲御袍薰
性靈慣學宮娥語
恩重應忘隴樹雲
清夜長秋宣妙偈
普陀岩畔禮慇懃

恭題宣廟御筆花驄馬應制

玉墨花驄繫禁林
回頭曲臆感恩深
雄姿颯爽黃塵靖
塵思經營白晝陰
宛地已能空萬馬
燕臺枉自重千金
非緣御筆圖神駿
要識兢兢朽索心

恭題商喜紫驪馬應制

水淺沙平碧草芊
神駒飲斲自迥然
貢來尙帶函關氣
牽去全籠御篆煙
天廐真龍今再見
人間凡馬敢爭先
丹青不數開元妙
蹀躞應同樂府傳

題四季耍孩兒應制

百子宮中百戲宜
尋芳避暑競新奇
錦綉的礫長生殿
玉臂交加太液池
麗日喜看榮棣萼
薰風時聽奏埙篴
後星

師竹堂集卷之五

四

旋拱前星耀卜世
綿綿未有期

碧梧金井夜涼生
又見同雲滿禁城
竹馬斜穿仙桂馥
雪獅巧對瑞梅橫
翦桐不敢爲兒戲
讓棗交相篤友情
龍種六宮傳畫史
螽斯千載詠芳聲

瀛洲亭古栢

靜几幽軒接建章
階前老栢鬱蒼蒼
錦官人去風霜苦
玉署根移歲月長
似見虬龍盤古砌
忽驚雷雨暗虛堂
誰云材大難爲用
留取清朝作棟梁

二月間漕舟已過洪入閘

春暖新渠靜不波
隋隄楊柳映青莎
錦帆二月離洪險
白

祭千艘入閘多足餉漫思唐相晏轉漕今有漢庭何至尊
吓食從茲慰賑貸無勞議歲和

送蕭乾養年兄奉使琉球

青瑣仙郎下絳霄麟袍龍節寵光遙月明孤嶼樓船穩風
靜炎洲颶浪消天子威靈馳日域蠻邦景物攬星輶歸來
應陋玄虛賦海晏雄篇頌聖朝

夏日集丁園同李惟寅劉玄子劉仲脩分韻得章字

帝城臺樹鬱相望選勝偏宜白晝長冷浸清漣涵古木翠
流幽石媚新篁千秋俠氣空燕市一曲薰風散建章休沐
恩深貪雅集不妨燒燭漫傳觴

師竹堂集卷之五

五

送吳惺初侍御出按山東

攬轡行行出建章陽回驛路日初長花廳先帶霜臺色峨
豸猶含玉署香溟海波澄春寂寂岱峯塵靜曉蒼蒼年來
桑梓關心切願寫瘡痍達聖皇

楊方湖侍御按我兩河既督昭陵工竣陞海道憲副

駐節登州賦此贈別

西臺幾載擅高風控制滄溟簡帝衷豫土省方驚繡斧昭
陵畫地贊玄工油幢行部山城靜鈴閣憑闌海市雄重譯
只今歸聖主波澄千里繫朦朧

中秋對月懷趙定于吳復菴三館丈

木落霜清斂夕煙玉盤冉冉上遙天敲砧西苑憐今夜吹
笛南樓憶去年黑髮妄希靈藥駐白頭誰見逝波還美人
千里音塵絕那得登高不惘然

送陳玉壘太史歸省尊公相公

元老逍遙七袞尊詞臣省覲出金門十洲紫氣迎仙仗九
月黃花釀壽樽浩渺嘉陵延世澤嶙峋棲樂賁殊恩玄蹤
相業無勞頌自有煌煌帝語溫

登鞏華城樓有懷世目弟

野曠蒼茫落日陰危樓縹渺獨登臨風高遠塞飛寒葉霜
冷深閨急暮砧萬里那堪舒病眼一官何事負初心南雲

師竹堂集卷五

六

望斷孤鴻杳把酒憑闌思不禁

雪夜李本寧太史招同張陽和劉弘原劉復齋李夢

池劉衡野諸館丈小集分賦

風雪連宵撼敝廬玉堂忽枉故人書梁園投簡才應竭郢
地聞歌歎有餘雅興未回王子棹虛懷今御李公車瓊枝
銀燭相輝映獨倚蒹葭轉愧予

乙亥除夕

通籍承明五歲除年華來去渺愁予水消殘角迎春早香
燼空齋坐夜虛肉食漫勞唐舉相谷神常讀老聃書清朝
多病慙無補何日南山臥傲廬

送義軒劉君備兵金城便歸省親

仙郎青瑣重朝端持憲新加獬豸冠
熊虎千羣臨汜水鶯花三月出長安
垂衣此日逢堯舜破膽從來說范韓
黑髮司徒娛綵服朗陵爭繪畫圖看

暮秋同李襲美諸君晏王氏山亭

菊過重陽尙未開時逢秋暮好登臺
遠山不盡寒雲外落木無邊御水隈
世態可消長客感賦成况有大夫才
與君十日東籬下徐採芳英入酒杯

少宰王公考滿之日署中鹿生子

天官上績簡宸衷瑞感仙巖產署中
紫纈不須神二女畫

師竹堂集卷五

七

車先已兆三公銅牌紀壽年應遠金鉉承恩養更隆
科第綿延原世業湖南歌宴聽秋風

送陳侍御督漕兩淮

憲節逶迤度潞河卽看斥鹵盡恩波
漉沙雪積私昏羨煮海風清國計多
鹽鐵百年遵筮權淮揚萬竈起謳歌
孤燈辛苦緣封事不寐應知想玉珂

送司徒大夫陳瑞華監兌湖

璽書恭捧出神州錦纜牙樁擁上游
雨過遠蒸雲夢澤月明清嘯武昌樓
握籌策久推劉晏轉餉功應首鄧侯
聞道東南民力竭素餐徒抱杞人憂

潼關阻雨盛敏叔館丈邀登城樓

堆堞孤懸灌木叢憑闌縱睇起悲風
三峯太華重嵐外九曲長河急雨中
阡陌總非秦故土丹青遙憶漢離宮
只今萬國車書混設險何須百二雄

渡河

津吏初迎曉色開樓船鼓渡悠哉
函關紫氣三峯近星宿黃河萬里來
古岸漫尋盟石處中流遐想濟川才
西馳玉節原親睦莫作乘槎漢使猜

王時化由右諫出守順德新城功竣邀子登眺時陳

則濟以廷正恤刑滇南歸同登二君俱同鄉同年

師竹堂集卷五

八

天涯兄弟聚那裏秋暮登高共舉觴
故壘百年銷劍戟新城三輔壯金湯
碧雲紅葉砧聲急楚水吳山驛路長
聖代只今封事少知君未肯薄淮陽

段太尉祠

太尉荒祠草樹幽停車斜日薦蘋羞
梨臬叛卒頭欣戴笏委空堂血尙流
死事真堪巡遠並成功未許晟城優
低徊詞客難爲賦千古雄文煥柳州

驪山懷古

華清遺跡亂峯間弭節聊乘半日間
繡嶺春回空寂寞溫泉人住自潺湲
千秋不復陳金鑑七夕徒憐誓玉環
阿漚

曲終村笛晚牛羊滿目下驪山

温泉

幽薊煙塵別九重貴妃湯殿罷歌鐘中宵扈從無全仗大
駕蒼皇發六龍枚匣尚留金翡翠暖池猶浸玉芙蓉荆榛
一閉朝元路惟有悲風吹晚松

乾陵

乾陵雙闕峙高岡象馬夷酋儼列行一代大倫爭子姪三
朝宏業忽周唐南山柱石寶秦皇錮西盜終窺呂后藏無字
穹碑誰記述九原重起駱賓王

邠州大佛洞

師竹堂集卷五

九

梁山絕壁俯涇濱寶閣雲間現法輪共詫五丁開石洞仰
瞻十丈作金身莓苔半蝕初唐字香火誰祠避狄人往蹟
無勞多感慨茫茫浩劫總飛塵

浩文川中丞招飲貢院

高名十載切躋攀此日登龍一解顏座上文光迴北斗尊
前佳氣對南山升車往績澄三楚開府先聲響八蠻辛苦
爲言秦父老中興良弼待公還

九日病起登南城樓下有傀儡之戲

獨上高樓俯大荒海天秋色正蒼蒼孤城落木砧聲急遠
嶠寒雲鴈影長百歲那堪餘短髮一尊今又負重陽雁門

苦調同千古且插黃花閱戲場

臥龍岡謁諸葛武侯祠

瘦馬殘陽過石岡人傳丞相有祠堂英君自信忠貞篤庸
史焉知將畧長二表已揮今古淚三分終限魏吳疆可憐
後主甘卿壁天上應隨北地王

太和絕頂

太和宮闕在雲間百丈冰梯盡日攀樹色微茫分漢水嵐
光縹緲接巴山何須採藥尋三島直欲乘風扣九關徐福
不來滄海變長天孤鳥自飛還

鄭明府邀遊少林寺

師竹堂集卷五

十

高僧名嶽苦難逢覽勝何緣撰履從寶界三華饒薜荔晴
空二室幻芙蓉仰觀峻極歌周雅遐想嵩呼侈漢封浩劫
人天無色相西來應悔示玄蹤

陽羅驛寄張子蓋館丈

使節驅馳宿楚鄉郵亭喜近蓼花傍江空高枕濤聲急月
冷中庭樹色蒼老大乾坤孤嶼在銷沉今古逝波長秦淮
况是通潮處極目仙舟路渺茫

富口甘將軍廟

富口停舟捫薜蘿將軍祠廟此經過謀擒黃祖威名在勇
誓曹公戰績多快意吳飲歌款乃乞靈楚現舞婆娑帆檣

來往神鴉集捲雪年年作怒波

仲冬望夕黃龍洲對月

夜靜扁舟下豫章澄江明月接微茫鏡中光射黃金塔天上寒生白玉堂漁火幾家人寂寂關山一點樹蒼蒼思鄉懷古情無盡醞酒悲歌坐未央

賈孝徵侍御崔猷可計部邀飲海天閣

海天高閣占鷗沙返照平蕪望眼賒檻外濤聲驚貝葉尊前帆影浸蘆花當年誰送潯陽客此日虛隨漢使槎醉別獨歸江瑟瑟月明彷彿撥琵琶

渡江駐勝王閣曹荔溪中丞自德化馳來過訪適夜

分矣識感

片帆幸渡南浦津郵亭四壁無居隣王事辭親敢嗟怨客子畏人多苦辛棨戟遙臨已夜半醇醪自醉知情真孤燈脉脉徒感激欲歌行路愁傷神

南昌館滕王閣帥同前李惟賢二大叅見過倚檻臨

江

傑閣雄文世並傳洪都名勝抗江邊憑虛欲吸千峯雪眺遠真窮萬里船畫棟朱簾人已去落霞孤鶩景依然懷歸王粲偏多感况復寒潮送暮年

同朱雲岳僉憲登麻姑山

初辭玉署瀛洲地來訪丹霞小洞天仙都觀雙瀑懸崖飛

素練五峯當戶鎖蒼煙方平遺像摧風雨魯國殘碑闕歲

年回首仙壇成往跡何須清淺問桑田

東鄉道中

翠微濃淡上衣裳道出山陰應接忙處處松杉溪傍屋家家樓閣竹爲牆平沙小市邀沽客古木叢祠坐女郎不聽猿聲腸亦斷天涯東望是吾鄉

桐廬大雪遇傅慎所侍御感自舟中夜話

風雪舟中共一尊相逢疑欲賦招魂十年死別孤臣淚萬里生還聖主恩炎海莫愁容髮改故園猶幸菊松存九關

師竹堂集卷五

虎豹今潛避壯氣終當叩帝閭

同陸敬承太史謁潑陽先生靈洞山房

會心終日狎禽魚林壑幽深自結廬靈洞月明常煮石危樓雲護好藏書有時開逕延三益獨坐忘言契六虛聖主只今資碩輔可容學士碧山居

同大司馬嘯唳張公謁岳墳

殘雪方舟渡六橋棲霞祠宇薦山椒金牌鐵騎無勞問白馬朱騎尙可招南向樹同丞相相西湖水接伍胥湖祁連鬱鬱環孤塚麥泚諸陵久寂寥

元日湖上憶同館諸君

元日湖山物候新竹與蘭漿混遊人六橋雪霽清波漲三
竺煙消翠黛勻梅蕊未逢西驛使椒花遙媚北堂春石渠
仙侶應相憶委珮鳴珂散紫宸

元夕次馬思愚韻

魚鑰春開不夜城喜調玉燭泰堦平珠燈影射鰲山曉錦
瑟風傳鴈柱清滿地遺鈿香霧杳一天明月彩雲輕芳辰
依舊年華改獨折寒梅對短檠

送臨淮侯李惟寅留守南都

漢庭飛將出明光郡國前驅負弩忙佳麗六朝誇建業元
勛千載重岐陽喜看居守增天塹况復登臨近帝鄉惟道

師竹堂集卷五

十三

鳳臺多絕倡青蓮宗派到君長

送大中丞宋可泉年丈開府恒山

枉後勳名舊切雲新提鵠印擁三軍飛霜曾覩吳門練傳
檄驚看蜀道文恒嶽天清占象緯滹沱月白靖妖氛泰平
干羽皇風穆馳騎無勞露布聞

送周帶川年丈備兵朔州

幾年遼左樹奇功移節雲中簡命隆絃誦月明刁斗靜
駉風暖戍樓空龍沙萬里勛逾茂馬邑千年地轉雄莫謂
承平餘五利安攘原不恃和戎

人日小亭黃白梅盛開感而有作

幽亭人日春可憐臘梅玉梅開相連冰肌雅宜金屋貯芳
英故傍白衣妍小窻踈影月半墮誰家哀笛風初傳折來
少婦泣如雨征夫遠塞何時還

十四日雪止小齋張燈邀郡侯李乾齋宴集夜分月

出得清字

良宵燈火映山城玉燭光調喜泰平繡佛長齋持半偈老
梅殘雪占雙清律吹幽谷回春意歌聽與人作頌聲太守
風流歡未已持盃還待月華明

元夕大雪張燈集伎奉何仙室丈人夜宴分得壇字

山城積雪釀嚴寒窮巷張燈亦自歡翠帶香飄金菡萏紅
妝春滿玉闌干占星喜聚耆英會樹幟同推大將壇莫道
良宵成小集郡人已作畫圖看

師竹堂集卷五

十四

春雪簡何啟圖

樓臺冷落元宵後風雪連綿二月初城上啼烏爭墮地案
頭飢鼠亂翻書夜行忍返幽人棹畫臥寧要縣令車抽秘
騁妍方憶爾見謝莊雪賦大裘廣廈亦愁予

送宋遜菴公補守福州

閩海雙旌驛路長九仙山色鬱蒼蒼嶺陬已奏循良績申
國猶分俎豆光華轂郊行春露冕黃堂燕寢晝凝香驅蝗
渡虎君家事徵拜應看佐廟廊

見賢樓側杏花盛開予倡首句因與戴肩吾程士元
諸子共集成之

畫樓紅杏兩爭妍春色多情最可憐
繞砌芳菲堪製錦倚闌縹緲擬登仙
雲飛南浦簾初捲雨過西山樹欲然
莫爲傷心輕濺淚前村且辦杖頭錢

送林使君守汝南

薊門晴旭送仙旌驛路爭看負弩迎
汲黯淮陽傳往績文翁巴蜀已先聲
鄭莊館闕星常聚懸瓠城高月倍明
典郡莫興留滯感漢家良吏每台衡

五日感懷

師竹堂集卷五

五

午日蕭然掩竹扉閒庭時見燕雙飛
龍舟誰閔陂塘竭角黍難充市野饑
往日回風悲屈子遺蘭沅芷憶湘妃
行吟憔悴非吾志獨上危岡一振衣

壽世昌弟

弱冠遊梁志未伸壯年終不赴成均
恥隨標榜稱名士甘守清貧作道民
奏樂登臺簫引鳳著書閉戶樹成鱗
白頭兄弟常相伴蒲酒榴花歲歲新

中秋夜深獨坐對月

冷浸瑤階濕欲流參差桂影玉杯浮
纖毫可數疑晴晝灑素平分作好秋
此夜獨看憐竹院去年同賞憶江樓
青天

碧海無今古爭使愁人不白頭

送秦杜村兵憲川中

魏尚雲中久著名十年拊髀軫皇情
身冠象簡金臺下燾節油幢玉壘迎
落木蕭蕭離思遠寒波渺渺旅懷清
延賢幕府收奇績遊客爭歌蜀道平

元旦感懷時承重太后

搖落星河欲五更山城元旦亦孤清
風傳殘角悲無定春解寒冰暗有聲
辛苦報劉成往事艱難捧檄感餘生
君親恩重頭將白不爲年華涕淚橫

過大王沖 此地多虎故名

師竹堂集卷五

六

罷乘晚過大王沖落木蕭蕭起怪風
沙渚遺踪心頗悸溪山殘血草通紅
渡河遙想循良政攘臂空羞壯士功
歲歉徵求皆赤地可憐猶肆爪牙雄

送張涵溟司理汝南

賢書早歲冠山東得意看花春正融
遷史儒林推魯國漢廷法吏重張公
天中懸望隨車雨海內行揚攢轡風
虛已求言逢聖主好於封事竭孤忠

春日侍何丈仙室遊豐泰菴次韻

汗青未竟歸來晚攬鏡翻驚鬢已華
何用浮名誇彩筆久知塵世等空花
祗園金布期無盡苦海濤生詎有涯
但願

年年隨杖履持經絕勝草黃麻

遊黑龍池值雨

真宰運斤成異境玄工鑿石作靈湫雲生古殿陰堂結嵐
合羣峯翠欲流雷雨只愁神物起參苓聊為病軀留不因
雅性耽幽賞未信茲行是勝遊

送虞部郎中唐麓致政南還

春明門外潞波新整繫蘭橈意自親欲語汀花薰席煖多
情檣燕送杯頻齊南誰復知三宿林下於今見一人予亦
挂冠從此去翠虛高閣結芳鄰

尖鶴

師竹堂集卷五

七

遼海飛來歲月深山房賴爾伴孤琴亦知軒籠終非好無
在雞羣不可尋飲啄可憐空碧沼遲迴猶想步幽林應同
赤壁三更夢一任青霄萬里心

無題

折齒誰云屢嘯歌墜鞭吾亦感鳴珂章臺楊柳情偏切溢
浦琵琶最爲多爲雨爲雲愁北里傾城傾國總南柯獨憐
辛苦田家婦老去無由見綺羅

贈醫士無錫陳生

道隱軒岐漸失傳知君秘授得真詮丹爐自製迴生劑竹
杖常懸赴急錢南國家留藏器譜上池源接惠山泉憐予

久苦膏肓症何惜刀圭爲少延

何啟圖劉玄子諸君遊鐵佛寺予病不能從

南巖幽桂有芳叢並馬衝泥霧靄漾寒生諸壑暝重
嵐畫結萬峯同慧雲淨護青蓮地法雨閒聽紫紺宮可信
維摩常示病不能花逐下山風

送洪穆菴謫倅大同

蕭蕭落木薊門秋執手河梁思轉悠訛語莫傷慈母起悲
歌且共酒人遊雲中將士知遷客申國兒童頌故侯負弩
君無卑遠塞賜環予日望神州

夏日同李仁卿郡伯旧子秋郡博遊何啟圖宗伯園

師竹堂集卷五

六

池次韻

避暑幽林汎碧潭坐傾河朔半沉酣漫論廣廈搆千萬且
喜孤航受兩三空翠流雲通海上垂虹斜日映湖南茫茫
彼岸求慈筏非馬雕龍未易談

壽宮保春陵王大馬司

太和靈秀埒高嵩特毓元臣簡帝衷千載安攘資偉畧三
朝勤苦竭孤忠金莖露賜恩光渥油幕香凝壽域同莫訝
新秋神愈王吾家舊有黑頭公

山居漫興

搖落秋光未足黯黃花紅葉間青杉薄田穀熟聊供稅荒

圃蔬肥可慰饒劍敵一人身亦廢丹期九轉骨應凡長天
目送孤鴻去千仞危岡拂弊衫

延世兒以還左功晉秩田子執有贈次韻志感

藥韃且漫託登壇慧苴應憐險路難伏闕緹紫逢三聖入
關范叔憶身寒生兒但可稱豚犬論穀誰能比桂蘭往事
酸辛頭早白頻將助業鏡中看

子藝改學宮池爲大夫湖語具叙中文甚工而事甚
奇且以詩示因次其韻

方塘久傍伴池開一鏡空涵申伯臺小艇忽驚人舉棹中
流卽有客傳杯窮源直欲乘槎去問字何當載酒來爲賞

師竹堂集卷五

五

嘉名誰作賦登高原屬大夫才

泛舟

一夜瀕河新水生孤尊短笛放船行雲流幽壑帆檣濕棹
入危灘草樹繁極浦遙天心共遠浴鳥飛鷺眼雙明扣舷
日暮聞漁唱回首滄浪愧濯纓

湖上夜歸呈李郡侯

別業城東傲竹扉迴塘清越翠成圍荷翻宿露金魚戲柳
拂晴煙畫鷁飛冠蓋百年同蟻筭乾坤五日此漁磯皆山
不減環滁勝豐樂欣看人守歸

暮秋啟圖學士招凌波館賞菊卽席有作

名園佳菊媚秋光詞客東籬共舉觴霜蒞歲華仙子笑露
華縹緲羽人裝已憐晚節宜孤介更愛幽姿殿衆芳鼎鉉
久推調燮手好和甘谷壽吾皇

壽靈壁侯太夫人

錦帆白紵蔽江來玉帶蟬冠擁節迴西極久膺王母福東
征共羨大家才侯鯖羅列供珍饌御醴殷勤上壽杯莫艷
元勛盟誓遠慈幃燕喜卽蓬萊

史館辦官郭生其母八十請言作此貽之

聞爾慈親八十強寒燈深夜補衣裳安居不用誇金屋珍
味時能寄玉堂已見孤貞綿鶴算還看褒表錫龍光憐子

師竹堂集卷五

三

有母年幾若縮地無由捧壽觴

庚申先塋除夕

草屋蕭然少四隣夜深童僕轉相親寒燈耿耿渾無寐孤
塚淒淒若有神隙馬令人悲甲子尸蟲由爾訴庚申川原
一望悲何極愁見陰風哭野燐

清明遊西山出郭卽事

阜城門外草茸茸釀得春光似酒醲寺列西山看聚螿峯
朝北闕舞飛龍香輪注目迷芳徑麥飯銷魂奠墓松回首
故園何處是暮雲煙樹幾重重

送李大將軍總兵宣

秋高上谷起歡聲紅葉青山映旆旌將到今誇隴右功
臣自昔頌西平令嚴刁斗胡塵靜樂奏鐃歌塞月明聖代
元勳輝竹帛勒銘不用屬書生

中秋邀郡守坡頤張公遊賢隱山寺卽席作

四時之月惟秋月月到中秋分外明八萬二千工欲滿一
年十五喜先晴光搖遠漢連江白露冷空山徹骨清太守
醉歸人影亂娟娟深夜照蓬瀛

秋夕同王觀察四槐泛舟董中丞西湖次觀察韻是

日談鄧定宇事昨使豫章與定宇有共隱天池之
約故未及之

師竹堂集卷五

三

開府城西有故廬賢峯環抱水雲居蓬窗共坐幽人艇華
轂驚迎憲使車羽客漫疑身是鶴濠梁寧信我非魚江干
舊侶幽盟在木落匡山好著書

九日同胡汝成蔡錫卿高汝器周子春何啟圖王拱

之集周仲謨宅

多病愁登九日臺追歡聊共菊花杯小鬢白是吹簫侶豪
客咸稱作賦才落帽勝遊堪再續沾衣往事不須哀茱萸
但願年年健竹葉何妨夜夜陪

己丑沙河除夕感懷

時以亡室之喪請告南還

除夕天涯強自寬孤燈殘雪不勝寒多愁轉覺流光易久

客真成行路難上苑煙嵐先嫵媚中宵星斗尙闌干牛衣
共泣人何在獨坐傷心淚暗彈

元日臨洛道中

煖逐征輪淑氣新褰帷處處可怡春青來驛舍山迎客綠
發河橋柳媚人三巡關心懷栗里五雲回首戀楓宸白頭
東觀成何事未老應慙早乞身

未老乞身達士也故愧之

亡室久不克葬辱啟圖丈極力物色得佳壤焉感激
之至情見乎辭

旅視經年厝淺沙迷途勞示指南車浮生百歲誰非客廣
厦千間此是家狐首聊堪酬素志牛眠詎敢冀空華桑田

師竹堂集卷五

三

陵谷須臾事感結重泉未有涯

詠簷前鐵馬

時年十四

大宛從征獲貳師爭如爐冶範形奇突圍獨與西風戰立
仗羞隨上廐儀峽口暮猿悲亦減戍樓殘角韻因遲千金
誰買神駒骨一夜秋簷萬里思

秋夜

城柝敲殘坐夜深蕭疎商籟滿高林生寒暗覺孤燈結卜
甫先愁病骨侵久客漸銷彈缺念長貧惟有灌園心尚平
雅志何年畢悵想煙蘿寄素琴

秋懷

短檠蟋蟀叫偏能夜靜虛堂斷復仍鄉淚落如金井葉病
懷清似玉壺冰貧逢陰雨猶難遣秋到中年愈不勝唯有
床頭雙劍在寒光高映讀書燈

劉仲脩觀察六十

廿載歸田髮未皤帝城風物自婆娑高名七子公稱最大
業千秋仲孰多喜值芳辰爭促席閒看花甲任飛梭然藜
天祿成何事頌酒呼盧且嘯歌

燕子磯關侯廟

浩浩長江日夜流將軍祠宇燕磯頭千尋惟石伸英氣萬
叠洪濤鼓壯猷顛沛可憐扶漢主蒸嘗何事對吳侯興亡

師竹堂集卷五

三

一笑皆陳迹極目斜陽數點鷗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七言排律

禁中春雨應制

微陰曉結綠楊隄淨挹天街碧草齊
瑤圃嬌鶯藏濕葉御簷歸燕帶芳泥
霏霏宿霧霑袍潤靉靆輕雲壓苑低
太液恩波流處遠西清曙色望中迷
采恩懸溜宮鴉靜陛楯休番仗馬嘶
此際皇情應感悅四郊露霽慰蒸黎

賜藕鮮恭紀

代中堂作

太液青蓮拂翠蘋深根十丈激芳津
鸞刀才薦冰姿潔鳳閣初頒玉腕新
春醞飄飄香有跡靈犀點點淨無塵
金莖漢室徒虛賜瓊屑仙家未足珍
願聖聽求治理誓持素節效絲綸
沉痾盡滌君恩重忍念荷裳乞此身

師竹堂集卷六

一

除夕湖上夜歸

武陵簫鼓動春聲除夕松棚萬戶明
已訝清輝流淨練還疑野燒動高城
波光激瀨文魚躍樹影參差鳥雀驚
辭臘寒梅同玉映媚人芳草帶煙生
誰憐物候添鄉思且逐繁華暢旅情
來日畫船重載酒湖山隨處結新盟

壽仙室何丈六十

六旬花甲延仙籙五月葵心釀壽醪
華嚴乞身陪洛社黃

扉有子初虞廷循良上績留淮楚
騷雅中興揚日星健翮又看雙鳳起
長年那借九還靈晴蒸芝鼎分榴艷
曉汪蓮后映竹青醉躡虹梁俯瀨水
天風深夜度流鈴

七言絕句

大閱詩十二章應制

四海雍熙樂治平九重宵旰詰戎兵
翠華未校長楊獵紫氣先騰細柳營
君王策馬御戎衣赫赫天聲式九圍
神武偃兵占太史六符端正帝星輝
曠曠日出曉雲開絳節霓旌北極來
昨夜雨師親灑道天

師竹堂集卷六

二

街風靜絕塵埃

黃幄金爐襲異香千官扈從列鷄行
官羅血色承新賜萬朶紅雪捧玉皇
南徵無虞北塞安一人有道萬民歡
兢兢更切除戎念仗鉞親登大將壇

角聲嚴大漠聞

控弦十萬羽林郎氣殫強胡競擅場
飛將當年誇射虎材官今日見穿楊

侍臣詳按賞功圖遍資諸營日未哺
隱隱春當轟日晝歡

聲大地共嵩呼

貔貅按部隊成雲騏驎聯鑣錦作羣從此八方無戰伐好

驅黃犢事耕耘

颺旆鳴鉦壁壘開萬靈擁衛上之回轅門飛騎翩翩至報

道遼陽露布來

車攻吉日美周詩都試驅劉陋漢儀千羽已徵文德浹凱

歌齊奏武成詞

一統開基頌廓清犁庭三出駿功成吾皇神武光前烈億

萬斯年保太平

元日皇極殿侍班恭紀十二首

師竹堂集卷六

三

五吏鼓角曉霜清待漏朝房萬炬明魚鑰初傳人尚靜半

開左掖侍臣行

會極門循東館廊暗中環珮響丁當鳳簫象管微微試百

轉流鶯繞建章

文昭高閣近星辰千載西山紫氣新朱戶不扃金鎖放定

時鼓下候雞人

過閣前趨中左門瑤階露淨履無痕樓臺借闥人卧片

刻安閒亦玉恩

上清寶界獨徘徊俯視白榆玉作堆倦倚闌干東北望小

橋黃幕是平臺

中極遙聞警蹕傳叩頭忙起傍簷旋振衣仰步斜廊上定

息凝神對樂縣

給舍雙雙導駕來殿前葆扇一時開金爐香散飛春霧丹

陛鞭鳴震夜雷

采恩色辨欲天明燦爛卿雲滿禁城歲協仙蓂元會始祥

呈玉燭奏階平

履分屬錦帶雙垂咫尺天顏管借窺春色九重瞻喜色承

恩唯有近臣知

案覆黃綾殿正中珠簾高捲日初紅琅函展表才宣畢一

派仙韶奏碧空

師竹堂集卷六

四

履端天慶鞏皇圖萬國冠裳虎拜俱寶座東西嚴侍從移

身奉玉對嵩呼

臚卿跪奏起歌鐘隨駕貂璫蟒玉重鵲觀前歸象馬鳳

皇池上起夔龍

張助甫中丞綠波樓

仙人何事好樓居夜靜流鈴和步虛不用青藜雲外杖自

餘鴻寶枕中書

捲簾揮塵坐高樓開府歸來尚黑頭拊髀正宜酌聖玉全

身那得效留侯

六卿分治首天官赴義甘同敝履看始信綠波吞七澤鑑

湖柱自重黃冠

春水年年漾綠波桑田清淺幾經過不知二酉藏書後大業千秋仲孰多

雲臺峯道人留飯

華峯玉井蓮十丈仙掌金莖露一杯五鼎萬錢非所願此身只合飯雲臺

宿太華絕頂

謝句驚人憶謫仙幾回搔首問青天福緣塵世能多少消得蓮峯一夜眠

送何玉軒館丈罷官歸蒲坂

師竹堂集卷六

五

桃李無言蹊自成南征蕙苴竟誰明五湖歸去扁舟遠宦海波濤日日生

薊門殘雪氣蕭森執手河梁思不禁遠別莫興淪落感中條高卧玉恩深

自憐薄命出彤闈漸覺香消舊舞衣願化上林春社燕年年猶得傍宮飛

清明詞

女伴相邀過野祠香塵款款襲遊絲阿姨自製燕臺曲不是吳儂唱竹枝

賣酒人家花事穠小橋流水對西峯散衣不是無心典記

得慈親手自縫

張陽和館丈送太夫人還浙兼省尊公內山翁紀榮

識別五首

綵服承恩出玉京潞河波靜正秋清文鸞冉冉天邊下畫鷁悠悠鏡裏行

第一仙郎衣錦回薊門南望曉雲開稱觴莫羨侯鯖美自有江魚入饌來

緜至湘瑟度芳洲紅葉青山兩岸秋桂影參差銀漢冷版輿何異廣寒遊

浩渺煙雲入畫圖月明清嘯出菰蒲滇南百戰歸來卧不

師竹堂集卷六

六

是黃冠乞鑑湖

鏡波亭檻碧芝榮雲外青霞映水明瑞草由來徵上壽不須辟穀學長生

邯鄲道中謁呂翁祠

日暮黃梁尚未炊邯鄲古道謁仙祠紛紛塵土求名者盡是盧生枕上時

同馮正伯集顧與齋第

孤舟遠客傍誰親新月江城正早春火樹莫辭花下醉當年同是看花人

楊柳青青已作條一枝先折贈河橋東風似惜無絲竹故

向筵前舞六么

省署諸郎應列星
瑣闥封事動明廷
獨憐持節江南者
白首抽書未汗清

送王四槐年丈移鎮開原

熊幡虎旅靖氛塵
煖日晴煙媚蚤春
為謝攀轅諸父老
由來樞筦寄元臣

芳草萋萋淮水清
長亭新柳繫離情
雄關只在王畿內
莫更殷勤唱渭城

胡越于今正一家
可憐螳臂敢當車
遼陽戰士如虓虎
不用停驂式怒蛙

師竹堂集卷六

七

漢家天子選龍媒
駿足如雲郡國來
漫向渥洼求汗血
空羣元自產燕臺

當年胡馬肆侵陵
驕將憑依勢轉增
解拆逆謀成敵愾
至今猶說故中丞

開原旗幟逼呼韓
憲使威名膽盡寒
雨歇聞山消殺厲
風清遼海息波瀾

王家世業在青箱
兩代何緣將畧長
已見文章鳴藝苑
還看勛績紀旂常

館中詠鶴

遼海飛來歲月深
長從仙館伴幽琴
霜翎徐引松間步
清

淚常懷雲外心

楊孝子廬墓

欲報昊天罔極恩
蓼莪詩廢信銷魂
可憐半夜荒丘雨
應為孤兒洗淚痕

人言廬墓非為孝
我為楊生一愴然
多少華堂歡笑者
松楸冷落自年年

送潘侍御雪松以諫遠謫

登高臨水欲銷魂
送別長亭酒一尊
莫道春明門外遠
乾坤隨處是君恩

萬里孤臣去國時
風霜兩鬢欲成絲
清朝自與懷沙異
不用悲歌續楚詞

師竹堂集卷六

八

諫草爭傳紙價贏
古來人貌貴榮名
蕭蕭匹馬孤村路
慷慨還如攬轡行

抗疏辭朝亦壯哉
萬山秋色馬頭來
誰言立仗長揮斥
駿骨千金舊有臺

五言絕句

宿紫霄宮四首

鸞鶴迎仙仗
旌幢肅太清
瑤階霜月下
時聽步虛聲

前巖雙燈明
耿耿吼猛虎
悲風激高松
山空月輪午

道人開夜宴
簫韶奏仙子
疑是九華堂
殷勤認朱李

願借龍爲杖來餐粟似瓜紫霄一夜夢俯首視煙霞

何啟圖許大魚不至走筆促之四首

新水高於屋溪魚白似銀花間成小酌應念憶鱸人

清晨走稚子報道長須來坐久轉索莫持竿上釣臺

游鱗荇帶牽吹沫露珠溜不惜膾鸞刀寧憐泣紅袖

山木緣已遍長鈇彈自空主人放生者一任去爲龍

爲李將軍題畫

並翼棲山林帶得遼陽信晴日墮閒庭雙化黃金印

詞

奉旨擬撰詞曲 有序

師竹堂集卷六

九

至上升齡踐祚勤政講學寒暑靡輟中外傳頌久

矣會左右襲仇闢故智上頗爲所惑慈聖知之誠

諭嚴懇竄其尤者數人餘責黜有差輔臣復極諫

便殿臺省交章而給舍王君守誠至引撞郎事上

爲感悟蠹惑諸具悉令毀棄輔臣思以翰墨娛上

遂疏史臣更番入直凡禁苑所藏圖書畫卷發令

題跋殆無虛日文華講畢入大內披閱鑒賞孜孜

忘倦聲色玩好無隙可入矣一日奉旨撰二十八

字詞曲每一字一曲又發八曲爲式予適右頰腫

痛註籍服藥以情懇院長不獲復傳先進八曲上

亟欲覽力疾勉成以爲餘可弗作忽一日晚傳二

十曲限明早進時街鼓已動而頰侵淫至頰不可

忍呻吟拮据至五鼓幸就以爲病中譚語棄去不

復視越旬餘於戶曹館郭生希泰所見一帙則諸

史臣詞曲咸載蓋王發內閣選擇爲錄者予倖十

收五六漫讀之不知爲已作也夫詩變而爲詩餘

惟宋人最工然多托意閨閣寄情花鳥雅致俊才

得以自運故悽婉流麗能動人耳茲義取對君格

專應制至於仁義禮智孝弟忠信等字束以花間

之體即使秦周康柳爲之亦失故步而予章句拘

師竹堂集卷六

十

儒雅弗嫻此矧病軀深夜催促嚴急既寡檢閱之

資又乏閒適之趣乃欲藻秀差強聲律弗外不甚

遠哉雖然在應制者大都頌爾而伯可諸詞淫褻

柔曼類于俳優詠唐人鬱輪袍清平調又每下焉

斯藝之詬也上所命題咸倫理之大象形之顯卽

文房諸具亦與几盤區之意非前代聲色遊豫屬

其臣夸詡而詠調也迺予所作時寓規諷上不以

爲罪猶見錄也豈非詞垣盛事儒臣希邁也哉伏

日曝書偶見此稿謹葺而恭識之其他應制諸作

另爲一編茲不具云

日

化國舒長喜扶桑麗景早出暘谷陽德方亨萬里堯天晴
照五色呈祥眩日海內外臣民瞻矚乾坤正快觀容光鍾
山漫照神燭○温生比屋人間有傾葵丹耿獻曝誠篤永
就吾皇應共效華封三祝願使多男壽福曜壽與離明馳
逐何須問弭節羲和年光一任轉轂

右調萬年歡

月

太液波澄看遙空雲斂井梧風歇冉冉冰輪光映玉樓金
闕正遇太平時節喜八萬四千工輟銅龍滴夜漏遲遲廣

師竹堂集卷六

十一

寒仙樂清徹○霓裳按拍更闌見姮娥振珮連袂姑射杳
日靈丸敬上長生寶冊頻勸兩宮瓊液灑氣爽桂飄鸞翩
惟願取歲歲年年團圓常如今夕

右調萬年歡

風

搖颺蓬瀛漸蕭蕭汎漾微拂千頃重譯占祥遠貢神香葱
嶺漫道無形無影更曩籥洪鈞玄秉深宮喜燕雀高翔合
殿遠飄寶鼎○微涼未迥飛揚陋徒思猛士橫汾清冷辨
悉雄雌祗是蘭臺詞騁上邇虞廷勝境迎薰把五絃操軫
四時應律脩通常送卿雲麗景

右調萬年歡

雲

非霧非煙看紛紛郁郁輪囷飄渺蒼
島瑞靄彤庭旋繞方車蓋頃成羽葆
覆琪花瑶草○呈祥未了濟時喜觸
兆豐年青應賢良國寶遙想廣成論
何須問穀食鶉居乘虛萬年不老

右調萬年歡

雪

百花斂萼三白呈祥正是豐年時候

師竹堂集卷六

瑩清晝飛絮繁珠簾透報春色先歸
仙鈞天時奏○宮瓦凝寒溜烹試龍
勞歌覆載洪恩等高厚靖荏苒閒斥
騁妍抽秘侑瑞觴永稱萬壽

右調應天良

霜

高秋氣肅太液痕收已見井梧蕭索
來綽約綴寒林霏玉尊挫物助歲功
聲夜涼衣薄○凌晨眺高閣黃葉
瑤階鬱葱葱光凝鵲鵲歲豐登民安

願常玩易訓堅冰時時欽若

右調應天長

春

青陽布暖壽域鴻鈞轉仙桃醉晴絲捲新波溢玉隄淑氣
輝金殿芳菲日建章宮樹流鶯囀○膏雨盈畿甸霽澤乾
坤編世登三歷紀萬賞花陋宋會既醉宜周燕雍熙樂年
年黻辰承天眷

右調千秋歲

夏

朱明扇穆長養欣生育榴薦紅荷翻綠虬影舞仙槐龍種

師竹堂集卷六

十三

看新竹微雨過峯瞻萬歲懸飛瀑○合殿爐香馥永日縹
緗讀清虛境銷炎燠已頒滌暑冰更賜含風服聖情豫南

薰時送虞庭曲

右調千秋歲

秋

清商澄霽木脫炎雲退玉露零金風至飽宜鼓腹歌醉見
豐年瑞民相告西成盡出吾皇賜○喜值虹流會時與華
封際咸虎拜綿鳳曆甘谷薦初英壽尊浮仙桂齊祝讚太
平萬萬千千歲

右調千秋歲

冬

玄英寧止嘉候書雲美玉樹茂繁苞啟芳殿靄晴暉椒宮
詠麗綺豐稔兆天花亂翦瑤池水○皇情軫閭里饑寒恒
切已善苑春契晏子十行恩詔下四海春溫裏樂歲暮鳳
城雙闕歌鐘起

右調千秋歲

山

峭嶒岩巖看赤霞千疊翠微萬仞含精毓秀輿地咸標重
鎮有時布氣宇宙內甘霖飛汎漫說道回首雲低始信舉
頭日近○生草木藏寶瑾更珍禽瑞獸來儀充教貞明兩

師竹堂集卷六

十四

曜隱蔽崑崙迭運嵩呼聲震吾皇萬壽同安靜願不讓卷
石土壤巍巍共成神峻

右調漢宮春

水

道一天生漸濫觴涓滴渾淪浩渺趨子歸墟應契化機微
香流坎盈科歎如斯無停昏曉妙有本必貴觀濶試例秋
來行潦○圖書見人文肇洩萬古精英信不愛寶久靜鯨
濤頌聖歡騰嶼島少海呈澗河清上瑞飛馳報看恩波德
澤汪濊萬載永蘇枯槁

右調漢宮春

仁

大德日生大寶日位臣民攸託凡在兩間均為萬有豈限
藩籬隔渥澤旁流洪恩覃布仰荷吾皇並育粵稽古帝堯
如天當今重見溥博○歲稔人和刑清盜息春臺共登同
樂草木山川魚鼈鳥獸在在歌咸若島嶼傾心瓊表向化
元氣貫通寥廓信盛世皞皞相忘難名聖作

右調永遇樂

義

剖決根心應酬因事唯吾調劑殊途同歸百慮一致天則
原不易味酌寒炎辨窮栝楛益信昭然在內妙化裁通變

師竹堂集卷六

五

宜民共仰吾皇盡制○人道漸磨天時舒慘並用疇能偏
廢綱紀四方儀刑百辟六合咸歸極監二從周畫一陋漢
民物喜看生遂樂大有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右調永遇樂

禮

青海停波黃沙熄燧萬方共荷昇平嘉會惟時洋洋秩秩
稱情經常大典超前代作述脩惟聖惟明笑叔孫綿葛何
為謂魯儒生○百王損益協幽顯見朝廷郊廟肅肅寅清
三百三千咸趨品節章程不讓已知天下治頌成功人樂
和平願不刊垂萬斯年率祖攸行

右調慶春澤

智

賦子維均聰明獨秉由來至聖兼全妙用員神能周萬物
如天丹穴何人稱戴日羨樽里滑稽堪憐看至今禹迹茫
茫遙想當年○吾皇睿哲同虞舜見好察好問隱惡揚賢
建極用中兩端並執無偏鉤距不施良吏顯樂和平鑿井
耕田相忘試讀南華記取閑閑

右調慶春澤

孝

五倫百行伊何始罔極恩深莫比怙恃劬勞撫育顧復莫

師竹堂集卷六

三

罄詩人詠擬追踪芳軌豈左右承歡但進甘旨古今孰大
巍巍獨頌吾皇美○正值太平豐稔貢萬邦玉食慈顏燕
喜問寢龍幃稱觴鶴禁樂事光輝彤史介福繁祉仰錫類
一人儀刑萬里寶婺長明前星共耀歌周妣

右調齊天樂

弟

人生難得惟兄弟記取連枝同氣孔美怡怡詩詠韓韓此
語真堪玩味賢哉姜被更春草池塘夜床相對倘論開元
聯芳花萼獨何事○天祐皇家全盛喜填篋和樂本支百
世讓東推梨親富愛貴至性由來不易蒸和感瑞看俗美

鶴鳴風淳虞芮四海雍熙荒陬遠徼惇恩義

右調齊天樂

忠

乾坤定位相傳久大義孰逃宇宙學校甄陶農桑養育恩
德誠同厚况逢奇邁已委質事君登庸掄秀耿耿丹心庶
幾夙夜翊明后○載恩葵藿向日更狗馬戀主豈由人授
臨難全軀蒞官媒利微物當知見詬致身匪謬但殫竭勤
勞疏附先後千載虞廷賡歌喜起韶音奏

右調齊天樂

信

師竹堂集卷六

七

中孚玩易出令如金石上下惠心兼惠德始諒豚魚可格
○四時昭合陰陽至誠配德穹蒼與國人交維止緝熙今
見文王

右調清平樂

琴

嶧陽古木誰削鳴金玉崔嵬萬丈懸飛瀑更奏杏壇一曲
○宓子單父稱賢雍門何用悽然吾皇時懷民瘼南薰獨
撫虞絃

右調清平樂

碁

奕秋小技妙契談兵意虛實衆寡各爭利方紙即分疆場
○翠華便殿時臨緝熙聖學精深好共夔龍論道莫因鴻
鵠移心

右調清平樂

書

蓬萊永日雪齒揮仙筆鸞翔鳳翥映奎壁元氣淋漓猶濕
○銀鈎寶墨相鮮科斗復見千年共識雲章藏處紅光上
燭遙天

右調清平樂

畫

師竹堂集卷六

六

珍藏秘府遠陋宣和譜始信良工心獨苦漫道神凝阿堵
○丹青巧妙多途爭傳顧陸張吳好繪麒麟名佐還成職
貢佳圖

右調清平樂

硯

金聲玉德方寸涵瓊液時近君王濡寶墨四海共沾玄澤
○龍蛇煥發天章封侯允錫石鄉主靜厚堅朴重文房獨
壽無疆

右調清平樂

筆

中山玉兔誰製成毫素夢絲生花 月露豈若頡皇獨步

○遙思謬謬忠勳橐籥執贖殷勤千古光昭信史一時特

紀明君

右調清平樂

墨

龍文烏玉自愛臨池浴晴嵐微滴松煙綠涅盡南山翠竹

○諭糜蟠結雙龍立香暗透天風知在蓬萊深處光榮瑞

霧長虹

右調清平樂

劍

師竹堂集卷六

十九

玉鐔泥檢秋水芙蓉淺皓靈上徹休祥感紫氣丹霞交閃

○銷兵久際承平風胡薛燭笑評疾視願觀孟氏短衣好

戒莊生

右調清平樂

孝懿莊皇后發引鼓吹詞

彤編耿耿遺貞素草滿園陵悲宿露啟立宮乘玉輅暮秋

蕭索沙河路○仙仗千靈護漸隔迢迢煙霧悵望慈雲飛

度萬姓同哀慕

右調應天長

元輔郭公爲方塘翁作漁父詞十二首君家故事也

予既愛其詞之幽恬有桃花流水之趣而又慕翁

之高思一至其地不可得因如其韻和之俾童子

扣舷歌焉

芳杜洲中理釣竿綠陰深處弄飛湍青作嶂錦爲湖九淵

冲勝示鯢桓

不向君王乞鑑湖得魚沽酒共樵夫醉鄉內有蓬壺笑殺

三閭非我徒

風雨連宵水滿塘簑衣箬笠漫徜徉歌歎乃和滄浪莫咲

狂夫老更狂

方塘寂寞對雙扉問字何人載酒來傾瓦缶歌金壘月落

師竹堂集卷六

三

汀洲尙舉杯

怕有漁郎來問津野航常繫古塘濱了官稅整絲綸不管

催租笑叫人

江湖滿地一漁翁家逐船移浦浦風嗚腐鼠送冥鴻此意

玄真諒與同

柴門斜逐蓼花灣江上悠然見遠山餐紫翠枕潺湲一葉

煙波自在還

渭水無情日夜流空傳釣叟貴營丘桑海事此悠悠惟有

忘機是勝遊

紅蓼白蘋結近隣沙鷗蘆雁伴閒身躬圃畔釣江濱蓴菜

鱸魚未是貧

巴蜀雪消春水生扁舟處處結幽盟歸去晚片帆輕認得

漁燈隔岸明

苦海茫茫未有涯浮生碌碌等空華眠華絮飽魚蝦誰知

真樂在漁家

物色當年紀漢庭一絲九鼎薄青冥傍孤嶼撫幽汀玄象

何人應客星

秋夜聽雨

幾陣空階落葉黃四簷風急潤衣裳哀猿巫峽更三點老

戍榆闕泣數行聲斷續韻琳琅井梧蕭索楚天長打蓬門

師竹堂集卷六

二十一

外秋江漲擬起衝泥問客航

右調鵲鳴天

贊

張陽和像贊

制科大魁講幄從官遠宗明道近淑伯安千仞翠崖萬頃

清寒如擊金玉如挹芝蘭所可模者人親翩翩爾若夫肫

肫考思烈烈忠肝如水行地如日麗天使後世折慕願為

執鞭者又豈在於練素間耶

田子藝像贊

貌和以平神王以清揮塵而談四座盡傾紹鯉庭之業毓

虎林之英幕節使而函以義理是我大明之田先生

盛泰甫像贊

汝髮何鬢汝目何炯約身韋布而不慕乎曳裾奉母菽水

而實蔡夫列鼎市驚虛左之車門維問字之艇斯古之孝

廉而隱者歟

顏陋菴太醫像贊

汝親臞臞汝氣于于藉術混世援醫飾儒龍乞砭兮靈敷

昇漢虎求餌兮感失負竭於手陋菴斯所以尸屨常滿而

名聞於都也夫

畢從同像贊

師竹堂集卷六

二十二

始吾與子唱酬長干也以為詞客者流繼與子嘯歌燕市

也以為酒人者倚迨登太華躋崆峒方舟吳越而聯榻金

焦也又疑挾飛仙以遨遊吾與子莫逆且不知為何者茲

覩厥像其殆嬰情婚嫁而雅志玄草混迹湖海而系籍丹

丘者歟

自像贊

汝心雖慈而力不副汝志雖大而才不足一丘一壑適若

鴻騫冠之紳之拘如猴沐疾病呻吟百年八九悲愴鬱悒

十居五六勉强為善私謂可以告天幸苦積書庶幾以之

貽穀咄若爾者固不為後福之容容而胡為坐平之碌碌

耶

三節贊

子友張子厥名大信千里靡竟中隕神駿厥妻李氏矢志
柏舟厥妾丘氏同節相求子女俱無兼之少艾金石冰霜
不間中外大信之弟大教有聲先兄而卒妻亦幽貞秉節
立孤艱辛萬狀與嫂相依蕭然窮巷苦心苦日相懋相安
如竹松柏不改歲寒親戚官府亡一間者棹楔表閭乃多
富舍予使過里往拜其廬固請相見且拜且獻雅以嫂事
矧烈如此爲生者欽爲死者喜二子而在卽遂成名上壽
騰仕奚若是榮嗚呼是榮寧直張氏凡我申人藉光曷已

師竹堂集卷六

三

美哉三節千載猶存更二夫者毋過此門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序

武舉錄序

萬曆己丑秋九月天下材官介士待試司馬集之釋宮校步騎射其中的者當以詞臣試籌略於是上命臣某偕侍講臣某往而以某官臣某分校之以是月十三日丁巳陛辭以十五日己未進諸士鎖院嚴試之遵制拔若干人具籍以獻臣以職事當序諸首簡臣不佞備員史局載筆事皇上十有七年矣四海安瀾萬宇有謐每侍交戟之內見

師竹堂集卷七

殊方異域貢琛效欸莫能名狀泰寧之盛未有如今日者也功臣宿將且奉朝請乃復搜羅武士汲汲焉務戎器之除衣衽之戒淵哉聖心非常情所能測識矣臣竊自念家世稟韃自高王父荷戈從我太祖行間累功千戶後又累功萬戶受國家參養之恩二百餘年矣臣以適子不能承世業戮力疆場乃棄去習博士家言雍容鉛槧迹若薄而不爲然每思先臣捐軀百戰未嘗不扼腕腐心痛且恨也幸承乏茲役庶幾得忠勇之士藉手以報萬一其敢以未學對越俎諉乎臣觀歷科典試者諄諄誨迪懇且盡矣卽言亦不能有所加矣無已則以廉訓可乎廉持身一節耳

何以論將吁此觀人之要今之最切者也自孫子論將五

而不及廉說者謂陰謀詭計時方競尙能兼五美可效萬

全則廉固可畧不知非通論也臣不敢泛舉博引若伐夏

之烈而取慎一介噓漢之燭而桑僅八百此非所謂王佐

哉次則霍嫖姚不以家爲吳司馬斥還田宅猶曰兩漢名

將也李將軍雖極材勇而數奇無功遺恨致譴宜非諸士

所願學然結髮與匈奴戰身爲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

財此可易及耶夫將誠廉則無所希覬而報主之心專無

所營殖而愛士之意篤自奉澹泊而智慮精自處峻潔而

威名振忠貞不二之臣此其選也使貪之說毋乃謾大易

師竹堂集卷七

勿用之旨爲偵師地乎我皇上神武布昭威靈變化溥海

內罔弗震讐而隸尺籍聯什伍者廼脫巾屢譟所在效尤

兇悍悖逆孳戮非慘然亦有由也彼棄父母捐妻子以七

尺應募何所爲也而腹削之不已自我致寇奈何以唐藩

鎮擬使爲將者賞賜不用與士卒最下者同甘苦驅之爲

亂亦不從矣臣故曰廉者觀人之要今之最切者也或難

臣曰唐之汾陽不彪炳將苑哉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何

也汾陽功業既盛猜忌易生托以避禍非國之福也皇上

推心置腹終始保全匪干律扞罔不輕對簿御將之道卓

越千古矣汾陽際此必憂國奉公不問生產爲諸將倡不

然相一楊縮且減聲樂矧寬仁恭儉如我皇上者乎夫汾陽由武舉異等進也忠誠勛畧爲科目重者不言而以侈爲解是何詳毛瑣而捐夫赫赫也哉臣又怪古之俠烈以然諾爲重小惠片語卽以身許之甚至燔妻子碎支體不恤也諸士良家子則世世受廬若蔭胄則延賞之典比之封建茲籍名天府以次見庸仗鉞擁旌乘陴守鄣深恩渥澤視然諾小惠奚啻霄壤如此而不感激圖報豈夫也哉矢喪元之志於死綏移借軀之勇於敵愾急一飯之報於厚祿較委質之義於私交得士如此寧直慰皇上拊髀側席惓惓至義臣等藉手萬一慄慄不稱任使懼庶幾幾少

師竹堂集卷七

三

釋乎不然肥己瘠人營私負國以科目爲利階以網羅爲壘斷強越檢桡弱毀冠裳皇上明則日月威則雷霆三尺具存沒有餘辱臣等非人之謔其何說之道也宋岳忠武對其君泰平之問直兩言耳雖不出聖門臨財臨難之旨而分屬文武更爲剴激臣竊以不貪固廉不畏則無所顧戀亦廉之推也諸士第深思而力行之無論霍吳諸人卽伊葛之儔何詎不可希慕保億萬載泰平之運名垂竹帛慶流雲初寧有既乎臣不佞嘗一再分校禮闈所以面勗多士者亦持此誠見夫忠臣良臣未有不潔其身而能致者也諸士懋哉知是舉者爲某某同知是舉者爲某某監

試爲御史某某其餘百執事籍具之矣俱以次列於左方

貴州鄉試錄序

代

皇上握符御極於茲十年夙夜孜孜以進賢爲急申布功令振滌滯習德意颺馳海內喁喁嚮風唯是貴陽西南裔壤去神京幾萬里上所以搜奇仄陋者尤切歲屆壬午復當大比士巡按監察御史某實綱紀之四方文學博大應聘咸至以某暨某主考試某某同考試提調則以屬布政司某某而按察司某某司監試焉餘各錯采有差乃進提學所選士若干三試之得儁三十人籍氏名與文之雅正者爲錄以獻某不佞以職事當序諸首簡廼論次御史意

師竹堂集卷七

四

論於多士曰某觀貴州之舉士也蓋歎天地與人交相感云夫風氣多移運行有漸山川鍾毓發洩有期人士感奮鼓舞有待勢若相懸而機實相貫者也鴻荒之初渾渾噩噩麗貴與中土奚別也自清淑之氣肇開聖賢所生帝王所蒞遂爲文明之域茲地曰鬼方曰夜郎若照臨不及焉者高皇帝混一寰宇升諸版籍而後參井之野習爽闇昧得麗於光明斯非剖洪濛而開日月耶地屬荒服莫得要領而山川圖誌又禹貢職方所不紀箐穴蒸鬱葆就且難矧云郡縣文皇帝樹藩設學而後隍池亭候星聯碁布律率澗澗若增而高若瘠而深壯哉一都會矣士徙中夏世稱

實蹇然羅甸八番之陋刻木擊銅吹匏頓地左言難結猶夫故也肅皇帝專科廣額人文丕變我皇上弘敷賁餽聲教四達貴之文獻浸與上國埒蓋天發其祥地呈其秀人應其期盛矣哉自載籍以來未之覩也某始應聘入境也竊自念傳稱鄒魯嫻于文學其天性然也唯茲逃土矯而習之曷易言嫻及獲縱觀其文通經術明世務翩翩稱引澤於理道往往有不盡收之恨則又肅然北嚮嘆曰我皇上鼓舞之神一至此哉蓋風氣所不能囿疆域所不能限者乎史所稱啟迺鴻化緝熙康乂光照六幽翔海表而行鬼區者何以加焉既又自思曰皇上方以久道化天下邁

師竹堂集卷七

五

奇際盛自茲伊始愈隆愈浹無俟揄揚顧多士以言進御史及百執事所藉以宣上德意圖報塞萬一者亦惟多士之言爾矣言發於心而實因乎時者也繩結而後六經勿論已春秋迄於西京雄渾冲粹非後世所能及者則以去古未遠耳貴俗顛蒙淳樸未鑿亦去古未遠者也珠聯綺合卽匪性嫻然而涵濡聖化應期而興若戴勝鳴春蟋蟀鳴秋不知其然而然者其不以奇袤險僻相銜質噴吟藻續相剽襲也庶有可必者乎夫文載道之器也志趨道之的也學致道之準也志向端則學術正學術正則綜述精斌斌乎慥慥乎措之事業裕如矣是日真才是日實用皇

上所顧俊登彥丕隆治理者唯此主司所矢公殫慮翼副任使者亦唯此多士辨之哉雖然生瘠土者嚮義見異物者多遷言專本業而壹念慮也貴水不涵淳土無貨殖僻在遠徼綺麗鮮接蓋服勞而能儉者一旦去澳傑騁天衢得毋志奪紛華而脩忘窮巷者乎澹泊是甘寧靜是勵始終崇庠唯知精白靖共雅志弗渝庶今日資言自獻者可無負以人事君之義而協應文明宣豈雋秀臯爾貴筑人傑競奮寔爲海內重矣其懋之哉是舉也某某例得備書云

贈大宗伯宮保龍江沈老先生南還序

師竹堂集卷七

六

大臣去國有道不合而去者有時不可而去者有憂譏思讓而去者有知止誠盈而去者要之不拂乎義而已矣吾於大宗伯沈先生有感焉先生廉介博雅起家進士蚤儲秘館游歷清華以經術事上久念親老請急歸迨親歿禫除不起蓋八年餘矣上以舊學特召啟沃是時同儕駸駸知貳先生猶然官贊也不數年晉大宗伯學士加太子少保中外翕然不以爲驟而以爲淹也先生感激知遇殫忠盡瘁事闕典禮持正弗撓善先生者微諷之先生正色曰庶民之家一事違禮譬尤隨之奈何邦禮而徇人哉以是名藩巨璫威晚權貴亡不欲先生去者顧上任愈專寵愈

渥而先生以勞劇病乞骸之疏無月不上上温慰勉留至
輟上方珍饌中使相屬於道會先生子喪病益劇又數疏
而後得請寶鏹文綺充斥私第仍給驛歸用需簡命噫是
不爲王恩臣節善始善終者哉先生以國家大典莫逾建
儲言切且力至是瀕發猶申前議而保躬勤學親賢遠佞
尤惓惓陳之君子曰沈先生之去可能也其去而不忘君
不可能也中古以旋易進難退卽退也非甚不得已則有
所要與冀也求所謂道不合時不可見幾鑿滿而不拂乎
義者寥寥久矣先生得君最專際時最盛雖有齟齬無間
肺腑雖居廊廟無殊丘壑特以羣孽爲國蹇蹇匪躬力不

師竹堂集卷七

七

從心以是求去宜乎恩禮有加而中外無議也先生年未
六旬神清氣朗鬢釋繁鉅襟奮天和爲他日翊贊地無論
至上不忘先生恐先生亦不忍忘至上矣不佞以詞垣後
進辱先生知最深建儲之議不以讒劣與有聞焉先生居
官清苦俸之所入及上賜咸散族人故舊蕭然不殊寒士
此其大者可勿問其他矣嗚呼使先生優游泉石慕喬松
而薄稷契也已足賢矣矧至上不忘先生先生不忘至上
嘉謨茂績方施未竟也哉先生茲去都人依依不以二疏
羨先生者知二疏志在保身先生志在謀國也

金輿山房藁序 代

世之論文者無定權矣或曰文憎命達窮則愈工古之作
者皆意有所鬱結不能自通故託文以見志其情境真也
一丘一壑不繁他好鑣心刻腎坐馳萬景其工力專也若
此者王公大人無一焉兼之其可得乎而或者以爲此崎
士之憤辭非賞會之篤論也昔劉勰論文有三而撰造不
與焉曰政化曰事蹟曰修身彼撰造者文之一技也夫制
禮作樂制詩叙頌周公才美始克具體是襄曠能耶由前
之說文之爲用局矣由後之說不文者得以匿瑕而藏拙
其權未定也若我師殷文通公則兼得之矣公起家詞垣
當肅皇帝朝進侍講幄游被殊眷爲青宮師友之官及莊

師竹堂集卷七

八

皇帝踐祚爰立作相其斧藻廟畧斟酌元氣宏謨鉅烈垂
竹帛而勒鼎彝者固皆經國之業其司獻納代王言秉直
筆高文大册焜耀乎金匱石室之藏者又皆與功德俱立
不朽矣至於詮序景物品隲古今登臨懷別離蟲小道是
宜公所不屑而乃馳情畢力爭杪忽於歷下叟水之間體
齊魯之雅馴兼燕趙之悲壯采吳越之婉麗卽當代文人
號爲窮愁著書鑿心刻腎以自喜者圍視而不敢染指猗
與美矣文章之權非公孰統一之耶或曰士固有一命而
不爲窮三公而不爲達者公雖位司鼎鉉而黑頭勇退未
嘗當軸處中以盡究其用也用有所未究故鬱鬱勃勃洩

爲文章若造物以千秋之名償其所不足者而先生能不待其用之究以去是以冲襟玄覽噴薄毫素卓然大家爲縉紳先生立赤幟也公家食時讀書金輿山其請老也又卽是山著書焉故以名集附昔人藏副之意夫物之至堅而弗渝者莫如金能載而致遠者莫如輿唯公文足以當之又易乾爲金坤爲輿兩間靈秀匪海岱所得私者夫豈偶然也哉中丞邵君刻之湖南而屬子序之子與邵公皆公戊辰典試春官所舉士也

貽安堂集序

代

貽安堂集者故太史李文定公遺文也當肅皇帝時公由

師竹堂集卷七

九

史官迄參大政編摩撰述金匱石室秘藏之外往往傳播人間公是以有代言諸草已相莊皇帝首秉國鈞予百執事以自有之權而公獨斟酌元氣霖雨四海于巖廊之上而已其補袞闕決大疑或不得已而露章言之公是以有數奏諸牘公既以醇德巍第回翔著作之庭士大夫競欲得公一言以爲重而公雅樂與人爲善時藉以爲規勸未嘗辭公是以有酬應諸藁蓋有以不朽請公文者而公辭之已又戒其子若孫曰吾無意爲文不得已而有言慎勿傳然公薨而中外薦紳大夫想望公之遺文者不啻殷彝周呂於是乎門人中丞對泉李公謀于公之子尙寶君秘

書君收合散佚得什之一二刻而傳之非公志也或謂公旣受兩朝深知以雅辭摠隆指其文章一代治體攸繫何可令後世無述焉顧遜而弗居者過或又謂公有治命在而違之亦過是皆不然夫古稱三不朽非有心於不朽者也有心於不朽者其積必薄其發必不遐是烏能不朽也公之大旣使天下被天和履地德而無所歸功其一二可見者若順義欵封之奏時咸以虜情叵測莫敢任後患而公獨斷而行之至於今北徼宴然烽銷而矢戢者誰之貽也而公不有焉平生講致知之學有契於心吟風弄月脩然塵壒之表其於檢式準繩若未數數然者公德且不居矣何有於功功且不居矣何有於言故公之不欲傳乃公之可以不傳者也今士習浮薄無貫百世之精神而妄意不朽蔑其實而欲居其名者何可勝道故摘詞操觚悉斷其樸而滴之司世教者有隱憂矣公之文明白正大而不露渾厚深醇而不晦讀其言可以想見其人夫陶窳俗而治之俾返於樸則有公之型範在將於是集乎賴焉故傳之非公志傳之而足以救世維風公之志也夫廊廟之文先生長者之詞將紹典謨語蓋潤金石而詔來茲豈與曼辭麗藻角色澤哉子又竊以公之挹損過矣某自出公門殆將二紀以公之靈今獲待罪樞筦方將斤斤遺教以幸

師竹堂集卷七

十

無負於任使其於是集之傳得無意乎故述公與刻者之志以爲序

送宮詹激陽趙老師陟南少宰序

汝南王生日觀人之術多矣其大在出處古之人豈無歷微辟而不就辭榮顯而不居者乎然一有要冀之心一時雖得重名而終不可掩不然捧檄而喜爲急仕買山而隱爲逃名甚矣人不易知知人不易也予於趙老先生有感焉先生蚤從龍溪王先生遊得伯安先生之傳身體力行不以此自見予使盱江會近溪羅先生從姑山中謂予曰汝道篤信澹泊陽明正脉也惜人無知者子出門下得所

師竹堂集卷七

七

依版矣予使竣謁先生靈洞山房以近溪之言叩不覺雪盈數尺當是時先生以直道忤時由侍讀出臬嶺南又謫倅外郡先生豁如也居無何主上召耆舊錄遺直先生稍遷南太僕丞國子司業又稍遷宮諭掌南詞垣未幾轉北纂修玉牒未幾又爲南大司成未幾晉少詹學士掌府事咸以先生十年之間崎嶇嶺海跋涉山川行且論思翊贊不復南矣未幾而又陟南少宰去先生豁如也夫祖宗兩都並建而南尤根本要地少宰佐銓甄叙流品秩崇任鉅先生又南都人士所嚴侍而觀法焉者近制政府樞筦往往自南而北矧先生及第迄今二十年持正弗回海內具

瞻不啻山斗主上用耆舊錄遺直恐先生席未煖又復北矣夫官不擇地君子之雅操也仕不憚勞人臣之大節也先生出無所冀而處無所要進退之間俾恬靜者勉而躁捷者愧茲行也於世道有關焉寧尋常南北互歷者可概論哉是時先生門下士官京師者黃生克念陳生樸趙生楫聞王子之言矍然相謂曰先生大節固不以斯言始白而吾輩蒙先生收錄惓惓以義命廉恥誨則王子斯言實先生意也其以是而祖先生彰義門外請書諸紳

贈太史含虛范先生之山東方伯序

自聖明分文學政事爲二科世儒不察遂謂攻佔俚者寡

師竹堂集卷七

七

吏材精綜覈者鮮藥思彼蓋執刀筆鉛槧之末譏評爾夫文學政事機相通而理相貫者也古之學者畎畝誦法若將終身豈學養子於未嫁求合轍於先車哉體用內外聖賢之道固如是也予不佞幸未蒙恩儲養當是時海內治平穆宗方銳意經術廣羅備彥逮我皇上臨御日親儒臣故列詞垣者咸一時之選予所嚴事而嚮往者莫如范先生先生豐城人舉戊辰進士其讀中秘書務求經濟實用與人處亡貴賤親疎披露肝膽識者已知爲名相器先生雖醇謹和粹而事有不可毅然堅定萬夫靡奪以是竟忤執政意以修撰陟福建參議人咸憤惋先生獨喜謂先

正有不就館秩願親民自效者雅忻慕而志未逮也茲旬
宣一方操縱措注俱得自理孰與悠悠石渠汗青而頭白
乎哉先生之問也僉謂供俸親臣必薄吏更不為不則甫
釋博士家言即編摩撰述疇克攸往而先生精明宏密錢
穀訟獄兵旅之類剖決如流遠近驚以為神居無何督學
于魯于粵泰湖藩政晉長觀察備兵汝南中州諸道汝南
最繁且鉅連歲大祲弱者委溝壑強者嘯桂苻吏緣為姦
蠹孔叢出先生下車延父老問疾苦撫摩休息凡可以滋
民生祛民害者以身任之往亢旱祈禱兵使尊嚴先事肅
拜而已先生獨徒行赤日中往返數里憫恤枯瘁觀者泣

師竹堂集卷七

三

下又多方賑救發於至誠人人盡力以故宛蔡千里白骨
再肉而吾申更切則以建牙地也先生嘗陪推右轄報者
以為真申薦紳以書抵子援借寇故事迺父老子弟伏闕
保留者相屬予以理論遣之因歎先生得民之深如此今
年春初子請告歸里歸未旬日則山東方伯之命下矣合
郡皇皇罔知攸措而州守沈君儼然詣子曰夢斗不佞承
乏茲土與早厲會匪范先生督誨維持夢斗不足言其如
民何范先生陟去曷論民思夢斗焉依乎願先生一言擬
召之棠羊之峴也子喟然歎曰范先生良相也六卿且不
得私矧外藩哉漢以來宰相多起自外而亦多別歷於外

我朝雖不設相特避其名耳而容容史局馴躋師傅遂謂
當然不知輔弼名臣由內而外外而復入者可按而稽也
方其外也以爲淪落以爲偃蹇迨其入而以功業顯又以
爲得力者外也此何以辨哉先生之出不爲淪落偃蹇而
盡心吏事乃所在有聲茲復入也固曰論定安知翊贊宏
遠不得力於外哉彼始終以條冰炫者未可同日語矣子
追隨先生東觀久故所以贈先生者亦史局事沈君述先
生異績甚多兩賢共事宜有味乎其言之子直論其大者
使經世之士知文學政事原非二途而戀鳳池豔登瀛者
之爲迷津也

師竹堂集卷七

十四

贈大中丞沖菴顧公陟南少司徒序

予世稟韃雖棄去習博士家言而每飯未嘗不在疆場也
今諸塞之難無如遼左不特黠虜狡夷窺伺蹂踐而孤懸
一隅逼近三輔土瘠民貧力分財絀有未易枚舉者自寧
遠公仗鉞專征屹稱雄鎮而藩臬大吏不相統馭開府重
臣文武兼制恩威稍拂機宜頓舛若大中丞沖菴顧公者
豈非壯猷元老近代鮮儔者哉公經術起家以詞藻王盟
藝圃而于閩于粵于滇于越皆以武功顯蘄鎮多壘又移
公備兵茲地會遼撫臣缺上念經畧非公不可特晉都御
史往蓋異數也公下車索形勝覈尺籍廣詢博採知兵食

俱寡恭進圖說請加餉以鼓銳氣上亟命之軍聲大振往
卒自買馬公以馬價市貨易馬給之節省不貲連歲大裨
道瑾相望公請自天津山海道運米六萬佐以贖錢全活
不可勝紀廣寧北門外有馬市河衝決洶湧山水暴漲城
垣危甚公築隄濬流民始不恐他若綜理錢穀招撫降夷
甄別功罪戢安反側修我長筴杜彼妄覲前後斬虜二千
有奇而不要不濫則廝養婦女人人能述者也公在鎮四
年助庸茂著上所以寵眷者甚渥而心亦殫矣殊績滿考
力請解任上嘉公不伐恩數有加居無何陟南少司徒蓋
優恤勞瘁漸昇樞筦至聖臣賢千載奇邁矣公將出關將

師竹堂集卷七

七

士攀留至不得發寧遠公以書屬王子曰不佞與公同事
久公推心置腹私爲感泣誨我規我無所不盡凡不佞稍
樹尺寸紓至上東顧憂何者不微公惠哉公茲行矣不佞
何以爲懷子其一言奚直慰此瞻戀亦全鎮父老士女意
也王子聞而歎曰顧公社稷臣哉自昔膺戎務者率幸一
時之近利而忽百世之永圖或養寇自殖妄殺示威孟子
深感於善戰老氏致戒於道家也公仁恕存心忠誠報國
所以撫遼者寧無赫奕而不忍鋒鏑之橫及寧任勞怨而
不使區畫之尙遺求知於天而毀譽是非所不計矢心於
上而成敗利鈍所不言于旄西指無論合鎮皇皇如子弟

之去父母卽黥虜狡夷亦驚服而依依焉者桃李成蹊有
味乎其喻之也或曰公之南也何居王子曰此至上神聖
匪夷所思者也留都豐鎬重地脫巾而謀扞罔于紀效尤
者數矣則皆以儲畜故也公茲之往先聲所及必曰此遼
左馬騰士飽妻孥嬉嬉者也此嚙指破虜瓊裘徒幕者也
銷獷悍之積習作忠義之初心長于天塹烏足恃乎夫遼
左安則陟公陪京陪京安則陟公輦轂故曰至上神聖匪
夷所思者也抑又有感焉豎建偉卓必將相調和而後可
所謂調和者非以水濟水之謂五味互制八音迭奏者也
公與寧遠功業相標道義相成狗國之志可質神明吞胡

師竹堂集卷七

七

之氣可貫金石運籌決勝同德同心信塞垣之盛事汗青
之美談也予未識公而知公頗悉於寧遠之囑而喋喋如
此匪惟闡公之烈慰遼人之思亦以爲將相忠告哉

贈周帶川膚功晉秩序

漢陸生之言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夫將相非
二途也又必安危而始注意不已宴乎斯蓋其時宜然有
爲而發非通論也帶川公弱冠魁中州繼成進士已掄儲
秘館矣會以藩姻改司理平反之聲著於歷下無何宗約
成例當除詔則召以辟臺出按淮南風紀大振中外嘖嘖
曰周公良相哉乃公兵備廣寧虜適大舉烽燧熾於閭山

腥膻溷乎遼海宿將健卒相顧色動公指授方畧分布要
害機先借筋明悉聚米談笑樽俎神氣暇暢而捷書已馳
至矣蓋自公建節以來諸將稟成算小戰則小勝大戰則
大勝他若行朋馬修鎮城築邊臺除戎器覈錢穀祛冗冒
蓋聿新光弼之壘而驚見順昌之幟矣中外又嘖嘖曰周
公良將哉膚功之疊奏也上心嘉悅白金文綺不啻三錫
又由僉臬超晉大叅旌鉞之擁且及樞筦之膺靡遙寵命
甫頒驩聲雷動遼左將士擬揄揚盛美末繇而公屬吏郡
倅薛君趨侍幕下凡所籌畫悉與聞焉欲溥營平之意知
子與公同舉鄉書且以撰述爲職遣使乞言用宣凱唱於

師竹堂集卷七

七

戲子與公借計時已將相奇之矣寧侯今日顧子介胄子
賦質疋瘁不能負戈行間少圖報塞棄去習文墨又非所
長公生大梁慕鄒枚諸詞客日以振藻爲事乃武功赫奕
如此天之生才信不可強元老壯猷上所注意者比隆成
周漢事烏論哉雖然自文武之途判也摛管染翰則鄙棄
韃爲粗豪大劍長槍則輕縱掖爲么監相疾互傾頓成冰
炭史所欲調停而歎息者可考而知也彼其人直私意耳
寧論國家大體哉公與大中丞樂軒公同心同德恒推轂
大將軍大將軍亦折節尊禮有金蘭之契此遼左之功所
由偉卓而他鎮艷羨以爲不可及乎夫將相調和則士豫

附士豫附則權不分有味哉陸生之言之也

賀寧遠伯寅城李大將軍大捷序

我皇上嗣大歷服十年於茲威稜輝赫北窮沙磧南盡島
嶼東極島江西踰葱嶺炎徼荒陬往不得其要領者咸重
譯梯航貢琛接踵蓋圖溢王會而紀越職方者也惟是東
虜背逆天道屢肆蹂踐我國家一統全盛何論元光元朔
長驅深入大創而翦滅之宜無難者顧皇上仁覆天下養
爾腥穢亦含血氣不忍殄絕且義取薄伐誠惕佳兵不欲
遼左赤子橫罹鋒鏑思得知信仁勇之將功心伐謀坐致
全勝庶幾古丈人元老云者則大將軍寧遠公者真其人

師竹堂集卷七

七

哉公生長茲土曉暢邊務而又忠貞世篤文武兼資力敵
萬人機屈羣策自結髮與匈奴戰大小百十皆以寡擊衆
以弱爲強宣威諸塞拓地千里以故宸辰倚之爲長城縉
紳重之爲國士行伍愛之如慈母羶裘畏之如飛將晉秩
三公剖符五等永河山之誓依日月之光蓋自開基靖難
而後元勛宿將始終榮寵未有如大將軍者何其盛也邇
者襖郎兔之捷上愈嘉悅廣其食祿延其世賞俾子孫帥
緹騎宿衛命下之日遼海若瘠而深閭山若增而高三軍
踴躍歡聲如雷大將軍益感激踟躕矢圖報稱大中丞廬
延周公仗鉞擁旌填撫茲鎮其交驩大將軍金蘭未擬也

大將軍之績公運籌爲多公恒不居益推轂大將軍每歎曰李公古名將不過也予何幸同事藉以謚寧疆場少據主上東顧之憂惟茲偉績安可無紀則走使屬子掄揚附昔人勒銘奏凱之義子未識大將軍其忠誠勇畧則忻慕願爲執鞭者何敢以不文辭夫史遷所豔羨闡發非李將軍乎至其數奇隱恨又若惜而文之者何也道家所忌莫重於殺然雷霆霜雪所以成造化也第當與否爾大將軍紀律極嚴而撫循將士推心置腹不俟援袍樂爲陷陣自偏裨至大將未嘗妄戮一人每折首獻俘慘然之態溢於詞色嗚呼是心也天鑒之矣世系繁衍愈昌愈熾旂常鼎彝赫奕無窮夫豈偶然之故哉或謂大將軍敦禮如卻縠御衆如穰苴出奇如田單變士如吳起持重如亞夫畫策如充國不伐如馮異徇國如李晟奉公如祭遵重望如子儀斯人所共知者而開誠如亮不殺如彬則人或未盡知而上獨知之者信任之專眷遇之渥不疑不御大將軍所繇成功也推誠將將視漢高鼓舞不啻霄壤斯天王明聖哉中丞公所以賀大將軍者意亦如此

師竹堂集卷七

七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序

贈憲使四槐王公移鎮開原序

皇上神武御極函夏晏清蠻夷君長梯航重譯畢受纓縻盛矣哉圖溢王會紀越職方三代以旋未之有也蠢茲東虜背逆天道屢肆蹂躪上隆將權罔間罔御執敵醜勳冠諸塞言者猶以遐未盡蕞斷力爭上深惟遠攬大振玩愒疆吏上功罪不應對簿切責不少寬藉明詔中外慎舉文武兼資可畀安攘者臺省疏未及上我憲使四槐公

師竹堂集卷八

一

首移開原蓋特知也公繇天官大夫出臬汝南蒞甫數月威布惠流狂狴無冤荏苒絕警一旦奪公去父老皇皇莫知爲計而汝郡諸長吏感公督誨肝膈相與獲以文法無害尤切依依知不佞分屬治氓誼稱莫逆則託申守李君索不佞言祖公淮潁憶嘉靖庚戌秋虜犯近郊肅皇帝赫然震怒更置文武大吏時屢拊髀之思惟時有若大中丞蕭菴王公特受眷遇仗鉞通州經略往蹟犁然具在公爲中丞仲子趨庭所聞寧直詩禮六弢金板亦王氏青箱也皇祖簡中丞公三十年之前今上簡憲使公三十年之後父子相繼以武功顯皆東北也可不謂奇哉不佞將家子

雖以儒術同公晉乃本業曷敢一念忘適子承先秩捧大司馬檄在遼行間久歸爲不佞言屬夷利我貢市爲我藩籬自三衛順附迤北建州諸夷叛服不常遼左用兵迄無寧月開原古肅慎地頗稱孤懸自王台效順速酋投首部落創襲我勢稍張識者謂今之所急生養耕作元氣復則兵威振營平之策不可不亟講也自公監我汝南他務未遑倦倦以屯田爲務任勞任怨尺籍不淆移茲以治開原戈鋌化爲耒耜士飽馬騰坐收全勝所謂操左券以往者也不佞又聞之天道有乘除人事有損益往中丞公開府通州爲逆鸞所中功垂成而罷士論惜之上宵旰兢兢尤

師竹堂集卷八

二

軫東顧遼帥積首虜多不靳通侯之賞議者弗予特直以厲戰士明並日月威迅雷霆擐甲之夫罔弗感泣奮躍矢圖報塞矧公受上知摠所蘊蓄竟中丞公未竟之烈勛垂竹帛盟重山河天道人事昭焉不爽不尤大奇也哉不佞又聞舊遼陽東鎮要害自委以與虜卒爲肘腋大患遼人至今憤恨公誠周咨者宿殫慮慎圖復我故疆俾兩河有金湯之固勢合援速不戰爲功億萬生靈少免鋒鏑矣必鯨鯢戮之遼海京觀埒諸閭山然後爲偉伐公仁人也故以此告馳黃龍之露布震玄兔之天聲當有嫺於文詞爲公頌者

贈敬菴李先生總憲關內序

人臣之事君也自盡其心而已有所冀而暴則心弗純然而獲上之旨聖人重之又何也盡心欲以行道獲上則所以能行其道者也惟無所冀而後能獲上獲出於冀則聞而已矣故曰反身而誠誠者無所冀之謂也敬庵李公起家制科藉甚藝圃時掄材儲養士競趨之公嘆曰仕貴實惠及民奈何以此易彼乃令吳堡吳堡秦隴敝邑也公獨以循良首稱名寘諫垣公脩髯偉幹屹然玉立侍從中上已屬目而又言事務切時宜存大體不搏擊爲名高嘗一分校禮闈延試第三人咸出門下餘多名士公漠然不以

師竹堂集卷八

三

文藝見也都諫久而有聲者例二卿寺公又歎曰仕貴實惠及民奈何以此易彼則又出秦河藩政事專蒞汝南中州諸道汝南最劇不易治公酌寬猛祛苛細崇教化重農桑簡文武之吏而以身先之二郡大治上銳志隆古厲精化理會大計羣吏太宰御史大夫兢兢思副德意慎舉天下循良尤異者僅二十餘人可謂嚴矣公褒然首列中外欣然莫不仰上綜覈名實遠陋漢宣而又多太宰御史大夫之知人也居無何擢公長秦憲臬蓋上屬意公欲畀崇鉅故首陟以風海內雖曰常格而鼓舞淬礪之盛典遠哉公膏車將發汝南父老依依莫知所措而子郡司理張公

適攝郡篆謂子雅知公屬言以贈夫公始而牧邑不冀館秩繼而參藩不冀卿寺知盡其心焉爾矣迺牧邑而以循良召參藩而以卓異舉獲上知眷獨深且至斯不可謂聖主純臣千載奇邁也哉司理君仁恕明允務究實惠其無所冀之心與公同也故不拂其請爲事赫赫之譽者告子與公同錄南宮十有六年矣公名位日崇建樹日茂而子濫竽詞垣茫無寸補思公不以此易彼之言不覺悔惡汗浹背矣

送范溪焦公祖移鎮序

師竹堂集卷八

四

然申之父老以爲治汝南者惟公一人而已是公之德之政固不能悉數卽能悉數亦未足以盡公也某獨有感於其大者焉癸丑之夏師賊嘯聚勢甚猖獗時承平日久戎器未除一旦有警合省震動公料集精銳激以信義士卒感泣樂爲効死家君指揮某以註誤謝職公檄取軍前授以方畧公以藩臬重臣親經行陣寢食甚薄人所不堪有司設帳供食輒止之日血戰之徒辛苦莫拯獨厚奉我其何忍乎况羽書交馳至尊宵旰主憂臣辱暇及此哉士卒聞之爭相號呼歡聲動地賊亦相戒遁去無何伏誅公之功固昭昭在人耳目也撫臣上捷公力不居曰幸地方無

事足矣何功之有以故賞不辭勞朝野共惜公處之澹如也家君每以語某以為天下惟兵最難古之善兵者得之載籍未足深信及獲事公然後知公之將畧有出於古人者益知載籍之可信也又以今之有位者往往自負人不能屈及臨險冒危驚遑失措又或勢之所迫不得不然身家念重專意苟免如公之慷慨激烈以平賊為任不計利害者誠不易得也則公之所處蓋有古人之所不能為者他日以社稷為任屹然為名臣冠者非公其誰哉初公考校以蘇中郎洪忠宣策諸生如某不肖謬居第一舍弟某亦忝前列公謂某曰以子所對足占自待之不苟其可謂

師竹堂集卷八

五

志士也已某汗流浹背以為受知於公若此其何以副公望乎矧公以二公勉某則公之自處可知然則公徒以文云乎哉古謂士為知己者死某於公何能報也公弱冠登進士為御史不避權要天下登望繼以言事得罪直道不撓公之性則然也今復以直道忤人其始終不渝者哉忌公者欲移公鎮他省不知他省之民猶汝南之民也移汝南之愛於他省是何厚他省而薄汝南哉公敷歷愈多則聲望愈重是忌公者正所以為愛公者也雖然公以經濟之才中和之德行將輔弼天子左右斯民盛德大業必有被四海而及萬世者一方一時其何以盡公平一方一時

且不足以盡公則區區之文又何足補於公哉雖然公不賴於文也以此文而告汝南之民使相慰焉無亦不可乎

贈初蘭趙公擢守安慶序

自古迄今父子名位功業相埒者不可勝紀而好事者又舉其尤異謂為曠際盛典若造物故為是巧以夸耀於世者我朝茲類更多光揜前代不暇悉數如吾汝南趙氏者不為大奇也哉大家宰汝泉公以嘉靖乙卯魁鄉書丙辰成進士才二十三爾長君初蘭亦以萬曆己卯魁鄉書庚辰成進士年相若也家宰二甲為司徒郎初蘭亦二甲為司寇郎家宰公出守荊州初蘭茲守安慶何其符合若斯

師竹堂集卷八

六

哉家宰公以卓異冠郡吏天子賜宴賜金晉秩遂撫全楚未幾協憲佐銓陟南太宰其所在茂樹偉建人人能述也初蘭茲守其以卓異冠而賜宴賜金晉秩開府協憲佐銓而躋天卿也奚俟卜哉趙之先潛德弗耀陰功及人世不絕天之報之固宜獨其父子妙契若持左券繼此而續曠際盛典不知其夸謂如何寧直汝南大奇也哉或以為家宰公守荊州未有戎事安慶方震鄰寇人咸以為畏途而曲避主爵感漢人盤錯利器之說特異初蘭而初蘭獨毅然請行似略與荊州事小異不知往歲悍王之蠹甚於鋒鏑匪家宰公殫力捐循漸祛而默銷之荊州之禍未知

厥極故冢宰公去荆久至今尸祝如新也安慶鄰寇何足當漢朝歌紉蘭毅然之志所以爲拊循銷衽之策者深且密矣詎知下車蒞事羣盜不爲游釜之魚依人之鳥而他日皖人去思伏臘不與荆俎豆相望乎不佞雅辱冢宰公知幸獲交於紉蘭於其行也旣壯之豔之而復冀之如此予又聞荊州瀕江安慶亦瀕江是地又相類不獨天時人事已也紉蘭名位功業始終肖冢宰公也益無疑矣

贈朱蘭室鄉丈擢守南康序

自漢宣與良二千石共理之言後專城大郡者或頌或規未有不援此爲詞者也夫規者成其美頌者揚其績二者

師竹堂集卷八

七

不同其贈人以言則同也然有喜規而惡頌者有喜頌而惡規者有好頌人而不肯規者有能規人而不樂頌者觀其施受人而人品辨矣於戲使民安其田里政平訟理而無愁嘆之聲非古之遺愛曷克臻此談何容易哉蘭室朱君筮宰吳橋以良稱陟宛平令赤縣繁鉅百倍他邑負郭膏腴爲勳戚中貴者十九豪民奸吏依憑城社莫由究詰諸責辦勞沓君應之裕如復以良稱陟地官大夫所以贊大司農者罔弗善久之乃擢守南康或曰朱公兼才也胡弗內夫環千里輿革予奪專之在我諸州縣長吏庭叅長跪白事不命之起不敢起一行部則朱輪華轂負弩道謂

仕宦至二千石可謂尊顯矣誠有味乎漢宣之言夙夜兢惕思以副之元元命脉不斯官共孰其耶太守秩崇稍晉則藩臬開府駸駸六卿奈何重內夫內外胥重亦胥輕得人失人之異也君在內內重茲在外外弗重耶南康視西江諸郡民淳事簡而匡廬諸峯翠沱郡齋何殊登仙哉君之行也同鄉官都門者謂宜有贈則以屬王子王子匪曰能規雖然願君思漢宣數語力以副之俾頌我明得人於漢爲盛異日者南康父老采王子言紀君績安知匡廬片石不軼美峴碑哉於是朱君瞿然曰不佞何敢覲父老頌請書王子所以規我者之郡

師竹堂集卷八

八

贈蕭湛泉年丈守保寧序

湛泉蕭君在地官大夫有聲久乃陟守臨洮蒞任甫數月會虜入境旋驅出當是時御史適接臨洮君以狀白而督府去數千里以遲報爲君罪朝廷雅知君賢又勢不相及猶重違軍門論調君還覃懷數年今春始補守保寧蓋優之也曷言乎優凡論調類移簡僻臨洮瀕胡沙積苦寒雖承平不敢忘備之官者多不携妻孥保寧古巴西閩中爲蜀都會地大俗阜民淳事省而錦屏玉壘諸山環列郡城爭奇獻秀翠沱几席吏散香凝微吟長嘯無所不宜時一行部沃野千里朱轡皂蓋雍容峯澗之間應接不暇負弩

前驅相屬於道視隴雲關月慘角悲笳情況何如也故曰
優之也昔魏尙守雲中勞貫最甚幕府一弗合論罷久之
感馮唐言復用且日禦匈奴欲優游內郡若登仙也遂以
虜入失報誑誤論調乃得保寧去戎馬之區就絃誦之所
又匪藉人言也豈可謂不遇哉君長於經術憫世儒泥宋
傳註昧古疏義嘗示所撰辨疑錄凡經書未安者條析了
了讀之豁暢而令襄垣時不取遺金擬卻餽暮夜尤難焉
以君之學之才之守何鉅弗勝何遠弗到天子所以大優
君者不駸駸乎從茲升哉予與君同領鄉書交游最篤襄
垣金事秘弗語人可謂長者予故發之庶世之知君者在

師竹堂集卷八

九

此而不在彼也

贈管子安擢守饒陽序

代葛定庵

今兵部治周大司馬率屬分職經以四事而課吏獻功焉
以事則有鉅細有繁簡以人則有聞望有績勞以官聯則
三等而品秩適均焉均之則遷轉之間宜無不同而乃有
異焉者鉅細繁簡之說啟之也投之以細而曰不鉅投之
以簡而曰不煩猶之遺鳥獲以匹雞假士元以百里也則
士安得以自表見而曰我能是我優是以干越俎之嫌也
若是則績勞為堅瓠而聞望為夜錦矣某初入本兵為郎
蓋守在職方氏而子安為武庫大夫武庫埒駕部其視武

選職方為稍簡而子安蓋姚江才素以文學擅東南比入
部則又明習疆場事每聽其議論則心竊嚮慕之以為管
生曾中真武庫蓋天下才也居無何而天子擇守饒陽當
路者乃以子安對夫子安兼才通儒於饒陽不薄也顧饒
陽安得管君夫當今股肱宣力之臣論名則在內為重外
為輕責實則在外為艱內為華也饒陽水陸接武披鄴東
北以為藩屏提封六邑以為疆域民細而俗媮江以西稱
劇郡焉益以王貢珍器諸貴幸酷嗜之民匪惟苦燔堞且
苦牽船邇聞吳楚間多淫雨大浸稽天節湖伯且假威乘
白浪入田廬中矣魚鼈之民嗷嗷然望父母手援而糜哺

師竹堂集卷八

十

之子安素所抵掌而扼腕者幸佐方略毋若居武庫時優
游謙讓也且漢史所載間閭無愁嘆怨息之聲者必歸之
二千石良是又惟子安匪異人任也在昔王龜齡為饒州
建法信民救時立政毋論適逃寧家民庶樂誕即湖盜聞
風一旦且遠遁時洪丞相請故學基以益宅以王持難竟
不可得比移去民乃斷橋相留其視攀轅卧轍下有兩心
歟此固子安梓里中一文學儒者故事據子安才似不在
龜齡下也感時撫事率作更始當必有慨於中而敷於政
者矣視之異日者武庫之役其鉅細繁簡何如哉使子安
乃能以鉅且繁者勝之也則觀風使者必以其績上天子

天子詔下公車而子安乘軒入國門彼都人士咸嘖嘖聚
觀曰此固曩者武庫君來也若此則又何少於今日武選
職方二部君矣

贈敬所張公祖之汝寧別駕序

張先生之教胥學也敦本實後文藝以身率之六館士感
奮懋厲彬彬嚮化大司成亦尊禮不以屬待也先生偉軀
脩髯目光射人而性乃坦夷洞眎肺腑罔不以臺省期居
久之陟倅汝寧咸惜曰嗟乎使張先生列諫垣必能正色
危言大有裨益卽出而攬轡風裁可想茲僅倅也何說哉
史某曰不然言貴切時曷拘語默仕貴盡職奚論內外今

師竹堂集卷八

十二

天子講學勤政知人安民六合爲家五兵不試可謂甚盛
極治矣以紛更爲敢言以震撼爲風力其於烹鮮之戒何
也倅贊守表屬環千里皆所統轄非卑散矣先生專督緝
捕而淮蔡昔所謂勁悍區也東北萑苻一望無際西南則
層巒巨壑亡命淵藪往司捕者渠魁大盜莫敢詰且玩之
養之而鼠竊狗偷及流遺貧窶講張炫奇酷詆恠撻誣服
不敢辯毋論傷和召殄滋蔓之害不可勝言如是慕臺省
之虛名薄倅不爲也者何異指瘍弗能療而詡大科哉昔
渤海寇熾所擊捕甚多弗能止冀遂不事勝之而務安之
渤海大治也先生以經術爲太學師所作人輒效安知太

宰公不仰承上意以儒者治盜安之而不務勝之耶蔡人
吾人天中諸郡枹鼓絕響矣先生勉哉先生瀕行訪予苑
西草堂問弭盜狀故告之如此汝寧士夫仕郡者聞之謂
宜書以贈且知先生茲行切於臺省而後之顯摧大用自
蔡始也

送龍澄源年丈之黃州序

昔人謂詩必窮而後工予不知詩竊以爲宦途亦然夫詩
言志志有邑鬱言以宣之故片語使人魂銷隻字可爲泣
下豈唯憔悴沉痛與無病而呻吟者不同而其磨鍊閱歷
感憤摠洩境界自別鬼神且通之矣士也挾策萬里一命

師竹堂集卷八

十三

亦以爲榮要津美秩孰不欲之顧有遇有不遇者其遇者
自外之益非望之福順風大壑未足喻也而其不遇也者
仆酒見笞投杼致走跋涉畏途汨沒苦海逐子去婦亦不
足以喻之嗚呼豈亦有幸不幸乎然歷覽往牒名臣碩弼
表樹偉卓多蹶而後起其不然者亦迹愈遠而人愈賢身
日摧而名日著雖乘除之理如斯而憂患之助甚大矣茲
非窮而後工之明較歟澄源龍君與予同舉進士十年矣
其爲人嫻於文詞而爽朗凝定可當巨重乃偃蹇郡僚久
之不調稍陟河南守復謫倅黃人咸爲君不平君豁如也
說者謂以君之才之階小渝柄鑿卽駸駸膺仕不難君顧

謝不能也此可與患得患失者道哉夫通塞脩短倏忽變幻與蕉鹿柯螳奚殊所不與俱滅者何也即使君終不遇世要必有知君者矧主上明聖綜核鼓舞迥越前代烏知君不蹶而大起表樹偉卓與古名臣碩弼軼美耶君友湯子奇士也亦尙未遇而詩文工甚子未識其人每觀其作輒歎賞惜之君至黃州葺元之之樓理子瞻之艇暇以子言馳問棘堂當必大益君矣

送孫梧岡年丈之夷陵別駕序

梧岡君之別夷陵也其同年友信陽王子偕鄞趙心堂氏無錫秦舜峯氏往賀焉二君曰梧岡初舉進士坐咎郵吏

師竹堂集卷八

三

毛瑣細事耳又奉使乃竟以此判州左矣吾子之賀之也何居王子曰否否夫所謂良驥者非馳騁康莊迅快適意而已下覆車之坂過迴馭之道而疾徐容與不失尺寸可以觀德焉梧岡才甚高年甚少甫薦於鄉遂登高第渥注之產寧有凡步者然天之屬君甚大茲授誠左殆試諸峻坂險道爲任重致遠地耳洛陽賈生王佐才也每讀其文輒忻慕願爲執鞭所以來浚恒之誚者則用之驟爾使當時君相愛惜成就俾試諸艱待其德性純熟志氣堅定然後大用雖百絳灌孰能短之而筮進之士置諸老臣宿將之間其所論列皆在廷不能措一辭者也欲行其志其

將能乎故生之弗獲大用當時君相之過也予嘗與梧岡君辦事銀臺情誼最浹君喜談民事至疾苦之狀令人動色斯所謂大受之器也郵吏之章非吾君相愛惜成就且廉無他狀鮮弗爲萋菲所中君之是行當感激淬礪副上所以大用之意固知峻坂險道爲重遠之資漢文賈生愧明良之遇矣二君聞予言喜曰吾始爲孫君弗平乃今知茲往將大用也然聞之夷陵荊州鉅郡頗稱難治判無專城之責而與民社之寄君之往也奈何王子曰孫君非百里才別駕之任恐未足展其驥足耳

送廻川沈先生之忻州別駕序

師竹堂集卷八

四

余讀兩漢書見其亟稱長者不一而足竊疑長者何關於家國治理乃史氏惓惓若此哉既反覆其事咸惇厚懇惻不言躬行鄙夫狹士與之相接若春和煦物陰慘潛消可振薄俗君子謂其澤流最遠非虛語也每攬其傳則低徊太息思一見其人不可得今接廻川翁庶幾乎古所謂長者哉翁嘉之西河里人三世科第族姓蕃衍舉厚德篤行不墮家聲人擬萬石君稱西河沈云翁少爲博士弟子嫻於文詞聲稱藉甚既以父北軒翁命遊太學復爲大司成古冲李先生器重一時名士咸樂與交翁既數試主司弗利則喟然曰嗟乎君子得時則駕不則蓬累而行耳惡能

白首握鉛槧與鄉里小兒競一日之技耶遂絕意科舉業日與高僧羽客談玄理如是者十年今年謁選銓曹翁貌既長者書判又高等乃任忻州翁從弟儀部少河君問所以治忻州翁曰吾少有四方志乃數奇弗售每見閭閻疾苦輒惻然傷之思親民之職以自見忻州河東鉅郡吾佐太守環州境內事皆得蒞之於民最親吾盡吾心焉耳矣儀部君歎息以爲盡心一言可爲親民法先是儀部君父西河翁者早乏嗣以翁弟墨山君爲之後晚得儀部君翁慨然携弟歸分其貲之半人以爲難性復至孝事繼母盡子道閭里無少長咸得其驩心所至呼曰高階翁來矣高

師竹堂集卷八

五

階者翁所居巷也其重於人類如此翁五十有二北軒翁入袞高矣尙善飯健步所舉丈夫子四人皆有聲藝林益大其門戶然皆恂恂若不出口固知長者之風其所繇來遠矣余初不識翁其館甥太史黃君余同年友也數道翁家世行誼余謁翁長安旅寓古貌古心恍與兩漢長者揖讓堂上語有之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今之蒞民者豈在喋喋問哉悃悃之吏何所不可以翁長者日默然坐堂上民且感化矧又盡心耶余見河東之治忻州稱最西河之族與石氏並聞人代矣

送聞野羅年丈令景陵序

凡進士之官郡邑同年同辦事者例有言聞野君最厚余相與從事銀臺者幾三月君喜談民事至閭閻疾苦吏胥狡僞案牒勞瘁若懸鑑鑑物毫髮靡遺蓋經濟之全才匪徒工鉛槧擅藝圃而已秋八月奉天子命出宰景陵瀕行肅然過余曰古別贈以言寧直伸繾眷之私爲行李之榮已耶有忠告之誼焉友道日漓惡規喜諛卽以令言縮符出幸重之以辭亡不爲循良吏者究其實民曷賴焉余書生也蓋茲行慎慎懼而景陵密邇陵寢費冗務繁近多水患子何以教我乎余聞歎曰君天下才也何有於景陵君雅樂聞規余又最厚善茲行也忍諛乎哉夫爲政有體令

師竹堂集卷八

六

體主愛如保赤子愛之謂也君好讀遷固書今觀所紀循良吏也亡甚赫赫也顧所居富所去思彼明察搏擊赫赫著譽者其富與思何如哉寧寬毋急寧容毋苛寧民易我毋民畏我寧遲歲月毋急旦夕寧爲悃悃毋爲豪舉行之以誠持之以永卽躋斯民於三代可也豈惟軼美漢吏已乎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學該人已治人之道稍求人知卽非實惠保赤子者惟知有赤子爾矣豈緣此致慈愛譽哉聖天子旁燭無疆尤憫民隱保民之吏部使者必踰常格特疏聞矣漢制三公卿相往往擢自郡邑矧明昌之運千載一時也哉君天下才也何有於景陵余復爲是說誠

慕古忠告之誼君所樂聞者也

贈陸錦沙進士合合肥序

自君子贈人以言之說與而後之行者無不有贈然古之贈也規而懋之愛而成之俾奉以周旋若明鏡可以鑑貌良藥可以已疾是謂以德後之贈也直諛而已矣誠諛而已矣則滑稽俳優稱頌便捷取適目前足矣而何以交遊之言爲也夫滑稽諷士也俳優賤工也諷論譎諫未必盡諛也直諛而已也者是滑稽俳優之所羞也亦何榮其言爲也夫諛非由衷徒博一喜施於好名者或可而非施於務實者也施於泛交者或可而非施於相知者也吁此後

師竹堂集卷八

七

之所以無善贈無善受哉錦沙陸君四明奇士也丁丑得儂南宮以憂歸歸而讀禮之暇日治吏牘讀兩漢循良率有味乎其言人謂陸君曰子將廷對何不工萬言取上第或詞賦備館儲不亦鳴珂都市坐躡清顯乃預計鹽米期會也君笑而不答庚辰成進士愈益究民事居無何果令合肥同儕率重內輕外君獨沾沾喜夫君之喜令也毋亦以親民之職易行厥志也乎然而行厥志有二有揮霍風生畏如神明股慄背汗舉吾之所欲爲亡敢扞闔者有家入父子聚議一室無赫赫之譽而舉吾之所欲爲亡弗樂趨者此恩威之辨也君既有味乎循良之蹟其不以恫懼

易蠶蠶未耕易鉤鉅明矣矧合肥金斗名區風土淳茂昔

人謂淮西重鎮一道都會國家兩京並峙尤爲要津以是昇君寧無悚惕省顧思所以副之哉主上軫恤民隱一洗資格之陋故進士出宰有懼道焉綜核嚴而名實審也是故惟懼故殫惟賢故庸惟庸故秩崇而名顯兢兢者所以成夫沾沾者也陸君勉哉丁丑子分枝禮闈得陸君文異之侈諸同事者曰此非徒飾輪轅者不可謂不知君也而君不卑百里盡心吏事不可謂不務實也稱頌便捷安所施哉傳曰君子愛人以德善贈之謂也又曰惟善人能受盡言善受之謂也君誠善受必奉茲言以周旋而予也因

師竹堂集卷八

六

陸君而微善贈於來者斯又甚厚幸矣

贈仁軒李年丈合平山序

海內郡縣獨畿內稱難治者何以故重且邇也夫地重則撫循難周勢邇則枉抑難掩又部使者冠蓋相望於道非如他省歲一接監司卽按牒焚蹟餘多休沐可卧而理也仁軒李君鄴下名士也戊午魁兩河譽燁燁起顧五上春官不第僉曰咄咄怪哉李君之學之才竟落落也乃李君澹如無抑鬱之歎今年再試入殼矣限於額弗果錄於是李君喟然太息曰嗟乎仕貴行志耳今天子冲齡神聖勤政講學罔輟寒暑始集公事適大計羣吏綜核嚴審績尤

異者至溫語諭勞錫宴錫金茲非委質者希代之遺哉夫志弗期行弗行顧曰吾未第盍需焉使需而第爲上所任使有所持而或渝何貴於第不則河清難俟髮且種種矣吾尙及狗馬餘力可以報主迺投牒銓曹有平山之命一時交遊咸壯李君能行所願不惑羣議也夫平山臨漳倚恆俗襍人悍土瘠多逋蓋重邇而瘁畿內之甚難焉者然慷慨任俠木疆之俗可變禮義茲得李君蒞吾見駸駸乎以樂土稱冠三輔矣除日甫下李君謂予曰子長傳良吏拔葵去織類皆瑣細而反覆致意乃赫赫者不與也斯非千古苦心哉言未竟色勃勃動予是以知李君之良於吏

師竹堂集卷八

五

也嗚呼赫赫者上逮而悃悃者偃蹇古今至痛矣今天子深惟治理慨然成周之隆二三大臣與監於外者咸夙夜兢兢奉上德意其不以赫赫右悃悃也明矣李君勗哉繼今奏績首承溫諭重資擢置諫垣風親民者舍平山令誰也安知後之傳良吏者不有味乎子長之言乎若爾則李君所得多矣第不第奚足道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序

贈趙肖軒年丈之官仙居便道歸省序

主上嘉惠元元覈精政理慨吏治日靡特增甲科制額充郡邑之官辛未錄禮闈者四百人銓曹以次授任繁簡難易遠近各當其材蓋承上德意務在得人福利氓庶興起太平之效士與茲選罔弗感激砥礪思樹於時甚奇邁也余待試都門已藉藉聞趙君吳中名士也引榜則幸與君連名及辦事銀臺相周旋者三月出則聯鑣入則共榻時

師竹堂集卷九

時講究時政至閭閻疾苦之狀輒仰而思俯而歎也余乃知君雅閑當世之務彼藉藉譽君者烏能窺君蘊耶居頃之奉上命宰仙居事甫聞即過余曰某蚤奉家大人誨以忠孝耿耿弗敢忘家大人數不售於有司分教仁和家大父亦七旬有七矣恐官西北迎養弗便茲幸承乏仙居便過浙會城省家大人家大父適屆壽辰並跪捧觴竊沾沾喜焉仙居浙鉅邑夙稱難治則又慄慄懼不知子何以語我俾我弗墮庭訓答主上任使至意以慰仙居父老子弟也余曰君是行宰天下之道具矣豈惟仙居夫省親孝也體國忠也天下之道二者盡之矣君子謂予是行裕於

仙居何也余曰體之而已矣夫君之計借北上也君父大父不旅次念乎君第不忻然慶乎家信往來不飲食起居詢乎君歸不日夜計程思亟見乎蓋君父大父所以體君者何弗至也夫令之於民亦猶君父大父之於君也故曰如保赤子又曰民之父母豈徒出而導從辟人入而肅然坐堂上使民不敢仰視為也夫誠有父母之道而饑寒疾苦冤鬱迫切不一體焉惡在其為民父母也君忠孝人也其於民固已能體而余以君父大父譬之母亦以愷悌之心此為最切易為感動耶趙君勉哉他日躋膺仕卓然為世名臣基於此矣故曰是行也宰天下之道具矣豈惟仙

師竹堂集卷九

居

刻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序

注左氏者自張蒼賈誼無慮十數家而杜注為當刻左氏者自吳越闕豫無慮十餘處而鄴下為精侍御李惟中氏督學南畿患其不廣也再刻於留臺而本益善矣汝穎古稱多奇自吾鄉仲默先生與李獻吉氏並驅中原閱文日卑萎以左氏樹赤幟學者翕然一變嗣是習博士家言者父兄師友交相淬礪謂工此而可立取顯榮胡舍是而理不可字句之左氏為故童而至白首不知注為何人傳為何語而程士者認認以典淺顯為則學者愈益畏忌其視

左氏不啻科斗其文侏儻其音矣噫左何妨於博士業而慮之若此豈聆下里者駭彌高之曲憚脩詞者爲藏拙之具歟河間祁君之守汝南也政歌黃霸教頌文翁暇進諸生揚榘菁藻思以左氏振之乃與貳守諸君校讐捐俸刻之郡齋遂爲左冊之冠准康千里僻壤寒士人人知有左氏家傳戶誦矣工竣司理君介申守華陽李君屬余序之余惟評左者謂其工俾造化思涉鬼神六經之羽翮述者之冠冕知言哉而范武子謂其失誣不知左主記事疑信具傳史之體也無論子長史記張本丘明多神怪詭異而春秋亦有然者六合之內何所不有奈何以耳目不及爲

師竹堂集卷九

三

誣耶余又聞之洪景廬氏左書晉惠背秦如獄吏議法臯陶氏聽之無所伏竄其書趙鞅與鄭戰誓衆古郡縣名制因以可考其所載占筮如爲贏敗姬伐齊則可等語探賾索隱非後人可到至若引以斷獄則終軍詰徐偃龔勝議朱博中丞衆奏薛况此類甚多不止衛太子事而已是豈俟劉歆移書而始宜列學官哉太守往恤刑西蜀民稱不寬而司理仁恕佐郡胥流循良之譽蓋善讀左氏而用之者今茲剗刷固曰辭不可已而經世之具寓焉學者其毋但爲元凱之癖卽曰素臣惡乎不可

孫子註疏序

昔趙括談兵法不能難然不謂善也而括果敗然則兵不可談乎夫兵猶水也無定形猶醫也無定劑水泥必潰醫泥必舛兵非不可談蓋有不易談者爾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夫是十三篇也者談兵者未之能踰也顧其詞簡其意該其機洩而不盡露註者不知凡幾家往往泥其陳言參以臆見索及幽掩而反失之眉睫此何以術焉子友曾子澄氏幼爲諸生蔚有藻思旣以古詩文自雄而猶長兵法以戰功著海上會有盈篋之謗頗致投杼之走賴天王明聖幸昭雪而因阮極矣乃避地商城山中幽巖絕壑樵牧所不能到架四巨松爲屋懸梯

師竹堂集卷九

四

而升彈琴煮藥者十年暇取孫子註之不特折衷衆說亦皆其百戰之餘取償左券者也書成秘不示人霜天月夜讀一二篇仰而嘯俯而歎人無知者今年春正予使豫章過吳門訪元美先生恬澹觀則子澄在坐元美謂予曰君與子澄同郡厚善而橐鞬又君家青氈也胡不叙孫子新注勉強塞兌者喋喋爲予曰先生名高天下子澄非藉以自重除戎戒柳則子澄微意耳元美曰審爾君何可無言嗚呼予家自高王父至先廣威蓋五世介胃矣予以疋瘁不能挽強棄習咕嗶然每飯未嘗不在行陣也緣是喜讀孫子而諸注未暢輒復思睡茲讀子澄注犁然當心勃勃

動封狼居胥念子澄信善談兵哉雖然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以自見於世而丘明病子長刑乃擅千古絕藝使子澄蚤爲大將雍容油幕而不知畏途之貧獄吏之貴卽百戰百勝未必有是謀也今天下承平久主上遠覽深計時時與拊髀之思子澄行且推轂馭馭大用其不爲空談也必矣臆足無傷儀舌尙在予言曷能爲子澄重聊識徒讀父書之愧焉爾矣

重刻稽古緒論篇序 代

趙公澂谷所著稽古緒論若干篇平遠舊有小帙淮海孫公督學閩中復梓示多士顧坊肆新刻盛行剝殺往談假

師竹堂集卷九

五

託時彥前輩鉅筆揮棄謂非近式此何異村社俗伶聚觀詼謔間一奏雅久伸散去也夫論之爲義大要不出劉勰氏所云然聞之長老論之爲言倫也藻別者謂之倫鑿秩序者謂之倫理至於古今成敗人物臧否事機微茫心術隱伏匪藉評議曷繇闡揚故孔篇二十謂之魯論固非駢儷俳偶末藝小技而已賈生通達治體過秦之著毋論文辭妙絕而贏氏得失之故千載而下厯殺函之墟尙使人低回太息不能已斯不與百二胥重耶公秦人也蚤冠南宮世擬之繼陽少年經濟之略弗竟厥用又頗相類今觀諸論雖不越塲屋繩墨而卓識宏才雄詞古調庶幾過秦

遺響乃知文尙西京不專繫之時矣自子旬宣兩河至於填撫聞諸握槩者率攻時藝論學略而弗講卽講亦不過記誦坊肆僥倖取捷豫爲材藪意甚惑焉豈前輩鉅筆傳布未廣非盡多士咎耶暇讀公論有慨於衷因檢集中九篇舊刻弗載謀於學憲李君並梓學宮俾知嚮往誠欲以通達之才望諸生匪徒資進取之階而已予於公爲館甥又嘗授業深慙李漢聊附侯芭毋曰烏烏擊缶與雅並奏也

古今醫統序 代

新安徐君精於醫理客太師成國門下謂醫者聖人所以

師竹堂集卷九

六

贊化成能宏濟元元之要術也爰邇軒岐以迄近代凡大聖名賢哲人技士玄編微帙蒐索靡遺又謂支流漫溢莫究淵源蹊徑紛紜周行罔適寶局方者十襲燕石妄纂錄者千金做帚延醫之家不啻聚訟則又參伍變通祛其淆亂總挈羣籍釐爲百卷名曰古今醫統持以眎子用識簡首吁噫卽命名之義知徐君之達於醫也夫統之爲言系也又總也綱也緒也又撫御也天下無一事一物而無統其最大者曰治統也道統也禪繼之正克君天下則治統歸之不然併如秦隋成如莽丕制如呂武一如胡元君子不謂之統也授受之正克師天下則道統歸之不然龍如

老氏玄如揚子博如遷固藻如鄒枚君子不謂之統也何也一而已矣一則統二則非統天下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醫之爲道昉於軒黃非所謂至聖至神者乎靈樞素難開物先天嗣是以旋代有作者其理微其詞曠然全天地好生之德躋斯民仁壽之域則正派坦途遵流合軌亦若治統道統之不可奸者也夫僭亂弗平則治統弗尊誠邪弗放則道統弗著繁蕪弗芟則醫統弗昭雖道有偏全功有鉅細而其爲統則一而已矣是故醫統不明而著書是猶不知治統而作史不知道統而立訓者也予故曰卽命名之義而知徐君之達於醫也

師竹堂集卷九

七

刻太上感應篇序

六合之外存而弗論謂杳冥玄遠非身所歷云爾若陰陽人鬼幽明晝夜循環對待如天地然烏可置之弗論也予今春請告歸卧白業山房不見一客惟與高僧羽士話報應事無礙禪師問予曰儒書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俱着如字而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不着如字何也予曰出門使民齋明盛服心存乎敬故以如形容之幽獨之中聞寂易肆而不知昭布森列十手十目猶以爲少蓋凜凜乎真有臨之者非假借以勉人也禪師曰子言固是第未廣耳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不但幽獨自幼至

老不可須臾離之者也人能知此雖欲爲惡亦不敢爲吾之戒律子之進脩一而已矣太上感應篇一目一手至於十百千萬算數譬喻所不能及子盍奉行毋曰輪廻幻妄君子所不道也予大以爲然故約郡人持齋禮佛二百餘人作爲義會每以善惡報應錙銖不爽者令各勗其子弟行之數月感化者衆方苦是篇無善本擬刻而人給一帙清晨梳髮光州守王君書來已刻此篇與保甲事並行矣夫保甲約以王法是篇長以鬼神相濟而不相病者也王君海岱名士予嘗與究二氏諸子兵曆律數亡弗精詣而寬平廉介光人有神君之頌夫所謂神君云者匪摘伏鉤鉅之謂福善禍淫惟神之司君與民期行是篇大都爲善去惡不負主上惠養小民德意非不盡人事而藉口神道設教以愚其民者也王君良吏哉君屬予序故述予與禪師語復之爲慎獨之助

師竹堂集卷九

八

叢疑子夕螢錄序

余師潁陽趙先生數爲余言其鄉有朱茂川先生者庶幾古博物君子哉居無何來教信陽以身率諸生若無事枝葉者每與談多發前人之秘靡兢兢上語溫而讓辨悉而婉匪范文子知庾辭而折委筭也茲見先生之心矣先生所著叢疑夕螢錄首辨春王正月爲吾夫子建寅憲天不

背時制反覆數千言以康侯爲正聞者避之若潮汐固自謂古無及者夫錢塘天下偉觀先生越產其不爲燕說也明矣宋太宗殘冬改元悖禮忍心乃有謂可無開寶九年不可無太平興國元年而以武德大業正續綱目之謬不知此兄弟也與異姓革命者迴絕矣歐史帝溫謂爲春秋之志而以魯桓公宣公鄭厲公衛公孫剽皆弑君自立聖人書而君之不誅絕也難者曰使春秋於大惡果不誅絕是有心於存惡也此二者咸余痛憤弗安而錄中誅光義慘狡之心疑永叔春秋之論又何同也或又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爲不知味事有未易明者闕如可也信斯言也微

師竹堂集卷九

九

顯闡幽凡以垂誠胡多事哉朱先生邃於經術質疑數條頗得漢疏遺意心聲諸篇固祛病之藥石應世之龜鑑也先生每持是錄喟然太息世莫已知也則呼鄭生某及余弟某曰其以紹介太史氏爲我敘之於歲今天子慎舉功令廣厲學官脩稱制臨決故事海內喁然嚮風部使者仰承德意博士中明經修行可以資獻納爲六館師疇克有出朱先生之右而推轂也者奚謂莫知也哉余益有感於趙先生言他日尙能爲朱先生傳儒林也

學圃蕙蘇序

昔子產使晉辨實沈臺駘之卜不公及叔向日博物君子

也由斯推之兩間至大何者非所當知而玩物喪志世儒每以爲誠卽如若言唐參汾洮寧瞋目可默會耶喪志之訓爲逐末遺本者發耳奈何寡陋者藉以自文也吾鄉陳晦伯氏蚤負異質舞象之年問字隸事已驚長老迨登第後購藏日富讐校益勤其在關中同署多暇盡攬古籍摘其奇僻成書六卷曰學圃蕙蘇蓋取蕙草忘憂臯蘇釋勞之義而命名託意雅且遠矣夫學者矻矻戶牖間蒐輯探討握槩焚膏有不及豈以精力狗陳編哉誠欲通古今之故窮事物之變庶幾蒞政弗眩耳故子產相鄭國人愛之如親戚孔子遇之如兄弟博物之助不可誣也晦伯自

師竹堂集卷九

十

諫垣至憲臬所在有聲而兵備淮揚鋤惡植良法紀大振語具兩郡德政錄中抑豈馳騫靡汎徒擅該洽已乎說者借君轅軻宦轍弗究厥用夫虞卿不棄相印其所樹立不過與穰應輩爭雄爾而窮愁著書千載而下猶爲藝林嚮慕晦伯所著不啻十倍虞氏來代遼遠寧鮮子雲榮名無旣其謂是哉其謂是哉

童訓序

余嘗讀顏氏家訓及家範家戒諸書輒矍然起喟然歎曰嗟嗟所謂世家大族率藉其先蔭華堂珍味鮮衣怒馬躋交仰附陽施陰取其子弟以貴介自居雖淨慕謙抑而膏梁

統緒習與性成故諺有之三世仕宦著衣喫飯吁暴殄家
侈毋論人惡鬼且瞰之時方艷羨若此亦可憐矣雖然不
中不才寧獨其子弟罪哉余家義陽接壤楚郢閩南郡上
官氏家政甚肅且多嫻於文辭每登大龜絕頂眺荆門之
墟未嘗不依依嚮往也今年春始識思澗君於都下蓋博
雅篤行君子哉君間訪余安福旅舍出所輯童訓一帙自
修祠祀至嚴守望凡二十八條幽顯靡遺鉅細畢舉教家
之道備矣君泫然出涕以悲曰此先君子東澗公意也子
盍序之嗚呼昔許魯齋於晦翁小學信如神明敬如父母
童訓小學之翼家訓諸書之儔也是可以無紀乎學士大

師竹堂集卷九

七

夫危坐而論揮塵而談性命之外直芻狗爾而著述自喜
者敝帚是寶名山永藏謂一生之苦心爲千秋之大業其
眎童訓不謂爲學究授雛之具耶悲乎哉悲乎哉上官氏
系出吉豐代多貴顯至東澗公潛德獨行里人化之不啻
彥方太丘也思澗天植孝友才復宏麗鼓其餘暇尙可使
雄視騷壇者退舍顧獨汲汲於童訓如有用我執此以往
姑置勿論而其脩身齊家之實可概見矣雖然楚人亡弓
楚人得之孔子惜其不大童訓非上官氏之訓而天下後
世之訓也思澗楚人也茲訓其人之也哉

書疏叢抄序

予以編纂日事史館蚤入暮出同儕檢閱率不過數册長
夏多暇暇輒假寐木天清邃絕無暑氣往往作遊仙之夢
睡起倚玉闌俯金水徐步脩廊循省默念大官之奉難消
逝曜之陰可惜因憶歸極門外所嘗觀花啜茶中貴頗畜
墳典漫假二種則書傳會選尙書日記也其註解浩繁不
能悉錄錄其訓詁名物可爲小學之助者次爲一編題曰
書疏叢抄豈惟附猶賢之義亦以見詞垣之臣優游閒適
無時而非君恩也

家庭庸言序

師竹堂集卷九

三

古今訓諸書不下百餘種而子孫能行者十無一二然
而父母之心無窮固不忍逆其不能行而默默也或以小
學一書考亭之心良苦今率不講而乃別爲一說何居小
學原之曲禮參之懿行家傳人誦通乎天下者也家訓諸
書爲其子孫者也夫手澤而不忍御口澤而不忍觸猶然
物爾出自肺腑托之筆研諄諄焉不啻耳提面命使子孫
良心不泯者展卷讀之有不廢書流涕感奮興起者乎雖
然訓子孫者貴實不貴文貴近不貴遠尙藻績而忘悃悞
探異代而畧目前非所以訓子孫也訓子孫者期其必行
而又酌其可行者也子家自高王父迄今雖世武弁而不
敢爲不義事先昭勇生死含冤所以誨子兄弟者忠孝之

外無他說也以故予自童子至茲不敢爲一不義事每欲
以身所經歷及耳目親記可法可戒者爲一編逡巡未能
也茲不幸高淑人棄子先逝而予胃疾大劇懼卒爾溘先
朝露無以貽子孫迺於註籍養疴藥餌之餘隨所記而筆
之曰家庭庸言不敢爲高遠難行期子孫可行者也長洲
張幼于寄兒私語多載其所行善事或謂其藉是自揚非
也昔趙營不振旅還所善浩星賜迎說謂宜歸功二將軍
營平曰吾年老矣豈憊伐一時以欺明主兵勢國之大事
當爲後法卒死誰當復言之者予讀其傳未嘗不泫然歎
忠臣謀國之遠如此夫爲國慮不憚自伐以示後爲家慮

師竹堂集卷九

三

乃嫌自伐以貽後哉是非有定耳目難塗要之實不實耳
以故子所行煦煦小惠亦偶及之不欲子孫忽卑近而慕
高遠也漢陳咸小時父萬年召至牀下教之咸睡去頭觸
屏風萬年怒責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諂也嗚
呼子所言雖不敢希冀古人然不敢教子孫以諂幸勿頭
觸屏風也哉

空華錄序

善乎莊生之言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非不論也不
能論亦不必論也而世儒於所不能論不必論者務欲窮
之而六合之內所有者顧以爲誣爲妄嚴斥而深闢焉何

哉夫幽明死生人鬼猶陰陽之對待晝夜之循環也執無
鬼之論是陽不必有陰晝不必有夜亦自誦矣若曰致力
於所當爲而不惑於不可知則欽於昭昭惕於冥冥固相
成之義也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說者謂獨知之地無視與
指敬畏之心若是之多是則然矣然可與能謹獨者道耳
頑與悍者即恐之以百目怖之以百手尙不知少懼與否
而持吾心之視與指語之其不聞而大笑哉予性好異聞
四五歲每聆人談鬼神事惟恐其詞之盡也稍長從外傳
虞初諾皋諸家時時竊觀壯而遊四方聞見益廣然病撰
是皆一事而數出勦此以附彼而有所託以洩其憤有所

師竹堂集卷九

六

藉以騁其詞又顯然爲烏有子虛者流而闢之斥之者不
幾於癡人說夢乎不佞廬先恭人墓側深夜默坐有感鬼
神事乃以目擊或聞之不誣者紀之爲鑒誠取圓覺空華
之語名夫空實無華病者妄執幻華雖滅空性不壞讀是
錄者以幻華視之固可以真華視之亦可以幻華即真華
真華即幻華視之亦可以本無幻華亦無真華視之亦可
以實有真華實有幻華視之亦可以真華幻華非有非非
有非無非非無視之亦可十目十手亦復如是

占夢類考序

子友張伯起氏蒐輯古今經籍旁及虞初稗官耳目聞見

之異凡微於夢悉著於篇曰夢占類考蓋感其病之寢若與神遇也者其事甚奇其意甚正其採錄既博其敘述又精其用心良苦矣予見而反覆咨嗟賞焉爲搢大官之奉與尙書筆札資俸刻以傳或問王子夢可信乎王子唯唯以理主之以心而已矣昔廖生謁夢大乾聞考亭之言而悟此占夢之準也人有妄念夢亦因之或造物稔其惡示妖以禍之若張敬兒范延光輩不可殫紀堅忠孝之志銷覬覦之心必有餘慶自求多福此吾占夢之神術伯起敬肆之說也伯起事母至孝躬調甘旨絕意公車日與幼干

師竹堂集卷九

五

著書自娛蓋夢而覺者也覽是者悟蕉鹿柯蠹之非真而不以身殉之其於死生得喪當亦超然矣

重刻河南戊午敘齒錄

戊午齒錄已刻矣重刻何居繫懼與思也曷言乎繫懼與思銳於筮進怠於宦成通患也晤聚則離離索則感恒情也靡觸於目罔動於衷是故必觸焉而後懼與思也始與諸君子錄河藩而讌遊也有弱冠者有壯者有強仕者握手舉觴仰誓天日亡弗期表樹於時曾幾何時弱冠者壯矣壯者強仕矣強仕者髮種種矣迅曜駛波勢寧復返勛悲攬鏡肉感生髀能亡懼乎往與諸君子尋信陵之舊蹟

弔梁孝之故宮邁往直前耻作低徊太息之狀今也隱顯異途存沒相半饑寒迫把臂之囑悽惋動聞笛之感能亡思乎然咸於茲錄有觸焉是故重刻不可已也夫戊午迄今才十數年耳刻於都下視夷門者十易五六矧自茲以往有不可知者乎夫及時而自樹者所以釋懼也隨在而敦愛者所以永思也是義也右河水陽二先生言之矣諸君子念歲月浸久恐懼與思日怠也工既告竣則相率請於大司空鎮山先生先生復申飭焉言愈詳意愈懇諸君子誦未竟惕然喟然不能自已以是知先生之善感人人之心之易於觸也先生既嘉諸君子茲舉之篤於義又以

師竹堂集卷九

六

有筆札之役使敘未簡嗚呼諸君子既有觸於先生之言懼且思矣某不肖遠慙竹素近愧金蘭靜省深惟重負未釋其何能言雖然師誠於上友規於下情也亦誼也是故願諸君子終相淬礪無時無事而弗懼與思也則是錄也將刻鏤心骨矣而何工人之能爲役

恩榮異數錄

自顯親揚名之說助而後世仕進者遂以貤封爲急雖非聖人本意而人子至情可想矣顧其間有大不易者國家令甲在內者必三年滿考中於賞率及覃恩始得之外則三年六年非騰薦牘不與而他部使者雖薦亦不與也而

又有時勢兩不相值登第不沾一命者余見多矣此不可謂難也哉鶚峯祁公兄弟同舉進士公牧襄陵以治績召贊廷尉所平反甚衆久之擢守汝南前後膺封典者四次時太夫人就養官署逾八望九康強若少年人鶴髮鳳冠早坐堂上公出視事必以仁恕戒退食上壽觴以所蒞事告太夫人大喜爲加飯率以爲常故公治汝四載餘汝人愛如慈母則太夫人之誨也公間出四次綸綍陸離焜奕輝照庭廡則焚香北嚮再拜爲非常隆際復以奎章珍襲不敢輕啟則敬錄制詞付劄氏爲世寶而屬余敘之余理詰勅久每銓曹以應得姓氏履歷世系送內閣給撰述

師竹堂集卷九

七

儒臣叅以輿論酌以月旦不爲駢麗諛調閣臣改竄定然後進呈御覽發下儒臣仍用文淵閣關防始付中書謄寫用寶葫蘆之嘲殆不然也大臣非別歷久恩眷渥亦未有多獲者乃祁公甫二千石已獲四矣由此藩臬開府卿孤寵命方來有加無已不尤爲希世奇邁也哉雖然人子顯親以德不以位人臣報主貴實不貴名公以道娛親以誠報國以廉律己以愛理人庶乎鄭重之錫非濫而頻繁之獲非倖乎美哉榮哉可爲臣子勸矣

哀榮錄後序

夫積善餘慶配命多福自昔紀之矣所謂善所謂命有大

於忠孝乎所謂慶所謂福有大於昌後乎甚矣哉天祐忠賢之篤且遠也我忠節公之死寧藩難也等性命如鴻毛置妻孥於虎口當是時豈復慮宗祧顧血胤哉然一傳而有南岡公再傳而有少岡兄弟天地幽遠於此何顯耶往集公車得以梓里後進謁南岡公私第退竊歎曰漢世重長者吾不識長者何狀今接公顏色聆公議論殆所謂不言而躬行者與公日侍上左右錫予盪渥又職司緝詰前騶一出市人辟易貴顯矣乃垂髫之童被褐之士亡弗折節下之而質諸鄉評稽諸宦績孝聞於家忠聞於國豈徒如萬石君區區醇謹得名已哉公之捐館舍也主上震悼

師竹堂集卷九

六

羣工悲惋旣錄其勞又祭於社是錄所載大較可觀信異數矣矧長公佩符禁旅宸眷方隆次公譽重藝林廷問待對文武濟美許氏實擅之是不可上徵天道下勸忠賢哉由斯以譚琬琰之垂擬諸鼎呂不重也乎

敬思錄序

士君子濟時遇主茂建勛猷史氏紀之爲後人法宜矣若夫瑾瑜弗售丘壑是甘所謂獨善無與於人者也而亦大書特書使人讀之感歎忻慕願爲執鞭豈清標卓行足以風世跡顯融樹立者尤烈歟余先世歷下每攬往牒齊魯之士嫻於文學固其天性而高潔隱逸在在不乏耳目視

記未有若雲岡潘先生者先生達於經術蚤冠東土再上
春官不第卽絕意進取遠近從遊皆一時名士科第貴顯
者甚衆而先生教人以忠孝節義爲本有涖涸餘風有勸
先生仕者笑而不答反躬實踐不求聞達先生其真儒哉
古之隱者由光尙矣或儉德辟難或忿悁長往人未易識
也先生發解鄉闈聲稱籍甚循資敘晉何所弗躋乃終窮
約不肯低頭就之此豈無階而進有托而逃者哉白首韋
布海岱爭勝儒林獨行光映汗簡所得顧不多耶先生有
子文行如先生起家進士筮牧洛陽聞先生計而奔也哀
毀踰禮再補固始爲循吏第一說者謂先生不自用而貽

師竹堂集卷九

五

之子可徵天道不知先生所以貽子孫者不在富貴利達
也夫孝子顯親行誼爲上崇階峻秩乘時遭遇有幸不幸
焉固始君兩領邑符茂著廉平節愛之績由斯駸駸家爲
孝子國爲忠臣與世之人爵顯親者自異是父是子殆不
虛矣固始君以余同桑梓出所刻敬思錄示爲之廢書以
歎因綴此慰君永念俾善爲身謀者知別有榮貴善承先
志者知別有顯揚是錄所貽愈宏遠矣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序

贈郡侯玻璃張公上績殊嘉敘

自昔談吏治者以惠養拊循爲本觀子長孟堅蔚宗所列大效可覩已而發奸摘伏豪猾大俠斂手者顧安可少也梁肉不可以理疾藥石不可以供養有味乎崔氏之論乎牧羊而不去敗羣力田而不鋤惡草雖勤矣補審時酌勢期於民之安而已矣信陽俗著龐淳數十年來稍稍滴淪飲博不逞畜異幸變巨混四民暮爲羣盜其出入公府雄

師竹堂集卷十

一

黠陰狡持吏長短托寄耳目妍媸涇渭恣其雌黃鼓其餘焰武斷驚橫莫敢誰何斯豈所謂漸化魑魅者乎侯西川雋傑雖以文鳴藝圃而志存經濟蚤登上第再守南邦惠養拊循殫竭心力積蠶俾省稔惡不悛侯歎曰此甘扞文罔奈何使上下胥魚肉哉盡法窮治居間萬端終不聽也歲甲申汝南大禮申固盜藪前不逞結暴客焚劫熾甚投牒膚慙侯漫應若不爲理也者一夕袖出片紙密召司捕示姓氏里居藏匿主名約會處所亡一脫者而盜遂絕跡其渠魁爲人言惜哉固侯術中束手就逮恨不鯨翻瀝水耳蓋盜多驕勇爲謀已久先以村落嘗我早捕則激少

則蔓而侯緩圖秘算鬼神莫覩不動聲色弭此大亂它日

肩鉅應變可徵遠畧矣侯以愷悌之心出精明之政持冰

蘗之操務節省之實課士禮賢重農抑末不事鉤距閭閻

銖兩之奸悉知蓋慈母與神君並稱膏沐與飛霞胥潤矣

侯牧申三年兩臺及各部使者所獎薦之牘以十數而政

成中率主上嘉子錫以褒綸時也大計復偕海內長史奏

績闕下特膺殊渥說者謂靖獻之忠顯揚之孝循良之異

綜覈之明一行而四善具焉州佐河東孫君謁予乞言祖

帳淮門之外子雅辱侯知故自謂知侯諗侯善政多不能

悉舉聊紀其大都俾留心吏理者審時酌勢獲通儒之譽

師竹堂集卷十

二

斯侯心哉

贈郡侯星吾沈公首薦序

沈侯之牧常熟也異績冠一時乃中於忌者厯藩幕邊邑久之始擢守信陽會塞下墾田議起撫臣特疏醴泉令惠愛有心計請就近陟寧差必使污萊變膏腴使太宰楊公謂其屬曰沈令淪落數載又俾經營荒郡非所以勸良吏也信陽雖中土而繁鉅難理竟持初議侯感激單騎邇來值歲大稔殫力賑救暇進父老詢疾苦凡所興革咸孚輿情訟累年不決者片語立斷人稱神明以是他邑詳讞多畀侯日午廳事灑然焚香燕坐與諸生談藝講學未二載

信陽大治所旌牘以十數侍御毛公按部嚴肅特薦侯績
第一郡縉紳先生謂侯大造我申宜有紀以揚盛美予適
請告歸里諸先生曰子知侯公車例古進賢義當受上賞
侯偃蹇迄茲始鵲起子雖病可斬一言予謝諸先生不佞
識侯博士業耳博士家類文墨議論侯願超逸若此人固
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昔子貢爲信陽宰孔子教以廉平
斯吏之著蔡也士而不廉如不貞之女不義之臣雖有衆
善不足道矣侯通籍十四年三領縣一領州家無餘貲官
無長物澹泊儉素弗殊寒士所在邑譽桃李不言下自成
蹊者也豈與艷容容而蠟赫赫者計工拙較尺寸哉主上

師竹堂集卷十

三

嘉惠閭閻深嫉貪墨四知罔恤三尺卽隨聖心注嚮宜有
純白苦節之臣仰副德意侯茲推轂庶幾廉平之訓風勵
益章不但爲信陽故實而已昔人有言天下有一知己而
不恨蓋痛憤之語也侯修潔潛懿本不求知斯知者多矣
夫受知之多已自不易矧人臣而受知君父非千載一時
也哉諸先生休矣當有善頌如王褒者出矣

贈桂亭蔡公首薦序

世儒談王道率卑管晏蓋尊孟子之說不知戰國時王道
陵夷人心溺於功利孟子不得不振之不然孔子何有至
今受賜之稱而太史公忻然願爲執鞭也今二子之書具

在而誦法孔孟者白首莫究厥旨談何容易哉桂亭公東
萊人晏里也潛心洙泗慨然有用世之志既成進士奉命
牧嵩高故周南五化之先被亦陸渾獷悍之夷徼也環邑
皆山環山皆礪環礪皆盜緩之則蔓急之則亂蔓爲醜患
急爲激變歲苦大稔萑苻菁洞互倚交伺驅車者以爲畏
途而公捧檄之初人以是語乃歎曰茲非汝墳遵化之區
乎哉夫戈鋌視之則陸渾禮樂視之則周南遠姑無論虞
詡董遂何人也毅然叱馭延父老問疾苦省煩苛達幽滯
力田爲良民操兵傷人卽抵以法又日進博士諸生講經
術治理而諸便與不便以身任之不以累它吏雖不事鉤

師竹堂集卷十

四

距而摘發如神未期而境內大治按臺徐公特薦於上爲
良吏第一公遂巡若無以承者夫晏子相齊人知其顯名
當時聲稱後世而其深念自下其御之妻亦識之豆不掩
肩秋隘弗易擬三歸反坫則賢矣公廉潔清濂靡所致飾
主上方綜覈羣吏求可肩崇鉅者授之以政卽公由諫垣
駸駸秉樞築建樹偉卓庫庫二子豈溢謂乎晏眇小丈夫
而公白皙美髯琅琅玉立海岱鍾毓信非偶然予系平原
視萊有并州之思而兒子延世守備茲土朝夕奉公約束
獲免臯魯故知之諗而述以贈公俾綰綬者知無難蒞之
處而談治者毋徒滋大言爲也

贈王太初先生兩臺交薦序

汝南諸邑土風淳美朗陵爲最紀以圖牒者可攷也顧今
大渝其豪俠者敢打文罔奸黠者健持訟牘與人模衷追
通雅法莫知厥由稍爲振飭蜚語蠹起吏茲土者率曰淮
蔡遺悍也嗟乎蔡人吾人矧朗陵夙稱善俗哉太初王侯
蚤以文藝擅浙中丁丑成進士不令是邑予適請告歸侯
過申訪予瀕濱清臞秀雅若不勝衣私計此詞林之英也
胡百里界哉及與譚吏事夙願幽隱不啻遊刃觀火也侯
推誠馭下恥鉤距摘發而雪冤滌滯如神明武斷弗悛輒
我以三尺賓客居閒終不聽邑故盜藪荏苒長誠其徒

師竹堂集卷十

五

曰此真父母相率遠去境內大治居久之按院蘇公嶷院
姜公舉侯治績爲中州良吏第一予讀疏歎曰二侍御知
人哉往部使者有所薦揚多取赫赫譽悃悃無華十遺六
七甚則以力以拊斯巧宦所以日貴小民所以日蹙也侯
治邑如家愛民如子凡人所畏避不敢爲與不肯爲者毅
然任之盈篋靡辭推轂曷覲乎二侍御廉其勞心聽其任
怨嘉其寡營賢其苦節南北交章芝蘭同好豈惟仰承主
上綜覈名實至意而急公忘私強直廉潔之吏感奮淬礪
是朗陵爲海內郡邑赤幟也知人之利溥哉予又聞之文
武異途儒法殊軌信斯言也鉛槧之工案牘之拙也侯業

以藻麗鳴藝苑朝釋褐而暮蒞民乃其績章章若是卽欽
名諫垣危言讜論當不異作令之苦心任怨無所畏避也
豈非所謂兼才耶予雅辱侯知又申確接壤尤悉其治狀
以是贈侯寧直表二侍御之明延侯之譽且俾作吏者咸
持吾人之心斯盡披輿圖無非善地矣

賀鑑峯尤郡侯兩臺交獎序

海內自郡縣來視封建爲便予以爲守令均親民而州爲
難府秩崇事簡總大綱而已稍陟卽藩臬大吏上重拂下
亦靡敢玩令秩小殿而臺省缺恒取諸此自非會城附郭
環邑內外彼蓋獨尊州秩雖大夫而無臺省之選上幕於

師竹堂集卷十

六

府則有所掣而弗得專下統乎邑則有所觀而弗可肆間
或臨以憲臣叅以衛署米鹽厨傳瑣務猥事亦皆其責故
曰州難信陽豫西南隅層巒複嶺深麓幽壑嘯聚淵藪吳
楚通途冠蓋相望武弁裸處屯營尺籍履符陳牘靡可究
詰咸付勘覈觀察駐節屬邑數十錢穀兵刑往往昇之余
嘗謂州難而信陽尤難匪特以勢亦以地矣會前守與監
齟齬論列雜治銓曹以是州不易理思得廉平惠直之士
蒞之而尤侯鑑峯舉進士高第丰神清逸太宰及選君奇
之俾守茲土侯下車務休息節省訟牒必親仍揭喻亡能
出入催徵寬緩人顧爭輸納凡所勘覈罔弗當侯靜泊爽

明銳意收養弗卹嫌怨雖無赫赫聲而年豐盜息軍民帖然庶幾惻惻愷悌古之良吏哉居一年按院張公鹽院董公交檄旌異侯踧踖不敢當別駕潘君參軍萬君過王子曰以侯之理信陽尙不足一薦乎王子曰否否少年高第美官世所極欣艷者先正固以爲不幸而通達如賈生所上治安十未酬一論者乃惜其君相遐哉淵矣侯弱冠高第釋褐爲大夫居無何而譽命上達無論意溢志滿損益乘除之妙茫然矣故千里之駒必俟銜勒萬鎰之玉必假雕琢愛之深故慎之至也異材筮仕而弗培植豫養導以驟徑啟以燥心是驅汗血於鹽車付良璧於庸匠將誰咎

師竹堂集卷十

七

耶侯持惻愷悌之心施惠直廉平之政告知弗喜罔孚弗卹勿憚難理勿覲速化必將致空羣之鳴來連城之價聖天子愛養儁才責成大受度越漢文遠矣

贈約齋衛先生兩院交獎序

周禮遺人掌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廩人掌九穀數以歲之上下數邦用而取壽昌量錯之常平蓄積助焉良法美意理民者弗能易也然非其人往往因緣爲奸利惠不勝授諺云寧獨負亡積穀穀盈倉民枵腹噫斯豈法之弊哉夫田父里叟稍有心計尙爲卒歲之慮一邑之命懸於一人跡爲傳舍詰朝而去或迫於上檄苟且塞命侵漁弗知

科害弗禁卒遇旱溢札瘥而束手無策也者歸獎於法其將能乎主上軫卹民瘼郡邑長吏咸令積穀監司以之旌別考功以之殿最甚盛心也而德意靡究則因循未祛而任事之難也河東衛君奉命宰西平慈愛節儉凡可以裕民者罔弗殫厥心力暇閱倉廩巡行廬舍歎曰古謂亡三年之蓄者國非其國茲且無一年之蓄矣是尙可以爲邑耶乃銳意講求蓄積不直藏之官卽窮鄉僻落皆以貯儲爲命居無何公裕而民饒令行而弊釐中丞周公侍御張公廉之嘉歎交檄獎焉需其成薦之備臺省之選邑父老士夫諸生里胥謀所以敷休美而予表叔耿子馳申索言

師竹堂集卷十

八

客秋請告歸入君境無蕪田無游民固以異之抵館識君秀雅溫粹允稱長者及與譚世務則嫻於文藝習乎經術匪獨以吏見而已夫今爲吏者率媚上取譽媚則怨罔恤譽則怨罔懼罔恤罔懼猶以良譽茲不特吏蠹上蠹甚矣衛君實心任事惟下之恤之懼而媚弗知卒之下頌而上譽何論衛君賢二臺衡鑑過人遠矣予又聞君之蒞西平也崇節義燭隱辨冤獄慎改作米鹽瑣屑經畫悉精庭間雀啄吏散琴鳴與人與歌枹鼓絕響蓋以儒餘吏全材大受不獨積貯一事獲乎上焉而已

賀田子藝先生旌薦序

史列東方生於滑稽要未爲知生者而漢武遺事及他稗官小說載生異蹟甚多亦未爲知生也生自言陸沉於俗避世金馬蓋玩世之雄卽以爲併優爲仙爲歲星爲謫諫爲常人爲非常人亡不可者夫惟不知其爲何如人此所以爲東方生也子藝田先生毓秀天目受尊人豫陽翁庭訓蚤以文鳴詞圃而又欲以材武樹行間乃又爲俠爲落拓爲禪爲玄爲名理爲風流晚乃以經術教新安爲良師當道競推轂旌薦之牘交馳首藉齋子藝漠如也居久之來掌申教其譽藉甚新安而中丞部使者藩臬二千石所推轂之牘盈几榻子藝漠如也有謂子藝名高一世稍

師竹堂集卷十

九

從世局融顯之途若升虛邑奈何以博士自貴子藝笑曰吾非以博士貴亦非以他貴宇宙至大鷗鵬尺曼龜龍蟬蟒帝王乞丐聖智庸愚各貴其貴勢無相奪理無相妨也吾始擬尺寸表見所如不合欲全吾真爾而諸公刺刺不休其於我貴之旨何也於是養虛張子以田子之言告王子王子曰子藝斯語所謂混俗玩世者不可不信不可信也東方生弄萬乘於股掌其眎一世奚啻蠅聚顧對客呶呶自解何哉子藝有志用世寧惡游揚豈以造物忌名欲全厥真不欲犯其所忌處毋近毋遠之間也乎夫遠名而名隨者真名也遠貴而貴至者真貴也子藝之所謂全其

真者雖不在此而亦不出此不然是以王子之言爲炙轂輟也夫

贈玉車張司理上績榮封序

玉車氏理鄴郡四載矣案無滯牘獄無枉繫隱隱疑織老吏莫辨一訛立白不惟鄴無冤民卽他郡罔弗質成蓋仁恕明決得之天性而精研經術賅泱文藝注流觀火未足喻也三年政成課冠羣吏天子嘉之封二尊人如其官錫以綸綽鄴父老士夫及廝養牧豎歌頌鼓舞交相慶忭屬吏湯陰魏令與余同里躬逢盛典則遣使渡河而南索言爲壽余嘗讀方塘釣叟集以爲君二尊人齊德偕隱如冀

師竹堂集卷十

十

缺梁鴻鹿門之儔無與於世焉者而余州守李仁卿氏與君俱蜀人數爲余言方塘翁家教嚴每手一帙誨玉車至慘礪陰鷲未嘗不投書於地而太夫人恒以儔母爲則以故玉車受教惟謹郡稱神明也夫翁誨玉車時固知其必貴然豈逆知筮仕理官而以平反一事授之哉仁恕之心天地之心也人誠能以是心爲心治已治人壽親壽國取之裕如翁之期玉車宏遠矣君家釋之徒以盜環犯蹕二三事迄今以爲美談君理郡四年所昭雪者更僕未陳由斯特名諫垣剔歷崇臚贊主上好生大德康濟元元榮名永譽寧有旣哉余又聞河北大禮君攝邑講求荒政殫力

區畫全活以鉅萬計翁夫婦聞之坐雙梅下舉觴謂親戚
交游吾不喜膺封典喜小子活人多也吁今父母教子富
貴利達而已位高多金之外遑恤其他乃君家夫婦父子
一以仁恕爲心無論寵命方新有加無已卽徵以報應固
知天道不爽也於是魏令聞余言歎曰始吾輩乞言藉手
拜司理公堂下宣屬邑吏民歡悅耳而王子本之於親乃
知國恩家慶交相成天理人事交相感也至於父母教子
不以富貴利達人子悅親不以位高金多又允爲名言不
獨聞張氏世德已也請大書而張之清漳之上爲鄴父老
告

師竹堂集卷十

二

劉如川榮封晉秩序

人恒曰天道遠夫其未定也微茫濶濶莫可究詰其既定
也錙銖毫髮炯然莫外蓋遠而弗近人將眎爲幻杳無復
欽畏之心近而弗遠人或萌夫希冀遂忽順受之正要遠
於近徵近於遠此閱世者則然耳吾人自脩惟盡其在我
者而已矣其遠其近奚庸恤哉乃茲於如川翁益信云翁
孝友純篤禔身清苦有古獨行風少爲諸生有雋才數不
合於主司竟以歲薦高等爲南漳令南漳愛之如慈母會
歲禮積穀不如額應降級而縣人號泣訴於監司至擁馬
足不得行乃以州倅仍攝縣事居久之陟判興化與守

滬甬三月毅然自投劫歸明農課子絕迹公府人以二子
慰翁笑曰士以第爲榮偶然耳兒子輩卽幸第烏足慰我
識者固已知翁庭訓不在富貴利達矣丁丑春予承乏分
校得一卷醇雅精暢閱其策述長吏聽訟株蔓之濫及閭
閻疾痛讀之酸鼻後更憤激有人所不敢言者予持之太
息曰劉黃下第千載爲恨此生自負如此豈可使不諱之
朝有遺直之歎耶乃亟錄之出關來謁灑然書生耳詢其
家世爲翁仲子抑亭君子雅聞翁名又歎是父是子不虛
哉無何有儲養之選予憇思之君謝曰館秩清華徒名高
耳士瑗不佞幼承嚴訓思得一邑自效奈何事虛譽乎予

師竹堂集卷十

三

躓其言不復強未幾出宰平湖一以南漳爲法平湖大治
三載績成所司上最狀上嘉之錫以璽書翁膺褒綸晉秩
而平湖鄉先生陸君慎菴嘗佐吾州有聲因至都下偕其
親大行廊菴馬君過予曰吾令君所錄士也茲以賞率顯
其親君與有榮焉其一言爲如川翁賀予曰請言令治狀
慎菴君曰吾令異績更僕未陳也其大者則田糧欺隱全
越莫吾邑甚侯甫來蒞卽慨然任之豪勢百計居間終不
聽又陰爲阻撓益不顧會清丈旨下侯遂沿坵履畝以金
自隨飯於壠上形瘁神殫三月而錮弊積蠹釐革殆盡重
輕多寡均平精密前居閒阻撓者亦爲歎服此平湖永利

也予曰如斯言劉君信良吏哉夫父之教子未有不以富貴利達望者翁獨不以第慰卽厥子之不回策對不慕館職所以慰翁者豈世俗區區顯揚已哉然此可徵天道焉翁之自興化歸也豈有吾姑奉身退留有餘貽其子亦自適其適而已乃未竟者子竟之如上農力田而獲有年貽穀食報取之目前是不可以觀天哉使厥子自平泖嚮往也始終崇庠不以富貴利達聞則所以竟翁者當不止此而予所徵榮於翁者亦不止此也劉君懋哉雖然自予禮闈得君也倏忽六載矣君一邑自效信如夙志而予役役歸乘會無毫毛補頭白可期汗青無日思館秩徒名高之

師竹堂集卷十

三

言則又悚然汗下矣

賀坡翁何丈寵錫崇階序

坡翁之膺封晉秩也郡長老先生僉致賀辭美哉郁郁乎華而不溢肆而且核光推畫錦輝映問巷矣乃舅氏七峯公寔秉術筭則又率其僚暨干夫長以下微言賢首山房某甥也誼弗敢諉且幼與震川君游坡翁時時督教有師道焉迺請曰是舉也奚弗借繼掖也舅氏曰吾屬武弁家聞厥上世持戈鏃冒鋒鏑委軀疆場良苦矣剖符事竣爰及苗裔未嘗不上感國恩下榮世賞侈諸遠邇謂爲奇選也何氏誦詩書握鉛槧亡攻略之勞匪開承之命而廻翔

館閣出入銓憲世持文柄代師藝林與吾世祿相終始卽河山之誓曷加焉小坡公分符大郡朱輪華轂行部縣邑惠流江漢望重鼎鉉矣乃挂冠解組賁于丘園怡情松桂結盟猿鶴震川君鳳翥鵬鸞雲蒸龍變詞垣獨步台席攸歸宸眷日隆殊恩用錫豈惟吾屬欣艷卽宜力効運茅土世臣亦嘖嘖羨矣夫吾以侈吾爵而棄鞵道左未若公家貴也吾以侈吾祿而珍賜禁庖未若公家渥也吾以侈吾胃而統綺庸胤未若公家賢也吾以侈吾誓而書香道脉未若公家永也吾不敢自侈而侈乎公凡我纓弁孰不同予侈乎夫侈同則榮同榮同斯賀之孚也弗戒矣奚借繼

師竹堂集卷十

西

掖哉予聞之斂衽起曰茲所謂際爾知際而已明興以來衍慶萃社宦業盛熾豈無遺過萬石君者侈何氏者當論其功而際非所先也夫文之隆汗世運士習咸攸關焉弘正之間振起衰弱翁復爾雅至於今日作者迭興超軼往哲非我先正大復公之力乎小坡公承而衍之以飾吏治斯百世之利也南土化行北山罔誚成功者退是造物之所與也震川君居謀議之地膺啟沃之責宣猷贊化陰錫寔字無得而稱統觀攸列是可與持戈鏃冒鋒鏑者論功耶夫濟美者際也承美者功也功愈溥則際愈隆是榮之至也天寔侈之人曷與焉於是舅氏顧其僚屬喜曰何氏

之榮吾以侈諸人王子乃侈之天雖然天視聽自我民視聽微人天曷微哉坡公之階極於公孤從茲始矣嗣是侈之者其必合諸天人

賀崇輔南嵐劉公晉陞三品服序

余束髮爲諸生數負笈試汝維崇建國斯土人人談王賢東平河間弗論也及會鄉先生長老則曰王樂善下士得於天稟然相匡弼者居多王雅重相言罔弗俞卽弗俞相以理爭弗俞弗已今郡邑一聞藩封有擗孳避者吾環汝千里內其庸庸者至白首不知有藩封其有知識亡弗願王千禩屏翰淮康也斯可以知相矣相爲誰關中南嵐劉

師竹堂集卷十

五

先生也先生蚤薦於鄉中禮闈乙榜教諭高平無何陞武鄉尹武鄉近塞下甫月會胡騎蹂躪縣境法應罷世宗念虜大舉非尹能支釋不問先生感激居二年極力撫循瘡痍蘇息明年詮司大計羣吏竟坐虜寇事教授南陽又七年始倅保定理紫荆關務而虜復侵浮圖峪先生多方戍守虜引去有寶鑑之賜乃陟崇左相蓋先生兩爲博士兩居塞垣勞苦矣左相秩清貴王大賢汝又樂土特以優先生先生愈感激故事恭王及今王夙夜匪懈名益顯績益著矣先生之爲左相四年也王奏加四品服久之又給父母與妻誥命隆慶二年王復奏保三品服未行今天子嗣

統初元先生爲左相十九年矣王念勞貫不置而汝陽強公晟者文章政事有聲爲奏左相十七年得加三品服王以爲言上命御史覈實特允王請嗚呼茲不爲儒生榮遇也哉董賈抱經濟之才猶出爲王相人至今惜之然二子相王未以績稱同時顯仕者何限乃千載誦說不於彼而於此斯何故哉先生有用世大志所知不合人咸惜之及相王獨以績稱也此豈悠悠工兔園之技終歲曳裾者乎固知爲人誦說矣夫章服至三品秩等卿貳矣仕籍重制科非敷歷久且賢弗輕畀也先生豈終於不合也哉予又聞之積善餘慶不於其身於其子孫先生豈嗣少嵐君舉

師竹堂集卷十

六

進士爲地官尙書郎籍甚諸曹駸駸嚮用崇階峻秩益以子貴今茲三品未足榮先生者尙交懋哉部檄南下而汝人官京師者議曰崇國以賢稱吾汝吾父老子弟飽食嬉嬉終歲不擾相之功大矣相獲榮典蓋國所以頌之於是大諫諍軒劉君以王子有筆札之役則使頌焉王子非能頌者以父老子弟誰不敢辭也

送北泉趙翁榮還崇國序

北泉趙翁者今中丞汝泉公從兄也汝泉守荊州爲海內良吏第一今撫全楚益優治郡時而蔡人稱汝泉必首北泉若曰汝泉命世才而成於北泉者居多稱北泉所以風

人父兄也翁家世歷下武宗時以材力選內侍嘗隨駕南
幸賜飛魚服時中貴人從者率肆焚虐虬曠虎噬郡縣甚
苦之翁獨婉諭同儕多所匡救肅皇帝承大統諸侍武宗
者往往覬近倖翁每退抑越八年出役崇禎遂占籍汝陽
雖歷事恭莊與今王三世矣乃愈益退抑四十一年陸典
寶正專司錢穀務爲節省王病痰火甚又憚醫毋敢以藥
餌言翁正德中嘗供事御藥房雅諳藥性則詭罵諸小豎
曰王奚病飲食調攝愈矣若等欲以藥苦王耶王聞之喜
乃密以藥雜他膳王食之甘居無何病良已王知嘉歎握
手慰勞甚至王子十五有令聞翁奉王命請封而奏牘稍

師竹堂集卷十

七

有齟齬禮官持不下翁力疾數往返條析明暢廷議遽之
竟得請然不以爲功府中事亡巨細一裁以義性喜讀書
有人倫譽汝泉幼負異質翁語人曰此子不特以文顯他
日樹立當匹休往哲迺延師館穀廣購典籍晝夜督課甚
厲汝泉亦感激嚴憚勤苦弗輟卒如翁語云汝泉公之官
荊州也尊公學葺翁嘗一往而性怡丘壑不樂宦邸輒返
北翁爲養備至故汝泉盡心民事不復以甘旨撻情而翁
之家信往來皆勉以循良無一語及私會今上御極翁謝
冊封入京師王念翁勞勩保陞承奉正用資輔理上嘉俞
焉翁年七十有五齒髮視聽步履飲啖如壯年人事竣還

汝同郡官京師者思有以榮翁行而司徒大夫少嵐劉君
隨尊人宦汝最久悉翁行誼謂王子有筆札之役索言贈
王子與翁同郡先世亦歷下故不辭而爲之叙嗚呼人咸
謂闕寺不可近而呂強張承業輩又表表不可掩此何說
也翁事君以義教弟以忠持已以禮毋論貂璫卽循循誦法
孔氏者能之哉惜乎止於藩國靡竟厥施假使象應皇側
禮備中門入直法宮出侍宸扆其所啟沃視外廷者不事
半而功倍耶雖然度利挈功不必已出汝泉行膺樞筥重
寄竒伐懋績烜赫埏宇雖天生碩弼翊我鴻運而琢玉織
錦良工獨苦烏可泯也若爾卽止藩國其所及者遠矣

師竹堂集卷十

六

送上林馬君之官江寧序

昔諸葛武侯對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
孫勤力自有餘饑臣沒之後不使廩有餘粟庫有餘財以
負陛下每讀其言未嘗不泫然垂涕也夫人臣有功於社
稷慶流後裔世世榮富此何足異然清介儉素之風微矣
郭汾陽窮奢極欲人無貶詞說者謂公祖王翦市田宅遺
意君臣之際不衰矣乎故太師端肅馬公勳伐行誼人人
知之無論已獨其清介儉素之操世庸未有知者予多病
寡交與一日有客謁者則端肅公會孫上林君也布袍羸
馬弗殊寒士子心欽之未信也居無何君陟江寧丞而中

翰芹泉劉君雅善君閒語予曰端肅公匪特中土士然中
土人士藉公以重於四方不啻嵩高大河也上林君官京
師往往齎產以充薪水嘗過其第自先世詰敕御札外僅
圖史滿榻耳毋論端肅公卽上林君父兩令鉅邑大父守
大州晉叅藩議累世仕宦亦應少裕上林君茲官白下攜
孥以行至不能辨道途費非世守端肅公清介儉素之訓
何以有此子職紀述又端肅公鄉人也可無一言俾後世
知端肅公者不專勛伐亦庶乎與武侯並美哉予矍然起
曰有是哉古人善遺子孫有以清白者有以安者然未必
如意也自上林君西洋公少叅公至端肅公四世矣清介

師竹堂集卷十

元

儉素有如一日昔人所謂彰美傳盛交相成者也夫清介
儉素則無所愛無所愛則無所求無所求則心爲實心惠
爲實惠實心實惠可以感鬼神貫金石而况子民乎江寧
豐鎬根本又赤縣重地丞佐令以理民秩崇外邑譽易上
逮誠持清介儉素之操終始弗渝雖天下裕如也獨江寧
也與哉是故念祖孝也盡職忠也忠孝人之大閑也上林
君懋哉君甫之官予願略其治邑事蓋自其重者言爾君
亡忘其所重則中土人士自今重於四方馬氏世世有籍
矣寧直端肅公

師竹堂集卷之十終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序

送劉石孔鄉丈之略陽序

石孔劉君雅善古詩文尤以賦自雄儻俊邁直凌往昔
 數應鄉舉不錄晚遊成均聲振六館今歲謁選訪予長安
 旅舍出所為北征賦秉燭讀之如敲擊金玉逸韻清遠又
 如絕巖幽壑之間仙人長嘯天風忽來林木作鸞鳳音也
 君問語予吾來非謀升斗者華髮儒冠謂何授一秩歸展
 墓償書負卽制野服為尙平遊鞏莫易矣予曰否否昔人

師竹堂集卷十一

一

膏育泉石類有所託非謂際全盛之時抱可為之具藉得
 為之階浩然長往者也君斯三者全矣毋亦以資應小官
 未據偉蘊世方以格品士安得有知我也者而晉之嗚呼
 士患無用世志耳委吏乘田抱關擊柝聖賢不鄙也曷論
 崇卑哉聖天子厲精理道綜核名實邑丞尉以下敏幹廉
 明者卽不次超擢海內翕然嚮風謂千載奇選以君之才
 奚弗知弗晉患若雅抱不欲作吏廢挂冠返服由已爾君
 以語嵩室李君曰誠如王子言又旬日除目下則得略陽
 簿劉君走告予僻遠奈何予曰否否略陽雖小邑捍蔽巴
 蜀控制商號其人務農力穡質直好義考之圖經玉女厨

谷諸山嘉陵犀牛諸江與夫佐卿化鶴之遺跡吳玠非金
 之故壘皆在境內簿佐令以理民職猶易稱民猶易親惠
 猶易被君誠盡心盡力靡怠靡阻勸課農桑之暇蒐訪名
 勝時出雄篇遍勒崖谷俾後之覽者慨然興峴山之思不
 愈於猿吟鷗狎自甘湮沒者耶君復以語滄浪李君亦以
 為然又數日三君與予飲王氏山亭二李君酌酒賀曰劉
 君感子言將捧檄之漢中矣蓋書前語以贈嵩室真陽人
 時滄浪調滄浪內鄉人尹赤縣聲績方茂石孔鄢陵人二
 尙書公諸孫三君才名中土三傑也故交厚如此

贈瑞穀吳先生司訓應天序

師竹堂集卷十一

二

余雅聞新都吳瑞穀氏以文雄藝圃王元美劉子威二先
 生盛推轂之謂文至瑞穀始無遺憾余私謂此標榜語耳
 畢從周為先太恭人乞墓表於瑞穀未通姓名也瑞穀謂
 此汝南賢母慨然附陸遜之義余服其辭感其誼愈嚮慕
 焉丁亥冬余以禫除補官司業瑞穀久因諸生始以貢赴
 公車持其集訪予敦學軒恂恂長者也與之談若不出口
 居數月見余所上革除附錄疏流涕拊膺謂不可不紀則
 累數百言無論其慷慨激烈千百世覽之歎歎不能已已
 而考覈精博卽白首東觀未之悉也瑞穀豈徒以文雄已
 哉余暇讀其集大抵西京以前語求解人亦不可得始信

二先生非溢詞而又私歎如此人主司不收卓識者謂宜
倣宏詞羅非常之士有味乎其言之也瑞穀居久之裘傲
金盡得應天博士蕭然將發又過余苑西草堂索言爲別
嗚呼古今賢喆窮餓無以自見不可勝紀然其名與天壤
同做一瓢千駟夫子有明訓矣博士師儒官厥係甚重應
天豐鎬重地夙稱材藪瑞穀又砥節厲行以身先之六館
諸曹駸駸從此升矣雖然余有深感焉今天下文勝極矣
談經術者往往以升座說法別立門戶誦之而好異之夫
力詆朱子豈但操戈入室將使人以格物窮理爲瑣務上
乘玄旨茫乎莫知攸始斯道巨蠹也瑞穀爲考亭鄉人今

師竹堂集卷十一

三

居首善之地以經術爲職請姑舍雕蟲末技而潛心精詣
俾學者由考亭以邇洙泗之玉脉卽不六館諸曹厥功偉
矣瑞穀勉哉毋寧使人謂瑞穀以秣陵佳麗殫思於山水
花鳥評其集者尙有遺憾也

贈張柳池先生署新城教事序

鄱陽史公之守汝南也苦心實惠可質鬼神而明倫厚俗
尤其惓惓首務云公愷悌藹然仁微弗燭民間瑣語細行
輒知之古有鈞距術公殆不然亦不知何以得此也凡孝
友節俠士必親造其廬或率諸生拜於學宮若柳池張君
則公特重焉者君汝南名士蚤登賢書事親最孝母徐有

疾醫藥靡效焚香籲天願以身代凡轉側吐唾皆躬扶抱
比絕哀毀仆地父環膝良久乃蘇泣血三年寒暑弗去衰
經事父務娛其意兄雲翔弟雲萃先後病垂殆則又百計
愈之教姪如己子合族童子歌詩習禮雍雍怡怡者近百
人舉行鄉約爲里人式史公擬薦於朝觀風者亦特徵嘉
獎會史公去乃其事竟寢今年試禮闈不利喟然歎曰仕
以行道奚論崇卑上書願就教職得請署新城教事瀕行
問言王子王子曰今仕籍所謂卑且散非教秩耶乃君子
謂其功與宰相等此豈在於鳴鼓升堂覈勤惰課文字已
乎歲貢者懷日暮途遠之嗟其由科目者則藉此遷陟直

師竹堂集卷十一

四

傳舍耳卽鳴鼓升堂覈勤惰課文字亦弗多見矧明倫厚
俗如古先生之教哉若爾委吏乘田弗若曷論宰相乎孔
子曰政者正也一命以上罔弗自身爲人師而外身辟植
標側而端求景仁是理矣君斟酌鄭氏家規敦行弗怠又
有孝經註釋管見史公擬刻未及以教多士多士其有興
乎新城畿輔鉅邑多奇節慷慨士部使者冠蓋相望譽易
上逮吾見柳池君之駸駸應仕從茲始矣予多病索居史
公過聽誤厠檄未嘗聚講天中書院故知君獨深於其行
書此贈之且告新城多士嗚呼多士其毋以言語文字師
君也哉

送古村杜太翁還遼陽序

往予已未都在都下與遼士之試春官者談邊事皆以雲山杜公有文武才並道尊君古村翁事甚悉翁生長遼海山川險要胡虜情偽甚諳且悉每接談畫懦夫小兒勃勃有繫頸答背之氣翁願跳阨塞輒太息曰大丈夫當折衝萬里爲聖天子紓東北憂何至如兒女子老牖下耶舞陽侯生中國願得十萬人橫行匈奴中或者咎其易不知管氏作內政得士三萬人無敵於天下矧遼陽全鎮當匈奴一支又土著勁士乎翁嘗應例爲戶侯隱然負封狼居胥志時重守邊不敢向虜發一矢撫鎮代更奇如傳舍一切苟

師竹堂集卷十一

五

且莫爲遠慮翁知不可爲遂閉戶爲讀老氏書絕口不言兵事雲山公已薦畿甸聲稱藉甚矣予聞其言恨未識翁卽稠人中訪雲山公亦不可得居嘗悵悵辛酉歲雲山公節推汝寧予復北上道過淮康歲暮天寒顧予僧舍恍慨激烈逾前所聞詢翁動履公謂予曰始予有汝南之命也以親且八旬不可有萬里之行家君以大義責子流汗莫敢仰視且曰小子第之官廉以律已恕以臨民勤以蒞事吾明年當策騎蔡地觀雪夜縱擒之績矣子聞公言固喜識公而又知翁之必來並得拜翁釋前悵悵也今年人日公馳書報予曰老父昨歲來仲春將又去時年八十一矣

據鞍矍鑠不殊少壯知子敬承前訓喜動顏色縫掖之士邀登天中閣咸以爲耆英之老不過也君何以贈之子聞而歎曰翁真仁人哉公真孝子哉今天父母之於子也教而有成鮮不以富貴利達望之翁則憊倦以廉恕勤敏爲戒而不及其他人子之於賢父母也方其受教之時固惕然內懼一旦之官遇快心適意之事自非純孝不忘鮮不易其所守公固始終如翁訓翁之來也豈世俗兒女之愛公之迎養也豈區區定省甘旨已哉公理郡刑人人自以爲無冤徐杜必生古有是語公其杜矣由汝南之無冤而壽公由公之服訓而壽翁公位愈高則公惠愈溥公惠愈溥則翁訓愈行翁訓愈行則翁壽愈遠清淨無爲如老氏據鞍矍鑠如壯夫願不淺之乎壽翁哉嗚呼使天下之爲吏者皆若翁訓也內治旣脩四夷自服卽翁素所指畫隱然自負者亦無所用寧直清遼海之波鋒刃不交異域皆壽域矣於是存軒胡君謂諸君曰翁之來也榮在汝南翁之還也榮在遼海王子顧略焉何也雖然必如王子之言始可以贈翁亦可以壽天下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師竹堂集卷十一

六

送友鶴冉年丈歸養序

辛未中州士之錄於禮闈也蓋二十六人云出則聯騎行則握手談藝評古時或飲食相聚驩然樂矣予念老母居

嘗悒悒諸君恠之以他辭對察再君意有同予者亦未顯然詢之也嘗早朝進左掖君密語予曰家大人踰七袞僕鮮兄弟迫命計偕不奉甘旨者半載餘矣獨奈何遺老親於堂顧嗜進取哉因出袖疏曰歸決矣歸決矣予歎且贊之疏聞上嘉其孝允焉諸同年聞之罔不歎且美其將行也同鄉例有言僉屬予予病初起頭岑岑然不敢摘管而親君去離思黯黯情誼俱弗忍默也則謂諸君曰再君此行有關世教不淺哉窶子賤隸村傭野豎奚有師友之資誦說之啟哉而娛悅其親靡所不至矧士束髮讀書天經地義開卷第一義耶夫侈五鼎者寡養志之誠家仕宦者

師竹堂集卷十一

七

罕倚閭之戀發寒素者諱負米之感慕蹙競者文捧檄之說嗟乎年衰愛篤途沮思結卽日列入珍秘益繼眷耳乃自解曰忠孝難兼豈陳情者爲迂絕裾者爲通與冉君初舉進士聲稱藉甚鉅卿先生咸以公輔期之問多慰留竟毅然莫之奪也此其孝思之純豈復有所易耶聖祖以孝教天下洪武二年幸後苑見巢鵲翼卵歎曰誰無父母令羣臣親老得歸養繼又著之典章烏鳥私悰人人各愜惡有忠孝罕兼之令耶夫缺養於親而據忠於主無是理也再君以孝聞矣他日立朝績業炳赫奚俟問哉而聞君之風矍然興感遠追令伯李公之芳近並茂烈陳君之懿予

是知君之茲行有關世教不淺也君大父強恕公宰邑以循良著事親至孝尊公村南先生起家進士歷御史叅藩議所至有聲尤以孝聞然則君之是請也殆有所受之乎昔萬石君徒以醇謹稱於時至今讀其傳者尙忻慕之况君忠孝傳家者哉予有弱弟例不得請以是贈君聊識子之耿耿且以告世之爲人子者

送周進士請告歸楚序

豫楚接壤而麻城信陽僅數百里而近予諗聞故光祿卿周先生爲一時名臣恨未識也今春分校禮闈放榜之夕見周君應嵩者麻城人以春秋舉未敢必爲先生子及閱

師竹堂集卷十一

八

世系信然蓋益篤嚮往思矣出關君過予苑西草堂年甚少清癯儉素不殊寒士固已奇之而察其中若悒悒不以一第爲榮者居頃之儲養命下君雅好古文詞館閣諸公亡弗推轂君君顧潛然流涕爲予言二尊人尙未襄事所以赴公車者冀副顯揚念茲幸見錄乃以一官滯情事未伸兩間雖大奚以自容歸決矣予執君手太息曰嗟乎父母之恩埒之罔極何以圖報生致養歿致葬久致祭如斯而已矣親之故也不幸而罹訟獄荒疫水火兵戈之變尙可諉也無故而停柩數年或十數年嫁娶生產歡宴一切如常而遺骸暴露不得掩三尺之土歲時祭掃曾不如皂

隸乞丐灑麥飯於丘壠固不獨惑風水一節而已少有人
心者睨而視之不知其類有泚乎不也君少年高第時所
艷羨卽弗儲養列秩中外孰非顯融君獨愴惻亟歸若不
以三公祿易一抔土者孝哉周君他日之忠無俟卜矣予
家君每見久不葬親者貧則爲之資助爲之經營無主者
徑爲瘞之有力者則曲爲勸警或舉冥報以怵之故信陽
旅視多歸窳窳其不信不從者爲之痛憤耳周君是行安
知里中不爲感動哉光祿公平生大節當有名筆紀述不
敢率爾獨於周君是行悽悽焉先生有知當不以子之一
第榮而以子之一歸喜矣

師竹堂集卷十一

九

送玉峯程先生榮還新安序

新安程氏自梁忠壯公以來世以忠孝節誼聞於時而族
之蕃衍寔甲字內雖其地無兵燹之變亦其恩禮浹洽聯
屬有法故其子弟習聞孝弟忠信之教相親相愛愈久而
愈盛也玉峰翁少警敏有才恥爲章句里人多販鹽翁試
爲之輒有次第然好赴人之急不規規握算較錙銖獲利
獨倍他賈他賈喜豪侈日痛飲縱博擁美姬飾變童歌舞
自娛翁獨惻惻如寒生與昆季子弟講孝弟忠信之道惕
然恐墜其家聲翁其隱於賈者歟余同年友春臺張君翁
縮甥也今年秋翁揚船漕渠至京邸會以例投太監吏目

將返棹淮濱抵其故里葺廬易畝以貽厥后與族中長老
優游結社輒車繫舟爲投老計其鄉人寓京師暨與春臺
游者咸謂翁野服而來冠裳而去至榮矣不可無贈則以
屬余翁嘗理嵯事寓義陽最久余頗悉其賢茲於翁行獨
有感也夫士大夫之汲汲於仕也不猶翁之汲汲於嵯乎
仕期厚祿不猶嵯期厚利乎士以仕爲家不猶嵯以舟爲
家乎然翁獲利意不在賈非如史遷貨殖之所紀也又悖
然返其故里驚濤逆浪惟恐復觸而仕也汨沒宦海竟忘
首丘然則翁之歸也獨以一冠帶榮也乎哉余甫通仕籍
乃爲此言非敢有所矯激而觀翁去竊歎焉高焉因以自

師竹堂集卷十一

十

警不遂汨沒則翁之惠我大矣是行也冠服且不足榮翁
矧余言乎若夫宗系之蕃聯屬之法則譜牒具有故略而
不書

送太湖鄒山人還吳門序

予束髮時卽聞海內有鄒山人既得其詩讀之雖未識面
以意度之山人必脩髯偉姿如閒鷗野鶴迥然自適不可
狎玩者丙辰冬始識山人於濂渠公坐間信如意度詩可
以知人未有並其貌得之者豈予與山人有神契者歟山
人幼有用世大志然以性高潔不能隨俗俛仰又恥以經
義章句求合有司遂寓意煙霞放情林麓寔字名勝足跡

殆將逼焉故知山人者謂人物似晉詩文似唐不知非山人樂居也中古以來士大夫以仕爲家揮霍簡貴一籌莫展小小黜謫至於涕泣自甘腐鼠竟忘首丘廉恥節義視爲何物嗟乎嗟乎解組挂冠豈誠忘世振衣濯足未必沽名桐江一絲粟里五斗有何助業史乃大書毋亦以激頑起懦有補風化者乎山人之心要難與俗夫論矣山人家太湖往以烏夷之亂攜家東魯今歲將還姑蘇道過申土而予適抱病因書此送之予方奔走求名而以此贈山人亦以山人之知我也或他日過震澤之墟花竹蔭鬱調鶴鼓琴望之若神仙者必山人也其毋移文逐我哉

師竹堂集卷十一

十一

送閔山人南還序

予多病好奇嘗南游吳會北抵燕趙訪古所謂玄踪仙蹟技流劍客之類未遇也癸亥寓金陵僧舍邂逅新安汪吳鄭畢四君負氣任俠汪吳尤善畫品雅稱精鑒每縱飲長干之里必詣諸畫家盡出所藏第甲乙辨真贋主人斂手歎服不敢出一語雖踵前人神妙能雜之說而意則遠矣予因是日與之遊頗竊一二今年秋蓬山閔君自淮遠來寓慈氏寺月餘未知也偶於友人處觀其山水人物不知金陵四君賞鑒如何而寓意簡澹出筆墨蹊徑之外往寫真者雖酷肖細視轉覺索然山人所貌者不必問其爲

誰咸神氣勃勃可挹笑語且善詩詩多感慨每夜月訪之長廊闐寂佛燈熒熒然梵音琅琅然敲門共榻焚香啜茶上下古今滿座傾聽殆不止畫家者流而已古善畫者凝神息慮若不能把筆者豁遇真境天機自運不然則摠幽寄憤有所託而洩之其人固世所謂磊落奇偉士也後世重之豈區區繚素已哉而惜者猶有畫掩之歎悲夫悲夫良工獨苦誰則諒耶山人庶幾磊落奇偉士也毋徇俗之好毋輕用其長真境躍如流動罔測惟弗工是謂至工惟弗好是謂至好安知斯世無子雲耶山人南還郡縉紳先生多贈以言集爲一卷予病初起忡忡靡寧必欲叙諸首

師竹堂集卷十一

三

贈盛泰甫序

昔漢購季將軍亟魯朱家不惟脫其難又能尊顯之張儉亡命所在破家迎之而孔北海尤烈嗚呼緩急人所時有也容容後福雖累千百鳥所用之此俠士所以罵弗通也盛泰甫客都久門庭清閔花竹鬱茂茶果酒具事事精雅公卿亡弗折節四方能詩者咸與結社泰甫傭書自給未嘗因緣爲姦利也丁亥秋予禪除北上相見甚驩又年餘而逐客之令下泰甫蒼皇預遯夜窺晝伏僅以身免而緝

捕嚴急閭里震恐是時予在都門不知事所由起而人多為君寃者今年春予以妻喪病甚請告歸無何而秦甫至不勝范叔之歎痛定訊之始知逐客有由而君又波及者也夫小而村落大而郡邑絃歌繁盛必樂土也人物蕭條必陋區也矧輦轂都會薄海內外是萃是觀者乎君吳人也聞之長老當弘正嘉靖初吳郡日有燕樂優伶輪值取給星宵公私俱裕不相病也近則引嫌避咎不啻束濕而財愈緇民愈困矣節省有源不慎濫觴而爭潰決可以喻其餘也已予通籍每朝散或休沐輒有宴集旗亭茶肆絲管相聞賸馥殘膏沾及貧窶因歎太平全盛主上曲體臣

師竹堂集卷十一

三

下其周若此而挾筴躡躅各以所長賦三都而擬二雅者濟濟也茲宴會有禁俳優有禁百貨有禁詩文雖不禁而陰亦忌之煌煌京洛奈何使人視如畏途哉或曰如子言客不當逐歟吁是何言也惡草弗除嘉禾弗茂驚獸弗驅樵採弗往逐其可逐者耳槩逐非也今一命以上逮於三事可逐者豈盡無之而未聞其逐也間有逐者而人亦未愜客何能為而必欲逐之哉秦甫嘗受知故司空曾公當司空盛時秦甫無所請託司空籍沒家居賓客亡敢候者秦甫不遠數千里赴之善乎王百穀以書抵予云秦甫俠客非說客也秦甫將避難嶺南予既薄為治裝復作此贈

之兩間至大翼有魯朱家孔北海之徒也者君足未別君舌尚在其毋作淪落可憐態哉雖然龍可馴鴻可弋以欲故也閒雲野鶴何所不宜奚必鄭莊之館平津之閣足以自娛乎哉君行矣釋予之言當必永遂塵渣八極斯隘者矣

贈王蘆岡先生篤行序

或謂王子人有為親割股也者孝乎曰孝哉曷言乎孝禮也者親之遺也不聞之曾子乎其語門人也以全歸為幸矣乃又曰戰陣無勇非孝也斯文何也君親一道也而天人別焉君急捐軀赴之親急以不敢毀傷解斯又何也然

師竹堂集卷十一

古

則親病不割股皆不孝歟王子曰否否聖人教人為可繼而已矣故孺子泣而聖人以為不可繼非以孺泣為不孝盡人而孺泣即聖人亦不能也是故親有疾如曲禮所載可也不必割股也割股也者孝之變也夫針刺蠶蠶壯士變色持利刃而自殘斯豈易易也哉彼誠痛親之不起懼醫之技窮覬萬一可生不知其然而然也豈暇論孝不孝哉然割股之子親多愈而其體多易平精誠感格不可誣也然不可以為訓聖人於親豈憚一支顧未聞有割股者蓋聖人能為而不為又不必為所以為可繼也中道也非以割股為不孝也夫苟以割股為不孝則視親之呻吟委

頓付之無可柰何漫以待盡者爲孝矣故曰孝之變也斯可哀而不可非也吾申有盧岡玉君者諸生夢桃父也幼業春秋至許子不嘗藥輒廢書而歎屬父病百計不瘳遂割股啖父果愈嫡母病焚香露禱以身代母亦愈嫡母一女壻貫嫁之而喪夫無所歸復迎而養之終身里人有爭君爲居問亡弗聽者而又喜施予赴人之急里人敬之若吾宗彥方也嗚呼茲不亦孝友篤行君子哉予往聞割股而無他善可紀者豈惟無紀人亦弗齒是孝而盜者也斯君子之所惡司敗之所禁也君誠心爲親恥於自衛予與君同里寂不聞君豈沽名者哉矧君可紀又不止一事

師竹堂集卷十一

五

哉是故論割股有道其人有他善則誠爲親者也今年秋予姪繼志來都話里中孝友節俠事首及此因出順齋王子所紀君善行予爲之斂衽而興濡毫而識也嗟乎古有斯人且願爲執鞭乃同里而失之豈所謂鄉人好之予非其類也乎雖然君子夢桃爲郡名士行以科第大君門續君家三槐故事則予雖不知天寔知之矣

李氏一門三節序

終唐之世勛名福德相埒者惟汾陽西平耳汾陽子晞不戢土匪假公忠論幾墜家聲而西平諸子多賢若淮蔡功尤著子孫蕃衍至今未艾可謂盛矣吾申李生天叙持家

乘示予云出西平王後予覽之世系所載甚詳入國朝占籍信陽有諱榮者領鄉書仕濟川衛參軍今南郭鄉進士坊是也凡幾傳而爲秀秀妻齊氏弟相妾胡氏相子軻生員妻周氏夫皆先卒三氏矢志弗奪歲寒相守辛苦畊織日以饒裕又夙夜課子讀書故天叙秀穎能文有出藍之譽歲戊寅督學使者西川李公校士至申祇奉璽書蒐羅節孝幽逸表揚風勵而父老以李氏三婦言李公異之檄有司旌其門曰三節郡薦紳先生僉謀賀焉予友岐陽周子與李有聯命王子爲文夫太史公志貨殖蓋自傷也及叙巴寡婦清名至今不泯李氏稱未亡人家寢微能以耕

師竹堂集卷十一

六

織起稱雄郡中又秉節立孤可不謂賢耶清徒以賞故秦皇帝以爲貞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名顯天下其事甚奇而節弗槩見未足榮也李雖止旌督學使者哉然以節不以賞視旌人主榮不多乎哉曰西平王餘烈遠而未熄故厥後多賢如此王子曰否否古以氏族相高若甲乙丙丁得入者爲四姓而隴西李趙郡李在唐最重大抵地勢相傾互相排詆各自著書盈編連簡見沈存中所著筆談大畧可考也夫芝草無根醴泉無源人顧自致何如耳狄武襄不認梁公何損其績彼拜汾陽墓者千載以爲無恥也李氏顧名思義能以節孝世世勉西平不西平不必論

也

師竹堂集卷十一

七

師竹堂集卷十一終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序

壽元輔中玄高公六十序代

嘗讀易至泰之九二蓋深歎爲臣不易云夫翊財成輔相
之后際小往大來之運若無所事事矣而中行之尙聖人
惓惓焉豈非以其責任隆重必動協於中而後可以成開
泰保泰之功所望於後之君子不淺歟夫毛瑣匪包荒之
體而貴於弗疎首鼠匪馮河之義而貴於弗復狃近匪不
遺之旨而貴於弗馳比昵匪朋亡之訓而貴於弗避宅心

師竹堂集卷十二

一

處事惟中是執而一毫之私弗與是純臣之道也故聖人
贊之曰光大嗚呼論相業者孰有辨於此哉以予耳目所
親記今少師中玄高公有焉毓秀嵩洛夙負神解蚤入詞
垣歷踐華要茂躋輔閣始終事肅皇帝者二十六年造膝
啟沃日侍青密丙寅乙丑以來海內寧謐公力居多今上
御統公以甘盤舊學眷注日隆首筦機務兼秉銓選懷疏
再上溫綸鄭重上下交而志同蓋千載一時矣自公掌銓
拔茅彙征不仁者遠內君子而外小人一命以上孰非爲
民造福者而北虜歎塞發言盈庭公也獨斷靡搖靡眩迄
今延袤萬里烽燧無警所謂內陰外陽外健內順生靈全

活不知幾億且慮周外寧內治愈悉仰思待旦罔非久安
長治至計此其開泰之力保泰之猷視二之中行光大未
占有孚矣蓋天保定我皇斂五福總百祿中興之運卜世
無極故生公爲佐命元臣忠勤翊戴以弼成配天之業夫
豈偶然已哉維季冬某日寔公嶽降之辰距始生至今雖
甲子一周而神彩益暢公卿以下更起上壽濟濟讓美遠
人之集闕下者亦欣欣相告所以祝巍巍而頌介祉者洋
洋乎播之歌詩布之遐邇矣子則以天欲壽吾民故生公
以成開泰之治天欲永壽吾民故先俾公以上壽以終保
泰之功考之虞夏殷周之際其君皆多歷年所以主泰於

師竹堂集卷十二

二

上若皐夔稷契伊傅周召之臣咸老成壽考以翊泰於下
如天以和氣下降而地卽以和氣應之乾坤之交二五之
孚其機同其理一也公以中行之德事行願之主宇宙太
和繼成周而再見矣抑且揚德禮之休著吐握之節惟恐
匹夫匹婦弗躋壽域朝乾夕惕公心良亦苦矣侈奇逢頌
偉績援久視之說以獻豈公心耶雖然公旣以身壽天下
而欲止天下之壽其身胡可得也夫有而不居者大臣之
盛德也善而可繼者大臣之盛心也予故略詩書之所稱
舉泰交以爲祝冀後之君子尙焉其公心哉其公心哉

大司空貞菴曹老先生八十壽序

予嘗讀孟子達尊之說以爲時重爵位爲是信此抑彼耳及觀虞夏商周尙齒養老以燕以饗以食至誦南面之勢不敢抗禮然後知聖人用意懇篤王道易易不虛也夫禋身脩行式於閭閻人主猶崇敬不敢有所加矧年位胥高名德並茂清忠粹節終始無議國家以爲典型人倫以爲著蔡者哉貞菴曹公起家進士歷事兩朝出撫巨鎮入贊機化凡厥建樹咸關宗社而沉毅凝定中外屹然推爲一代名臣會留都大司空缺上以邦土重寄根本要地陟公以往居無何控疏乞骸溫旨慰留而請之愈力上重違公意特允致仕所以恩寵者甚渥當是時士競躁進甘以身

師竹堂集卷十二

三

狗簪紱是榮丘壑見鄙公之一去可謂君臣兩全進退以禮望隆萬夫重逾九鼎者矣公旣歸明農權園以孝弟力田教其鄉鄉人化之公自忘其貴人亦不知公貴也七月十有二日爲嶽降之辰春秋八十康強悅澤壯夫弗若守臣方請于上恩禮存問而郡大夫總掖父老子弟咸捧觴堂下乃高生崇謙兄弟以公姻連且累世通家冒暑來申乞不腆之辭爲公壽予不佞以鄉里後進獲操几杖戊辰集公車公時以左司馬協理禁兵見枉旅邸因歎折節下士寥廓久矣而古貌古心全德全祉未盡知也公立朝則朝端重居鄉則鄉邦重如祥麟瑞鳳之應期和風甘雨之

拂物達尊大老輿論攸歸不直孚於月旦爲吾郡故事已也往昔耆碩脩齡極品更僕未陳伊呂周召姑置勿論漢之韋匡唐之魏陸宋之司馬文范爛焉可考豈造物者特鍾私厚以鳴一時之盛乎猶未也衛武公朝夕警戒百歲罔替非公所誦說愛慕者乎予不佞尙俟他日歌抑詩爲公祝焉

少保大司馬張公壽序

慶曆名臣蓋有心齋張公云公歷事三朝所建豎最茂而最爲人所稱頌者安攘偉略也諸邊惟遼爲難處公在遼獨入士卒愛如父母夷虜畏如神明羣笑稟爲著蔡遠徼

師竹堂集卷十二

四

特爲金湯移督薊門三鎮益重逾由大司農改樞府內無荏苒之虞外絕烽燧之警天下享寧謐之福主上倚畀日切眷注日隆爰晉宮保特賜褒綸公感激知遇慨然盡瘁不惟戎機凡軍國大事咸資謀斷當是時太夫人居公思之不釋屢乞歸養溫留愈篤而公請之益力上重違公意給傳省覲未幾而太夫人仙逝人以爲純忠至孝全節完名未有如公者也公旣禫除明農結社足跡不及公府部使者與臺省交章特薦壯猷元老不宜在丘壑間仲冬廿日爲岳降之辰春秋六十有四康強不殊壯夫厥孫金吾君從緹騎帥日侍上左右欲歸而捧觴堂下也則過予

乞言以爲祝予惟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君所以焦勞於上人臣所以奔走於下務全此德而已戕民之生惟賦役戰伐爲甚公在司農則祛箕斂之謀公在本兵則頓止戈之戒是所全活者匪直吾寓中異域窮陬免鋒鏑之苦有陰受賜而不知者天鑒之矣六十四爲易卦一周由此引伸觸類寧有紀極乎哉主上方壽考作人尊禮者舊予備員侍從每見老成宿德布滿闕庭竊歎成周之盛千載再見也矧公受上心膺股肱之託精力矯健中外喁喁冀公復起欲爲洛社之適豈可得哉公家留侯辟穀之行託意甚遠公之所遭留侯不能有也願爲周召而不爲期羨寧直

師竹堂集卷十二

五

公之素心亦海內之心也易之諸卦惟謙最吉德盛禮恭光明下濟敬以是爲公祝若夫諸子諸孫述德繩武亦惟法公忠孝之心退讓之美張氏餘慶所以爲積善勸者不既多乎於是金吾君再拜謝曰家大父惡諛而喜規持此爲壽必歡飲累日不佞父子其敢忘大惠

大方伯龍池王公六十壽序

王子請告歸居龍華寺寺去城七十里山高十數里林木鬱茂泉甚甘徑流厨釜溢散之畦田大旱不涸昔人多避兵於此蓋靈境也王子既倦游得此地清齋禮佛誓不作人間綺語乃大宗伯龍江沈先生以書來謂擬作明補

王先生壽文而苦脾病子其一言夫沈先生領袖詞垣予所嚴事其掌邦禮持正弗撓親藩權貴尤憚之棄宮保如遺跡此豈輕爲人索文者王先生弱冠舉進士格於宗例不得立交戰內而由州守至方岳所在樹績不少貶以徇人往予奉使江南訪弇州王先生小祇園論近代作者於子鱗伯玉外獨推明輔先生予嚮往久矣客冬夢遊五臺與老僧坐巨石話大小乘歷歷弗忘曉得王先生桂子園集內紀五臺事不但摸寫入神而不二微旨略洩於敘述感慨者又與夢合予幾欲一瓢一衲訪先生同禮文殊况沈先生一代宗工不自謙而遠屬多病不文之王子又爲

師竹堂集卷十二

六

王先生也豈所謂夙緣乎般若四相惟壽難解說者謂八萬四千終爲有盡不知生死大事佛爲此出普度衆生豈以此爲鴻毛不生不滅未可以文字闡口舌諍也臆測大意蓋祛貪耳諸欲難割莫過於年此而弗貪何者弗舍人相我相衆生相皆原於此學人不悟爾王先生通籍四十年牧民則爲循吏治兵則爲良將斷獄則爲神明臨財則爲廉介語該決則藝圃稱雄談名理則禪林推善稟受之全造詣之至凝持之力覺悟之蚤蓋所謂異人也方今六十黑髮朱顏躡捷若少孰不以爲脩齡久眎之徵先生乃一切離之盡空所有其自序曰平生好性命之學對人言

洞見底裏與印空天隱方外交焚香危坐以是終其身味斯言也不貪不著庶幾不可思議之境者也先生之子聞所君尹商丘脩先生鄧州之政譽冠一時先生長憲中州雪冤鋤貪父老迄今能道之是先生父子胥大造我兩河也沈先生茲舉合郡士大夫不戒以孚正先生丘壑時可以觀人心矣王子搆詞不作祝頌語因感五臺夢要之般若壽相匪先生弗能解沈先生雖不談佛而妙契佛理且因以質焉

壽見山田翁七十序

聞有大儒曰見山田先生者今宗伯學士鍾台公父春秋

師竹堂集卷十二

七

七十孟冬二十六日其誕辰也宗伯門下士若大理少卿吳君通政參議田君刑部主事陳君謀所以壽先生以王子從宗伯詞林後又嘗佐宗伯成均爲通家子悉先生潛德儼然過而索辭王子斂容起謂諸君先生之壽所謂不朽之圖匪區區脩齡擬也蓋先生幼有異質弱冠爲諸生試輒高等文未出已爲遠近傳誦乃厭苦時義潛心經術自漢儒註疏迄濂洛關閩諸說各有折衷嘉靖癸亥貢赴公車兩廷試俱第二當博士郡邑念親老棄去而專以詩教宗伯莊皇帝二年宗伯試南宮第一簡儲中秘先生就養授訓京衛武學未幾念親老又謝去先生志戀庭幃雅

慕丘壑屏居山中部使者暨藩臬守令數訪不得一見有式廬歎息去者敦倫重誼二弟同髮白首無間言四十喪偶獨處一齋幾十年宗伯託所善者婉諭久之始畜一侍者恒懷愴憶宗伯母不釋也先生以嚴毅見憚里人有不善惟恐先生知而和易坦率又爭睡之每出布袍草屨以一童子隨輒有數十小兒擁前後日日競伺先生出以爲常人謂康節居洛後此風寥廓不圖復見又謂有童冠詠歸之氣象云嗚呼余讀往史見儒林隱逸獨行視功業赫奕者尤重豈非一時之績百世之風不可同日語乎先生邃經術多著述可傳儒林樂幽潛遠勢利可傳隱逸而孤

師竹堂集卷十二

八

介自持苦節絕俗又可傳獨行三者有一已足不朽而先生寔兼之蓋靜而與兩間同安動而與四時並運者也將何以壽先生哉然此以理論耳養生之說黃帝廣成老子備矣而不出無欲之一語先生外不近乎名利內不汨乎聲色錐光葆和守貞抱一寡而又寡玄之又玄長生久駐尙落第二義而乃以文字壽先生豈但皮相已哉雖然先生負經世之畧不自試而貽之子宗伯奉先生庭訓事上講幄仰贊邦禮旦夕爰立密勿訓爨是社稷之功寰寓之之福也與先生身見之行奚殊視儒林託之空言隱獨甘乎枯寂何如也夫不朽之謂壽無欲之謂壽功德及人之

謂壽先生何居矣先生大儒也必有默契而不輕以語人者尙當負笈操几杖謁先生請焉

陸先生七十壽序

浙以文雄海內而俗尙靡麗敦本者有遐思焉章文懿公古道自持終始弗渝雲間何元朗謂蘭谿風土淳樸寧靜澹泊者甚多予嚮往數矣隆慶辛未幸出澱陽趙先生門先生蘭谿人謂予里有陸先生文行庶幾文懿惜不遇耳乃丁丑分懷禮闈所首錄者今宮諭可教先生子也以是益悉先生之爲人壬午冬予奉使豫章便謁趙先生靈洞山房陸先生操漁艇訪予具茗果先祠祠祀公嘗諫

師竹堂集卷十二

九

毅皇帝南巡斃杖下者爲低徊久而不能去陸先生村居終歲不入城市入則斲止祠中城內無居也是時風雪凌厲二先生送予嚴灘所最者俱非晉取穠艷語卽而承文懿豈逾是哉予因歎陸先生雖不遇而宮諭君嘗譽詞垣不啻文懿貽穀昭然宮諭每一文出人爭傳誦願恂恂若不能言嘗有以下人者又歎是父是子俱可爲敦本者風也已丑冬予病請告歸宮諭君依依小齋黯然見於顏色間再拜曰可教不佞老父督誨至今日明年爲七十壽辰可教圖歸省親老父於世味淡無所好卽膺封典終不以繫帶易薛蘿願先生一言或者少當因以藉手稱觴乎予

謂宮諭先生之壽維三不佞言而章也蓋先生幼負奇蘊咸以爲無雙而先達唐文襄公學使孔文谷公俱有國士之賞迺十九首薦而不領鄉書誦亦甚矣誦其遇必信其齡是乘除之定理也人多欲則多營多營則形神憊而不知先生斂華鏗光湛乎昏默是廣成之微旨也造物所忌者名所變者盈先生損之又損宮諭雖貴弗矜弗爭是虛受之巨器也脩此三者故全也予何以壽先生哉予聞先生博極羣書饒於撰述名山之藏行之必遠此不朽大業也矧宮諭嚮用方茂論思翊贊疇非先生之功其爲壽也宏且遠矣雖然天地所以悠久者始終如一耳血氣之軀

師竹堂集卷十二

十

攻之者衆志以遇遷情隨境易有初鮮終古今同患也願先生期頤不忘儆誠願宮諭富貴不忘貧賤忠孝廉退靡搖靡眩予所以壽先生如斯而已矣予與先生有通家誼先生古道自持仰止文懿故於規獨詳焉是不唯先生與宮諭所樂聞趙先生聞之當以王生一念耿耿不忘風雪舟中語也

李杏山先生七十壽序

夫士無可爲之具可用之階而能量力安分不求晉者視躁妄貪昧亦已賢矣有具與階而不求晉者必有所忌與託焉者也有具與階而又無所忌與託而不求晉斯其人

世可多見哉若吾鄉杏山李先生是已先生幼負異質籍甚藝圃庚子薦於鄉同弗以掄魁期顧數試南宮不利先生太息曰周官選舉之法廢漢氏徵辟猶有古意今直以文而已矣而防檢日密提槩入闈不啻伺謀誥盜上之待士與士之自待胥賤甚矣吾不能緇已意博一第吾遊且倦歸矣蓋自是絕迹公車明農教子以著述自娛歲癸丑長公成進士官詞垣是爲少莊先生次公岵峪亦領甲子賢書長老嘖嘖曰李先生抱道蘊才不輕售茲大售二子也可徵天哉今上九年孟秋十一日爲先生七十壽辰長公前陟貴州督學憲使重去先生側亦不復出次公尹赤

師竹堂集卷十二

七

縣著績擢比部郎間過予苑西草堂道未繇歸壽先生色動者久之已又拜曰願子一言馳寄伯氏庶藉手稱觴哉予家信陽與順陽同郡雖未侍先生杖履恒切仰止又獲從長公詞林後君卽弗言亦欲闡先生潛德告里中子弟矧君儼然臨之乎予聞造物所最靳者年其所厚畀匪德則有所乘除者也先生負用世之具擢秀省闈卽終弗第稍就銓選顯庸膺仕何所不至里推孝廉之譽生逢熙泱乙朝曷忌曷託迺視一官如腐鼠然淵衷遐攬匪夷所思矣或者謂先生屈一身信二子用廉賈五之之術是大不然凡取必於天者皆私也先生雅志丘壑怡精葆神自適

而已其年永子之貴初無覬也惟無所覬故德必得壽謙必受益則前厚畀乘除之說也夫廉賈操奇贏去取而先有必之之念亦貪賈耳以無所必故曰廉史遷曰陶朱公治產積居而不責於人今禠身約已顧責於天耶又聞先生幼孤事祖母劉盡孝類令伯性喜施予里人待舉火者百家類隴西公冲接引後進風神峻潔類元禮脩五賢祠以正學訓鄉人類處州公繁聚書卜隱不求聞達類廬山勸所著杏山集逸思不羣類青蓮慕長生神仙類鄴侯至於抱玄守黑則亦近代之猶龍予欲名之不能名之矣

重齋老師七十壽序

師竹堂集卷十二

三

萬曆辛巳仲秋之望爲予師重齋先生初度之辰春秋七十高矣曩嘗爲文壽先生其於淵靜斂齋自致脩遐頗悉而於乘除損益得之天者固未及也今夕何夕佳節良宵古今賞豔請以月壽先生可乎夫月秉精太陰與日並麗絳脰而魄而弦而望盛滿極矣然不自滿也漸虧漸匿以至於晦而明復生焉往來不已循環無端蓋同天悠久者也先生少舉進士嘗譽藝圃蜚聲卽署駿駸嚮用非盛滿之漸乎乃韜光斂耀損之又損縮綬州郡曳裾藩封竟拂衣歸也斯亦朧而灰矣然直道清操愈匿愈顯昔與同晉矜圓而炫赫者今其人與名俱晦矣蓋虧盈益謙天道之

常而月尤人皆見之者先生之壽非天其孰爲之或曰日月並壽者也日弗虧何居此陰陽之辨君臣之分也處半戒盈先生蓋退默以明臣節耳其於月豈區區賞豔已乎雖然葆光用晦儉德隱身天且弗違謂先生之壽爲自致焉亦可也是夕也桂醕初浮蘭膏欲繼金波澄澈玉宇寂寥瑞露天風恍若聞仙杵而降靈藥者舉觴嘯歌迨曉始罷

兵憲安吾楊公祖壽序

先生之節鎮汝南也揆文奮武約法樹防憲度肅清風裁丕振維秋九月念有四日恭值誕辰農事告竣時稱有年

師竹堂集卷十二

三

遠邇欣欣咸祈純嘏門下士王生某則又稽首慶言曰大哉先生之壽其闕世運哉天之生人匪但以長存久視躋雲躡景望之而已壽國壽民責成甚重名臣賢相功被當時澤流後世雖謂之至今存可也三代以還周祚最永宣王中興爲姬令主侯辟分封何可勝紀維嶽降神唯申伯誦豈非所關者大且遠乎汝南當天地之中信陽又汝南之中考牒索圖寔定宅作庸地云柔惠且直式我南土吾申父老至今壽申伯者未已也夫屏翰錫圭秩崇勢峻嗣守若令名堂扁室往往自擬雖罷侯置守沿革靡常而蕃宣撫字委任遼絕烏可強附也國初以藩臬大臣分制諸

道汝南中原巨鎮又開府建節於信陽控馭設施略倣周制遺蹟故墟始崇以陟茲土榮哉先生毓秀兆祥高高允符壽我南國是保是憲更僕未陳竊有感於大者焉往往師寇以烏合餘孽非有大志而奮挺一呼郡邑震動信陽環以萬山深林長谷亡命嘯聚乘之蜂起吾申素恃金湯千里聞亂固已中夜恐惴咸思委棄矣使非撲滅卽百騎簿城奚殊坦途耶先生下車不以時平弛備嚴賞罰肅部伍拊循激勵士氣百倍舉旗陷陣之夫爭言衛霍先聲霆迅不逞潛消豈直潢池波清村犬亦寂然無警矣汝南古稱膏沃數十年來旱厲蠡午閭閻凋瘵至不忍言干和致

師竹堂集卷十二

古

肯意者類東海孝婦事耶先生持憲如鑑如衡操以仁恕臨以剛決幽深夢蹟罔不洞燭無鉤距摘伏之術人稱神明弗敢欺焉是故無枉弗伸無滯弗滌感和召瑞年穀比登衍衍熙熙始知有生人之樂先生之政無問其他卽此二者壽我汝南寧億萬已哉咸喜世功不知當時之祝申伯者視先生何如也我皇上壽考作人久道成化比隆堯舜下陋周宣斯千載一時矣先生名世應期保和履泰行將與二三元老調燮左右海隅蒼生成躋壽域當不止南邦是式而已而天下之壽先生者擬之申伯不旣薄哉某不佞家世武弁先子積寃往拘成案先生惻然雪之百戰

微勞賴以弗墜壽我王氏者世世矣值此慶辰少展虔祝
先生嚴毅剛介既不敢以諛詞進某受先生至教期克樹
立亦不敢自同俳優承色取媚獨以先生之壽有關世運
者如此不惟而熾而康而蕃而昌琳琳琅琅世濟休光亦
可以下壽八荒上壽吾皇以綿國祚于無疆

壽水陽亢老師序

吾師水陽先生自蜀藩左轉歸臨汾十餘年矣明農課子
新貴舊交一切謝絕式廬就問默弗應也今年春長公借
計集公車相見驩甚詢先生動履曰家大人六十有三往
遊宦多病返服迄今神精完粹壯夫不如也十月望值初

師竹堂集卷十二

十五

度孟禧西旋謀所以稱觴者未愜諸子獨無意乎於是右
廷尉周君謂王生某曰吾儕蒙先生國士遇久矣茲何以
為先生壽王生日先生於世澹無所好惟無所好故難老
此人所知者至出處之際則先生自信不以語人固知知
先生者鮮矣蓋先生弱冠發解登上第編摩史局者幾十
年始出督學河南歷藩臬又數載弗內名甫陟左使即為
喉者搏擊去夫史臣滿三考藩臣秩二品咸去樞筦不遠
娥眉入宮妬婦媒孽寧惜餘力哉老子曰身與名孰親人
擠其位天永其年斯乘除之理也有為先生解者國家需
賢才如工師求大木求之而得又多方指摘以為弗中程

度然以莊子散木獲壽之說觀之彼之愛先生也至矣是
不然天生美材自弱榦至參天自寸絮至百圍豈徒歷風
霜閱歲序自若其性已耶清廟明堂匠石汲汲棟隆之吉
壽孰大焉苟以沈腐液構毀敗為適培擊剪伐折泄為苦
是穴居野處可以至今宮室之易聖人過計矣夫瑤花瑤
草仙家所謂壽卉也笑五穀曰烏歲歲為人刈穫為夫使
營營自戕者爾先生在史則為良史在臬則為名臬在藩
則為名藩在鄉則為鄉先生隨在沾惠所謂下自成蹊者
也豈與山澤之臞較脩短哉雖然長公曰先生游宦則多
病返服乃神精完粹弗苦厥生以自保莊子之言養生者
弗能易也先生之壽譬之木蓋清廟明堂僅得其枝柯耳
而深根直榦愈遠愈茂其所培蔭猶充棟梁之具非散木
自保者也

仙室何丈壽序

自穆叔對范宣子之言昉而世懿世祿之說始辨其所謂
三者有一眎保姓守祊已不可同語而况兼之萬石君家
重於當代但以醇謹退讓稱耳王元禮自侈閭閻謂世擅
雕龍而鄙貂錦蟬聯不足道盛則盛矣亦未知與穆叔之
言無忤否也考世類族豈不甚難乎哉吾鄉何氏自仲默

先生文章道德狎主齊盟二兄同登胥茂建樹先生仲子
仙室翁發祥流慶益熾而昌翁三子長宗伯次太史次孝
廉世擬三鳳諸孫矯翼奮翔苞輝掩映海內豈何不獨揆
藻穆叔之云殆是謂乎翁起家魏科牧懷遠有異政陟貳
德安兩地尸祝方不次顯融翁毅然挂冠歸時競蹀進以
仕爲家淵識之士謂翁一去重踰九鼎知言哉翁之歸也
明農治圃自附饁壠灌園者流而式廬操杖戶外之屢常
滿翁於藝無所不精而尤邃於詩迥源風雅取材漢魏近
體歌行開曆遺響詩爲翁家青箱過庭之餘豈有別傳人
莫得聞耶翁淡泊鮮所嗜好春秋七十有二神愈王力愈

師竹堂集卷十二

七

健咸疑翁有養生秘術不知清淑之氣天所特鍾先生負
王佐之才年位未滿哀益多寡以全界翁張弓之喻胡昭
灼歟五月十二翁初度之辰每避客山中俗駕罕接某不
佞翁愛如猶子又與宗伯兄弟締兒女之好思所以祝翁
不得則爲不腆之詞先期進翁行誼最高里人有不善不
憚三尺顧獨畏翁知宗伯公侍上講帷久啟沃最深天下
陰受其賜詒穀食報皆上壽徵父作子述兼際其盛文之
所以無憂也所謂秘術意在茲乎或曰子壽翁而侈其家
世何居壽者受也天之所授榮名爲大年齡次之穆叔所
稱論其大者耳神仙冲舉超甲子而軼日月然聞於四相

如來弗取矧其它哉吾家元禮徒以奕葉重光雄誇百代
以翁方之不憚然自失耶不朽大業結爲長年吾將以翁
侈諸天下後世必不能奪吾說者

蔣翁八十壽序

予讀貨殖傳計然所謂脩備知物二者形萬貨之情可得
而觀已又謂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
車物之理也至太史公論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則豐然而
起吾得養生之旨矣夫審天時制盈縮恒有餘不盡而又
持不欺之心曷論買遷卽廣成子告黃帝弗遺也讀貨殖
者咸謂太史公自傷有激之言孰知寓長生久眎闕訣哉

師竹堂集卷十二

六

吾鄉蔣翁年八十矣厚德篤行雅重間幼操什一不汲
汲於蕃息而所在輒裕村媪愚稚亦弗忍縮性喜施予窶
窶咸惠許子居屢同爲二價韓康貨藥惟恐知名故喜怒
靡撓其直榮辱莫撓其念臞如玄鶴秀若蒼松霄灼冥鴻
榻驚闐蟻笑伏波之據鞍陋廉頗之善飯蓋攝生有術混
迹玩世隱於賈者也太史公謂鄒魯以曹邴氏多去文學
而趨利翁獨教子承祚執經碩儒譚藝時彥廣耆鄰架殫
力韓繁青藜分太乙之光彩筆感生花之夢握瑜懷瑾以
待沽梁苑燕闈而並捷他日綸誥章義方之訓綽楔樹表
閭之榮此亦審天時制盈縮有餘不盡不欺之左券也夫

藏膏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變化有概葆頤之玄機也慎戒多藏貽後之懿訓也翁躋上壽子貴名顯所謂五之非耶翁子所與游皆名士而仰圖李君槐菴張君碧泉王君與翁親戚儼然過予曰蔣翁初度之辰聞三徑延賓客待子言乃舉觴也夫諸君博雅熟讀遷史者試一釋之必有味乎予之言矣

左山趙翁壽序

予聞弇州山人集見壽趙先生文甚奇而友人公其父與予同館數言其鄉多耄耋期頤卽其家大人以上至於不可知皆然其父與趙先生俱青州人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師竹堂集卷十二

九

矣歲丁丑春先生子繼山公繇御史擢守汝南數迎先生年餘始肯就養先生雖逾七旬而齒髮完好健步善飯若五十許者繼山公躬御入郡城父老塞帷瞻拜如安期義門雲軒翩翩從海上來也斯天中勝事哉正月人日爲先生誕辰貳守顧公偕別駕龐公樊公司理趙公謀所以稱觴先生澹泊寡嗜獨喜古文詞又以王子山東人視先生爲里中後進囑言爲壽王子瞿然曰予始讀元美公之文得先生之行繼聞汝父老之喜得先生之貌茲於諸公之索言也得先生之心矣先生以經術舉業鳴齊魯間屢試屢首顧不博一第晚以文學高等教完完士多第先生舉

日起部使者擬薦六館乃徑返初服茲其心豈故留有餘不盡以貽後哉得於天者全不以人汨之也夫高蹈鹿門心乎晦者也避世金馬心乎玩者也其人世所謂卓行神仙上壽者也而意見殊矣先生茹真葆和匪晦匪玩游心造化闔闢無窮卽生他所亦非甲子所能囿矧東海靈秀之區去方丈蓬瀛只尺乎予又聞之人責參於天是之謂觀天拂券於人是之謂舛先生惟無所觀故天亦無所舛咸感應自然之妙也他日繼山公膺樞筓銓衡之重政府退省先生危坐謂曰我嘉隆間老文學也而何以贊一人俾元元咸躋壽域繼山公跪而對當不止元美公所援鹽

師竹堂集卷十二

三

鐵故事而已斯又大奇矣

師竹堂集卷之十二終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序

田子藝六秩壽序

子藝田先生分訓新安幾六年當路諸公亡不推轂田先生者而侍御褚公督學南畿特疏薦焉海內人士咸願交遊子藝之名滿天下說者謂博士中有子藝及南海歐君兩人者左提右挈為詞圃樹赤幟大為青瓊吐氣矣居無何褚公開府中士子藝亦陟掌信陽教公矐甚以書與子藝有天假良緣再值中土之語子藝之初至也以學舍湫隘僑寓別署州守西蜀李公雅重賢序捐俸新其廨宇精舍四楹藏書設榻幽邃淨潔子藝居而樂之乃取褚公書中語扁其堂曰天值堂成甫月餘三月九日為先生初度之辰春秋六十有嬰兒之色門下諸生請其師崇甫朱君惟哲張君過王子徵言賀焉王子謂諸生今文可厭惟壽章耳大者詡豔而不情次者詠俳而亡當田先生以古道自處以實行教人奚取於是余聞之隆齋琴頤物之情也乘除劑量天之道也先生抱大才而阨於遇已有受益之理又所在自怡不以得失汨厥慮每稍拂意則六橋三竺為文移我胡不遄歸斯人也那可易老是故謂田先生之

師竹堂集卷十三

一

壽為無所值而值焉可也謂人值焉可也謂天值焉亦可也予曷能壽田先生諸生以予言復先生喜曰吾堂落成擬記之未能王子壽我有取於天值吾姑以識吾堂

壽楊翁赤壇序

粵古賢詰多隱醫卜如韓康賣藥恐女子知名君平下簾謂富人不足豈直如神龍不可參冥焉不可慕已哉風節矯矯足勵澆薄遐哉卓乎不可及已有以方技小之者噫競蝸牛嚇腐鼠烏足窺其淺深耶吾鄉楊翁七十餘矣歲序屢遷厥貌靡渝精岐黃術診人脈闡發素難投藥輒效以瘍請以婦人小兒請隨應罔弗效酬者受不酬不問也

師竹堂集卷十三

二

佛宮道院樊壤者仰視懸計德惠人樂從橋梁道路陰為修葺官府大姓請無不往不則終歲不一謁人以是高之翁居近南壇南壇者郡祀山川風雲雷雨者也故別號赤壇雖尚其色而位司長養澤及於物志念深矣翁既以醫著而行誼為閭里欽一切居間排難惟翁是聽家據漸濱河每泛漲買船魚舫帆檣隱蔽賢首士雅諸峯翠挹几席由木橋渡而西村落竹樹蘭若叢祠忘機之鷗馴食之鳥與夫騎者徒者負者憩者樵者釣者嬉而游者疏櫺內毛髮可窺客至焚香煮茶譚方外養生或因果報應言塵俗事擊石磬止之吁若翁者非二子之徒也歟二子以高道

稱其子孫不少概見翁諸子多賢清郡學生有聲場屋廬
母之墓與姪某俱以孝聞深讀父書知合變化他亦秀穎
又二子所未有豈二子逃名混俗故無得而稱翁約已利
物故可券而責耶翁今年若干歲神愈王貌愈少或曰秘
術或曰食報皆予所不第幽居雅況祛機械甘淡泊自
足致壽耳姪延酉幼多疾翁愈之因以見子畜之而予家
自老母及諸子咸資藥餌家弟世昌書來謂翁壽辰宜有
祝言夫身既隱矣焉用文之二子有聞非二子意也翁白
首韋布怡情丘壑何所事名其壽也其所自有何所事祝
雖然郡人受翁惠溥矣孰不欲名之祝之而予史官也如

師竹堂集卷十三

三

翁潛德不紀述備郡乘采錄文獻失徵遺憾來者今日之
言固匪輿情私願而已嗚呼予家去翁居不數百步不日
坐漸濱精舍探其秘旨髮將種種猶戀一官不能去以是
壽翁得無且憐且笑我哉

誥封太夫人袁母何氏七十榮壽序

季夏廿有八日子舅母袁太夫人生辰春秋七十鄉人雅
欽徽則釀金張宴以祝右梅周子松坪王子靜山張子屬
予文藉手獻予同諸表弟數候太夫人精神完粹味爽坐
堂上課諸子若孫讀諸婦女紅及米鹽雞鶩瑣務暇談古
節烈數事諸子若婦各奉甘脆食已勞苦兒休矣里媪故

嫗女史雜坐傳觴懽甚親戚喜會必往合座貴而壽且賢
又備介福無如太夫人者蓋袁氏世萬戶侯我外祖雷山
公雄毅慨我舅氏繼山公叅京營戎務樂善下士有古
名將風諸子獲遂娛養雖曰至性而流慶承藉不虛矣夫
易重女貞象歸言行蓋言教也太夫人爲先正大復先生
女先生灼風火之原建柵閩之極太夫人又婉嫗柔順熟
習內誠是故傍父母則爲淑女事舅姑則爲孝婦相夫子
則爲良配誨諸子則爲賢母鳳冠象服則譽逮楓宸藥操
冰心則懿標梓里而又惠郵饑寒識超毅綺能貧是師暴
殄用戒其獲上壽所謂以人勝者也海內人士咸謂大復

師竹堂集卷十三

四

公昭代鉅儒年位未滿小坡翁躬承嚴訓嚮用方殷急流
勇退至啟圖兄弟始引而竟之如初月就盈巨坎受水勢
弗可遏蓋乘除損益之定理也太夫人託體先生引而竟
之亦其家事豈若他人竊末光潤餘波者哉矧袁氏世以
樹德聞太夫人爲其家冢婦我舅氏年位未滿匪太夫人
嚮克引而竟之其獲上壽所謂以天勝者也予又聞自魏
舒宅相之說起外甥貴者往往侈爲美談太夫人三子神
采英拔珠玉朗照引而竟之寧獨袁氏餘慶耶夫以人勝
者曰德壽以天勝者曰福壽要之交感互發捷於枹鼓誠
閭闔之甚奇也人知七十爲古稀孰知太夫人所遭往代

可多得哉予甲戌奉使關內便過里中嘗撰述壽太夫人
秉節立孤事甚詳茲故畧而不書他日三子貴顯封典游
錫太夫人期頤華筵傾動市野則有啟圖兄弟黃扉鴻筆
紀之彤管子唯樂觀厥盛衍衍醉飽誠不能爲役也

劉母詹孺人七十壽序

申楚接壤習聞莊襄公盡政甚肅自予爲兒時先君以萬
戶視衛象雲敷劉公適以汝倅蒞州公莊襄子繇司徒大
夫左遷又少府攝也衛將士惴惴懼無當公顧獨交驩先
君隆慶辛未予與鳳鳴君同舉進士鳳鳴亦莊襄諸孫當
是時雲敷公冢嗣思雲君已武科高第爲大金吾帥緹騎

師竹堂集卷十三

五

日侍上左右居無何又識玉阿君而玉阿父汝州公實莊
襄季子何劉氏多賢哉今年秋玉阿君訪予苑西草堂再
拜請曰守復不佞五齡先君捐館舍母詹孺人才廿餘誓
從地下不言不食先大母撫守復泣曰爾殉節甚善如此
孤何予母始進饋粥而先大父憐守復不令就外傅母氏
自訓也守復數細有司母笑曰仕貴行志何論科貢乃以
休寧丞奉母往丞三年兢兢焉懼負慈誨於是有粵令之
陟守復愚戇不善宦竟司理唐藩母察守復倦游又責之
曰小子蒞官廉慎不墮八世清白風榮也多矣豈是弗榮
以遷榮耶吾聞唐王最賢南陽去吾鄉僅數百里曳裾投

簡全身奉母無便是者若薄此不爲勿論江都長沙二相
卽兔園諸詞客寂寂笑人矣守復敬受教將之宛而仲冬
十月七日爲母七十壽辰願子一言藉手觴母且逾列鼎
也王子曰唯唯今操觚家可厭者無如壽文夫人子旣自
賢其親人何弗賢人之賢君觀壽母之作孰不徽揚彤管
修隣瑤池哉是何後世賢壽之母之多也予蓋竊歎之然
予爲兒時所聞莊襄公家訓及稍長聞詹孺人矢節教孤
事甚悉自予與玉阿君游又知其以誠事母不忍諛獻也
夫人知松栢之壽也以節而不知婦人女子之壽也亦以
節節也者不獨弗淪厥操如松栢之堅貞霜雪雨露如一

師竹堂集卷十三

六

而已蓋節則必儉儉可遠暴殄節則必勤勤可祛凝滯節
則必敬敬可齊心志節則必嚴嚴可割愛慕秉節之母往
往上海匪唯天道亦人事也方詹孺人之始爲未亡人也
不啻以舜華視其身豈知其間關萬狀介福脩齡如松栢
之參天蔭畝閱歷歲寒弗改柯易葉也哉狀而辛苦之念
鬼神感之貶抑之行造物引之莊襄盡教藉此宣之汝州
未竟寄是熾之則母之壽雖盡歸之天道可也予又聞之
母冰蘖白首有司欲舉之觀風者上聞表閭母曰婦人不
二適常事耳兒子幸祿養我奈何先寒微無階而聞也者
卽此一事母之識之心遠矣壽固無旣哉

李母王孺人七十壽序

人子壽親而必以言何居永之也曷爲乎永之親教子有成于其生辰延賓張樂觴畢迭進或歌南山或頌西池簪履雜沓親豫且歡至樂矣然罷酒卽已言以揚之千百載後如新也故曰永之也然則人子有不欲親者乎揚親者有不使能言者乎禿穎竭楮未足殫述誰復信之此實與否耳實之奈何盡其力之養而弗敢侈述其親之事而弗忍誣是永之道也蓋永得其道則拾樵亦榮永非其道則列鼎亦辱親與子皆所當勉者也谷野李君楚名士也以文學高等分訓枝江捧檄沾沾喜謂宦其鄉便養母

師竹堂集卷十三

七

也間過予翠筠精舍則又再拜請曰旻不佞違養先君十載矣母王孺人辛苦拮据恐旻兄弟廢業也旻兄弟幸緣慈誨爲諸生諸孫亦緣大母教懋厲進脩顧旻不肖不能奮身科第顯揚茲以博士旋母年七秩謀所以稱壽未能也子何以揚子母不直藉手捧觴且將告枝江多士惟子圖之吁此前所事永之說也君與母皆已勉矣而所以永之者不在言也博士秩至卑論其功與相埒風化之出也往所課博士績跡所舉耳所舉誠多是爲能教卽有弗養母者亦置不問不則門有曾閔弗最也此何說哉王上申明功令廣厲學官其有敦本尙實善俗興化者長吏

六館師郎署臺省不次擢窮陬炎微蒸蒸嚮化矧枝江荆巨邑業以明倫修行稱李君奉母往士見其師之事母者如此將不俟論之人人親其親門墻桃李君雖不言下自成蹊矣夫錫類宣化觀風者之所亟揚聖天子嘉歎所不次庸焉者也以此奉母母名曷窮以此祝母母壽何旣奈何榮科第之顯揚意若薄博士不爲也哉王子有母逾李母五歲雖數奉都寓而重去鄉土茲夏復旋燕去申二千餘里求如君之宦其鄉母安其養不萌家園念何異登仙君又作人有效所謂永母以道者也王子終歲握鉛槧雖極力編摩曾何毫髮補使王子壽母假左馬謨詞鄒枚比事曷能釋此愧哉然觀君去心旌搖搖行且陳情終不使君家令伯笑人也

師竹堂集卷十三

八

祁太夫人八十壽序

雋不疑爲京兆尹錄囚還母問所平反喜笑飲食異於昔時不則怒不食由是不疑爲吏以仁恕著聲君子謂不疑母仁而善教齊田稷子相齊以金百鎰遺母母曰吾聞士修身潔行不爲苟得此非吾子也田稷子反金歸罪宣王大賞其母之義君子謂稷母廉而有化余讀二母事未嘗不廢書歎也仁哉廉哉賢母哉雖然屈法以信母曰不義矯枉以沾名曰不情求生以副母之不殘自汙以章母之

不取孝哉二子俱可爲世風厲矣鶚峯公爲廷正恤刑兩川辨冤滯滯全活不可勝紀其守汝南也庭無留牘容無懷金卓然爲良二千石冠則皆奉太夫人內訓云太夫人愛而能勞慈而有識既教二子相繼登第而長公鶚峯敷歷久誨迪尤至大抵以不疑稷母爲師以爲服官者恕以臨民約以律己修此二者他美衆善斯兼之矣四月廿有七日爲太夫人設悅之辰春秋八十鶴髮童顏若四五十許者人以爲上壽之徵不知太夫人之壽受之天者也天道好生人能體之固天所與者也昔人活一寃獄不待人言往往期後昌熾甚决此非責報於天蓋自信之真以身

師竹堂集卷十三

九

爲左券恣憑爲善者爾夫多取則叢怨多費則暴殄此二者造物最忌者也廉則於物寡尤于己能節曰慈曰儉老氏以爲寶今養生家希長年度世以老子爲宗而太夫人天資暗合故曰太夫人之壽受之天者也八十之齡世所豔羨其在太夫人則行遠登高舉足始耳別鶚峯公嚮用方茂綸誥鼎養如日初升如水滂至介福完祉邈焉鮮儂獨壽也歟哉余州守乾齋李君爲公屬吏又與次公鵬翥同舉進士視太夫人猶母乃繪圖爲歌詩識郡中士女祝願之私屬余言于末簡乾齋受公約束治申有聲家有賢母其誨旨大要如太夫人乃知揚芬彤管貴乎相成不獨

不疑田稷子已也

張母舒太夫人八十壽序

甲戌夏予奉使韓藩同年友小圃張君饒宣武門外執手歎曰子使竣持節還里拜母至樂也子母七十八况屆壽辰獨不能一稱觴堂下奈何予慰別去居無何君擢閩憲副蓋爲比部郎七年亦淹矣哉而君奉太夫人之閩也萬里致書苦炎蒸欲棄官歸子又慰止則又調關內太夫人曰兒第之官我留里中甚適若勉報上恩愈日日觴我也君奉教之秦則又陟行寺問鄉駐平涼子舊奉使地也容秋子歸省老母聞太夫人雖踰八旬健甚今春督學公按

師竹堂集卷十三

十

申而君嗣五教來試丰神秀雅蘊抱瓊奇知爲大器聞過請曰子大母五月三日懸悅辰距始生至今八十二矣子父遠官隴右嘗以弗獲捧觴憾公其一言持奉大母且寄慰子父也予惟人子之事親務悅之而已他非所計也太夫人出濮山公舒氏名族幼閑女誠里媪有識者異曰此所謂王母介福富家大吉者孰可當之而小圃尊翁封君胡室卒也太夫人甫笄歸焉是時封君貧太夫人紡績畜雞豚治脩澆舅姑驩逮封君捐館舍益貧太夫人辛苦經營撫孤胡遺長公愛愈已出長公魁甲午鄉書小圃與子同薦戊午大年遂成進士太夫人之教不意約在人耳目

哉小圃君釋褐爲廣陵理官太夫人惓惓以辨冤訓至于垂涕故小圃君由司理陟比部恤刑江西所在以仁恕平反著聲蓋活人多矣君駿駁臚仕將益溥太夫人之訓孰與盥漱櫛縱布席視具周旋堂屬問耶夫壽莫大於脩德德莫大于活人活人之功辨冤爲大何也饑荒兵火流離困阨止一身耳冤獄則株連蔓引茹毒飲恨至于干和召殄甚可畏也由斯以譚太老人之壽當不知其紀極而小圃君之壽太夫人也至矣夫上壽榮名子孫貴顯娛身愉志是完社也里媪之言信而有徵然匪張氏世積德曷致是哉予日握鉛槧于國家事毫毛亡補雖獲省覲求如小

師竹堂集卷十三

十一

圃君之能悅親心汗浹背矣君顧欣豔我也何哉

壽焦母八十五序

先將軍備禦上谷時岷山尊公實同事予兄弟甫知句讀卽與岷山兄弟共几研太宜人亦時時與老母話紡織叙親戚故舊之好予爲兒時知太宜人懿行甚悉今年夏予自關中還登堂拜太宜人康強精爽如五十許齒落有更生者蓋上壽之徵也秋七月廿五日爲設悅之辰春秋八十五高矣岷山兄弟擬是日稱觴爲斑綵之娛先數日謂予曰我家貧居陋巷中無車馬見過卽過予母不樂也願吾子一言藉手壽予母母聞子有言必大歡喜瓦甌蓬華

彼列鼎華屋者母且土苴視之矣予肅然起曰以母之賢矣俟予言始章以子之孝矣藉予言始樂然予有祝母告子者尊將軍在行間何烜赫也居無何稍稍索矣子兄弟幼且弱匪太宜人撫育教訓辛苦萬狀寧有今日哉子兄弟青衿連袂人稱聯璧有昂霄之譽太宜人雖八十有五然稟之者厚養之者備卽百歲可期矣安知瓦甌蓬華不華屋列鼎哉抑予聞公服文伯之母貴而能貧老而能勤誨子數言實委質者之著蔡不直三饋者之標表已也太宜人庶幾類之而兄弟痛思尊公之績與太宜人劬勞兢兢慄慄所以樂母者必將出華屋列鼎之外太宜人

師竹堂集卷十三

十二

樂又豈止綺麗温飽取適耳目居處之玩已耶夫孝子之養親也以志不以體賢母之望子也以立不以名君子之壽人親也以德不以年蓋從所重也然志娛而體愈適行立而名自彰德純而年益永又相須之道矣而兄弟念哉於是長淮陸君小淮董君暨諸交游咸謂予言不文而意頗切遂持以爲捧觴之具而里人聞賢母名競拜堂下車馬喧闐陋巷郡中侈爲盛事矣

壽朱母九十序

古者養老之禮最重夫以天子之尊饋饗而酌爵割牲而總干至自袒焉冕焉何哉孝弟非上率之不可上爲子弟

代役有不親親尊君者鮮矣是故養老之禮雖專勸孝無他覲而作忠之道寓焉夫九十曰耄王制九十天子欲有問就其家以珍從蓋周衰而養老之禮廢養老之禮廢人不知孝弟人不知孝弟望俗之厚難矣哉雖然今之養老敬老者未嘗廢也視其子弟而已其子弟誠富貴有力也其親卽未六七十毋問其賢否已羣趨具帳稱觴車馬擁巷矣其子弟誠貧賤無力也其親卽期頤卽鄉里共賢也誰肯捐一錢攜一壺至其廬哉若然是以貧富異敬貴賤移情古人所以重有慨於市道也歟朱母馬氏九十矣能於燈下縫紉自斝補敝衣其夫諱錦登科令棗城有聲

師竹堂集卷十三

三

僅數月卒于官子生員孔陽雅飭有父風年亦七十其弟南村司訓海州亦踰七秩蓋壽考康寧天所特厚故兄弟母子咸如四五十許者嗚呼何物能移易人情若此哉夫以母之秉節立孤可礪閭閻而孔陽之躬耕奉母亦古孝廉之士且夫爲縣令弟爲郡博增李倅府子郡諸生世居城中非窮谷僻落靡可物色者子以爲使生三代時不知隆養尊崇者如何乃寂寥破屋中不蔽風雨至拾薪以炊業屢以食母子相依四十餘年無一問者而畫鼓綵幟錦軸金幣日喧有力家人情可憐哉維八月廿有八日母設帨之辰先是子與陸君子易孫君汝觀董君惟名岳君真

淳德昌弟謀釀酒觴母鄉先生士夫聞之僉驩然樂子又以郡有九十之母且故令妻又極貧乃不聞之官非誼也因以書達之郡侯宋公公覽書歎曰養老卹寡表節礪俗子守土者責也往子家食見貞烈之坊充衢訶其人多顯宦家東南被兵以來民間有妻女甘白刃不辱者多矣未有爲之旌者何華胄之多賢衰族之寥寥耶以馬氏事驗之天下可知也獨吾松哉獨信陽哉于是函幣題扁饋以薪米導以鼓吹偕別駕盛君造廬壽母傾城士女罷市聚觀有泣下者嗟乎陋巷破屋不蔽風雨之居一旦立輿縣帳俳優競歌絲竹並奏寡嫗寒士母子相依四十餘年無

師竹堂集卷十三

十四

一問者一旦至枉郡守之車登堂拜母亦所謂數也乎然微公下士之盛德蒐遺之虛懷風世之微悰表義之善政曷以致此由斯養老之禮復孝弟之行起禮教之俗興孟氏所謂親長而天下平者也豈但申土丕變已乎是舉也可以勸孝可以作忠可以風吏可以倡義可以覈實可以祛靡蓋衆善萃焉感之作壽母序

壽家姊方淑人序

易家人六四富家大吉本義謂陰王利居尊而在上位能富其家者也余竊謂富家不專貴產家本寒微不振及嗣息衰弱能昌而熾之吉孰大焉若區區拮据左右吝嗇於

米鹽機杼之間因致富則築懷清臺者真足以作內範
當易旨矣子姊幼慧有至性父母愛之備禦上谷亦携以
隨迨歸方將軍仰橋克盡婦道將軍個黨輕財重然諾賞
理衛家屯政值歲荒多逋負監司督之急盡鬻第宅以償
寓東門外竹園窘甚姊則辛苦紡織雜婢媪之間稍稍裕
矣生四子日夜誨之將軍復領踐更卒入衛姊請同往抵
京將軍以戎務勞卒而羣卒以他將寇兵餽各脫巾大譟
當是時奇男子不易支也姊與偉甥外安羣卒內理旅櫬
間關萬狀竟抵於家而益窘甚姊又愈益辛苦過東園時
復稍稍裕矣任甥蚤卒其子旭升姊爲承襲昭勇秩如故

師竹堂集卷十三

五

俊伸偉感激向往相繼爲諸生孫男女十餘人信陽武弁
自萬戶至百夫長子孫蕃而賢莫如方氏也茲可不謂富
家者歟今年姊六十髮未白猶如四十許者僉謂上壽徵
十月八日生辰也諸子若孫羅拜堂下頷之而已盛矣乎
余與世昌弟謀所以爲姊壽莫如文以紀之夫吉莫大於
永齡姊辛苦拮据於家不振嗣息衰弱之際能昌而熾之
斯協於富家之旨矣天俾期頤何俟卜哉余母太恭人富
吾家而姊能如之是母是女允爲申家人法矣願予與世
昌俱逾艾感昔人焚鬢之義書此俾諸甥知其母大有功
於厥宗而勵顯揚之志姊當大喜慰哉

賀伍年伯夫婦並壽序

予攬往紀夫婦齊德偕隱若冀缺梁鴻輩率優游丘壑白
首無恙然子嗣不概見何哉豈逃名避世子雖賢弗章抑
苟資秉邦行汲甘同備暨史遂因而弗書也夫壽莫大於
脩德享名有後而齒弗與焉如前所列所謂散木自葆焉
用文之者也莊皇帝五年予與泉州伍用思氏同舉進士
同辦事銀臺昕夕驩甚君沉毅凝靜可肩重鉅暇叙二尊
人賢輒與齊德之歎又數月君令新會以良吏稱屬督府
入飛語論謫湖藩幕居無何所入盡白復令郝郊人頌之
亡殊新會也君在新會屆滿考例封二尊人以論調不果

師竹堂集卷十三

六

二尊人怡然曰飲啄分定矧茲恩典可倖獲耶吾家湘山
中薜蘿藜藿烏知文繡鼎食哉小子倖成名宦轍畏途欲
一蹴膺仕可得耶藉令拂民干譽吾夫婦卽浮膺綸綍之
榮視躬耕饋菹且汗下矣昔人從牛衣兒游願重登龍門
豈謂位哉小子第矢心報上吾榮多矣用思再拜受教故
歷官八年兢兢如一日則庭誨之德也中秋前一日爲尊
公誕辰重陽前二日太夫人垂悅期也玉筯將完金英初
茂高秋爽霽佳節胥臨而君綵服張筵退食委蛇先月餘
遣使函書索予言爲稱觴之具夫中土去百粵蓋萬里矣
宦遊者率不能躬奉甘脆用思水行陸馳問關萬狀不忍

一日離父母且祇承家訓不忍一日貽父母羞蓋以道壽親者也矧用思久淹外邑行內召矣始駭軻而終順適此乘除之理也雖然翁婦賢者也豈以此易薜蘿藜藿念者夫人有欲則命不在我無欲則命不在天有覬卽爲欲而榮利則大矣冀缺梁鴻輩皆無欲者也故跡晦而名章年高而德邵翁夫婦持不覬榮利之念曷論脩齡卽大隱食報共躋壽域獨行一節惡可同日語哉

誥封太恭人董母榮壽序

父母之於子也父常嚴母常慈慈易姑息又所主衣服酒漿至微瑣矣乃名臣雋士多成於母氏詩書載籍之所紀

師竹堂集卷十三

七

繁內則者十恒八九豈人子之心孤則思深思深則易於爲善抑或秉節立孤之母多歷艱厄故所以誨子者泣論憤勵罔不真切而觀衰容承懿訓者自不覺其感激而興起歎大中丞李村董公今所謂名臣雋士也爲御史時以風裁著中外顧不能與時俯仰自舉進士至今二十年始由問卿晉南臺然自舉進士至今未嘗一日不佩服太恭人之教而太恭人之賢日聞縉紳間不獨兩河稱頌而已會今上嗣統恭上兩宮徽號在廷之臣得榮所生太恭人乃晉封焉至是三錫命矣先旬餘爲七月十有八日寶垂峴之辰又旬餘而李村公有南臺之命馳恩晉秩與壽母

之期先後相值不可謂遭際之奇也哉公之陟南臺也上親賜璽書諭以留都根本重地江防又留都重寄與所以責成大用之意公祇承以往將永綏南服因便歸洛爲太恭人壽同鄉官京師者咸謂公茲行報主顯親忠孝備焉不獨梓里之榮而已然實成於母氏宜有言以章太恭人之賢而大納言槐亭李公大廷尉紫山劉公則謂王子讀書中秘以鉛槧爲業又鄉後進誼當代長者言王子不敢辭因肅然歎曰太恭人之賢雅聞縉紳間固不俟吾兩河稱頌然其大者人或未盡知也聞之洛人云李村公晉官太恭人輒諭之曰世以崇階榮吾以崇階懼勉修職業靡

師竹堂集卷十三

六

私之計是謂不辱親是謂不負君是謂永終譽故李村公自筮仕至今人見其所在著聲以爲榮而不知其日夜以太恭人之言是懼人知太恭人之懼爲古今訓子之名言而不知其秉心沖沖則老而能勤貴而能貧實習勞惜福之盛心長生久視之闕旨也矧李村公受主上特知行且膺鈞衡之重必將推所受於太恭人者以壽天下而恩綸鄭重非直三錫吾見太恭人之年日以高神日以健階日以崇福日以備而利日以溥矣其爲壽也詎有涯哉若夫孝公姑睦宗族相夫治產恩及臧獲惠逮貧窶在他人以爲難特太恭人餘事耳於是李村公聞之瞿然謝曰如王

子言何敢當然謂崇階非榮忠孝為榮則子母語不肖者
自筮仕至今日無二詞也請識之歸而稱觴以壽子母聞
斯言必當其心舉觴觴焉融融怡怡樂也是則諸君之賜
也

太淑人王母劉氏壽序

今海內世系大族蕃衍赫奕各具其家乘好事者又採輯
為錄用侈盛美每披閱之未嘗不歎我國家培植涵濡之
深且厚也然溯源出緒實基壺範而叙次者弗及豈婦德
不外見觀夫若子可知抑中壘之傳各自有體可以互考
耶子先魯人雖以軍功調汝南然每飯未嘗不在歷下故

師竹堂集卷十三

一九

于桑梓舊里節俠義烈有聞輒錄庶幾附好事者之後辛
未幸與霽宇王君同舉南宮其尊人今少司徒見峰公方
由都諫陟同卿其弟中宇君為儀部郎而諸父兄弟布列
中外各以建樹表卓齊魯固多賢類萃一門且同時也何
其盛哉已又親益都一川宋先生所撰少泰濼川翁狀為
歎息者久之濼川翁者司徒公父也詢之鄉人翁配太淑
人蓋有古賢母風云太淑人劉氏新城名閭幼聞女誡有
善相者曰此女貴徵當大夫宗濼川翁已燁燁負傳望遂
以歸之拮据之勞儆戒之助里人式焉翁參議貴陽採木
山中篳簹藍縷身先諸役竟致瘁沒於官是為嘉靖戊午

司徒公適舉鄉書也太淑人奉翁檝歸撫諸孤泣曰而父
抱經濟大志弗酬茲無愧勤事之誼若曹何以繼先志俾
辛苦未亡人有詞於世耶諸孤感激竟懋巍科上第遂甲
天下說者謂王世積德至穎川王傳始發其祥濼川翁大
之而啟廸左右太淑人實成之知言哉知言哉太淑人隨
司徒公京邸某月某日為垂帨之辰同鄉官都下者謀所
以為壽而大諫肅軒姚君侍御懷堂孫君儼然造王子曰
太淑人賢聞遠邇不特吾海岱重已也子職紀述又附世
誼可無掄揚為吾儕稱觴具也王子謝不敏則颺言曰壽
也者受也言授之天人不得而與者也然而授之者有隆

師竹堂集卷十三

二十

殺受之者有偏全兩儀分義為後為半王母介福僅一系
之得全全昌閭內可多見哉太淑人毓閨闈為貞女事舅
姑為孝婦相夫若為良配誨諸子為賢母龍章寵於宸極
燕喜慶於家庭鶴髮康強象服榮貴奉竿則簪笏盈階舞
斑而朱紫炫目矧能勤契不腐不蠹之肯能貧協知止知
足之妙太淑人之壽所謂全昌介福備乎天人者也豈區
區脩齡一節已哉聖天子以孝事兩宮方稱萬年之觴錫
類誕宇司徒公朝廷元老壽母又在輦下行膺褒錫隆渥
風大臣之有賢母者此蓋邦國之瑞具載彤管無庸好事
者侈之矣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序

誥封管母陳太夫人壽序

子束髮讀書窮巷慕古節俠義烈士至貞婦賢母秉節立孤可風頹俗者尤肅然與歎蓋閭閻之中鉛槧匪職誦法末由鑒誠曷悉矧制義無成難易攸判亦維世者所亟表見也今歲計偕會浙中名士道悅齋管君藉甚藝圃並道太夫人之賢恨稠人中未晤君也居無何與君同舉進士又朝夕辦事銀臺而請君白川胡君龍滙皆君里人競談

師竹堂集卷十四

一

太夫人事有曩所未悉者相與嘉歎異日悅齋君過予安福里第再拜言曰稷不肖自先君瑞峯公捐館舍母陳甫二十子幼弱門戶衰落母紡績經營辛苦萬狀時時撫子兄弟泣曰子弗從而父地下以而兄弟耳女曹胡不矢志進修承考用譽且慰我心也稷跪受教感激悲憤幸薦於鄉又叨末第微母是無管氏維某月日實母設悅之辰歷寒暑五十矣願為執事弗能捧觴拜堂下也子辱知我何以壽吾母將遠悼耶子斂衽起曰如君言母之壽靡可紀極矣竊聞之太上壽德其次壽齡秉節立孤德莫大者彤管揚聲厥譽無教子何以壽母哉雖然太夫人世之賢母

也殷勤撫育涕泣教君者寧宜取青紫為溫飽計耶君所以慰太夫人者寧宜侈祿養榮翟禕已耶夫以韋布賤士脫躋釋笈結主上之知始膺民社終任台鼎誠千載奇邁也何以竭涓埃報萬一哉惟忠惟孝靡渝靡雜庶幾哉可以樹績可以顯親可以康民可以壽國斯不朽之恒圖永世之懿行也而紀宏猷傳偉烈者必開先母氏出緒內則太夫人之算甲子弗能窮血氣弗能圓矣管君勉乎哉若夫炫上元之綺服獻麻姑之珍脯集西池之嘉宴降南岳之雲輶則玄踪仙蹟恍惚誇詡太夫人之賢不取也

誥封侯母宗太夫人壽序

師竹堂集卷十四

二

辛未子與侯君復吾同舉進士又同出潑陽趙先生門下相得甚躡嘗詢家世知君文行瓌卓出太夫人者居多云同年姚江管君嘗以其母秉節立孤事索詞為壽君從管君處見之謂雖揚母懿而勵以忠孝無諛語持此可以壽母也遂過子曰母朱氏幼閑女誠甫十三以吾大母丘病亟歸先君白村公最盡婦職予幼疴瘵兩得危症醫環視技窮辭去母仰天泣曰適侯氏辛苦萬狀止此兒且目擊侯氏罔負於人罔舛於神宜昌厥後天宜奪我毋奪此兒願已強藥藥故不納乃徐徐開目漸啜稍稍愈矣既愈又俾就外傅督責甚嚴或言兒多病毋遽母笑兒命係天如

弗學與亡兒同教益力用是感激幸薦於鄉又兩喪偶遺
兒女並幼皆母撫養號復吾者識已非吾母無復之也昨
計借跪白母五上弗第母又老擬謁銓曹獲升斗供甘旨
可乎母怒曰若志竟此耶第行毋嬰他念用是益感激又
幸錄禮闈母今年八十一矣旦夕陳情歸省子辱知我且
知母寧新一言爲壽乎予聞矍然起曰母之壽獲於天微
於人綿延無數弗係子言弗言也君取號復吾識母恩意
若怨志則狹矣親恩罔極報之無從識之末由也且君謂
君之身母復之耶不知未復之先奚所受也不知所復者
止於形軀可見者已乎抑弗止於此也君嘗讀易曰復其

師竹堂集卷十四

三

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非失而始復也萬古不息之妙
于一陽來復者可窺耳此孔子所深歎也是心也非吾所
謂真吾耶吾之真吾其盡復與否予不得而知也可但以
形軀可見者之復是幸已耶太夫人曰不學與亡兒同卓
哉見乎豈唯閨闈萬夫之望矣君以奄忽如綫之身還其
本質爲吳中名士又舉進士高第在易所謂无疾利往誠
善復矣然天地人物皆吾也有一未復即非故吾古人建
立大小視所復之分量靡爽侯君勉矣哉行將翊贊聖主
復唐虞之盛俾頌君者邇源賢母壽寧有既乎君謂子壽
管母文無諛語故所以副君者規多焉雖然吾所謂吾媿

未能復一二也君仁人也休復之望其子心哉其子心哉

劉母王氏榮壽

士之成立資於庭訓向矣孫孤奮起十常六七何也孤多
貧貧則內而拮据外而酬應率于母之一身艱難辛苦有
心知之而不能語人者蕭然相對惟孤耳其孤誠穎秀爲
之母者安得不誨之勞之如女紅然夜以繼日而期其成
爲孤者誠有人心見其母若此安得不感愴慙厲如公家
索租亟輾轉稱貸能不思力田以償之耶往牒所紀更僕
未陳以子目擊則侍御泗州君之母豈不尤賢乎哉母汝
之上蔡人鳳翔倅清節王公女孫貢士籍公女也出自名

師竹堂集卷十四

四

閩夙閑內則蚤歸處士劉公以淑懿聞里中處士公故宦
族僦儻好義不問生產日以貧捐館時侍御君甫七齡門
祚益衰母撫侍御君時時泣滫泔紡績遇歲歉寧枵腹不
使侍御君饑也侍御君知向學俾就外傳母讀書知大義
日夜課之稍怠則歛歔不食侍御君感激嚮往譽日以起
嘉靖辛酉舉于鄉戊辰成進士捷至親戚競賀母曰士而
登第報主有階矣然我所榮者不在是也侍御君司理太
原母以仁恕平反惓惓論之績冠河東暨召入辟臺跪請
教母曰我閨閣人安知持憲事然每聞汝外大父及汝父
言官秩華要無如御史正宜忠厚兼之爲難小子勉哉侍

御君奉教益謹輶車所至如淮如秦如畿內雖風裁大振而惠澤旁敷一時良執法未之過也則慈誨之繇哉今年母七十有八侍御君迎養京邸三月十三日設嘏辰也兩河士官都下者擬奉觴爲母壽而柱史雲臯徐君給諫仁軒馮君儼然過玉子曰子聞劉母賢不喜綺麗獨喜古節孝事子盍言之庶當母心乎吁子言曷能當母然吾鄉諸君所揄揚者母壽耳不知人子誠顯仕不必問其母何如皆微掩媛圖享逾仙籙者也如是而卽當其母其子也奚當輿論哉子家義陽與母里接壤諗知其賢且與侍御君布衣有善非通籍後始交驩也又非曲當以要結者母秉

師竹堂集卷十四

五

節立孤茹荼履困已有致壽之基其孤之貴也日以活人訓無一語及富貴利達又有致壽之理孤果能奉母誨以推之又有致壽之報是皆天也人何與焉夫孤位日崇則母惠日溥母惠日溥則天心日篤吾鄉今日之觴也其爲母百歲華筵投轄之張本乎子又聞母以侍御君貴兩膺褒綸冠帔置之笥日御澣濯衣卽此一事文伯之母奚讓焉能勤能儉老氏之所爲寶壽不必言者邇由斯以談子言雖不腆其得當於輿論也又賢母之賜也

壽新安吳母序

近世之稱孝者率重顯揚與孔子之旨異孔子所謂顯揚

者道德稱述非致身富貴徵國家寵命也以寵命非顯揚固不可以寵命爲盡顯揚之道亦不可何也人子盡其在己者而已矣其不在我者不敢必也聖門至孝非曾閔乎顏子離親遠遊乃德行之科顧先二子卽檀弓所記孔子告子路之語非千古事親之準耶子每以是勗人子不以遇而以心雖天爵良貴之緒論而不以菽水易鼎俎不以荆布易翟禕俾隱約之士弗豔羨而慙阻亦勸孝之大者也新安吳君國遜以博雅客都門戶外之屢常滿子訪君小齋出古圖史鼎彝玉石諸物賞鑒精到揮麈往復蕭疎簡遠忘其身之在燕市也而君悒悒若有所陳而未吐固

師竹堂集卷十四

六

詢之則長跪請曰國遜不肖甫十三先君見背母氏二十九二弟襁抱遺腹數月爾母摧毀絕絕而蘇欲引決狗先君則又持諸孤泣勉進粥辛苦拮据艱難萬狀不能述也迨國遜可應門戶弟稍長母氏督誨不以愛廢而予兄弟亦感泣相懋不忍一日去母側母又責之曰男子志四方所以廣聞見資啟迪也奈何爲兒女子戀戀老牖下國遜可出季可脩而父業我雖斯老尙能勤儉佐生計如我言而父地下當快愉也自是不肖邇江淮入薊門一時公卿大夫名士不以不肖踈賤日折節交驩所得珍異饌致之母侯鯖不啻也而仲入成均季亦爲郡諸生母氏春秋高

子兄弟未沾一命每念踟躕若無所容願先生教之子聞
歎曰賢哉母斯內範流徽宏遠矣子何彼之豔而慙阻哉
若以此憾是顏子陋巷爲沒親之善而遠遊爲棄親之養
矣且國遜以博雅籍甚藝圃季進脩日茂登壑昂霄可以
券取寵命赫奕何詎不如近尊顯者而以爲憾哉母賢母
也匪此亦適矧又有進於此乎國遜勉之持子說以壽母
必有味乎其言而以是勗人盡其在我而不在我者勿恤
是錫類之善者也

記

遊華山記

師竹堂集卷十四

七

予多病雅有尙平志每逢縑流羽客奇士高人輒詢五嶽
之勢咸以五嶽惟太華最高而亦最險人不易登而仕宦
尤難何也他山之險可與者半是山陡削六千仞僅一線
而上扶掖且不能指手而何言與一難也他山之險凌虛
駕空一二止矣是山自千尺撞至日月崖皆驚魂失魄之
所俗云捨命遊西華二難也盡日攀緣力在兩手寢具食
具俱由背負崖居泉飲其何以堪三難也結束單急狀如
手搏觀既不雅而步步危慄戒切垂堂志沮叱馭四難也
凡言遊華者率至二坪詢三峯勝蹟擬譏欺人耳子曰有
是哉他日必宿絕頂以償夙抱甲戌四月于役平涼古朝

那地而回中則漢唐戎馬之區也是時關中饑聞韓藩宗
尉索糧數窘使車意頗憚之唯以王母之占蓮峯之願毅
然遂行潼關阻雨同館盛敏叔亦言登陟不便而予志甚
銳關外去襜帷隱隱見霧中一黑尖不知其爲山也又行
霧漸開三峯如芙蓉出水翠插天際不覺身躋明星之澳
區神遊尊收之別館矣敬謁行宮默禱畢駐華陰署中以
語李令李臨汾人以身謂稱曰患公不能遊耳果遊當爲
公前驅奏章金天令玉女以旌幢來迓爾予欣然謝之偕
從周出西門十里至雲臺觀而連趣惟賢飯畢至玉泉院
希夷瘞骨處骨在試鑿穴監司以爲惑衆瘞此而風雷大

師竹堂集卷十四

八

作水溢泉沸居人懼藏峽中乃安由院後入谷兩山壁立
中道一徑皆大石水流石下數里有泉直下千尺聲驚迅
靈沫濺急雨當其湍處鑿飛泉二大字不知何代人書也
側身過五里關石級上屋數十間奇樹爛然桃花坪也又
五里至希夷峽峽在懸崖中裂二尺高踰百丈予與從周
捫蘿登崖約二丈不能再上望林麓間有車騎惟賢已至
峽下亦攀附上崖命道童上峽取仙骨手足緣巖面孔向
上而行使人毛竦倏忽伏黃袱而下至希夷祠盥沐焚香
再拜開視頂骨甚大泥丸二小孔脰一節長三尺紺碧光
潤作異香氣仍命童子寘峽上峽旁有無憂樹道人云峽

前後絕山魃木惟蛇虎之類真靈境也度石橋日已入崦
而霧尙未開汲泉烹茶憩道院拜金天祈晴一道人脩
髯偉軀長揖出升仙圖一幅洞天福地古今仙品咸載四
骰子以赤碧青分等級引至一澗澗二丈跨以巨石其平
如砥匪由人力水流淙淙共戲其上道人云公等俱仙矣
又曰勿謂此地爲此亦非偶然也袖圖長嘯而去予
問在持道士曰此甘肅秦將矢機論死後辨雪棄官隱此
者天又微雨入飯道院復禱金天約二鼓童報月出驚出
視之月度林杪如流螢隱見三峯如三巨人攘臂欲搏蒸
雲高封不見肩項四顧悄然怖而入戶掩關挑燈聽道人

師竹堂集卷十四

九

誦黃庭牖隙松蘿已奕奕射日光矣喜而至青柯坪雨又
作相顧歎曰山靈拒我至此哉李令備蔬食寥陽宮因上
玉皇殿拜禱禱畢下視亦削壁也不知何由而上道人以
鐵繩係之乃持而下予謂二君雨若此縱不能上千尺撞
獨不可至回心石乎奮衣過十八磬懸練繫腰推挽而進
久而至回心石下視吐舌而退復至青柯坪又相顧悔恨
仍至其下時雨雖止玄雲尙結望三峯自峽下滴從人
咸謂峽雖險天晴猶可登若滑且險乎足何所施請俟來
日或使旋可耳予雖然其言而亦恐遽去姑坐石默念谷
口露青天霧飛捲自東而西日甫辰已爾予三人向日拜

日嶽神憫予辛苦不拒矣出銀二兩謂從人而輩願上者
西立有賞不願者候此不汝強也歡呼爭應亡一人不願
從者予與唯賢從周笑曰利往利來太史公之言千載一
日也一道人請前導以香布酬之方結束間忽有聲出峽
上從周已與道人上七八丈矣用手招速來無慮也乃魚
貫而登四人挽腰帛二人捧左右足予兩手攀石坎從人
戒以毋仰視毋下窺凝神定氣殊無恐怖久而撞盡入百
尺峽峽凡三折最上二大石空懸側身而行觀天光一線
耳峽盡一石澗九丈長丈餘特出千仞之上曰望仙臺定
喘而行又二里曰獼猴愁鐵鑄一猿作愁狀其處以鼻挨

師竹堂集卷十四

十

絕壁橫足而行足趾外雲湧起莫測淺深也從人齊呼佛
號其聲哀悽予又默念人至此始發善心可笑也約二里
險盡而車箱谷老君犁溝又復如是度仙橋三里至雲臺
峯道人云雲臺峯人不可至此又一峯名偶同耳峰側小
室僅可容膝老道士坐榻上從人云百歲外矣見予輩來
下榻迎榻上開小窗下臨絕壑予題吸雲卧月四字道士
煮粥出葉裡花龍白芽二菜他處所無也食之甚美屋外
望水簾洞甚悉洞在三峯下太華北門也上有二十八宿
潭通玉井共注流山中如人鼻涕然非若瀑布流山外也
眺人大呼奇絕由峯前小石峽行半里曰金天洞洞上爲

日月崖兩崖特起日月出沒從山隙射之得名而攀躋甚險上崖一里爲三官洞又二里過閭王砭或作邊謂隣於鬼也如犁溝作離垢當是後人臆定耳又一里憩松下或謂五粒松非也道人云五粒松在西峯上平如偃蓋上有青蘿下生茯苓如人形服之遐舉此松挺秀危巖不知年代亦是仙種因採其葉併根嚼之味甘苦又一里小石坊曰蒼龍神門長嶺峻脊濶約三尺左右陉削千丈猿猴以萬計投以石亦不驚此山一線而上飛鳥亦少而况異獸此類便捷故繁育如此人行嶺上旁列鐵柱云漢武至此以錦障風又蔽險也此嶺多風稍起卽厲勁旋轉數人擁

師竹堂集卷十四

十一

抱不能成步豈道家所謂剗風歟從周誦南華大塊噫氣之篇調調刁刁空谷中若相和者予振衣冷然御之而行過巨靈石二里一小祠曰靈官神像後一逕側而過曰一天門又上二天門總土地廟或曰總作宗旨華爲羣山宗也旁有四仙菴爲譚紫霄馬丹陽劉海蟾丘長春脩煉之所由玉皇洞北二里爲玉皇閣閣下爲玉井閣後爲鎮獄宮石壁上有十丈蓮三大字由閣右三里登西峯仙足跡長約數尺亦曰巨靈也西一里金線龜酷肖焉循陳香子劈崖而南如倚城堞下窺亂石如劍戟植立又一巖曰捨身凡所謂捨身者謂捨此身之欲佛之假合老之所患是

已今海內名山往往有此巖愚民不知甘於糜碎可哀也由足跡而南爲老君洞其煉丹爐在危峯上四面陉絕又一里爲南峯三峯最高處也上有仰天池黑龍潭祈雨輒應宋崇寧二年封顯潤侯峯凡三層一層有希遜先生睡像二層嶽帝祠俱屋數楹而已是雖絕頂無多地而一木一瓦必由背負險遠不易致也是夜宿二層懸崖爲屋鑿石爲牀時五月二十一日下蒸松火猶寒不禁道人具蔬食出所携天池茶汲天池水用松火烹之與二君連啜數椀相顧忡忡恐隨天風去不能割人間愛也惟賢從周講玄牝逍遙往復甚苦予與道人旁坐無語予謂道人予三人孰愈道人曰以不二法門論公似羌勝耳二君亦歎服大笑少頃出戶月從東峯岫中出星斗燦然知明日大霧而西峯之顛有光甚異冉冉下玉女峯若列炬然道人云此山靈異不可名狀或聞異香或現瑞靄或絳霓旂旌或乘龍跨鳳種種不一然凡濁之夫亦不能見公等見此非偶然也乃焚香作禮入戶二君猶相講論予以攀躋倦甚石牀松火欹枕殊適方向圖南乞睡法二君休矣勿妨吾事遂寤熟天未曙道人振子起起觀日披衣出崖外見東際赤霞閃爍若飛電若晴虹目眩不能開道人云泰山日觀近也此去海遠又羣山蔽之特以最高故所見如此昔

師竹堂集卷十四

十二

人孰愈道人曰以不二法門論公似羌勝耳二君亦歎服大笑少頃出戶月從東峯岫中出星斗燦然知明日大霧而西峯之顛有光甚異冉冉下玉女峯若列炬然道人云此山靈異不可名狀或聞異香或現瑞靄或絳霓旂旌或乘龍跨鳳種種不一然凡濁之夫亦不能見公等見此非偶然也乃焚香作禮入戶二君猶相講論予以攀躋倦甚石牀松火欹枕殊適方向圖南乞睡法二君休矣勿妨吾事遂寤熟天未曙道人振子起起觀日披衣出崖外見東際赤霞閃爍若飛電若晴虹目眩不能開道人云泰山日觀近也此去海遠又羣山蔽之特以最高故所見如此昔

人所謂西觀昧谷之已昏東顧扶桑之已白更無峻極惟
戴穹窿詎不信夫因又入寢久方日出晴旭甚麗櫛沐畢
歷謝神貺飽食菜粥道人引予三人下視城邑村落畦田
道路錯雜如雲錦而秦漢以來故宮墟墓廢苑殘壘不勝
弔古之思東南微微如濃雲者太和也道人云二山晴明
正可互見餘千峯萬疊如波濤起伏蒼蒼茫茫不可窮也
予見樹影中有光類二金蛇踔躑煇赫其長不竟驚問何
物道人云黃河渭河也日映作金色耳予謂二君此何但
秦中大觀恐海內名山無以踰此歸向人間言必不信也
眺久已辰刻歎息而下東南二里小徑曰避詔巖架木而

師竹堂集卷十四

十三

度甚險里許至雷神殿朝元洞在雷神之南一巖如浮屠
小徑僅二三寸下窺深黑過者如九級上相輪外環而走
也予謂從周子好玄嘗有過真之志此洞險絕如此其中
必有異子能探之乎從周短衣赤脚向洞睥睨繼之以拜
以爲戲耳乃面危壁側身旋轉而過亡不色變者久而復
回但連稱大奇驚訛之云過削壁路坦洞前一石突出洞
可容千人供玉帝像亦甚大不知何由措手相傳雷神劈
石而成洞西有巖北行一里爲郝真人避靜處巖下有物
毛長尺餘非獸非人大怖至洞稽顙祈佑幸而至此吁亦
危甚哉從周復向洞拜乃逶迤至東華洞洞旁有八仙石

榻可臥數十人外有影娥池如半月狀清澈可見毛髮飲
甚甘東行密麓上玉女峯祠坐石龜上類巧匠鑿成者石
馬一靈異甚著祠前後曰五貯水清碧不溢不涸洗頭盆
也予以拭目笑謂二君少陵往來嶽下覘得仙人九節杖
拄而到此竟不能至徒想其盛形之歌詠耳吾輩赤手容
與何由叩玉女假神馬招拾遺來此償其夙願作驚人句
搔首問青天乎祠東望細辛菖蒲二坪拜斗臺混元洞俱
未至而東峯三茅洞道士以茶果來邀欣然從之斗折而
行忽黑雲谷內起隨風羊角而上道人云雨至矣懼而止
遙見仙人基所鐵子亡緣一著也復委曲至土地祠下蒼

師竹堂集卷十四

十四

龍嶺飯雲臺峯循岡北行觀仙掌巖壁黑色五歧如指儼
然巨人掌也或謂石膏壘流黃白凝結後人好奇遂謂巨
靈劈仙掌跡猶存王涯之辨亦云五崖破裂偶爲掌形予
謂海外諸仙若曼倩所紀景純所注所不敢知其載于方
輿者止武夷與太華有掌跡耳何他山俱無石膏壘流及
破裂狀耶石月半輪與玉蟾終始漢武觀仙掌特立巨靈
神祠又以名邑其來甚遠始予入山漸深見懸崖絕壁往
往有樓閣人物丹青煥發亦謂膏液漬漸偶然耳既又思
造化至妙何所不能宇宙至大何所不有庸可耳目拘胸
臆測哉觀久恐雨至復遵舊徑而下覺不甚艱不知昌黎

公痛哭作書與妻子別何處爲之一噉甫下撞雨又大作
 兩崖潺湲飛瀑交濺稍避青柯拜神之惠因與二君歎曰
 茲遊也天下之絕險而亦天下之絕奇恨迫於王程不能
 盡歷然出入烟霞凌駕霄漢穹日月之出沒閱滄桑之變
 更翠靄盪胸白雪捧足渴飲金莖之露饑餐玉井之蓮庶
 幾骨蛻玄都氣通帝座者矣予平生無他嗜好惟圖籍山
 水耳婚嫁稍畢再問真源縱不能見叔卿之鹿馭觀初平
 之羊城叩道廣而訛王刁禮壺公而抱貞晦亦豈能上應
 冥鴻下甘腐鼠乞蓮峯道士之奏章貽華山處士之笑柄
 耶道人留飯而雨亦止復至玉泉李君已設燕張樂候盡

師竹堂集卷十四

三

日矣慰勞已酌巨卮爲壽曰始公輩之來甚銳予雖不敢
 尼而陰雨如此計必無登陟理茲入山而霏微抵撞而開
 霽既上則靈曜麗空甫下而滂沱盈道纒素孚假何彰灼
 若斯哉公其紀之當勒石青柯道院俾采真者視爲指南
 好奇者侈爲嘉話祛懦夫之畏怖闢名嶽之幽潛三峯且
 謝公矣因痛飲極驩而罷夜分歸巒栩栩遶遶尙作遊仙
 之夢凌晨西去回首依依使竣東旋步步瞻戀事親之暇
 恐遂遺忘默計登臨之程次而爲錄匪云敢禽慶之遠攬
 資少文之卧遊亦以一褐一瓢他日重來爲公案云爾

遊汝州崆峒山記

子以七月八日抵汝墳日夜大雨憲使新城王君州守姚
 江陸君時來慰藉十一日晴爽覓小竹輿自伊陽之嵩陸
 君過署曰茲行五十里憇湯泉又十里崆峒山黃帝問道
 處也已具蔬食當先往候耳予使平涼登崆峒絕頂探玄
 鶴洞下飯問道宮古蹟具存茲又有是山何也出門泥深
 艱於行數里遵汝潁沙徑平坦日色甚麗抵湯泉過午矣
 未及浴食少茶果西行六七里一山僅若巨阜而草木葱
 鬱樓閣參差林麓中隱隱見車騎知陸君已至渡小河登
 山之半黃冠導之及小樓門陸君出齋相與四眺峯巒萬
 壑競秀爭妍雨霽天青上一色移時而入石階竹院事

師竹堂集卷十四

十六

事幽雅三清殿雖不宏鉅而塑像尊嚴無一塵態兩壁繪
 畫冷然御風老道士云相傳唐時豈僧繇道玄之徒歟瞻
 玩其下久而不能去西爲黃帝殿又西爲廣成子殿古色
 黯黯不問而知爲前代手三清殿前一小門折而西殿三
 間凡登仙者咸位焉壁繪七十二化身金碧燁燁射人則
 今人爲之廣成殿西三官殿殿後真武祠神光煥發有氣
 肅滄溟之意予所觀諸上真像不能殫舉而此爲第一惜
 幽僻遊者絕少故靈蹟弗章然亦因此完好若神物呵護
 焉者不偶然也陸君具蕙苾飯道士供山菜而令行童汲
 澗泉烹予所携天池茶腸胃頓易已徐步山下有洞其

戶上出白犬常遊洞外曰玉狗峯政可與平冷啞峒玄鶴
洞作佳對也廣成子墓在蔓草中而啞峒有三安定臨洮
汝墳也莊子述黃帝問道啞峒遂言遊襄城登具茨訪大
隗皆與此山接而山下有廣成城疑此爲近第邃古杳冥
無從而考矣昏默清淨守一處和實爲猶龍公鼻祖無爲
而泊孔子贊易有遐思焉後人不察遂列黃老爲一途與
儒術相結所謂愈遠而愈失者也陸君太息曰此予感奮
欲言者子能宣之茲遊不虛矣乃書付老道人留丹霞院
中

雲夢山水簾洞記

師竹堂集卷十四

七

伊陽在萬山中縣東五里雲夢山水簾洞相傳鬼谷子修
道處丁亥七月予自嵩返伊令安肅張君指洞謂予此海
內靈區也已具尊疊顧水漲莫可渡予謝別君去山離大
道僅半里色類精鐵陡若危垣青蘿碧草奇花異卉交垂
互結如張錦幙驟雨忽來疑珠飛溜織成文理虛明瑩澈
宛然千尺湘簾放鉤覆地洞正據其勝得名有以也觀之
躍然謂輿隸有能界我至洞者人犒百錢驩呼爭應而水
流湍急波濤洶湧嵐光映之作深綠色令善泅者探之淺
處及肩選長大有力者一人予坐肩上一人扶予足兩人
掖負子者隨泅而涉雨尚未止波來暫停波去復行予赤

腳逐流衣盡沾濕幸及洞口坐石濯足更衣而入可容百
人石几酒肴張君夙備者飲二小卮餘分從人漸入幽窟
寒風颯颯從者懼而止予復進有光如漏仰視嗟峨旁數
小徑莫知攸往依光而行兩壁若榻若爐若鐘若鼓若人
物隱隱莫辨而風如箭射悚然而返土人云洞通南陽瑞
雲諸處周迴屈曲不知幾百里往有異僧住三年深入數
十里多巨潭蛟龍蟠據莫能進蝙蝠如箕殊不畏人一日
僧方誦經有聲如雷自內出懼而奔遂無敢棲者予聞震
澤山洞東通林屋西達峨眉南接羅浮北連岱嶽不知幾
千萬里而中有銀房玉柱金沙白芝好奇者常見之卽道

師竹堂集卷十四

六

書十大洞天俱在人間非若曼倩子年所紀莫可致詰者
也伊陽雖汝洛屬邑幽僻險阻舟車不通于旄罕至以故
洞在官道旁又鬼谷靈境知者且鮮矧探其勝哉予好奇
之過不覺濡首又值急雨所謂水簾者的見其真可謂厚
幸矣鬼谷子不詳何許人鄭玄謂卽鬼史區黃帝佐也史
記云鬼谷先生蘇秦張儀之師今考鬼谷子春秋晉平公
時人脩道於此儀秦從之辭去鬼谷曰二子輕松柏之永
壽貴一旦之浮榮惜哉二子果不克令終子雅有幽棲志
茲復泊沒爲浮榮所驅低徊洞口得無爲山靈逐哉避雨
郵亭草作記不特章洞之奇且俾來遊者之省悟也

師竹堂集卷之十五

三怡堂叢書

汝南王祖嫡胤昌譜

記

遊嵩山少林寺記

往子自關內旋也道經汝墳去嵩嶽僅百里而瞻戀慈闈恨不縮地懷之十三年今歲北上延世以信來欲子至嵩縣取道登封可償夙願七月十六日自嵩抵伊陽過雲夢山入水簾洞深處甚奇出洞三十里北望有山如冠秀拔雲際盡日目之私念此豈中岳乎十八日汝州北發登送表嶺峻磴坡險逾冥阨而是山漸近雨霽日高片片芙蓉

師竹堂集卷一五

一

露珠兢滴問之士人不知何山也又數十里則草木巖壑鳥道樵逕歷歷盡見視前愈奇恨不一躋其顛去登封五里止隔一水問之老人曰御寨也昔有王者屯兵於此子又私念是山百里外見之其高其秀獨爲冠絕而非嵩也豈嵩又勝此奈何在是山下也夜宿登封月明如畫城外諸峯近挂屋角次早出縣西門行兩山中即轅轅道也飯廊店舖前所見山非復昔之高聳而麗日映之嵐氣濕衣靈光眩目片山遠望如黛漸近則否此山去官道里許而翠微愈濃令人對之神爽飛越詢郵吏少林僅五里心愈疑之輿行亂石上循山麓折而南已見二樓出林木表循

潤渡石梁僧衆胡跪道左導以梵樂子謝曰子欲探茲山之勝上人奈何以世法縛我僧笑子携之行棹樸扁跋陀開荆山門榜少林禪寺入戶爲四天王殿北爲大雄殿宋重建也禮佛畢升法堂石座律師說法處堂後爲方丈懸大千上人仔持序今少師元輔申公作讀之一過而是寺首黃梅曹溪與戒律技藝二途無餘蘊矣法堂後爲廓然亭亭後爲初祖殿石臺巍然棟宇已廢復至方丈東西俱官廳縣令鄭君已親來治具時予同方吳二生世申二兒擬短衣登眺而僧見令來執禮甚恭子以實告鄭君留其俸及一吏而去子易小半臂僧俱便服行童數人攜茶果

師竹堂集卷十五

二

先循兩廊碑碣不可勝覽石柱勒名殆遍諸佛大士像唐以前者甚多而漫漶完好各半片來遊者必題名必刻詩石工藉爲生計有力者往往鏗滅而加己作其上劫灰疥壁人苦不悟名根難除即一可例其餘矣山門左爲鐘鼓樓下供緊那羅蓋元神僧以威力卻紅軍不入寺者像約一丈卷髮圓目拄杖俯首而立衣以綺帛宛如生人僧云像自爲之旁二像後人依倣而成雖酷肖似而神氣索然矣寺以此爲伽藍而拳棍技藝習者相繼寺有文武二山喇嘛師以經論授淨堂以拳奇授扁圓形勢氣脈不偶然也右爲轉輪藏機在地下推之而行有梯架梁上可遠眺

未暇登也循廊而北折而西二三里至初祖菴祖像俊雅非今圖胡僧菴後小室祖面壁而坐二祖旁侍半立雪中前一石不盈二尺衣服紋理如水墨寫意人云眉目盡具非也石在洞中僧以觀者登陟不便昇寘於此菴前四柏一爲六祖手植三擁壽藤所謂三花也花如乾蕙僧云孕婦過此必墮胎而花又治難產菴後多古柏仰視洞在五乳峯腰可六七里時正午熱甚以一大柏枝自覆攀躋曲屈凡十數憩始至洞口洞如一大屋爽塏潔淨亂石下垂如滴乳而作龍形者鱗爪具備傍一小洞深不可測僧云洞原龍穴初祖至龍遂移此延世於小洞上隸龍窟二字

師竹堂集卷十五

三

洞前一石如碁枰鄭君亦具酒果石上因飲二屆出洞外面少室二祖洞及四天門之勝恨不攝衣奮往而苦甚汗喘從者俱憊徐徐而下久而至甘露臺跋陀於此翻經天降甘露下臺入寺由六祖殿至方丈則武僧百餘立階下拳棍劍戟各逞其藝猛如熊虎捷愈猿猴寺以技雄四方不虛也顧無可與談者一僧隨予上洞秀雅不羣乃棄博士業學佛此地者問大鞋僧西去久矣東官廳前一僧自衡嶽來日一粥數日不食亦不餒跌坐不語與之錢不受餅餌亦分與貧者冬夏一衲異僧也予往訪之頭覆一圓瓊清臞微鬚問之不答僧云二年如此矣予歎息復至方

丈王僧具蔬食欣然一飽日漸入崦嵫延世必欲宿次日上少室由二祖洞而下予以從人多供給不便又恃此吾豫境他日可復來乃出山門坐大槐下後秦所封也對少室久而不能去詢僧所見秀拔雲際者卽此而登封北山則太室也少室視太室最高二百里外俱見之而三十六峯如青蓮出水長劍倚天土人乃云御寨王敬美謂華陰人日在仙都下而不知予謂華陰人不以仙都爲適尙知爲太華也封丘人住二室下而不知爲二室此豈相忘也哉嵩惟少室勝其所以勝者必自汝州過送表嶺至廓店而其奇盡見若少林對之他山等耳又太華五千仞望不

師竹堂集卷十五

四

過五十里而他山最高亦不能二百里外少室孟津渡河舟中見之未足異也覃懷而東去嵩已遠尙依依晴空也豈天中地勢使然乎中嶽巨百五十里微少室虛得名耳至於釋氏入中土自達摩始而五乳之義派竟五支乳峯高遜二室秀亞諸峯而龍翔鳳舞揖太函少鍾爲奧區飛錫首卓微乳峯則少林無依微少林則祖教不闢此豈惟土人不知遊者不知而問其徒亦無知者也僧聞予言合掌恭敬而白公茲之來爲乳峯標靈請記之子謝而去夜坐登封署中四鼓記成書付首座若跋陀叱水嶽神移松眞妄難窮存而不論

嵩陽宮記

出少林至邗家鋪口已銜望洛峯高阜處見孤峙若浮圖者唐碑也予昔使關中乾陵無字碑宏巨罕儷觀此欲至其下乃循太室山麓法王寺而東石垣竹逕僅容旋馬數里昏黑折而北碑在野田中四旁木架縣令打碑應人索者火光不甚了了知為聖德感應紀天寶三載立也書法妙絕仰視魏義與乾陵不相降伏當時規制非後世所能辦而輕用民力即此可例其餘矣稍北三樹漢武所封三將軍柏也下有石碣大可七人圍次五人次四人根蟠虬龍枝翔鸞鳳風過而笙竽鳴雨餘而蒼翠滴仰瞻則日月

師竹堂集卷十五

五

蔽虧遠睇而雲霞燦爛生平未覩目眩心搖真神物哉樹北為嵩陽宮舊天封觀基唐天寶建也至元中改為宮今廢以祀二程則嘉靖初邑令侯君也夫唐碑在前漢柏在後而天封舊觀以祀二程於義何居二先生講道淑人所使古跡湮沒哉祠東為崇福宮啟母石石前啟母廟俱荒蕪一視而已自此而盧岩龍潭諸寺青童玉鏡諸峯皆太室之支夜深不能遍歷紆而入城月轉嵩門矣嵩門在法王寺左八月秋分月從峽出

玉人峯記

三室皆嵩太室二十四峯自君子山至黃蓋可盡見少室三十六峯必自送表嶺至廓店其奇始章予自少林之嵩陽宮俱循太室山麓夕照曉靄紫綠萬狀一峯亭亭如人嫵媚可發問從人不知何名遙見老衲自深谷來詢之曰玉人峯也嵩嶽無志已為缺典而邑乘復寂寥數語莫可參考後見他書隋大業四年幸汾陽宮藍田令王曇於藍田山中得玉人著大領衣冠幘羣臣莫識崔頤曰漢文以前未有冠幘當是漢文以來所製也臣見魏大司農盧元明撰嵩高山廟記云有神人以玉為形長數寸或出或隱出則令世延長陛下定鼎嵩維嶽神自見臣敢稱賀此諛

師竹堂集卷十五

六

詞不足道然亦可知峯名之義其他如浮丘子晉七佛羅漢藥堂瓊壁諸峯當各有義惜不能遍遊亦不能遍質也予又有感漢武好神仙一時詭異不可勝紀嵩呼之聲安知非方士為之而迄今祝頌不改隋見玉人兆慶延長未幾有江都之事人君約已裕民深居簡出至於州嶽效靈歲豐人和此自不可誣者若夫封禪之侈心祥瑞之詭語豈惟明聖之主所當拒絕恐嶽神正直亦所不願聞也

黃蓋峯中嶽廟記

黃蓋峯太室東南欲盡廟在峯下遊少林之明日已戒行矣鄭君苦留曰已備一觴於測景臺道從嶽廟飯而往返

未暮也予重違其意延世復從憇之乃出東門過穎考叔坊越關廟地俱砂礫荒旱之後繼以水患民物蕭條爲之酸鼻八里一市肆僅二三家齋餅餌度石橋道士二十餘人各持樂器道而行三緇楔南曰中天第一山東曰嵩呼聖壽西曰嶽降賢臣復循廟垣而北真武祠後道院更衣處也鹽沐畢由西門入兩廊盡傾方事脩葺北曰峻極之殿制倣宸居謁拜階下道流引階升廟瞻禮至寢殿東一門北行胤嗣殿也香火獨盛階前老柏雖亞漢封亦千年外物南行折而北遙對峻極殿又復贊拜禮四嶽也泰衡西恒華面東各一小祠予謂五嶽並峙原無差等今

師竹堂集卷十五

七

以中嶽巍然南向而四嶽旁列豈惑於郭璞嵩惟嶽宗華岱恒衡巍然中立衆山之英之贊抑別有據也御碑亭俱前代及我朝祭告之文不能盡讀崇聖門外古柏蒼蒼東一小城惟一門西向城四旁鐵鑄四力士守之各高一丈四五尺曰在死城也人不敢入予笑曰生必有死人復何傷攝衣而入荒草而已半已焦灼詢之道士乃焚楮鏹處也天中閣高偉壯麗大司空鎮山朱公有記登而四顧二室若雙闕餘山龍嵒肆兀爭獻奇巧應接不暇因與方吳二生奕日去少室不數丈下閣飯道院擬躋黃蓋峯而峯頂雲起如車輪潏然四布雷聲殷殷亟驅而返卒未如刻

景之約測景者周公建土圭測日夏至之景尺有五寸而里人謂是地日中無景殆不然也始鄭君留予於此可歷石淙玉溪嶽廟瞻拜而已茲盡日廟中不克一至臺所卽黃蓋咫尺畏雨而止人生一舉足信亦有數矧其大者可強致乎

遊太和記

海內山川載之圖經者人未嘗不遊遊未嘗不紀雖荒絕僻遠之瀕詩人文士才一吟眺遂顯於世其異域幽境足所不至與荒榛敗棘淒淒無聞者不知凡幾十洲記疑曼倩寓言卽有之非乘雲御風不可到惟太和介襄郟之野

師竹堂集卷十五

八

起兌出震應軫乘婁蟠踞八百餘里高列七十二峯三十六巖之奇峭二十四淵之幽邃宮觀殿宇皆倣天府帝座之制雄偉華麗不可名狀其爲崖爲洞爲廟爲祠不能悉數志云聚南五省之財用人二十一萬不知作之若干歲香火之盛遍乎寰宇故其奇勝皆有目者所共見有足者所共遊匪若荒絕僻遠之瀕必待吟眺始顯於世又非神怪虛誕恍忽夢想之外可以夸詡而人莫之辨者也予嘗遊楚之圓通寺與僧談天下勝蹟五岳而外如池之九華歛之黃山括之仙都温之雁宕夔之巫峽其餘奇秀品第無遺僧曰子遊太和乎諸山可盡覽已予雖疑其言之侈

然心動而神往者屢矣今歲十月有南陽之行過卧龍岡
弔武侯登清高閣極目備途行人如蟻祈拜之聲震動原
野皆謂武當詢程不五百里遂慨然躍馬西去是爲十三
日宿鄧州白馬寺十五日過小江宿漁人家五鼓行高嶺
路極崎嶇俗名瘦驢嶺二十里始盡月尙未落午未時過
方山石磴下小坊書方山聖境四字循石欄至山顛有真
武行宮南望若黑雲插天際者天柱峯也駭愕吐舌久不
能定晚渡漢江江岸羣山翠屏羅列東岸有巨石立於山
麓昂聳如馬首約百餘尺上有亭曰滄浪亭俯瞰大江可
以垂綸泊舟其下神爽飛動過江卽均州水環雉堞縹緲

師竹堂集卷十五

九

入畫夜宿淨樂宮宮半城中壯麗宏敞甲於天下宮左爲
紫雲亭圓起城中狀類垂蓋江行者皆見之亭下石欄可
環而走脩竹長松遍植欄外次日午至草店舍騎坐肩輿
南行三里爲遇真宮二里餘入仙關迥然別一境界矣輿
人云玉虛巖人所不至循九渡澗凡五里始至徑益險石
益奇靈草異木不類人世縈迴曲折復由太子坡黑虎廟
威烈觀至紫霄宮度瀧木溪橋之間俯臨幽谷萬仞莫測
而輿人左右前後捷若猿鳥隨其上下神色沮喪其寶極
穩經過杉樹蒼鬱參天有大十圍者極目無盡皆綠紫霄
俗所謂南巖景致紫霄杉信哉夜宿宮中次早登雷神洞

太子巖下憩紫霄福地叩方士養生術言約意盡坐馬跡
池大僅一畝舊傳禹導山至此亭一橋一並緣池設仰見
三公五老竈門福地諸峯巒巒霄漢之表千態萬狀應接
不暇次早過南巖宮宮卽天一真慶故趾其旁多重崦曲
阜呀呷之壑嵌空之洞方未入時坐榔梅祠望北壁下懸
崖置屋如棧道劍閣出祠右行百餘步度北壁深峭不可
測中通一道如橫堵行者側足其上旣度自南天門復折
而入小天門並崖斗折而行過大巖下山將窮而崖見劈
巖之半爲大殿又其上爲圓光殿殿下爲黑虎崖從大殿
後左折而東循崖緣石俯視欄外數千尺目窮處正黑不

師竹堂集卷十五

十

得底投以石無敲落聲陰風生於谷中令人毛髮灑浙戰
掉不自禁又過元君殿入南薰亭外有石枰相傳爲呂翁
故物又折而下至捨身巖巖前刻龍頭橫出欄外四五尺
遠望且使人奪魄往往有緣龍頭置一瓣其上者愚矣哉
其餘亭祠不能遍閱又東過風月雙清亭飛昇臺試心石
咸極幽絕夜宿方丈中夜深月出閣諸峯之上如流螢穿
林木之杪時隱時見步虛之聲雜以笙笛恂恂如夢且信
且疑惟時時顧僕人一笑耳次早沐浴升輿十五里至斜
橋經黃龍巖萬丈峯題刻大字如洞天絕勝日近雲低蓬
萊深處字皆遒勁不知何人書自一天門至朝聖門歷路

門者四每經一門石磴曲折不計幾里旁皆石欄鐵鎖攀援以升步步如雲飛鳥皆俯其背凡數十憩乃躋其顛平臺設眞君殿殿大如人小屋一間許治銅爲質沃以黃金光耀天日眞君及四天兵像皆窮極精巧殿前諸峯不可盡名其對峙而起逼几案者曰蠟燭峯若鼎而獻者曰香爐峯其下跪者揖者拜且舞者羅而拱者執戟而衛者搢笏而侍者冉冉而下作朝謁狀四望蒼蒼人云天晴北見華山亦隱隱莫辨也因憩太和宮贊歎瞻禮良久乃下往來之人何止萬數盛哉盛哉是夜復宿紫霄雲房清冷澈骨如生八翼自天而下目不得合股不得定又如墮萬丈

師竹堂集卷十五

二

幽谷忽躍而起視吾身若腐鼠然無復塵想約已夜分恐明日遂去因與旗峯道人坐竹院中汲泉烹茗聽童子吹笙孤月極明諸峯益奇怪如猛獸異鬼來相吞噬凜可畏怖旗峯因極詫紫霄之勝而宿南巖憩太和其王者亦相尙不肯下昔人嘗評曰棲危顛憑太虛如承露仙掌擎出數十百丈日月出沒皆在其下不如太和立神以扶棟宇鑿翠以開戶牖逞技巧於懸崖亂石間因險爲奇迤在成趣不如南崖石虎左龍前雀後武雖當廉貞貪狼二宿之下而環抱天成極石所棲各有次第則非太和南巖所得而有也故論太和之勝者於其高不於其大論南巖之勝

者於其怪不於其麗論紫霄之勝者於其整不於其奇太和在上南巖紫霄在下足成三台可謂三宮斷案矣話久就寢月已在諸峯之西次日欲遊五龍而力憊不支從者復多方沮之竟不果往聞五龍尤幽勝殊自懊恨迺由廻龍觀旁徑至玉虛宮宮在平野雄偉侈麗爲諸宮冠玉虛殿前老桂樹三其最大者以指絮之得二十二圍護以石檻不知種自何時老道士云爲國初植然不可考也由西塢北山下登望仙樓張三丰所棲故地樓外雪洞一洞有兩臺洞光臺容相輝映雖亭午如月出狀宮門內石渠涓涓涓以石欄跨以三橋渠起西山之麓延袤數十百步斗

師竹堂集卷十五

三

折蛇行入於東澗經自九渡自高山傾瀉澎湃數十里出石脇間與石渠合此去紫霄已五十里矣復出仙關遇方伯立山袁公憲伯望川孫公屏去騶從肩輿山行咸命再往因以困乏辭不獲供筆硯侍杖履竊高賢吟詠又里餘遇郡守坡頤公郎君時回西川便道遊此亦一揖別去是夜宿草店次日渡江山居五日十得一二耳而五龍之勝竟悵悵不能已諸山之靈不我拒矣五龍獨拒我耶抑草草之遊不足以盡之將有待而盡探其秘耶晦日抵家客有未遊者詢及輒不能答亦不能了了而詢者益多乃作此記以代口舌然非有泉石之癖者不敢示也

遊從姑山記

予使建昌事竣還歸王使人留行曰已治具從姑矣偶大
叅近溪羅翁來訪曰麻姑虛得名耳從姑雖小奇麗莫能
名狀予當爲主人蓋翁世居山麓讀書其中予欣然謝而
郡貳守郭君亦先攜美醞去乃出南郭渡野姥由松竹幽
徑行二里憩脫凡亭不百步入虎豹關攀躋而上至翠微
亭亭傍石壁有宋人竹洞歌稍轉而南躡石級崖端千尺
旁翼兩峯穹窿前覆若欲墜狀下有屋數十間風雨不及
寒暑互異崖上鐫飛鰲峯三字甚巨而道勁翁同年中丞
王公詢題翁手書也峰最中靈峯寺嘉靖初年災翁尊人

師竹堂集卷十五

三

比部公念其王母丘壠在焉而翁與少司寇東源朱公藏
脩茲處乃盡力經營梵宇視昔差小而依巖傍壑深邃曲
屈殊類鬼工後虛洞房壁鐫悟空前懸小閣曰長春憑虛
遠眺盱黎二水若襟帶王已命承奉賈君長史魯鄭二君
久侯矣予仰視二峯神爽飛越欲躋厥巔諸君有難色翁
慨然短衣岸幘而前予亦結束輕捷以二童子善歌者隨
歷基枰步瞻二石憩集英見雲二亭麻姑適與亭對循亭
而下至斗母殿殿上爲寶光閣益國嶺南書蓬萊島三大
字殿前爲白業堂方外禪衲習靜所也又轉入屏玉洞天
左立石一方可三四尋平若几席花卉欲然右則千仞削

鐵上鐫登壑凌霄四大字下高山仰止天子萬年以與麻
姑萬壽二山相向也石磴潔淨因呼酒命童子歌空谷中
若有和者俯瞰獅子崖仰視蓮花峯發在大叫繼以長嘯
起觀虎據崑復穿一洞側身入數丈內有虛牖以僻在峯
陰絕無至者崑北轉瞰叢篁密箬架壑懸崑列亭館二區
左則翁讀書處右則翁季子輅隱居玄虛閣也又南行過
靈湫洞以宋人禱雨應得名里人相傳洞出油米緣靈附
會之爾洞門隘而中寬扶梯去履襪巾履躋石磴甚危仰
卧徐徐入鼻去崖僅數寸入其中更復豁然見天光左右
各石牀一可棲息予與翁及二歌童飲其中不知去塵凡

師竹堂集卷十五

十四

幾許也洞前二小樓一爲玉皇閣一爲武當宮閣之西脩
竹千竿石磴聯絡峯頂所從入徑也徑旁石壁鐫乾坤正
氣及石竇雲梯俱東源公題梯竇數十武兩崖橫亘於其
中者雙玉樓也當樓一樹綠葉如冬青而朱實纍纍若丹
砂莫知厥名樹外崖石陡峻翁書玉立二字去地約百丈
鐫畢芟除其旁薜蘿中亦此二字不知何時何人書故樓
名雙玉今憲使雲嶽朱公建亦甚奇矣樓以木架下臨無
地試俯窺令人失魄而翁倚檻出身摘朱實饜饒哉當樓
斧劈一峽峽口垂塊石仄屣乃入入而仰視雙壁峙削百
丈架以石梁有坊曰步天橋前郡守雙橋凌公立也橋當

天柱蕊珠二峯之中下望深黑子與翁對坐橋上二童子以巨卮進諸君從峽下仰視大呼爲飛仙峽口兩端各豎立玉樓孤峯其前獅昂其後象伏宛若生動二峯絕頂平敞百里盡見午後從面壁亭下至見雲堂與諸君飯畢啟崑扉酌玉冷泉爲翁尊人前峯書屋上刻制詞予因歎翁隨地不忘君父非膏肓泉石者又西至冲和石室翁冢祠軒隱君就崑構樓曰棲雲虛廓淨几出萬木丹青之表獨甲他所蓋翁二子有冲舉志弱冠辭廩山居廿載而翁又急流勇退周旋其間地以人勝不虛矣是遊僅一日翁高年登躋靡倦而二童子解人意扶掖愆愆小倦則歌以勞

師竹堂集卷十五

十五

之歌清且激楚作孫公鸞鳳音故一日而盡窮其勝也夫峯崖洞壑互相隱蔽多鬱濕不可久居而茲山亢噎雖久雨愈爽周僅數里而奇勝不可殫紀去城市甚近而幽僻若遐壤冬溫夏涼晴晦各適又絕虎豹蛇虺蚊蚋之類信方外之玄宮人間之靈境也夜二鼓入城清涼不成寐因秉燭記之付翁刻石雙玉樓側

遊麻姑山記

季冬朔遊從姑山次早辭王延入內殿奏雅樂日已過午王曰從姑雖勝然以麻姑得名遊從姑而不登麻姑猶見小巫而不見大巫也已屈憲使朱君陪薄暮尙可返子敬

諾出建昌南門昇仙橋折而西村落不斷與行畦上兩旁俱水數里則朱公已候於竹舍因卻騶從並與行十里許一平坂松杉蒼鬱則登山徑也與以熟練拽之紫迴屈曲又三里至半山亭大宗伯郡人張公昇有記又二里有貞姑墓里人云此龍首也往有葬此者輒爲雷擊姑孝而烈葬此乃安又二里有亭曰觀瀑山峽二飛泉如二白龍奮怒爭下又如二素練拖翠微中奔激震震濺沫百尺稍下則萬壑爭流四時不絕廬山瀑布自千仞直下信天下偉觀然止一耳此雖巨崖僅十數丈而二亦甚奇也觀久山風四來寒不自禁朱公取鶴氅衣我又二里有亭架兩石

師竹堂集卷十五

十六

之巔朱公曰此橋亭也渡橋卽神功泉泉由石隙細流池可數尺掬飲之微溫而味甚甘美卽麻姑仙源也道人云天久旱不竭有氣蒸起必雨農以爲候而靈異無敢犯者池旁小碣漫漶不可讀泉側有亭侍御姚江邵公扁曰一勺之多此處多腴田一望平坦不知爲絕頂也麻姑壇祠去泉未半里甚宏敞而棟宇摧落門前小峯五亦曰五老峯姑像如好女子玉指瑩然殊不類烏爪祀以七月七日仙降期也祠左爲滁州胡公松去思祠右爲三賢祠祀唐顏魯公宋文山公李文定公也祠前一松甚巨勒石其旁曰大夫松護以石檻真千年物也道人請至別野飯畢出

所藏金龍云唐留此並象簡爲鎮寶象簡成化中爲中貴人持去僅遺金龍龍僅三四寸蓋銅而飾以金者製作精絕古色蒼蒼非近代手時日已入西崦乃汲仙源水以子所攜虎丘茶烹之子與朱公各啜三椀朱公曰昔玉川子嗜此至七椀不知何水子二人共六椀得毋爲長鬚赤腳笑耶又索一椀分飲之登輿而下入城約二鼓矣客有問麻姑何如從姑子曰麻姑山高氣象宏遠徒以仙源瀑布勝耳從姑雖小而奇麗之極莫能殫紀以閨闈言麻姑其青裙白髮之貞婦從姑其靚粧袿服之妖姬乎客曰子喻甚善第從姑靈境而以鄙褻語方之不幾於巫山黃陵之

師竹堂集卷十五

誚乎子曰否否大姑小姑彭郎十城流傳指點孰眞孰贗人問天上盡虛幻爾獨奈何疑於從姑吾家方平苟聞斯言亦必大笑不忍鞭我矣

遊靈洞山房記

子雅有泉石膏肓疾一丘一壑之奇必欣然探之嘗冒雨欲窮崆峒玄鶴洞而險黑不可入太華丹洞非御風不能至子亦凌空架一木望之石牀藥竈歷歷見也太和諸洞雖勝而溷於祈福猥俗匡廬佛手巖洞多水據石小坐耳從姑巧麗稍涉人力子厚石湖所紀自是嶺徼尤物亦以人顯且遠不易至讀宋景濂先生棲眞院記所謂洞巖之

山玲瓏鬱紆靈洞凡六而著名者三白雲紫霞鴻雪神往者數矣洞在蘭谿爲子師潁陽先生里先生自詞垣出臬嶺南便過家園低徊洞口不能去洞舊有寺宋太平興國八年建嘉靖初廢人民間先生以史局所積大官俸易得之除芟未竟之廣州每飯未嘗不在茲洞也庚辰先生左遷歸願始慙乃畢力於此今年冬子奉使豫章泛舟謁先生洞中而同館陸敬承子請告在里亦撰履往遂盡其勝先生因寺址稍改易起樓三間曰秘書藏所讀中秘書也前掛三山後臨絕巘兩翼各小樓一爲遊客憩息所樓前曰三山齋前堂曰六虛堂前綽楔管中翰建初題曰太史

師竹堂集卷十五

讀書處門前池可半畝兩泉交流其中樓後小軒曰太乙爽豁幽邃設名香淨几翠巒環抱若女墻然軒前山池僅丈許而源出地中冬夏不竭汲以烹茶未知與中冷惠山孰愈池兩掖分流入前池又引其餘灌溉畦園黎瑤石秘書隸小碣曰天池上題曰金華第一泉池右高山之半有石數百尺形狀奇詭無所緣而特起曰飛雲逕紆仄一里許中有半山亭遊客樵叟多憇此折而東一峯若菡萏倚天亦曰蓮花峯比之玉井云先生爲子言茲山六洞寺僧厭遊者塞其三子時時策短筇物色不可得一日樵人報日山外稍東里許一洞殊絕罕有至者因持炬深入題詠

字尙可辨兩壁削鐵垂乳如玉四時滴水若露迺名之曰
玉露此豈六洞之一爲僧湮塞者抑其餘也稍南北仍有
二洞已得其處尙未闡信有數哉嗚呼自有此山卽有此
洞藹藹固越材藪遊未必愛愛未必得也茲乃歸之先生
蓋造物秘之欲洩於先生爾苟以數言晦而必顯不問其
爲何人時至亦出豈以人勝之義哉先生翰林不容出臬
憲臬憲不容出倅郡隨在湮塞固數也至上方求舊臣錄
遺直不但復舊而已是洞之喻也先生曰子自得茲洞卽
與松桂盟高卧不出矣子乃以是說我此山最靈恐爲文
移子矣子矍然避席對曰巢由務光其名最高其行甚卓

師竹堂集卷十五

十九

然非中庸之道也孔孟生亂世偃闡諸侯而栖栖弗止君
臣之義重不忍一日忘天下也故曰果哉末之難矣先生
抱用世之才際不諱之日迺戀戀一洞北山之移爲南山
之徑發爾先生誠始終不忘此洞亦可避金馬何必焚銀
魚哉先生笑曰子念不及此雖然子姑舍是其以所遊者
爲予靈洞山房記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記

遊西湖記

壬午季冬廿八日至浙江驛十五里入鳳山門至湯氏園亭是日開府銅梁張公枉過邀明日飲湖上而三司府縣諸公相繼來訪次日答拜臬司出錢塘門張公已贖棹久候乃登舟過保叔塔大佛寺望湖亭度六橋肩輿行蘇公隄謁岳墳觀忠武遺像高宗手勅岳珂肅之勅皆家藏物也祠廡之右檜中分而枝榦茂鬱曰分屍檜其它樹枝南

師竹堂集卷十六

一

嚮異矣哉樹前巨石刻精忠報國四大字北為流芳亭石刻甚多不能悉讀由橋左至陸宣公祠祠後山曰孤山和靖隱居處今並祀敬輿等十二賢飯罷舟行憩湖心亭四望俱水寒侵肌骨予與公談歷下吳門天目南郡諸公事時雪初晴環湖諸山如玉筍森立信大觀也坐久日已沒西陵入湧金門次日為歲除雨雪交下游戎徐君治具飛來峯復捨舟由栖霞嶺九里松市井連絡過神霄雷院數里至峯下峯高不越百丈而翠環玉削玲瓏翠嶽千態萬狀蓋帝役鬼工壘奇石為之使顧陸諸人卧其下十日不能措手也峯下巖洞窈窕哈呀屈曲縈紆若行暗室櫺牖

明豁各有門戶布鐫佛像遍滿峯壁晉咸和中西域僧慧理見而歎曰此靈鷲小嶺不知何以飛來以是得名而青林玉乳龍泓諸洞深入者往往聞江濤聲信宇內靈區也折而稍北過石橋半里為靈隱寺寺在北高峯下舊有百尺彌勒閣蓮峯堂千佛殿延賓望海諸閣巢雲見山諸亭白雲松源諸庵及宋理宗御書覺王寶殿妙莊嚴域並廢詢宋之間遇路賓王夜吟處山僧茫然莫對也寺前冷泉亭唐刺史元稷建舊在水中今依澗而立白樂天記所謂山樹為蓋巖石為屏雲從棟生水與階平可濯足於牀下垂釣於枕上者尚未盡其勝也予坐巨石取一缶烹茶甘

師竹堂集卷十六

二

甚欲躋高峯絕頂而雨雪不止苔滑不能上乃至呼猿洞折而東行密管重嵐幽澗石竇冷冷爭瀉數里至玉泉寺寺故名淨空院南齊建元中僧曇超說法於此龍王來聽為出泉遂建龍王祠祠前有池畝許清澈可鑑毛髮五色魚數百頭青者可長數尺僧散飯池中爭來食游泳殊不畏人第寺摧落不可栖息小飲池畔雪益繁乃回舟中優伶鼓吹競作約二鼓登岸月色射湖中如畫怪問之乃居人除夕焚松柴若北方爆竹然富者柴堆丈餘貧者亦二三尺城內外數百萬家無弗然者此亦一奇也入城行火林中袍揜須髯與人超越而過婦人盛粧立門首俯以簫

鼓蓋杭俗如此歸與世昌弟延世及鍾雲畢生望楚吳生
甥方生小集頗動年華之感而主人湯君曰來日元旦兩
臺諸司郡大夫稱賀往來可厭公二日遊湖未至三天竺
盡避客茲地子已具笋蕨上天竺矣予欣然從之次日五
鼓北嚮望關拜又遙拜親舍乃覓小竹輿七出鳳山門過
鳳凰山兩翅軒翥左薄湖澣右掠江濱形若飛鳳其麓爲
萬松嶺卽報恩寺基建萬松書院設先師孔子四配爲大
成殿後曰明道堂又有居仁由義二齋顏樂會唯二亭以
孔氏子孫世守之乃由殿後石級登振衣亭湖山諸蹟一
覽無遺矣時雪止風急寒甚約十里過長橋爲南屏山淨

師竹堂集卷十六

三

慈寺山峯聳秀若屏障凌空而峙者曰慧日峯寺爲周
顯德元年錢王俶建田字殿貯五百阿羅漢塑像咸出一
僧而儀貌各異如欲語者像成而僧化去寺有鐵釜數千
斤易云梁貞明二年鑄又觀雙井萬工池寺後蓮花洞居
然亭蓋西湖之寺甚多惟此與靈隱相若爲南北兩山之
最云出寺過雷峯塔取道天竺祈福及省墓者遊者乞者
肩摩踵接而香燭蔬食肆或僧或俗羅列不斷少婦靚粧
當鑪甚多十餘里至上天竺正殿佛座高丈許架以木護
以欄左右各梯而上男子婦女各持香楮闐擁無容足地
佛前小燈以百千計殿前楮灰如丘阜三天竺惟此爲勝

僧導遊殿後觀音出現井大悲泉白雲堂由右石階登小
閣而游及徐君亦至飯畢觀乳竇峯獅子峯天香巖折而
東至中天竺小憩永清塢至下天竺坐靈鷲山麓亦僧慧
理建寺後卽飛來峯其材木皆巖骨擢起蒼翠蔥鬱不土
而茂僧言茲山產玉故腴潤如此冷泉亭左一小峯洞鑿
胡人騎獅子高丈許製作精巧子謂從人曰若等有能越
澗上洞騎獅子者乎延世攝衣緣危石過澗攀蘿薛而昇
拊獅子耳躍而乘其首徐君大呼爲飛將子伏卧石上飲
泉腐穢之腸疑盡濯去顯色回來依依不能去湯君苦邀
舟中秉燭張樂一鼓由湧金門迴次日出武林門揚舲至

師竹堂集卷十六

四

橋李

又

杭以湖勝湖以遊勝遊以時勝三者相因也南渡偏安志
甘伏豫其勝宜矣我朝統一寰宇杭特東南一都會耳而
俗尚侈靡遺蹟具在雖少遜錢塘之宋而佳麗實甲他郡
予之遊也里人嗤曰西湖山寺非累月不能窮如鼓柁而
往必桃李芙蓉穠郁芳馥艷姬變童香車畫舫引觴流盼
爲佳公以三日之力雪深冰結又除夕元日誰之湖上者
殆臥遊耳予曰如若言乃富兒俠少馳逐流連湖山有靈
將輦蹙矣予遊有三大奇里人曰何謂也予曰越故暖雖

雪不甚今盈數尺西施傅粉矣而吾在水晶宮與之勸酬一奇也絲竹歌舞借湖爲名一舫之外卽非已有今凍壑惟釣艇雪徑惟樵夫本來面目至此乃見二奇也歲除夕晦况復密霰而萬戶松火如皓日晴空秋毫可數玉壺金鏡落吾杯中三奇也然更有大奇里人曰何謂也子曰杭稱樂土而暴殄之咎造物弗予故方臘之亂殺戮不可勝已陳通之叛焚劫日以千數金酋陷城烈焰三日不絕遊軍斬關艷妾牛沉於水山園故國淚灑新亭湖山牢落可想也日者軍變未已民變繼之瞬息之間事機叵測匪上智屈羣策明見萬里特簡張公星馳颯迅部使同心藩臬協力共弭大亂毋論若輩受禍慘不忍言卽予一介使臣單軺銜命將懷懷望越境爲畏途而廻車疾驅之不暇安得有今日之遊乎於是里人垂涕謝曰吾儕小人受大賜而不知匪公言塊石等爾昔賢築一堤種一梅湖山誇之爲勝蹟矧聖天子拯吾民於湯鑊而濯之清波將何以爲報乎雖然君天也天不可名亦不知感吾將圖張公而下凡與戡定之績者祠諸孤山之側以湖爲邵之棠羊之峴雖然公遊信奇吾儕聞公言尤奇飛來峯有佳石吾將勒其上以眎遊者可乎予不答爲賦蟋蟀而去

遊燕子磯記

師竹堂集卷十六

五

何君啟圖隨尊君坡公懷遠官舍書來招予云二月朔理金陵之楫先具毛穎知白數十輩俟子燕子磯其擊舟速來予得書每夢卽在燕子磯平生未到恍惚注想已得六七讀宗子相燕子磯記差謂如夢中所見三月中旬南行二十四抵浦口過江鍾阜諸山翠屏圍繞龍蟠虎踞應接不暇舟人北指云自此順流三十里至燕子磯盡江左之勝日暮山儀鳳門至雞鳴僧舍啟圖僕人在秘密閣遙見疾走報啟圖啟圖迎謂予曰燕子磯久汗俗客奇秀闕弗彰子來何晚也是夜宿啟圖榻明日得小樓於萬竹叢中因館焉下石階數級卽啟圖館朝夕謀踐前約苦無月色

師竹堂集卷十六

六

四月九日月極佳矚肩輿明日來夜分陰雨竟日不休薄暮雲開霽漸無寸翳予謂啟圖曰燕子磯靈哉閱子勞苦上訴眞宰得請矣遊山具已宿備唯市酒肴果核味爽輿人來是爲十一日由山後小徑花木屈曲十數里出神策門又數里出外城兩山對峙城樓高聳如闕監去揚子江岸僅二三百步別有小溪皆通江湖潤可丈許有漁艇數百結網者釣者睡者炊者紛紛不一居人云擬明日開網打鱖魚有中貴人督之谿北卽關王廟溪南小山鑿路僅容一人予與啟圖下肩輿由石徑行五六十大小船泊者以千數江岸懸崖有石級可上崖上一大樹倒垂江中

予攀援坐樹上以小刀括去皮索筆題汝南王祖嫡何洛
文來遊下樹沿山巖傍江岸南行半里許至弘濟寺上佛
殿少憩石洞僧引至觀音閣在高峯外就峯架木懸空而
起外有朱欄試一僂眺長江洶湧從閣下過雖壯夫無不
膽落啟圖有驚濤似拔危闕去峭壁還依巨浪浮之句下
閣至江岸大石數千特起水中予拉啟圖坐石上石皆中
空江流怒激嘈嘈雜雜如衆樂競奏復沿岸北渡小溪至
關王廟童僕輩皆已治饌其中廟旁有大市肆闐闐如都
城買得細鱗可二三十斤舉網旋得者羽士一人秀雅可語
揖入清江道院潔淨無塵几榻器用種種精妙茶極佳問

師竹堂集卷十六

七

之乃江水予以舟楫所泊童子就汲終非上品別覓小艇
特汲中流試以烹茶色味殊妙少頃魚熟予二人亦飢甚
飯畢索碁方二局道人請至方丈出前人題詠甚多不能
盡覽出道院上水雲亭有湛甘泉尙書天空海濶四大字
隔溪已見之又循石磴謁關王廟宗子相所謂山川之勝
非侯不足以當之信矣然侯威鎮華夏老瞞擬遷都許昌
以避其鋒竟爲仲謀襲殺漢事遂不可爲侯血食此地得
無有遺恨乎由廟左而上有亭曰燕子磯又上里許有亭
舊曰俯江今扁風澤洞虛四大字爲白岳何侍御書亭後
大石數十奇形異狀最巨者特入江中數十丈即燕子磯

也磯下視江約有千尺勢如崩壓磯下巨石圍以鐵鎖蓋
水繁多石舟易衝擊以鈎攬鎖徐徐無虞且可栖泊予與
啟圖欲俯石瞰江諸僕力阻道人亦以爲難予二人興方
豪毅然不顧於是予俯石則啟圖把予足啟圖俯石則予
把啟圖足瞰畢皆神消氣索良久乃定對坐石上酒肴羅
列予與啟圖各以一極酬江子先引滿二極次啟圖二極
次道人二杯諸僕並與人各二杯子素不飲頽然卧石上
啟圖笑曰今日非江神酬君安知麴生風味道人復命童
子取茶飲予曰此揚子江心水也凡遊醉鄉迷歸路者非
此莫濟相顧大笑少焉月出返照映帆江山寂靜道人具
紙墨索題啟圖先倡予勉強繼其後得詩共若干首遂辭
道人上肩輿回時汝成胡君汝器高君仲謨周君拱之王
君方有事儀部不果同遊乃作記示之並貽清江道人宅
日再來不爲生客

師竹堂集卷十六

八

山陵扈從記

萬曆丁亥春禮官請上躬閱壽宮命明年秋舉行戊子先
期復請欽定九月十日如十三年例例惟內閣輔臣九卿
諸司掌印官扈從予時以洗馬署司經局篆先月餘以名
進呈九月八日赴會極門欽賜大紅雲鴈羅衣一延世任
神機營佐擊將軍守安定門賜大紅素羅衣一父子同時

領賜歸第亦異數也。問寺給馬駕部給夫諸從官俱九日行先旬日風雨寒甚至。是開霽和煦如春。出德勝門車騎輻重連繹不絕。各鎮精銳沿途列營。營分四門旗幟以方。向別四門之內。復有四門巡徼遊奕。井井弗紊。而戈矛甲冑目眩色飛。監儒見此勃勃動請。纓鳴劍想午飯。蔣氏園暮度河橋。巨纛飄揚。返照麗之。馬鳴風急。誦少陵出塞之篇。千載如新也。晚抵鞏華城。僦居殊湫隘。同年宮庶黃懋思盛敏叔暨予三人各據一榻。從人無宿所。會門人侍御賈君訪爲覓東門官署。寬潔甚適。侍御又餽菜羹糕酒薪米。蓋侍御巡倉與昌平有關。此其餼廩盡以相餉。月色如

師竹堂集卷十六

九

晝與延申共飲。數小卮以酬佳節。次早登城樓。宏麗巍峩。千里入睫。西北萬峯爭奇。競秀清河之南。已隱隱見虎賁龍旂塞道矣。亟飯畢。易紅便服。繡帶懸小牙牌。牌僅二寸。面一文字。側列某號。尙寶司先期請給事畢。繳還行宮兩旁各建席舍。百官憩息。以次標識。予同大司成田公同年學士劉宮庶黃懋思盛敏叔共一室。懋忠拉予至龍蹕門。因共入龍蹕殿。後上寢所。俱吳簞。飾以黃綾。外列食品。各以小黃帖書之。不下數百。不惟御庖珍異。卽市肆亦罔弗備。方擬細視。忽傳警蹕。近蒼皇趨出。恭候道旁。千乘萬騎。材官劍客。控弦超距之夫。不知紀極。內監驍雄者數千結。

東如天神狀。別有小黃門百餘。各持金字聖旨旗牌。肅隊分導。上戎裝白馬。移轡徐行。后妃嬪御。後隨由龍蹕門入。更衣進膳畢。百官以次朝上。御龍蹕殿奏事如常。但不鳴鞭耳。命與酒飯。仍憩席舍。晚朝免。百官仍先發出城。約一鼓乘月行三十里。至紅門。夜深寒甚。予與黃懋忠聯騎。十五里宿永陵旁中貴官署。署規制如小邑。四周疊石爲垣。若堅城。人馬不減萬餘。小屋一間。信宿索銀十兩。屏帳諸具。咸昌平州措置。瀕行。往往不給。還州人不敢就也。十一日飯畢。仍候行宮。席舍如鞏華。上御感恩殿。朝見畢。仍賜酒飯。晚朝免。十二日五鼓素服。角帶先候。長陵昧爽。上同

師竹堂集卷十六

一

后妃嬪御由側門入。更衣。祿恩殿之東。廡百官肅立。上青布袍。角帶。盥洗畢。由殿東門入。祭畢。百官亟趨出。飛馬候永陵昭陵。祀如前儀。三陵事竣。百官吉服。列壽宮之複道。候上入。對見東廡。上同。百官以次出。仍候感恩。席舍上幸九龍。大略諸名勝。漏下二十刻。駕回。百官歸署。飯畢。仍先發鞏華。山空夜靜。月色如畫。秋毫可數。連營列炬。刁斗鳴笳。莫測遠近。大觀奇觀。生平罕儼矣。至鞏華。月已半挂。樓堞十三日。方趨候駕。則已由龍蹕後門入。儀注是日。上宿龍蹕。行宮次日回鑾。忽傳上遊發。百官未及飯。亦未及更衣。急遽惶惑。於百萬劍戟叢中。突圍而行。從者

多失散不相顧驚悸莫知攸措隨子僅二人延申與諸家
僮俱不見幸出城門行十數里家人有追及者言延申與
眾僕由清河歸是日熱甚肩摩轂擊倦憊莫支而干旄戈
鋌綵繡錯雜四望無際更以爲適又三十里至功德寺蔣
氏已具饌妙應寺之毘盧閣據半山由石級宛轉而
上是日上宿功德寺行宮夜靜月明凭闌嘯咏久而不寐
次早免朝上欲知黃河湍急乃駐大景山觀渾河洶湧
命輔臣留意河工仍命作詩紀十五日上由阜城門還大
內扈從往還凡七日

通政司題名記

師竹堂集卷十六

十一

通政司故有題名之石記之者爲宮保益都陳公其所詮
叙沿革申明職守者詳哉言之矣獨引周禮謂此官爲周
之司書以予考之司書掌邦中之版土地之籍若王計會
之簿書云者于通政無當也然周無通政而有其通政第
非司書之謂夏官之屬則有若大僕小臣御僕冢宰之屬
則有若宰夫皆出入王之大命掌臣民之復逆是爲近之
然皆六卿之屬不足當今職也夫今制既視周爲重而國
家名公顯人標鴻建鉅歷茲職者代不乏人見諸前記可
指數矣乃跡其功名或不盡以是官著此何以故則其委
寄與古殊也夫通政古納言職也昔舜以邪說殄行命龍

曰出納惟允允者何若度量權衡信而不忒也邪說之不
足信固也虞舜神聖其臣莫及猶不自信而徵信于納言
豈非以天下之公論全挈而委之哉釋是弗用而僅以檢
栝瓊尾云爾此何賴於納言也權之不如古矣漢制少
府置尙書在內至發文書掌奏記與殿中丞相表裏深居
禁近賦政四海自武帝始用宦官典尙書章奏唐宋仍習
舊貫雖設中書門下徒以名貴乃喉舌之地與貂璫共之
至今宮府分政其軍國重事非時章奏厥司可復誰何其
去古制又加遠錄此言之爲通政者卽有奇安施哉然漢
室臣民封事先上副封尙書諸有所指摘至屏去不奏以

師竹堂集卷十六

十二

重權臣雍蔽之勢今聖天子遯聽遐覽四海萬里之外細
民匹婦抱牘呼闈近於咫尺則是司也有納而無出職重
於周而法加善於漢亦遠甚以故國家名公顯人其所以
標鴻建鉅赫赫之跡雖不盡著於是官而居是官者則多
明允忱恂通達國體所以標鴻建鉅之人也今少司冠張
公視事垂二載欲復確石以續前記而徵文於予爲道其
所聞如此

瑞燭記

自予母還家也卽病兩月病起忽忽不知饑飽聞或手一
編亦嚙蠟耳家人見予性情乖異竊惟之同年桂昌平託

作岳兵憲賀文索者屢矣無以應也八月朔復使來促甚
懇初四日晚乃秉燭濡臺而鄉園之念雜沓奪之書未數
行忽燭爆有聲漫視之熾焰中傍起一枝如蓮幹上結小
花作菡萏狀赤瓣綠萼而旋轉不已若有物運之者予驚
起凝對良久因祝曰子方念母而燭異若此我聞普陀大
士慈悲現微妙像坐蓮臺有誦蓮華經者累劫舌不壞猶
作蓮香子母虔事觀音誦經不輟斯豈有靈感乎如子母
康強上壽花當漸大祝畢果漸大如榆莢而旋轉更甚逾
時始落異矣哉古之孝子有湧泉致鯉生笋獲金章章非
誣也然皆微辟不就日侍定省故天嘉其躬養之篤志憐

師竹堂集卷十六

十三

其專一之苦心既而弗靳耳子母七旬有五所謂風燭也
子乃戀此微官遠違菽水徒於片紙託動定亦絕裾等耳
奚所感而得此乎豈天惡子仕而忘親以燭花警子若曰
紅英芳樹且易凋謝矧幻化炬形類之石火電光可久玩
耶昔人誤書舉燭而得明揚之助斯瑞也卽天憫區區念
母之忱以壽徵眎子亦不敢觀蓮燭之榮而忘相對如夢
寐之句也

奇石記

古人愛石幽貞靜重可比德爾苑囿之侈耳目之娛則石
之寃也子性好石北寓燕市南遊秣陵歷秦隴趙魏梁楚

豫章吳越之勝高而極天小而如卷瞻玩移時不能去交
遊知子有此癖亦多方爲子購訪許穎謝生雅負賞鑒爲
予言微藩絕愛石不惜萬里之遠千金之費以故內苑獨
多國除後珍玩圖史亡一存者惟石尙縱橫敗棘中而三
者更奇咸平樂善下士澹無宅慕取而樹諸軒前謝生往
來綏頰咸平嘆曰子嘗咲文饒遺誠忽遠大而重細微未
聞遺弓之說也遂輦而致予其二高數尺濶如高之五六
峯巖洞壑種種俱備而絕頂數寸石白若積雪天欲雨雲
氣勃勃應之其一高丈許宛若枯松正視作老龍奮鬣欲
飛狀旁視又如觀音大士低眉俛首而立擊之清越或曰

師竹堂集卷十六

十四

太湖或爭之子不能辨也予驚喜出不意衣冠拜之城隈
隙地鑿池爲橋竄石池上日與客觴詠其下或奕或琴或
發清嘯幽竅中若互答者客曰此太華三峯也又數月同
年友定菴葛君守袁州移疾歸輦二石貽予曰分宜物也
高僅五六尺而古色黯黯積翠欲流蓋錦川佳者因竄三
石旁又擬五岳云嗚呼子於此重有感也當主人全盛時
一以赤社之尊親一以黃扉之遇合恩寵權倖奚啻炙手
自非髮狎孰敢睥睨石下者暴殄淪溢勢極而返國亡家
破不勝頽垣廢圃之悲而此石者籍沒不收估鬻不售乃
落寒士王生手雖曰有數亦可大爲殷鑒也豫之六二介

于石不終日貞吉而聖人以萬夫之望贊之使主人少知斯義寧詎至是哉更有大者宣和殫天下之力疊爲良岳竟爲金人輦去半委沙磧忠臣義士往往切精衛之恨凡此皆石之寃也客曰欲石不寃奈何王生日寘諸富貴之家不若寘諸隱逸之所寘諸隱逸之所不若寘諸無人之處何者貴全其天也於是舉酒澆石而與之誓曰吾姑寘爾於此聊與爾遊自茲以往吾全吾之天爾全爾之天請勒崖下用砭膏育毋薄王生石腸哉

丘園記

丘園隱士之居東帛聘賢之禮漢儒已有是說而疏義謂

師竹堂集卷十六

十五

爰象無待士之文丘園質素非華美之所五爲賁主不尙靡麗而貴儉約每事質素與丘園似盛莫大焉子旣得谷思築臺數尺置石其上無他營也而基舊汗渚畚鋪甫施以漸傾陷時經暴雨遂成巨浸因而爲池跨以石梁池南爲臺樹石屹然護以石檻博士田子藝同郡侯仁卿李公視之曰此亦海上三山也顧何以憇息池北隙地石階七級爲亭三間爽塏幽邃憑虛臨池誦康樂白雲綠篠之句若爲子詠者茅平仲自薊門返京口過此撫石嗟賞謂天上奇峯飛墮作漢篆瑞雲名吾亭亭後爲軒四楹飾以楮粉虛牖洞啟明月積雪素光瑩潔如濯冰壺赤城王中叔

隸登玉懸之楣間城中望山不易而亭左一阜巍然因築臺丈餘臺上起樓三間與賢首山對重嵐飛瀑近在肩睫西亭宗正題曰見賢樓西石階七級爲堂三間下蔽鄰居不妨縱眺啟圖宗伯題曰四部藏書處也池左右各有門若兩翼然而亭之右堂之北別爲一齋童子歌詩肄樂又一小屋專烹茶又庖厨四間延賓治具而樓左幽境僅可容膝爲精舍供佛酒人俗客俱不得入扁曰白業亭檐高敞西南逶迤雉堞環抱仁卿爲書城隈丘壑四字外爲車門護以崇垣棹楔丘園二大字則俞山人筆也子雅不喜營建而力亦弗逮嘗著說戒子孫願好遊好奕好與布

師竹堂集卷十六

十六

衣故舊話禪除後鬱鬱如有所失又病不能遠出輾轉稱貸彈力爲此匪但免裘首丘之義與命名合此子志也嗚呼富貴權倖豪侈相競園園花石之盛極天巧而疑鬼工其載往牒不能歷舉賁誠賁矣而禍卒不免子園最爾剪芟蕪萊所賁者幽石叢竹園籍魚鳥而已造物弗忌而人亦弗妬始吝終言有味哉易之繇乎苟取徵聘之注謂是爲捷徑則羔鴈玄纁蒲輪駟馬自有賢者當之子已通籍旣非其義第淡泊儉約損而又損復於無色庶幾保身理人之術有取焉毋寧令人議我實渝初心有所增飾賁于東帛丘園乃如漢儒說也

浮玉亭記

京口金焦二山俱名浮玉子嘗登之風起波湧懼隨流去也蓋二山對峙大江中金以麗勝焦以幽勝故共斯名不相降伏人亦無能軒輊予家城隍門對雉堞如翠屏城下池約數畝既於池岸建小軒曰城隍丘壑復於池中疊石為臺臺上置亭亦曰浮玉客見而笑曰金焦玉界日夜浮動即洞庭之君山彭蠡之大小孤莫能擅也茲一勺之水容膝之亭而欲與北固爭雄迂耶僭耶盍易諸子曰予昔登二山返也每夢亦為浮去吾亭成吾子月夜坐亭中萬籟蕭然風忽四起明月澄波上下激射久之風甚孤亭衝

師竹堂集卷十六

七

撞四顧茫茫若獨立金之妙高臺危坐焦之海雪堂也吾以大江視吾池二山視吾亭顧以非常名不可名耶如以大小無論九萬里之與枋榆各適其適即一室中獅子座高八萬四千由旬於毘離耶城及閻浮提四天下亦不翅追幻耶真耶客試以問維摩詰

延緣軒記

喬峯亭左有門西嚮下石階紅梅一黃梅一鐵榦交護紅梅下柱一株高約丈許枝葉葱鬱僅通幽徑俯首而過不十米折而上亭亭西梅桂與東峙立若雙闕然牆外城堞甚高蜿蜒如羣峯起伏嵐光雪氣寒浸几席急雨則飛瀑

濺沫萬葉皆響日出翠涓涓欲滴也門右構小軒與棟接復開小門別為屋四楹南嚮左右各小軒一曲屈如行深洞牆外多大樹枝長者可覆軒檐而望月猶宜往宿廬山天池夜半月出坐茂林中清輝濃樾百萬虬龍互相掣攬差儼吾境乃摘柳子永州新堂記邇延野綠之句顏吾軒二客圍棋軒中枰奩盡碧一客覩扁曰昔人謂亭名難得佳者來青環翠沿複可厭柳子俊語千載為吾子拈出可謂大奇然亦有當避者壯觀如歸之類宋人以為忌不可不知也軒名甚雅得毋回祿之嫌乎予笑曰凡物有形未有不毀且有定數疇克轉移劫灰焦土今古如斯盈大之

師竹堂集卷十六

六

室欲久存也不大感歎一客日子言固達然子世祿家也賞延之義允符喬峯茲名也豈若啟之乎王子遜謝曰是俱非吾所逆觀吾惟栽竹萬竿日吟嘯空翠中自適而已吉凶禍福在德不在名

錦湖記

豫以汝南為樂土兼山水而稱美無如吾州州西雖秀而水逼山障爽塏幽曠千里盡見莫如城東城東之地後依崇岡前臨沃壤長河如帶疊嶽若屏圍以巨池錯以佳樹無如宗伯何公園圃舊稱盛公益治之濬池為湖不漲不涸復於吳下買二雀舫遡淮入瀨繫之湖陰汎者無虛日

蓋郡以地勝地以園勝園以湖勝湖以人勝不獨甲天中而已宗伯問名于王子王子曰錦湖哉湖曷言錦蜀不有錦江錦城乎予嘗游匡廬雲封而上漸入佳境厥橋厥澗俱以錦名歷千載莫能易也茲湖雖一區而羣峯蜿蜒紫翠萬狀同阜蟠踞烟嵐異態喬木壽藤濃樹互掩奇花異卉芳郁蓬蘼虛亭邃閣丹碧錯雜淮石珍禽璀璨煥發或翠欲滴或紅欲然倒浸空涵俱湖所有而揚舫鼓櫂清吹妙響滌迴於孤嶼危梁之下容與於鏡波淨練之間心目俱炫爛然若繡矣錦哉湖哉錦哉斯稱情哉蓋宗伯之輟講帷而怡茲也正人君子胥切貝錦之恨乃宗伯願

師竹堂集卷十六

九

以得常奉尊大夫仙室翁遊爲幸其治此園人擬畫錦之堂而不知爲萊綵之具也王子曰君親大倫忠孝大節固莫敢軒輊而所遇不同不能無辨焉宗伯事上潛邸以至於今恩眷渥且久豈其以萋菲俾終以娛斯而學製焉如鄭僑所云無寧重夜行之謂而忘補袞之思必不然矣芳亭歲暮前席綸扉錦湖漣漪爰佇鳳池仙室翁健甚雅好客足爲浣花主人錦瑟錦纏與湖競麗此宗伯他日事也宗伯曰我寔倦遊娛親之外無他冀名湖甚善盍記之當采芳英膾錦鱗飛畫鷁以謝子

師竹堂集卷之十六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記

北嶽恒山廟碑記

先是上以雲漢之憂有詔遣大臣分禱五嶽已乃就命中
 丞若御史之撫察其地者奉上旨即事於是撫臣三近按
 臣充上言北嶽恒山廟在真定之曲陽去山百里而近歷
 代望祀於是焉在廟制故闕侈稱其威聲邇乃日就頽壞
 廊廡傾侈丹繪剝蝕明神弗覩災癘時作惟是畿東羸瘠
 嗷嗷待哺靡所歸命可以茲時鳩衆賦工取力流移匪妨

師竹堂集卷十七

於農徵羨贖緩匪溢于賦官不益費功因其成神以妥靈
 民用濟命且以宣究德意諭仁敬於幽明于計爲便臣等
 昧死以聞制曰可於是命所司庀財用料木石具陶埴蒐
 人卒以某年月日就事且簡諸僚屬之強敏有心計者董
 其役既逾年而臣任繼撫茲士申命郡邑愍慎如前凡閱
 三歲而工竣門殿廊寢厥制仍舊加以堅新垣墉階級巖
 業穹闔神像彩繪威容燁如四遠走集改瞻易視是歲江
 南北郡國百數具以旱告而自畿以東雨暘惟時禾麥豐
 穰釜庾之盈施及逋徙耿耿明社古其可誣於是自監司
 郡守而下謁臣請記其事臣任謹按故誌稱山有二其

即今山所謂去廟百里而近者也其一在代之渾源州皆

以飛石爲證其言誕謾不經無可稽信竊惟五嶽職視三
 公我國家北都燕上直辰極畿內衮職於制爲宜矧又歷
 代望祀咸於茲地方今聖神在宥百靈受職神之聽之其
 敢有二志是宜化履爲祥具如上旨聆靈之速明白若斯
 臣任既道觀厥成乃遂伐石紀厥月日因略及圖牒所疑
 俾民罔貳聽銘曰維北幽都畢昂之墟有嶽崇崇華西岱
 東南衡中嵩茲維畿中歷代禋祀奠玉厥趾秩以上公或
 王或帝唐宋禮異祀孚攸同皇皇聖祖釐謬自古爰正厥
 封曲陽之邑有廟翼翼明神所宮惟歲弗登民叩於神皇

師竹堂集卷十七

心冲冲爰命牧伯相盈補誦迄茲崇工廠貌言言厥構巖
 巖稱其威容牲牢樽俎秩秩楚楚罔敢不恭巫覡麗好神
 具醉飽報之穰豐風恬雨時百種具宜民罔時恫民曰神
 力匪神之德帝誠潛通帝受萬祉神亦萬祉享格無窮臣
 伐貞石燬詞鏤刻爰告成功惟民益虔惟神益緇無替厥
 終

明因寺碑記

太古淳樸相安無事所在皆淨土也風開文著漸淪漸澆
 機械智巧千態萬狀聖人不得已爲政刑以整齊之然有
 所畏有所不畏有所及有所不及西方聖人發慈悲心始

以斯教流傳震旦五密盛典三藏華布法門廣大充棟盈
車一言以蔽覺而已矣覺也者吾心之靈人人同具覺則
如來迷則衆生善惡殊塗能明厥因自見本性劫教贊化
所謂四海有聖人出此心同此理同也或者昧此以輪迴
果報咸屬妄誕不歸木有根則枝葉茂水有源則流派遠
未有力田而獲蔬種麻而得豆者甚矣哉因之不可不明
也京師崇文門外之東舊有三聖寺僧雲岩者王之嘉靖
間嘗爲大戒宗師而寺頗湫隘萬歷改元我聖母慈聖宣
文明肅皇太后原係佛位特僊皇家憫葦穀之下億兆雜
處相戕相害汨沒苦海扇以業風吹以颶浪種種惡惡不

蘭竹堂集卷十七

三

自解脫欲新其耳目移其志念乃即舊基重爲修葺一木
一石悉輟供御之費不煩民間殿宇山門講堂禪室鐘鼓
庖庫金碧丹青光彩激射莊嚴美好風鐸天花異香清磬
不啻觀舍衛城而入維摩室也聖母以大慈浩繁講肆絕
少復賜一藏計六百七十八函俾升座宣布聽者感泣獲
悍之徒頓爲迴向又於右安門外置園地三頃建普同寶
塔生有養歿有歸可謂大德同天神道設教者矣余嘗避
喧茲寺王僧懇以碑文見委始紀其修葺之由用彰我聖
母廣濟弘仁不可思議功德於百千萬億劫如一日也言
已乃作偈以示大衆偈曰佛法如天地廣大不可測測之

且不可而况爲講說天地可一言其大德曰生佛心同衆
生其德亦如是有果必有因如布種收穫又如印印泥無
一科錯者云何謂之明不出覺一語分別自饒舌當受犁
舌報人在閻浮提如風飄黑海覺則登彼岸迷則轉輪沒
仁哉聖母心慈航爲普渡施藏遍名山廣布濟生藥現此
大士身極救一切苦布金施梵宇仍以七寶聚一佛千萬
佛算數所不及八部諸神龍帝釋暨眷屬各據獅子座亦
有蓮花臺以其大威力同作菩提想願五穀豐登願萬民
安樂願我聖天子福壽齊天地智慧堅固身永作神人主
皇嗣及貴王長秋迫債御同躋無疆域永享承平祉願祝

蘭竹堂集卷十七

四

我聖母永劫陀羅教佛法無終始聖壽亦如是布施復經
營佛悉知悉見各獲摩尼珠願諸君子進如檀越拱侍願
諸小人退如郡魔摧伏非人天小果亦非有漏因吾因吾
自明佛亦不能說云何不能說忠孝在己心願汝大千衆
明心卽見性見性卽成佛當作如是解

宋楊將軍祠碑記

小商橋介臨穎郟城南北各三十里宋楊將軍死事處也
予爲諸生試大梁數經其地許俗好鬼神歲時享饗豪侈
相競叢祠淫祀金碧輝映詢將軍血食所漫不知姓名也
隆慶五年予舉進士同年洪洞劉君尹臨穎永平王君尹

郟城因以語之二君慨然曰此令首務也抵任進父老考
圖牒故有祠有田寢遠莫可復乃於橋北官道隙地爲祠
祀將軍未竣而二君以治績召入劉爲御史王爲給舍無
何王僉河泉欲竟厥工屬臨穎令清苑劉君高平陳君前
後經營已卯冬予告滿北上過祠瞻拜美哉壯且麗矣王
君謂予首事宜紀會君參蜀藩而大興趙君繇翰林編修
陟少叅代之趙與予同史局十年瀕行問中州治狀問話
將軍事粵然起必欲攜予文勒石遂稍次宋史爲文曰楊
將軍諱再興不詳何許人賊曹成將也紹興二年岳飛破
成再興走躍入澗張憲欲殺之再興曰願執我見岳公飛

師竹堂集卷十七

五

奇其貌釋之曰汝當以忠義報國再興感謝飛屯襄陽以
圖中原遣再興至西京長水縣之業陽殺孫都統及統制
滿在斬五百餘人俘將吏百人餘黨奔潰明日再戰於孫
洪澗破其衆二千復長水得糧二萬石以給軍民盡復西
京險要又得偽齊所留馬萬匹芻粟數十萬中原響應復
至蔡州焚賊糧飛敗金人於郟城兀朮怒合龍虎大王蓋
天大王及韓常兵逼之飛遣子雲當敵再興單騎入其軍
擒兀朮不獲手殺數百人而還兀朮憤甚併力復來頤兵
十二萬於臨穎再興以三百騎遇于小商橋殺二千餘人
及萬戶撤八孛菴千戶百人再興死之後獲其屍焚之得

箭鏃二升飛甚痛惜張憲繼至兀朮夜遁嗚呼茲毋論宋
事以二邑言兀朮驍黠大酋憤怒益兵寧有噍類而再興
以三百騎當十二萬之衆雖力屈而死而英氣神勇固足
以褻羶表之魄矣故張憲甫至胡馬驚潰合境保全藉使
再興疑畏多寡弗致死力金人乘勝長驅憲卽善戰恐未
可擬強弩末勢也禦災捍患具載祀典矧全兩城百萬之
命又以死勤事若斯慘烈哉李陵稱國士以五千奇材劍
客射虎命中之士當匈奴三萬殺傷雖多卒虧大節再興
故從羣盜爲岳偏裨非有隴右之家聲漢武之責望也乃
甘受萬鏃不憚一死至於感忠義報國之一言卒能蹈之

師竹堂集卷十七

六

生爲烈士沒爲忠臣予所以經其故壘想其蝟鏃血戰披
靡馳擊之狀悲風四起白日爲匿未嘗不拊橋柱而涕泣
久之不能去也嗟呼陵降矣子長而後往往爲陵辯說不
曰漢負陵則曰冀得當報漢耳如再興者豈惟無人揚之
卽其死事地曾不得享謚祠淫祀殘觴冷炙之餘也生於
斯官於斯者獨何心哉然則諸君是舉不直闡幽表烈慰
忠魂於既往勵臣節於來茲亦足爲前人釋愧矣劉君名
應元王君名胤祥趙君名鵬程俱進士劉君名玠舉人陳
君名燦進士其工役歲月祠宇規制與費之數咸列碑陰
復綴迎送神詞俾童子歌以贊焉其詞曰

長橋兮卧虹逝波兮淙淙據勝兮桂殿闕景兮若封禪吉
良兮羅醕脯鸞倪集兮橋之游巫婆娑兮歌且舞神不來
兮心獨苦右迎神 欲連卷兮以降建旂鼓兮旌雙白馬兮
拭汗青萍兮射光箭鏃兮蝟集冠髮兮鳴張懸怒兮容與
紛沓兮酌託既須臾兮毋遽與皇皇兮輓鞞右降神 覽階
惻兮靈靡留風颯颯兮鳴前騶靈降只兮橋水幽靈條返
兮空咽流誓爲厲兮殲虜酋繫殘壘兮桑麻稠靈樹憐兮
社鑿珍福佑我兮尸世世右送神

固始縣孟公生祠

豐麓公之去固陵也蓋廿餘年矣既去民思之爲樹碑識

師竹堂集卷十七

七

遺愛去既久民思之不置僉謀祠公會來填撫遂止居久
之移鎮畿輔復陟少司馬協典禁旅公感上特知痛釐積
弊每簡閱輒太息曰士貴實藝斯輩市井無賴與依憑
城社者奈何糜縣官金錢粟帛養此積蠹哉以故器械弗
精擊刺弗熟老幼靡冒名尺籍者持以軍令中外大不
便臺省論公慮置非宜上方大用公又不欲阻言者公亦
引咎求退甚懇乃命暫遣候召固陵父老聞公解戎務初
甚驚愕既又稍慰曰今可祠公矣相率請其令邵君令嬰
然曰此予日夜耿耿者顧公大臣不敢頌德政茲旋里而
固陵首善地召棠羊峴千古同心寧能遏耶于是父老子

弟暨縉紳士夫捐貲構地鳩工庀材同謀協力趨事恐後
迺爲堂幾楹中肖公像左右列庖福諸室惟潔階植松桂
佳木清陰蒼色翠流廊廡儀門之外門隔通衢顏曰豐麓
孟公生祠圍以崇垣翼翼言言過者式入者肅歲時伏臘
歡呼羅拜若公儼然坐堂上詢疾苦而課農桑也工既竣
邵君與王生交最久以王生備員史局名臣良吏例得紀
述則走使義陽請識其事義陽固陵同郡予未弱冠聞長
老談公異政甚悉已切執鞭恨未識公也丁丑秋歸省經
恒山公開府茲地延之鎮樓壯猷宏度屹然當代偉人也
而所控制南北千里枹鼓不鳴謳歌滿野此豈悠悠持文

師竹堂集卷十七

八

墨議論者所能辦哉予嘗奉使隴右過公里表以大華環
以清渭眺覽咨賞意必有名世者當之及覩公狀與所敷
歷者乃知靈秀鍾毓不偶然矣或曰固陵祠公宜詳固陵
事奈何述令以後者夫官怠宦成弗渝斯善功損治郡全
才爲難公由令而郎署而守而藩臬而中丞而少司馬秩
日遷心日慎任愈鉅業愈益非一長所得盡一邑所能擅
也公所治固陵者嵩陽先生詳哉其言之矣卽予述令以
後亦聊具大都私意公去迄今名位勲業赫奕若此庶幾
父老子弟入祠瞻拜慰祝願之衷釋感戀之思乎公名重
字汝器別號豐麓渭南人嘉靖癸丑進士邵君名甄餘姚

人治國勝有聲蓋聞公之風而興起者

晉川劉公去思碑記

思也者識不忘也而曷以系之去赤子之於母乳抱持攀相安相忘何思何慮惟一去母側啼號戀慕愈久愈切蓋天機感觸自然而然思者不知見思者不知也聖人以機喻治蒞民者不曰官而曰父母服役者不曰民而曰赤子理之之術不曰法不曰政而曰保而曰字也情見乎辭矣古道淳淳樸漸漓爲吏者多方以愚民甚則積威劫之或厚結其豪舉於鄉者請求名筆極其豔詞過其祠時時重召公之思讀其碑人人墮羊公之淚矣而詢之民茫然

師竹堂集卷十七

九

莫知所謂有飲恨集鬱而莫敢鳴者蓋上有求於下而下有冀於上相率而欺吏之大蠹治之極弊也以予所親劉公事可以風焉公起家進士儲養中秘卽以經濟自負迨受諫垣以直振一時竟不容而出令盧氏而公之令盧氏也實心實愛無忝父母故去邑而啼號戀慕未已也而祀之祠未已也而記之公無所求而民無所冀俱可以風者也公去未幾而以僉臬駐汝盧氏其屬邑也民間公來不啻赤子去母久一旦眞諸懷抱公亦歷舉託囑所與革殫力拊循公陟去而民又啼號戀慕祠之記之如初也予奉使豫章道經武林公時爲督學使者相與談周南故蹟倦

倦不忘未幾而公以叅政駐洛所統轄如駐汝而秩崇峻矣民間公來而喜可知已是時中州大祲汝洛更甚公益惠養周旋起白骨而肉之不遺餘力數行部盧氏延父老問疾苦父老忘公之尊若家人父子公亦自忘若慈母憫兒饑寒而拊摩之畢至也居無何公陟按察使備兵易水盧氏無少長男女思公不置而盧氏丞張君汝頌走使都門屬予再記之嗚呼使公翱翔瓊闕不親吏事傳虛聲而無實效所得孰多使公稍渝初志怠於宦成則僉臬於汝必非令盧氏時而泰藩於洛必非臬汝州時民愚而神烏能強之俾思汝者不殊盧氏思洛者不殊汝州哉抑又有

師竹堂集卷十七

十

至巧而人力不能與者三任皆周南豈天大造斯地千載與甘棠儼乎公旦夕與撫兩河所以惠盧氏者當更切于藩臬時第入而握樞柄紀去思者未可以汝洛一隅私公故謂盧氏之系思於公者三可矣公之善政與名氏家世詳具前紀不述第述公之與盧氏之民一出於自然用風長吏之深省之也

新建巡漕察院記

國家建都幽燕所仰給於漕運者視前代爲甚旣設文武大臣總厥事又有部屬藩臬郡邑長貳衛所諸將分理之而每歲簡群臺有風力者一人奉璽書往凡事關漕者咸

聽監制數年以來儲積充溢斯不特立法之善亦得人之明驗矣辛巳春侍御知江楊公奉命過往至則稽考故實參酌輿議風濤震蕩長年三老悻無人色公屹不爲動或循行河許舍車而徒咨詢靡輟人始憚公嚴峻繼而樂其坦夷感其勞瘁罔弗殫力帆檣迅駛若有神助且無滯爛遺失漕輓者亦驚嘆以爲前此未有也故事巡漕使者舟過德州卽爲竣事歲庚辰始用省臣議仍駐通州許察奸蠹候漕糧盡入京通二倉與邊餉俱獲通關然後復命而漕無存署往往借他使者署他使者有事地方卽相讓亦甚不便也州守邵君夙有心計謂舊城有署雖湫隘尙多

師竹堂集卷十七

十一

隙地任其頽敝滙爲巨浸守土之謂何乃委吏目李標率長募夫役運土石除汙萊增卑濶狹高明爽塏遂據一州之勝基趾完固然後鳩工庀材經營程督以間計者臨通衢之門三儀門一左右門各一廳事五中廳五穿堂三退息廳三東西吏卒房各三餘若庖湑精舍屏障之屬罔弗悉備崇垣密棘嚴肅峻潔門施行馬庭列鍾鳧佳哉執法名區矣于是侍御公以書囑予曰不佞催償迄今夙夜惕厲懼無以副上任使茲漕務幸稍就緒而新署落成燕居深念東南民力竭矣粒粒辛苦未嘗不仰屋竊嘆也夫建署瑣屑爾何足辱君紀然有不可不紀者五焉往所未設

而朔之自今一也棲止定得專精綜覈二也凡臺臣有事茲役者咸列貞珉俾後有所考鏡三也力取諸夫役財取諸税金公私無與費省而工亟四也規制壯麗毋令後有所加爲通人困五也予喟然嘆曰是烏可以弗紀哉天下事樂於因循而憚於振飭所由來久矣自孔子善仍貫之言而委靡玩愒者遂以爲口實不知不可已而已之與可已而不可已者厥咎均也苟不視時勢之緩急事理之當否操一切委靡玩愒之心何所往而不以傳舍視之耶侍御公漕務已竣憲節將返乃汲汲於衆所可已者毅然不已他日肩鉅任辦大事寧復有顧慮播奪也哉雖然侍御公

師竹堂集卷十七

十二

囑予紀之也豈直一署蓋欲後來者諒斯蒞斯觀石而思仰屋而歎所以恤已竭之民力摠未盡之良策爲漕永利者無所不殫用意深遠如此侍御公科第世家忠孝濟美與予同舉鄉書常慨然以經濟自負是署當紀其前五者固皆餘事爾

新建興安州城碑記

易曰改邑不改井說者謂邑能聚可改而就井井有常不可改而就邑又謂古國邑之建必觀泉之所在故公劉創京於豳相其陰陽卜其流泉而後居之是或一道也愚則以事莫重於遷徙十金之產恒戀厥居制都邑之大者乎

地可澤物卽謂之井不必穴地出水也金州蜀隴要害顧其地最下水一泛漲則以孤城爲砥柱湫池爲大壑民患久矣乃萬曆癸未四月下旬淫雨翻盆晝繼以夜千瀑萬川怒激橫奔漢江越黃諸河交瀉競放城郭人民席捲而去其有附木攀樹蕩而之丘者又無所得食守道劉公抱勅乘筏瀕危幸免家奴溺者數人斯建置以來未有之大變也越二日水退存者僅半回望廬舍已爲巨浸咸哭曰是安可復歸而城南一阜平曠茂沃環以羣峯俯視衆流廣約四里形勝完美若造物貽此以澤金民者僉謂建城便于是督府石公巡撫蕭公李公張公巡按陳公王公前

師竹堂集卷十七

三

後覆勘無異議具以上聞報曰可仍改州曰興安先是堪輿家曰州以金名金能生水宜有水患而州在晉曰興安歷千餘載復之異哉夫不有所廢則無以興去溺就平安孰大焉富哉聖天子命名之義守土者可顧而思矣是役也民知上之永佚我也羣力競趨羣策畢集財無餘算工無遺技蓋自營其私事半功倍者也故城高而堅池深而濶公署民舍祠宇衢巷鱗次櫛比壯矣乎雄鎮哉予同年友慎陽陳君筮牧此州未至而城沒乃兼程適在僦居別所與守道劉公拊循經理次第漸舉會調君寧藩而劉公亦以疾歸廩延代劉者肥鄉張公率新守張君二南竟其

未竟而城始成陳君書來曰昌言捧檄而西聞茲患也蓋愴然傷心焉監者謂筆鋒藍縷雜版鍾間非初仕所宜雖調寧羌固隣壤也而劉公東發愴愴以首事不忘屬子盍記之俾百世之下知斯州創建之由皇上所以興安吾民者若是溥也子敬諾則叙次在復語爲記若錢穀夫役之數區畫贊襄之人布置向背之位始卒歲月之期間別有紀復系以詞告諸父老粵古媿墟維舜之都介乎荆梁展矣名區衆壑濫觴騰濤鑿河伯不仁以茲爲壑三版既沒一壺曷恃城郭已非陵谷倏易僉號於野盡氣狂奔誰哉援我躋之高原帝閔惻由已溺之南有崇阜其往徙之經之營之亟其乘屋利用爲依並受其福受福維何興我安我水由地中厲驅山左層樓霞蔚疊雉雲連壯稱隴道險控秦川壤沃泉甘宜稼宜圃豈不懷歸適茲樂土新土信樂遷民實瘁拊循勞來厥惟良吏喻政於虎其永言兮微禹其魚不可諉兮

師竹堂集卷十七

十四

順德府修城記

順德古邢國商祖乙所遷之邦漢鉅鹿常山地廣衍平曠爲百戰之場太行蜿蜒適居斷麓又可據以守而城堞高堅隋圖經謂石勒所築號建平大城沈存中謂郭進築邢州厚六丈呼卧牛城則是地爲古今雄鎮尙矣周衰爲赤

狄甲氏所有東晉爲羣胡所據宋南渡後爲金爲元淪於異域我高皇帝廓清膺穢奠土昴宿復爲名區文皇帝定鼎建極密邇輦轍屹稱畿輔是故邢在職方自古重大我朝尤重勢使然哉城四門舊止二重天順中郡守濟寧楊君各增甕城起層樓其上成化中林君恭復益堞濬隍規制頗備嘉靖改元弘農王君郡倅袁君相繼修築又以餘土爲隄分二河嗣是此方議築彼復告傾民甚苦之識者謂是郡風門百巖之環拱濁漳沙河之襟帶不特咽喉孔道抑且股肱要區卽不能如往牒所紀獨奈何旣保障爲傳舍意外萑苻有警令揚鞭城下得意也顧拘者泥仍貫

師竹堂集卷十七

五

之談狹者畏染指之議財細於舉贏謀多於作舍曾莫有任之者予友王君時化繇石諫出守適值荒疫死者枕藉乃不俟甲牘亟發廩度多方勸諭尙義者投牒郡堂遠近聞之輸粟具餽相望於道又延醫煮藥巡行委巷遍示病者全活不可勝計雨澤沾足賊盜屏跡郡內大治君暇登城周閱太息毅然請之兩臺暨諸郡使者估費若干金蓋郵筒往來十數而議不決君乃謀之厥僚某某檄下屬邑豪俠有心計雅爲里閭推服者令與俱來至則愴焉道財力胥竭不忍破冒及爲郡人永利不可中止之狀諸豪長相顧感動有垂涕者互懋交倣綜理詳密應役者亦體君心

窮日夜殫筋骨子來不啓也工起某年月日就於某年月日費僅原估之半而高若干丈厚若干丈累以磚石灌以脂灰門樓峻麗雉堞崇嚴敵臺警備基布鱗次父老嘗詫畿內八郡莫之能踰也落成之日予適奉命報慶江藩便駐郡署而廷正浮化陳君恤刑滇南事竣北上君張宴設樂於城西隅層樓之前憑欄縱眺太行諸峯爭奇競秀翠流几席間四望則遺壘殘燄燐火黯黯俯窺則太華五千仞削鐵下臨無地而曲池環抱勢擬天塹壯哉金湯何論八郡予足跡幾半天下僅見郡城與是耳酒酣君舉卮屬予曰茲役也僉謂必不可成予勢忽利害一切勿恤微國

師竹堂集卷十七

六

寵靈諸大夫父老之惠幸而竣事而予精力竭矣子其記之俾後來者勿憚修濬屏翰三輔邢氏子孫尙亦有利哉予作而歎曰昔人謂民難於慮始又謂不一勞不永逸味其言法至必行卽大拂輿情不計也君茲之舉先事而爭志卽作而忘勞費省其半功收其全皆古人所不敢任者卽此一事它日膺崇廡臨觀鉅寧有難處者哉雖然富鄭公河北救荒自謂賢於二十四考中書令君甫蒞邢全活不下數萬人尙奚他慕耶陳君曰不然發粟一時之惠全城百世之功君舊諫臣必不薄淮陽矣王子曰然遂次其語勒之城隅俾繼者考鏡焉君名守誠字時化河南嵩縣

人隆慶辛未進士改庶吉士由禮科給事中守是郡其僚屬父老及諸豪長姓氏工役錢穀之數君自有記不具錄

信陽州重修譙樓記

麗譙助於魏莊子盛鶴列于麗譙之間則周末已有之或曰譙亦作雉壯麗而雉曉也陳勝傳戰譙門中顏師古謂門上爲高樓以望故曰譙而漢書五行志王公車大譙取譙呵之義近時楊用修謂麗如魚麗之麗譙謂誰何之譙不取前說然詰奸禦暴觀象眺遠嚴晨昏之候昭懸布之典匪壯何以示威匪曉何以設險匪崇何以臨下兼乎三義斯爲備矣信陽譙樓初自國初歲久傾廢成化改元奉

師竹堂集卷十七

十七

州武侯因臺構樓規制宏敞詳見邑人袁洪記中蓋又百餘年於茲矣毋論防檢近疎瞻視起衰而風雨推剝棟宇朽蠹過者岌岌於巖牆之訓何也華陽李侯舉進士高第再領郡符奉職循理約已裕民亡利弗興亡獎弗革末期而境內大治每觀茲樓輒仰而歎曰時誠舉羸泊貴仍貫皆有爲而發爾執斯以譚必任其頽壞無跡乃爲不擾不知勢必復作能財由天降役驅鬼工耶持因循玩愒之心遺厚費重困之患彼豚公廨爲吾廬愛濟民猶已子者忍爲之哉乃周覽默計毅然撤而新之臺拓而廣樓增而高南向左右各出數丈可列兵卒北向東西各建一軒以設

鐘鼓綺疏朗豁可以燕集雕檻環曲可以凭倚縱睇則千峯晚起嵐秀可餐俯視則萬井鱗次炊烟相望峻陴峩嶷控三關鎖鑰之雄傑閣穹窿擅九塞山川之勝且財取積餘役取力暇市野宴如公私無擾厥工不日厥省不費可謂盡節縮之宜得悅使之道任勞怨之嫌貽恒久之利試盤錯之長才覘經濟之遠略矣落成之日予適奉使豫章事竣還里登臨四顧歲豐人和荏苒其無人枹鼓設而不用郡父老相率屬子紀之勒石樓左俾後來考鏡相繼修葺議侯惠於無窮夫燕臺延賢請自隗始侯蒞申善政不可枚舉茲特一事耳嗣有鉅筆爰傳循良不腆之詞曷

師竹堂集卷十七

十七

足爲茲臺茲樓重亦聊付隗始之義云爾

東陽縣重修儒學記

世儒執閔子仍貫弗改之說不問可已與不可已也咸援以自文蓋避嫌者牽顧慮之意因循者憚經畫之勞事苟直者志切於自營急簿書者力分於塞責雖賢墨殊途公私異軌而廢弛玩愒其失均矣往海上之烽未息雉堞之役版插相望若曰四郊多壘急於衛民時勢應爾而潢池無弄枹鼓不鳴所在學宮建置非宜與夫敗垣殘宇草礎相依羊豕交跡莫之問也豈可已與不可已別有說耶東陽襄巨邑介唐鄧隨郢之間地沃民樸顧科第往往無人

堪與家謂學宮非宜弗信也子友王君令茲土省風俗詢
疾苦撫循勞來化敷惠浹先謁文廟見櫺星門在城樓之
右且南逼危垣面墻而立明倫堂視廟若坎中仰丘陵也
而周圍地日侵削爲民居君低徊太息謂博士諸生曰嗟
呼斯爲廬舍且不可一朝居况茲誦遊息地哉亟檢庫藏
得美鏤若干復節省措處規畫詳盡請之某官某官咸嘉
躍如君議于是改城樓與櫺星門對明倫堂升而崇之堂
後建尊經閣視城樓若兩峯並峙者又移泮池于櫺星門
內復侵削補未備凡門廡齋亭庖福寢廬垣衛繚楔之類
翼翼言言幽邃壯麗趨踰而廉階峻瞻拜而廟貌尊升堂

師竹堂集卷十七

九

而鐘鼓作考業程藝矜珮雍容舉羸動衆公私靡擾信改
作之善哉工竣君書來索詞用告多士子不習堪輿說有
無不可知卽有之藉此致利達非建學本意也然非利達
又無以行厥志也者所以用世之具而學也者所以辨
志之區也今夫挾貲貿易者必通都大會修真葆裔者必
深巖絕壑誦法孔氏而躡雜湫穢仍貫弗改居肆之言毋
乃舛乎夫養之非所有司之責也有其所矣而弗自養其
何解于父老里閭耶且多士知學宮之創始與今日之改
作乎始之創未有不偉麗壯固者也歲月寢久漫不葺理
故微隙致夫注溜寸蠹朽乎全棟使桑土慮周高明瞰惕

烏室傾仆耶此檢身之說也堂何爲崇惡其卑也何爲
明惡其闇也潤而大之惡其狹小也無一弗具惡其弗備
也此進學之說也夫居室期于美志道期于樂學茲美矣
多士群聚其中寧無仰屋竊嘆思所以自解也乎試以營
建喻明倫修行克家者也專意進取傳舍者也藉以媒利
隙蠹者也多士慎哉願爲克家不願爲傳舍卽爲傳舍不
爲隙蠹庶幾乎上不負至上右文之照運下不負賢令任
怨之苦心慎斯以往東陽之士彬彬乎盛矣多士昂哉是
役也經始于某月落成于某月爲費若干爲役若干不具
述惟述建學之意風多士用著王君之績王君名應辰字

師竹堂集卷十七

三

拱之爲子里人隆慶戊辰進士筮辛榆次繼倅莒至今官
所在務實惠不求赫赫聲而沉毅敏斷可當大任毋論其
他卽爲學宮罔眩罔搖急於城堞信非拘儒俗吏所能辨
云

師竹堂集卷之十七終

師竹堂集卷之十八

三怡堂

汝南王祖嫡胤呂著

記

栢鄉縣學田記

代

余讀易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則作而嘆曰嗟呼民物之待於養也若是大乎夫士也者民之則也養天下與有責焉然必待養之者何也弗養則弗能養人是故聖賢養賢非為賢計也故曰及萬民士之不可不養也如是哉先正曰古之養士也以詩書禮樂不聞以利後世鮮力耕青衿之士資身無策非重有以卹其私則弗勸非

師竹堂集卷十八

一

為利勸蓋勸於義也今天下學校咸有氣稟顧限於頌諸生貧窶者至弗能舉婚喪有司者亦漫視之靡為動念嗚呼其於養賢之旨何盪也瞻學有田自宋始皇朝稍易其制然不恒設必良吏而後亟此餘傳舍核簿書覲譽赫赫者且目為迂矣栢鄉古鄙地俗尚禮義士多慷慨而薪水靡給者居半劉侯甫下車政通人和百廢俱舉於學校尤惓惓焉郊行過王郎故城得五舖馬蓮灘等處空地十頃有奇喜曰是久棄者不可以養多士耶申之府守楊公按院楊公撫臺宋公咸嘉允之以二頃四十五畝贍諸生於是栢鄉之士始得所養爭自淬勵以副侯貴成與聖天子

養賢至意而邑諸生魏謙攜太學生張翰持狀示余索言以永侯惠余家中山與栢接壤雅聞輿人之歌至學田事魏張二生尤能道其詳補士有田自侯始其以詩書禮樂自養而勸於義也殆猶良苗沃壤日新而月盛乎侯名儲湖南興國人治栢多善政不具述此系田事著其大都云其地界佃戶歲入之數給予之法乃載之碑陰

盧氏縣均田記

今天下最患者田不均古者井地之法至為詳密上以公使下下以公事上如天施地生其益無方遐哉淵乎不可尚已迨去籍之後寢微寢亂大略猶可得言至於變為阡

師竹堂集卷十八

二

陌聖人良法無復存矣夫不存者迹而不泯者心迹變宜民無井之名有井之惠人存政舉聖人復起不能易也盧氏洛中鉅邑周公之所經營汝墳之所漸被者也明興迄今稱為樂土數十年來日入凋瘵則田不均而糧偏累之故也蒞者率視為傳舍其有慨於中者又公私掣肘勞怨縈心仰屋竊歎遺所不知何人嗚呼信若是將無民無邑而後已乎郭侯楚郢名士其家食時即以經濟自任來牧茲邑延父老問疾苦積之故牒泰之輿情知邑巨蠹惟田根不均也毅然誓之神明白之當事嚴覈周咨里甲紊者十五租稅詭者十四磨筭誤者十三版策遺者十一乃絕

交遊杜請託鍵別署屏他務案者釐之詭者正之誤者清
之遺者入之低昂損益如鑑如衡不惟窘此獲直者歡呼
鼓舞以爲更生卽兼併依憑莫敢誰何者亦帖然心服無
敢譁者嗚呼此可與俗吏道哉至上軫念閭閻綜覈吏理
而伊洛之墟人至相食蠲郵渥惠視他所尤急乎嘗私歎
至上之愛民至矣使長民者仰體如天之仁寧有傳舍視
厥土者夫不以傳舍視厥土則一切勞怨成敗舉所不計
田未有不均者田均則糧平糧平則輸納不累追徵不擾
訟牒自清民力自裕雖有水旱疫癘未至於斯之甚者也
郭侯知本而又不爲異議播宜乎臻厥成而晏如也部使

師竹堂集卷十八

三

者聞之於上其顯陟爲良吏勸也寧俟卜哉呂父老以此
舉不可無紀以諭來者相率白之厥倅張君張君復走使
京師屬予爲記予雅知郭侯賢而又憤郡邑之蠹莫肯自
任委罪天時民無所控故於侯事爲之樂書張君贊侯當
與有勞而不居其功俱可以風也侯名之翰楚潛江人張
君名汝楨保定新安人其均平之績別有記不書

固始縣重修春河橋記

汝南諸邑固始最巨而又爲吳越燕趙孔道縣西七十里
曰春河者要區也地勢卑墊兩岸陡削每雨輒洶湧涸亦
渾淖淪陷若畏途舊有石梁久而傾壞前令潘君慨然欲

新之事稍就緒以憂去居無何徐君來值大祲焦勞辛苦
講求荒政悉發儲積佐以餽粥全活不可勝紀君念歲饑
輿役古人良法文廟開河以次而舉迺檢潘君措處橋金
四百復捐俸薪併簡縮愆息得三百餘兩鳩工庀材綜理
精密當衝避齧曲盡巧思數月落成長十丈餘濶十之二
衛以修隄護以雕檻跨如晴虹婉如游龍上凌虛空下張
藤籠鞭石擊弓隣於鬼工壯哉橋可謂往來咸通溥濟不
窮者矣遠近交頌如出一口父老恐時序湮久莫有繼者
僉屬王子記之夫川梁刺於單公徒枉譏於子產豈非民
弗病涉王政攸先也哉乃博名高者不屑爲視傳舍者不

師竹堂集卷十八

四

肯爲恤勞怨者不敢爲悠悠玩愒莫知所終斯亦蒞官之
通患已君下車適與旱會旣起白骨而肉之復以其餘經
營如此卽一橋而他可類推人服君之精力烏知君之苦
心哉君聞父老之請則又以書抵予此前令之緒所謂因
人成事者也嗚呼今作吏者務掩人之美而陰炫其長君
用心若是開誠布公可知異日之宏遠矣潘君名某山東
夏津人徐君名某浙江西安人並進士高第修建年月與
捐貲服役者俱載碑陰

羅山李侯救荒紀

汝寧在中州稱沃壤而信陽羅山諸處水田獨多頃人情

而無力有塘堰者任其壅淤遷徙不常停蓄無法雨暘時若則為有年不幸而旱澇束手無策矣自予所見乙卯辛未俱荒而不甚遠米價雖貴僅三四月尚可支也乃甲申麥大熟膏雨及時民競糶麥為挿秧計大麥一斗僅十五六文小麥則二十五六文而已蓋所貴在穀期秋當大稔故罄所收二麥不恤也挿秧後雨水更調人心益侈復向富家大姓取青稻錢青稻錢者谷一石熟時值銀三錢則先時僅得其半至翁之禮錢說合之保頭又十之二三此輩非盡浪費亦有婚喪徵催不得不然者至夏則旱風炎日萬里赫然入秋熱甚河流盡斷村落遠汲往返十數里

師竹堂集卷十八

五

牛畜渴斃不可勝紀八月十日乃雨又日夜滂沱並豆黍之類亦涸爛民始大困當炎旱時李侯徒行赤日中遍禱於山川諸神騎不張蓋以二三從人歷積谷者家叙述凄怛言與淚俱慳吝守財虜亦為感動爭相勸借侯自立券償之大約百口之家有穀五千則計其一歲之食及周其親戚婚嫁諸費然後取之有侯不及知自持其籍來獻者侯又遍以所轄境內嚴保甲法煮粥食老弱病廢互相稽覈以故盜賊不起而民無饑凍死者侯嘗以書與予云大雪旬日粥內和以薑椒無衣者亦活惟二百里外一村村落命一老人馳往未至而死者十三人是以為恨嗚呼昔人

謂救荒無善政又有謂堯舜猶病諸者又有謂天實殃民不可與爭者又有謂沽名形隣之失者信是言也必視民之死而付之無可奈何然後為善政謂不悖堯舜謂體天志謂忠厚不形人短耶天道好生膺百里之寄無非為吾君安民副天之託而已牧守撫字其義昭然獨奈何此之不力而殫精疲神博赫赫之譽也哉昔人救荒不以二十四考中書令易之而雪一寃獄食一饑人報亦不爽如李侯者活人不下數萬天之報豈其微哉予值斯時既無餘貲又無地可行此意親民之枕籍填溝壑與父子夫婦相對雉經於荒林破屋中者徒拊膺痛哭而已故目擊李侯

師竹堂集卷十八

六

事而私記之為良吏勸李侯不知也侯名弘道河東襄陵人丁丑進士由南陽令補茲邑

義會記

信陽大旱二年河流亦竭村落汲者率十數里外得缶水不啻玉液困可知已予以庚寅正月十二日得請歸里雖雪不封條二麥漸稿信陽以水田為命至三月半狂風烈日溝渠成陸栽挿絕望穀日湧貴人心皇皇是時蕪黃鄂鄭荒甚老幼男女纍纍來就食者相屬於道不知信陽亦自無食哀乞之聲盈於委巷無肯捐一錢者予觀其狀慘然傷心雖濟之不能周且不給也因思信陽父老惑於輪

迴報應之說茹素誦經者以千數而城東朝陽菴城南豐泰菴王僧皆耆宿持律極嚴然燈皈依者不啻親見如來也乃於二菴集大眾環坐語之曰信陽軍民裸處告訐成風相欺相凌造無邊罪業諸善男子斷葷戒殺迴向三寶此不可思議功德信陽希有事也但汝等心雖善而事未善持念佛然燈禮佛作會爲修福如往西方卻向東去必不可至也大眾驚疑願聞其說予曰佛在舍衛城說法度人足矣達摩初祖何由來震旦震旦者東方也即我中國蓋佛以慈悲爲心不忍中國戕害故來覺之如吾姦舜周孔欲萬物各得其所是也夫萬物有一不得其所聖人之

師竹堂集卷十八

七

心終不自己視人之饑寒流離委於溝壑佛乃跌坐合掌漠不動心有是理乎饑鷹餓虎佛不憚以身布施况同類者哉昔梁武帝問達摩朕建塔修寺舍身布施功德如何達摩曰全無功德帝又詰之達摩曰此人天小果有漏之因故曰全無功德達摩之意蓋謂武帝止知敬佛不知利物人能利物雖謗佛而不爲謗不能利物雖敬佛不爲敬也武帝不悟達摩遂去今汝大眾止知燒香點燈爲敬佛吃齋飯僧爲修善不知此之謂不善固不可謂之盡善亦不可何也不能利物故也今方旱甚四方來乞食者至多汝等視其號泣而不顧死者至多汝等視其暴露而不恤

乃日日燒香夜夜點燈不知神以清淨爲香普照爲燈不賴汝等之供也我今勸汝大眾別作一會以十之一點燈燒香飯僧誦經以十之九賑此垂死之命既不廢汝等之善又可廣利衆生但願入會者諸色人等我與平等無有分別如何大眾踴躍喜曰敬聞命矣乃於二月十五日於朝陽菴三月初二日於豐泰菴每會約二百餘人以有心計者報利益事不但飢者食之死者瘞之即不能婚嫁不能喪葬者苦於征求病於逆旅者一切咸周之先是予每煮粥食餓者爭奪顛仆粥流通衢釜缶俱碎予甚患之雖嚴論不止也二菴王僧先命其徒煮粥不甚稠不甚熱理

師竹堂集卷十八

八

大缸土中以擔盛粥擇其最老最瘠者爲一處婦人小兒爲一處病者爲一處俱坐每一行約六十人則以一人主之人先給一甌一箸以次與粥周而復始竟無一譁者徐徐鼓腹而去因歎賑饑有法不如僧遠矣自是每會食者不下千餘僧又蒸麵食包以菜人各携去二菴僧晝夜誦經祈雨至三月十九日雨二十二日大雨如注願還鄉土者計道里遠近資遣之予又密囑蒼頭有幹者持錢遍行市野恐病不能赴與不知者自後食粥者漸減而會亦不廢予初立會時守錢慳夫笑爲迂爲褻而捕盜者以危言恐惕謂人衆致寇也予毅然不恤嗚呼視人之垂斃而

不救甚則幸災而因以爲利已獲罪於天地矣而人有救者又笑之阻之不思千瘡百蠹起於荒歲成於饑民雖有粟吾得而食矧有慘禍耶父老以燃燈禮佛爲功德牢不可破予一言感悟卽二葷主僧亦以予言爲是又知天下未有不可化導者存乎人而已矣列爲隊伍以次列坐以次傳食又煮粥賑饑之妙法是俱不可不紀因私識於此以告仁人君子若夫攘善沽名則欣然領受不辭矣

司馬張公戡定武林民變紀

丁仕卿者上虞人幼習舉業屢誦督學使者稟習刀筆善

師竹堂集卷十八

九

持人長短里閭不容僞寓杭之平安里交結猾胥以訟牘託必深文巧詆往往取勝市有閭不鮮或以事爭居間立散人以此畏服往來湖市睥睨怪誕人莫之測也杭故有辦巡警率雇役遊手無賴而市鬻牛酒諸食物通宵不絕藉以糊口市民與值外飽食安居甚便也萬曆八年更雇役爲力役遊手輩不得一錢富有力者多免遊手輩僦居驅之應役財力俱誦而失盜法嚴笞繫日亟又夜禁人不

得往來諸鬻食物黃昏後闔扉寢諸惡少憤怨益甚仕卿私喜有可乘每遇役者慰勞激以危語時時拉其豪長于湖濱酒肆飲酣太息曰諸君知有累卵之危乎豪長曰何

謂也仕卿曰杭稱天堂衣食遊戲自適耳諸君材力非人下者往悅首爲踐更尙夜得一醉飽茲仕宦毋論乃商賈富民錦衣玉食操姬住華屋力役以贖脫諸僦居問架無一免苦寒長夜抄磨柝會不若商賈富民所養奴也雖然此但貧困勞苦耳獄失囚已不勝撈掠如諸獄逸出者多恐未及捕緝先斃杖下矣此所謂累卵之危也於是諸豪長扼腕起曰君毋言丈夫死等耳揖而散去互相鼓扇然未敢爲端也十年三月二日營兵羣謀誣辱撫臣屠數民間諸不便首以力役言諸惡少心動會亂旋已包藏未達仕卿懇懇諸豪長請復雇役弛夜禁不得則倡言

師竹堂集卷十八

十

曰營兵月餉稍減卽脫巾攘臂莫敢誰何吾輩日夜辛苦曾無升斗給地方鷄犬弗靖詰責隨之彼營兵固健兒吾屬孱弱易凌恐蜂蠆入懷袖不免變色也居頃之仕卿以他事逮獄則又號於衆曰吾爲汝輩懇踐更獨荷校受捶楚忍乎哉諸遊手輩勃勃競起大呼市曰公窘辱久但隨我富貴可立致也揮霍之間響應雲集縱火先焚宦室次及商賈富民合城鼎沸一紳縉家計所無出則治具堂上婦女頂香跪迎門首仕卿據上坐餘以次列坐巨卮大嚼歡飲而罷戒勿動其毫毛有司往諭擁不得前蓋四月二十九日也而右司馬西蜀張公先奉特簡兼御史大夫徂

戡兵變甫抵嘉禾聞亂星馳赴之左右諫曰往營卒諫以
餉不給尙爲有詞雖辱撫臣而公私安堵如故乃今變
成飲博惡少雜椎埋姦俠而仕卿更稱雄黠且勢已焚劫
非可傳檄定公單車入虎穴卽置一身勿問如國事何請
止於此分部決策可論論之不則剪滅蓋先聲遠譁可制
其死命惟公思之公曰不可羣不逞敢於蜂起恃營兵耳
彼見我奉璽書便宜行事謂必戰取之又料我遠來未暇
調兵食若聞變止不進軍民惶惑勢必相合相合反益決
如收筦鑰釋獄囚脅三司長吏我進不得入頓兵堅城下
非可猝取毋論遺上東顧憂武林百萬生靈立遭荼毒仁

師竹堂集卷十八

十一

人不忍也今馳赴之彼不測所以來必不敢輕動不惟良
民恃以無恐諸將膽益壯相機審勢操縱在我斯萬全之
計也何言虎穴哉乃兼程適往以是月晦入杭月朔視事
時亂民已踰二千鳴鉦樹幟奮臂招呼不從者戮之或投
之烈焰薄暮洶洶屋瓦皆震公若不聞也者屏去騶從肩
輿秉燭隨數懦夫循行塵市亂民環向公訴公曰汝等不
便吾已悉知卽爲除去吾此來惜汝衆命欲保全耳若屠
戮汝當於嘉興調全省兵及各邊驍騎湖嶺痕土汝技幾
何當無唯類顧吾不忍輕身入城開汝生路能聽吾言解
散首惡外一切不問不則任汝殺我非懼死者亂民間

公言稍稍引去而仕卿謂衆曰斯何事可以聽撫卽張公
不殺吾輩尙有殺吾輩者不聞騎虎說乎衆惑其言夜復
大掠火光燭天哭聲達旦昧爽公急下檄遍揭通衢諭以
禍福民裂其檄猖獗益甚公太息曰吾所以爲亂民者至
矣身親撫之又檄諭之蓋懼玉石俱焚耳豈難用兵哉乃
密詔遊擊徐君景星謂曰民恃兵乃爾而兵莫知我意指
時懷反側汝速召兩渠率來又以秘計授徐君少頃馬文
英楊廷用至公開誠語之曰汝非前自縛軍門者乎不畏
死真壯士然爲衆兵死曷若爲朝廷死今民亂如此汝能
討平之且錄爾功不特釋前罪而已二人叩首流血曰此

師竹堂集卷十八

十二

吾更生之辰敢不效死會兩營留衛鎮城者至公復備諭
之衆兵叩首曰吾屬終歲勞苦而不得一飽妻子凍餒懇
之無從事急卒擾然不敢秋毫犯縣官公至甘伏斧鑕身
首異處爲烏鳶食公廼待以不死僵屍遊魂曷敢自愛爭
奮而前公又誡中軍郡邑各嚴部署而徐君復謁公曰城
中兵少茲兩臺三司府縣各有衛勢分而力寡盍集諸公
幕府盡徹衛兵把截街巷且護庫獄釜魚安所逃乎公從
其議鼓勇競進日方午遇亂民菜市橋搏戰火場亡弗一
當百乘勝至褚家塘官巷口章家橋皆其掠所也凡擒韓
謹等一百五十餘人並丁仕卿縛以獻轅門公會巡臺桂

林張公暨三司郡邑長吏訛之惟稱死罪乃梟首五十餘以殉餘黨未滅未獲者不問指顧之間大亂平定當是時不邑貧窶坊市惡少觀望待發各股慄潛散而仕卿臨斃猶大言舉事差早為羣兒誤恨不使西湖之水盡赤云事靖公上疏陳亂之由且言根本不可輕搖裁削不可太驟有司奉行過當徒務虛名不恤疾苦兵變未已民變繼之離心怨上幾釀大禍戎首易生特發於兩端耳請簡用良吏培養元氣拊循勞來盡父母之道雖驅之為亂死不從也事聞上大嘉悅特賞公飛魚服並巡臺張公白金文綺錄徐君及郡守劉君伯縉仁和陳尹良棟錢塘孫尹琬討

師竹堂集卷一八

三

亂功各有差

史嫡曰予至杭詢公所以定民亂者人人能言之若夫忠勇誠智則有未易知者夫狗國孤城而死生勿恤可不謂忠乎叱馭危地而意氣彌厲可不謂勇乎披肝露膽而逆黨感泣可不謂誠乎應變倉卒而響捷枹鼓可不謂習乎然予所以服公者斷耳當公駐嘉禾也使惑於浮議而不進進矣而濡滯次且二凶合從東南之禍未已也公出其不意捲甲而趨所謂脫兔敵不及距逃雷耳不及掩是以俄頃之間而大亂底定也雖然當營卒變聞而循例會推或以虛名往或以實禍避遷延玩

揭賊得為計事未可知也乃上徑簡張公星馳神速知人之哲將將之專卓越千古矣凡蔡之功惟斷乃成彼唐事烏可同日語哉

司馬張公戡定浙鎮兵變紀

浙未有募兵募兵自禦倭始蓋括蒼婺甌民多躡捷督撫胡公撫取優厚得死力寇靖巴西趙公代之稍事裁省月餉一金南城外羅木營者羣聚其中又合一營分而為九每小營把總一員兵五百鈐束則杭嚴兵備臬使簡校則中軍兩遊擊咸節制於督府三月防汎二留鎮城七哨海上六月汎畢而旋三十餘年沿為成例萬曆九年省城

師竹堂集卷十八

古

以倭熄而餉如故糜費無既議減三之一居無何又議新鑄錢給餉三之一而鑄錢市無受者兵生計漸窘憤怨日甚十年春汎迫期愬復餉不可愬新錢不可既無溫語且怖危法衆怒大譟擁督府至其營詬辱備至三月之二日也當是時變起倉猝合城擾亂盡失常度權關水部蒲坂王公聞之先往巡臺臨桂張公萊陽孫公相繼馳赴宣布朝廷威德且誠以勿為滅族計衆稍稍解散翌日兩渠率馬文英楊廷用自縛請死諸公知其嘗我為兵端慰遣之事聞舉朝大駭廷議方難其人乃上特命右司馬張公萊御史大夫授以節鉞得專誅殺輿情欣然以為得人而遊

擊徐君景星者故簡校杭兵久會他事歸鬱鬱不得志寓
勳鎮不見用倦還汝上有爲張公言者追及涿鹿携以行
公益悉營兵機宜公之始發也有爲公謀調邊兵者有進
材官劍客者公謝去驅車終已不顧甫入越境而踐更之
變作公謂徐公曰是固有由彼坊市惡少倚雇錢爲生今
改力役是役如故而不得一錢也彼又見營卒如是始則
效尤終欲相濟宜及其未合而猝趨之出其不意俾相猜
忌而後可圖也迺以五月朔視事密召前自縛兩渠率及
兩營留鎮城者諭之曰若輩之脫巾謀也雖甚不得已然
於法無赦我奉天子命仗鉞來日夜思所以活汝者無以

師竹堂集卷十八

五

爲計茲坊民焚劫罪大浮汝輩此轉禍爲福之日天爲汝
開此路也其勦力自贖衆感泣爭奮不移時盡擒亂者詳
具民變紀中公疏請復餉又給兩渠率冠帶置之左右杭
安堵如故而營兵自度終不免且不測公意旨反側益甚
布耳目要盟誓所以自防者無一刻怠公默計處叛之策
上焉握重兵以討之其次假他罪以誅之其次設陰謀以
掄之而無一可者且戮叛貴正法正法止首惡數人耳今
數千人爲一心復在肘腋智如良平勇如賁育疇克措手
必首惡數人爲一心餘黨數千人爲一心一獄吏可辦矣
乃時其糧餉優其賞賚問疾病同甘苦更將領明紀律無

一而非便兵計亦無一而非携兵計也公偉幹豐頤修髯
炯目儼若神明初望而畏之稍就與語温粹愷悌如家人
父子亡不以爲愛已者營兵生計漸裕家室念重其親戚
有識者語及往事輒相怨尤其父母兄弟又竊罵曰汝從
數豪亂今數豪冠帶出入揚揚且役使汝而昨討亂反以
豪爲首功受上賞茲張公衣汝食汝一家飽煖較曩日稱
貸取厭隣里何如汝不思所以自白一旦追勘往事恐數
豪功罪相準而汝頭懸藁街也營兵大悔悟且憤諸豪始
則陷我繼乃凌我終且陷我恨不剗刃其腹公聞默喜愈
益拊循之十一年又屆春泚公計失此不圖於泚所討之

師竹堂集卷十八

六

大難爲力且無以示杭人乃授計徐君復委憲副徐顧二
公多方部署既擒文英廷用二人其七營不與討亂民者
各把總擒本營首惡一人若陳得勝方子龍李文高張賢
陳文滿吳章成盧舟俱罪狀顯著杭人切齒者以閏月二
日昧爽爲期匿形奮驚破山疾霆無一免者縛獻轅門集
衆鞠之惟稱死晚咸窮首以殉公又下令兩營討民亂立
功暨諸脅從朝廷盡赦汝罪於是驩聲如雷亡不北向叩
首皇帝再生恩又相率詣都府叩首謝公再生恩又各拜
其父母親戚曰吾儕今日始爲王民非張公死且爲叛鬼
矣而郡士女欣躍相慶貧者典衣沽酒始知有生人之樂

公乃叙錄文武諸吏功於朝下大司馬議其疏略曰張某
文武長才安攘偉略當盤錯而猷益壯處危疑而謀益周
定民亂於倉卒之頃擒逆卒於指顧之間功績獨優宜加
特叙其餘論功有差疏入上大悅曰逆犯伏誅法紀始正
張某定傾戡亂茂著勞績遂晉公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
回佐部事憲副徐顧二公加俸一級徐君陞副總兵仍
管遊擊事餘以次叙賚復追治首禍釀亂者遠近咸服朝
廷處置得宜云

史嫡曰予入鳳山門主湯氏園亭徐君以鄉曲誼携酒
過嚙嚙偶語屬耳眴目者甚眾予覺之謂徐君曰予使

師竹堂集卷十八

七

江藩便經此聞西湖勝來遊君爲我作六橋三竺主人
即遊歸也徐君解予意大笑曰明當治具飛來峰下因
以二卒隨予蓋營兵之黠者少頃張公枉過次日邀飲
湖上絕不及杭事薄暮憩湖心亭四面俱水唯一童子
行酒予密詢公處民變甚善而營兵首惡尙在左右如
旦夕召公還不知何以爲計公笑不答雜以他事予不
復言抵家未旬月而戡定鎮兵之報下矣昔晏子志念
之深其御之妻能識之自公撫越曷嘗一息忘營卒乃
左右親狎莫窺卽其黨巧爲訶伺不疑也沉機遠略凝
重堅定古稱社稷臣張公近之矣予旣解纜武林門徐

君追送離杭稍遠舟中促坐歷歷爲道其詳故叙次之
如此

紀李翁事

南宮李翁自予入史局已七十矣鬚髮如銀絲爲太倉守
庚官暇訪其居庾高潤人相視真若粒米用葦茅葺一小
室炊所在木榻前布被瓦缶風蕭蕭四來不可留也不携
妻子又無童僕月支陳粟一石往出納有微利近大司農
嚴覈不敢取一錢即取人亦無與者所守振放盡乃外轉
驛遞一官每黃昏狐鼠縱橫迨陰雨則窺枕嘯梁蓋不如
請室之尚適也予以爲此翁極盡當喜繼以涕遂首丘願

師竹堂集卷十八

十八

矣丁丑秋予請急還己卯冬至都翁來訪詢其齒七十八
自說善飯庾藏盡乎十之八九矣矍鑠而去秋九月有持
萊州庫官刺謁者則翁也鬚髮鬢光可鑿驚訊之用藥烏
之且卽之萊矣予矍鑠曰古稱七十致仕翁踰八載家不
貧萊瀕海庫官卑賤奔走趨謁動遭笞辱聞翁復不攜妻
孥以一力往不幸霜露疾誰爲供饋餌者翁固持矯健不
聞春寒秋熱耶願翁勿行守老妻課子孫與者舊話鄉曲
往事南面之樂且不易別公廢一庫官乎翁曰是固然吾
里中少壯大半遊岱矣修短有數吾當死南宮沙門島不
能死也設當死萊司命者能強予南宮哉日者縣令專大

吾歸頭搶地直據案受耳旦夕催租鷄犬不得寧非自食
力孰肯捐一錢吾里俗薄見吾棄官歸揖拱且改故態吾
之官笞辱我職分應爾饑而食寒而衣不聞取之家也而
又有服役我者諺不云乎一日為官勝百歲為民公以奔
走趨謁為子苦流水戶樞是致壽之道也公休矣子兼程
東矣嗚呼區區一庫官遠瀕海上八十老翁以身殉之婉
諭剴論不能入也况善於此者哉翁所言市井負販之見
不足折獨修短有數則易以惑溺不可不辨也今有人日
毆擊人有止之者則曰吾當死刑獄雖戴笠過樹下不免
吾不死刑獄赤丸殺吏白晝報讐司命者不能強桎梏我
也由是推之凡可以扞文網戕壽命覬非望圖倖免者孰
非是言啟之哉雖然翁亦未可盡謂也漢鄧都有言曰已
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論者固
未嘗以子長列之酷吏而少斯言也李翁官雖卑亦天子
所命也守庾十年布袍如故不顧妻子由其言以考其志
不死官不已也第翁死官非鄧都旨耳是故兵一也有是
之以為亂者願用之何如耳李翁之言使嗜腐鼠攫市金
鐘鳴漏盡不知止者固將以為口實使鞠躬盡瘁死而後
已薄全軀保妻子不為者不將為他山之石也哉

紀夢

師竹堂集卷十八

十九

古今紀夢灼有奇異者大率皆偶然耳予夢若甚神而不
盡應漫記之乙卯鄉試七月三十日寫一禱詞擬於五鼓
焚於城隍廟祈夢是夜即夢予家書房東牆上畫一人據
膝危坐如世所畫鍾馗之像其下形狀無分毫異亦據膝
危坐而似差小又其下一虎皆瘳惡可怖上言武廟二字
武字草書廟字真書傍二人持花侍立瞻廟之間欠呻而
醒已三鼓矣心竊自喜即赴廟再拜以謝是科下第叩之
人無有知者後質予師咸唐先生曰得之矣信陽武胄登
科者惟竹塢公一人竹塢以萬戶應襲魁弘治戊午子亦
萬戶應襲而來科又適戊午夫武而草書實兼此二義焉
况竹塢又子外大父精神所感非偶然者由此言之武廟
二魁無疑矣至戊午予果領薦然名列十一既於所畫之
魁不合而終未省廟字之義已未偕計春官入試之後夢
人謂予曰子憶武廟二字耶武字之義子知之矣廟也者
二月二十九日也予躍然而覺詳廟字之畫二月二十日
五字最明顯思九字之義忽悟曰數目字自一至十惟九
字有廟字傍畫然殊驚懼惟恐揭曉之日非念九也至期
果然予益自負乃是科予竟下第夫以一夢委曲詳盡如
此而神又告予予非欺人者然則古人奇異之夢皆偶然
乎姑記於此以俟博雅者質焉

師竹堂集卷十八

二十

終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傳

清白吏劉先生傳

余讀往史立傳不可勝舉而良吏卓行代不數人豈實惠清操出於真誠不易得與然而二者有一足爲世重而兼之尤難蓋理人持己爲道雖一捐循孤介爲途則殊天之人若專一以成名者勢使然也人亦有言國史多誣家乘多謾夫禮失而求之野野矢將求之無何有之鄉乎人心有直道天下有公論奈何避誣諛之譏使高賢湮沒也

師竹堂集卷十九

一

余於劉先生既歎其才之兼又知其事之審感而作傳庶幾附有道之碑云劉先生名容字汝大汝寧羅山人生而恬淡無所好成童時動止一以禮授經於叔祖東東發解中州行誼爲里人重而尤負人倫鑒每撫公謂族人曰是兒他日不但功業顯當以令德著惜吾不及見耳自是邑人稍稍竒公而公益韜晦嘗慕徐孺子非力不食之義恒習勞甘苦刻意向學二十娶姜氏以公貴封宜人閨內則與公相敬如賓人擬之冀缺梁鴻而家貧居恒教授以養父母父母安之每舉筋歎吾食藜藿不知列鼎之爲美也嘉靖庚子薦於鄉上春官不第從遊日衆青袍草履寒暑

不易坦夷不校人望而親之嘗之館塾無賴子醉詈公遜謝不已久而方解次日人共責無賴子非人哉胡爲犯劉先生無賴子悔恨欲自經竟遠去公友愛甚篤二弟宋官授室治生讓先廬與之而別瓶草屋於其側里之閭牆者往往感化時邊儲缺馬大括郡縣不惜重價人競趨之公若不聞也者令鄧君雅敬公又憐公貧密以馬與之公謝曰我無馬鄉人共知今又有馬乎如黨被誣乞公居間公諭之曰吾人處世所恃者天道神明而已爾誠誣人卽不直神亦直之奈何舍正路而鑽別竇令聞公言乃白誣者公不喜女色友人疑其矯強飲外墅而先置美姬於空室

師竹堂集卷十九

二

夜分各寢一所謂公好靜宜居此鏽戶出而姬出公危坐待旦天甚寒姬啼公以衾與之終不一顧友人太息曰坐有魯男子而吾不知何云交厚哉公遊南雍宿正陽三人婦少而新寡夜就公婉轉誘之公作暴疾狀呼童篝燈煎藥味爽馳去僮爲人言公終不洩也已未父母繼卒哀毀逾禮令陳君造廬慰諭摘禮不孝不慈之文示公巽然汗下始有起色辛酉禪除矢感風不不赴公車或曰公不忍仕是也如夜臺寂寞未沾一命何公又矍然汗下跨一蹇驢去試復不利調選判黃州抵家而姜宜人卒公泣曰此與同辛若事父母者父母不及祿養而宜人宜以荆布從

之吾何忍再娶且有牛衣鹿車之誓矣營葬畢車赴任
黃號難治而公職專催科逋負至二十餘年公務以誼誠
開諭不事鞭笞爭先輸納他郡糧不完及錢穀紛議亦以
委公立辦監兌斬州黠吏悍卒相戒斂戢公布袍蔬食不
殊寒士人或諷之公笑曰惜福福行吾自甘之不知其他
也自是廉平之譽孚於上下薦剡旌牘莫可殫紀乙丑景
王樞回京中貴人僕從橫甚兩臺以下凜凜恐獲譴公力
任之中貴人素聞公名持其青袍歎息嚴論其下一無所
擾撫臺徐公謂其屬曰吾儕嫉閹宦如讐畏之如虎每每
激而取禍觀劉君事良媿矣居久之擢同知府事監收船

師竹堂集卷十九

三

料夜泊蘆洲賊拔刃突至詢知爲公叩頭謝過仍衛送出
境而崔苻之警稍靖副推僉臬者數黃人恐公去環訴兩
臺竟從民情不遷奪也隆慶改元籍沒陶氏公當其事無
一波及守缺例入覲一篋自隨見者垂涕公任既久操愈
厲而吏事益習漕院檄造運艘數十工竣而州洶百人推
挽屹然不動相視無計公命通一小渠布以田間淤泥數
人曳之利涉如川遂達江滸癸酉擢南戶部員外郎任黃
十一年矣士女攀卧號哭之聲震於原野爲立生祠歲時
伏臘若水旱疾厲禱無虛日公抵白下未幾權關武林公
私稱便久之值滿考堅欲乞歸少司徒汪公曰知公志不

可奪顧不爲二尊人地下耶公又矍然汗下貨十金行銓
曹二人一爲公門生一爲舊部僚風公少需當有顯陟公
不謝亦不辭而去又久之擢知滇之廣南公貧既不能行
又疾作懇疏乞休上知公非矯特允致仕獨居索處一榻
蕭然親知勸公爲主饋計公流涕曰老而再娶是日昏悖
其賢耶且有累如不賢敗德破家所不忍道吾卽忘糟糠
約可以四十年苦行頭陀萌還俗念哉公俸入盡散親族
至不能舉炊陋室湫隘不蔽風雨讀書課子泊如也每出
仍布袍草履婦人小兒見公來亦斂衽起里有不善惟恐
公知絕迹公府達官貴人避匿不見式廬造請亦不及公

師竹堂集卷十九

四

府事也壬午大慶覃恩晉中憲大夫甲申五月痰疾大作
猶手一編寘牀頭誠諸子甘貧安命毋爲市井計六月三
日煮湯飲訖就枕少憩卒時威暑顏色不變咸異焉公自
少至老無一戲媒語無一欺罔事誠之所積人自感孚使
大行厥志雖不能盡挽滄海而實心實惠視智術駕馭者
當必有間乃止二千石而又未見諸行事也惜哉公奏積
入都余謁旅舍見其行李飲食怛悞累日不能出及余癸
未使旋道經羅山公與余談四鼓始別僅歲餘公捐資客
古人不可見得見公私自厚幸乃不及朝夕侍側爲觀法
地而又何恨何如哉公之訃也識與不識莫不悲悼其

記諸鄉賢亦未如往例覆勘邑稱健訟近為善俗桃李成蹊有味乎其言之嗚呼先生往矣其良吏卓行孝子義夫克兼於先生者忍寥寥無紀耶公疾革屬其子毋求貴人志銘若曹必不已令王子為一傳足矣吁余何人斯而先王使操筆耶昔人薄感恩而重知已使余記之而復為溢為諛何以又先生地下乃據聞見之真略其微細而列其大都作列先生傳邑令西蜀李君以表節義闡幽潛為首務式公之廬低徊不忍去索公志狀諸子以余傳呈因恤其孤而刻之邑署為里人矜式俟他日修史者採焉

李中丞傳

師竹堂集卷十九

五

李公天寵者其先洪洞人國初徙孟津五世祖諱信生恭恭生端端生鳳鳳仲子瀛以貧殖至新安磁澗愛其風土遂家焉娶鎮北柴氏女生公幼穎異不好戲弄從塾師讀論語能通大義十二柴端人卒鞠於祖母力學不倦方城楊公視學中州見其文奇之補諸生始娶新安處士孟公女次年父卒公傷二親早逝悲奮冀副顯揚嘉靖甲午舉於鄉戊戌成進士授行人二年選監察御史按宣大先是虜犯石門帥縱虜出妄殺報功督府庇之人莫敢議公發奸狀軍令始肅鎮巡私忿搆許致焚草場公抗章彈劾且請更調悉從及議虜酋結道賊王三屢犯內地公設計擒

敗本兵特奏按臣雖不與叙而功不可掩有文綺白金之賜居頃之以病歸築室灌園絕迹城市丁未補原官秩滿三載贈父御史母孺人復按兩浙令有為相門人而玷官常者公治以法相子為居間公若不聞也春而各省進曆相子索值數百金公裁弗與緣二者思傾之矣公居嘗歎賈生洛人年雖少乎其豫養太子書有味哉其言之也今人奈何釋此而他不急日馳皂囊為乃做賈生意極論之華亭公時為宗伯見其疏歎曰此宗社大計也會東宮薨逝遂已己酉至浙試所錄皆天下名士如陶文僊公今司寇印川潘公中丞悟齋吳公予師潞陽趙先生尤表見者

師竹堂集卷十九

六

當是時有權貴託相肺腑冀子列鄉書者公斥之重以夙銜日夜思中公無何陞徽州知府人竊憤曰李公良御史且滿二考奈何補郡吏而公孜孜民事辯冤獄節冗費厲冰蘂之操遠近稱頌有一路李花香之謠居一載苦謝病歸當道留甚力公復視事會虜大舉上拊髀思異才南北臺省交章薦公可當安撫壬子冬入覲父老擁泣尸祝焉癸丑江北飢盜起公以卓異首徙按察副使兵備徐淮賑飢民簡良吏三月袍鼓絕響是秋師賊流劫中州遠近振動公大破賊於五河甲寅夏倭犯如臯公復敗之時鄭端簡公開府特疏薦公擬吉甫方叔贊賚有加公驅馳軍旅

致瘁以病乞休鄭公疏留感稱公文武才可當大任而倭
寇閩浙急太宰古冲李公推公僉都御史往銜者滋不
悅公至浙賊掠柯橋公督將士擒斬以數百計提上賜金
幣而已而權貴乘銜者怒謀祭海上伺公人危之公不
爲動乙卯夏賊犯嘉興公借督府張公禦城上者七晝夜
又督泰將盧鏗等大敗賊於王江涇擒斬至一千二百有
奇又於餘姚擒斬六百四十父老言海上之提未有若斯
者而俱爲忌者裁抑公惟循行郡邑修城郭除戎器積穀
練兵無幾微見於色伺者無所得則索萬金治第公又不
可而失律之章上公先已爲喉者別疏削籍至是逮至京

師竹堂集卷十九

七

坐失陷崇德論死議者謂崇德無城公始築之又填撫大
吏職異將帥與律無一合乃竟與椒山公同歸也冤哉冤
哉公卒僅四十五是歲日月交蝕秦晉地震死者以數萬
計未幾古冲公亦死獄中又久之擠公者得禍尤慘隆慶
改元公子舉人根伏闕上書莊皇帝哀之下大司馬議公
冤盡白贈恤之典尙有待云史補曰嗚呼予往聞李公事
雖知其冤而不詳所以然及公子根爲信陽博士詢之則
淚承睫衣盡沾濕良久技拭爲予述尙哽咽不能成聲也
蓋公忠孝天植以經術起家尤長將略輕財赴人之急至
於不附權貴寧得奇禍而不顧古所稱烈丈夫非耶或曰

博士君不宜仕是大不然偉元延祖均之父死非罪者一
則淚枯宰木一則血濺帝衣史謂哀全其孝紹竭其忠蘭
桂異質而齊芳韶武殊音而並美而有論紹死難獲譏者
夫君天也天可讐乎吁司馬氏纂賊而史氏之言如此天
王明聖羣小置法奈何以晉事擬哉博士君慕偉元之孝
而壯祖延之忠上感國恩下傷家難竟中丞公未竟之業
此臣子大義也予故論之解世之感

蕭中丞傳

蕭公佐南臺風紀大振居恒念太夫人遂請告歸歸久之
病卒於家其亟也囑厥子漢卿曰必傳我者汝南王子漢

師竹堂集卷十九

八

卿萬里遺僕詣長安旅舍介大秦王公所爲狀涕泣請曰
先公治命也王子持狀悲不勝因稍次而爲傳公諱崇業
字允修別號乾養其上應天上元人有諱九成者母慕氏
高皇帝時爲東宮乳母與宦官卻遺其子戌雲南臨安衛
遂家焉四傳而爲頤菴公配戎氏嘉靖乙未三月三十日
生公頤菴公謂戎夫人此非常兒善育之五歲能屬對多
警旬九歲日記數千言里人啟仁胡公有人倫鑒以女許
公十四爲郡諸生試輒高等弱冠食餽廩聲稱籍甚嘉靖
辛酉舉鄉書第二隆慶辛未成進士改庶吉士時同館咸
治詞賦公獨考究政理及古今因革損益而尤殫精於兵

館師謂諸吉士蕭君經濟才也癸酉解館授兵科給事中
首疏五事曰崇正學以勉士趨核寔政以勵循良斥飾辨
以重言路緝陰許以維淳風禁侈泰以敦禮俗明暢剴切
大禱時政會安慶軍亂勘報齟齬公劾其欺蔽中外肅然
轉工科右給事中畿內大祲復陳舉遺賢簡循吏固邦本
緝姦民辨冤獄撫無告六事以弭災變時黃河泛溢議者
欲開濟草灣諸處公謂不如開邳州泇河切中要害轉戶
科左給事中巡視京營勳貴斂手莫敢犯驛禁嚴甚臺諫
莫敢出一語公毅然上疏調停時雖未行後竟如公議先
是琉球國王請封例當行者謀覆覈以避之至是及公人

師竹堂集卷十九

九

爲公危且憤公怡然曰使崇業以言死杖死戍不者病邸
中七日不汗死等死耳豈獨渡海能死人哉生平大觀茲
往殊愜吾將駕長風衝逆浪窮日月出沒奈何老牖下耶
命下賜麟袍玉帶乘傳往公爲諸生時夢發書笥得玉帶
一圍秘而不以語人予訪公訛過海事乃以相告因歎一
跬步有定數卽巧爲避者亦數也海艘所費不貲公與副
使謝公議減十四五閩人德之入其國論世子以禮世子
如公教謂其臣生長絕域與禽魚將茲見天使不啻出幽
阱而覩天日也戀戀不忍別公瀕行餽黃金四十兩公峻
拒之王遣陪臣謝因以金請公復言不宜受金褻天朝之

體上嘉俞以金付使者公之渡海也颶風大起帆檣幾折
舟中無一人色公與謝公衣冠捧蠶書危坐坦然不失常
度歸而絕口不及有詢者但言仗主上威靈海不揚波幸
竣事而已久之陞兵科都給事中凡使海外者不俟還朝
超陟卿貳而公之掌科由左皆常格也公復夷然不屑力
言貢市非長策久之稍遷光祿少卿辛巳始擢太僕少卿
而公爲光祿凡內供諸費及貴主婚禮無一虛糜罔寺釐
革宿蠹旌別淑慝會上謁陵勅守皇城併前光祿時兩賜
金緋又久之遷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館再晉南太僕卿馬
政大舉居無何陞都察院右叅都御史提督操江公感激

師竹堂集卷十九

十一

知遇飭將領嚴譏察凡所以戢盜安民者務見行事荏苒
寂然驕悍相戒御史有侈用贖鍰者公發之厥長以聞上
震怒速御史公謂長御史信有罪然而速辱且不測奈何
復上書政府申救時論難之公以炎海積瘵堅擬返服會
太夫人微恙家信至公驚悸寢食俱廢上疏乞休上閱其
誠懇特允養疴還里杜門奉母絕迹城市然時時病又歲
餘竟不起疾革時命童子設香案憑几北嚮稽首謝又稽
首向母謝無一語及家事可謂不亂矣公偉軀屹如山岳
自如巖電聲如洪鍾儉素淡泊出於天性而當大事濟大
變片語立辦萬夫莫奪也公儲養時不屑藻績綺語而其

詩與文顧瑰麗之極其所著琉球錄一轡可知其餘矣予與公同讀中秘書出則並騎入則連榻公嘗謂予士君子不可一失足一失足不蹶則溺要以義命自安爾航海之役談者色變公視之若佳月良友扣舷而歌於平湖宜其易簪之際不忘君親此非養之純持之定可以矯勉哉或者猶謂公年未六旬位僅四品未盡厥施爲恨不知公直聲振諫垣文章著藝苑爲光祿爲太僕爲中丞所在樹績而太約爲忠臣爲孝子則不俟蓋棺而論始定者也嗚呼鮑叔知我我何忍負鮑叔感而作蕭中丞傳俟他日國史採焉

師竹堂集卷十九

十一

孟起巖先生傳

孟先生諱說字宗傅別號起巖信陽人生有異質逾歲能指字稍長不好嬉戲父公善說詩早遊郡庠家貧授徒先生甫七齡教以句讀能成誦徐授以詩輒通曉大義十六充諸生郡博士馮君奇其才嘗語人曰孟生目不邪視步往來不失尺寸篤行士也因延訓子弟時分給俸金堅辭馮君曰吁子過矣我所遺當受東修當受子貧有父母當受先生唯唯然亦不盡受也無何父卒先生哀毀幾不起母泣諭久之稍起卽治塋地北門外旣襄事又手植佳樹百餘株時暑旱燥烈汲水培灌雨汗不少休樹蔭

成林人咸異焉與二兄分產取做者父老嘆曰往聞薛包誼茲觀孟君不虛哉伯兄早卒嫂貧孤幼先生輾轉轉貨撫給備至事仲兄尤謹孝友聞於遠近四方從遊者益衆里中名士多出其門修贄有無弗計也戈生少孤寒童子受業迄冠惟先生是依後補弟子員復助以鞮生勉備儀謝先生笑曰此所謂君不知故人耶生感泣跪不起先生收披紅數尺曰是可以安子心矣歲時諸生稱觴爲先生壽則仲兄上坐先生主諸生子姪列坐談藝歌詩盡歡而罷廩金所入必置酒招親友門生娛樂能詩者相與唱和夜分始倦齋閣蕭灑絃誦雍容縉紳長老過者顧瞻咨賞

師竹堂集卷十九

十二

不忍去贈帖盈室如春風童冠諸曾黠化雨門牆一仲尼髮爲談經短髮因愛士傾庶幾盡先生之狀云先生雅善古文詞博綜羣籍洞悉內典嘗有詩云安得面壁子相與話無生其所得者深矣食廩二十餘年七試不第人有稱誦者因濡毫大書牆曰功名原有分天地自無私蓋真以義命自安匪內缺望姑自解而已性度冲夷犯而不校非公事未嘗一至官府宦家富室尤憚不往嘗自言平生無級眉事人亦信之晚未有嗣妻氏數勸始置妾閨闈肅如也萬曆甲戌十一月十四日卒於家距生正德己巳三月初一日享年六十有六丈夫子一大卿郡學生文行有

父風娶王氏生二子長吉先生所命名也女一聘黃氏皆
申名族先生既葬郡北門外祖塋予適奉使關內便過皇
大卿持狀泣請曰先君狷僻寡合數爲不肖談君諒願序
次爲傳俾我子孫述祖德若汝南先賢故事不肖不敢也
史嫡曰嗚呼往讀高士卓行諸傳輒廢書太息顧世方尙
進取不論其人如何一登第爲美官親疎遠近少長及素
侮慢有郤百計伸欺昵車騎闖擁委巷豔羨不容口詢其
氏里三尺童子能道也而明經授徒安貧修行之士白首
牖下誰問之者夫侯王至尊崇貴顯苟有命屠狗販繒斷
養亡命皆可立致而明經授徒安貧修行高士卓行由此

師竹堂集卷十九

三

充之孟氏所謂不謂命者也乃縫掖輩亦不知爲何物市
道奚責人情至此亦大可哀已抑予有深感焉憶總角爲
諸生與儕輩事同庠齒尊者甚謹少拂卽峻責如其子弟
不假借入學補餼廩謝師富者亦辭而後受不則微諷益
之雍雍成禮而去人知自重私謁官府必羣請讓無所容
有司遇節序喜慶父兄具肴幣命子弟往入公門次且怩
恠有終不肯往者非庭參止長揖亡非禮稱倅以下賓主
如常儀貧甚寧甘凍餓不忍斬丘木鬻遺書與人忿競輒
蒙武斷名或以僮父日之富室子出不騎騎亦不張蓋以
布衣寒素爲尙有患難誓衆救亡敢後庶幾乎美俗哉二

十年來日渝一日曩所愧畏反以爲榮爭效尤至有不忍
言者予既嘉先生誼擬古高士卓行未知如何所謂明經
授徒安貧修行誠無所作又痛憤士風日墜思挽之不能
且仕宦子孫有力者紀述先蹟琬琰輝映大卿寒士捧手
澤獻欬湫隘破屋中曷由表見哉予悲之爲作此傳匪惟
使先生潛德不泯尙冀里中豪傑感奮興起復還美俗言
弗矯枉烏能激乎

烈婦傳

已未都下同陳思俞寓愍忠寺春夜閒話思俞真陽人爲
予言縣有劫盜白晝張旗監司督捕甚急有尉某獲七八

師竹堂集卷十九

十四

十人至縣縣令某解府府點視仍發縣秘令盡杖殺之時
威暑屍棄城外穢不可近蓋尉懼獲罪所捕實非盜令又
給至府當辯而申牘坐拒捕擒守命發縣七八十人者不
知卽杖殺也有婦人者確山人其夫亦在捕中同舅姑兄
弟來候其夫至則死數日骨肉狼藉不可辨識其舅姑兄
弟號泣無計欲去婦人獨不肯自往屍所逐一檢認稍稍
有觀者日暮不得次日又往觀者如市有頃呼曰得矣緣
在亂屍中不毀乃躬負出浴之衣之再拜哭謂觀者曰吾
夫農也妾亦農家女嫁甫歲餘卒謂夫曰官喚汝卽來後
聞反接去始惶駭不謂竟死使夫盜人一線妾不來矣寃

哉冤哉且哭且訴因撫屍長號遂絕觀者萬人靡不涕下
乃同夫納一棺去令尉聞之戒勿言遂不得其姓氏思俞
曰予有別業近棄屍所婦人檢認時予亦在棚人中此目
擊不誣子盍傳之因相與歎悼不能寢是歲予二人皆下
第抵家罹先君之變憂病相仍竟未執筆辛酉四月陰雨
浹旬頗有寒思深夜伏几恍有婦人往來矍然憶前事乃
識之於乎彼一間里小民婦耳非爛於女誡誨於父師迫
於權力脅於兵刃其夫又以盜死宜惡其名而棄去卽不
去收屍以葬誰指議之乃於腐壞臭穢之中反覆檢認竟
得其夫若神物呵護以成烈婦之名者何其異哉當其辨

師竹堂集卷十九

五

認時一得其夫卽長號倒地安知好事者不以中惡疑之
乃從容負之浴之拜之白之然後死也是不爲尤異哉使
其生爲男子讀聖賢書習見古忠義節俠事炳炳琅琅
耀寰宇矣怪也而爲一婦人意者天地間正氣互爲轉移
或古鍾之男子而今在婦人耶昔人有言士君子立朝平
日無犯顏敢諫之氣則臨難必無仗節死義之勇嗟嗟垂
紳橫帶多矣自釋褐至老率以全軀保妻子爲事卒然有
變綱常大任將焉賴哉抑又有不忍言者張邦昌劉豫不
所謂鬚眉丈夫耶不讀書耶乃其事使人髮上指冠恨不
食其肉寢其皮使其爲此婦人捕其夫者調之必樂從而

去命捶其鼻姑必攘臂爭先矣况死哉况死哉雖然予又
有深感焉真陽去吾郡未二百里婦人死事未七八年其
姓氏已不能物色思俞爲予言始聞之又二年彷彿有見
始爲作傳毋亦所謂數也乎由斯言之忠孝義烈之士不
過其人竟湮沒無聞者可勝道哉則前所言蓋一時有激
而云恐未可概論天下士也婦人死守令尉皆相繼陞去
此七八十人不知真爲盜者有幾冤死者有幾有婦者有
幾能來收葬者有幾咸無從而考矣因並及之益以見獄
情之難不可不慎云

漫記

師竹堂集卷十九

六

君子之言曰人之爲盜賊非迫於不得已則出於不知仁
哉其言之也顧有不盡然者予觀近爲盜賊者方其少不
事畎畝耻爲技藝負氣干上恣意飲博所欲弗給他念遂
興始而偷竊漸至行劫焚人廬舍解人支體潘人婦女擄
人財物慘惡有不忍言故治盜賊者往往不俟報決輒先
斃之以快其意伸其憤於乎天下之惡一也如得其情卽
磔之裂之非忍也而近之捕盜治盜者殊不然卒獲真盜
先獲不贖縛之官官以爲奇貨也恐之以酷刑然後飲食
勞苦之俾誣列富家富家懼輒賂之然後捕外鄉貧民充
數吾嘗見訊囚者其刑具以十數而最慘者莫如腦樞樑

略加首舌輒出數寸許從而扛之離地二三尺旁令健卒以短挺擊脇使囚輾轉搖動俾權愈緊不知作俑者爲誰死猪愁突地吼不是過也囚遭此刑已失精爽引讞監司雖有屈不敢言監司貴重多畏見梟囚卽見亦視成案不復究問有留心獄情者案先爲姦吏入以贓證路溫舒所謂奏當之成使咎繇聽之亦謂死有餘辜誠不誣也囚下之獄獄卒視囚不啻一鷄爾吾郡城西有灑河一城飲者咸賴之往往有積屍十數狼藉沙上半棄水中州衛獄在西門裡棄者皆囚屍也予傷之且性不喜并飲飲河水思積屍輒嘔吐故見屍在河者必瘞之瘞未旬月又報有屍

師竹堂集卷十九

三

復瘞之瘞一屍可費數十錢每一瘞多至十數少亦不下六七予貧不能給屍出又不卽知及知已爲犬豚鳥鴛爭啖過半矣貧民小五柳四者以傭力爲業見予之樂瘞而力不給也來見予曰吾小人也不知其他生長信陽見公之瘞屍已十數年矣夫一城飲河水而無肯瘞一屍者屍不獨盜賊流遺者亦多俾公日夜鬱鬱僕雖小人誠不忍見此自今有屍來報公惟公給我不敢較多寡也予謝之二人者不計直又有見輒報不獨西河他所亦瘞連歲凶四方來就食者多死二人亦報予瘞焉嘗以諷郡守亦禁獄卒毋棄囚屍禁不旬月復爾予恐有沽名嫌往往遠不

令人知人亦多笑予信迂也私念生於兩間鳥獸蟲魚仁人且憐之矧同類哉盜賊亦人耳古者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未聞暴其屍也暴屍如彭越令至嚴矣乃不罪哭者且義之今盜賊之屍有令禁瘞者乎掩骼埋斃王政攸先唐制囚已刑無親屬者將作給棺瘞於京城七里外壙有輒銘上揭以榜家人得取以瘞况冤死及流遺旅骸耶予每於風雪寒夜擁爐默坐念饑無衣者憮然不能寢此蓋性使然耳古人性癖有食痴者固知出於稟受不能易也笑不笑奚恤哉然所以爲此者亦有感於三事其一郡有劫盜已逸捕者繫七八人皆良民吏共捕者索二百餘金時

師竹堂集卷十九

六

郡守有事隣邑登車點視甚略命送獄俟旋審之內一人在獄中曰吾屬非盜索我財繫我獄守來當理吏聞而懼以語捕者乃謀獄卒咸溢焉以疫死報守回惑於姦吏竟出其屍又有越獄者吏卒捕囚不得多殺丐者以爲拒捕擒獲復割其鼻毀其面使不能辨識官聞得囚喜亦不復究又一嗜飲先月餘有反獄之變適有捕他盜十數來者其人已醉又惡前變且虞繫獄如前盜遂不復訊令卒取油房鐵錘重五十斤者盜列階下每數卒捽一囚上持錘者擊其脛有聲微微已斷矣復捽一人上每擊數人勞卒以巨卮宛號之聲徹天其人據案愈怒此盜初未一訊何

遠殘之未數日西河報有棄屍矣寃哉寃哉天下惟人命至重獄情難知捶楚之下何求不得爲此者與臨淵論囚何異耶此皆信陽事目擊不誣且不欲言其名不知天下之大尙有類此乎不耶因泫然出涕記之

予作此記志一時之感未出示人以其事有同烈婦故附於此嗚呼仁人君子讀之有不掩面沾襟者乎

節婦胡氏傳

庚寅正月予請告歸而病甚謝客理藥以延緣軒僻靜日伏几其中軒僅容膝几外一榻置佛經莊老素難諸書交游鮮至心殊安之冬大雪忽聞叩扉童子出視則友人畢

師竹堂集卷十九

九

從周一蹇數千里衝寒來慰相對歔歔次日從周授一帖向予拜請曰自子爲予家作汪烈婦傳里人無弗感動茲胡氏視汪更難而不一紀述何以闡幽礪俗子雖病可靳庀言予讀其事欽其孤貞而又傷其辛苦爲作胡節婦傳胡氏休寧遮源里人父浩有隱操女十八以歸畢生時監時監七歲失怙恃養於伯母吳胡感而事吳夫婦如舅姑禮吳病視疾尤謹而吳之子婦忌焉形諸詞色胡不爲動時堅治博士業屢絀棄去從諸父貿易雲間累數千金年二十五無子胡時時諷諭廣嗣爲宗祧計時堅歎曰婦人之妬天性也子乃若此然吾與子俱少壯何汲汲也庶人

四十無子始置妾盍俟諸胡知夫意不回密置一婢乘間力勸而竟無子又三年時堅病病且五月胡衣不解帶隨粥藥餌必親必嘗夜焚香告天願以身代計窮又割股以進而時堅竟不起先是時堅知胡之必以身殉乃泣屬吳曰兒甫二十八而死命也然不敢爲負心事胡有身矣窺其意欲相從是欲兒爲若敖氏乎母幸止之胡雖以此未死而哀毀憊劣無復人色未幾生女胡愈慟絕曰夫真死矣而女十三亦卒胡寢食俱極朝夕朔望一依禮行之哀息餘夕孺泣日夜不絕聲不易服者十二年可謂至難至難者矣時堅卒之明年同堂兄弟有欲奪其志者胡歎

師竹堂集卷十九

三

曰此欲利吾財耳盡以夫所積與之又十一年始舉夫柩並其舅姑葬焉或詢胡十二年不葬之故胡曰夫死我二十有八耳毀容苦行依於殯所守禮者當見憐而強暴者稍知畏也今四十矣一貧老婦可終身行吾志不然久露何爲哉王子曰嗟乎胡氏不惟見節亦見志焉巴寡婦以財自衛免於侵凌至使人君築臺以褒揚之此何以勸胡始終一致曰爲不易而散數千金無所憾則遠慮卓識有丈夫所難者時堅雖無子而有婦如此可以不朽矣

師竹堂集卷之十九終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傳

任母聶孺人傳

昔謝太傅問陸退張憑何以止作母誅退曰丈夫之德表於行事婦人之美非諫不顯斯語泛閱何足動念惟執柩捲而歔歔試讀之不思闡慈範以表徽音非人子矣中翰任君以所作母聶孺人狀示未半悲不禁為棄去既又思君純孝人也數年之諾千里之懷何可使孺人之美不顯乃抑情竟之蓋予方罹太恭人之變甫十月既傷中翰因

師竹堂集卷二十

一

以自傷為作聶孺人傳孺人皖世族諸生聶誠女也誠之先有萬齡者以鹽筴雄郡中誠始用經術顯生男六女一即孺人長老有識者戲曰晉樂廣有言不以五男易一女君六男詎及一女乎孺人幼慧動以禮閑里有童張二媪習佛頗異嘗往來聶氏家終日無一語獨與孺人談聽者莫解也後二媪化去孺人益精苦年十八歸徵仕公時任氏惟庶大母至內政而性嚴酷遇孺人無禮孺人謹事之人推其孝孺人舉三子俱天王子臨夢獲奇夢乃生中翰而體質清癯每視輒喜此非常兒也躬乳抱之寒暑晝夜瘡瘍洩瀉不藉他人手能步不令出戶出必衛之執桃柳

師竹堂集卷二十

二

枝鐵器隨其後懼有所觸忤也孺人雖甚愛中翰而督勵亦不廢徵仕公或小過咎責孺人寧飲泣弗之止故中翰君感激進修日懋人謂嚴慈相濟可為人父母法而中翰君以丙子丁丑連捷授中書舍人又一年以使事歸省孺人喜甚手摩其袍帶不置曰始吾聞進士名謂天仙中人乃汝小子耶因歎曰三年一榜多至數百賢者寧幾朝有官常鄉有月旦吾又為小子懼也勉之哉是歲以覃恩受封孺人冠帔北嚮謝已仍故荆布居無何孺人病顛時時力疾為健狀慰中翰君君亦日夜侍湯藥不暫離旬餘病良已而報命適孺人察中翰重去屢趣之至怒責曰我半生教汝期汝何如奈何執菽水小節傷吾心第行吾當大快愉也復指所居此張將軍故地吾不安可營別宅佚老中翰君輾轉稱貸卜吉而遷又遲遲乃發既發孺人益病每家信往必懇囑勿言病也時寒甚尤憫侍疾者夜深衣薄可少寢侍者如命迨夜分小婢驚呼曰適見二媪策白馬至榻孺人理髮乘白馬隨二媪西去亟視孺人則側卧枕左肱適然逝矣吁孺人誓帛未拜茲六旬有四竟如初志迺知淨土在方寸恒河祇園未為遠也孺人善拈提治生尤長耕織農桑占候往往不爽縫衽飲食備極精妙其所釀酒清冽甘美至十餘年不壞而鷄犬蠅蚋不得近

徵仕公謂孺人酒可祀上帝卽此可例其餘矣予又聞之
中翰君孺人柔淑出於天性自少至老無惡聲厲色里閭
親戚窘乏待濟不可勝數未嘗讀書通曉大義故徵仕公
優游庠序四十餘年不問家人生產則以孺人左右云史
嫡曰丁丑秋枝禮闈得中翰卷異之丹誠披露非徒言者
及見君貌又私幸言而中也君得僑數月予念母急歸歸
三年北上歲暮矣而君亦以念母欲歸無計則日奔走政
府宗伯門以情控不自知涕淚橫集也又旬餘始得請去
僅與予燈下片語耳君去甫數舍則孺人訃至嚙指動心
矧生死之際哉孺人愛而能勞中翰孝而能感俱可以風
或有謂中翰不克含斂憾者嗚呼此人子所遭之不幸要
之定數弗可渝也彼田舍翁姬兒女盈前終身不出戶牖
觀車騎過門則歎惋累日何論顯揚讀左師觸龍說趙太
后又爽然自失矣

師竹堂集卷二十

三

汪母鄭夫人傳

臣之事君婦之從夫一道也乃聖賢於臣道托孤寄命臨
節不奪並言之豈以一死自靖有未足爲難者耶雖然吾
儒束髮讀詩書長而從理忠孝大閑講之熟矣而猶不能
踐婦人女子閨闈弱質縵紉飲食之外非所事往往有奇
男子偉丈夫之行視碌碌安鬢眉者當愧死焉豈其性然

乎余嘗作真陽烈婦傳出以示人人輒流涕今來金陵又
聞汪母鄭夫人之賢嗟乎何近世女子之多奇也夫人子
元甫癯然一儒生與予館隣鷄鳴僧舍樂善好施雅潔可
語每乞予言以識夫人之德余未之許會其鄉人吳君古
愚鄭君養之畢君從周爲余詳道諸君豪俠之士也其辭
同當知非黨阿者元甫不求之宗工鉅卿顧予不腆之辭
懇懇焉母亦以狷介寡合之性有足信者哉夫人徽之大
族也適汪門方少艾元甫五歲石台公捐館家貲鉅萬間
有強悍者百計困之夫人歎曰此輩利吾財耳守財兒將
不免於是人有求者輒與之不責其償人旣德之清苦之

師竹堂集卷二十

四

操人復畏之元甫長教習舉子業至於成立家貲如故而
人卒不能害王生日異哉夫人不難於冰蘖之節而難于
委曲之智昔石季倫被收歎曰奴輩利吾財而卒死於財
談者至今笑之夫人之識過人遠矣其在人臣則至少國
疑人心不服竟能寢強藩之謀銷悍將之變從容服豫屹
然不搖而視仗節死義之臣貞烈不殊其事反若難焉者
此忠臣良臣所以有幸不幸之變也歟雖夫人賢矣元甫
者追維往事寧不惕然悽然也乎感激奮勵期無忝於所
生是故居家爲孝子持身爲壯士由此出而事君爲廉吏
爲貞臣夫人之賢益彰矣如羣羣而已逐逐而已豈直負

夫人余言何辭焉元甫懼哉

行狀

通奉大夫四川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水陽亢先生行狀

水陽先生初卧病即呼厥嗣孟禧輩上指天下指心曰吾平生無他長惟於此二者不敢負如弗起當令王生狀我王生者信陽王祖嫡先生督學中州國士遇之者也蓋先生嘗問王生近世文最陋可厭何者生日誌狀極矣先生曰否夫人以言重言以人重公則相成私則交累生視誌狀豈盡諛墓物耶生再拜謝不敏嗚呼孟禧奉先生遺囑

師竹堂集卷二十

五

來也豈先生憶率爾之對庶幾不忍屈筆哉謹爲位哭哭已稍次孟禧行略爲狀曰先生姓亢氏諱思謙字子益世爲臨汾人讀書平水之陽學者稱爲水陽先生相傳出春秋宋大夫亢軫後石晉時已著郡中入我朝復成子通俱力田自給通子昇由歲貢授兗州府知事昇子逢澍爲先生父以先生貴贈翰林編修文林郎里人榮之稱文林公文林公初娶賀氏以離遊闕而賀卒乃繼鄭閩大族也正德乙亥十月十五日生先生先是鄭履夢雲中旌旗擁偉丈夫自東而西者以語文林公公默識私喜甫生即異常兒六歲讀書一過即能成誦十齡文林公卒當是時旅櫬

贅孤滯閩者又十年先生感奮力學日與閩名士游閩士以爲弗如也癸巳秋間關歸晉適郡邑校士俱第一父老大驚嫉者曰此剽竊偶合爾督學至當落落矣而督學及御史試又第一甲午以儒士領山西鄉薦第一丁未成進士二甲第一人讀中秘書屢試輒首己酉冬授編修癸亥使淮藩饋遺一無所受壬子三年考績賀贈太孺人鄭憶文林公不見子貴顯語闕事泪盈盈下也居頃之命教內書堂竊歎曰中貴人不患無材藝患不知大義耳則摘漢以來宦者可法可戒諄諄論之聞者感動癸丑分校禮闈所取皆名士丙辰廷試充彌封官是歲陞河南提學副使

師竹堂集卷二十

六

先生早負盛名且由史局出兩河士懼無當先生而先生顧外嚴內寬循循善誘士翕然歸之中州寥濶往督學使者二歲不能周先生一歲遍歷僻邑王生與啟圖何子會文風雪不輟郡中苦志者競集幾四十人直饌者就居治具數日僅辦而戊午秋先生簡信陽應試者五十餘人二子會中止遺三四人耳啟圖子尤先生器重延譽者王生最陋劣是科亦濫竽鄉書辛酉啟圖發解乙丑高第今爲少宗伯學士先生負人倫鑒卽一何子可推矣是歲冬轉本省右叅政分守洛陽是時伊庶人僭侈暴戾道路以目日侵民居廣府第有旨於通郡屬邑履畝加徵給銀八萬

兩爲工費旗枝虎冠者四出縛辱長吏先生感然曰正供宜也而水旱頻仍民已瘁極矧額外誅求民不死則相率爲盜耳乃白兩臺曰王宮堅美已踰制民卽不困非所宜加矧殫已竭之膏脂填無厭之谿壑嵩伊憤悍易爲亂萬一犯眾怒無論官府此豈王之福耶宜委曲亟聞附屬突徙薪之義兩臺從之事遂寢偃師濱洛有孫家灣地饒棗梨棠已輸什一之稅有喜事者請什而三之御史稱其能先生以利微俾商不至是竭澤而漁者也仍舊便永寧令嬾事上官惡其簿之直誣以帷箔事御史械簿繫獄先生竟爲昭雪分守署會城而洛下歲供復數十百金往俱乾

師竹堂集卷二十

七

沒先生悉登籍後大吏勘伊事冠蓋相望賴是不重斂貧民庚申夏齊魯燕趙旱蝗流遺渡河日以千萬計斃者病者相屬於道先生悉賑濟經理全活甚眾辛酉陞陝西按察使監試所錄皆三秦俊彥耀州辛某富而黠與甲構甲不勝憤仰藥死以乙與甲素卻賅入而乙抵其辜案旣上先生卒白乙寃而坐某罪憲長秩崇先生獨親鞫獄辦枉滌滯泰民大悅是冬入覲以身率諸吏無敢受餽者壬戌陟山東右使宗藩廩祿錢穀出納往盈庭累日不了者立語而辦薇堂閨寂有盜白晝劫大璫金大璫怒其左右憊慮欲誣富室取盈先生知之密白兩臺速上其事下藩臬

會訊真盜伏辜餘無所問癸亥陟蜀左轄便歸省太孺人適長子孟頴疾卒先生痛甚且不忍離太孺人太孺人慰遣久之乃叱馭西去蜀地卑濕多陰雨諸郡邑運米數十萬散處露地率數月不收沍爛則責補解者往往破家先生躬臨倉所有至卽收僚佐更視公私稱便居三月會世宗肅皇帝以災異大計羣吏而先生在中州時按臣欲劾撫臣質諸藩臬獨先生以大體爭之遂已而同僚某愾士也陰疑撫臣謂此舉先生有力焉居無何撫臣入長內臺以事去御史復嗽言官論先生先生聞報卽束裝行旣歸杜門謝客絕不與官府往來有姻族被誣勘者欲得先生

師竹堂集卷二十

八

一刺卽解竟不與也丙寅太孺人卒哀毀甚所居建二祠左祀其師曰報知右祀所生曰致享一果一蔬必先獻別治小圃羅列圖史日吟嘯其中暇與耆舊陳說詩書悖行鄉約待先生舉火者不獨其族而已善飲有酒德不喜聲伎優游丘壑十有七年雅善攝生康強無恙偶苦痔過服涼劑竟於庚辰五月十六卒處分條析弗怖弗亂異矣哉卒之日四壁皇皇相向悲悼不惟感施予之惠亦以里中視先生若陳太丘王彥方者云爾壬生曰嗟乎自予兒時聞長老談督學使者指不數下也先生試汝合郡數千人魚貫入無一趾參差試竟無一欵側者而不聞夏楚也乃

九重黜曰士而黜多慚沮淪落死昧去婦逐臣更甚牧羊者鞭其敗羣者而已自吾為史官閱貢卷十數不忍置一下列清熙之世昆蟲草木咸遂長養奈何於寸晷文字禁錮為也蓋仁恕天性故所在務捨人過治獄務求其生惠不責報善不求知子孫多賢世澤益遠天道不爽哉平生好學臥病猶手一編曰此萬金良藥也所著有館中稿及詩文若干卷藏於家娶盧氏贈孺人繼田氏封孺人側室二劉氏丈夫子六女五孟禎庠生盧出孟禎舉人孟祺孟祺庠生俱田出孟禎劉出孟禎劉出田女一適庠生李喬蕃劉女一一適庠生陳經科一幼劉女一一許桂裔一許

師竹堂集卷二十

九

侯于齊孫男四以恒庠生孟禎出以慎以忱以清俱幼孟祺出孫女七俱幼孟禎等卜以是年八月葬先生於九州堡之新阡先生所卜吉者其墳肩不具錄云

大理左少卿吉軒李公行狀

予與君同舉進士居相隣君卧病僧房予時時候之君執予手歎曰甫一第病劇若此家鄉遠隔如未竟何予慰曰君神王萬勿慮願所云未竟何也君太息曰為良吏為直臣死於所事足矣未幾君疾愈令陽城而予念母老請告奉使強半家居與君久不聞丁亥秋強起補一官君由御史歷大理寺左少卿矣相見甚歡今年九月二十五日與

君同候大宗伯沈公次日同送彰義門外次日聞君痰病卒痛哉時尙未殮予撫而哭之幾絕是時比部馬君經紀其喪周旋甚力馬司理廬州以平反著聲君巡按淮陽首薦之所謂知己者也又月餘馬君率君孤灼以狀請予雅知君而馬君高誼近世所鮮皆不可泯泯唯弗諛弗罔弗負我良友侯銘君者採而附有道之碑云爾君姓李氏諱棟字尙隆別號吉軒世河東人始祖卜居涉曾祖大夏二子長仁次恭仁有孝行見府志舉三子長綱次緒次紹紹由貢士令井陘有惠政邑人祀之配王氏丈夫子四長柵次君次榜次杭君幼有至性不類羣兒十八為諸生次年

師竹堂集卷二十

十

娶邑者薛顯女二十三食廩餼每試輒冠多士聲蔚然日起嘉靖辛酉舉賢書絕迹公府識者已知其偉卓矣隆慶辛未始成進士釋褐令陽城陽城晉巨邑里甲稅課弊孔百出君為釐革歲省萬金鋤惡植良賑荒雪枉遠近稱神明暇進諸生諄諄以孝弟禮讓相規勉身先儉約邑遂大治凡五載所特薦以十數邑人祀之入覲舉卓異賜金錫宴丁丑授山東道監察御史戊寅巡離兩浙凡無名之供夙倚為外庫者毅然革之開利源塞弊實杜請托寬窶窘所免逋二十餘萬而又條上蘓鼉困均鹽政杜盜冒便兌運四事又以文册清察祇涉虛文復為四款綜核詳密而

地方災傷重大力請蠲恤上皆嘉俞著爲令庚辰巡按真定幾輔要審罷于供應依憑城社莫敢致許君一切裁之以法相戒莫犯是時料田苛急長吏承望風旨冀中賞率君因上疏曰料民占田以塞兼併均鵠夷也臣欲扶風密邇輦轂寡兼併之訟無故動民而謂安之是益薪止沸也請鎮之以靜便陽曲等縣沙壓田數萬畝悉豁之時捕盜經月未獲有司懼羅織鄉民冀免已罪君又鞠而悉原之全活甚眾辛巳丁內艱回籍里中困於條鞭法闕不行君又言于府縣邑人德之涉連歲亢旱餓殍盈野復言於當道曲爲賑貸甲申服除出按淮揚辨冤獄百五十人往來

師竹堂集卷二十

十一

運河見糜費鉅萬而水弗治慨然理司寇潘公之枉而悉述其始河故績上雖薄罰君然心不能無動迄於起潘公編氓而大用之中外稱快焉乙酉江淮大水城不浸者數版君焚香告天按臣不法願受顯戮何至魚鱉赤子水爲退數尺乃發粟蠲逋所全活不可勝紀自奉甚約鍍金悉貯公帑行李蕭然不知其爲御史也丙戌擢丞大理歷任左少卿歎曰廷尉天下之平一有所撓卽失其平于和多矣故力持三尺庶幾無冤抑之風云君生於嘉靖壬辰十一月朔三日卒於萬曆戊子九月二十七日享年五十七丈夫子四長灼娶邑主簿董渠處士段鎮山省祭王應宿

女俱卒今娶監生王應奎女次煥娶邑庠生王來聘友俱太學生次熠增廣生娶義官王四魁女次煙聘邑耆張法女女二長適工科給事中王科孫生員德性次適處士孫尙科男自大孫男五堪增俱灼出基塾俱煥出塾熠出孫女四俱聘名家嗚乎良吏直臣死於所事君言若合符契齒踰五旬官居九列而子孫繁衍餘慶方來天之報君亦厚矣矧君所以不朽者又不在是哉延陵之劍未酬山陽之笛增感諛墓之詞且不忍施于他人而况君乎謹狀

明廣威將軍府君行狀

公諱詔字朝宣別號清泉性愛竹所居種竹日吟嘯其間

師竹堂集卷二十

十二

晚號竹里先世山東德州人始祖汝錫以軍功事太祖陞大寧中衛百戶後靖難師起戰沒夾河陞子悅正千戶調信陽悅生端從大司馬王公恕征荆襄禽斬巨寇陞署指揮簽事贈明威將軍端生瑀瑀生公未久而卒鞠於大父明威公公性嚴毅不喜二氏徒雅善僧慧昭每與談因果報應事不覺勝之前也公嘗語慧上人曰古謂三世爲將道家所忌豈非多殺耶吾結髮行間卽以爲戒荆襄逐賊墮大阱中有三男子蹲其下蓋避亂者從人以爲天授奇功吾獨歎曰彼卽真賊焉知非脅况非真耶資而遣之三人流涕滿面去吾將七旬三子惟一存尙未有孫吾豈宿

世有他惡耶上人笑曰公行有孫大公門矣是時僧已八十餘一日明威公坐見上人突入後堂怪而隨之聞兒啼先君生矣使人候上人以是日化弘治十六年正月十六日也公生而多病疔灸無虛日八九歲病良已從塾師習章句爲時藝又能五七言絕句明威公不喜曰弓馬吾世業汝欲作博士耶公遂棄去學劍學射猶時時不廢書年十五承襲弱冠白哲鬚長及腹日與繼掖遊城西草堂種竹萬竿畜書萬卷雅歌投壺豁如也嘉靖改元考選屯政催征有法糧完而軍不苦兩臺交獎十數次十年軍餘陳上者健訟善持人長短父子五人號五虎衛官畏之感與

師竹堂集卷二十

三

交驩指揮陳弘道管屯獨不加禮陳上對弘道溺弘道不能忍咎之上嘻笑受杖去遂許弘道侵餉至鉅萬弘道慘刻異常實未侵餉也按院行部信陽大駭行司理劉君勸弘道窘迫謀於老吏老吏曰此大不易獨有酒泐耳弘道曰上許止我名酒泐益敵奈何老吏曰侵餉至鉅萬勿論罪之重輕卽斃三木能完否也司理公好賄而州博士黃君同領鄉書廣文官舍冷公能捐五十金博士託致百金司理公必白巡臺根究前官事非公出何敵之益且酒泐既可滅賊又可爲他日同舟誼筴無出此者弘道從之果逮公公見追牒莫知何事以詰持牒者持牒者怒投牒而

去白司理公罵不就執司理大怒以白巡臺差巡捕鮑指揮領健卒百人來有爲公地者馳報天大雷雨城門已閉繼而行十數里家人三人追至逐電光行雨甚避樹下電光入掣不滅見遠遠有物如匹練來驚而就阜甫及半樹杪沒矣天明至村舍燎衣炊未畢而捕者圍村舍公拔劍張弓遙謂鮑曰我之冤公所知也所以亡命者非畏死畏徒死不白耳我與公同僚婚姻奈何急我乎公卽縱我而以追不及言不過杖耳聞按院已將他往未必杖也鮑猶豫不決健卒百人同持鮑馬曰王公管衛事十餘年吾輩受恩甚渥茲冤至此恨不剖心明之忍執之耶公不聞獸

師竹堂集卷二十

四

窮則攫何亡狐兔誼鮑不得已馬上揖公曰勉之吾甘爲子受杖矣公旣脫難囑家人奏辨而司理隨巡臺他郡挺身就獄已入侵餉千二百石同官指揮葉本山備禦上谷則入千八百石弘道止入百石餘酒泐有差果如老吏計也公亡命時予母亦避外大父家鷄犬無一存者雨八周垣盡頽羊豕四來過者酸鼻及公就獄獄吏日侵之予母恐公引決時時慰勞一針一線盡以易穀蓋身無完裙面目無復人色糧完會赦復原職出獄僅高王父手構舊屋存公持予痛哭哭已謝謝又哭家人輩無不泣數行下也公旣復職念前坐侵欺有關名檢投牒兩臺勘所管年

分升斗弗虧也兩臺謂糧業已入官矣乃給三十金曰此不疑償同舍金也于是考選軍政者又十年餘嘉靖庚戌虜簿都城檄各路兵馬入衛汝南隸卒數千義勇民壯應募者倍之大都市井遊手尺籍老弱葦啼泣不敢行而惡少緣此爲奸利兵道晉江黃公閱之太息屬公訓練乃治驕悍退屏儲優其衣餉激以忠義人人感憤亡不一當百黃公大喜統之行命公領千人先當是時道路聞兵上市肆閭寂公所部不敢動人一草居民爭出齎飯及糶勇退黃公每語藩臬諸公曰王揮指大將才惜無推轂者會御史豐城徐公以清軍至徐嚴毅衛所謁之亡不流汗服慄

師竹堂集卷二十

五

獨時時進公欵語檄公爲汝南王將製大纛寵異之盡奪衛印屯揀捕屬公被奪者側目思傾之矣兵道關西宋公伎戾人也在都已入中者及境而公不察鞞迎愈怒被奪者乘卻日夜短公而汝人有爲御史巡按浙中者瀕行尤嫉公者飾二姬進之以意授御史至浙上疏言文武一途文臣戍還者不叙武臣戍還者軍政如故是待文臣不如待武臣且使武臣輕犯法請自今武職戍所存還者止冠帶閑任軍政不與便上如所議通行各衛宋公遂呈兩臺罷先君職又恐不妨世績也於申牘內云身終之日查無永遠字方許子孫承襲祖職蓋以公初擬承戍也嗚乎浙

江之疏明謂武臣自戍所赦還者公雖擬戍初未具招承詳亦無衛分卽遇恩例還職考選軍政者又十五年茲未定衛分撥入戍所之條未出里門率比赦還之例已經恩宥尙欲以赦前未竟之獄罪之必使兩代血戰微伐湮滅而後已吁何其忍也公既罷角巾就第輯醫卜種植相牛之書自娛而生計日窘僅先世所遺黃嶺田數十畝明農灌園與名士結社有集曰耐辱子又爲談錄三十卷紀平生見聞及陰報事自託齊諧諸臬而督不肖兄弟讀書甚厲漏下三鼓燭煌煌未滅也癸丑甲寅間師賊起睢陳兩河震動兵道涿鹿焦公提兵往而無一可用者詢之老卒

師竹堂集卷二十

六

皆言自公罷不復訓練百夫長以上駿剽見骨士卒貧者不能具朝糜奈何驅之戰哉焦公以屬公公辭以疾而焦必欲得公托予師咸唐岳先生愆息曰是行也寧直雪往憤金印可立致也公不得已出見焦公曰某久廢精力漸衰不當言軍事但中州百戰舊區賊起遷卒台燕趙青徐流劫驍騎其鋒甚銳而公所轄皆望風自相蹂踐者請勿拘文法某得專制庶不債事爲公羞焦公曰善乃簡閱留十之三又募健步而黠者既常值數倍遣之四出甫至小窳詢者馳報賊易服將擄我公厚集待之又言他帥他帥曰是恫疑虛喝者漫不爲備賊突起屠戮不可勝紀焦公

所統因而乘之賊大敗他帥慚憤且懼行千金掩飾賊平
竟列薦贖陞一級公僅得一獎檄耳焦公每爲不平公歸
隱黃嶺不再見焦公迫焦公解任公送百里以報知已是
行也公冀建功疆場贖前罪不謂因焦公以達當事者而
俱不如願乃連愬之兩臺兩臺不省家益貧公志未已也
跋涉萬里求援有力者所如不合門下士盡散去公呼不
肖兄弟曰吾幼讀田文市道之說以爲孟嘗量狹炎涼如
歲序無足怪也乃今知人情真不能堪也因歛歎久之公
生計雖窘而好客如故予母恐公鬱鬱病多方寬解之客
至至鬻衣留盡夜飲以爲常公飲酣輒長嘯嘯已哭人莫

師竹堂集卷二十

七

測也寒食掃先壙攀樹而號樹下漬成坎自是遂病戊午
不肖舉於鄉公始小憚而腰膝痛漸不能步不肖不欲與
計偕公怒曰吾冤待汝雪不行何也已未春不肖下第適
歸公伏枕臥又兩月卻醫嘆曰漢高謂我命在天盧扁何
益人徒知爲呂氏不知古今至言也我生五十六非不壽
平生無一害人念果有地獄吾不怖吾母在堂不能送終
吾不恨所恨者生爲冤人死爲冤鬼無以見祖宗地下耳
執不肖兄弟手曰汝二人念之我死勿求貴人銘勿葬我
先營當淺葬官道傍題曰前明威將軍王某之柩足矣言
已長逝是歲五月十四日也痛哉痛哉公仁恕出於天性

嘗攝緝捕馮家庄左氏者世持妖術能令人見宮殿官府
及鬼神異狀遠近事之吳楚多納香錢跪拜以百數左夫
婦額之而已事聞監司命公速撲滅毋滋蔓公曰此愚民
覲福利非有異圖第治首惡令解散足矣窮治恐激成大
變亂不可釀亦不可激不見黃巾青溪事乎乃雍容集父
老別而治之居民安堵全活以千計左氏行是術幾二百
年從此遂絕矣公善書徑尺者尤邁勁射命中諸將推服
澆花灌園必親爲之曰吾銷壯志耳故咸唐先生贈詩有
汲泉灌笋身忘貴走馬穿楊射有神之句云公性豪侈輕
財赴人之急類古俠士讀書自幼至壯不輟校簪砭砭類

師竹堂集卷二十

六

辛苦儒生務掩人過雖遭誣擠而不修怨類漢長者量兼
數人終不及亂飲酣而泣旁若無人類酒人至於事母孝
雖大醉不至母寢所不已蓋數十年如一日也公嘗謂不
肖汝曾王父明威公欲拓世秩征荆襄三月不解兜鍪髮
無一存至笮馬溺飲僅陞署級耳非塞下功莫由實投顧
安可得乎已又歎曰吾大誤吾家署級且未白奈何他覲
言已起淚下沾衣也則汝呼不肖曰使無鬼則已信有
之當請於帝直我冤畢我志終不以遺汝也嗚呼隆慶改
元不肖訟公冤盡白萬曆辛巳延世兒承襲以試第一例
送遼左適虜數十萬寇廣寧隨大將軍斬一級寔授矣无

何又出塞斬二級陞指揮使世襲嗚呼豈公果得請於帝
乎不然不肖貧書生非有遊說先容胡能積憤沉冤一旦
昭雪延世兒卽有斬將擐旗之勇白首中土何所施也冤
憤之氣結而弗散竟符厥語可不謂異哉公旣不欲貴人
銘其墓而始終被誣狀安可湮而不傳謹泣血忍死直書
冀門下哀而傳之庶先君附以不朽且告後之慎獄者
摭不根侈家乘以亂天下是非不惟不忍卽先君地下不
欲也謹狀

汝南王祖嫡胤昌

行狀

亡母太恭人袁氏狀

嗚呼人孰無母罔極之恩一也顧其間有順逆難易之殊幸而值其順與易稍閑內範者亦可以微懿稱不幸而值其逆與難即使偉丈夫且不可措手矧閨闈之賢哉予母十四而歸我廣威公甫十年而陳上之獄起未幾而王賢之獄起又十年而忌者追傳陳獄失世秩蓋三十餘年廣威公入繫請室出對吏部簿北走雲谷南歷吳楚東抵青

師竹堂集卷二十一

一

丘西窮張掖乞哀求援事竟罔濟產業既窮親戚莫顧當是時上有白頭之王母下有黃口之諸兒婚嫁以之櫻情饑荒何以卒歲太恭人百計苦辛多方拮据在廣威公固甘償同舍之金在太恭人則必責無米之炊昔之挽鹿車而泣牛衣者貧則貧矣寧復有此哉太恭人每為不肖叙述往事未半而淚已盈襟不肖亦失聲不忍聞迄未竟其說也嗚呼太恭人已矣誰能叙述焉者不肖病軀遭此酷罰五內已裂萬感兼叢蒲柳之質易彫風木之懷更切一先朝露永恨終天用是披瀝抑情與弟裔叙而為狀示我子孫倘仁人君子鑒區區之情不敢為溢為誣也憐而微

片言之惠是亡母獲不朽之恩不肖結無涯之感矣

太恭人袁氏故光祿寺丞竹塢公第三女也竹塢公諱鏞萬戶胄子未弱冠以春秋魁於鄉筮令當塗陟通政經歷晉光祿寺丞性嚴毅家人莫敢近顧獨鍾愛太恭人每撫之歎曰惜哉女子使男子不大吾門耶六七歲教以小學女誠曰作小楷百餘課以女紅輒不欲公以女博士呼之十四適廣威公以淑稱竹塢公喜曰女生長富貴幼即為人婦茲知慕桓少君孟德濯吾無愛矣居十年餘而陳上獄起語具予所撰辨冤私錄及王元美所作王將軍傳是時廣威公繫獄所誣坐糧千二百石歲荒甚吏侵之亟不

師竹堂集卷二十一

二

肖生三歲矣適患痘卧太恭人腹他人近輒啼太恭人仰卧七晝夜不轉側炒粒米和茶進少許慮起入厠也痘愈太恭人下榻連仆始斃粥旬日稍健念廣威公無出期因市杵臼箕箒數事從鄰人借穀數斛試之利隣人攜米及糠去太恭人持諸具哭因脫簪珥服玩嫁時粧奩不足乞之竹塢公又不足置酒請合族少長跪哭乞貸族人相視有難色一老者奮髯罵曰此吾家宗子婦也繫獄何人所坐何事奈何以越人肥瘠視之吾請先鬻負郭田族人始各捐少許猶不足一針一線亡弗易粟也欠米八斗計無所出止寢所一舊綾帳外祖母親製亦嫁時物時外祖母

逝太恭人留以爲念亦不得已哭而鬻之廣威公始出獄也初廣威公苦吏侵獄出片紙屢囑太恭人以宅售人太恭人泣曰王氏上世貽後者此官此居耳忍以百餘年堂構與他人已矣勿復言吾竭力經營不足鬻未晚也時富家垂涎必欲得之太恭人寧身無完裙日午不炊竟不肯鬻廣威公出獄遇宥復原職管衛事又十年而黜卒王賢以他事註誤三年雖勝之然家益不振居久之忌者文致陳上事落職家居廣威公憤甚投牒辯理無寧歲太恭人復極力經營銖金寸帛盡佐道塗費事竟弗白僅祖宅一區黃嶺田數十畝而已廣威公好客客至太恭人必命童

師竹堂集卷二十一

三

子屬耳廣威公已治具豐約隨時客無不盡醉去皆質子錢恐傷公心也姑耿氏生廣威公甫三齡而寡居朝夕禮佛太恭人事之謹不肖及弟祖裔俱食郡廩屢試不利太恭人所以督誨者甚力時時泣諭曰而父之冤待子而雪緹縈女子彼何人也嘉靖戊午不肖始領鄉書廣威公已病強起謝太恭人曰我久在外兒子輩有成汝之功也次年不肖下第又二月廣威公捐館舍又五年大母亦逝太恭人持不肖哭曰而忘而父冤耶而父始未吾謹藏之懼奪而業而今三十餘卽不第終不失一官而子而孫謂而父何我亦何顏見而父地下耶因展訟牘一一指示此爲

成案此爲生路予遂誓之祖宗屏棄他務一意辦理又三年而事盡昭雪延世兒甫三歲全俸優給母喜曰吾與而自此無遺恨矣始不肖之理訟牒也私矢之神曰事幸白而復進取者鬼殛之戊辰例計借以誓白太恭人曰是固然也凡進取者燥而弗止則咎而能持是念進取何傷且而雪父冤可謂孝矣吾十四爲汝家婦無論艱難拮据人所不堪所以教汝兄弟者良苦今老矣不得一封典于汝安乎試以此告神當不以汝爲渝盟也不肖唯唯北上再舉始見錄讀中秘書迎太恭人京邸數月歸癸酉夏解館授不肖檢討覃恩贈父廣威將軍母封太恭人甲戌三月

師竹堂集卷二十一

四

不肖女適周氏以疾卒太恭人過慟乃有關西之役便歸省覲七月初太恭人忽左手足痿痺次年春強逐赴都丁丑不肖分校禮闈太恭人益喜曰此可藉手報國恩吾且歸矣歸二月病甚不肖請急旋病良已居二年太恭人又諭不肖行恐以誓言迺指延世兒曰俟此子承襲酬盟未晚而不憶丁卯優給掌武銓者欲革署級耶不肖矍然流汗奉太恭人行甫至都又歸辛巳八月延世赴部承襲咨送遼左壬午八月歸太恭人七十七矣不肖忉忉心動是時編摩事急又兼撰述更番入直歸無計也恭遇皇嗣生例翰林給舍報慶諸王不肖得江西十月抵家旬餘捧御

書在明年癸未春仲事竣旋適延世以還左首功晉指揮使世襲太恭人益喜曰而不但還先人故物又大拓之而事畢可酬前盟吾事畢可歸報而父矣自是歡甚日乘竹輿遍之村庄與故姬老媪話舊事八月初之洋河謁碧霞元君歸而病病月餘愈而精神恍惚頓殊往日不肖使期迫以情控政府政府復書有親闈可樂簡書謂何之語又二月太恭人大愈不肖以酬盟事言太恭人曰家有牛馬苟盡其力亦當少休子勞苦極可少休矣盟不盟勿問也不肖頓首受教具疏乞休未發而太恭人苦頭眩熱作暈所善方生診視曰老人常態無慮又數日病亟至十一月

師竹堂集卷二十一

五

二十九日子時念佛三聲悠然長逝距生正德元年五月二十七日享年七十有八終天永訣乃在斯時粉壘此身莫能少贖痛哉痛哉太恭人性嚴整有外大父風內外皆憚之而心慈好施族人親戚孤寒貧窘賴濟者不可勝紀每風雨浹旬雪霰連夜或春艱於食必自煮粥食雙子復念有病不能出乞則囑童僕攜粥遍歷村落廟宇未卒前二日天欲雪寒甚猶施粥計米數石云課予弟兄讀書親烹茶菓慰勞備至少情亦不責惟慘然無一語以是予兄弟悲感泣自責若無所容早為予兄弟授室無何相繼喪又為娶俱荒年里中薄賒貸一錢不與戚太恭人紡織節

師竹堂集卷二十一

六

省佐之中外親戚以是服太恭人治家才不可及也太恭人生二子一女長即不肖嫡次祖裔嫡娶孟氏生一女適周之楨卒繼娶高氏生二子長延世本衛指揮使娶徐氏次延申聘何氏裔州廩生娶葉氏卒無出繼娶唐氏生三子長延庚生員娶段氏次延澤娶馮氏生二女次延酉未聘女三長適董紹祖其二尚幼女適指揮方大勳子四人任蚤卒子旭升襲世秩俸俾俱庠生餘盈前不能遍識稱觴頌之而已嗚呼予家自曾王父至廣威公僅一綫爾乃今子孫蕃衍世介胄無一為諸生者自廣威公以詩書教子孫太恭人力贊之茲諸孫競奮亡不事鉛槧不肖竊謂天生太恭人大造王氏何宏遠哉至若補綴瀚濯能負能儉則太恭人未節不敢贊也惟鴻筆採擇焉

誥封淑人亡妻高氏行狀

萬曆己丑秋九月予有武關之役妻高淑人已病而起臥櫛沐如常唯瘦弱飲食減予雖甚慮之念當新春恐亟耳屆期與淑人議曰是役也業已力辭不允則以子病縈懷抱茲欲再辭於子意云何淑人曰此國家大事我聞竣事僅旬餘君第入我病纏綿未即有他虞也予心忡忡與陸敬承翰講議敬承曰王吉士診脈謂目下無妨且期迫矣即辭必不從當一意勉供事窮日夜力早出可耳十三日

五鼓起將陸辭淑人猶勉以安心毋過念而往歲出關率
二十五六因言於共事者以二十二日出甫朝見惟不見
家人來甚以爲疑急趨至寓則淑人沒三日矣蓋十九日
夜半也是夜予宿聚奎堂之東廂閣卷過丙夜寢寢而輾
轉反側不寧甫合眼欲睡則若掣予衾者聞之無人也已
睡復然私念棘闈之內鬼神呵護何以有此遂不復寢秉
燭起坐久而方曙計掣衾時正淑人氣絕候也異矣哉嗟
夫三十年夫婦挽鹿車泣牛衣靡所不備乃咫尺不能三
日待觀二兒擁抱推號及臧獲輩雨泣欲絕夙病大發蓋
予稟受弱慈柔善悲胃噎之症起於哭前室孟淑人而又

師竹堂集卷二十一

七

繼遭先將軍先王母先淑人淚眼幾枯矣衰暮之齡一旦
值此矧在異鄉卽欲抑情自寬有不能者二兒懼予過傷
間以筆硯請爲狀恐久而遺忘實藉是輟予慟耳予伏自
念先將軍以寃未白戒勿請貴人銘止懇大司寇弇州公
爲傳予母亦然茲曷敢銘乃按淚紀此有所溢諛是遂死
吾妻也妻而有知必不樂也嗚呼痛哉

淑人高氏者吾州鄉先達溪先生孫女也先生諱鑑舉
成化戊戌進士任兵部三事以直諫謫炎微稍遷鎮江同
知夔州知府致政歸志六子八最季諱進者淑人父也諸
兄俱長各有內寵夔公卒田宅書籍美好者進一無所

得止做宅一區田百畝親戚咸不平進泣曰先大夫以廉
吏終奈何言生產人生分定宅一區田百畝勤力其中足
矣進生三子一女而性忼直弗阿讀書未成棄去慕古隱
逸不喜見貴人郡有善否輒私識之善者爲起立歎息否
者奮髯大罵訓子嚴撻至流血顧獨鍾愛女或譏其偏曰
是非爾所知女稍長訓以忠孝節義事人聞高氏女慧爭
委禽進俱不許諸兄曰女長矣不及時許人何俟進謝之
終不從人或詢之進曰此女有貴徵吾夢先府君戒勿輕
適以是待之耳人競笑以爲狂先是予娶孟氏者予母淑
人親姪也事予母以孝聞未幾以產育卒外家信譏所以

師竹堂集卷二十一

八

嘗辱者萬狀幾致大獄是時予既過慟病又念母氏以慈
愛被窘私仰天垂淚曰娶妻爲養父母顧貽父母憂何用
妻爲故孟氏卒二年餘絕不言續絃事父母念予世胄也
未壯不娶如宗桃何予跪白父母兒誓不娶茲不敢違嚴
命必得婦如孟氏又仕宦清白後家貧者父母勉從相與
歎曰安得如此者副兒願予未冠食郡廩多虛譽里中及
鄰邑富貴有女者爭來言一切拒之久而聞高氏女賢鐵
溪先生孫家無餘貲與夙願悉合父母懇請之進曰願一
見王生因與所善者託他故訪予去謂妻蔡碩人曰得佳
婿矣蔡碩人者故縣令蔡公文女也事夫如嚴君力田紡

績不敢御綺羅人擬鴻光云淑人歸予年十九嘉靖甲寅四月也是歲荒先君辨理產盡廢予母辛苦拮据並日而食淑人與予弟婦唐王母耿恭人至無完裙各畜一母鷄育卵以易鹽米王母好佛晝夜弗輟淑人率贊之戊午予舉鄉書歲亦稔稍稍裕次年五月先將軍捐館舍自初喪至禫除議祭葬外淑人不與予私言其秉禮如此孟氏遺一女淑人憐愛甚甲子十一月王母病卒予與淑人承重如先將軍既襄事予母泣語予爾忘爾父克耶予哭告於墓盡屏頴楮書籍理訟牘凡四年而後雪隆慶辛未予成進士讀中秘書淑人携女奉母來京邸癸酉予母偕女還

師竹堂集卷二十一

九

女已適周生之楨無何病卒淑人恐予母傷痛勸予歸省乃有册封韓藩之役次年二月淑人又奉母同予北上母患手足痿痺性卞急飲食扶掖咸淑人自侍予母甚安之丁丑四月母思歸歸三月病甚家信至倉皇請急抵家母病良已淑人與弟媳唐見姑病痿而年又踰七事之益謹已卯冬請告期滿而纂修督趣予苦不欲行母默知予意患之與淑人議淑人謂姑不勉一行必無去理母又治裝予不得已又奉北上母安家居所以不憚跋涉者恐予不出耳乃抵都未數月母又歸予自是鬱鬱如有失壬午八月皇第一子生例詞臣報慶諸藩國蒲坂少師張公爲首

相予館師也以朝鮮屬淑人聞而謂曰姑七十七矣雖健寧可恃君差而南可以省覲奈何以一品浮榮易一日實養哉予矍然汗浹背力請別藩得淮益二府同延世抵家旬日而之豫章癸未二月事竣歸母喜甚至八月母謁碧霞元君輿行速歸舍而病病二月餘雖愈而衰十一月望後予屏人篝燈草休致疏淑人忽至見予把筆愴然曰得非轉假本耶不若乞休耳予遂以疏示之方遣使往而母病革竟逝是歲大禋內外百務倚辦淑人明年穀益貴而歲暮襄事祖塋破屋數間謀剏菟裘爲展掃憩息所蓋予欲廬墓側不欲有此名淑人知之工役諸費予一無所與

師竹堂卷二十一

十

數月落成卽今尋遠堂也是冬安葬畢予遂依楸松家事益不問丙戌二月服闋予歎曰仕爲父母父母不待仕也何心且冉冉老矣逾歲不發丁亥三月復賚前乞休疏以情懇政府政府不允顧兩督趣之淑人謂予君不仕爲夙盟然不肯盟之心鬼神知之君嘗言有疏未上爲大恨是不可勉一行乎蓋謂革除附錄事也予默然又數月過期矣方膏車淑人不欲往予恠之淑人曰自君南北無定踪無論田園荒蕪棲身之所亦甚湫隘君了宦事我了家事不亦兩全乎曰我年踰艾不知鹽米價以有子耳二千里外令我舍鉛槧日刺刺理庖厨瑣事能乎否也且延世夫

婦任嵩縣此行可經洛下俟到都上疏後同歸此時忍令我獨往耶淑人不得已復同發抵都未兩月予承乏國子司業戊子春二月上革除附錄疏畢月餘延世擢京營佐擊淑人喜歸念暫輟又一月予陞洗馬回灰廠舊居延申補郡諸生同延世夫婦來九月初也淑人謂予君嘗言物忌太甚今忘之耶延申年十八尙未娶我當先歸君可乞差莫濡滯也予遂乞差政府知予歸志決許之今年正月十九日淑人率延申旋予與延世送彰義門外趙氏園亭淑人登而四望甚憚升輿猶慰以覽別無亂懷抱潸然分袂去時予分校禮闈兼有文字委二月五日晚忽聞淑人

師竹堂卷二十一

十一

至栢鄉病不能南復轉北次日予辭分校命且下矣初七日五鼓予入關延世馳馬南遊二十七日出關淑人臥延世寓自是漸愈至四月初弱不能健步予念天暑如此何敢遠行乃又辭差淑人暫健步雖醫藥不絕而言笑如常詎意予入關之次日痰壅忽忽不寧竟爾長往乎淑人勿隨予王母耿恭人及予母淑人禮佛二母俱卒於仲冬手足和軟顏色不變若睡未覺者淑人每向予盥漱淨土之說不誣也茲淑人卒雖秋暮而嚴寒如隆冬瞑目危坐先一時猶問予出否婢曰止三日即出矣淑人曰我何能待三日無一語及家事翛然而逝嗚呼痛哉淑人雖長閨閨

而不殊男子凡事一做予母而性至孝其父逝之卒也病貧不能斂淑人爲經紀葬事甚力及母蔡碩人卒貧更甚淑人復極周旋予時窮孝廉無力而淑人二弟幼一兄山中不歸皆淑人輾轉稱貸其父承訣時執淑人手泣曰爾必貴恨我不及見又歎曰雖有三男不如一女里人至是始服翁明智而有女長未適者猶相謂欲效高八老耶淑人治家嚴而有恩咎人而人不怨曉大義予有不決每質之片言立解衛有葉指揮者止一女而落魄飲博棄其妻與娼婦處無何死妻女流落無所歸予壬午冬還聞而諄淑人淑人曰君雅慕右嫁孤事曷迎來我當以女畜之俟

師竹堂卷二十一

十二

其長當擇婿嫁之女在予家八年矣已聘周百戶長子今隨京邸凡粧奩諸物俱淑人手置一笥封識宛然不忍發也又都馮氏亦遺孤女賣魏茂家爲婢淑人聞之贖而與葉氏女俱後有責馮氏有力者曰咄爾家孤女不能育何面目立兩間耶予聞而語淑人淑人曰女但不失所何忍獨爲君子以女付之予性好施每赴人之急淑人未嘗不憇慮甲申冬春道殣相望予在丘園以粥食饑者皆淑人親煮不令熟而稠念粥不給以錢佐之至麥熟貧人羅拜去人知予區區小惠不知淑人居多也鐵溪先生八子其四諱遠者名士也女嫁今少宗伯震川公迺與遠俱鐵溪

先生子而二女同適詞臣同官都下予雖不敢望何公而
內頗相類何夫人先卒於長安街南之寓淑人亦卒於長
安街北之寓尤爲大異無亦一定之數不能轉移耶淑人
生於嘉靖丙申十一月二十三日卒於萬曆己丑九月十
九日享年五十四子二長延世神機十營佐擊將軍署都
指揮僉事娶徐氏封淑人次延申郡諸生聘何氏淑人先
以單恩封孺人今年秋加封淑人猶及見綸誥淑人愛城
東祖營山水秀麗予父母丘隴在焉淑人每至其處輒低
徊久而不能去嘗謂予休官歸當卒老於此若葬亦當依
舅姑傍他地卽好勿爲堪輿家移易也嗚呼淑人已矣予

師竹堂卷二十一

三

亦漸衰老矣同穴之願當亦不遠悲愴中援毫紀此以付
二兒且併告後之爲王氏婦者

墓銘誌

封徵仕郎兵科給事中邾野孫公暨配孺人趙氏合

墓誌銘

萬曆丁丑予分校禮闈得渭南孫君而奇之謂異日必大
有表樹而君由行人擢諫垣所論列咸人所不敢言不能
言者直振一時會母趙孺人病聞家信不俟報單騎日夜
馳數百里以是貶官三級以孝聞天下君歸而孺人已卒
未幾邾野公亦卒君毀瘠不能起予兩使唁之且以書勉

之曰君爲忠臣爲孝子可無遺憾

君未竟顯親未終

姑勿論滅性之戒也君得書感悟

襄事又久之始介

同里職方南君持同郡侍御雷君

爲二尊人狀請銘其

墓此予宿諾曷忍負按狀公諱一誠字明卿居近下邾故

號邾野其先晉之洪洞人元季遠祖奉母避亂渭南遂家

焉大父景暘父爵皆以行誼重以公伯兄京兆貴並贈通

議大夫順天府尹公幼弱多疾父憐愛不強力學而穎慧

讀書輒解年二十四爲諸生數試不利公亦厭苦諸生慨

然欲樹勲疆場肅皇帝念南北多警於世冒武科外羅智

勇奇士公應例授潼關衛署指揮僉事歷管軍政士卒悅

師竹堂卷二十一

古

服賢聲冠諸將訟不決者多委公理有貧子聘女約已成

富家子艷女姿誘其父母私許之以二銀壺爲公壽莫渝

盟公怒罪富家子而以女歸貧子聞者感泣兩臺各道愈

賢公所旌牘歲數下然不與薦剡公歎曰古名將多起亡

命屠販流今論資論援寧直有恨者不得侯已矣渭之陽

先人菟裘餘地可圃可畊安能髮種種役行間于是棄去

葛巾野服往來太華終南而日課給諫甚厲萬曆癸酉給

諫舉於鄉丁丑成進士公日與父老子弟爲真率會幽居

竹石携酒直造之邑宰式廬避不見也下邾城中有寇公

祠顏甚公謂此宋名臣奈何爲樊牧墟倡而新之曰吾風

委質者清操也里中大侵以田售者多與之直或嗤公拙
公笑是誠拙不愈巧攘乎夫售田急也吾不能赴其急而
因以爲利鬼神其佑我哉公好規人而不爲峻人多感化
德小必報怨大亦捐人人稱爲長者其塋也會送數千哭
盈楚可以知公矣厥配趙孺人能左右公先數月歿公悵
悵悼無何亦捐賓客同德同歸遠近異之孺人邑大族幼
婉靜視聽舉止不踰禮善相者謂有貴徵迨歸却野公果
以孝敬勤儉式閨闈孫氏三世同炊孺人維之力飲食衣
服與大小同之內外無間言其愛給諫雖甚篤而教之則
甚嚴給諫性至孝不忍一日去親側却楚公患風痺孺人

師竹堂卷二十一

三

謹事之給諫聞而泣曰奈何以湯藥遺老母而遠戀升斗
爲遂請急歸歸而久不發公與孺人責以大義督趣赴闕
補官數月而孺人病凡請告者報可乃敢行君謂厥長曰
當此時身不遑恤而邊恤一官遂亟馳去太宰與政府議
孫給舍不俟命徑去當罷官然無以勸孝請之上左遷三
階而權貴近倖素忌嫉者亦謂君孝也予又聞君省母被
播也公語所知兒爲親棄官賢九遷遠矣公病亟囑給諫
兒爲諫官數觸諱上每優容以私情不俟命僅貶秩恩渥
矣何以圖報母卑小官毋懷怨懟小子勉哉嗚呼公易簣
之訓如此生平義方勿問之矣公生於正德庚辰八月二

十九日卒於萬曆丙戌十二月二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七
孺人生於嘉靖壬午二月二十九日卒於萬曆丙戌六月
二十五日享年六十有五子二長璋卽給諫娶姜氏贈孺
人繼耿氏封孺人次瑛娶張氏女一秀珣適庠生郭斗南
侍父母病盡瘁竟哭死女孫三其季適職方南君子居仁
今殤公夫婦以上生元子俱荷恩綸而公以武階封諫垣
尤爲異數司諫君以公卒之明年與孺人合塋於祖營東
南之新阡又二年予始爲之銘曰握槩而儒投筆而將角
巾而隱閑而靡放厥配齊德鴻缺是伉食報詰嗣謹忠直
亮清渭若帶太華作嶂妥靈發祥世熾玄貺勸孝作出永

師竹堂卷二十一

六

垂幽壙

明承德郎兵部職方司主事賀公墓誌銘

義齋賀君之卒於京邸也同鄉同年旣爲經紀其喪俾遺
孤扶輓還其孤又以誌銘屬予以予雅知君且職司筆硯
也昔人有生友死友之分以交契言爾予則謂交友之道
凡不負生前者可爲生友不負身後者可爲死友固不但
如昔人所指而已予幸與君同舉進士同官於朝復同梓
里然無毫髮益君茲蓋棺矣而孤以狀來毋論不忍視狀
且不忍視孤也又烏忍爲諛語負君地下哉君諱一孝字
子順別號義齋相傳爲唐知章後有仕江西永新令者家

于永寧以故二縣及濼陵多賀姓始祖錫自永寧遷鄆縣
霞陽鄉遂占籍于楚 王永新永寧生慶慶生鳳鳳生
宗廟號霞峰不忘本也是爲君父以歲貢分訓成都稍遷
魯山論配朱氏生一卿一相一忠君其季也卿相俱無嗣
蚤卒一忠子二曰介曰會是時霞峰公致仕諸生重別公
固留之公感其誼卜居魯山時時教君博士業旁及古墳
典文詞未幾而霞峰公卒君澹泊刻厲能成其業每構一
語人人以爲莫逮也嘉靖乙卯補邑弟子員戊午食廩餼
甲子舉於鄉隆慶辛未錄南宮念母傷足請告歸侍萬曆
甲戌始奉廷對是年秋授山東歷城令歷城省會繁鉅君

師竹堂卷二十一

七

以廉平治之巨細畢理而尤以辨冤達隱爲急三年考績
贈霞峰公如其官母封太孺人庚辰擢南戶部主事先是
曆民王符四人以非辜坐大辟君力爲昭雪事雖白竟與
問官相左君又性不善媚人故僅得南部人爲君緝君豁
如也君旣抵白下而太孺人以水土弗調足痛轉劇君懇
乞終養奉母回籍越二年太孺人以天年終君嘔血毀瘠
居喪以禮丙戌服闋授兵部職方主事督役壽宮君往來
山谿與士卒同甘苦竟勞瘁歿萬曆丁亥十二月十七日
也距生嘉靖乙丑五月二十五日享年五十九歲君清慎
自持所入俸祿咸散族友兄二子撫養教育不異己子二

子俱成立長爲廩生次爲太學生一女亦給以田產鄆族
至魯山者亦爲授室俾不失所而廬居時歷城候問不絕
非遺愛之深曷克致是哉君詩文若干藏于家而勸民憂
旱之詩息訟監懲之錄良吏奉之爲著蔡可以知君矣丈
夫子三長桂芳太學生娶張氏繼李氏次承芳邑庠生娶
燕氏次傳芳娶馬氏桂芳承芳俱孺人劉氏出傳芳側室
張氏出也女四長適何應麟次適張行次適李良楨次尙
幼桂芳子一曰名標女二承芳女一桂芳等擬己丑年二
月十二日葬君於邑北之白象保乃爲之銘曰奉親而娛
蒞民而懼愛士而勸趨事而痛無惡於儒矣而以死勤事
奚憾於征途發祥流慶天耶人耶靡舛靡誣是之謂不朽
之圖永有光于鑑湖

師竹堂卷二十一

六

師竹堂卷之二十一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誌銘

明應天府治中潘公墓誌銘

公諱德元字子懋別號少泉其先汴人宋功臣美之後南渡居崑之雙鳳里今隸太倉十七傳至石泉公生公石泉公少遊都門就襍秩以故公舉順天鄉薦是時學春秋者率尊康侯不敢一字有異議公謂胡王復讐沿襲深求之不鑿則迂使聖人大公至正之意不白乃取經旨玩味務虛以求諸古故門下士往往援高第文喜左馬書得趙承

師竹堂集卷二十二

一

旨法詩宗初唐而五言尤冲澹論者謂不減孟襄陽公既自負而八上不第念王父年高嘉靖丙辰謁選得商河令商河故壯邑邇罷甚公拊循勞來未期而稱裕邑有惡少殺人誣士人子田明等數人吏持之急公一訊而惡少服海豐爲齊北鄙瀕海颶風大作漂沒廬舍人畜不可勝紀大司空萬安朱公時撫東土特俾公往公視流涕請以商河粟賑不足移陽信粟陽信人怒公温諭之無何陽信如海豐則移海豐粟賑之陽信始感服也由是聲大起陟貳承天承天楚巨郡且衛顯陵大璫諸舍人橫甚貳清尺籍動與相關漢沔水溢郢人大困當是時玄佑宮役亟公日

夜焦勞工竣而民不知諸舍人亦相戒不敢犯頃之景王就國宮殿爲霖雨摧毀監司囑公料理軍校北來者驕悍不可制有司稍缺供輒脫巾大噪公之至也衆議謂治我空營而人却以白刃左右辟易公屹不動徐諭所以來之意詞暢色温衆謝散去乃密語兩相真首亂者于法衆爲歛戢會倖忌公者欲陰中之倖部糧留都于上計之贖給方伯書公名糧不足司農按名責之公不辯麾守信陽信陽中南鉅鎮繁劇倍他州公治頗嚴人問何故異商河公笑曰商河民力竭如調攝瘵者信陽南北要衝軍民襍處深林長谷寔爲盜藪奈何進痼以梁肉乎未幾境內大治

師竹堂集卷二十二

二

公乃務崇寬厚與民休息時時進諸生課文談藝諸生欲得公書以錦箋素箋請公揮洒淋漓人人如獲拱壁而山東河南兩校棘闈所推較皆時名士公留心吏事雅不欲以文鳴故閭巷婦女私語亡不知而公寬然長者非鉤距摘發不知何以如此先君指揮爲人誣擠鬱鬱歿不佞悲憤撰辨冤私錄有陳情令伯不逢明聖之朝贖父緹縈况是閨幃之質公讀而傷之爲言憲副宜與楊公命不佞按牒按臺屬公勘往所誣盡白至今王氏子孫世世尸祝兩公也公守信陽二年餘以治積高等擢應天治中適獲江洋羣盜波及巨商多以嫌避公毅然直之居一年太倉誤

以公名充糧役京兆王公不平爲移當道當道論罷公歸里杜門謝客讀書自娛或扁舟訪隱圍棋松下神清氣健望而知爲上壽乃感微疾卒萬曆以元七月二十一日距生正德三年九月十九日享年六十有六娶嚴氏先卒繼娶孫氏女一嫁舉人呂道炯嚴氏出子允升孫出娶寧陵令秦霽女孫男三長聘官生顧成寧女文康公玄孫次聘庠生何存仁女次勿未聘孫女一許聘舉人諸壽賢子不候奉使豫章便過吳門吊公不勝知己之痛事竣還里允升走數千里持狀請銘曰先公意也允升妙齡能文予目久私慰曰天所以報潘公者在是乎在是乎銘曰婁江之

師竹堂集卷二十二

三

源清且長兮洞庭之峰崔而蒼兮佳城鬱鬱鍾厥祥兮宜爾來裔永流慶兮

明南京大理寺評事申公墓誌銘

申氏之先順興山西潞州長子縣人也洪武年徙涓川家焉世畊讀積德至山公生文淵君始大其家聲云蓋隆慶四年冬予負筴北上經涓川飯逆旅主人爲予言邑久乏科有精堪與者言改涓水不直便民且發科當有瓊奇非常建大勳伐令離其說顧工鉅浮議蜂起令不爲動工竣文淵君果薦於鄉予曰異哉申君何狀主人曰修髯偉丈夫也予默識之次年辛未君舉進士予倅附其後相見甚

歡居頃之君授崑山令崑山吳大縣焚劇襍處十倍他所君至坦懷務得其情民初見君修髯偉軀目炯炯坐堂上股慄莫敢仰視及習君廉平愷悌則油油然若家人父子亡間也君雖寬以落乎諸不法一切裁制不假借故治中潘君德元卒子幼弱族惡聚衆奪其貲君聞使臬諭之俠少者笑曰此吾家事何與乃公又使吏諭之嘻答如前君大怒使尉率健卒捕之悉縛庭下以律詰示俠少大懼叩頭流血不解其黨日跪土夫諸豪舉數十百人詣縣長跪祈請自今不敢動潘氏孤毫毛君始責狀以孤付之治中常守吾州能詩善書有吏材其鄉人至都叙其家難且道

師竹堂集卷二十二

四

君制族惡事縣人甚快君亦不以語人也其他禮士勸農賑飢恤患雪枉滌滯有古良吏風部使者前後薦君可大用而君兩覲闕下丁丑春始擢南大理評事人爲君緝君泊如也君自都抵家將之南偶病痰手書邀鳳田趙君尙僕謹語趙君甫發信宿而君捐館舍傷哉傷哉趙君亦予同年友尹嘉定有聲陟大理評事至都始聞君訃趙君以誌委不佞不佞思逆旅主人所談堪輿說謂君之德之才之貌足以當之乃未竟而卒豈堪輿家有中不中耶君嗣甚賢僉謂有父風豈所謂不于其身于其子孫耶君諱思科字登甫別號文淵生于嘉靖丙戌正月二十三日卒

于萬曆丁丑四月二十四日享年五十有二君配白氏先
君卒生男所蘊娶樊氏繼娶張氏生所養遊邑庠娶簡氏
女女二長適邑庠李際泰次適邑省相孫世爵男應魁繼
配甯氏生所存聘新鄭都御史高公捷女孫女一許邑庠
孫引男一清孫男二長自修次自治並所蘊出擬以戊寅
年三月初十日啟其妣白氏合葬于先塋之次堪輿嘗過
之謂爲吉壤銘曰美哉清平發祥若人發之而大何必厥
身其仕也循其歿也貧夫是之謂返真

明禮科給事中二洲凌仲君墓誌銘

予罹先太恭人之變禪除數月凌仲君以治行高等召宣

師竹堂集卷二十二

五

諫垣又一歲而予戀戀松楸不忍發以書督趣慮艱於行
又委曲圖所導之予感其誼勉爲膏車甫渡易水忽聞君
訃爲驚痛者累日不能已已抵都時則長公一洲率其孥
發潞河矣君所最善侍御陳公儼然過予以所爲狀暨長
公手錄行寔索銘蓋屢讀屢廢不能成一字也又久之爲
閱一過計侍御公長公爲此以淚濡毫鬼神亦泣矣長公
篤於同氣固自應爾侍御公徒以里閭交游同升築進雲
天高義生死交情可爲友道一振而予又何敢辭按狀凌
之先沐人扈宋南渡遂爲錢塘人自二十七承事公六傳
而至勉功郎某是爲高祖勉功生某隱德不仕生承德郎

德配張氏以貞節奉旨旌表封太安人生建昌守雙橋公
君父也朱安人以賢淑稱未至時善相者謂其夫貴子貴
迨歸建昌公舉丈夫子四君其仲也君生有異質額骨微
頂目輝輝射人稍長日誦千言里中以神童呼之有疑問
塾師未解復問建昌公必了了乃已讀史至忠孝俠烈輒
願爲執鞭其姦回凶逆則憤脛扼腕投書於地識者謂是
兒他日當以直節表見不獨科第顯而已年十五試大司
徒舉公督學奇其文補弟子員自是每歲皆異等弱冠食
廩餼聲稱籍甚庚午與兄登名同舉於鄉而君列第一是
時新陽周公監臨三試文錯置各閱而皆不能愈君榜出

師竹堂集卷二十二

六

之日即下第者亦爲歎服也辛未甲戌兩罷公車屏山中
充養益粹丁丑予分校禮闈首得君卷精粹爾雅不類博
士家言而五策通達駭決慨然以經濟自負主考少師蒲
州張公長洲申公以下相賀以爲得人已賜同進士出身
授合肥知縣未蒞任而朱安人卒無何張太安人卒明年
五月建昌公復捐賓客君連遭三喪哀毀逾禮祥琴將御
感風木之義作歌自傷覽者靡不愴痛辛巳服闋補令與
化時淮揚告災興化尤甚通賦至數萬吏茲土者往往被
罪去以爲畏途授官曰太宰謂君此地非君莫辦盤錯別
利勉哉行矣竟愍默而遣之君下車延父老詢疾苦知民

所困在積逋而最患惟水亟請於上得蠲累年逋負又遍
詣村落胼胝駮塚講求治水術築南堤數百丈開丁溪白
駒一海港滄浪車輅海沂一河自是水有所歸不復泛溢
又稽蠲租未盡者令民充役准糧貧窶踴躍爭赴遂補積
逋六千金併節省公費餘稞四千金上足國儲下撫凋瘵
民始知有生人之樂邑冊十年一造里胥黃綠爲奸利貧
富迥絕君洞其弊手自裁定哀益均平夙蠹盡祛覈定條
鞭創平則加則之制催徵定載踐更之期輪年緩五日聽
比之限凡可以拊循休息者以身先之吏以不便言則曰
吾知便民而已有害吾自當之不以累若也邑東頻海十

師竹堂集卷二十二

七

鹽塲隸轉運有司率秦越視之而民亦獷悍難馭君歎曰
蔡人吾人矧我版籍邑役馬于竈歲次日增皂不堪命則
計田派馬歲省供十八竈輸糧於邑儼屋轉徙厥費不貲
則建厥城北竈籍有丁總之覈其儼亦十年承委者一至
其地唱名爾君曰苟如是一吏足矣何以覈爲暇召諸竈
商確利病條上疏開懇定老匡禁包攬滄海河置罕益杜
私販六事離使者著爲令萬竈騶呼勒石頌德邑久罹水
轉徙無常婚姻愆期每每背約君以理法諭之咸爲感悟
吳山人南華高士也築室八寶湖上君數屏騶從造廬清
言竟日山人亦不報謝人雨多之范文正公故與名宦有

文會堂久廢君荆蓐聚諸生講肄其中凡可以飭功令使
博士弟子者靡弗殫力士習翕然丕變至于表節義闡幽
潛崇正黜邪鋤惡培善案無滯牘獄無冤民一時良吏未
能獲之先也君雖盡心吏事而恒手一編其分校應天鄉
試者一江北武舉者二所拔皆知名士遠近以古文詞及
舉業請益者虛往寔歸各遂所欲君蒞邑五年餘以經術
飾吏以寔心接民所特薦之牘與德政碑記兩無愧怍而
應召北上士民號泣攀留至不得發爭尸祝之可以觀人
心矣君入諫垣感激知遇慨然有殉國之志所上疏皆剴
切正大而其最爲中外傳誦者則請上崇儉德任撫臣風

師竹堂集卷二十二

八

義舉廣存恤再疏保聖躬崇聖德御午朝對便殿明白沉
痛殊類陸宣公君歿後長公檢其笥尚有一疏草皆國家
大計疾革未竟惜哉君溫粹坦夷油然可親而理有不可
萬夫莫奪天性孝友家庭雍肅人無間言重然諾赴人之
急而不以爲德有古烈士風于書無所不窺而文法左氏
詩法少陵書法大令早年游戲繪事輒有遠趣朱安人見
而讓之遂絕不爲飲酒可盡數升亦奉母戒終身不踰半
爵也杭俗喜遊晏尙侈麗君顧澹泊寒素所至愛而敬焉
其發興化囊僅可供舟車費比卒非侍御公周旋經紀幾
不克殮嗚呼人惜君齋志以歿不知期頤崇牘等之死耳

鄉評無媿官評無媿又以此清白見建昌公地下尙何恨哉君諱登瀛字玄仲別號一洲生丁嘉靖甲辰四月十一日卒于萬曆丁亥五月八日僅四十四歲娶王氏鄭府左長史皋亭公女三子長嗣德府學生娶朱氏寧州守九疑公孫繼林氏滇憲副懷玉公女次嗣功府學生出後長公一洲者娶馮氏南京通政松理公孫次嗣業娶沈氏爵林守龍洲公孫三子並有父風女一許聘顧某贛州守青嶼公季子孫女一幼未聘長公擬某年月日葬君某山乃揮涕而爲之銘泉壤有知當必興鮑叔之感也銘曰嗚呼以仲子爲遂死耶循良之績忠諫之章午夜煥乎其有光以

師竹堂集卷二十二

九

仲子爲不死耶悽悽旅櫬邈邈素旌孤帆胡送乎江鄉左紀不朽史重榮名豈別有所謂彭殤乎吾始疑天不可問繼又知報有常也天目之勝鳳舞龍翔佳城鍾毓世澤彌昌此不獨繫于堪輿而已而後之覽茲銘辭者得毋下馬以拜墮淚而傷乎哉

明郡學生陳惟功墓誌銘

予友陳惟功氏卒予往哭之尊甫居山翁垢面失聲盡持惟功素業長跪向予淚滂滂下不能出一語予揮涕謝曰翁意欲僕作墓銘耶此僕之心也僕之責也翁稍稍收淚請曰亡兒無似辱足下知愛共筆硯同場屋十餘年矣

謀寸祿慰我衰病不幸已矣疾革時略微意屬銘足下惟仁人君子念之言已復哭嗟呼予尙忍銘吾惟功哉予多病寡合閒居靜處每歎知己之難晚得惟功不啻兄弟始予與應亨符君善應亨溫雅和粹類惟功爲人而文詞稍不及皆慨然以名節相砥礪二君亦毅然自任不爲世俗聲利諛順之態予每喜交游中得一君可爲士風一振無何應亨物故又無何惟功亦卒良友凋謝悲悼不禁嘗許銘應亨今宰木拱矣茲復忍銘惟功哉惟功鯁士也生不喜阿諛死乃諛之相負深矣謹以其弟惟伊狀書之陳氏世爲信陽大族其始祖浦嘗任陝西僉事浦生原原生讓

師竹堂集卷二十二

十

讓生教是爲惟功父皆以畊讀自樂潛德弗耀教二子長惟功名如臯別號響泉生而岐嶷不好嬉戲五六歲知讀書卽琅琅夜分不寢家人咸異之後習舉子業俗皆以書坊所刊時文競相傳誦師弟朋友自爲捷徑經傳註疏不復假日惟功獨疑之盡焚所積時義案間置尙書蔡傳四書朱註沉潛玩味又購蔡虛齋陳紫峰林次崖三先生說讀之故發而爲文流自肺腑無俗儒支離泛濫之弊予嘗厭苦記誦思一矯之以習尙方熾且筆力萎弱不敢對人置一啄君獨卓然不奪予亦有所感發乙卯補郡庠應試聲稱藉甚與予皆下第衆咸咎其違俗不售君殊不屑意

益勉前業戊午歲水陽亢先生以翰林編修視學中土痛
懲剽竊陋習凡取文字一以經傳爲主士風翕然一變先
生以藝苑宗工不輕許可按試信陽見惟功文大驚曰中
州有若人乎奇士也時惟功以胃疾猶未盡所長先生每
爲延譽聲望益著是歲予廁鄉榜末揭曉後見無惟功名
士論譁然稱屈惟功亦鬱鬱莫知所爲下第未幾聞惟功
卧病予往問之惟功言論慷慨不減昔時察其形狀殊困
憊不能支乃竟不起惜哉惜哉君誠惻惻茂怡然可親至
聞不平事輒憤憤太息嘗以所見者手書小冊皆嫉世憫
俗痛切悲激之言冀他日入仕籍舉而行之君歿後居山

師竹堂集卷二十二

十一

翁始出示予予以爲可附呂舍人官箴胡太初書簾緒論
之後君雖未仕所樹立已可知矣彼汲汲升斗循資待次
歷華要榮顯者自世俗視惟功何啻霄壤然有道者視之
直一噓耳惟功何恨哉惟功食廩四年所入盡供甘旨一
錢不私積自爲兒至卒三十四年矣未嘗一言少忤父母
弟惟伊友愛尤甚至鄉黨朋友咸得其歡心死之日識與
不識莫不悼惜云惟功生於嘉靖戊子閏十月十三日卒
於嘉靖辛酉二月十六日配劉氏子三宅聘郡學生蔡可
遠女弟惟伊爲郡名士文行類其兄銘曰汝穎奇士萃申
之墟靈異攸鍾微君孰居修詞敦行弗事伎巧辟施與媿

任質自姣僉曰遠俗予曰不然粵我宣父禮樂從先俯仰
造化固乎庶衆等之小兒雖侏是痛若才若德而夭而窮
自古皆然嗟乎惟功

明岩渠張先生墓誌銘

余讀往史見隱逸獨行大爲當世重則廢書嘆曰士之不
朽豈在位哉夫建立彪炳匪位曷施然而連篇累牘至不
能盡覽若夫蓬寶約身明經修行居也見化歿也見思所
謂鄉先生窮約無所表樹者寥寥汗簡可多見哉感之作
岩渠先生誌先生諱起隆字後明岩渠別號也世爲雲間
上海人父曰南川公母譚氏南川以積貯起家豁達好義

師竹堂集卷二十二

十二

嘗收責里中其人窘不能償則飾其少女出佐酒公大駭
婉轉辟去知其窘也爲折前券更貸之既而舉先生人以
爲陰德之報先生幼警敏誦習日數千言長而願哲美鬚
髯識者目爲國器少保滿恭定公見其文大異之曰二陸
傳也安有如此人而老博士弟子者乃歎奇竟不售其鄉
先達有人倫鑒者語及先生未嘗不咨嗟三歎也先生孝
友篤至年十二喪母哀毀如成人兩繼母趙楊曲意承
色順逆無衡命而楊尤恣睢里中謂先生善處人倫之變
云南川翁避徭他徙命先生與二異母弟析居先生取瘠
而推其贏既南翁家益落先生悉售所析業奉之身餓屋

而居晚歲至不能具饋糜意泊如也所善故人多貴顯遂不以貧困有所干謁或造請之輒匿不見見亦無所報謝其特立如此先是經生家株守訓誥諸先生獨規模左國公穀先秦文流輩讀之至不能句則相與目笑之先生爲之益力然迄用此終因比疾革顧謂子藻曰吾攻鉛槧垂四十年碌碌以卒汝曹勿復事此噫嘻其言激且悲千古有餘痛矣藻博雅籍甚藝苑盛年謝棄舉子業專精詩古文詞曰先生教也嗚呼是雖過矯然非純孝不忘能毋渝也與哉先生生於正德戊寅三月十二日卒於萬曆戊寅六月朔日享年六十有一配丘氏繼唐氏子三長振衣丘

師竹堂集卷二十一

三

出娶董氏繼董氏次振藻娶顧氏繼楊氏次振翰尙幼俱唐出女四孫男三宿羅宿奎振衣出昌緒藻出孫女一振衣出先生卒權厝于榆涇之域藻痛先生賈志未竟謀所以不朽先生者乃託其師比部陳君作狀屬予銘其墓陳君者先生通家子知先生最悉而其文紀述有體讀之躍然如操几杖與先生遊也何俟鄙言爲雖然予每憤世之爲誌銘者奚但諛墓中骨併諛生者十六七矣誠憤之不忍蹈也銘曰坎而封者塋也賤而貴者行也塞而通者名也激而誠者情也昌而熾者禎也久而光者聲也庶幾隱逸獨行者張先生也

明內江張隱君墓誌銘

予讀易至積善慶餘之言未嘗不廢書歎曰善慶相因理之常也必有之詞聖人胡決於天若是哉或以爲勉人爲善夫善待勉而後爲是已有覬覦之私而聖人又以利歆天下矣要之必有云者決之以理而已矣予每持是觀人閱世裊身警俗自謂超姑布季主之外乃茲於張隱君深感焉予與隱君之孫給諫善給諫舉進士司理鄴郡所平反賑救全活不可紀至脩葺岳忠武之祠與文愷愷以忠孝爲首務皆隱君之未竟意所謂積善之家者也給諫間訪予苑西草堂流涕請曰先大父有隱德寔敢佑我後人

師竹堂集卷二十一

四

歸窆六十年而誌銘尙缺家君命應登以屬吾子惟吾子圖之子謂誌銘諛墓語爾然而孝子慈親不忍死親俾有所考鏡安可盡廢也給諫以禮事親信而有徵知之諗矣張世系遐邇自麻城避亂徙蜀占籍內鄉梓木里數傳至自守者天順六年舉明經爲耒陽丞惠愛臨民不事刑筭以卓異薦尹常寧命下而卒於耒陽貧不能殮士民經紀資送歌謠祠伏臘不絕子洪化舉五子長即隱君諱弱字汝能幼聰慧不凡隨耒陽公任善對句又能令對者詞窮人以竒童呼之自耒陽公卒家貧廢學操什一倣史遷廉賈而業日起性儉樸與僮僕同苦約赴人之急不以爲

德其所乘白驃若解公意遠近且暮家人以爲候咸謂公無機心海鷗豚魚不誣也先是里多逋負令索巨戶收解亡出應者公慨然請行令訝曰人視此役不啻遠戍若奈何弗避公曰民頗饒裕若自匿而以窶子往公私胥細誠不忍爾令歎久之不復遣然貲半充官物矣公有酒德酣適慷慨人間不平事拊掌數之不善輒相戒寧受官府杖不受張公掌因而改行者多公孝友無間嫁孤恤困輕財樂施蓋其天性然也嘗供稅操小艇渡江若有物附舟者挽之少婦也稍甦自言夫貧富室賞商于外昨傳夫溺巨室責償收妾義不辱自沉耳公惻然伴慰曰吾與爾夫善

師竹堂卷二十二

五

而夫實溺幸不死以三十金託致家中今遇爾天也可持金去少婦不測拜謝去歸而夫至物色不能得公疾革始述之其夫婦聞之制服事佛報公終其身人謂予金可能也孤舟少婦憫恤弗犯賢於魯男子矣公手書忍字數百以貽後又手書男務於耕女務於織兒不習書爲犬爲豕故張氏子孫世以清白耕讀顯其所由來久矣公年七十五厥配七十八同日無疾而卒于正寢大異哉公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與元配周氏繼劉氏合葬於邑南四十里栢林溝之飛鳳山丈夫子三瓊瓊俱貴州藩樑以親老不仕瑤邑諸生博雅廉潔十試弗售以漁自娛世所

稱方塘釣叟者也以子應登貴封文林郎彰德府推官孫七人應祥瓊子應聘應時應登應舉應泰應薦俱瑤子君子謂張氏七鳳擬荀之八龍允符飛鳳兆云應登自司理欽召諫垣數月封事數上直聲振天下其最剴切者則請賑周趙鄭三藩貧宗仍嚴禁毋倡亂廩災陳四事內出宮人以宣幽閤力止上取太倉銀二十萬則人所不敢言不能言者隱君食報宏遠卽給諫一時一事可推矣銘曰造物有知耶胡隱君之德而弗貴造物無知耶胡隱君之後而大熾人道以利公遺以義厥遺爲均孰軒孰輕飛鳳隕區發祥毓瑞胡陽孤鳴翊我皇治慶耶餘耶善耶積耶莫

師竹堂卷二十二

五

爲莫致吾遡諸大易

明確齋王隱君墓誌銘

予以使事道經浙之龍游則聞其人負氣任俠重然諾赴人之急燕趙慷慨悲歌今不盡爾有不係風土者後會王生邦泰溫推多藝而器品尤精同座數儒生貧甚生數濟之予雖心服其誼謂陽墓名高耳居無何生之汝上又兩月以父訃來兼持友人王君順治狀請銘曰父僅中壽卒於外此最苦矣顧生平有足述者不肖將以仲秋扶襯還惟是旅魂栖栖待公一言而安易腐之骨得公一言而肉敢忍死以累記室予傷其意乃稍叙狀付焉君諱祚字子

恒浙衛之龍游人相傳爲宋王文正公旦之後四世祖慶
兩淮提舉生正由選貢歷國子監丞正生時斌五旬無子
商於澤潞盜掠千金去適漁石唐公撫晉逮繫緝捕吏及
郡邑人償之翁太息曰商而遇寇與力田不逾年均之數
也奈何以我故而累無辜謝不受歸而生世第咸謂積善
之報云世第配徐氏舉丈夫子二長卽君次日祐君九歲
而大父父繼捐館舍徐氏日夜撫二子泣遣就外傳君性
至孝所以察母顏色先意承者無所不至母有疾捧藥而
泣淚滴藥中不知也旁侍者莫不感動母尋卒居喪一倣
古禮是時君才二十強支門戶顧友愛弟甚口無異味囊

師竹堂卷二十二

七

無私財爲授室成立里人稱之君旣苦家事不得專力儒
業復念大父父爲商合貨殖本旨獲以資行其德而陶朱
公以霸越之餘力數試數起非偶然而已商何負人人負
商耳遂操音竄與時消息而一以史遷廉賈爲師人爭趨
之暇則下簾讀書彈琴焚香意泊如也君奕稱國手有叩
其秘者輒歎曰此雖小技妙理具焉視已有餘而視人不
足者敗已成功而不知戒懼者敗已勝而貪不止者敗小
而保身大而克敵大而治國胥此道也吾家積薪以仙姥
神其術此係人爾神何與乎君久寓汝汝人士爭交懼而
崇內輔北泉趙公性狷介人有過必面折之尊貴人弗憚

也顧獨敬君國有冠婚大典尙辦于君捐數千金任其所
之錙銖靡爽也族子材訟當罰金吏責之急走汝上君不
俟其言輒給之已而客死又經紀其喪歸君嘗過金陵盜
竊其珠價百金君知之盜窘自歸叩頭請死君慰遣之仍
濟其乏盜感泣而去至嘉禾夜亡金主人彷徨不自安君
曰君子爲諸生豈欲爲直不疑耶寓吳門族人九老喪其
貲貧甚君周之具舟俾還里中而淳化慈旅得遺金約七
十兩爲五日不發卒還其主嘗如汴渡河幾覆同舟號哭
君危坐默禱雖極傾側卒濟人以爲陰德之報云君不飲
酒善飯長於攝生鮮疾病乃一病不起汝人士識與不識

師竹堂卷二十二

六

罔弗卓婉不言成蹊豈謂是耶史嬀曰嗟呼廉潔之士耻
與商游而口亦絕不言爲其競刀錐而忘義又易汙也子
長所叙貨殖類具奇偉試於斯爾而周急赴難寥寥無聞
王君賈人乎又慕俠烈彼戕冠博帶誦說詩書乃陰操什
一之術於仕宦甚至攫金弗顧揚揚高自許而人有緩急
雖累百千何所用之此袁絲之所罵弗與通者也予不獲
交君而幸交君嗣茲復銘君庶幾後有惡諛墓者知予之
心風世哉君生于嘉靖丁酉十二月七日卒於萬曆丙戌
四月九日壽僅五十娶舒氏確山邑博良輔女有士行以
君長厚可託遂委禽焉親迎在官邸故取號確齋子四長

邦泰娶徐氏次邦顯娶李氏次邦芝邦蘭俱幼女一亦幼
銘曰仕耶商耶疇非腐鼠衛耶汝耶疇非逆旅慕義懷仁
冥宰樂焉歌些歸來桐江之渚美哉阡乎翠環危嶼茂茲
槐陰寧詎如許覽我銘詞毋徒豪舉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墓誌銘

明孝廉上官伯子墓誌銘

汝南王生日嗟乎孔子書延陵季子之墓數語爾至今昭揭日星後世累千萬言乃其言與骨胥朽矣此何說哉今世所傳誌銘大都貴顯不則子孫貴顯者也予竊傷之故凡貧賤孝友行誼可表率閭里者輒為闡揚附昔人傳隱逸卓行之誼所傳起巖孟先生事里中長者莫不流涕勉其子弟乃今於上官伯子益感焉其弟思澗博雅篤行君子也與予友善嘗出其家乘童訓諸書命予序之且言所以維持者伯兄力也今年春思澗落第還楚又數月其州人谷野李君謁選至出思澗一楫伯子卒矣介李君狀屬予銘其墓呼斯予樂闡揚者曷敢辭按狀上官伯子諱約字守夫別號立齋世為吉之永豐人曾大父靜修公與羅文毅公友始徙荆門大父任高公子四季東澗公伯子父也東澗公有大志弗就居恒鬱鬱每撫伯子兄弟輒慰喜伯子少穎異五六齡使屬對多奇語毋周孺人卒伯子哀毀甚東澗公憐之歎曰禮謂孺子泣不可繼乃今知之稍長治詩為諸生試輒高等食郡饋廩與仲子有聯璧之譽

師竹堂卷二十三

一

歲辛酉東澗公捐館舍伯子以家嗣治喪一準于禮東澗公治家嚴伯子專力學水鹽薪水價弗知也人咸以克家難伯子而伯子井井有條凡東澗公欲為未逮者繼述靡遺聞語仲子若弟修故業諸弗以縈厥念時庶弟繩繼嗣子守邦駸長延師日夜誨之繩守邦俱補弟子員聲稱籍甚而思澗以甲子舉鄉書父老嘖嘖曰上官氏故多賢自東澗公物故中衰矣匪伯子曷致此而伯子厭進取見弟子譽大起欲棄去諸生為尚平之遊雖嬰于嫁婚而超然玄攬人莫之測也丙子秋守邦試武昌歸邁疾卒會主司以副卷旌伯子捧檄勸曰是兒謹恪先君鍾愛吾思先君

師竹堂卷二十三

二

慟耳未幾膺貢當是時申飭功令以年力文學為先後人以賀伯子伯子笑曰吾以次行耳得失有命此而萌攘取念他日何所不至耶伯子抱子戚試歸病病一歲不愈思澗試禮闈念兄心動過歸伯子迎謂曰弟歸來乎吾旦夕遲弟未二旬卒郡人僉悲曰以伯子賢既天喆嗣又僅中壽孰以問天平谷野君過予苑西草堂談伯子不容口謂伯子天性孝友自東澗公卒事庶母陳甚謹撫二弟愛田廬不足分給自擇卑瘠者凡祀祠家訓與思澗力行之上官故鉅族繁衍難齊伯子正身率之大小雍睦謙損不校務掩人過所為時義力復雅道古詩文亦雅觀倍輩然喜

推轂後進人以此益附之其他醫卜堪輿咸臻妙境俗師
茫然莫究也以某年月日卒距生嘉靖甲午某月日得年
四十七娶李氏即谷野君妹丈夫子五守邦娶王氏守郊
娶曾氏守祁聘王氏守聘某氏孫三某守邦生某某守
生郊祁文雅如父兄其幼者亦秀穎不凡天之報伯子
者哉思潤擬以某年月日葬伯子某地予所叙誌者雖
庸無卓越之績然求卓越之績于庸行外予未知也夫
子不云乎施于有政是亦為政藉使伯子生異代其修身
教家章章若是予且願執鞭矧與思潤遊熟其人與政乎
貴顯之士世所尊禮豈羨時時不乏也孝友之士內外無

師竹堂卷二十三

三

問指可多屈耶伯子隳然一儒生未沾一命怏怏死然可
以挽頽風厲澆俗荒隴片石榮于高塚豐碑矣銘曰
歛衾弗備厥配曷為謚之康躬衣不掩厥譏曷無媿中即
吁嗟伯子式惇厥常彼年遇齋庸奚傷封宜馬鬣妥以藏
叶茲吉壤永流慶

明中順大夫袁州府知府葛公暨配安人于氏合葬

墓誌銘

申去泌二百里而近聞有篤行君子葛道行者未識也隆
慶辛未同舉南宮君貌溫氣和傾肝膽示人交遊中如君
古所謂挹芝蘭飲醇醪者乎萬曆壬午冬余奉使豫章抵

家適君以長沙守人親遇余草堂曰余性疎懶喜與故舊
談譚痛飲一行作吏此事便廢今當與君傾倒耳余雅不
能飲以小犀卮陪君巨罍過夜分君懷益暢因言治郡苦
心務利民而不能事上官狀慷慨悲歌歔歔泣下當是時
君配于安人已卒而君且倦遊矣余為慰勉久之散去次
年君調守袁州而余亦罹先太恭人大變廬居荒僻與君
不相聞今年夏有自泌來者言君以病乞歸無何而君仲
子上圖持狀乞銘君墓悲乎哉歔歔夜飲竟永訣哉前此
君嘗屬予銘于安人而君之袁無暇示狀茲不忍負夙諾
乃并君誌之君諱登名字道行別號定菴苑之泌陽人曾

師竹堂卷二十三

四

大父麟大父昇俱潛德而隱父介以君貴贈兵部主事君
生有異兆長而秀穎嗜學不倦雖習博士家言而弗泥俗
儒說隆慶丁卯舉鄉書辛未成進士授行人三使藩國以
廉慎稱甲戌遷駕部主事時議開馬市君規畫印驗馬政
肅清又三年始轉職方員外武庫郎中而武庫司錢穀弊
孔百出公置籍定程盡剗宿蠹庚辰擢長沙知府長沙故
難治君以平易蒞之民咸說服有奸民誣讐家為盜而厚
取其貲獄久不決君為直之其他訟牘一裁以法雖郡稱
神明而亦因之失上官指竟以此調袁而君之袁也有規
君稍易轍者君笑曰吾能以吾面為君面則可改爾而袁

人益悅服居歲餘以疾乞休當道勉留而君請益力民號泣而送相望於道也還家月餘竟不起萬曆乙酉七月二十一日也距生嘉靖辛卯十二月十七日僅五十有五以若人而年位弗永天可問哉配于氏封安人隱君鑑女隱君與君大父親厚而有人倫鑒故以女許君而安人勿淑慧既歸事舅姑甚謹君故寒士安人能勤儉佐之不辭勞苦舅歿執喪如禮與姑處先意承順得其驩心戊辰姑病革謂安人汝事我至矣願汝有婦如汝我復何憾語畢而卒時君赴公車在途而安人含歛用情里人式焉君歷官中外必借安人有疑必質多所裨益而綺縠金玉澹然無

師竹堂集卷二十三

五

好故君成廉吏尤閭閻所難云余又聞太守居鄉多惠安人室孤寒之族弟嫁無告之女姪則同德儷美是夫是婦矣安人生嘉靖壬辰九月初三日卒萬曆壬午六月二十二日享年五十一子二長上勳娶許氏次上圖娶徐氏孫男二朝京進京孫女一俱幼安人先太守葬三年至是二子啟窆合葬焉禮也爲之銘曰年至五十五壽已而德則長仕至二千石貴已而績則良厥配孟光厥嗣二芳繁沁之陽允曰佳藏日熾以昌於錄弗亡

明昭勇將軍東河王公暨配張氏黃氏合葬墓誌銘

余讀史至魯朱家郭解之流直任俠豪舉得名耳乃子長

稱頌弗置言雖有激然緩急人所必有寥寥來者孰肯捐一錢哉每會同年友司徒大夫蕭君輒談王君東河行誼有可述者恨未識其人居無何有持狀索銘者視其狀則蕭君作索者卽東河家嗣元登也予方養痾未能屬蕭君出守臨洮瀕行爲元登請甚力予先世歷下與東河有桑梓誼而聞揚義烈以風澆薄又史氏職也于是稍次第蕭君狀作王將軍墓銘公姓王氏諱寰字補之別號東河初例授東平守禦所千戶致仕後復以例進授金吾前指揮使究之曹縣盤庚都人係出宋文正公且也世祖諱茂仕勝國至戶部尚書調福建行省左丞仲子麟以明經舉國

師竹堂集卷二十三

六

初翰林應奉遷隴州學正兄麒山西按察僉事都御史珣之祖也子孫蕃庶實三槐餘蔭云公高祖魯曾祖珣俱不仕父崇智正德丙子魁于鄉任河東都轉運鹽使司副使母宜人班氏有丈夫子三人長襄次秩公其季也公少有智慮多力正德間河決曹境有舟失楫公拯三十餘人于瀕死時先壠被衝運副公日夜涕泣不欲生公沒入水良久得樞出人以為孝感所致運副公計偕北上卒業成均公徒步往來不憚勞伯兄卒其長子商於外少子穉且無主母公識其室中物長子歸錙銖無失也嘉靖十七八年及三十二三年間大祲穀貴公減值貸人於嘉祥鉅野之

境約三千石後旱蝗相繼盡焚其券弗問黃暹人有償以第宅者拒弗受其人亦不復取遂成間田鄉人以爲美談前後濟人婚喪不能悉數二十六年河決曹城壞僉議改築費約萬金公曰水可擊垣可補奈何改作當道者從之民稱省便時倉庾蕩然新穀又未登公出私廩數百斛賑貧又念文廟傾圮而曹人困甚不忍重累則捐金五千餘甯材庀工撤而新之公雅有心計凡所營建既美且固絃誦復振而六年之間傭力者藉以糊口全活不能勝紀撫按藩臬檄下褒獎者三十有七復建坊表其閭士大夫播之歌詩爛然盈帙語具修學記中四十三年河決截沛逆

師竹堂集卷二十三

七

流而南溢運道沮塞肅皇帝臨朝慨歎特命大司空治之工費浩大公聞矍然曰漢人有言賢者宜盡節于邊有財者宜輸粟以助困乏彼奮跡羊豕間能爲此言吾家世受國恩飽食安居不以動念毋論犯厚亡之誠卜式小子寢寢笑人顧予老矣不能荷鍤先迺約米千石佐工餉朱公嘉之建好義彌篤之坊而中丞霍公侍御羅公一時檄下冠蓋相望于道里人以爲榮有司每舉鄉飲公爲上賓無異議也公萬曆改元八月二十七日無疾卒先期命諸子正衣冠神志弗亂距生于弘治七年五月初九日八十高矣配張氏允孝先生女貞靜寡言勤儉自持內外罔間既

卒班宜人悲思成疾尋亦不起君子謂姑慈若此可以觀婦矣繼黃氏處士隨之女性不妬忌家人宜之張生于弘治十二年正月七日卒于嘉靖二年六月十五日享年二十有五黃生于正德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卒于嘉靖三十六年十月初八日享年五十有一側室何氏賢而有子繼黃主中饋者十七年又沈氏子男四元登太學生聽選兵馬副指揮元發元濟俱太學生荷出也元譽沈出也女一適李繩孫男五士楷士材士木士樸士孫女三庭闈玉映爲善之報不爽哉元登率諸子擬某年月日啟張黃二孺人合葬而蕭君復爲予言幼與元登同師河內婁先生因獲識公狀貌魁梧忼慨論邊事令人勃勃有封狼居胥意常恨不得帥材官劍士獨當一隊如李陵故事報朝廷繇斯以談豈直區區任俠已耶爲之銘曰士欽好義斯何寥廓於維昭勇夙重然諾學役河工捐貲營作賑饑急寔活我溝壑豈其觀之衷所篤樂鄭重表閭過者式恪賢配繼相內則允護鬱鬱佳城熾昌永拓讀此銘刻懋哉靡

師竹堂集卷二十三

八

作

明居野王翁暨配孺人朱氏李氏合葬墓銘誌

予與王君敬民同舉進士聯鑣共榻相得甚驩居無何君理刑大名予讀中秘書郊寺餞別執手泫然泣數行下則

以尊公年逾八十弗便迎養且有仲氏例不得歸養也怡然諭慰別去今年夏予奉使秦隴過真定君適承部使者檄查覈兵獄錢穀諸務驛亭話契潤首詢翁動定君起謝曰老父林壑之性壬申秋迎官廨甫廿日竟還里中數得家信徒步善飯猶昔也予且喜且賀及使竣便過家園則君僕持狀索銘矣東嚮悲怛遂叙翁行誼付君堯諸隧道俾來者鏡焉翁諱稅字朝濟別號居野世金陵句容人大父鵬生訓訓二子長科次翁孝廟末年從父商河南年甫十四性嗜簡編然不爲估俾綴裂獨觀大義有占奇驗者心慕之遂精于易凡決大疑必筮于易故終其身無大過

師竹堂集卷二十三

九

正德中父母相繼卒乃營葬于頓丘之原又數年占籍西華居田家口之北闢塾延師集里中英俊與敬民兄弟游亡少長折節下之一時名士爭趨赴翁二子聞見日廣性樂施予以貧窶告必數給弗厭又爲置產經紀之族叔佩仁賴以植立若寒士尤曲賙給媼黨張君富於財翁常稱貸張以媼故弗爲券旣而不復記憶翁償如數張大義之鄉人詹姓者夫婦老子幼詹沒婦盲待哺于子不得已鬻子營葬翁哀之捐梓槨葬其父仍贖子養母終身邑令訊一盜僧僧誣逮讐者十數人令撈掠甚慘有斃于捶楚者翁拊膺痛憤率眾詣縣庭爭之令雅聞翁賢餘獲昭雪是

年冬敦請鄉飲再三乃就晚年以齒德膺冠帶優游巖數絕迹城市性儉樸不啻酒客至奕甚清言終日澹如也長公之大名跪泣請教翁慨然曰名節難全獄情難究惟廉惟恕可持終身小子勗哉毋以我念也長公奉教惟謹故蒞大名三年詳讞平反人人以爲弗寃然不知翁庭誨得理者咸加額祝翁云翁生于弘治庚戌九月初六日享年八十有五卒于萬曆甲戌七月十九日配朱氏句容大族幼閑女誠既歸翁克盡婦道舅氏卒于頓丘奉姑劉徙居田家口孝養備至劉亟稱孝婦不置遇翁父大父忌辰灑掃設主致慙以薦居野翁姓嚴毅孺人承順終身無忤顏

師竹堂集卷二十三

十

教二子嚴督婉諭不爲姑息待翁側室李如姊妹終始無間言凡翁濟人必力贊之而慈惠貞淑可式閭閻蓋未易枚舉也孺人卒于某年月日距生於弘治乙卯二月十四日得壽六十有九李柔順勤敏內外交譽長公在襁褓乳哺如己出翁起家殷裕贊襄爲多而房帷雍穆弗妬弗忌尤婦人所難者辛未秋八月廿五日卒距生弘治辛酉壽七十有一高矣翁男二長敬民登張元怵榜進士任大名府推官娶張氏繼武氏次錫民縣學生文行如兄時稱聯璧娶杜氏繼劉氏俱朱孺人出也女二長適太學生張一麟次適鄆陵學生胡一鳳俱李出也孫男二若時若宋女

孫一許聘李國明敬民兄弟將以某年月日啟一孺人窆
合葬某地銘曰瞻我彥方式廬表里西華之墟二少並峙
實產哲人胥重國士寧直二少鍾阜毓只厥配惟淑庶亦
並美壺則雍肅適俾彤史借安古壤永錫完祉侈我三槐
爰聆翁誄

明勅封孺人蔡母程氏墓誌銘

中州諸道鉅且難理者無如汝南而兵巡眎守繁劇不啻
倍之奉壘書至者匪臺省有風力則即署資望深重二千
石最良者也蓋雖分臬隱然開府矣丁丑秋余歸省老母
會侍御蔡公出按順天居無何觀察杜公還泗水廷議方

師竹堂集卷二十三

十一

難代者則輟公畿輔監務陟副河憲來蒞茲道余里駐節
地公雅下士時在縱談而不及吏事人之察公色慘弗懌
又若美余得請也者徵詢焉則愴然曰吾父幸健願母苦
多病昔按關內心動移疾歸歸未幾母曰促曰而母繫念
我我善飯無恙而第勉樹立報塞顯揚愈朝夕傍我也子
含淚出迨今心搖搖在親舍恨不縮地爾因慰諭散去今
年新正母訃忽至申父老子弟暨官吏將卒哭甚哀又痛
公西奔攀卧長號相望于道公去數月則走使持狀屬王
子銘之夫闡徽懿以風相闡史氏之職也重然諸以答知
已烈士之行也余即非其人亦何能解按狀孺人程處士

師竹堂集卷二十三

十二

女世爲德化大族生而婉靜閑內誠處士方嚴請子無敢
近獨鍾愛孺人值盛怒孺人在側立解家故饒孺人泊如
也翁歸□□翁益修婦道舅氏□□翁業賈多資而慕俠
好急人之難囊金盡弗問至□□翁賈遂無以爲資孺人
急脫簪珥服玩畀之又辛苦拮据治生家漸裕故□□翁
操奇贏經年不歸知孺人善事舅姑無復內顧也□□翁
雖與賈人游乎乃性喜讀書交縫掖既舉憲副公兄弟則
屬孺人曰大吾門者二子吾以什一榮念汝盡教之孺人
唯唯悉造就外傳夙夜督責甚嚴時指里中佳子弟與不
肖者曰是皆人子而榮辱頓殊汝曹何慕焉二子感激嚮
往有聯璧之譽而□□翁客久故倦游長君有心計則以
貿易付之大倍本業次公得專力於學補邑諸生聲稱藉
甚甲子領鄉書明年成進士司理嘉郡迎孺人邸中郡故
繁又數從部使者行縣每歸必訊雪幾冤獄鞠讞者得無
羅織而力爭不次公出小牘袖中跪誦大畧兒不敢廢三
尺法是咸求其生而得者孺人喜加餐曰天道神明不可
妄殺吾常念斯語恐嚴母地下笑人小子如是吾復何憂
次公頓首受教理郡以平反績最上嘉之召擢御史持繡
斧行部貴州關內畿甸再視禁旅所在雖風裁凜凜而恒
以仁恕行之則慈母之繇也至蒞我汝南案無滯牒獄無

寃民柩鼓弗鳴謳歌滿野方微終惠而甫期扶杖去父老
過鎮淮樓低徊欲歔有疾趨不忍仰視者此與召公之棠
叔子之峴何異哉孺人卒于萬曆戊寅十二月二十五日
距生弘治癸亥九月二十三日享年七十有六高矣丈夫
子二長庭輔次庭臣所謂憲副公也廷輔娶劉氏廷臣娶
戴氏繼劉氏女二長適邑庠生戚玉振次適國子生陳褒
孫男八士元士行士立廷輔出也士英士華士純士南士
信皆廷臣出也孺人性惠慈樂施予里人德之卒之日識
與不識咸涕泣悲悼而生平不喜綺麗遇今上正儲御極
先後覃恩兩膺封典僉謂希曠之榮孺人固兢兢以能貧

師竹堂集卷二十三

十三

能儉檢其身克忠克孝懋其子介福完祉近代鮮傳天所
以報賢母者何昭彰若斯哉憲副公擬某年月日奉靈輿
于仙居長嶺之原堪輿家噴噴所稱吉壤也乃爲之銘曰
絜母之德淑且芳兮絜母之後熾而昌兮帝嘉令儀寵服
章兮神洩幽閔錫壽藏兮仙居長嶺玄之鄉兮旣妥且馨
永發祥兮

明誥封太淑人董母陳氏墓誌銘

予讀中秘書時兩河鄉先生以李村董公母祝詞見委是
時母之賢已式遠邇又十數年而復爲詩寄洛下爲母壽
又一年則聞母訃作誄莫之居無何李村公介憲副劉公

所作狀以誌銘屬匪惟濫竽史局當續中壘之業亦以汝
浴相近通家世誼知母最切爾按狀母周南大族父陳翁
郡名士餼滿未上公車而沒母趙孺人有身臨蓐時適金
紫客傳呼及門翁喜曰貴徵也母生迥異諸女少長婉慧
通曉詩書大義翁撫之惜女也使男將大吾門雖然亦當
大人之門不知何誰足當之自是聘者咸不許李村公父
封侍郎伊泉翁者見而奇之而公家亦雅知母非常女遂
委禽焉母歸婦道克修若素聞者伊泉翁任使好結客不
問家人生產姑殷淑人寢疾嚴急母拮据佐伊泉翁不使
有乏又善事殷淑人得其歡心伊泉翁治博士業無成母

師竹堂集卷二十三

十四

數諷以二親老歲苦祿盡專力農勤紡織俾不缺甘脆奈
何佔俸俟河之清又微諷伊泉翁節飲儉客毋發人過翁
大感悟里中稱爲長者時李村公已有聲藝圃乃一意督
誨母又時時舉目前業儒鮮終者以勵之李村公奮激向
往識者謂斷機和九千載如新也李村公成進士司理廬
州母偕伊泉翁就養惓惓以仁恕平反誠故江北無寃民
迨召爲御史晉陟問卿泝佐留臺亡一事而不以二尊人
訓念也李村公入蜀伊泉翁卒於家而婦劉又故母辛苦
萬狀殫力經營李村公歸痛絕之餘時復感泣母雖愛子
甚而恒責以大義甘鎮命下公重違母側又以遠塞板輿

不便母怡然趣治裝抵鎮諭公曰我雖婦人不習塞下事嘗聞古名將以屯田養士又聞有誘降致恨者小子識之李村公頓首受教故撫廿二年餘經略偉貫西人至今能頌也公數上疏奉母歸不獲未幾擢南少司空人謂曰下去洛不甚遠而司空官崇且無軍旅責母雖春秋高健步善飯必樂行母顧不欲李村公亦以家居適疏請終養上嘉諭焉母謂親戚仕宦如航海茲始登彼岸當與若輩話舊自娛耳母稟受既異生平多陰德咸謂百歲未艾竟以微疾終聞者莫不悼惜中州失賢母云予又聞母性儉嗇雖貴恒服澣濯衣食無兼味虔祀豐賓各適其宜御下慈

師竹堂集卷二十三

五

以嚴相以內肅如也幼善女紅而機警巧悟若別有所承米鹽雞豚諸瑣屑一日不忘或籍或圖數十年可按索之家故力農而未耜占候老于田者莫及也嘗以瓦礫雜積糞爲識家僮得鄰翁錢以糞糞其田母以詰之叩頭服作室匠尺寸稍紊或他詭計以問匠汗縮不能語城西荒田汗菜久棄母投意指闢爲苑建亭榭植花木遂爲洛陽名園之勝至于賑卹貧窶赴人之急有烈丈夫風趙孺人之卒也姨母喬寶育之母事喬不異趙孺人里中舉以爲薄俗勸母介福完祉近代罕儷卒修內誠大董氏門陳翁可謂知人也已母卒于萬曆戊子十二月初七日距生弘治

乙丑七月十八日享年八十有四始封孺人再封太恭人今加封太淑人丈夫子一即李村公堯封娶散官張孝女贈淑人繼娶贈尙寶劉濟民女今娶贈知縣吳瀾女封淑人女二一適朱錫一適戴吉全俱庠生孫男五獻策舉人娶大理評事陳錡女對策增廣生娶憲副劉贊女定策聘鞏昌知府袁桂榛女延策聘舉人王正修女揆策幼未聘曾孫男一玉生聘南京工部主事錢守成女曾孫女四一字庠生呂夾鍾子乾生一字舉人方誠子可教一字廩生史嘉言子洛一字舉人溫溶子廷杞蕃衍昌熾流慶無既寧直大董氏門已哉李村公擬某年月日啟司空伊泉翁

師竹堂集卷二十三

六

曠合葬于邛山上店里之原先期公以卹典請上以公敷歷多樹績而西郵晏然功在疆場慈訓足多且純孝可風並伊泉翁恩卹隆渥信異數也伊泉翁潛德具大司徒孫公誌中不述卽述母徽懿亦彰彰爲洛人稱述者銘曰邛原藹藹曷曷紀榮名寧旣健順同軌賢哉淑人備茲內美天作齊德冀梁足擬篤生名臣宏翊至理得全全昌歸報夫子帝嘉靈範愍倫赫只恩賁玄扇光垂彤史餘慶源源有如洛水維孝維忠銘詞匪綺塵劫變遷佳城弗毀

明孺人胡室陳氏墓誌銘

陳孺人者雄縣令東臯胡君配也孺人光山世族父雲鶚

以學行重閭里子一田邑諸生女二孺人其季也孺人生有異質幼不嬉戲烹飪女紅精巧絕人間父兄讀書輒通大義未笄喪父事母以孝稱逮歸東臯君益修婦道事翁石泉公姑呂夫人躬操井臼咸得其歡心小姑才數歲極意撫育教以女訓及適人分已奩與之東臯君夜讀則以績紡具置几側逾夜分乃寢友人過談藝課業卽淪茗治具不以委侍兒也東臯君用是感激益肆力於學乙卯以春秋薦于鄉無何石泉翁捐館舍東臯君哀毀遭疾孺人晝夜謹視之又曲喻呂夫人間闢萬狀卒伸情事蓋石泉公沒而家弗替誰力哉丈夫子二長孟清次自清督誨嚴

師竹堂集卷二十三

七

切而事呂夫人廿餘年如一日至難矣甲戌東臯君試南宮弗利念呂夫人老謁選尹雒縣畿邑孔道長吏蒞任靡敢時刻違亟迎養呂夫人尸所遺宦邸者公家升斗耳吾已食舅氏夫君之祿且老矣烏能遠涉孺人謂曰兒負備才非不能需一第所以仕者爲姑耳奈何弗往呂夫人竟不行而遣孺人孺人泣曰吾往誰夫人事者且姑家食而吾不家食毋論一邑奉卽大官享能下咽耶呂夫人正色曰汝行吾心愉不則吾朝夕念汝夫是疾我也汝謂誰我事不有長孫若婦哉孺人重違姑命垂泣北上抵治日鬱鬱病未踰年早起覺心動卽欲歸東臯君亦亟遣之至家

則呂夫人病篤矣孺人跪候榻前呂夫人開目喜曰婦來吾何憂孺人籲天請代同呂夫人起卧又旬餘呂夫人卒孺人絕而復蘇力疾治喪致腹塊隱隱里嫗咸歎曰茲情茲事木石銷鑠人何以堪至今年戊寅四月三日竟不起距生嘉靖甲午五月十五日僅五十有五孺人性好施與慈惠有恩內外咸德之卒之日識與不識莫不悲悼此何必期頤哉孟清丙子領鄉書自清弱冠藉甚孫一拭孫女三俱孟清出東臯君擬某年月日葬孺人于某地而請銘于予信陽視光山爲隣封而東臯君雅善予故孺人懿行諭知之夫閨貞烈幽淑之德用風相內亦史氏職也乃銘

師竹堂集卷二十三

六

日姑生能養姑沒用誠他善靡旣孝哉首名受福昌後吉壤是承爰俟彤史永賁玄扁

明張太夫人墓誌銘

南川公守申多善政顧植良鋤惡強禦靡怵以是忤當路慨然奉太夫人遷新安躬耕養志恨拂衣之晚又十數年太夫人始仙去公哀毀幾絕遺長公孝廉君持狀至京師命王子銘之王子爲諸生時辱公國士之遇太夫人在申久徽音懿行人人能道之乃王子獨真且悉也卽公不言且當書之用風聞闈別公惓惓屬哉母馬姓世爲新安六里村大族馬翁三女母仲最賢翁有人倫鑒嘗曰此女不

凡當求佳耦遂歸公公勿有大志為繼母王撫育遊庠存
聲母躬操井日得王驩心夜侍公讀書就燭光紡績夜分
不倦公既登科母益勤儉妯娌四人怡怡乎無間也嘉靖
丙戌公宰芮城蒞任四年清苦如一日說者謂冰蘖之操
雖公天性然內助為多芮人思公至今祀不廢云公自芮
城歸也值歲荒家益貧母無愠色公謂南川公曰貧而無
怨自古難之吾輩讀書堅忍且不易汝母婦人也能如此
異矣癸丑南川公試春宮不第居頃之念二尊人老又多
病也慨然詣銓曹銓曹雅聞公名俾守東平迎養二尊人
咸以芮城事誠厲又二月公捐館歲丁巳復除信陽時溽

師竹堂集卷二二三

一九

暑母見與人汗浹背色惻然不憚抵信陽布衣蔬食澹如
也信陽當吳楚要衝軍民雜處案牘勞瘁母曰吁小子勞
苦休矣而父遺薄田能勤力足供饘粥盍歸乎盍歸乎每
聞敲朴聲恒蹙額南川公察母色有異則跪稟曰兒所撻
皆蠹吾民者歷述其狀母乃解已未陟肅府右史母曰我
聞仕宦類薄王官憚遠地惑也仕貴行志耳但我老不能
偕汝去我不去汝又不忍往在信陽令汝歸此豈王官遠
地耶南川公跪受教曰此兒夙夜耿耿者得力田供甘脆
寧復他親母聞大喜相與還新安貴能貧老能儉極子孫
之娛享清平之樂至是乃卒嗚呼異哉母天性慈仁見蠹

入寒子毋論與不識輒卹之不厭下逮臧獲八十餘年
無怒色惡言少卒之日識與不識咸潸然出涕悲云母生
于弘治己酉七月某日卒於萬曆癸酉之六月某日享
年八十有五十三長光遠即南川公次光世京衛武學生
先卒次光國禮部儒士孫男四長汝楨廩生次汝桓俱光
遠出汝朴附學生次汝椿女三俱光世出曾孫男四長燦
次燦次燃次標俱汝楨出曾孫女四一為汝楨出三為汝
朴出遐齡完祉近代未有也先是公之葬也少司馬
劉公表之憲副李公銘之名賢並祀輝映兩地矣乃今年
某月某日擬奉太夫人柩合葬城西之原王子濫竽史局

師竹堂集卷二十三

三

賢母貞婦例得書銘曰於禕昇異而壽而康相夫教子為
循為良匪嘉內則式于四方神啟佳域厥庶裕昌靈之憑
矣永焉有慶

師竹堂集卷之二十三終

汝南王祖嫡胤昌譜

墓表

明遼東副總兵贈都督同知謚忠勇黑公墓表

忠勇公死事甚烈予集公車已聞遼士言後延世咨遼鎮獲友公冢嗣忝戎君歸為予道之未嘗不矍然東響失席沾衣也今年冬叅戎君走使函幣度關以狀請曰先忠勇之死甚慘朝廷所以褒卹者甚渥雲龍待罪疆場不能膏原潤野上報國恩下雪家難枕戈卧薪曷敢一日忘唯是先君宰木拱矣墓道之碣敢煩吾子慰忠魂而風臣節史

師竹堂集卷之二十四

一

氏職也吾子其重圖之予既壯忠勇公之事而叅戎君之言有足傷心者乃為文俾勒諸石百世之後過者當下馬獻敬吊也公姓黑氏諱春字景初別號西泉其先遼人為虜俘居山後始祖哈密哈率眾內附授都指揮使領建州諸部生廣石廣石生德叟中衰併于別部公甫十歲即能馳射如飛諸仇家相謂不除此兒吾屬無噍類德叟公聞而患之謀內歸未果其所居半邊城山魍為祟人咸徙去公奮然仗劍以十數騎往聞二石相語抄化將軍來謹避之餘鬼屬不足畏公歸以告德叟公曰吾世為漢官夷以漢總兵為抄化將軍爾當以是顯未幾向所從騎以捕魚

師竹堂集卷之二十四

二

冰陷死德叟公歎曰鬼屬之言既驗吾兒他日為大將不俟卜矣於是決意向正德辛巳捧勅從撫順入關天子嘉之仍原秩居廣寧無何以老致仕公承襲才十八而兩目燁燁氣雄萬夫中丞呂公見而奇之曰若能射乎公曰世業也因集諸材官善射者偶而試公三發洞的而弦絕呂顧左右與弓俱不可用因取強弩與之又連洞的呂大驚曰吾始聞穿札貫蝨虛語爾乃知真有若人自是厚遇之復以公弓縣金于市莫能控者惟一會差能挽亦不能發遂有神射將軍之稱嘉靖乙未悍卒陳羊兒執辱撫臣公欲報呂約所厚金鎮夜襲殺羊兒屍于通衢亂遂定而逐不以為功呂公之還也寧遠前屯軍欲邀為亂素為呂厚者盡避去公獨以身衛人憚而不敢動出關再拜而別人以是義之名遂大起公為遊擊把總使按甲東州賊入犯即擊走之以二十騎追至挂牌嶺幾達虜幕而還他日市吏謂守牌者曰東州有驍將白馬陷陣莫敵者諸酋計欲生得之再戰當易馬公故不易一虜直前公曰此射鵰者以大羽殪之取肝實槩上虜號哭引去為錦州千總接甲大興堡會虜至計寡不敵遂開門疑虜虜稍卻公覘知大酋為石頭乃單騎免胄大呼曰石頭汝前日拆箭不犯我邊今竟來不畏天耶虜相顧失色下馬舉手向天拜又

向公拜公亦下馬責其背盟虜謝過解去甲寅由督府千
總擢中固備禦時熱夷夾牆任牧竊發爲患公欲勦之左
右以爲難公提兵數其罪諸夷錯愕鼠竄徙去虜相戒不
敢犯廵撫蘇公與論將公曰將內顧則心分分則勇奪岳
公所謂不憚死者無內顧之謂也蘇爲擊節嘆賞乙未陟
廣寧遊擊歲祲軍多枵腹公極意拊循士爭奮起黑字羅
以二千騎犯細河猝遇于半山公誓衆躍馬直犯其銳虜
大潰幾獲孛羅奴者謂虜據半山仰而擊之兵家所忌廵
撫侯公以問公公謝曰虜據半山我兵猝至不敢驟下則
疑畏生故突擊之而勝稍遲彼必先下乘銳從上攻我何

師竹堂集卷之二十四

三

能克先人以奪其志此自兵法諸君未察耳侯公稱善是
年冬與大將軍楊公照會兵清河虜勢甚熾公請爲先鋒
諸將言賊初入宜避其銳公曰賊步騎遠涉山險我不以
逸待勞反候其成列耶乃先登大破之斬八百餘級楊公
解飛魚服衣之曰今日匪黠侯幾誤公面黑又以其姓故
云明年虜犯薊鎮潘家口督撫王公率諸將連營禦之公
進言曰賊初入勢驕謂我衆雖集相持莫敢嬰也誠分銳
之半必滅此而後朝食王惑諸將議不決公退氣塞不食
虜果大肆焚掠揚揚而去尋以功陞左叅將分守寧前路
部以賈某代軍中有真將軍去假將軍來之譏明年改太

平寨當喜峰口故朵顏秦寧諸夷貢所驕悍要挾王者莫
能禁亟則閉關跳避公開諭恩信虜夙憚公毋敢譁者辛
酉擢遼陽副總兵先是大酋李董剛恃其強盛深爲邊害
公按兵東州斬董剛等十三級東夷望風奔潰呼公黑太
師正月犯清河五月犯東州斬獲甚衆十月北虜犯海州
攻熊岳驛公援之受圍于野場峪虜兵二十倍圍百里公
激厲將士擇最堅者當之日暮矢盡薄戰益力左部持盾
者爲虜奪去公過見大呼取卒頭來卒皇懼突入奪盾還
始解晚就川澤士卒創甚計明日賊當復來舍循還唱名
聲震川谷夜半引歸賊不敢逼翌日過蓋州謀言虜死甚

師竹堂集卷之二十四

四

衆公選騎欲邀之大將軍雲公旨使健官執轡不得發御
史劾諸將罪獨原公曰設主將預爲發遣則熊岳可保無
虞使參遊及時應援則野場尤能取勝怒髮落齒雖吞胡
之氣未伸而華夏之威已振公竟以撫順捷晉三級賜金
幣慰勞壬戌五月虜犯險山公率兵晝夜行三百里大戰
于媳婦山虜潰我兵逐利公馬陷淖中虜自山馳下援軍
不至擁公及甲士老察去見公狀異爭問爲誰公厲聲曰
我黑總兵也快殺我虜喜欲質以求市公怒叱之曰我連
年殺汝血屬欲噉其肉而顧生還我乎因坐虜取被掠十
七人次弟磔于公前公不爲動老酋下馬縛公以行公得

棍批虜虜大怒悉拔刀向公脅公跪公挺立益奮摧擊
糜爛馬不絕口虜裂公四體剖腸胃而去年五十六歲時
老察逸叢林中明日求屍不得老察歸言其狀而夜大風
雨沙石漂蕩公體一無所失遼陽無老少男女皆披跣迎
哭先是有以公與虜俱北者有謂公脫歸者張夫人號踊
曰公素以死誓必死無疑矣而公陷虜日雙白虹貫日府
第羣花邊皆變白色上聞震悼贈都督同知諡忠勇建褒
忠祠祀之莖祭錄蔭咸踰常制降夷言虜獲公甲變恠百
山隆慶三年海西酋長王白復以甲入公初泊甲謂函人
曰護背不必精丈夫擐甲有進無退吾結髮與虜戰三十

師竹堂集卷之二十四

五

年未嘗以背示敵老兵迄今尙能言之史嫡曰嗟呼忠勇
以死殉國臣節畢矣復何所言予獨于此見天佑忠貞甚
彰著也公被執而老察與公同公不屈而老察偶逸非天
道曷能如是巧哉昔淮陰侯母死貧無以葬乃行營高敞
地令其旁可置萬家景桓侯卒天子發屬國玄甲軍陳自
長安至茂陵爲冢像祁連山夫二子之功偉矣而忠烈未
聞忠勇公精靈之氣如日中天不必冢旁置守樵牧自不
忍犯而生爲忠臣死爲厲鬼至今敵愾日伸虜魄日奪環
遼諸山孰非祈連哉參戎君能讀父書克光前烈而又善
古詩文大雅自負都使君分闡節鎮推轂方殷天佑忠貞

不惟巧而又遠矣于是東向再拜表之曰有明大都督黑
忠勇公之墓吁寧獨吾人過者歔歔而弔安知虜衆過者
不嘴指縮頸揚鞭向天而誓也哉此表生氣凜然

明戶部左侍郎劉公墓表

汝南故稱多賢予擬叙鄉先生事如傳者舊遠邇未逮也
信陽往會城京師必由朗陵予爲諸生即受知劉公竊有
國士之感丁亥秋北上公延入後堂執手繾綣若有所屬
而未發予抵都未兩月已聞公訃矣又三年公季子憲長
君以墓表委嗚呼此予夙抱也遂泫然擗毫次之樹于墓
道俾後世過者下馬拜焉公諱大寶別號愛齋雖貴鄉人

師竹堂集卷之二十四

六

稱愛齋先生而不以官父好義樂施凡境內祠宇橋梁道
路壞者舉爲脩葺人有緩急輒赴之里閭德翁以爲必有
賢子孫翁嘗夢濟州舟將覆一緋衣偉人出載以歸而公
遂生翁默自負稍長教之甚篤弱冠舉于鄉明年成進士
令晉之高平高平內地無虜患而邊備寢弛胡騎闖入亡
弗爲公危者公至練兵儲糧堅壁清野城門大開聽民樵
採虜不敢犯迄今祠公如一日尋擢吏部主事進掌文選
公益感激嚴除陟杜請託守法奉公置毀譽恩怨于勿恤
是時分宜父子頗撓銓務通政使文華欲徑轉少司馬公
執不可居久之始卿罔寺馬政久廢視爲故事公毅然綜

駁坐大校以罪時赤縣周瘁復值大祲識者有根本慮公
尹順天力請蠲賑減徵派寬鋪商輦數晏如晉佐司農日
夜焦勞求所以裕國而弗病民者會有清理薊遼之役息
者文致罷歸公不怨亦不辯明農課子恂恂退讓人不知
爲卿貳之貴而樂善好施愈廣父志維風善俗里人受公
賜甚宏不獨惠恤一節而已公性至孝撫諸弟成立始終
弗渝鰥居二十年不畜姬侍此九人所極難予嘗入公內
室見筦籥之類縣之壁卧榻蕭然惟圖史而已焚香烹茶
僅二童子予爲嘆息者久之緋衣偉人之夢夫豈偶然也
公之捐館舍也訃聞上爲震悼予羣予祭俱溢常格佳城
之思焉爾

師竹堂集卷之二十四

七

明亞中大夫陝西左叅議村南冉公墓表

冉故爲中牟大族科第相望又多賢者蓋村南公尤顯云
公前後作述始終歲序語具張太史所著志中蓋公歿三
年而孫佳走數百里持狀來曰先王父墓道之碑尙虛以
待敢以表請不佞年家子悉公行誼則採志狀與所聞長
老者稍次而付佳公諱崇禮字嘉甫別號村南生而穎異
十歲讀書通曉大義與伯兄運判有聯璧之譽而人以白

眉歸公嘉靖戊子舉于鄉壬辰成進士授西安令西安附
衛繁巨難理公務拊循不尙擊勳俗生女多不舉則嚴禁
而懇諭之人爲感悟召擢御史清山東戎政慎道逃株蔓
尺籍覈而民不擾會以王母憂歸服闋不忍去文林公文
林公怒趣之單車適發未幾而訃至公痛自恨責哀毀踰
禮以識未躬含斂也禫除奉璽書按蜀風裁大著坐公誤
改南京廷評轉寺正陞湖廣按察僉事辯冤弭盜行市肅
清而潔己寡交居五年始遷陝西叅議度關太息曰土委
質爲君亦爲親爾吾齒逾艾不能隨諸少年有所建樹而
祿不逮親驅車往來俯清渭瞻太華焉所稅駕耶慨然移

師竹堂集卷之二十四

八

疾歸吏民泣留不獲有追送百里外者公抵家明農課子
以圖史自娛絕迹官府不通貴人竿牘嘗誓以一丘一壑
外非所知也公性友愛輕財重義先世遺產悉與仲季而
所人俸數贍宗族儉以自俸亦以此教家故冉氏子孫人
擬之萬石君云史嫡曰嗟呼士君子處世其譽義慕善者
疇不思皦然終始毋滋指議乎而營營於顯榮汲汲於退
休者何莫非身家子孫計利令智昏有味哉其言之也公
爲名縣令名御史名藩臬急流勇退雖混迹城市而入山
益深豈非神龍不可馴冥鴻不可慕耶優游杖履享清平
之樂至八十一而始化而仲氏以趨庭者撫之廷對其歸

也以養其卒也以毀雖一命未沾而三公爲輕矣孫佳韶
秀奕奕射人天之報冉氏者何宏遠哉公不以余文重而
余文以公重隧道片石逾九鼎矣

明勅封文林郎渭南知縣林溪崔公墓表

林溪翁者今御史崔君廷試父陳留名士以子貴封者也
書皇帝之三十七年予與崔君同薦于鄉越七年君成進
士尹渭南以異績擢御史風裁茂著蓋予與君別十年餘
矣甲戌夏予奉使隴右君爲林溪翁服闋北上相遇鄴道
中停輅話離索甚久君因潛然曰先君行誼子悉知而紀
述又子職也敢以誌託予唯唯別去乙亥持節還則君按

師竹堂集卷之二十四

九

河東請告歸矣又二年丁丑秋予歸省太恭人君時疾愈
北上復相遇鄴道中四年兩值同駐是途異哉君則又潛
然曰曩以誌銘請顧卧疴弗能狀又恐作者弗知先君孤
介少涉濫是孤以諛奉親也暇因自誌矣敢請子表厥墓
予唯唯別去是冬君按淮陽又一年始持所爲誌來予兩
諾矣矣辭翁諱輅字任重別號林溪世爲陳留人父鄉耆
公以齒德重閭里教諸子躬耕供公家稅毋逐末吾不喜
而翁幼獨不好農數從儒生游購書甚富鄉耆公奇之俾
習舉子業翁有至性每外塾歸定省如成人事兄鳴和更
謹母梁孺人沒過哀而事繼母李無殊梁孺人也弱冠補

邑庠弟子員娶朱氏能脩婦道益肆力於學有司校文數
首列聲稱籍甚居無何鳴和卒止義子二鄉耆公緣是悒
悒捐館舍翁辨毀若不欲生祭葬以禮又悼兄亡後撫義
子成立授室析產斯人所最難者翁雖譽日起而屢試不
第年四十乏嗣乃娶周孺人生侍御君六歲即口授孝經
小學諸書稍長課益嚴讀必夜分篝燈相守每太息曰吾
少有用世志今逾艾矣未竟之業小子念之侍御君感激
嚮往寒暑靡輟至於大成他日樹立偉卓爲時名臣則庭
誨之餘也翁既不事進取而里人式之若太丘彥方也晉
投冠服與鄉燕翁益恂恂以節儉論間闕獄牘必求生道

師竹堂集卷之二十四

十

歲飢命多方亟賑全活甚衆隆慶戊辰值覃恩翁及朱孺
人封如例是歲秋侍御君奉璽書閱邊務翁遺書戒曰御
史言官疆場重寄建白弗審則疎玩惕弗振則廢有一于
此咸爲曠職慎之哉侍御奔朱孺人喪既喪事晨昏奉翁
甚謹辛未冬翁寢疾延醫進餌笑曰吾數止此不聞扁鵲
何益之說乎念念忠孝復何言遂瞑是爲隆慶辛未十一
月一日距生弘治己酉十二月五日享年八十有三高矣
翁仁恕洞達諱言人過樂善好施始終不倦侍御釋褐後
惟以修身報國喻無一語及私而視聽聰明健步善飯燈下
誦紫陽感興諸篇擊節琅琅人莫之測也史嫡曰深麓僻

壤多獲修齡然彼遊滋味寡營慮如木豕然無足異者翁生于通都巨邑又瘁神鉛藥既臻上壽復備完祖殆異人哉至于卹兄義子獨行高誼鬼神爲泣食報侍御天道不爽矣世系蕃衍詳具誌狀中

明南岡李翁墓表

小岡李君嘗邀余至尊公南岡翁墓所曰響山渡瀨三里幽徑迂仄入山漸平折而北若升陸然溪澗潺湲田盡膏腴田上秋以池清冷可鑑巨魚游甚適池上門一楹門內竹闌奇花異草襲人衣裾中爲饗堂五間庖湏諸室咸備堂後由石級上爲南岡翁夫婦墓約山之半山不甚峻而龍

師竹堂集卷之二十四

七

從谿嘲環抱拱衛脉隱隱自天目來松楸蒼鬱嵐翠欲流雖不諳青烏子術知爲佳城矣而小岡翁顧指隧道片石潛然曰先君捐館舍三十餘年未能表厥墓歲時莫掃未嘗不攀樹低徊不能去也因出所爲狀跪請曰願吾子留意也按狀翁姓李氏諱桐字伯琴別號南岡先世鳳陽人某世遷信陽勝生海郡諸生娶吳氏生翁吳卒繼陸氏翁幼孤依大父母受業大復何先生年甫十四補州庠弟子員弱冠食廩聲稱籍甚大父母卒祭墓以禮遺弟梓爲傳經授室後掌昌黎教一姊二妹一爲陸出資嫁如一翁少歷艱苦廩金錙銖弗妄費稍買田園勤力耕稼歲有餘饒

與人交亡貴賤賢愚遠近披肝直跡人有謀殫力爲之非其義千金弗視也諸生從游講習不倦貧者反給之由是感激多名士羣居燕飲非其任弗強翁有酒德醉後愈恭人以爲不可及屢試不第迨膺歲薦數年爲嘉靖丁未以疾卒距生弘治元年僅六十配史氏慈惠婉懿事姑陸甚謹陸無子十九孀居完名全節咸謂史氏成之斯又賢于他孝婦遠矣史與翁同歲生至隆慶四年乃卒享年八十三丈夫子二長朝陽領嘉靖丙午鄉書仕湖廣房縣令所謂小岡君也次朝旭郡學生孫七人盡性生員餘讀書能文咸稱偉器史孀曰嗟呼天道人事至微至著莫過于報

師竹堂集卷之二十四

三

應之理合曰昭昭矧曰懵懵皆非也大要乘除損益于其定者觀之耳自予爲兒時聞長老談里人某宜昌而衰某宜衰而昌意甚皇惑未十數年則昌而衰衰而昌若寒暑晝夜勢極而返倏忽如此何論久遠哉老子張弓之說誠有味乎其言之也南岡翁蓋恂恂厚德長者而上壽靡登偉抱弗竟合耶矧耶逮小岡君諸孫燁燁起乃知翁以不盡貽天以不盡報乘除損益之妙又灑然矣

明勅贈文林郎潮州府推官陳公大孺人程氏墓表

戶部尚書郎陳君推關河西務將發謁予流涕請曰應熙不孝二尊人見背勉力襄事庶幾無悔顧父塋于龍山之

陽母葬于沙溪之陽拂同穴之義擬謀遷徙二地俱吉壤
靈實妥焉茲乞表樹諸墓道不知各自為表抑一而已願
先生教之子太息曰合葬非古然而孝子慈孫多合也者
情也其不必合也者義也義與情非二也天地大父母有
合祀者有分祀者不以分而遂分不以合而始各也善乎
延陵季子之言魂無所不之也君父母業已各葬矣又各
為誌銘矣茲又各為表母乃太二乎宜其為表而各樹諸
松楸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也陳君流涕謝曰徵先生言
應熙幾感願合表以慰我二親以示我子孫也按狀公諱
榮字公宜別號西泉相傳漢太丘喬唐有文肅公自河南
固始徙閩建州至泰華公第進士為元提舉六世生希仁
公事母至孝具載郡志希仁生晉齋公晉齋娶黃儒人生
有源即公父也晉齋公隱居不仕依業祠焚香不輟旦于
敗絮中得百金約百兩蓋延人外賈問母病禱而皇皇遺
者俟而還之名著里中晉齋公竟終布衣其捐館公僅三
歲季兩月耳貧不能繼饘粥黃儒人携二子依其父家稍
長督誨甚厲公泣告黃儒人免幸勝薪水願奉母歸歸而
嫂復妬忌饒于伯兄焚其所讀易令其自炊公晝炊而夜
潛誦不輟母拮据佐之伯兄多方齟齬母子私吞聲泣如
是者數年竟貧困棄而治生產稍稍裕為季授室已而應

熙應秋生咸令讀易曰此吾讀而未售者公博洽无精筮
往往奇中豐頤美鬣慨然以節俠自負事母孝竭力娛承
母病延醫躬禱無所不至母卒毀瘠幾滅性送終諸具毫
不令季知也族有構禍者饒于季謂父有遺金季快快願
見詞色公泣曰父死母寄食安所得金弟非感族人言恐
裏事力弗勝耳此當獨任之曷忍遺弟耶季亦感泣公伯
兄子不肖廢產嫂氏嗾伯兄將搆公公捐金市屋割膏腴
田與之伯兄媿見公公待之愈厚排難赴急甚于白為微
鄉人租率用小斛不能償者弗問有聚空舍謀盜者公慰
而資遣之羣惡火感泣去內一族人因而改行公絕口不
道也公澹泊涓潔里人有不善惟恐公知公顧恂恂退讓
夙養輩無弗以身下之者而雅負品鑑其言諸子壽夫貴
賤無一弗驗與厥配太孺人齊德偕隱人擬冀缺梁鴻云
太孺人程氏父諱清字太清其先亦自河南流寓建州母
鄒氏夢月入懷有身已知其貴而孺人幼婉淑五歲能誦
孝經九歲鄰居災父母惶懼奔外獨孺人與其幼弟在榻
默禱曰吾不足惜如三歲孤何亟抱而哭烈焰出時救焚
者據屋脊瓦石亂下孺人取竹箕蒙首緣梯登垣度不能
下默禱如前奮躍而下俱無恙火熄父母號哭將索之灰
爐中有報女童枕兜垣側者趨視得之相持太慟曰吾夫

婦老僅此如綫微吾女永為若敖餒鬼矣遠近異焉孺人甫十六歸西泉公貧依黃氏姑費介女嚴毅少嘗意孺人事之得其歡心當是時孺人上事姑又左右西泉公俾勿內顧及舉二子復躬育之誨之凡西泉公有所施予孺人率慇懃而伯兄謀操戈孺人謂西泉公此不過圖財耳賑族義事政不必較曲直也二子稍倦輒泣對之以是二子感奮巨細咸遵慈訓而孺人治家嚴里嫗勸其少寬愴然曰吾嘗聽夫子及兒輩讀易至嗃嗃嘻嘻之辭知教家非嚴不可然臧獲又煦煦有恩孺人之見遠哉辛酉應秋丁卯應熙前後舉于鄉二季復為諸生孺人獨以西泉公不

師竹堂集卷二十四

三

及見為恨丁丑應熙成進士司理朔州奉孺人往每聆鞠訛倦倦以仁恕諭司理治湖著平反聲其無冤者不頌神君而頌賢母也孺人居湖甚適會幼子訃至孺人痛甚不可留頻發執司理手囑善蒞官惟廉惟慈天道神明森列可畏吾與而別大都不逾一歲復來矣而孺人既歸三迎之皆不往越一年以疾卒無論司理擗裂幾卒即親疎遠近罔弗悲悼斯可知孺人矣孺人見義勇為從子煖子死妻死母死惻然憐之為經紀其葬不稍使失所在湖有巡檢卒妻不能歸號于庭孺人復給之嘗歎家之不睦由姑偏愛諸子諸婦厥生異也婦以愛母之心事姑未有不孝

姑以愛女之心視婦未有不慈實古今名言云孺人為孝婦為賢妻為儀母與西泉公齊德儷美不獨有光于陳氏世乘而已是宜表之曰有明隱君西泉陳公暨配賢淑程氏墓應熙勳問方茂恩郵方渥而不以官闕稱二尊人者所重不在彼也其生卒年月及嗣緒繁衍具載狀誌不復書

明待贈孺人楊氏墓表

隆慶壬申五月王君時化扶母李孺人櫬南返抵家三月尊翁清泉公亦卒越三年甲戌冬禫矣顧念楊孺人不忍發乙亥十一月乃奉孺人北上孺人雅康強無疾中途忽

師竹堂集卷二十四

六

頭眩嘔逆心脾微痛君柅車跪曰母喜靜平生未嘗離鄉土百里外奈何以兒微言冒風雪馳驅遠道為也幸有薄田可供甘旨請自此旋不復願仕矣孺人怒曰吾何疾乍離家耳女不記勿讀書受朴病我夜分績紡淚盈盈下篋笥盡濕非惜朴女慮不學無成也今幸登第聞與女同館者授史局臺省給恩典父母榮顯矣且女受恩未報萬一胡歸耶君不敢言然亦日計一程十二月朔至都孺人病漸劇遍訪名醫診視又日夜焚香禱願以身代十四日竟不起君擗踊長號絕而復甦真若以一官故致母若此子寬喻久之丙子二月素舉南發祖奠廣渠門外君哭拜已

出一紙授予曰此先孺人行狀實不忍一字欺第荒迷無
次子稍叙爲表樹之墓側俾先孺人區區辛苦不泯也因
悲怕別去遂按狀述之孺人姓楊世嵩人清泉公娶李孺
人久未有子而相言楊氏女宜子且貴甫十九歸清泉公
公母張治家嚴大小咸謀以事刻期毋敢後孺人日炊爨
上舅姑食復理浣綴鷄鳴諸瑣務夜又績紡不少休姑伴
不爲憐私語人曰少婦至勤苦陰察罔怨恚每食我舉盃
怡怡孝婦也他日必生子大吾家矣孺人年二十七一夕
夢日墮懷中驚寤次日遂誕時化彌月操作如初時化君
饑啼則抱乳乳已復操作不輟鄰有申趙二媪知孺人力

師竹堂集卷二十四

七

不能兼嘗過乳又時時代勞一日孺人炊正急二媪偶未
過時化饑甚啼異常君大父耆賓公聞之詢其故爲置婢
孺人始少休時化九齡就外傅所以督厲勉諭者備至時
化由此感激向往丁卯辛未兩捷至孺人獨淚數行下蓋
思撫育之難又自憫其辛苦云孺人質樸不辨楮鏹真贖
端重寡言笑繡毅袿麗輒屏去曰吾衣布帛甚安此既不
安且損福也心慈樂施予親疎遠久愛敬如一時化怒管
一僕還前止之曰怒多過管後悔無及兒他日爲官當慎
此鄰婦有傭者必飯之復與米鹽曰婦人鬻力可憐彼綺
羅女寧知此耶奉佛甚虔常蔬食每公姑忌輒泣曰人家

翁嚴婆慈我所遇乃相反今欲見嚴婆焉可得也中年與
李孺人同卧起者二十餘年和悅如一日清泉公畜妾多
競慧黠相傾孺人恩禮遇之人人敬服蓋天性弗妬非以
智術馭人也生子二一殤一即時化君孺人之病革也令
諸孫齊念佛曰帝送劄子來兒接之我不閉此禮燈燭音
樂迎我去矣遂卒是爲萬曆三年乙亥十二月十四日
也距生正德庚午六十六高矣王氏家世語具予所撰清
泉公及李孺人誌中不述惟述孺人之行如此嗚呼王氏
自少保公迄今二百年世世皆一子相續也清泉公逾三
十無子危乎如縊矣孺人感異夢而產佳兒果大厥宗功
亦不細况勤儉慈惠始終如一由斯以談孺人之功王氏
論之耳若其德則閭閻所當法矣論王氏哉

師竹堂集卷二十四

六

師竹堂集卷之二十四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墓表

明烈婦汪氏墓表

殉節死義有植之天性者有資之講說者有時異勢殊不
得不然者有感觸憤激遂自引決者要之死非難而得其
所死為難不能無辨也雖然此丈夫事也而婦人女子往
往尤烈豈賦子獨異有不係其他歟往予紀橫山婦事欲
求其偶而不可得乃于汪氏女事始而悼之為之歛歔繼
而悲之為之墮淚已而壯之為之擊節賞也橫山究山十

師竹堂集卷之二十五

一

載不孤矣汪氏者新安汪洛女也十五而歸畢生竟可之
子力行行蚤孤惟母程大母趙同居甫十月力行偕舅
氏之雲間歸抵富春渚舅氏先發一日而力行暴卒汪聞
哭迎河澌抱屍痛絕投身中流保母急援不得死因勺水
不入口保母婉諭曰子死節甚善如夫未葬嗣未立何汪
悟始進饘粥然亦奄奄如泉下人一切人事如不聞也者
里人慕其賢又少艾多方謀之老嫗黠媪與坐終日見其
哀毀狀不忍發也姑有他訟不解汪氏為代理家事惟姑
之所命或鬻嫁時物佐之訟已姑不歸而居母家汪日一
再候請其歸並以嗣請漫應而已汪不測姑意事之愈謹

姑一日倉皇歸潛舉力行柩與其父竟可合葬焉汪知而
驚號推踴謂王姑趙曰世寧有葬夫而不令婦知者趙曰
咄咄怪事即葬吾子而吾亦不聞何哉相與持炬迹求則
封土成阜矣汪哀絕久而蘇矢諸墓曰妾所不死者冀立
嗣後相從耳今父子同穴亘古所無之事妾何地尋螻蟻
或頭頤地流血破面王姑保母扶之歸汪又泣曰人不
難無婦以葬其夫又何難無子而憐其婦姑惟程舅之言
是聽異日以他氏輿來強抱以升即死輿中已離畢門矣
指其室曰歸于斯死于斯足矣伺王姑保母之息遂自經
死死之日遠近賢愚貴賤老幼無弗弔而盡哀者蓋萬曆

師竹堂集卷之二十五

二

乙酉九月十八日也距生隆慶戊辰九月八日僅十有八
歲云予友從周竟可諸兄也墓古俠烈每讀橫山傳輒廢
書長嘆茲目擊汪氏以狀來曰武臣不肖大母蚤寡終身
不服統綺不與宴會茹荼如飴九十始卒與汪並出究山
系也斯豈惟吾宗光哉顧不能少揚徽懿一日不死一日
之恨也今姪婦殉節如此可使三尺孤魂與樵牧狐兔鄰
荒烟蔓草溼耶子史氏也其表諸墓道用風澆漓慰貞魂
于九原猶第二義也予感其意于是表其阡曰有明節烈
新安汪氏之墓嗚呼為臣不忠為子不孝兄弟不友交游
背義俱速回車不但再醮之婦而已嗟呼漢重霍氏之功

而以祁連象其塚安知黃山白嶽不爲烈婦食邑哉

明孺人童氏墓表

童孺人者上海塘行人父叔正母侯氏孺人生而婉靜通孝經內則大義女工精巧冠于一時年十九歸朱公軒公父昇母范氏俱嚴毅難事孺人咸得其歡心公弱多病孺人每顛天願以身代未幾病延于頸瘰浸淫腦後而蹠甚孺人諭以創忌怒當靜俟其平且已有身不論兒女俱喜事勿藥矣已而生女而瘰潰天暑侍者咸避孺人獨手摩口吮抱女慰公且慰且泣公謝曰子事我至矣我無以報子父母老子必能事之第女非男奈何孺人哭曰君斯言

師竹堂集卷二十五

三

欲我他適耶願先死以明志公力疾揮涕止之日子不念我父母耶言畢氣絕孺人慟甚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姑范解之日而忘而夫永訣語乎殉夫而棄舅姑而心安耶孺人爲強粥而舅姑衰老竟以哭子相繼沒孺人絕而復蘇強營葬事毀瘠不可支里媪憐其少微諷之孺人指懷中女此非朱氏血胤耶當與並死見其父地下爾忍抱之呼他人作父耶自是人莫敢言三年喪畢依其父居父亡依其兄而兄又貧欲奪其志孺人嘆曰吾不難一死爲此弱息耳爲人縫紉春浣亦足糊口何栖栖傍人爲乃於其弟之爲母氏後名烈者旁一小室自炊自作備歷辛苦而教

其女獨至舅姑及夫哀忌與其女莫之鄰人及行路問之莫不掩泣孺人節烈大著遠近樂耕侯公爲聘其女即大

泰堯封母也女適侯氏甫十三而能以賢婦賢母稱者孺人之訓章章已孺人自食其力不妄受人一米其壻白村公迎養乃依其女而日夜誨堯封不異自炊自作誨其女時也堯封每從外來必問所與游會有任俠者訪堯封留之飲孺人責曰是里中所稱雄不聞馬伏波之誠哉堯封汗下自是不妄交堯封善病病數瀕死人咸危之孺人獨捐天謂其女此兒他日當充侯宗何慮而堯封果無恙貴顯如孺人言不舛也孺人嘗言男健女順自是大分而男

師竹堂集卷二十五

四

女俱當剛強凡男子失守女子失節俱委靡之由也又曰家業之廢雖關天數而奢情乖忤則受病之源凡此皆閨世名言律身炯誠寧直相以內當誦法已哉孺人生天順癸未十一月初四日卒于嘉靖癸丑十月二十六日享年九十二與其女俱幾望百俱以賢稱可謂異矣乃堯封猶以未及表揚爲大憾嗚呼表揚者果皆節烈耶村谷者果皆湮沒耶孺人始終如是安知不有繼中壘者而闡其徽音乎是宜表之曰有明節烈孺人童氏之墓男子失守女子失節俱當迴車矣

明令人陸氏墓表

自昔隱逸不仕必有同心同德之配若冀缺梁鴻鹿門牛衣之類視象服魚軒不啻腐鼠也彼豔綺縠而薄薜蘿美鼎俎而惡藜藿怨懟棄捐若買臣之妻何限翟公聚散之憤顏遠離合之詠且在閨闈內予讀往史至淑媛賢婦未嘗不咨嗟歎賞不能已已也吳人王百穀文章冠一時而行誼尤高終身不仕君不肯低頭就之者賢內助實左右之矣未春予奉使豫章便過姑蘇訪君半偈齋塵屨促席月下閭門樓依依不忍別視簪紱真如遺跡也詢令人敬慕君潛然久之又六年餘君始以一僮一牘抵都曰予妻歿二十六年表墓之石尙闕所以煩子者匪惟史氏故亦

師竹堂集卷二十五

五

以半偈愴懷鬱而未發又見吾子橫山宛山二婦之作使人慷慨欲躍悽惋欲絕庶幾續中壘之業發陸還之蘊乎嗟夫百穀高士也其自爲令人誌銘已足不朽而復囑予表其墓豈畧黃絹之辭重彤管之紀乎令人名坤寧長洲陸子紹女也母劉碩人子紹祖潯州公邃於易官至二千石學者多從授易子紹世其業出諸生上女四令人第二幼聰慧異常女百穀父守愚公客金昌爲百穀聘焉令人女兄適沈氏大賈也通貨於陸甚厚子紹責培儉於禮守愚公歎曰是安得夷虜之道迫令人二十始歸百穀劉碩人送女白金昌至毘陵道遠頗怨而例沈家婿歆望大哭

百穀母蒯碩人歎之亦如守愚公也守愚公蒯碩人雖歎不與較而內計翁媪之見如此必不善教女乃令人顧柔順事事當舅姑意若雅閑內誠也者是時百穀兄有年妻馮卒中饋筭鑰悉倚辦于令人而令人應之既暇且裕吳俗婦女怠侈成習蒯碩人獨蚤起晏眠辛苦拮据手不釋縫紉身不棄澣濯令人與姑同操屏香澤躬井曰百穀一意講肄疑神不分中外益賢之吳俗好鬼靡然從之蒯碩人既不溺令人尤惡之簫鼓巫覡終不入王氏門里人初大駭後亦有化者未幾蒯碩人卒令人喪之盡禮初守愚公力作致富每謂有年季不問家人生產他日所得不知

師竹堂集卷二十五

六

與仲孰多然曠吾業者季也慎勿以貲畀之令人日夜憂念潛出服御奩笥售之買宅一區默爲經紀癸亥令人病革執百穀手欲歔不勝曰仰事俯育惟君是賴宜爲主饋計毋爲逝者苦也屬纊之夕百穀持繡黼步搖貽令人小姝留念令人已蔽面強開目視女鳳皇曰奈何不與若其精爽不亂如此明年甲子百穀應纂修辟客都下聞守愚公訃奔還蕭然矣歎曰匪吾妻幾不免寄食他人先是百穀習博士家言聲稱籍甚而屢不售令人曰以君之才卽不一第終不湮滅無聞梁谿茂苑食力著書亦足自娛胡役役如此百穀已厭苦進取聞令人語歎曰子能如是吾

復何求嗚呼婦德不外見人知令人以百穀重而不知百穀以令人重也令人卒後殯于無錫西村以守愚公廟碩人及伯嫂未葬也又二十六年爲萬曆戊子仲冬始治墓于長洲西垂白馬澗三葬畢然後啟西村殯葬令人以冢婦殷耐焉禮也是宜表之曰有明高士王穉登妻賢淑陸氏之墓嗚呼伯鸞葬要離塚旁妻子還扶風同穴之義闕如也百穀所治墓當去要離不遠其爲令人銘有虛其穴以俟我之語是又德曜所不能有也雖然延陵季子不云乎氣無所不之也卽謂令人墓與德曜並峙奚不可生卒子孫婚嫁具悉誌中

師竹堂集卷二十五

亡女王氏墓表

世儒每謂子夏喪明此誠過矣顧有弗自由者仁人君子哀之可也謂之非也子命蹇阨十年內喪一女五子元患耳鳴因之益甚此與喪明奚異然方哭泣亦內自慰解第不能如木石無情乃今年春復有長女之悼卧病旅寓陳情乞歸不果閣師愍子於是有關西之役夏杪還家恐傷母心不敢哭有聲母察予抑鬱數相對悲涕追閏月壬申葬於城東周塋禮也哀痛之餘披淚叙此樹之隧道俾來者知子女之可傷且以志子之過也女母孟氏行九其母與子母皆竹塢袁公女孟氏讀書曉大義賢而孝語具予

所誤狀中不述歸子一載九月而女生生九日血疾棄女去子岳家方惑人言罪子置女弗問子母鞠養子然靡依也幼弱多病疢灸諸藥物備嘗而聰慧無比先廣威極鍾愛之每撫抱輒與子母言惜哉閨孺使兒不大吾門耶三四歲已能誦唐宋人律詩六七歲爲講列女諸傳一一通曉嘗鄙蔡琰爲無愧耻子悚然異之性嗜晝夜分秉燭磬薄不味書屋有石田山庄雪霽圖注視其下久而弗去子母戲曰爾能爲此乎女笑不言明日出小幅咄咄逼真然亦卽毀棄弗肯留性慈惠子母嚴毅家人有犯必懇女女婉諭數語雖盛怒亦悅憚如常子母喜閱書史及小說傳

師竹堂集卷二十五

八

奇女遂識字凡古忠孝節俠十記五六遇歲饑或愁霖甚雪必勸子煮粥食凍餒子數困場屋庚午北上女喜曰昨得佳夢父中必矣蓋女澹然無思慮每夢輒驗往下第夢必弗吉與子母相向歔歔迺辛未倖錄禮闈未報捷女已與母相向欣慶矣是年六月子奉旨讀中秘書秋七月女適周生之楨九月從子母至京邸勸增讀書稍怠輒喟然太息楊君遇春守備安慶以軍亂被逮時君相怒甚擬叛逆大辟無敢救者女悲泣累日至爲誦經冀解脫予感之因語震川太史所在爲白其寬乃久繫得不死茲亦未減矣女初不識楊亦非有德子家也癸酉正月子母思歸女

復南還至安陽疾甚數日良愈抵家日纏綿危羸至今年正月十七日卒於家時舅姑夫婿皆之宦因殯中堂之右室惟以不獲見子爲恨又惓惓屬于母弟願依其母側中外悲悼不釋云子奉使瀕發以文言白閣師師曰女子謂嫁曰歸死而依母將焉歸哉且不聞治命亂命耶子意女賢有識依母之言子竊知之有深悲至痛者非亂也顧大義當然雖拂之女必永安矧周坐與女母塚僅里許使魂而有知必精爽往來無間矣女生于嘉靖壬子十月十九日卒于萬曆甲戌正月十七日享年二十有三壻之楨湖廣竹谿令岐陽周君適子女淑行甚多病中十不一二聊

師竹堂集卷二十五

九

書大都表諸隧道永識子痛焉耳

誄

王元美先生誄

有序

萬曆戊子仲冬王生^某以書寄弇州先生於留都先生時爲少司馬答書千言獎予溢分無何獲交長公同伯次年同伯登第先生滿考北上中途晉大司寇舟復南發未幾先生引疾歸王生亦病得請還里始不相聞今歲五月乃知先生之訃前書遂爲絕筆悲乎哉愜劣之軀不能越疆而弔乃力疾撰哀誄遺兒子延世以生芻焚于柩前嗚呼我

明肇興二百餘禩人文之盛遠軼前代至我世宗肅皇帝起自南服王跡踐祚允符響明英儁彙萃應期名世瑯琊歷下吳興南郡南海江都振藻揚休靡由人力迺若著述之富考覈之精宏博之才卓越之識鴻篇使人輟翰片語俾衆斂手未有如王先生者也先生蚤罹家難忍死自汙切覆巢之患迨權奸正法萬象維新始諸仲氏伏闕白冤幽隱之枉既伸耆舊之錄是亟先生敷歷中外馴躋卿孤說者謂先生不宜仕又謂司寇刑官顧名宜惕吁司馬之禍本于嚴氏小相殊死足雪戴天若

師竹堂集卷二十五

十

顧名之語則顏氏之推所謂親以噎終子當廢食已道之矣某丁卯春爲先將軍辯理赴都始識先生於弘法禪寺嗣是大蒙誘引折節亡淪先生文章寰海共推無俟喋喋惟忠孝之志鬱而弗白蓋先生嘗以心事摛毫幾數千言獨以示我知己之誼每爲感涕故誄詞少爲抒憤冀先生鑒于九原而已

於赫皇明開天啟運嘉靖中興藝林競奮婁江毓秀篤生詰人神解鮮儻博雅絕倫弱冠登朝廻翔郎署建牙青州東土康豫旋遭家難棄官遄奔時異偉元血淚暗吞詞伺

孰耽若放是懼混跡銷形疇宣疇籲鳴 哀哉上玄靡爽
西市好還沈寃雖滌愍綸未頒伏闕長號帝心爲惻卹典
鄭重輝映兆域公卿推轂臺省交章爰起田畝薦歷廟廊
公位日崇公心日痛旨釋我責任此幻夢嗚呼哀哉返服
身中精共二氏羽客高僧咸云久視胡厭塵綺冷然何之
不依大士則參大師東岱摧峯北斗懸曜大雅正宗孰傳
孰紹嗚呼哀哉某何人斯遇以國士感德懷知奚啻沒齒
戊子之冬寄我手書斐亶千言展讀欷歔叔度冲雅鉅平
退讓征南淵博平原絕唱以彼美璧形我穢狀謂歲龍蛇
魏公倏薨陰張繼之長城頓傾意切隱憂詞洩于情續墨

師竹堂集卷二十五

十一

未乾公亦自搜嗚呼哀哉望七匪壽躋二匪貴耿耿忠孝
完茲正氣以其餘力抒之簡編三才萬古罔弗精研何論
近代恐亦無前不朽大業結爲長年矧伊詰嗣奕世象賢
介福餘慶惟公得全鑿斯蕪詞聊慰重泉嗚呼哀哉

王敬美先生誄 有序

敬美先生謝南太常少卿歸澹園未幾病卒其友
入汝南王 某 聞訃爲位而哭學士大夫識與弗識
莫不悲悼惜之以爲如此人如此才而弗躋崇秩
修齡不知先生于不生不滅久已了了即以九列
爲高位不朽爲長年非先生意也先生輯世說有

味乎傷逝之篇故 某 不敢如世情豔羨爲哀誄惟
曠括傷逝以伸絮鷄云爾

川嶽降靈哲人是育天道茫昧不貽其福嶺摧高梧林殘
故竹人之云亡爰旌芳郁薰以香燒膏以明煎嗟哉庸衆
竟天天年先生達生其然豈然威明風韻神峯標映一爾
過際永歸寂淨刀掩絕銚准濁靡竟立身行道終始如一
風雨如晦鷄鳴不已豈况三光不欺暗室命也如何數至
於此玉樹埋土情何以堪黃公舊壚緬想沈酣犀塵轉視
疇與縱談載懷索與徑坐靈牀嗟哉子敬人琴俱亡慟絕
寧過俱往之傷婁江湛湛兩岸彌長法度不作風味轉墜
廢斤滋畫輟絃增喟發言莫賞蘊結衷闕生存華屋零落
山丘魂銷南浦淚洒西州虎賁孰肖吾與之遊嗟君素交
誰爲死友既忍引紼復慙執手冥漠胡高夜臺胡厚嗚呼
先生玄纒千古不歸海山當往淨土雙樹涅槃孰樂孰苦
情忘弗忘空華任覩閱子學人漫尋初祖

師竹堂集卷二十五

十二

祭文

祭成國公追封定襄王謚恭靖朱葵亭

維王之先佐命燕山鍾英淮甸維王嗣之精白是將孝友
罔間歷事三朝金堅百鍊光輔太平雲蒸龍變郊廟禋祀
駿奔殷薦講幄蹕從周旋功贊監史玉署總我赤縣嘉謨

造際平臺便殿中使接踵上尊珍饌嗚呼榮哉方隆完社
宜享遐算喬木胡萎摧我直幹嗚呼悲哉帝聞震悼無已
宸眷王爵美謚奎章輝煥異數殊恩桓桓就冠嗚呼盛哉
維王德懋慶流後彥維弟太傅勤勞靡倦禮樂詩書文武
是靈王順且寧復奚遺憾某等濫竽史局役役筆硯雅聆
玄譚時辱清燕老成日遠愴焉永歎東園秘器旌璀璨
爰象祁連師徒營繕芳挹潔隄詞灑獻鬱鬱佳城平楚
目斷

祭誥封少師張公

嗚呼茫茫大界孰秉其全釋歸缺陷理勢則然於維太翁

師竹堂集卷二十五

十三

鍾毓獨厚介福完祉雲集輻輳孰不有配德耀敬姜內則
出緒實發其祥孰不有子爲帝師輔翊贊熙昌勳塞寰宇
仲首晉士孫競禮闈聯珮丹陛接武黃扉莫艱者壽踰七
黎八洛社耆英高風賢達褒封鄭重貴極人臣腰圍虹玉
此錦華身嗚呼人得其一已足豔稱公獲其全乃如不勝
貴而能貧高而彌邵樂終丘壑憂先廊廟是曰大老胡不
百年留斯未竟以還於天帝聞哀訃震悼無已渥卹殊恩
疇克比擬東園秘器題奏黃腸封符馬鬣碑煥龍光中條
崔嵬爰作華表世澤源源大河滌繞功由已出祿自天申
終始盛美今昔幾人某等猥以樛材相君培植國士之感

沒齒寧易未操几杖永憶泉臺三圖咫尺庶幾歸來敬採
幽蘭載酌玄露千里隄詞鑒此衷悽

祭張江陵相公代

信美江陵鍾毓良弼感獄以生應期而出熙朝元老名世
偉人清軀類鶴修髯若神受遺先皇恭翼今上輔理希旦
忠貞擬亮社稷爲悅仁義是陳休休弘度蹇蹇忘身百辟
稟成四海禔福遠格邇安刑清民服勞謙頌厚主泰得中
明良嘉會今古奇逢尊曰先生親曰太嶽毗日以專恩日
以渥黑頭作相憂國成絲年未六秩耄耄是疑公貌愈癯
公力愈維夙夜維勤罔恤勞怨厥稟既厚厥養復全生平

師竹堂集卷二十五

十四

無疾展矣永年偶感微疴僉期勿藥箕尾頓乘營星焮落
嗚呼哀哉公之病也上心皇皇玉札珍餌絡繹道傍公之
訃也上爲震悼異數殊恩夜臺朗耀功存宗社名重華夷
是維是毗允稱太師裴垙無私韋賢有後善始善終疑天
特厚某等叨從政府誨愛最深既慙倚玉復感斷金公所
建樹國之著蔡守而勿失寧一永賴昔侍公側今奠公堂
思公顏色畫焉內傷公神在天如水行地佑我國家萬年
長治

同館公祭太師張文毅公

天佑人國惟賢是係龍變雲蒸應期名世於晉材藪靈淑

攸鍾肅皇儲倚公實儒宗早登清華旋參大政府
翊我明聖正身率物開誠布公宮府一體夷夏同風倚毗
方段倭傳駭訃扶杖遄奔摧號長路毀瘠踰禮勞瘁匪躬
狗忠狗孝善始善終帝眷元臣爰虛政府胡弗憇遺喪我
碩輔九重震悼百辟咨嗟匪私之故惜我公家中條巖巖
毓公節概危峻自居清貞永佩大河浩浩毓公壯猷理楚
應變剖決如流斐垣無私韋賢有後全德完社疑天私厚
易名增秩隆渥有加玄扃焜耀青簡分華某等叨侍門墻
猥承誨教感激曲成竊思自效登高西眺鬱鬱佳城木由
築室相向失聲祭酒激詞風悲日暮諒爲明神鑒茲哀悽

師竹堂集卷二十五

五

同館公祭贈太保謚文簡豫所呂老師

扶輿清淑桂林稱冠篤生我師爲時碩彥蚤歲及第譽
詞直望隆贊化寧直代言後學楷模均雍秘館玉署冰銜
洵歷華顯懋繁勞績遂正秩宗廼參密勿簡自帝衷光大
尙中德禮頌厚同心夾轉翊我明后辭榮引疾十上封章
重違恬節俾還故鄉護使給驛輝映遠道怡神葆和恭需
特召懸車雖適望霖甫殷曾幾何時忽以訃聞帝詠不愍
衆歎莫贖師謂已溢人曰不足易名賜卹獨隆清忠
粹德全始全終奕世象賢宋惟文靖師也元宗受經厥盛
某等沒溺下品濫收藥籠竄躡陋質復荷陶鎔分屬師生

情同父子築室末由爲位曷已淒淒桂嶺渺渺灘波緘詞
萬里涕淚滂沱

又代

嗚呼桂林千峯輪菌盤鬱篤生鉅公爲世楷式首起詞垣
迄參密勿東觀橫經西清侍直造士南宮代言北掖外贊
王猷內培至德道足匡時才稱華國夙夜寅清終始純一
處涅不緇鎮喧以寂公德播瑛公文粟帛公操冰霜公量
溟渤憶同鼎軸十載於茲予媿房杜謀斷是資退口公能
偃僕以辭嘉謨嘉猷入告靡遺退口公功公謝不知譬彼
雨露不旣而滋譬彼元氣入人肝脾古稱大臣有譽有訾

師竹堂集卷二十五

六

世人誦公萬口一詞往歲之秋忽罹末疾十疏懇辭矯矯
鴻翼兩朝禁闈出入與俱公逸林泉委勞畀予昔公初歸
帝眷孔殷曰疾有瘳卽爾蒲輪佇聞公來以長縉紳曾未
幾時忽以訃聞國失菁莪人亡典型民愕而呼帝吁弗寧
豈獨吾儕潛爾涕零嗟呼公德足垂萬紀有子象賢克承
世美生榮死哀公亦備矣顧維疇昔獨深仰止爲國慟公
有淚如洗緘詞北風薦以芳芷公神不亡騎彼箕尾
祭贈少保謚文莊乾菴馬老師

堪輿名勝百二維秦秀靈融結寶鍾偉人弱冠藉甚鄉書
首薦禮闈擢穎詞垣推彥學優講幄望重均雍宮端少宰

遂正秩宗帝簡名碩旋正台席海隅翹首興頌平格同心
夾輔倚毗方隆致身盡瘁遽隕厥躬當寧日咨奪我賢傅
優卹易名渥典異數祁連延哀象武功大華何象沛澤
贊工某武胄庸流叨從秘館道德文章服膺欽勉丁丑秋
孟省艱南旋拜辭門墻師爲惻然誠我邇來編摩孔亟毋
戀家園而曠女職黯黯別去釋轡義陽慈幃衰病絕裾內
傷靜惟師言中夜感結詎意數語遂成永訣崇階全德哲
嗣文孫豈直關內寰宇鮮倫上悼賢弼下慙知己著蔡典
刑九原莫起儼詞遣奠西望涕漣諒爲明神返之金天

祭龍山董給諫

師竹堂集卷二十五

七

嗚呼某嘗讀穆叔世祿世祿之說而歎君子立身貽後之
不易也今之世祿大抵武功爾彼其遭際風雲之會遂堅
河山之盟自百夫長以迄上公爲兒稍勝衣固儼然膺官
服俸養此未足爲榮也若夫致身科第有辛苦皓首而不
見錄者錄矣而恒難其繼兩者孰非天哉而德至于世則
有在我而不在天者此穆叔所以深辨也維翁家世積德
孚于神明大宗伯公起家上第爲時名臣倚毗方殷辭榮
而退以其未竟發之于翁奮跡畿闈克紹廷對天子宏開
言路特簡留垣翁亦感激知遇思極論列未幾而疾且不
起淵逝忠讜鬱而弗宣此其痛寧一人耶翁子儀部君弱

冠成名清曹壘譽說者謂無論前代明興以來若翁家者
可謂盛矣抑不知世之豔君家者在德不在祿也某不佞
幸以詞垣晚進追隨宗伯公後塵而以未及宗伯公門墻
爲恨又幸交儀部君因以奉翁顏色妄附世誼于翁之逝
雖爲時悼惜而又竊嘆有宗伯公爲之先有儀部君爲之
後可無遺憾矣儀部君他日崇臚愍綸渥卹爲翁玄扁耀
者尤第二義哉某不能爲韻語又不欲爲諛辭而直述曾
臆既以奠翁又以慰翁而因以世德勵天下翁或以爲知
言也

祭李遵石給諫

師竹堂集卷二十五

八

嗚呼李君生也弗羣降精翼軫毓秀湘鄖孝友天植麗藻
夙聞虞廷對策闕省作吏持法著聲含香甫試青鎖近臣
耳目是寄忠倡新政力攻時相勇奮批鱗默耻立仗帝鑒
其忠嘉而弗罪直振朝野台衡咸待俄聞內艱扶持南奔
倚廬泣血若罔卹存嗟我先子抱冤長逝志感縷縷憤切
精衛開闢闕下投牒本兵敦義略嫌洩我鬱情申誓帶礪
再資世祿匪昵匪明閔詘乃復君雖匪昵我曷敢忘君豈
望報我心則藏往過平靖絮雞慰弔哀毀僅骨愕然驚貌
借里衆彥追送寶林探奇幽壑縱眺高岑歌慙下里誼重
南金分袂幾何忽傳訃報百身莫贖衆口咸悼嗚呼悲哉

人非木石詎能久生先民有訓人貌榮名君爲法吏德善
訛讞繼入諫垣直旌折檻居鄉可式仕靡遠條賦追九辯
詞並三閭匪冠楚材實明之傳求志達道沒寧存順造物
遐邇夢也罔紊未艾之澤大昌厥胤再歷平靖涕淚漣漣
上爲國痛豈獨阿私山陽感舊生荔比德印峯蕭森浪波
悽惻載歌楚些四野悲風魂兮歸來洞子素衷

祭太保朱大司空鎮山老師

蓋聞天佑人國家則必生貞亮篤棊之純臣以翊贊之功
業爛焉耀往紀矣惟公弱冠舉進士牧壯邑卽以循良首
郡吏迫督學則士習正總臬則風紀肅旬宣則保釐著填

師竹堂集卷二十五

元

撫則文武憲佐銓則流品叙至于晉司空平水土佐邦國
卓然爲一時名臣而治河之績說者謂並米盛二公而肩
重鉅任勞怨決作舍之勇折盈庭之議不啻過之橋山之
役竟以剔蠹杜濫忤時而去斯非精忠粹德善始善終者
耶林壑優游享和平之福中外口望復起柄政而公不待
矣豈非天耶守臣以訃聞也上爲震悼追錄往績營兆賜
酌恩卹有加矧有子繼之奕葉象賢竟公未竟又近代大
臣之所鮮儼者復奚遺憾哉某中州豎儒幼習博士家言
公泰河藩卽辱賞鑑收之門墻後通仕籍又時時督誨古
人知己之誼寧逾茲者顧世路多艱萍踪靡定操杖旣乖

執紼亦阻徒有登高西望相向失聲耳千里遙奠抒素寫
哀我師其鑒之否耶

師竹堂集卷二十五

三

師竹堂集卷之二十五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祭文

祭大司馬居來張公

予聞之長老天佑我國家每遇大難必有忠貞文武之臣以靖之若北狩之有于肅愍也討逆之有王文成也定策之有楊文忠也若預知而待之焉者吁三公之功信偉矣然一時一事也如公者筮宰滑邑脫頸于匕首而竟擒巨盜識者已知其雄略追上谷之服猾虜曉城之弭悍將武林之勘定民變軍變即談者且為股栗齒擊無人色矧當

師竹堂集卷二十六

一

之者哉督撫薊鎮而疆場寧謐人握本兵而安攘茂著竟以功高見忌持正叢怨浩然歸矣公之歸也意辟穀長年如公家留侯故事詎意歸末年餘承乘人間世也悲哉哉說者謂公有社稷之功而恒恒以去不能無歎望不知公如航海而免颶浪探穴而出虎口固幸之不暇矣第古人發兵頭鬚為白矧公所遭何時何事幸而底定而神色已憊極矣寧靜澹泊武侯豈不能養生而卒盡瘁以歿此可以知公矣予雅辱公知而武林之事實紀之公之既歸猶數寄書勉以詞林悠悠毋徒坐俟清華故予感公之知慨然不忍糜大官之俸公茲往矣豈徒下惡國士之遇且

上為朝廷惜矣雖然豐功完節崇秩盛名又有哲嗣家賢濟美易名渥卹曾何遺憾所憾者公志未竟耳一觴奠公重之以詞公當以為知言也悲哉

祭大中丞近淮董公

於燦彥詰應運而生嵩朗毓秀淮汝儲精庚辛連第藝圃推英兩宰畿邑循良著聲帝嘉內召擢居多史按浙與貴肅振風紀監築重城金湯頌美爰錄勞勩陟丞大理迺繇卿佐再晉中丞秉鉞兩淮宣布皇稜孰意白壁來此青蠅帝鑒忠直南棘用升簡督三省荒服綏莫惟彼旬冠雄黠鷲悍公計擒之頓彌大亂蠻誓天威士欽神算星馳露布

師竹堂集卷二十六

二

僉曰奇功公曰帝力臣則何庸投杼固釋推轂未逢歸里候用西野明農明農之暇抱孫課子邃閣層軒左圖右史眷戀楓宸優游梓里望重蒼生咸卜再起天不憖遺隕此偉人訃奔問巷哀動朝紳卹典有待華表嶙峋駁歷鉅伐具列貞珉生也童穉質則謏陋公曰可進曲加誨誘既與長君交修競懋公弗鄙夷聯以婚媾永念知遇感激靡諉擬操几杖日侍丘園仙馭易駛邈焉莫接登高南眺泫然涕漣秩崇開府年逾古稀子孫修翮鳳翥飛兩世多繡逾昌有輝完名全祉又烏用秋鬱鬱佳城山川環護行慶發祥恩光無斁靈輿溢駕悲感行路遠莫陟詞鑿此衷悽

祭和石王學憲

扶輿融結莫喻句吳鍾毓偉詰既洵且都兄弟師友二程
在洛藝苑宗工士林矩矱季方聲譽小宋魁名文章道德
疇與之京南北清曹旅進旅退匪三公輕曰二親在帝嘉
恬憺爰重師模俾教兩河廣厲諸儒乃飭經術乃布功令
崇雅黜浮禔躬修行居無幾何乃告歸養青衿泣留行道
為愴既歸杜門壹意甘旨暇與相君容與山水綵娛數載
尊公仙遊凡愛公者毀瘠是憂鷄骨支床竟莫能起彼蒼
何心隕此孝子為子死孝為臣死忠是曰長年天地與終
豈無期頤豈無崇峻何湍弗逝何熾弗燼某雅叨交誼况

師竹堂集卷二十六

三

辱通家間訃驚疑相向痛嗟日落婁江風悲茂苑炙鷄絮
酒傷心眺遠樹劍尚在人琴俱亡聊爾酬酢大塊茫茫

祭宮諭張子蓋年兄

嗚呼以天地為有知耶仁者未必壽賢者未必貴善者未
必慶惡者未必殃若幾于惜惜憤憤者矣以天為無知耶
易著謙益之則書垂迪逆之文輪迴譯于竺西張弓喻乎
柱下又何其昭昭懍懍也君以清粹之姿超邁之見沉潛
之學虛抑之量因龍溪先生得伯安之傳人知其為大廷
之魁詞垣之彥而已而其邃抱宏猷未之知也嗚呼天生
若人應期名世似不偶然乃壽僅五旬官僅五品而又以

去年三月匆匆釋轡今年三月忽忽易簀若故尼之使不

獲大用焉者抑又何也豈天之所以厚君者不在區區之
齡與位即君所自為不朽者不可與螻蛄腐鼠論耶子質
最庸才最陋僻居寡與如瞽無相幸附榜尾同讀秘館同
事史局君不以子為不肖時時督誨而誘引之至于把臂
披襟玄言清嘯博奕談諧靡所不至而予或有所質未可
語妻子者必以語君君亦出肝膽示予不知管子之與鮑
叔自謂知己埒之所生如子與君否也嗟呼子生多病齒
已逾艾官念如不然之灰君則百計噓之俾弗熸滅子廬
居禪除五年餘矣君以書勸駕者三暨予抵都君又極力
游揚從吏不使予知此雖君之厚德然胡可望此于近代
哉嗚呼梁月猶在人琴俱亡徒想芝蘭之契永斷雞黍之
期豈惟輟響于絕絃亦且銷魂于哀籥摧動之餘不能韻
語君之精爽如日在天如水行地當監予心不以幽明間
也

師竹堂集卷二十六

四

祭戶部左侍郎受齋劉公

自古偉人厥生不偶名世應期實天攸厚於鑠碩彥毓秀
天中蚤登上第藝圃宗工筮宰晉邑譽卓異召賓銓曹
藻別羣吏回寺京兆賦奏膚功帝惟國計特贊司農盈縮
講求公私胥辦上法周官窳豔劉晏嚮用政茂勇退愈堅

辭榮返服聚書力田未竟之施詒諸詰嗣濟美象賢日昌
日熾給事內省總憲外臺駸駸無鉅倚俾方來凡厥勲猷
疇匪庭訓豈必厥身迺翊皇運洛中盛事共詡耆英孰意
絕響振此芳聲翁年彌高翁德彌邵幽壑微吟孤峯長嘯
兩河大老一代達尊胡弗久眎胡弗永存嗚呼哀哉世喪
典刑里亡矜式遠邇親疎罔不愴盡嗚呼哀哉某也後進
雅辱深知誨迪誘引久矣我師昨經朗陵獲操几杖尊酒
論文情舒神王猥饒北野執手慙慙曾未兩月凶訃遽聞
嗚呼哀哉百辟愕驚九重震悼恩卹渥隆典垂崇報介福
上壽全德完名發祥流慶爵尊佳城恨寓京華末由南逐

師竹堂集卷二十六

五

緬懷教言爲位而哭生芻遙奠隄以蕪詞翁靈如在格我
永思

公祭少司寇朱東源老師

信美南城盱江環抱姑峯媚融結秀靈應期名世擬降
申甫聳聲廷對駁歷中外所在惠溥緊惟衡陽鎮鑰重鎮
建節開府晉佐邦刑仰酬欽恤如陶贊禹帝嘉茂績筮樞
是界用資弼輔迺瞻初服晦跡逃名托之稼圃杖策以遊
揮塵而談逍遙容與二子承顏翩翩萊綵式歌載舞流慶
發祥聞孫崛起霄達接武矧伊耆舊佇埃旌輪敦趣旁午
胡遽厭氛葆真遐逝返乎邃古里喪典刑國失著蔡云亡

奚補恩卹隆渥琬琰赫奕輝映江許生榮死哀完名全德
疇克與伍追維往歲特奉聖書督學中土某等謝劣濫辱
甄收因獲進取國士遇我何以報之永鏤肺腑山川迢遞
築室莫由西向淒楚千里噉詞爰藉辨香侑以醴脯諒爲
明神鑒茲哀悽陟降几俎

祭贈禮部尙書諡文獻丁后溪老師

巨淮湯湯上通天漢鍾毓靈秀偉詰是見射策大廷多士
獨冠載筆史局三長雅擅爰擢宮寮遂視院篆繼掌成均
士風丕變乃佐邦禮教習館彥晉贊天官譽歸月旦日侍
講闈獨承宸眷啟沃弘多而弗自衒望重揆輔忽罹家難

師竹堂集卷二十六

六

哀毀南奔憑棺淚濺天不慙遺台光掩煥嗚呼哀哉帝聞
震悼恩卹周徧贈諡葬祭光耀璀璨茫茫大衆夢泡露電
全德完祉如師奚憾某最庸劣家世武弁叨讀中祕誨我
不倦永懷國士徒均感戀老母多病遠遊實憚築室何心
執紼亦絆酌泉擷芷用申薄奠南向噉詞涕泣如霰

祭亢水陽神師

於鑠偉詰生晉兆閩雲幢徵異世德華利早冠于鄉旋登
上第譽詞垣輝煌帝制辭榮東觀督學中州振揚功令
近代鮮儔五踐藩臬務操平恕既用馳聲亦因叢妬僉爲
憤億公潛自如堯山返服明農著書待嬰舉火感實改行

式於國中遠亦靡競賢而如愚貴而每下公府絕轍丘壑
命駕葆光歛德庶幾喬松孰期未疾遽爾告終天乎不憖
人也奚贖胡彼之盜胡此不足某媿離素質復顧蒙奈何
溲泐亦收藥籠仕豈謀身才焉用世懼負師門敢忘懋勵
方徵終惠遠聞訃音爲位而哭西嚮沾襟德與功言均曰
不朽有一實歟兼之豈偶人共憾者位勒鈞衡奕世象賢
何必厥身極贈渥卹奚俟來裔琬琰表列雲霞爭麗九州
佳堡預卜新阡封宜馬鬣吉叶牛眠執紼末由築室徒切
江漢東流平水共逝師神在天師像在堂千里瞰詞假我
辨香

師竹堂集卷二十六

七

祭王清泉年伯

於惟公之倣疏兮篤奇服而好修敷清維而酒濯兮初蘭
蕙以自周紛林林其世趨兮獨不靡乎酒流味神明之真
映兮睨榮利于浮漚羌樹德以沃茲兮甘雲卧而天遊相
嵩高之嶺峩兮竄靈氣之所纏繆乃鍾如之人兮固宜鑿
鏗其是傳夫何少微掩芒于二室之顛兮三臺鶴去以悠
悠豈王喬謝凡之有期兮俄羽化而接浮丘玉漿潑漱而
不飲兮石髓棄而弗收時人撫焉莫知兮徒悵望乎山頭
恣相羊其安之兮蹇靈氣之颺颺嗟丹桂之向榮兮方敷
采于瀛洲遊萱花之溢委兮辭帝闈而南投胡厥時未歷

再紀兮大椿忽斷于海陬彼蒼蒼下濟九明兮善闕曾不
少留也繁若德而弗輔兮孰云玄載之易求也憶先哲固
有言兮人也何尤驗厥昆之昌以碩兮是其攸酬渺千古
而考終兮舜跖咸伴朽死而不朽兮抑又何憂獨念乎梁
木之既摧兮望桑梓而悲愁爰隸斯詞以遙酌兮庶來格
而夷猶

祭孟我疆年兄

嗚呼特立之士世不常有所謂特立者隱逸則爲獨行守
令則爲良吏臺諫則爲直臣翊贊則爲賢相卓然自樹屹
如山嶽不可搖撼者也君爲諸生已負康濟之志及成進
士樸素不殊寒士人固異之而益幸昌黎苦心實惠邑人
至今尸祝伏臘如新也躡虛聲者多躋顯要君獨謝絕遊
揚壹行已意稍晉廷評再遷郎署人咸稱屈君泊如也出
鎮巖關峻卻竿牘會與時大齟齬毅然返服論者謂萬夫
望庶幾無媿又久之公議明時輟易起而敷歷清華駸駸
大用而君長往矣嗟呼卓立之士世不長有有之而遽奪
之造物何心豈天所以不朽君者不在名位而因君以風
厲世道者不在存歿耶君潛心理學粹然一出于正而卒
于官寓囊笥蕭蕭惟圖書數卷至不能含歛嗚呼此可以
知君大爲吾榜光矣同年兄弟官都下既哭君之堂又經

師竹堂集卷二十六

八

管俾孤扶柩歸而又爲詞祖君子道吁君可以自慰矣

祭諸曙海工部

予弱冠習博士家言則聞諸紫橋氏以舉業雄藝苑是時君已發解武林矣及予通仕籍君尙國公車未嘗不以爲怪丁丑分校禮闈所錄卷甚奇迨拆閱則君也張申二相公及同事諸公咸賀予得佳士予亦不意得君良自幸也而中丞樂軒周公爲子言君數不利俱其鄉人怨家忌之蓋周公常以御史監試故知之悉予以語君君笑曰有之莫非命也君以例執門生禮甚恭予不敢當則以霍文敏之說辭而以交遊處君授繕部郎所以贊大司空者甚力

師竹堂集卷二十六

九

當事者擬改銓部而君以疾請告良懇僉重君去俾以差往居無何子亦有江藩之役則聞君捐館舍矣悲乎哉君年壯而貌亦冲溢匪止是者且負儔才晚得一第又不獲盡究其用君寬然長者居鄉醇厚不知忌者何心至于造物亦忌此其故不可問矣嗚呼自穆叔與范宣子之言昉世所謂不朽者三而已矣而不知有賢子孫亦曰不朽君行誼甚高著述甚富雖建樹未竟而譽即著非苟祿者矧有子善繼大亢厥宗復奚遺憾哉千里敝詞直抒情慄秋風蕭索登高黯黯不覺淚淫淫下也

祭昭勇將軍方仰橋姊丈

人匪木石鮮有百年齒角冀足嚙乘其全靈鍾英特產于世

世曾以武功顯光裕前後督糧弗擾視篆著勞遂冠楚郢靖警中郊入衛螯下力疾行間身殲軍務弗克生還丈夫報國扁榻是耻朝獲所狗烏憾夕死矧三子者濟濟儒生諸孫競秀益熾家聲獨念我姊備極辛苦不與偕老如鵲拆羽嗟予兄弟幼自亂離速髮種種愛若同胞予父若父子母若母爰及諸侄愛如己有飲食游燕靡弗相從遂隔存歿曷尋舊蹤去年九月六日送別土門執手竟成永訣江生有言黯然銷魂以之悼逝銷何可論敬將薄奠寫我哀悽恍惚低徊愴焉而顧流波迅曜倏屆孟冬登高踴遠落日悲風爰酌寒泉載擷芳芷歌些以招魂歸來只遙遙旅櫬誼正首丘涓告吉壤泉下優游

師竹堂集卷二十六

十

落日悲風爰酌寒泉載擷芳芷歌些以招魂歸來只遙遙旅櫬誼正首丘涓告吉壤泉下優游

祭都閩陳松泉姨丈

憶昔先廣威嘗語愚兄弟曰吾與松泉同庚同爲袁氏壻同承襲赴京吾二人同秣馬從人不及也又同選同掌衛事天下其有若斯者哉已未先君棄諸孤迄今三十年矣乃翁竟壽八旬餘專閩梁素享晚祉也嗚呼是何始同而終異也哉先廣威坎珂茹恨幸而昭雪不及見也愚兄弟于翁之歿奈何不悲乎翁仲子以文藝起家仲孫以業繼跡而佳城鬱鬱環震雷抱瀟水秀靈鍾毓益熾益昌尙

何遺憾耶發引有期恨以薄官羈都署未由效執紼之役
千里遺奠抒通家百一微懷痛先君言不知淚下沾襟也

祭崇府長史南嵐劉公

嗚呼鈞力無私器執功苦用之無當復歸于土睽維鼎彝
珍重終古矧人靈萬寧靡自樹不死云三壽先福五於穆
明公賢書早通歎歷郡縣循良之風肅皇曰賢爰命相崇
先王曰賢終輔幼冲越廿餘載眷顧彌隆卓彼先矩矱式
于汝樂善化南再奉褒舉旋增峻階煌煌金紫超董軼賈
鮪背齟齬淮南仙謠歸壽天子桓桓長君庭訓夙聞明經
起家都運懋勳繫有冢孫空驥遺鴻贊猷司馬建儲上言

師竹堂集卷二十六

十一

少年漆室念深本根孫謀祖德心同爲國改封義沼冊立
豈默僉曰義方邦之司直上感明詔朝野動色公曰懋哉
是惟臣職某神交有年辭祝耄筵世德世祿申重自天非
能渭呂永視彭錢條期汗漫八公與旋淮康哀怨歌杵碩
碩驚計心悸煩冤侘僚阻臨獻欬嗽詞遣祭椿老大年清
芬蘭桂道遠數悠口碑史系薪窮火傳身世遺蛻

祭崇內輔趙北泉

嗚呼中貴人日侍人主寵暱之極易以階亂上下史冊卓
然稱良者惟漢呂強後唐張承業暨我朝懷恩耳惟翁廉
潔之性果毅之才左右崇藩諫行言聽淮康千里安靖不

獲是雖王樂善循理遠軼東平河間而翁之功固不容泯
矣其尤不可及者冢宰公蚤孤撫育督誨殫竭心力冢宰
公感激弱冠魁鄉書成進士敷歷中外所在樹績掌銓兩
京爲時名臣而長公繼起奕世濟美遂爲天中世族之冠
冢宰公言及尙淚承曉不止也嗚呼使翁侍上禁禦其所
勅導當不使前三人者擅美惜屢藩國然亦足不朽矣年
踰八旬康強富貴善始善終復何遺憾哉某雅辱冢宰公
知曩翁以特恩晉秩加服俸汝士夫不以某不佞俾言贈
焉茲奠翁也惟聞潛德以厲親暱無殊往說若夫哀榮福
壽則汝人知翁剛方之靈所厭聞也

師竹堂集卷二十六

十二

祭孝廉胡莘野

嗚呼子覽往紀獨行隱逸之士心高其人如鴻不可慕龍
不可馴然亦隘其峻峭而弗適于用若彥方太丘之徒可
以式俗表里寥寥可易得耶先生行誼具予所撰誌銘自
幸無諛墓之誚是爲大年尙何遺憾顧風日澆趨日下無
貞介嚴憚如先生者以維之將不知其底極桑梓世道寧
無隱憂私痛也哉某雅辱先生之誨反躬內省弗敢弗勉
然標敬而求景之端且爲汗下徒重莫贖之嘆耳靈臺戒
發奠以生芻今之哀誄率多欣豔語是爲生也者先生憤
惋久矣何敢獻之几筵卽爲挽悼語則先生無可悼也故

爲此冀里中後進聞而興起是爲先生之心也

祭孝廉段至菴

嗚呼不佞嘗讀老莊書一以身爲患一以死爲息禮法之士疾之如讐達者以爲二子洞始終之故齊萬物之變而又當亂世人心將化爲魑魅故爲此恣睢放曠之言以醒悟沉迷而不知至理如是有味哉其言之也至菴幼負卓奇爲諸生固欲有爲于時而一柄鑿輒棄去若弁髦浩浩乎悠悠乎如御風而行無與于人世者此豈非于老莊微旨有默契乎哉一疾道然眎歸如飴即君家干木稱逸遺恐解脫未若此也真哉化哉真哉可與拘曲道哉人

師竹堂集卷二十六

三

非太虛又非金石上壽與下殤均之漸滅無迹也而百憂千慮不可盡狀叢之一身淚爲骨肉殫神爲患難稿誰謂生爲樂耶嗚呼至菴返乎真宅何慮何營愚兄弟忝交誼最久而庚兒爲門下婿蓋百年之好焉靈舉將駕深牲酌醴而復告以此文知必含笑無何有之鄉也

祭業師馬南村

嗚呼某幼顯蒙授經門下所以督責淬礪者甚至感激向往遂忘武弁庸胄晉縫掖薦紳未列陶鑄成就豈啻高厚哉迨某登第通籍先生適教海州海人士得先生陋昔絳帳爭副白眉彬彬興起爲南中冠先生倦遊拂衣歸里某

亦請急日侍杖履先生年踰八旬躡健若壯齡奕棋雅謔翩翩乎若安期美門從海上來塵寰也僉以厚德冲襟真心古貌卽弗能長生久眎期願以上弗問矣乃竟厭紛化去也悲哉悲哉先生自幼至老與人處亡賢愚貴賤遠近一以至誠待之無厲色峻言故歿之日亡賢愚貴賤遠近莫不悼惜痛惋此所謂鄉先生沒則祭于社名實無媿矣發引有期某以假滿北上不獲効執紼之役追築室之誼區區感慕悽愴之懷惟付之蕪詞一奠爾

祭處士胡仁軒

關之西聖君子隱居潛德弗耀于樵于漁賣劍明農散金

師竹堂集卷二十六

四

聚書從者操杖過者式廬詰詞燁燁握瑾懷瑜未售而碎與情共歎弱也委順達觀用愉宜修厥齡乃乘乃除烏亦澁盡化蝶籟籟有弟侍御旣翁友于秉憲南臺姜被久虛陟守巴蜀朱轡過閭幸候翁榻執手躊躇在原義仲又焉用除某獲交待御金蘭靡如雖欽翁誼未御翁車里有太丘而弗步趨災雞漬酒平常之墟聊識責沈實以媿子

祭賴懷山高士

嗚呼天道不可知乃今于賴先生見之先生醇謹弗術奇抑抑卑卑暗室不欺明經修行爲人師弟子亦咸有聞于時人有過惟恐先生知寧遭官長台彥方太丘疇克逾茲

先生善攝生母飽寧饑微醺而已弗淋漓雖盛夏靡箴之
纓泣淚亦弗火侵肌清心淡泊聲伎玩好絕弗遺雖貧乎
又有待先生而炊斯人也即不羨門安期何渠不由耄而
頤一疾弗起渺何之嗚呼悲乎哉冀缺梁鴻夫婦竟追隨
門衰祚薄子奚以自持吾將問天決所疑天弗予剖徒連
而憶予昨冬之行也風雨凄其先生送予淮之湄執手不
發意遲遲車殆馬煩回首罔怡倘覬過也而予規吾將解
組從先生藜藿甘如飴先生不待碌碌升斗何以爲高秋
蕭索容易悲千里南嚮陳之以詞予欲希中郎兮不媿有
道碑何限貴而壽者徒鬚眉

師竹堂集卷二十六

十五

祭椿菴上人

往予計偕敷上必上人蘭若寓每談禪宗則引予大雄殿
前巨刻金剛偈晤相與一笑一日予詰之曰一切有爲法
夢幻泡影露電信然矣不知一切未有爲之先何以喻之
上人無以應也丁丑秋予請告歸上人病久之良已已卯
冬至都上人健復常日今冬沒矣予往吊唁舊跡宛然不
勝悲愴既思所談偈語生而驢死而悼俱幻夢也執是以
觀仙家所謂長生釋氏所謂不滅亦夢幻泡影露電耳矧
吾人蜉蝣舜華日湯苦海日熾火宅乃倏爾嬉笑倏爾啼
泣何爲哉弔已命厥徒烹茶啜之而去因紀以告上人想

不如曩之無以應也

祭畏菴上人

憶昔先將軍伏闕時王上人蘭若歸語不肖即遠公之社
弗過矣嗣是不肖追感往蹟每集公車五王上人竟以辛
未登第上人喜見眉宇以爲先將軍茹恨重壤藉此可慰
乃不肖聞斯言淚淫淫下也嗟呼茲豈泛泛旗中翁可疑
哉休沐之暇結駟聆無生之談大滌塵劫曾幾何時遽赴
淨土夫夢幻泡影上人常爲予言之茲不足悲亦不必悲
獨憶先將軍舊遊主客寂寂不覺凄然愴耳信有輪迴當
與先將軍同往西方弗墮苦惱不肖方沒苦海即不解脫

師竹堂集卷二十六

十六

奚恨惟上人鑒之

延世兒以遼功晉秩告墓

嗚呼我始祖考夾河陣亡也我高祖考尙在襁抱時以大
兵後失黃我始祖妣躬負徒涉萬里始陞正千戶追我晉
祖考欲拓世秩從征荆襄管馬渴而飲之蓋三月不解甲
賊平去髮髮爲盡落始進署指揮僉事至我顯考承襲慨
焉欲以功業樹疆場乃爲人誣擠含冤重壤祖嫡兄弟庭
然書生家業衰落間關萬狀始克辯白幼兒延世三歲優
給已虔告我祖宗矣辛巳八月承襲兵部咨送遼東值虜
大舉幸連斬三級昨以首次功叙陞世襲實授指揮僉事

本年三月十九日到任公堂此非祖宗憫家難之頻仍上請于天默垂鑒佑即奮螳臂而竭蚊力也烏能致是哉上翹啟祐之惟艱下懼繼述之不易感激涕零莫知報塞敬再申告並焚關文惟我祖宗永庇俾益昌熾忠孝大闕子子孫孫其敢不勉

禫服祭大恭人

嗚呼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故人子于親之歿必行三年之喪此聖人明訓也然而昊天罔極三年烏足以報聖人恐人子有滅性者乃爲此制之若曰心無窮而禮有限也嗚呼宰予欲短喪遂蒙千古之譏不知喪有實有

師竹堂集卷二十六

七

文宰予所謂實也非文也曷謂實摧踴泣血哀慕皇皇自然蔬食飲水自然獨居屏處自然不與燕會自然不與談笑若夫衰經之服孤哀之稱稽顙之制特文焉而已乃今人並文亦廢甚如春秋桐門右師所謂者不以爲怪如此卽十年何爲故凡深罪宰予者皆未反思詳考者也兒輩不孝自我母背棄以來無能如古人之實萬一然亦不敢不勉獨年齒踰艾身多疾病未能斷除肉味以是爲恨耳嗟夫名曰三年實二十八日耳而此二十八日之內又遠溯古人稍有良心稍知子道者終天之恨何以自釋哉罪積不滅奄及禫除崩裂寸腸穎素難旣亦惟我母鑒之不

忍爲他人道也

師竹堂集卷二十六

六

師竹堂集卷之二十六終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祭文

祭郭相公太夫人

瞻彼鄴下中土名封洄流融衍坤淑攸鍾於曜禕靈壺範
 允懋彤管嗣微璇閨挺秀齊德夫子賁于丘園雀臺之墟
 人擬鹿門維嶽降祥元臣天錫擯彼埋嚮禮容是廻蚤翔
 玉簪晉簡黃扉下賢可哺翊聖垂衣帝曰休哉惟子碩輔
 出緒遡源令儀有姆八旬鶴算一品龍章郡詔勝蹟畫錦
 開堂老勤機杼貴厭穀綺秉禮慎微敬姜並美鯁齒云遐

師竹堂集卷二十七

一

祭誥封一品夫人張母陶氏

嗚呼今之闢揚內範者率侈其遇不知遇信難矣而偶值
 亦多略女貞而詳介福非遡源正始之意矣維靈毓秀名
 門儼德詰士相夫佐郡清白流聲撫育遺孤無殊已出中
 饋允宜前徽克嗣賢母之譽冠於燕趙司馬公起家廷對
 振直諫垣擁旄北門控制左輔經略安攘勳在社稷迨國
 計告匱則界主畫籌戎務弗飭則界握樞筭當是時太夫

人已病信使相繼所以諭司馬公者無非致身報主之誼

司馬公鞠躬盡瘁不敢言私則以慈誨故也太夫人病甚

司馬公休致之疏十數上乃溫留愈篤至于請惡情切持

嘉公孝給傳歸省未幾而太夫人仙去含殮獲親人稱司

馬公純孝所感不知莫非君恩也嗚呼太夫人始終以忠

孝誨司馬公司馬公始終以忠孝副太夫人之訓此跡徒

侈其遇者何如哉八旬上壽一品崇階恩卹隆渥哀榮備

極則中外豔美人人知之固可略也某為諸生司馬公分

臬中州已辱知遇兒子延世持檄遡鎮出入鋒鏑樹有微

勞司馬公嚴覈而請叙焉此世世大惠也司馬公諸孫金

師竹堂集卷二十七

二

吾君與延世習騎射講孫吳矢表見于疆場以是諭悉太
 夫人懿行而某奉使歸里遭先慈之變病卧荒廬不能遠
 出謹遣家僮抒悃太夫人之靈而重之以詞且俾為臣子
 者懋忠孝大義是太夫人暨司馬公意也

祭誥封太淑人董母老夫人

嗚呼古稱賢母非謂相夫教子有功于國家耶然而時異
 勢殊恒難相值是故辛苦拮据而能享子之養十之六七
 享子祿養十之四五享祿養而崇膺榮封十之一二崇膺
 榮封而康強壽考百之一二康強壽考而至期頤又見諸
 孫之有成也雖謂千萬一二可也太淑人實備矣雖然此

但以遭際之盛言爾司空公填撫隴右茂著安攘特簡邦
士旦夕膺樞筦重寄乃念母終養毅然靡奪所謂不以三
公易一日乃今見之出為忠臣入為孝子使悠悠仕進甘
心絕裾者媿死不暇又寧直尋常庭闈娛侍已哉某讀中
秘書時曾為文壽母倏忽十九年今復操文以奠不能不
愴惻然而介福完祉焜耀一時恩卹隆渥嵩若增高洛若
增長矧司空他日簡用所以奉懿訓而揚芳徽者又不止
此雖謂古今一二亦可也太淑人賢母九原有知當不以
區區之言為諛墓流也

祭誥封淑人外大母丁氏暨孝廉述山舅氏

師竹堂集卷二十七

三

嗚呼古稱有是父必有是子而不及慈範豈以中饋之職
而混榻外之譽耶然發祥流慶多本內則姪姒母論已斷
機和丸之類又何以稱焉我外大父雷山以武烈顯我外
大母實左右之篤生舅氏以文行冠申士已薦竟拘
于數監司之檄同儕至今惜之豈非命哉而孝養備至能
以母之貞操表諸閭可謂克子矣母卒于前子亦逐于地
下雖人間極可悲者宇宙間疇不死茲生能養死能隨又
何必慕露電泡影之歲月哉某兄弟幼與舅氏同筆硯同
場屋外大母撫之誨之不殊諸孫今稍成立而外大母不
可見矣予母太恭人亦某兄弟逾期矣泉壤信有知其

聚而叙幽明之感悲耶喜耶當不異人世矣震之麓郡稱
佳城表弟茂亭擬舉雙舉卜吉窆焉其佑茂亭福壽多男
當不俟區區之祝願也敬奠一觴抒此衷悽嗚呼痛哉

祭誥封劉母唐氏老夫人

嗚呼悲哉予向忍操文告夫人耶夫人與子母同庚蓋自
丁丑春分校禮闈得令嗣禮卿沈毅粹雅固知為大受詢
及家世知慈誨為多云夫人生自名族女誠蚤聞迨歸翁
仕雖不顯而佐邑著良績儆戒相成不可誣已篤生諸子
並稱雋彥乃禮卿成進士贊大司農裕國計鳳冠象服用
場內則可謂榮矣而禮卿督儲于外每念夫人輒欲棄官

師竹堂集卷二十七

四

去壬午秋子以恩母奉使豫章便過京口拜夫人閭外夫
人命諸子治具金焦北固爾時甚健也予歸十月老母背
棄又一年夫人亦厭世長往悲乎哉禮卿純孝茲必毀脊
子不能強顏為節哀之慰第以禮卿有重望嚮用方殷贈
卹渥典源源未艾也而子病卧荒塋念灰神槁盍盡有期
顯揚無覲子母雖與夫人同庚又安得與夫人同福哉因
夫人而痛吾母不啻初喪千里險詞亦以抒吾哀悽耳精
爽不昧倘地下與子母相見其不慰且勸乎情至之語惟
夫人鑒之

祭誥封夫人何母高氏

聞弱質委身中饋藻識賢括匪宜所思其難一也賓疏瘴
鄉侵觸易斃愚翁清癯若不勝衣夫人事之飲食與居用
不中度優游徜徉至和弗戕其難二也愚翁晚歲無子投
荒遐域乃生用光雖天佑忠鯁俾昌厥後而鍾毓秀傑實
自夫人其難三也愚翁直並朱雲幾遭牽去名同唐介竟
未生還旅櫬幼兒遙遙萬里夫人乃棄墳墓辭父母間關
千狀自我申疆其難四也夫人至申力謀襄事囊有樂書
家無石儲矢心冰蘖可泣鬼神屬志勤儉不間內外其難
五也用光尚幼且多疾病夫人周旋保護備歷辛苦涕泣
勉諭遠就外傳折節向學長老嘉歎謂有父風其難六也

市竹堂集卷二十七

七

嗚呼古垂四德之懿未聞六難之萃愚翁精爽如雷在天
如水在地即相見何恨哉光擢迅奔流波難轉彭殤修短
泡影異言節義何物獨與兩間不朽夫人其亦自慰乎某
讀辱通家詞多憤俗一觴再拜悲愴曷勝既以表愚翁之
孤忠發夫人之潛德抑于用光兄弟不勗風木之哀奮願
揚之孝也哉

祭誥封太恭人陸母

某等義陽鄙人也往歲負笈都門待試宗伯海內雋彥聚
首晤語兩浙人士彬彬甲他省縱談今昔間及母儀乃知
太夫人之賢不可及也是故慧擬大家敬擬德耀孝擬龐

姬教擬軻親諄擬滂母老能勤貴能儉也擬諸敬姜至其
敦比鄰之誼紓窶子之勾振亢散積惠敷遐邇懿德粹精
內則無漏所謂閨閻之良範賢豪之仰成非耶每聆斯述
恨不捧觴稱壽親覲儀刑遠迺孫慎菴公蒞吾申也循良
之政廉敏之行溥洽之識益民無方適流于源考茂于本
雖未捧觴稱壽視曩者徒聆厥述不有間乎太夫人怡神
葆和迎養弗就純祐遐齡將謂層所不能窮序所不能究
某等或他日通籍仕途奔走越土登堂稱壽一慰素悰私
愿方殷訃聞忽至長天萬里瞻望涕零豈貞淑靡常造物
特厚若古賢聖一見亦斯耶逸拜敬詞山川修闊精爽周
聞哀些何為靈其鑒之哉

市竹堂集卷二十七

八

祭誥封淑人舅母何氏

於歆緯靈泉柔鍾順出自華胄徽音淑問卓哉丈夫寧直
閨秀適我舅氏雖鳴做戒舉由以茂詰究防汎晉參京戎
膚功日奏於靈惠慈膠木逮下流慶熾後三嗣翩翩爭馳
競奮鳴于藝圃東節立孤維世振紀俾益孔厚彤管揚芳
母儀不朽是曰永壽明綸慈郵既以子貴亦以貞授壽曰
玄扃茫茫幽物皎如白晝不肖樞惠愛埒鞠育俯愿因陋
欲報未遑星軺歸里倏憑素柩震雷之陽籌筭佳城禎祥
輻輳觀舉之發愴恒激詞將以清耐精爽如存同仁三子

是豎是佑

祭勅封孺人高氏

伊洛名墟實為材數匪毓里儔亦鍾闔秀有美淑懿芳椒宿懋嬪于令人躬操井臼惠浹閭閻孝揚婦舅克相夫子瑾瑜大售秘苑備英諫垣糾繆股肱巨郡專城綰綬循良異績簡在明后雞鳴勸傲象服章繡宜竟內襄聿享上壽胡捐璇闥而御素輶嗟哉蕙蘭擬之蒲柳幽馨靡倫是曰不朽矧產茁嗣大昌厥後萱榮即委槐陰逾茂某等獲交夫子情誼篤厚諭悉婉變用嘉左右風傳丹旌日匿白晝莫罄彤管遙將清酌精爽如新愴焉感舊

師竹堂集卷二十七

九

祭誥封太淑人董伯母劉氏

茫茫大塊疇秉其全齒角翼足理勢恒然於鏗禕靈貞懿婉變徽音介福遠邇欣豔孰不有夫厥配中丞偉績茂烈內贊攸稱孰不有子厥嗣克肖暮史朝經雄詞雅調孰不有孫玉樹瓊枝競拂霄漢奇越歲幾孰不有壽踰七望八文伯之母能勤是法孰不有貴曰太淑人象服鳳冠賁于恩綸孰不有葬佳城萃祉卹典方來玄扃耀只某等雅受慈惠矧屬通家仙駢遄發佇望咨嗟寶婺韜精瑤萱隕色素髮婁婁行道用惻寒泉始冽秋菊落英載酌載擗薦此悃誠悃誠曷既達之蕪誅琬琰球琅爰俟彤史

祭待贈王母楊氏

嗚呼尊靈遠仙逝耶始聞板輿之北上也卜館舍具薪水旦夕南望以為登堂捧觴數娛慈懿曾未半月乃長往耶痛哉痛哉尊靈辛苦環伊兄每述之輒嗚咽不勝夫辛苦于前而逸樂于後此乘除之理也何環伊兄受職在日下亦不少待乎豈生死定數雖一刻不可強抑辛苦于生前顧寵榮于身後造物為是巧歟夫妻道無成嗣續蕃衍則其大者矧為國生賢功不偉哉功不偉哉夫閨閻弱質下之續王氏如綫之業上之贊皇朝無疆之床即使里嫗村媪碌碌無述而遡源出緒亦已不朽况徽則如母有不責形管燿玄扃者乎由斯言之長往何憾耶靈輿南發跪奠某等詞不能藻繪維靈慰之鑒之

師竹堂集卷二十七

十

祭待贈張母胡氏

吾申齒德名位並隆無如我大司徒宮保申臺翁翁諸子最稱克紹無如仰臺公仰臺公薦于鄉已有公輔之望而年位未滿壯齡化去匪有夫人張氏如綫之緒不絕幾何夫人不惟冰葉之操可泣鬼神且篤生二子泣諭痛勉齊驅競爽人謂竟乃父未竟之志繩祖武大厥宗當不俟卜矣由斯以談夫人之功豈渺小哉食報方殷厭氛胡遠豈知其子必能竟父志繩祖武大厥宗吾事已畢歸報夫子

耶予爲史官烈女賢母例得書又從仰臺公游論悉敬誌
夫人發引有期奠而重之以詞用光彤管惟夫人享之

祭待贈袁母劉氏暨茂才廣哥

予聞之長老造物茫茫使人不測若舉兩問而鼓舞顛倒
焉者而後爲造物若人預知某也修某也短某也中斬某
也昌後將廢業弛行坐以俟之而已必盡世皆茫茫雖聖
人亦有不能逆觀焉者惜陰愛日職思其居幸值其定也
可以爲爲善之報不幸而值其未定也亦盡其在我而不
萌怨尤之念此之謂命此之謂教有味哉其言之也孺人
之父爲良吏爲廉吏家世積德女誠所由來矣孺人之夫

師竹堂集卷二十七

十一

爲名士爲端士家世積德乃生哲嗣齠髻即能文至久握
翰者嘖嘖退讓天將昌袁氏非此兒哉乃以勤苦積瘁隕
孺人真愛難割無何而亦逐子去是何造物哉予亦爲此
未定耳孺人徽音遠播歿可無恨古人期頤何限不啻糞
苴而童烏文考名至今輝藝苑也彭殤奚較乎孺人之子
聘予弱息而予視孺人之夫表弟也孺人之夫方有時譽
抑且壯齡哲嗣既可榮孺人而孺人之子地下有知將爲
羊子認環此乃造物哉歸窆有期奠之以酒而又爲是說
孺人母子當言下大悟矣

同母舅祭胡姨文

於惟我姊柔順貞淑本于性成幼以孝稱內外罔間逮適
名家遂閑婦道禮宜舅姑勤相夫子古紀賢烈曷以尙焉
瑣節弗陳感其大者我春山姊丈晚歲乏嗣吾姊皇皇多
方婉諭竟生堯甥撫育教導視已尤甚補弟子員爲邑名
士闕閔益宏蒸嘗攸繼有功胡氏可以恒所稱述者論耶
全德純名神理所佑受茲介福幽顯乃宜夫何微疾遽厭
塵紛嗚呼痛哉瓊蚤失所恃賴姊維持承襲世勳結姻近
翁嗣續繁衍孰非我姊之致焚鬚未酬袂良永憶痛哉痛
哉婦翁母氏爲姊親妹聞姊之訃悲泣更篤修途歲暮臨
奠未能敢率二甥敬承菲儀菲儀之具哀悰是將泉壤寵

師竹堂集卷二十七

十二

榮尙需用慰二祭節婦曾母祝氏太夫人
嗚呼母之堅操苦節可貫金石可泣鬼神人人知之無煩
頌讚已獨子澄之罹大難而母志弗渝則人未必知也古
今稱賢智母不曰曾母趙母哉然殺人之言三至而不免
于投杼代將之間甫行而卽虞其連坐知之而未能信信
之而弗能止其可悲一也子澄幼孤母辛苦撫育誨以儒
業聲燁燁震藝圃取青紫拾芥耳子澄見疆場多事慨然
有請纓投筆之志鄉人竊笑母曰兒有奇抱聽之既而果
樹戰功于海關迨貝錦點人圖扉對吏死灰遭溺寧復望

然母以理自解靡咎靡動牛乎特爨璧也竟完他日副聖
至拊髀之思膺大將推轂之任發源出緒知子之志智固
卓矣成子之名功不偉歟奈之何子澄方秉耜圖奉母遠
駕輶長往耶悲哉悲哉某竊蔭梓里雅入蘭室擬瑤萱永
茂而寶婺猶光生未登堂沒阻執紼登高南眺潸然涕零
遙奠一觴據此衷慄嗣徽彤管爰慰玄扃惟靈鑒之

祭節婦孟大孀鄭氏

靈生淑美產自名家女訓夙閑兼承指誨迨適鉅門益彰
婦道夫子蚤逝矢與同歸論之百端抑情從義屏去綺縠
苦節終身遠近咸欽鬼神爲泣觀風屢上方事表揚胡弗

師竹堂集卷二十七

十三

少需一疾長往松筠金石百代恒存彼二心者過閭頽泚
夫人之功不其大歟某忝姻末雅鄰孟母遙聞訃報執紼
末由南望伸詞臨風悽惻

祭陳母程氏

古之賢母見子治獄平反則喜爲加食嗚呼推此心也子
之禔身蒞政寧有過舉耶往會閩士問其鄉貞淑可爲女
師者僉稱陳母迨丁丑春始識厥嗣司理君詢其家世而
母之懿行益詳司理君之泊潮獄也持哀矜仁恕之心洞
羅織鍛鍊之弊一時詳讞全活甚衆每謂僚友曰天道神
明不可妄殺母氏惓惓之訓也奈何弗慎乎子聞之南向

矍然母存心若此福壽當無既也曾幾何時母遽棄司理
君去耶村嫗野媪期頤何限大都蜉蝣爾以母之賢自當
揚徽彤管矧司理君奉慈訓以周旋晉用方茂他且渥卹
永賁玄扃可以修短論哉某雅辱通家諗悉相範悲風送
訃惋悼良深遙奠醊詞用慰冥漠惟靈鑒之

祭同館劉年嫂

嗟嗟碩人淑慎柔嘉視彼天球温然無瑕燁燁華閱詩書
纂組視彼苑林翹然有楚善事姑嫜潔奉臚甘視彼蘋蘩
惠時且蠲相維夫君徇翔藝苑視彼琴瑟靜好且變燕御
弗專乃恩斯勤視彼江沱期裕後人鷄鳴示警乃躬斯瘁

師竹堂集卷二十七

十四

視彼魴尾永矢靡悔女也克士婦兮維順造化何知今善
不愆豈謝德音而弗遐考豈謂鬢髮而弗執手鸞章初服
魚翟倏摧雲輻返旆鉛華在帷嗚呼哀哉某等同館追隨
夙仰芳躅云何梁鴻失此內助薄奠醊詞悼茲賢淑

師竹堂集卷之二十七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策 己丑武舉程策

問京營之設所以重本強幹威不若備非常示天下壯也漢之南北軍更而為七校唐之府兵更而為曠騎此二代者皆當承平之世而議變法意者不如是則無以新耳目勵武節歟然武備不加飭而一代之制因以遂壞何也我國家統兵於五府練兵于三大營權輕重強弱虛實之勢至熟也後更為十二團營又更為東西官廳已復為三大營至

師竹堂集卷之二十八

嘉靖間而議論滋煩矣有議汰兵以精簡練者有議募兵以實行伍者有議合三營而授之一大將者有議倣五府而授之六提督者有議京兵戍邊以習行陣者有議邊兵入衛以強根本者此其說孰得孰失歟夫增與減為兩端分與合為兩端出與入為兩端且議增議減議分議合議出議入而一無所效其咎安在茲欲使將無玩愒兵有紀律以庶幾二祖立法之初意則何道而可諸士其藉前箸籌之

御兵者無輕議祖宗之制為也有祖宗之制有祖宗之法

法者制之所托以行也夫虎賁七萃宿屯京師左偏右承中權後勁祖宗之制也敦陳整旅三令五申賞不遺賤罰不阿貴祖宗之法也故國不虛重兵不虛勝民不虛用令不虛行以有法在也法在而制托以行若不能用祖宗之法則法壞不能用祖宗之制則制壞以不能用祖宗法而因以議祖宗之制則法與制兩壞何以明其然耶昔漢之置南北軍也南軍以衛宮城而調之郡國北軍以衛都城而調之三輔兩軍相為表裏而相制伏為後世計至深遠也自武帝增京師兵盡置期門羽林老校之屬又罷二尉盡屬大將軍而南北軍之制變焉唐之置府兵也無事則

師竹堂集卷之二十八

番上宿衛京師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斯亦古寓兵于農之意也至玄宗時衛士浸益其制之初精神足以之號曰曠騎而府兵之制變焉當其更制之初精神足以行其法豈不亦燁然燥雪一時耳目哉乃其後浸靡浸廢元成天寶之季而後觀其害也何也制有所起而弊有所始法者制之所托以行而法之不行則弊之所從始也將將法高帝南軍北軍必不弊將法高宗府兵必不弊向使武帝玄宗思所由弊而遡之以更予所由起補其其漏彌縫其闕而又無所侵撓于其間則北軍府兵雖百世不易可也乃不務出此而徒輕徇一時之見一人之

議故其始也以不能用祖宗之法而議祖宗之制其既也
更祖宗之制而猶存一時之法其終也祖宗之制壞而一
時之法亦壞故議兵者慎無輕議祖宗之法制爲也我太
祖高皇帝設五軍都督府將權分而易制古今善將將者
莫加焉成祖文皇帝設三大營兵分而易練古今善將將兵
者莫及焉洪宣而後兵革不用士不能無引而怠玩土木
之役幾不能軍故于肅愍更而爲團營武備亦稍稍振焉
所謂精神足以行其法者也至正德中兩官廳之設法與
制兩無取矣大抵兵制始未嘗不善而後稍弊弊則不能
無變變而復弊後必有受之者漢之法至文景而弊至武

師竹堂集卷二十八

三

帝而變變而復弊元成受之當漢之末季故不能復振也
唐之法至高宗而弊至開元而變變而復弊天寶受之當
唐之中葉故不能復振也我朝之法至正統而弊至景泰
而變變而復弊至正德受之會當肅皇帝中興之運擴然
大變積習之陋復爲三大營天下乃始復見二祖之制其
所以駕馭諸將吏朝白羽暮黃鉞亦與二祖將將將兵之
旨符焉而天下玩愒久弊實深二祖之法有所行而不必
盡行也至于今二十餘年而京營復弊矣議者見兵之弊
而不精也爲之說曰汰冗兵夫冗兵曷嘗不汰也簡精銳
爲團營而汰冗者爲老營未幾而團營猶老營也簡精銳

爲正兵而汰冗者爲備兵未幾而正兵猶備兵也嘉靖中
嘗議簡精兵四萬人矣難者曰拔十得四其六且安用也
且夫以今之將用今之法則兵不可得而汰也爲夫汰之
不可爲之說曰實行伍實行伍不過清句召募兩端召募
則嘉靖中民兵是已不三年而亡其半彼其易聚易散散
而不可復聚者無尺籍伍符可按而稽也可按而稽者正
備兵也然清句之令下而吏以爲市一兵未具而民已擾
矣徵解既至而軍尉以爲市國未得一兵之用而尉已飽
矣且夫以今之將用今之法則行伍不可得而實也爲夫
減之不可增之不可爲之說曰重將權合三營而授之一

師竹堂集卷二十八

四

大將如嘉靖庚戌之制是也夫舉國之六師而授之一人
非故也將而不賢則豈取此如其得士心而握兵柄旁觀
者寧無置喙也即國家推赤心而任之彼寧無震主之懼
乎且夫以今之將用今之法則兵不可得而合也爲夫合
之不可則爲之說曰分將權分三營而授之六提督如隆
慶庚午之議是也然以三營而立三提督以三武臣而用
三文臣多指亂視多言亂聽師無成命雖多何爲且夫以
今之將用今之法則兵不可得而分也爲夫分之不可合
之不可爲之說曰京兵之弱不習戰也乃始有京兵戍邊
之議夫邊且奚以此爲也如以待戰是委敵也不然則安

用兩軍之士戲而京兵憑軼觀之爲數十年來曾有大建
旗鼓當一血戰者乎戰猶未也習於何有且夫以今之將
用今之法則兵不可得而出也爲夫出戍之不可則爲之
說曰入衛京師以強本也乃始有邊兵入衛之議夫諸邊
之卒列郭而守今簡以入衛虛門垣守堂奧虛所必攻守
所不至非計也正德中邊將嘗入矣所謂四外家者交通
突窺禍機不測說者謂彼見京兵脆弱而恣爲橫也且夫
以今之將用今之法則兵不可得而入也夫所謂今之將
者何也謀帥必於勳胄則其選太隘也協理以旬月驟更
則其權數易也裨將之選太輕則其令不行也部將之屬

師竹堂集卷二十八

五

太濫則其弊難覈也所謂今之法者何也盛爲之聲容而
不中其實則其事玩也多爲之禁令而不考其終則其法
弛也顯爲之舉劾而不程其職則其聽紛也概爲之賞罰
而不鞭其後則其權撓也故以今之人行今之法必且拘
牽必且掣肘必且玩日必且視蔭必且剝軍以自潤必且
便文以自營必且逸于法之外必且舞于法之內而二祖
之制乃始一切廢格而弊端滋起於是議者覩其一不覩
其二覩其末流不覩其本始遂乃議增議減議分議合議
出議入嗷嗷而起不知以此人此法也議增則益冗議減
則益削議合則太重議分則太輕議出戍則滋勞議入衛

則示弱徒日取成制而紛更之而營務日以不振故吾以
爲以今之將用今之法無往而可也若以二祖之法御今
之將即無往而不可也夫五軍者高皇帝之所釐定也三
大營者文皇帝之所練習也則徵我二祖當孰法哉高皇
帝論武臣曰用兵之道先固其本內欲其實實則難破武
備不可一日忘也故以飭武備高皇帝法在也論陸路曰
軍旅之事申嚴號令不可姑息號令明則士有勵心姑息
行則人懷怠志故以申軍令高皇帝法在也論趙宗等曰
軍出行伍不可不整進退不可無節閱騎士弓弩各爲部
分將士私乘戰馬者罪無赦故以肅軍紀高皇帝法在也

師竹堂集卷二十八

六

文皇帝論兵部曰將士爲國敵愾必養之有素而後緩急
得其力無以四方無事將士家恩不周也故以體將士文
皇帝法在也論行在兵部曰聽征將士多以罷弱應數所
簡官須罪之軍士逃逸缺伍當奪所管官俸故以覈軍伍
文皇帝法在也閱武營內指麾諸士卒坐作進退無不如
指顧謂方賓曰節制之師庶幾可用然朕每御師未嘗恃
其已習較操練也故以勤訓練文皇帝法在也是故議法
者與其自爲議不若取故府之載而條奏之柄法者與其
自爲制不若取象魏之憲而申布之有所遏抑吾致明之
有所廢闕吾致行之有所未備吾務成之有所太過吾務

平之如此則二祖之法必行二祖之法行而制可無議也
嗚呼今獨不得二祖之臣而與之行法耳何以嗚嗚議制
爲哉太抵祖宗行法甚易垂法甚難後人變法甚難守法
甚易祖宗不憚其難以貽後人後人舍其所甚易而圖其
所甚難則胡不引漢唐之事觀之耶彼武帝玄宗其精神
足以行其法猶爲厲階况夫法之不行而議宗之
哉蓋洛陽有凌雲臺焉衆木輕重無銖銖相負臺雖高峻
隨風動搖而終無傾倒魏明帝支以大木而壞說者謂輕
重力偏故也彼其以輕重增減分合出入議營制者皆支
凌雲臺之類也

師竹堂集卷二十八

七

問昔人有言天下最不可爲名曰治平夫時際治平
相安無事而曰不可爲何歟今天下治平極矣顧
燕羽靖乎外而柝鼓警于內豈燬藥之萌不在外
而在內歟說者謂邊塞之寇封豕長蛇也郡國之
寇鼠竊狗偷也或又謂邊塞之寇虎狼窺藩也郡
國之寇蜂蠆入懷也二者孰是歟主上神聖統一
寰宇其于安內攘外之策無遺矣乃近者粵盜虔
盜湖盜敢于倡亂雖穿獸金魚自取糜爛而荼毒
吾民亦已慘矣稽之往史有單車而靖渤海之盜
者有抵部而靖冀州之盜者有饗會而靖朝歌之

盜者有開警而靖廣陵之盜者當其時諸盜之勢
固甚熾也而數子不煩徵調不淹歲月弭之甚易
用何策歟其亦可施于今否歟連歲大祲人心易
動賊芒蟻穴胡可以其微而忽之茲欲荏苒風清
演池波靜須何道而可諸士來試司馬以戡定自
負而邁會秦寧釋戈秦矢馳騁沙磧脾睨島嶼無
繇也其先事弭盜之略爲莫夜勿恤助即蘊之遠
者可窺已

師竹堂集卷二十八

八

周禮士師掌士之八成皆所以治盜也後世則邊塞之盜
郡國之盜爲難治邊塞之盜夷狄是也郡國之盜
也論其勢則外鉅而內細論其機則外遐而內通
治之之道內外俱易也失治之之道內外俱難也時有順
逆却有淺深備有疎密變有緩急而得人則最切且要矣
執事以治盜詞而意亟於內蓋觀歲祲而感夫近事者也
桑梓之慮抱心久矣敢不慮一得之愚乎宋儒有言天下
最不可爲名曰治平豈非有大而無以治之則蠱葉易蒙
耶聖人知否泰之相因故不恤否而豫吾保泰之圖知禍
福之相倚故不計禍而盡吾求福之道所以去命常疑人
心永固享國長久而非後世所能及也今天下治平極矣
蠱葉易萌雖無所不謹而內外二寇則尤當思慮預防者

也邊塞之寇莫強胡虜控弦躍馬率數十萬小入小利大入大利封豕長蛇未足喻也郡國之寇則迫于饑寒誘以姦黠昔人譬之遊釜弄池鼠竊狗偷不足深慮此一說也邊塞之寇從古為患聚我精銳竭我飛輓斥埃常嚴訓謀日密虎狼窺藩未易入也郡國之寇則持挺猝起一呼響應昔人譬之門庭肘腋蜂蠆入懷壯夫失色此又一說也由前言之巨細之不論也由後言之遐爾之異狀也比度參伍要諸時勢何如耳我太祖廓清垂統成祖撻伐宏業列聖相承威靈殫赫至我皇上則日月出沒罔弗臣妾三代之盛未之有也顧近者蠶羽未警而枹鼓數鳴粵寇虔

師竹堂集卷二十八

九

寇或盤踞固或汗斧鎮固云么魔爾湖寇則為徒實繁畜志頗異諸郡戒嚴三省震動雖幸雍獮而荼毒亦已慘矣連歲大祲人心易動賊芒洩氣蝥穴壞隄可弗慎耶愚竊以治盜猶治水也善治水者非能遏之使不流也俾勿潰決焉可矣善治盜者非能絕之使無類也俾勿滋蔓焉可矣治之之策更僕未陳而其切且要者保甲宜嚴也奏報宜亟也撲滅宜蚤也反側宜安也豪俠宜收也招撫宜戒也周禮士師掌鄉合聯比之法最為精密後世昉之為保甲非不善也而什伍無制譏察莫辯徒文具耳今宜擇行誼為鄉里所服或強幹有才者優而任之無事則相睦有

事則相助飭團結之規申連坐之令庶詭異無所容而四境輯寧矣此保甲之當嚴者也盜之初起其勢尚微其心尚渙稍見其萌即為申達不可瞬息緩者也乃有司以張大為疑焚劫為諱相蒙相蔽遂至難圖不知兵尚伐謀幾貴先見制人見制利害頓殊此奏報之當亟者也盜之倡亂其始也一亭長縛之而有餘其繼也以大師克之而不足而有賈禍鄰邑幸免去任甚則玩之自固養之自資其所由來久矣厲朝食之氣奮共濟之心星星易燼涓涓易塞此撲滅之當蚤者也蜂屯蟻聚各有渠魁盜欲大其聲勢必誘之以利劫之以威故脅從罔治至仁也亦大義也

師竹堂集卷二十八

十

刀筆之吏不能長慮卻顧務窮支黨而治之豈惟玉食不分亦且噬搜見迫焚書解網人心自定此反側之當安者也宋蘇軾告其君曰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必不為亂小人困于無門無所不至矣此確論也今惟文武二途徵辟且不行况其他乎漢劇孟唐朱克融匹夫耳條侯得之如敵國河朔視之為存亡奈何以其賤而易之耶別立科條廣為羅致資其幹力制其雄心此豪俠之當收者也人君立國紀綱耳賞不及善誅不及惡何以為治倡亂之民神人共憤為招撫所誤者通天之罪亦為消雪揚揚得志俾不共戴天者飲恨而不敢報是歆天下以為盜之利也

元末之謠可爲痛心此招撫之當戒者也治盜之策雖不外此而切且要者在得人耳何也同一兵也或一克敵或一自獲同一藥也或以己病或以殺人不可不察也是故保甲嚴矣不得其人愈孤之擾科索之蠹不如休息之爲適也奏報急矣不得其人誣善要功小隙激變不如鎮靜之爲安也撲滅蚤矣不得其人見利競趨未謀蹀發不如徐圖之爲當也反側安矣不得其人養癰待潰放虎自衛不如鋤惡之爲盡也豪俠收矣不得其人屠沽彈冠椎埋彙進不如甄別之爲清也招撫戒矣不得其人歸正途窮紆難計絕不如受降之爲便也縱橫紛頤未可迹拘通變

師竹堂集卷二十八

十一

神明詎能言悉故曰在得人也姑以漢事徵之渤海之盜得黃遂而靖冀州之盜得張儼而靖朔歌之盜得虞詡而靖廣陵之盜得張綱而靖夫是數盜也郡邑不能制朝廷不能討蛇豕恣食於境內虎狼已入於藩中可謂熾矣而四子者未赴則忠義憤慨既赴則志氣安閒不煩征調不淹歲月洞之眉睫玩之股掌若馴獸承蜩教狙捕蝮無所施而不可皆萬全而動非再試而敗者也愚則謂鉤鋤下令力本之首務也渠帥購名塞源之妙算也募姦誘捕渙羣之秘筴也請壘開舊輸誠之真懷也考四子所處之時論四子所具之略酌其機而毋拘以文師其意而不泥其

迹何詎不可行于今日哉嗟夫盜之起也多歸怨有司藉口腴剝孔子告季康子之語千載不能易也選用良吏輕徭薄賦衣食有餘而又教以禮讓申以孝弟彼亦人耳胡爲以父母妻子仰賴之身受天下極惡之名蹈天下不宥之罪觀天下不可必得之富貴哉雖巨姦大俠未可此論而元氣固邪曷由浸根本實蠹曷由蝕弭盜之效良將良吏自當有辨矣噫此其末耳周書有之撫我則后虐我則仇虐之之甚以征戍之相繼也勞役之弗息也聚斂之無已也三者有一足以致亂而况兼之秦隋之季可爲炯鑒已我皇上親賢遠佞約已裕民無窮征遠討之師無離宮

師竹堂集卷二十八

十二

別苑之役無加賦興利之臣而又振肅紀綱綜覈吏理遇災恐懼弭變憂勤蠲卹頻仍遣使鄭重所謂生之不傷厚之不因扶之不危節之不盡三王迄今僅再見也有君如此而忍負之兩閭雖大奚以容哉今天下沙磧塵清島嶼浪靜梯航重譯俯伏闕庭蓋王會所不能圖職方所不能紀者也長鯨斂迹短狐何爲馬革搃忠蠲背烏奮執事之問毋乃過乎雖然先幾遠覽哲后之宏猷也杜漸防微良弼之深念也危明憂治直臣之苦心也養恤杞懷野人之私悃也忠愛無已執事之情見乎詞矣介冑之士受命忘家宿野忘親援桴忘身內外遠近惟所驅使知有此而已

矣他何計焉

論

人君無所不謹

人君之答天戒也求之于事不若求之于心心與事一也
事不能相貫而心無所不通緣事應心故形用而易窮以
心應事故神用而不滯天也者無方無體維玄維默者也
而吾乃以類求以迹索是之謂不知天不知天者不知心
者也天之心即人君之心天以心警而不能以心答毋論
其疎密何如而相拂亦甚矣無所不謹人君事天之寶弭
災之要也請以是發象山陸氏之意天之立君何爲乎爲

師竹堂集卷二十八

三

民也誠爲民也而以災異示愛之耶困之耶噫難言也天
立君而爲民不得不以至貴至富之權畀之而至貴易驕
至富易侈一有驕與侈之心而民失其所不可勝言矣天
不忍斯民之失所而又不能諄諄焉以命之不得已而以
災異示其示之也雖巨細微顯遠近久速之不同要之懼
人君則一而已矣懼之者非欲其避殿減膳蕃樂索鬼蠲
恤策免之虛文而已欲其儆戒修省去驕與侈之心也去
驕則恭去侈則儉恭儉人君之美德天之心亦民之心也
此理最明此義最切而世儒之言災異吾惑焉公孫弘餘
烈之說啟人君不足畏之心無足言矣若董仲舒劉向李

尋京房翼奉皆通乎陰陽之理極乎陳說之詳而君子不
之取者爲其著事應也孔子書災異于春秋而不著事應
欲人君無所不謹達天之道而通民之故諸子烏足以語
此哉諸子之意亦主于儆戒故區區執象數之定迹挾占
驗之末技而求合于聲臭俱無之表陰陽不測之神即有
所驗君子不道也矧不盡驗哉今就諸子之說而論之仲
舒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錯行其所著玉杯蕃露清明
竹林之屬近于誣劉向憤王氏之盛集上古以來符瑞災
異推跡行事著其占驗曰洪範五行近于傳李尋知漢隗
會以日月消息星辰五行山川變動人民俗考禍福近

師竹堂集卷二十八

四

于術京房受易焦贛長于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用事以
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近于拘翼奉好陰陽律例之占
以方向支干參伍進退五性六情推驗得失近于瓌雖各
有妙契各有奇中然執此以應彼舉顯以覈幽若責券合
符寧直理有不可而勢亦不能也人主喜祥瑞而惡災且
樂佚游而憚檢束百事百中未足動其懼心百事一舛不
以爲微茫不可知則以爲遷就不可信亦將何所不至哉
孔子之作春秋也災異必書至百二十有二之多日有食
之而不著爲某事食也星孛星隕而不著爲某事孛某事
隕也地震山崩而不著爲某事震某事崩也水旱饑螟而

不著爲某事水旱某事饑饉也宮室及列國災而不著爲
某事災也聖人之意若曰天以心警人君何者非當謹之
事人君以心答天何者非當謹之時不但一身一家一國
四海之內當謹也即疆域殊絕亦不敢忽不但一時一月
一歲百年之內當謹也即人代遼邈亦不敢肆譬之人子
之事親不問其怒我者何而起敬起孝之心則純而愈純
譬之人臣之事君不問其譴我者何而自靖自獻之心則
篤而愈篤幸而天心可回天戒可弭也而無所不謹者不
恃之而少荒不幸而天心未回天戒未弭也而無所不謹
者不囚之而少怠必如是而理物之責塞事天之道幾乎

師竹堂集卷二十八

七

雖然春秋不書祥瑞聖人之意遐哉淵矣國家將興必有
禎祥非孔子之言乎是安可以弗紀也是又不然孔子所
謂禎祥者謂機之先見必有致之者不可不謹也人君以
恭儉敬畏爲禎祥荒淫佚樂爲妖孽舍此而求諸玄象堪
輿草木蟲魚之異非天所以立我民所以戴我之意矣是
故和風時雨之潤物而景星慶雲弗問也耕食鑿飲之取
給而甘露醴泉弗問也桑麻蔬果之足用而三秀兩歧弗
問也雞豚狗彘之養生而麟鳳龜龍弗問也溝洫渠堰之
灌漑而河清海晏弗問也材木魚鹽之貿易而嶽貢川珍
弗問也閭閻市肆之得所而重譯至否弗問也潢池菴村

之無警而兩階格否弗問也其心慄慄焉瞿瞿焉惟恐上
鑿天心下拂人欲而又奚計其他哉或曰人君以一身而
統萬物以一日而理萬幾無所不謹是無一快適之事暇
豫之時矣得無厭其煩而苦其勞乎是又不然人君以民
物康阜爲快適太和薰蒸爲暇豫聲色玩好土木甲兵遊
獵禱祠服食仙佛則皆所厭苦者也敬天勤民則無所不
謹憂天虐民則無所不肆自古及今未有謹而弗王肆而
弗亡未有聖哲弗謹庸愚弗肆者也毫厘千里烏可以弗
慎哉然而謹未易言也謹于大者或略于小謹于始者或
怠于終謹于人所知者或忽于人所不知心非純王之心

師竹堂集卷二十八

六

而政亦非純王之政其可得乎必也慎于不覩不聞之際
嚴於方動未動之間爲天理耶則謹而擴充之不使其遂
也爲人欲耶則謹而遏絕之不使其潛伏懼謹非所謹也
則親賢講學以辨之慎謹問弗謹也則箴諫規誨以儆之
懼謹弗克終也則左右前后以維之凡帝王所存憂勤惕
厲之心詩書所紀恭儉畏敬之事咸身體而力行之淵然
湛然無一而不與天對越無一而不與天周旋純乎其純
粹乎其粹無事于謹而自無不謹天心永眷人心永懷位
育參贊聖人之極功王道之能事畢矣故曰慎獨可以行
土道又曰其要只在謹獨此人君所當深思而服膺者也

欲民速得爲善之利

人主激勸天下之大典唯其中而已矣夫中也者無過不及之謂也非惟事之少拂者非中即時之少踰者亦非中焉譬之天焉雨暘寒暑所以生萬物成歲功也反其常則同運而致災淪其期則雖施而致怨人主奉天御世何以異于是乎司馬法曰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爲善之利蓋崑言軍旅而意則遠矣請明其說兩間之內凡有知覺罔弗愛生而況于人乎援枹而鼓環甲而趨冒鋒鏑蹈水火呼吸之頃存亡攸係于此而欲瞋目攘臂而競進膏原潤野而不辭者雖曰教以忠義齊以紀律而鼓舞激厲所以使

師竹堂集卷二十八

七

人視敵如讐視戰如飾者則以爵賞之利焉爾先王知其然也彤弓以賜之鐘鼓以饗之太常以銘之太烝以祭之策勲飲至開國承家凡所以恤勞懋功不少吝惜者非以利誘之也誠嘉其捐軀報上與他庸異也三略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又曰香餌之下有死魚重賞之下有勇夫故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也吁是可以後時也哉奏捷有遲速而吾酬之如水之決而弗壅也戰功有巨細而吾第之如火之熾而弗蔽也惟弗蔽故亡有弗服惟弗壅故亡有弗悅人見士之朝束手而暮多金也皆曰彼勇于致身爲善也而富如此利孰甚焉又見士之朝

荷戈而暮裂土也皆曰彼勇于報主爲善也而貴如此利

何大焉勃然作死終之氣油然而生敵愾之心雖非上以利誘之而下之應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斯鼓舞激勸之機也賞而踰時如當雨不雨後雖雨也何救于枯槁當暘不暘後雖暘也何救于泥瀾寒暑愆候爲舛爲異天心仁愛亦後儒遷就之臆說也人君憲天爲治寧獨賞功一節已哉雖然爲善之利非帝王之師也然亦近古焉降及末世則貴戚近幸濫策殊勲紈袴豎子膏膺上賞即不踰刻徒使血戰之士扼腕刺心陷陣之夫銷骨解體不若不賞之爲愈也故項羽之印刳賢于桓帝之封拜幕府之對簿優

師竹堂集卷二十八

六

于中郎之竈養是可以不慎乎抑此自爲上者言耳若夫冀爵賞而宣力者忠臣之所鄙也計尺寸而效力者烈士之所羞也上下各盡其道是之謂大中節制之兵猶第二義也斯司馬法未盡意哉

順其時而要之以神 已丑武舉程論

聖人之不忘兵也何其爲謀之周而用意之正乎兵也者所以勘亂弭變不得已而用之者也不得已而用之則得已而不用也明矣聖人顧謂認焉無一事之忘一時之意若深憂過計焉者不知勘亂弭變凡以爲民也勘已亂弭已變其爲民也近而淺勘未亂弭未變其爲民也遠而深

迅擊如雷電難測如鬼神斯豫而辨之之術也胡竟擬新
豐雞犬縱之皆知其處善辨者也不然有賊而走耳士卒
不辨而卒與敵遇其不爲雞犬之賊也鮮矣胡可以弗豫
哉昔晉文欲用其民先示之以義以信以禮及城濮之役
曰少長有禮上下和睦民可用矣故一戰而霸彼所謂義
也信也禮也正之謂也彼所謂先示也豫而辨之之謂也
霸者且然而况聖人乎雖然聖人之蒐狩用以供祀仁孝
誠敬無所爲而爲者也聖人之順時用以育物博節愛養
無所爲而爲者也兵家者流窺其淺者遂以爲有所托而
爲之是聖人爲此以愚天下而持其操縱之權不知涉于

師竹堂集卷二十八

三

陰詭聖人不爲也此言一倡巡倖遊獵每每藉口外未威
而內已荒兵未練而民已困信史具載從蹟如新臺釐千
里可不辨哉愚聞古者出師必告于廟其遠也有飲至之
禮皆所以教民孝也未有教以孝而顧愚之音也當萃之
時萬物聚矣王假有廟未已也而除戎器戒不虞繼之所
以奠宗祊培國脉而衛民命至深遠矣聖人于時未嘗不
順而于神未嘗有要也司馬法李靖之論吾直取其豫取
其辨用以保治云爾若夫王者之師仁者之勇與夫聖人
奉天時行神道設教之妙彼惡足以知之

陰德論

或謂王子曰陰德之說久矣不特活人全物雖滑稽戲謔
之間有可以排難解紛人被其利者皆謂之德古今報應
紀之傳記者未盡誣也夫德曰陰德鬼神知之人不及知
者也冀人之知皆鬼神之所惡者也今之拯人于危脫物
于死大抵先有獲報之心又因欲竊名于世如賑饑瘞殞
嫁孤恤阨之類非不爲美談已則善矣置有司于何地昔
人謂思使歸已怨將歸誰大哉公乎其王道之言乎言未
竟王子泫然出涕以悲徐乃謂之曰誰爲子倡此論者吾
懼夫禍天下後世從茲始矣慎之哉慎之哉夫天地之大
德曰生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以建官以立法以垂訓章

師竹堂集卷二十八

三

明詳盡無他焉推是心而已矣聖人不嘗有是故官也法
也訓也亦不能不因時而或渝官良矣法得矣訓昭矣不
曰尊施濟衆堯舜猶病諸耶是故凡可以利乎民濟乎物
雖謂之贊化翊政可也奚恩怨之執哉夫無所爲而爲善
聖賢之心非所望于衆人也世之勉于濟物者可逆探其
心而概沮之耶夫盜賊至惡也感孝子而投刃優伶至賤
也慈故國而殺身未有人而無良心者也無良心者暫蔽
耳蔽之之甚亦未有無一息不悟不開者也如賤餒如瘞
殞如嫁孤如恤阨凡可以利乎人者雖素有冀報之心安
知其見可哀可傷之事遇于前惕然惻然並素所有冀之

心忘之乎又安知其見可哀可傷之事衆人過之曾不一顧出于矯激憤疾勇于爲之雖有冀報之心亦不暇計耶夫以有所爲而爲善者爲沽名將以有所爲而爲惡者爲不沽名耶以損己益人者爲分怨將以已益人損者爲任怨耶有人于此饑垂死卧于路傍一人見之憐而食焉恤焉其心無所覬焉耳矣者所謂無所爲而爲善聖賢也又一人見之曰是人垂死吾救之必德我鬼神當報我人當欽我于是極力救之卒能全活也者是所謂覬獲而沽譽者也又一人見之曰我救是人人將以沽名望報議我視其呻吟輾轉之狀略不少動念也者視前二者何如也嗚

師竹堂集卷二十八

三

呼已不能仁又恐人之仁倡爲陰德不知恩怨孰歸之論俗之守錢慳夫援以自解而好善不篤者聞斯言或生眩惑爲禍之烈若此皆鬼神之所必誅仁人之所深痛者也嗚呼不知者爲陰德凡古人已行紀載彰彰者不知其人自言耶鬼神言之耶如曰自言則非陰德矣如曰鬼神言之鬼神曷能告人也已既未言鬼神又不能言紀載奚從得之若夫恩怨之說則又宰相用人之大體非吾人日用之細事也吾申有張老者好行善事深雪有凍餒欲死者輒煮粥親往食之與以衣有死者瘞之而市人竊笑吾懼其因人笑而自沮也迺著此論且告來世之君子無所爲

而爲者不必言有所爲而爲者亦愈于無所爲而自不爲又寧知有所爲而爲之者不至于無所爲而爲者也語曰作之不止乃成君子

師竹堂集卷二十八

三

師竹堂集卷二十八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辨

月令辨 閣試

月令本呂氏春秋雜舉三代及秦事禮家記事者抄合爲此書中間多先王遺制其夏時所行之政令歟其記十二月之候見先王欽若行政與唐虞曆象授時齊政之意同未可廢也魯文公元年閏三月置閏差春秋傳曰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于始舉正于中歸餘于終蓋戰國儒者猶能知之國語單襄公聘宋過陳大朝覲矣道第不可

師竹堂集卷二十九

行也侯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畋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歸告王曰先王之教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而陳廢之知靈公之將亡也由斯觀之月令所紀其所從來遠矣但其以青陽總章玄堂明堂別爲十二室爲明堂之制後世因之其說不一夫明堂者天子朝諸侯之堂也王者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如曰舜南面而立雍也可使南面皆此義也豈有分向四方按季各居一方之理哉大抵王者居處有常與服物

色有制澤梁無禁警蹕以時其敬天授時順時行政中和之德通于兩間固不必區區于儀文度數之間屑屑求合也愚又觀孟夏命太尉贊俊傑之文而知月令不盡出于古蓋太尉之官昉于秦古未有也呂氏蓋欲以秦法參先王之教耳學者知所慎擇焉可也

說

缺陷說

李交靖公所居湫隘不以屑意築欄壞亦不葺曰豈可以此動吾念哉家人勸其治第未嘗答其弟維及之公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亦可治第但念內典以世界爲缺陷安

師竹堂集卷二十九

得圓滿如意人生朝暮不可保巢林一枝聊自足耳達哉有味乎公之言也夫佛以世界爲缺陷則天地之大人物之微其不能圓滿者勢也隨其不能圓滿者而順受焉豈惟清心省事之助亦惜福保身之道也顧人必欲圓滿與真宰爭何也即以治第言窮土之工殫營建之巧數尺之軀所需能幾然而麗事無鐘鼓曲旃未已也別墅無亭榭臺沼未已也廩藏無錢穀狼籍未已也後庭無新聲麗色未已也心之所思目之所接手足之所拮据而經營者固欲事事圓滿矣不知康寧壽考享此娛此亦可拮据經營否也且已仕而欲圓滿則褻刺之心滋未仕而欲圓滿則

覬覦之志切據已成之積而欲圓滿則造物笑其勞心恃
姦富之貲而欲圓滿則行路嫉其非分閭訓楊子則高明
者先瞰惕戒老氏則多藏者厚亡以此述德則黜清白之
家聲以此貽謀則啟純綺之陋習平泉珍石有力者負之
而趨梓澤名區鍾情者過之而弔若夫垂涎豪勢貴爲禍
基際時亂離首爲身累巢林一枝聊以自足達哉遐乎文
靖真聖人矣或曰居以安身必若斯言將盡人以傳舍視
之任其敝陋傾壞而一弗關心乃爲賢耶是又不然桑土
避侮巖穴遠害可以人而不如鳥 棟宇之待輪奐之止
人生顧安可弗備也第不可堅圓滿之心以逸身之所反

師竹堂集卷二十九

三

勞身以狗之耳是故爽塏以養精神潔以怡志門垣以爲
防內外以識別俎豆肅虔鵠詠暢適如斯而已矣猶未也
先人之業可守不可棄可葺不可侈以傳舍視吾身而不
以傳舍視吾親以缺陷視事物而不以缺陷視德業在吾
教中謂之安宅在彼法中謂之淨土茲文靖之引而未發
者

長安歲除百感交集偶案頭一帙宋李文靖公事也讀
至缺陷之言廢書太息援毫識此戒我子孫親戚交游
有悟斯旨不吝出示

如保赤子說送門人爲令

己丑二月南宮校士余與都諱泉舉公共閱禮經得二十
二人居無何以次服官中外其爲令者問治於王子王子
曰是奚待問無已則如保赤子一語盡之矣赤子生未久
饑寒疾痛口不能言而襁負相通者也故曰心誠求之雖
不中不遠矣諸生曰斯言也聖人謂理本如是分當如是
爾太古淳樸噩噩悶悶彼自赤子烏得不以赤子視之世
變風移日趨日薄近則詭幻百出夫婦兄弟且不相信奈
何猶以赤子視之乎王子喟然曰是安得壅閼慘激之說
而稱之人有古今心無古今故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
道而行者也吾視以赤子則觸目皆哀矜也吾視以黠夫

師竹堂集卷二十九

四

則觸目皆忿嫉也無論其他淮蔡獷悍寧可理喻吾人一
語聞者感泣也况真心實惠者哉必如子言將盡化鬼魅
矣諸生口催徵刑獄之類可盡廢歟鳴琴而治閉閣而化
今可行歟王子曰不然赤子雖保而疫疠或施所以保之
也吾誠以赤子保民其生遂則輪扁自易其俗敦則訟牘
自寡鳴琴閉閣孕假自然非迂談也諸生曰赤子之於親
天性也故可言保民之於我殊方異域而又有勢分以臨
之奈何保乎王子曰天地萬物父母也君天下父母也令
一邑父母也既曰父母保奚容已耶保赤子者無所爲而
爲天道也如保云者有所爲而爲人道也盡人合天一而

已矣諸生曰當官三事所謂清慎勤者與保奚辨王子曰
三者咸統於保者也保赤子者有取於赤子者乎有肆焉
者乎有意焉者乎凡蒞官而不清不慎不勤者皆不愛其
民者也如愛三者自不能已矣諸生曰保亦難言哉先生
試言其狀王子曰余何言心誠求之聖賢有明訓矣夫保
而不以心非保也以心而不誠非保也容保無疆亦是道
也豈有加乎哉雖然有本焉赤子之心純一無偽真心也
故見圭組不愛見珠玉不喜見鷲烈不怖聖人之所以爲
聖人不失此心而已吾能常持此心常保此心爲良吏爲
忠臣爲賢相終身裕如也不然矯偽襲取卽赫然以功業

師竹堂集卷二十九

五

樹君子不道也矧未必樹哉諸生以王子語請之泉臯臯
臯肅然起曰王子斯說雖未悉治邑狀而根源具矣諸生
第服膺行之善治真儒率不外此毋曰吾以蒞民切近質
而先生言涉講學意涉騫遠博聲譽而忘惻惻神君而
忽慈母也

奏疏

論革除附錄疏

爲循史職修缺典以昭祖宗心事以隆繼述大孝事臣竊
惟國之有史猶家之有乘非詳之難而不失其真之爲難
也曷爲詳纖巨靡遺幽顯畢具敘述周悉揚摧該贍是也

曷謂真人之不同有如其面繪事者不能以愛憎易其貌
猶編年者不能以好惡沒其實也洪惟我太祖肇建區夏
列聖繼承大統峻烈鴻猷咸載實錄昭光日月雄美典謨
信非三代以來所敢望矣顧臣至愚極陋竊有疑而未安
者建文之革除景泰之附錄也是二者臣嘗詢之父老考
之載籍大抵皆齊東野人之語而金匱石室之藏又非草
茅所能窺測幸嘗備員史局獲與重修大明會典又蒙皇
上嘉俞輔臣之請爰命儒臣類編訓錄臣亦供役以故歷
朝實訓實錄副本咸獲莊誦曩疑二事始知本末愈所不
安敢陳膚見不避煩瑣惟皇上留神採納焉臣之疑革除

師竹堂集卷二十九

六

何也高皇帝艱難百戰奄有天下挈神器而付之建文立
嫡之大經也文皇帝際時艱危興兵靖難挈神器而完之
高廟濟變之微權也鍾簣不移人代頓沒此何說哉臣愚
竊謂建文紀年有不可泯者五焉自古大無道之君天人
共棄聞革其命矣未聞革其年也豈惟用存殷鑒亦以實
不可罔爾師曰靖難明非復讎胡爲追薄海內外已奉之
正朔使之如死灰逝水也哉此其不可一也聞之長老靖
難宣力之臣覬覦茅土日夜構建文之過非成祖本心也
事甫平定固已幡然感悟是故鄒李實獨無封事之對論
吏部不念舊惡之旨榜文條例旋卽除毀文武職官仍依

見秩斯心也堯舜之心也革除之議惟三十五年六月庚午命五府六部一應建文所易政令條格悉復舊制今年稱三十五年而已說者亦謂當時之臣逢迎爲此後世不察遂謂成祖獨斷人莫敢言歸過君父使親親之心鬱而弗白此其不可二也或謂革除而後臣下亦屢以爲言而卒不可行者我成祖靖難定鼎功同再造如復革除則師疑無名如成祖之心何是大不然天下者太祖之天下也太祖之視成祖建文同一子孫也今日之視太祖成祖同一祖宗也不革除謂不能仰體成祖心必革除其爲仰體太祖心乎天下有跡異而道同者武王伐紂夷齊叩馬不

師竹堂集卷二十九

七

相悖也書靖難所以彰成祖再造之功不革除所以紀建文在位之實而亦何悖之有矧成祖謨烈昭垂豈以革除顯不革除晦哉此其不可三也國史野史上下並傳往往信野史而疑國史何也毋亦以國史多諱而不敢盡書或涉諛墓索米不若求之野耳不知紀言紀動聞見自真誠擅三長足信萬世惟史失其職故稗官虞初售其欺爾夫年旣革除事必散逸今紀建文事無慮數十家謬誤相承至有不忍讀者逞其雌黃遂淆朱紫此豈細故也哉此其不可四也所謂革除者不過使天下後世不復知有建文云爾不知天下惟史不可誣吾卽不爲建文紀年立史或

遠而千萬禩之後寧能以建文之實曆爲洪武之虛數乎必將大書特書接洪武之統矣夫與其紀年立史於千萬禩之後孰如今日之爲得也此其不可五也夫以勢則不能革除以理則不可革除以情則不忍革除以事則不必革除而顧莫之議者此臣之所未解也臣之疑附錄何也睿皇帝赫怒整旅雖曰失計然非遊獵也景皇帝監國正位雖曰寡恩然爲社稷也名異兩朝事總一錄又何說哉臣愚竊謂景泰之錄不可附者亦有五焉臣伏讀成化十一年十二月憲宗純皇帝勅廷臣曰曩者朕叔郕王踐祚勘難保邦奠安宗社及寢疾之際姦臣貪功生事妄興譏搆請去帝號先帝尋知詔罔深懷悔恨以次抵姦於法不幸上賓未卽舉正朕嗣大統於茲一紀間以帝號之復質諸聖母亦曰此先帝本意宜卽舉行朕祇服慈訓用成先志其郕王可仍舊皇帝之號所有尊謚會議以聞嗚呼既加恭仁康定之尊謚而不去廢帝郕王之舊名前後背拂此其不可一也臣嘗反覆錄中凡涉問安奉迎俱爲裁抑每切憤歎繼聞耆舊又未盡然蓋編摩者承望云爾當時于謙王文之獄固已曰不如是則事出無名吁加入以惡侈已之功在是非未定之時無惟也茲何時也而尙附也此其不可二也詩於兄弟戒勿相猶謂弟薄而兄敬之也

師竹堂集卷二十九

八

景皇帝之薄自不敢曲爲之解英宗始雖惑於讒搆終竟
懷乎悔恨故憲宗之勅廷臣一則曰先帝本心一則曰用
成先志茲錄尙附不知者謂英宗猶之而不敢改沒虞舜
親愛之意歸漢文粟布之譏此其不可三也自古中興之
君與創業埒少康光武毋論已晉元宋高豈真有勘定之
績徒以皇皇之際收拾人心稍能立國故雖江左臨安輩
爾一隅作史者不得不與之社稷爲重也景皇帝萃渙傾
否外攘內脩北狩廻鑾神州如故七年之烈會不得如晉
元宋高之例後世謂何此其不可四也自編年之義起史
家相承莫渝所以明歲時嚴統系也是故僭僞附偏閭附

師竹堂集卷二十九

九

夷狄附大義也茲景皇帝之錄而從附謂之舛以景泰之
事而參之正統天順之間謂之淆此其不可五也夫景泰
之忠臣皆天順政元所謂姦邪也修錄者咸正之而不從
至於景皇帝顧從之而弗正此亦臣所未解也自古有爲
之君每恨無臣有臣矣每恨無時蓋勢有難兼而機有難
值非偶然也茲聖神在宥慨然志二帝三王之道丞弼卿
貳迄於庶秩莫不慶幸際逢懋思樹立而又斥瘴煙消菴
苻風靜雖水旱爲災堯湯不免拊循賡恤自可輯寧臣不
敢爲豫大豐亨之說取媚獻諛竊以爲有君有臣而又有
時未有如今日者也當此之際凡可以舉廢救偏興利除

害靡所不講靡所不行至於前陳二者顧視爲當然目爲
迂濶而莫之議處臣所以感激流涕不能已於言也臣又
伏讀隆慶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恭上兩宮聖母徽號詔書
內一欸曰革除年間被罪諸臣忠於所事甘蹈刑戮有死
無二皆我太祖高皇帝所儲養忠臣義士我成祖文皇帝
亦有練子寧若在朕猶用之之語今仰遵我聖祖遺意褒
表忠魂激勵臣節詔書到日各地方有司查諸臣生長鄉
邑或特爲建祠或卽附本處名賢祠宇歲時致祭其墳墓
苗裔儻有存者厚加卹錄大哉皇言父老跪聽有泣下者
嗚呼削地狂謀皆建文諸臣之罪也陛下尙追原卹錄如

師竹堂集卷二十九

十

此矧建文者我太祖高皇帝之嫡孫我成祖文皇帝之親
姪臨御四年別無他過乃不得援其臣之例以慰其魂於
幽壤豈惟陛下之心未安太祖之心未安恐成祖之心亦
必有未安者矣若夫景泰附錄於例於情自當釐正特未
有言者故因仍未改雖於革除事體稍有不同均之史職
之攸關熙朝之缺典不可使後之讀史者憤恨痛惜於千
載全盛之時者也抑臣斯議懷之十年辛巳壬午嘗兩白
輔臣俱以意見齟齬阻闕莫達今又在苒數年矣桑榆之
景漸逼狗馬之病日侵一旦溘先朝露不惟上負先帝儲
養與陛下器使大恩亦且下負所學抱恨終古矣伏乞陛

下憐臣十載之孤忠察臣一得之末議勅下該部虛心會議斷自聖衷復建文位號如成化十一年十二月事例仍付史館將四年事蹟修輯爲錄凡野史不經之說盡爲毀棄其景泰自爲一錄削廓其舊名正統天順承接弗紊使天下後世曉然知我成祖英宗不宿不藏之盛德以慰我太祖一源一本之公心以彰我皇上善繼善述之大孝其所關繫信非眇小而臣愚濫竽詞垣茫無寸補亦可少效涓埃於萬一矣

亢旱陳言疏

爲時久亢旱屢屢聖懷觸事陳言少裨修省事臣竊惟儒

師竹堂集卷三十九

二

者之談災異言人人殊說者獨取伸舒天心仁愛之語謂其意婉其辭正可以警賢哲而不可以警庸愚何也賢哲之君心本仁愛一遇災異必憫民之失所而思以副天憫倦之意庸愚者素草菅民命將謂天無奈我何其悍者直謂民多隱隱天仁愛我故助我以殺之耳且災異不同彗孛薄蝕草木蟲魚之變尙無關民事也若夫水旱兵疫禍最慘酷而尤以爲仁愛不幾於迂且忍乎孔子傳震之象惟曰恐懼修省恐懼者畏天之實心修省者畏天之實事此所以爲聖人之言弭災之要也仰惟我皇上恭儉慈仁出於天性一遇災變力圖消弭蠲恤之令無歲不下甚則

徒步祈禱不憚勞瘁近而見者遠而聞者莫不感泣頓首年以來東南苦水西北苦旱今二麥雖幸薄收間遭冰雹畦田多損皇上端居深念惕厲憂勤聖命所司竭誠籲告禁宴會止屠刑惻怛肫懇孚于上下然而恒風恒暘日甚一日塵霾沙磔盈蔽道途間小震深旋復間霽此自京師言爾人自南來言處處亢旱處處祈禱甚至河斷泉枯汲者率數十里外南方以稻田爲生茲夏已半杳無栽插之期農夫織婦望龜坼而痛哭此豈小故也哉人心易搖莫過荒歲近者湖寇虔寇海寇雖幸撲滅遠慮之士尙切隱憂未可以小盜易之數勝驕之也昔人謂天下最不可爲

師竹堂集卷二十九

三

名曰治平而豐之日中泰之艱貞聖人致意尤至今天下可謂治平豐泰矣卽無災異亦當深懼矧謹告如此奈何以停宴會止屠刑素服角帶辦事數日爲消弭之策哉臣本武胄世受國恩猥以章句賤儒乘時厚幸驟躋清華感激圖報糜碎未喻且幼遭家難致耳虛鳴年入遲暮漸成重聽又有膈噎之症時時恐先朝露返服山中苟延殘喘志念甚決但受恩深重涓埃未效碌碌而去又所不忍輟轉思惟寢食俱廢又見皇上側身罪己兢兢靡寧臣願以保位爲心出位爲解且不可言人何言臣乎用是敬摭芻蕘少裨高厚於時政最切且要條爲五事雖間經諸臣言

及然弭變回天莫此爲急皇上不以人棄稍見施行而亢
早如故請先治臣妄言之罪死且不悔或責臣曰翰林坊
局以編摩講讀爲職奈何越俎而嘖嘖如此博名干進臺
省已申戒矣臣應之曰詞垣供奉最親且近雖未以言貴
之亦未以言禁之也毋論其違卽肅皇帝時詞臣論列前
後相繼載之實錄歷歷可考惟近時以養望爲賢醇謹爲
厚遂成故事耳矧翰林坊局多英俊名流或啟沃於目前
或論思於他日據忠殫策前途甚遠臣年逾艾復嬰痼疾
遊岱有期俟河無望與諸臣自大不同且身旣隱矣何名
可博何進可干要惟反之寸心不愧不忤少效狗馬之報

師竹堂集卷二十九

三

萬一耳一得之愚謹陳于後惟皇上垂慈採擇焉臣不勝
隕越激切之至

一決建儲之議夫建儲之議輔臣言之科道言之皇上亦
俞而釋中外之疑矣輔臣者皇上之耳目也部臣者皇上
之任使若手持而足行者也連篇累牘危言激論可謂至
矣盡矣無復可加矣然竟不能致皇上之信從而存再歲
時莫測聖意臣何人斯敢復申瀆欲於輔臣言官諸臣所
不能回者而倖萬一哉顧天愛皇上乃特昇皇子肇億萬
載有道之基皇子甫生臣嘗銜命報慶茲已八年矣倫序
久定儲位未建得無拂天所以愛皇上意乎天視皇上猶

皇上視皇子也設皇上有所命於皇子而遲回猶豫久而
弗決皇上之心何如今茲亢旱雖不止此而干和違怒莫
此爲大皇上誠思臣言勉從輔臣之請決建儲位慎選左
右豫作聖養正之功將見天悅於上民悅於下太和洋溢
禎祥駢集區區亢旱又何足言伏乞聖裁

一溥赦宥之仁夫赦宥罪著於大易莊公肆大眚春秋
譏之自管仲匡衡吳漢諸葛亮之言助後世遂以爲蠹政
不知春秋之所譏諸臣之所論謂濫與數耳時異勢殊寧
可執一臣讀前史每值災異多需膏澤我國家惟大典始
一行之是以寥寥數十年覆盆向隅與夫投荒遠戍之夫

師竹堂集卷二十九

四

目斷頸延冀沾浩蕩之恩百不一亦甚可憫皇上試與
輔臣商確召九卿臺省各陳所見酌量輕重渙發綸音開
天下自新之路但不使善人啞啞元惡僥倖何妨於赦宥
乎當此災異頻仍人心反側之際雷雨作解尤合時宜伏
乞聖裁

一宣幽閔之氣夫陰陽二氣和則致雨亢則致旱人事亦
有然者宦官宮女太祖高皇帝皆有定額今浮額外不知
凡幾皆足以致沴而干和也近收內監聞多幼穉俟其諳
習必俟十餘年請於此十餘年內毋得再收以後給事果
至乏人不妨問一舉行若驅之而復收收已而又驅富貴

薰灼誰不競趨恐數十年後盈都城無置足所矣至若宮女老者病者久思父母與不中使令者尤爲可憐請簡而出之任其寧適此寔皇上第一美政不但召和祚戾而已伏乞聖裁

一寬疑似之誅夫誅極刑也用以懲惡止姦洩憤正法得其當則天下服失其當則天下懼不可不慎也我太祖高皇帝酌古準今定爲律令萬世遵守莫敢移易我皇上仁覆天下斷獄一事尤慎且重然尙有事最可恨而情未盡然罪若不枉而法未允協者錢若賡李材是也二人之獄諸臣力爭申救至矣皇上雖不亟誅亦未末減當此炎暑

師竹堂集卷二十九

去

瘟疫盛行囹圄之中更易傳染萬一二人斃請室與棄市何異匹夫含冤尙致不雨矧二人者專城開府儼然臨於民上哉皇上試虛心平氣取二犯罪案併前後諸臣之疏勅下法司會同多官酌議上請量爲矜宥雪冤滌滯實災之首務也錢若賡雖臣同榜進士生平落落絕無往來李材則無片刺之通半面之識者也臣孤蹤之跡既憚於廣交狷僻之性尤耻爲遊說一念激切不敢有他伏乞聖裁

一除枷號之酷夫枷號者示人知畏未欲真之死也今大枷率三百餘斤通衢廣陌負荷而立晝夜皆然而黑髮

股腫汁流千百人無一生者夫五刑至大辟極矣大辟繫獄有數十年不決起卧飲食尙得自由今一荷枷慘毒備至曾未旬月屍橫枷下此上千天和之最者也皇上之意用以懲惡警衆俾人畏而弗犯至仁也第攫金者見金不見人罹法者知利不知法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夫劫人財隕人命豈不知斬絞之條而強盜與毆人死者接踵也誠使大枷俾人不犯則一枷之後可以絕跡今前枷未已後枷繼之徒使過者掩袂而不忍視掩鼻而不忍聞耳皇上誠以此輩情重罪輕恐其苟免卽於人煙輳集之中斃於杖下不愈於輦轂清嚴之地有此可怖形狀哉且應決之囚皇上尙矜之爲連歲停刑獨不可推好生大德於此輩乎伏乞聖裁

師竹堂集卷二十九

去

擬陳東官講學要務疏

臣竊惟天下之大本係于太子太子之大本係乎講學人不學不知道學而不講雖簡編日陳亦無以析其精義之所在庶人且然況有天下國家之責者乎然帝王之學與韋布不同韋布之學其取聲利者旣以詞章雕績爲工而知自立者亦不免弊精力于訓詁著述之所若夫太子者上而宗社億萬年之統下而臣民億萬年之仰實寄焉則夫輔養睿德以爲作聖之地者可不豫哉臣嘗稽之經史

考之載籍知古之教太子者甚嚴且備是故未生則有所謂胎教甫生則有所謂襁褓之教能行立則有所謂童穉之教少長則有所謂出齒太學之教十八則有所謂孟侯之教既立則有所謂三公之教既冠則有所謂膳宰諫鼓誦詩誦箴之教是其儀若甚繁而其事若甚勞焉者無非漸摩其德防制其欲習于勤儉恭敬之懿諳于軍國閭閻之務如水源之澄而流莫禦本根之培而長不窮者也此意既衰後之所以爲教者或導之非其人或言之弗能踐如是而咎治之弗古若也不其惑歟恭惟我皇上見高千古登極二年卽建儲宮以定天下之本預示出閣之期茲

師竹堂集卷二十九

七

者睿筭十齡復俞禮官之請首加元服次出講學內而百官外而氓庶莫不欣欣相告以爲三代以旋所未有之奇邁盛典也臣歡忭欽頌之餘竊有區區忠赤敢一披瀝冀萬一東宮講學之助惟皇上留神採擇焉臣竊惟明君之務莫急于講學然有身講之學有言講之學此最不可不辨也何謂身講其人有忠孝廉節之行素孚于人其發于講也不惟其辭之剴切明暢聞者惕然而其溫厚惻怛之誠莊敬嚴毅之狀自溢于言外所謂有德者必有言如是而日侍儲宮雖不日諄諄于編簡之間而其益不可勝言矣其人有便嬖邪佞之行素惡于人其發于講也不惟其

辭之浮靡遷就聞者易入而其容悅脂韋之態不覺盡逞所謂有言者未必有德如是而日侍儲宮雖極口堯舜周孔而其損不可勝言矣此最不可不辨也中人之產爲子延師亦必謀之交游詢其行誼而況主器之重可以匪人參之耶臣愚以爲例講之臣固多正士然巖穴隱逸之中豈無卓行偉識重于鄉評者賈誼所謂博選孝悌行誼之士其所指蓋廣也今獨不可行乎至于日講之書已有規制似難別議但孝莫大于法祖德莫美于納諫斯雖二者固可以該衆美也如我太祖之儲君昭鑒錄成祖之文華寶鑑宣宗之帝訓憲宗之文華大訓及我世宗之欽天敬

師竹堂集卷二十九

六

一諸書咸切于身心治理之術是不可不反覆而誦釋焉者至于納諫之美秦漢迄宋毋論其君之何如但能優容言官不憚改過可以爲法者日講一二條強復自用優柔不斷蒙于壅蔽覆敗不悟可以爲戒者亦日講一二條至于六曹職掌別爲修纂務爲明白簡切如財用困乏民業艱難武備積隳士風不振其他吏弊國蠹分條附見專備詢覽交徵互誠必誠必恒將見睿資日啟令德日崇下陋漢唐邁成周而獨盛矣雖然臣猶有過計焉孟軻氏之告齊王日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而宋儒程頤之告其君亦有一日之間見宦官宮妾之時多見賢士大

夫之時少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泣然流涕廢書而歎也茲非所謂治亂之源也哉儲官雖天姿英邁然生于深宮大內之中長于保姆阿監之手寒之至而見之熱是不可以不謹也必也委老成長慎之人加開導維持之力毋見少麗以犯未定之戒毋見奇袤以長奢侈之端以天下爲臣而毋有私人以四海爲富而毋蓄私貨謙抑節儉之說聞之習熟他日血氣既定游息既安雖有快已之事放心之圖亦弗能入矣此易之所謂養正學記之所謂豫也講學要務莫先于此臣愚無所知識躬逢盛典感激慶幸輒效狂瞽之說惟陛下不以爲迂俯納施行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師竹堂集卷二十九

五

甚

乞休疏

爲奉使事竣母老身病懇乞天恩容令休致事臣年四十三歲河南信陽衛人由進士改庶吉士授今職伏念臣父指揮王某爲人誣擠抱恨以沒臣痛父冤問關萬狀至隆慶元年始蒙昭雪臣嘗私誓父冤獲白仍蒙進取念者鬼神殛之而臣母袁氏當父繫獄拮据辛苦身無完裙以大義責臣謂知有父而不知有母臣承慈訓遂違初心勉與計偕叨登甲第蒙先帝儲養濫竽史局既全汗血之功又躡清華之秩受恩深重感激涕零臣更何言但臣圖報之

志雖切而不自由者有五輒敢披瀝血誠直摠哀控惟皇上憐察焉臣稟父素弱不善攝生臣父生死含冤目擊家難悲憤之極致耳蟬鳴然或問作聞聽未妨今血氣漸衰母病未瘳寸心如割鬱悒自傷漸成重聽詞垣即乏人奈何以曠廢之夫則其間縱獲優容寧不自媿是臣之當休一也臣母最鍾愛臣未嘗遠離臣嘗迎養者三彼時尙健跋涉無苦近患風痺手足痿痺步履不能寸移湯藥亦假人手或口流涎而不知舌塞澁而不語臣時扶掖覩其衰容五內俱裂乃捨之而官二千里外臣誠何心是臣之當休二也臣家世武弁受國家豢養之恩二百餘年臣係胄

師竹堂集卷二十九

三

子不能荷戈挽強効死綏之義棄去學章句隨諸史官後編摩撰述藉筆硯之役少稱報塞者區區精力耳臣昨奉命恭報皇廟大慶于淮益二府雖已竣事而所經之途半係水程北人不習舟楫濕成病兼之痛母痼症形神俱憊臣之精力已銷歇矣騏驥過時不及駑馬况非騏驥是臣之當休三也臣聞之君親雖異罔極則均臣前之仕雖曰圖報國恩亦以臣母少經苦楚有人所不能嘗言所不能殫者同夫之患難而不享子之庸顯人情何堪矣故臣每言退臣母必責之進者臣母七十八歲復嬰危疾臣每言仕臣母必止之狗馬戀主之心雖切烏鳥反哺之念更

殷是臣之當休四也昔人之所以甘隱者上之執高潔之操次之鑒殆辱之誠若夫有所覲覲有所規避者斯患得患失者也臣初誓神冀父冤一白即肝腦塗地無所恨矧進取乎茲寃白矣又進取矣而猶不已無論鬼責其于滿溢何也臣之乞休非真能慕高潔而鑒止足實有不容已者乃避咎非辭榮也是臣之當休五也陳情之章今古何限而李密之表獨傳誦不置者以其苦心苦語流自肺腑故讀之感動耳臣竊歎密仕司馬之朝徒以一念真實不違厥志可謂厚幸矣臣遭際聖明萬萬于密我皇上以孝事兩宮大溥錫類之化而可使臣遠媿于密耶臣備員史

師竹堂集卷二十九

三

局歷俸已踰八年非不知三考俸免幽黜可以循資嚮往但母病如此臣病如此而猶微非分之榮觀無妄之福且不可以爲人易言爲子有臣如此陛下亦安所用之乎臣查得吏部題准凡自願告退官員不分年歲俱准致仕又查得吏部題准內外官員有疾願告致仕者聽本部訪其行實如果歷官勤勞操持無玷京官係部院俱考稱職外官係撫按俱有旌異非怠棄職守有所規避者許陞職致仕臣待罪詞垣日糜大官之奉茫無寸補豈敢冀陞職之榮惟是身委患病志甘退休與例相合伏乞皇上憐臣一念爲母別無規避勅下該部准臣休致躬耕食力奉母餘

年倘未填溝壑則鼓舞聖世欣同擊壤之民如溘先朝露亦感奮幽泉矢爲結草之鬼臣不勝迫切俟命之至

請告疏

爲抱病危篤比例陳情懇乞天恩容令回籍調理事臣河南信陽衛人年五十三歲由隆慶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檢討歷陞前職伏念臣家世武弁受國厚恩臣忝胄子稟受庭弱不能騎射勉習舉業中遭先臣指揮王某冤獄家貧無力昭雪悲憤鬱悒致耳虛鳴脾胃噎塞方在壯年時發時愈不忍自棄迨先臣之寃既白臣又乘時厚幸濫登甲第馴躡清華犬馬且知報主豚魚亦可信及矧

師竹堂集卷二十九

三

含齒戴髮稱爲人類者哉顧臣命薄質羸疾不離身藥不離口本年九月內臣妻封淑人高氏隨任病卒已令臣男神機十營佐擊將軍署都指揮僉事王延世解任扶襯先歸臣勉服藥餌冀萬一小愈供職又蒙聖恩陞臣庶子仍兼侍讀斯官寮之華選詞垣之美秩也臣又何忍言去但臣之疾原係悲泣過度所致年既踰艾血氣漸衰一旦感觸不惟重聽益加抑且米穀不下延醫診視咸謂反胃之症已成不亟調攝必將不治臣伏枕流涕私念皇上不以臣爲不肖而昇之編摩者區區精力耳今病若此猶濡滯註籍徒糜大官之奉螻蟻之命固不足言律以官守職業

亦爲大咈用是下披愚款上干聖慈查得臣同官洗馬張
應元以病乞歸已蒙俞允臣之事體與應元同而苦情危
病殆又過之伏乞皇上憐臣病在膏盲不敢欺罔勅下吏
部放歸調理倘飾巾未盡尙可同擊壤之民如就木有期
亦可遂首丘之願臣不勝迫切哀鳴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表

登極賀表

鴻業啟圖世際中興之運龍庭受賀躬膺大曆之歸草木
交欣神人胥悅恭惟皇帝陛下聖德天成睿資神授聰明
智勇實鍾禹會之山川恭儉慈仁宜主漢家之宗廟方侍
環旒之粹穆遠聆玉几之丁寧克遵古訓虔奉國經俯仰
聖情正位宸極聖人有作夙當上帝之心朝覲攸歸咸屬
吾君之子繼明而四方均照首物而萬國咸寧今古希逢

師竹堂集卷三十

一

華夷同慶臣等欣揚玄貺叨列清朝利見龍飛情同歡舞
顧敬承之後憂勤諒甚于涉淵而更化之初珍重豈惟于
奉盛伏願睿學常新皇綱丕振天長地久永臻平治之期
日就月將敬獻緝熙之頌

進世宗皇帝實錄表

某月某日具官臣某等奉命纂修世宗肅皇帝實錄成謹
恭進呈者大書特筆深惟信史之傳駿烈鴻猷莫罄名言
之妙繪天雖切測海徒勞臣某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
惟自古帝王之興成有事功之著放勲之德非堯典何彰
重華之懿考虞書乃見思禹湯文武之聖志雖沮千載之

遙讀夏殷周官之編神可游三代之上訂謨既遠實筆漸

微爰及漢唐迄于趙宋頌功頌德務為粉飾之觀紀動紀

言奚取起居之注蓋出乎身而見乎政三五經世之道概

乎未聞故昭于今而式于後一二擯管之臣茫然曷述所

以論治者興希古之思而評史者發鮮才之歎也肆我世

宗皇帝神聖握圖靈長衍祚一敬傳心默契危微之秘四

箴作聖宏昭克復之機起尊親之典則濮議之謬明正效

祀之章則俗儒之說廢威伸闔外橐鞬無跋扈之夫令戢

禁中貂璫復掃除之役禎祥叠見年穀屢登雖四十五載

之間遺百千萬世之利鼎湖龍去徒瞻黃帝之昇華表鶴

師竹堂集卷三十

二

歸莫喻蒼生之痛翠華雖遠皇極常新恭惟皇上恭儉與
周敬承繼禹聿維御極之初爰切開局之念謂先帝德業
之盛莫可揄揚思後世樂利之休宜有紀述是必備三長
之善乃可效一得之愚詎意謗材猥承重典臣等受命職
陳惟日是兢內檢蘭臺石室之藏外參稗官野史之記自
制禮作樂之精及用行政之跡顯微畢錄巨細靡遺顧
編摩之徒勤終潤色之未備附鳳之幸深慶所遭雕蟲之
技實無餘力伏望繼述隆孝問察虛心獨秉乾剛防壅蔽
之失茂昭節儉杜奢侈之萌不必遠稽之方策亦惟近守
乎憲章庶幾赫赫駕馭之烈與先帝比隆區區鉛槧之役

省微忱少塞矣臣等無任瞻天仰聖謹以纂修實錄若干
卷隨表上進以聞

擬上幸石景山觀渾河洶湧因念黃河時有衝決屬

輔臣及時經理仍命作詩紀之謝表萬曆十六年

括后憂民每切先時之慮聖人觀物不忘觸類之思事恒
貴於豫圖機必因乎所感式稽往牒咸懋嘉謨惟人主深
居乎法宮顧地形遠隔乎封域欲悉知其利害能遍履夫
山川遙溯河源上通天漢濫觴星宿歷九折而弗迴瀛涌
崑崙眇四瀆而稱長驚雷噴雪怒奪浙江之潮浴日吞天
險火瞿塘之渡自漢渠之頻徙蓋禹跡之已湮湍急之流

御竹堂集卷十

三

孰防孰障潰決之患彌廣彌深投壁徒動錫圭莫繼脂膏
已竭仍發水衡之錢冠蓋相望頻遣河隄之使斯實人力
之未盡庸諉水勢之難爭俯察仰觀直獨稟之全智遠求
近取豈百姓之與敵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仁覆羣生明見
萬里小心致治民已安猶若未安大德同天人之溺不殊
已溺謂地有遐邇推類可以相通事無顯微錯舉可以互
見壽宮閣峻吉典告成翠華駐石景之山皇覽哲渾河之
注觀茲洶湧念彼奔衝竹捷艾拳悵想宣房之役白狐玄
貉詎夸滂澤之祥寧侈大觀用履遠慮耳提面命欽承天
語之丁寧循澣尋源疇若聖明之洞悉抑又論效雕蟲之

未技恭紀 馬之靈文君臣極千載之逢遊豫為諸侯之

度臣量同鼠飲穢埒蛙窺念瘁瘵之苦而身欲負薪懼康
濟之艱而才慚作楫敢不宣布德意申飭臣工毋欲速以
邀近功毋玩愒而遺後嘉講求久湮之故道經理併濟之
新渠白雲屯穩致桃花之水錦帆風駛安陽飶子之官
羣策畢輸一勞永逸伏願鑑思止水惕切臨淵氣洩針芒
凡事必圖于細隄潰城穴無念不謹乎微取至柔至剛之
義而行政務協于中緹載舟履舟之訓而保民必用其極
出入公帑豐其源而又節其流調護聖功滋乎榮而復導
乎衛庶幾虞廷喜起之遺響奉宸游而再宣何幸孺子滄
浪之微言契聖心而不朽綵繪赫奕與綠字以流光琬琰
昭垂並朱文二煥彩圖彝胥呈翠媽協軒轅之瑞平成永
賴玄表彰神禹之功

致語

擬萬壽聖節請兩宮聖母安致語

伏以景運靈長寶錄際中天之會慈闈歡豫瑤光騰南極
之輝玉燭調而五穀豐登金瀨爽而八音迭奏祥呈鶴禁
慶衍龍孫恭惟仁聖懿安皇太后陛下儼體先帝肅師表
于六宮慈聖宣文皇太后陛下誕毓聖躬受蕃禧于九廟
能仁能儉大聖大慈芳徽遠播華夷同克舜之稱雍睦潛

孚中外式英皇之化交貽燕翼胥受鴻名迨我皇上道協
軒君孝奉文母當虹流電繞之佳辰適海晏河清之盛世
稱壽觴于長樂張廣樂于洞庭方舟弱水畫鶴齊飛連袂
遙天青鸞雙導雖踵排當之故事類非伏豫之新聲清虛
邃洞遠飄仙桂之香絳節高居數薦蟠桃之實臣等仰窺
楓宸供事梨園慚未工郢上之詞幸雅習周南之詠九重
天子奉宸遊永娛三秋兩宮聖人受介福同躋萬歲恭颺
勝事輒貢伶歌兩兩雲輶駕彩鸞上元王母降瑤壇齊天
此日呼嵩嶽玩月前宵到廣寒玉露金莖承帝貺緜笙湘
瑟侑慈歡含飴樂事從今盛記取蘿圖次第看

師竹堂集卷三十

五

露布

擬平嶺賊露布 閩試

臣聞日照月臨普著熙明之化風行霆擊式彰神武之威
嶺瘴全消海氛盡滌逆賊某本我編氓潛懷異志始通猺
獠效妖狐穿密箐之中復結麤徒肆長鯨吸颺濤之上層
掠我城邑虐劉我人民商賈不行農工廢業圖撲滅者不
下十年轉饋餉者奚止三省夫何逗留玩愒驕悍不前遂
致鴛鴦跳梁兇淫益逞敢奮當車之臂頓忘游釜之鱗誰
能爲陸賈口舌之爭迺漸觀尉佗狂悖之計屢至尊肝食
之憂重守臣多難之耻羽檄交馳而愈急璽書切責以加

嚴文武協心士卒用命一戰而思田之寇平再進而惠潮
之盜息勢同破竹易若摧枯虎噬者搖尾深奔之中烏合
者垂翅敗棘之內荔山藤峽千里絕吠犬之聲桂月嶺雲
四郊樂耕牛之牧非敢繼韓雍新建之勳聊以洩炎徼荒
馭之憤此皆玄威遠播廟算先成故川嶽效靈鬼域禡魄
蓋赫赫中興之烈何幸躬逢豈區區疆場之吏所能獨辦
顧鋒鏑之慘可矜而玉石之雜當判用是殲厥渠魁散其
黨與謹嚴首惡之誅仰體好生之德奏軍中之凱樂歡呼
飲至之尊想天上之鉤陳踴聽平蠻之頌臣等待罪行間
不勝悚慄謹差某官星馳露布以聞

師竹堂集卷三十

六

啟

請丁后溪館師

伏以容臺儒雅官聯玉鉉之尊經幄清嚴位奠金華之秘
光分奎壁侈稽古于龍圖望切鈞衡重師臣于虎觀章纒
跨企鉛槧承休恭惟閣下劍水儲精會中天之間氣磬山
玉秀負名世之奇才筆鼓風雷胸吞雲夢夙稱神解三千
擅獨對之雄蚤擢倫魁九萬搏扶搖而上檢鴻篇而載筆
晉鳳岐以鳴璫誦說六經觀耿光于秘苑典司三禮稱妙
選于清卿文章追班馬之宗工德業儼夔龍而表著玉璽
冰潔議鑿玲瓏秋月寒潭襟懷灑落讀易蓮子裏之精敏

斯道以東明經軼公著之清勤甘心于約展矣儒林之龜
鑑允爲後學之楷模媿某等志匪經時學慚博古承明射
策幸已際平昌期天祿然藜茲濫叨夫華選望西清之帷
幄目眩五博聽東觀之鼓鐘神迷三昧賴有門墻化雨仰
承桃李春風茲于修菊之芳辰爰展采芹之舊典梧飄金
井同聆擲地琅玕雁背銀塘共奮冲天羽翼敞鳳池而止
賁頤魚珮以增輝期早駕于蓬瀛慰快瞻于北斗

請楊虞坡冢宰代

伏以統百官而均四海寵高曳履之班首八座以定九流
位奠持衡之重妙簡已膺于宸綽祥輝上燭乎台垣晉長

師竹堂集卷三十

七

天曹崇登政府恭惟閣下榮水涵精會中天之間氣條山
毓秀負名世之奇才蚤奮賢科綵筆已行乎天馬繼專兵
柄干將上射乎斗牛肆望重夫羣公責任隆于冢宰清通
簡要凝重剛方公有天知上星辰而聽履私無賓謁指風
月以揮談離渭分涇登奇收異岌岌連天之峻不與世道
以浮沉澄澄徹底之清一洗人才之淹滯葑菲無遺下體
桃李悉在公門甄陶庶品百辟咸賴以裁成霖雨八荒羣
黎想望其丰采誠明時之柱石而當代之鈞衡也某等叨
依梓里幸甚鴻庥仰虎變之有乎快龍光而在望敢效烹
葵之典少伸傾蓋之忱移文昌之法從賁爾來思分赤烏

之餘輝薄言蒞止聆珠璣于警效瞻山斗以儀刑

賀吳環洲督府

伏以禮隆宣捷方頒春省之章典重疇庸爰晉夏卿之秩
光輝麟閣慶藉鸞班恭惟門下命世偉人熙朝良弼幽并
開府茂敷保釐之猷遼薊擁旄益著安攘之烈蠢茲醜虜
敢肆跳梁闖左被其虔劉關西爲之騷騷勝決千里師出
萬全不惟胡雛之潛踪抑且名王之授首唐擒頡利蓋曰
得之已降漢斬郅支猶爲乘其無備豈如妙算奏此膚功
疆場謐寧宸展嘉悅職專九伐居爪牙祈父之司望重三
公簡喉舌尙書之任丕延世賞載錫褒綸金分內帑光播

師竹堂集卷三十

八

霜雪之姿服出上方瑞映雲霞之麗驪聲雷動寵命星馳
三鎮爲之改觀百寮因而生色某章雖賤士介庸庸流志
切請纓觀橐鞬而思奮業踈學劍握鉛槧以徒勞敢布燕
詞用將薄篋一家胡越無煩續車攻吉日之詩千載明良
願恭上聖主賢臣之頌

請高宗伯館師

伏以鳳閣掄材際昭代文明之盛龍門接士慰生平瞻仰
之私望協斗山輝騰奎壁恭惟閣下一代真儒兩朝元老
丰神凝重毓天目之精華問學淵源湧湖江之藻思以發
蒙爲心能包能納以天民自任先覺先知掌邦禮則神人

上下之感宜晉公孤則左右前後之是正迺辭居寵堅請
明農顧台鼎之望方隆豈湖山之娛終遂茲賓館之弘開
肆師模之特簡發蘭堂石室之藏昇鼓鐃甄陶之在青藜
垂照紫極呈祥某等地素孤寒質仍謏陋南宮倖錄涓埃
之報未酬東觀叨儲作養之恩罔極况值亨嘉之會獲宗
名世之賢敢不益勵進修靡圖温飽雖慚藹藹吉人冀副
循循善誘謹詹某日肅具芹觴希通憤悱棟梁棖枓均從
匠石之程黼黻經綸竊稟臯夔之緒迂仙仗于瀛洲聚文
星于玉署

請趙激陽老師

師竹堂集卷三十

九

伏以彤庭觀遇欣逢御宇之初纓帳振承共際觀光之會
桃李均培於化日感切傾陽几筵肆設於春風情深獻曝
追攀爲懼瞻奉彌勤恭惟閣下蘭水涵精橫山毓秀蚤魁
鄉棘干將上射乎斗牛獨對軒墀彩筆已行乎天馬秘館
編摩夙擅三長之譽禮闈校閱不遺一得之愚望重論思
功深啟沃某等才疎待兔跡厠登龍磨礪在昔敢云白璧
之投劍冶迄今尙負青萍之選肆備員于中外爰竊祿于
熙明方拜命以服官自慚尸素茲詢事而考績特荷曲承
恩裳復會想當年釋褐之惟均衣鉢同傳慶此日參乘之
自念報章而莫展懷教思于無窮謹涓月日淑氣迎和

陽休開泰肇舉需雲之典親承晉日之歡祇迓雲駟仰馨
款而親炙暫分星履聆提誨以服膺槐棘分陰僉詡門墻
之勝菲葑可采永侈尊俎之光

請丁后翁館師

伏以握衣秘館栽培豈廊廟棟梁綰綬清朝造就實門墻
桃李敢忘所自欲報靡由茲涓吉以祇肅賓筵冀微寵而
趨承師席恭惟閣下得天間氣爲世偉人淮甸挺生協昌
明之期于五百形廷獨對抒禮樂之藎于三千學有淵源
才堪經緯遂羽儀乎聖世卽領袖夫詞垣荐歷崇階漸躡
風雲之會蔚隆雅望恒依日月之光楷模一著乎成賢術

師竹堂集卷三十

十

鑑兩推其校士昨者執經東觀朝夕惟勤頃贊治南宮夙
宵匪懈奉天顏于咫尺羨日錫之頻繁鳳池曾演綵綸麟
史仍資筆削舉朝廷視爲重典旣萃一身以兼承屬館閣
難于得師復荷九重之特簡仰塵虎席俯駐鸞坡每乘啟
沃之餘更勞吐握暫借寅清之暇得侍光儀文欲起衰於
近習之浮靡無取教先敦本惟古人之節誼是崇何當藹
藹之倫均沐循循之誘春風座上既有因之可宗夜雪庭
前固無行而不與至誠動物惟嚴則道尊觀德傾心故逸
而功倍遂使章綫之侶叨聯簪笏之班玉署鎖闥咸躋禁
近蘭曹柏府並列清華飾微帚以千金何幸獲經題品效

鉛刀于一割尙期不負陶成懷感激于無窮仰儀刑之不
遠謹卜某日時惟徂暑候且生涼爰效葵烹擬伸芹獻暫
下黃扉之直少分赤舄之輝篋篋是將敢云恭敬之實積
蔡可薦用昭明信之忱瞻山斗于步趨復茲捧袂聆珠璣
于馨歎從此書紳

請同館前輩

伏以東壁探書竊喜龍門之得御北扉通籍幸聯鰲禁以
同升望班馬之林中奚窺半豹集夔龍于沼上式燕嘉魚
謹涓某日風薰槐閣日永花磚敬迓雲軒移景曜于文昌
太乙祗遯澗藻會神仙于瓊島蓬壺少分視草之陰曹枉
鳴珂之步光風霽月見君子而樂且有儀玉色金聲聆教
言而服之無斃

師竹堂集卷三十

十一

請餞陳楚石年丈入賀萬壽

伏以瑞煙籠紫極欣逢樞電之辰爽氣接清秋普際梯航
之會一人有慶萬國同歡恭惟門下三楚名賢兩朝耆俊
升車攬轡西南著振肅之猷建節擁旌淮汝頌澄清之績
恪捧諸司之牘人稱萬壽之觴就日抒誠望雲祈戴長生
殿上躬宣紀鳳之編擊壤途中猶識乘鸞之客別雖數月
思切三秋敬諏某日治具蕭寺祇候仙旌少展微忱肅伸
樂餞堯階莫莢懸知金鏡之先陳習池接羅尙冀玉山之

傾倒仰希臨貺曷既光華

請王四槐年丈

伏以署首周官夙擅銓綜之譽臬分謝地兼隆控馭之權
自非經略之長才曷克屏翰之重寄恭惟門下科第承家
文章名世蜚英廷對敬摠仁義之陳豐譽邑符茂著循良
之績特膺帝命擢真天曹迨丙秩之既深乃外臺之是界
多冠行部芳躅繼乎尊人鳧舄朝京舊泊憶夫長吏爰需
隨車之雨式揚攬轡之風淮水同澄申邦咸喜某業荒鉛
藥系本稟韃蚤遂登龍秉燭共譚于禪榻晚憐附驥看花
借聘于都城久委珮于楓宸幸建旌于梓里年豐盜息既
爲國而先憂佳景良辰宜與民而同樂序當中夏地借西
園觴詠怡情登臨縱眺披襟濃樾欣千章喬木之清促席
幽軒挹一水繞田之綠蓼帷而出慰父老之具瞻擁筇以
迎增山川之勝蹟肅陳蛙部頌候熊輻

師竹堂集卷三十

十二

南城樓新修起請王四槐憲副

瓊郡皆山淮南樓之獨勝抱城一水羨西浦之尤佳惜壯
麗之摧殘增登臨之怛悵匪緣改作疇克維新畫棟朱簾
不數滕王傑閣峯迴川繞遂爲申伯名區况瑞雪之乍晴
兼素月之初上恍憑玉宇如坐冰壺敬採園蔬爰攀道從
倒接羅而酌酌山翁之樂方濃據胡床以嘯歌庾公之興

不淺

請陳楚石年丈

雨足申郊預協西成之厚望風清淮浹適揚中土之休聲
矧當豐豫之時正值融和之候可無雅集酬此佳辰爰卜
某日薄陳荒墅祗迓仙旌式歌咸喜寧直宣兩郡父老之
歡襟載詠重來亦以杼數月離索之濶懷供惟筭蔭席止
松蘿花下接羅冀續習池之勝事湖濱修禊聿追曲水之
風流

請顏暉臯憲使

西臺持憲郊關頌鎖鑰之勳中土建牙淮汝奏澄清之績

師竹堂集卷三十

三

思深瞻嶽願愜登龍時維仲春吉涓四日肅傾家醞躬採
園蔬見賢高閣眺滄蕩之雲山登玉層軒玩龍從之竹石
冀光蓬華僭枉干旄惠然臨貺軼輶帷行部之芳蹤幸爾
周旋侈折節下交之盛事凝香祇候操几恭迎

請鄭聚井太守

伏以看花燕市初分丹辰之符捧檄申郊大愜蒼生之望
識荆實幸御李為榮恭惟門下閩海奇才考亭正脉潛心
典籍蚤遂康成之經舉足星辰先識尚書之履健翮奮九
萬里之遙專城膺二千石之貴廉平繼躅惠直揚芬當五
馬雙旌之初至即兩岐五袴之興謠雨霽隨車風清開戶

某夙欽山斗獲遂瞻依日卜丙寅月建丁未肅陳荒醞祇
迓高軒俠慕平原擬為十日之飲雄誇河朔正當三伏之
期仰冀寵臨曷勝榮藉

中秋請沈郡伯

海澄波靜雲斂煙消八萬二千天上之工已滿四時三五
人間之景獨佳况值豐年可虛良夜敬啟桂階冀泛瑤觴
同看金鏡之升莫惜玉山之倒清游月殿願予志已欲仙
長嘯庾樓知公興復不淺

跋

題辯冤私錄後

師竹堂集卷三十

古

傳曰匹婦含冤三年不雨匹婦之冤何與於天而致不雨
且三年耶蓋天之於人勢若甚懸機實相感怨鬱悲憤之
氣凝結不散上干天和焉可誣也先王知民冤之不可不
達也士師聽之廷尉平之司寇獻之足矣而又有覆奏之
令矜恤之使猶以為未也肺石設于外朝路鼓建于寢門
是以閭閻之幽眈庶之賤無枉不伸太和流通至仁宣暢
邈乎遐哉不可及矣夫世變無窮獄情難悉榜掠之下何
事不承羅織之餘何詞不具一入狴犴笑異庖宰割烹
調惟所意欲雖勇如賁育辨如儀秦安施哉夫事涉隱微
情屬蹟亂藻鑑未真妍媸偶遁猶可言矣若夫指白為黑

易蕪爲猶遷就援引文致其罪案牘既明情理又顯如先
君所遭者迺拘成案莫之平反已誣于前又擠于後可勝
痛哉可勝痛哉昔歐陽文忠公欲活一囚獄已具矣公
反覆檢閱夜分不寐夫人問之公曰欲求其生耳夫人曰
生可求乎公曰求生于死猶懼弗生求死于生何往非死
求其生而不得然後死者與我無憾也千載而下莊誦其
言尙堪揮淚况當時哉某系出山東世勤南畝嗟予始祖
任俠喜兵當中原逐鹿之秋適聖祖飛龍之候周旋行陣
頗效微勞大戰白溝奮勇而死嘗諷豹皮之言竟副馬革
之志錄死綬之節優延世之功始由大寧出調申土成化

師竹堂集卷三十

十五

聞妖起河襄震動朝野上公推轂都憲贊戎我曾祖仗劍
軍門獨先諸將身經百戰體被數槍時賊絕汲道士幾渴
死馬糞人溺筮而飲之事平之後始去堦蓋首無寸髮論
功行賞僅陟一階是何成功之不易也我先君幼嗜圖籍
蚤繼箕裘雖列韜鈴無殊韋布負氣尙義砥節礪名用貽
後人冀光前烈不幸蠹吏仇家株連波及誣曾參之持刃
執不疑以盜金脅以不堪之刑責以必伏之狀身危名辱
產竭力窮未結獄詞旋蒙赦宥脫桎梏而加冠服出囹圄
以坐公堂誓報國恩敢修舊怨蓋自是而列考選者十二
年膺獎勵者八九次忽生銷骨之奸復萃鍊金之誘號天

呼地聞若不聞鬱鬱快快齋志泉壤矣寃哉寃哉先君之
沒也祖母已七旬有四矣覬沾升斗慰此酸辛壬戌春試
又遭黜落今冬例應借計行李將發祖母忽終人生之苦
于斯極矣嗚呼陳情令伯不逢明聖之朝贖父緹縈况是
閨闈之質某幸際休明托身男子每思家難恨不剖心願
多病疴羸貧無資給覆盆徒激伏闕莫能敢述厥由類而
成帙總陳條析題曰辯寃倘鬼神鑒此血誠仁人哀其負
屈釋之定國豈乏清時結草啣環矢之曷日

請陳侍御疏

眉山蘇氏之論諫也以龍逢比干之心行蘇秦張儀之術

師竹堂集卷三十

十六

其辭甚辨其意甚婉然非明主之盛事直臣之純節也人
臣進言務殫此心而已矣其行與否非所逆觀也然事關
宗社機伏隱微有人所不能言所不敢言者能言矣而休
于奇禍牽于私愛擬議遷就引之而不竟談之而不激外
博直諫之名而中寓遠害之計如弄嬰於掌股之間調狙
於朝暮之際可以此而施于君父哉蘇氏之說蓋助孔子
取諷之言而不知孔子之意所指一節非謂凡諫君者俱
以諷爲貴也如俱以諷爲貴是比干非仁而武子信愚矣
難言哉難言哉主上明聖寬仁逢怒之臣往往霽威顯融
以作敢言之氣是以壬午迄今讜論劄詞視前代爲盛而

使人縮頸吐舌扼腕拊膺流涕悲憤不能已已未有如陳君之疏是疏之甫上豈惟陳君慨然不有其身而中外之人亡不謂不斃杖下必戍遠徼乃上持是疏且歎且思且置且閱竟無一毫薄譴即此一事主上之優容陳君之忠赤俱三代以來所不多見也或謂陳君之疏信能言務盡厥心而不知所謂術者惜意留中未見之行耳吁是大不然猛獸在山藜藿不採夫猛獸未噬而人避之者誠憚之也謀寢淮南功首曲突障潰隄於螻穴葆元氣於鍼芒豈不宏且遠哉奈何與一言之中一事之施比度長短也予不識陳君第讀其疏始而危之中而壯之既又躍然喜主

師竹堂集卷三十

一

聖臣直躬逢其盛耿耿孤忠不敢出位乃爲嗟嗟歎賞私紀于此俾進言者慎毋以術云

叢抄附餘跋

叢抄二月而畢偶見楚斬周先生所著名義攷愛其精覈又錄其日用常談而弗究厥旨者若干條因歎曰博物之難自昔紀之矣他姑無論如濫觴二字謂江始出于岷山其源可以濫觴及至於江津不舫舟不避風則不可以涉言水始微細僅可濫觴耳今以爲泛濫流弊不失之遠乎夫家語非僻書本文非奧語則忽焉而不考之過也左傳自元凱迄今注者甚衆而近時傅博士屬事辨証如筮短

龜長室如懸著楚子伏已而鹽其腦繞朝贈之以策鹿死不擇音銜而走險豈如弁髦而因以倣之之類皆前人所未發豈傳之智獨賢於先民亦以思之攷之積久而渙然耳乃知求之六合之外而失之眉睫之間學者通患而博學之後繼以審問慎思明辨也聖人之意遐哉淵矣

書虎鈐經後

虎鈐經二十卷凡二百九條許洞自序雖模擬孫吳諸家而談之頗詳其書上言人謀中言地利下言天時凡系于師靡不具論誠軍中之指南也予獨于所謂讓厥者疑焉囊符繫于旗纛舉以指敵敵人駭走密購敵將年命以我

師竹堂集卷三十

六

王相可克彼則近乎巫蠱之流矣我能舉彼亦能舉我能購彼亦能購即彼不能則變幻之卒可以勝節制之衆仁義之師不能當妖妄之輩有是理哉叔子饋藥敵人弗疑仲達詢使飲食必告數子者皆雅稱知兵者也寧味是耶靖康勤王軍聲頗振不爲戰守之計舉宗社生靈而聽于讓厥之邪說兵未及交城因以陷此最不可不戒也予恐讀是書者惑于讓厥之說以爲無事行陣可以走勁敵而殲大將也故識數語于後以諭觀者

先將軍遺墨跋

右詩爲馮瀛王道作或曰宋齊丘非也馮爲人姑勿論而

詩語明切足爲躁進妄觀者藥石先君竹里公蚤承世閱
中遭誣擠晚號耐辱誦此自遺故辛苦備歷怨尤自寡嘗
手書於餘慶堂前粉壁之左又時時戒予兄弟曰汝曹第
如詩旨而行可保身家可祛疾患不必質姑布而訊季主
也已未先君捐館舍門戶衰落風雨浸淫壁雖摧剝遺蹟
尙可辨識敬臨一紙藏之笥中無何上先君寃狀南北奔
馳日理訟牘丁卯事幸昭雪而所藏遍檢不獲嗚呼屏書
古誠思房相之保躬符失常山知趙孤之不肖撫茲思往
愴恨何窮昨偶閱先君談錄夾有薄疏漫視之則曩臨者
墨如新也悲感涕流字爲沾濕爰屬詹生勒之片石俾王

師竹堂集卷三十

十九

氏子孫知先人垂訓懇篤若此安分循理毋萌他念幸手
澤之恒存冀家聲之弗墜略彼黃絹爲我青箱云爾

師竹堂記跋

右記爲子師司徒大夫岳先生作繼山子舅氏參戎公璨
璉述山郡學生近淮大中丞董公威南村海州博士馬先
生奇也舅氏喜賓客園亭花木甲于一郡先將軍性愛竹
城西草堂手植萬竹日吟嘯其中故號竹里博雅豪俊與
舅氏埒先生作記時子甫舞象之齒嘗憶書堂歸口誦是
記先君擊節歎賞曰小子他日當取號此子敬諾以白先
生先生笑曰而翁與此君莫逆欲子師之甚善子而師父

有說乎子對曰周公不云乎文王我師也先生大驚異即
語舅氏邀先君痛飲竹下極懽乃罷未十餘年先生督儲
蘭州病卒先君己未捐館舅氏兄弟中丞公南村先生皆
相繼物故所謂堂所謂竹無復舊跡矣子茲顛毛種種於
此君之道百未師一撫歲序以獻欷誦誨言而愧恨乃購
佳石爰托良工寄肖竹弟置寒玉齋中庶幾子孫蓋子之
愆固不特存吾家子猷故事而已

刻金剛經跋

師竹堂集卷三十

三十

先王母恭人周氏耿氏先母太恭人袁氏俱篤信般若壽
俱七十八九歿俱冬月顏色如生不驚不怖人皆異之余
癸未罹太恭人變檢步幾不起延庚延世輩思所以節抑
從無碍禪師假金剛經俾朝夕柩前跪誦友人王敬美管
登之趙汝師各以書樹亦勸持此經又見南史王固母卒
終身蔬食晝則坐禪夜誦佛經因歎昔賢亦有此者襄事
後遂廬居弗輟時大侵百步外焚劫不絕而余共二童子
孤墳深夜若有護持者願是經善本願少余前後所購幾
十數種今年春延世得小帙精妙易置懷袖乃翻刻與具
善根者共且識余一念悲感云

師竹堂集卷之三十終

十 文 淵

古 鑿 意

幾 二 語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泌園集序

吾師大宗伯學士潯陽董公既捐館之十餘年而其孫嗣茂嗣暉及曾孫廷勳哀輯其詩若文而刻之曰泌園集公巖居日久棲遲碩寬有味乎衡門之什故以泌名其園而茲以名其集者從公志也公以文章妙天下自起家中秘徊翔石渠天祿間日食大官給尚方筆札雍容侍從者歷有歲年天子齋西宮公用時簡與勳輔同儔直一時金版玉函高文大冊多以屬公公所奏御多稱上旨其詞秘世莫得聞也而公卿大夫往往踏門通贊繳惠乞靈幾得片言隻字為光寵公亦多所酬應蓋釐禁之所宗尚雜林之所購求重若鼎彝珍於琪璧矣

泌序

而公常閱之篋中不以示人即門墻下士及子若倩踈請再三終不能得退然若有所深避者則余嘗竊怪之既而測公微指則公蓋有志於經世而不欲以空文自見者也國初妙選賢雋陶之禁林而儲之密勿豈徒使摛華揆藻橐筆優游而已所以賁飾大猷緝緯鴻業於是乎在公固厚自期待而默已注存直俟時耳乃公寢引寢拔既駸駸揆路俛得而竟失之者何公所事嚴主所居要地中制旁掣噴沓滋興遂中萋菲以去去而長澹鄉族具有規略皆經濟緒餘則公之生平蘊抱蓋有怵鬱約結而不得伸者何暇遑詞人之業爭雄鬪捷於觚翰之場固知公之不欲以空文自見也雖然世之所

共寶者若懸黎結綠明月夜光皆藏之深淵邃谷而精靈曄敷光怪溢發窮人力以致之卒顯當世公即欲自閱能終閱哉曩公嘗為余言文者心之聲而身之華也譬之於人百骸四體駭而存焉然構而聚之者神也豈而宣之者氣也匪是則禽鹿強行者耳昔司馬子長上下古今混濫六藝百家以會其神遍遊名山大川覽聖哲之遺跡以昌其氣故涵茹苞括靡所不貫通疏宕邁逸靡所不超詣有出之神解而得之氣勝者遂能凌厲千古為作者之雄此文之正鵠而秋林之型範也余猶記公年已耄耄而扼腕談事下筆壘壘若懸河倒峽其神完氣壯深於文詞得子長家法故其持論如此蓋子

泌序

長既整齊世傳網羅放失成一家言猶曰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以俟後之君子公之意其或出於此乎至於今而公之文遂刻以傳則所謂當世共寶而不能終閱者也夫公志不施用而僅見於文讀公之文以推見公之志後世必有知公者是在茲集矣賜進士及第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子告存問門人申時行謹序

泌園集目錄

第一卷

五言古詩

寄題升陽精舍

送王侍御南還五首

愛賢堂

是茅謝費三相公故處

夜游白龍潭

養泉詩為友人賦

入山同慎子

題六祖像

贈僧相守

泌目

感懷

夏夜張為山王雲竹曹紀山三侍御林平泉嚴養

齋二太史過宴得竹字

病臥山齋得小池置石其中養魚數十頭游戲甚

樂

壽封君介庵七十

龔侯井在煙雨樓下

幽居言志

第二卷

七言古風

武夷行贈李抑齋備兵辰沅

王仙人行

朔風行

題列仙圖壽王隱君

北江彭君破賊歌

釣鰲磯歌 磯在煙雨樓下

秋夜贈盛山人歌

與學博歷山張君夜飲南湖作南湖吟奉贈

詠易 嘉靖丁亥歲作時先宗伯年十有八

龔使君新修煙雨樓成過余宴飲既有壯觀備極

歡情遂賦長歌以紀其事云爾

第三卷

泌目

五言律詩

贈大司空馬翁拜命南都

送藩幕下君之東粵

送李一泉南還

送茅少溪南還因柬乃弟鹿門明府

送友人之任二首

送沈臚丞之南都二首

春夜寄王侍御懋復

春夜寄茅明府

送張君南畿兵馬

對酒

送全少尹之贛榆

贈陳學博

獨行

霽夕有懷俞侍御

曹侍御出按畿輔貽對月之作奉和一首

贈東洲楊太醫

寄芳川主人

送馬少府之南安

贈台州孫處士

野步

李氏園池聽琴

泌目

秋夜二首

月夜寄遠

送沈光祿南還二首

送楊進士奉使朔方因還蜀省觀

送姚江劉明府

許茗山使君山守夔州月餘令弟石屋復拜留都

比部伯仲相繼言別

贈少府姚君之烏程

朱射陂出宰烏程贈言三首

寄朱明府

日暮東郊作

題雲峰卷

送滿城陸明府三首

述懷

酬王檢討子難月夜見懷次韻

秋夜送王光祿使還嘉禾

壽高都王封君二首

贈李太常出補磁州

送王及泉明府出宰吳江二首

病中送徐華原侍御

贈別虞部吳君分署錢塘二首

贈別同年高中玄太史

泌目

除夕送何春泉給諫

壽秋江戴先生

初歸山中作

秋日臥病應天山亭

七夕同子睿晚坐

晚坐寺中

山亭卜居

夜宴同盛山人莊處士

禪房中夜

亭中遲客不至

贈五臺山衢上人

四

弔慎處士墓

秋晚茗溪道中

棲雲寺早起

過金子新第

贈張明安

鄭子長府言別道過靈璧縣往見王明府因贈此

作并寄王云

送嚴少府之任萬安二首

送唐邑博之京口

贈何元朗內翰之南都三首

送吳少府

泌目

送王明府之官因便道省覲

贈漳浦慎明府

送李子倅楚中因寄屏石使君

贈黃明府之潮陽

訪侯郎中

夜歸墮馬戲作

送學博陳子之任

寄懷章太僕

送胡使君之長沙

送沈君之滁陽

送郡侯李君之建昌二首

五

送蕭明府之任廬陵二首

贈戴司理之袁州

贈別駕王子之沅州

送朱刺史之潁川二首

送孫君之龍岡驛

送邊明府之任歸安二首

與陳少淇夜別

寄蔡子

贈醫師滕君歸吳

贈張復庵都諫參知蜀藩便道歸省

送姚侍御出副閩藩二首

泌目

送陳參軍之廣寧

送少府張君之將樂

第四卷

五言律詩

揮使戴君故西原先生之甥也因其南還賦此以

贈

贈太醫彭君南還

送吳霽寰督學山東

送林明府之任

贈藩理徐君之楚因便省覲

贈別駕沈霞川之任

六

送李少府之吳江

送內弟少府韶溪顧君

送太守包君之路南

送吳給諫

送紀少府自保定遷元城

送別駕唐君

徐諫議魯庵奉冊使河南贈別二首

太史乾庵馬君奉冊使蜀中送別

壽泉石翁八表二首

送別

贈阮子元西登第後還家省覲

送目

七

送紀明齋使君之光州四首

壽姜君泉南

題高君南圃

贈馬埭山之任南都

贈李將軍

弘法寺王侍御宴集二首

冬日送沂州林學博

送閔少尹還邑因寄孫明府

夏夜伍使君宴集二首

贈王盱山

殊勝寺唐郡侯宴集

夏日過楊水部清風亭

尋萬鹿園不遇

贈石林上人

昭慶池上夕步

同汪西潭方伯胡石屏僉憲游太湖

贈郭少府

湖上宴別王侍御雜詠六首

別潘太史

題楊水部山樓

臥疾早懷

秋夜懷王使君

送目

八

過王東華使君同宿禪寺中夜有作

城下緩轡望王使君寺居

送別樂安郭明府二首 有小序

送魯明府之招遠

壽許封公八表二首

寄贈雲石鄭使君二首

贈沈儀部觀頤再起南都三首

紀夢 有序

招遠遊故人

壽太史倪君八十

寄沈玉陽

送觀頤沈公北上二首

嘉禾道中偶成

白蓮寺

送天官許君北上

對月寄錢選部

七夕風霾與友人別

客過詠雀

賞菊

次答王生

班婕妤詠

桐廬道中

泌目

新都道中

贈嚴州楊使君二首

富春夜望

新安道中雜詠四首

山中人問官有作

贈廉水張君

過真如寺

夏夜與客小飲二首

園中新秋

新霽與客夜坐

過釣臺謁嚴祠

大霧 時萬麻庚辰秋日也

灘上阻舟

淳安道中贈令君

江望

望江上人家作

宿陽山寺

登慎侍御園亭

壽張學博八表

送客北上賦得雲

贈滄洲嚴處士

夏夜園亭卽事二首

泌目

園中喜馮文學晚過

池上

泊舟鶯湖適王山人至

池上偶成

亭上

贈友人

寄曹中丞

詠鶴四首

山中贈客

茗雪道中二首

贈內弟朱君赴汀洲郡幕

十

百泉勳部枉過不遇有作見貽率爾次答

至夕

冬夜有懷

送郡幕鄒君還嚴陵二首

壽卜君六表

壽憶竹張公九表

園行

藩幕雙泉親丈暫晤言別賦贈

送下邳沈判官

送中翰李君奉使還閩有感

壽憶竹張君二首

冰目

雨後送別鴻臚朱君

贈錢明府之新建

六月菊盛開對飲

春夜延望偶懷親知率爾貽答眷然有飛塞南歸

之想

湖上寄萬鹿園山中

同友人夜酌次韻

諸子夜坐法華竹林敘別

舟中懷友

與楊水部言別

新安道中

自遣寄鎮山朱丈二首

春夜聽琴二首

新都道中

新安江

自涪安入新安江薄暮一首

過靈隱廢殿 因燈致燬

文昌宮小憩一首

夜至嶽館宿黃庭院

再贈王盱山

任郡侯齋中宴集

秋日過宴心山樓上

冰目

溪上夜坐

德清道中憶有周郡侯夙約不遇

第五卷

七言律詩

贈張侍御按浙還朝

送錢進士奉使

同袁元峰茅見滄二太史飲湯詹簿第燭下看菊

和袁元峰賦堂中菊

和王槐野太史卜居

和王槐野過朝天宮

至日候朝

至日朝罷

出朝送上虞陳令

冬至日有懷院中諸僚友

春日同友人早過西苑

夏日靈濟宮同館宴集二首

乙巳夏早詔禱郊壇陪祀有作

晨霽入朝

送蕭侍御按部貴州因過粵省觀

月夜寄潘二時謫海北

寄筓溪顧中丞

寄萬儀部思節

冰目

寄謝文華民部謝時分曹維揚

寄傅中丞應臺

昔擬大閱頌一篇白石比部見而賦之因有子虛

之贈遂答此作

贈李中丞

寄上尊師張公水南

山中送吳子奉使

發都邑贈餞送諸友

登金山寺

過呂梁贈陳華山水部

夜宿吳山人故居

出郭

西湖

送侍御斗城孫君巡陝西茶馬

病中喜蔡憲使自蜀朝賀初至

嚴太史邀宴席上占贈

趙兵憲將之薊鎮道過畿甸奉贈

贈吳侍御出按鳳陽諸郡時方有烏夷之警

送白溪先生之江陵

贈武林陳郡侯

贈奉常稚川兄之南都

贈月洲丈賜假還豐城

冰目

贈納言湯練川之南都

壽崦翁大中丞

新正臥病書懷

送王侍御按廣西

送范虞部監冶遵化

贈徐侍御按滇二首

做廬始成曹侍御過訪見贈次韻奉答

三茅觀同王侍御讌集二首

和王侍御同藩臬諸君遊雁蕩

山居夕步

春日張明府邀宴天寧閣上

送吳水部開省沛上二首

餞巨明府

秋日送張水部開省錢塘

送曹使君之南康

送王主簿之寧陽

病起諸君邀飲沈戚晚別業

題沈莊

贈金山姜將軍七表二首

燕塞

冬至日寄王處士

贈聶將軍 曾中武舉

泌目

月夜贈陳簿

贈張僉事備兵建寧

贈魏民部

贈陳將軍自楚拜山東闔帥因而使秦

贈給舍徐子奉使冊封楚藩

贈別晁太史使洛

贈申給諫使德藩

贈華駕部改南都

除夕有作

朱明府以廷平遷謫崇德兼行諸縣事奉贈

第六卷

七言律詩

答贈吳藩伯 有小序

夏日新莊

送大中丞憲公之薊門

秋日湖上送客遊七里灘

壽詹贊吳君

柱史詹公按部還朝便道過豫章弭節奉贈二首

壽少司馬溫公

答少司馬溫公移書枉問

屠緯真儀部枉過適予伏枕因貽雅什依韻奉和

答五嶽陳公

泌目

送王侍御按浙還朝

壽范司成屏麓

寄贈羅水部

天尺樓詩 有小序

侍御純吾鄧公按部還朝奉贈

壽施隱君南石七表二首

贈大中丞三泉周公轉大廷尉

與趙明府同游太湖過飲二首

與虛白張君夜坐

夏日過吳門謁李中丞二首

贈禹門山人六表

十六

聞嗣成孫被放後往游泰山喜而作此問之
奉寄少保潘公并序

望昆山有懷潘司空有小引

早秋同石翁學士苑中遊覽

上巳日逸老堂讌集

秋日過南石雙瑞堂宴飲

詠牡丹

詠紅藥

春日同錢子汎舟

初得葛山別業是葛仙鍊丹處

春日園行客至

泌目

十七

種橘

吳中丞貽示早春溪行之作用韻奉懷一首

園中

斗垣龍君見訪贈別

晚過吳江宿姑蘇城外有感

湖邊風雨

齊雲巖雜詩四首

自白嶽歸聞雁

七里灘阻風次日作

病起湖上夜飲

李使君枉顧問疾卽席奉謝

題元美小祇園

張使君誕辰奉贈

贈李將軍

浮玉山夜泊

病起得同麓余學士諸公書

贈方文明居士

郡倅羅君過訪留集

園居卽事

夏夜留客

茅順甫枉顧敝廬有作貽贈奉酬

病起遊錢塘

泌目

十八

贈馮太史開之

贈孫小溪中丞二首

夏日與諸君避暑蔡蕩

贈刑少府轉昌平別駕

王中丞思質輓辭公卽元美尊人也

寄鳳洲參知

送王荆石司成

壽慎山泉侍御

皇甫封公六表壽詞

淇竹陳使君自括蒼遣使相訊寄謝

五日與客宴飲忽談曩事因感新懷醉中有作

送徐使君之任閩中

夏夜城南小園

奉酬存翁師相

中丞我渡陳公席上賦贈

湖上小飲

存翁師相誕辰用韻奉贈

北堂鳩瑞詩 有序

贈大中丞廬山張公移鎮南都

寄履庵范宗伯

虹橋詩為太醫蔣君賦

憲使沈劍南招飲煙雨樓

泌目

留別沈使君

贈使君方齋史公之任粵中

送太醫黃君

贈左使陳雨泉七十

和洞翁宗伯見懷之作

樂巖詩為沈太醫賦

右湖詩為周虞卿賦

送馬將軍

使君蔡公往在攜李曾過草堂久闕奉聞忽承貽

問既感高誼殊慰積懷因作附謝兼訂雁蕩之

約云

十九

偶謁大中丞李公序時以積雨洪水方興至是忽

得晴霽雖將墊溺或可無虞喜而再贈二首

贈給舍葉子使郢兼簡郢都曹侍御二君皆同館

也

同友人夜酌敘別

沈朱二進士北上饒之有作

新夏雨初已池亭對客夜談

題馬方伯石渚別業

望海篇奉送陳使君行部鹽官作

馮開之夜宿瑤光閣次早予將訪之適其已行悵

望有作

泌目

安南納款

玄墓道中作

過光福題贈本立上人

太湖

郡侯謝公有贈次韻奉答一首

春日初霽西遊

同嚴子孚登道場望太湖弔孫太初墓太初自高

士惜其猶未聞也茲獨深致意焉

高士王君雅多山水之癖過余嘗上登海天閣有

作見贈輒爾賦酬云

題榮壽錄

二十

柱史張公按部還朝遂以贈行兼爲答謝二首

過吳君山園

早起書懷

寄林與吉

使君越湖邵翁八十初度令子侍御因以按部便

還越中得拜堂下奉贈

丁未春入朝呈院中諸友

第七卷

五言絕句

月夜送易憲副督學四川二首

贈空山人二首

泌目

思家中別業

題昭君畫

直廬偶成

懷陳中丞三首

七言絕句

方時湘訪予不遇別去金陵因寄訊一首

武城逢孫比部聞簫作

泊舟有感

朱太夫人壽詞

贈郡幕吳君之南陽二首

山居卽事二首

詠獵犬有感二首

三月晦日張明府邀飲有作

草堂新成適子睿過偶作

溪上草堂

寄贈日者汪君

學博季湖賀君在顧奉贈二絕句

小鳥

幽居

病臥荒莊辱林使君相訊賦以志謝二首

溫司馬出師歌六首

怕春陰曲

泌目

題邵平圖

贈朱生說者

劉長興謫天台郡貳因錢文學往謁賦以寄贈二首

詠真如寺纓絡松

贈誠齋紀文壽詞二首

讀易嘉靖丁亥歲作年十七

聞秋聲有感嘉靖丁亥歲作

徐子自吳興馳入京都來療子病贈別

園中冬青甚茂偶題

紫燕

戲從溪上釣魚作

贈大中丞胡公塞上歌七首

六言

賀尹山人遷居東里二首

五言排律

題世芳樓 茅相公故處

贈錢南郭

送吳侍御按部江石

送少司成文石之南都十韻

九日宴達觀臺上

贈左伯陳公奏績

泌目

寄贈觀察李公十八韻

賜谷王使君壽詞十四韻

壽大中丞養翁李公廿八韻

邑侯鄭初祝公壽章

贈鏡宇沈公以大廷尉轉少司寇一首

送孫宮庶柏潭

夏日苦病忽致聾瞶寄呈孫學士龔使君

奉贈大中丞心翁常公遣將西征大捷詩 有小序

奉贈少師石翁壽詞四十韻

壽玄翁相公六十韻

憲使劍南公轉江西藩伯贈別五十句

松亭詩為宗藩賦

入西湖信宿靈隱寺

七言排律

陳使君邀飲天寧寺閣

王司寇元美赴南都奉贈長律一首

呂少府冬夜招飲西寺

贈龔毅所憲伯十七韻

讀王元美集有作 時公起家改京兆故落句及之

訪凌工部作 有小序

答王中丞 有小序

健齋明府夜宴即事十韻

泌目

送侍御馬公十四韻

積雨後有懷寄承山宋文

徐郡侯行縣江城因寄此作徐建安人也故以之

發端云

晚寓禪寺龍使君携酌過宴夜深言別奉贈七韻

詩餘

贈山人 調生查子

春暮送客 調王樓春

送人入山 調何滿子

春日聞怨 調鳳凰臺上憶吹簫

第八卷

書

謝京師諸老書

與王荆石書

與王荆石書

與申瑤泉書

與陸五臺書

與許敬菴書

與許敬菴書

與申瑤泉書

與王相公書

第九卷

泌目

書

與周衛陽書

與何震翁書

與叔孺書

答子肖玄書

答徐老師書

與胡梅林書

與李克翁書

與許鴻川書

與何吉翁書

答曾魯翁書

答念華張公書

第十卷

書

與王鳳洲書

與陳近衡書

與王守原書

與胡順翁書

與少宰王荆門公書

與少保豫所呂相公

與瑤泉申相公

答大宗伯水簾潘公

泌目

答大司寇西石王公

與大司馬鑑川王公

與太史余同麓公

答大司成余同麓公

與少宰同麓余公

第十一卷

書

與大司空印川潘公

與大中丞鳳洲王公

答部伯及泉李公

與大中丞嶺山張公

與大中丞我渡陳公

奉少師存翁徐公

與太僕卿石東林公

答符卿戚中嶽公

與大宗伯履菴萬公

與大宗伯平泉林公

與少司徒吉陽何公

與大司馬金湖方公

與少司成大疇萬公

與少司馬蘭谷鄒公

答大中丞少渠張公

必目

與大中丞松屏謝公

第十二卷

書

與大廷尉我渡陳公

與少宗伯正峰孫公

答少司馬南明汪公

與郡伯及泉李公

答大中丞鳳洲王公

答郡伯鳳坡易公

與憲副鹿門茅公

與大宗伯對山林公

與大中丞鳳竹徐公

與大司馬印川潘公

答大宗伯對山林公

與兵憲及泉李公

答大宗伯洞山尹公

寄渡斗城學憲

答大宗伯遠峰汪公

與學憲壽齋喬公

與京兆鑑塘周公

第十三卷

書

必目

與大宗伯內山裴公

與大司馬近滄谷公

答定菴陳明府

答藩伯蔣雲龍公

答劉處士

答憲使裕齋張公

答郡丞定菴陳公

答郡伯陳淇竹公

與大中丞東泉鄔公

答大中丞胡玉吾公

答左伯龍灣徐公

與宮端屏麓范公

答兵憲笠洲王公

答郡伯王越峰公

答大中丞近岡吳公

與少宗伯白野殷公

答憲僉憲理菴公

答督學少松滕公

第十四卷

書

答學憲莊陽山公

與少司空五臺陸公

泌目

與郡推郝衛陽公

與郡伯張起潛公

與中丞春宇賈公

與藩伯賈春容公

答憲副呂鳳川公

答憲僉須成吾公

與郡伯段蒙岡公

答憲副見嵩劉公

與藩參弘軒張公

與左伯近野蒙公

與少司成王荆石公

五

與侍御次山王公

與中丞近野蒙公

與郡伯海岡鄧公

答郡伯曹如川公

與職方南離錢公

答侍御孫鶴峰公

與刺史馮源泉

與符卿鏡宇沈公

答水部凌繹泉公

第十五卷

書

泌目

答大行質菴孫公

與郡丞龍澄源公

與督學石洲林公

答勳部百泉皇甫公

答侍御周乾明公

再答侍御周乾明公

答憲使孫長山公

與藩伯九山張公

與藩伯南臺魏公

與太保傅鎮山朱公

答中丞漸菴李公

五

與左伯白野朱公

答謝衡冲侍御

答侍御肖玄于公

答侍御邵梅墩公

與學士余同麓公

寄大宗伯泗橋陶公書

答寅所方明府

與郡伯懋軒王公

第十六卷

序

贈侍御巽齋陳君考績序

泌目

送光祿少卿江子謫長沙別駕序

贈太僕介卿確菴曾公序

贈地官樵野崔君自廣德量遷序

贈禹城二尹近溪徐君馬政獎勵序

送尊師蜀山游先生任高郵別駕序

贈南虛丘先生擢四川理問序

永新尹氏總譜序

第十七卷

序

送邑侯璧山盧君入覲序

贈郡侯月川梁公轉荆相序

奉贈郡侯朗峰錢公膺召序

贈邑侯鳳坡易君序

贈玉溪包君授西城兵馬司指揮序

贈柱國大都督東湖陸公序

封君白溪鄭翁序

贈明府質齋李君膺臺獎序

第十八卷

序

蜀川譚公四壽序

祝尊師大司空退齋林公序

壽郡伯思湖黃公序

泌目

贈張母太恭人壽八十一序

贈東湖曹封君及劉夫人同壽序

贈憲副應臺先生備兵陝西序

贈淡菴戚處士夫婦同壽序

壽奚川先生年七表得侍其父九表同壽序

壽喬母儲太夫人六十序

贈蒙太恭人上壽序

壽封君蕙坡馬先生六十序

第十九卷

序

贈郡伯唐巖先生誕辰序

壽封君南莊處士澶淵晁翁序

大宮保太宰嶽丈默翁吳公壽序

贈朱母碩人六表壽序

壽封君毅齋江翁六十序

題畫贈李君與配同壽序

送郡推周子壽其親西間封君序

壽泉石紀翁七表序

壽封君玉溪翁七十序

第二十卷

序

尚友堂詩集序

泌目

奉贈太子太保大司馬岨翁張公歸蜀序

奉贈右司馬大中丞一翁溫公以大司徒召還序

仁聲錄序

吳江明府趙侯異政編序

奉贈大中丞志齋周公轉南少司徒序

奉贈邑侯袁公奏績適常袁太公七十壽誕以具

慶馳褒序

第二十一卷

序

奉祝邦君觀瀛翁沈公五十壽誕序

奉贈吳邑明府章南周侯奏績因晉位天官北上

序

奉贈郡伯觀瀛翁沈公奏績序

奉贈少保大司寇御史大夫印翁潘公七表壽序

奉贈大中丞心翁常公遣將西征大捷序

大司空南坦神樓序

湖州府誌序

第二十二卷

序

奉贈使君藩參中陽舒公轉河南臬使序

奉贈郡使君及泉李公考績序

奉贈郡伯及泉李公轉按察備兵吳中序

泌目

奉贈郡伯近岡吳侯膺卓異盛典序

奉贈郡伯東巖栗公奏最序

奉贈郡使君成吾熊公奏績序

奉贈郡伯成吾熊公入覲序

贈郡丞梅亭藍侯轉山西憲使序

第二十三卷

序

奉賀郡理順齋張公考績馳封序

贈明府文洲羅侯考績膺褒典序

贈明府鑑池李侯考績膺褒典序

奉祝元輔瑤翁申公五表壽序

奉贈大中丞松屏謝公晉少司徒序

奉贈憲使鳳洲王公之任山西序

奉贈大中丞兌翁蕭公轉南都少司空序

奉贈參知使君幼川劉公轉河南按察使序

送東湖張長公赴任鎮遠序

送射陂邑侯朱君入覲序

贈璧山盧君令歸安序

第二十四卷

序

邑侯雲屏先生膺獎序

奉贈大學士少保礪翁八十壽序

泌目

壽封君玉溪翁七十序

大學士尊師存翁夫子壽序

奉祝少師元老瑤翁申老先生六十壽序

郡伯思訥李侯稱祝序

贈范母陸太夫人七十壽序

奉祝沈母林太恭人八十一壽序

第二十五卷

序

圓通神異集序

浙江鄉試錄序

浙江鄉試錄後序

雲巢餘樂序

贈蔚州衛經衛蕭君考績序

贈肇慶節推小泉趙君還郡治序

贈鍾山先生擢廣東參議序

贈太史內山裴君奉使序

跋默翁遺草序

奉壽元輔存翁八表膺聖朝存問殊禮序

奉贈浙參知九山張公轉閩臬使序

會試錄後序

武舉錄序

贈烏程令錢奚川入覲序

泌目

贈籍部鍾山袁先生奉使南還因便省親序

贈別白石蔡子任歸德守序

贈經府凌君之任梧州序

鄧先生益菴序

贈都諫韋軒鄉丈先生參知廣東藩司序

贈郡博石溪陳先生膺臺獎序

贈郡倅楚東湯侯膺獎序

賀封君陟峰徐翁榮膺馳典序

贈款薄雙溪沈先生序

光裕錄序

第二十六卷

記

都督僉事掌錦衣衛事贈右都督陸公祠堂記

御史大夫左司馬岨翁張公定浙變記

張君東墅記

達尊坊記

進士題名記

大鶴山人記

柳州鄧侯留鹿記

山西道監察御史題名記

第二十七卷

文

泌目

陳後梅入觀文

傳

平都蠻傳

姚蘆溪傳

頌

擬上大閱頌有序

贊

雲厓公贊

方伯西臯公贊

雜著

奉贈大天卿章南周公北上帳詞

題湯詹簿遺像

題天聖寺重修冊後

第二十八卷

碑

嶺南平寇碑

漢壽亭侯關公廟碑

重修朝天宮碑

擬撰御製太嶽太和山重修玄殿碑

分宜縣新城碑

淮揚紀功碑

第二十九卷

泌目

碑

海塘碑

長洲縣儒學重修碑

浙直分署碑

夏鎮鎮山書院碑

明贈徵仕郎戶科左給事中一葵湯翁配封太孺

人何氏合葬墓碑

少保賈公神道碑銘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熊公神道碑

江西重建貢院碑記

呂梁洪水部陳君去思碑

通州重建察院碑記

保定府知府題名碑記

第三十卷

祭文

祭岳翁吳太宰文

駱太孺人祭文

祭王愛荆文

祭李文定文

祭曹母文

祭孫封君文

祭陳松谷文

泌目

祭茅恭人文

祭徐雲翁文

祭潘夫人文

祭嚴心萱文

祭沈筠溪文

祭施南石文

祭紀明齋文

第三十一卷

行狀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默泉先生吳公行

狀

成國太夫人行狀

封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孫柳西公行狀配徐宜

人行狀

福建按察司副使監泉卜君行狀

第三十二卷

墓表

順天府府尹近川查公墓表

潘藩教授趙川蔡公墓表

墓誌銘

承務郎南京光祿寺良醞署署正中何吳君墓碣

銘

泌目

吳孺人墓誌銘

處士悅開姚君配徐碩人合葬墓誌銘

處士犁雲凌翁墓誌銘

沈母徐碩人墓誌銘

陳母王孺人墓誌銘

第三十三卷

墓誌銘

贈通議大夫都察院石副都御史龍潛張公墓誌

銘

處士南津杜君配劉孺人合葬墓誌銘

湖廣布政司右叅議石雲沈先生墓誌銘

贈國子監司業夢山范公同配封太安人陸氏合葬墓誌銘

逸士夢溪胡君墓誌銘

處士董君配蔣碩人墓誌銘

慶陽府通判夷門唐君墓誌銘

第三十四卷

墓誌銘

南京刑部江西司員外郎進階朝列大夫凌藻泉

公墓誌銘

雲南臨安府檢校東軒閔先生墓誌銘

封刑部員外郎困吾昌先生墓碑

泌目

贈承德郎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

黃雙湖公墓誌銘

贈徵仕郎刑科左給事中雲龍陳先生墓誌銘

棲筠處士張公配褚碩人墓誌銘

余山人墓誌

第三十五卷

墓誌銘

圯南余處士墓誌銘

封翰林院檢討徵仕郎一溪王先生墓誌銘

朴齋巨處士墓誌銘

奉直大夫刑部清吏司員外郎明齋紀君配宜人

吳氏合葬墓誌銘

太平府知事陸肅齋先生墓誌銘

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資政大夫訥菴吳公配夫

人劉氏合葬墓誌銘

煙村先生顧公墓誌銘

散官直齋李處士墓誌銘

第三十六卷

墓誌銘

正議大夫順天府府尹畫溪姚公暨配椒人錢氏

墓誌銘

通議大夫南京刑部右侍郎白石蔡公墓誌銘

泌目

徵仕郎工科給事中坡東王公墓誌銘

封孺人累贈一品夫人沈氏墓誌銘

處士竹墟顧公暨配巨孺人合葬墓誌銘

第三十七卷

墓誌銘

贈恭人莊氏墓誌銘

南京太僕寺丞王子敬先生墓誌銘

中憲大夫南京太僕寺少卿東臺銘

王公墓誌

秋軒李處士墓誌銘

南京高橋門千戶所吏目西野俞君墓誌銘

龍潛張處士墓誌銘
嚴母吳孺人墓誌銘

泌目

目

泌園集目錄

五言古詩

寄題弁陽精舍

卜居弁山陽山陽足真賞抗館出幽岑凌軒闕疎莽雲
日共澄霽峰巒互開敞觸景有奇矚聆聲俱妙響遺情
既超曠理喻得心爽粵子嬰塵樊久抱山阿想偶酬適
俗心終然謝時網

送王侍御南還五首

山木自有枝結交亦有因豈無宅人故莫若心所親願
得展婉變攜手同清塵變故出須臾離別在茲晨如彼

泌一

嘉業堂校刊

同枝葉一旦東西分與子俱食荼孰知中苦辛含情各
倉卒匪我言所申

其二

將子上河梁河水流瀾瀾蒲葦何靡靡白石何齒齒寧
為蒲葦枝不作水中石蒲葦相因依石轉無終極客行
自茲始萬里安可即願保金玉軀慎子馳驅日

其三

平生斗酒樂不知別離苦離人何草草相視各淒楚四
坐屏絲桐旨酒忽不御遊子懷所生居人慕儔侶兩心
同含酸淚下忽如雨

其四

清晨駕出門白日晚以暮何用解愁憂眾賓盈廣坐嘉
義縱橫陳豈不慰情懷低頭私念君結我長思慕傷哉
心踟躕行矣即長路

其五

紫色易亂朱下里或陽春微言難可辨所貴聽者真百
家多憤憤願涉大道津鑽木會見火汲井會見深人生
百年期流光如颺塵勉哉崇令德勿為時所侵

愛賢堂

是茅謝賈三相公故處

名區結靈契勝地棲上賢三臣繼登輔我公陟揆端台
位信接踵宅第疑相傳經始改新構曩基實依然流風
悵昔載興懷在茲年神期雖異槩襟賞聊同詮遠規符

泌一

二

上代近鑒沿目前魯尼稱竊比周旦務思兼君子貴取
善豈曰徒勞謙道高積遐度德盛無遺筌往哲既有慕
時彥俱見延優渥被廣坐浹惠周末筵攬俊日靡逮憐
材意如偏協忠濟大業寧為一身專光昭燭海內勳名
薄中天元工稟洪造微物荷采甄仰承嫵婉心欲喻申
難言

夜遊白龍潭

月出始微茫來行曲堤上蒲葦蔚參差煙波宛相望樹
裏隨清觴沙邊蕩蘭舫美人悵有懷悠哉詠河廣

養泉詩為友人賦

山中信可珍山下泉初冽始出每潺湲既流轉澄澈藻

影連星文石光寫明月涵泓一區裡蕩漾映天末主人
多靜觀養真自怡悅理悟神更幽達生事靡闕日日泉
上游垂綸慕前哲

入山同慎子

休沐始歸來幸此乘閒適偶從谷口行復向林中息水
露澄夕容山幽澹秋色忻然逢故人坐對長天碧

題六祖像

師自西竺來九年常面壁間經祇樹林坐倚招提石非
寤亦非寐常忘乃常寂何言國王尊一見勢自失靜屏
徒御喧密歛旌旗色恭持浴日心敬禮彌天釋既吐無
聖言頓遣有為迹空彼六根塵仗此三昧力甘雨歸路

泌一

移青溪覺花白

贈僧相守

上人崇戒行早暮禮西天真空本不染善果恆有緣靜
堂嗣芳躅妙悟何澄然浮雲萬里淨明月一輪懸同時
沐恩寵法印相承傳登場稱二梵升座掌八禪無寂亦
無動永守玄中玄

感懷

人生如旅寓有去必有還忻戚復何為徒自苦其間譬
彼芝蘭草培植何其難朝來方把翫夕暮成摧殘物理
固自有中情獨悲酸哀猿響天末慈鳥啄簷端繁星將
欲散明月消以寒愁人不能寐披衣起盤桓頃刻萬慮

盈涕淚增汎瀾

夏夜張爲山王雲竹曹紀山三侍御林平泉嚴養
齋二太史過曼得竹字

中庭頗閒曠清夜遺煩溽初月出高城微風度蕪竹理
解形自志意適景常足所願賞心人時時晤幽躅

病臥山齋得小池置石其中養魚數十頭游戲甚
樂

積痾情難懽淹臥時易緬翫芳聊自愉悟物暫可遣嘉
木陰始敷鮮葩落猶泣緩步忽周庭俯仰恣味眇小池
盈尋尺石窟流波轉羣魚方出游初日光正閃揚鱗揭
深蘋率隊戲清淺乍若樂有餘亦似勢足展濡泳苟得

泌一

性江湖竟誰辯撫化心爽然省已任偃蹇

壽封君介菴七十

許詢原好隱栖遲在巖洞早餐煙霞氣晚絕朝市夢養
魚曾鑿池灌園還抱甕瀟灑出風標飄飄脫塵鞿簪紱
雖暫膺道書常自諷鳩杖倚天行鐵笛臨風弄願進東
海籌曼與西池共

龔侯井在煙雨樓下

武林蘇公堤橋李龔侯井德澤既皆洪流滋亦同永于
年轉轉聽清聲發修綆

幽居言志

南國有狂士投荒世無憐屏居非自謝願侶虧周旋鴻

鶴本不遠眾鳥喙孤鷲物性各有適志意兩不牽中路
忽進退無常羣所嫌絕引特易事正爾難獨捐嗟予慕
通達失據時顛連云胡已違棄依依望能援詎謂才有
取要是義自賢微衷良不偶感歎情難遷有生射蓬失
天隅歲空延孱弱懼易朽徒負少壯年明時正更化禮
樂何彬然維新介聖慮萬機方精研遭逢間垂古何幸
今親瞻嘗聞制作理深仁兆其先垂紳拱玄嘿百職司
存焉福風在厚養精神用匪偏昔人專擇任得一萬乃
兼願言臻至治行慰溝壑填居卑事易忽地遠嗟誰宣
職當樂幽居勿使外好纏至樂理無擇靜觀得所恬深
春萬物熹媚我以眾妍閒門書寥寂頽然對前軒林鳥

泌一

五

聲屢變悠悠與化參我心不自知借爾代我傳天機在
耳目冥莫未能言采真足自老此意君勿誼

七言古風

武溪行贈李抑齋備兵辰沅

君不見漢家世祖稱神明入纂帝統開皇京虎臣盡奏
 中興業雲閣齊標上將名上將桓桓定邦國闢除海內
 雄圖立當時若數承平功惟有伏波功第一交州合浦
 早揚旌隴西南嶠皆傳檄功成隴嶠真堪羨據鞍更向
 承明殿應憐臣節本難渝定擬君心終不變自古名高
 謗易隨明珠薏苡誰能辯由來薏苡會生疑况復於今
 到武溪感時俯仰皆成漢懷古踟躕人孰知李君本是

泌二

嘉業堂校刊

憂時客盡道天生扶社稷題柱長傳伏省名持衡更有
 匡君策風神四海總相傾意氣羣公共爭識風神意氣
 天下奇闊達自信心相知誰言萋菲終成錦已見慈親
 早下機一時萋菲何須道自有功名丞相保擁麾此日
 指全荆襄帷萬里臨南徼鳴鐘樹羽疆場靜賣劍投戈
 鬪爭少李君之才世莫倫有文有武皆絕人運籌尊俎
 成餘事搖筆染翰長如神太平權晏時時在文騎縱橫
 擁軒蓋花開作賦沅水濱月明坐嘯壺關外昔時武溪
 何毒淫今來溪上生芳塵賈生鵬鳥何須作宋玉悲秋
 未足論定知宣室須材子莫向溪邊淚滿巾

王仙人行

君不見漢家仙吏有王喬飛鳧萬里何飄飄上方競識
 尚書履太史長占月朔朝君今本是神仙籍早來更得
 長生術身經勾漏餌丹沙盡道河陽好顏色徒聞獻賦
 承明廬終見分符海濱邑海濱日日彈鳴琴坐對清漳
 漳水深冠裳早已通南粵禮樂今知化七閩七閩共識
 神明宰一日聲名遍窮海還看化理至今稱更喜絃歌
 長不改絃歌正值太平時投簪謝紱為君思人人莫挽
 平陵轍家家多勒峴山碑投簪今住盱江邊柴桑彭澤
 正依然壁房丹竈參差起霞室雲堂次第連洞壑泉林
 足游行蓬山碧海應非遠桃花已見結千年靈藥初聞
 成九轉別有仙郎在帝堦鳳閣鸞坡更透迤殿前珥筆
 趨丹禁闕下鳴珂入紫薇紫薇丹禁有光輝誰道王孫
 憐未歸瑞日祥煙瞻御極白雲青草戀庭闈庭闈此日
 多嘉慶行看獻歲春王正年年壽域笙歌深處處星橋
 燈火盛星光南極轉分明丹桂靈芝漸次生天邊玉樹
 遙相映堂上班衣列自成天邊堂上捧觴情年來歲去
 樂昇平願言此日瑤池晏長俟他年河水清

泌二

朔風行

朔風萬里冲雲霄赤日光撼崑崙搖天河翻水八柱撓
 地輿震軸萬竅號飛石走瓦不可數豺狼虎兕乘時嗥
 叱咤小物弄造化壯士側立首重搔出門三匝勢阻隔
 歸來憶昔江之臯乾坤建極有常位江海底定無波濤

拔劍獨坐神自足對壁寂靜氣斂豪把柄在手事特易
立命由我天何勞人生得失等羽毛壯士亦未終蓬蒿
莫以窮達觀吾曹

題列仙圖壽王隱君

仙人住在東海東十二萬里洪濤風蓬萊隱出雲氣上
扶桑倒映虛無中瑤池玄閭暗相接瓊臺貝闕開層宮
崇厓疊嶂若無地中有一路天爲通仙家日月彌終極
駕景凌空恣遊歷朝從溟渤暮崑崙雙劍成龍人莫識
桃花洞口彈玉琴紫芝筵前橫寶瑟悠悠回首八千秋
一咏一歌猶未畢知君學道應有年便爾成仙豈無術
五岳眞圖袖裏傳九轉丹方枕中得願君渡海跨神鰲

泌二

莫學當年坐鞭石

北江彭君破賊歌

海風吹暗扶桑日海波如山陣雲黑島夷盜弄潢池兵
海魚鼎沸天吳泣自從東南承平久官軍無數多辟易
大城畫閉小城隳鄉村往往生荆棘古來寇盜未嘗無
只今將吏何失職九重赫怒勞宸衷神謨密定帷幄中
詔頒轅門易大帥復令諸道選熊彭侯挺身自西楚
虎頭燕領眞英雄邊庭一奉羽檄召樓船卽日來江東
東征仗劍報天子誓滅妖氛雪讐恥穰苴兵法世所稱
彭越威名疇足比一身已號萬人敵帳下盡是千金士
列戟晴飛六月霜揚旌夜捲三江水布陣三江如組練

號令分明若雷電衝鋒陷堅勢莫當推枯拉朽猶酣戰
楚軍先登遂破賊諸軍繼至徒爭美非憑龍豹有奇韜
誰取鯨鯢梁京觀捷書馳報建章宮千官拜舞明光殿
將帥一時俱勒功君王萬里眞如見彭侯忠勇天下聞
天朝降勅褒殊勳得來金印掛兩肘賜出銀帛班三軍
輕身歸府下簾幕經生賦客常盈門橫戈昔草平夷奏
解甲重操招隱文彭侯才出羣只今戎馬猶紛紜
閩粵餘寇多游魂何不生擒賢王縛酋首坐令南北無
風塵雲臺麟閣不須論世受爵土皆君恩

釣鰲磯歌 磯在煙雨樓下

嗟余東海釣鰲客忽見南湖釣磯石湖傍父老皆驚休

泌二

四

云是昨夜鬼神入渡海疑受秦皇鞭鑿山恐藉蜀丁力
莫非觸斷不周來或以太華巨靈擘不然何無斧斤迹
倏忽湖邊如壁立憶昨曾把珊瑚竿釣絲直下三萬尺
東過蓬萊西溟渤先探驪嶺珠復涉鮫人室鮫人女兒
捧領泣散作羣珠走玉盤欲使驪珠更增色拾珠懷中
恣所歷翻身將捧扶桑日夜半出海照萬國此時洞見
巨鰲窟六鰲拊舞皆可得馮夷恐我驚龍宮忽鼓天吳
颶風出掀山浪勢與天逼日月無光天地黑千魘百魘
咸畢集身微力倦莫與敵歸來但坐仰脊息垂竿不餌
魚不食臨淵無羨忘得失何期眼前見此石使我恍然
復追憶會當乾坤有寧謐爲我語海若爲我勒河伯羣

靈護石勿搖扼鰲乎且莫戴山去留待萬億十年鎮八極

秋夜贈盛山人歌

山人平生厭簪紱隱居雲霧甘山澤著書自貴知我希
姓名長恐爲人識爾來往往愛玄宗慙向空門寄蹤跡
詩卷多爲弟子傳嘯歌時徧高僧室予亦金門避世人
一日投書辭紫宸千里遠臥吳江濱與君相見情卽親
秋風昨度吳江水一夜吹入山齋裡明燈炯炯夜更深
慷慨悲歌爲君起我歌君舞亦不惡結交惟有新知樂
眼前淨名何足云人世榮華豈如昨持杯勸君君莫辭
願君好惡無相疑與君拂衣從此去同向山中種紫芝

必二

五

與學博歷山張君夜飲南湖作南湖吟奉贈

秀州南湖天下聞南山眾壑羣流奔匯成大澤偏浩蕩
虛涵妙景常氤氳中有樓觀凌霄出屹若砥柱當天門
傍有修堤渡河曲宛若銀漢星橋分是時冬初霜露白
城頭月出無纖雲夜寒靜臥龍龕窟波色恍漾蛟龍紋
空翠千尋眇難極琉璃萬頃光相侵偶逢高客西州士
自云漢室留侯裔黃石曾傳太素書紫霞親注陰符字
騎鶴天中忽下來釣鰲海上時遊戲見月飛騰意欲狂
臨湖徒倚思沈醉嗟君一生江海客胸吐萬丈虹霓氣
上書帝闕不見收謁選公車豈其志乃知捧檄本爲親
詎肯折腰甘作吏雄心未遂廊廟圖靈性偶發堪輿祕

古來豪傑未遇時亦向塵寰輒經試君不見太公垂竿
在棘津白首未有相知人一朝兆桡西州夢千里封開
東海濱丈夫落拓何足嘆風雲會合終有神況君氣壯
志方銳王侯倒屣履滿門奉君南山酒聽我南湖吟他
年闕下遭逢日莫忘湖邊慷慨心

詠易

嘉靖丁亥歲作時先宗伯年十有八

天地萬物皆是道義皇鑿道一離虫文章之源實基此
周孔拾說覺盲聾吉凶始克定厥趨天下萬世秉其功
昨夜鬼物向我哭自卯至稿難逃蹤又聞聖鬼獲天譴
上帝尤其洩天工嗟哉天下被明福我受幽責萃厥躬
上帝不能違民聽願慶天下道爲公復恐此書後湮沒
迺使神物守其宮有人挾之藏名山百獸不居山爲空
異雲覆上有祥氣草木生長留春風十年三絕見易理
何物不在吾廬中

龔使君新修煙雨樓成邀余晏飲既有壯觀備極

懽情遂賦長歌用紀其事云爾

吳東垂越西際中間秀州最奇麗大海湯湯流其傍秦
柱當空與天倚具區瀾瀾適其後亦有洞庭張樂地地
大物蕃治不易漢家求賢與其理使君海內偉人當朝
才子早飛鳧鳥向專城仍握虎符鎮千里下車閉閣如
有思長日垂簾若無事坐嘯散作鸞鳳鳴揮毫更走龍
蛇字風流文雅世所稀前有謝眺後白氏使君喜與民

必二

六

同樂行春數出城南郭湖擁平堤作習池樓臨江清齊
膝閣樓前閣道兩翼迴文昌武曲光徘徊青蓮葢拱普
陀座晝寢香凝定慧齋昔是荒蕪荆棘處變成璀璨金
銀臺名園茂苑相對開繁河夾漢象昭回神州仙丈聯
蓬萊石梁雲闕接天臺樓船鼓舞日夜來使君對此何
樂哉樂莫樂時太平吏不擾民自寧枹鼓息絃誦興一
時參佐皆俊英四坐賓客何縱橫庾公南樓興不淺孔
融北海尊常盈同舟邀郭泰枉轡迎候生懼娛口白日
意氣凌青冥晚來更廖廓天水同澄清萬家燈火遠城
明雙湖影動搖列星忽驚漢女弄珠出疑是蛟人織錦
成眾賓大叫醉復醒引商流徵發曼聲吹簫和秦史鼓

泌二

七

瑟來湘靈巨魚揚鱗湧浪聽五馬仰赫行不行使君將
行復留客傾心寫意樂未畢願客且勿喧聽我歌今夕
此時良晏會君慎勿輕率君不見羊公鎮襄陽千載難
再得羊公去襄陽萬人徒灑泣他年欲借此樓中勒取
峴山一片石永永共戴使君德

泌園集卷三

明烏程董份著

五言律詩

贈大司空馬翁拜命南都

十年托交誼此日藐追陪
余慕甘棠德君憐葑菲才
微名應自笑離思轉難裁
借問巖廊上何時聽履回

送藩幕下君之東粵

萬里馳南粵雄藩早授官
遙辭丹鳳闕出入紫薇垣
蛟市綽常貢珠人稅總寬
海隅同戴日莫道遠長安

送李一泉南還

子本窮途士偶趨京國塵
卻因遠鄉邑翻得近交親
千

泌三

里懽情洽一朝離別新
不堪初服意惆悵雲溪濱

送茅少溪南還因柬乃弟鹿門明府

客有南歸者因君試望鄉
吳關不可見情思日茫茫
明月亭臯遠浮雲道路長
緘書懷令弟此別更難忘

送友人之任二首

已惜春將暮况堪重送君
河津倚芳樹天際望征雲
暖山川遠悠悠歧路分
臨觴未敢嘆聊此慰離羣

其二

君本名家子今來辭故園
携書攀帝闕捧檄贊雄藩
別路殷勤贈離居慷慨言
關門滿芳草何以緩征轅

送沈臚丞之南都二首

君本南州客長多山水情
雖通金馬籍還向石頭城
雲霞開省署蘿薛洽簪纓
一自棲遲處方知吏隱名

其二

驅馬出門去悠悠旌旆遲
投珠還自惜彈鈇有誰知
闔越千山外風煙三月時
春懷將別意總是一愁思

春夜寄王侍御懋復

良夜耿不寐悄然思故人
坐聽烏鳴曙起看花落春
明知今已遠景物故相親
欲寄一言便茫茫何所陳

春夜寄茅明府

芳月臨天際今宵倍悄然
遙思千里外光景倍堪憐
綠樹澄新霽清江澹晚煙
冷風如可御與爾弄潺湲

泌三

送張君南饒兵馬

金陵本帝都新拜執金吾
送別臨畿甸光榮滿路途
鮮雲隨去旆曉日照驪駒
猶自多離緒徵歌綠水隅

對酒

聞居皆是樂對酒卽成仙
細酌園林上弄杯風日前
醉餘猶慷慨歌罷卻頽然
試問人間事浮名何足憐

送全少尹之贛榆

君向淮陰去應知多勝遊
胸山當縣出海水帶城流
地與煙雲僻心隨魚鳥幽
他年政成日高詠入皇州

贈陳學博

昔自苕溪上十年為故知
今來帝都下千里復相離

白日談經處青山長嘯時一官聊足慰終以繫子思

獨行

策馬來芳墅閒行過小溪偶從深樹裏獨聽暮蟬啼
竹難尋徑看蔬不辨畦臨風倍惆悵處處有幽棲

霽夕有懷俞侍御

積病多幽緒閒居更逶迤坐聽鳴鳥遠臥看白雲遲
禁樹涼氛下園亭霽景移徘徊不知夕正此寄相思

曹侍御出按畿輔貽對月之作奉和一首

明月正當滿幽人方倚闌思君千里內同向一宵看
星旆光偏駛霜臺照更寒誰言采風處兼有暗歌懽

贈東洲楊太醫

泌三

待詔金門下長多避世情禁方調六氣大藥鍊長生
客授桑君術師傳陽慶名東洲今日水何似上池清

寄芳川主人

愛爾芳川上悠然澄素心開軒見魚鳥下榻近泉林
座奏前溪曲琴多流水音子今亦歸去此處爲投簪

送馬少府之南安

聞說南安縣偏宜仙吏情人家傳荔譜形槩接桐城
厨備山禽膳筵迷海錯名憐君逢勝地日日弄琴聲

贈台州孫處士

台州本仙屈君復學長生鍊藥丹丘住采芝華頂行
年年看歲改日日試身輕忽嘯青山裏長疑鸞鳳鳴

野步

芳郊一以步杖策每躊躇綠樹映無際青山澹有餘
雲深聞野鹿水靜見遊魚延眺重林外應多隱者居

李氏園池聽琴

清池倚芳樹復此彈鳴琴已悉林泉賞况聆山水音
白雲映卮酒落日照衣簪賴此丘中調應忘世上心

秋夜二首

幽居無與晤欲寐復依依正此清秋夜蕭條涼雨飛
年華常易促鄉國轉多違惆悵平生意無言獨掩扉

其二

旅中糜歲月景物已蕭森急雨夜方靜無風秋自深
浮

泌三

沈京國意迢遞故園心兀坐寒牕下悠然獨鼓琴

月夜寄遠

閒階恣游歷往往得幽心夕鳥分空去秋蟲映月吟
涼風何嫋嫋清漢轉沉沉忽與情人遠徒令眺聽深

送沈光祿南還二首

平生締姻好此日轉情親萬里同爲客三年共卜隣
懽娛方若故離別自茲新惆悵東門外悠悠送去輪

其二

暫輒西華侍兼辭尚食榮知君念丘隴不是厭承明
雨雪催征騎風塵暗去旌今朝帝君別無限故鄉情

送楊進士奉使朔方因還蜀省親

此日臨邛使方當英妙年請纓辭漢殿傳檄諭幽燕驛
路高車動鄉關駟馬旋彩衣將玉節同慰二親前

送姚江劉明府

會稽形勝地美子得分符古石留虞井深山祕禹圖三
年馴野雉千里憶飛鳧寄語神明宰何時到帝都

許茗山使君出守夔州月餘令弟石屋復拜留都

比部伯仲相繼言別

仙都趨白下賢守出巴東清漢移雙宿長天別二鴻舍
香辭殿裏分節入雲中異日豐城劍何時得再逢

贈少府姚君之烏程

自別山中日長懷林壑深因君新捧檄慰我故園心課

泌三

五

種循湖上看桑止道陰高齋吏人暇時見倚松吟

朱射陂出宰烏程贈言三首

君是詞林選子慚藝苑能羣工方運斧哲匠未操繩世
載江東學人傳上國稱漢家推作賦父子數枚乘

其二

射策爲朝彥分符作外臣折腰聊混世強項獨持身江
縣酬心逸山民化政淳遙知鼓琴處常有道情深

其三

花縣日透迤風光倍可思峴山常近郭越水欲通池案
牘知多暇絃歌方在茲文翁如教士言偃定爲師

寄朱明府

數載違初服林泉欲笑人市朝常易誤簪紱定何親荒
徑依然舊歸期宛自新何時隨涿令湖上看行春

日暮東郊作

郊原時薄暮徙倚意何窮日色蒼茫外山光薜荔中歸
驂猶競路去鳥亦從風獨有談玄者淹留在郭東

題雲峰卷

閒居何所翫往往對雲峰遠意自堪愛幽姿誰爲容峰
從秋漢出雲向晚山重卽此多棲臥人間事轉慵

送滿城陸明府三首

少年不得意五十挂銅章地遠燕山外途趨易水旁當
歌多慷慨擊筑每徬徨何事追權日翻多別恨長

泌三

六

其二

君是雲霄客棲棲何所論高才無恨晚直道不言貧邑
小堪爲政民勞本易仁莫嗟鄉國遠花發滿城春

其三

李廣爲飛將功名在北平君雖作民牧地亦近邊營雨
雪三關戍笳歌四塞聲但令爲保障應不媿長城

地

述懷

微祿成何事栖遲猶未歸懷鄉知道遠爲客覺情非拙
宦誤通籍浮名空偃扉相逢猶讓席誰謂得忘機

酬王檢討子難月夜見懷次韻

明月自堪愛况當雲始收光華疑欲巨爽氣已先秋竹
樹看俱淨簾櫳坐入幽祗聞王粲賦何日共登樓

秋夜送王光祿使還嘉禾

與子當離別正逢秋夜長塞鴻初度月吳橘始經霜
飲辭天闕觴歌憶故鄉臨歧何以慰綸綍有輝光時
祿欽奉恩典追贈先世故云

壽高都王封君二首

高都本形勝栖隱亦悠哉雲氣浮王屋林光映鹿臺
巾車隨客往樵唱逐人來行樂年年盛誰言歲月催

其二

家近太行山崔嵬獨閉關種花依日吐驅鶴向雲還飲

泌三

酒能忘世成丹欲駐顏時時聞浩嘯疑在九霄間

贈李太常出補磁州

擁傳爲新守臨歧別故知秋風與寒日總爲寫離思
鄴下山川隔西園冠蓋移他年游宴處何以慰追隨西園在鄴地

送王及泉明府出宰吳江二首

賢君多逸思出宰向江城遙識鳴絃處應多流水聲
柔桑通乳雉垂柳聽啼鶯最愛鄉園近因君一動情

其二

餞別念良宵追權路已遙君方宰名邑子媿列清朝
捧檄辭三殿飛鳧向九霄他年推漢令定擬是王喬

病中送徐華原侍御

予已愁多病逢君復遠行遙思五雲外飛節向干城
落日依寒館秋風滿帝京無緣奉顏色何以慰離情

贈別虞部吳君分署錢塘二首

我本江南客時時憶勝游遙看吳季子去上越王樓
山水無窮映煙花到處幽吏情將宦隱心獨愛君侯

其二

一入尚書省今爲持節郎輶車去京邑冠蓋集河梁
春草隨人發清江逐思長無言悵離別早晚向明光

贈別同年高中玄太史

蓬閣傲天中追隨幸此同鳴珂承湛露珥筆繼清風

泌三

宴笑生離思睽違結素衷獨憐朝漏裏憶爾百花叢

除夕送何春泉給諫

旅館逢除夜何當復送行歲華分祖席春色應離旌
草發題橋處花看負弩迎莫忘聯珮日太液聽鶯聲

壽秋江戴先生

海上神仙術金門避世情園林近天闕杖履映簪纓
宴喜春雲滿攀留桂樹明願言開壽域長此奉恩榮

初歸山中作

早來臥林壑別去幾經年乘此涼風候重看疊嶂前
聞雲時自往流水更悠然一悟殊忘辨聊爲達者傳

秋日臥病應天山亭

微涼界秋節勝寺一經過悟法知緣靜安心識養病日
移禪院樹風入慧池荷願住無生境時時共嘯歌

七夕同子睿晚坐

與君同巧夕拙宦更何云客難東方朔人嘲揚子雲煙
霞迎晚露竹樹送斜曛露坐天街下清光祇對君

晚坐寺中

人生嬰世網一往遂侵尋唯有虛空境長多怡悅心雲
林開曠景水木澹清陰薄暮聞漁唱悠悠隔浦音

山亭卜居

昔愛山亭上今來得整過開軒芳樹映拂院綠陰多宛
轉連珠樹清幽瞰碧波何須問詹尹吾已卜維摩

泌三

九

夜宴同盛山人莊處士

暇日稱幽尋閒居愜賞心坐看秋雨歇漸覺晚涼深堂
有孔融客園同稽氏林一詣玄妙理寧復計投簪

禪房中夜

入寺意已寂聞鐘思更深能令遺俗累卽是悟禪心初
月懸清漢疎星出遠林瀟然坐無事中夜發孤吟

亭中遲客不至

向晚對南軒微風來遠村妙香開淨界秋水閉禪門默
坐長多念閒行時自言遲君猶未至白露濕芳蓀

贈五臺山衢上人

君從五臺上一啟四禪門自讀高僧傳時同靜者論山

光非有相鳥語到無言雲木蒼蒼外何人會法源

弔慎處士墓

幽人旣淪逝舊客此逶迤尙識藏舟壑曾攀挂劍枝白
雲依墓道芳草入秋祠落日徘徊處悽然獨賦詩

秋晚苕溪道中

深秋復晚行蕭索倍含情野樹停煙色清江度雨聲山
鐘傳杳靄漁火起微明一泊孤村裏寥寥寒雁鳴

栖雲寺早起

雨罷不知曙起看秋草繁林風當戶爽山鳥下庭喧展
卷開幽閣焚香對小園無人會深意獨自理玄言

過金子新第

知君結華構宛在碧溪阿春水門前映江雲坐上多綠
陰移細柳香氣拂新荷欲向輕風裡時乘明月過

泌三

十

贈張明府

卿家多貴盛弟兄幾朱輪復此專城去遙看擁傳新花
堤初試驥荔浦待行春他日上方烏重飛入紫宸

鄭子長安言別道過靈璧縣往見王明府因贈此

作并寄王云

失意復臨別悲歌誰爲酬風塵迷寶劍道路敝貂裘王
吉方爲令長卿屬倦游交情付知己聊以緩離憂

送嚴少府之任萬安二首

嚴維方作尉捧檄向天涯祿薄猶能養官貧亦勝家塵

勞心不滓節苦鬢先華手版迎從事因親莫自嗟

其二

聞說廬陵郡天南道路賒灘寒通贛水地濕近長沙壯志違時暮鄉心切海涯俸錢如可給好爲餌丹砂

送唐邑博之京口

唐衢雖不遇時命莫須悲自昔儒林傳偏稱學者師春風常拂塵夜月或開帷此去談經處應知盡解頤

贈何元朗內翰之南都三首

執戟余方倦摘詞爾獨雄人分兩都別官爲陸沈同長路多秋草虛堂急暮蟲更憐明月夜清影隔江東

其二

泌三

載筆新供奉承恩舊帝京離宮通祕署江水切蓬瀛待問稱書府高談謝墨卿邇來聞紙貴知爾賦初成

其三

行行遠送將此去羨仙郎作吏真成隱之官卻到鄉千峰繞城闕一水限河梁別後憑誰寄秋籬歲歲芳

送吳少府

君昔嘗多志青雲謂可期天涯正蕭瑟日暮欲何之正馬嘶風去孤琴帶月隨一彈山水處聊以緩離思

送王明府之官因便道省覲

乘傳出長安還家暫解鞍一官真英妙三世共承權候吏當關識鄉人擁道看丘琴早携去好向縣中彈

贈漳浦慎明府

聞說閩中縣偏資坐理深千山俱到海萬荔各成林晝靜散羣吏春風橫一琴日對清漳水悠悠知爾心

送李子倅楚中因寄屏石使君

初奉屬車塵河東奏賦新雖辭宣室去尙作帝鄉臣天漢星辰近瀟湘杜若春他時郢中調知有和歌人

贈黃明府之潮陽

南粵稱多寶知君只愛貧稅輕通舶市奏罷采珠人海靜山川闊潮迴天地春乘槎無恨遠河漢本通津

訪侯郎中

還山聊暫出不是厭泉林要歷風塵裏能知淡泊心袖中磨一刺壁上挂孤琴始信長安市悠悠有陸沈

夜歸墮馬戲作

玉山非自倒偶誤跨金鞍誰道康莊易始知行路難敢攀騏驎足欲整鷄鶴冠自笑塵纓積因茲得更彈

送學博陳子之任

廿載故人別一尊難自持山川眇層雪總爲助離思余病朝方倦君才世孰知宦游同寂寞徒有歲寒期

寄懷韋太僕

閒堵河漢橫雪後曙光生獨坐占星象依然想月卿地從南斗遠人與上台明更識君懷處層冰千里清

送胡使君之長沙

送胡使君之長沙

昔辱張廷尉交權踰十年下帷慚盛世結襪荷高賢此
去分銅虎憐余守蠹編長沙無恨遠宣室待君旋君自
廷尉

送沈君之滁陽

爾去清滁上應憐吾道東莫辭 龍闕遠方握虎符雄
儒術稱文吏歌謠化土風他時問師授慚愧說申公

送郡侯李君之建昌二首

高賢稱傲吏建武本仙鄉石室秦人洞銅陵華子岡地
偏宜坐嘯齋靜得凝香時向姑壇畔清泉獨引觴

其二

承恩始在朝銜命擁旌旄暫輒承明侍無言州郡勞白

泌三

十三

雪時聽訟青嶂獨揮毫他日循良傳應誇漢璽褒

送蕭明府之任廬陵二首

結綬幸逢蕭才名正滿朝如何愛花縣獨自駕星軺山
水隨看近春風逐去遙知君持畫一早見起歌謠

其二

江表多名郡廬陵縣更雄五峰橫郭並二水入灘同雨
露青冥外風光綠綺中他年徵茂令車從擁扶風

贈戴司理之袁州

山水宜春郡高才復此游雄觀二楚勝坐嘯二江秋治
化應酬國褒書數下州傳聞有萍實知爲兆賢侯袁郡
萍鄉

縣是楚王
渡江處

贈別駕王子之沅州

爾向潭陽去風流攜一琴且看沅水色莫畏武漢深芳
芷懷人處桃花招隱心丹砂遇王吉好爲鍊黃金傳言
王陽

送朱刺史之潁川二首

直道今如此無言州縣勞一杯心共醉千里首重搔落
日驅征騎春風拂短袍遙看倚恆嶽惟有匣中刀

其二

漢家重循吏共理屬高賢此去看王霸應知化潁川花
開梁苑外春發洛城邊宣室行當問須令早着鞭

送孫君之龍岡驛

送子出城邑方逢驛路春章臺楊柳色遠近傍人行飛
旆燕山外驅車漳水濱他鄉重爲別轉使念情親

泌三

十四

送邊明府之任歸安二首

邑在太湖幽清溪繞縣流人家綠樹裏官舍白蘋洲賈
船多成市歌船盡著樓高懷將僻地應稱令君遊

其二

及爾行春處遙看春意繁願言徧桑梓不獨爲家園曉
日溪魚躍和風林鳥喧凭高凝望裏千里霽平原

與陳少淇夜別

卽此良夜宴送君千里游繁星在河漢明月照江洲南
國鶯花節春風綵鷁舟無能拂衣去與子弄清流

寄蔡子

驅馬出門去自知心不開紅塵淹日月青鏡改容顏興
盡客中雨夢多江上山良朋在苔水歲暮閉柴關

贈醫師滕君歸吳

君有韓康志嫌人識姓名忽辭京洛市歸臥闔閭城藥
草山中長瓊玕海上生春風滿行路美爾拂衣輕

贈張復菴都諫叅知蜀藩便道歸省

憶昔甘泉上文章奏屬車畫熊新拜命諫獵幾成書薇
省三春節松岡百歲餘甯親將問俗何似漢相如

送姚侍御出副閩藩二首

執法侍君王銜恩出建章班雖辭豹尾冠是舊神

泌三

五

羊報國看龍劍籌時憶阜囊寒威將苦節行莫厭風霜

其二

及此三春節那堪萬里情欲將楊柳色聊緩故人行攬
轡酬嚴命驅車促使程非關輕遠別閩海望澄清

送陳叅軍之廣甯

書記從戎日文園饒別人關河無恨遠遠海本同春楊
柳邊城曉笳吹野戍新誰言遂投筆草檄靜胡塵

送少府張君之將樂

閩中山水地勝在九峰西草綠高平苑雲生近海谿閉
門花滿縣行部柳成堤此去知無事鳴琴好自攜

泌園集卷三

明烏程董份著

五言律詩

揮使戴君故西原先生之甥也因其南還賦此以

贈

羨爾樓船將熊羆練水軍報君時拂劍似舅卻知文

犀鬪江邊月烽侵海上雲提戈兼草檄好去立殊勳

贈太醫彭君南還

余有相如病當秋意緒繁君今思故國誰復念文園肘

上方書祕山中藥草蕃臨歧送征騎何日枉高軒

送吳齋寰督學山東

泌四

魯國多才地鈞陶復自今泰山當戶牖滄海在衣襟雨

過關城淨春深桃李陰遙知行縣日處處有鳴琴

送林明府之任

漢室方圖治君行在此時無嫌萬里遠自有九重知

妙理同單父英年勝子奇行看璽書召飛鳥到天堦

贈藩理徐君之楚因便省觀

薇省拜除書花香遶客車去隨衡岳雁好食武昌魚驛

路雲初霽鄉園日正舒高堂應色喜衣錦到親廬

贈別駕沈霞川之任

子向淮西郡神仙窟宅間煙霞七竇嶺桂樹八公山聽

鳥訟初靜鳴琴政自閒如逢枕中訣寄我駐朱顏

送李少府之吳江

君家越水上捧檄到吳城雲樹連行色江流接政聲清

風倚槐下白日聽琴鳴子亦五湖客應多枌檟情

送內弟少府韶溪顧君

中歲苦多病經年常閉關那堪送親愛猶自阻追攀每

憶客中路遙看海上山知君多逸思攜鶴向雲間

送太守包君之路南

京國久留滯看君作壯游問途雖萬里受命是諸侯龍

島侵雲出盤江接漢流承恩無遠近勉力惠方州

送吳給諫

君才冠三楚作賦準離騷自有遠遊志何言謫宦勞芸

泌四

香携瑣闥草色上征袍早晚承恩召應知慶所遭

送紀少府自保定遷元城

一別遂云久三年勞我心榆關親負築花縣佐彈琴沙

麓連雲出清漳帶雨深兩經畿輔地往往播佳音

送別駕唐君

一別數千里遙登百二關攀轅上谷郡飛旆賀蘭山自

識君恩重何言道路艱臨歧倍惆悵頻指寶刀鏃

徐諫議魯菴奉冊使河南贈別二首

屢向青蒲上承恩玉陛前桐圭今作使蓬觀早登仙

意氣天中迴才名洛下傳梁園如遇雪授簡有誰先

其二

十年中禁侶此日暫離羣坐對燕京月遙看吳會雲夕
聞聊輟草天閣待披芸莫滯皇華節難逢是 聖君

太史乾菴馬君奉 册使蜀中送別

君才似司馬今向蜀都行暫輟圖書府遙尋帶礪盟紫
宸移使節玉壘傍飛旌他日經過處應多負弩迎

壽泉石翁八表二首

君今躋上壽只是愛閒居客誦采芝咏人傳種樹書雲
霞歸島嶼鸞鶴在空虛寄問渭濱上何如載後車

其二

見說樓居暇盤旋築小山檻迴知有逕峰合自成關鳥
影雲霄上暮聲薜荔間十年京國士何日得追扳

必四

送別

章臺好楊柳送客折將稀六翮皆言邁孤禽猶自依朔
風思去旆落月把征衣寄語雙飛劍何時入帝畿

贈阮子元西登第後還家省覲

獻賦已成名甯親別 帝君誰知出關者即是棄襦生
暫奉潘園樂還戀魏闕情驂驩千里道早爲入雲程

送紀明齋使君之光州四首

弱冠同遊日于今三十年窮途應歷盡天路冀相先壯
志君何忝微名子偶然古來重循吏青史至今傳

其二

少小得追隨何曾旦夕離片言常共話一飯亦相期日

月遂云久雲霄豈謂遲願言雷氏劍好露匣中奇

其三

君向汝南都應知天地中旌旗飛曉日冠蓋入晴空形
勢三河壯謠謠千里通使君甯不貴願早播仁風

其四

惜別情未已臨歧思益深從茲一執手誰與復談心路
有重山隔人無流水音北風如寄問幸以比南金

壽姜君泉南

十年辭世網二華真結緣戶外仙人掌門前太乙蓮雲
生隨履鳥鶴起繞爐煙自得長生術何須慕列仙

題高君南圃

清夏過南圃看君獨灌園風來開北牖瓜熟滿東門汲
井泉成澗編籬槿作垣誰言在京邑幽事一何繁

必四

四

贈馬埭山之任南都

予方依 北闕子獨向南征異日懷人處同憐在 帝
京鄉園頻接望山水更含情千里遙相問何如吏隱名

贈李將軍

李氏多飛將看君意氣雄請纓思報 國投筆始從戎
劍拂星河落旌搖瀚海空歸來見 天子麟閣畫奇功

弘法寺王侍御宴集二首

重殿行方盡幽尋逕忽深修林繁落日崇嶺墮輕陰藉
石時携酌披雲或鼓琴誰言祇樹裏拂歷度華簪

其二

披尋稍欲倦，緩坐轉幽清。酒罷諸香發，談餘一磬鳴。山
光生枕席，雲氣接簷楹。莫以朝中聚，能忘物外情。

冬日送沂州林學博

朔風日以急，征馬去蕭蕭。落葉隨人別，寒山逐路遙。雞
鳴侵曉色，雁影度清霄。何日憑尊酒，同君慰寂寥。

送閔少尹還邑因寄孫明府

散吏本蕭森，君行復歲陰。重雲凝暮璞，孤雁下疎林。沙
麓凌寒迴，漳流帶雨深。遙憐共仙令，談笑和鳴琴。

夏夜伍使君宴集二首

春來常苦雨，此日上君堂。置酒當新霽，披襟坐夜涼。關
必四

河澄月色竹，樹淨雲光景。與人俱爽悠，然樂未央。

其二

齋閣夜沈沈，賓從宴喜深。瑤琴嘶柳外，清漏出花陰。浩
嘯酬高誼，玄談愜道心。公庭自多暇，常此集衣簪。

贈王盱山

當年青瑣舍，出入侍君王。一轍明光草，長凝燕寢香。
有心懷魏闕，無意薄淮陽。獨檢行裝在，猶存敝阜囊。

殊勝寺唐郡侯宴集

湖上有佳寺，君侯宴賞開。波光搖棹戟，空影動樓臺。花
雨當杯落，魚龍聽樂來。名區自多幻，仙侶况追陪。

夏日過楊水部清風亭

適意每常足，一亭聊自安。輕陰落高樹，涼吹拂幽關。水
宅宜移艇，山神許掛冠。清標出塵表，甯爲易微官。

尋萬鹿園不遇

一到林栖處，塵寰隔幾重。霧深知隱豹，人遠嘆猶龍。芳
草連幽徑，閒雲度遠峰。悵然將別去，猶自倚長松。

贈石林土人

上人棲息處，巨壑倚空門。石悟三生意，林開雙樹園。拂
雲常獨坐，掃葉與誰論。一扣禪關裏，何知有世喧。

昭慶池上夕步

落日下林樹，清光猶映山。偶從池上步，轉覺意中間。雲
起亦常澹，鳥鳴時獨還。所期遲不至，帶月閉幽關。

必四

同汪西潭方伯胡石屏俞憲游太湖

太湖稱壯觀，此日得追攀。巨浸開千里，中流鎮兩山。憑
高天地闊，幽坐水雲閒。若逢釣鰲者，應知在此間。

贈郭少府

數年佐江縣，到處只冰心。黃綬猶仍昔，銅章縮在今。花
開時聽鶴，吏散自調琴。更道雙松下，清風常獨吟。

湖上宴別王侍御雜詠六首

峴首初開宴，臨流共舉觴。山川一爲別，雲樹曖蒼蒼。歸
騎嘶天上，攀轅擁路傍。他年懷德政，何似在襄陽。右登峴山

其二

湖內一卷石，誰言經幾秋。即從波浩蕩，不與水沈浮。俯

檻親魚隊張筵接釣舟君材同柱石好去砥中流右登浮玉

其三

日出道場峰憑高望不窮萬家秋色裏一郡曙煙中禾黍村村熟川墟處處通坐來天更淨鷹隼擊長空右登道場山

其四

說法有高臺僧今安在哉邇聞豺虎伏端避豸冠來鼓震千峰動旌搖萬壑開不知君別後誰與上崔嵬右登伏虎臺

其五

泌四

霽月正初上陰雲忽復開流光逼清漢何處有譙埃霜共山城淨星從斗極回羣鳥方起集疑是在西臺右前山道中對

其六

冠帶飛朝日軒牕忽晝陰祗緣雲出岫遂見雨成霖緣野隨車潤清流入澗深願留膏澤意長慰黍苗心右歸雲菴中對

別潘太史

相逢猶可嘆相別復如何欲識離心遠應看芳草多臨觴先欲醉把袂不成歌此後思歡悟常如夢寐過

題楊水部山樓

樓閣迴臨虛芝簷列綺疏雲霞栖几席星斗燦琴書丹甍春花裏玄言夜月初只今西蜀地不數子雲居

臥疾早懷

年來多臥病虛館廢將迎自乏諧時調應多遺世情露繁芳草淨日出眾禽鳴一適閒居趣聊能悟此生

秋夜懷王使君

不知予病久一月見君稀栖息雖相滯襟期幸不違滿庭秋葉墜繞樹夜烏飛淹疾恆如此何時一振衣

過王東華使君同宿禪寺中夜有作

栖真依上乘避迹托無生幸與迷津者時來扣覺城階虛聞葉響夜靜悟鐘聲禪坐多惆悵身名何所營

城下綏轡望王使君寺居

亦有城隅趣驂驛映水波甯如野外寺薜荔隱山阿習靜諸天近觀空一法多知君非抱病祗是學維摩

送別樂安郭明府二首有序

曩明府尊君佐守湖郡而予郡弟子也當君侯開閣之時正才子趨庭之日予方弱冠明府髫年同侍光塵竊多照映奇其志意每屬心期今相晤京師且將二十年矣追憶昔時恍如在目而予潦倒漸覺形衰明府英賢又方振步譬之軼羣之驥超絕景雲同閒之駑徒嘶末路而已于其別也申之以辭

故國相逢日 皇京出餞年離悰迷處所往事總依然

華髮慚臨鏡青雲羨着鞭莫言多感慨廿載值茲筵

其二

城郭鬱參差飛旌不自持風塵一以別天路杳相期壯志應同切浮蹤敢預知人生何易老經聚復經離

送魯明府之招遠

聞爾多賢操茲行苦自持私庭無夜謁做飯息晨炊令下民先便文行吏不知遙傳閉閭日更自有深思

壽許封公八表二首

轅固居齊日申公入漢年儒林推舊德奕世有高賢杖履東山適簪纓北闕傳瑤池開慶祝青鳥報開筵

其二

涉四

九

正及中春日欣逢上壽辰桃花連步障草色接車茵呦鹿銜華過遷鶯出谷新更看笙與鶴紛擁列仙人

寄贈雲石鄭使君二首

中朝重使君名郡播清芬一酌巖灘水遙看戴嶺雲鋤犁春正滿絲竹夜將分見說中和頌曾令漢主聞

其二

西臺簪筆後南國領符初總布天朝德誰言禁闥疎聰留桓氏馬鹿夾鄭弘車聞道彤雲裡徵宣賜璽書

贈沈儀部觀頤再起南都三首

廿年解簪紱一旦應弓旌自荷國恩重敢就巖壑情軒車龍詔促冠蓋鳳臺迎此夜客星去遙添帝座明

其二

昔日諸同署今都在廟堂如何當盛漢猶自老馮唐暫屬螭頭草重含雞舌香從今題柱後應喜冠巖廊

其三

君多黃鵠志人詠白駒詩主上求賢切公侯原爾思逢時應有數報國豈嫌遲願展經綸術從容副所知

紀夢有序

夢中遇一侍兒歌洞簫之章宛轉翩翩雲霄人也自言能鼓琴曉幽蘭白雪之曲意殊婉變因賦詩謝卻之寤而記此

琴心方婉然歌罷意嬋娟昔在楚王坐曾承宋玉憐但

涉四

十

能知綠綺何必撫瓊絃偷得長生藥同來度歲年

招遠遊故人

我已倦從宦君行胡不歸在家貧亦得為客計全非月共曾遊處雲依舊釣磯南還應有日好種北山薇

壽太史倪君八十

金門曾待詔玉署舊聯班旅寓依天上神仙在世間千年桃已熟九鼎藥初還欲試長生術朱顏鬢未班

寄沈玉陽

見說林泉下提兵靖海氛家居能報國身隱不忘君屢荷龍宸問寧邀麟閣勳邇來無一事閉戶只論文

送觀頤沈公北上二首

江草日以綠王孫何處游欲乘春色去千里到皇州聽
鳥趨閭闔牽花拜 冕旒 九重問名姓題在御屏頭

其二

余今臥林壑子去向京華趨舍既殊路別離徒共嗟神
蛟騰霧雨涸轍困泥沙故舊如相問猶忻眠食佳

嘉禾道中偶成

正及歸耕日周巡南北阡青苗方插壟綠水忽盈田村
婦俱行饁江漁數送鮮野人何所事惟有祝豐年

白蓮寺

予本沈淪者逃禪似有因方忻離苦海誰謂尙迷津境
入蓮花淨經翻貝葉頻此中應已悟甯復慮風塵

泌四

送天官許君北上

羨子方持檄清朝去秉銓冰壺一以瑩藻鑑自常懸憶
昔棲遲地于今淪落年酬 恩嗟已矣懷舊總潸然

對月寄錢選部

小閣初成後涼颺天漢分方當對明月且喜淨浮雲鳴
鶴時呼伴飛鳥亦戀羣幽懷誰與會聊以寄夫君

七夕風霾與友人別

傳聞牛女事此夕是佳期河漢方相望風霾忽見欺兩
心常共許一水易生疑天上猶如此何須怨別離

客過詠雀

故人能訪我野雀似傳言正喜雲將躍徒慚翟尉門鷹

鷓須自避鴻鵠敢同論從欲銜珠去何由可報恩

賞菊

陶令歸來後東籬菊正芳繁花開暮景密葉護秋霜日
綉五紋錦風飄百和香自羞桃李質不是厭青陽

次答王生

我昔宴游日君方髻鬣時艤舟追往事傾蓋誦新詩木
取莊周棄魚憐惠子知衰年何所得真隱是吾師

班婕妤好詠

容華冠一世恩寵斷三生敢謂君忘妾羞將色事人玉
階空見月絨扇已成塵一任昭陽近笙歌夜達晨

相廬道中

極目富春渚風光絕四憐山蒼雲曖曖水碧石磷磷暫
弄舟中月渾消衣上塵子陵先得此肯作漢廷臣

新都道中

自入新都道方知行路難萬山夾兩岸一水遶千灘地
瘠人煙少嵐深天氣寒惟看釣臺在百里盡雲端

贈嚴州楊使君二首

高賢方出牧有客暫經過義以投簪重情隨傾蓋多當
朝稱卓異滿路頌中和獨愧綢繆意吾衰可奈何

其二

揚雄辭執戟黃霸擁高車閉閣談玄理臨軒 賜璽書
山雲團紫蓋江月映桐廬對此多清暇幽懷總澹如蓋

嚴郡
名山

富春夜望

千里泛扁舟飄飄江上頭鴈寒爭啄粟魚夜不吞鈎戴
嶺含明月嚴灘峙急流漢廷無處覓莫漫着羊裘

新安道中雜詠四首

江上人家好香籬處處芳激流成水碓擁石作魚梁禾
黍登秋日松筠滿夕陽子方事耕鑿欲此寄行藏

其二

驅車向鳥道揚旆逐飛鴻地勢雲霄上人家山谷中水
聲偏激石木葉易驚風卻媿身千里飄飄似轉蓬

其三

沁四

不厭山中路貪看江水清僅能深咫尺何事獨虛明有
月如懸鏡無塵亦濯纓更憐風色霽遠送棹歌聲

其四

山深無過客野老廢將迎雜坐談桑柘相逢問姓名牛
羊隨稚牧麋鹿向人鳴安得來居此熙熙樂太平

山中人問官有作

野老展慙官階欲備聞鄭門前太守漢室故將軍往
事已成夢浮名何足云未能全混世臨問實慚君

贈廉水張君

知君多道氣託迹隱方書一諾如山嶽千金若土苴門
常來遠轍家獨有空廬雖在人寰裏心思凌紫虛

過真如寺

雙湖開霽景一棹入虛玄携此煙波興來叅水月禪龍
盤槐幹古虬偃栢屏偏自是人天幻誰能辨歲年

夏夜與客小飲二首

長夏足盤桓幽園景物繁垂楊成帳幄新竹長琅玕出
樹鶯調舌臨流鶴弄翰留懽何惜暮初月照林端

其二

中林多飲者永夜可陶情月出看魚躍風微有鹿鳴竹
深隨徑轉梧長與山平莫惜留懽久池虛暑氣清

園中新秋

霽夜水浮空明河景正中林端升皓月蘋末起清風把

沁四

酒萬山遠懷人千里同流光易相促燕去復來鴻

新霽與客夜坐

園池喜開霽天漢失虛浮薄露疑清夜微颺送早秋琴
聲隨鶴唳魚火帶螢流留得飛觴興仍為秉燭遊

過釣臺謁嚴祠

高士曾垂釣名區實異哉千山開一水萬丈聳雙臺曲
徑煙霞繞清祠日月迴焚香拜堂下伫立幾徘徊

大霧

秋氣本清朗一朝昏霧生蒼天今不見赤日若為明文
豹徒能潤哀猿空有聲何時得開霽山水慰幽情

灘上阻舟

久知行路難今復滯江干利涉輕千里艱虞守一灘橫
舟空有楫遡水歎無瀾世事多如此高歌且自懽

涪安道中贈令君

遙望涪安路真從仙境來山青雲擁黛江綠水含苔
洞龍門峙危巖燕石開神明聞茂令況是出塵才

江望

江源似鑿空森森望難窮恰向千山窟中留一逕通
臨流疑禹蹟睹石駭神功坐使遠遊者高歌晤賞同

望江上人家作

碧水遶蒼山幽居築短垣丹楓間綠樹秋意滿平原
煙起知村落雲深隱洞門若令在秦代到處是桃源

泌四

宿陽山寺

偶行墟市裡別自有人天暫息青牛駕來參白馬禪
霜清鐘響徹雲擁梵聲玄一悟無生理從知絕萬緣

登慎侍御園亭

早歲頻過處仙源許再尋撫松驚偃蓋見竹喜成林
館爲新題闢懼因舊契深莫言人易老廿載一登臨

壽張學博八表

拂袖歸吳國結廬臨具區山川閒步處花木朗吟餘
玄圃禽成戲蓬萊鶴寄書卻嫌伏生老猶載漢安車

送客北上賦得雲

朝來何處別暫向楚臺分適送天邊客相看隴上雲出

山能布陣還岫亦成文行止俱無意悠然可贈君

贈滄州嚴處士

君家洞庭口日夕愛滄浪雲氣當軒潤波光入戶涼
觀魚知樂在狎鳥識機忘莫謂江湖隱徵書出廟廊

夏夜園亭卽事二首

避世人方笑行園客偶同窗搖楊柳月亭傲菱荷風鳴
鶴穿蘿逕遊魚戲藻叢生涯唯有醉莫使酒杯空

其二

宴坐當初伏開尊對小池夜涼魚躍水月出鳥移枝
菡萏隨風馥梧桐帶露垂何當歌吹歇時爲理琴絲

園中喜馮文學晚過

長日不知暑沈沈臺館幽微風初向夕枕簟欲生秋
竹香當酒泛梧響入琴流知已忻良覲清言聊共酬

泌四

池上

今朝賞心處池上共徘徊魚爲聽歌出花因對酒開
輕風搖綠篠宿雨長蒼苔坐見東流水悠悠無復回

泊舟鶯湖適王山人至

共向初秋夜來遊大澤傍舟中載餘暑水上長新涼
氣與天同爽波將月並光何當王子晉來此聽笙簧

池上偶成

故里存三徑臨池結數楹柳將波並綠竹與石俱清
杳看鴻去嚶嚶聽鳥鳴撥琴鼓流水誰辨曲中聲

杳看鴻去嚶嚶聽鳥鳴撥琴鼓流水誰辨曲中聲

亭上

築圃通幽徑憑池架小亭
簾虛凝水碧幕做映苔青
望野雲垂蓋開窗樹列屏
倦游非好隱漫擬少微星

贈友人

晚來風扇景秋到水成文
松架疎窺月梧庭密護雲
紗聰連草色尊酒雜荷芬
老去誰知我同心賴有君

寄曹中丞

故人在何許寥落暮秋天
一別踰千里相思又十年
雲迷夢津水樹斷越江煙
幸遇衡陽雁裁緘更惘然

詠鶴四首

愛爾雲中鶴鳴時天上聞
携來向林壑亦足謝塵氛
警

必四

露知秋至支更識夜分
靈姿原易辨何慮雜雞羣

其二

自入浮邱相仙靈最有名
頂疑丹鍊就羽是玉鋪成
見月時憐影凌風乍弄聲
在陰知有和何必九臯鳴

其三

一舉能千里飄飄薄太清
何當擁六翮聊此效孤鳴
響合孫公嘯聲和子晉笙
階墀甯足戀刷羽向蓬瀛

其四

聞道仙山鶴曾遊太液垣
心常在霄漢跡偶落塵樊
應鼓偏驚世銜珠欲報恩
難忘衛君德不是愛乘軒

山中贈客

春來入林壑景色自氤氳
萬樹花成雨千山氣作雲
啼鶯如喚客鳴鹿自為羣
拾得金光草芬芳可贈君

白雲若書道中二首

東發正聞雞輕舟過雪西
曉山方吐霽秋水欲平堤
嵐翠浮縹緲波光上練衣
樵歌并漁唱合響滿幽棲

別高其二

放若溪棹來從田野間
黃雲千頃稻青靄萬重山
秋草客行路夕陽人閉關
悠然看孤鳥飛往復飛還

贈內弟朱君赴汀洲郡幕

有美閩中郡高賢足賞心
風煙五嶺接雲氣萬山深
作賦芙蓉幕行春荔子林
翩翩謝書記好去綰朝簪

必四

百泉勳部枉顧不遇有作見貽率爾次答

君從白嶽去先向碧山來
忽枉魚書至知題鳳字回
桃源今未遠竹徑故常開
若肯重紆駕無嫌折簡催

至夕

佳節轉新陽朔風何倍涼
衰年憐歲逼愁夜識更長
鶴唳高天月鴻飛滿路霜
早看庭草色脉脉漸含芳

冬夜有懷

野老側身望懷人各一方
風霜滿天地雨雪限關梁
別日如流駛寒宵比歲長
江梅方欲蕊何處寄幽芳

送郡幕鄒君還嚴陵二首

之子閩中秀交游海內賢
居官多達識治郡實通玄
混

世同方朔辭金似仲連飄然出塵俗意氣儼神仙

其二

羨君吏隱處門對富春山支笏看雲起揮絃送鳥還巖
灘七里瀨戴嶺百重關白首風塵者何時得共攀

壽卜君六表

家多嬰組紱身獨在林丘吏隱東方朔風流馬少游醉
花常中聖種橘比封侯願得蓬瀛上重添海屋籌

壽憶竹張公九表

節屈重陽後天開上壽辰年踰渭濱叟書授濟南人庭
有芝蘭秀筵多杞菊新知逢赤松子從此衍長春

園行

必四

十九

行園逢靜者入夜更忘機萬籟空中寂孤鴻天際飛月
穿楊柳徑風動薜蘿衣忽向凭闌處悠然歌采薇

藩幕雙泉親丈暫晤言別賦贈

一自來爲客十年懷所親今茲懽會處何事別離新以
我杯中酒勞君衣上塵人生各有意去去擁朱輪

送下邳沈判官

苕霅幸追隨雲霄每共朝一官何獨暮千里復相離圯
上行春處淮南趨府時山川誠足慰惟是攬予思

送中翰李君奉使還閩有感

離別本堪歎茲行情更繁遙持鳳凰節去上鵲鶴原忽
忽人間事悽悽醉後言歸多舊賓客誰道雀羅門

壽憶竹張君二首

投老向湖濱幽居絕世塵雲霞常作伴煙水自成鄰種
樹何知歲栽花不計春百年應自適俯仰作閒人
湖中多勝事秋後景偏佳西晚蘭芳秀東籬菊始華氣
清天接水夜淨月明沙恍惚來笙鶴神仙路不賒

雨後送別鴻臚朱君

飛雨曉來過悠然庭院清繁花階下發好鳥樹間鳴偶
此成獨賞何當送遠行遙看旌旆去藹藹夏雲生

贈錢明府之新建

洪都名勝地此日復何如雲擁秦人洞波生蜀水河花
開時聽訟吏散卻成歌瑣闥春深處遲君鳴珮珂

必四

五

六月菊盛開對飲

屏居聊可悅草木共悠哉况此幽壇菊先秋仍自開素
花叢石吐香氣襲人來卻愛當三伏翻持九日杯

春夜延望偶懷親知率爾貽答眷然有飛塞南歸
之想

狗祿堪多悔投簪卽未能寄愁偏閱歲酬贈轉思朋霽
月聊舒眺浮雲獨撫膺心思出寥廓羽翮愧難勝

湖上寓萬鹿園山中

君從乞身日歸隱在茲湖携取穀城石重還合浦珠辭
家常不繫住世暫爲徒獨望山中樹何時共倚梧

同友人夜酌次韻

蘭室寂華燈花容照素屏河明青嶂列堂冷白雲凝芳
意春同逐瑤尊愁獨憑夜遊心未足歲月日侵陵

諸子夜坐法華竹林敘別

輕雲開寶閣明漢湧銀波勝地衣冠集離筵意緒多月
宜疎竹看人好隔溪歌寂寂憐漁父盈盈蕩晚坡

舟中懷友

孤舟載寒雨盡日蕩浮雲鳥帶平林遠山從極浦分懷
人意眇眇獨舞醉云云不盡暮天色蒼茫如見君

與楊水部言別

草色日以綠君方何處游春雲多曖曖江水正悠悠壁
豈因蠅棄珠憐按劍投須知慷慨意不爲別離愁

必四

主

新安道中

何處山家好無如曲澗傍跨泉成水碓倚石作魚梁翠
溢菰蒲飯清分粳稻香予方事耕鑿欲此寄行藏

自遣寄鎮山朱丈二首

獨坐空階下悠然意自平萬緣皆有託一悟本無生月
出鐘方靜林深鳥暫鳴欲思憫知已不記隔巖城

一讀南華罷能令萬感平椿年與朝菌何者是長生天
地原無極悲歡自有情頽然得甘寢曉日照窗明

春夜聽琴二首

芳春花月夜曳杖繞園行偶過清池上遙聽流水聲忽
看鸞起舞似有鳳和鳴最是臨風處難堪徒倚情

清齋方學道何事動琴心爲賦絃中意應知爨下音幽
蘭方被渚積雪尙留岑一弄堪三歎徘徊趣轉深

新都道中

一入嚴陵境浮埃絕點無山開排碧障水淨朗冰壺虛
谷人煙少幽村竹樹孤惟餘釣臺色千古壯新都

新安江

江水何清淺潏潏色映人石如攢碎玉浪似湧飛銀響
合秋聲遠光澄夜月新誰將一勺水濯盡世間塵

自淳安入新安江薄暮一首

江淺足夷猶乘虛沂上游楓岡映水底桂棹轉山頭石
畔魚堪數波中鷗自浮弄流并擊汰日暮自成謳

必四

主

過靈隱廢殿

因燈致燬

佛性無生滅禪宮安在哉空花徒自現祇樹轉堪哀豈
謂傳燈火翻成累劫灰何須問興廢世界總浮埃

文昌宮小憩一首

白嶽多奇秀茲山得地偏千巖連戶外五老列堂前洞
壑開秋霽林泉淨暮煙不知有人世坐臥總悠然

夜至嶽館宿黃庭院

乘夜到天階劃然星斗開梯攀千級上人向九霄來碧
洞雲爲館黃庭月滿臺慚非王逸少誰爲寫經回

再贈王盱山

酒半忽依然浮蹤更可憐同趨供奉日復值滯留年會

晤皆疑夢行藏獨問天揚雄獨不調吾欲爲嘲玄

任郡侯齋中宴集

春來常苦雨此日上君堂置酒當新霽披襟坐夜涼
關河澄月色竹樹淨雲光景與人俱爽悠然樂未央

秋日過宴心山樓上

幸有王孫宅甯無東郭遊融尊賴常滿陳轄判須投
高閣景難暝疎林色易秋小山饒桂樹自是得淹留

溪上夜坐

怡悅做幽齋放歌臨水涯非關選地勝偶自適余懷
竹色秋偏淨池光夕更佳悠然坐成趣白露濕天街

昔年德清道中憶有周龍侯夙約不遇

必四

昔有行春約同看縣裏花今當乘興去獨泛水邊槎
見月人疑邇尋山路尙賒祗憐禽鳥意對客噪清沙

明烏程董 份著

七言律詩

贈張侍御按粵還朝

天志日臺向日披江邊四牡與雲馳將趨紫極朝周闕
御望蒼梧謁舜祠嶺表百城爭負弩粵南萬里遠攀雌
共看此日還朝寵總慰當年陟岵思

辛卯送錢進士奉使

星通金籍入承明又奉 皇華出漢京宮闕星河搖使
節關城風日動文旌離筵朔雁同歸思故國秋蘭寄遠

情此日登臨為別不堪山水送將行

五言

一歲集堂報用

謝與同袁元峰茅見滄海太史飲湯詹簿第燭下看菊
秋菊叢開列畫堂夜深燃燭轉輝煌手葩掩映皆成錦
五色氤氳總有光入戶盈盈明綺席富軒灼灼照雕梁
幸陪仙侶懽娛夕其對花神樂未央

共昏租袁元峰賦堂中菊半題思

金英拂歷照華堂玉署遙迤集漢郎四壁忽看秋後色

六筵同覺坐深香每因佳客分仙徑獨媚幽人在 帝

鄉幸賴栽培遠風露卻憐枝葉倍生光

卜和至槐野太史卜居

避世金門向此街幽棲幽谷自相諧夜看明月常開燭
早對寒山獨下階小院有花時自詠閒庭聞鳥忽成懷

草玄誰謂多岑寂玉軸瑤篇正滿齋

和王槐野過朝天宮

紺宇沈沈玉漏稀寒光曙色總霏微遙瞻 上帝芙蓉
闕笑指仙童辟荔衣竹擁碧雲鸞欲度雪翻珠樹鶴初
歸幸從此處談玄理何必山中問道機

至日候朝

三殿遙看簇仗稀九天闔闔望依微黃鐘管候吹葭奏
緹室人傳薦黍歸鸚鵡未開宮女扇金貂長列侍中衣
監陪百辟清朝裏惟願忠良贊帝機

至日朝罷

西山落月曙鐘稀禁裏千官拜紫葆節應萬方同獻禮

必五

朝回四海仰垂衣臺郎候星文會太史初書雲物歸
其喜八龍諧 帝樂誰知六律總仙機傳稱冬至之日
而人主命八龍之士以諧六律故云

出朝送上虞陳令

朝罷天墀玉珮稀曉雲晴指遠山微越王臺上鳴琴待
夔子城邊擁旆歸身向中朝分墨殺人從南國賦緇衣
帝京鷓侶真堪念莫戀江鷗愛息機

冬至日有懷院中諸僚友

去年此日侍 明君身列千官鷓鷯羣陸戰尙能瞻氣
象香爐猶自想氤氳齋心靜夜三台迴極目清朝萬里
分遙憶舊僚方珥筆登臺早已爲書雲

春日同友人早過西苑

幾年寂寞歸鄉國又觀光華入
帝京舊日班聯俱隔
坐新來宮殿不知名重關曉闕鳴鐘靜別苑春迴御輦
行獨有相如方侍從 聖王應喜賦先成

夏日靈濟宮同館宴集二首

同趨 金闕侍 朝迴別有玄都宴喜開蓬觀威儀天
帝府漢宮陪從列仙材中宵笙吹迎歌曲太乙雲漿薦
酒杯更值冷風御歸去飄飄知是采真來
仙臺宮殿本逶迤置酒追涼晚更宜奕奕輕陰連閣道
瀟瀟飛雨近昆池洞門草碧琴尊淨庭院花深刻漏遲
為是瀛洲舊時侶桃源長日鎮相隨

必五

乙巳夏旱 詔禱 郊壇陪祀有作

上帝郊丘做九天千官拜舞總祈年 明王避殿宣
金詔使者登壇展玉筵閭闔沉沉通御極神宮曖曖繞
祥煙卽今會有桑林雨不數周家雲漢篇

晨霽入朝

昨夜甘霖成 帝澤早來佳氣滿 皇州天中玉闕含
星潤雲裏金莖拂露浮禁苑池臺清輦道離宮草樹望
宸遊近臣盡擬甘泉賦何日趨蹕侍冕旒

送蕭侍御按部貴州因過粵省觀

知君問俗向黔中共羨當朝繡斧雄郡邑諸侯行負弩
蠻荒酋長避乘驄夜郎城郭千山靜漢國樓船萬里通

更擬甯親趨嶺外何如司馬使巴東

月夜寄潘二時謫海北

同趨北關侍 明君獨竄南荒萬里雲每憶長沙人更
遠卻憐宣室意徒勤粵中會笑冠裳異世上誰將玉石
分小立庭除看霽月清光澄徹慰離羣

寄若溪顧中丞

曾持節鉞鎮南藩威德猶傳大將恩部下春耕通闕外
樓中夜嘯靜轅門籌邊策在還誰紀破口功成不自言
聞說漢家思李廣肯容胡馬獵平原

寄萬儀部思節

傳聞謝病臥田園賜告真憐 聖主思北關芳蘭何處

必五

握南山桂樹待人攀林中自結嵇康宅泉上惟同惠子
言我亦天達思振翼愛君先已出籠樊

寄謝文華民部謝時分曹維揚

近來江左稱才子謝客風流作省郎為憶奇觀在淮海
獨分仙署到維揚煙波萬里開天塹楊柳千家接水鄉
聞說使君多作賦登臨此日倍輝光

寄傅中丞應臺

漢家充國善行師重見元戎出塞時獨坐軍中揮羽扇
遠從天上下旌旗不須都護通張掖自縛賢王斷月支
遙擬盛時多奏凱可無吉甫續周詩

昔擬大閱頌一篇白石比部見而賦之因有子虛

之贈送答此作

漢家烽火照甘泉十萬材官總備邊其擬六飛臨霸上
願看諸將勒燕然營門花柳迎天旆禁衛星辰拂御鞭
不似當年誇羽獵媿君猶比子虛篇

贈李中丞

中丞謨略早知兵閩外爭傳李廣名持斧已平遼海上
出車曾建朔方城邊庭草檄驚酋長幕府談經引後生
見說玉關多納款祇于尊俎繫長纓

寄上尊師張公水南

春風綠樹拂長安此日聞公已罷官其惜當朝滿桃李
極知南國佩椒蘭廟廊豈謂輕投杼海內方應重挂冠

必五

祇是簪纓尚爲累欲從絳帳授經難

山中送吳子奉使

仙郎奉使幾時還旌旆飄飄別故山積水蒹葭隨客遠
隔溪楊柳待人攀慙慙把袂關城外慷慨長歌尊酒間
更向林中步新月清光猶照薜蘿間

發都邑贈錢送諸友

憑軾東游辭帝京山川歷歷送飛旌春雲尚帶明光
色路柳猶含太液情幾處林園分祖席一時臺館照簪
纓江南風日今應好聊爲諸君慰此行

登金山寺

危巖絕壁倚江中飛閣層軒四望同日霽千山疑列嶂

波搖萬里似乘空雲中冠帶深林度天上笙歌曲徑通
何必微茫慕瀛海此身今已在仙宮

過呂梁贈陳華山水部

水部才名天下聞邇來開鑿定奇勳千尋懸沫平于掌
百尺連橋度若雲山接風光開畫省庭叢草樹列清芬
濯纓川上時成詠願借潺湲一贈君

夜宿吳山人故居

早時季子幽棲處此日登臨異昔年綠樹啼鶯人寂寂
碧山明月夜娟娟碑書獨有青苔字琴匣空餘流水絃
何必山陽更悽愴只今懷舊幾潸然

出郭

必五

閒來出郭偶相從極目田原四望通策馬欲驅青嶂側
聽鶯先在綠陰中幾家水映蘼蕪逕一路香傳荷芰風
風景依然似南國可堪鄉思與君同

西湖

積水遙從天上來澄泓偏向帝城隈原知萬國朝宗處
總爲千年壯觀開地壓蛟宮通海島晴分蜃氣接樓臺
醉歸不記仙源路疑是乘槎銀漢回

送侍御斗城孫君巡陝西茶馬

十二閑分雲錦重更煩使者出秦中宛王詎敢留天馬
茶女猶能識避驄玉節護邊諸部集金符開市百蠻通
蕭關千里還朝日首宿遙看接漢宮

國朝茶市有金牌與夷人爲驗

病中喜蔡憲使自蜀朝賀初至

病客何緣數舉杯美人新自蜀中來峨嵋月向尊前共
巫峽雲從夢裡迴萬里驢驂乘遠至九重宮殿拂晨開
知君論蜀今應久明主還憐賦獵才

嚴太史邀宴席上占贈

十年並命在詞林宮邸銜恩更盍簪玉漏天清雙闕迴
銅龍春曉五雲深濫陪托乘慚無術擬獻承華願有箴
嚴董漢庭嘗侍從非才何以稱如今

趙兵憲將之薊鎮道過畿甸奉贈

四野晴開曉日新使君持節過郊闈來瞻北極雙龍
關去擁東方千騎塵綠柳堤邊初送別黃花鎮口遠行

泌五

春臨歧欲贈崆峒劍拂拭清光報紫宸

贈吳侍御出按鳳陽諸郡時有烏夷之警

幸向都城早盍簪那堪歧路此分襟欲攀叢桂淮南樹
不盡蘼蕪楚水陰野戍笳歌今日事隔江烽火故園心
行當一奏匡時略海外諸夷盡獻琛

送白溪先生之江陵

郢都自古號名州才子分符作勝遊巫峽氣連高閣曙
湘潭雲上捲簾秋青山影裏彈琴靜流水聲中聽訟幽
定擬漢京徵茂令肯同楚客賦離憂

贈武林陳郡侯

錢塘舊是帝王都佳麗從知天下無此日干戈瀕大海

昔時歌舞滿西湖島夷漸欲供鮫賦刺史新看錫虎符
願俟功成報天子萬家絃管擁前途

贈奉常稚川兄之南都

旌旆南來奉主恩又辭北闕向南轅諸生共欲留楊
子漢帝何當用叔孫閣道天開懸日月郊原雨過淨乾
坤秣陵佳麗曾游地此日重看花木繁

贈月洲丈賜假還豐城

昨夜天書下建章五雲親捧爛生光紫微賜假膺新寵
玉闕承恩到故鄉鐵柱觀前遙駐節龍沙臺上好傳
觴來時帶得豐城劍虹氣還應貫斗芒

贈納言湯練川之南都

知君早歲有才名瑣闥長懸報主情幾向明光騰諫
草欲從帷幄請長纓九天雨露承新命千里風雲到舊
京聞說海波猶未靖贈君劍氣與秋橫

壽崦翁大中丞

早聞崦嶽降生賢名應圖書侍帝前八座舊題看劍
處三臺今見擁騶年彤庭獨立風霜淨碧漢還扶日月
懸自古老臣毗社稷願言壽考格皇天

新正臥病書懷

每從伏枕閱年華夢裡猶驚故國賒敢爲一身忘報
主祇緣多病切思家關山杳杳飛春雪城闕深深護早
霞強起倚闌情更劇望中千里是天涯

送王侍御按廣西

天涯草奏有才名白簡臺端氣象生
雪霽曉山迎攬轡冰開春水待揚舫
南荒驛候通千里西粵威聲振百城
問俗若過銅柱界按行時訊伏波營

送范虞部監治遵化

省署香爐別帝京林泉深處向幽城
天邊曉日開東鎮塞上秋風起北平
黃葉閉門書自校青山入戶賦初成
知君早已談玄理簪紱真兼吏隱名

贈徐侍御按滇二首

知君名位動三台曾扣天門閭闔開
漢室宗藩驚按事滇南人吏想風裁
車巡列郡隨春至節護諸夷屬化來

泌五

九

聖主臨朝須法從幾時簪筆向西臺

徐嘗奏按粵藩事故有宗藩之

句

其二

洛下材人最少年屬車先得侍甘泉
校書尙帶芸香氣直省爭傳芍藥篇
驄馬暫時辭舊侶碧雞何處訪神仙
他年更擬梁州曲獻在明堂雅樂前

敝廬始成曹侍御過訪見贈次韻奉答

帝里初營水石居擬將蕭散當園廬
漸栽蘿薜思成幄愛種芭蕉爲學書
臥向煙雲朝日過坐依河漢晚涼舒
非君載酒追權宴誰慰談玄寂寞餘

三茅觀王侍御讌集二首

茅觀崔嵬迥入雲登高嘯語半空聞
江湖左右窻中見巖壑晴陰檻外分
林畔晚風吹酒氣澗邊芳草藉衣芬
更憐同是看花伴欲折瑤華爲贈君

其二

玉虛杳靄靜相依仙史飄飄上翠微
賓從宛隨笙鶴至嘯歌遙入海雲飛
坐深松子當衣落林暮山禽逐馬歸
宴賞不辭終暑日風霜先爲奪炎暉

和王侍御同藩臬諸君遊雁蕩

龍湫自昔標名壤牙史風流獨在今
置酒傳杯千嶂上賦詩染翰百花陰
參差洞壑疑難盡縹緲神仙似可尋
卻道楓宸須補袞未容蘿薜望衣簪

泌五

十

山居夕步

偶携短策出幽齋四望聊能適野懷
春雨漸添原上綠夕陽偏向樹中佳
鹿銜仙果尋山逕鵲啄閒花下水涯
多病正宜來客少青苔應愛滿荒階

春日張明府邀宴天甯閣上

中天高閣絕浮埃共倚軒牕四望開
春雨空濛圍竹樹夕陽明滅映樓臺
焚香靜覺超諸界置酒遙疑接上台
不是雙鳧下霄漢勝遊那許得追陪

送吳水部開省沛上二首

知君早歲有材名奏對當朝列寵榮
何事十年方執戟復從千里遠揚旌
虞廷貢賦通淮泗漢代卿曹重水衡

聞說君王題殿柱好令三署動芳聲

其二

使君持節自天來開省山川實壯哉泗水欲浮周鼎氣
沛宮猶見漢歌臺棲遲共羨含香侶登覽偏宜作賦材
昨夜津梁增景色太微星曜動三台

餞正明府

楚江湘澤出奇材漢室明光奏賦來 天子分符新授
縣羣公置酒共登臺琴絃入夜鳴初月劍氣當空動上
台茂宰神明在何處仙鳧長起五雲隈

秋日送張水部開省錢塘

越王臺傍大江流水部遙看作勝游萬壑泉聲迎使節

必五

十二

千峰雲氣接仙樓香鑪靜對煙花外省署晴開魚鳥秋
見說觀濤起沉疾憐予八月滯皇州

送曹使君之南康

北闕新除奉寵光東南名郡壯江鄉彭湖百里常圍郭
匡嶽諸峰盡在堂曉日候門開畫戟春風行縣起牙檣
更傳覽聽多休暇深閣閒凝燕寢香

送王主簿之甯陽

新承黃綬佐銅章手奉 天書荷寵光地指東蒙開舊
壤山連太嶽鎮名鄉春風遙憶絃歌動月朔應看鳧鳥
翔獨為憐才歎離別躊躇偏向帝城傍
病起諸君邀飲沈戚晚別業

臥痾移時游宴稀招携此日逐芳暉漢廷告滿身猶病
陳轅初投暮未歸臺榭逶迤開戚里風花拂歷上朝衣
攀緣欲盡仍相勉共道臨觴願不違

林林題沈莊

皇家貴戚侍 神京 帝賜園田荷 籠蓋千樹柳陰
迴夾道百重蘿逕入林垞曲池張幕凌空應別館微歌
隔水聽卻說五侯今好士更開高閣共談經

贈金山姜將軍七表二首

爾向當年太白高早開幕府策勳勞樓船夜靜橫江岸
強弩天空射海濤投老共憐辭虎旅閒居猶自說龍韜
將門更有封侯種閩外重看建羽旄

必五

十三

其二

將軍意氣本豪賢解組歸來樂事偏早向南山看射獵
更從東海訪神仙石函光動龍文劍玉枕書藏鴻寶篇
十載鷹揚定何似懸知絕勝渭濱年

燕塞

九月邊庭殺氣分百城烽火日來聞遂令老上橫燕塞
空說回中擁漢軍玉羽每思三箭策寶力閒拭七星文
村村鼙鼓寒風急欲向轅門看陣雲

冬至日寄王處士

早向名山托性靈更從避地結幽局荆南作賦同王粲
東海移家似管寧門繫畫舟多問字坐揮塵塵每談經

清臺雲物書方罷悵望南天有客星

贈聶將軍曾中武舉

憶昔將軍侍 帝京每從禁衛領親兵 殿前獨對平

戎策閩外常馳破口名共擬麒麟題畫閣卻耽魚鳥臥

江城更聞學得神仙術欲伴安期海上行

月夜贈陳簿

太邱有道重朝端晚謁承明授一官南嶽諸侯同送遠

北堂上客暫追權月移禁樹人初靜漏下嚴城酒未闌

他日雲霄重回首徒憐山縣有棲鸞

贈張僉事備兵建寧

聞君開府建安州地控全閩據上流檠戟樹門陳列將

泌五

旌麾按部擁諸侯寒城鼓角千家壯野戍笳歌萬里秋

傳說軍中更無事武夷閒嘯幔亭幽

贈魏民部

客館張燈夜漏微城隅送遠倍依依坐中漸覺鳴絃靜

門外縣知問字稀一自散倉開別省幾時建禮護朝衣

知君賦就無能薦自媿長楊奏御歸

贈陳將軍自楚拜山東閩帥因而使秦

美爾能兼文武材牙旗高擁將壇開楚中新罷車徒獵

魯國咸持禮器來馬上賦詩常握槊軍前奏凱每傳杯

太山豈少丸泥在願取西封函谷回

贈給舍徐子奉使 冊封楚藩

寓直清華切禁廬親持符冊下鑾輿漢家同姓封梁楚
鄴下詞臣數應徐柳發上林紫使騎花深別邸曳仙裾
遙知雲夢從游處作賦還應有子虛

贈別晁太史使洛

長安十載共馳驅知爾心情常宴如舊里不營三畝宅
新裝惟束五車書銜恩早發燕京道覽古時行河洛墟
聖主好文兼重行傳經講席為君虛

贈申給練使德藩

周家八百多姬姓首秩東藩重本枝城壓泰山原作礪
水通渤海更成池盟書先載天王府鎮玉重班大國儀
卻喜終軍初奉使英年爭覩出關時

泌五

贈華駕部改南都

自昔金陵本 帝州千官曾此奉宸游春雲尙想爐煙
繞秋草閒生輦路幽禁漏沈沈仙掌月鳴珂寂寂絳河
流更憐畫省多芳樹隨意追攀自可留

除夕有作

帝里常嫌車馬驅流光更速復何如殘年又度周家麻
縣象將新魏闕書寒色凌霄辭漏箭春芳逐曉動林墟
攝衣欲赴朝元會伫向雲端望碧虛

朱明府以延平遷謫崇德兼行諸縣事奉贈

聞說彈琴不下堂何緣車轍到江鄉涿令本能兼六縣
賈生新自涉三湘莫言謫宦多才子定有神明動 聖

皇此去 聖書徵卓異好攜彩筆侍明光

卷五

五

沁園集卷五

泌園集卷六

明烏程董份著

七言律詩

答贈吳藩伯 有小序

藩伯吳使君來自武昌道經潯上會余病困避
居荒莊不知也已而遺書兼有贈什則且行過

吳中矣伏枕遙望曷勝悵然因附答一首

千里方當命駕來若爲咫尺欠追陪十旬正苦劉楨病
七發誰攀枚乘才關上未能占紫氣天邊何處共瓊杯
剡溪若肯重携棹瀆口有能有舊醅

夏日新莊

泌六

野外聽鶯意覺親幽居調鹿漸教馴風吹池沼千荷舞
雨過園林萬卉新擊壤自忻逢舜世鑿坏非是避秦人
下簾盡日焚香坐喜得高臺無片塵

送大中丞蹇公之薊門

重鎮方資節制才天朝推闡待君來風雲虎豹營中合
日月麒麟閣上開千里烽煙消紫塞萬方歌舞集金臺
況聞魏絳多鐘鼓幕府何妨數舉杯

秋日湖上送客游七里灘

幽居正在碧溪隈門對流泉獨自開夜火幾家漁父住
秋風一棹故人來森沉林壑通行徑湛澹煙波映酒杯
何日從君渡江去拂衣同上子陵臺

壽詹贊吳君

延陵舊第做雲邊韋杜高連尺五天家近洞庭張樂地
人逢崧嶽降神年先朝劍有龍文篆閣閣書傳鴻寶篇
誰道神仙難可得看君逸氣已翩翩

柱史詹公按部還朝便道過豫章弭節奉贈二首

古來三楚號多才况復洪都接上台百越本爲襟帶地
九江新喜節旄回乘軺使者從天下負弩諸侯擁道來
携取豐城舊時劍龍文遙遠建章臺

其二

山澤雞棲老病侵雲霄驄馬枉相尋自憐濮水持竿者
難忘夷門執轡心越嶺千重盤海遠燕京萬里與天臨

泌六

因君益覺難爲別安得時間金玉音

壽少司馬温公

聖代方資文武才高賢應運自天來召公舊地甘棠在
太尉新營細柳開幕府九霄懸日月樓船千里起風雷
他時召在三垣上常奉君王萬壽杯

答少司馬温公移書枉問

方當海上出師初先枉山中問舊書十道銅符催萬騎
一封錦字寄雙魚花前爛醉江州酒柳下高歌彭澤廬
恨不追從飛鶴後凱旋對飲畫熊車

屠緯真儀部枉過適子伏枕因貽雅什依韻奉和

園林築就賦閒居簪組長辭亦晏如人歷歲年當易病

客來霄漢敢云疎杜門惟恐題凡鳥紅轍翻承寄鯉魚
何日玄珠探赤水佇看紫氣繞瓊虛

答五嶽陳公

漢室陳遵最善書更兼作賦似相如渥洼正喜來天馬
溟海咸稱有大魚藝苑先驅慚我老文場買勇借君餘
近聞草就東封頌珍重緘題奏帝居

送王侍御按浙還朝

正喜乘軺按海濱又看簪筆侍穹宸李膺自執朝廷法
汲黯真爲社稷臣身挺雲霄回萬乘手扶日月轉雙輪
卽今驄馬天中去定作麒麟閣上人

壽范司成屏麓

與君聯珮上林遊此日華簪卻共投秋老淵明三徑菊
風寒少伯五湖舟龍鍾巨壑子何望經濟朝端爾獨優
黃閣若令徵漢相青門倘念故秦侯

寄贈羅水部

當代詞人屬水曹河隄使者更仙僚漕通瓜步三千里
月傍揚州廿四橋我病誰分仙掌露君才徒賦廣陵潮
淮南桂樹攀留處何日能將隱士招

天尺樓詩 有小序

天尺樓者左伯陳五嶽公建以藏奕世御誥之
所而太史楊月菴爲題其名蓋取唐人城南韋
杜去天尺五之謠也左伯歷數千里再遣使索

子言因賦之云

御笑元龍浪得名君家樓閣偈天京振衣便可攀閭闔
舉手應看捫泰清八柱高擎蒼蓋起四聰開與碧虛平
若非咫尺連霄漢安得頻窺帝命榮

侍御純吾鄧公按部還朝奉贈

西臺位近紫薇垣北闕高擎鐵柱冠六月清霜飄殿上
九霄赤日捧朝端彩毫氣與虹霓繞寶劍光搖牛斗寒
聞說都人行且止共看驄馬入長安

壽施隱君南石七表二首

憶昔侯芭受太玄卽今絳縣已疑年青雲雖負當時約
皓首猶存夙世緣幾向淮南攀桂樹更期海上看桑田

他時游戲蓬萊頂笑把洪崖手拍肩

其二

天目西來遶弁城君從此地得長生門開源水桃花色
人采商山芝草英命駕只憑麋鹿馭吹笙時作鳳凰鳴
看君定是神仙侶意氣翩翩凌紫清

贈太中丞三泉周公轉大廷尉

紫薇垣裏法星明廷尉張公入漢京敢以彈冠同貢禹
卻將結轡重王生林丘豈有瓊瑤報霄漢常多琬琰情
更向斗間看劍氣雙龍遙已繞延平

與趙明府同游太湖過飲二首

明府高名冠九州行春到處擅風流武城正喜絃歌滿

涿縣多從冠蓋游二水遠迎蘭棹出五雲晴傍彩毫浮
尹奇天下稱英妙何事車中載白頭

其二

星文昨度斗牛傍天漢遙瞻車騎光弭節暫題荀淑里
到門先表鄭玄鄉政成已見稱三異歌就慚無報七襄
倍覺齋中蘭蕙氣可知衣惹令公香

一自與虛白張君夜坐

一自歸來謝五陵幾經臥病萬山層漳濱歲暮憐公幹
江上秋風對季鷹擊筑高歌雲乍落倚天清嘯月初升
只今不淺南樓興更取胡牀次第登

夏日過吳門謁李中丞二首

必六

五

瓊垣草奏動承明四海咸知直諫名不是漢廷疎汲黯
自將馮翊試蕭生婁江已息鯨鯢浪茂苑仍開虎豹營
好向東郊嚴鎖鑰去從北闕贊璣衡

其二

一自身爲石戶農十年屏迹萬山中王弘偶自思陶令
荀爽今來御李公正喜高談開白日更將作頌擬清風
天邊玉樹眞難倚卻媿金蘭契偶同

贈禹門山人六表

楊柳依依門自關桃花曲曲水偏灣欲知西郭幽人宅
正對南州孺子山早跨雙鴻隨日出暮騎一鹿帶雲還
何須別去求玄圃定喜神仙在世間

聞嗣成孫被放後往游泰山喜而作此問之
爾從被放過東蒙計日遙登泰岱峰吳觀試曾看白馬
秦松尙復繞蒼龍瓊碑十丈邨無字玉檢千年自有封
策馬徧經探篋處射牛應可得遺從

奉寄少保潘公并序

舊歲子以老耄每苦採薪而少保公亦以閒居
動多辟穀蓋數相懷念數承問遺其情切矣茲
者子方面墻困居陋室而公將命駕歷覽名山
夫劉楨有遊岱之憂所親何篤而枚乘發觀濤
之興僕病未能則其所思可知也薄暮新霽偶
登園臺悵然延望因寄此作

必六

六

閉關絕迹已經年落日登臺意惘然喜見夕陽留半嶺
更憐春水接遙天當年屢下陳蕃榻何日能隨范蠡船
聞道留侯穀城去載歸黃石證神仙

望昆山有懷潘司空 有小引

昆山者少保公讀書處也及自懸車大興卜築
屹然壯觀遂爲西吳巨障矣遙望興懷再贈一
首

毘山遙障雪溪東臺榭高懸碧漢中綠竹連雲思衛武
紫芝滿地憶黃公乘牛自繞函關氣駕鶴時隨緱嶺風
獨媿稽康頻望遠彈琴空復送飛鴻
早秋同石翁學士苑中遊覽

乍喜初秋暑氣清更從蓬侶度瓊瀛
聯鑣楊柳陰中過
緩轡芙蓉沼上行雲母帳開天漢近
仙人掌淨露華明
菲才每愧登高處司馬應知賦早成

上巳日逸老堂講集

身繫中朝二十年歸逢上巳艷陽天
拂衣幸入香山會
修禊重開曲水筵檻外晴花供送酒
林間春鳥和調絃
人生佚老知能幾塵世浮名詎足憐

秋日過南石雙瑞堂宴飲

偶隨宴喜到江鄉况復親知在一堂
人到暮年經苦樂
天從秋節異炎涼沉歡此日方聯席
驟別何時更舉觴
白露蒹葭溪上望美人只隔水中央

泌六

七

詠牡丹

春風蕩蕩拂華堂曉日盈盈照畫梁
麗景正逢三月節
奇姿忻覩百花王五雲叢裏開成朶
七寶光中簇作囊
天意似憐傾國色故將微露潤新妝

詠紅藥

園林雜卉正爭妍紅藥當階更可憐
雲母屏前千朶發
琉璃燈下百枝然風翻錦繡香初亂
露染胭脂色愈鮮
漫說玉堂根帶別春芳原不異當年

春日同錢子汎舟

莫謂蓬萊道路賒早探仙笈好餐霞
因君夙是丹丘客
携我同登銀漢槎時向小山攀桂樹
卻隨源水泛桃花

坐聞鐵笛微煙裏更訪滄浪漁父家

初得葛山別業是葛仙鍊丹處

雞鳴客館曉寒侵早昇籃輿野興深
買得一山稱小隱
薄遊五嶽是初心地傳勾漏成丹處
人擬蘇門度嘯音
若道長生真可學洞中石髓正堪尋

春日園行客至

掛冠早喜得還轅抱甕今來學灌園
舊國山川如有待
新溪桃李本無言地深翻覺鳴雞靜
竹密時看乳雀喧
已少世人來絕境任教仙客到花源

種橘

小園僻在越溪濱種橘遙從吳苑分
但取數株娛逐客

泌六

八

何須千樹比封君預占苞實經秋綻
已喜花香入夜聞
抽筆欲思爲作頌謗才媿擬屈平文

吳中丞貽示早春溪行之作用韻奉懷一首

路轉溪迴繞碧沙村深晝永度年華
桃花宛入秦人境
柳色偏依陶令家幸向江邊來鶴使
欲從天上問熊車
幾時小队穿窮巷暫與漁翁理釣槎

園中

清溪迤邐曲通源野逕沉沉晝掩門
一鶴天空時自唳
百禽春到總能言柳因久植陰圍地
花正繁開香滿園
珍重園公好培護莫教風雨妬芳蓀

斗垣龍君見訪贈別

使君旌節下郊墟時值窮鄉苦旱餘北望濃雲遙擁蓋
東來甘雨正隨車卽看沛澤霑青野漸喜分流到碧渠
其道騰空起蛟蜃肯忘涸轍有枯魚

晚過吳江宿姑蘇城外有感

扁舟來自五湖西路指江城日欲低張翰祠邊春草發
吳王臺畔夜烏啼風傳鐘漏聲偏急月暗關河望轉迷
慷慨尊前舊時事唾壺擊罷重悽悽

湖邊風雨

昨向安流駕小舟忽然風雨起山頭非關舟子輕長路
自是山靈妬勝遊振柁有人聊自保掛帆無主益堪憂
巨川大澤皆爭愛險處愁君不自由

必六

九

齊雲巖雜詩四首

白嶽高躋萬仞巔玄宮更切五雲邊卽看輦輅來天上
突出香爐在殿前幢節似聞朝列帝笙簫遙引度羣仙
石橋見說尤奇絕常有茅龍駕紫煙

其二

雲霞扶我上高臺一到天門迥異哉崖下峰巒開萬疊
洞中日月劃雙迴珠泉晴灑瀟瀟雨石澗寒生隱隱雷
絕境幾人能道得卻慚孫綽賦天台

其三

門同帝闕拱崔嵬歷盡台階萬級來疊嶂總呈天地巧
奇巒疑是鬼神開空中石笋排雲出望裏蓮花傍日栽

曾忝大夫今已老登高欲賦愧非才

其四

地與塵寰隔萬層坐來轉覺道心生洞深惟有雲霞氣
山迴全無鳥雀聲幽谷草香風正細空林松響月初生
何當忽下浮丘馭縹緲同吹子晉笙

自白嶽歸聞鴈

山水悠悠返旆旌神仙窟裏放歌行眉間覺有煙霞氣
筆底慚無金石聲落日千峰雲欲送秋風一葉鴈初迎
從今五嶽思遊遍莫愧當年尙子平

七里灘阻風次日作

山雲蒸雨望溟濛急棘驚鷗勢轉雄萬里未乘宗慙浪
七瀛先阻楚王風翻濤欲撼蛟人國積漲還朝龍伯宮
天日須臾爲開霽輕舟鏡裏渡江東

必六

十

病起湖上夜飲

自憐經歲臥漳濱漸覺初秋起色新對酒正逢河朔客
觀濤偏向廣陵人輕風影動橋邊樹月光生水上蘋
共說少微今更朗可能衰老應星辰

李使君枉顧問疾卽席奉謝

行縣旌旄擁碧空豈知駐駕問衰翁一朝笑入竹林裏
十日香留蘭室中天撥陰雲開霽景人從暑鬱坐清風
相如若解文園疾苟爽猶能御李公

題元美小祇園

名園昔日喜曾來一自登臨眼界開怪底城中有上壑
疑從雲裡結樓臺泉飛珠瀑當空瀉峰擁青蓮向日栽
憶昨池邊時泛棹不知迷路幾縈迴

張使君誕辰奉贈

曾携彩筆侍皇廬更見襜帷擁使車身奉紫宸三尺法
手持黃石一編書城頭鼓角閒清夜海上旌旗靜碧虛
不是崧高誕申甫誰爲王室鎮方輿

贈李將軍

少年學得六韜文出塞曾經百戰勦勒石燕山應有幾
分茅漢社尙無聞瑯弓徒自彎邊月寶劍猶能噴陣雲
向晚若逢霸陵尉慎無輕說李將軍

泌六

浮玉山夜

浮玉浮屠百丈浮月移峴首帶滄洲魚龍穩臥寒潭夜
鴻鵠高飛碧漢秋北極星辰懸萬里南中山水在孤舟
蘆間忽有漁燈出鐵笛橫吹江岸頭

病起得同麓余學士諸公書

一從伏枕歷春寒暫起行園景物懽山鳥似隨鳩鳥杖
家雞初訝鷓鴣冠登高更覺雲霞繞長嘯應知天地寬
忽得玉堂書問至遙疑紫氣自長安

贈方文明居士

竹墅清涼夜景新高賢瀟灑出埃塵晚精禪理王摩詰
舊是風流賀季真遙對徑山千里月載回震澤五湖春

坐來薜蘿微警發聊贈祇園會裡人

郡倅羅君過訪留集

半刺聲名動上台當塗共薦出羣才東方行縣迴車騎
南國懷人對酒杯野徑微風清沁竹幽塔積雨綠滋苔
箇中陶令偏增興常得王弘枉駕來

園居卽事

五柳閒門畫不開一園高臥日悠哉池邊把酒聽禽語
竹裡彈棋有鶴來白石爛時歌已倦紫芝采罷曲新裁
少微只媚山中色豈有祥光燭上台

夏夜留客

中園楊柳舞清風出水芙蓉浥露紅土客從天來履鳥
少兒對月理絲桐幸將禮法寬吾輩任有酣歌與爾同
投轄只今應且住驪駒何事便西東

泌六

茅順甫枉顧敝廬有作貽贈奉酬

築成水榭繞青蒲製得新衣綉綠羅坐看羣鷗自來往
豈期駟馬暫經過關門紫氣無能識石室瑤章卻較多
安得便隨黃綺去采芝同向北山阿

病起游錢塘

錢塘江爲天下奇千里屢折連海涯試看越王射潮處
何如枚叔觀濤時萬霄景倒星河窟兩曜光翻朝夕池
欲駕長風破高浪直從蓬島訪安期

贈馮太史開之

早向金鑾侍帝來定知蓬島上仙才揮毫萬壑龍蛇起
長嘯千山斗牛迴草罷北門初賜傳花牽南國暫銜杯
漢家聞道修封禪須待相如奉使回

贈孫小溪中丞二首

昨聞京口墜妖星遂有旄頭耀百城渤海但看驅將轂
潢池誰敢弄天兵秋高雲鎖鯨鯢觀夜靜風生虎豹營
此云旌麾更增色千村炮鼓正無聲

其二

卽看叱馭有王遵那得攀轅借寇恂玉壘旌旗千里曉
錦城歌舞萬家春籌邊閣靜星辰繞問俗車行雨露新
聖主若還咨國士南陽高臥豈無人

泌六

夏日與諸君避暑蔡蕩

漫擬當年河朔遊偶携佳客放扁舟天高月上夜如畫
水濶風多暑欲秋簫管拂雲來別墅酣歌達曙傍中流
若知世外須臾樂肯羨人間萬戶侯

贈邢少府轉昌平別駕

貳侯廉節如君少萬里空囊別我游始佐彈琴清鉅邑
還陪分竹刺名州南瞻宮闕青天曉北望園陵白露秋
當道正咨冰蘖吏聲名早晚達宸旒

王中丞思質輓辭

公卽元美尊人也

曾麾赤羽走長鯨志掃烽煙萬里清
草上血痕朝化碧營中星墮夜含明
誓扶社稷身先隕戰勝邊庭誘已成

最是看花舊時伴生芻一奠倍含情

寄鳳洲參知

久辭北闕點朝班且把淮南桂樹攀
坐下珠簾看日永手揮綠綺送雲間
杖藜興欲登三竺伐木聲傳到幾山
幸得江州曾餉酒何時彭澤共開顏

送王荆石司成

才子文章湧八溟聖朝寵拔在天庭
書傳太史紬金匱字擬中郎立石經
人向九霄瞻北斗門開六館麗繁星
若非皓首相期者舉世何人眼尙青

壽慎山泉侍御

湖中花柳弄芳春正是神仙降誕辰
賀客喜逢週甲子閉門知自守庚申
葛洪本有丹砂術方朔嘗爲金馬人
携得西臺舊時栢風霜歷盡長龍鱗

泌六

十四

皇甫封公六表壽詞

玄晏先生日閉關煙霞處處得幽閒
桃花水長誰能問桂樹春深正可攀
暫以種魚居海上預知翔鳳出雲間
他年捧得褒綸下錦服何如舞袖班

淇竹陳使君自括蒼遣使相訊寄謝

使君何事念窮居義氣于今孰可如
暫向栢臺驅五馬卻從千里寄雙魚
賢聲已喜能酬主高論還期更起予
但得諸君在廊廟不妨野老臥田廬

五日與客宴飲忽談曩事因感新懷醉中有作

當年曾直紫宸廬端節偏膺寵數殊宮線巧成長命縷
御毫親染辟邪符尙方賜扇當天降中使傳衣夾道呼
卻笑曩時渾似夢何如此日共懽娛

送徐使君之任閩中

使君此去奉殊榮閩越遙看作壯行地歷滄溟開萬里
山連島嶼列千城當朝最重觀風使滿路爭傳執法名
我老何能申贈別願公早爲贊昇平

夏夜城南小園

廿年客路亦何功一畝之宮自可容隱几曲池生菡萏
開門列嶂山芙蓉蘆中點點漁舟火樹裏悠悠野寺鐘
向夜閒行歌白苧露華輕滴翠微重

泌六

十五

奉酬存翁師相

林壑何當政府書祇因鄉國近園廬山中未效銜環雀
門下虛慙點額魚孫相舊開東閣在彭宣敢謂後堂疎
從今更喜趨承便別業新營接傲居

中丞我度陳公席上賦贈

中丞節鉞鎮蘇臺經略應知問世才東海風波隨地息
南荒日月劃天開佩刀夜解蛟龍吼幕府春閒燕雀來
正喜百城無一事儘容諸客共銜杯

湖上小飲

早秋雨霽景偏澄與客來登湖上亭流水垂楊同漾綠
遙天近嶂並含青風從野寺香成靄雲擁山莊樹作屏

對飲不辭陶令醉恐教人笑屈原醒

存翁師相誕辰用韻奉贈

早司鼎鉉侍皇闈翫謝樞機海上歸共想九重隆晝接
尙思十載贊宵衣叅禪自悟今生是得道何言舉世非
正喜三秋開壽域南山相對映幽扉

北堂鳩瑞詩

有序

北堂鳩瑞者爲陶明府頌其母太夫人而作也
始太夫人空牀獨守栢舟之誓彌厲而明府雛
黍克供板輿之樂何極是以天垂明鑒鳩示禎
符十載來巢七雛累育旣而母荷立楔之命子
爲捧檄之行華翟之封可期馴禽之兆將顯功

泌六

十六

奉酬存翁師相

業伊始寵榮華端于是維楚之良在朝之彥莫
不託于翰墨形之辭章因題卷曰北堂鳩瑞云
子惟鳩者詠于詩人載在史氏自古記之矣故
關雎稱淑女之美取其幽閒鵲巢頌之子之賢
嘉其純一是鳩之象女德甚明也歷山見鳩而
作歌顯虞聖終身之慕小宛因鳩而興感切周
賢明發之懷是鳩之關子道甚著也是以皞帝
膺圖則列鳩而紀職漢人御統則敘鳩而名郎
蓋盛世所以攬天下之才而哲王所以教天下
之孝夫固如此今太夫人女德旣彰而明府子
道彌篤居在澤國出躋天朝夫其將由白鳩之

郎徧陟五鳩之職以聚萬民以表庶位者乎子
故輓賦一律繆廁同聲焉

南國才賢膺母教北堂貞節有深恩仙鳩應瑞來巢屋
彩鳳銜書遂表門秦帝懷清名已顯漢家褒孝寵仍繁
從今潘令迎慈駕佇看榮光映後昆

贈大中丞廬山張公移鎮南都

驅車茂苑向留京坐制中樞控百城卜洛萬年鍾王氣
渡江千里振軍聲風霜早落淮南木星斗遙臨海上營
好取勳名報天子始知定遠是書生

寄履菴范宗伯

聖朝訪洛藉論思道德如君副倚毗授館方增弟子室

泌六

十七

傳經真可帝王師瑤珂早曳三天珮繡袞遙將五色絲
臺上鳳凰千仞起羽毛猶足用爲儀

虹橋詩爲太醫蔣君賦

林丘迴合翠微重門對茗西萬疊峰匣裏劍光騰白氣
天邊鐵鎖掛青龍隔溪賣藥千人度傍水開園二客從
陰德定知來駟馬後昆題字擬臨叩

憲使沈劍南招飲煙雨樓

高閣崇軒敞碧空淡煙疎雨映簾櫳萬家井竈霏微裏
一郡園林漾漾中近海似連圓嶠氣登臺初徙灌壇風
多君餘潤沾丘壑更洽恩波四境同拾遺記圓嶠有煙氣數百里

留別沈使君

早時風雨共登臺忽覺天中景象開南極一星孤客去
東方千騎使君來洞庭水滿舟初遠吳會雲生首重回
此別林丘惟穩臥幾時旌節更追陪

贈使君方齋史公之任粵中

獨持三尺去南荒觀察威名不可當扶翊漢家新日月
肅清炎海舊冰霜干城指顧從天上百粵懽呼擁道傍
共說珠崖珉石在早時曾已紀循良公嘗爲瓊守故云

送太醫黃君

幽人意氣最堪憐黃綺高風天下傳知爾采芝商嶺上
適余行藥雪溪邊早聞囊有金莖露更喜丹飛玉鼎煙
爲道衰年藉扶掖可堪離別向尊前

泌六

十八

贈左使陳雨泉七十

早從行省擁華輪卻掛朝冠別紫宸遂泛扁舟同范蠡
共將尺牘重陳遵著書藏在名山上長嘯行當大海濱
絳縣未須論甲子蓬壺知歷幾千春

和洞翁宗伯見懷之作

秋夜沉沉漏正長天河耿耿坐相望余今臥病荒三徑
公爲離憂寄九章錦字忽看來鶴侶彩毫曾記逐鵝行
十年祇切高山仰千里何能一日忘

樂巖詩爲沈太醫賦

爲愛名山作勝遊山中芳草足淹留平生自有煙霞癖
此日來栖巖谷幽與客共歌天目曉有時長嘯洞庭秋

邇來種得千株橘不美人閒萬戶侯

右湖詩爲周虞卿賦

大江千里抱都城一道秦淮曲曲紫知爾神同秋水瑩
只今門對鑑湖清朝看湛澹微雲淨夕弄潺湲新月生
自是山人無俗累不須重爲濯塵纓

送馬將軍

廿年來陞聽鳴珂萬里臨岐送伏波海上尙看銅柱在
山中只有白雲多風光漸逐柳杯盡虹氣其如繞劍何
他日仍蒙漢家召願君勿記瀟陵呵

使君蔡公往在橋李曾過草堂久闕奉聞忽承貽
問既感高誼殊慰積懷因作附謝兼訂鴈蕩之約

泌六

十九

云

漢家西府接天閭獨有中郎冠世才招隱昔過陶令宅
懷人重上越王臺劍光入夜雙龍合書劄先秋一鴈來
不是交情千里切沉淪何路達三台

偶謁大中丞李公序時以積雨洪水方興至是忽
得晴霽雖將墊溺或可無虞喜而再贈二首

水勢何當橫地來中丞昭格亦奇哉身將漢室金堤護
人是天朝砥柱才羽扇麾雲千里淨虹旗颺日九霄開
精誠已荷穹宸應忠奏還看聖聽回

聖朝御極正當陽吳國東南財賦疆總計千方軍國貢
不如百萬海陵倉卽看禾黍初抽隴可使波濤若望洋

劉向自來憂漢室幾將災異列封章

贈給舍葉子使郢兼簡郢都曹侍御二君皆同館也

玉册遙將出建章分封此日續高陽楚高陽之裔今黃
郢都有高陽城黃
牛山擁荆門國白馬盟開漢代王使節九天人並迴詞
源七澤派俱長郢中知爾歌難和幸有當年同舍郎

同友人夜酌敘別

百年時事幾變態人生會合寧可常相逢沉酣惜別去
劇談經濟嗔予狂沙明灘靜月隨泛花含草甲春底忙
高歌忽覺滿天地長立遠視神洋洋

朱沈二進士北上餞之有作

泌六

二十

荒臺薜荔滿山阿早起登臨發浩歌海嶠雲生天欲雨
洞庭木下水微波白鷗蕩漾隨人遠黃鶴高飛奈爾何
卻望君家氣蔥蔚門前雁塔倚嵯峨

新夏雨初已池亭對客夜談

高卧園林日晏如夏來樹木正扶疎稽生鼓鍛泉流處
季主垂簾雨霽初靄靄白雲當戶過悠悠明月照庭虛
夜深靜坐談玄處忽聽池中有躍魚

題馬方伯石渚別業

石渚先生早卜居爲耽名勝結幽廬朝看海島雲生處
夜對江湖月上初夾岸園林澄景色臨流臺榭映空虛
他時廊廟功成後誰識當年此著書

望海篇奉送陳使君行部鹽官作

漢使凌晨擁十乘秦王嶺上望滄溟暫開雲氣三山近
直接天河萬里澄二曜吐吞如合璧羣方羅列似繁星
知君觀海歸來後咲殺枚生說廣陵

馮開之夜宿瑤光閣次早予將訪之適其已行悵
望有作

白嶽峰頭飛鳥回紫霄厓畔重徘徊遙看黃鶴仙人去
枉使青蓮居士來欲締淨因徒有約高談玄理更誰陪
只今徙倚瑤光閣似覲君顏在上台

安南納款

周庭王會八荒通禹貢諸侯萬國同荒服獻圖南徼外

泌六

五

聖人高拱大明宮金標銅柱迴中土王羽綃衣致遠戎
不見堂階運籌策但看海宇屬神功

玄墓道中作

平生夙有登山興此日方尋谷口來佛塔迴從雲外見
人家多傍水邊開芳梅十里重穿逕古木千章又上臺
卻咲尙平婚娶畢猶憐塵世久淹回

過光福題贈本立上人

閒來古寺已黃昏高聳浮圖氣象尊水借具區成佛海
山開小苑作祇園殘碑字在經于禩舊井泉分惠一村
惠遠更知能好事笑迎陶令入松門

太湖

太湖遊覽素稱奇日朗天晴望不迷地近三吳包遠近
山分二嶺列東西每將積潤滋千里更瀉餘波作萬溪
試問當年釣鰲者何如此處押鳧鷖

郡侯謝公有贈次韻奉答一首

驥足當超萬里餘鳳毛初向九霄舒虹光夜繞匣中劍
雲氣朝浮架上書獻策已看同賈誼能文共薦似相如
他年侍從汾陰日好賦甘泉擬子虛

春日初霽西遊

無奈春來苦滯陰一逢霽日始知春天開綠樹千林曉
風送黃鸝百囀新望裏山山凝淑景行邊處處擁香塵
自憐老向韶華節也作嬉遊盛世人

泌六

五

同嚴子孚登道場望太湖弔孫太初墓太初自高
士惜其猶未聞也茲獨深致意焉

莫春挾友了勝事扳絕道場窮地靈白浪疑天北極動
青山臨日萬木明迴雪細草幽徑滑入路斜松野寺迎
何處高人早蟬蛻登臨空作鳳凰鳴

高士王君雅多山水之癖過余雪上登海天閣有

作見贈輒爾賦酬云

知君長揖謝公侯卻愛人間洞壑幽覽盡萬山猶未愜
圖懸五嶽作奇遊凭高遠識吳門氣懷舊方乘剡水舟
朗詠海天空閣上何如當日賦登樓

題榮壽錄

仙李盤根托帝鄉漢家何必數袁楊兩朝詔錫龍鸞字
三世恩懸日月光楚客歌聲來郢里騷人詞賦出沅湘
儒林一啟傳經業千載淵源自此長

柱史張公按部還朝遂以贈行兼爲答謝二首

斧鉞親持震海濱
軺車歸覲向穹宸
鳳凰臺上秋風起
鸚鵡洲邊夜月新
江濶共看遙擊楫
時清何必更埋輪
卽今一鶚當空立
萬里雲霄絕片塵

畸人遠卧萬山陲
平子緣何有四思
已識皂囊明主重
更看玉案美人貽
栢臺向日霜華發
楓陛回天斗柄隨
我欲贈君龍劍在
夜來虹氣想先知

過吳君山園

泌六

三

家住煙霞深復深
更於山上結園林
逕從巖壑千重轉
窓落杉松萬樹陰
鳥度薜蘿來別洞
鹿啣芝草過遙岑
只愁迷卻仙源路
猶有幽蹤未敢尋

早起書懷

卧起春來景物繁
偶從行藥步朝暄
祇緣習嬾常成病
敢謂辭名欲閉門
枕石幽壇時有夢
下簾高閣轉無言
初晴花木添微潤
閒看庭前鳥雀喧

寄林與吉

早辭簪紱去園林
欲問幽居何處尋
南國幾看芳草綠
東山遙在白雲深
每傳鳴鳳同清嘯
誰向流泉辯古琴
方朔本來思避世
誤隨金馬尙浮沉

使君越湖邵翁八十初度令子侍御因以按部便
還越中得拜堂下奉贈

城南韋杜家聲舊漢代
袁楊德業尊聞爾
簪纓傳奕世
卽今車馬集高門
中山霧遠藏玄豹
北海天開起大鯤
願向清時同泰華
丈人峰下列兒孫

丁未春入朝呈院中諸友

日出東方報曉雞
建章晴繞五雲低
殿中候輦千官靜
階下傳趨萬國齊
金馬幸來陪舊侶
鳳池重覩有新題
卻憐朝罷歸芸閣
尙覺天香兩袖攜

泌六

三

泌園集卷六

泌園集卷七

明烏程董份著

五言絕句

月夜送易憲副督學四川三首

秋夜月初霽長天無片雲送君明月裏見月即思君

其二

萬里一為別三年何所期清光似明月長願慰相思

贈空山人二首

山中寂無人草木自開落長日閉深關禪心無住着

其二

空山無世味幽壑自沈冥獨步松間月唯聞清磬聲

泌七

思家中別業

青山并綠渚箇裏成新墅夜靜忽聞鐘披襟悵無語

題昭君畫

佳人稱絕代早入漢宮中玉輦原非遠何須恨畫工

直廬偶成

禁苑晝沉沉閒庭綠柳陰誰言宮闕近常似在山林

懷陳中丞三首

江豚鼓浪生海蜃連雲暗病子方偃牀歸人遙解纜

其二

斧鉞辭吳甸旌旗弄晚風情隨千里遠人隔萬山中

其三

桃水連天漲楊花滿地吹春光今已暮芳意語誰知

七言絕句

方時湘訪予不遇別去金陵因寄訊一首

閒居忽有題門客何日重逢載酒人遙憶金陵楊柳色

依然同作帝城春

武城逢孫比部聞簫作

何處相逢繫客橈武城春月夜寥寥誰言昔日絃歌地

祇與夫君聽洞簫

泊舟有感

舟中高臥日初晞病癩偏羸送候稀卻笑當年逢列子

誤將爭席作忘機

泌七

朱太夫人壽詞

鍾山高倚丹丘宅璧水遙開白玉堂青鳥忽傳玉母降

紫簫歌吹擁仙郎

贈郡幕吳君之南陽二首

行行趨府莫辭勞聞說宗資擁漢旂誰謂此君恆主諾

府中原有范功曹

其二

此去應多隱者居行春莫惜暫回車臥龍岡上時經過

試問當年舊草廬

山居即事二首

幽居綠樹自成村更傍清溪日灌園聽盡啼鶯人寂寂

數峰深處閉閒門

其二

白雲青靄路難窮萬壑千山一徑通野寺林深不知處
磬聲遙在夕陽中

詠獵大有感二首

東郊草綠獸初肥獵得平原白兔歸若向淮陰壇下過
幾人灑淚對秋暉

其二

曾逐蒼鷹去不遲只今郊野尚堪馳誰言秦相多尊貴
猶憶當年上蔡時

三月晦日張明府邀飲有作

泌七

春光九十愁邊過喜向今朝宴飲新夜半當筵對君別
尚憐馬首帶餘春

草堂新成適子膺過偶作

家住潯溪綠水隈臨流新築讀書臺應門只有雙黃鶴
惟許幽人日往來

溪上草堂

碧溪深處絕塵喧白汲清流日灌園卻笑漁船長共到
不知是否比桃源

寄贈日者汪君

幾向甘泉作賦回陸沉金馬自非材屈原不是求名者
問卜聊從詹尹來

學博季湖賀君枉顧奉贈二絕句

洞庭山畔晚煙收震澤溪邊春水流乞得鑑湖傍一曲
欲從賀監泛孤舟

其二

石巖花發笑春風朝日晴霞絢苑中聞道大丹今鍊就
童顏歲歲與花紅

小鳥

江邊茗葦漸蕭蕭小鳥飛鳴亦自聊黃鶴冲霄如失路
一枝安得似鷓鴣

幽居

幽溪一曲三重關隔盡千山與萬山惟有堂前雙紫燕
銜泥猶自到梁間

病臥荒莊辱林使君相訊賦以志謝二首

一自歸來東海墟任教蓬蒿滿荒廬陳平陋巷今堪重
門外方來長者車

其二

千溪曲處轉孤村萬壑深中獨掩門自信野人堪避世
誰知高士喜尋源

溫司馬出師歌六首

闕外方成大將臺中朝特遣重臣來營連虎豹江邊
去觀築鯨鯢海上回

其二

其二

軒庭曾授握奇經漢幄尤傳決勝名千里烽煙消塞上
六軍歌舞角東城

其三

一劍龍光天地知千尋虎將鎮疆陲島夷盡是游魚釜
滄海真成飲馬池

其四

聞道南夷識姓名況當北闕命專征定知一月能三
捷且統諸侯奠百城

其五

掃清江海若風霆坐鎮華夷炳日星羽騎候囊無赤白
麒麟高閣有丹青

游七

其六

壯士斬蛟降怒濤神人鞭石血濺橋只今何必燃犀照
海怪江魔已盡消

怕春陰曲

不學人間老無賴不學天上春陰陰只向北牕縮首臥
時發南陽擁膝吟

題邵平圖

閱盡浮名豈足誇荒園猶記故侯家誰言秦吏多苛政
尙許東陵得種瓜

贈朱生說者

邯鄲市上熟黃梁北邱山頭吹白楊雍門一說興亡事

御笑田文泣數行

首

劉長興謫天台郡貳因錢文學往謁賦以寄贈二
從來劉阮有仙才會遇神仙洞口回千載夙緣知尙在
明王重遣到天台

孫綽高才冠帝京天台自古號仙城郡齋若使成新賦
廊廟應傳金石聲

詠真如寺纓絡松

古松千尺倚禪扉直幹凌霄枝葉稀忽見雲中動纓絡
恍疑大士降天衣

與持贈誠齋紀丈壽詞二首

游七

與君少長雪溪東醉酒彈棋日夜從七十只今皆已過
君何矍鑠我龍鍾

其二

聞君煉就九還丹白日成仙定不難若得刀圭少分與
也隨鸞鶴戲雲端

讀易

嘉靖丁亥歲作年十七
焚香晝靜了無事坐對一卷羲皇編莫嫌終日不作語
此心已在先天先

聞秋聲有感

嘉靖丁亥歲作
董生讀書至夜半秋聲入竹心慘然西風怒號特地來
貧人安得寒衣穿

徐子自吳興馳入京都來療子病贈別

經年臥疾獨憐子況復當君返故廬欲語子懷最深處
小窗閒坐檢方書

園中冬青甚茂偶題

不隨桃柳鬪春榮獨向冰霜綠滿庭若道芳華有消歇
請君安坐看冬青

紫燕

燕燕飛來拂早霞穿簾入箔傍人家如何黃鵠凌雙翮
四海遨遊未有涯

戲從溪上釣魚作

五湖終日釣無魚豈是迂翁老更迂試問當年河上叟

泌七

緯蕭不願得驪珠

贈大中丞胡公塞上歌七首

太師軍令播幽都大振皇威朔漠區欵塞遂連諸部落
朝天並集五單于口中呼邊帥為太師故云

其二

上谷遙聞息鼓聲函關不必請封泥轅門高坐開邊塞
日接降箋西域西

其三

驃騎馳兵出漢疆渡河降取渾邪王聞君此地開文會
何似當年蹴鞠場

其四

鼓鐘本為和戎賜旄纛仍從縛虜回出召將官同凱飲
入邀詞客更銜杯

其五

寶劍鞘光射列星絲毫吐色逼青冥沙場盡是行歌地
幕府翻為著作庭

其六

歷盡邊關扼塞多聊從戲墨寫山河漢家聚米圖形勝
卻笑當年馬伏波

其七

君從嶽觀望東吳千里曾看正練無我有吳中水晶練
煩君五嶽寫真圖

泌七

六言

賀尹山人遷居東里二首

春前喜見遷鶯燕雀來賀新成本是南州高士今為東
郭先生

其二

門前流水一灣市外茆茨數間避世已知無事著書猶
未全閒

五言律

題世芳樓茅相公故處

尚書躋八座上相入三台接步趨仙省聯輝映帝臺銓
衡同秉藻鉉鼎獨調梅地是瓊溪舊堂知綠野開家傳

柱石業人倚棟梁材巖室東山敞星軒北斗迴河流臨
檻瀉華嶽入牕來俯睇人煙外遙攀霄漢隈桂花連月
吐芝草拂雲栽遺鳥今看投簪昔暫回林泉多暇豫
臺榭總徘徊一自登庸日方資匡濟才幽期忽以邁芳
思正悠哉黃閣年光換 清朝曉漏催獨憐登眺處千
里見崔嵬

贈錢南郭

早時從玉署作賦奏明光中路趨青瑣持書拜夕郎五
時傳諫草八舍擅文場祿閣仙人杖天墀侍史香 君
王重神駿大牧簡時良一自驅沙苑長餘翰墨芳誰言
辭 北極翻作向南荒才大終成患名高本自妨千山

泌七

九

連嶺表萬里入夷鄉野戍龍沙斷重關鳥道長溪深偏
隱菁徑險轉多篁漢道牂牁使秦通黔國王侍臣違近
地盛世切遐方雲擁朝中別風從海外翔百城觀禮樂
列郡化冠裳共識文章貴尤看治理張廟堂應有待宣
室自難忘寄語長沙客無勞賦楚湘

送吳侍御按部江右

清望振巖廊蘭臺侍 聖王諫書初下殿 恩命遠巡
方攬轡臨吳楚驅車度豫章洪都開勝槩滕閣播餘芳
風震千林肅春回萬里光離心何以贈懷袖有干將

送少司成文石之南都十韻

蓬閣集羣賢高才儼若仙承 恩陪屬玉奏賦御甘泉

舊京資矩範新命屬陶甄東觀文章侶西膠禮樂年筆
將彤管去經列絳帷傳春滿金陵地花明璧水天雄談
挂五鹿授講兆三鱣人豈周南滯心常一北極懸兩都
同日月列宿會星躔 聖主方虛席還應着祖鞭

九日宴達觀臺上

秋氣澄新霽重陽景更融臺非同戲馬節已應來鴻令
九月鴻雁來賓望遠連平野登高逼太空筵開蒼靄上客到碧
雲中嵐翠遙相接溪光曲更通孤松涉夕照萬竹動清
風絳席分萸佩瓊厄泛菊叢村家有新釀何必藉王公

贈左伯陳公奏績

儒林多舊業弱冠早能文學已探丘索詞嘗擬典墳九
苞鳳呈彩千里馬超羣魏闕持隆望燕山待勒勳歷年
猶在苒爲國祇忠勤客難東方朔人嘲楊子雲紫薇春
色暮蒼柏歲寒分世正資良弼時方際 聖君殿庭瞻
鶚立 詔綽繞龍紋一發雙虹祕當清四海氛

泌七

十

公本中朝傑今居南嶽尊九江開夢澤萬壑赴荆門白
水真人地蒼梧王氣存 帝因嘉重望詔俾按名藩臣
誓風霜節天濡雨露恩始從避馬處復見畫熊轅日擁
觀風使星臨執法垣六條知有緒三尺自無冤憶昔草
玄徑曾承駐阜輻未爲李君御先過董生園對酒或停
酌臨筵時廢餐方期窮旦暮豈暇展寒温皓首嗟何及

寄贈觀察李公十八韻

公本中朝傑今居南嶽尊九江開夢澤萬壑赴荆門白
水真人地蒼梧王氣存 帝因嘉重望詔俾按名藩臣
誓風霜節天濡雨露恩始從避馬處復見畫熊轅日擁
觀風使星臨執法垣六條知有緒三尺自無冤憶昔草
玄徑曾承駐阜輻未爲李君御先過董生園對酒或停
酌臨筵時廢餐方期窮旦暮豈暇展寒温皓首嗟何及

丹心矢不諛東郊憐廢馬北海喜騰鯤漆室雖憂世形
墀誰叩闕忠貞知許國 眷命仁臨軒麟閣三霄傲龍
綸五色繁願言振經濟早爲整乾坤

賜谷王使君壽詞十四韻

憶昔來吳會提兵鎮海邊平江息枹鼓下瀨弭樓船
王法持三尺神鞘授一編折衝千里靜威德萬人傳正
以勳庸懋將膺簡眷先如何棄軒冕祇爲愛山川几席
雲霞滿軒窗蘿薜連壺中開妙景世外締真緣一自青
門隱將齊絳縣年春逢上巳盛節以豔陽妍茂育自茲
始長生當可延方平初啟宴阿母並臨筵訣隱存中夜
丹成慶大年君家復近海願爾看成田

壽大中丞養翁李公廿八韻

公自趨朝日曾看拜夕郎丹忠思補袞紫極佐垂裳正
色立 廷陛昌言振廟堂自能追稷契無事藉金張報
國心恆竭匡時策更長烽煙消大海枹鼓息窮鄉鴻
雁歌將作鯨鯢浪不揚廉貞貫金石精白厲冰霜繫此
句吳郡維聯畿甸傍地皆稱赤縣位實統朱方問俗求
民瘼勞神軫歲荒謝安多鎮靜黃霸最精詳稍喜豐能
保還聞視若傷安邦同砥柱濟世作津梁皓魄澄秋節
清飈薦早涼層空高太白佳氣繞中黃鉞授雲霄龍孤
懸日月光七元臨玉度雙宿渡銀潢孕昂蕭興漢攀箕
傅相商由來產人傑定是應星祥北斗長年錄南辰壽

曜芒元晶凝海嶽泰運會明良車協熊羆夢筵飛鸞鶴
觴虎旗門外擁鴻寶枕中藏理得化常順道高神自王
玄關開自李蒼兕老歸姜並覩仙籌晉彌延世作康願
言比風牧永永贊軒皇

邑侯隣初祝公壽章

成都標勝槩當代更無倫巫峽遙連楚峨山迴控秦錦
城開日月劍閣出風塵地本鍾元氣天應產俊人南陽
龍臥處 北闕鳳鳴辰節自中霄發軔衝列宿新高才
原冠世異政每通神境有翔鸞集林多乳雉馴斗杓方
建午崧嶽正生申長命聯嘉節延年證妙因朱絲纏瑞
艾寶厯紀靈椿宴啟西池早籌添東海頻千家梅雨澍

泌七

十一

一縣桃花春張樂洞庭野彈琴笠澤濱懽娛傳玉笋徵
召捧 丹綸禁苑分青瑣仙班近 紫宸垂衣逢 聖
主補 袞待良臣惟願輸忠鯁無嫌拂逆鱗從茲調寶
鼎永永燮洪鈞

贈鏡宇沈公以大廷尉轉少司寇一首

聞說張廷尉明刑事漢皇只今參八座猶是約三章執
法名因起通經道轉光平中持 國議精白佐 天綱
曳履星辰上調樞斗極傍 聖朝知解網永永贊 垂
裳

送孫宮庶栢潭

公才是王佐宿昔侍穹宸漢代文章伯商家啟沃臣天

因明兩作日預現重輪學以甘盤舊光隨 主器新承
華尊置博望廣延賓托乘皆英俊傳經賴正人還同
周論道豈但魏懷仁謝靈運擬懷太子詩師保齊姬石
邀遊陋應陳元良端國本輔導冠朝紳 紫極千霄曙
青陽萬物春孔門無俟駕虞殿正頒綸願輟東山宴造
趨西沼濱孫弘廷對後高閣傲平津

夏日苦病忽致聾噴寄呈孫學士龔使君

炎蒸逢盛夏偃蹇嘆衰翁司馬方憂渴許丞尤病聾羞
慚見賓客應對藉兒童合避千山窟猶栖一畝宮十旬
痾未止七發賦徒工親舊多英傑盟言誓始終鷓鴣趨
殿闕燕雀困樊籠離別忽云久音書杳未通張衡愁路

泌七

十三

遠阮籍泣途窮玉樹藐難卽金蘭本自同彈琴對流水
拭劍繞飛虹月出洞庭上雲生吳會東山川遙間隔河
漢正昭融撫己憐清景懷人望碧空欲思除積鬱惟待
挹高風細扣玄中妙還須河上公

奉贈大中丞心翁常公遣將西征大捷詩有小序

間者寧夏之變官軍集六師圍之久而未舉大
中丞常公遣一將征之遽有成功予始抱杞人
之憂繼爲吉甫之頌情之所至不容已也昔曹
參積功佐漢而鄂君首重蕭何李愬奮勇平淮
而韓愈專歸裴度蓋推其本也常公撫浙外嚴
敵懷內輯民和文武兼資治化旁洽而痛念西

寇之亂恐貽 北極之憂蓋心切于忠 君而
志深于報 國也但今西寇雖靖東夷未平竊
謂公建樹方隆威望彌震曩遣二將尙策摧陷
之勳若統六師必著廓清之績故序述其既往
而祝念其將來亦詩人頌禱相仍之意也詩凡

三十八韻

天下方多故臺端得偉人忠貞扶 紫極節槩挺蒼旻
命世才稱傑逢 君眷獨真一編授黃石三略佐 彤
宸決勝廟堂上折衝江海濱憂時增砥礪守道不緇磷
執法風霜凜撼衷夙夜寅卉夷聲乍警桑土戒恆頻選
騎千羣鐵屯兵萬甲銀彫弧射巨浪寶劍躍平津幕府

泌七

十四

貔貅臥閭閻鳥雀馴威稜肅邊徼安靜馭黎民尊俎輸
籌畫干戈寓拊循征求謝俗吏談笑對嘉賓凱飲懽騰
越勤王遠戍秦盈廷議稍異爲 國志偏振管仲能攘
狄宣尼請討陳古來垂耿烈今詎敢逡巡議以精誠激
情因甘苦均平居深締結赴難歷酸辛凡此先登者皆
由憲令遵諸營聯郭外正馬越城闈李愬擒吳日裴公
封晉辰臨軒宣捷表告 廟啟明禋沙漠妖氛息乾坤
正氣伸鴻勳宜共慶羽檄奈叢獫猓離塞鯨鯢忽
震隣 九重赫有怒 一統正無垠 天地豈終否雲
雷合解屯遙聞頌 玉敕爲召掌洪鈞口口狂將磴負
狼禍未俊還驅虎豹旅淨掃犬羊塵更復催飛騎毋令

返隻輪社開盟白馬閣傲畫麒麟日月丹青耀河山帶
礪新八荒方啟泰萬國正回春佳氣巖廊接欣瞻社稷
臣

奉贈少師石翁壽詞四十韻

天啟明良會時當交泰辰商家方資弼周嶽實生申始
荷皇先皇識親題第一人遂承今上眷首擢冠羣
臣綰印登黃閣迓衡上紫宸預徵雲五色快觀日
重輪千載遭逢異三階寵命新豈惟崇位望自是富
經綸才裕當時務心存太古淳精微通玉闕忠義動
蒼旻密欵施爲迹參敷造育仁更絃除急切調鼎適和
均獵解商王網車污漢相茵寬弘能鎮俗清靜在安民

泌七

十五

雕琢思還樸操持緩束薪八風熙玉燭九有順洪鈞黎
庶皆含哺交游若飲醕聲名天有斗襟度海無垠貴顯
同儒素紛華得道眞事君情翼翼對客語恂恂其侈
動庸懋誰言吐握頻酒尊傾北海冠蓋擁平津揮塵筵
開謝凝香坐是荀遐齡當始度瑞應協佳辰甲子初周
麻星躔又轉巡陽和從臘始淑令與時臻歲月盤仙李
乾坤護大椿瓊枝聯五世黃髮拱雙親憶昔微殊遇曾
叨拜後塵棲遲追步武邁直接比隣鎮日常權暗何時
不細論話言猶似昨蹤迹已成陳西望徒堪笑東家枉
效顰泥途困燕翼霄漢附龍鱗本自非儔類寧關異
屈伸懸弧瞻盛會鼓瑟羨嘉賓鴻寶清淮上玄珠赤水

濱功成重賜履治定但垂紳瑤屋千籌進華堂百椒
純無能申慶頌祇以慰沈淪

壽玄翁相公六十韻

聖皇方出震哲相正承乾氣運恆相會明良詎偶然
昊穹扶社稷王佐應山川自古中州地常生間世
賢商闕開國邑河洛貫郊廛文武知材備剛柔秉德全
昌期逢五百典禮蘊三千畫就圖書祕文膺科斗傳校
讐登石室著作勒丹鉛託乘趨儲幄橫經侍講筵
商巖採芝後姬室剪桐年師保參隆任論思切細旃匡
襄資慎密調護賴周全雙手親扶日孤忠早格天銅樓
問寢罷玉几受遺專魚水情彌洽鳴鴉音足憐金滕一

泌七

十六

以啟繡袞遂來還誠貫三光朗心存百鍊堅立朝崇
大體信道得眞詮正色恆持議虛懷荷轉圜冰壺含月
瑩藻鑑向空懸留滯皆蒙拔英奇悉見遷自能別涇渭
誰可混媼妍獨斷靡停務兼收鮮濫員風雷同鼓盪宇
宙廓陶甄仁澤濡羣動威聲震九邊單于請封册部落
獻降牋納款蕭關下稱臣楓陛前恭裁龍鳳詔坐制犬
羊羶朔漠咸稽顙寰區可息肩若非憑廟算孰與淨烽
煙不戰收功鉅無爲贊化先禁中居頗牧塞外奪祁
連已覩軍猷壯還看王道平政成遵祝網治定念烹鮮
改轍除庫捆和琴解急絃變調逾漢丙熙洽輔周宣歌
舞閭閻共床禎歲月駢茲當週甲子預擬比神仙寶錄

具茨野瑤笙緜氏巔曩時探勝蹟此日證玄詮桃實來
方朔芝房降倕佺王喬名是晉彭祖姓爲錢詎似當津
路兼迴駐世駢弧垣呈壽曜昴宿注祥躔氣轉鴻鈞泰
光敷玉燭圓二儀昭景象百辟慶喧闐憶昨鷓鴣質曾
叨鷓鴣聯林丘歸偃伏枕席困迤邐公在千霄上予沈
萬丈淵懸知隔禮數敢望越拘攣自念工微藝平生締
夙緣詩書留璧簡雅頌布青編浩蕩詞如海鋪張筆似
椽揣躬雖淺薄綴學或鑽研彤管應非僭丹珉或可鏤
勳名瞻赫赫祝悃效拳拳惟祝松筠茂仍期瓜瓞綿箕
疇從此衍舜麻永昌延歲歲當茲度權娛動八埏

憲使劍南公轉江西藩伯贈別五十句

泌七

七

東吳沈隱侯當代號名流樂道居江國承 恩鎮海陬
六條班憲令三尺壯 王猶擊楫波濤靜揚旗日月浮
千村息枹鼓百里播謳謳浹歲多間豫乘春展宴遊人
瞻郭賀冕地起庾公樓每以巡行暇常耽眺覽幽興還
同北海望豈讓荆州滿坐盈珠履登門有剡緜高風重
廊廟雅意屬林丘遠駐畫熊轍時停彩鷁舟經過五柳
巷游戲百花洲臨部移星象摛文射斗牛賢聲齊汲鄭
逸調邁應劉幾誦登高賦尤稱濟世猷黎民方共樂
聖主賴分憂捧檄從天上攀轅擁道周徒憐邵父去莫
借寇恂留况我衰遲日當君離別秋權騰丹鳳 詔泣
灑黑貂裘對客抒孤憤懷人擬四愁暫叨玉樹倚聊比

木桃投雲外看黃鵠磯邊狎白鷗升沈愈相隔岐路轉
悠悠

松亭詩爲 宗藩賦

昔偃徂徠蓋今依菟苑亭 宗藩本龍種締構亦虬形
密擁春林翠常疑晚歲青根連夏后社棟接漢皇庭隔
水笙簧奏團雲鸞鶴停蒼分八公桂玉結萬年苓封爵
輕秦貴延生等偃齡地因芽苴潔門爲草玄局聞說吟
哦暇時時論五經

入西湖信宿靈隱寺

乍入西湖裏來參靈鷲峰池光極薜荔影散芙蓉殿
啟琉璃近壇開曜緯從有梁齊蔓藻是棟卽盤龍連井

泌七

十六

非關夏天花詎謝冬夜輪月恆滿朝鏡日疑重意表恢
新界光中締舊容聊持燈作葉終以塵爲松昔玉猶道
辨還珠未有同四衢齊入幻八解盡明宗漢夢空成切
周星儻可逢疎螢沉照火陣雁度鳴鐘靜榻惟聞鶴蕭
階總聽蛩簷文連網密碑字襍苔封誰言來信宿遠此
躡仙蹤

七言排律

陳使君邀飲天寧寺閣

馳馬西臺早著名虎旗南國又提兵猶傳直諫趨三殿
總仗雄才鎮百城長夏筵開河朔飲高秋氣壓伏波營
使帷窈窕褰初地梵閣崔嵬逼太清自有冰霜消暑熱

更看水月入虛明坐深轉覺仙香繞境寂時聞妙籟聲
龍象光中靈鷲動金銀界裏寶華生諸天雲擁熊車度
雙樹風隨羽扇輕歌發空山霄漢響談從永夜斗參橫
幸陪庾亮登樓興敢擬陳蕃下榻情海內幾人能意氣
莫嫌肝膽爲君傾

王司寇元美赴南都奉贈長律一首

只今海內有人豪獨任當朝著作勞千古文章歸統領
一時詞藝待甄陶詩成自許追周雅賦就咸稱逼楚騷
大將方當建旗鼓偏師總爲屬隸橐百川誰擬滄溟闊
五嶽惟尊泰岱高本是廟堂資黼黻遂令巖谷擁旌旄
玄溟已展鵬翼樞府曾參虎豹韜謂且秉衡居北

泌七

九

極卻看專席坐西曹漢家正賜新題劍王傳原傳舊佩
刀鎬闕星辰隨曳履鍾山雲氣護揮毫暫將執法匡
明主終見題才額俊髦我病敢思仙掌露君行誰賦廣
陵濤最憐 帝闕頌龍綉又見天池躍鳳毛

呂少府冬夜招飲西寺

佩刀自昔有名傳車騎今來識呂虔屢向專城稱卓異
如何佐郡屈高賢悠悠笏指西山爽日日尊開北海筵
總爲陳蕃能下榻遂令郭泰共登船聞時星聚常多客
此日風流望若仙每到習池拚縱飲更從蕭寺細談禪
冰霜色映澄清境水月光涵寂照天坐嘯堂中弘靜鎮
行歌野外絕拘牽窮鄉處處無枹鼓深夜家家接管絃

百里定難淹驥足上林仁見有鶯遷遙聞宣室將前席
好向長安早著鞭

贈龔毅所憲伯十七韻

曩時橋李治功成高蓋緹車滿路驚寶劍其稱龔渤海
揮毫偏數謝宣城入 朝方奏中和頌賜宴先題卓異
名聞道 新恩將授鉞暫從舊省展飛旌紫薇垣向東
陽啟鐵柱冠辭 北闕行遂掌外臺綱紀重特膺 內
殿璽書榮九霄雲繞彤龍字千里風生繡豸輕分布六
條頌郡國獨提三尺佐 天京炎蒸寒凜冰霜色積晦
光開日月明時久雨遙望寒帷增氣象定占攬轡卽澄
清白嗟彭澤投簪後曾荷夷門枉駕迎游行喜隨麋鹿

泌七

三

性嘯歌時和鳳凰鳴當年玉樹深叨倚每幸金蘭獲締
盟空谷白駒徒皎皎芳林黃鳥更嚶嚶正思權會重堪
續其奈沈痾久未平五日偶憐同趙簡十旬真愧似劉
楨何能再入芙蓉幕相對聊陳薜荔情

讀王元美集有作時公起家改京兆故落句及之

當代文章喜有人君才早已冠朝紳洛陽賈誼稱無及
蜀郡揚雄號絕倫書校萬篇藏祕閣辭成千卷勒貞珉
雲霞片片裁爲錦珠玉霏霏屑作塵樓下何能論豎白
郢中誰敢和陽春揮毫忽覺驚風雨構思時聞泣鬼神
定擬逢時爲黼黻卽看命世足經綸星軺暫且躋南國
斗柄還須佐北辰卻說古來京兆尹三王原是漢名臣

訪凌工部作有小序

余與凌工部繹泉君夙忝奕世之交同有林泉之好而余伏枕經歲泛棹橫秋君適築新園更逢初度因賦長律聊摭積懷云耳

當年起草奏明光聞道題名在建章最美馬卿能論蜀誰言賈傅竟投湘自耽歌嘯滄溟上歸作神仙綠鬢郎鑿沼引來茗水曲築臺坐對弁山陽即着林壑樓中散應勝田園樂仲長載酒時時多問字揮毫往往雜稱觴賦成每有雲霞氣交誼常如金玉相媿我衰年尋舊約逢君華甲宴高堂籃輿正喜來三徑蓬矢重當射四方願得干場同酌酌遊五嶽共徜徉

泌七

答王中丞有小序

子曩過小祇園辱答王大中丞貽贈六韻茲將再過園中已有成約矣而公迫于王程先驅使轍念之悵然因和原韻云爾

秋風將過草玄廬豈意先驅問俗車芳草徒看連越嶠停雲遙自望秦餘無能入鄴從王粲敢憚窺園學仲舒扇擁章臺知走馬珂鳴魏闕想垂魚最憐別路江如練卻憶離時月似梳縱欲彈冠同貢禹可堪玄武掛當初健齋明府夜宴卽事十韻

畿輔專城亦壯哉拂雲雉堞接樓臺門前玉几當天出郭外青山繞地迴聽訟煙霞團蓋擁行春麋鹿夾車來

鄣都共識神明宰漢室應褒卓異才正及絃歌多暇豫更憑絲竹爲追陪初冬卻訝陽春轉深谷咸疑淑氣回總是調元和霽集頓令知己笑談開懽深對月仍聯席興洽臨風數舉杯敢謂少微明五夜試看列宿朗三台只今 聖代雖無闕西夜封章待爾裁

送侍御馬公十四韻

當代弘開著作庭洛陽才子早知名文高對策稱郗氏草就封禪識馬卿總爲長楊含諷諫遂從列栢振威聲鐵冠寒帶風霜氣白筆光搖日月明煮海正乘波浪靜回天應見泰階平四郊坐覺歌謠徧千里全無枹鼓鳴報 主每依雙鳳闕思親暫過五羊城清時不必理輪

泌七

去故國聊看負弩迎虞帝廟前春草綠越王宮畔早潮生還攜百粵山川勝來向三臺霄漢行夙昔皇猷資黼黻只今 聖世待璣衡獨憐野老雲泥隔猶荷高賢香火情窮谷祇今嗟伏枕大江徒自想飛旌願言袞職常須補好促軒車侍漢京

積雨後有懷寄承山宋丈

知君早已脫塵鞿盡室南還隱會稽避世共看同野鶴談玄獨許對臆雞千山天遠雙輕屐萬壑雲深一杖藜自憶同時辭赤紱卻慚幾歲隔丹梯夢中每欲遊天姥雪裏還期泛剡溪正值門前春水漲鯉魚寄自浙江西徐羣侯行縣江城因寄此作徐建安人也故以之

發端云

建安才子擅文名徐幹當年著論成鄴下本稱騏驎足
朝端應想鳳凰鳴三吳暫擁飛旌出列縣遙看負弩迎
伏暑隨車甘雨降行春夾道遠風生從天已跨華亭鶴
出谷時聽茂苑鶯駟馬肯迴河朔飲雙魚先寄下江城

晚寓禪寺龍使君攜酌過宴夜深言別奉贈七韻

正苦寒天落葉催暫栖初地雨花臺自憐客子談玄處
忽枉高賢載酒來入室早稱司馬賦通家應識孔融才
九霄星斗禪關敞萬壑煙蘿勝境迴車向葦宮連弭節
筵隨蓮社共銜杯幸逢燕喜揮毫罷坐聽雞聲緩駕回
荀令香留檀篆繞稽生笑逐竹林開只愁涸鮒懸東海

必七

五

他日夔龍隔上台

詩餘

贈山人

秋來看雁飛春到聽鶯語無麻笑山家憑禽識寒暑富
貴要奔忙貧賤多辛苦聞爾北牕眠雲起南山塢右調
子

春暮送客

閒愁已不堪春暮別思何當向南浦漫空柳絮玉爲霽
滿地桃花紅作雨人隨芳草天涯去獨對流鶯窗下語
香車游徧豔陽時豈憶河梁離別處右調玉樓春

送人入山

敲缺唾壺坐上倚來長劍天邊千古英雄何在也一生
遇合徒然惟有山厓海島聊堪鑿井耕田好傍碧巖成
屋還栽綠樹爲椽鳥語始知春到也花開自識流年不
管人間碌碌遙從世外翩翩右調何滿子

春日閨怨

綠柳盈堤黃鸝滿樹杏花紅開枝頭任香車霧擁寶馬
雲流爭奈豔陽時節合懽蓋變作離憂春如酒醞成宿
恨釀出新愁悠悠看君去也正芳草連天杜若滿洲嘆
王孫何處公子難留拚作孤鴻寡鵠誰管着燕友鶯儔
從今後停梳罷妝不上秦樓右調鳳凰臺上憶吹簫

必七

五

必園集卷七

明烏程董份著

謝京師諸老書

份本菲薄命復乖違當此衰年復遭家難含哀茹戚已不欲生而斷魄銷魂猶復苟活茲乃適逢八表兼值初辰人徒喜老馬之齒尙延而不知吮犢之悲彌甚遂欲屏無入之地逃之隔世之墟業已束裝未能鼓棹然之野遵滄海之濱既踰數旬而賤內急疾連得三報而朽質復歸則我公之遣使至矣貴榜之盛卓冠本朝份嘗屢爲言之非自今日也今二相同居于政府九列分布于巖廊而授鉞齋壇擁燾邊塞則總臺

泌八

一嘉業堂校刊

常十人焉皆歷科所未有也此其內則變調王化保佑國家外則振揚天威擁護社稷固皆聖王之心膺召代之股肱將自明興以來獨爲超越其勳哉而皆萃于一榜起于一時其盛何如哉而匪人者偶奉一日之役以締百年之誼眞爲大幸實復深慚今乃以林壑之耀而軫霄漢之念先之以太倉公之雄文固所謂一字之褒榮踰華袞片言見許重若鼎彝者也而長洲公與諸公並列其間譬若虞廷二八之賢漢臺四七之數揚之鉅軸懸之草堂眞足以照耀郡中夸示天下蓋山川增色而日月同光矣份是以于賤辰之始也趨而避之惟恐不遠而今則張而侈之惟恐

弗遑者誠慶諸公之輔翼于清朝而幸鄙人之遭逢于盛會因以見廟堂之上篤念舊交冠冕之賢惇崇古道播之海內足爲美談貽之後來其稱勝事匪徒爲傳家之寶奕世之珍而已也蓋其感刻之衷眞非言說所能盡而媿報之悃亦非形迹所敢辭遂因使旋聊以附謝伏惟鑒照不宣

與王荆石書

之大患而古今所少有者莫過于下之議論易起而上之威令不行夫議論易起則廟堂反爲動搖而威令不行則邊疆孰肯効命今東西有事則威令一節尤目前喫緊之第一著也且寧夏之變眞賴上

泌八

二

著實鼓舞遂能成功而昨觀監軍之疏則惟彼與李如松及蕭如熏麻貴楊文等登城對敵當矢石犯危險而不顧耳而其餘將士則呼之而不至召之而莫從矣所上雖賜劍而諸大帥未能于對敵之間實以劍行之夫對敵之時三軍所共屬目而呼喻之間大勢安危之所繫也若當場而以劍一行則萬人皆懼而三軍翕然動矣今既未能則是威令猶未震也而所以然者則以狃于姑息多不顧忌而議論數劫之耳蓋寧夏之功全在決水水既一決賊遂難逃勢既披靡故擒之稍易耳不然則賊之梟勇尙或潰圍而出可不寒心哉若倭則萬萬不同矣賊不過負一城之眾而虜不過攜

掠非有大志也今倭所統兵至號數十萬是比賊百倍不啻也而倭一舉卽陷朝鮮彼所以窺伺翺翔將以朝鮮待畿輔耳其志之叵測與虜亦百倍不啻也則我所以備禦之者豈可不百倍其力哉竊恐聖衷見西之狠蹶終亦遂平而不爲加意焉則其寒心又不可以勝道矣今翁此入眞大機括也必得翁爲上分別其原備言東西百倍之勢而勸上所以震刷天威者務比

必八

三

稍易然書言功疑惟重而漢武亦言行疑賞所以申信也且倭賊者始而戕毒主帥一門繼而屠戮邊人萬眾固神人所共憤天地所必不容者也今眾將力擒諸倭天下之大法快天下之人情而聞邇來議論又異焉則將士解體忠義灰心恐必不可也且西賊雖平東夷方熾今出格而大賞擒西賊之功正所以鼓舞而掘起其禦東夷者之志也此亦大機括但恐翁至則賞典已行或不及耳且天下屬望翁久矣今當初至而巨敵方臨必須翁抖擻精神勸上震刷威令務使君臣同心上下揮霍譬之晦冥閉塞而轟赫雷霆則乾坤若開世界另闢而此等精采日月增光矣翁須稍

謝冗煩一路優養神思之蓄積既深而臨時之抖擻大發則眞所謂達不失望而識者歸心聞者躍足矣千載一時四海共望決不可以毫髮因循也屢以自戒而又多饒舌古所謂發于口者也奈何奈何

與王荊石書

邇來人心易動人言易淆或以科而論科或以道而論道或以科道而交劾或以部署而肆詆倏然而起紛然莫測其端莫知所底每閱邸報輒甚憂之夫人言一動一靜是無主人心輕動則國體難持此非天下之細故也故古人以處士橫議比于洪水橫流而今則朝士橫議矣鄙人于此眞有發不恤緯而杞憂墜天者雖

必八

四

爲甚迂而亦似非全妄也夫當此之時非太華立千仞之霄不足以鎮羣阜非砥柱屹九河之口不足以遏狂瀾以爲太華砥柱者莫有先于翁矣夫正人端立于朝也則人言猶有所忌人心皆有所歸而天下不知覺也然使國而無此則莫有適從矣故汲黯在位則淮南寢謀而孔子惡利口之覆邦家詩亦稱讒人之亂四國淮南者自外而圖逆者也其事顯而易見讒人利口者自中而爲蠹者也其讒深而難窺包藏異心乘間抵隙一旦發作如果實自中而潰其憂可勝道哉故曰覆邦又曰亂國其旨深矣汲黯庶僚耳猶能弭之翁以身許國且又將遂秉國矣非翁之望而誰望也

曩聞太夫人起居康吉飲食頗加份竊以太夫人一日安于家則我翁一日安于國此天地之大祐海宇之大慶也而昨忽見翁疏欲請數日之休沐以便定省焉蓋翁篤念慈母而又不欺聖君是以稍有未安即爲上請耳然而份從數千里外不勝馳念焉竊以老年之人起居時有未適飲食時有未調其小小不安亦是常事正不足過爲介念而况太夫人稟賦素厚且天祐國家必當使壽母康樂長生俾相公恬愉作輔固必然之理也今觀事勢則廟堂之上決不可一日無翁天欲治平必不令翁一日有他意且忠孝者固皆節而居家則以孝爲主在位則以忠爲先况翁

泌八

五

何位受皇上特達之知倚毗之眷爲何等知眷復有他意而可輒能自由乎份素忝談心當及翁此心未動之初而預陳鄙見素承厚誼當以大義所關之急而少啟至懷惟高明察其愚而不以爲誕耳專于請質故不暇于寒温并望照原不悉

與申瑤泉書

今自翁秉政以來天下之人無問中外無問賢愚無問識不識莫不稱翁之相業固盛而相度獨優蓋翁然同聲如出一口矣而份嘗覽史冊未敢遠引三代而自三代以下賢相之以度稱者如漢之丙丞相宋之韓魏公則上下一二千載間前後數十世內古今卓冠者兩人

而已是固稟天地闔廓之氣備陰陽混合之精會融一身而包括四海者也及其至也則書之遵王之道無好無惡詩之順帝之則不識不知此實相度之準而臣道之極也茲翁于史冊所稱其度斯邁詩書所誦其道可幾非兼韓丙之賢尤爲古今之冠者哉份之拙性平居未嘗敢諛願以至親誕辰則屢有祝然其祝也欲得其似而非以爲諛嘗以人之擬其似者有優孟焉其言笑舉止無不似叔敖也地之擬其似者有新豐焉其井里廬無不似舊邑也然得其似矣而未真也至于摹日難爲光圖江海者難爲大則似猶未易真復何能份不敢別爲蒲

泌八

六

望隆雖竭其形容罄其心力猶媿于日月江海莫盡其真亦徒執筆而躊躇臨楮而髣髴爾矣願份以肺腑之戚肝膈之交惟願仙算崇增以輔聖主萬壽無疆之治新禧滋至以保皇家千祥茂集之庥則耿耿獨深倦倦靡已者也惟高明省察焉幸甚

與陸五臺書

鄙人不能早自樹立有所表見而陸沈黜闇以抵喪亡無可追悔矣然自南還以來兢兢處家翼翼守法未嘗敢以一事得罪鄉人未嘗敢有一字干涉官府則天日在上鬼神在傍公論在下而翁之德則參天日質

鬼神而主持公論者也先望在湖台駕數過其聞見豈不真乎豈不能信份之無他乎且份果有武斷把持踰法爲害之事則吳江烏程兩縣之卷案俱在固可悉查者何自隆慶以來將三十年之間而絕無一事乎此豈一手一目所可少掩者乎而頃來不過因吳江刁民一人得利百夫萌心千人響應遂占據七莊搶奪米穀資財萬計而幸撫臺王泓老聞之始亦赫然曰此亂民也不可不禁乃急下示而吳江雖亂烏程帖然是以寒家猶可偃息而烏程與吳江接壤民見其告而有利莫不垂涎吏亦見其訟而有賄莫不染指于是垂涎者日呼噪于外而染指者密浸潤中少年喜事者已爲之動

必八

七

矣而鄰境移文有晉鍾之策焉則泓老不能無疑然因倣郡守卓然有見如漢史弼所謂天下有黨平原獨無而毅然獨持故上亦未易以發也及縣中躍然喜事以坐鎮爲無能以搏擊爲風力而又陰窺撫臺之旨爲可結知而其才亦足以鼓人而動眾也遂振足而起立收六七百狀焉蓋鄙人在宦途數十年未嘗見縣中于士大夫家而放手大做有若是者實異常之事也于是泓老如矢在弦上不得不發亦准六十紙而特託糧道吳鳳老按倣郡而親掬焉而狀既七八百矣凡家中幼而三尺僮子與穉孫輩侍讀者老而七八十與鄙人同病者悉被株連拘赴而鄙人應門之伴執爨之輩俱

絕無人其伶仃孤苦之狀極矣詩之哀此瑩獨不圖末年罹此光景爲可哀之極也翁之慈悲惻隱素有不忍于人其亦少爲見哀否耶且不獨此也律有五年以上不許重分再贖此皇明定例也而比部屢奏申明奉欽依惟謹焉蓋年近則情有可稽年遠則事無所據乃安民之大法弭訟之良規有司所當確遵而不改者也茲乃因鄙人近年以來頗無他事而動引隆慶之上嘉靖之間上經三朝下歷三紀人易三世或父祖已故而孫尙未生或中證俱絕而事無可質或地更數主莫知爲誰或房已屢造莫識其處而或爲頂姓或爲捏名凡有告者必遂得貼且每復收狀並無已時則

必八

八

但費一錢買復至少亦得數金此乃大利所在人何苦而不爲也昨祝吳江申上司之文有云董氏之財產有限刁民之貪欲無窮今雖竭其一家之財不足以塞無饜之欲雖罄其一家之產不足以副無已之貪鄙人每讀其文未嘗不爲哽咽也今動准嘉隆間事而縣中所斷且不可勝數矣而准狀不已又將何所窮極乎故不厭繁詞以瀆清聽冀翁之慈悲惻隱爲一垂憐而已惟台亮台亮

與許敬菴書

奉別以來忽踰半載未嘗一日不念左右而流光荏苒知已睽違亦徒歎離索之寡聞而衰老之易逝耳且份

德本謏薄命復蹇乖當此危疾之餘忽與剝膚之患古
人所謂天高而不得不踴地厚而不得不踣者不圖年
已垂盡身親邁之偃伏枕席偏側牆垣抑鬱無聊方無
處所而忽得遠教其爲浣慰如何可言曩者輶車一行
份正謂公政教兼施威惠並播八閩遠近將有山川如
闕景界一新者茲承示正俗之編及大疏之草則知公
內以閩事所得自處者條列于下而俄頃之化將興外
以海事所不盡自由者布聞于上而先時之防以飭
歷觀往昔惟文成在贛能邁數千年所未有者首倡于
前今惟我公在閩能繼數十載所將湮者踵接于後此
皆以聖賢爲志以道德爲宗而非世俗所能拘簿書所

泌八

九

能限者固由于心得本於躬行而非徒講說所習傳
易見所窺測爾也且文成之才局甚大規格甚弘固學
者所難及而我公之行義甚高踐履甚實尤當世所共
推蓋略有柳下惠魯男子之遺意焉故文成特揭致知
之教以闢向來訓詁之非而我公特主格物之說以爲
近世疎漏之警蓋實以相成而非以相背也斯亦所謂
以不可而學其可者哉望公益平其心益深其學而無
別立門戶無專事語言則鄙人之忝末交而蓄至願以
稍露淺近之見効質直之詞或亦蒙鑒察而不鄙遺耳
又保甲之法乃安民之首策弭寇之良方而先行鄉約
者則孔子先正簿書之義尤策之當先方之最善者也

今次第舉之可謂甚得矣且閩海國也數年前倭報未
聞而海寇已曾猖獗則今之當急莫過海防觀公歷陳
馭將練兵治艦蓄具既已略備矣昨傳關白已故復云
甚誣不知何以有此今若此報不誣中國或尙可緩否
則其憂正殷耳且南方所以甚幸者以此賊之志叵測
專欲北伐直取中原而適當舊歲甚寒非人之遠能奏
功而實天之預爲奪魄也倘或長鯨猶在略萌蠶食之
心則閩必先爲竊窺越亦旋爲睥睨凡在南國皆當亟
防者也倘此信略傳則其變甚鉅必須出格預請銳
意先圖司馬云非常之原常人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
如也蓋處非常之時必當有非常之舉若復守常拘泥

泌八

十

尋常支吾則如公文武之才經濟之學恐必有所不安
矣又海防之弛已非一日而間諜之闕尤最甚焉兵家
固爲多端而知彼知己之說則固識時之要領料敵之
真機也夫已非難知而所以言知己者貴于知彼之形
而已足以當之故古之大將不但知彼之強弱與地之
險夷而謀之短長事之鉅細皆若觀火無不燭焉故百
戰百勝萬舉萬全者由間諜之得人而預待之有術也
况茲海道與彼共之彼懸隔萬里無故而入人國不數
月而舉朝鮮如探囊如拉朽必用謀有素耳而我則視
滄溟如霄漢但見波濤莫識地里其人之生歿尙未能
知其真而國之舉動又何能測其槩故近來闕失莫有

過于間諜者而欲用諜必須通商故昨觀大疏欲開海禁者匪但閩人利在于海開之足以慰民生而實用諜必資于商開之足以關國計非公有大識見有大擔當不能爲此議也然謀人者入龍蛇之淵蹈虎豹之窟古有千金百金之士蓋專爲此非縣重購何以得其捐軀而近來惜費太深則人何苦而輕生赴難閩雖非富國然幕府百凡節省則曲處此費或亦不難今海禁新開適乘此會萬萬不可失也然海禁之開其所關亦甚高小蓋汀漳之間素爲倭類寬則民急則寇若得以窮通則必爲我驅馳若防範稍疏則反爲倭引未見有卓偉失而安危繫焉乾之君子所以終日乾也夫見羅公雖

泌八

十三

蓋聖學之要而心體當然耳此固公所恐必有所不安贅者以愛莫能助忠無可施聊致區區以甚焉兵家槩海禁既開必須留意加嚴庶不爲寇覺鄉緝料敵之須從長闊略庶不爲民煩此則衰朽無窮之至情直彰無知之積悃也

與許敬菴書

昨已遣一介之僕賫咫尺之書專謝臺端計達記室矣份非不知使者在此將卽告旋而復爲遣僕蓋以公之此舉發于道義光明磊落可質日星而份之感激刻于衷腸懇切堅誠匪同木石向非專遣而但爲附聞則不足以稍自見耳然公之有道豈形迹所能拘語言所可

謝哉而份之區區若此正足以形其淺陋矣且份當此時雖日以苦楚之詞憊懇悃悃猶恐未能而今乃以迂闊之說妄瀆聽聞尤若無謂而份積之既久未獲布宣故有感而與不容自己耳夫朋友之交本列五倫之一而五倫者孔子並陳之以爲達道萬世永守之以爲大經者也願世衰道微風漓俗薄自周時已有谷風之刺後世遂有翟公之題朱穆之論而友道浸衰矣乃若在漢則前有王貢後有范張史冊載爲美談儒林紀爲高義歷數千載至今有稱然王貢惟出處相援不以窮通異趨范張惟然諾相信不以死生踰期耳未見有卓偉大節照映天地間若我公之于見羅者也夫見羅公雖

泌八

十三

與公同講性命之學向以志行相孚固誼如斷金心如介石矣而世方醜正時方忌賢見羅遂嬰滔天之讒而動主上震雷之怒且將犯天下不測之禍蒙天下不韙之名矣斯其時爲何如哉蓋內而百僚外而四海見者痛心聞者酸鼻而雷霆不可干滔天者能反噬故高者扼腕下者魂消亦徒置之無可奈何而已獨公則眞見同志之冤深惡王人之妄故明目張膽叩首伸肩移書廟堂達之當事而正論既興國是斯定昌言一發眾志協從然後稱冤之疏不絕于時執法之章日騰于上而見羅遂得脫九關之險離干仞之淵如去黃泉而見白日矣是雖一時諸賢共成其志而實公之一書先

開其端也是舉也上而使 清朝無過舉 聖德益顯
彰下而使正直不終誣忠良必獲雪其為一時世道所
繫豈淺鮮哉其為千古名義所關豈不甚大哉乃知君
子為彝倫之準斯道之宗誠不虛也然而天下知公大
節之炳烺而其淵衷之粹純或未深識焉蓋公始自吏
部或謫或遷或出或入其轉軻已久其挫抑甚深夫世
之常情轉軻則其氣易訕挫抑則其心易墮故懲羹吹
蕭又世之常態也况公新為京兆則特承 殊眷而顯
被超遷于世俗尤有金注之意焉而况京兆列在九卿
九卿敢拂廟堂而不敢拂言路蓋廟堂猶有公心而言
路則不知所抵止也此又世俗皆然者也而公乃明言

泌八

十三

其失直指其非曾不少為依違少有假借真足以定一
代之功罪決當世之嫌疑輔正闢邪褒善貶惡卓然不
貳毅然不搖嚮使其中有毫髮爵祿之心有毫髮顧忌
之念能至是哉故人皆稱公有浩然之氣是則然矣而
孟子言其為氣也配義與道行有不慊于心則餒矣嚮
使道義本然之體不見之素真養之素定則其心將餒
氣何得伸哉故份于公之此舉謂公之心學獨得其深
者蓋以此也然而公又嘗以此少挫矣而廟堂所以服
公者愈甚公之望在天下者愈隆 殊眷益崇而大用
蒸蒸日上此雖人心所屬而實天意所注今海內多故
時事日非將 天祚 皇明必使稟正氣而有心學者

以幹旋宇宙負荷乾坤而公之才與力實足當之意其
降大任于是人固有在矣而大任伊邇則他人處之其
吹蕭益謹而金注益重又孰能越二千里之外念三十
年之交不待其求遙度其事而徧達當路解其至危者
乎夫鶴鴿之詩云雖有良朋况也永嘆蓋言急難之時
良朋亦無可恃惟有歎息而已矧地之相懸宜若可諉
而心之加切更若弗遑可見公道義篤于衷而意氣發
于外非遠近所可隔非緩急所可移金百鍊而益精玉
三燒而不變其本體既純而事勢所不能奪也故因邇
見羅之事而并一道焉不知者以份當危急存亡之時
若故為遊談贅語者而竊謂百千年後為公作大傳者

泌八

十四

或亦有本焉何者以論得其實而能深究其心且有關
于大義也故不復屑屑于感激之私焉惟高明察之不
盡

與申瑤泉書

昔司馬氏纂述唐虞間有功德之臣而邇其苗裔別有
胤祚為世家言份嘗以世家古所未有實自司馬氏發
之及觀雅頌者則詩人之所咏歌而孔子之所刪定者
也蓋雅著周室之所興則本諸后稷而有生民之什焉
頌美賢臣之所始則推諸四岳而有嵩高之篇焉乃知
司馬氏蓋采詩人之義得孔子之傳而知其所推本者
也司馬氏之紀世家凡有三十而其在春秋時皆列在

大國爲顯諸侯盡唐虞諸臣之裔也歷世千載而剖符定封其所由來遠矣斯可見堯舜治化之隆而稷契四岳輔佐之盛故曰盛德必百世者斯天之所祐而理之常也茲世俗重耳輕目忽所見而慕所聞一言古昔便以爲天人不可幾及而不知皇上者今堯舜之主也我翁者今稷契四岳之臣也蓋古之所稱稷契四岳者不過以其忠而匪懈公而無私耳今翁之純忠則小心翼翼終日乾乾其就業無貳之懷可以對越于上帝其恪共秉一之念素已鑿眉于聖衷蓋寢食不遑夙宵靡數矣若翁之至公則奉威福之權歸之主上而毫髮無所專委用捨之柄屬之所司而纖芥無所與蓋

泌八

五

遐邇無間鉅細不遺矣至于合四輔以同心視百僚爲一體議政則比于調鼎五味咸適其宜更化則譬若改絃八音皆順其則乃若人之深警莫不以爲投畀豺虎者而翁則或爲超擢列于鸞鷲人之陰妬莫不以爲險踰山川者而翁則或爲顯庸昭于日月此實相之所性匪以爲名發于至誠弗待于矯語其心則無好無惡無黨無偏語其量則無涖無涯無畔無岸嚮使稷契四岳而在其亦何以加之若翁者眞所謂盛德之極元功之首矣故太和之氣醞釀兩間至虛之靈恢廓四表凝爲瑞應結爲禎符熊羆之夢有徵麟鳳之祥斯出而元孫降誕百世肇端將有是繼是繩彌昌彌熾者矣故份敢

引司馬氏之說而斷翁爲唐虞之臣慶翁逢堯舜之主預占其世家之裔無疆焉固非但藍田生玉之奇斯干弄璋之賀而已也夫言若有當不可謂夸事果非徒効辭說之繁者也伏惟高明賜察焉不備

王相公書

昨倭寇消息乃琉球國之報也其報言倭王關白并吞六島其勢甚強其志叵測既已造船二萬隻聚眾二萬人將以九月間大舉入寇矣蓋嘉靖間東南極遭倭患今其地方之存者皆昔日殘破之餘也人民之存者皆昔日創痍挫逃之種也一聞此報則城廓皆修鄉村皆謀遷進城郭蓋倭雖未至而民間洵洵已不可勝言

泌八

六

矣夫談虎色變此固有然者况嘉靖間非眞倭也不過所謂汪五峰者勾結葉徐諸黨皆海中狙獍之徒椎埋之輩而招引中國寇盜無籍之類雜以倭奴僅及萬人耳而猶橫行數千里蹂躪吳越閩廣間所向披靡無不受其荼毒猖獗十餘載乃得稍寧而今據琉球之報至有二百萬人則比前不啻二百倍矣其能無震駭哉然鄙人于此報則不敢信者二焉夫倭夷泛海比平常江湖不同必用針使風風便乃能入寇故閩浙屢歲止于防春以春多東南風彼所便也若夏則不防矣而九月近冬風多西北彼安能違風而入犯哉其不可信一也又常得之海濱諸人與夷爲市者言關白故慈溪人姓

陸嘉靖末年從鉅賊曾一本反于粵中做鄉陸巡撫名
穩者討平之一本被擒而關白逃至倭國其國王信任
作相凡十餘年遂行篡奪而又萌逆志欲犯中原然計
其篡國以來特二十餘載耳倭國原不甚大所并諸島
亦皆眇微何得遂有二百萬人哉若興二百萬人則必
其國有數千萬人之眾而海中何嘗有此大國哉意彼
或有逆謀琉球規知之而聲張過當耳其不可信二也
然于此月初旬而海濱來報言倭果泛海將近寧波之
界而因風未順暫泊某灣做省軍門一日至有三四報
故總兵參將俱出而撫公亦將戒行則鄙人所不信者
若實有之而今既已踰旬杳無再報蓋夷之入海爲市

泌九

十七

者時常有之而海濱因聞琉球之說故遂倉皇如此然
觀其更無再報則知其爲市倭而非大舉之寇明矣然
古言有備無患或者 天佑我 明故先儆以虛聲而
使之預修實備惟翁秉國故敢奉聞焉且份復有說惟
恐世以爲迂而亦不敢隱也夫琉球順國其聲張則或
有之而何苦無故爲此虛報哉蓋今歲雖不來而明春
或不免矣大舉雖未必而小寇則反有足憂若一時大
舉則將自送死獨不見苻堅事乎昔苻堅據秦大國而
又滅燕入鄴兼蜀平梁幾于有天下三分之二矣而其
其率百萬之眾來寇晉都當是時晉處一隅地不及其
十之三兵不及其十之一而淮淝之戰殄絕無遺蓋夷

犯中華天之所必不與也或難以胡元之事而胡元乃
累世相承非一時大舉也且兵至百萬則統操甚難故
韓信論高祖止將十萬而夷狄以不教之兵遽興百萬
之眾此固必敗之理况入人之國戰人之地乎矧 天
朝之國運方昌而小夷之妄圖敢肆豈有不自殄絕者
乎苻堅之事固其明徵也然鄙人更有一說更爲甚迂
聞者必當大笑而倭若果爲大舉則當必用此策無疑
矣夫琉球素爲順國而昨一聞倭謀遠爲來報尤是義
舉且倭既併六島勢已甚盛而琉球與之鄰壤誓不肯
降是其力能敵之也夫當其甚盛之時尙能與敵則其
空國之後豈不能攻今倭若大舉則其國必空矣夫以

泌八

十六

夷攻夷此兵家之妙策自古之玄機也昔龐涓偪趙而
孫臏教以直走大梁正所以奪其根本使其失所歸也
今聞琉球來報者聞中禁錮方嚴不若朝廷特赦出之
而遣使押其人因宣諭焉嘉其來報賜之重賞以勸外
夷忠義之心而所謂遣使者非縉紳也乃厚募其與夷
通市素有膽智者多方說之以攻虛之術得其有激而
起則最善矣否則亦招徠琉球以刺取倭寇陰事亦古
人用間用謀之法必不可少者也今倭隔在海中茫無
毫釐消息所甚幸者有琉球一線之路耳而乃重加禁
錮則不惟絕外夷嚮義之心而恐反助其同惡之隙矣
故琉球必當加意處之不可失也今古之名將不敢遠

引矣只如胡梅林者其人固多可議而倭之方盛汪徐
葉三大寇夾立諸小寇擁之而胡多方間諜使其自相
攻擊而胡從中挫弄以收卞莊之功當是時也胡之潑
皮揮金如土而當浙中繁富凡百庫藏皆爲搜盡而
世宗在上悉爲任之眞有一應軍資不從中制者故此
潑皮得以成功今士皆謹敕畏慎雖欲求此潑皮不可
得矣縱或得之而事稍有出入好事者朝聞而夕擠去
之矣故事之至難莫有過于今日也今賴上天之佑
倭若不來則爲大幸若或果來則鄙人此身亦無處所
矣其又何言然此乃翁與份桑梓之地父母之邦也故
煩瀆至此琉球之說惟千萬留神焉

泌八

十九

與周衛陽書

明烏程董份著

貴榜之盛實冠 國朝不惟三事八座膺 眷方隆而皆碩儒大老負望猶重固當世之師表薄海之楷模也頃聞冢公去志甚堅必圖遠引而 聖主注懷甚篤方將固留恐雖數請決有不能即遂者然萬一得遂則觀之公論已屬明臺矣所謂人心賢于夢卜者也顧當此時適值多故今遼陽虜患已不可言而釜山倭酋尤為巨測茲既封貢皆絕而備禦未聞匪但異日之隱憂乃目前之大懟也夫臨機制勝其要固在樞曹而擇人任

泌九

嘉業堂校刊

才其本則在元宰故有蕭相則不患無平陽有管仲則不患無王子城父茲時雖甚急而勢尙可為所以負荷乾坤主張寰宇只在秉衡持軸之人耳第以事多掣肘人多異心是以浮議易興國是莫定故諸名公皆不以位為樂而以去為快者誠歎其難也矧我公脫屣名位超軼世塵迫而後起不得已而後應者份豈以是為公歆豔哉然天之生賢正與世道為對故伊尹自任天下而孟子亦自謂舍我其誰真知世道之所關而天意之所屬耳我公受國恩甚久蒙 帝簡已深既為 天之篤生又為 王之大用而地既已近任復漸崇固有不

實乖蹇異常頃者千人驟與萬狀誣罔遂致惑當路者之聽鼓舞喜事者之心而羅織成文煅鍊為獄絕無形影亦無據憑披猖至此則須買所謂買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者正份今日之謂矣而豈能靦顏處世開口向人乎是以經年杜門終日結舌自以涇滅不復能通而春間曾承教言久闕未報每一□至無所措躬且份之于春也偶因痰暈忽然顛仆盡日不甦故孫輩奔號舉家嗷泣皆以為必不能起矣蓋其狀則史氏所紀魏太子死而未收扁鵲以為尸歷者也及過夜半而循其兩股果若稍溫口若欲言手若微動眾乃共駭因震呼之遂若沈醉初醒大夢始覺因得苟活耳

泌九

二

然踰八旬既已億極時歷數月尙未全廖形骸雖存神思已失惟恐病若再作則魂魄長逝遺恨無窮是徒懷此衷終不能以復高誼也故因少間勉為略敘焉蓋當其始也鄙人聞君子之辱虧名為上虧形次之今偶以妻菲橫被我污挂之臺章羅之憲網惟恐為士林之玷貽冠裳之羞故沈觀頤公雖為舍親亦不敢以一字相聞誠媿之也而此公自從鄉黨為公論不平為世事深歎而以我公為匡維世事之主為折衷公論之宗且因鄙人曾忝舊游故不勝憤懣而特趨臺下以告焉然不圖公之即發朱撫臺一書也當是時也朱公以嚴毅持法以峻絕待人以高抗行一意書固不可輕達人亦不

肯輕言而我公概諾之餘遂爲卽致焉鄙人匪但不及
懇而且弗及知也蓋我公聞言卽許見必爲實以自盡
其心而非有待于外其光明磊落真可以對之天地質
之日星者不容人不感不容人不服也及沈見報之後
乃敢具啟專求又承發王撫臺之書而取其回答焉此
則已嘗奉懇矣而專使致書則亦絕不知也以是懷感
益深稱服益甚故刺心刻骨而不敢忘摩頂放踵而莫
能報者矣然乃危疾旣篤申謝甚遲則生何以自安沒
亦何以自慰耶且昨承以王書見示則千刀萬罔輕陳
于前王固以言出于眾而可聽也然孔子曰眾好之必
察焉眾惡之必察焉孟子又推而廣之以爲國人皆曰

泌九

三

不可必察之蓋聖賢者眞知眾言之未可信而舉國之
亦難憑使徒以眾與舉國而已則匡章眞爲不孝之子
而鄉愿眞爲盛德之人矣而孟子則深爲不然者也故
必貴于察焉然寒家之事則起于浙直兩撫臺皆同鄉
同年而同志者也而浙之直指適屬風裁三公者皆有
天下高名同膺斧鉞之任而其銳鋒銳以處一老病幾
危之叟譬之太山壓卵何弗可爲而屬官略有人心略
存天理者則謂之疲輓而論去弗遑其過于剝擊過于
煩苛則謂之有才而稱揚弗及故人皆視家下爲奇貨
欲借以立名或又視僕輩如苞苴欲因以罔利蓋其以
公文指斥者凡十有餘以私搗描畫者凡數十不啻昨

兩臺之交章皆一人之描畫也如此則又何暇察焉竊
恐王書之甚詳雖高明亦不能以無動也然王書甚長
不能悉辨矣惟書中有所謂額稅正賦經歲不納者則
在他事雖復甚枉猶有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而錢
糧一節則該縣正務設有數十兩少缺者則上司催征
之交接至而該縣比併之刑甚嚴固時刻不可遲巧偽
無可設者也今日經歲不納則誰其代之且錢糧者戶
有定額冊有定數毫釐不可掩面家下于烏程吳江兩
縣則各戶全完毫釐無所欠鄙人自以爲浙直之戶額
全完而絕無所欠者惟家下獨先耳而乃指爲不納則
以白爲黑以是爲非古所謂無婦搗翁無兄盜嫂者豈
足爲異耶夫錢糧之冊籍可查決難容隱者而誣謬若
此則卽一節可以類推矣故此啟甚爲饒叨而其實有
不容已也份老矣未知此後更能再通否故寧過于煩
不敢簡略惟明臺察之幸甚

泌九

四

與何震翁書

細惟先翁爲一代宗工百世大雅至今藝林言我 明
作者必以信陽北地爲取法焉而我翁復遠法古初近
讚先業卓然成家如馬談有遷班彪有固後起者尤勝
而向來文人鮮躋大用惟翁獨承盛際早荷 主知視
草北門細書東觀備歷清華之選而金華授講 鑾席
橫經親膺 眷懷日有啟沃蓋爰立左右乃旦夕事耳

份以為 聖朝繼三代之絕統文治方興而高賢介千載之昌期 明良適會意大用其在茲乎而向來文運之阨今將適值其通乎蓋佇目而觀跂足而望譬之蛟龍起于九淵則霧雨施于四海而涸轍之鮒亦舒鱗而思躍焉何者以其類之同也而况若子與孫皆出門牆冀其陶鑄者乎顧不圖名高則忌生位近則嫌偏遂以瑕釁橫被萋菲實足為世道之興嗟不獨知己之私憤也昔太史讀屈平之賦而流涕蒯通誦樂毅之書而泣下蓋傷士之不遇時之難明而際會之莫乘功業之不易就也夫古者慷慨願忠之士而詘于流言貞潔厲行之臣而掩于浮議豈獨一人哉份今捧栢若之編固知

泌九

五

太史之非徒悲而蒯通之真有感也夫翁昨為 宸衷獨注 天語敷褒構排莫為昭雪則階下遠于千里而咫尺若隔九霄彼離騷所謂黑白混淆高下倒置者又何可以勝道也是則有識而歎世者其激于義而觸于情亦有不吝自己者矣然聖人不能違時君子委之有命古之達者進則以經綸之績勅之鼎彝退則以輔敝之文垂之金石即如先翁位未通顯而其文與日月爭光山川不朽何李之名豈絳灌所能過金張所可比哉矧翁曩日已嘗揖讓 人主之前論思密勿之地敷陳既已有緒而襄贊尙未獲終歸而續輯九流包羅百氏使五車有統再世復與則其所為不朽而垂光者固自

有在况 天佑方篤人望益隆謝傳起自東山温公召于西洛皆翁異日事也高明何為而不豫鄙陋何必以介懷哉

與 叔孺書

叔孺此來適當吾冗劇異常之際遂使骨肉不能盡吐肺肝忽忽若茲人生之樂何在亦真足慨耳自叔孺行後則繁冗更甚困憊更深起居不遑食息靡暇而弱體亦遂不支矣春夏之間作疾者再夏間益甚至於發暈擾亂兩日夜始甦而適當改曹百務增劇力疾治事莫可與言惟叔孺乃始道之耳嗟乎仕宦若此亦曷足貴哉亦曷足貴哉時當清明而使病朽之夫輒叨華任其

泌九

六

宜引去何待智者後知而畏罪感 恩兩有不敢反覆輾轉莫能自由念之祇增病也如何如何使者既久令人一見即為靦顏顧日夕勞勞病復歉歉彼所目擊想當遠道吾叔孺必亦憐之也吾老矣又病若此所望者全在叔孺與兒輩相次振起庶可以慰鄙懷而兒既匪才命復多滯區區屬意惟吾叔孺而叔孺早孤更有家累乃能銳然奮發自致青雲上以慰先公九原之心下以杜薄俗睥睨者之念誠世之所謂豪傑也但吾于叔孺至親又身受先公重託亦有不得不盡言相告者蓋叔孺質固美矣而或欠深沉才固達矣而或欠靜斂加之東吳之習素多浮華侈麗之風而親戚交游又皆鉅

家名族其華侈更有甚焉吾恐此念一爲相入則有日
浸月累而不自知者雖使深沈靜斂之人見稍不定將
恐轉而之彼又况未必能者乎且吾叔孺孤子也向每
見顏色微紅而嫩每切念之近尤痰火時作日夜多咳
尤益可念者此必須萬加節養萬加葆固乃爲遠大之
兆乃爲壽福之徵若從彼中稍有所肆漸不自知千金
之體非可輕視吾不吐露以告則人孰敢言亦孰肯言
哉區區之勞困極矣而猶滿紙眞不容已也其他皆小
節吾可無贅惟叔孺深察不宣

答于肖玄書

曩在京華備承契誼雖過從未數蹤跡若疎而公之注

泌九

七

存份之傾企皆有獨至焉及戊午之歲公爲文宗而份
適叨典試其發省解者達其道卽公之考校爲學官弟
子首而加以優禮錫以嘉名者也方其考校之時公對
郡縣學官諸弟子曰今年京闈之解必達生也及其考
校既竣還轅入都諸縉紳大夫問之亦曰今年京闈之
解必達生也會份于至公堂開卷則卷吏報也達其道
焉當是時也監試侍御矍然起而稱慶曰得人份問何
以知之則曰此任邑弟子員之首于侍御數言之矣彼
固謂今年京邑之解必是人也份亦矍然奇之而是年
榜出則知諸爲弟子首而領案者蓋五十餘人而榜之
居前列者皆案之前列也份尤矍然奇之而諸縉紳大

夫皆翕然其稱以爲天下文宗當省試而一榜有領案
者五十餘人此向來所未嘗有者也而公則歸之份曰
天下典試而收督學所取領案五十餘人誠嚮來所未
嘗有而賴公收錄以道于不明吾兩人遂締爲相知益
深契誼矣然公之才名甚盛執法甚堅于是人之才有
不逮者則忌生人之請謁而法有不得者則怨生忌怨
相仍而公遂橫以謗去矣當公之去而份知莫能辨義
莫能施臨行欷歔至爲哽咽非獨離別之足傷實以愛
憎之可畏耳今歲華在再已踰三十餘年而一話一言
宛若昨日事公所親歷豈不然乎今彼此罷歸山用懸
隔邈不聞問遂爾睽違公旣屏居華陽精修不怠份亦

泌九

八

棲迹雲下偃臥無聊而身旣衰朽復嬰奇疾夏秋之際
屢已瀕危適奉德音不覺戚然有感未知能得再見與
否乃以三十年前事爲公誦之夫老人好說舊事固其
常態而份所以矍矍不厭者則以公爲文宗超越前後
而歸臥旣久世未必其盡知故特筆之昭示有識不徒
爲奉復也惟高明察而亮焉

答徐老師書

昨吾老師奮不顧身以樹當世非常之績未有殊絕之
賞而流言險虐巧摘微細羅織其事欲以于側公論排
嫉有功設當名實混淆之時猶可諉也朝堂廓清眾言
宜定而顛倒反覆一至于此昔馮唐有言終日力戰斬

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陳湯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萬里振旅而司隸反加按驗是爲郅支報讐也而當時耿育頌湯之功曰安不忘危盛必兼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梟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尙望追錄其功以勸後進湯幸身當聖朝功曾未久而邪臣欲爲斥逐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爲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尙如此雖欲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于唇舌爲嫉妬之臣所係虜耳韓昌黎稱張許之守睢陽以爲守一城捍天下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當是

泌九

九

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接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亦見其自比于逆亂設淫詞而助之攻也份嘗覽載籍竊壯其說而痛其念焉然魏尙功未甚著湯功著矣而頗多不法其人不足言張許不幸當大難忠而未能滅賊今摧陷巨寇殲滅遺類至遺其地七八年之安爲天下障蔽而人乃從其後議之一言無不相應輒繩以法無過而加疵焉欲實之甚危之地此非所謂爲倭夷報讐者耶非所謂制于唇舌耶非所謂自比于逆亂而助之攻耶此誠古今所深恨不願身親見之門生多奮激願媿鴛弱無能効焉而老師書來深自貶損猥加獎許門生何以仰承徒有感于前言

責之滿紙亦足知千載上下事固有可慨者往往若是耳不相知者則以爲繁無無益也惟老師亮察不宣

與胡梅林書

仲冬之初曾具啟附小婿人脩候所欲言者已略具矣不審曾達轅門否春夏之交賊至擁眾一二萬計數道入寇此其叵側之志何如哉當是時我兵未集而賊鋒方銳數郡之去賊未遠者皆以爲勢必不敵人人有自危之心雖京都聞之亦頗爲之失色特賴翁設羈縻之策陽許以降而陰爲之備是以得緩其方張之勢殺其煦然跳號之氣離其黨與而散其交然後從中而圖之以能有濟不然彼以偏師橫行中原一時莫嬰而今擁

泌九

十

此大眾駢首就戮斯豈偶然之故也耶份嘗以此說急倡之諸公之間蓋非以份之一喙足爲輕重而地方大故軍旅大機此亦關涉不淺份固亦不敢以自隱也份聞古之君子其當事任變不但身之利害禍福有不能以預計雖其名之毀譽亦有不能以盡顧者向使此賊今不速殲則其不遑豈可勝道哉然策之素定早見而預待之古之所以成大事者往往如此故曰非常之原常人者駭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故樂爲翁一言不知高明以爲何如頃者 天眷殊殷 寵褒簡擢赫然爲當世之光蓋縉紳所共慶不獨相知而已而份忝辱教愛則其情有尤至焉茲謹具此遣人專賀適份以寒

疾方瘥神思殊短言之無緒并惟照原

與李克翁書

頃承新命朝端縉紳無不踴躍稱快皆以裴郭在唐韓范在宋身繫天下安危一出則社稷增重而况吾夫子力任斯道經濟之具皆有根本志于伊周而不屑漢唐以下者則其茲出其為國家慶可知也是以互相傳誦如份牆屏之士執灑掃之日久親見吾夫子用世之學其間櫛柄旋斡機緘鼓動有非淺淺所能測識者其為稱慶又當何如特份承訓教素深亦嘗有耿耿之志幸在與進今吾夫子在上使得備一役于幕府或可借籌以效尺寸之愚而乃羈繫于此進退莫據想望旗

泌九

十一

鼓所向誠不勝馳神也東南廢弛極矣昨寇所至往往披靡非盡力不敵以人心怠而令不行故也此非大振刷之改易其耳目而作其敵愾之心則有未易以驅策者竊以夫子既至便當深究要塞樹立規置而考尋利害一切為上言之至于軍興之初建立之始欲以矯墮飭廢必難盡徇眾口此亦宜預為指陳先揭端緒以曉未識者之疑策既先定則臨時自無紛紛矣凡百便宜在夫子已有成畫何弟子之敢贊詞顧此乃鄙心所偶及不敢不一言也不知夫子以為何如本欲特遣人稱賀偶值有傾先為附此令郎二兄俱隨行否此誠當世美器恨不能即置廟堂明秋可早來否必俟嚴冬驅

馳既勞而情思易困恐不若早至之便也并惟惓惓不

與許鴻川書

曩實應諸湖數有風濤之變船之漂者不可勝言人之弱者曷能勝計此固一時之大異當世之深憂也所幸者明公倡無前之議建特築之堤而軍國百萬之漕賴以利涉河津百萬之命賴以獲全而四方百萬之朝宗者賴以無恐此其功在社稷亦曷可勝道哉僕遙想其堤如河漢之上界以長虹龍門之涯屹以砥柱明公勳業亦將巨立天地之間與皇明百萬年之鴻基鼎祚鞏固無疆矣而每聞明公精白之德足以質于神明恢

泌九

十一

廓之才足以運于宇宙卓立之志足以挺于太華若明公者則亦聖朝之砥柱也詎獨是堤哉茲明公且奉特簡承專敕而按東吳矣昔神禹之功始于道河暨于浮淮而成于震澤故書稱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而禹之大功畢矣夫明公前日之堤浮淮之業也而今日所按則三江震澤之區也天將啟明公以續禹之蹟而為皇明社稷之臣哉昨聞明公濬白溝諸河而通海矣又修松陵諸塘以捍江矣而松陵所患則以田圍之大而水不易洩故其田最易渰旱則圍大而水不易周故其田最易槁蓋松陵之貢額甲于天下諸邑而宿逋亦往往不貲蓋其田本腴而歲旱潦游仍圍大而易于

浚且槁也今得明公下令于縣以其圍瓜分之四通其
河而源則水之勢分車戽可瀉旱則水之流旁達車戽
而施此一築成而松陵世世永無患矣昔召信臣之守
南陽不過能開溝瀆而民稱爲召父及杜詩繼爲南陽
守亦不過能修陂池而民稱爲杜母自漢至今而兩人
之血食南陽不絕學士大夫稱召父杜母者亦至今不
衰則未暇遠引神禹而明公之功在松陵當永永血食
與召杜齊芳固將世世稱父母無疑也抑份嘗考周稱
井田者亦以其田四分之字形象井故謂之井也豈意
數千載之後而明王之制復見于今日哉昔孔子稱禹
以能盡力于溝洫而溝洫者大則河渠小則田間之水

泌丸

三

道也夫禹之三江已入震澤已定河渠之大業已畢則
因此而治田間之水道以竟其全功固亦禹之餘意哉
然則明公繼周之井田修禹之溝洫而方當七聖皇在
上邇二帝法三王嘉明公之功晉而在廟堂侍宸極
贊理海寓匡佐治平則又非召杜之可並言矣故因附
謝而布其積悃焉惟高明覽而察之

與何吉翁書

自彭子歸後絕無便風雖欲奉聞莫繇自致每思特遣
一僕專上起居而以山川阻修僕輩俱未識路因循歲
月遂致曠疎弟賦性菲庸習于病懶求教未切學道不
前卽此可見其一端矣翁文力任斯道獨語宗傳方將

究古人未發之微探聖門直造之旨不涉講解不落言
筌隨處流行無往非得固當代之模範一世之歸依也
而猶惓惓軫念懇懇不遺以翁丈之大賢而注存如彼
以弟之不肖而曠疎若此然則弟之仰而感服俯而惶
慚者寧不刻于肝膈而不忘哉寧有待于言說而後見
哉茲新主英睿政路清明屬已廣招俊髦旁延耆碩
諸負廟堂之望稱巖穴之才者已網羅稍徧矣如翁丈
才本命世望重當朝而主上以聖德冲年正當弘老成
之模從迪哲之訓以夾輔左右寅亮時幾弟謂翁丈進
用匪朝伊夕眞可侍而俟也而成論乃以及弟如弟者
譬之疲驚敝蹇旣已不堪驅馳而放之山林解其羈的

泌丸

古

固將不願孫陽之顧矣又敢望王良之御乎昔人云非
但世不知我我自無知于世人也况弟衰柳之資未能
先萎弱草之質不風而搖前苦頭目之病過服下劑頓
成脾胃之疾益致虛羸惟伏枕無聊飾巾待盡而已縱
賴翁之佑或得不死當拭病眼遙睇楚天望聖書之下
德安冀蒲車之入燕薊則國家旣有所倚丘壑得以自
娛弟之志足矣此外誠非夢所及也以翁丈知我輒一
布之兒醇文學不足而趨嚮頗知所持每于家庭之間
有所問答悔其未出門牆之下得所見聞昨赴南宮以
爲倘竊一第則可以宦遊四方或得橫經座下矣而未
獲如願茲承見示爲其鄉閭偶幸致令長者騰懼蓋翁

丈一體之至情非獨通家之尚義也感甚感甚昨與洞
山翁邂逅吳江晤談夜半因問動履頗能略言且此翁
盛稱乎賢郎謂于文雅之中而有篤實之意可以世業
無忝家傳弟子坐談之時不覺稱慰之甚但云因翁偶
有小苦遂致急歸而適啟來緘亦云抱恙弟之鄙悃真
若痾瘵之在體疾疚之切心也願翁丈稟授本充完養
素固較之涼薄有若天淵弟同病相憐亦自有不容已
者耳然天子翁丈當有深意固無勞鄙人之耿耿也洞
老近有相聞否此翁才望素亦不淺而僅得一出又復
卽歸蓋畏途之難居前輩之不易合如此古有往而不
返者非獨好隱之過亦深慮其不易而務見其難耳如

泌九

五

弟不肖更亦有以自諉者此也因言及輒又有歎焉弟
不能飯者浹旬矣勉強具復草率不倫惟鑒而亮之

答曾魯翁書

每思辛丑越今已四十餘年翁丈當釋褐之初所謂江
夏黃生洛陽賈誼惟當年之英妙則此日之康強固其
宜也乃如份者本以弱質積多沈痾而黽勉苟延喘息
猶在雖千里之外睽隔相懸而兩歲之間通聞者再不
可謂非天幸也昔孔文舉貽書曹孟德謂五十之年公
爲始滿融又過二蓋古人邁年華之荏苒歎逝水之不
留其感慨有如此者今份已踰七袞而公亦邁六旬矣
昔日同遊凋落殆盡此時至誼耿耿彌深使文舉而存

不知又如何其爲歎也然份則如絳縣築杞之年惟可

與與人爲齒而公則同伏波請擊武陵之歲便將爲漢
帝稱嘉矣茲四岳方薦拔側幽而九重尤寤寐耆舊

臺省布列巖穴幾空而豫章之區楚林之地蒲輪未駕
弓旌尙稽蓋東山之出有時而北闕之命將下固可

佇而俟不卜而知者也如份者始其進也旣不能以勳
業建立當世及其退也又不能以行義表率鄉閭徒讀

古人之書誦詩人之咏聊以永日因而自怡茲旣益衰
每嬰危疾則書詩亦廢而誦讀俱忘惟獨坐蒲團深掩

蓬戶優游待盡偃仰以終而已而翁丈乃因兒輩忝竊
亟以貽褒遂使弟之疲弱亦爲屬望此如隔世之事夢

泌九

六

境之談無可爲承而何以爲復耶然尙未填溝壑獲見
登庸則當聞抵報而騰懼酌杯酒以自慶非慕高賢之
進實爲斯道之光也楊使迫行殊多慮遽輒爾繁蕪統
惟照亮

答念華張公書

伏承高義甚厚下問甚勤而鄙人未及門牆未見顏色
雖有狂悃豈敢妄談但生自歸田竊見他處按臺舟行
則十里之外先爲淨河與出則數里之內先爲罷市淨
河則一船不敢過罷市則一門不敢開可謂嚴肅極矣
而昨聞使鷁過湖則他船任其往來但不敢近耳河固
未嘗淨也及駕入省則諸肆任其貿易但不敢喧耳市

固未嘗罷也然而威不褻則益嚴刑不贖則益肅蓋人之畏服者益甚而知明公之所見益高矣彼其所以淨河而罷市也正以末世多擾亂兆易興故預爲之防過爲之備然不知渤海民亂而龔遂單車汾州軍亂而段秀實匹馬固不在車徒之眾而在于有應變之才不在護衛之多而在于有臨機之斷使變而未知所處機而少失其宜則車徒反啟其疑護衛反激其寇此龔段之所以聲色不動而變亂以平也況當無事之時而爲張皇之過乎故明公者誠超世之獨見而鎮俗之一端也遂因使便輒一道之且浙固善地向來未嘗有他而以軍啟其端民踵其後遂乃倉卒致人駭驚亦由始失其

泌九

十七

宜繼無所處遂致此耳不然則今之民卽昔之民今之兵卽昔之兵也何昔之搏噬勢若虎狼而今之縛擒易若羊豕非兵民之有異而處之者之不同也故有處而得宜則強梁化爲羊豕失宜而無處則懦弱變爲處狼此固彰彰較著者也今變亂已平人心已定觀明公目前之聲色不動而此後之功業可知矣鄙人本無可言者但兒醇旣誦明德而承教又見虛心則鄙人固不敢欺而于臺下尤不敢負也故敢忘其固陋而略陳梗槩焉其一日嚴論劾夫浙中近日固平且定矣然當擾攘之餘乘荒災之後以輯綏爲本以休養爲先而欲施綏養之恩必急去賊暴之吏譬之醫然人有宿疾初瘥大

患初瘳固當補其真元調其血脈故主之參朮輔之甘苓皆補之之方調之之劑也而設使臟有痼疾脾有積食則其痼益甚其積益深雖有補調反加堅錮矣故田仁奏事先刺三河范滂登車先澄冀境誠知吏之爲害民之所深苦也然份以爲劾不泛施亦不拘滿惟擇其秦甚發于不時則一人去而百吏以懲一吏除而萬姓欣躍矣此非有所指亦非有所聞但槩言之以待裁察耳如無其人則非所當聒也其二曰嚴防察夫臺下者代天子而巡狩者也古帝王巡狩之法專以問民疾苦而除其害蓄故國朝之制吏有橫恣民有兇豪皆屬之按臺所以代行巡狩之法者也若橫恣而甚兇

泌九

十六

豪而極然後訪而擒之如無甚且極也則雖大郡不擒一人不爲廢格也如或有之則雖小邑多擒一二人不爲贖刑也然不擒則可姑置而擒之則不可以少原譬之雷然夫雷者所以行天之神威而震物者也譬之霜然夫霜者所以斂天之元氣而肅物者也故春雷無聲則五行志紀其變隕霜不殺則春秋記其災蓋言雷之當必震而霜之當必肅也今凡稱諸臺則必曰雷霆雷霆一擊則民惕然而畏又必曰風霜風霜一過則民凜然而寒夫天子端居而所以震四海肅萬民者獨賴諸臺耳今郡縣之蠹吏閭里之豪民設使未擒則如霜之未零雷之未發猶有畏志猶若寒心嚮令擒而

復原則反視霜爲非寒視雷爲不必畏而臨事益恣居鄉益兇矣然所以擒而有原者恐其訪之未真而擒之或枉也故訪而未真寧爲姑置擒而既得勿爲少原則人旣不寃而法無輕縱所以代天子之職盡矣不知高明以爲何如其三日嚴詞訟夫地方之稱惡者莫過于風俗之刁而風俗之刁實起于詞訟之巧蓋彼徼倖一準則雖不勝猶足夸其能若或勝之則益肆其惡然郡縣猶之可也藩臬猶之可也惟臺下則位旣尊嚴威復震竦刁者得準一詞則氣欲頓增財可坐索弱者見一詞之準則魂魄若奪事任所爲矧證佐附其強梁其相飾詐或問官慮其原告不甚加刑就令鞠其真情問

泌九

十九

爲薄責而刁者已多于勒賄弱者已苦于費財矣昔朱博爲刺史民之擁告者甚眾而博以不親細事悉罷遣之馬援爲郡守曹司之關白者甚多而援以當持大體皆置不問彼爲刺史郡守耳而猶若是況臺下綜核百寮統制千里者乎然非謂絕無願也但其始則詳覈所告之詞而准之甚少其旣則倍加反坐之例而罪之甚嚴且刁訟之繁興皆由訟師之鼓舞若遇反坐必究訟師而所在訟師布滿鄉曲倘訪其甚者必爲除之則譬之塞一濁源而羣流皆潔拔一惡種而稼皆蕃矣并望裁察右三者皆老生之談腐儒之語其或偶合者則高明當已願之其所甚狂者則有識或以見哂且以明公

之嚴重而爲鄙人之妄愚則未同之言將取代斲之媿而輕率之說必致越俎之譏然明公旣開心于兒醇又推誠于衰朽則眞有秦晉之好善葛相之布公者故詞無足采而心則頗忠冀明公亮其心而不責其謬耳使者傍晚投緘晨卽索束以明公渡江在邇而奉報或遲故也時旣愆遽十不盡一倘後有便當更續上不宣

泌九

二十

與王鳳洲書

明烏程董份著

昨兒還備言翁日來苦空茹蔬雖甚不得已時一出關而屢過其門不入以為古之禪師居士無以復加矣然份正以禪師等向來本以茹蔬為常齋苦空為行逕雖復不易猶自習然惟翁放浪于嘯咏之場遊戲于歡醉之頃曩為曠達而一旦遂入槁枯此非上智之人大豪傑之士外無牽繫內無滯留萬緣灑然一絲不罣何能遂至于此且入關而槩不出既足為難過門而猶不入其難尤甚蓋人情不經其地則中無動不溺于目則意

泌十

嘉業堂校刊

不萌今翁若此真蓮花不染之心到處般若之域矣而來論猶讓利根者何哉如份者本非有識而徒以益衰遂築流水之區借為鑿坯之處冀可少息欲以苟延而頃因兒輩讀書暫假別館遂使老無所寓復止舊栖然亦兀坐蒲團時學枯坐小品下乘已不足言而塵緣雜念乃復屢作此暫得息彼又忽來適讀荆石學士之所謂求覺尙迷離覺安在者數言甚為超悟而鄙人猶未發矇不能輒斷根因致有牽繞此其鈍之獨甚者視翁于將莫那一割即盡者蓋萬萬遠矣兒又言翁于世槁枯而容色腴潤此雖昨所謂靈胎仙骨自有不同而實親得奧訣真傳果有特異也健羨之甚嚮往實深方擬

亟泛扁舟坐聞要道而尙苦伏枕正多鬱懷乃忽承注存遠貽教劄將俾從諸老之末結耆英之會份既不類而方苦沈痾固未能也且示及孫嗣之說尤見至誼份于舊歲先使杜門月餘將欲請告矣而京華諸公既嘗面督穉子又復移責鄙人謂新政方嚴而初進求勉勢既不可理亦未宜以是暫止翁今已一切遺棄百事不關而乃念人父子之間圖其永遠之計即交游有此猶復謂其義比骨肉感入肺肝而得之于翁則其義其感當復何似蓋翁雖人已平等發菩提心而假令不為通家稍未知厚則亦何肯至是也兒久沈淪今且老大翁素同郭許特擅人倫見其墜翎假之刷翮謂不終墮落

泌十

二

尚可飛騰雖非其資尤乞感也腆賦并謝不宣

與陳近衡書

昨從者入都始以禁嚴不敢輒過已拘俗格矣既而又以轉官既而又將有校文之役一切避忌乃遂杜門其俗踰甚他不足論如吾丈者道誼至厚亦復簡略若此每一念及真抱歉懷然公既已道誼相許則形迹或自可略當不深罪願鄙人自負不安耳公本用世之才獨抱遠志而謬見遷謫古人所以歎仕路之難然自楚騷長沙以後詞人賦客卓行之士履此者亦復多矣想有道必能自遣不俟鄙言而喻也使來承教懇切真惻讀之益多悵然承方議河為襄人甚厚此業一成西河豹

諸賢有不得擅美者僕嘗言當途據京掌居華要譽之
飄風流景暫怡目前轉瞬失矣惟得一命爲斯民造福
不獨君子自盡職盡心亦所以貽後世名爲不朽也有
道者每不屑計名今且從第二乘言之亦自爲得豈若
旅眾進退碌碌無所裨益者耶僕漸老矣性本多病邇
更勞頓尤益無補每不自聊然則碌碌莫有過于份者
是以見郡縣諸君苟舉民事未嘗不津津願之也言出
悃悃非以相寬性高明亮察焉臆貺并附謝餘不能多
及

與王守原書

份嘗讀史見直不疑之長者而誣以洿行陳景公之高

泌十

三

賢而謗以辱事自古以來其顛倒反覆不可勝數矣故
鷓鴣非醴泉不飲非竹實不食而鳴梟以腐鼠嚇之騶
虞不履生草不啖生物而豺狼以斃狸投之此雖恣豺
梟之性而何足爲鷓鴣之損也然抵巇者其術甚巧而
當路者其察不明則中之或深而發之或悖此巷伯之
所爲作也今觀其投畀不受之說屢更其辭必徼其極
固恨而過之疾而甚之也夫以詩人之和平斥而巳
以夫子之至聖取而不剛豈以情至于真有不可奪者
耶蓋亦憤世嫉邪有不可廢者耶份是以婉轉誦之未
嘗不再三興歎也而不圖于我公身邁焉且公以文學
節治以悃悃自將其恬淡無欲精白絕塵而臨事持平

處之厚道此其所謂騶虞之不殺鷓鴣之潔清者非耶
而乃以未下車之時不涉已之事無故誣之蓋外而方
鎮重臣按部使者旣多極許內而秉衡大老持紀臣僚
亦無異持而忽以浮言橫爲指撻至于監司爭之而不
能郡國欲言而莫想蓋嘗問之親當其時者豈不然耶
豈非所謂日月當天翳霧持掩者耶然事已往矣無可
追矣而份偶于嘉禾獲見直指旣爲扼腕相惜振足興
嗟及所遇藩臬諸公則皆直見于詞義形于色其嗟尤
甚其惜尤深而又聞撫臺特爲移書當軸以所誣之事
開制列辯甚爲稱寃此則其所嗟惜者不但形之空言
而且見之行事此則他人所不敢往昔所未聞也是以

泌十

四

識者皆偉而服之然非親見我公之實德發自乃公之
真心則亦豈能至是哉故份嘗謂以公操持而橫遭此
謗此固以見世情之莫測畏路之難居然以公去後而
其爲直言則尤以見天理之猶存公論之不泯蓋公旣
去而賢名益彰矣份聞之君子之不求人知者貴自脩
也而其不示人樸者亦以自表也今名旣亦彰實尤愈
顯正宜挺身早出奮志遠圖使諸司直者謂其果爲賢
能而向來眞是枉屈使諸騰謗者謂其果難掩抑而向
來徒加誣污則一出不足言三遷不足豔而心事得以
自白平生得以自明君子之所龜勉而趨時豪傑之所
慷慨而赴會固爲此也傳不云乎羸糧躍馬惟時恐後

捐軀報國貴得其會今倘優游于草萊荏苒于歲月鍾期漸少伯牙倦彈則所謂誰爲爲之孰令聽之此何以解哉份懷欲陳之正欲遣僕特爲勸駕而適會使至得公之書至于不忍輒讀且恐其有難進之心也遂以附布倦倦焉書辭極有宜復者而份欲促公行志有所專不遑他及故并其答謝之語寒温之惊一切簡略而專于備述諸公之意以仰激我公之心使其發憤而登車叱馭而驅路則份之深願畢矣願份偶感奇疾屢至瀕危枕席不支筆硯荒棄襟緒無次繁蕪不倫承厚貺并謝餘容專僕特候更布所私不悉

與胡順翁書

泌十

五

不穀曩承乏典藏史職在老掌故耳無能爲當世役已而齟齬去矣此何足道而翁固海內才子中朝鉅人卽比肩猶若霄壤况懸千里天各一方而不知何所誤聞遂見存注忽從遠道貽之尺書照乘之珠來從天上連城之璧驟入懷中誠不知其驚異而珍重也昔孔文舉嘗致書劉玄德玄德歎愕曰孔北海亦知世間有劉備乎當是時文舉爲北海相方連挫左遷而玄德歎之如此以其有天下大名書不易得也今翁名同文舉而位望勩業過之願亦知擯黜之人沈淪之叟有如份者而貽貺之厚乎其歎愕當復何如而稱謝當復何似也願緣他故偶爲阻之夫四思而必有報古人是歌七襄而

不成章詩人所刺今有瓊瑤之寄而無木桃之酬必將謂其妄庸嗟其衰毫寬之而不譙讓則已過矣而又繼之是照乘再投而連城重獲也卽雖妄庸卽雖衰毫而能有不感者乎感之有不切至者乎昨承遠論謂欲覽其所著得其手書而份失之於前將以少贖于後竊以槩出舊作則不足以仰答見知乃特撰塞上歌而書軸以就正焉昔夷狄之患莫有過于匈奴者蓋楊子雲之疏班孟堅之書論之悉矣其在嘉靖間虜小入則小衄大人則大殘諸所擄掠不足言而邊塞幾危京城盡閉近者屠毒遠者竄逃其殞命沙場身膏草野元元之塗炭極矣茲者百鍊之鋼化爲繞指肆行之強轉爲厥角

泌十

六

獨誰致之與夫豪傑以奮身砥功盡力効職運籌帷幄笑談尊俎間坐鎮疆隅翊衛社稷而媒孽其後者隨之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則文吏以法繩焉此馮唐之所昌言而馬史之所深慨也份故于翁其寓意深矣然翁固命世之才濟時之略望重天下簡在帝衷其功名所至將有不可勝道者矣他日紀之雲臺書之麟閣將有勒在國史昭垂後來者夫豈待稷下之談能爲輕重而郢中之調所可揄揚哉願申甫能藩王室則尹吉甫作歌列于周雅裴相能平淮夷則柳宗元是頌薦于唐朝此亦史氏之司而掌故之職也份雖甚毫其敢廢哉秋風方作太白旣高千萬珍愛不悉

與少宰王荆門公書

頃方具啟付之小孫恭達記室而僕輩從舟北上恐其稍遲故因徐壻遣人復爲附此昨兒還道我公欲得鄙人舊稿錄成帙而備覽觀焉因盛言公之意甚勤其屬之甚切份豈有敢辭者然向來交游不知其不肖欲探其橐而出之者多矣而份竟不敢出卽兒醇自以其意請者亦數十百矣而份終不敢出斯何物而欲秘之哉其所以然者蓋份少嘗讀古人之書頗能窺作者之意究文章之旨亦嘗略得蹊徑輒不自量而欲妄追往昔成一家言此其蓄積者久矣顧其才有不逮性復多病大槩每歲伏枕者踰半心慊慊不自持故不能竭精畢

泌十

七

思以副其意而徒因世俗黽勉應酬聊以塞責免咎旣而展誦則曩之所得蹊徑者非但不能踐迹而且往往背馳相去天壤矣是以旣成之後每當一讀輒復自慚惟以錄授其人不復更存其副卽存者亦不自愛惜其間散落者多矣嘗以文自秦漢以來必有蹊徑得其蹊徑而旣能登堂又能入室者此古之宗工大家卓然傳後世而不朽者也得其蹊徑而未能遂臻其堂室者則或傳或不傳後世或尊稱或否者其次也其有未得蹊徑而才亦足以自騁氣亦足以自凌有不得亦有偶得則雖不能以必如古人必傳後世而亦足以名擅一時者此又其次也而世之人才不足稱氣無可取不過巴

人下里耳而惟其不知蹊徑也故不自識其合否不自解其是非而落筆不休醜顏自許凡忝仕籍必梓一編人或憤之至欲借秦火餘威投之者言雖若過而其多已甚則其可厭亦宜也今份略知其徑而才與氣不能副之匪惟堂室卽藩籬未越焉故深藏而不敢出亦庶幾古之知恥者耳而公不察其心數加懲慝而徐壻泰時之奉使也公寓意尤勤且切臨別囑之再三且云子他日使還赴公車而見我當卽以是爲贊矣于是徐數過請之兒復踈而助其請焉以爲公在交游則舊知在文章則識者今從數千里外數致勤倦而數謝卻知恐非古人所以待知己之誼而取正有識之心也且泰時

泌十

八

方鼓篋公門將藉手以見長者儻不得此則何以復爲贊之命耶況古之子弟其家大人有一言必謹志之有一善必謹紀錄至勒之彝鼎示之子孫而醇不能自喻其誠未遂所請使家大人所著未一布宣則醇之不孝深而厥罪莫贖矣且家大人自謂不能竭精畢思而數十年精之所勞思之所構實亦在此將天之意未肯遂泯斯文而假之有識舊知以回其深執不然之悃未可知也份因其言輒亦感動遂忘其恥而稍緝閱之則數十年間棄置已久南還舟潤而篋封不啟腐敗頗多蓋平生散落者十之四腐敗者十之三而鼠嚙蟲蝕漫漶不可考者尤多焉所存直一二耳而類皆手書諸無副

本壻雖遣人繕寫大略亦十餘冊矣適嘗校之則漫漶者腐敗者必沈吟記憶可漸補續而所遣人亦復自多謬誤更須屢校乃得無訛而份病雖漸瘳元神未復不能遂勞恐當淹至冬初方能再遣馳上也頃者緡閱之始兒見其漫漶駭而欲泣曰今向若此使踰數載當復何如茲令醇得稍爲加哀而獲免于不孝之萬一皆大造之賜也是以與壻喜躍而深感焉欲刺骨矣而不知份雖下慰兒女之私而上貽知已有識之醜傍萃儒林藝苑之譏則份感雖固深而恥實增甚耳病久精力甚乏不能翦裁遂致蕪蔓且因公通家誼篤故以家人語進焉惶恐惶恐

泌十

九

與少保豫所呂相公

份不肖曩亦乏從公上鑾坡緡金匱珥筆奉橐登記載之府游著作之庭頗追隨歷年所矣份庸下奉職無狀削承明籍列編氓居草萊伏丘壑而公遂以元德簡注匡贊萬微統理四海晉鼎足受顧遺禮絕百僚位曠一代非不欲緣往昔之誼陳款款之愚而地分懸隔不啻霄漢之與工壤也卽欲自致路旣無繇心亦不敢輒僭以是避畏遂至因循茲幸兒醇謬獲計偕北上份伏而思之身在積廢無故而上達者僭也幸嘗從游有便而不一通者恕也借似有援想亦自外份衰且老又有奇病惟恐蒙霧露不獲旦夕自知其不敢援矣乃十年之

誼而恕且自外份亦戚戚有不安焉因敢具此令兒恭上份不佞竊惟大臣之道所以輔國家宰天下端政本其術亦多矣而古之論相必先曰德秦誓言若有一箇臣其心休休其如有容不言其已之善而言其有人之善不言其已之彥聖而言其好人之彥聖斯豈其善與彥聖之不足而徒藉之人者哉蓋有善而不名有彥聖而不露包眾善合羣彥劑量其才折衷其極端拱而天下治焉此秦誓之所美而孔子之所錄也漢未遠古其爲賢大臣必稱長者而時所指慕必首屬絳侯東陽侯丙丞相之爲人且漢興網羅天下之才寧少善與彥哉而卒賴數公以定漢基成文武之業帝王而下必稽焉

泌十

十

與瑤泉申相公

自秋來乘便有啟而份適當痰疾殊未全瘳大槩多病困之詞幽曼之悃非所以聞于政府達于台垣也茲當

月初忽得京報知小孫庸樺謬獲甄收份以積衰方多宿疾惟恐一旦蒙霧露填溝壑而後無繼者病中戀戀何所不思願素無伏生之世傳又無鄭氏之家學而徒掇述章句剽竊誦聞亦何望其附英髦乘際會而有尺寸之進乎且相公爲當世儒宗一代作者其造就天下之士品隲藝林之文公如權衡明若鑑燭固低昂不爽妍媸無遺毫髮不可昧者也何物小子敢有叨踰而一旦得之已甚超越矣矧宰相座主自唐已來傳爲盛事而天下名相則當時稱重後世紀傳故韓愈出宣公之門其文益顯王曾得萊公之試其賢益彰彼以僞人猶有所託乃茲非類更復何云夫大匠必兼收天下之材

泌十

十一

以待明堂之建而大牧亦博采天下之駿以備國廩之充故駟驥咸登蹶躓靡棄者大牧之所以並畜也棟梁先集榱桷不遺者大匠之所以并包也今相公與稷契爲徒邁唐宋之上以道輔主以人事君眞猶大匠之建明堂大牧之充國廩也而彼榱桷者得集于堂蹶躓者得登于廩豈非一時之大幸而四海之殊逢耶夫天地無私而動植有感相公奉無私之德中外昭然穉子懷有感之靈始終靡已固其理也而份當飾巾待盡之時有繼武相承之慶倘賴庇而沈痾得解體亦覺輕縱自是而宿患未除目亦可瞑蓋鏤刻之悃非徒飾詞而蕪蔓之言未能達意祇自慚耳惟亮察幸甚

答大宗伯水簾潘公

昨公之入都也份以爲天子必將遂留作輔俾與二三大老鼎立于中而股肱左右矣不圖復還留京有太史之歎然古今出處天固有以主之今不暇遠引卽如司馬相公始而置之于洛者天也繼而起之相宋者亦天也所貴于司馬公者以其置洛而不愠相宋而不喜悉歸于天而我無與焉是以其德彌隆其望彌重一自入相而海內莫安四夷知警矣公之德望當不讓司馬而今之留京固宋之洛也行且有璽書就徵百官拂冠塵以迎劔履矣又何必以介介耶徐子來乃承公諭以東山之事誘以鋪張粉飾之業非其質甚矣如份者不

泌十

十一

獨舉世所遺而天實廢之不獨天心而份亦自棄蓋客歲以來經年臥病而夏間寢危幾不自保及至秋杪神魄稍稍復還然當此時譬之明露之蟬凋霜之木萌蘖既衰氣息無幾矣天既示其廢之之意幸未隕絕我乃欲強而復興不亦難乎是以垢面蓬頭毀冠擲冕時時葺援灌樹鑿池養魚與親戚故知鄉之父老雜坐劇飲引三白呼六博不擇好惡形骸俱忘潦倒酩酊匪朝伊夕以爲一日無恙感天之賜多矣嘗謂列子爭席蘇公曳瓢彼專欲混之俗人匿之田野非過也誠知廢而自棄也卽如公握樞秉軸欲茹糞而飾修之亦自知其難矣彼麋鹿之食萍飲泉自謂爲鷓鴣鳩之決榆搶枋自

喜徊翔卽鷓鴣之運扶搖麒麟之遊苑囿豈不爲天下所睹盛世之禎而彼甘棄者知其不能也茲寧非天之所限者乎所深願者惟望公卽登三事贊理萬幾匡乂九有使遂麋鹿之性保鷓鴣之安一日無恙則亦戴公如天之賜矣徐子還適有俗務卒卒附謝容更專僕嗣聞不悉

答大司寇西石王公

昔賈傅以冠世之才而吳公一言遂得以同書于史傳馬卿以振古之賦而揚意片語亦獲以並載于簡編夫吳公賢守治平爲天下最猶賴賈以得書若揚意漢之一微監耳非附載于馬則人安知有所謂揚監者哉然

沁十

十三

則其表著藝林昭垂後代蓋揚吳兩人之幸實由馬賈二公之賢也如份于我公偶緣遭逢得觀著作譬之荆山之玉偶隱璞中合浦之珠暫混泥沙礫此其爲連城之寶照乘之光固當世所共驚萬人所稱異者也而份第以一言之贊片語之知乃竊餘光列于識寶是則份之幸耳公固何有哉而執禮甚謙留神甚切凡其勤倦之惓惓篤之私施之平居者已不可勝道矣而京華報罷急難周旋林壑歸栖沈淪記憶苟可以用情者無不至焉蓋公以有道之衷敦古人之義誠非世俗所能窺者份是以感刻固深而惟服尤甚願不敢輒于楮札多所瀆聞耳我公抱經世濟時之猷切愛君憂國之志始撫

遼海總督邊關當虜寇之方強適疆場之孔棘九重霄旰諸鎮倉皇而公身任其艱力赴其急忠義所感足以奮厲于六師精誠所先足以鼓舞于眾將坐成驍算歷建殊勳而邇來德望益隆眷注彌渥廟堂倚爲輕重社稷視爲安危昔裴相旋師卽司台柄韓公振旅實掌國樞凡在相知無不並祝而況骨肉之誼休戚攸關者乎願公留神媲美前列則馬卿賈傅曾不能拜下風而揚監吳公尤得以傳後世矣公之爲賜不旣多乎而乃錫以腆儀申之彩幣雖野人初服相對深慚而賢者緇衣彌徵至愛用藏篋笥勒在肺腑耳來劄綢繆至情惻怛固多溢許知實由衷但省菲庸更纏病因老馬在櫪雖

沁十

十四

復長鳴孤鳥擇枝聊爲偃息縱加翦拂曷克飛騰其于此懷久已絕望倘承尊庇尙獲苟延則當出其殘編時理舊業上紀當世治平之盛次載諸公匡輔之勞發爲文辭播之歌頌雖不敢附于大雅或亦可列之稗官此誠夙心而未知能遂所願否也側聞主上以周成之歲邁漢昭之明篤任阿衡廣延丞弼固千載元良之會一時寅亮之辰也公于此行願爲促駕願份伏在林壑益遠雲霄雖切瞻依永無會晤古今離別莫不黯然而老朽睽違倍多淒楚蓋皆悃悃之語匪徒見女之仁也道路阻修出處懸隔卽欲通候無能自繇遂附緘書實多蕪蔓惟高明察而亮焉

與大司馬鑑川王公

曩份承乏寓直而公方鎮邊疆未嘗有貽問也及份負罪偃伏海隅平生舊知轉瞬若不相識而公從數千里外越重關望天末勤渠轉附而致書幣焉當是時虜氛方熾烽煙四起赤白囊交馳聞者寒心臨事者失措宜乎食不下咽踵不遑息也而公顧念寂寞之濱懷擯廢無益之士發其積則石銘梓刻龍蛇走于席上珠玉滿于目前大槩多宴游之詞慷慨之作焉蓋公之意氣近而不昵遠而不遺固古有道之交而其臨戎急而不亂暇而有餘真古大將之事至其見之詩歌垂之著述亦可以想其傑槩而識其英風矣既而公揚師振旅戡逐

泌十

十五

虜塵縱間遣謀得其要領于是拘繫愛子羈縻名王重譯來朝納款恐後始若虺虎繼若驅羊始若貪狼繼若豢豕或以爲當中國之盛值胡運之衰偶然致之而不

虜狼虎情不可測策不易施而議起卒然人所多駭凡人難于慮始易于摘瑕我方竭力于前而循常蹈故者已含唇擁吻待其後故此甚奇之功而亦甚難之舉也自非抽肝揭髓深得虜情徹其底裏者不能見此自非傾誠瀝血專爲國計忘其身謀者不能爲此自非有超時之識越世之才闊達不拘直行不顧者不能任此而自非上有不世出之聖主傍有不世出之賢弼察世所未嘗見之事定世所未嘗有之猷則亦不能以成此也茲不暇遠引即份釋褐以來虜之大入者每歲而有小犯者每月而有小則擾邊大則內掠又大則飲馬潞水火照甘泉京師震驚九門晝閉所募兵遣將騷動一時費以巨億萬而民脂膏遍野號聲震天尤不可以勝數蓋上下皇皇危慮者惟虜耳今邊城宴然胡塵不作內省不貲之餉外無不忍言之虞昔之跳梁轉爲稽顙昔之侵塞轉而叩關人固樂其成功而特難于始倡也然則公之所以雍容暇豫俯仰嘯歌者固已先有定畫哉份與公往來頗久其契誼相期意氣相洽怡如也今份沈淪若此而公功名如彼譬之鸚鵡與鳥亦嘗同林神蛟與魚亦嘗並沫及其翺翔雲霄吞吐霧雨其光景不可挹而變化不可知矣曩承貽書闕然久不報宜以爲罪而往歲兒醇抵京反益加厚令人甚慚茲當病瘵始痊勉力具此所言者闕涉頗大徒以素所蓄積略

泌十

十六

爲發揚而不計其諛否也公方受 天之眷其功業不可量無俟野人之言不敢多及

與太史余同麓公

昨小僕還承教翰詳答甚感而適當屏麓少司成枉顧復出華緘意義加厚夫相去數千里而一月之內兩貽德音自非篤交游之情敦古人之道何以有此且又軫念賤日重之雄篇珠玉在前爛然增采金石墜地鏗乎有聲大槩準之盛唐名家而博採六朝麗藻其結構之密陶鑄之情可謂深造而份最愛者則以其出自胸臆本于性情事既逼真辭非強綴此古作者之所獨得而近日之所尤難也份本菲才始亦妄不自量謂可略窺

泌十

十七

古人蹊逕思與當世馳驅而當仕宦之時冗劇見奪及屏居之後懶病益侵遂不能專力于茲中道自廢未嘗不屬意于羣彥而尤致望于相知也今得公瑤泉並駕藝林卓軼海內份雖伏在丘壑而翹首雲霄可以云慰矣矧份菲薄幸兼獲之其爲慶幸尤復何似願其推許過當擬議失倫甚非份之所敢承者而又謙抑益深損屈太甚固見至情然益非份之所敢任矣既感且媿何以拜嘉偶因人行少布稱謝銘之肝膈永矢弗諼餘不能多及

答大司成余同麓公

曩聞公有請告之意嘗具書止之而公志決于中不可

復挽譬之鳳翔千仞鵬圖九萬固非鸞鳩所可望羣鳥所能知也然久則鵬之積風也益厚鳳之栖雲也益深尤不可望而知矣而負于神霄則天下稱大儀于盛世則天下稱禎又豈可勝道哉願公于避地卻客之時益爲經邦濟世之學所養日厚所蓄日深他日出而用之恢恢有餘裕矣昔尹自耕野說自築巖不過畝畝之夫山林之役耳一朝起而爲相則足以輔成大業仰答帝心治列三王名垂百世此二人者豈待屢聘而思術旁求而圖化哉蓋其于耕耨之時板築之下而樂道有素啟心有方固已預定者久矣矧公出入金華校讐天閣暫辭六館歸臥一丘休沐有期告滿難再知公身在田

泌十

十六

野而乃心王家固未嘗一日忘也惟其所以經邦濟世者益加之意而已使旋所欲言者甚多而份自去秋偶患痺瘡醫者誤以常山截之而一截之後屢作屢止遂將經年迄今夏間遂發痰厥病且日劣恐不能自還矣邇于旬時乃得漸瘳若醒之初解夢之初覺而意猶忽忽殊不自持未審能復見相知一吐心曲否也而聞者偶進言公有書亟起展誦若吳太子之見客似有起色矣交游滿天下如公復有幾人一讀其書眞有味乎其言之也思之甚勞得之甚喜遂勉執筆聊一談心耳別論念兒下第極多注存過有慰藉且中間備詰其故事秘固不可知也然份嘗謂天下有可知者有不可知者

設使世之砥礪職業者必進爲顯官否則退博洽文學者必陟在高第否則黜如此則人皆得而主之僭尹無所用其卜唐生無以神其相而窮通自致貴賤有由天固邈若無與矣惟其進退倒置黜陟不倫若以爲別有所司而特不得其故屈原遂有天問焉以爲斯殆冥冥漠漠者主之而非人所能也今夫行川澤泛陂池者顧其長年三老之能與否耳舟楫帆檣之具與否耳未嘗呼天而徵神也及涉江湖則有風波之險其神始靈及越海則風波益不可知其險益不可測恍惚左右若皆有神而其靈益甚至於鯨吹颶作雲黑霧迷則咫尺而安危殊瞬息而浮沈異故江海之上其神獨靈而海尤

泌十

十九

甚者謂天所主而人不自由也今兒賦才本拙其學本疎固舟楫帆檣之未全長年三老之未力此當歸罪于人耳而場屋則司命之江海也有天在上有神在傍人何能專耶份每以是不獨不敢尤人雖兒亦未嘗譴也而公乃憂念謂或以此得無介然者豈其淪胥適與病會故見其迹而疑之耶感公至情實非鄙意遂以是復聊代解嘲焉使迫不次

與少宰同麓余公

頃得邸報知我公特膺新命以學士晉轉左銓矣夫唐堯之典命官爲先臯陶之謨知人則哲此固王政之首務帝治之元機也夫有道持衡則四海增重正人綜轄

則百辟改觀份蓋爲當世騰歡而非徒爲相知稱慶矣且向來天曹知貳實儲祕閣之輔固將繼登三事豈但並列九卿非公與瑤老始嘗鴈行協祥雲之兆今將鴻漸應夾日之符則比肩而事 聖君接踵而趨祕殿其地既近其期匪遙矣夫 新主履乾清時肇泰方虛懷而咨哲弼仄席而待名賢固欲配二三帝王之隆啟五百君臣之會也而公本抱夙望今履昌辰經濟公所素優忠貞公所素秉固非鄙人所能贊野老所能言者然古嘗有云持重者變色適遠者預春言持重之難爲而適遠之宿備也今公將膺九鼎之任贊萬國之圖其遠且重曷加焉惟益念其難爲思其宿備如昔賢之兢兢業業惟慮少疎汲汲皇皇惟恐弗逮則德盛而益盛功崇而益崇行將致 主于唐虞躋身于稷契皆公異日之事也又何所容口哉份與公道義相質肝膈相孚名雖交游實踰骨肉故當進用輒效迂狂冀公必能察而原之亮而采之耳溽暑鬱蒸沈痾困憊草率無緒惶竦彌深臨書惟有瞻戀不悉

泌十

二十

泌園集卷十

明烏程董份著

與大司空印川潘公

自古河患所從來久矣昔漢武皇以英傑之資聚智謀之士竭天下之力以治鉅野天子駐蹕羣臣負薪僅能塞之瓠子之歌至今足慨焉自漢以來無代無患然前代避河為患而已明興乃引河為漕則是前代止避其患而我明兼利其用蓋天下四百萬之漕賴焉固國家之大計社稷之重事億萬年靈長之祚所關也而公獨以一人任之仄聞且就緒矣是漢天子數年所難就而公暮歲所落成何其偉也份聞河之為患也下流最甚

泌十一

一嘉業堂校刊

下流梗則必決故大禹治河斷為二渠斷者束而約之使下流有所趨而勢無所決也今聞公專治淮陽等堤洩下流束水勢而急趨于海此從數千年後獨用大聖人之遺法而扶國家社稷億萬年之祚斯非大臣不世之忠當代不朽之業天下所共慶而史冊所必傳者哉份不佞嘗欲一紀始末藏之私家附之稗官以貽之後日焉不知公于暇豫可以諸議諸疏及諸行移示之詳悉否昔柳中丞奏捷而韓吏部移書欲得其軍中事宜為寄蓋欲知其謨畫記其功序耳向來文人喜事往往如此願份不文而有此念良足慚也然今野史偏天下豈必盡文哉亦固各紀所聞見而已曩承遣使惠書中

間骨肉之義肝膈之真宛若親承請若面命勒之鄙悃感刻不忘願出處既殊途路懸隔每嘗馳遡莫繇附聞茲乘便風輒為布此頃見邸報知公蒙資甚厚且明旨獨加賜衣以示優眷此固大用之漸而兆之先徵者也夫工未報完而業既若是則他日改玉改服寵任非常者固不待問而可知已 皇上聖神知人善用而我公勞勩報主竭誠此固千載之難逢百世之希遇也蓋真所謂不朽者豈特榮顯而已哉迨遠草率尙容更布不宣

與大中丞鳳洲王公

曩份病臥牀榻而公枉駐輅車存問甚勤慰籍甚切惻

泌十一

二

怛之旨至今在胸臆間不敢忘也且星家論命預言是日當有貴人而公默應其期不爽時刻乃知穎川之上名賢所聚太史古之古之明哲上動天象非虛語也但從別後僕病寢加往自丙子以逮戊寅猶臥起相半漸就疲羸頃由舊冬以抵今夏則癢瘵日增頓成危殆幾不復得見公矣昔劉楨病僅十旬猶有岱宗之懼而鄙人危積三歲乃免茂陵之求真大幸也新秋既爽宿疹稍瘳且謂公方間居久闕奉報遂于昨望強出泛舟取道蘇門將過梓里而偶因小飲輒復微酣遂中薄寒驟爾作惡蓋久疾方起本不可風而初寒易侵乃復增億故倉皇返棹荏苒杜門竊惟公既念通家復軫夙好其

于衰朽每致勤倦而份夙懷明德屢感雅情願于高賢
反多疎曠昔之罪累非人可文而今之乖違若天所使
靜言思之謂之何哉計公察其肺肝憫其疾苦或能見
亮而份則自負不安耳適于故交偶見新刻而此君頗
爲他人所借未閱其全然得觀目錄則已略觀其鉅麗
矣昔樊紹述之文較公特十一耳而昌黎稱之曰多矣
哉古未有也今公博識宏才高文大冊類分四部帙踰
六十總之極百萬言則其多固何如而又豈古所有耶
漢稱馬卿之賦遲而能工枚臯之文速而未善今公有
馬之工兼枚之速工而能速是以若此其多而不可及
也其文如廣陵之濤莫測其勢滄溟之水莫知其涯可

沁十一

三

謂詞林之大家而作者之宗範已不揣固陋輒咏一篇
夫鄭巫見壺子而反走河伯望海若以興慚物相形則
易自失也故延壽賦成而蔡邕自隱其作陳思才贍而
楊脩恥獻其文此亦自失之常也今份乃并題小祇園
及返棹之作凡四首俱以呈上得無來落筆不休之謂
而有傲筭自寶之之譏乎然業已稿成不敢隱也幸公
有以教之

答郡伯及泉李公

昨鎮署之碑非借公德望不足爲重況仰齋公始賴薦
達今復邁逢亦仕路之奇也故輒敢及之并請教正中
間數語殊復寂寥願體有當然未能少罄鄙意乃承特

論令人增慚若公才操超凡政績卓異固當邁越海內
前追古人歌誦畢興史書不朽且將世世爲做郡增重
豈獨目前而已哉份雖不文尙能爲公紀之願恐鄙陋
未能盡述耳論中所論循良云云份不佞竊以所居無
赫赫名而去後常見思者何君公也去後見思而所居
名復赫赫者黃次公也二公皆漢賢臣歷至封侯拜相
其名稍有小異而其俱爲循吏則同蓋君子取其心核
其實耳故一時無赫赫者非矯以避名也而其有赫赫
者非飾以邀名也大槩內有愛民之心而外多惠民之
實則名雖欲避而不得雖不邀而自隆故漢人謂之循
吏今公精明振發一郡翕然服之當路翕然推之真可

沁十一

四

爲赫赫矣斯固黃次公之所不邀而致者也而公乃款
然自持惟恐于何君公之事不合份竊以爲過焉雖然
古之賢者其道益進則其心益虛其名益隆則其志益
歉昔舜之大聖而猶問之田野問之勢薨惟恐其治有
毫髮不至而民有纖芥或遺以是汲汲焉耳份屢獲趨
侍見公有惓惓不自滿假之思既已深服而茲讀來翰
服尤甚焉夫心亦虛則德益盛志益歉則治益崇此固
將有出于何黃之上者矣惟公益弘此心益厲此志則
份何敢復贅哉而亦豈敢爲諛哉適有遠客極多恩遽
使旋附復殊覺潦草容更面布不宣

與大中丞壘山張公

違曠十餘年相去第百餘里而滯留數月乃能出門蓋
田野之人少入城郭居遠成癖積懶致疎其勢然也會
當我公體中偶有小苦方戒聞者謝客而特爲出格延
至齋中日午對談秉燭乃散雲霄既隔意義藹然恍如
曩昔游從時也久要不忘浮沈靡異高賢之交誼篤矣
特恐坐論稍劇起居爲勞遂爾輒辭頓成睽別念之未
嘗不悵悵也別來聞攝養益吉動履遂安殊深慶慰但
左右方當移鎮迫于治行而猶謬存鄙人賜之華牘悵
悵既切禮文復隆非知愛素深何以鄭重若此豈宜衰
廢有以得之顧公多情遂每繾綣耳感刻感刻辱示名
梓尤副夙懷芝蘭隨風金石擲地不覺宮商之振響而

泌十一

五

芳馨之襲人也近體婉約長歌振迅皆協于初盛唐之
間而長歌尤更超邁譬之驪駟騷尋常或可及之至
其奮足康衢汗血長路則絕羣軼類瞬息千里蓋其才
不可強而力未易追耳且喜且愕因略布之非敢以爲
諛也然此特玄圃一枝崑崙片玉他時不惜全集肯爲
傾囊更當有喜而欲狂愕而反走連城不爲費千金未
足珍者矣幸察而終教焉至祝至祝承許東巡乘便枉
駕則吳興山水亦當生光匪獨鄙庸爲之寵籍而已但
僻在窮壤恐無絲知雖復令人日探傳符倘有乖誤得
先命一使報之幸甚昔魏侯不失虞人之期郭令不爽
郡兒之約況在衰老知公必能踐其盟也臨書依依無

任延望不宜

與大中丞我渡陳公

曩在京師嘗獲謁後塵聽明教鄙人實切注嚮公亦似
不擯遺非一日于此矣昨當輶車泣浙霄漢文上達有
故人則田野之間寧不欲援夙義況公素敦古道尤篤
交情凡在縉紳慕荊州之風古仰北海之範者多矣矧
份嘗得趨承幸辱契誼固將恃以接納借以寵光慶慰
不遑敢自外乎但居在僻地不敢輒入會城蹤迹之疎
罪已莫追每欲遣一介之僕奉咫尺之書又以公方秉
憲于斯職尊事重不宜輒以簡牘冒溷明臺臨楮欲裁
撫躬輒乞遺文之關心尤不安然份嘗自思與其以煩

泌十一

六

瀆取愆寧以闕疎抱責雖不能伸其求親之悃而亦似
有相體之私公之高明察見肝膈必當原亮不俟布陳
也惟公以匡濟之才卓絕之操名滿海內望重朝端始
雖暫淹茲獲殊眷命下之日莫不以公論之有在當塗
之得人皆舉爲美談稱爲快事者達于遠近矣夫天下
承平則江海爲池烽烟寢息然亦必得擁旄出鎮仗鉞
登壇者拊循得宜填制有道乃可以銷其隱慮弭其奸
萌庶使有天塹之防而無揚波之患故計謀不以安居
廢而備禦不以無事忘也公雅抱壯猷素多威略行將
坐嘯江左臥治周南地鞏固以安民式歌以舞在此舉
矣而公爲廟堂吐倚當寧疇咨且將正笏垂紳宰均握

軸布膏澤于天下揚譽問于後來固非一方所能留歲月所可滯也份困伏林丘漸積衰病頃來密邇尙復睽違自此別離更增懸隔其爲悵望如何可言會晤無期瞻戀尤劇用勒短楮敬迓下風臨緘無任耿耿

奉少師存翁徐公

恭惟吾老師天壽平格岳降載逢門生欣躍雖深而戒令有素凡稱祝之禮一不敢將矣祇侵晨而起東向百拜願海屋之籌益晉岡陵之算彌增太公越九十以保周家是稱王佐老子踰二百而至秦國實號仙宗吾老師邁姜望之功勳傳老氏之道術或出或處惟任其時而以壽以祺靡有其極是則門生之私願海內之同情

泌十一

七

也初欲先期而過業將命舟又念老師之訓素嚴且方靜居而恐門生一行或致多事非所以相體而反爲增勞也故欲更俟孟冬補拜堂下則于老師之禁不至有違而于弟子之誠亦稍得展耳仰惟慈照不宣

與太僕卿石東林公

曩在都邑數承公以道義相質意氣相期而當公出使之時尤布腹心展情愫其立談更久欲去復留依依猶可想見而繹其詞指大槩以一膺官職若見事敢言則恐非明哲保身之義若隨世隱忍則又非審愕事上之忠不若請告數年歸栢一壑以待國是之定而究斯理之深其言亦猶在吾耳未嘗敢忘及越數年而公遂擢

諫垣侍禁掖事關社稷則直道而不回動涉乘輿則挺身而不避疏草一出海內播傳其磊落光明慷慨披瀝眞足以上裨君德下振朝綱而其他細事不論也蓋

穆皇御極諫諍興而其持正議識大體莫有踰于公者眞可謂善愕矣及今皇纂統賢俊滿廷公已晉列九卿迫邇八座風采方振聲望方隆天下仰其未塵企其光寵者莫不以爲旦夕廊廟跬步鼎樞不待卜而知不待言而喻也而公一朝辭闕千里歸山當嚮用之時而追前日請告之說視榮名如脫屣等貴顯于浮雲人之所難公所獨易其眞可謂明哲矣夫言之于曩昔者而皆實踐于今茲可見公志已先定于中而非偶激于

泌十一

八

外也蓋君子之允蹈而賢者之不輕言如此份誠重嘉歎焉每欲一乘便風布稱服之悃致屬願之私而路旣阻修身復病困時或念及甚多悵懷茲蔡使行乃特附此今天下雖大治而災變時作人心日非頃者江南偶當洪水而攘奪卽起寇亂將生非獨一隅之憂實四海可慮之漸也公暫請告固與長往者不同身在山林自當心懸魏闕孔子有言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故學以經世爲宗道以濟時爲本不能經世者不足爲眞學不能濟時者不足爲至道故伊尹耕于莘野一起則足以相商司馬歸于洛中一出則足以安宋夫尹旣稱聖當其樂堯舜之時其學其道固有其具矣是以

德贊三王功隆萬世光特爲賢豈其比哉然其學必有在道必有得是以後世服其德當時賴其功聖賢不同其經世濟時日可見之行則一也吾東林學旣已深道旣有悟茲其在告譬如行者暫息勞者暫休一奉徵書不能自遂矣幸乘暇時益究此學坐進此道則何必不如莘野何必更讓洛中耶大丈夫卑則齊賢高則希聖不于公而孰望哉故所以附此者非但通問之忱實寓期望之至也幸高明垂神察焉不多及

答符卿戚中嶽公

承顧敝廬良感至誼願兒行甚迫方與治裝未能啟張禹之後堂留林宗之信宿誠慊慊也使來知公方苦微

泌十一

九

瘖不能出聲大槩熱鬱于中寒擁于外寒治則熱之入吭愈深熱治則寒之入支愈固能者取之拙者疑殆不可不慎也此惟以至靜持之而公示所撰次方刺股劓腸極意著作卽非病亦且苦矣如何如何構李名地文獻未章爲列傳甚善讀諸篇不溢美不隱過力追作者成一家言仲堅所稱實錄也份老不文何足爲助而公未以授梓先以貽教昔敬禮文成臨淄辭潤彼八斗之才如是况譎淺者乎然竊念公方竭思病且不願將欲以齊馬班之駕邁今昔之轍也份忝骨肉承布腹心微有見而不言不惟負公亦乖友道矣大匠構堂庶工效琢采其羣畫以落厥功傍皆稱能主人置酒大匠首祝

庶工無聞焉以其能采也竊謂撰述其事者傳紀之司論贊其語者作史之志左氏不贊以釋經也馬班有贊以明志也公欲齊駕二家必當略倣其法故輒擬兩傳聊啟其端公一視之不必用其語或稍采其意可耳非公之憤不能以發份之狂蓋公憤而不自專故使份狂而無所諱心之相感固如此中間更訂數字益狂矣高明者亮而擇之

與大宗伯履菴萬公

昨聞公顯膺新命且有特旨督趣謂必自南都馳傳北上矣不圖暫還又承貽教知復具辭份竊有不安者蓋人臣而不急進古人之所稱美世人之所當法者也份

泌十一

十

何敢言但公受特達非常之知荷希闊未有之轉其與序遷者迥爲不同且主上聖神天縱睿智日躋有唐堯則哲之明崇虞舜疇咨之典而廟堂之上引同心而贊治期一德以格天此誠海宇維新之機社稷無疆之福千載所難遇百代之奇逢也古之君子道以隨時學以濟世學不能以世爲任者非學之眞道不能與時爲行者非道之體故求進而不顧其可者固時俗之罪專退而不適其宜者亦非聖賢之心也昔在唐虞之廷臯夔之徒豈不知由光之義者耶然臯夔者仕而得其中者也由光者隱而過於僻者也僻雖足以爲高而未可以爲道況由光與筮仕在位者旣異則與委質爲臣者

不同故其事猶得自由而其隱猶爲可諉若臯夔親際唐虞之盛身受堯舜之知而猶欲遂山林之素懷忘君臣之大分非惟道有不可而其心亦不安矣我公澹然之衷如水無滓卓然之志如山不移斯固祿位不足榮而軒冕無可繫者然公則居臯夔之時處唐虞之世當堯舜之任用者也幸公勿固執此義翻然而與至祝至祝蓋賜書之意公雖不爲明言而份密察公之淵微或將再疏則甚非事體所宜也故傾竭其愚而繁蕪其說聊以効忠告之萬一焉惟高明察之

與大宗伯平泉林公

昨歲趨謁既已及門而聞方以攝調適當閉戶忝辱至

泌十一

十二

厚惟恐爲勞故闖人雖復堅辭而鄙衷亦甚相體不敢排闥旋卽還車然以爲此去雲間亦不甚遠將歸湖上可以輒來而不圖積衰每纏病患時獲小瘥旋復困羸偃臥因循流光荏苒遂以閱歲且更經秋矣茲當訪落之初將有爰立之命璽書南下蒲輪北行份自交游以來契誼素切所當設祖道路談別河梁而適以舊痾遂復中阻竊念室方伊邇尙復睽違而今地既阻修更益懸隔且公在日月之際而份處泥塗之中雖欲通聞尙不可得況于會晤亦又何期惟恐一伏林丘將填溝壑音徽無自肝膈語誰是以平生頗負丈夫之氣而于茲日不覺兒女之仁真有伏枕興懷臨風增愴情非外至

詞實由衷者可與知己言難爲俗人道也然份間從親故獲問起居皆以公始得徵書躊躇未決繼發傳檄征邁猶遲謂其樂于幽栖薄于進取此賢者之所以難及而哲人之所以爲高咸其咨嗟相與稱歎願茲至陋猶未然蓋以大臣所處之時與隱士所執之志事既有異道實不同故夫與世乖違而思不出其位者隱士之所持也與國休戚而義不顧其身者大臣之所守也公始列秘署儲養有年屢晉清曹眷懷尤篤此眞大臣之表而非隱士之流矣且凡交游之人自夫敵體而下倘有勤倦之意不宜峻絕其情矧數受于主恩方顯膺于時望君臣之倫既不可廢上下之意又豈忍辭況大行

泌十一

十三

之變非常皇極之御攸始朝廷恭已以待社稷得人而安呼喻之間治忽所繫側聞主上尤極英明昔成王賴姬公以中興周室哲宗相司馬以再造宋家皆以沖齡維新大化今新皇年齊于二主而德邁于百王四海拭目以觀萬方舉手而慶謂將唐虞之復出匪但周宋之重逢此誠千載難遇之辰一時不偶之會也公豈肯守耿介之節而違簡注之衷耶願公力策星車早參天陛則可以仰慰于當宁而大快于眾心矣極知公既就途不待份爲趣駕願公本欲高蹈素無宦情今當不得已而後行或將有所念而回顧遂乃過慮輒此妄談夫司馬復出洛陽豈是宦情所累姬公不之魯國寧無

高蹈之思蓋君子惟義是從聖人以道自任故也幸公
察其忠告亮其狂言臨啟勤倦無任懇祝

與少司徒吉陽何公

份自入春抱病歲已過半而時止時作未能遂痊又血
氣向衰神思日短漸迫老耄矣而適來得書承公示以
曩年病目今且益明方尋繹昔日之言細古人文字之
指錯綜百氏欲成一家而讀所賜書則見其詞達意從
字順非篤于鑽研何以有此然公本于斯道既得其真
方直截指明以開當世之疑發不傳之秘此其著作之
大者當日月並煥江河同流豈復更籍筆墨蹊逕有所
沿述哉此蓋公家居之暇偶以餘閒而精力益強心思

泌十一

十三

益妙遂本其所得以其所邁時發于詞所謂戲弄翰墨
此固君子游藝之一節而有道之善者機耳豈世之淺
淺者所能窺哉新刻見教尤得古法而寓以己意因人
模寫因事敷陳離而匪違合而無強雖云戲弄亦復苦
心矣此非公精力有餘目光全復豈能若是份齒少于
公而精日以疲力日以惰目日以昏一二年來燈下遂
不能閱字閱亦蹙眉縮視數過乃能卒卷甚多艱難夫
長者病目而復明少者無故而漸暗究其所至雖養有
淺深而適其所出實稟有厚薄蓋天之所獨縱于公者
也今末世多故耆舊凋落所以主張此道撐柱乾坤者
天意必有所屬茲公步履益康起居益吉天之所屬者

亦可預見矣邇得之縉紳間聞海內宗依有素而廟堂
推服方新或欲先借南都游秉北軸雖尚未爲超格而
反喜其稍近得以數通蓋我公既出則大任不足言而
目前可通則私心亦稍慰耳彭使迫行不肯少俟而鄙
人久病亦復積羸急遽附之殊甚無緒臨發悵不能
言

與大司馬金湖方公

昨份知公位陟三公禮踰八座至尊貴矣而平生有道
不遺故人故因兒輩之行輒具短緘俾候閣吏而謂公
方上贊宸極下統樞垣眷倚益隆職任彌重恐無暇軫
廢遺之叟而使少賤之人得謁台嚴而領緒教也乃兒

泌十一

十四

還則道公一見忻然假之顏色加之訓詞其接引甚勤
其愛甚厚切份之感刻已不可勝道矣而不待其請卽
賜以書中間自筮仕之初以至睽離之故歷四十年如
一日越數千里如面談蓋公存注交游力追古道有如
此者顧其獎與之過貺惠之隆則非譎淺所能當菲薄
所可副耳恭惟公以命世之才匡時之德固常身繫天
下輕重海宇安危而今已主畫廟堂密參機務遂使華
夷寧謐中外晏然每思份在先朝曾忝未從親見醜虜
數犯邊關烽火達于甘泉戎馬滿于畿甸四郊多壘九
塞弛戈小入小殘大入大勝蓋邊民之慘所不忍聞而
虜志之驕尤爲叵測當是時謀臣扼腕武將寒心以爲

社稷之憂恐或未艾而國家之計將莫可施矣茲乃能
易叛爲臣反逆爲順昔稱天之驕子今若朝之外藩然
西土來王十載奠謚而東夷稍梗一旦殲除是以厥角
稽顙者不絕于闕廷而陳俘獻馘者日登于郊廟而問
者南粵奏捷又踰萬計矣何嚮來事勢之岌岌而邇乃
功烈之煌煌也此固由 聖皇御運有神武之弘謨而
實惟名賢贊謀成駕馭之茂績故主德之盛百倍周宣
而我公之勳亦踰山甫蓋于載而一遇實萬國所同歡
者也份曩叨近列親所震驚則今從遠方尤覺嗟歎故
樂爲公誦之而非敢以有諛也高明其察而亮焉間聞
帝眷益崇人望彌屬份前書所謂暫移樞筦借幹機

泌十一

十五

衡者當在此際矣小孫嗣成例得叨在部署或可出入
門牆知公必以父師誨之以弟子畜之但本穉齡未暗
世務乞公留念常賜面箴不敢別望寵榮惟得稍免愆
咎則不獨份之沒齒矢不敢忘而彼亦當捐體思所以
報矣臨書不勝瞻戀不宣

與少司成大疇萬公

江右爲天下名省而浙亦次焉自份筮仕時江右諸老
顯陟臺閣秉握機衡常不闕二三人其餘輿而馳者亦
常數人蓋兩都九列大槩江浙踰其半而又布在津要
何其盛也自頃年以來則浙旣寥寂而江右比曩時亦
甚少矣蓋逆波而挽者難爲力順風而呼者易爲聲嘗

謂遭推抑之時當孤睽之際非卓然樹立昭然表見也
如公者日月之難掩山嶽之難搖則亦未易以自持也
僕嘗得從容史館追隨後塵其在當時固已知其有匡
濟之才爲公輔之器矣傾企雖切而蹤迹睽違及公歷
自清華游膺簡擢則份旣歸林壑迴隔雲霄然每見士
人無不稱服皆視以爲楷願以爲師蓋公以精白之德
醇厚之風寬大之度精白則人有所法醇厚則人有所
賴寬大則人有所容故不擇賢愚無問遠近而其服公
心事之洞徹稱公操履之雅醇莫不以爲當世之鉅人
廟堂之長者則若出諸一口焉夫無往不復者氣之運
也無塞不通者時之會也然其來必有以倡之其始必

泌十一

十六

有以主之旣得我公在 帝左右爲世宗依則鄉邦之
賢可以茹集而出雲蒸而興矣安知自此不將獨盛于
曩昔耶今時當末世人皆以矯抗自喜苛刻取名而不
知元氣日漓士風益薄識者竊有憂之若公者正秦晉
所謂休休周詩所謂几几乃救時之碩範鎮俗之弘模
也天固爲國家爲海內而豈以私于一鄉哉份之所云
蓋有感于江浙所值而偶及之耳份自南還其于京華
未嘗敢有通候而特承問及起居念及風雅夫分旣在
擯黜而不敢輒爲具聞者此野人之所以自分也公之
不遂棄遺而益加存念者此有道之所以爲高也然則
今當便風份豈敢守其固陋之衷而復取自外之罪哉

用是少謝往誼并布積忱其言非敢為諛聊以道其實耳萬惟照察不宣

與少司馬蘭谷鄒公

自公入滇以來不能問候者數年于此矣每嘗嚮南風而馳戀望微外以興懷思非不深念非不切而伏在田野遙隔山川魚既莫通鴈飛不到亦徒咨嗟自慨夢寐匪忘而已公曩者以正色立朝直言寤主精誠貫于天地風采振于巖廊而頃來敷歷尤多勳名益著負當世之重望抱海內之巨猷固非一日矣竊以新皇御極睿睿聖當天固宜得忠鯁之人端方之士以匡輔君德璿亮皇圖不宜使遠于九重越在萬里廟堂之上當

沁十一

七

必有致公即還者而想望之餘志願未遂興言及此悵懷實深然周公居東是惟三載公今已應其期矣則樞軸豈宜久虛而衮繡且復遂返可預知也又何俟故人之介介哉但份老矣得公力贊政塗施澤天下則雖份廢亦有寵光且公邊塞非可久淹幕府非可久滯汲黯禁庭之慕班超玉關之思公雖不萌于衷而忝在厚知實均休戚真不能不翹首而歎撫膺而切也公始至滇適當沐氏多事之秋昆池未靖之日遂分經略神用心勞而屢聞邇來皆已就妥可見羊叔在鎮邊人自寧葛相秉麾蠻方悉服固其宜也然治夷取于不治安國貴于永安文法稍寬與之更始德意益布俾之自新則無

復動搖而式皆歌舞矣想公已用此道聊復申而言之所以自附于同心而略摭其所見也不知高明以為何如賤體病脾方極困憊聞有華劄蹶起讀之不覺沈疴之若消而積悰之頓慰也但推許過當已非所堪而注念復隆尤莫能副寧不懷感實以增慚耳馮吏行促伏枕甚疲力疾具緘百不罄一霄壤懸絕欲晤無期途路阻修願言莫致臨書執筆倍多愴然惟祝公自珍茂延天眷而已

答大中丞少渠張公

僕附公交游之末者且二十年矣承公知愛勤倦契誼懇切表裏靡貳始終不移歷二十年來有如一且每謂

沁十一

六

古人之義無以加之而曩承委命撰次先公事實媿以鄙陋無能闡揚潛德發其幽光甚懼不稱而屢承教指數四往來今公既奉非常之恩蒙特異之典褒揚天闕馳及泉臺登再世子青雲回九京于白日宜託之如椽大筆以顯耀當代垂信後來而乃遠及故人錄其曩作非真以拙俚之語為足取也蓋公不改初念遂締前盟所謂不貳不移有如此者此衷感服良不可言願份久在擯遺復當衰病略加芟綴殊復抱慚然不敢大為竄易者正亦以欲存其真耳不知公以為何如向在京華幸忝末議見公有敝省之命蓋下喜鄉邦之有主上慶廟堂之得人而不圖道體違和况高賢有不欲驟進之

意遂以請告莫挽回轅而份亦以菲才得還初服相去
既遠通候遂疎每一懷思徒有馳邈昨閱邸報知公已
奉新命填制舊秦夫份既偃伏林丘頭顱日老而公且
躋陟霄漢體貌益崇瞻望雖殷蹤迹懸隔謂已莫繇相
聞矣而忽承遣使特抵潯中遽捧貽書如來天上其爲
浣慰何待多言惟公夙抱壯猷久負重望而一辭榮路
愈見其高公之歸臥雖堅而時之推嚮彌切今既履周
召分陝之任必將有臯夔贊舜之功寅亮明時膏澤薄
海在此行矣份雖出處殊途而道義一體不勝致祝非
敢爲諛也當來使之告旋恐嗣音之難及臨緘願縷極
知絮繁顧不容自己耳惟高明察之不多及

沁十一

十五

與大中丞松屏謝公

份曩者忝竊宦途傾企有道久矣及歸林壑而公正蒞
藩垣非不欲自通姓名一布悃悞而身在擯廢復多病
羸既不能親謁聞人又不敢輒瀆記室其于蹤迹甚爲
曠疎然願見之誠嚮往之念則未嘗不耿耿也茲公受
撫釐之命秉出鎮之麾分旣益隆勢更懸隔尤非隱側
所當僭聞但因兒醇謬忝計偕與其同儕參見竊念向
因無便不敢遣人猶可自諉茲當兒行不爲具達何以
自安用是謹勒短緘少抒積悵伏祈照鑒恭惟公以經
濟之才精白之德昨聖朝特舉卓異遂爲首推名在第
一昔漢文時吳公爲天下第一入居上卿及漢宣時黃

霸爲天下第一進列上相載之信史傳誦藝林至今有
光久而不朽茲 新皇神聖迴邁于漢之兩君而我公
高賢亦將超軼于漢之二子他日名位茂陟勳業崇臻
自此可預徵矣茲公一至浙中夷氛已淨海上蓋威風
所震賊膽已寒號令所施軍聲先壯固有如此者份方
耕鑿實賴帡幪故樂爲誦之然公旣膺優省必有超登
固非浙人所能久攀者幸茲旄鉞之留益厲旌旗之色
凡可以深弭後患永貽遠猷者更爲勞神而立成底績
焉此吾人無疆之至祝也餘不敢他及亮之亮之

沁十一

二十

沁園集卷十一

明烏程董份謹

與大廷尉我渡陳公

曩我公之開府東吳也以精白率百僚以威德撫萬姓
遂使內無枹鼓之警外無烽火之虞遠近又安人士歌
誦而公挺身自立直道不阿覺忌遂生功業未竟今
新皇睿聖時政清明而公起家復鎮冀北蓋吳為留邑
輔郡冀為都會大邦固古京兆之區馮翊之處也天
子念惟重地當屬名賢故使輶車復膺舊節而公據才
益展秉操不回政聲播宣風采振動是以驕將不敢恣
黠虜不敢窺上下恬嬉疆域綏乂蓋益見其折衝之明

泌十二

嘉業堂校刊

效匡濟之弘猷矣如公者資望既隆勳名茂著人皆言
不宜置之間局遠在周南而不知聖朝用賢譬之造
父馭馬千里息駕五百停鑣所以節其馳驟之勞而養
其超騰之全力也頃觀縉紳諸公或自北而暫南或始
閒而大用如是者往往有之蓋御世之微權而愛才之
深意非眾可測匪夷所思也然則公之列樞垣備鼎足
夾輔宸極保護皇家固不卜而知可也而俟矣吳中
自公行後奸究日甚寇盜益繁而頃來偶被水災遂多
攘奪庶民喪業識者寒心夫水旱固天之降殃猶未足
慮而攘奪實人之鼓亂真可深憂古所謂太平者以皆
安其生各有定分也今一人得利百人染指一人橫行

百人效尤事固有始于甚微而關於甚大者故曰涓涓
不塞將成江湖星星不滅燎原若何言其端不可開而
漸不可長也公素有憂國之志而多慮民之艱者茲方
持正議于廟堂襄大政于海宇其何以亟遏其漸而早
制其端耶幸公留神萬萬份曩承公以意氣相厚肝膈
相期真有國士之知古人之誼者而偶涉多病遂歷數
年丁丑春間已致幾殆戊寅冬杪始獲少痊然神觀未
還形體非故視浮生如隔世視舊好如在天而况幕府
崇巖山川懸隔故感懷雖切竟闕奉聞馳遞雖誠莫繇
自達每一念至甚負兢惶適幸新遷暫得稍近若宿緣
之有假而積悃之可通也顧此衰齡當茲溽暑困憊既

泌十二

二

極序述無論如何如何

與少宗伯正峰孫公

今在京師以鄉義為重而份于左右既忝同館之雅復
附通家之私非直桑梓之厚而已也然奉別以來久矣
而不敢遣一介之使致咫尺之書以問起居布悃悞者
豈敢以自外哉伏在丘壑又迫衰遲昔人所謂仰瞻玉
堂如在天上懸隔既甚則通候自難此固其分也高明
必能亮之吾浙天下首省向時居政府秉國鈞者常不
乏人而布在南都列諸曹九卿者尤不可以勝數近皆
稍稍引去自份筮仕以來浙中寥寂未有若今日者然
茲特見其外耳而詞林有如公者方與二三俊父蒸蒸

而起其柄用爰立豈待問哉夫臯夔在中則十六咸敘周召作輔則三千聿興土固在倡之而已故曰時序肅者木搖落春氣至者萬物作崇山在陂峻坂有夷天地之道固有往復也又何疑焉如公者世載明德勒于鼎彝先忠烈公以忠貞節槩卓爲世訓先文恪公以文學行義蔚爲儒宗眞所謂日月同光星辰共燦乃祖乃父志在社稷而功所未竟澤所未周自公繼之治于海內矣三世接踵匡是四朝孰謂偶然致哉非天下之所共推而浙中之所獨望哉茲因兒行具此專候以久在擯黜則前之曠疎或不爲過以夙承契誼則今之繁絮或不爲嫌惟公覽而察之幸甚幸甚

必十二

答少司馬南明汪公

昨份偶遊白嶽卽謁玄廬謂千里戒行不虛至願而廿年馳企可慰夙懷矣豈知立轡雖勤擁麾暫出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今高山既陟而景行尙違每一念之徒切悵望然份將復嚮往既已治裝而偶因沈痾輒爾中阻秋且云暮當春以爲期耳今海內言文章鉅工能力追古人獨步當世者必以公爲稱首信藝林之範作者之宗也份雖已老而曩嘗有志焉願得附牛馬走竊窺豹班計奉晤有時或可取質而公方膺 明天子隆眷爲中外共推或漢家須封禪之文議明堂之則必召馬卿授簡使申公加璧而况文武吉甫所用咸宜

卽折筮使胡長纓羈越固公建牙已試之明效而樞筦未竟之闕謨也恐璽書且下新安而輶車當指上國則份他日譬之泛剡水而不見戴入天台而不逢仙徒復躊躇愈增歎恨耳堪輿晏生持素書來自天上如明珠墮于人間藏之懷中光不可滅永以爲珍顧份衰年兼苦宿疾投之瓊玖報之木桃祇增慙也旄節北上倘從東吳否廣陵觀濤洞庭張樂使病夫起色而聽者神搖固昔之所希于今之至盛也公嘗要盟肯果如約則夢寐俟之矣份謹白不宣

與郡伯及泉李公

必十二

室家倒塌遠近呼號份望水則魂搖聞號則心碎不知天之降災何至是極也今稍窪者已蕩沒矣惟高者尙在救護然其間不過十之一二耳而天倘不雨則人力猶有可施今雨勢不但不止且時復傾盆恐不沒不已也將如之何聞公以惻隱之心懷焦勞之志日來爲民祈禱無所不至矣今所恃者惟有公至誠回天若稍得雨止或可救此十之一二否則一望皆湮矣乞公身率各屬檄下各縣大行停禁咸極焦勞真有爲民請罪于皇天之意庶幾天或稍回民可稍活則萬民仰戴而亦公憫民窮恤民隱之至情也昨嘉禾流民聚眾攘動閩郡驚惶而我湖獨賴公撫綏有素坐鎮有方是以隣壤

如沸湯而湖中獨如安堵人實陰受其賜而不知其公也故份獨闔門感之逢人即誦非以爲詔亦自謂獨知其所由耳然舊歲我湖雖未可爲豐穰亦未盡爲荒歉是以民不敢動法猶可行今田既皆涸入將無賴矣頃聞自平望至苕城百里之間沿途多搶行舟將絕恐攘奪之端一啟而變亂之漸將生機已動于目前非細故也今所恃者全仗我公夫此時非爲處常實乃禦變夫禦變之道必先結之以恩而後重之以法所謂恩者公有焦勞祈禱竭誠之意民既知感矣而必當預爲多方賑濟之圖民知將有賑濟則庶以少安其心民知急圖賑濟則尤以感動其心民之恃公真如赤子之恃乳母

泌十二

五

豈有赤子而忍恃乳母者乎如此則公之恩結矣而後以法制之昔在周禮治亂國則用重典而孔明以嚴治蜀實倣此意夫周家仁厚豈欲其用重典哉而三國當戰爭之時姑息不暇孔明豈欲其用嚴哉蓋亂國而待以仁厚則民無忌憚而其亂益滋戰爭之時而待以姑息則軍無統紀而戰爭必敗此聖王之法而賢者之妙用也今當此時雖未爲亂而其機已萌矣其漸已見矣若一人不治則百人效尤一處得利則百處染指此必須大爲出榜重爲禁戢而訪其甚者擇其渠魁轉申部使者示以嚴禁處以重辟彼見法令如此自不敢犯矣夫恩以結之而民有所依法以制之而民有所畏聖人

所謂安民者計無出此伏惟高明察焉

答大中丞鳳洲王公

份異日者有頭風之疾每苦岑岑頃當微勞輒臥不起岑岑彌甚承教督以題咏僕病未能也公新從楚來貽所著作方調宮激商歌陽春奏白雪彼巴人者舌橋然而不舉口瘖然而廢足辟走仆矣自楊德祖之才見臨淄而辭賦况下此者病且委頓乎昨覽名園奪天玉極入巧如奕秋布子歷歷妙趣所最難者從城郭中得大地足以施開鑿展陵架列峰迴時迴溪分流真若移二華於人間引九曲於席下也而幸昇籃輿追飛蓋笙吹前導伶伎後隨出入洞天宛轉丘壑亦何異泛桃水之

泌十二

六

源迷天台之路恍然樂也已而發長嘯於林表聆玄言於亭中目睇藏經心游竺國青牛將度白馬欲鳴臨發躊躇又爽然失矣僕雖衰倘未即蒙霧露亦何能辭登高之作虛授簡之命乎病有間當謹如教附上也公此行且趨金鑾入紫禁秉石渠之筆曳承明之履以制作黼黻功業經緯僕當遠從南土移文北山爲之大噱公能容其狂否使節有期治裝方迫佳筆之什金玉其章華緘之詞芝蘭有馥然碧山焚魚謹聞教矣五陵車馬敬以還公頭痛未竟所言

答郡伯鳳坡易公

份自奉別以來即抱痰疾一入長夏杜門者已踰十旬

及當新秋伏枕者又將兩月向見時頭鬢猶幸未白今
一旦如銀矣向見時步履猶尙覺輕今一旦如跛矣雖
喘息苟延而形神非故用是大懼遂辭舊里遠避荒莊
闢荆棘之區栖草萊之野深局蓬戶兀坐蒲團不敢見
一客不敢吐一語冀絕俗念少完元神蓋視浮生如夢
中視人間如隔世矣不圖我公從千里懸隔之外記七
十衰朽之人賜之緘書重之慰籍意氣懇切詞指勤倦
非公篤于交情力追古道何以有此公曩在江邑其卓
絕之政精白之操真可謂天下無雙目中少有者而公
長于治民短于奉上過于執法恥于徇人遂使忌者掩
其賢勢家鼓其讐而飛騰之路遂少滯留份每見相知

泌一二

七

未嘗不爲興歎每逢當路未嘗不爲極言豈謂其足爲
重輕哉徒以所見既真而發憤不容已也然世能阻公
之飛騰而不能終遏公之上進今已列二千石比古諸
侯統數縣之符制千里之地當且懋著功業入備股肱
矣此實素望非敢諛言也然竊謂公操有定志政有成
規當即以施之江邑者措之閩郡不必更言矣若其他
則官有尊卑時有變化恐亦當少抑其亢略從其宜然
言之則近于卑而聽之或以爲鄙固不敢多瀆也惟忝
公骨肉之誼不敢不竭其肝膈之私欲以自効其忠則
不敢復顧其贅耳前既云不敢吐一語而今乃至數百
言者亦可謂不容已者也衰病如此未知會期臨楮悵

悵

與憲副鹿門茅公

份長夏抱痾苦馬卿之病渴新秋增憊同滿奮之畏寒
惟伏枕自憐杜門興嘆而已偶得雄篇誦之如珠玉在
側炯炯照人金石擲地琅琅餘響不覺起而諷咏至爲
躍然乃知曹公讀陳琳之文能已頭痛不虛也且份形
如槁木志若死灰而翁丈方有老驥千里之思鷹揚一
時之意何人之精力度越不同如此也至于雪華之章
此則以份視之如夢中景隔世事矣夫跛狎不越咫尺
而天馬歷塊過都鸞鳩不離榆枋而大鵬負風超漢物
固有然者矣至如人有不勝杯勺而于公食酒石餘人
有不舉七箸而廉頗飯斗米肉十斤其不同固若是也
夫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味亦聊足怡矣然竊有過計
惟恐于廷尉之不能解醒而廉將軍之過飽也彼欲學
將軍廷尉者有不爛腸而潰腹者乎輒戲及之語曰無
錢姑酒妬人沈酣份之此言將得無妬之意乎且向本
臥而甚疲茲乃起而滿紙斯亦已頭痛之一驗矣然落
筆不休之謂又不能免也臨緘增喙

泌十二

八

與大宗伯對山林公

份自罷還以來不能通候者六閱歲矣然偃伏田野聞
公徧歷清華游陟樞要則躍然以喜既而聞其南也則
又耿耿以念然所以喜者非徒以故舊之情而所以念

者亦非以世俗之見蓋今上神聖當訪落之初更化之始固社稷所攸賴海宇所共瞻也必有方正之士沈毅醇厚之人以左右贊襄出入啟沃上可以輔植君德下可以匡弼治體反雕爲樸鎮俗黜浮公固其人也夫素在日月之際揖讓講議于前受知當之而一旦離輦較遠禁闈則雖有汲黯願忠之心蕭傳請留之意而莫能以自達矣份之所以始而喜繼而念者蓋爲天下而非公之一身也然 聖皇鼓舞豪傑駕馭才賢其道多方其機不測安知旦夕不爲疇咨召而爰立乎南都較之優閒去郡國近得以知民生之疾苦吏治之是非政理之緩急其傍觀也熟其預論也定而養之至靜蘊之

泌十二

九

至深他日經綸固有不可勝道者矣公其得而解之哉份曩者幸附詞林獲追隨後塵忝竊末契侍起居談言笑茲雖睽曠而向時蹤迹宛在心目間往往形之夢寐然未敢輒及者以其所爲者大而非徒以交好也公必能亮之草率通候迫遽無論臨緘觀縷

與大中丞鳳竹徐公

份自歸田不敢以書聞于當路久矣况幕府崇邃尤不宜輕瀆聞人而林壑擯遺又不敢輒通記室則份之因循而自沮惶悚而不前者固其分然也然竊念當其始也我公宦遊京洛幸締交于廿年之前及其繼也我公出鎮豫章復貽貺于千里之外我公固篤于友道力追

古人遠而不忘久而彌切身居津要之地而心注寂寞之濱其高義有如此者則份亦安能執其固陋之見守其退避之情而不思所以仰答高懷俯紓積悃耶用是輒敢致其款款焉恭惟明公挾經濟之術抱蹇諤之忠昔以正色立于朝端直聲動于天下固已樹斯道之標準爲同志之宗盟矣而暫忤于時益見君子屢更于外遂爲鉅人茲海宇之所稱賢廟堂之所資理宜莫有先于我公者矣而方躋曳履之班仍膺攬轡之任入而再出邇而復還夫豈正直之難容蓋實才猷之歷試耳昔周召分陝卽夾輔于姬朝韓范巡邊亦疊相于宋室每尋往事固有同符矧 聖主傍咨清時延攬將授斗杓

泌十二

十

之佞以備鼎鉉之司則 璽書召還 宸衷簡在固可俾而俟不待卜而知矣我公北行必由平望昨當秉麾之始實惟視政之初頗自懷嫌未敢遽謁若登庸于八座將取道于三吳份當預伏鸞湖之傍以俟熊車之過追隨左右傾吐腹心則廢黜之人得少敘歲寒之誼而衰遲之叟聊以慰日暮之懷固至願也謹先致此聊布區區不悉

與大司馬印川潘公

曩公駐車潯滸既有卜夜之權開筵昆岡復有通宵之宴精采旣倍膂力方剛而意氣橫生情款倍洽此固大臣之度長者之懷可以爲一時之美談後來之勝事矣

而份當遲暮之際乘病困之餘顧徒服公之高而不自量其力感公之契而不自分其衰輒爾發狂亦復酣劇譬之驚馬而欲隨騏驎馳驅鸞鳩而欲附鷓鴣飛越宜其搶攀而莫及委頓而足羞也始自別來即嬰痰疾以爲暫然耳而延歷數月苦楚百端杜門屏居伏枕增億追視曩昔公既在天上而事亦真如夢中乃知聚合不常權娛難繼而擯遺之叟沈淪之人雖一邁逢旋即偃臥固盛會之難則而薄福之易疲也言之正足鬱陶正堪笑劇耳份坐是久闕申候極多曠疎每一思之方甚抱歉而公旄鉞初至機務方繁而不遺寂寞之濱獨軫清瑒之念固公于故舊之素厚而亦見精力之有餘也

泌十二

十二

感刻既甚欣慰實深非佞非佞留都固優閒之區而樞省爲黔轄之總承平既久饑饉游臻邇觀賊盜之橫生亦時事之隱慮也所以振率諸將檢閱六師作其奮起之心革其積習之弊稍以其漸俾知所懲如孫武子之號令數申李光弼之旗幟生色籌畫尊俎坐鎮廟堂制江海千里之衝保社稷萬年之固在公必已先見預待有長策遠猷固何俟于鄙人之言而公勲業既隆眷注方渥且將旦夕宣召左右弼諧北上有期非南中可滯尤無煩於迂儒之說然時有伏於未發而計當先於未然未至而圖之則優游而甚裕已兆而後議則迫遽而倍勞公雖卽行而略示規摹啟茲端緒貽之來者杜其

後憂此亦爲國之大忠而濟時之偉略也份忝附腹心之意輒効肝膈之愚蓄積既真狂誕無似公能恕其率易而亮其至誠否滯暑既甚困怠方殷力疾具緘迫行無次辛巳夏日具

答大宗伯對山林公

公之留滯周南久矣自先皇帝甘盤舊學之臣無不登三事列鼎足秉國鈞者而公獨優游故京無幾微見於辭色非其志之堅定見之超越卓然自持者能之乎以是世人或爲咨嗟而有識更以推服頃得邸報晉公秩宗以公言之此特資格之常未爲超異之擢而縉紳稱快中外騰歡則以爰立之機大用之始將在於此而

泌十二

十二

時所自致公本無心尤見世道之清明高賢之澹泊皆足以爲訓耳夫陽春一至桃李方華豔治滿天人不知有松柏也及歲寒既臻而松柏者凌霜雪出雲霄爲人世之傑觀棟梁之巨質故曰物有孤生士有特立孤生者不競美於眾特立者不受變於時此之謂耳公曩在祕館雖長文字之學而尤博經濟之書凡古哲之遠猷當代之鉅典既皆得其肯綮極其指歸一旦中朝宣黃麻拜上相固出之有緒而施之裕如矣份衰與年至病以歲加倘賴庇於公得少須臾未填溝壑尙能擊壤鼓缶式嘯以歌咏當世之太平誦元工之調燮固有日也公其許我否乘便附復卒卒不盡

與兵憲及泉李公

份曩承公以道義深知肝膈至愛相與數年真若一體斯實部治所未有海內所鮮逢也每一思之感已甚矣而公卓絕之才精白之操寬嚴相濟威惠並施茲儀範雖遙而父母孔邇蓋黎庶共戴鄙人尤獨深焉其於此衷真有與日而遡馳臨風而懷嘆者矣適昨過松陵偶晤王倅此君乃豫章之彥於臺下爲鄉曲之賢暫與言談卽述至意言公時值暇豫未嘗不道敝郡之簡僻爲可居縉紳之周旋爲可念而於菲薄尤勤倦焉夫王本偶言而份則重爲增感可見公之於衰朽雖既遠而猶切雖對客而不忘也昔揚州固思何武而朱邑實念桐

泌十二

十三

鄉蓋古人之至情非一時之所可強有如此者然傳稱武爲楚內史則厚兩龔在沛郡則厚兩唐固以武爲當世之名公而龔唐有逸士之高節班氏遂並著之以共見其美耳今臺下有古名公之風而鄙人遠媿逸士之節然臺下所以厚之者則至矣倘後之作史者得附書之此又非其所大幸者與向專奉候未吐鄙懷每欲再泛扁舟復過開府而邇來痰疾屢瘳屢劇瘳未浹月而劇更彌旬此衰年之舊態我公所親見者也昨在松陵適聞傳符之至不勝欣躍急迎前路將及隱山而報者言使旌已按行他縣矣遂悵恨而返然依依之私固無日不在左右也而病實阻之積願未遂又因欲圖必謁

未敢通書茲尙疲羸反使兩闕份固不能自解况於公乎且嗣孫穉齡幸承識拔昔洛陽論花以爲見蓓蕾而知花者上也見葉瓣而知花者次也若待花之似錦則人皆看花者矣今公真識之於蓓蕾知花之最上者也而媿非異種之花有負上品之識耳孫昨有一啟事偶寄所親值其淹留致此稽遲昔樂正之不早見孟子責之孫之不能早通將罪浮於克而無辭於孟矣惟公察其悃悞而亮原焉幸甚幸甚

答大宗伯洞山尹公

份幸出門牆而隔在千里禮文疎闊蹤迹睽違每一思之真有罪若負山心若芒刺者而我夫子乃念及賤辰遠辱華緘加以腆貺以鄙人之負咎而當長者之過施感刻雖深而慚惶特甚矣至於夫子道德之宗爲著作之準而特以芝蘭之誼形之金玉之章揭之中堂光煥敝里傳之天下播誦藝林且使不肖之姓名得附大賢之編帙其爲榮幸尤極而於慚感則益加矣份何以承之而抑何以自處耶惟吾夫子蘊經世之才有匡時之德茲當廟堂圖治 聖主思賢而猶高臥林丘樂道山澤計璽書當下蒲輪以迎倘得復由浙河北首燕路俾份仍如昔日趨謁道傍此寤寐之不忘悵忱之至願也份當此衰年復多宿疾頃雖少瘥尙未獲平且于道無聞於世無補其逢初度益媿本心是以預謝親知悉辭

泌十二

十四

稱祝而沈幕在遠不知其然繆瀆尊嚴妄干清思而長者之貺則又分不敢違也如何如何小孫庸穉幸叨計借以夫子通家之至情則亦門下之孫行也故敢附及因以鄉書進焉然此本至微無足多論也適當允劇沈僕迫行奉狀無倫并惟慈照

寄凌斗城學憲

我公才望獨高志操超卓雖躋憲臬而遠在滇南人皆以公當黼黻清朝參贊盛世不宜馳逐萬里踰越五溪有去國之思與殊方之嘆份忝一體尤切同情然吳爲東蠻得子游而文學遂顯蜀爲南貉遇文翁而教化大行夫子游不過儒林文翁亦止郡守皆非有文宗之任

泌十二

五

握黜陟之權也而乃風動一時名垂千古學者誦述至今不衰况公秉六郡甄拔之衡膺九重改飭之詔意者羅施之國域將齊鄒魯之絃歌耶不然何其得高賢而逢運會也夫地近則文明著而人遠則質樸存以其質樸之資而加之文明之教吾見其言易入其道易爭將有彬彬而興蒸蒸而進者而公之政聲益振柄用惟新矣份偃伏窮壑况多沈痾出處既殊山川懸隔一自別後便復乖違莫往莫來詩人所咏其在今日尤勞我思適因便鴻乃爲致此蓋十年積悃一旦得摠以我之邈懷而知公之不鄙棄也行者甚迫殊無次序并惟照亮不宣

答大宗伯遠峰汪公

昨歲承公遠賜教言重以禮幣勤倦甚厚而份偃伏林壑不敢通候京華蓋義不敢撥分當自遠然每一念至深切遡馳漢人所謂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者今有之矣公志操卓然德望素著此誠古所稱長者可以輔弼國家羽儀當世者也而曩緣枝忌推其所憾移以及公人遂乘其瑕疵因而排擠此份當日之所親見心雖抱憤而力不能爲之今言之不覺其背裂而髮上指也然公持身精白足以貫神明行義堅貞足以等金石遂使勢權不能撼險詖無所容可以見誠無不孚實者難僞此天理之必至公論之固然也今 新皇睿聖政路

泌十二

六

清明而公顯列秩宗首率侍從此其膺 天眷而蒙帝簡想已有其幾矣爰立之命可伫而期寅亮之功可跂而待使爲善者有慶醜正者有慚豈非斯道之亨君子之大快哉浙爲天下首藩向來秉樞每歲不乏而中間岑寂頗異往時茲有公顯庸旦夕爰立是誠山川日夜之望桑梓非常之光也然如公大臣匡贊盛世慶在四海豈惟私於一鄉而份身居巨園誼先鄉黨偶一及之耳份本匪才向來奉職無狀既遭擯黜宜益沈淪然俛仰嘯歌從容杖履脫於榮辱亦足恬愉而間者被疾甚奇瀕危殊苦茲雖小瘥尙有餘痾乃知天所廢棄之人匪特冠蓋車馬之區所難濫厠雖園池竹樹之地不

使安居必令其病而增衰衰而遂朽乃已耳如何如何相去懸隔知已必無晤期但得公早策勳名而份未填溝瀆則開口而笑亦不負其夙懷也裁復無次惟亮察不宣

與學憲壽齋喬公

份不肖竊嘗謂明興以來作者沿襲元代氣弱而辭卑未足以稱盛世之選自空同氏起始能上法楚騷遠追秦漢泱泱乎有古人之風此後則槐野二三公相繼振軼學古者取衷焉乃若尊翁三石公則與李接踵與王比肩其學粹其意深其才達二三公者所造不同而各有所至號稱名家皆關西產也乃至今日則又有公者

泌十二

七

承其遺準嗣其芳徽名著海內則份衰老居在僻隅雖未能盡讀公諸所記著而要其梗槩則皆三石公之遺而尤極其至者也夫關中河山稱天下百二秦由是而王其氣足蓋天下焉二三公者皆秦之氣也是以天下卒莫能及蓋反弱為強轉卑為亢雄哉壯乎一代之大觀已而公家獨父子嗣承尤足稱述份嘗觀古載籍奕世顯庸致高位樹功業者間有之矣而父子以文章名世者殆寥寥無人獨漢司馬談論六家而遷嗣之班彪續列傳而固嗣之夫發六家旨趣其著論雖美而上下數千載之間以成史記必綜於遷續列傳事實其肇始雖勤而博采西京二百餘年之迹以創漢書必纂於固

蓋前開其端而後總其極亦天道然也然則公後起而極至者固如此矣其關一代之盛何如哉且先公嘗為督學稱首而公復嗣之其懸鑑朗識若登太華之高而曠見百里舉遠近靡遺矚也其秉正持法若立砥柱之上而坐制橫流合斯世莫能回也夫督學固在知文而尤莫重於秉正若先公之與公可謂天下無雙海內鮮貳者茲其前後相繼今昔並稱其盛又何如哉份與公未嘗執一日之費有一介之容而昨過錢塘伏承夜出郊墟早至湖上信宿從容朝夕浹洽殷勤甚厚欵曲不遺即平生故知無以踰此不知衰朽何以得是於高賢也每欲一具短絨少布此悃而因使節且按敝郡義當

泌十二

七

遠嫌遂爾暫止今公事竣返旆之日固份削牘自通之時也况小孫穉兒繆列高等以公之考校雖鬼神莫知而豈有意哉但造化無私而人心有感份父子銘刻真不敢忘故歷敘積懷聊展所蓄然份之狂論蓋天下之公言也不以有感而發不以納交而諛知言者當得之矣兒醇淪落不敢參承願其悚忱又不容已并取進止不宣

與京兆鑑塘周公

曩在京邑承公軫念勤倦存問懇切至今抱感未嘗敢忘憶自筮仕以來轉瞬三十年矣中間分散甚多寥落或一命而遂止或數載而即還譬之疎林其初豈無鮮

英靈之秀卉而寒冬將屆氣序向嚴昔之繁華鞠爲稿
瘁惟有翠栢及彼蒼松則霜降而不彫雪深而益茂日
月既久枝幹彌堅今榜中諸公至此而敷歷有聲名位
俱顯者皆松栢之質而霜雪之所備嘗者也每當閒居
時覽宦籍見其甚少則眉睫不怡喜其尙存則衷懷自
慰然北闕既登二輔而南都乃有四公四公者惟其志
操端貞行義卓絕是以人所共信世莫能遺而亦以性
力隨俗調不諧時是以雖不見遺亦難速達卽如四公
雅望八座豈多而屢已踐更猶置間散此非其驗哉若
公者其淹歲月尤甚其陟藩臬尤深履歷雖同勤勞特
著政聲騰播德譽崇隆京兆雖尊仕途猶滯當必有璽

泌十二

十九

書夕下極亮朝躋公論允孚人心大快者可仕而俟不
卜而知矣份忝道義之雅有骨肉之私每承緘書謹置
笥篋時一展閱卽多邈馳愛厚之懷宛如昨日傾企之
悃敢異昔年而一伏林丘一臻臺省天壤懸隔山川阻
修悠悠我思落落難致亦徒付之感慨增其瞻依而已
茲因蠶子赴試留都念公方將有事京闈主張文柄雖
欲卽叩自當避嫌故囑其踰秋方敢圖謁公必且念通
家之誼推一體之情賜以教言使知趨嚮披之肝膈俾
有尊承固不待份多懇也出處殊路趨捨乖際惟有耿
耿不具

明烏程董份著

與大宗伯內山裴公

曩者公在南都會承惠問而份歸田之後其於當路諸老槩不敢有所通蓋以諸老之相知者頗多而份之致書必不能徧惟恐有所不及則或因而罪之以是公之見念雖深而份之奉候尙闕每思致此無以自容然三十年得隨後塵道義相孚肝膈相亮固非若世俗之交而已也則公固當索之形迹之外而份亦不敢以形迹事公必不以書劄爲親疎問遺爲厚薄也但公在朝而有所闕疎猶可自恕及其邁閔而竟乏慰問何以自安

泌十三

嘉業堂校刊

故於閒居常欲遣使而相去甚遠欲達頗難以是因循遂成睽曠茲值李君枉顧一見卽問起居備知尊履益康既已馳慶又喜寄音有便尤復騰歡是天鑒其悃悞之誠而獲通其勤倦之悵也遂敢援此附致短緘第以李既發舟方爲執筆而恐行者已速追者不能匆遽之間草率殊甚如何如何公賦性粹醇制行端慤固漢之所謂長者而世之所稱碩儒也然公厚德天下誦之有識信之而至其當事則卓然自持見義則奮然自任份誦之有日而信之獨真及公暫署留曹解散暴卒以脫巾之眾歛衽而歸以攘臂之徒束手而服坐銷京邑數年噍噍之變而保國家萬世鎮定之基然不露幾微不

動聲色功成於片檄事集於一時真可謂經濟之勳而社稷之福也份嘗欲一紀其事示之後來而以未知其詳久而不果然亦可見公之大略矣夫公起家詞林不涉軍旅當視篆之際而建非常之謀磊落若此卽他日坐廟堂秉鈞軸其所施設又當何如哉份故藏之於心樂爲一道而適因乘便遂爾浪言公固知份之非諛也蓄積頗多而造次未悉亦舉其大者耳惟公覽而察焉李君既爲通家而於份有一日之知于公有二姓之好今在近地或尙可以附聞當嗣布也

與大司馬近滄谷公

泌十三

二

鼓不聞緝紳頌稱黎庶歌舞而皆未知其故也夫外寇之入必藉內地之通謀以爲去來而內地之奸每視當路之舉動以爲進退故險不在地制實由人備禦少疎則中原先自有隙威名素著則大海當亦無波此事之自然勢之必至者也昔充國行軍而羌人已驚老將汾陽在陣而虜酋咸呼令公彼其不戰勝人先聲懾敵蓋名非偶得功若夙成斯其所以爲難耳而世見其甚易謂爲適然譬之稱莫邪之斷堅而不識其鋒鏑之利慕騷襄之歷塊而不悟其步驟之神豈不愚哉以份觀公其志慮之所存謀猷之所設無一日不在防寇亦無一事不在安民故外有揚師振旅之威而內無增科加額

之擾兵有訓練團集之實而人無呼召供饋之煩用財之比往時未能百一而取効之於今日動皆萬全坐鎮而人不知功成而迹不露蓋公養之有道出之有原固有如此者份于平生誠非敢以爲伎而今當遠別則亦不容無言公其亮之否公在浙省旣已安又一方茲晉本兵遂將贊統四海此其運籌畫策正笏垂紳措斯世於泰山鞏皇家于磐石在此行矣份承教已將念年而居家僅越百里以林丘之病叟遇霄漢之舊知固交游之難逢人情之寵籍也而份歸田以來伏枕常半况會城之內乃冠蓋聚集之區使相之門尤機務嚴密之地雖切瞻企不敢參承每欲一具緘書少布悵惘又恐煩

泌十三

瀆輒復因循以形迹言之可謂疎脫甚矣然竊自念本以菲薄之資幸承道誼之愛不能竭其思慮少助高明乃又徒以寒温或褻尊重祇增丘山之罪而何以効毫髮之私故反覆其間躊躇其義與其進多溷瀆將不免於取愆不若退守拙愚猶不失爲相體蓋非敢於自外而實發於由衷者不知我公以爲何如昨聞公凡遇湖之士夫無不問份起居訊其欵曲意義甚懇眷念甚真每因傳言益多抱感夫份在部治之下不敢妄干而公當柄用之時數爲存注此公之所不可及而份之所不敢忘也謹先具聞聊以稱賀餘俟旌旆旣發臺務少閒將艤小舟圖謁中道冀以聞匡濟之略且欲質玄奧之

談非獨以敘別離而伸追送也會晤有期不敢他及

答定菴陳明府

昨我公之分符而專城也始於休寧繼於崇德份嘗謂休寧爲白嶽之主居黃山之幽巖谷在庭雲霞滿案且地大而居僻民樸而賦輕較崇德懸絕矣崇德僅大如斗而錢穀倍之又當孔道之衝冠蓋接踵民頗凋敝訟訐實繁而昨我公居之恬如也份幸得見而知其爲有道之士幾所謂達觀齊物者焉而兩縣皆誦其精白感其愷悌始之遺愛未歇而繼之新政方殷份蓋悚然服之欲致一辭而未敢達也茲乃過承加念遣使惠書兼有貽貺份旣廢且老矣偃伏林丘况多疾疾固當世所

泌十三

其擴人情所易遺也公方膺察舉躋召命將入備省闈奉對明光行且游陟霄漢何有於泥塗而顧存之乎讀赤舄之言持衡握鉉之喻皆異世語非敢聞也豈獨不敢承哉然公之留意寂寞垂神物外有足多者份固不敢忘賜也雨水非常流潦爲變而民窮攘奪洵洵方輿遠近疾苦而公部治之境獨晏然豈被災之界殊乎抑抑拊民之道得耶古有蝗不入境虎爲渡河者此神明之事也化且及物又何有於人哉份以是樂爲公誦之使行遠不備

答藩伯蔣雲龍公

曩忝先公至誼得附通家遂獲時承教言竊荷契分而

份衰年在萬多病侵尋僻處草萊偃伏巨壑幾與人世
隔矣我公方策名當代經營四方躬履顯榮茂著令聞
雲霄既近鼎軸在前而乃存注寂寞之濱軫念夙昔之
雅楚越遠曠山川阻修而千里匪遙一緘特致敘綢繆
之厚意申睽闊之積悰遠奉音徽若見顏色何公之追
古道而篤交情也份老矣蒲柳之質本自易零樗櫟之
材兼之已朽蓋清時之禮數既絕而空谷之履聲亦稀
惟自治藥囊日就枕席暇則鑿池植樹抱甕灌花誦相
鶴之遺經理種魚之舊業綏帶自適擊壤而遊時或暫
怡聲歌間作當其既倦夢寐頽然聊以自娛何足爲智
者道也而公乃望以秉樞屬之曳履臂之鮒方涸撤而

泌十三

五

欲濡以海波烏既墜弦而復期以霄漢匪徒踰望祇自
不侔耳如公者才猷邁種志操絕人茲已敷歷方新柄
用未艾矣向嘗得侍先公見其掀然而談世故抵掌而
論古人皆以爲天下無雙海內寡二而年不副德位不
稱材然無媿於天而有待於後其所未畢者公獨起而
振之他日流澤寰區效勞社稷則先公當爲含笑而世
講亦竊有光矣暑氣方鬱肺病頓增執筆無聊臨緘懷
悵不宣

答劉處士

昨承仙臺之什真若鳳翔千仞鶴鳴九臯調叶宮商聲
諧金石適當朔風甚厲飛霰將集反覆展誦誠有白雪

之音焉歌於郢中千人將避去矣而僕乃不量輒以奉
酬所謂珠玉在前甚覺我形穢也夫大雅不作西京寡
傳僕嘗嘆之久矣茲才雖不逮而竊有志焉用追末塵
欲與公共進此道尙冀明教使有折衷尤至幸也外不
腆之儀聊附見意迫劇不悉

答憲使裕齋張公

昨承賜問已嘗附聞矣份素在知厚之餘又居部治之
下其欲遣候亦非甚難顧公當開府之時而份值屏居
之日不宜輒以書札致溷門墻故悵悵迴馳而蹤迹疎
落蓋皆由於相體之意而非敢有自外之心計公高明
必能亮察而份循省恐負罪愆今乃謬承諸公同念賤

泌十三

六

日惠之華劄申以佳章諸公皆篤於交情而我公尤敦
於古道喜榜中之舊游方集嘉林下之故老尙存遂介
衰齡有此盛舉眞由衷之愛出格之施也而仰誦雄詞
始知妙筆既比之於洛陽之社晉國之堂已非淺薄之
所敢擬又勗之以君爽之篇公旦之誥尤非藐末之所
敢承背若汗流面如有覩亦徒搖手閉目反身側躬而
已份質本僂弱性甚菲庸始侍先朝既負伐檀之媿茲
還故里又抱採薪之憂進不能効其勤勞以俾當世退
不能勉爲著述以貽後來其無所短長之効已見於此
矣而偃息巨原行歌田野讀屈子離騷之賦則戚焉以
悲佩莊生曠達之言則爽然自失惟飾巾待盡閉戶自

娛云耳而公責之以大臣之業古人之事雖復甚美無
乃非其倫乎然公意本六經詞綜兩漢且其中義指甚
深使人不覺歛衽而興擊節以嘆蓋爲國休戚繫世安
危者秉樞握軸之職避俗浮沈與時隔絕者巖居穴處
之常惟道有不同則志有或異而公之指非有拂義非
有違也且份當巖穴屏棄之辰已無可望而公方樞軸
任用之始將有所歸則其所以相期者乃其所以自許
幸益努力以答明時古云事不必成之於身功不必出
之於已倘相知如公等進列於廟堂卓有樹建則英才
如份輩退老於泉壑亦與寵光匪敢爲諛實多攸籍也
使者告旋客方踵過允劇無緒草率不宣

泌十三

七

答郡丞定菴陳公

份嘗以公才操兼絕而其中有古惻惻之風不染世塵
不涉俗套謂如公者若登庸要路趨侍承明則可以君
子之心長者之道而挽回時局力追古人故份雖無舊
交亦非私好而惓惓不已懇懇有加者實以此也昨乃
忽閱邸報知有此遷令人駭愕初以爲妄已而信然乃
知論人者之言與官人者之事在昔固有不同矣夫使
才而必用則賈誼無長沙之行使忠而必伸則汲黯無
淮陽之臥此古今之所嘆史冊之所嗟也然自漢以來
列在三台重於九鼎赫然一時者豈可勝數哉而其名
與草木同朽煙塵並消今不知其何在而汲賈者如斗

星在天山嶽峙地千載猶有生氣百代誦之不衰較其
所得何如者且二子者忌於泮灌排於公孫生不逢時
志遂終抑今則 聖明在上賢俊滿朝必有持天下之
公秉當世之直者明左右之心事而表其治能將見璽
書必爲褒勞 恩命必爲超拔矣份聞之仕路之升沈
譬則江行之遲速若帆檣有阻則旬日趨起倘風波可
乘則千里瞬息故始或少滯旣而大亨者多矣公之耿
介豈希冀於將來而卒望於未獲哉顧此乃理之自然
勢之必至者也故偶一道之高明當不以爲過矣份居
左僻得報甚遲及聞之則知道駕旣已渡江達公還轅
而份又當伏枕是以未能通候茲乃先承注存其感雖

泌十三

八

深愧實增甚也份家居於浙而先世之墓皆在吳江故
頗爲受屢實屬部治其於至愛若有宿緣矣賤體稍痊
尙當圖謁否則當於平望一送後車蓋平望相去匪遙
病人或尙可強耳使旋甚迫率爾附謝未盡欲言尙當
遣人更爲專布不宣

答郡伯陳淇竹公

僕曩時承乏中朝叨陪末議嘗以臺諫耳目之司不宜
於南都分別同異蓋仕宦以近爲要不免爭趨耳目以
近爲難不可隔絕今以南北而分差等則是滋隔絕之
勢而益起爭趨之端非古人不遺遠之意矣僕雖未嘗
當事而每効其說如此識者或以爲是而其時遷郡者

似亦頗少焉今不知何故而公次第皆出僕聞邸報每
爲感嘆者久之至如吾淇竹者才操卓然風裁迥著尤
當出入禁闥輔弼政塗尙不宜使在周南而况外郡乎
然區區所以言及者蓋爲國家大體銓曹用人之法耳
若君子就職不擇於官賢者行志不繫於地則吾淇竹
內有夙養外多達觀豈毫髮之介其意哉而况剖符專
城政有所施一郡由其制命澤有所及萬姓屬其更生
故漢皇以爲與我共此者良二千石而已誠名言也公
卿之位非不甚尊而欲其事可自由恩可卽徧則莫有
過於郡者誠使政成澤布上悅下歸在位則父母其民
依依不捨轉擢則血食其土永永無窮亦丈夫之所難

泌十三

九

逢而人情之所大慰者豈以他貴顯易之哉而况柄用
實自茲始貴顯尤不可量者哉然則形迹浮沈之間世
俗低昂之辨固不當復言于有道之前矣僕自擯棄且
復病衰偃臥林園日遠霄漢性與懶益習地與拙益宜
蓋不能復與時周旋而人亦不覺其棄置矣而公獨從
繁劇之時不遠千里貽問湖濱其意氣甚勤其詞指甚
切此非有古人之道者孰肯軫交游之舊而不忘於寂
寞之區也哉眞有藏之肝膈而非徒託於語言也感公
厚懷輒布鄙悃高明以爲何如會晤未涯悵望靡已

與大中丞東泉鄔公

份本鄉居復當病臥去城既遠過客復稀眞不知公之

被讒也間或稍稍有聞而份謂人心不古俗易妄傳以
理度之決無有此故一切不信而小僕歸舍得奉教言
則知果有此說矣份嘗謂持正之人必有所不諧于俗
守道之士必有所見忤於時故載慧而謗明珠投璧而
遭按劔其在往古或亦有之然載慧則蹈其嫌投璧則
有其迹言雖失實而情或有因也今以公登第且三十
年歷官於一十轉頃自京兆始陟憲臺仕宦不可謂不
遲而進取不可謂不拙矣及自填撫以來則精白自持
節省爲政內而鎮之以靜守無震動之虞外而肅之以
威戰有必勝之策邇聞數月之內疊奏三捷之勳兵費
大省於往時而軍功迥異於歷載遂使浙人心服慰其

泌十三

十

安集之懷夷寇膽寒弭其窺伺之念其亦下可以孚士
論上可以報國恩矣今殊衰渥寵尙未加於其前而飛
語浮詞遂已議於其後在我公何所貶損顧世道實可
嘆嗟此固縉紳之所不平有識之所稱枉也但份以久
廢復苦沈痾旣不能扣謁臺端少伸抑鬱之悃又不能
趨承道左略展離別之思用布手緘聊代躬候份聞論
以既久而後定事有至公而難誣故市虎之罔起於倉
皇此其論之未定者也撥塵之疑涉於形似此因其事
之易誣者也若世有秉公之心則雖疑而莫惑使時當
稍久之後則欲罔而莫施亦天下之常理也况公如玉
無瑕必非蒼蠅之所能點如金可斷必非赤焰之所能

欺茲雖復往留都暫居閒局而曲直有辯是非益明則
車不違停席不暇煖便將膺璽書之簡召握鼎職之尊
崇矣何必以菲薄之區區爲高賢之介介乎適聞啟行
甚迫瞻戀彌殷悵惘雖虔簡牘無緒惟高明鑒察不宣

答大中丞胡玉吾公

曩嘗承公貽以華劄重以腆儀遠荷高懷感刻鄙悃頃
雖遣僕專布謝私而衰病無聊序述無次每當俯省方
抱歉忱茲小孫穉齡偶有忝竊而公從千里之外嘉獎
獨殷惠貺申渥蓋公切一體之義念通家之私故其事
雖微而喜則獨至所居雖遠而心則不忘此其愛厚有
加而禮文靡已眞力追古道而篤於交情者矣且兒輩

必十三

七

不肖向嘗投謁於京邸接引甚懽歸則每誦於家庭鏤
銘已久而今復有來賜焉是真闔門之感奕世之光也
但份擯廢之人既無以圖報稱而兒輩皆凡庸之質又
無以備甄收不知能自効門牆少展尺寸與否恐孤期
望眞負慚惶耳嚮者因遭災荒頗多攘奪份以歲之豐
歉昔嘗有之而民之橫行時所創見蓋此風必不可長
而此端必不可開也非加禁嚴無以卽過倘政或稍緩
黨將日繁則弄兵將興而揭竿有漸矣而世之議者或
以姑息爲王道謂宜且寬或以擊伐爲霸功謂不當急
而南都縉紳所聚眾論攸關南臺綱紀所司國法攸總
故因乘便輒爲縱言欲以仗濟世之宏才收救時之急

務而實以藉高賢之正議止末俗之迂談蓋內激時艱
而外忘出位恐人將罪其僭越譏其狂癡而適因聖朝
偶有嚴旨臺下謬許遂謂適符夫杞人之憂譬之野蟬
之噪鳴何足取靜何足論惟當是時而一人持戈百人
攘臂閭里不敢抗郡縣不敢呵是非當路之名公力爲
乘法又非中朝之睿算勅以加嚴則未有能使潢池之
瀾回於頃刻燎原之焰息於斯須若是之速且顯者也
夫呼吸之間安危是繫尺寸之楮實勝百萬之師份是
以服廟堂之處得宜致國家之勢大定而周宣端拱於
上方朔効勞於下其成至治以振中興固以上下相成
內外會合故也此皆我公贊襄機務之功實不可泯而

必十三

三

鄙人冒昧蕪蕪之說又何足云哉因承特諭故并及之
餘俟遣倅更申專候不悉

答左伯龍灣徐公

僕有漳濱之疾既踰十旬承公過而存之殊感雅厚甚
欲躍然從公聞妙言悟要道以有起色而僕病未能也
茲病且日劣慊慊恐不能自還每望二簪囑三餘思乘
扁舟鼓短楫與公一見而眇若隔世矣生也有涯別也
無盡二者交劇祇足攪余心耳昨遣人至門下知公戶
外之履常滿堂中之剡不虛方應答靡暇勞甚也而復
注衰朽問死生卽此意何以堪之且僕聞行者以賤而
未聞行者反餽公固甚厚而逆施焉卽僕惡然何以自

解抑重懷感而已湖下仕宦方寥落而江左藩鎮獨得
二公如公與印老固皆當世之望廟堂之所倚毗也行
且登鼎鉉握樞軸運量天下爲吳興光在此舉矣僕雖
病每飯未嘗不在豫章也願努力努力病來已廢書劄
而因公興感輒復強裁因甚不多及

與公端屏麓范公

昨公初畢京闈卽馳入都下已而有事南宮遂侍經筵
晉列日講其勞可謂不遑給矣而又典武試得其文讀
之皆力追古人博攬諸史百家浹洽貫穿而施之今事
其辭正其氣昌於文字議論間凜然鋒穎有捍闢折衝
武庫甲兵之意蓋前此所未有而海內所少見也憶昔

泌十三

十三

已未戊午間份亦在再典文事相去厘十數載與公同
爲邑人而相繼爲此在茗雪足爲美談然份如疲驚見
騏驥之奔逸絕塵不覺自失又如鸞鳩聞鵬鵬之扶搖
而上尤復自強職事偶同而文之美惡頓遠誠足爲慚
語有言將來者難誣而天道後至者勝得公一洗前陋
以貽後法豈非甚美而至願者哉份以是不嫌於自附
而樂爲公言之也但經筵日講乃儒臣之本業學者所
以得自盡於明時獨在此耳份幸忝清華躋禁近丁年
侍從皓首罷歸曾不得一廁橫經奉明問每嘗念及真
足興懷今當 新主臨朝英明睿聖尊用宰輔與議政
原寵召詞林數論道統日夕不倦歲時有如此誠千載

之難逢五三之盛際也份皓首而不得與者幸于公一
睹之矣夫布衣之士懷致君之忠挾濟世之策而不能
立天階之寸地望魏闕之末光如是者古今不知其幾
矣而公從容祕密之中誦說細旃之主揖讓 明主之
前沃淵衷培 聖德固他日輔相之兆而治平之基也
湖自開郡以後非無賢才輩出而輔相未有其人山川
所鍾靈氣所積當在今日可知也幸公勉之勉之

答兵憲笠洲王公

份自伏田野日就衰遲其於舊知若隔霄壤蹤迹睽曠
聲問乖疎非人之棄遺實份之自分也乃若公者知愛
獨切意氣獨真而未獲修一緘通積悃者豈自分之過

泌十三

十四

而蹈自外之愆耶蓋公開省之地執法之司以爲不當
涸擾閩人妄瀆記室耳而昨歲兒醇少進曾何足言公
乃約之諸公有鄭重之施張大之舉既已抱媿而銜感
矣茲又特勞信使遠涉窮鄉詞旨益勤意義彌厚中間
推許過當屬望踰常尤非菲薄所敢承衰朽所能副者
使份感益增媿益甚耳頃聞島夷復擾海波未寧浙中
當兵革之餘瘡痍初起而驟然聞此皆不勝談虎之懼
剝牀之憂而份本以杞人慮切桑梓蓋寢食有不佳者
焉而繼聞公密運謀謨振揚師旅旋已盪平矣憂懼既
劇則慶慰益深固不待言而見也夫公以大雅君子言
不出口身不勝衣而一旦當變故之興任折衝之事氣

先諸將心雄萬夫遂能捍叵測之夷弭方張之患此韓
昌黎所以奇柳鄂州也且異日者浙之倭寇其始豈遂
然哉不過承平既久備禦咸弛賊小試而披靡遂大舉
而無忌耳今過其初入弭其將來正史所謂徒薪易所
謂積豕蓋斬一而震萬者也若待其薪之既炎豕之蹠
躅則異日之寇有不可勝慮者矣份是以樂爲道之蓋
非爲公爲吾浙也特以相去既遠所居復僻雖得之傳
聞之說而未知勝算之詳每欲具書一爲細訊又以如
前所云不敢溷瀆而止不知他日有便可更寄示否適
迫歲除又當使促匆遽無緒冗劇不倫統惟照亮

答郡伯王越峰公

泌十三

十五

居處相懸會晤不易而况我公行事之地不當輒爲遣
人以是通候甚疎禮文多簡然邇來政聲方播宦履日
新每得傳聞未嘗不爲欣慶公在臺端則秉直居郡中
則稱仁方歷踐更卓有樹建則自此而大用又可知矣
份漸迫衰齡又苦多病惟以暇日聊治荒園鑿池引泉
種花灌樹誦樂志之論歌歸去之詞時或託於篇章寄
以賦咏而無補當世莫追古人亦徒適其餘年怡此終
老而已此皆不足爲道者而鄙叟所切則每有懷知己
屬望舊交但得策名當塗樹勳昭代則內省菲薄雖已
絕意於人間而外藉高賢猶得附名於海內私心在此
旦暮望之况公之稟才尤更超越而份之辱愛獨爲勤

倦者乎然則瞻企之悵勞思之惻固不待言而見也茲
承遣使惠以緘書至情藹然厚意可想彼此相隔官守
有羈聞之往時雖或借便其在今日偶乏良緣然來諭
再三留念委曲則既知感矣倘天假足下持憲浙中則
於見期猶有可冀若卽他轉相去益遙縱欲奉聞亦恐
無自矣然古之有道專在久要固有几席非親山川非
遠者固不在于一時蹤迹之間也適當使行偶值客過
草率裁謝敘次無倫惟覽而亮之不悉

答大中丞近岡吳公

泌十三

十六

近代亦嘗有之雖爲可憂而猶非大慮也獨攘奪之風
乃變亂之漸爲地方所最關繫而爲幕府所最當先份
忝肝膈舊知附骨肉至誼份不直告則他人未必盡言
故傾瀝鄙衷兩聒清聽雖爲桑梓之誼欲圖保安而亦
竭芻蕘之私少期報稱也但漢室方當治平而賈生乃
爲涕泣是以人或輕其少年譏其過當一時共擯而干
載慨之茲份老矣猶復爲此詩人有云知我者謂我心
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份之所以汲汲不遑喋喋無已
雖恃見知之素而實多隱憂之忱耳方未卜果能亮原
正懷棟榻而忽勤遣使賜以華緘惓惓慮在局中而切
切爲之下問公虛心見待出於至誠如此則必能加意

見原肯爲俯采可知也以是甚多感刻甚自慶幸但腆儀之貺仰荷至愛之情下車未幾出格有惠固所特注誠非泛施也顧份承先世之舊業有積俸之薄資尙可聊生不勞過念惟藉公經濟拊綏一隅賴公威名鎮定千里則鄉人皆感大造而衰朽猶有餘光況今當擾攘之時尤仗保全之力常以爲地方不幸而有此患實大幸而得我公天意之所存民生之至慶也鄉邦得安門戶無虞雖日受千金不足爲比而又敢勞他賜乎言出衷誠無任懇切并望台照不宣

與少宗伯白野殷公

曩幸同榜卽知公有力追古人之志眇然離遠世俗之

泌十三

七

心非不欲竊附景光仰同雅好而以南北乖異蹤迹睽違晤合無繇嚮往徒切嘗擬乘便一爲自通而以公簡靜之衷恬愉之性稽康嬾於裁報白傅斷於相聞恐徒以累故人而非以爲知己將作復止遂邇因循然闊別念年竟乏尺素雖復馳企孰則知之是誠菲薄之罪也及公昨蒞浙中而份適在部下所當率先候問少慰瞻依顧文衡品藻之司不宜溷瀆而田野栖遲之老每易曠疎亦欲專俟轉遷更圖追送而病多伏枕居每杜門况在窮鄉莫知行傳遂不能少致鄙悃真若自外於高賢者靜言及此其謂之何我公世味澹然等於流水遠懷寥廓逸於浮雲方其謝事閒居閉關長嘯豈復知朝

端之有榮祿世上之有升沈而赤紱屢加素心未遂蓋一丘一壑達人有鴻冥之思而爾公爾侯 聖代切白駒之念此上下相成之美而古今希邁之期也昔安石隱東山之上爲晉室而就徵子房還穀城之幽迫漢嗣而強食是知好遁者有不能以獨往慕仙者亦不能以自由數固有常而命不可強也公果以爲何如份以衰質幸有癡兒雖無雲霄奮發之才而頗存鄉黨自好之願其於有道久已心師今赴南都適符積愆因嘉其懇欵似識所趨乃布其忱俾持以往倘得賜之警咳佩爲箴規誠其終身之模而非一時之幸也所居懸隔申問實難遂以繁辭仰干清聽其唐突叔夜而煩聒樂天多矣然以義以情亦不容終已也高明照亮不宣

泌十三

六

答憲僉憲理菴公

份自南還偃伏田野日迫衰遲而諸君方登攀雲霄益以懸隔自以爲不復得相聞矣公獨遠存之千里遣人投之書貺其意甚篤其義甚高非菲薄所可承也而又忘鄙人之固陋究作者之指歸啟我勝游示我諸咏金石夾擊珠玉在前真大雅之音登高之賦矣且白嶽一行遂得詩數十首大篇間出短什疊陳外有奇觀內無乏趣讀之如高山可覲佳境宛然令人心馳故鄣之區而神飛齊雲之上矣昔屈原放楚乃有離騷賈誼浮湘遂賦鵬鳥大槩古之詞人墨客竄逐益遠則著作益傳

載在藝林至今誦法公獨何以異此乎公才華超軼志操卓然本宜立致要津嚮用當世而曩以無故橫見擠排茲既有年尤復留滯此有識所爲稱屈而故人所爲不平也然太史以虞卿之書窮而始著昌黎以柳子之文謫而益工意者天奪之於彼而伸之於此耶公已早辯無俟鄙人之言矣承諭份著述有所折衷何敢當是然少嘗妄不自量亦欲稍異末俗力追古人而賦性本庸稟質復弱文園之苦渴漳濱之沈痾雖無其才而病實加甚遂不能自副其志以竭其所知雖或時有應酬間爲掇拾而要之取具倉卒固非實有準繩向未能窺昔人之藩籬何況登其堂奧者乎是以執筆興慚藁成

泌十三

五

輒棄誠不欲竇其做箒吸其遺羹以致達人之譏也然從事既久積思頗深或能見其一斑論其大指亦略有可與知己言者而偶當客過接踵坐談滿堂况值暑中兼以衰疾遂邇困憊未竟鄙懷倘徼福於天得公移我浙憲臬俟按部之暇尙當傾囊橐之所有以備斧斤之所裁也惟照察不盡

答督學少松滕公

今國家設科以網羅天下之賢俊而命執事者服役其間此不過一日之偶逢而非有平生之相益者也而自來過嚴其禮份以爲世俗沿習之常耳故於相知諸公每欲一切闊略而相知者亮之亦或稍肯假借自謂情

所真確而義所當然矣若公者固相知之尤切者也宜其見亮已深而昨至湖中執禮殊過毫髮不移公於其間固各有見特份鄙悃倍覺不安耳然份嘗讀史冊觀李愬奏凱裴度勞師李戎服而甚卑裴雖辭而不卻蓋將示蔡人以禮而存漢官之儀也今公將表率浙省之士而過禮亡壑之人欲以反其瀉薄之風惇其崇厚之誼公固得之矣而份則何以堪焉媿甚媿甚份昨自南還每遇縉紳及諸有識皆言公才猷迥出志操卓然鄙人雖衰未敢自棄每思一相請質以副所期而頃當晤談卽復睽別雖以倥偬未獲從容然大指亦可略覩矣邇來同志之士闡明至教剖析微言令人聞之非不踴

泌十三

五

躍而或考其實或省其私則動相背馳不啻矛盾昔在釋氏有嗔佛罵祖不從其法者有假佛藉祖曲行其僞者二者固各有罪而禪師以爲不從者一人之偏無損於佛行僞者欺及天下佛之大蠹也今則何以異此而適觀執事篤務實造不落言筌躬爲力行不求裒祿於斯學已有其本矣此其日臻廣大益究精微將得古人之宗探聖賢之奧主持斯道擔負綱常豈可量哉惟公益加意勉之而已承諭知使節東巡恐自彼當聞新命暫抵仙鄉則會合未涯悚忱莫吐乃敢乘便稍爲布聞倘有順風時得寄教尤至感也臨緘無任戀戀不宣

泌園集卷十三

答學憲莊陽山公

明烏程董份著

昨公開府嘉禾也數駐憲節特為過存而份亦時泛扁舟有所造請披襟宴笑促席晤談語惟論心言不及事其情甚洽其義甚真可謂傾倒肺肝同於骨肉矣一自睽別而道里懸隔山川阻修每欲具咫尺之書布鬱積之悃而莫繇自致徒復因循然而公之風神宛若可即公之意氣藹若可親雖千里相違未嘗不依依在左右也自公下車以來聲震豫章望重海內縉紳無不稱服而諸博士弟子尤甚焉蓋吳越相去頗遠風教所未及

泌十四

嘉業堂校刊

而贊宮之士青衿之徒凡言天下文宗必以公為首領份聞之頗熟實甚奇之不知何以致此也蓋公德既有本足為楷模學復有源足以陶鑄而况待士有禮用法不偏于時例嚴切之中而獨存君子長厚之意志有卓立事無詭隨則其近而皆感遠而多頌夫豈偶然之故哉而份又豈以是為諛哉份嘗以今天下所關治化所繫莫有先於督學者蓋百僚諸司雖有善政不過一事之美一時之澤耳若督學者則所以主持天下之教養成天下之才他日所以維披國家擁衛社稷功施永久澤被無疆其關繫之大真莫有過焉者也而其要則在楷模之得其道陶鑄之善其方而已夫立表所以為模

也表端則準益樹設範所以為鑄也範正則器益精公以有本之德有源之學其施之有效而出之已孚矣中間益為深造益加涵育其本源益進則其所以養成者尤不可以勝量矣古者聖王在於擇相賢相在於用才然用天下之才以成治者相之任也養天下之才以待用者督學之職也譬之木焉或用為棟梁或用為榱題者大匠也而養拱把以至合抱養合抱以至參天者場師也今徒知重大匠而不知先於場師者是豈識本源者哉而本源之地以為養成者又豈可不益致其極哉千里一書勢難數及故馳神益切措詞益繁不敢徒以寒溫之常而實寓其期望之至者以吾兩人非徒常交

泌十四

二

也幸高明察而亮焉

與少司空五臺陸公

昨承道駕枉駐敝廬既不能以倒屣奉迎又不能以攝衣侍教雖高明闕略或賜亮原而份之不安甚矣份以衰年復遭奇疾冬間屢發每至瀕危春季稍痊尚未全復邇來亦欲勉為梳櫛強攝衣冠而暫一出門經旬伏枕蓋時瘴時劇或起或疲誠足隱憂亦徒自笑耳以是屢思進謁輒復稽留然所以不敢遣人者以必圖躬造也茲者既延日月恐太遲違乃先具緘略布積悃伏惟亮察焉公有經世之才抱匡時之志而持正太過秉直不回遂或忤於人而未諧於俗耳然高風既邁重望益

隆吳越之山川固不足以掩廟堂之履舄而昨見德容益粹精采倍常天之生賢誠自不偶賢之用世亦必有期公決非林丘人也獨恨份之庸鄙公頗見知幸其暫得優游而不能數相親就上以質公妙理冀有發明下以據份愚衷祈為取正而乃偃臥牀蓐仰視屋梁真足興嗟用為浩嘆耳份之快歎者實復為此而非徒以往來之迹而已也計公必能察之餘容相晤更盡不一

與郡推郝衛陽公

昨自我公之粒吳中也吳中政體民情其大者無不由公定議其小者無不屬公專行而我公明決之才足以洞晰諸務精白之操足以表率羣僚凡吳中千里之間

泌十四

三

四郡之內無不服公風裁感公德澤者不獨蘇郡也而蘇則車轂所經傳客所駐其感尤甚其服尤深蓋伏轍而欲留攀轅而不能去者固將接於道周軼於境外矣而份緣有荒阡頗營薄業幸在部治甚荷愛私則感服固同而攀留均切也然公方趨承禁闈出入掖垣參禡廟堂補清明之遺闕輔拂宸極贊神聖之光華蓋正色立朝直言匡國而巖廊增氣海宇蒙庥者固自是而始矣又豈區區願留者所得哉份冬春之際伏枕至今雖幸小瘳尚未全復况蘇臺冠蓋會集縉紳往來尤非積衰者所能堪初愈者所能任也以是聞璽書之下則為騰歡當使節之行尤為馳戀而竟不能

恭祭後乘一望末塵內抱快缺之懷外負疎違之罪惟高明亮之而已

與郡伯張起潛公

曩者公在南都特承遣使惠以華緘申之雅贖非公力追古道篤念交情豈肯越山川之阻修而慰林壑之寥寂哉每念高誼殊勒鄙衷願份以衰年復多積疾每常伏枕日惟杜門公昨轉遷失於不知竟闕通候其為抱恨殊不可言惟公正色立於朝端重望著於海內謂當超躋雲霄之上進附日月之光而忽奉除書又復外補蓋公歷十八載而未離郡庭可謂久淹而拙宦矣昔汲黯有淮陽之臥賈傅有長沙之屈或以才名見謫或以

泌十四

四

直道不容史冊稱嗟藝林嘆惜今公才不讓賈而直與汲同乃膺臥治之遷起自謫所且廬陵又漢長沙地也何古今之適合而高賢之偶符耶然公遇昭明之時逢神聖之主方當闢四門以褒直虛八座以掄才如公者眷注方將日隆而功業自伊始矣又豈汲賈之能並哉茲因便風敬致短啟少申悃悞用候啟居萬惟照察不悉

與中丞春字賈公

貴榜號稱多賢中外推重今歷十有六載而晉躋九列崇履三臺皆有當世之望焉如公者內為中朝棟梁外為北門鎖鑰而雲中據三關之阨當九邊之衝密邇虜

巢形勢尤迫固廟堂所選擇 天子所以毗者而公才
略足以濟時精忠足以報 主遂能使疆場無事方圍
晏寧此真一時之難逢四海之稱快者也份曩忝仕宦
餘二十五年當是時也 世皇之英明馭將之威武而
戎馬入塞鼙鼓徹於畿甸烽火達於甘泉份嘗承乏直
廬親侍宸 極所怵目而驚心者屢矣茲得我 皇在
上獨運神聖制御華夷而元戎諸公皆大展謀猷輯綏
邊境以致稱臣納款者接於道背盟犯順者絕於郊而
大同昔爲戰場今爲安堵以是 淵衷篤眷與日俱隆
輿論同歸爲時稱首行將總握邊關之鎮入統樞轄之
司使萬里無塵八荒咸靖自此而勳庸益震名位不可

泌十四

五

量矣然戎狄獸心夷謀叵測自古紀之故不恃其不來
恃我能禦不喜其稱服喜我能防蓋積穀待饑枕戈待
寇古之確論今之要言也乘茲閒暇之時而大振兵機
則我爲有備當此和柔之日而不宣將略則敵爲寒心
彼既寒心則不敢以輕動彼知有備則益堅其來降此
不戰不服人先聲而奪魄者也我公所以制虜者想已
用此故得帖然而份乃恃故交之情撥迂儒之說不亦
足哂乎然份頗多杞人之慮復承惠子之知慮切則中
有可懷知深則言無所避是以効其愚悃發其狂談且
我公當邊事孔棘之辰受闔外莫大之任他人方通籌
靡給操檄不遑公獨於軍旋之中而念衰廢之叟數千

里遣使跋涉遠來此古道也翰劄勤渠禮文優渥意皆
出格詞皆由衷此厚誼也份感在肝膈而不能達言語
言故以薦芹之悰而備采葑之察聊見其非泛語冀少
以答高懷耳不知公其亮之否也份老擯林丘公寵躋
霄漢瞻企雖切會晤莫由徒有浩嘆倘藉大佑得尙苟
延俟公功成或能勉爲歌章略圖紀載如周詩之美方
朔韓碑之頌裴公雖知不文無足爲擬亦欲以迷盛世
之事爲藝林之傳耳并此發公一喙不宣

與藩伯賈春谷公

向嘗以我公正色立朝端直聲振海內而一麾出守二
郡爲勞此中頗自不平今觀寵命新頒轉遷越次則可

泌十四

六

以見國是素定輿論有歸斯亦天下之至公而目前之
足快者也昔蕭望之以諫議爲左馮翊而宣帝諭之日
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効君前爲平原日淺故復試之
於三輔然則公始徙雲間而雲間亦今之輔郡也其與
蕭生可謂先後一轍古今同符矣何兩賢之適相似哉
令人嘆美嘆羨然蕭自馮翊而轉御史大夫又爲前將
軍斯二者皆漢之亞相也其名譽甚重人品復高儒林
稱之學者誦述至今有耿光焉公往者旣同則此後可
以預卜况彼逢衰世而公事 聖王然則大用之期遠
到之業當有過之矣份幸忝舊知復承至厚蓋欲相勉
而非以爲諛也居在鄰壤屢承過情每思一泛扁舟特

過高閤執手而晤盡日爲懽方足以展其積思紆我心
曲而不圖伏枕經歲杜門雖切鄙衷竟成虛語因念彼
此相去僅越二舍而行止牽繫乖曠若茲自此而秦越
益遙朝野懸隔雖欲通一問候尙恐無由而况得承顏
色領教言乎以是念之頗抱於邑然鄙人旣已廢棄伏
在林丘而得公飛騰光贊宸辰則衰朽亦有寵藉焉固
不敢以離合爲異形迹爲拘也故稍自遣不知公謂何
如餘惟鑒原不能一一

答憲副呂鳳川公

份自客歲抱病經年杜門茲雖小瘳尙未全愈正以公
有喬松養氣之術彭老延生之方尙欲竭誠求一指授

泌十四

七

而今得來諭乃復云然豈陶弘景白雲之思張留侯赤
松之念將欲遠避人世暫憩林泉耶然陶本隱士可以
自由而張居上公亦當知止今公旣嘗筮仕位分有關
非所能自由也雖已成名勳業未竟非遂當知止也份
竊以公受親之命致身於朝則當存報主之心効勞
於國將遂畢力以究遠猷此固哲士之良圖而知己之
素望也若此衷稍存厭倦則涉世愈覺乖違願公卽爲
置之勿以萌念可也夫脫彼塵樊乃高賢之志而糜我
好爵實世俗之言份豈敢爲拂懷而固煩洗耳耶願以
出處有時去留有道公之時尚未可則道所不宜謂當
從容以再斟酌萬勿遽發乃至貺也份契誼旣深休戚

一體適聞調攝甚切遡馳第無能卽造省臺敘此悵悵
極爲悵望極多快歎如何如何

答憲僉須成吾公

份田野衰憊人也雖竊伏下風久聞高誼而旣無參謁
之便以望臺階又未能飾固陋之詞以通左右蓋屬在
部治而若自棄於高賢者久矣此宜得擯絕之罪而不
圖公乃眷然存之旣不遠數千里命從者爲之攜書又
不遠二百里遣使者爲之致款獎借太過慰藉甚勤甚
非淺薄所敢承也份聞古之賢大夫其乘時而在上也
遡窮壑若有弗及古之賢士其處困而在下也仰當塗
若弗敢攀如份之病朽謏淺豈敢望賢士哉而公高朗

泌十四

八

曠達則當世之賢大夫莫有先焉者矣以故鄙人仰之
而弗敢攀公邈之而若弗及有如此者豈份所敢承哉
抑益見公之爲高而使鄙人之深感耳偶在蘇郡方有
應酬之繁而僕輩東追謹爲具此但匆遽之際未能剴
裁而通候之初亦未敢多及也

與郡伯段蒙岡公

曩承存問殊感至情雖歷數年而懷念如一日也願份
在田野且隔山川曾不能具答高誼每一思之卽抱快
歎茲又再辱軫念遠爲貽書以公愛厚之私而自省疎
曠之甚感雖益切而慚實倍之如何如何吾蒙岡策名
清曹負屈旣久謫徙海郡敷歷復多吾以爲資望日隆

必有超擢今自倅而伯雖亦足爲超矣而黔黎之地荒服之邦殊非所以處高賢而置遷客也以是一聞邸報甚爲悵然夫汲黯出守淮陽猶以爲遠況在今日其枉可知份忝道義相知休戚一體真不能無耿耿也然展誦來書其氣甚平其意甚適可以觀所見之達所得之深而他日遠大有不可量矣夫地無遐邇民無要荒苟撫之失宜雖中原之區或多梗化若綏之有道卽徼外之眾莫不歸仁昔泰伯之居荆蠻箕子之避遼海越在百世稱爲大賢古今同揆何爲其不可也矧中原禮樂雖繁而詐巧亦劇徼外風俗雖異而質樸猶存詐者其心難孚樸者其化易浹公之氣平意適而不鄙夷其民

泌十四

九

將有報政獨先爲天下最者矣柄用之基握樞之任不自是而始耶份頃患痔毒痛楚異常偶因公之遠遷不覺馳念乃偶多言若此而襟緒既惡殊甚繁蕪讀之良自媿耳何如何如

答憲副見嵩劉公

曩公在榜中又有先公舊治之雅竊附通家是以其情尤獨至焉及公以謬謬立朝以正直處世天下方想其風采而公以此竟忤於時汲黯不容蕭生外補然其望益重而分之敬服益深矣茲浙中固先公德澤所布之地也遺愛猶在頌聲未泯而公復繼之大槩奕葉秉公先後持法志操同厲政譽並騰昔周訪與子撫皆爲益

州其名相稱胡質與子威咸爲刺史其清有加史氏紀之光照典籍詎意今日實類昔賢然先公雖列九卿未躋三事是以建立未竟勳業未終茲皆於公待之矣偶因使來忽念先遺愛故爲此相期非敢爲佞也公必能亮之書來懇切至以不及一見爲自責自嘆此非篤於古道切於交情何以至是反覆展誦感刻益深發於由衷非虛語也昨見邸報知公已爲陪推想 新命旦夕至矣若得仍在浙藩或可圖晤否則別離益遠不獨奈承無日而聲問亦難通矣興言及之臨楮悽惻然丈夫出而經營四方入則贊襄 皇室安能頭顱相守以形迹爲親耶但得坐臻廟堂匡弼盛世使遐荒被澤林壑生光則衰朽有餘慰矣豈以見不見爲介介哉偶感厚私不覺繁縷惟高明察之

泌十四

十

與藩叅弘軒張公

向者公從數千里外遣使林丘存問衰朽此古人之高義有道之至情也藏之鄙衷至今感刻願以山川懸隔居處睽違雖欲相聞莫由自致每一念及殊抱悵懷昨知使車借重敝省心獨私慶謂地旣稍近勢易相通而當此暮年復多疾疾忽忽伏枕日常杜門遂以因循成此簡闕而公又從千里遣使矣公當攬轡之初繁冗交集而篤念故舊益復勤倦此非高義素深至情不已何肯久而彌切遠而不忘乃若此耶使來投以華緘重之

腆况愛厚之意溢於簡箋欵曲之詞發於肝膈使份感刻益倍矢不敢諉而簡闕實多慚乃增甚耳如何如何曩以忠謹立朝端貞處世謂當日侍禁闈匡弼明時而履方者或與俗乖秉直者或與人忤此汲黯所以致忌而阮咸所以見麾也然份聞之鷓鴣之翼豈不能決雲冲霄而乃爲圖南者蓋養其風力也騏驥之足豈不能歷都過塊而暫爲少逸者蓋積其馳驟也今姑蔑之墟寶婺之地事簡民樸山深澗幽其在浙中最號薄僻可以遂公恬澹之性學問之懷時時彈琴嘯歌以適其意考經質史以究其心則所得有原而經濟有本他日出之廟堂施之海宇遠大之業恢恢其有餘矣份是以爲

泌十四

十一

公願之而有此說焉湖郡雖陋而份屏居田野頗有林泉效楊雄之草玄雖未必似誦仲長之樂志時以自怡公他日一奉遷書暫紆使轍過我園亭坐晤日夕尙當請公新得證此舊盟不知以爲何如也因公厚知不覺覩縷繁蕪不剪萬惟照原

與左伯近野蒙公

頃嘗具書相聞未久不敢多及矣但惟尊堂太夫人就養則誠賢者之至樂而通家之共慶也昔潘岳奉板輿之歡曹母有東征之賦勒之紀冊載在藝林莫不著爲美談稱爲盛事傳於後世久而不衰然岳爲河陽令曹爲陳留長而已蓋母有懿德則子雖薄宦而見稱子有

才名則母以承顏而益著其在古昔已足爲嘆矣况公始歷內臺繼總憲臬外則將膺幕府之任坐鎮方隅入則將列廟堂之司夾輔 皇室此其功名所至豈陳留河陽所可彷彿其萬一哉則公之所樂與人之所慶固無俟多喻而知矣而份忝同心之交附一體之義鄙衷尤更切焉謹此再啟少致積忱別具家織不敢從厚者體公之清德欲公之可受不敢爲虛文也并惟高明亮之

與少司成王荆石公

今 聖主咨賢儲闈懋學詞林之士方晞光赴景若列宿之拱北極卿雲之附神龍也公博雅爲世首稱行義

泌十四

十二

爲人心服方將受當亡之隆眷膺政府之共推而力請留都自遠輦轂所謂人各有志而賢者所爲眾固不易識耶夫鷓鴣之暫息鳳凰之高翔觀者其何能攀而弋人又何所慕也掩翮以需時而刷羽以有待固在此耳本擬躬候少談鄙衷而賤體入春舊病增劇醫不離側藥不絕爐形神益衰襟抱甚惡未獲時願徒有悵懷謹此遣兒聊爲代謁份之悃悞公固必能亮原也兒漸當壯歲而愈困迷塗公何以教之振之使不終墮落否公篤於雅故厚於通家豈待鄙言方爲留意特因其鼓篋之便不勝舐犢之私輒一及之耳使節旣行雖不獲晤而南畿頗近尙可數通如或臨風不惜裁寄至祝至禱

不宣

與侍御次山王公

曩者特枉使駕俯臨敝廬使份得以接清光聆緒教何其幸也奉別既久瞻邇實深願臺端崇嚴莫由申候而巨壑偃伏無以自通計公必能亮也份幸以通家謬承高誼追惟尊翁才猷豁達膂力方剛份竊隨後塵廁在末行每以為此固公輔之大器廟堂之偉人也而命不可知志竟弗遂然頃者令兄抗章於南省我公簪筆於西臺同為當世之諫臣並負清朝之重望斯固一時盛事四海希聞者雖紀謚之賢機雲之秀名固相稱而位未必齊未有如今日者也昔寶氏種桂五子聯興王公

泌十四

三

植槐二耶應兆然則天雖靳尊翁之遐壽而實開公等之禎符再世其昌九原含笑矣令兄尙未及見不敢輒言如我公者寬大有容比於山海溫和而潤等於珪璋車徹所巡紀綱攸振張弛並用威惠兼濟五桂之徵固已疊茂而三槐之卜當有獨隆矣匪佞匪倖適承明教謨托鄙言偶苦沈痾頗稽尊委茲已勉撰敬為附呈併申謝私兼請示誨份既困臥使復促行草率無倫照原幸甚

與中丞近野蒙公

公以精白之志經濟之才上結主知下隆士望今勩業益懋眷注彌崇將為廟堂謀為國家計之不暇矣而

泌十四

五

猶勤念故人篤注林壑越二千里外而兩遣信使重貽緘書自非切於交情力追古道何以有此夫場屋一時之遇耳今貴榜在浙諸公獨多加意者由我公倡其厚義而諸賢皆激其高風也份於平居每邇所自即復懷感未嘗有忘茲份以犬馬之辰而小孫偶忝鹿鳴之會伏承高文大軸腴幣縛儀詞意慇懃意義肫懇今四方君子或不鄙遺其贈以篇章投以翰劄者亦嘗有之矣至其吐之肝膈發之性真使人有味其言而可想見其旨者則未有如公者也蓋我公泄浙獨久知份獨深所謂情溢於中詞發於外非若世俗之酬應尋常之綴述而已者故其美自有不同也但華藻過盛獎借過隆出之公者雖真而省之我也則愧是以惶悚欲汗而退避莫堪耳會晤未涯惟珍攝是望

與郡伯海岡鄧公

昨過嚴陵則山峻水清塵埃屏絕誠天下之勝境也而聞我公志操卓然惠澤交浹實與龍山比崇江水同潔焉份固遙望而願見之矣及承使節枉顧敝舟語次道及則份曾撰桂林公遺事者固我公之尊高祖也昔在姬室召伯撫綏西周以佐開基之業而詩人甘棠之詠是興及其孫穆公事之疆理南海以成中興之功而詩人江漢之歌斯繼祖孫効力王室載之詩書垂之後世千載有耿光焉曩見徐司空道桂林公之遺愛而曹中

丞尤數數稱述之二公者皆世之所謂有道賢人者也
言當不誣且乃公去郡十餘年而民猶有遺愛其留鹿
之事足媿甘棠故份輒序次之惜尙未究其業而公今
以精白卓異遠承華宗他日當建功 皇朝追蹤江漢
可預占矣份於初見豈敢過言特因二公之誦桂林公
甚詳其於鄙衷甚熟不覺見公而感動也且向來拙作
已越三十餘載恍然如夢人生若此安得不老且衰哉
因又發一嘆耳使旋草率附此容還時面罄不宣

答郡伯曹如川公

兩役場屋幸與吾如川相知頗若奇事而又與河川同
有一日之雅尤似夙緣真菲薄之幸也願吾如川筮仕

泌十四

五

卽在南都途路阻修聲問寥曠及份歸伏丘壑益遠雲
霄出處既殊蹤迹懸隔雖欲具候無繇自通以爲莫往
莫來將有詩人之嘆矣而不圖二公自遠念之寄以華
緘宛若聯璧雅情厚誼溢於書劄之間感寧不深願增
媿耳昆季並發世之所希而二公同掇甲科同牧大都
博平與鄴相去匪遙政聲固旦暮易及也而二公又皆
以志操相厲治迹相符海內同稱賢焉昔夏侯夔之與
兄直同以恩惠及民馮野王之與弟立同以德化感下
故郡人歌頌有大馮小馮前兄後弟之謠其在於今豈
讓昔也故區區樂爲公誦之年旣漸衰病復多困而以
彼此頗遠書問甚難遂迫使行率爾裁復忽忽不多及

與職方南離錢公

份病臥之人狀略具賢郎書中然份本少於老丈頃聞
老丈起居如健虎食如啖牛飲如吸海聲如扣鐘雖少
年自謂弗逮也而份病益困劣如太山之跛狎東郊之
瘦馬嘗讀少陵詩所咏東郊者一言一字若與寫真反
覆誦之歎歎不能已而份之委頓尤更甚焉夫烏獲力
能扛鼎而懦夫不能折枝造父日御千里而未疾者不
移跬步人之相越固有若是者嚮使言折枝之事於烏
獲之前論跬步之難於造父之側不以爲大獲則以爲
大笑矣然則老丈之強健如彼而份之困劣如此卽復
極言且以爲虛語耳肯遂信乎不見老丈者僅隔數月
而衰日甚矣方恐恐然懼岌岌然不能自持而因賢郎
行自知其疎脫也乃勉具啟輒復附聞且將發老丈之
嘆且笑也適得吳釀因奉少許願恐不足當一口之吸
耳病不能再及

答侍御孫鶴峰公

陳使來承惠書甚感僕曩在詞林幸隨先公後有忘年
交而令兄次公又附同館契誼頗厚旣而立峰與足下
相繼以場屋之故忝在舊知是僕於公家直若有宿緣
者昨立峰枉顧敝廬因而縱談殊以自慶然份菲薄當
此擴遺惟有偃臥林丘嘯歌田野築園鑿沼灌樹種花
聊以閉戶自娛飾巾待盡而已其於廟堂之上霄漢之

泌十四

六

間固聲問所不敢通夢寐所不敢及也而公乃從數千里之外當驅馳按部邊塞多尤之時而軫念不已遠托存問是非篤古人之義切通家之情豈有乘此尤劇而不遺衰遲者乎展誦華絨實多推服匪獨稱感也公之先世以忠孝建節正直持身行貫神明名滿宇宙而公承其家學佩其訓言其志操卓然無愧前列而才猷當更加焉今既進用幸益努力使人謂三世所積殆非偶然而碩大顯融則自公始豈不偉哉份老矣惟拭目以望不勝鄙衷耳使旋謝并布區區不具

與刺史馮源泉

每見相知備談清德而地里頗近向來未獲參承殊自

泌十四

十七

抱歉昨來擊楫偶至海濱則黎庶之頌稱士人之推服達於山谷浹於里閭而又承我公陟塗泥以過談出郊野以言別禮意周悉義氣有加夫其得於所聞也則明察之政循良之德其卓然如彼而其幸於相晤也則摛謙之悃不自滿足之情其欲然又如此於是而驗公之遠度殆不可量而公之大用靡俟於卜矣今世尚苛碎人喜紛更而古者安靜之風渾厚之體刻削已盡將有不知其所終者份雖偃伏林泉嘗以漆室之憂杞人之慮或謂爲過而亦每有合焉今當盛明之時不宜有此迂論然而私憂妄慮每復耿耿以爲安得古平中之士愷悌之人嚴而不苛寬而不漏者以表率其間樹之準

則而明作者不免於激柔裕者或失於弛以是嘆人才之難慨治化之不易乃茲得見執事而又出於吾鄉故爲樂誦之不容自己惟高明察之不具

與符卿鏡宇沈公

昨公之抱微痾而歸也份以爲厭承明之廬而思幽栖之墅暫一休沐云耳而繼聞遂圖乞身有此決志竊謂汲直在漢可謂輕仕宦而重名節矣然猶告滿復請以至再三今公當強仕之時而遽有辭名之舉可謂古之所少而今之絕無者也唐人有紅顏棄軒冕之語藝林誦之至今以爲美談不意高賢茲復再見也然達士之守每違巖廊而聖朝之求必先巨壑公雖欲棄軒冕

泌十四

十八

而且當即致旌旌矣份方欲具問而冬春之交偶苦痰疾屢致瀕危雖切鄙懷未能即達茲乃特勤翰教兼枉幣儀感公之愛益深而媿份之罪彌甚也孫成偶有忝竊何足爲言而公兩爲貽書倍辱存念一體之誼藹然見筆墨間矣然昨因壽齋公考校得觀賢郎而觀頤公坐談聞其昆季尤勝夫冰神玉骨麟趾鳳毛固足徵其奇而當預賀其盛者也成碌碌何足數哉忝以通家固樂爲公言之想不以爲浮辭也謹先令人申謝容俟賤體稍瘥即當過謁更罄欲言不一

答水部凌縉泉公

向自別來每苦脾疾時止時作遂淹十旬雖公幹之沈

病沈約之瘦削不是過也頃雖暫得小瘳又因文字宿
通甚爲逼迫或在數千里外或在一二歲前皆有必不
容已者聊復勉以充應酬而昨來偶過友人傷於飲
食瀉痢兼作脾既益困神思愈羸是以久擬撰銘又阻
執筆幸稍寬一二日當卽對楮不敢更稽也性本不文
年又遲暮所當行歌田野坐嘯園亭爲逍遙之遊適偃
仰之樂而繆追作者強其不能筋力既疲蹊逕俱失譬
之東郊病馬立而歌側猶欲騰驥西鄰老姬見者恠驚
尚思粉澤祇足增笑云耳然先翁後誼我公至情又有
不忍卻者待成此稿便當取平生筆硯焚之通衢一以
謝夙昔之咎愆一以解向來之業障爲相知拍手耳自
九

必十四

九

今日以後稍覺略平便當塞命不勞再遣使也果肴之
惠雖戚然督責之嚴則益見於言外矣慚甚慚甚

明烏程董份著

答大行質菴孫公

公信義孚於鄉黨志操重於縉紳份雖衰朽未嘗不為敬服而公誤以齒髮過加禮文豈菲薄之所敢當徒有抱媿昨聞行駕已迫而鄙人偶有他往率爾具書未能宣譬乃承特賜翰教推許過當謙挹過深令人增慚無以為喻鄙人老矣病患日劇精力日羸古人有云騏驥壯時一日而馳千里及其憊也咫尺不能自前況以駑馬之資而加之既憊之歲即欲鞭策其又何能祇聞洛中之論唯箴箴汗浹背耳今天子睿聖廟堂清明方

沁十五

嘉業堂校刊

羅俊賢以資化理如公才行兼茂德望聿興譬之越冀北之羣邁渥注之種過都歷塊軼景超雲在此時矣份伏林丘倘微寵於公未填溝壑時攜短杖執杯酒望長安而西笑拱斗極而北瞻喜雲霄之有人慶田野之無事斯亦已足敢聞其他乎使旋甚促乘遠裁謝未罄所欲言

與郡丞龍澄源公

份忝在部治而苦以病衰不獲時候門牆數展款曲其於形迹可謂甚疎矣然而仰服鉅才馳邇明德則未嘗敢有忘者公可察而亮也自公有此真意料所不期夢想所不及而份於稱屈之意不平之懷略載前啟中不

敢更贅矣昔賈太傅當孝文求治之朝而有遷謫馮敬通際光武中興之會而有棄遺蓋才高則忌生德修而謗集其在古昔固亦有之豈特今日耶然論久則自定事久則自明松栢不與桃李爭春而卒為明堂之材者以節幹素挺也珪璋不與砥礪競價而終為清廟之寶道之自至又何足為公介介哉如公清望豈久淹畿郡而滯在江表者哉此固人之所共期而公之所可自信者也本擬躬謁臺端奉送道左實由積悃非敢飾辭但因涼燠不調感冒頗劇遂爾伏枕不能詣門呻吟之餘倍增懊惱如何如何

沁十五

與督學石洲林公

鄙人幸託契誼而頑兒復附門牆昔忝通家茲當臨部則雖亟圖候謁數布簡書猶未足以喻懇懃慰離闊也而偃伏田園復迫衰病未能望見顏色又不敢輒相通聞斯於形迹亦甚疎矣而其忱恂則可亮也我公道德淵源得之東魯文章蘊籍本自西京而耿介之心不同流俗精白之志直追古人樹立卓然蓄養有素是以世知模楷士樂陶鎔藉指授者即有法程經品題者遂為超異上下稱服遠近宗依莫不慕其景光想其風采而頃者璽書特下寵命崇頌當塗謂為出格之榮識者猶有過時之歎蓋滯留既久望實彌隆朝之任用方新而

人之屬望尤切固有如此者况份繆緣意氣夙忝交知者乎歲月唯春福履當倍更祈順時納祐以慰鄙私至祝至祝

答勳部百泉皇甫公

公固藝苑先登明時作者而猥以同志復念通家繆承獎借之私屢荷慇懃之雅昨周始甲已枉瑤章頃及稀年更填綺調何公之善言必再而厚誼無窮也古有一字踰於千金片言等於華衮者而况我公采百家之英粹爲一代之宗工稷下談天而諸生皆退郢人歌雪而千人益稀此其遇之不常得之當重明矣份固當百拜以謝什襲而藏不敢忘也但份質本薄弱病復侵尋賦

泌十五

三

非長卿而素多渴疾才非公幹而數苦沈疴加之阮籍多疎嵇康積嬾味無言不酬之義懷有德未報之忱時一思之卽復抱悵今惟有感刻之甚而增媿赧之深耳大雅之詞非麤俚可步不能自己聊復效焉茲以答章敬書便面尙容專遣更布欲言不悉

答侍御周乾明公

昨聞我公下車以寬大之德出精明之政不假聲色而事體肅然不露威嚴而風裁丕震每見按屬之吏部治之人莫不愛載惟殷而稱服尤甚生嘗竊歎謂數年以前時頗溷濁矣邇來振刷雖號清明然而世喜紛更士多立異以爲不刻深則不足以自表不猛厲則不足以

取名故或於菁歲之間而盡革其一方之故專以操切爲事搏擊爲能而訟許益繁刑獄益眾是以人心日以薄民俗日以偷此誠有識者之私憂而非盛世之所宜有也每以爲世之所尙士習已成雖知其非或未易變必其道足以自信才足以自持卓然有定於中而毅然不奪於外始克能之而以今觀於我公則誠有得於是矣今公不假聲色不露威嚴車輒所巡誠若無事者然人視公綱紀若山岳之不可搖遵公憲條若雷霆之不敢犯蓋山岳惟靜則望之者益尊雷霆惟不輕發則仰之者益畏此勢之必至理之自然也然非真得於道則不能以違俗而自安非充裕於才則不能以輔時而爲

泌十五

四

治公旣兼備他日所以相太平之世成雍熙之風使天下得見有道之作爲服眞才之運用者豈淺淺哉又豈但浙中之感而已哉鄙人旣託相知豈敢徒以諛言相奉而此實政體所繫治道所關欲公知所見之稍同可以益諒而欲世知所言之近正可以共勉以是雖多煩瀆而不容已耳高明必能察之兩承賜儀殊感厚誼但份擯居於草莽之野得公造福於桑梓之邦雖絕不相聞猶足爲慶願茲貽贈屢致勤倦銘刻雖深而愧悚實切此後倘蒙存念但得一爲奇聲則寵籍多矣不敢復勞腆惠以軫高懷也言實由衷萬惟照察不悉

再答侍御周乾明公

適承翰教謙挹殊過慰籍甚勤感切之私不可云喻但所委錄序其事鄭重有非淺薄所能當者竊念浙雖甚陋向來頗列鉅藩凡典文衡必極天下之選況公道有深造學有本原自宜發之筆端著為楷式使士心有所感動人才有所奮興不獨一省之光實舉世所賴也縱以場屋事大百冗方殷按部政繁諸務尤劇一時或有未暇亦宜擇其望實授之高賢方足以仰稱至懷不辱尊命如份雖嘗慕作者之門戶窺古人之藩籬而稟質素羸未能專力賦性復拙未能成章其在少年已無可采今當既老而精氣益耗衰病益增筆硯遂踈撰述絕少四方之以文見屬者皆謝不敏辭矣况尸祝而越尊

泌十五

五

俎庸工而代匠斲其又何以堪之撫已省衷實有所不敢者願份浙人也公方為敝省勞思欲成盛舉此誠桑梓之慶山水之榮鄙人既產此鄉豈可輒虛重託且時日既迫若又以書疏往來恐非一體相成之義躊躇反覆不能自安乃遂抱媿以承抗顏奉諾然公以高明主之於上藩臬宿望贊之於傍郡縣羣英拱之於下其間高見達識宏學博文濟濟於時何可勝數而菲薄勉強真恐無以副之特當草創一篇俟公與諸賢共相琢磨俾為潤色耳使旋殊遽立而俟絨不能多及

答憲使孫長山公

曩以一日之役得交四海之賢茲皆荐陟天衢樹勳中

外其餘菲薄有龜籍焉至如我公者才猷表著志操彰聞茲且秉憲名邦望崇當路入則履樞踐軸夾輔九重出則擁麾建牙坐鎮千里皆公之事匪份之諛也份茲屏棄草萊偃伏田野而得公輩顯榮盛世匡贊聖朝則雖朽衰亦自慶慰每覽仕籍歷指諸公未嘗不若聆聲咳而觀音徽也此實由衷非徒飾說願以出處懸隔山川阻修通問莫繇馳遞徒切耳使來承念寂寞之濱注病廢之叟推許過當愛厚過殷甚非謬淺所敢當者矧孫成穉齡偶叨末第何足齒錄而繆加獎借尤踰分涯且反覆華緘則忻怵之情踴躍之意溢於楮劄發於枕悔幸附通家切在一體固有若此者其為感刻當復何如但份適感風寒觸動痰疾當其猖獗頗亦自危頃方小瘳乃能致此使行甚迫草率不倫統惟亮察

泌十五

六

與藩伯九山張公

份老不聞道毫無所知獨其好德之心服善之意則有由於性生結於肝膈而不能自己者非徒以是為納交也昨一見公獲聞至教所謂獨得之語不落言詮躬造之行是為實德者也以是爽然自失躍然以興蓋自周旋再三而不覺魂神之遡馳惴惴之稱服矣方將與公登舟嚴探龍洞俯東吳之勝槩望西楚之雄圖盡日而遊中宵而返冀以釋有道之緒論親高賢之下風使塵心覲而自消鄙衷悅以自解也前嘗訂約既承允俞矣

而適當縮符遂爾遠願茲既踰月復值陽辰離別已深
節序忽改而大計將迫超陟惟新恐茲僻區不復能留
使節是以仰懷益切而欲晤方難真有依依不自勝者
外家織數事聊展菲忱徒見機杼之微申綢繆之念耳
知高明或能亮察也臨緘瞻戀不盡所欲言

與藩伯南臺魏公

份以鄙愚獲附交誼其相知獨早相與獨深每憶曩時
追從歷歷在目而迄今已三十餘年矣縱令人生獲至
百歲而光景已三之一焉則此後歲月其可把玩者復
有幾哉且彼此兩地相去數千里向猶擬公宦遊或過
吳越則份之衰老尚可冀一晤逢而今公又謝政歸矣

泌十五

七

閩越睽違山川修隔卽欲通問猶每甚難而況望清光
思素愛欲一見得乎以是臨書甚爲感愴蓋肝膈之交
骨肉之厚所居既遠復當暮齡則其因而興思至爲淒
楚者非獨兒女之仁亦丈夫之所難免也吾南臺以爲
何如南臺竭力畢誠奉職樹業昨者誓平賊難輯綏黎
元人方稱其勳勞而反以造誣詆既而積久公論漸明
遂乃踐更多所敷歷謂外則填撫方域內則贊襄廟堂
行且伊邇矣而公輒抱高志曾不少忍須臾一旦掛冠
遂栖林壑使其有繼介不釋毫髮縈心者能若是乎玉
陽晤時備道公有去意已而得見卽報始信其然蓋公
素少宦情尤乖俗好功名之念本薄出處之際自輕故

能灑然不留飄然難挽有如此也斯豈所謂綽綽餘裕
者哉份自歸耕伏在田野頗識隱居之趣真爲拙者之
宜甚覺優游時多暢適乃知郭蔣之好遁張邴之逃名
固有以也今公行亦見此矣願份菲薄之質迂庸之才
譬之冷灰不燃逝水莫追甘心遺棄遂以自怡而公一
時屈抑舉世共推譬之鳴鶴在幽老驥暫逸雖復偃蹇
終將飛騰出處既殊指趣或異似未可以同日論也然
飲酒不已同於一醉仕宦靡極同於一歸縱吾南臺復
用於時有所自効於世然其優游暢適恐不能忘於林
居也南臺且復以爲何如別來屢承寄問兼辱贈遺遠
而不忘久而靡厭南臺之所以爲古道也但份處在荒
僻頗乏便風適因玉陽之行聊爲附此臨緘增悵不勝
依依

泌十五

八

與太保傅鎮山朱公

昨得邸報知公有此不勝驚愕以公之才足以斡旋四
海以公之德足以卓冠一時以公之度足以包括庶品
而尙生嫉妒致此構排豈公之任事太真執法太過或
有從中爲之地者耶抑名忌太盛功忌太崇或道家之
所禁者耶將騏驥暫息然後千里鷗鵬暫徙然後九萬
所以養其全力收其全功蒼蒼者抑之目前而成之他
日意固有在而非人之所能知耶然觀去國而馳驛者
少矣況乞退而進階者則份仕宦數十年所未嘗見者

也此廟堂之微意可以竊窺矣蓋因言而求去者大臣之高節因勞而暫釋者國家之優禮今 聖皇英睿政路清明故許公之歸以成其高節嘉公之志以顯其優禮而實晉之保傅之地以寓他日輔弼之基所謂以行與事示之者固以昭如日星不待智者而後辨也謝傅豈淹於會稽而司馬能留於洛中哉份老矣謂公方在當塗而身伏窮壑即欲會晤必已無繇而幸逢此還暫假其便雖爲世道興慨實爲知己騰歡謹遣僕人遠候津吏份當特泛小艇前迎從車冀以日夕追陪言笑浹治數十年睽別之悃一旦可以略酬公其許我否也所欲言者百未罄一統容面布并望照原

泌十五

九

答中丞漸菴李公

昨過雲間偶與杜郡丞相晤彼於公起居之吉及交承之期知之頗詳因而備訊不勝喜躍故於海上已卽具啟道僕上聞計先達覽矣茲方抵家復得教翰中間許與之過愛厚之深義切於衷情溢於楮至云容貌不類七十而裔嗣可望三槐古之君子愛其人則問其動靜與其後人固通家之至情一體之至義也而公兼之則份宜何如其爲感而何如其可忘也但份連歲沈痾舊冬稍瘥而元氣未復弱質彌衰聞不類七十之言既已自媿且兒尙淪落孫復穉庸雖不敢以廢弛而實不能振奮讀可望三槐之語愈益增慚份蓋不覺其汗之沾

衣而顏之有覲也然公之情與義則交至矣且前者公嘗念及覲以華緘份謂其當在告之時而篤存問之意既已知感茲又注念益深緘書再至則於靜養之候而有神用之勞份宜何如其爲感而何如其可忘也然古人有言吾君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公庶幾其康吉與何以簡書之周悉而契誼之稠繆也則杜丞之言爲有徵而公之福履尤可慶矣用是不獨鑲銘且爲忻忭因附此申謝并致祝焉

與左伯白野朱公

泌十五

十

極數年周旋之義存注勤切禮義隆崇承教言則肝膈必吐荷愛厚則骨肉莫加蓋公有長者之風篤古人之道凡諸舊好無不過施雖久不忘雖賤不忽非有強致實自性生而至其待份尤爲出格真所謂目前無貳天下少雙者也獨份之薄得兼在衰年言無取裁行無足準而公徒念宿昔倍加綢繆其待之爲不倫而處之爲過當耳然海內服其爲長者而稱其爲古人則固以此也自奉別之後瞻戀未嘗不切馳邈未嘗不深風神宛然意氣可想而道里懸絕山川阻修以家居之人欲致當塗之上其路甚隔其事本難在高明必當亮原而悃悃每多踟躕每向關中而遙歎望太華而興懷者不知

其幾矣茲者適當病困之中偶聞翰劄之至乃推枕蹶起捧盃手持不覺喜溢於中神爽於外乃呻吟暫罷展誦繼之則知春間遣官既嘗貽教而冬仲命使乃復重緘兩札之中千言不啻而字字由肺腑念念出衷誠固非若世俗通問之書尋常溫寒之套也然則公之義爲長者而道並古人不虛哉不虛哉夫公於份既以志意相知則於形迹可略雖累年之睽曠固不爲疎而一歲之再勤則尤見厚是以感刻彌甚而稱服不遑耳願份瘡患纏綿痰厥每作昔丙子而猖蹶及戊寅而瀕危當公之啟行正鄙人之億極而又因荒堊之宿愴遂使賤體之增羸故台駕南來既不能出饑湖上及使旄西發

泌十五

十二

尤不能遠送江濱當是時也視道範如在天視浮生如隔世自以爲必不能復見矣而仰賴大佑乃得小瘳每省此衷頗爲甚幸方謂可以勉事修攝自策衰疲或能稍保形神苟延視息也而不圖邇來天氣頓異常時當嚴冬而忽若春溫及俄頃而驟增寒冽則可爲凍指溫則可以單衣而份不善變調多所感觸致以新疾復動宿痾痰病既加喘咳交作蓋目不能交睫口不能絕呼日夜不寧寢食俱廢者再越旬矣願份久有極思既未及以具候茲當便使又不能以附聞則心益不安而病轉增劇矣乃力疾布此然對楮則神愜執筆則手戰蓋中虛而痰盛也雖復滿紙而竟未暢鄙懷讀之反增

媿悵耳倘有天緣得再延殘喘則尚可別圖轉寄更布夙悰也

答謝衡冲侍御

昨公之典文衡也則藻鑑當而甄別明翕然稱服公之持憲體也則法紀行而風裁振確乎不撓蓋兩湖歡呼諸郡鼓舞莫不想輶車之至止冀使節之來臨而一聞除書始皆不信及得刻報益以增疑夫時方清明世方延攬固當用正直之士以輔朝廷進忠鯁之臣以近輦轂而今願越素望置之外臺眞莫識所由不知其故也然公具經略之才何施不可抱曠達之志何往不宜古今之樹大勳建茂業者豈必擇官而仕擇地而居耶況

泌十五

十三

聖主之用人以權皇家之磨世若礪或自內而出或自外而入譬之權之低昂不定而礪之精密相成也然則璽書且拭目而頒廟堂將仄席而待矣智者固知其可信而不必以疑者也份曩承厚誼曾附短絨方祈斧鉞之按湖中當曳屣履而謁堦下庶得以少伸積悃兼領緒言而衰年無緣高明忽邁方歎山川之迥隔而思楮札之難通願辱至情又貽腆貺可謂君子之愛無已而遠道之念益加矣其爲深感夫豈爲詞且小孫穉齡本無夙教而昨者謬膺甄錄茲復遂有叨踰蓋伯樂回眸則驚駘厠於千里卞和垂盼則硃硤等於連城一出大賢之門牆而幸入明時之羅網追其所自固有因

也而復同荷惠儀尤增銘刻份久病初起積憶未除草
率附陳繁蕪無次尙當別圖通候不宣

答侍御肖玄于公

邇來殊闕通問方抱快歎而春間聞公家事尤令人感
歎者久之每覽史冊見酷吏諸傳未嘗不痛心酸鼻以
爲黎元遭慘善類被殘一時之憎恨極矣而亦豈盛世
所宜有哉蓋酷吏莫甚於漢武時人知武之窮黷兵戎
爲耗中國之民生而不知任用嚴酷爲耗漢家之元氣
今時當開泰運啟清明可謂盛矣而頃者人心喜於更
張士風尙於苛刻有司以此而立名譽按部以此而示
風裁吏旣相蒙而民尤滋薄遂至眾人爭驚一國若狂

沁十五

十三

私心甚憂之而不意貴縣縉紳尤罹其毒在公更甚焉
向所吁嗟于史冊者孰知親覲於高賢也然天有定否
命有通塞屈之極者或伸之機况當旁咨巖穴之晨清
朝一旦下詔書召公復立柱下事固未可知也公又何
戚焉份所慮者竊謂主聖臣賢當此極盛不宜有搏
擊若是耳而非巨壑之所敢言也份自聞之每欲遣人
趨候而春來多病大半伏枕遂爾稽遲乃承命使遠臨
惠極感顧增慚耳暑中病劇草率附謝掛一漏十臨緘
悵然

答侍御邵梅墩公

伏自使車行後懷高誼感厚德未嘗不切於衷而楚越

相違江山懸隔且臺端嚴肅無絲自通徒耿耿耳昨聞
公主江右貢舉盡釐宿弊弘闡至公合內外簾並用殊
卷參其符會而獨斷之是以諸司秩然眾美咸萃江右
人士皆歎以前無比肩後無與繼可謂卓然超軼者矣
顧恨未得其文而讀之也及使至乃亟啟函始閱嘉錄
則以義理真趣發之於宏辭以古昔高調準之於時格
是以質而不俚藻而不靡其識甚深其論甚正真足以
冠絕天下表著藝林不但程式江右而已也份已擊節
再三稱歎不暇而載觀刻卷則諸士皆燦然而出蔚然
並興可謂游采珠之淵照皆明月入聚香之國動皆馨
風者也昔者公按東吳所梓之卷學士今猶稱之而適

沁十五

十四

來所梓則更加精矣蓋由采珠得人則淵無遺寶聚香
有主則國無遺馨非物之難求而采之聚之者之難遇
也然則公校士可謂獨備其盛矣但份衰朽之齡固陋
之質曩者旅進旣無以裨益於廟堂茲當擯還又無以
樹立於鄉黨而徒偃臥巨壑忝竊歲時每一念之方切
愧悚而公乃貽之華劄重之雄文比喻非倫推許過當
至原吳越之本始敘劉宋之宗工而謂其可嗣前蹤追
芳轍若足爲桑梓慶者則份之媿竦益增而背汗且浹
矣然公有倒峽之才有凌雲之氣而文皆就事實披肝
膽固非若世之徒飾浮說駕空言者此其詞所以益高
義所以不可及也願份實非其人耳且公向所按部之

地其於富路不貽尺幣祇發空緘世所共知也今乃獨從二千里之外念田野墮廢之人記其賤生喜其弱息而張以巨軸重以腆儀意義過隆情禮兼厚世之所追逐者公獨違之世之所忽遺者公獨急之故份不惟知感而且稱服焉固當勒之五內傳之後人永矢勿諼匪但今日也願份素苦痰厥而適值嚴寒喘咳挾旬晝夜不息寢食俱廢形神甚疲雖有欲言百不布一耳恩遠潦倒統惟高明亮之尤幸

與學士余同麓公

昨當公之赴徵也官程有期而迂道枉顧留連潯上者既信宿矣而又念及亡人之塋不遠百里特翹青芝而

抄十五

五

弔祭復移日焉昔太公之齊宿於逆旅逆旅人曰客寢甚安非之國者也今公乃盤桓日夕不但安寢而已榮名在前而不急進輿軸跬步而特躊躇抑其故舊之義深故進取之意緩耶然公自筮仕以來屢疏請告數年家居澹然不自知綽然遠也古言趨利者於市趨名者以朝趨市者足不旋踵趨朝者車不濡軌膏車躍馬惟以待時而公獨逡巡乃其志固有素矣份感公高誼誠不敢忘而服公遠志尤足興歎然公一至則已再遷茲且晉三禮之曹躋八座之列矣蓋君子之于仕如不獲辭聖朝之求賢如不及用此上下之皆得而明世之難逢者也昔元愷之在虞室同屬疇咨及姬召之於周家

是稱夾輔今詞林無過政府有需譬如登山徑者前後接踵攀雲霄者扶搖直上在此時矣公固有元愷之才而將繫姬召之望者也夫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月儲精言其所期者遠而所備者豫也公昔之優游樂道俯仰觀時其備豫者久矣古之人將欲有爲於天下必先志洽於廟堂將欲建立於朝端必先心信於海宇其行磊落其義中和故正而不睽周而不比所以得道之紀而合時之宜者也幸公直以身任之萬萬無讓份老矣賴公等在上並崇相業力致太平使得以擊壤而歌抱甕而灌不敢謂清朝之遺老亦得爲盛世之閒民生而無營死亦何恨此真積愜改樂爲公誦焉然居一

抄十五

六

丘處一壑幸而無過者其事易贊萬機撫萬姓必欲盡道者其責難份以難望公而自處以易其分然也公則何以慰之別將閱歲莫寄我思茲乘便風聊復布此但胸中覲樓而臨楮茫然其言無從意不可了亦徒依依悵悵而已惟照亮不宣

寄大宗伯泗橋陶公書

份忝居桑梓之鄉幸有岑丈芝蘭之義亦嘗得侍台範領緒言荷謬知而附末契矣然份擯居丘壑而公晉陟雲霄出處既殊蹤迹懸隔遂以踈遠積成曠達然景企之私未嘗不切而高明之鑒或當見原也浙中號爲仕國而頃來頗少要津如公者精白之德海內所推正直

之風朝端所倚今雖尊居八座統率羣僚而猶滯在周南置之閒局其於天下之屬願識者之頃心尙未盡協焉然新皇英睿時政清明公暫居鳳凰之臺高持羽儀之望而九苞爲國瑞五象表聖徵他日來虞舜之庭巢軒轅之閣光昭盛世顯弼王猷固可伫而俟矣以公位表鳳臺德合鳳質故輒爲公誦焉相通之初未敢多及尙容嗣布不宣

答寅所方明府

昨承使駕枉顧荒園適當諸賢一時駐節屏輶車而行樹下卻從吏以飲花間嘯傲楊柳之亭飛觴醉月逍遙芙蓉之沼輕扇搖風形體頓忘肝膈傾吐昔孔融座上

泌十五

七

之客類多名流阮籍林中之游本皆高士其于今日足追古人不意衰年偶逢盛會而是夕承愛尤篤發興尤豪份感之獨深服之益甚自非忘鄙人之潦倒念交誼之勤倦豈肯委曲歡娛留連宴賞一至於此耶銘鏤盛德方切下忱而辱賜華緘更申至意仰懷我公之存注俯省賤子之闕疎祗增慚耳修建水橋本同鄉之利涉而闔郡之歡呼也今得示以墨刻則知我公法行於鉅商而罰必得罪惠周於湖境而工不踰時民忘其勞事得其體于此一舉而備見之矣展誦三四喜躍不勝但又覲及小孫趣之赴試錫登科之錄取兆既深兼濟川之文寓意尤遠甚非穉子所能當也此孫譬之駑馬而

我公識之童駒倘獲備於長驅總皆由於一顧固終身之圖報而三世之不敢忘者也使旋并謝統惟照原

與郡伯懋軒王公

昨我公之在雲間也感頌之者固多矣而頃觀嘉禾則自縉紳章縫大家鉅室以至田野之叟貧窶之人無不欣慶其來歎息其去者蓋公以精白之操明達之才而賦性甚真秉心甚恕寬嚴並用張弛不偏是以民皆服其神明而信其愷悌感之尤甚頌之尤深也份與雲間遠踰三舍故傳聞猶未盡覩記猶未詳今僅隔步武如切依帶是以親覲而樂道之誠恐詞不能罄而非敢爲諛也夫我公譽問彰著而宦路滯淹良足興慨然觀漢

泌十五

六

循良諸吏如黃霸始爲揚州繼爲潁川者八年則并揚州計之其歲月之久可知也而何武亦歷揚州改充州改沛郡凡三爲二千石則其久亦可知也然二公前後皆卽進九卿宰相封侯爲名臣首蓋才久則愈練政久則愈精望久則愈重是以始在郡國遷轉若遲後登廟堂柄用反速份昨面誦所謂九日守一灘一日過九灘者乃川江之舊諺使駕所屢經者也今以何黃二公觀之益信公有道豈復計遲速於其間但論其理之必然者如此耳份老矣倘微如天之福得使衰質尙存當拭目以觀公之功名與何黃媲美亦當以鄙言合符也恩遽奉違布陳未暢遂復具此聊展積忱萬惟照察

明烏程董份著

贈侍御巽齋陳君考績序

昔秦漢置殿中侍御史典蘭臺祕書糾繩百官而漢復使衣繡持斧行天下風俗督察部刺史以下專擊斷不請以便宜從事稱直指使者 明興采秦漢制分御史諸道如天下省數總核所陳奏雜聽論讞而歲按諸省比直指使事上及 乘輿下至大臣諸朝政得失唯給事中御史職專得言今內外庶司皆各有所分事多拘牽上下即尊官得自率屬耳不若給事中御史乃悉察百司而給事中直署參駁居中不治民唯御史入則領

泌十六

嘉業堂校刊

奏論報出則問民所便苦一切興革大者驛聞小者條布察吏而舉罷之煥如春噓威如風行意有所屬旦夕下究其事易以及民未有若御史者予嘗以天下欲治諸省按部誠得其人即吏莫不精白承德民震動趨化不須時而治達矣予所識侍御諸君數從其賢者游未嘗不私慕其有可為之地功業易立而巽齋陳君與子游尤善往年予請告家居故近吳而巽齋君適按東吳諸郡予所見吳父老皆相顧稱服歎其威名會予北上道吳所治郡益多如父老言初諸郡縮轂湖海勢最雄贍富者至跨州傾國積著并兼躡財役貧易相尊擅又多貴勢之家根株難動搖而郡大者財賦兼藩省縣

大者至比數郡官府治文書理錢穀日不遑及而又無藩臬諸使臨轄其上民有欲告者不得直于縣至郡止矣郡縣既大且叢委民相懸不易求直則按部者懸絕又可知矣是以民益困而豪者得以為俠郡縣吏至相連汗而胥吏又舞文巧弄彌甚動轉眦為姦故最號難治而巽齋君獨成威名予往往見道上策老攜弱得除枉雪憤還產釋負人吐氣稱神明相煦鼓舞而豪家屏息遠迹人人戒不敢犯法即犯者無有得脫而郡縣吏皆振惕灑濯日夜與民更始務得其平其撝虔不悅為大姦利而多游譽者首論去之胥吏之發罪棄業者不可勝數予乃歎人謂御史震撼山嶽者至如巽齋君近

泌十六

二

之矣然予與遇于吳中故事按吳者郡縣務為尊嚴以相侈大與按諸省殊絕而君屏徒從先馳不遠人不前辟其出甚簡也省闈吏罷呼傳許人得自見見不怵恐其所居甚易也供帳不備治具不飾與客飯如儒生氣夷色和言悛悛長者宜其無所自異矣而外所建立人崇憚之如此故君前後所案治者皆必曰君於人非過此法宜爾也其所持法必曰君子情非過此事宜爾也及于至京師而縉紳大夫稱君者如予所聞於東吳今年某月君亦事畢按部事得代還京師以三載之績報於朝矣臺中諸君皆欲予言君所著績狀君立朝無何即簡按吳郡予所親見其績如此竊嘗以郡縣者天下

治忽之之本而吏益偷翫民益難理雖欲興化其路何
絲法度一弛卽紀綱將廢此天下之隱憂大患而人不
之察者故按部之使尤末世之所甚急而予因樂道君
之事云君篤學苦操勅躬勵行卓然有古人之節嘗稱
古之直道正色匡弼人主補救闕遺先其要者則其次
以緒而舉此其志大矣則立朝未幾諸所奏劾皆務爲
慷慨動引繩墨如射之相機命中而發輒報下如響其
言固有當歟口口且以君之志益竭誠以輔翼上德廣
從諫之美正治化之原特達受之比古君臣之遇則其
績所較著又豈可勝言哉

送光祿少卿江子謫長沙別駕序

泌十六

天下治平法易弛而滋蠹人見謂無事成相與習之苟
順其然其究也如土漬隄噴而不可止憤發而更張之
羣號而怨集如撲蠱反嚙并及其身謂之發難首禍當
其始也受譴于上則朝有矜之者矣見黜于朝則士有
原之者矣夫不得于位而其志猶有以自明彼所以茹
荼而甘也及其既久下者利于容垢高者趨于宜時借
文以自營因義以解免緣轍走圖與世無害則賢矣一
切務因循以爲長厚善願忌以爲練達曰是道當然耳
慷慨奮激者不以爲揚已則以爲好訐受譴黜于前者
隨而議其後雖賢者亦以爲過是爲國增是矣且其屈
抑于外而是非之論無以酬其中非有特立不回者其

氣日銷月鏹顧何所不至哉予嘗覽古昔究時變而竊
數歎之乃今與雲石江子之事而重有感焉始江子爲
光祿少卿會財用稍乏眾欲以請江子乃獨曰夫塞滿
者裒孔雍圃者翦蔓今光祿之緣侵漁爲姦利者不可
勝數而欲其無乏不可得也今不釐其本而請益是以
膏沃燃釜也且不先繩其下而瀆上聞不可乃條事當
否悉裁以法歲省以數千計發其屬之尤無良通宦豎
爲姦甚者案其贓罪又數千計蓋光祿一時稱政清焉
其屬妄連同事冀以自脫疏奏 上震怒并逮詔獄江
子亦在逮中考當其實乃置屬重論而江子亦薄謫長
沙初光祿之有宦豎提督非 祖制也至是 上悟命

泌十六

俱論宦豎而罷提督不設歲所省又不啻萬計政乃一
歸光祿卿貳而靡牽制矣江子雖謫而其事有益于
國章章大者如此是其去就甚偉也 上雖薄謫之而
改革其政著在令甲傳于百世是其聽言甚速也在江
子亦不爲不得矣而世知者惜其去不知者議其去非
過論者與予觀古之君子獎伉直之士慕奮不顧身之
義非必人皆得也然而其論定矣古之仕者畢忠效直
志不旋踵非必事皆當也然而其氣振矣故世不患法
之易弛而患士氣之不振不患士氣之不振而患士論
之不明士論不明而習俗遂成矣予故感而著之使闕
世道者采焉不獨爲江子而已也江子宏才博識銳意

當世之故喜經略知大體嘗爲職方列天下阨塞形便
繫以備禦得失驗其行事較然具載其書至今有述焉
當強虜犯境鸞將擁兵人咸謂不測江子獨身任之所
以折衝于外而維匡于內坐弭大變者皆悉中其機蓋
親嘗險艱者屢矣其爲人篤于知舊與人交調護之常
謹兢兢修勅如不遑其雅素甚敦厚也至其遇事不避
若自喜者蓋其所爲者大云江子行矣且將復召子聞
孔子所稱斷金言其性不可易也詩人所歌匪石言其
心不可轉也夫叢輕移銖積而衡失其勢所趨也單統
糜幹久而疑鋸其漸所致也江子召具大用其思孔子
詩人之義無爲積久所移予之所重感於世者且大快

泌十六

五

于君也其又何言因此爲別

贈太僕介卿確菴曾公序

昔孔子嘗思見君子而當時及門之士七十子之徒皆
以學識才辨號稱賢者顧無以謝其思豈其時顏淵既
往而所謂君子必道德醇粹如淵者而後足以當之與
蓋淵嘗欲爲邦孔子以四代帝王之制授之而後世言
可爲王者之佐必以淵爲首豈用世者必君子而後能
之與至漢而道分裂德益衰欲見君子尤難而董仲舒
黃叔度則自漢而稱爲王佐之才顏淵之亞而舉世以
爲不可及者也乃吾于今而見確菴公焉確菴公明經
篤學孳孳聖人之道務身體其德力追古昔而勇蹈之

非法不言非義不履如引繩設矩不失尺寸而其處人
和持已虛內無藩籬外無轍迹窺之不得其間浩乎無
涯故皆以叔度再生仲舒復出信乎大雅金玉君子者
已而或言仲舒叔度隱而未仕仕而未竟皆未有所建
樹而確菴公方將致身當塗流澤海內擬之恐非其倫
嗟乎士乘時則爲龍蛇否則爲螻蛄二子之事固有可
言者當漢武之世上好文法則張湯趙禹以刑名進上
好武功則衛青霍去病以征伐進上好與利則桑弘羊
孔僅以計算進上好從臾則公孫弘以曲學進上好夸
大則司馬相如兒寬以封禪進此皆世所謂達人傑士
身寵名尊爲世希豔而仲舒獨下帷發憤潛心大業貴

泌十六

六

仁義賤功利羞五百鄙三臣方勸上以宣治化後刑罰
此豈苟阿世取名而已者哉及漢統將絕政由宦豎魁
柄內移以陳蕃李膺之流球正于上而弗能弭其敗以
范滂張儉數十百輩譏切于下而弗能挽其頹國事日
非身且不免而叔度游于其間不澄不淆不夷不蕙無
累于世獨全其天此豈人所易測識者哉如二子者所
謂不遇其時者也始吾見確菴公于郎署間矣是時人
方怵勢權喜乾沒而營署當興作功罪反掌財貨攸聚
則勢權易震乾沒易行人之怵喜尤甚焉而確菴公方
秉石畫之節茹荼苦之操嶢然不受塵壚獨持潔清視
熏轅恬如也卽其志雖如二子終弗用不顧矣獨賴

今天子睿聖察俊彥究名實自外藩召公列九卿膺委任其超異乃如此故不遇則爲二子遇則爲公而其道有獨深德有獨至卓然爲君子而稱王佐者固有在也吾嘗觀舜舉元愷在唐虞爲名相至今莫敢望之而每考典籍則謀謨未有聞功業無所指此其專以道德默贊聖主渾乎無可見者其亦深遠矣斯固王佐之準也確菴公參知浙藩未及替而部治頌其政諸屬服其教道德之移風速而感人切往往若是他日以佐主上其所建樹可勝道哉郡倅王子孫子諸屬之尤感公者也因徵吾言而致願焉

贈地官樵野崔君自廣德量遷序

泌十六

七

余嘗讀史見漢所稱吏治惟曰惛惛竊疑焉夫治民之道亦多矣將其術之不足而專務樸茂者耶抑矯虔者之不可信而誠壹之足任耶然史言漢興破觚斲雕而宣帝尤號綜核宜吏之不可欺也而王成詔書所最褒寵以爲異等者而黃霸治功尤爲漢家第一然成以虛僞增加霸欲上計長吏爲夸詐向非敬言則鷓雀之祚又上矣成不足道獨惜霸之賢爲此而當武皇時仲舒之醇儒汲黯之直節皆斥在郡國遂見棄遺則是惛惛者未必知任用者未必實吾見吏之難爲也豈時至末世如裘貴表如褐貴華反而蒙之者見譏襲而文之者加美卽質有內非少加外飾不足見稱而習俗旣成風

聲所嚮賢者亦自不免如是則士之專務其實者又將何所賴哉然古之君子在下位不悶人不知不愠無所賴而爲善者是遵何義哉嗟乎此則進于道矣匪直惛惛而已也子友樵野崔子嶺海才士博洽典籍而好深湛喜含蓄退若無能者其辨是非別當否皦如白黑而及居眾中悛悛不出口志修飭凜然自持而恥名章惡術讒歷官政績卓軼而收斂藏匿不示人以所長若崔子者眞所謂惛惛者耶蓋崔子不求人知人亦無由知之者始爲戶部嘗使楚督道諸督通使者日夜簿責務課盈以進而崔子獨緩徵科罷鞭撻當事者旣以不及數譙讓之矣而崔子性簡公事辦則屏騎御輟從吏雖

泌十六

八

藩臬不與多接諸公皆以崔子倨及待郡縣尤秉禮執法一切交際謝不受卽供億亦輒辭去之郡縣以爲見絕尤恨會其所遣官註誤乃遂萋菲坐崔子竟謫崔子不自明也崔子筮仕十四年謫遷又踰數年凡三轉而授廣德廣德地僻初號饒富民亦頗淳已而稍稍凋敝多訟爭最稱難治夫俗敝則益爭訟興則愈敝二者相循而崔以靜治爭以儉治敝始而漸定繼而相安而崔子不自言也又再踰年乃轉寧郡識者自其進取之迹可想見其爲人而崔子不以爲帶也異日者苞苴方馳請託咸驚攀援者必獲結納者並登以是人皆爲利厚而崔子寡營鮮欲意泊如也及今則庸瑣者回轅奮厲

者驅轂士或深文以采譽詭節以沽聲相與爲名高而
崔子履故步循舊轍默如也夫不以時濁而廢修不以
世尙而增矯斯則所謂進于道者非耶崔子不求人知
不逢上意而所至處其僚如昆季撫其下如子當其行
則昆季如失手足子如失所怙恃往往感而思之茲廣
德之民尤有甚者而州貳朱君爲余同鄉特造余廬而
言崔子指教維披其義獨深因乞余文以爲別而余素
知崔子因以進道期之夫道而窮也崔子勉焉時方有
道必能知崔子而大用之矣

古書贈禹城二尹近溪徐君馬政獎勵序

予讀周禮至掌馬之政其言諸圉校趨巫之事至及其

泌十六

九

細微其閑牧之職亦略具矣夫其治之詳而養之備也
古者盛世又安猶兢兢所以政蕃馬屬士何必非常抑
亦先事制馭之道也 明興定都幽冀北控朔漠外際
四荒偃革效順然天下畜牧往往綦置內充京師外輸
邊徼間者匈奴內寇塞絕荒服 天子慨然振驚迺詔
羣臣有所以議之者諸言拒守之道雖言人人殊大略
飭士馬之備慎固厄塞而已古者掌兵之官謂之司馬
匈奴多馬故言戎馬然則馬之繫蓋急也昔周道既闕
而考王能使非子主馬于涇渭之間續伯繫之後馬遂
蕃息周史記之魯衛小國其在春秋微甚然文有桑田
之盛僖有坰野之牧詩人歌之子竊以爲幸當盛時

明天子在上遇變憂惕諸言邊事者無以復加誠得羣
臣實奉德意將士致命儲飽足食監牧蕃養各舉其政
士馬充實斯豈憂匈奴哉始徐君爲丞其職主馬予嘗
稍稍與言於此或謂徐以爲丞上制下轄職守有限予
何言之深也嗟夫授事不遺下望治不擇官圉人圉師
周之王官也丞予何敢易哉予聞之自上操下謂之責
自下風上謂之風言之于此感之于彼予將以有感也
非以爲責也世日以益下有司習於承平取報期會掌
馬之政益怠吏或擣虔縱弛百姓抗弊以巧避法馬取
具數雖更制改作上官振厲而下無別駕丞以承之孰
能親細攢微習知其情哉徐君乃在山東禹城山東古

泌十六

十

齊魯之地衛亦魯之支國徐之先又出于伯繫徐君試
嘗論汧渭之迹望魯坰之野衛鄘之墟而有感者乎牧
養孳息何必上世官雖有尊庠要其職等耳已而御史
黎君太僕祝君咸以馬政輒相獎異徐丞予問之禹城
人禹城人皆言徐丞長者能因民爲政不多譙讓約束
簡易居官廉不煩百姓百姓得專養馬馬以時致也丞
固不獨善馬間迺署賦則自某君某君嘗獎之矣嗟乎
徐丞職有分限自丞而上者皆精白一心畢力輔治任
能以舉其官斯國家豈有憂哉故予著其大都而因感
于徐君言

送尊師蜀山游先生任高郵別駕序

古稱揚州大江五湖之間多負海之利蓋江淮一都會也揚州爲縣七其州三而高郵之州最稱沃野有沮澤之饒通魚鹽之利事本業好稼穡飯稻食魚穀米偏于上都不出境而賈四方之貨方舟而集輻輳而至故高郵于揚較其地不過什一而富居其五其民畏法事上易于爲善蓋富贍之餘也予嘗沂江浮淮慨然問諸俗大略甚樂其人民凡爲吏于茲土者其州守視郡刺史等其出入擁從平居令行人惟恐不當于上也銓衡吏持其地亦輒高其等未嘗不比方于遠郡云而爲吏者之得茲土亦其中有甘心焉斯豈必其私有所幾慕哉地饒而民足撫循不勞而治易施也今爲判于高郵

泌十六

十一

者吾師蜀山先生也昔小子蓋學易于先生先生以易學教授湖之弟子彬彬起于縉紳者十數輩矣而先生顧未第其經以不第故益習凡湖之言易學者必曰先生先生云初諸生弗第者必限格累年始得貢士先生獨未年會今上勅有司議天下貢士以職業所敘用也而待年積衰非所以稱賢能之義其著功令更選天下諸生以充貢例有司試最與甲乙同次而先生首在選中眾皆喜先生能不廢其業以應天子之盛典先生顧益遊太學太學之人輒尊事先生如湖時而先生又益弗第今年乃始得判于是州夫先生始貢明天子所著典弗得與常選也亦奚至判哉信乎士有拔興

之難而屈抑之易也子觀先生之言曰夫士業以秉身而効用矣今上逢明時下得守職子且廢怠之患奚暇論崇卑之際乎子聞高郵既已饒足而治易施也而子職主馬若不敢與知其民人惟日贊長吏惠養其眾教民芻牧厘厘無自點而已董份曰高郵銓衡吏所高其等者也安知其無意哉而先生又有以自稱如是賢矣夫賢矣夫子小子昔從先生于茗雪之間見其于賢否汚隆之際未嘗不再三也小子聞之明珠夜光者疑之媒也膏壤沃土者訾之階也傳曰絕嫌去疑士宦者始未嘗不自持而未陵夷也先生其言如是斯其志豈可量哉夫百里奚卜大夫皆奮迹羊豕之間自致功名之際彼其有以施之于政也況其志古之道卓然有賢士之心哉且夫因能就任庶官之業也精白承德扶義俶儻不令失時君子之務也先生茲行其砥行自持功名不可勝道矣

泌十六

十二

贈南虛丘先生擢四川理問序

南虛丘先生者予婦家文人行也始予爲諸生婚姻時蓋先生已授荆衛經歷久矣先生世居桐鄉桐鄉人皆稱白馬丘氏丘既著姓而先生益務爲奇節慷慨好修行矜飭正色持論容貌甚偉人愈益稱先生每稠眾會聚一坐皆目而先生鼓髯談笑常盡傾一坐人人皆言丘先生才貌而屈抑小官固不當復言相人者富是時

子私獨奇先生會先生久宦游爲荆衛改靖州又改三河凡三徙衛蓋二十年于茲而予舉進士京師先生兩以補職待次留京師者踰年時予兒女一數輩皆任拜起趨走牀下子因起爲壽言曩日事而先生亦起大笑今年先生得以常牒拜官蜀藩人復言先生積日勞久會遷而復遠道授官非其好也然先生昔奉上官檄嘗沂湘澤並大江浮海上衡華遵桂林入岷峨諸山數往來京師計其道里所踰踰數萬矣旣嘗習道遠勤苦服官然微察其意如平生懼未嘗稱勞瘁有厭抑年五十餘尙膂力善飯髮盡純黑皆如少年此豈必其稟與人殊哉亦其所以養之者有道也初先生居官性刻廉喜

泌十六

三

操切不肯假借所至衛皆盡核其軍士持諸武臣奉上官檄至他諸郡縣皆一切論法號爲見忌當顯陵之役數畫策用事者報可因以事忤中貴人中貴人欲中以危法卒不爲動名聞荆楚間諸他事皆立辦稱上官旨然至不可皆力爭專直節不阿以是數困然二十年間不變也此豈以遠近爲意者哉史董氏曰自古至治之極百職咸序大小陳力功多者上能高者用故敘賢勞而略等級人得以自奮矣自設科官士其來已久有司分別其原疏用殊路論敘一定卽終身不易雖欲卓絕其道無繇故官拘者業限位卑者勞微此由範繩而趨足非加頓其勢掩也以正先生之砥行奉職經營二

十年間使由甲第高等身近日月之上則其功名所樹立豈可勝道哉然吾聞建領者易爲力趨培者難爲功所處之地殊也以正先生所處使不遇明時善善及下洞察微隱亦何以表見如今日耶夫芝蘭不以幽闇而不芳君子不以不知而毀行正先生周旋武臣間既有以自振矣而他日且爲理問理問者日事名公大人宣述德意決疑審獄此播芬於道而顯知于時者也茲其所自樹立當何如耶正先生旣服官不厭抑刻廉持法予知其有以處此矣蓋予以姻黨至親故詳著之

以補永新尹氏總譜序

泌十六

十四

于唐諸爲譜學者不可勝數當事時尚右姓定甲族至以譜上之朝廷頒之海內爲人物高下仕進權衡亦言重矣而唐書至宋宰相世系著十表列書中將譜亦得載于史與豈以唐重世系而宰相鼎臣其先世所積必深而族尤大宜按譜而表見之與夫譜者所以推其先以合其族者也推其先見所自也合其族明同本也知所自而孝敬之心生矣知同本而親愛之心生矣孝敬人之彝性親愛人之至情而莫爲推之則昧而不知莫爲合之則疎而不切君子懼焉于是乎有譜觀譜而先德彰矣族裔備矣古聖人之治天下必追其先而政在睦族生民之詩追始之義也行葦之詩惇睦之道也而

生民所以教民孝也行葦所以教民親也斯人倫之大而王化之首也故譜者興孝致親以敘人倫而贊王化非徒以整齊其世次而已也古雖未有而實聖人之遺焉詎不可通于史哉永新尹氏總譜者大宗伯公洞山先生所自作也尹氏汴人其徙永新自鄱陽侯始在唐乾符廣明間黃巢首亂唐祚幾亡獨鄱陽侯能折其鋒保障江南西諸郡邑遂封侯作鎮而天下滋亂朱梁篡唐義不登叛朝因避難永新卒而葬其地永新人感其功戴其祠而祀之相與守其葬處歷七百年而墓存感戴之者眾也顧歲久或侵圯尹先生起而克復焉遂大會其族共祭歆歆曰嗟乎吾先人功在茲土忠于王家

泌十六

五

義薄雲霄貫日月墓宜有神明呵護復之非偶然也乃吾子孫不能依耿光思大節策厲樹立以無忘其先豈得以爲孝乎且吾族日益蕃有加矣而不念先祖所自出以聯爲一體聚爲同心而或視若塗人甚若胡越豈能以有親乎今吾幸有識而不能推其始合其終明著爲譜而昭布之揭在耳目以感動其心志是亦吾之過也夫乃盡取尹氏諸譜總而修之初鄱陽有子三人長司戶琳次司馬球次團練珍司戶團練其後莫可考而司馬亦有子皆遭亂各徙長彥成徙永新勝鄉次彥當徙太和行鄉次彥弼徙安成北門而彥成十一世復徙環溪則今先生世居也安成譜亦無考獨總勝鄉

高行環溪數譜會而成焉繫之永新者本其始徙且重鄱陽也譜成先生屬子序之子惟先生以道德爲世大儒顯揚其先而尤篤于族諸所以維持匡調使族有所怙賴者無不至矣而又繩以先訓規以家法粲然可遵而先生以身率之爲族模楷吾見尹氏子弟且蒸蒸奮起不可量矣夫所謂右姓甲族者非獨以其徇冑門地足高也謂其行義可稱而禮教不替也今尹氏且三十世鄱陽在前先生繼後予聞天道後起者勝鄱陽以武先生以文皆尹氏崑起不遷之祖尹固右姓甲族而子孫世世引之天下言譜系者莫踰矣先生早從翰林國史茲以史法作譜其善固宜而予小子實游先生之門

泌十六

六

嘗爲史氏牛馬走得乘筆書其大略示之將來而先生抱經濟猷而下日望其爲相行且有史臣序其世系表之矣

明烏程董份著

送邑侯壁山盧君入覲序

予讀周詩蓼蕭湛露諸篇未嘗不歎先王隆重諸侯之禮而知至治之盛也夫方國諸侯散在天下其懷慕天子之廷而欲瞻主上之光也豈可勝道哉而先王尊居在中所望同心一德以其治天下之民者亦豈一日而忘天下之諸侯哉顧其上下有體覲見有期故先王尤甚重之而燕飲周浹喜慶交至儼然若家人之情歎其相離而喜其聚晤也其君臣之義如此諸侯有不盡力於天子之治者哉而當此之時諸侯各述其職而天子

泌十七

嘉業堂校刊

之賞罰行焉其治行有當而賞罰不疑諸侯固不得不盡其力者而天子于諸侯之賢者則加爵益地不但燕喜而已也而賢諸侯自明為天子所知其燕喜之情亦有獨至焉故當先王之時則遠近之臣皆得已自通而賢否皆得以自見其治亦略可想矣今年為嘉靖丙午明天子方大觀天下諸侯而歸安侯壁山君實往予始識壁山君子長安見其篤學厲行慨然有志于世明敏闊達其意豁如也予既以心許之矣及壁山治邑而予時在長安不及見茲歸而問邑中父老父老曰善察人情明于事理邑中無留事者問于諸人士人士曰秉身潔廉教尚雅飭見事不避廩然有自持之心予乃知

壁山君天下賢侯也 今天子崇興聖治將卓軌周室

使天下復見先王之風內外不蔽遐邇一體其燕喜召見之盛當有可言者而壁山君以賢侯往此其于慶賞當何如哉歸安學校師弟子諸人士以予能知壁山則謂予有以贈之者予曰臣之慕君百姓之懷上此其義一也壁山君方治裝日夜思望見 明天子百姓則日夜思君而況諸弟子又百姓之能學者壁山教之進之固非百姓比而況諸弟子之師又嘗從壁山之後以教諸弟子者其于壁山宜其不能忘也然壁山方且入見天子躬睹當世之盛而予方幸請告伏在田野進退殊別其何以贈壁山予聞先王之覲見天下諸侯非獨

泌十七

二

以職守而已也將以博問天下之疾苦而訊其便宜以興治也今東南屢歉歲入寡而賦不給民往往轉徙不得休息獨湖中賴諸賢侯稍自集耳然亦急矣今歸安之民既感恩澤而人士歌謠以送君君行且趨 闕廷入禁掖更能以行所見聞者為 天子陳其利病畫善策焉百姓歌謠君者豈有既耶予 明天子上嘉先王之意不深有助乎予知君賢故于其行而致望之以答學校賢師弟之請

贈郡侯月川梁公轉荆相序

我郡侯月川公之倅我湖也當其下車言悛悛不出口自治惟謹人未知其能及視長興事長興人稱曰賢侯

也繼視孝豐事孝豐人稱曰賢侯也初長興人喜訟侯至而投牒訟者數百人侯簡其非理者罷去擿其近情者論當之民知其不可欺越數日減半侯輒召其可與言者進而導以理喻以情俾各循閭閻樂田里解爭釋忿以安生息業民皆恍然悟躍然喜越數日又減半及侯至月餘而訟者數十人或十餘人侯固未嘗厲聲色重鞭箠而禁制之也孝豐多積逋侯未至而逋者以干計其民居深山中寬則懈弛急則負固侯乃諭父老訓子弟與定約束立期限越數日而輸其二三又越數日而輸七八及侯至月餘而孝豐錢穀輸與附郭諸縣等矣侯亦未嘗厲聲色重鞭箠而督責之也由是部使者

泌十七

三

諸上官異其能屬視郡事而訟益日減輸益稱最侯又未嘗厲聲色重鞭箠而禁制督責之也蓋侯平生畏慎擇地而蹈其奉身如玉惟恐其有失墜其厲志如冰惟恐其有滓污其在縣符未嘗下里有所徵取里不知縣之有視事也其在郡符未嘗下縣有所徵取縣不知府之有視事也其帑藏入不加益出不加損其鞠讞不妄一杖不費一錢蓋表裏無瑕內外洞徹所以自立者有其本矣以是人皆信其操而侯治事如櫛髮密而不勞御史如彈絃調而不迫不勞則政有緒不迫則意益閒以是人皆服其才而侯愛民如慈母不忍有傷待人如處女不自表見不忍傷則其仁益切不自見則其實益

孚以是人尤感其德故顏色不動鞭箠不施而百廢具興庶務咸集頌聲是作遠近歸之以其心誠信于民者深而感且服者有素也若侯者古所謂悃悃無華不言而成治者歟予嘗見世道尙文宦路多餘故悃悃者抑浮夸者進私獨於侯注嚮之而恨身隱矣無可助侯會明天子方急吏治咨羣侯深詔曹司秉公超格擢才超有德之士毋使拘淹人皆欣欣爲侯望而侯且將三年奏績部使者諸上官方議薦留之人謂旦夕且晉用無疑矣居無何而荆相之報下焉一郡皆驚爲侯與歎予惟古先王竝建同姓懿親之國祚茅土誓山河列爲磐石宗以屏帝室而亦必擇明哲之彥方正之儒輔

泌十七

四

導王躬制令其下爲忠鯁臣以重王家自漢以來若江都以德顯賈誼枚乘之徒以才進王吉龔遂王尊之類以操稱此皆章章較著者其人或用或不用皆有後世名而曹參自齊召爲漢宰相韓安國自梁召爲御史大夫皆朝由藩封幕司樞軸名位尤著固未始限王國也而近既均格侯之才操與德似未能卽展于世已然予聞才達者因職而皆宜操定者隨地而不易德全者遇人而能感侯誠上以輔導賢王謹侯度秉國禮以光昭盛世是朝有磐石宗也下制令其國以檢侍從遵法軌而無干有司是國有忠鯁臣也其關世道豈淺淺哉卽自漢四百年間其公卿將相依日月之際握斗

柄之尊沐寵榮號烜赫者豈可勝數而草萎木腐姓氏莫知焉乃江都以下七八公者其名照耀史冊學者誦述至今有耿光此其所得孰多耶夫桃李春榮松柏冬茂榮者易靡而茂者挺節侯亦可以自慰矣于是郡伯及泉李公以名侍御守湖方篤古人之道念同寅之義與諸郡侯索予言爲贈遂書之

奉贈郡侯朗峰錢公膺召序

今天子御極易號令釐政紀勅百司拔拭洗濯咸與更始外察郡縣之吏內重臺諫之臣絕苞苴簡精白錄正士容直言天下皆喁然嚮風引領而望治矣會吏部奏召郡縣可以備臺諫之選者吾郡理朗峰錢公實首在

泌一七

五

召中蓋郡伯思湖黃公偕其寅諸公徵予言以爲贈余惟古者清明之世不諱之朝千載而一逢猶旦暮也曠代而一遭猶接踵也今朗峰公獨當 睿聖之興值訪洛之際啟昭曠之路弘聽覽之途治郡見知親被 明召堯舜在上而岳牧不遺謀謨竝建豈非難逢之會而希邁之期耶抑吾聞之君子之議政有本而其幹化以時夫天地閉塞則震之以雷擊之以霆此天地之肅氣也及其和以風雨霽以日月此天地之生氣也異時者當塗混濁上下蔽蒙郡縣則政以賄成臺諫則言以勢沮譬之晦冥鬱結乃其用震擊之時也今時則污垢滌而修潔進闕茸去而譙謬登然耳目改觀則務以益勝

心志聳動則求以益奇吏以守常爲愚士以循默爲取夫厭守常則不繇所安而剋核者眾矣薄循默則不顧其當而撻撻者繁矣譬之震擊之後乃其用和霽之時也天地因時帝王不能違時堯舜之道久而無做者與時變通也故震擊不可數而和霽所當義古之人用法而恕所以保民命也得情而矜所以拊人心也責難而不驟所以全君德也務大體而不煩所以持國是也是以言發於意氣者可能動激于名義者可勉若夫上全君德下持國是聲色不厲而萬夫不能搖舉措不輕而當世不能奪則非天下之遠識定力者不及也吾觀朗峰公之治郡而知其足以裕此矣自公蒞郡絕嫌遠微

泌一七

六

其守身如冰槩而無表暴之行洞幽察隱其臨事如鑑燭而無過求之情剖繁斷劇其應務如鋒穎而無迫促之政蓋節廉而撲茂精明而慈仁敏捷而厚重民命賴公以保人心由公以拊公之于郡其養民者至矣則他日所以仰全 君德恪持 國是以養其和霽者非公其誰望哉昔曹參自郡守以至爲相皆以清淨稱丙吉由郡從事以至封侯皆以寬大用觀微可以覘著睹始可以見終故曰朗峰公裕于此矣嗟乎 今上堯舜之主也元愷滿朝臯夔作輔當其揖讓于百辟都俞于一堂藹然天地之和霽也公將列名唐虞何渠言漢乎曹丙之事又何足爲公道哉思湖公以余言爲然遂書之

贈邑侯鳳坡易君序

今天下郡縣人所稱難而避不欲往者有三其一曰錢穀之地其一曰津路之衝其一曰獄訟之繁三者有其一已號難治乃吳江實備之 明興漕天下粟四百萬石吳江且五十萬他徵繇稱是即諸省大郡莫加焉賦重則逋積而或負固逮之不來或來而怙力忍扑掠甘庾繫雖憊懲不恤通動以數萬計歲益增甚莫之誰何而其人憚伎喜文法鄉校授讀必先爰書閭里會坐互相析律好訟固其性亦其謠俗使然也其術能以寡爲眾飾無成有每訟則一人嘗之百人繼至以傾動上意變亂白黑起如鵬摯聚如蝟毛各有主師咸質盟誓雖

泌十七

七

挫弗悔屢蹶復興其出無端而轉瞬詐生跬步弁設使人不能解免則遠近鮮有貳者而地屬吳會冠蓋相接驛無停轍傳無間符人既勞瘁事益叢脞縣坐是困而去者多矣豈其人之盡非哉抑以三者既備而治之難爲也惟我鳳坡易侯始以單車至隨兩僕持書數篤冠舊冠衣敝澣衣人不知其爲侯也至則絕問遺罷張具食不輟藿厨不擊鮮而里甲寧居庫役高枕不知其有供億也或上府下鄉落馳輕舟屏騶從以一筥備繡一楮籍茗攜斗檮與胥吏同炊不治裝不宿戒不知其行部也客或造衙坐而寒生庭有蔓草如久旅如窶人不知其爲官舍也蓋侯志操本定澹泊寡嗜欲不肯以纖

芥煩民至追逋則曰有田有賦國額也額不可異而弱者均輸強者撓抗非所以齊下也額不可已而媮之一時患貽後日急則傾家或累其孥非所以保民也乃多設方略嚴爲之期寬爲之督使民畏而不敢後樂而爭先既有其緒而其最甚者則檄簿尉親駐其地官既親往民無所逃又知其久駐勢不可追蓋逋之趨赴者十七八矣侯惻怛惟恐傷民至其有爭則曰訟猶火也不戢則焚良民猶禾也不耨則不茂惡猶莠也不芟則易蕃乃先治其尤勸道其眾使民傳相告語務相安輯而又以除莠有根弭爭有要主文之師訟之根也甚者必去次者可使則鄉籍其人立縣門下民有赴訴俾之具

泌十七

八

詞詞誣者罪之事罔者坐之詞既漸實變詐漸消而侯之訊鞠也堂如澄水傍無一人座如神幕吏無一語案如明鏡一人無冤而爭之默寢者亦十七八矣而逋者曰侯不以煩我其督逋以釋累乃侯之深恤我也自是則逋者益少而錢穀集爭者曰侯不以傷我其杜爭以絕萌乃侯之深愛我也自是則爭者益恤而獄訟清而驛傳之使冠蓋之賓亦曰侯澹泊節約自其身始者無所不至矣非獨簡我也自是則相安而津路無擾是以眾人驚歎識者稱服何昔之甚難而今之易易也豈其地之有異哉亦在其人耳茲惟孟冬之吉實侯誕生之辰鄉縉紳大夫而爲祝者侯輒辭謝焉縉紳皆以告

余而余所欲言蓄積者久矣因借以發之乃謂諸縉紳曰夫祝乃世之常禮侯之所得而辭也若余言風俗之難治及侯政績之易成將以垂之于後使人知其難則知勉知其易則知法是縣之受賜久而不窮非獨爲侯而已也又何可辭哉諸鄉大夫因受簡而書之

贈玉溪包君授西城兵馬司指揮序

國朝序正百官非武功不得謂之指揮指揮不得關與民事其以文資進職在治民而稱指揮者唯京師五城之兵馬使則然所以微衛周廬詰捕奸宄雜訊獄訟壹民率眾以重根本欲其一切用文而斷之以武也此其置官之意深遠矣京師天下萬國都會之地五方之民

泌十七

九

輻輳而棊列俗雜而性殊事繁而訟劇京兆之難治自古記之矣今京師之訟類多下之五城而城各以御史督視其上而金吾之掌衛中貴人之坐廠實總諸校以發奸緝伏而五城轄焉而法曹往往移訟而諸他獄成輒上之而司馬亦得以察其賢否故轄多而隸眾其得造諸司日不暇給簿問交至臺省促文書責案訊常接于道自精悍智略之士奔走往來揣摩傳會猶恐不及而中貴諸校氣勢籍甚事之益難而豪有力者多易憑籍每不能直法而治寬則事廢急則害媒故居其職者多碌碌救過之不贍何暇質有其文武哉然則始未嘗不重慎而未墮弛也玉溪包君子姻也其謁選銓部而

得是職子以士大夫仕宦而列在京朝身近日月之光以治輦轂之民清都城之內爲職可以爲榮已而子深原其置官之始而備及其末所以欲其思職而重榮也子聞之馳峻馬之辦也負風翼之力也治難才之選也以士能持身勵官竭精畢思秉不二之操懷難奪之志以事諸公之間而在日月咫尺之地而何墮弛之患哉包君子觀其爲人喜自勦務循雅好儒術其嫻于文學久矣而能篤持堅忍當其所欲斷其必遂可知也斯以職事而趨諸公諸公必知其無害非氣勢所能折而有力所能爲已于是與之游而親好交善者請子言預爲包君慶因明置官重慎之意以觀成政焉

泌十七

十

贈柱國大都督東湖陸公序

明興設武進士之科試步騎射革而復命儒臣策之取其文辭以進及其爲督率大臣則又尊寵以柱國保傅侍宴間備機密而贊謀謨所以並用文武兼攬股肱而佐成治化也自承平既久間者諸邊警而告急將帥乏人或言武科專步騎射革足也欲坐籌當大將之任秉麾授令策全而制百勝者非有文者不能欲秉忠義大節內持國家之重而外繫安危履廟堂之上不戰而坐勝者則非深于文武而有得于道者尤不能也使專以步騎射革則如斯人者何從見之以予所見今都督東湖陸公實其人也公嘗由武科進稍見擢用方 上南

巡以展大孝 駕衛輝躡公扈心動徬徨瞻星象依斗
杓而趨繞庭而不輟夜過半 行宮火作驟及 寢殿
公望見遽走負 上衝火光出而是時親扈貴近之臣
以行道困或寐或驚起或 駕出而不知倉皇相亂而
公躬捧赤日縣于九天蓋舜烈風雷雨弗迷武王火流
王舟而不動固大聖人之度遙想其百神擁臨恍惚閃
爍其間若有使之者公以精忠適與神謀翊戴扶衛其
功烈亦奇已而貴近恥其不與忌其形色功遂不錄然
上亦繇是知其才且忠而益用之俾掌錦衣衛事錦衣
者領諸校諸隱伏而察非常其事甚秘受 詔獄而親
復于 上其委甚專其專且秘百司不敢難而一切文

泌十七

十二

法不得繩也故諸校有所緣而爲奸民亦得賈校以售
利公曰是不可不痛懲艾乃立取大豪多交通倚有勢
根株堅而難治者一日收論發奸賊巨萬黜賈校立盡
上下股栗取條法之不便者立更之衛中肅清其所受
詔獄歷如太山震如雷霆公皆以身當之得不靡碎
摧折諸所苦心爲地而用保全者不可勝數也其振飭
綱紀勇于屏惡衛善類如此當是時勢家仄目以視公
而公秉持清白絕嫌遠微人無投隙抵覺之便竟以服
公 上益知公任事不避難委身無二慮愈益用公天
下知不知皆以公之自持有素絲冰玉之操其事 上
有斷金四石之節故中外推服上下嘉慕其誠信于人

者素也去歲狂虜內犯京師戒嚴蓋虜在肘腋而城中
蹂籍慮且爲心膂之患獨公坐而鎮之驕軍不敢攘臂
而人無動搖遂贊帷幄以資平定之業非公威名夙著
忠義有本者何克堪此故小人之微幸有事而乘非心
者賴公沮厭其邪雖不待露聲色而知其難奪也君子
之感歎王室而懷隱憂者賴公壯厲其志雖不待臨事
變而知其有恃也公其卓然許國而爲社稷之衛者與
蓋天下稱公者必以爲武科得人之選而其言武科者
必以爲公之法嗟乎盛已然子竊以公所樹立如此士
宜不敢復望下風而公數造請賢公卿大夫間多所引
賓客悛悛若有以自下者專就問天下大計經傳輿指

泌十七

十二

析其疑義方簿書交委應酬不遑而考德論道心常冥
如及客退掃堂廡間下簾據几左右圖史好爲深湛之
思必究極其精微而止當其有得陶然也夫內爲沈思
而外多下士翹其學術之所發明其淵源遠矣人知公
功名之盛而不知其所得實由於學也然則子所謂忠
義大節內持國家之重而外繫安危深于文武而有得
于道者非公也與昔絳侯入北軍一呼而安劉縉天子
璽而授之帝可謂忠勳之冠而史譏其少文衛將軍立
朝淮南蓄謀至懼而不敢發可謂爲國倚重而人責其
無所知士蓋少文而不好士古之將帥之失也多矣惟
不學也公其度越古人者哉且以二子所就焯焯如是

而猶不可以無學爲人所譏責孰謂武科得人可不拘以文學非謬論者與今年十月爲公誕辰西河霍君專闢於浙數來乞予言爲壽悵甚予惟古人年至而後爲壽今公強仕且壯而予聞古之相見其起而贈言以祝者亦皆曰爲壽不獨以年也予與公厚善服公德而知深欲一發其蘊寫其行事以贈公者久矣而不得其便適當西河之懇西河與公舉武進士爲同榜予因序公之賢使天下知武科得人之盛實自公始用以爲祝

封君白溪鄭翁序

予嘗覽古先王之世縉紳諸侯卿大夫輔翼主上佐興化理勳業著而頌聲作名實純粹流而不泯而閭閻田

泌十七

三

野之間濡彼膏澤鼓舞歡樂詠歌治世之風何其盛也子竊心慕之嘗論究其治道所繇獨以縉紳之士依日月之際列土地之守握張弛之柄建功立名比于躡屨樹表易以卓絕其勢崇也及若閭閻田野有父老處士之賢訓飭子弟率先鄉人而家化其德人服其教不資尺寸聲施四方此其事亦有難者觀其居布衣之位在齊民之中斯豈有約束期會哉而其賢如此故先王治簡易而民俗美由縉紳佐其道父老處士爲之先也是以先王列俊在朝疇庸岳牧濟濟咸布而尤亟獎幽隱存禮高年示百姓趨法知其誠益于治化也今 明天子方嚮意儒術招延耆良加恩元元重念二千石以下

思其爲理當此時縉紳靡不精白以承休德者因益勅銓司選諸曹郎出守務得其人而予師若齋先生實首在選中奉 命守湖郡先是 頌慶 太廟推單本始詔百官得以貤封其親于是人得顯其賢父母而白溪翁以先生爲戶曹郎封如其子官名聞天下然翁特用子顯而予聞翁抱志獨行性篤孝有大節雖老恭敬不衰悛悛居鄉多悅從其善如水潤而景附也好讀書而不肯爲諸生辟匿閩諸山中不與世接而人歸之子繙以爲應古父老處士之誼閩遠京師萬里卽守長化道所未及而翁身率其人以從 天子之治雖靡 慶典其于先王之法所加獎當何如也子既歎稱翁不置

泌十七

古

會先生爲湖郡守解饒黜苛與民更始條教修明憲綱昭曠總攬大小無緣爲奸公庭肅清簿案無滯一切除去文法而專感化之民則復業息爭用以殷殖湖郡人自仕宦儒生至臺隸行役城郭窮鄉下里皆以爲數十年治行無雙亦可以仰答 天子重選之意已翁與先生爲處士則若彼爲縉紳則若此其賢聚于一家又何其至盛哉而予嘗從先生游聞翁勸身教子力務檢約嗜好澹如也家未嘗牟利蒼頭作簪珥慮其折閱峻止之屢誓先生比于冰玉謂臨民以仁愛爲端故先生至湖茹菲甘薄未嘗飾供張所過使客一日而罷供億者不可勝計訟入府者無所施一錢府中不聞譙訶聲論

當杖擊側而不怒故民服辜而心感知罪之由已取也
吏窘餓而靡怨知利之自上絕也客簡具而不責知儉
之以身始也而實翁教之者素矣譬之于海浸淪涵畜
產霧雲而懷山陵包地維澤神州人知其功也而由崑
崙瀉天池發河流此實其源夫見其澤而不尋其源豈
所以言海乎今年翁壽七十八矣其配陳夫人賢而有
內德與翁同隱又同地封翁長者四年而同以十一月
爲誕辰三山盛侯以別駕與先生協恭治湖樂翁之偕
老而壽欲予言以祝予爲先生弟子一宜祝先生爲湖
民父母子爲湖人當推及其父母二宜祝予則何辭然
予惟先生守湖潤及四境此特海之支耳自是輔天

泌十七

十五

子廟堂施及中外始盡四海之度見翁之原遠矣此誠
足以明當世之盛予故欲以是爲天下祝也三山侯賢
而有文當知予言

贈明府質齋李君膺臺獎序

始予讀司馬子長循吏列傳見其所引公儀諸人若無
以甚異于世卓卓可紀者特曰奉職循理足以爲治而
已及班氏續之始序述漢以來治能之迹彰明較著自
學士大夫相傳稱循吏者至漢始盛而予獨觀詩人所
詠甘棠素絲諸篇恨不盡見其事而獨其民之愛之有
憚但一體之思至今可以想見非至德何以若此蓋召
公諸賢于是深遠矣乃知司馬氏所紀皆有馴然隱惻

之心庶幾得人君子之風猶爲近古迹漢之方略教道
拊循其民多所可書者然古以德化此以政拊德者隱
而難民政者顯而易見宜其所稱述者眾也然漢承秦
法之敝其俗急矣時方以聲名強力進用而諸循吏獨
以恣恣之政持久而待之斲雕去觚豈求合於上希見
知于時者之所能哉故其入于民者深而民之愛之也
亦篤此亦古之風也嚮使進之以道親見古人德化之
懿何詎不若召公諸賢而已哉予竊執筆史氏所與四
方士交數好問其郡邑之賢者欲網羅見聞以補史職
之闕嘗慨然思得其人宜興沈子維賢者從予游數爲
予道其邑大夫質齋李君者天下賢令也曰宜興阻大

泌十七

十六

江之隅負具區之濱曩者民以僻陋而多醇本業而饒
裕號稱易治而俗與時改富者喜雍容飾形勢偷侈而
僭上貧者輕棄業而惰游賦日殷而民以日不足矣負
多而官急則相計以巧免歲彌月延情見勢屈而獄益
繁矣習文法持短長而訟益多矣下愈貧而上愈急峻
刑密網剋核至而民以不肖應之政益難矣自大夫至
則問疾苦察情實而訟簡節供億黜浮淫而民實立期
會明約束而賦充然愷悌樂易專以誠一感民未嘗有
所操切責厲之也登堂不譙讓訟者喻以意而罷之俟
其直而遣歸未嘗有所痛繩而苛督也於是人皆安其
上而息爭還其業而稍復輸其徵而不勞自己邑父老皆

以數十年來令于茲者如某君才矣而抗已以拂世某君廉矣而矯節以病物有其材且廉而不過者唯大夫能之夫子所欲得其人者其在是與沈忠信士也予乃削牘而謹書之會御史鄧君按部于吳知大夫賢也既察舉而復檄獎焉蓋異典也邑人士以千數皆以御史爲知大夫欲乞言以表著其事而大夫謝不詳少府陳子四君者以謀于沈子沈曰昔嘗與夫子言矣是請之宜得四君者乃介沈以請言于予予曰嗟乎昔所問者欲誠得其人以繼續往古明國家之盛也古之賢吏使其誠當于心雖合國人非之而不加改也使其未當于心雖以君上譽之而不加益也故能粹然獨行其心涵

泌十七

七

濡化道沐浴膏澤揉民性而躋之中磨其習而至於善已之施政也不煩民之趨導也甚易惇篤誠厚事若不多而民相忘而相順此其所以若無可紀而實不可及也古之道也子既言大夫幾于古矣而曾以一獎之華爲大夫足榮而張大之哉因辭者再三沈乃曰大夫所以不許者亦猶是也而邑人之心有不能已且大夫惟其實德而不近名專誠而不求異故雖一獎而邑人重之以爲得其真也方漢之于循良不數有璽書獎勉之乎豈以是爲循良足榮哉夫亦嘉樂之心所不能已也且召公聽政既去而詩人歌之咨嗟反復蓋亦有不已者今邑人親被大夫之澤相與歌舞休息而自慶者當

有踰于詩人之情願皆不能自言而欲乞之于夫子此四君之所以介弟子而來請也而夫子寧忍拒之予乃歎曰古之觀政者觀民憺怛之愛而已予雖不識大夫而觀邑人之勤如此大夫其真有古之德化者哉使假以歲月當必有詩人之能歌史氏之紀實者出焉以上接周漢之事大夫勉之而予非其人也乃爲道其所欲執筆者如此

泌十七

七

明烏程董份著

蜀川譚公四壽序

在昔明王至德順治浹和海內保綏人民故各遂其生咸樂其業於是有期頤之老累世壽考之人蒙被化澤積累德善以陶太和而明王亦尊德貴壽有優老之政尚齒之儀明示天下以崇禮之義故德壽者盛世之禎而先王之所寵重也自後世風氣漓嗇民生以蹙而世隆尚益薄亦不知先王有敬禮高年之道即有谿谷之間眉首皓白而衣食困苦上莫以問而世亦無繇見知其人亦稍稍自以終老而無以表見于世于此有以德

泌十八

嘉業堂校刊

壽聞者蓋難矣而蜀川譚氏如金沙翁者與其配皆體善服義躬有隱德而厚施于鄉身享上壽而翁之子大理公服能承志善教親見其子成名于朝與其配孺人皆光被大理之封章服翟茀以顯侍父母而子觀察公舉進士甲第平廷疑獄為天子按舉不法名章外臺使父母祖父母之德益者天下斯其何以至是哉予嘗列考載籍古之夫婦同德而壽者蓋少矣而又未必其子即令其子借壽矣而無貴者則不能顯即貴矣而未必賢則亦不能以自著此數者皆世之至願而不可必得者也而獨備于翁之一家非甚厚德何以有之子越在數千里之外不能見翁然聞蜀中人稱慈孝純篤忠

泌十八

二

信行誼足以表率其鄉者必曰金沙翁父子而予見觀察公博學通達有絕軼之材志在天下投之無不可為任之無不可舉而其為人務在長厚有惻惻惻悞之心簡易大度天下稱不容口居官治刑而所至頌之曰愷悌斯其得于性成而養于素教者深矣故躬積而身享家之禎也教行而頌歸國之禎也人皆知慶雲景星醴泉芝草為天地之禎有國之寶而不知期頤壽考苞貞涵和如四老者優遊徜徉仰以成大平之象俯以樂豐亨之期教子弟而諭鄉人為時所快觀將不足以驗國家化澤之盛與天地之景星慶雲醴泉芝草同為國禎而比休在昔耶觀察公為海內縉紳所指嚮知觀察公者即知有金沙翁父子故稱壽歌德者盈滿海內其所表章于世亦益著矣而觀察之政尤於浙有恩凡浙人士及百執事之賢者尤爭相歌之而份幸在浙士之未以為中瑞為家上瑞為國一家而四壽三世皆賢此瑞之上者家不得而專也故推本國禎以為明天子至治之驗以並隆先王之世翁父子壽考無艾而觀察公方益晉用他日將遂奉天子再世之封綸章光寵明子日月斯為國禎又不徒在尚齒優老之列而已矣予不佞敢以是為壽

祝尊師大司空退齋林公序

吾師大司空林公以隆慶三年之正月壽七十矣朝之

卿大夫諸門下弟子有文辭者咸多所稱述爲公祝而份不文越在海裔未能也會公以年乞引去 上弗允又一年所客有自南都來者言公以未允數不自得將復請份乃奮而言曰夫子弟之祝其父母弟子之祝其師人之情也而其關國家之輕重繫海內之瞻依視而規之則情之深而義之大者也昔在姬室召公告老而周公留之今讀其書其辭懇其意迫數千載之下有餘思焉當是時周道旣成賢聖在位俊乂咸列召公以年而告禮也周公願倦倦強其所不欲而責其所必從若是者獨何與蓋時當繼序世方多艱固大臣憂勞不遑之辰而非得自暇逸之日也夫大臣與庶官不同庶官

必十八

三

其履事淺其受職微可則進不可則退以潔身爲義者也大臣則先國而後身不避小嫌不專一節義在社稷安天下寧否耳若老臣則國恩尤久毗注尤隆義尤有不同焉故老臣在國人之望之猶繁星之麗斗極鳳鳥之附鳳儀固卽之以爲光而見之以爲慶者也國有老臣猶泰山之宗羣阜砥柱之障洪流固高之不可抗而卑之不可搖者也蓋老臣之關輕重而繫瞻依也如此份聞之道難于鎮俗政莫先于揀時曩者卽蠹之後以爲弛而張之可也而求之者太迫應之者太驟乘間者喜于紛更厲法者好于刻核驚名者競于矯虔譬之浚井益求其深伐桑并阻其槩而法罔日密元氣日耗蓋

天下亦稍急矣此正其用老成之時也而時益以滋敝俗益以增巧善伺者得投其間隙尙爭者得持其短長圖目而視攘臂而攻未能有益于時而先負累于俗則其望本輕而瞻依之未屬故也如公者筮仕四十五年出入踐更中外敷歷卓有樹建天下稱其才一矣志堅于礪石操苦于茹荼天下頌其廉二矣簡禮文寡辭說言必可復事必不欺天下信其誠三矣方于事上確于持身始忤永嘉幾殆又忤貴溪益殆終忤分宜遂報罷蹈險不悔屢折不回天下高其節四矣無分賢愚不見喜怒內如涇渭不可得消而外若江海無不容納天下慕其量五矣少學聖人之道長而力行者而彌篤在朝

必十八

四

不飾寡私不違表裏粹醇始終一致天下服其德六矣此六者真如金之精鍊玉之無瑕間隙無所投短長無可議其本旣已端矣誠得公置在左右握之樞機施其安靜之政而紛更之說詘行其寬大之治而刻核之輩消成其平和之化而矯虔之吏職時何以不雍熙俗何以不純厚實老臣之報國而舉世之當勉留者也或謂周公以姬室之宰故得以留召公齊人無宣王之命故遂以擯于孟子今居在田野而欲以談廟堂遠矣嗟乎明聖在上龍雲會從固將邁迹百玉希蹤三代安知無周公者以成之有則召公亦安能以無周哉份不佞遂附君爽之義而因以爲祝焉

壽郡伯思湖黃公序

初湖之鄉大夫歸而家居者有社會會時誦郡伯思湖公之賢曰公古之循良也會之人翕然其言或乃云思湖公才操卓絕政迹特異循良當不足以盡之者余曰昔司馬氏始傳循吏班氏纂之所載各不過數人而漢武之世最號多賢乞建元後元之間其傳不少槩見循吏豈易得哉自武帝好操切而張湯等以峻文決理桑弘羊孔僅楊可之流興鹽鐵廣告緝以致獄而多遣使者暴勝之輩按行擊伐以樹威觀其設方略任術數隨發禁止鷹擊鵬疾固人之所愉快而世之所稱能也且上方尊用而顯示之矣此時而謂之循吏則必其澹

必十八

五

然以居閭然以處不急上之知不求人之喜不規世之名而專心拊循一意德化譬之種樹長養成就不見其大譬之飲醇沈醲淡洽不覺其醑其德厚其化深此非真有得于道者能之哉是豈漢武諸臣所可同日語哉故余知循吏之難爲也乃余觀于思湖公其持節堅固勵行精白卽三尺之童信之矣其治文書聽爭訟抱牘而請者無疑律執符而進者無隱情卽老猾之吏無以欺之矣謂公才操之絕政迹之異非虛也然審玉必察其璞觀人必究其衷余獨聞公始令嘉善其治爲諸邑最法當得召而轉南曹方其在嘉善也公之鄉大者秉政小者提衡使公肯遣一介何所不得而公則否及其

在南郡詘矣鄉之秉政者旣去時方條諸詘者拔之使公肯出一言何以不伸而公則否茲公以積次乃守我湖會天下適當改絃時皆逐響人務揚潔士好振奇以爲不深刻則潔不彰不鼓弄則奇不著不彰不著則不足以震耀而奮起也前者張拳後者扼腕頗騷然矣而公則否聞公出則凝坐入則齋居湛若有思澄若無事于時之所爭馳恬如也至其鉅細必親宗理必密事以有緒治以益舉諸所拊循其民以佐德化者無不致其專一焉嗟乎公真有道之士哉班氏之稱循吏以黃霸爲首公豈其苗裔乎今年七月爲公初度之辰鄉大夫皆謀于余以爲公祝余惟詩人之于賢諸侯也必本其所生而祝之以壽崧高之篇言維嶽降神蒸民之篇曰天鑒昭假所以本申甫山甫之生而推其所自也闕宮之篇曰如岡如陵所以祝魯禘之壽而願其無窮也三詩皆所以歌賢侯而闕宮者魯之人以祝其侯者也故其壽臧昌熾之詞祝深而願切余與諸大夫皆湖人其祝公也能無深且切乎而余觀黃霸以下數人皆以年壽功名善保終始循吏之報也公可以預占矣

必十八

六

贈張母太恭人壽八十一序

予讀史傳至公父文伯之母敬姜親績之事觀其所論勤勞之節以爲敬姜特慮其子爵祿之重念及王室而身親勤勞以率教子愛逸惡勞未必其性與人殊也乃

子聞張母太恭人所爲予心異焉夫自古賢婦人以作勞攻苦身務勅約甘茹啖之事抑亦性有然者哉太恭人者張諫議君之母也諫議君父爲桂林郡守仕通顯矣而桂林父爲參議公太恭人父歷侍御爲布政右使兩家鼎貴相望太恭人席父族承夫榮華爲世家婦彼其所見者大卽安居端坐衣綺縞飾珠玉列鍾而食顧何所不遂太恭人迺愈自挹損日作不暇直爲疏布單衣與最下者分食孳孳不怠此豈有所強者哉會諫議君仕於朝祿足養矣太恭人壽考此宜務自休而太恭人曰雖逸吾不樂也諫議進膳豐曰吾自甘糲耳此非其誠出于性者耶昔北門之詩衛之賢者也尙曰終窶

泌十八

七

且貧政事一埤亦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適我夫窶貧而勞人情所患苦向使家人之賢有以相持亦不至怨敗夫其外有埤勞而內有交適自豪傑以下豈非其人鮮有能自振者木世中材之士漸漬日守固其所立繇然亦其有以累之也今桂林與諫議既皆豪傑卓佚而大恭人又有以持之此其所樹立宜矣予觀桂林起家進士屢自徙謫以至爲守其艱難甚矣然家無宿儲好直節感慨之行位雖不終其意豁如也抑亦無自外之謫者與及諫議以清節立朝進竭忠以事君而退不謀其家然太恭人曰吾樂也斯其異于北門之徒者非與予聞諫議迺自少失父太恭人終教之今諫議勅身謹

行躬履德義擇地而蹈不失尺寸可謂醇儒君子矣語曰種德有本植木有根詩有言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其太恭人之謂與昔敬姜懼穆伯之不祀以勤勞訓之亦其勢然也諫議之賢去文伯高下遠甚太恭人猶服勞甘糲日夜勉其子曰必無忘先人之志勿以備養而溷爾母茲謂其出于性者然與今年爲太恭人壽八十一矣諸嘗與諫議游者皆來爲太恭人前壽而諫議盛言太恭人已居頽無苦如少年狀眾皆喜且稱歎予獨謂身通血氣比如流水水滯則塞人一多偃息則血氣雍闕爲患太恭人既壽且勞不休宜無苦若此且夫天道忌過養而過物者生之咎也自昔富貴之家其人侈而

泌十八

八

少壽天所忌也太恭人甘糲衣疏身務初約是天之不盡養者斯其壽豈可量哉於是諫議謝予言而諸君以次起壽矣

贈東湖曹封君及劉夫人同壽序

予讀史觀自古隱者夫婦同德之士如梁伯鸞龐德公之流予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于時而其內行檢勅有足稱者道不施用于天下而獨効于妻子誠身務克約而外拂世俗觀其壟上之耕廩下之敬廩廩乎與禮終始予未嘗不想見其人迺予聞東湖先生者予予心竊有慨焉東湖者楚郢之隱士也慕獨行君子之德好儻之奇行而不肯仕與其配劉篤善樂義務潛名

韜光之日久矣先生既遺棄榮利有以自好而劉復秣
紕疏布甘苦茹糲志泊如也茲伯鸞德公之儔歟世皆
言君子處世如園隨時故安寧則適用叔季則多隱所
遇之時異也予以道不同不相爲謀堯舜之世羣龍在
朝巢由在野君子逢時見用以德輔主上功業著于當
時名聲流而不泯固無可言者至于巖穴卓絕之士砥
行修節以表於天下此豈盛世所可少哉故明珠不以
幽暗而不光君子不以隱匿而慢行東湖先生身處窮
約而行義較然不誣道信于室家而事不詭于古卽其
憑籍尺寸其所樹立豈可量哉而遂鬱而不宣及先生
之子侍御君迺始光顯于朝侍御以經術用而尤務德

泌十八

九

厚言悛悛惟謹而內辯于心與人交唯恐傷人而遇事
不可奪朝中士諸公皆以侍御之度比于金玉而翕然
見稱爲長者以此稍稍知先生而先生且名聞天下語
有言耕田待穫種樹待蔭先生身有處士之行而其子
貴顯此豈以有待哉而耕之勤者穫必厚植之久者蔭
必遠先生與劉夫人年且七十皆飽食強步益和于身
會侍御君奉節按部吳越間便道得拜省父母而侍御
乘朱輪華轂驅馳楚郢郊奉觴前壽嗟乎古有顯親揚
名侍御君卽已顯揚矣誠使侍御君益畢力宣職匡正
諸吏孳孳務民以佐百姓之急則是吳越間數十大郡
皆扶老樂生而侍御君以數十郡頌聲爲父母壽也且

侍御道德將益隆當顯功名于四海而父母之壽彌至
是其爲人子豈可勝道哉而先生與劉夫人方彈琴詠
歌以觀太平之治郢中又多善歌者行吾見陽春復出
將采之輿人列之大雅庶幾先王之風茲非盛世之効
歟故處盛世者身隱而情泰逢叔世者身避而志危予
觀先生之於梁厖隱同而情異者其在是哉

贈憲副應臺先生備兵陝西序

明天子德茂隆治威靈荒服間者匈奴背逆天道侵擾
內地天子爲震心怛悼屢下明詔議所以禦虜者
諸言者皆曰陛下聖德幸不忘邊圉以百姓爲意而
虜日益深人民數被寇殆邊吏不稱而戰守之道未備

泌十八

十

也宜及時令九卿諸臣舉任邊事可以爲巡撫者幸加
意擢用之以稱猘狁方亟之意制曰可於是大宗伯
中丞大廷尉等皆曰按察副使傅某往以御史歷按江
浙明國家之務通事之變闕達轉圜極慮盡忠宜稱填
撫之職流上會吏部奏傅某以副使補陝西洮岷兵備
云人皆言虜數犯諸邊今諸邊近都城勢急而洮岷道
遠稍緩且又陝極西也方國家之急日夜望將帥如左
右手今傅公者不卽擢用使當單于而碌碌置遠地非
九卿所以察舉之意也史董氏曰不然夫爲策不同同
於能濟用人不同同於能任世皆知守其所必攻而不
知守其所不攻一旦有變策之難矣故善策者先遠而

後近善守者先緩而後急所以防卒而預變也今洮岷昔西羌之地也諸戎雜居難服易動迺自古記之矣自國家服屬號稱熟番然尙羈縻之不約備也予嘗問長老言兵備執事大槩不乏賢者顧其失有二急則厲之以法一切不堪其生寬則以遠道怏怏惟旦暮自全而已固非有至計慮久遠斯二者皆非所以安熟番也然洮岷之外諸名爲生番者亦皆連壤境接阻阨而觀望以計之德失爲安危久矣而孽虜竄處西海抵洮岷最近蓋全陝之西蔽也誠得傅公之重坐鎮而輯之方略禁導因其欲然能不擾亂迺內固其志而外申約束卽信義旣喻以施熟番集矣然後飭士馬之備修行勝之

泌十八

守宣威德以臨諸番堅邊謹候休寧西陲是不幾之患無所起而變不足慮也世皆忽微而觀著豈知銓衡者用傅公之微意歟吾嘗聞守有餘力者則戰有餘勝傅公以時居洮岷親行閱阨塞籍臯蘭河山之險撫長城觀秦所制虜之處覽華夷之要躬習軍旅之事悉知戎狄之情不待履陣接刃而勝敗之算已定于胸中矣今北虜數極當盡傅公行且爲巡撫總制施之戰守其功名豈可勝道哉

贈淡菴戚處士夫婦同壽序

古有言玄文處幽矇謂不章言士當自表于世也傳稱賈夫狗財仕者校祿達人遺名此亦各有所志也而世

獨不然今夫千金之子居閭閻設財而名役遠近窮士且釋褐于朝夕馳聞于天下至如質行之士務悖道賢者之德身不言而修于家而名不挂于通籍無富利之厚則世必笑之不比數于時也及有知者曰反裘而衣之耳夫名實外而至德隱所從來久矣世之君子將何所折衷哉而古之人終不詭于世廩廩有以自信于天下也而世獨遺此取彼務耳目而棄眞子獨歎之迺宣宛之間其人戚處士者質行君子也夫婦底力仁義數十年于此矣而天下未有知者迺其子舉進士出子門子觀其知六藝之指而意務篤行嘗與誦說博論當世之君子子獨好問隱德巖處之士而或謂予以戚處士

泌十八

云子益問進士君乃歎曰嗟乎以處士之行使名公貴人籍富貴之實則千里誦義而天下稱之豈足道哉夫處士身履仁孝篤昆季之誼急宗族之親家貧好施專慕懿厚敦淑之行而不務見德此亦古人所難已而處士與其配同德體善教弟形于閨門而達于閭里然宣宛之間稍稍化之不大表慕于世也此豈所謂處幽而不章者耶而處士迺自稱曰淡菴夫處士旣已絕榮去利而淡志于物矣名奚足存耶且夫若處士者所謂遺名者非與子聞遺外者全內輕物者全生處士與其配皆年且六十矣生同歲長同德同壽相樂而無患也茲非全生者之効與子旣悉聞進士君之言會進士君授

建寧推官便道之任得拜父母堂下予以處士身隱而夫婦教子以顯于天下非遺名于前而攬榮于後也節推君亦非務父母之所遺而慕富貴之厚也經曰一出處處士今隱矣予聞其所教子者皆立身砥節之道今方與其配壽康而節推君方精白竭忠以砥礪官職行且見其子樹功德于茲世即欲遺名不可得已昔人有云制宅命子可以觀士以子觀于處士使其乘時自奮其所建立豈待其子哉惟其不然而自隱故賢人之道或龍或蛇而世不見知豈足以識處士耶節推君乃起拜曰慎不肖今得奉夫子之教使父母之德有所附以光顯斯固足自表于世矣敬以歸為父母壽

泌十八

十三

壽奚川先生年七十表得侍其父九表同壽序

古者以百歲為上壽中壽七十然自七十已見為希曠矣至近世以來風氣漓薄人寡完質即壽在下中固已鮮矣然黔首庶年固易得唯富貴之家其人少壽豈養泰者累生抑天不全界有所吝惜之耶而山澤之民乃至皓白負戴不知樂生未見有貴慕之者也而富貴之家即壽下中以上其交親雅遊無不設頌祝具宴飲車馬供帳甚都而遠近稱歎亦已明其難也然古者有言六十以上上所養也故古有燕食之禮七十備養九十珍從其有德者則天子執漿執爵親佐餽饋故古者嘉高年而樂有德尊三老以明弟教燕養以道孝天子

所守也豈獨在親交之間而已哉今奚川先生七十于此既已壽矣乃先生之父友蘭翁者年九十而益康而翁與先生又皆世稱鉅人長者賢有德者也今國家比隆三代尚齒貴德數申詔有司禮進長老加惠肉帛明諭至意甚隆渥也如先生父子者此宜自古所尊禮有如舉乞言就問之典孰當先之況其交親故人宜如何為嘉樂哉先生嘗為令於烏程烏程予父母之邑也予以是獨深于先生而知翁賢予聞翁乃倣儻喜行義有大度而錢氏故王裔嘗顯功名于吳越間世所云吳越錢氏者也自先生為令翁數所屬勉皆勅身謹行孳孳務民要以不墮其祖使得攝尺寸其所建立可知已

泌十八

十四

而先生材大官薄未必其志然其意較然不誣其所施設于子邑者亦足表見于天下誠不為親譽矣迺其父子俱壽以有令名有以也且翁以世裔巨族不可謂貧先生仕雖不終名聞縉紳間不可謂不貴然翁父子俱壽世所獨難而翁有之斯天所全界耶子聞淹數有期隆約有度物有不全且天獨畀之耶而先生以父在不樂為吏遂謝去烏程歸見父于虞山海濱之間益治園林修池館多從賓客游士賦詩酒歌日夜與翁為樂而先生二子皆孝謹有大志諸孫翩翩佳兒也每獻壽則先生率孫子前拜捧觴為壽而翁亦因賜酒勅孫子更拜先生今年先生之長子起家為京兆推官將奉職南

都而京兆得便道前壽父祖堂下善乎老萊子年七十而孝事其親子讀傳記謂先生符之矣然萊氏不聞子孫多賢如是非甚厚德何以至此乎于聞水淵深幽則龍魚焉山林廣厚則木產茂焉君子惇德則福履盛焉名不虛立福不虛致予聞古有享年而多子孫者記所稱彭聃萬石君之流厚德之至也然則先生父子其福履豈可勝道哉

壽喬母儲太夫人六十序

今年夏四月喬母太夫人介六十壽矣子方爲安吉守而與其子同舉進士于朝又同分符以湖郡又同以才廉卓絕稱者烏程叢侯長興林侯二侯因請于子將以

泌十八

十五

爲太夫人祝予惟古者內德不外見故彤管之職不越壺而書秉筆之士無繇迷焉其傳之藝林載在紀籍則貴以子貴賢以子賢不可得而掩也今世之言母者必曰孟母夫孟母至善教矣而非其子身爲大賢號稱亞聖則亦不能使數千載後至今若是傳也而予觀自漢以來雋不疑之母喜子平反則傳陶侃之母卻子饋遺則傳崔玄暉之母戒子清白則傳呂希哲之母誨子德器則傳而不疑爲京兆嚴而不苛法行漢廷陶侃爲大都督忠而匪懈功匡晉統玄暉掌吏部銓正而不阿聲震唐室希哲世濟其美澹而無欲家法尤重宋朝夫四子之所就皆四母之教也故曰非是母不能得是子茲

喬母與守之賢果有類是者乎二侯因言母始歸喬氏而喬公守村者豁達儻人也居布衣之位而有志好言兵謂功名不足取會蠹夷首難方繹騷幕府知喬公奇疏上檄用喬公以時方有事挺身赴行間慷慨憤不顧其家喬公雖素能教家而所以親贊義方日夜督其子學以奉教惟謹者太夫人力也及喬公下世十餘年所而子始筮仕爲守諸所以教守砥行修職愛人以無負其親勉力報國者皆有古丈夫風二侯言其事甚悉而予聞守至安吉安吉人皆言吾守其門如水其心如冰其持義如斷金其臨事如介石蓋其清白章章著矣其急不迫其寬不弛其意閒其情暇蓋其德器

泌十八

十六

定矣性秉樸素躬自菲薄其事親以道而不以物其悅親以色養而不以俗好屏繁輟華別嫌遠微蓋饋遺無所用矣閉閣深思行縣布德昭明洞察民自不冤愷悌慈仁事無以枉蓋平反無所施矣子數聞茲言乃作而歎曰嗟乎有以哉予雖不獲登安吉之堂拜喬母與闈之外而自守觀之則他日宰鈞履軸入佐皇明其樹立何讓四子而太夫人膺褒奉資其所表見當與四母同傳學者以爲美談史書志爲盛世豈不偉哉林侯與子爲通家叢侯實子邑之父母也其請既不可辭而子老矣將營菟丘而藏焉所營者實安吉山中之廢壤也其聞守賢實詳因祝太夫人千百年既安且吉與吾

守勳績福祉永無疆云

贈蒙太恭人上壽序

舊年蒙太恭人九十壽矣其子大中丞方提兵治虔坐鎮數省因迎太恭人就板輿奉祿養膺天子眷命加馳褒焉天下莫不榮之而中丞之友在浙藩臬者滕侯舒侯徐侯諸使君皆乞言爲壽而相去數千里諸使君徒能知大恭人之賢而問其事未詳也予惟中丞始爲御史卽按浙繼爲浙藩臬最久浙威戴最深予識之最早交最厚卽有言義不可略姑俟之已而諸使君各轉遷去而太恭人壽且九十有一矣夫九爲天數一爲數始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太恭人自一而始數且無疆

泌十八

七

天地所保也予固珥筆而俟會諸使君亦稍稍纂其事寄余皆言太恭人之歸先公也懿而無違順而無失有琴瑟之翕焉其持宗祀也肅將以時敬共靡敦有蘋蘩之風焉其待妾媵也恩以情浹事以禮周有樛木之仁焉而先是側室有子尙書郎是也太恭人有子中丞是也太恭人拊摩顧復飲食訓誨不知尙書郎之非己子郎亦不知太夫人之非所生尤有鳴鳩之愛焉宗人有不逞者杜其隙而無可乘防其毒而不敢肆其智足稱焉閭里有不給者瘠家而弗恤傾囊而靡顧其義足尙焉諸使君皆得之傳聞攷之其質頌而非溢美而非阿其說似詳矣然閭閻之行不爲多露家庭之善不爲外

揚詳而未盡也古言不知其父當觀其子而況于母乎昔史冊所載如稷契之母孟氏之母其子或爲帝佐或爲大賢邈乎不可及已由是而下則孫叔敖之母喜子陰德臧文仲之母勸子布惠雋不疑之母勉子恤刑鮑永之母不忘鹿車昭其儉也陶侃之母不受魚醢厲其廉也柳仲郢之母不離熊丸苦其學也上下古今名賢不可勝紀而母賢獨數人焉亦以母有聖善而子乏令人則不能以獨傳故也是以孫叔敖爲楚名相則母傳臧文仲爲魯名大夫則母傳雋不疑爲漢名京兆則母傳鮑永爲漢名司隸則母傳陶侃爲晉名都督則母傳柳仲郢爲唐名僕射則母傳古言母以子貴者不獨顯

泌十八

六

于一時亦以傳于後世也今以予觀于中丞博綜九流旁及百氏其學贍矣而曰是吾母之朝警夕飭以課吾學而吾恐未盡也矢志如冰持身如玉其廉絕矣而曰是吾母之屏瑕蛻濁以率吾廉而吾恐未盡也釐革諸費簡黜羣靡其儉至矣而曰是吾母之服疏茹糲以成吾儉而吾恐未盡也鞠獄則求其生論讞則求其出疏節寬網解燒釋苛刑無冤矣而曰是吾母之惜心切膚以助吾恤而吾恐未盡也歲豐則休息以阜民財歲歉則賑發以全民命其布惠溥矣而曰是吾母之閔災念荒以廣吾惠而吾恐未盡也奠安方鎮而人不知其功輯綏黎元而已不顯其澤其陰德盛矣而曰是吾母之

積深植厚以培吾德而吾恐未盡也夫中丞之所建立其章明較著如此而大恭人之所貽謀其深遠難盡如彼今中丞將益晉用其勳業方新而大恭人亦正康強其壽考未艾行且親見其子秉握樞鼎益建茂烈爲當朝公與前六公媲美而大恭人超邁期頤益昭明範爲當世賢母與六母並傳無疑矣此史冊所少而豈稱述所能盡哉因告之諸使君致之中丞以爲大恭人祝云

壽封君蕙坡馬先生六十序

予讀載籍而歎古先王養老之義詳哉其言之也蓋王制陳先王之經法撮其要指予意其卓詭不倫而獨三

泌十八

十九

復于養老之事一篇之中數致意焉豈王者首政成化之端固莫有踰此者乎當是時鄉國之養旣備而天子歲巡方嶽必載珍從高年見之惟恐或失而朝廷之所尊禮天子至自爲袒割親執醕饋而老者杖而見天子坐而受乞言斯亦隆甚矣然予聞先王尙齒貴德非獨體貌其老而已也所以著行誼責視效惇政本而重化所從出也而當先王之時則其道漸摩者深老者所浹洽浸漬習而善者久矣故年與德高有以訓厲子弟表正鄉俗而先王因養之庠序子弟觀法焉是以治行休美民性雅醇繇老者爲之先子弟有所率也而有司因擇子弟而率教者升于天子列之百官而登之公卿而

其年德最高爲天子所就見而尊禮者則羽漸于朝而公卿百官皆法焉此先王政化所以究宣而極盛與述其本原教自老者始也及世旣衰貴壯賤老好智輕德鄉國旣無養老之典而士鼓說挾策一朝而立顯榮以夸嚴其鄉不復用觀法之效矣而其時隱處年德足以應古老者之義其人亦不數見豈悉政化然與世旣如是而欲天子如古延禮以爲公卿百官法又非人情所甚難者哉 明興盡續古制茂舉先王之禮數下存賜命庠序賓老歲時興歌首著令甲可謂甚盛而士大夫効力中外者皆加恩褒錄其親推與爵秩所以寓德善之報而寵彰其教之所始斯又先王之遺意與然郡縣

泌十八

二十

或多具文報簿未見能實賓德義而父老所以教子弟者或徒督訓詰文字之業以取第費用而未必其積行累德躬爲之先是以仕者賢否殊而蹟判矣而予所聞蕙坡馬先生者世所稱高行有德者也親教其子思參弱冠至成進士以學顯于時被選中祕子嘗與出入金馬間游見其貫穿典籍考究六藝尋古人之眇論微指而博肆于文辭子以爲氣銳不可當及稍稍以鄉人從宴聚則清夷惠和循勅惟謹心常有以自下者退而觀其所操持廩廩自立子竊奇之及子聞蕙坡先生乃知思參子之賢有以也人皆言先生少孤悉推讓其兄以父業不受而積織起家然能時以施與佐人之急雖操

廢著羸縮而慨然有節槩之風性潔行方不與泥滓已
誠信于鄉矣專以古大義趨勉其子其子可謂率教而
蕙坡躬親先之卽 明天子施慶天下其褒錄孰有踰
之者哉今年 月先生年且六十是日湖士人皆前起
爲壽而予乃述古先王重老之義如此嗟乎以先生之
德使益加以年其于杖見乞言之禮當何如也而予知
思參子他日必爲賢公卿以贊 天子政化之盛其所
取法者有不可勝道矣先生因徧舉湖士人之觴而命
其子拜受祝

明烏程董份著

贈郡伯唐巖先生誕辰序

嘉靖壬子夏六月十日是惟唐巖侯誕辰而郡之屬令諸君徵子文為贈既又懼予之以不敏辭也則又懇于友王子馳雨中沾濡來督趨之唐巖侯與子雅素交善重以諸君之請而王子之來實勤誼不敢辭抑予讀古載籍所紀諸藝林名家文章所論著自學者所傳述其由生辰而作者不可多見至近世往往乃有之然亦必其人之耆壽乃用是為祝而近者郡縣牧伯有德于其人則人戴其德而欲稱且祝之不得其便也則假其生

泌十九

嘉業堂校刊

辰以進而予見牧伯之賢者輒自以方壯仕不肯應稱祝之列多所辭謝然其諸所為祝者可謝而其以文辭進者其原不可得而止也蓋自近日而作者盛矣唐巖侯既壯年功名未艾而又好古道惻惻簡靜多非近世繁縟之節則諸君雖欲以其辰進安知其得許乎然予竊觀崧高詩人所為申甫作也詩人以申甫為周室蕃翰之臣諸侯之式故推本所生之治以為崧嶽降神之兆蓋賢者之生關國家社稷之運其端非偶然者詩人所以推而重之也世之以生辰進者儻亦有崧高之意與且詩人以諸侯而祝天子以大夫卿而祝諸侯必曰萬年萬壽云者豈必其天子諸侯之皆已耆壽而後

祝之耶抑其下之愛戴其上其所願望固如此也故臣之于君屬之於其長其義一也莫不皆有愛戴願望之心焉獨安得而不許之且昔人言申伯之先職領方岳故嶽神欽其德而降之有子甫侯之先亦嘗佐穆王受天祥刑閔恤有眾神之所畀也而唐巖侯三世明德其祖父相承皆以節操清白顯列卿貳勳勞著于朝遺愛及于世德人之後宜其生之不偶然矣而自侯之至郡則內勑其身而外務檢約以郡居吳越南北之間饒于俗而華于奉上財力稍稍而困又當孔道之衝冠蓋接于路益以不繼于是黜無名之供重僭侈之禁革靡麗之習一切與百姓更始斲雕反樸歲省民者不可勝計

泌十九

郡又喜訟而獄繁好詰而寡實上惡其人而持之以深文峻之以法罔則文益多而巧避法益密而不勝侯獨親治文書詳論獄可矜者矜之不可矜者則然置于法民之至庭者見得其情也而不能隱吏見民之情得也而不能以舞文文法少而獄訟益以休息郡中政清若懸鑒也故夫論侯者不必其知與不知皆以為冰玉瑩然無疑也其士大夫不必其厚與不厚皆以為君子長者其中無他也民不必其有事無事皆以為身自節省不欲以煩民者也論罪者不必其能脫不能脫皆以為愷悌惻怛愛人者也故自郡之七邑遠近皆歡呼鼓舞樂其得生其所以戴其德澤而祝之永久者何獨不如

古之人與頃侯道吳興過子于潯上子見其食不重肉坐不寧席自言少苦弱質今屏欲絕好視天下之物一不敢嬰其中而專意以撫元元盡職業爲務蓋焦然慮其不及也因曰子願何能幸七邑之令適皆得人有以輔子而竊用庶幾耳子乃起而歎曰斯侯之所以益不可及也夫使侯獨竭其心力以治郡此特一人之賢也今合七邑之賢而共治之古聖賢所以相天下之道也其事非稍闢略禮法而以精意相通則不可成侯深然之茲聞侯所以待諸邑者既如予之所云而諸邑皆摩厲以道以共成侯志一郡七邑其意之流通如一體也則其假一日之便而進祝于侯當與世俗之爲祝者不

泌十九

三

同矣侯又安得而不許之嗟乎以諸君之意使得有如古之詩人者出歌之于時以附于大雅之後則其文辭之所表著當何如也而予愧鄙劣不能有以副諸君之請因謂王子曰嘉郡文學之地而侯方振之必有能言者歌侯行事以媲美於古子亦當努力矣

壽封君南莊處士澶淵晁翁序

予嘗讀詩至衛魏之間誦考槃十畝之篇作而歎曰嗟乎魏舜禹故都周同姓之封而衛康叔之國也有先王之遺風焉宜其多賢也然予觀春秋時衛魏政亂矣賢者仕不得志而簡兮北門詩人傷之彼其往逝而不出幽隱而自寬夫亦有迫于時者與其託河澗場圃之區

以終其身者豈誠得已哉子又以深歎其時也而澶淵在衛魏間地當兩河介四達之路諸侯數嘗會盟而楚漢方戰守鴻溝白馬之境軍數往來而至宋人遂以邊虜用爲相持而子聞其中頗無名山巨險之限而扼以蔽敵當此之時民亦亟已又何暇有隱者之從容乎子竊重歎之自明興重關列徼不啻百二諸衛魏郡縣不復被邊而輟處其中爲京師作輔澶淵實稱雄州焉百姓又安涵濡政化而士大夫依日月之際功名俱著于時間者二三諸老列在九卿爲賢股肱而檢討晁子以文學侍從與諸老出入金馬間聲施籍甚其餘乘時奮起彬彬不可勝數自茲以來天下無不稱澶淵之盛

泌十九

四

者矣蓋世亂則羣龍在野世治則鳳麟遊朝時之所值固不同也而子與晁子遊聞其尊大人古澶先生者獨以隱得居其鄉子又私慕焉先生自少時則當隆治之世顧不喜仕進安意田里勤身力作以率其下給公上之賦而不務殖產積蓄故其家常貧然先生多大度意恬如也當其平居時旣已不振及其子貴終未嘗稍廣田宅治室廬爲後日計旣蒙恩以其子貴賜封矣獨歲時北向謝益辟匿不肯入州府大夫請寶禮輒卻之閭里有宴會不往亦不肯數召人宴會獨親知就見之乃見設便食相對或語合輒連日夜不罷時時召子弟鄉人問樹藝教溉治占歲穰起壽爲權人或訊田野事有

味其言之也或夸羨世人寵貴厚利輒謝休去蓋泊然
澶淵之上者七十餘年矣人亦有言吹篴有嗚吹劍以
映先生于仕進富貴猶一映也予所聞先生行義甚高
嘗慨然想其爲人思欲一從先生游登望衛魏之墟觀
古人徜徉栖隱之處其迹或有存者而先生七十餘年
與父老相傳知往昔事多矣諸澶淵興衰之際更戰爭
平定之秋抑亦有可言者乎其間城郭臺榭旣已數易
而考槃十畝之徒所稱阿澗場圃之區又知其何在也
以予聞先生雅好傳記嘗益采山經地志齊諧外史稗
官說家之類稍稍誦覽之至其人奇行偉蹟未嘗不慷
慨論列深致意焉茲其網羅散失補金匱石室之所不

泌十九

五

逮者斯亦有異聞乎予旣欲見先生而未有緣會檢討
君方奉使河洛驅馳四牡于澶淵之郊得拜先生于堂
下予乃餞而告之因曰自古隱處之士尙矣或乃政失
于上而備遭其窮幽思困阨有閔時之嗟雖考槃十畝
號能自寬而其睠傷宗國之志宜亦有不能免者獨先
生幸值治世得遂其高蹈之心此不必求之衛魏之間
而曠世之迹在是矣昔唐虞師師眾賢在位而箕山穎
水無人焉猶未足以明當時之盛唯其箕山穎水出而
後唐虞之治若培而高若湛而深乃予未知先生于箕
穎何如也澶淵之盛果如若人雖千百歲名未艾也故
予以告使君而爲先生祝

大宮保太宰嶽文默翁吳公壽序

今年爲我太宰嶽翁七十壽矣自鄉之縉紳士莫不皆
祝以言而四方諸公大夫亦莫不皆有投贈蓋翁明德
故所昭著海內者益炳朗傳誦備矣余小子不佞輒以
論人當觀其微而考德當究其隱今謂翁踐更敷歷所
至潔清惠澤在人間令名滿當世其誰以爲不然也今
謂翁表裏粹醇巨細謹勅量無不納物無不容知不知
皆稱爲仁人長者其誰異辭也是皆觀翁之大矣而未
必察其微知其隱也余小子嘗讀漢丙丞相之事而竊
歎焉方漢宣之時懲博陸之後而操切羣臣綜核名實
赫然爲漢中興非不甚美而其時稍刻責矣丙魏者固

泌十九

六

皆漢之名相宣之股肱一時同稱後世並紀而魏猶不
免以威嚴稱意蓋英君在上勢固爾也當是時獨丙丞
相尙寬大不肯按驗官屬而人稱之然亦不過以爲略
小事知大體而已乃余觀丙實欲簡按治寬法罔以矯
操切之敝救綜核之繁而默挽孝宣之治縱未盡能然
足爲君德之補多矣而丙旣不自露人亦無由知之若
丙丞相者其有古大臣之遺者哉唯我 肅皇帝御極
以來其明日月其威雷霆眞五帝神聖匪獨漢之英君
也而奉行者或失之過柄事者或因而爲奸翁以其時
掌天官受委任其亦有難者翁獨秉至誠厲精白如冰
之雜汙泥而其色瑩如玉之蘊璞石而其光含日夜思

所以幹旋政途匡弼治道而或未可得則一切爲渾厚
爲深沈用舍有當于人則推曰此天子之明非部所
及否則引曰此部之失 上誤從之凡所用才賢布列
在位而人不知其爲翁力以翁未嘗爲己功也凡所黜
不肖而人不知其爲翁能以翁未嘗爲己快也非獨讓
權亦且辭名匪獨歸恩亦且分怨匪獨不露于言亦且
不露于迹是以人鮮能知亦鮮能述而翁實以渾厚深
沈行寬大之意以助 神聖之德培 國家無疆之基
則心可通天地志可質金石非天下之大忠不能也處
溷濁之羣而不滓居震撼之地而不搖至和之中有至
介焉非天下之大勇不能也而人徒稱其潔清服其粹

泌十九

七

醇謹勅雖知翁矣而豈足以窺翁之微識翁之隱哉蓋
翁眞古大臣之不可及者矣竊嘗聞之世之所章而顯
者人之所知也其所微而隱者天之所鑒也鑒之也深
則與之也至與之也至則厚之也篤今翁以七十而耳
目聰明手足便利起居堅強若五十許人耳而又養性
得道嗇情怡神天將開翁以喬松之壽未艾也翁名位
既極與其夫人諧老四子躋清曹秘署曳紫綬懷金章
光采照映而小者亦奇如莫邪出礪渥注汗血方騰躍
而起天將貽翁以寶氏之福未已也豈天所以鑒而與
之者獨殊耶抑其微與隱者有深契耶余小子忝子婿
之列附肺腑之誼出而從翁朝著入而侍翁家庭或庶

幾知翁之心者而智術短淺不足以窺其淵微識其隱
奧而翁又不露莫能知之唯曰世有如余之知丙吉者
焉其必能識翁矣

贈朱母碩人六表壽序

始予束髮與朱子鎮伯交善當是時鎮伯之嚴君尙無
恙也而聞其家事往往從鎮伯之母碩人是決予固知
其嚴君自布衣崛起世所稱賢豪長者也而願以從中
決事予竊怪碩人之能心獨奇焉以問鎮伯云父獨以
儻蕩大度擇人爲端呼吸俯仰轉圓趨便識贏縮大指
不失計算而已至其剝絮諸務錢穀出入僮僕食口多
寡作業上下賓客往來穰惡豐殺之宜積羨纖微之較

泌十九

八

父未嘗沾沾與也卽大事入而咨母設難而詰疑詳書
而審策乃起而如鷲之翼風焉子乃歎其嚴君不階尺
寸崛起自振于時其事固有以哉彼世之較升斗積錙
銖身佩輪手提衡磨吻擢筋而不得息者此擔夫販兒
爭一錐者耳非千金之度也縱微時而起嗇亦非豪舉
之業也獨朱丈乃爾然非有贊之于內亦何以輔其志
而雍容以成之哉會無何而丈卽世鎮伯曾未弱冠諸
按行其家者不知其家之失嚴君也自內外上下安堵
家亦不知其易世也獨纍纍撫其弱子相與爲命以暨
子成立予以是重歎碩人之賢或言婦職中匱德在無
非而已在昔禮之所載詩人之所咏其所可見者不過

施醴初經蘋蘩絺綌之事所以施之室家承敬養而將宗祀云耳非有才能表見之盛而其遺值發燭亦不過溫惠淑慎矢靡他耳又無有持門戶而起其家者是則然矣然子嘗讀司馬氏貫穿數千載問序述古聖賢忠臣烈士壯偉之蹟而寡清者特以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爲築懷清之臺因而得書清窮鄉寡廬上與數千載間賢士大夫同附青雲而垂不朽容有以遷史爲過然不循常蹈故乃世庸軌得一足奇可以表見耳且當三代時受田之制定故無甚貧之人亦無千金之家女生其時其才雖有富家之吉無所得施及其孀也無甚貧則不待持無千金則其持不待力宜其所可見者惟

泌十九

九

女德而已此先王之治化則然也自周之衰而其民無制于是往往得致千金而貨殖諸人作以夫既以致千金之家乃其內不能持墮其丈夫之業無矣貽燕其子以保于後世則豈明知者之所忍哉且子嘗覽貨殖諸人非苟爲貴也彼其抱天下之才鬱而不能盡用因翫世以釣奇耳觀朱公霸業之餘烈可見矣子固嘗稱朱丈以爲朱公晚居五湖今湖濱之朱豈其苗裔耶不然何其意之奇也而碩人以獲自持與寡清適合子是以兩奇之今年七月爲碩人周甲子初度之辰所嘗與鎮伯游者數十百人將以爲壽而湯子朱子相繼來徵子言初碩人以鎮伯弱而嚴君卽世縱其子多所招致賢

者與游築館第設供張甚盛使歲時誦歌其中日夜趣其子與所游者奮厲于學故鎮伯學亦成矣而中忽以病碩人驚亦病鎮伯力疾多方以瘡母病病良已而鎮伯亦差至是率諸孫捧觴上壽相對以慶人以鎮伯孝感也二子與鎮伯游甚久言備知碩人往治酒肉蒸嘗甚敬事始吮疽割股力行所難甚篤故有鎮伯孝養知者以碩人感之也嗟乎碩人至是與詩禮將合當過寡清遠甚而鎮伯雅志道義日夜力學以待用士多稱嚮之昔朱公不得爲有子矣使太史而在其序述之者何如而子非其才也徒以爲碩人

壽封君毅齋江翁六十序

泌十九

十

予讀載籍觀古先王養老之禮鄉國燕食之儀胡家杖見之節其道備矣然予竊疑先王明禮定制朝廷之上以示有尊百官趨事拜起就列而父老或乃起閭閻被延進而乃坐而乞言袒割醕饋至有就而不敢致憲而不敢乞者如其義也亦少衰矣予意當先王貴爵尙齒必有元老耆舊有以稱其禮者未必其出於閭閻也然子聞先王之禮非徒以隆高年而飭體貌也所以尊有德而尙治化也設使閭閻如箕山渭水之間其人卽出此其禮當何如哉卽其有不稱德使先王舉憲乞就問之禮備淳史記善之官此其人何以應之故此以待天下之高年殊德非必其老之云也而先王之時仁義浹

洽諸父老沐浴膏澤其漸摩所從來久矣故皆有以列先王之養其在鄉國者皆其善者也故皆能訓率子弟謹行從化力田勤穡以奉明教知法守是以先王化道淳美風俗長厚繇父老爲之先子弟有所率也要足以興化善俗豈必其德之大小哉而自近世以來養老之義不可復見而閭閻篤行之人往往被褐懷玉白首以老不知有禮節之殊其子弟親戚鄉黨具服其德而無以稱其尊崇之志則歲于生辰置酒張樂捧觴前拜起舞爲壽歌呼醉懽斯亦先王燕養之遺意已而又徵文辭廣賦頌附于青雲以施海內明當世嘉樂之心佐典禮之所不及此非其盛與乃子見南豐士人所以道述

泌十九

二

江翁之事予心獨喜之夫以翁之獨行卓越隱于閭閻年且老而德益著郡邑歸誠千里誦善此其在先王之民之賢者矣其爲人廩然有古好義之心慕振施務急難輕假貸食貧乏修圯橋治廢道人皆言江翁家不裕而多慷慨之度其意豁如也無尺寸之籍而鄉人輸情有事就直民爲之罷訟此其所積累深矣明興當列聖致治之緒上嘉帝皇修近世之闕其于養老稍稍而備江翁獨仰承數十年之間涵濡久遠而明天子益纂統業務超軼自古議禮崇化歲時下有司存問父老申肉帛之詔而江翁之子職方君明經起家列在名署承寵恩受封錫則翁訓率子弟尤足表白故已託之青雲之

上非復昔之閭閻矣是聖朝之所以尊禮者豈在先王下哉今年冬江翁以六十初度南豐士人方舉賦頌之典而屬之于予予未嘗識江翁而與諸士人游時數聞江翁賢職方君又予所善也以予觀于職方得博學文雅而謹飭好修志常有以自下者諺曰不知其人視其子予何愛不敏之辭爲翁壽哉是日也江氏子弟親戚鄉黨之眾宴飲之樂當不可勝道而職方以在朝念獨有不釋焉者然奉身事君他日益樹功名蒙光顯以爲孝親之大又不待予文矣

題畫贈李君與配同壽序

泌十九

三

昔山海經稱崑崙唯帝之下都西海流沙之西有西王母居焉儒者旣以爲詭絕不倫而東方朔所著十州記又云扶桑在東海之東其地東王公所治張華敘神異經言崑崙銅柱其高入天希有鳥所棲止其翼東覆王公西覆王母蓋相去萬九千里而王母嘗登希有之翼東會王公如瞬息云其事尤不經見誦說者所不道然子竊以爲海外之區大荒之濱少人而多曠則神氣所通靈異所聚必有鍾而獨殊者且珍奇異寶金石草木之精變產于中國之外者抑已多矣然則海外神仙之說將亦有非盡誣者與然此乃從無人之地不與世接獨居而閭處謝物而絕嗜棄人間之所資而專務吐納以成其道其于懿親天性之樂室家人事之美則已遠

矣而世固輒慕之李生宏者京兆之弟子員也其父豫菴處士與其母王碩人皆壽六十而其辰皆以九月碩人長豫菴君一日耳于是有繪王公王母託諸仙以爲壽者而宏請其說于予予惟世之人略近貴遠喜奇忽常好聞一切誕漫之事以爲是不數于耳目而足詭于人不不知世所常有者亦正足以爲奇也彼仙者吾不獲見不能斷其有無卽有之亦予所謂海外大荒寂寞之處耳不可以施于人世而古之言仙者亦復厭其寂寞而云有瑤池瓊臺琉宮玄圃丹闕翠房謂蓬萊方丈諸山皆金銀爲室光碧照映度爲高明疏朗眞仙所居今繪者亦稍取此然則仙者猶有待于外以爲侈耶夫京

必十九

十三

師天下之樞而帝之上都也宮闕殿庭之盛與天並隆四海九州窮鄉下邑之人有白首望京師而不得入且觀者亦何以異蓬萊諸山望其氣而不能至者耶今豫菴君獨遨遊京師間爲上都之人仰觀太乙鉤陳象衛之下如附天而趨其生亦榮矣卽生上都而其人或困于作業事拙于養亦無以自愉而豫菴君獨善積著轉轂交售坐而爲素封時從縉紳車騎往來造請有游閑之名其配又能攻茹纖儉力勤其家而治資飭具以助君游君內外饒洽並躋樂康與其配同德偕老生同歲歲又同月其辰又相繼以日諸子宏與棗憲旁立雅勅孫復滿前于是備宴喜召賓客擊鐘吹竽奉觴前壽華

髮未白朱顏始能起居安寧顧盼虞悅駢簪委紱羅綺間躍使窮鄉下邑不能一至上都生上都而困業拙養其視豫菴君夫婦不猶以爲仙耶此如世之慕王公王母者亦若是矣夫人當貴實見夢景雖樂而世不貴者以非眞也卽雖有仙而不獲見與夢何異且以夫婦康壽饒樂子孫俱賢天性人事極諸慶祥此眞仙矣予聞豫菴君樂善好義能以禮教于家使希古大隱居市蜺污濯利不受瑤垢于俗吸清含華蒙被懿德斯又仙之難者而宏誦法詩書他日能致青雲變化雨澤使父母尊顯又何必仙之慕耶宏宇德夫從子游故子與言

送郡推周子壽其親西閒封君序

必十九

十四

始周子舉進士于朝數與董子游樂也而周子獨私念其親西閒君之家居每時時與董子言之董子曰夫人親之教其子也豈不欲其策名天子之廷乘時奮揚以爲父母之榮乎夫人子奉其親之教也亦豈不欲致身于時借日月之光以顯其親而遂其志乎然道有不可必而時有不易致今周子旣得之矣此父母之所深願而西閒君之所至樂也子亦宜有以自解者而又何爲乎然周子獨時時言之不置旣而周子謁選得徽之節推人皆以周子之材宜列清朝備侍從居內不當以外充郡縣之選而周子獨喜乃過董子而問言董子曰周子之喜宜矣且毛氏當末世受一府檄耳而所以喜者

以爲親也今周子獨生明盛之時上逢聖天子親奉大對顯擢名郡而因南還得見西閒君子武源蘭山之間而宗族親戚交游之眾方泛樓船並茗雪設彩張旆百里之間觴酒日至周子曳組垂紱率子姓昆弟百拜堂下起舞爲壽紛羅雜穀陳鐘鼓調歌絃宴飲歌呼赴節會響而西閒君朱顏緋衣與士大夫揖讓進退舉子之觴諸閭閻父老相望歎息冠蓋接道雍容甚都斯比之毛氏不亦盛與周子昔日之所以私念者至是而益釋矣周子曰子必有進之董子曰子何以進吾子夫事君策名通籍于朝割符于外人臣之茂榮也顯親遂志上得以効職下得以寵歸人子之至願也子何以進吾子

泌十九

五

雖然子竊聞古之君子所以事親者非獨以顯親也所以顯其教也故夫洗心濯德畢義願忠事君之道也勵精淬志竭能盡勞効職之法也內勅外慎精白謹嚴者持身之矩也此賢父之所以爲教而孝子之所以不違者也子聞西閒君古道篤厚隱德田野有積仁累義之風可以爲賢已其所以訓周子者其言必知大指其要歸于忠孝其辭凜凜不渝可謂知所教已而周子慷慨俶儻博洽奮厲予自少時游知其不羣也今其之郡子知其以儒雅飭政內多平恕之心而外有不可之法其持身效職兢兢焉不失尺寸以日夜思忠其君則仰有明陟俯獲頌聲而徽之一郡數邑必皆戴周子以爲

賢其君子賦歌以爲紀其小人籲禱以爲祝其紀且祝者必本其父母以爲厚則是周子以一郡數邑之感頌而爲西閒君壽也而一郡數邑無不知有西閒君之教者則其所以顯者又豈特親交閭巷之私趨賀之盛燕喜鼓樂之華而已哉周子且進于是矣雖然子知周子者彼其志益遠矣由是而列天子左右出入禁闈立躋廟堂使他日得以樹聲海內則西閒君之教又不止顯于一郡數邑者是則周子勉之而已子與周子游蓋久于其別也輒再進其說爲稱觴之助且有俟于以他日何如也西閒君壽六十有四其誕辰六月而周子以冬爲壽者以趨拜爲期不以常俗爲禮云

泌十九

六

壽泉石紀翁七表序

子嘗讀載籍而觀古先王之時何其人之慤而愿質而不文而其俗之易于爲善也老子言土德不德漢人稱良玉不琢夫以其本質而施之未雕琢之化民不見可好上不見可述安常順故而已其何與德之有自先王之教衰而戰國諸侯之間士以縱橫短長捍闢反覆一切險詭之說用而秦又厲以權術文法至君臣父子親戚之間瞬息異變人不可保愿慤忠實抱義而久孤于世士皆羞語焉故曰何知仁義習俗已成而不可返矣雖秦失其道而魚爛河決亦民之勢然也故夫古之易治與後世之不易返亦自其人之愿慤與否而已矣紀

子宗周者少長與余交善予嘗與上下古今而論世變之異慨然思先王之時之人而其尊君紀翁者數聽而稱之因獲從翁潯上移日夕不能罷去潯吳興之僻鄉也而吳興浙之僻郡也其人寡貴介游閑而亦無甚貧者僻陋之效也予少時見其長老往往多麋鹿食飲有終身不知官府者少年力田作治桑棗鮮爭而簡訟而潯又吳興間所稱腐潯者言其不能堅訟如腐之易潰也及予壯而郡稍好侈而務勝心竊慮之及宦游以賜告歸則見其獄訟蜂興至不可勝數而潯赴臺司告攝多者至數十百人每訟入潯居邑之十六七焉昔稱腐者化爲金鐵矣何俗之易變也愈益慮之及于去復仕

泌一九

十七

而茲歸則爭逮日繁郡或持旌格捕負固樹幟吏莫敢問而海上攻據城邑勢尤震動而吳興城門亦嘗晝閉因竊歎詩之國風以一國之風形天下卽此以見彼也小雅以小已得失其流及上因微以驗大也故夫民俗之變自一鄉一郡而可知矣夫俗之數變寇攘之所由起也豈必前世蓋于今爲烈矣豈必先王之人之不易見蓋予雖欲追數十年前以前所見諸長老純樸之民而不可得矣獨憶曩從紀翁以來其冥游起居行事大略可一一記也其言久不久皆可覆而稽也故予獨幸見紀翁翁少讀書不喜經生業不樂仕進嘗居一園種菊數百本四方人皆稱紀翁菊每秋時菊始華客至者冠

蓋填集翁乃悵然曰豈可使爲貴客媒耶遂拔不種乃獨行汲灌畦藝他樹木取蔥蔚而已潯近市嘗居市肆間守不二價雖三尺童子知紀翁價不易也其家約自遺穗墜粒行撥俛拾不得輕一錢然義所不可雖千金不動平居怡然與人周流當其見所定雖百夫不能奪也交友不爲喟喟然久不見不加勤及見不媚自持身及繩束子弟皆有法度不得失尺寸予曩見紀翁以至于今蓋始終如一日矣使儒者論之其居市有康伯之風其拔菊有支遁放鶴之意其灌園有漢陰丈人之高其家約有任公之勤交友有晏子之義訓勸子弟有石氏之醇謹而翁獨以身隱矣安用文之反裘而蒙不欲

泌十九

十六

知于世而世亦無從知也貌不踰于時人名不挂于朝籍宜人之無得而稱焉而不知其韜光潛淵所以爲先生愿慤之遺風玉之不琢而德之不華者也今年月紀翁年七十矣潯人士皆思所以前爲翁壽者予爲古先王貴齒尙德所以維持風俗而懼其變也而其民亦率從而聽法焉所以不遂至于變也使潯皆知老成者爲法則猶可以及返使在所皆得老成者以有取法則何以異于先王之時也故稱古昔極世變而潯吾土也欲其急返尤切焉故以告潯人士而爲翁壽宗周翁仲子舉于鄉其季與孫皆游於學而孫爲選首紀氏彬彬興矣然皆知其古道必喜予言而爲翁稱觴之勸

壽封君玉溪七十序

古之人宴飲相祝則起而為壽詩之歌君子曰萬年祝之至也然未聞有用生辰而為祝壽者自漢以來諸名家藝文所載其賦頌多矣獨不見所為由壽而作者近世生辰之祝始盛而其當紀之年則尤盛焉或言其非古予以孔子稱父母之年當知也其逢辰度紀則親之加年始焉其人子有不當知而慶者乎其親戚交游有不同其所親人子之情相慶而祝者乎故用辰為壽子之慶其親親戚交游同其子之情而相慶可知也異乎古而合于義者也予嘗見士大夫家當其親則親戚交游往往屬名家藉重徵文辭廣歌頌張縣前

必十九

五

燦然盛矣蓋近世藝文所載即名家由壽而作者得什之三焉斯亦多已戶曹吳子定夫與予同進士于朝相善也其親玉溪壽七十年之冬仲實逢其辰而先是天子以太廟成加恩廷臣封玉溪以其子官戶曹主事會主事君方奉使還報守官曹中而玉溪翁家居于是與同進士而在朝者咸相慶主事君而屬予文以為玉溪翁壽予惟古之人所以貴壽者為其積德體道身率行義足以式邦人而示四方也故文辭歌頌者所以形容其德美傳誦其實播之詞林垂示永久立邦人四方之準者也故行而作則言而有稽觀風者有采紀傳者有述非徒以相慶之情而已也予乃聞玉溪翁好讀書

負志意多感樂欲一有所施用久矣嘗試為丞專以德惠佐百姓而未幾乞老雖不能受其志不可量也既罷居益務惇睦尚質本業崇雅黜滄南海人皆重其家行教子弟有法訓以忠孝博書傳考當世之業定夫既進用貴矣而諸子及孫皆彬彬盡興于學每為書與定夫未嘗不反覆事君厲官之義三致意焉願屈下僚不竟其志然其所自樹立者亦足自見已今七十而壽康躬荷天子之顯命有子立朝諸子及孫族姓內外親戚交游羅拜上壽德厚明著而文辭歌頌之設皆有其實矣豈徒以世俗之相慶者比耶其著于詞林固當而惜子非名家不足以表章德壽之略然如玉溪翁所自見定夫又砥淬任職多士人所樂與其自朝之名公彥儒及其親戚交游之賢而有文者必有起而述之使邦人可法四方可誦矣乃謝諸同進士而告不敏曰予姑以是為定夫之當慶可也

必一九

三

泌園集卷十九

明烏程董份著

尚友堂詩集序

龔使君之守嘉興也有詩二帙其門人諸文學纂之屬邑諸令君梓之而傳之藝林播之天下皆以其不煩繩削而出自性情無事琢磨而動合風雅得章左司之沖澹探王右丞之雅醇詩信美已而予獨美其嘉興之政因論次焉蓋予嘗觀畫家之說矣夫畫有神品有逸品畫至于神極矣而識者以逸品為最上何哉蓋神者精畫之諸法而至其極焉者也逸者超畫之諸法而至其極焉者也故宋元君見畫史之盤礴而稱其善者固以其逸也夫政亦有之昔宓子賤巫馬期皆孔門之弟子春秋之高賢也巫馬期戴星出入勤勞而單父治宓子賤彈琴不下堂暇豫而單父亦治然數千載之下誦宓子之賢者至今益盛不衰此亦以其逸也謂之逸者若有意若無意越拘攣之見登昭曠之原單父之政以琴而益賢嘉興之政以詩而益顯古今不同其為逸則一也夫嘉興者吳越間一都會也地大人眾而物蕃其人輕心足智習文法喜許爭間者因睚眦乘瑕釁三人成虎十夫撓椎民既蜂擁蝟興而屬以鷹擊毛摯大獄數起訟多無窮而數百千人方攘臂以繼其後人皆錯愕謂莫可為矣獨龔使君至則斲雕破觚闢網疎目一切

泌二十

嘉業堂校刊

與民更始去其苛察繚繞使得反其真除其煩憊疾苦使皆安其業而使君嘗為令茲郡矣民皆稱其神明戴其鎮靜神明則不可欺鎮靜則治不擾服之既久令之益孚民皆悟其爭之為非而知其認之無益數年之構結者不踰時而散百里之赴愬者望庭而還遂曠然一變其俗銷其萌弭其隙若使君者真有大造于嘉興者也故觀嘉興之政者見其案無停剖獄無繁逮事無淹刻應無愆期何其綜理之周若彼也及其與使君晤也則見其文無操切法無糾纏內無滯疑外無牽掣又何其優游之適若此也而使君性本恬愉度復弘廓方與郡之諸僚及其諸屬皆簡其禮文浹以志意怡然無間也而諸僚諸屬亦皆同心壹德佐其治化贊其弛張翕然相成焉蓋使君益以逸矣郡故有二湖稍稍起臺榭而使君以湖為習池臺榭為滕閣往往偃息于此居則坐嘯出則行歌俛仰無累樂也而郡之諸縉紳及諸過使客冠蓋接軫類皆閑于文學善于辭賦使君咏而縉紳冠蓋和焉諸僚諸屬亦相次酬答其樂滋甚而烟雨微茫田原錯雜則植耒之輩鼓柷之徒興于作勞悠于遠逝途謳溪唱交響互發而使君于此樂不可言歌咏日益富矣故使君雖蒞郡政而其才灑然出繩墨之外其趣眇然在江湖之間其氣翩然出霄漢之上予嘗謂使君之才天下之逸才也使君之趣天下之逸趣也使

泌二十

二

君之氣天下之逸氣也斯所謂若有若無越拘攣而登
昭曠者乎以是三逸者成之于政託之于詩則雖天台
之聲作金石楚郢之調引商徵推而續甘棠苾蒨之章
續素絲委蛇之什將無不可者何渠不若王韋乎又何
渠止于王韋乎古言河潤九里子家切壤滋使君餘波
之潤久矣故本其德政而並著之使君錫山人別號毅
所適天子美其政之卓異超晉浙藩參知蓋異數云

奉贈太子太保大司馬峒翁張公歸蜀序

初大司馬張公辭位上固留而公數引疾稱篤重違其
志賜乘傳歸矣不穀之子醇奉使蜀國將過公縣車第
謁焉頻行踞而請曰昔漢李司隸爲當世望數戒門弗

泌二十

三

受謁而孔融自詭通家得召見史冊載爲美談今公望
重于李遠甚而異日者數進小子醇慰籍之固以通家
義也茲萬里往而無家大人一言其何以授謁乎子曰
醇來汝卽無請吾固當發之汝獨不聞過河洛而思禹
功者哉夫公有大造于浙者也公身事三朝所策樹功
炳朗在天下吾老弗盡著獨嘗著其定浙二變者爲記
矣浙人一日無忘父母之國則一日不當忘戡定之功
吾是以重申之使汝子孫世世弗忘以附河洛之義非
獨爲授謁資也先是浙以兵變聞矣天下方承平而浙
首難廟堂愕焉會公自邊鎮召還佐司馬矣皆以當今
有文武才爲國家緩急匡濟其艱者非公不可乃白上

命往綏焉公方還席未煖而朝辭暮卽出叱其馭驅之
再決旬抵浙未至百里而民變有端矣報數十至始公
自長安出客有建議言浙鎮無他兵今公從邊鎮來宜
遂請益募三河六郡良家子而令邊故所任將提之以
壯我軍勢寒賊心此制浙一奇也公笑弗應至是客見
爲失計皆起曰急矣恨不早募以至于此今且駐旁近
郡徵兵審進退察機宜而令士以空拳冒白刃縱自輕
奈國體何公復笑不應疾驅之驅且至以日中入幕府
車未及解驂餐未及下咽參庭之僚未畢登壇之令未
施而反者攘臂羣噪幕府前蜂屯蟻擁卽大澤之斬木
揭竿不驟于此矣因分劫里閭呼號擊撞卽武安之屋

泌二十

四

瓦皆震不懼于此矣遂乘夜縱火焚杆燎閭卽咸陽之
慘不烈于此矣而公行不提偏師至無一旅百官辟匿
左右烏鼠竄乃大開轅門挺身介輿出牆屏外而前無
列挺後無關戟旁無指使卽郭汾陽之單騎龔水衡之
單車段太尉之疋馬蹙卒勢不孤于此矣而乃騫地運
謀令人鑿空往說遂能使脫巾犯上之兵轉而爲反戈
討賊之役于是露穎提賊者盈塗連鏡獻俘者塞路而
公徐自轅門外登堂皇據座臬其馘懸藁街受其俘櫟
諸社或箠或釋事定直須與耳語載子定變記中定旣
久公獨念剋伐者一時之微權名分者百世之大法反
戈餘黨權或可原而脫巾渠魁法必不育乃下檄明諭

俾每營縛首難者二人則一營千人可以免死于是千人皆稽首願縛而二人亦延首就縛而公亦無偏師壓之一旅督趣顏色不變聲氣不動而綱常以正國法以伸事益大定矣亦直須臾耳夫兵民之亂相乘其勢相倚民既踵亂而兵無助虐已幸矣而今以亂兵攻亂民天下之至奇也兵既已効討賊之勞又追治其犯上之罪而坐令自縛不迫以威尤天下之至奇至奇者也微乎微乎人莫能窺淵乎淵乎鬼莫能測不圖哉難定亂之神速深妙至此也浙自是得爲安土復稱樂國吾謂不可一日忘公者然與否與然此特自吾浙言之也自撫釐諸公以來鮮有兼鎮者有之亦二三鎮耳而公獨

泌二十

五

易五鎮有事則馬首北嚮南有警則車轅南指車轍馬跡徧天下半公所經略亦勞矣凡在五鎮皆捍大患當大事其奇略與浙等公所樹立亦顯矣有大臣如此方鞠躬畢力圖報稱于前而忌才妒功者從而媒孽于後此巷伯之所欲投畀有昊而屈原之所以問天也天乎人何尤哉然詩三百篇皆賢聖發憤之所爲作而屈原之賦尤有離憂焉公文章追秦逼漢而詞賦出騷入雅自英少有天下名天將使公益究其業爲一代宗耶而子聞蜀大莪之山高出五嶽接崑崙西域上與天通將有神仙往來其間公庶幾一遇焉而漢留侯者張之先世也佐漢興帝業而一過穀城山載黃石從赤松子遊

矣安知大莪非穀城耶公且將延年得道有真樂而詩之發憤騷之離憂又何足言哉小子醇其爲我捧觴上千歲壽致萬里不忘之思焉因書畀之

奉贈右司馬大中丞一翁溫公以大司徒召還序

明興統置天下諸省以浙爲首而武林爲浙開府鎮地天下言都會者必先焉自兵首難以餉不繼脫巾謀困枯眾圖逆而民以吏不平亦乘釁攘臂起而折竿斬木焚杆城邑間逆益甚蓋武林浹嬰二變遠近繹騷先是開府亦倉卒應其變運奇謀成戰功取渠魁櫟諸社懸諸藁街已而案黨惡究反仄正法紀浙亦稍稍定矣而天子以浙首省將刑政教四方之浙始而繹騷之謂

泌二十一

六

何宜遂得人及其定益安輯之爲久遠無窮計乃疇咨九卿大臣有天下重望任匡濟者鎮撫焉而大廷尉溫公晉右司馬大中丞以往蓋異數也而溫公者早以弱冠發省解天下言才猷超出者必推公繼以高第領鉅邑天下言治行卓異者必推公繼以召選居諫垣天下言忠貞特立直節慷慨者必推公繼爲廷尉而守法不阿斥強佞不顧則忠直益顯蓋溫公儻非常人也或言公神采飛動名滿宇宙志薄雲霄文武運動不測今載旗鼓持斧鉞而來其將有所震撼乎夫御馭馬者急其銜折雖定而始嘗多變公或有以懲之矣而公則以施政有時而議治有本方變興而振揚天子之威靈奮

迅襲伐以杜覺難固一時制禦之權不可無也及已定而播宣天子之德化懷柔綏戢以保黎元實百世治安之本其可忽乎故雷霆之後必有霽日霜雪之後必繼陽春此天道也順天道以安天下者聖皇之仁奉天道以奠一隅者疆臣之職吾知所處矣且浙自知其夙負大慙則懷疑數罹重懲則抱怵古云傷弓之鳥見虛弦而驚脫餌之魚望鉤影而逝言其易疑而怵也故古人之治民如烹鮮惟恐傷之而古人之臨民如馭朽惟恐或失當其疑且怵而寬之不暇慰之不遑又可急乎故公至而兵變民變一切置弗問曠然與之相忘豁然與之更始熙然與之休息使之洞然無疑坦然而無怵而公

泌二十

七

益飭吏加意拊循除其疾苦俾吏敦悃尙簡易則人不苦煩文矣崇節儉去奢靡則人不苦浮費矣黜苞苴罷掊尅則人不苦橫征矣察誣罔辨屈抑則人不苦沈冤矣公大槩破觚斲雕闢網疎目其條令約束莫非便宜操縱弛張皆有端緒諸治績不可勝道者而其本則公精白之操凜如冰霜端介之守確如金石而鎮靜如太山聲色不動淵閔如渤海涯涘莫窺故人服之既深信之有素不驅而自順不迫而自從也蓋天下知公之才而公實厚于德天下稱公之政而公獨先于教公以人性莫不善而蹈辟抵禁不能自免則無以曉之也人心莫不欲善而按途求轍莫能自繇則無以導之也此

所使之教未形而部治之率未順也故著齊民要書使吏奉行人傳誦教以孝弟焉而人知愛親則不敢犯上矣教以禮讓焉而人知守分則不敢踰法矣教以稼穡焉而人皆樂業則不肯輕生矣公在鎮既久其教益行幕府不勞郡國無事旗鼓載而不弛斧鉞陳而不試鞭箠用而不數犴狴設而不繁嘗閱兵較武而行伍踴躍轅門肅齊衽金革挺干戈居則誓以捐軀行則爭相愾敵而兵皆勝兵矣每嘗按民間俗而閭閻劬勤田野戮力家機籽戶耒耜入則懷仁出則慕義而民皆良民矣而倭黠夷也矚中國有故則蝟興蜂擁莫遏其端詞中國有備則狐鼠鼠伏莫知其所于是外之刺赤白囊以

泌二十一

八

報警者既皆無聞內之探赤白丸以行斫者尤絕無迹千里息烽烟百城免笳戍歌謠興而頌聲作宴如也謚如也夫浙之封疆如故控扼不改也本爲首省而倭爲亂區今又仍爲樂國今之捐軀愾敵之士固嚮脫巾之徒今懷之仁慕義之儔固嚮攘臂之眾也何嚮者繹騷之如彼而今輯安之若此也此其明効大驗章章矣至是而天子以公能稱任使副簡命亟馳召公而陳守者最能奉公教而率吏以安民者也因與其倅徵子言書之

仁聲錄序

吳江當孔道之衝縉紳往來其郊者帆檣如織而其民

喜文法習律令好氣舞智獄訟之繁比一大府矣而錢穀尤甲天下比一小省矣以是縣號難治者必以吳江爲首稱而士之待選公車者莫不畏避之獨仁宇徐侯者大梁世家洛陽才子性倜儻爽朗視天下事無不可爲意豁如也當下車而民投牒懇者一日以數百千計吏抱牘上者一日以數十百計侯俯仰指顧牒至立剖牘上立判咸察其情而異其治所治卽愚弱雖有坐必輕比原之所治卽豪黠雖巧文必重法案之如秦鏡發函無遺照如太阿出匣無留鋒原必宜矜案必當罪以是吏皆束手民皆斂迹而吳江之獄訟益簡矣至于貢賦而縣額歲以數十萬計民逋亦歲以數萬計侯俯仰

泌二十

九

指顧條其當急寬其可緩咸酌其期而與之約卽約未及雖上有督責弗加催卽約及之雖下有強梁弗敢後如理亂絲引其緒如解糾繩挈其端緩而不弛急而不紊以是上多報課下多樂輸而吳江之錢穀益集矣然侯虛中坦蕩闊達不小拘喜交游好接納望柁檣出郊不厭周旋揖讓雍容縉紳間數款洽自暢人若不見其有事者而臨事事辦臨民服非才之卓絕而所至裕如者能之耶蓋天下所難侯所獨易斯亦已奇矣而侯心惻怛燭民隱憫民窮視民窘艱若己偏側視民疾苦若己痼瘕而縣左江右湖數被水墊溺侯旣多方救護振悼不遑矣乃壬午之夏湖忽震蕩風如颶作濤如海

翻吳父老言湖嘯者是也而簡村諸區屋漂如墟齒積如筍真有漢所謂殫閭爲河者直須臾耳侯登城望洋日夜爲民慟會填撫中丞按部使者皆駭亟檄府丞行水侯與行水慟益哀淚承睫沾臆不止見之有傷心者府丞亦惻怛人也亟辭去還白兩公而兩公尤惻怛亟以具聞荷天子浩蕩恩賜蠲與賑而吳江所賑蠲獨爲諸他縣先侯精誠之感也當是時也侯旣爲民哀慟而未知中朝軫憐故作詩二章以寫其憂時之思而志其籲天之懇蓋仁心爲質而發于幽愁寓于詠歎非徒以詞也而吳江士人皆戴侯之仁而悲其意咨嗟興慨激烈和歌遂彙以成編題其名曰仁聲錄而別駕王君者

泌二十

十

世與子善數過子乞言子惟吳江爲天下至難而遭湖嘯至變獨賴侯得蠲與賑是歲災而不害今歲則夏霖秋霽稱大有年雖淳于所言甌窶滿溝汙邪滿車而周頌所賦十千維耦萬億及秬者靡以加矣故侯轉難爲易者固才之卓絕而化災爲豐者非感之精誠耶昔春秋齊魯之諸侯皆以一善言而同天意非徒以言也及漢王遵誓以身填金堤而弭河決亦非徒以誓也蓋其感之者深矣然予觀太史公纂河渠書以繼禹貢謂爲瓠子之歌而作也夫瓠子豈足當禹貢哉而太史美其歌序其意紀一時之變而附千古之典焉蓋史家之體然也予嘗承乏史氏茲方伏田畝間而吳江實先人墳

墓處幸松楸之無恙喜禾黍之告登皆侯賜也遂因王君之請而紀之以附于瓠子之義云

吳江明府趙侯異政編序

此明府趙侯奏三年之績而邑中大夫士敘述其異政而頌稱之者也予惟天下之馬一也而渥注之馬獨有異焉者以其行空而無迹也天下之劍一也而含光之劍獨有異焉者以其觸物而不知也故漢之善治邑者必稱卓異而中牟有三異焉若趙侯之異政多矣而予請以其大者爲當世誦之可乎夫趙侯之在眞州本以卓異被選擇而改吳江者也吳江以一邑而錢穀之征四十餘萬蓋合天下轉漕四百萬吳江以彈丸地而當

泌二十

十一

天下十之一矣賦既獨重逋亦獨多故征科甚難而早潦荐仍逋益甚焉當路恐逋之積而益弛也數下郡縣督趣之刻責之甚急諸他縣恐逋之弛而負累也數追逮之比併之益急而侯獨曰當荐荒時民方多流亡吾弗忍以征逋而促之亡也屬春夏時民方就田業吾弗忍以征逋而廢其業也遂曠然與民休息悉罷遺縣中諸役歸之農或親行阡陌勸之農數月間未嘗一言及逋也及秋而立期限征之則比如期爭先趨限恐後而侯不動聲色不煩鞭笞以數旬間而數十萬之額足以此一異也轉漕之卒在通都大郡彈壓者眾猶恣睢焉若吳江孤懸固其所甘心而無忌者也間者至有犯縣

之車輿者矣其魚肉我民者何如涉及是而諸卒入境聞侯之政者則皆驚曰是赫然威名不易犯也及其長至庭而侯諭之以禮馭之以法則又皆服曰是毅然禮法不可犯也蓋長以誠卒卒以語長其銳稍沮而意銷矣侯乃進其長而言曰夫漕所以多競者以其眾且雜也今與汝約凡兌米日有數毋緩而計其兌數以爲人數每日而卒之應兌者若干人則吾民亦若干人必懸牌以驗無驗而闌入者卒則汝治之民則吾治之有競者加治焉各無貸約既定其長奉令惟謹卒亦承命不敢違遂按序而進循次而兌自始至終自朝及暮匪無競亦且無言蓋市貿未必若是其平而軍法未必若是其肅也此則予自束髮以來目未嘗覩耳亦未嘗聞也此又一異也侯好興利禦患嘗築石堤十里以捍湖矣又嘗行堤而見田圍大者二千畝小亦千餘畝乃矍然曰夫圍大而潦則車戽之力不能齊是坐視其淪也早則車戽之水不能到是立待其稿也乃請之河堤使者而宦給其費民自爲役鑿其中爲渠焉子惟禹爲古聖王而孔子稱之曰盡力于溝洫溝洫者田間水道也召杜爲漢賢臣而史書之曰開渠瀆濬陂池而陂池渠瀆者溝洫之遺也是溝洫者豈細故哉侯繼聖王賢臣之遺蹟創吳江千載所未有而垂百世之基功何偉也而官無濫費役不踰時又何其速也此又一異也凡此

泌二十

十二

是其肅也此則予自束髮以來目未嘗覩耳亦未嘗聞也此又一異也侯好興利禦患嘗築石堤十里以捍湖矣又嘗行堤而見田圍大者二千畝小亦千餘畝乃矍然曰夫圍大而潦則車戽之力不能齊是坐視其淪也早則車戽之水不能到是立待其稿也乃請之河堤使者而宦給其費民自爲役鑿其中爲渠焉子惟禹爲古聖王而孔子稱之曰盡力于溝洫溝洫者田間水道也召杜爲漢賢臣而史書之曰開渠瀆濬陂池而陂池渠瀆者溝洫之遺也是溝洫者豈細故哉侯繼聖王賢臣之遺蹟創吳江千載所未有而垂百世之基功何偉也而官無濫費役不踰時又何其速也此又一異也凡此

三異者皆侯政之大者也故特著之若夫侯當百訟叢集而須臾折之則如鏡之垂光燭之秉照莫不稱其神矣侯當百事雜至而從容應之則如弩之發機矢之中的莫不稱其當矣凡若此類則更僕不能道編竹不能書子固不得而盡著之也而予所最異者則百訟既斷之後而侯恬然愉然若無一訟也百事既應之後而侯恬然愉然若無一事也故至繁至劇而獨多暇暇則從緝游雜以歌嘯陶陶乎樂也又暇則引諸弟子列坐質以文史壘壘乎其不厭也而侯雅善琴事已則鼓琴客去則鼓琴又悠悠其若有餘也此則真所謂行空而無迹觸物而不知者尤異之異者也今天子方召諸

泌二十

十三

卓異而真爲耳目晉爲股肱則侯所以佐天子之神聖者又可勝道哉別駕王君及其弟大行君與予通家善也茲將纂諸大夫士所敘述而梓焉予遂書此授之云

奉贈大中丞志齋周公轉南少司徒序

今天子命大中丞周公填撫吳之諸郡固特簡也周公者廓達之才宏博之學自往古經世之業皆所包羅及當代濟時之猷尤其蘊蓄至于察陰陽之消息觀象數之盈虛驗五際之因合五德之運探蹟索隱其術無所不該若其審推步于玄虛定經緯于元度齊玉衡之七政平泰階之六符睹顯哲微其說無所不備乃其傳黃帝律法受黃石素書證尙父之韜應封胡之錄達權知

變其機無所不通蓋公于天人之故古今之宜文武之用可謂有所總括矣然公于諸子百家或知而不存或存而不讓挹之不竭注之不盈其中浩如也願獨默而潭思淵乎深造究道德之奧邈性命之原極其精微會其統貫故公學則知大本政則由至誠其所獨得者然也始吳之遭亢旱也禱祈之事有司之職上官弗與焉而督府尊嚴尤弗與焉乃公毅然行之自轅門至壇壝凡幾里當酷暑行赤日中而撤蓋卻輿徒步往返即從隸皆有弗堪而公日夕不休終始靡倦抑且側身思過閉閣引愆焦勞之意過于煖焚鞠疚之思踰于槁瘁雖采林之自責雲漢之興嗟蔑以過矣當是時也太湖既

泌二十

十四

涸萬井皆乾幾爲赤地之徵而竟沐甘霖之澍水既復其故道禾亦不至盡枯此則公以誠格天之應也公每有變異數爲具陳或懼其煩或議其甚公則憂在社稷慮切閭閻犯諱忌而不辭蹈抗激而不顧悉以黎元之困迫田野之窘艱憐但甚深慷慨披瀝執筆則幾于慟哭對剝則備極哀號雖鮑宣之言民言七亡鄭俠之繪民有萬苦莫能加矣當是時也司農以國計爲重而諸鎮以歲荒並聞方恐太倉之虛縣官之乏故所請多格事未及行而公疏獨切聖衷閱之請蠲則得全折請賑則特發內帑三十萬焉固非常之大資特異之天恩也此則公以誠籲帝之應也夫吳天府之國沃壤之區也

故其民喜驕溢作奇巧而俗侈多機械習變詐而俗漓
公則以樸治漓以儉治侈而太樸之極百僚承之則悃
幅不華敦厚無飾而漓者有可返矣至儉之極百僚承
之則節省益崇簡約無貳而侈者無所施矣蓋公之所
以化俗而納之善者類如此公又以吳之賦額極重而
額則甚繁故奸吏得以舞文而黠民得以追額甚大弊
也而公數學本精不用勾股之法不資弧實之文而會
融九章輪旋六指則錙銖不爽毫髮無遺矣于是委之
高賢授之方略總一郡之額而彙爲全書名曰經賦斯
固垂之永久確然不刊者也分一戶之額列爲片楮名
曰長單斯乃便之目前燦然有據者也蓋公之所以曉

泌二十

十五

民而防其欺者又如此然公又立鄉約而勸民爲善者
真有禮讓之風焉又立保甲而防民爲非者復多條禁
之密焉故民爲善者有所厲爲非者無所容吳庶幾復
爲樂土矣此則公以誠感民之應也旣而潛山者吳之
遠邑其地險其民悍而逆寇劉安國者自外于治化而
造亂焉公實往平之予別有紀載弗盡著茲特著其甚
奇者三有大不可及者二焉夫公之聞賊警也朝得報
而夕召兵夕會兵而朝趨駕往如迅雷其奇一至則用
間誘賊出巢勿使負固如弄狙其奇二賊旣出而凡有
所之必知其道預爲伏兵兵不妄投賊無遺類如置兔
其奇三然公預料賊方驟興協從必眾故賞格以生擒

爲重以斬馘爲輕則是于張皇討賊之時而體聖朝不
殺之意及其任事于一身而推功于二鎮則是于欣躍
奏凱之際而存昔賢不爭之心茲二者非皆所謂大不
可及者哉會公轉少司徒而水道副使許君請予言爲
公贈夫許君者職專治水而吳中之水則大禹所導三
江而定震澤者也蓋三江不入于海則大水無所歸支
河不通于江則小水無所洩故吳中邇來旱則易涸潦
則易渰職此之故也今許君往來于數郡勤劬于千里
之間溼者開衝者塞至是而三江咸入百河順流而吳
固千百萬生靈所叢數百萬軍國之儲所出也茲豈細
故哉而許君復築吳江石塘以捍湖鑿吳江田渠以通

泌二十一

十六

水予方勞苦之而許曰豈小子之能實督府之賜也非
督府寬其文法何能自由非督府略其趨承何能自暇
凡諸司之効力皆督府之運謀也予是以知公于屬僚
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尤非人所可及矣遂因其請而備
書之

奉贈邑侯袁公奏績適當袁太公七十壽誕以具

慶地褒序

昔予嘗承乏掌外制矣諸所撰述者不啻二千餘道而
其間具慶者百無三四焉予未嘗不歎曾子之榮三釜
者爲其逮二親也而仕之逮親者亦難矣故事宦在內
者凡閱三年一由部考卽名稱職遂得膺封矣而郡縣

奏績必有諸臺之察舉者再而後得之而兩畿則諸臺頗多其察舉猶易也自浙以下則益難焉而吾邑袁侯獨得之袁侯者生有異資實近于道而道氣涵蓄藹然太和情性冲融粹然大雅望之者知其爲德人也昔漢荀靖荀爽皆有當世名而汝南許章稱之曰二荀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今侯于內外實兼之矣抑祈昭之詩有言式如玉式如金蓋玉比其朗潤而金比其堅剛二者皆不可闕也今侯于金玉實兼之矣故侯聲色不厲而嚴毅中存其于人槩若可親渾若無間也而至于其所持義其所秉法則賁育不能奪舉世不可搖矣此其金玉合德所得于道者全也故其居處從容政令

泌二十七

七

有緒其馭吏不爲鉤鉅而別疑似定是非若懸鑑焉巧者無所欺黠者無所隱而吏不敢舞文矣其臨民不使機械而總綱維引繩墨若樹標焉強者有所抑弱者有所依而民不敢越志矣其鞫訟不假鍛鍊而推腹心察肝膈若觀火焉直者無不伸曲者無不服而訟不敢飾誣矣而其大者則視民如一體視縣如一家當客歲之亢旱也始則惻怛矜憐劬勞祈禱凡可以救旱者無不爲繼則加意軫恤多方拊摩凡可以濟荒者無不至當是時也蓄實已甚而民得聊生則侯之力也遂皆稱侯有雲漢鞠疾之心有幽風醫閔之愛有羔羊節儉之政有鴻鴈安集之功故歌謠徹于閭閻察舉按于臺省而

侯之奏績遂得馳封焉蓋子嘗詢之則凡侯之施于縣者皆太公之教于家者也侯本海虞入海虞多世家而袁尤爲稱首海虞間謂之山北袁者也袁雖世家而世有隱德弗仕至侯之祖始以明經爲博士實開文學宗太公亦嘗授經通大指而不喜章句訓詁業輟棄去亦弗仕太公雖弗仕而多節槩立然諾其行義章明較著鄉黨咸尊信之性好善嫉惡人有善則慨然稱慕如弗遑有不善則憮然如已戚因數爲子弟勸戒焉素闊達大度能食酒一石弗亂飲必召子弟會集舉觸其暢樂也及笑語淡洽有一言弗當觴正色視之必請謝再三乃解蓋其迹若儻蕩而中甚端方類如此及侯之官其

泌二十八

六

諸所移書皆精白至訓讀之凜然而予聞侯之始在孝感也太公嘗卻暮夜之金如楊伯起之事而太公以爲伯起專潔其身故但遺之去而弗用吾欲永絕其後必當律之法以示懲于是遂至獄焉斯舉也千載而下當齊名伯起而峻絕過之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若太公者不徒以言爲教而以身率之矣然則侯之操履純備卓然冠天下固有自哉蓋侯以四月上其績而制辭以七月下頒七月者固太公七十初度之辰因與其配陳夫人皆鶴髮朱顏瀾衣華弗北向謝聖主榮恩而南面受子弟稱祝不先不後適值其時固當世之難逢人間之盛事也而予又聞侯之弟相繼有俊才侯之子妙年才

尤奇甚而太公伉儷偕樂壽福無疆親見其子孫蒸蒸
而起且將以重慶膺褒矣斯又非至盛之極所至難得
者哉遂因水部凌君合郡之諸大夫而請予言爲贈也
輒備著之

奉祝邦君觀瀛翁沈公五十壽誕序

明烏程董份著

昔崧高之什所以稱申甫之蕃翰周家也闕宮之篇所以敘僖公之保乂魯國也或言崧高之辭簡闕宮之辭繁以是為周魯之別然崧高者周人之稱其賢諸侯也詩人之義也而闕宮者則魯人之自頌其賢君公也國人之體也夫君臨則分尊屬治則情切懷德則感深發于中而溢于外以頌以禱不得不繁者國人之體宜然也茲沈公者湖郡之君公也而予郡人也則其援詩人之義遵國人之體而予頌禱之辭自不容已矣夫湖北

泌二十一

嘉業堂校刊

負具區為水國西接天目為山墟故潦則水患易深而旱則山田先稿其勢然也始丁亥之巨潦極矣時方墊溺猶有征科人多漂流猶或追逮弱者奉首而竄轉為遁逃強者挾臂而興思為攘奪而具區適有大寇湖為震鄰之地有剝牀之虞莫不懷叵測慮焉會郡闕守若涉大海茫然無涯若理亂絲棼然無緒將不知所抵矣沈公至則曰夫地有旱潦地之有也吾不為懼時有豐荒時之有也吾不為懼吾所懼者獨紀綱弛而不振政法阻而不行則吏益撻虐民益翫傲無以為國矣夫星辰錯亂而斗極不移江河橫流而砥柱不動以其有主也彼紀綱者亦猶天之有斗極河之有砥柱也而或有

阻格或有怠弛此固吾之所深懼也公乃挺身自奮正色自持而直精畢思探蹟索隱百廢具舉百度咸修力秉紀綱崇飭政法入其境者如入武庫甲兵森羅毫髮無不備矣登其堂者如登廟庭禮制咸肅跬步不可違矣故以之馭吏則天澤之位定而吏有楷模以之御民則冠履之分嚴而民有軌則凡公治行之善雖編竹不能書更僕不能道而提挈要領則以其有此具也而公本有端方之德神明之才振迅之志端方則如標植而景正鵠設而矢隨物莫能搖矣神明則如鏡之空懸燭之廣照物無所隱矣振迅則如風之披拂雷之震宣物無所撓矣故公一下車則遠近咸服眾庶同歸真若斗

泌二十一

二

極之當空砥柱之中立而宰握樞軸則又以其有此本也公于是而閱民窘艱問民疾苦所以恤民者無不周檢帑藏發倉廩所以賑民者無不至廣招徠勤撫輯所以慰民者無不殷民遂免于溝壑脫于網羅聚其室家安其田里雖范希文之保綏西浙富彥國之全活青州其恩澤不加于此矣而湖之不造巨潦方已大旱繼之公兢惶益深焦勞孔棘服麤飯糲以致齋于內撤蓋卻輿以走禱于外凡以請命穹昊乞靈山川者坐無寧居寢不貼席雖雲漢之稱鞠疾康誥之切痾瘵其憺但不踰于此矣公雅尚潔清至是益崇簡澹飲冰酌水不易其心嚙蕪茹荼益篤其志用以率先樸素屏黜侈靡雖

周大夫羔羊素絲之節齊相國羸馬敝車之風其儉約不殊于此矣公以荐荒每赴民急而亢陽之熾煽爲鬱攸郡城屢將延燒則侵晨晨出中夜夜出疾驅所抵烈焰頓消雖劉崑之返風樂巴之噴雨其神奇不顯于此矣蓋公以精誠默運不涉彌文以悃愾潛通匪徒致飾是以天人交應上下昭孚當是時也早則五湖皆涸萬井盡乾而湖地甘霖時時霑澤此天之所以佑公也當是時也潦則三吳枕戈四郊多壘而湖民安堵稍稍樂生此人之所以順公也茲則桂苧無警鯨鯢之浪消禾黍茂登鴻鴈之歌作曩之攘奪化爲晏寧曩之逋逃轉而還集何嚮者之洵洵而今之熙熙也是則誰之功歟

泌二十一

三

設使魯人而在則其鋪張盛德揚厲洪庥以傳之後世者將不可勝道矣故予因公五十之辰維嶽降神之日而兼取二詩之義獻焉詩言申甫之揉萬邦又言僖公之晉三壽而俾爾壽臧俾爾熾昌則予頌禱之至意也遂并書之

奉贈吳邑明府章南周侯奏績因晉位天官北上序

今天下言邑之難治者有三曰錢穀之繁曰獄訟之劇曰道路之衝也三者卽有其一已稱難矣而吳邑獨兼之焉予嘗覽吳中經賦之冊以爲吳之諸縣雖名爲邑而其賦不啻天下一大郡也斯亦可謂繁矣而諸縣頗

多沃壤獨吳邑則帶湖負山夫帶湖而潦則易滄負山而旱則易稿其勢然也而頃年以來非潦則旱難益甚矣此其一也且吳人輕心而好氣足智而喜文輕心則易動好氣則多爭足智則能行其欺喜文則能飾其詐故眉睫一運而機械橫生口語一交而瑕釁頓起皆以萋菲成錦蔽障蔽天詰之莫得其端推之莫究其極則未有甚于吳者此其二也夫二者誠繁且劇矣設令時或優游日有暇豫猶可免而及也而吳固天下之都會四通八達之衝也陸則輶車之接軫者旆如聯袂焉水則樓船之並艤者檣如茂林焉凡天下之部使不過二三而吳獨以八九或一日而虎符數至或四郊而騶騎

泌二十一

四

並馳東趨則失西南顧則違北故嘗戴星而出薄漏而還遠則輿方解輟坐未暖席而郵吏又叩門矣此眞倥惚不遑之日須臾無間之時也夫以無間而能治繁以不遑而能理劇則吾未見天下之或瞻者也而周侯則有餘裕焉周侯之征科有法固未嘗有所追逮于鄉也又未嘗有所縲紲于一也又未嘗數鞭撻于庭也特先日而示以期則趨而赴期者惟恐後矣先期而示以額則趨而應額者惟恐緩矣故一當其期則負緘而費金錢者人如蟻聚焉而帑藏其充矣鼓楫而載穀粟者舟如鳧集焉而廩庾皆滿矣是錢穀之難而至周侯則甚易吾不知其何故也周侯之聽斷有方固未嘗鈞距以

逆探其情也又未嘗事羅織以文致其罪也又未嘗加
煅鍊以趣成其刑也第列兩造折以一言而直者稽首
曲者榨舌驚猶神明矣又披累牘判以數語而羣胥奪
魄老吏魂斷猶山嶽矣故當其始也則人挾其黨眾
引其儔如蝟之興如蜂之擁何其勢也而其既也則
人與解仇眾與釋怨如霧之散如冰之消又何快也是
獄訟之難而至周侯則甚易吾又不知其何故也而周
侯之應酬有體心無怠忽禮無過施皆酌之中行準之
大義高不爲簡抗卑不爲遜降故當路鑒其至誠每多
傾倒過者樂其任質莫不瞻依蓋侯揖讓而不勞恬愉
而無累因得以治繁理劇政化益崇矣是衝道之難至

泌二十一

五

周侯而甚易吾又不知其何故也蓋吾嘗問之吳邑之
縉紳而得其大略矣或言侯之才如逢蒙之射然逢蒙
者仰而刺蜚俯而殪走百發而無遺者也或言侯之明
如秦人之鏡然秦鏡者外辨妍媸內徹肝膽四照而無
隱者也或又言侯之德如璞玉然含其粹純蘊其溫潤
極天下之無瑕者也或又言侯之操如冰壺然凝其精
白蓄其潔清極天下之無滓者也予乃歎侯之才明冠
世則其動罔不宜微無不矚施之天下無難矣而又德
足以爲楷模操足以示表率則所謂王道易易者而何
有于邑乎間者侯方奏績而松陵趙侯實徵予言予且
將受簡而著之矣會侯以重名膺殊眷晉位天官而趙

侯遂請竟其說焉予惟漢治近古而漢之拜相必先試
以治民而試之治民必自令長始昔黃霸爲河東均輸
長積資而爲宰相封建成侯夫霸猶積資也若卓茂則
特自密令超擢爲太傅封褒德侯矣夫自古之不次用
人如此今天官者六曹之長三垣八座之階也侯旣已
膺殊眷肇其端矣安知聖主不以黃卓之事而預待之
乎趙侯者侯之同心而聲望亦相繼者也遂合一郡之
諸明府而爲侯贈焉而諸明府者亦與侯同心而聲問
相繼者也皆以予言爲然遂書之

奉贈郡伯觀瀛翁沈公奏績序

郡伯沈公治湖三年而當路諸公察舉其治蹟上之朝

泌二十一

六

矣郡丞呂侯因過予而議所以贈公者予惟漢最近古
郡縣之治最號得人而漢尤重二千石宣帝尤益重焉
諸有治理效者輒賜璽書黃金表異之公卿缺則以諸
所表異者進用不外求也而至于宰相亦必試以治民
故蕭望之將拜相矣而以其守平原之日淺復試之左
馮翊蓋其重二千石而尤重考課如此而黃霸治潁川
則考卓異第一遂爲宰相封侯此其尤大章明較著者
也然霸固爲漢稱首矣而潁川承韓延壽禮化之後本
無事也夫郡當無事則尋常高枕而有餘及其有事則
明哲馳驚而不足其難易天淵也而湖曩時何時也潦
則郡將化爲湖矣早則湖將鞠爲墟矣斯其變豈淺小

哉而沈公下車適當巨潦之後大旱繼之公蓋惛然戚焉視潦如已墊溺視旱如已燄焚側身省躬怵心惕慮匍匐奔走傍徨禱祈而天實監之潦則得霽旱則得霖其盼蠻甚奇其報答甚顯人皆言公至誠惻怛造化可回民且恃以無恐矣然積禳既久則荒苗不能盡免此數之定也而治功既成則旱潦不能爲害此人之定也公于是毅然自任必欲以回天而靖民焉然先是郡既薦饑則民皆凋瘵矣俗將動搖矣而其時政多姑息法多假借者亦漸靡使之然也而公則以姑息者僭隱之階假借者陵夷之漸也以凋瘵之民而啟其陵夷之敝以動搖之俗而開其僭隱之萌不驅之爲亂不止也故

泌二十一

七

公于政體則振肅而不違于法紀則整齊而不怠舉其廢墜修其闕遺若水之有防若標之有準使其森然而不可踰凜然而不可犯則子產立法以救世崔寔論政以匡時古賢者之撫馭邦家固所不容已者也然政非強民所以軌之從善也法非厲民所以警之遠罪也故公于條教則約束而不煩于禁令則闢疏而不擾總其大指略其細微若網之提綱若衣之挈領而曠然與之休息翕然與之更始此則謝太傅之以安靜而鎮俗齊太公之以簡易而近民古大臣之所以輯綏海宇尤所當先者也然公尤憫惜窘難拯濟窮乏上則奉賑貸以布殊恩下則竭帑藏以廣德意而又通商平糶俾無壅

關轉粟減價俾無踴貴諸所以爲名利者知無不爲而又屏去供億以弭其費革黜浮濫以節其財而又訓厲兵哨以杜外寇聯比保甲以祛內奸諸所以爲民害者防無不悉蓋公之爲治可謂緩急有備鉅細不遺矣至是則易危爲安幹否爲泰天遂默佑使獲有秋人亦力田皆能樂業固將消息歎息愁苦以爲絃誦歌謠公之治成而天人皆定矣于是呂侯乃曰先生言沈公之興治致化則善矣而未知其守正秉直實有以基之故其守正則如太華然削成四方壁立萬仞莫可得而撓矣其秉直則如大河然千里東注百折不回莫可得而遏矣此其政法必期于能遂而治化必期于有成者其中

泌二十一

八

固先定也子乃深歎呂侯之言以爲審如是則沈公且進于道又當遠過于漢矣其以卓異蒙今上璽書黃金之賜而用爲公卿其勳業可勝道哉于是趙侯吳侯龔侯周侯與州縣之諸明府皆踴躍請書遂書之

奉贈少保大司寇御史大夫印翁潘公七袞壽序

初潘公爲御史執法守正有重名及爲御史中丞治河而河功最顯積功至太子少保大司寇矣而時有新幸臣以一二嘗試見謂敢言稍擢用而怙寵負才欲盡空政塗奪之位天下洶洶而勢籍甚莫敢撓潘公者執法守政不撓者也乃抗疏力諍焉而諸曹謗臣繼之眾正方集夫揚王庭而彼獨恨潘公之發端也積疇疵乘

瑕釁以危言投忌諱中公而公歸矣乃臺省謗者益憤不平相率爲公暴白而上亦旋寤諸新幸擢用者輒屏之天下稱快而首正倡義實自潘公始也蓋潘公以身許國其蹈虎口犯不測者爭國是耳國是定于九鼎大呂而天下安于泰山身雖退甘之矣斯非古社稷臣者哉已而上駕幸西山親臨觀河慨然念禹功而思河臣焉會關陝間大水黃流溢而河決諸臺省因備陳公治河狀上益大寤遂親勅改公右都御史卽家起而總河道矣蓋北自關陝南暨吳越凡總制六七省轄天下半卽鄉國皆屬焉固異數也夫上非常威福出當世所不意無毫髮留憊心若潘公者非遭逢之至盛者哉然

泌二十一

九

曩河決則漕道梗矣漕固天下咽喉也其爲社稷慮豈可勝言而公治之輒復故道及公再已再出河亦數決數復此其尤大章明較著者也昔漢武駕馭四夷轟赫罔不如意而治河少訕矣竭鉅億費歷二十餘年而宣房不就瓠子歌作天下聞而歎之今公每以暮月奏効費不及漢千百之一而大築諸鉅堰塞決口又築長堤束河注之海又築遙堤夾輔之屹然勝宣房矣而關陝者禹所導龍門積石處固河源也河源決尤可慮而河濟間無害則諸堤力也及公再出而河源亦定矣公屢著社稷功如此而上實深知之茲固以社稷寵賴公而益顯上明聖矣且今之治河與古異自漢賈讓上策言

古惟避河耳而今引河通漕是反用河也旣籍則利又欲免其害此古所未有也而所以然者則上穹佑皇明定鼎燕冀南面而受四方萬國之貢漕數百萬之粟實京師鞏億萬年平成無疆之祚蓋山川受成百神聽令河不得而獨違之此天助非人力也而人臣効力者非其忠誠精魄足以勒山川百神同爲拱護以承祐助之餘者其疇能之哉予聞公嘗督數百人築堰幾成而有異物者鼓風濤不就公患之會有神降河上者甚靈因禱焉而神憑夢以告曰勉之吾在此無患恍惚如見公因亟起築焉役減半而堰成矣役夫見其傍有窟探之則見其骨成畚有首峙兩角而色黃蓋神蛟徙宅讓

泌二十一

十

堰蛻其骨去矣此非神助之明効者哉予觀自古豪傑當天下大事未有不得神助而成者今公年且七袞矣所至葺遽廬食息而載糞行泥塗扁舟衝濤浪櫛風沐雨蒙霧露諸艱險無不親歷自一畚鍤一捲箒一竹木之捷無不曲盡其能得其當而每聞河報則食捐匕箸息廢枕席其形勞如役而苦心百倍之此宜少壯所不堪而公年益高氣益銳神益王筋力益強健耳目益聰明起居益康吉公其異人哉其以身許國忠誠極而精魄副焉志壹帥氣者哉而推其本則神實相之矣公願瞻不凡長髯飄拂望之神人也而長君舉進士有卓異才髯與公同勳名亦足相繼而二三兄弟髯與長君同

而才亦足相埒間者當公誕而長君與弟皆誕于焉異人間生而英物疊見潘祚其蒸蒸日上矣然公之生本爲社稷而天佑皇明以無疆之祚則所以祚公者豈可量哉

奉贈大中丞翁常公遣將西征大捷序

初寧夏之變大中丞常公請遣將討之客有言于公者曰鎮撫有分疆而秦越相懸古所稱南海北海之不相及也茲從數千里而討之可乎公乃慨然曰昔孔子作春秋譏臣不討賊而陳恆之亂則沐浴請討焉所以正天下之大分明天下之大義爲萬世訓也今孽賊首逆據堅城而拒王命挾強虜以抗王師荼毒邊人騷動海

泌二十一

十一

宇卽春秋所書叛逆無以加矣叛逆之賊人人得而討之天下之惡一也不得分彼此夫齊魯兩國也而孔子猶請討之今皇朝一統而天下之疆域一也不得分遠近且聞者上念寧夏未平賊未滅也赫然徵諸道兵集之連發內帑數十萬給之而易大帥置監軍賜御劍諸所以震天威壯軍懷者皆向來所少有而此日所聞見者也上誠神武哉而宵旰之憂亦深矣吾忝撫臣與國同體誠不忍見賊亂極于下而主憂深于上此固人臣捐軀畢命時也又安敢以封疆爲解遂因報可而立遣楊將軍文者亟提兵往焉先是諸道兵壁夏城者凡若干寨不啻數萬人自見眾盛而竊笑浙兵眇微耳及浙

兵至而騎皆如飛射皆命中無不一當百者而部伍整紀律齊其行肅然也數萬人皆變色稱之而是時諸大帥監軍皆身親臨城援枹鼓當矢石數號召城下兵而兵畏賊強莫敢動獨楊將軍者梟雄有膽略每先登陷陣爲軍鋒冠數萬人尤囁指讓之而孽賊承恩者賊之沅兇罪惡貫極神人所共憤天地所不容也而圍久勢窮將設詐約降因潰圍圖竄焉而楊謂知之則念賊而果將必其解甲釋兵泥首面縛者法也而擁眾南城結營如故其降謂何今乘其不意衝其中堅賊固可襲而取也乃躍馬疾馳大呼震天擒承恩以出而諸大帥監軍持者亦大呼震天擒諸首以出而沅兇既擒

泌二十一

十一

賊皆失措官兵四面臨之諸首首無一人得脫者而寧夏遂平夫一寧夏也其始則如虎視如狼殘何其慘也此中國百年之大變也其繼則如摧枯如拉朽又何其速也此中興千載之大功也凡若此者皆上神威武靈所鼓動非諸臣所及諸大帥監軍振揚威命所贊成非諸將所及而楊則所謂殲厥渠魁有嘉折首者固當超出諸將中而推其本則常公者如蕭相國之發蹤指示而鄂君稱其功第一者也蓋予于是而歎常公之不可及者四焉當賊之猖獗也談者寒心聞者股慄人皆避之如弗遑矣獨公則挺身當之竭力仕之忠誠積于中而激烈形于外明目張膽爲天下勤王先此其志與日

月爭光氣與雷霆並奮公之不可及者一也夫兵貴有制而公從數千里外能使將遵號令士受約束是其制素定也兵貴先機而公從數千里外授將有成算料敵無遺策此其機能先決也故曰其制既定百戰百勝其機能先萬舉萬全固非嘗試為之而以冥冥決事者也其不可及者二也自承平既久翫愒既甚因循者謂之慎密車越者謂之乖違利害怵其前毀譽奪其後鮮不失其度矣惟公登昭曠之途越拘蠻之見苟利社稷排眾難而弗回事關國家拂羣言而弗顧固非常格所能限常情所能窺也故曰非常之原常人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其不可及者三也昔管仲相桓公從北海

泌二十一

十三

伐南海而楚人服今常公從南海征北海而寧夏平古今英雄若合符契天下之至奇也然管仲連八國之師而常公任一將之力則又奇之益奇者也此其不可及者四也子廢棄人也而舊列史氏其于中國之大變中興之大功職宜得書故備著之若常公撫浙其勳得不可勝道則別有紀載云

大司空南坦神樓序

神樓者司空南坦劉公名其所繪之樓者也始公嘗語客身退且老欲遂經營一樓閉關其中者久矣而力不能于是翰林待詔文衡山告之曰吾能為公遂成此樓乃繪以貽公而公因命之曰神樓云或言公授神仙御

虛乘氣之術而神樓者即海上神州仙丈宮闕之屬在雲氣有無之間此公所以志于神仙之道者也而予嘗觀公弱冠登朝歷郎署二千石以躋六卿所至治行卓異皆顯樹名迹持高節正色以匡翼國家勳勞著于當世此皆廟堂彝鼎之事及其謝休而居坦上方益與鄉縉紳諸老歲時結社從冠裳車騎歌乎宴飲登游山川自郡邑牧守令長得以造請躬問所不及學者從而考德質疑鄉閭田野父老子弟得以伏臘往來揖讓就見欣然無絕之者此又非離遠之世不欲與之接而思海上者也然予獨疑所謂神樓者蓋嘗謁公于坦上矣入其庭而蓬蒿映堂至榻次方丈之室戶牖不啟其間恣

泌二十一

十四

如也予竊以公既不肯為他樓榭即稍治一畝之園列一亭灌名花雜卉彈琴詠歌其中亦有以自樂者而公曰吾非惡而不存也以吾慮營于物則是皆足以為吾累也予聞言而恍然及與之坐通夜達曙則言益玄指益微淵然深潛四坐皆靜俯仰顧視察其意皆不足存也予乃起而歎曰嗟乎公之神樓吾已得之坐間矣夫神者經所希載學者所不敢道而至人達士卓詭翫世所以震耳目而開人心使之誕漫恍惚失其常守反而紆于正未必非教也故神州之說起自鄒衍世莫不以為誣矣然衍當七國龍爭之時縱橫戰鬪之術勝國君以土地而魚肉其民士以功利而馳騁于世衍以為其

習俗深而識陋未易以正說也故先極闕大之論作怪迂之變使人入其中窈冥不可考而原也而後所爭土地功利之小不覺爽然自失于心此行之所以爲教也及神仙家爲海上神州宮闕雖後世附而益之然予竊意其初必有遠引高蹈之士睹世益陋務紛華勢利以矜顯榮膠不得解故一切委之于虛以爲別有天宮貝闕壯麗可悅之地非人俗所有而人必遺棄世味所好以清虛得之斯亦所以廣大世俗之心而化其見聞者也故其爲教本同而其所從入之途人有省不省耳而學者一切屏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何異公以世漸漬未流其古益遠人方浮湛于俗益以卑下思得樓居

泌二十一

五

以處高明而與世相曠其實不在樓也故托之于繪以稱神焉昔漢武帝以仙人好樓居故用采五城十二樓之制築通天延壽諸臺觀以象仙人所居而秦亦起咸陽離宮屬複道以象天極冀以招徠仙人勞費煩以而仙終不可得也今公以繪得之不伐材不聚工不待日月而其成若神可望而不可至可見而不可居可以意象得而不可以實求彼之役宮室而以爲眞者亦自失矣此亦公之所以爲教之意也夫溷濁于俗與世爲端者其心營于物也深嘗固距築室而避人者猶有待于物也故遺世離俗棄物而自全凌雲御風以爲訓者神仙之術也游物而不營超物而無待身處人間而其神

在雲霄之上軼寰宇之表者聖人之道也公學聖人者也故方其早樹勳業而翩翩于進退之際功成而不有者此公之神樓也及其退居而與世親人得而親之而莫得而及之也此亦公之神樓也故人之見公也愷悌惠和雜以笑謔而其中所不可易者卓然巖立冠絕海內此亦公之神樓也其望公也眇然儒者而讀公文章聞公行事誦公道德或以爲天人或以爲泰山梁棟此亦公之神樓也合則雲從不合則龍蟠行不小拘言不蹈故與時委蛇無有轍迹此又公之神樓也故公之手茲皆學聖而有德者其事實可據如此而其托之于神以爲教者又其餘也故曰公之神樓吾已得之坐間矣而或乃求之海上不已踈乎

泌二十一

六

湖州府誌序

昔在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其土地之界司民掌天下之版登其人民之數天子受而藏之天府以施政事焉左史紀言又史紀事總其會于太史以紀其成而當是時列國皆有外史各畫其土地記其人民書其政事行人采之輶車之使上之而職方之圖列國之所奏圖也司民之版列國之所入版也太史之紀列國之所分紀也故周禮統天下之同布之列國聖王之挈其綱也國史明一國之故形之王朝諸侯之序其職也或因大以貫其細或沿末以會其本譬之于身百骸成體而

血氣會焉精神貫焉聖王端居九重而知萬國之情察四方之隱疏迷不閉幽留不違不下堂階而運之天下以有此具也及周衰而諸侯各擅其國版圖不入于王號令不請于上各專土分民私制其政王迹息國史亡而魯周公之後猶存其初季札觀之曰周禮盡在魯矣孔子于是因魯舊文而作春秋焉固善魯也當是時諸侯之國多矣而其能秉周禮爲春秋所因者獨魯而已國史可以言哉今郡之有誌其國史之遺乎而博者騁于曼辭藻者靡于麗思僻者滯于異說或華而不典或典而不實或疏略謗淺至有舐牾大槩不求施用而剽于見聞不資化理而眩于觀覽非誌之本指也夫誌者

泌二十一

七

鑒古而推之今考實而見之治者也紀諸已往待諸將來按之則其實可稽施之則其効可睹小足以序職大足以經世故君子重焉湖東南之僻郡也郡伯栗侯實來爲守嘗登湖之諸山而望曰美哉湖之地乎吾東望震澤禹之所底定也南望夏駕禹之所巡遊也北望具區禹之所藪澤也禹受帝玄圭平成天地功在四海而湖有其三焉居吳之陽負越之陰枹鼓不鳴車轍罕至地足與治矣樂哉湖之民乎地如斗大而頗稱土膏民力田作勞樹藝無有遺隙蠶絲被天下其人野而樸陋而儉樸則近質儉則近約不足與善矣而侯本以精白主以仁愛凡以保乂其地輯綏其民使閭里無愁歎之

聲田野有樂生之慶居三年而政成事集歌頌興矣而侯以郡誌尙缺無以徵前而示後也謀之吾師唐先生先生學孔子之道講于湖濱有志廢不用不獲經世而爲侯序其職焉乃曰土地人民政事侯邦三寶捨是未育能爲誌者也于是召諸弟子而分授纂之類其總條其目類以燦然目以不紊類土地則郡建以下其條十類人民則戶口以下其條十類政事則守令以下其條十類凡有三條凡三十要以削其繁言去其蕪議創格立體卽事見義緣流溯源不唯其文而專歸其實覽之則其故在目求之則其軌可循後來者得之而因革之宜廢舉之當悉由是而備矣誌成栗侯屬予題諸首會

泌二十一

六

侯轉山西憲臬將行而郡推張侯視郡事數趣之于惟周之盛時豈獨其君以周禮致治于上哉抑周召入爲卿輔出爲蕃宣召公繫諸侯之風周公繫王者之化而自其封魯世不乏賢詩之詠僖曰奄有龜蒙保有鳧繹此魯之所以奠邦土也史之稱伯禽曰變其禮易其俗此魯之所以化邦民也而周公之訓曰平易近民此則魯政事之原所以獨賢于列國者也是以史爲實錄而孔子因有取焉茲栗侯旣賢而張侯復以精白仁愛相繼而起將庶幾周召之徒而郡因以爲重何詎不若魯哉始先生作誌而予病不獲與聞已而先生且卒矣此固其絕筆也雖聖賢迥異而予傷其與春秋之事偶同

因附丘明之意掩袂而題辭云栗侯名祁別號東巖山
東人張侯名應雷別號順齋江西人唐先生名樞別號
一菴則郡人也諸弟子有校讐之勞者得書左方

明烏程董份著

奉贈使君潘參中陽舒公轉河南臬使序

初論事者建以藩臬之長皆大吏職在宣德意挈法令
下表帥郡縣統輯黎元而上備股肱夾輔天子匪輕也
宜令部以時覈次之俟上財察因妙選以稱任使便于
是非大計而案去者數人而浙藩參中陽舒公轉河南
臬長夫藩臬故遞遷而當妙選之會如舒公者實稱服
焉始舒公嘗為東筦令東筦倚南海稱盜藪民懷忤雜
夷難治而舒公以弱冠離蔬屬不勞神思獨運方略捕
盜盜得拊民安雖尹子奇之治阿不是過也南海為

泌二十二

嘉業堂校刊

珠璣犀瑁金貝珍異之贖而舒公潔廉無欲精白確然
雖吳廣州之飲水無以加也蓋名已翕翕震矣今藩長
少松滕公數為予言推讓之而當是時滕公為番禺令
與東筦抵足立政竝卓絕南海稱一時有神明令者兩
人遂相次召為天官郎而兩人持高節名益起得忌復
相繼出之而舒公自楚少藩轉徐兵使徐介漕濟間漕
濟二開府往往多同異抵牾而徐居間易瑕釁前使數
被累去獨舒公心誠信于二府事多調護之二府交善
會河溢舒公導河所隄漕順流濟免墊溺遂轉浙藩守
三郡駐湖中湖僻少事舒公提綱維立標準坐嘯治之
而湖負具區與海近時亦有大盜籍販鬻阻蕉蒲思發

難叵測舒公密授指郡屬擒之民恃以無恐蓋舒公所
至輒効如太阿出匣干將發型遇之者靡而其為人如
玉之温如珠之瑩見之者親而其中冲然若虛欲然若
不及其志念深矣始舒公在湖數進郡縣守令慰籍相
切摩與其為治而湖守李侯尤與公同心厲精以成治
功者也至是不忍公別率郡諸僚與諸令來託予言予
既謝不敏而舒公過予且行罷酒促坐低徊久之不能
去亦若有所請者問起問曰昔嚴次卿言河南天下咽
喉莠盛苗穢何可不鉏也而張武亦言梁國凋敝御點
馬者利銜策蓋言法當嚴也今河南如故而臬為外執
法行將何如子曰法不可廢也而用之有張弛行之有

泌二十二

二

緩急所以亭法也且次卿與武漢吏也請以漢喻昔漢
自約法三章蕭曹起刀筆耳而蕭以畫一曹以清淨實
開漢基及張廷尉之持平丙定侯之寬大竝篤漢祚夫
漢興豈無疏節闕目而網漏哉然大槩號稱長者渾渾
闕闕斯近古之象而漢之盛時也及太史所傳建元元
光以後諸人網稍益密其禁奸止邪寧不鷹擊毛孳而
愉快乎而奸亦益繁盜亦益甚斯可以觀矣夫民猶火
也使遏焰者壓以重薪則少遏而彌熾夫壓薪欲以彌
焰也而其勢反熾故重薪非彌焰之術而重法非制民
之原次卿與武之論是欲其少遏而不知其彌熾者也
曷不取漢事終始省之乎蓋予嘗讀孔子對季康欲善

之說曾氏告陽膚勿喜之意惜乎旨哉有味其言之也及觀大禹下車而泣罪成湯開網而祝禽又怛然增歎焉嗟乎聖賢之道帝王之心固如此曩舒公之治湖也法不假借而意寬刑不縱弛而情恕才敏政覈而大度豁如也是以郡縣感其德教湖人歌其治績而公冲然欲然其志念之深固學聖賢而爲帝王佐者也漢事何足道乎夫河洛成周舊都有姬召之迹在焉舒公停車而問其遺俗嗒然想成康丕式之風其思尤深長矣于是李侯及諸君稱善因上之舒公而滕公者與舒公出處略同今固當妙選之會自廣臬長浙藩舒公行與晤而問臬事焉以予言爲何如遂著之

卷二十二

三

奉贈郡使君及臬李公考績序

始及臬公爲侍御秉正直持綱紀厲風裁名重天下故事諸侍御無按數省者公獨持節兼按楚粵川貴諸省以才用也而或以才忌之出爲湖郡人皆爲公屈子獨以周建國而漢承秦置郡然周建千八百國矣蓋周之諸小國未必如今之郡而今之諸大郡固古之國君也何屈且按之地廣而郡之治專廣則政之所及者未易徧而專則澤之所被者深自漢以來當塗之士顯榮一時尊寵海內者豈少哉而功或不聞名遂以泯獨史冊所載二千石諸臣上與天子共理功名顯于當世于著春秋一郡戴之千載興頌至今有耿光何者以其澤深

而不忘政成而足紀也斯則爲公計者孰取焉公頗然之而公操履精白志意潔修固已較然不誣翕然信于一郡之人心俾皆砥礪濯磨以奉令承命則既有其本矣而公如太阿發型施無留鏐明鑑出匣照無遺形身不下堂周察一郡郡有一善如親見之有一不善如親見之乘間忽發無不中疑有訶者而問之左右左右不知問之閭人閭人不知皆言公出坐堂皇湛然如水人不得近入閉齋閭自然如寂尤空無人卽有訶何從遣遣亦何從達耶眾皆莫測以爲漢稱善擿發者多矣然或用鉅簡是有迹也或設鉤鉅是有術也迹可指術可窺而今窺者無由指者無據終遂不知其故而皆稱焉

卷二十二

四

明焉以是吏不敢抵譟譟卽敗民不敢造孽孽卽得吏見公皆震懼或承牒辭舌捧案戰手而公乃諭曰吾奉三尺法以內檢諸吏吏自無法爾吾不敢蔽必無舞者吾不譴呵使也何懼民見公亦震懼或聞遠說首赴訊股慄而公復諭曰吾奉三尺法以外輯吾民民自梗法爾吾不敢赦必無梗者吾不掠立致也何懼諭已公乃歎曰夫法有縱舍情有出入先王緣情置法蓋佐民以遠罪非誣罪以厲民也譬之馬然御黠者利銜駕訓者緩策始郡政廢吏滋弊而民愚吾故深燭而整齊之今吏兢兢救過不暇民亦且駸駸嚮風矣曷寬以俟其後乎于是務一切闕略簡節舒目吏欲前灑與吏更始民

欲收拭與民休息解燒仁漸而義摩之震懼者懼
沐懼者感熙熙乎有樂治之效蓋公之政成矣至是部
使者諸公按治行上公第一藩臬諸司議治行推公第
一而湖人士則曰公直爲天下第一豈惟浙也而公貽
書予曰昔人在位無赫赫名而去後常見思今何遽爾
哉書且在予反覆讀之其心虛其氣下有餘思焉因復
之曰夫在位無赫赫名而去後思者何君公也去後思
而在位尤赫赫者黃次公也此皆漢之賢公卿功名相
望而次公尤賢公何獨疑之然吾聞器虛則受大水下
則流長故天道注虛而地道厚下公方當赫赫而虛心
下氣數讓不居其功名尤不可勝道矣今年十月公奏

泌二十二

五

三載績會奉大計將行歸安李侯烏程羅侯合七州縣
諸君請予言爲公贈予惟前年當大計天子采周路車
玄衣之義倣漢璽書黃金之賜詔行卓異之典親御殿
宴之天下稱甚盛舉而浙之方伯謝公爲藩臬第一蘇
守吳公爲諸郡第一居無何謝公擢大中丞先撫浙又
無何吳公擢大中丞繼撫浙此卓異第一之明鎮而浙
近事也且黃次公非漢之第一乎予所與公曩昔言者
今益信遂以贈公云

奉贈郡伯及泉李公轉按察備兵吳中序

吳負海畫江沃野千里號稱富國而其人輕心好鬪易
動海濱之風也正德間海多警特設兵備道駐婁鎮之

及嘉靖間倭首難吳千里蕭然矣至今凋瘵未復而歲
仍游饑吳外蒙富名內實貧竄賦額益負征責不已而
吏誅求有加民無聊多椎剽剽攻稍稍竊起日未暮探
丸擊城市中枹鼓連作問者歲一潦攘奪卽興警益甚
時議以婁當江海要衝非稍重其官不可乃數以按察
使領之按察使領道自此始蓋婁鎮爲天下重莫與比
矣而我及泉李公則以副使往者乃李公獨以人重也
于是李公將行或說以公履天下之重而吳數警宜嚴
治之或謂政有縱舍宜寬假焉言人人殊客有問于予
者予曰寬嚴有定名而無定法在用之以時耳昔漢崔
寔著政論大槩以嚴爲指欲以救時其指是也至謂漢

泌二十二

六

不能純法先王宜稍參以霸政則以嚴爲霸其言非也
夫寇賊奸宄自唐虞無殛矣故古稱戮社亦言殛市誠
用得其當則欽恤固王也赦戮亦王也蓋武以止戈刑
以止辟正王道之大也而世徒尙寬貸卽以爲王一見
嚴飭輒名爲霸何繆甚與曩吳之攘奪其流及湖也予
謂李公曰此不軌之端亂之萌也端不可開萌不可長
昔之揭竿大澤弄兵潢池者以其端莫懲而其萌難遏
耳故易著牯牛之文犢豕之訓言當遏萌于始絕端于
微斯用嚴之時止辟之義也李公偉子言而公已先下
令亟縛其首散其黨當是時四鄰如沸湖獨不驚會吳
之諸臣皆以攘奪奏上赫斯怒有惟恤荒民不宥亂民

之旨而當事者嚴奉之徇以軍令斧鉞不瀆吳遂髮然人皆歎上明聖以一劄彌亂勝于六師斯神靈威武所變化也而李公已先冥台所謂識時之傑天啟其符其功名不可勝道矣茲李公行子乃復有告焉夫明統萬國則壤成賦吳在萬國內地如斗大耳而賦天下四百萬吳將半焉是天以此斗大之地先萬國之貢開明萬年至盛之基豈小小哉然吳游饑而今者潦又見告矣昨惟恤之旨亂則不宥荒則憫之蓋皇仁惻焉李公誠與方鎮大臣按部使者同心爲民協忠憂國而方鎮按部者復以激切具聞安知不益惻仁衷而更下寬詔乎李公奉神靈之緒承寬貸之餘予以化強梗之風馴易

泌二十二

七

公之俗使剽攘者感而投戈悅而賣劍在此時矣如是而有弗率則彼自膏吾劍試吾戈又何慮哉此無他寬恩結于民而威嚴益可震也始李公之治湖也其持身潔清冰玉爭瑩秉志堅定山岳弗搖臨政精明鑑燭無隱而其要以拊循爲本安集爲元視民所資若己是利視民疾苦若己痼瘵去疾如治田惟恐遺莠興利如趨市惟恐後期節府河罷供億民不知費省獄訟簡攝逮民不知勞大者布于所司政皆足法小者施及毗隸事皆可遵是以諸縣羣鄉深山窮谷莫不稱公而顙首頌公而刻骨者蓋恩之浹于民者深矣故緩則守其條章急則聽其禁令嚮湖之所以輯寧者以恩有素而威得

施也夫湖與吳猶身之襟帶足之跬步耳公以此往特一轉旋何弗濟哉然公方爲天下稱重自是而握鬲軸登廟堂綱柔不偏弛張並用以佐王業而成治功豈獨吳而已耶郡倅羅侯賢而知言者也與諸君請以爲贈因書之

奉贈郡伯近岡吳侯膺卓異盛典序

昔周室重諸侯大比之典至則有迎勞之使宴喜之禮賢而有功則有車服之庸爵賞之馭而詩人亦咏其路乘之錫衣黼之華鸞噦之和龍光之盛傳之百世學者至今誦習之蓋其章顯極矣當是時諸侯率職牧伯效綏亦各緝寧其民助流治化其最著者有召公甘棠之

泌二十二

九

政鄭桓錙衣之愛南國大夫羔羊素絲之節形于賦頌播於歌謠此其臣主俱榮功名紀於詩書竹帛垂而不滅此非世之希邁哉及周衰而諸侯廢大道弛而王澤息漢興分郡國布守相備師帥之任有其理之稱核名實考治狀擇尤異者延見清問下璽書褒美賜黃金彤禮高蓋緹油夾車入爲公卿列在股肱或治相位蓋卓異之選由是始而在是選者如黃霸文翁諸循良之類皆能以拊安元元保父境內光贊國家照映史冊亦廩廩有古之遺風焉今皇帝冲年登極英睿神聖追軼帝王乃上觀於周近取於漢而卓異之舉行矣固千載非常之典也卓異凡二十五人而蘇守近岡吳侯實哀然

首選是舉也皇帝親御殿百辟在傍畿邑九州來比之
臣在下而二十五人者揖讓宴飲頌賚有差譬之天高
懸而二十八宿拱北辰耀寰宇炳炳烺烺不尤古今所
希邁者哉蘇為南北要衝過使客舟楫如林冠蓋接踵
又多部使者遇其分路按郡參謁未竟他傳符又報矣
逢迎一左譙讓立致人人各為條教莫知所從民吏緣
而為奸互投其隙勢易舐悟而郡錢穀甲天下天下輸
縣官漕四百萬蘇乃百數十餘萬以彈丸地抵天下半
習俗作淫巧好侈靡外華內空積逋亦數十萬計民視
為常甘庾繫耐朴擊弗顧健吏無能如何而其人善眩
喜詐工語言熟爭訟立官府庭下變態遷出黠猾生眉

必二十二

九

曉間莫知其端投牒待問者一日以數百千計少亦百
計民既黠而事益繁匪惟明有弗及而力亦弗逮始即
強勉而繼憊且替矣蓋郡之難治天下莫有過於蘇者
吳侯至則務儉約多節省未嘗餘廚傳供饋稱過使客
也而過使客頌之載道行必循禮事必執法未嘗訕分
以要上伺部使者指以求合也而部使者之薦滿朝徵
輸有緒期會有時未嘗下郡縣騷動多所繫擊懣楚以
迫之也而見者樂輸逋者漸入莫敢後矣至其鞠獄則
心開目明羣眾為朋數言即折未嘗設鉤鉅之智羅織
之辭鍛鍊以成之也而弱者稽首強者吐舌若加燭照
繁如迎刃莫敢不服矣以是人所共難侯所獨易世言

絕塵之騎遇險益馳屢策之驚康莊亦蹶地無微惡事
無難易在所用之耳會吳侯還郡而郡理澄源龍侯請
子言為贈子惟周漢之世豈獨其君臣之賢抑其詩書
所稱史冊所載至今有耿光焉遂使召公而下後世望
之若神而黃霸諸人炯炯如在今子嘗掌史職幸主上
聖德舉曠典郡伯賢明遭其逢而默而不紀子則恥之
遂因龍請而書焉龍侯達才高操亦卓異士也他日聯
翩而登企召過黃有地故并敘云

奉贈郡伯東巖栗公奏最序

予嘗觀太史公傳古循吏自公儀休諸人潔廉謹厚之
外無稱焉至其敘郡都以下十人者操文法挈律令厲

必二十二

十

威武禁奸止邪如東淫薪君豪怵強如雷霆震吏民懾
服天下愉快而公儀休諸公兢兢自持奉職循理不務
表見嚮使諸公與十人者比權量力較功論名于當世
不可同年語矣要以體道經德為世長者安民生樹國
本貽無窮計循吏曷可少哉故曰上德無近名至道無
近功斯豈與一時愉快者等乎湖為僻郡其始號樸淳
民有生長不識城郭莫知部使者為誰而問者時方喜
擊鷲開購告遂以十餘年間一大變其俗民皆鼓刀篋
以薄物細故飾成危辭赴部使者臺懇至數百千章章
大者株連數十百人小者數十人章或下或不下而民
騷動一郡若狂矣當是時郡縣非不欲靖民而以時既

擊鷲緩之則嫌于怠弛反之則抵于沮格卑者恐無以保位高者慮無以見才人人相承勉于急政蓋時之尚然也會郡伯東巖公至則曰吾聞絲亂者引其緒馬勞者紓其銜民方繁訟而吾以急持之是與之爭也故解紛不張拳勸鬪不持挺懼益爭也古之人弄丸而難釋閉闔而訟銷吾知所以治湖以于是坐而鎮之專拊循牧養闕略一切與民更始俾之休息而公臨下怡然未嘗作聲色懷伎怒而悚惕以振之也視民惻然未嘗忍掠立暴摧挫而煩憊以苦之也泣事恬然未嘗行督責多譙訶而迫遽以趣之也用法曠然未嘗施鉤鉅設鍛鍊而文致以內之也然而論下下從導民民順趨事事

泌二十二

十二

集按法法平有不知其故者豈所謂德厚而感深道德而治治者哉是以湖之訟者始如霧擁繼如雲消始如火炎繼如煙熄狂者偃迹黠者寢謀莫不退城郭而安里闔去狂狴而樂田里臺章益少郡讞亦稀幾希乎斲雕破觚復歸于樸矣此實公之有大功于湖萬人竝稱世世不朽者也斯豈非長者之化哉由是諸部使者則曰公執而匪異同而匪隨入不求知出不市譽是長者也諸僚案則曰公交而益敬久而益真貞不拂眾和不沿俗是長者也諸鄉大夫則曰公遠而彌親近而不厭寬不失已嚴不絕物是長者也諸屬邑則曰公包之如山涵之如海而言必有準動必有繩是長者也諸庠序

則曰公愛之如父教之如師而善從其長過覆其短是長者也蓋察舉盈于朝頌歌徧于野其言人殊而稱公爲長者則一矣名不虛立功不虛致其亦有所本哉茲非所謂無近名而名遂無近功而功顯者哉先是公嘗以南曹出推關稅政清爲諸關第一及公在郡而罷里甲之費黜庫局之贏數以萬計如冰壺不滓璞玉無瑕又當爲諸郡第一諸他治狀甚多予弗論論其大者將附古循吏之後而梁侯諸公以公報政徵予言予惟公齊魯間人也昔周公封魯太公封齊其報政異期而皆以道德隆重夾輔周室功名垂數千載有光公生其間他日列爲股肱有鄉之先哲在又非漢循吏所可擬矣

泌二十二

十三

諸公者以高賢佐公與公同稱長者予故并著之云

奉贈郡使君成吾熊公奏績序

始使君成吾熊公之人觀天子也予爲言周王所以親禮天下諸侯稱歌陳詩最重豈弟而漢亦重循良舉卓異之典因郡倅諸公請爲公贈而公旣行也浙之鎮撫大臣按部使者皆察公卓異列上之而天子臨大朝冢宰亦引公卓異爲天下首稱而天下識者皆以予言爲有當云夫漢以循良爲卓異而漢之循良卽周之豈弟也當是時周以仁厚開國至于成康丕式囹圄空虛謳歌興而頌聲作騶虞之章稱其不殺甘棠之篇愛其勿翦緇衣之詠樂其改爲上下熙熙海內一體何其盛也

至秦則變古昔姍帝王以仁厚爲姑息以操切督責爲功效立徙木刑棄灰廢詩書任法律赭衣滿市構車盈郊斧鑕日施獄犴無間殘民既甚背叛隨之不二世而難作矣漢反秦之政續周之統其始約法甚簡民遂以安其繼刑名益繁盜是以起太史氏所敘建元以後邳都以下十餘人智足以深文才足以析律大槩鷹擊毛摯以快桀心而厲蠶氣觀其方略權數禁奸止邪一切質有其威武焉蓋秦法復用周道益微天下靡然服之霍然震宇內矣于此時而有豈弟循良者出于其間天下不以爲王道迂而莫爲則以爲儒者緩而難竟故曰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彼非卓有天下之獨見持

泌二十二

十三

以定力則何以能反世俗追古道澹焉無營默焉無言不急功不近名不求合不希進而專務深仁施德厚以庶幾于周漢之賢哉予故樂爲公誦之蓋予稱公精白之操堅貞之守明察之識剖決之才具載前所贈公入覲語中然公舉進士授上虞轉貳東吳兩郡上虞轉會稽名邑兩郡者東吳奧區固才賢之鄉縉紳之仕國也而縉紳才賢稱公之操之守之才者至今不衰益盛與予語同若公者固當振翼天衢絕迹霄漢而遲回廿載所至輒數年在湖郡又三年矣是豈速進者可比哉異日者執政方喜操切務督責依稀秦之遺政建元之餘風矣而諸按事當途者又從而厲之寬則嫌于急

弛否則抵于沮格卑者恐無以保位高者慮無以見才有自保之心則凡可以文致者無不用有自見之志則凡可以深刻者無不爲公獨以爲法者欲其近罪非徒以撻罪也刑者欲以爲民非徒以罔民也故法正則民從刑中則民服雖以是而失執政之意弗恤也當途者令而當則順命弗富則衡命順命則喜喜而公弗動衡命則怫怫而公弗憂惟引繩墨蹈矩矱不干世之譽不求人之知雖失當途之意弗顧也此其與傅合者可同日道哉蓋公專以悃悃本之純誠紆徐以俟之積久以成之其政如河潤百里漸漬浹洽不見其滋如土培百稟發生長養不覺其茂其持身如懷玉光而不耀溫而

泌二十二

十四

能澤其與人如斷金鍊而不變攻而益堅諺有言砥礪連車不如片玉鉛鐵盈丈不如寸金貴其眞也今公在浙歲計勝月月計勝日歲月既久而僚案佩其德屬吏歸其恩具溪之南大江之濱其州縣有七其民億萬而權忻鼓舞感恩戴德者遠近如一焉非眞之所積耶故曰至道無淺功無邀名而名自彰功不可掩也若公者非周之豈弟漢之循良者哉公昔奉計而當途者既察舉其卓異而上之矣頃執政方改絃更化體大宗寬將以贊聖天子邁周駕漢而成千載一時之會焉然則公之功將不可勝量矣

奉贈郡伯成吾熊公入覲序

昔周以朝覲會同之禮親邦國而蓼蕭湛露之詩則周
王宴邦國來朝之諸侯而作也觀龍光鸞和之咏所以
親之者至矣而其稱諸侯之德者不曰豈弟焉當是
時統西方之諸侯者則有召公而卷阿河酌之詩則召
公之所以陳于王者也觀鳳凰高岡之咏所以樂其親
者至矣而其稱王之德者亦不過曰豈弟焉將豈弟者
周家仁厚之道天子以親萬國諸侯承天子以親萬民
固皆用此道與及後世尙操切喜督責操切之政興則
見豈弟之功緩督責之法效則見豈弟之說迂于此時
而欲得豈弟者亦難矣非力追古道者不能爲非眞見
古道者不能知而非盛世之以道爲治者亦不能用也

必二十二

十五

故子于郡伯成吾熊公而有感焉子嘗觀公志操如飲
冰如茹檠其精白莫以加矣觀公執持如介石如斷金
其堅貞莫能奪矣又嘗觀公剖決之才明察之識吏抱
牘而進者牘判則噴舌而退民投牒而入者牒判則稽
首而出事無枉決亦無遺情案無淹期亦無隱隱其才
識莫能踰矣此皆當卓絕天下無疑者而公既舉進士
號稱高賢越以數年再倅兩郡踐更廿載始秉一麾何
其卓絕之甚而滯留之久也子嘗言公之治民如馭馬
然昔東野畢之與顏父皆所謂名馭也韓嬰嘗稱之矣
東野畢之馭馬也掣其銜轡猛其鞭策馬倦而復騁之
馬險而復驟之東野畢者以奮迅而竭馬之力者也顏

父之馭馬也銜轡設而不窘鞭策舉而不繁馬愛其騶
而趨之馬樂其範而從之顏父者以調和而適馬之性
者也夫馬適其性則馳驅而去遠馬竭其力則奔佚而
取亡故孔子美顏父之善馭而顏父知東野之將佚此
固善賢之明見也然奮迅者其能易彰調和者其迹不
露世之知顏父者寡矣今公以仁人惻怛之心君子長
厚之德閱民弗逮弗爲刻深慮民弗違弗爲迫急嘗以
法貴于當罪罪當則不必以過求政貴于安民民安則
不必以多事故政采曹相國之清靜而以儒雅飾之法
取張廷尉之寬平而以經術濟之罪以不冤民以無擾
遠近之頌歌方集而公坐嘯其中枹鼓益稀犴狴日簡

必二十二

十六

上下恬如也此非真有豈弟之遺風者哉故子謂公之
治民卽顏父之馭馬也顏父之銜轡不窘鞭策不繁以
調和而適馬性卽公之操切不加督責不試以豈弟而
拊民生者也然奮迅者易顯而調和者難知則公之久
于滯留而遲于進取非亦有故哉然公見道既定信道
不回知不加修不知不爲改正色而立直躬而行毅然
守之確然無悔此非屹如太華而高不可抗卑不可搖
凝如巨淵而澄不爲清渟不爲濁者抑孰能使古人之
道復見于今哉然子以爲顏父一馭耳獨賴孔子論著
于春秋名垂于後代然孔子者聖人之在下者也若今
天子則在上之大聖人也曩于御極之初當天下入覲

之始固已舉周家親邦國之禮宴諸侯之儀而首行之矣頃方發明詔布洪恩其仁如天其厚如地蓋崇寬大獎豈弟千載一時也而公適以時進焉此則夫聖人之超用賢諸侯之功名不可勝道矣故因郡丞諸公之請而備及云

贈郡丞梅亭藍侯轉山西憲使序

夫天下之劍一也至于陸擊犀象水截蛟鱓觸之則剖遇之則靡者非干將莫邪無以見其利天下之馬一也至于歷塊過都追雲躡景馳之則飛指之則到者非騶騶腰裏無以顯其能故曰所貴于干將莫邪爲其立斷也所貴于騶騶腰裏爲其立至也假令曠日持久則秦

泌二十二

七

溜可以穴石單軌可以鏗幹漸靡致之也慘怛可以負遠跛祥可以踰高積累及之也又何必于利且能哉蓋天下之才亦有然者使循常守故程文書摩歲月中庸之士或亦幾之惟投繁置劇責之以所不意試之以所未嘗人方徬徨而指畫獨裕眾方擬議而奏成獨先授事事治畀政政集而莫測其故莫知其端斯所以貴于天下之異才而非世之所能及也乃若我梅亭侯者非其人耶始侯嘗仕關中爲郡理部使者方密緝關中諸郡豪逮訊而實多傳致者獨侯分別其原上之卽豪必按論卽註誤必釋凡一日而免瘕罷繫者不知幾何人蓋聲自關中震天下矣方蒙璽書徵將顯用而以藩封

親格子例量移湖郡丞會湖諸倅以遷謫皆去而附郭二令皆關侯遂攝三館視兩縣事人故聞侯聲皆詣求直而浙自部使者及藩臬以下尤皆重侯卽事有難則以非藍郡丞莫能辨卽訟或滯則以非藍莫能決諸檄侯嘗數十百計而詣直者嘗千餘人每侯出則人塞衢巷入則滿庭侯口訊手揮頃刻皆畢案無留牒鞠無踰時獄無淹禁自諸老吏皆吐舌驚人皆撫心服其庭一時如掃而懼騰衢巷間湖連具區近海多大澤諸惡少販鹽爲奸有罪者倚澤負固不悛官嘗統雄兵弗能捕願獨畏侯卽侯遣一介持咫尺符雖暮夜必赴雖遠匿必歸而諸鹽盜亦稍稍屏息湖境漸清而湖宗人有數

泌二十二

六

十年不解之仇數年不決之訟得侯一言而轉仇爲睦化訟爲和郡尤翕然稱戴蓋侯之論識明敏多所感動類如此侯其所謂異才者耶予嘗聞才大者不小拘才高者多露才察者必深文而予見侯志操卓立中外潔修務儉約尙節省兢兢檢勅如弗違蓋大而有制矣予又見侯韜光斂能虛心廣問存淵默好深湛翼翼惟恐失蓋高而能卑矣又見侯有張有弛有嚴有惠喜縱舍善更始恢恢乎無不容蓋察而不苛矣今天下雖治平而緩急世所有也誠得異才者當之所謂以非常之人待非常之事及臻厥成裕如也豈但秉憲而已哉侯將往山西憲臬我郡伯東巖栗侯率其僚湯侯王侯謁予

言爲贈子因以親所睹記者次序其說而深屬望焉

泌二十二

十九

泌園集卷二十二

明烏程董份著
奉賀郡理順齋張公考績馳封序

明興采虞帝陟明之義廓周家崇厚之仁中外諸臣劬勞底績者皆得以推及父母馳有褒封蓋聖皇所以加人臣之盡職慰人子之顯親國以勸忠家以教孝甚盛典也然典制則一而中外之難易不同中朝臣以績上天官曹曹司不復可否按歲月即得矣而外諸郡縣必有部使者察舉曹司嚴覈而後馳褒行焉而南北畿輔部使者每八九人多至十餘人諸郡縣一歲而察舉者數矣他諸省則部使者既少察舉甚難而浙首省諸郡

泌二十三

嘉業堂校刊

理縣令皆以甲第選擇俊彥舉而察舉有數其得之尤難自非才操卓然治狀絕異者不在數中乃吾郡侯順齋公為司理以來部使者咸推服之察者交至屢為舉首尤益難矣夫郡理主獄而獄事甚勞獄情甚隱獄牘甚繁勞如纏葛隱如覆蔀繁如叢絲三者固世世所苦難而多沮也獨侯以片言立部頃刻案成譬之干將莫邪斷無停穎明鏡止水照無遺形曳電流颺至無移晷獄有三難侯有三易解髀中竅披亢擣誣其弛張得宜操縱有度民或拘繫文法人以為必不能釋者可出則輒出之或巧脫法網人以為必不能制者當入則遽入之凡汰無辜者若干人坐抵罪者若干人出者無嫌

入者無怨大槩通于法外參互以情樹防以嚴按行以恕其性若執其心甚慈民是以驚猶神明戴若父母畏愛兼集歌頌以興蓋四境同聲萬人若出一口矣然侯不獨司理也其攝縣則縣感攝郡則郡清皆滌其利源塞其弊孔去積久之蠹啟更新之門曠若發蒙昭若揭日而又廣為開諭親為拊循民以相安訟以幾息而又數問疾苦憂其荒災軫恤勤渠禱祈焦瘁用能反旱為雨轉沴為穰天人之應既明遠近之謹益甚而又不獨一郡也浙有大疑則屬決之有大枉則屬平之有大義則屬定之有大政則屬裁之侯辱叨不勞顏色不動言出而眾信事下而人從已泯其功浙被其福夫河小潤

泌二十三

二

九里夫潤一方此其德澤近之矣人皆言侯所居績顯所至風行固其才殊亦由躬履堅貞志秉精白其操素樹而行素孚也于是部使者察其才則曰儻非常豁達無滯雖賈誼之通國體馬周之切世務不是過也察其操則曰始終不移表裏靡貳雖公儀之卻魚子罕之辭玉不是過也蓋察舉接于公車曹司列上其績有詔嘉許而侯父母內外咸得以蒙厚恩沐光寵制辭爛然可觀矣初侯父警齋公者讀書不仕懷獨行君子之德居家以至孝聞勤勞事親判股愈疾大節偉義多類此好慷慨立然諾耿介質直言不苟合行不比周鄉有爭者不願有司願張翁居間解矣識者曰非獨侯能也乃

翁固傑士也翁處布衣之位而鄉人歸之即階尺寸而
起其所施可勝道哉又聞翁還途路遺金拒報恩者謝
金嘗自郡邸返家橐中不攜長物聲動豫章則侯之才
操其亦有所自哉而豫章人言侯贈母熊孺人封母王
孺人二母皆賢母也夫熊有樛木之風而王安小星之
分遂叶大人之占有朱芾之兆而王出入顧復保護訓
教慈尤篤焉而侯之配徐孺人者又能嗣熊徽音奉王
懿範以樸素澹泊相爲周旋然則非獨翁也亦其內外
相成真有以致之也其蒙恩沐寵不虛哉由是郡縉紳
皆稱賀而門牆之士陳子輩凡幾人來乞予言予惟侯
且夫用承恩方未已而陳子諸君亦將隨侯奮登他日

泌二十三

三

當有名世之言爲侯重者而予特肇其端云

贈明府文洲羅侯考績膺褒典序

予讀詩至騶虞未嘗不咨嗟而歎也夫騶虞者咏列國
諸侯大夫之仁而作也周世積仁厚至于成康而刑措
丕式者四十餘年豈非至仁之化至治之極與而諸侯
大夫實佐之故騶虞以一國之風形王者之化何其盛
與至秦而刑繁政急王迹熄矣漢興破觚斲雕思一大
變其俗文帝數好問天下長者張季田叔數稱之而帝
遂用以爲治比隆成康焉夫漢之長者固周之仁也予
觀漢之賢君大槩多用長者當是時黃穎川諸公開其
先魯中牟諸公繼其後而穎川之鳳凰中牟之馴雉亦

髣髴騶虞之遺者哉蓋漢所以反秦之政接周之統實
長者之助焉斯非關治道之夫者與予固樂爲羅侯誦
之始侯在豫章時予固聞其篤務實德口不言而躬行
豫章人固已視爲楷模宗爲標準矣及至予邑而凝神
滌慮有閉閣思道之心畢力竭精有側身求治之志其
志篤是謂有基其心醇是謂有本發之惻怛推之至誠
布之惻惻邑人莫不感而戴之信而服之矣故其臨民
未嘗持文法而操切以制之也而民曰侯儉約樸素不
費民一錢愷悌周詳不枉民一杖斯其拊摩我者厚已
而今則和顏色而道之諭事理而遣之寬而不弛嚴而
不迫侯固長者我不忍悖也至其馭吏亦未嘗用伺察

泌二十三

四

而刻深以求之也而吏曰侯潔修精白可質鬼神方介
端貞可貫金石斯其表率我者備已而今則挈律令以
趨之立章程以守之緩而不縱責而不苛侯固長者我
不忍欺也至其聽訟亦未嘗設鈎距而刺取以成之也
而訟者曰侯明如止水照如懸鑑止水以不動故益明
懸鑑以不偏故廣照斯其洞燭我者深已而今則直無
庾逮曲無株連情從可原罪從可釋侯固長者我不忍
爭也至其定役亦未嘗張網羅而搏擊以驅之也而役
者曰侯平如持衡正如立矩衡誠持則錙銖不爽矩誠
立則尺寸不移斯其稱量我者定已而今則富無祿免
貧無濫繇輕者騰僱重不過苦侯固長者我不忍違也

斯亦有古德化之遺意者哉而邑稱侯之大者九有二焉先是邑有洪潦侯茹蔬虔禱者越月矣已而潦益甚侯乃奮曰吾義當與民同患今縱不能如古之誓以身填堤也而安坐可乎遂屏車從黜供具以三權夫駕一扁舟破巨浪歷諸墟而行水焉其墊溺者勞苦慰之未溺者多方略救之以是水不爲災災不爲害侯之不避艱險以爲民如此及問者邑當步田而諸他郡或有揣摩傳會以飛弓縮步增虛田者侯復奮也吾義當與民同憂今縱不能如古之請減賦也而增田可乎吾官可罷而弓決不可飛步決不可縮也以是田按其實賦按其故賦額不減田額亦不增而侯不顧利害以爲民又

泌二十三

五

如此然洪潦者一時之患而虛田者世世之憂民尤蹇之會明天子知民苦吏急也乃下寬大之詔除迫切之政特錄憫災之吏改步田之法至仁厚也天下方欣欣然望周道之復興意者騶虞之風可再見乎今年適侯奏績大中丞部使者交察侯上深嘉之而馳褒之典行焉鑑池李侯因徵言爲贈李侯者與侯同心爲政同駕扁舟行水同不肯爲飛弓縮步增田同當上意者也自是而二侯之建立不可勝道矣因著之云

贈明府鑑池李侯考績膺褒典序

明興倣唐虞考績之法稍推廣之而內外百辟咸以三載按格蒙褒與馳焉而陟明繼之矣然內而九卿之屬

合諸百執事三載則告之其長其長移之天曹非大點汚指擿有迹卽褒矣而外則自令長以上必三載而察舉者再焉而後得之而令長人獨多見察舉者少其得之難矣而天曹頃著令甲其察舉再也必其鎮撫大中丞按部侍御史又交察焉而後得之蓋益難矣故內而三載蒙褒者百不失一外則百不得一非尤卓異名實不誣者不與焉先是令長考績有察舉蒙褒則召矣其不得察者亦往往待次稍遷固未有因考論列也而頃用言者以考績有舉無刺則是有明陟而無黜幽非唐虞法也乃復著令甲下中丞御史嚴覈之無論敗職抵禁卽舉事一不當而擯者至矣以是得交察尤難乃

泌二十三

六

吾鑑池李侯獨得之李侯楚世家其先以武功顯而侯之兄仲季皆以文學振仲篤學舉于鄉有古道而早世業弗竟季學尤篤爲翰林庶吉士出爲給事又出爲參議參議公讜直弗容亦未竟其業而侯少年崛起以經術明魁楚士楚中皆言天道後起者勝李氏不可量矣越數年而侯舉進士爲歸安侯本世家英妙吏事未數數也而一旦離經術治簿書事至則心開精爽溢發早至早決暮至暮決乘機而應迎刃而解人驚曰何速也坐縣堂屏羣從堂如水清引兩造鞠之折以片辭鞠如燭照直者伸曲者詘伸者呼天謝詘者稽首服又驚曰何神也合一縣貧富而籍之戶戶釐其等人人列其序

遇役則以所釐者別其高下以所列者第其重輕人無
濫徭戶無追役則又驚曰何當也以是察舉者皆稱侯
有卓異之才焉初侯以闈內不飭則無以整外乃繩胥
吏檢輿隸胥吏惟供案牘無敢舞文輿隸惟任奔走無
敢譎語而侯始博聞廣聽開忠益撤壅蔽權無所移繼
則特立獨行斥假借卻請求柄無所竊故約束明而人
不敢詐諉者知其不可惑也法紀定而人不敢沮撓者
知其不可搖也蓋闈以內不嚴而肅闈以外不勞而理
問事事治問民民安四境之歌謠興萬人之感戴浹矣
以是察舉者皆稱侯有卓異之政焉而侯以濬流自下
澄源自上行法在人作範在己故其精白則秋霜不足

泌二十三

七

為凜寒冰不足為瑩也其執持則斷金不足為堅介石
不足為固也以是察舉者皆稱侯有卓異之操焉侯閱
民窮恤民隱憂水潦軫荒災請善狀不可悉著而三卓
異者其槩也以是中丞御史交察移之天曹天曹總核
上之天子而褒典與貶褒之典下矣是何人之甚難而
侯之獨易哉予聞之相馬者歷百駟而弗顧則千里出
矣市璧者棄百璞而弗收則連城者得矣彼其求之難
者固欲其得之易也天子明聖注親民之官以待諫諍
之選而備股肱之闕則所司之嚴論列多察舉慎褒嘉
者固將難于得人而易于輔治也然則侯功名可勝道
哉文洲羅侯者與侯同年而同心夾立同德相成同稱

卓異者也故因其微言而遂舉近日之新典以彰一代
之盛事不獨為侯贈云

奉祝元輔瑤翁申公五表壽序

昔崧高之詩尹吉甫為申伯作也夫申者炎帝之後四
嶽以神明之裔當唐虞之治之闡功德格于天感于嶽
而嶽降神焉蓋天監有周自炎帝歷千載而生申伯及
天監有明又歷數千載而生申公古今相符先後相望
豈非世所謂天人者耶明興以狀元大拜為輔弼者十
人若其年四十餘而大拜年五十遂正宅揆為宰衡首
則惟申公一人矣天生申公以方剛未艾之年延國家
有永無疆之祚非偶然也然申公鼎貴矣而其心常若

泌二十三

九

自下其念常若不及凜凜若對上帝兢兢若執玉若捧
盈而精白承之忠貞靡懈故聖主深知而篤眷焉適當
江陵既敗遂委之秉軸俾其改絃而公與江陵真有劉
玄德與曹操為水火者非故相矯乃其性然也夫江陵
輔政始亦銳志可觀而任太重則益專寵太渥則益恣
既專且恣靡弗為已而其甚者莫過丈田無故發大端
持之甚堅行之甚驟動天下億萬之眾費天下億萬之
財無一人無寸土得寧焉而公則力除之次則急逋負
輕民生而設嚴刑陷重法刑書既播有司奉行天慘無
色公又立除之次則諱言荒饑守土不敢告司農不以
聞民多流離頗以思亂公則非惟蠲之又重賑之次則

惡言盜賊始罪郡縣繼及監司而郡縣匿弗言監司縱弗究盜既充斥亂以釀成綱紀陵夷畔者四起公則非惟定之又重安之至其意忌文深操切士大夫如東洋薪里擬如叢棘密設機阱動中網羅而甚則自負其非攻之者眾諸所以行其胸臆壅闕耳目閉塞語言者無所不至始而遠擯繼而從戎從戎極矣又置之太察廢百代之典錮一世之才其意非魚肉之不止嗜其甚也而公則非惟釋之又重拔之大則參廟堂小則列津路凡今之俶儻慷慨揚眉吐氣而振舒者皆昔之幽愁憂思屈首纍足而怵惕者也蓋公熙然與民休息曠然與民更始翕然與士大夫維新太和溢于朝協氣流于野

必二十三

九

莫不彈冠其慶擊壤以遊脫險阻而臻坦夷易晦冥而爲開霽天若重啟地若重闢而暮月俄頃旋乾轉坤豁爲再造固皆主上神聖威靈之所變化而實公精忠參贊之所仰成也而公本以虛心廓之大度有賢必進而其進屬之所司與眾共之公若不知也有不肖必退而其退屬之所司與眾棄之公亦若不知也而進者自知其賢不以私德退者自知其不肖不以怨公可謂兩忘矣而既無比周時有同異蓋莊稱忘機列稱爭席而惟其爭席乃益見其忘機自非大道爲公至公無二者不及此吾不圖公爲相之至于斯也而公乃以議道自己作則自家家有兩子仲子未仕則俾之下帷讀書攻苦

茹糲簡約敦樸人不知其爲相之子也長則虛位不與清曹而特與請告俾之閉門卻客客遂絕掃而門可張羅人不知其爲相家也吾不圖爲相之至于斯也昔周痺爲相草渙勸之無權痺甚善之史氏紀焉而或曰權者相之所以柄國而壹政者也權而或避必有所移何以致壹哉子曰是大不然也昔洪範者萬世皇極之準也其言曰遵王之道無有作好遵王之路無有作惡蕩蕩平平無黨無偏夫事皆遵王而無好惡無偏黨權安在耶然則公固得洪範之深者不圖爲相之至于斯也今年八月爲公五十誕辰天下爲維嶽之祝者多矣而

必二十三

十一

富于春秋可也而何待于祝夫武公者諸侯而相周室者也當其年九十五矣而作抑自警作箴以警于國故孔子列于大雅而後世謂之叡聖焉以其近于道也公誠以此時坐進此道而邁武公之年吾誠不知其所至矣故附崧高之義歌大雅之抑以爲公祝云

奉贈大中丞松屏謝公晉少司徒序

今大中丞松屏公始以藩伯入計而當主上登極之次年也執政者議以上方臨御而藩臬郡縣諸計吏咸集否者已去矣而善者未舉非擇其著者表之則無以震動天下勸賢厲眾以興事功乃下所司條其志狀尤章章著者得二十五人表爲卓異而松屏公實居第一遂

開皇極殿上親御而召宴焉斯曠古之希榮不世之甚
盛典也昔漢重循良嘗以其卓異者表之矣每公卿闕
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在孝文時吳公爲第一孝宣時
黃霸第一蓋吳公遂入爲廷尉而霸由京兆至宰相封
侯固表而用之者也是歲果自藩伯簡公爲大中丞鎮
撫吾浙此亦表之實而用之漸與先是倭嘗犯浙矣小
入百里深入千里甚者墮城郭蹂會省遠近生棘村市
爲墟民被殘不可勝道而當事者請兵告急調發半海
內往往稱乏軍興至盡括帑藏預斂賦額浙蓋蕭然不
聊生矣及倭去歷十餘年而創痍未復空乏未充故繼
者號爲獨難積歲相仍惴惴恐倭之復來也今日議廣

泌二十三

十一

募明日議益儲惶惶恐倭之來而無以備也獨公至浙
悉已之兵視其可汰汰無不宜財視其可節節無不盡
居幕府靜若閒時動若無事惟緩帶曳履日開門接士
大夫談道議論治理人莫測其所爲謂倭不來多暇耳
久之倭忽來海上烽報公乃駕輕車叱徒馭夕報朝發
師朝至暮督戰倭方乘銳破浪鼓濤而前軍壓其艦後
軍披其堅戰如刺蜚勢如雷擊須臾悉擒矣此皆倭之
梟勇先嘗者也夫先嘗不殲後繼必速異日者倭之肇
亂始不過兩艘數百人耳我兵聞聲股慄望風先竄恣
倭屠掠權輿而還彼見中國之多貨財而兵之不足與
也然後益聚眾深入進無狐惑退無狼顧而遂成此荼

毒者則以先嘗故也故識者謂殲海上倭一當內地者
百殲始至倭一當深入者千如公此功誠軍鋒之冠凱
捷之首古不云乎萌芽不伐將尋斧柯言杜微以絕後
也而荼毒者易見杜微者難知此人之所未盡識者一
也予聞公度如泰山小事不擾大事不驚其經略素具
策畫素深布置素定故賊猝來而制勝將驟遇而奏勳
非偶然之數也而公不動顏色不煩語言靜默深沈視
若無有此人所未盡識者二也予又聞公操如秋水
儼然不滓澹然無欲秉公持正爲百僚師鞠躬厲精作
諸將主夫以德爲威者威不播而令行以身爲率者身
不勞而事集人見其功之所成而不知其所本此其所

泌二十三

十二

未盡識者三也其尤大者則當浙兵革之後虛耗之餘
公黜繁去靡敦樸素尙檢約所裁省甚鉅而猶謹尺寸
惜錙銖惟恐不及解饒釋苛崇寬大務休息所全活甚
眾而猶問疾苦閱艱虞惟恐傷之此則扶民之元植民
之命羊祜所以恩流于江漢闕子所以藏富于晉陽固
浙世世無疆之賴而非目前之功其所未盡識者四也
予嘗以此四者數爲人誦之會侍御鵬峰公按部過予
而言及公子復誦茲四者躍然有當焉旣別而公晉少
司徒將行鵬峰公乃貽書曰曩夫子所稱公有味哉其
言之也者始嘗識公及同事久而益識之公蓋表裏粹
然始終不貳誠古之所謂長者而今之鉅人也夫子識

其深矣今公且行試以所誦者稍傳益之以爲贈可乎
夫子何傳益之有獨念上英睿超古帝王漢不足道然
既略采漢事表而用公矣黃霸之名位功業可立致惟
公以其所以治浙者佐上治四海則有古帝王之臣在
又詎止于漢乎侍御次山公同以予言爲然遂書之

奉贈憲使鳳洲王公任山西序

昔在孔氏弟子分列文學政事而後世遂岐爲二途然
臯夔稷契輔弼唐虞陳謨爲經佐主作聖其道尙矣而
春秋侯國管仲晏子皆爲齊相相繼霸顯而管仲九府
及晏子七篇甚爲史所稱述其最著者內政燦然周官
法也而兵家穰苴孫武子之流從戰陳立功業披甲胄

泌二十三

十三

成書而後世經生學士莫及焉是遵何道哉豈其去古
近聖人之支流遺裔猶有存者其施之于時既各自表
見而傳之于後亦有可觀覽與自漢尤號多才然蕭曹
周勃申屠嘉霍子孟諸公頗以不學無文見譏而文如
司馬子長長卿班固楊雄輩又皆以綴述紀載終老事
功不少概見至今藝林未嘗不扼腕振足歎也是又何
故哉夫宰鈞當軸之人不自備術則所以黼黻王路者
何絲毫毫秉筆之士不達時宜則所以經綸國家者何
措欲望風雅之復作治道之綦昌難矣斯其所關于世
者豈小小哉明興治軼古初而一時以文名者大抵猶
龔元陋弘治正德間學者始知法古至于嘉靖士益翕

然而鳳洲公與山東李子者上下其議朝夕賦咏當是
時羣彥景從其尤卓絕者七人號七才子比于建安而
王李爲之宗乃鳳洲公稟才獨殊往往準古作者七人
相視驚服莫不以太史復出孟堅載生建安以下弗論
也蓋鳳洲公之于文雄矣然鳳洲公獨好觀近事自當
世大典禮大憲法靡不窮究浹洽貫穿網羅放失舊聞
每與論利害考廢舉有味乎其言之也性精敏讀書數
行下由郎署至藩臬分道列圖史吟嘯自若或召賓客
酣飲飲徹夜罷早起羣吏奉牘擁案引囚盈庭判畢指
揮論讞須臾輒竟兩造具當諸老吏皆咋舌去若無事
者已則召飲吟嘯如初人皆言鳳洲公知大體熟國條

泌二十三

十四

章審清察勢施無不驗裕如也卽他日入贊廟堂握統
紀其所樹立可不問而知者是管晏不足奇而馬班無
可歎矣鳳洲公與余通家曩京師數相過存余見其喜
高節佐急患遇忠義慷慨奮身雖百挫不悔好直氣持
天下當否雖萬夫莫奪余甚壯之及余廢居湖而先是
鳳洲公亦以家難投劾已而起家轉參知越十年所再
見觀其胸中氣益平折節益和此其思深矣承命輒稱
疾乞骸骨躊躇逡巡不得已而後往此其念遠矣夫以
準古之文而好循近代之實以高節直氣之素而有深
思遠念之心非幾于道者哉夫道譬之于天吐辭而爲
文學則日星之貞明也任職而爲政事則人物之發育

也失于道則兩失得于道則兩全古今未有能易之者也
也阜夔稷契輔二帝而獨盛歷千載而稱賢唯其道得
耳吾固于鳳洲公獨致願焉會鳳洲公以參知掌憲山
西浙守黃公及其僚諸君徵余言爲贈遂書之

奉贈大中丞允翁蕭公轉南都少司空序
始蕭公嘗以侍御按浙矣當是時振紀綱飭法令持正
體若泰山之陵霄漢砥柱之障河濤屹然不搖挺然莫
撼昔李元禮之風裁而強梁屏迹范孟博之清節而貪
墨解綬實皆有焉而公不怒而威不嚴而肅是以益難
而貪墨既除則黎元無擾強梁遠避則良善以安條章
所貽世爲遵守聲望所及人知歸依故公去浙且十年

沁二十三

五

而浙無遠近無賢遇莫不視公如神明戴公如父母至
于今益盛不衰會浙有兵民之變鎮撫張公旣已揚天
威震天討取亂民鋒鏑間殲之又取兵渠魁凡七營每
一殲之蓋法典彰大分正矣而居無何張公以簡眷行
廟議謂浙事方定固治平之始安危之幾也非浙中歸
心有海內重望如蕭公者不可而蕭公先以撫陝矣乃
轉秩而自陝移鎮焉蕭公將行或謂浙方多變宜檄他
兵以從又宜請益兵以衛公獨叱馭疾驅罷軍仗減騶
從示人無疑而至則開轅門坐堂皇屏侍甲進諸兵而
諭以天子厚恩執法赦汝固天地好生之德神武不殺
之仁也汝無怙終則善否則法不可以曠假赦不可以

再徵莫府奉斧鉞來固爲此汝其無悔公本儻蕩無他
腸言厲實慈大指務在開釋而兵因公按浙知其不可
犯而信其不欺又見其坦夷服其簡易喜其意欲全活
之皆感泣歛獻繼以歡躍相率稽首曰公神明也父母
也吾屬得所矣而公益寬其文法撤其隄防足其餼糧
時其校閱賞資則感益倍歡益深久之事益定而公獨
念曰夫兵首難者也其渠魁雖得而黨與尙在今徒以
其自縛而不究其餘則法網有漏旣以蒙赦除而復付
之法則天恩有虛乃條其數十人數之以始嘗鼓舞而
未復不悛不忍誅而責遣之又簡其僕伎不可使疲驚
無足用者二千餘人而分散屬之而留其三千餘人并

沁二十三

六

爲二營以益練焉于是責者曰吾罪不止此公僅責我
此欲全活我也散者曰吾罪不止此公不責我而僅散
我此欲全活我也而留者曰我有罪而公不責我又
散我此欲全活我將用我也以是道路無片言營伍有
奮志相率稽首曰公神明也父母也吾屬得所矣而公
又念曰夫民效尤者也時政操切旣過而奉行者又股
削之役繁而弗均財匱而莫贍成于有激起于無聊而
鋒鏑旣殲亦足以快人心而當其罪矣故兵不可貸而
民有可原乃一切置弗問而獨使吏察其禍本絕其弊
源俾其財無征求役無枉濫以爲此吏職也而公又以
論政自下議道自己故薄廚傳黜供張其檢約則無所

復加其節省則不可勝計故清風播于宇宙精白表于屬僚吏有準繩民無愁苦而民既宥其罪又慰其私枹鼓益希頌聲方作則又相率稽首曰公神明也父母也天固使之終始全活我也蓋浙自是復爲樂土轉變亂而成治安矣而予聞公之撫陝也陝適亢旱赤地千里而公數疏請縣官百萬錢穀活陝之百萬生靈每當具疏時則淚與筆揮心與言咽有足感傷者故其忠誠動廟堂格天意小請小得大請大從而邊境無虞國家有賴夫浙爲貢賦輿壤當江海之衝南之腹心地也陝爲金城天府負河山之固北之股肱國也而公北鎮則北寧南鎮則南謐有道之繫安危如此昔周召分陝實皆

泌二十三

七

撫釐而周公入爲太宰召公入爲太保固腹心之重任股肱之元臣也而主上聖神察公秉憲踰十年驅馳踰十萬里故且授以閒局息公南都而他日以周召之事寄腹心列股肱使繡衮復還甘棠載咏可旦夕期矣會公以將代暫駐湖郡而郡守陳侯數聞予言因率諸倅諸屬請爲公贈予曰營兵之爲浙患甚矣孰敢擾其鋒散其黨而公不添輿衛不動聲色笑談頃刻而弭變兆銷亂萌此揮霍非常之功永久無疆之績也當事者勸公奏聞而竟寢弗上其深湛避名若是而又何有于予言乎陳侯曰雖然紀名公賢大夫之業著于當時傳于後世古史氏之故事而下吏之微忠也予弗獲辭遂書

之

奉贈參知使君幼川劉公轉河南按察使序

予聞蜀有大峩山其高摩天蓋出五岳上云而故相趙公蜀人也爲予言登峩巔則白雲垂天冉冉大如帷幄小如車輪往來交互以萬數瀾漫太虛渾淪成玉世界而光怪恍惚變現非常有鳥鳴佛光現而應焉予謂非佛光也意者山峻高之極與日月近其精光千古凝結而時閃爍掩映者哉亦天下至奇至奇者矣予因語趙公高山大川必有鉅人生焉而當是時諫議劉先生者卓偉特達方以正直摩切當世人翕然歸之而趙公因言劉本蜀世家其先文簡公者以文學經術輔贊先朝

泌二十三

六

持重不阿雖不至相位而以德厚貽其後人自是烝烝起矣而諫議其一也予與趙同爲史氏而文簡故太史爲儒林宗子旣欣然慕之及見諫議聽其言皆聖人之指道德純備而行義甚高予深屬意焉以爲山川之所凝結者其在是與而諫議竟以直不得留中去而使君幼川公者實纂緒而興而予曩識長君中丞者則諫議之從子也劉故以昆季並顯而使君與長君復然同有重名于天下有味乎趙公烝烝之言不虛矣始使君參知浙藩開省湖郡予得間謁焉則見其地望冠世而守之以謙祿位逼人而承之以讓言咬咬不出口而至其論事質道鑑燭不遺行循循不拂人而至其任職秉法

賁育不能奪先是會省變作也四方震恐遠近騷騷而湖亦怵于邪謀稍稍無固志人方隱憂而使君毅然獨以浙爲天下首善地湖本良民具有不靖者或擾之也其有思亂者或激之也夫鳥驚不可以虛繳馬佚不可以驟鞭吾惟靜鎮之耳故顏色不動號令不繁斷雕破觚闕網疎目謂民窮不可以復費則躬率節儉以振其艱謂民急不可以復傷則大弘仁恕以恤其隱于是薄廚傳黜供億而民無橫征省詞訟減逮繁而民無淹獄民之所利則與郡縣計其便而趣行之使民如市之朝趨而不知其所使也其疾苦則與郡縣察其情而亟去之如良醫之扶病而不知其所由也蓋一切拊摩與之

泌二十三

十九

休息而民皆樂其業安其生矣安生則其感上也殷樂業則其內顧也重故會城之與湖郡其民襟相連袵相接也而彼尋干戈此甘耕牧彼多枹鼓此興絃歌非撫綏之有人而治道之明驗與予嘗以地無難易民無美惡惟在上者有以御之御之得其宜則消萌弭釁而人不見其功否則長亂貽危而世莫措其力若使君者其有大造于湖者矣嘗覽史冊曹平陽以清靜相齊而齊國安集黃建成以寬和守穎而穎川化成何汜鄉以仁厚刺揚而揚州治定其後皆身列鼎職爲漢名公使君實有焉其勳業可勝道哉今使君方以新命轉河南按察使會滇酋負固怙亂而長君中丞以樓船師下昆明

擒酋以獻天子寵嘉晉秩適亦同時而昆弟顯庸其烝烝益盛矣昔君牙之誥曰乃祖乃父世篤忠貞今命爾股肱式和民則江漢之篇曰淮夷旣鋪疆理南海釐爾珪瓊自召祖命豈非二公他日事哉蓋使君且行矣而郡伯陳侯與其倅王侯胡侯張侯實徵予言爲贈予因敘大莪之說見高山鉅人之應而並爲三公昆季祝焉欲其同爲峻極與岳齊也郡伯諸君皆喜其言遂書之

送東湖張長公赴任鎮遠序

東湖張長公子母氏之兄子也母氏初乏子最愛長公其後子份生亦最愛於外氏翁舅翁舅以母氏乏子故尤絕憐之兩家既至親子又各相愛也故份自少長尤

泌二十三

二十

親事長公及份舉進士奉母氏于京師而長公適來謁選因主焉母氏則數從長公稱說家世道親戚故舊相對飲食卽竟日喜長公間出從諸先生游母氏卽竟日遲具待長公至飲食卽未至雖飲食不喜也長公來適子兒女一二輩皆勝衣任拜起母氏以屬長公使授誦讀則皆稍稍能讀誦每長公進就母氏子女輒攀隨飲食左攜右援牽裾問字義母氏愈益喜自長公之來使母氏樂而忘逆旅者久矣今年長公始就選鎮遠母氏旣不快及得鎮遠問道里所指日月往來之數歛歔曰孀自歸董氏夫病子少不絕如綫將恐將懼以至今日幸矣賴天之靈得奉宗祀於此而伯子適來誠幸有今

日之樂也獨奈何以升斗之祿萬里適官用傷老嫗之心乎因泣下份與長公及子女在傍皆泣然相視長公亦遂出而母謂份曰嘗記而父言仕宦於四方獨行巨濤中視舟力大小足以免之耳今爲小吏猶浮葉波濤也將若之何且吾聞爲小吏者皆敏利捷給候上風旨揣意所嚮今伯子言悛悛不出口多實少文而道遠路絕無平生之素上之人何知焉兒則何以助之份拜而起出而致命於長公因曰忠信道薄世上下相蒙所從來久遠此母氏之所憂也然石慶數馬漢世稱之嗇夫利口廷尉細之固患忠信不足無賢者在上耳孔子稱忠信篤敬蠻貊之邦行矣况鎮遠雖遠迺正朔文教之

泌二十三

三

地賢大夫章章較著使長公茲益進此道心誠信於上下於諸賢大夫當獨蒙萬石君之賞不當爲釋之所笑也傳不云乎禮義不愆胡恤乎人之言以予觀長公篤孝醇謹寡言効行既已不愆矣其知不知固以俟賢大夫耳然吾計且歸不能久默默居此長公亦有田菑雪之上他日當奉母而行與長公徜徉足矣卽知不知又奚恤焉予於長公至親無文故專道家庭之事云

送射陂邑侯朱君入覲序

董子曰甚哉文學之有益于治也世皆言儒者屈首受學專事誦習決治上古而未必適於當世之政及其授政則當按繩墨謹簿會考已事覈情變而昔所誦習者

往往睽遠而不相符故遂謂儒者專經而遺法吏道持法而不貴文是豈其本然哉予聞吏事之煩雜而不易爲者莫過於邑而言游宓子賤昔之所謂文學之吏也然言以絃歌而武城治子賤以彈琴而單父治是遵何道哉自春秋以來數千載之間其勤勞吏事成政於民者亦甚多矣而古今稱賢吏以治邑表著者必曰言游宓子賤豈政非文學則化道不足非所以善治哉將文學者經緯有章紀綱有要政不勞而民化有非世俗之守哉我邑侯射陂君以文學稱於天下者也自先大夫凌谿公崛起海內力振古雅學士彬彬嚮風至於今志之不絕而射陂又能潤色先世卓然有聞天下名公縉

泌二十三

三

紳賢士想望風采如恐不及而射陂中第謁選天官曹出拜治邑於是名公縉紳賢士皆曰是世以文學顯者也是當使之載筆東觀細書石屋奉先人之緒業黼黻國家羽儀學者而使之治邑枉材而用之非所聞也而射陂至邑則規畫有序條格不煩足不下堂而民治矣人皆以君材兼于政而不知文學之所以爲治也故學非誦習博治之謂也本於道而達於經緯紀綱之指者也昔者言游宓子賤惟學於孔氏而得于道故數千載之間必曰言游宓子賤而予與射陂游見其善治情性飭躬雅醇內茹華英而外睹若樸有長者惻怛之心其中儼然可信此其于道深矣故其治邑士人慕德百姓

服化四境順治且將有彈琴絃歌之風斯非文學之效與今年射陂君且以人觀至京師貳侯姚君等謂余知君深請余文爲贈予惟文學固君之餘也而予何以贈君獨念京師天下名公縉紳賢士之處而君父子交游之所聚也斯皆知君文學而未知君所以治邑者故予以言宓二子爲言明天子方以文治天下今大觀天下諸侯將問有爲古人之治者諸名公必知舉君以東觀石室之事矣二子當周氏之末而君遇我明之隆其進用不同可知也

贈璧山盧君令歸安序

夫民俗善惡與化道高下隨時轉移迺自古記之矣吳

泌二十三

三

與昔號易治民務本力穡怯鬪而寡訟自予爲郡弟子時見民有訟縣者縣長吏攝之民見訟振恐鮮有卽至郡吏者不得已迫至郡吏鮮有敢望臺司者民訟臺司則一郡皆驚當是時臺司甚尊長吏甚簡而民甚易治亦其勢也迺于自宦遊以來直一數年耳每見郡中人言臺司逮繫者近以百數下郡縣者若至數十百人相連案者不可勝數民望臺司若出門適市攘臂而遊矣予與語道故未嘗不歎長吏之難爲而民俗之易下也歸安郡之附邑也盧子以甲第高等出爲是令予以郡人先與言獄訟之事或言民訟之興大抵盡因瑕訾妄相誣證臺司一下郡縣而長吏持之不堅則上信其然

而下滋其僞一人得志什百效尤而民俗成矣誠得賢長吏者分別其原察枉釋逮一持而不可變夫法正則民慙罪當則民從如是而訟乃可息也或言一羊敗羣十羊不寧好訟舞文亂政之大者也煮其大豪以警中猾斯弭訟之端矣史董氏曰傳稱伐木有本塞流有源法制禁令者所以輔治而非致治清濁之源也先王明德以施教體道以成化所以約己而則治也民性之流漸漬以成俗其來遠矣賢長吏者本道德之繇原政治之則積躬累行察微眇之化述彝倫懸禮樂教習子弟移易風俗民曉然知大道之歸務本分而安作業居家則興讓當官則修法興讓則不爭修法則重犯其何與

泌二十三

三

訟之有故曰正其本而萬事理修其身而民化教化行而刑罰清斯賢者之所勉也今予觀盧子誦法聖賢之古今之故明當世之要然予見其志念深矣其修身若不及心常有以自下者是其道可致而治可成也吳興本善俗其失未久而亟治之可以立反而盧子居吳興附邑與諸賢令相勉吾知治化有所出矣

明烏程董份著

邑侯雲屏先生膺獎序

昔漢選擇牧守令長分治郡縣又雜遣使者稽天下風俗察吏治得失舉其卓異者天子賜璽書褒勉之使居其位或遂擢至九卿所以別賢與能警否而振惰也當是時賢吏以治行稱者彬彬而出皆誠篤惻悌實務政化其亦盛哉母乃褒厲鼓舞之得其道有所感奮者與明興略倣漢制以繡衣使者出按諸郡縣得察舉如法而獨璽書不輕賜然使者舉故有數其所不及舉者則檄下褒獎之以明嘉與之意是亦璽書之遺義也而諸

泌二十四

嘉業堂校刊

曹尚書郎亦時充使者以職事行部則制不得舉而獨有獎事畢皆上之天官天官按其舉與獎之等而行擢用焉其法亦備矣今戶曹徐君行漕事至浙而吾邑雲屏張侯首在獎中蓋先是侍御宿君以侯治迹而察舉之矣夫侍御制得舉也故其次乃有獎若尚書郎則法特止于獎然則在尚書郎則獎亦其至者也以侍御得舉則舉之尚書郎不能舉則獎之是合御史尚書郎皆以侯為獨至者矣然舉者得榜于朝布于天下而獎者獨行其一郡一邑故獎下則一郡一邑之人皆率而宣行之所以體承使者之意而不隱善也亦以明褒勵者之示勸也會侯獎檄下邑人父老百姓千人以上白侯

宣行如故事侯不肯貳侯饒君復進言諸人士所以白者侯乃歎曰嗟乎古之君子上德而後功辭名而重實故靈芝不以灌植而芳者其性殊也君子不以名譽而勸者其志定也幸奉命于此以拊循贊化道為職方畢精竭能以務成古人惻悌德化之業寧用是為名揚乎幸謝諸士人父老百姓至意敬聞命矣于是饒君不得其說過而問于董子董子曰夫語儋石之容者不足以包於器也論尺寸之徑者不足以盡于度也故器各有極度各有至是矣翔于廖廓者不以榆枋為止辦于至德者不以榮名為華侯方將務德化究道原入贊明世至治之盛宜其不以一言為喜一名為足也此其器度

泌二十四

二

深遠矣雖然名者上之所以礪世而下之所以觀則也君子議道自己而作則在人昔在唐虞降至周室其君臣之所褒美咨嗟咏歎載之詩書者何其盛也是豈樂為名哉然而百官稱治四海歸化後世莫加焉則以褒一而勵萬也且使者雖不及此而其仰承明天子之命以褒獎賢者于是而宣之使天下知使者為得人能不辱命使諸郡縣知侯之以賢被獎有所則法人皆喜于其名而益本其實則踴躍者進矣諸郡縣之賢者又各若是諸部使者之獎賢者又各若是則所以成明世之治者獨不在此與侯獎有璽書召用他日擢九卿股肱列在左右亦必有詩書之所褒美者明天子上嘉帝王

不獨漢世而已也願侯因諸君之請而卜之饒君乃以是強侯而予遂述其說如此侯所至有異才始授江右之進賢縣不數月以有服去至今江右稱治能高者必曰張侯及來烏程徹壅去滯清政飭紀民有訟者下其辭于鄉直即罷之不乃置于法故庭無淹獄攬繩墨斷事情黜滑吏不能爲奸故斷無惑聽盡疏縣之名戶大小各有籍有事則按籍而上下之如親行里中故賦無枉役縣之諸負者催督有次輸不渝約徵不畏禦故官無宿逋人以是服其能而觀侯所稱凜乎不自止也予以是益深服之云

奉贈大學士少保礪翁八十壽序

泌二十四

嘉靖壬寅七月十七日實少保毛公八十之初度也先是公辭相退居者蓋二十年矣深惟仕宦之至卿相遠甚卽有至者皆膺力經營未有不出入外內廩廩得之者也少保文學經藝親授採拔職在成納揖讓而談道德委蛇而圖政治不出長安城門而至輔相未嘗執奔走之役服有司之事身在日月之際通籍禁闈者四十餘年歷事四帝皆與知意靡有一日之譴斯已寵榮極矣武皇帝倦勤之末閹豎干內賊亂騷外加以大漸之臨而乏委裘之嗣惟公與二三大臣正色戮力贊展凝命援立眞主雖天啟明聖謚謨所歸而負重任責總綱維制大計鎮天下匡國家之急處禍變而中外不搖易

明世而海內不知非公等力耶昔孝文興而絳侯輔英宗立而魏公顯故書歌股肱易稱棟隆詩贊狼跋甚哉故命之艱難也若公者非所稱社稷安危之具耶公致位既極殊業既就方主上所倚人所嚮臻朝廷將樹勳建爵酬受命之烈而公業已引去矣脫屣萬鍾之位堅辭五等之列成功不居長揖謝世卓然不獲世之顯隆也推此志也其意亦深遠矣歷觀往昔功名之士履盛滿之期非必持爵祿之重忍不能自決也亦以見之不蚤而計之不豫耳跡其得失之際若范蠡之爲陶朱留侯之爲赤松庶幾近之矣然蠡小國之臣留侯見信越之事雖其義甚高猶未足難也今公定鼎負璽耆舊之

泌二十四

臣未見其端一朝而去固世俗之所駭明哲之所疑也此之絳侯抱持兵之讒魏公有出守之謫君臣相嫌而後得免不亦殆哉夫主上明聖盛德醇厚任故方孳孳所以爲治而公稱老臣優養之意留之彌去堅之彌疾不待幾微乃所以足尙也寵榮若彼蚤見若此進則有絳侯魏公之績退則過陶朱赤松之高無漢宋之嫌年躋八十仕宦四十退居二十耆壽不衰益詠歌當世之盛身繫天下之望諸子彬彬咸興于縉紳之內上者列九卿小者不失郎吏皆賢大夫夫內外孫成行身所舉用皆知名天下深覽前世如公者亦可謂全名盛德矣非厚德其孰能如斯哉東萊古海上之地子暗傳記諸

言方術神仙之屬皆依于海上海上之事眇茫不可原也而東萊迺亦有神仙三島之處意者其在異人云卽如公始終福履而謂別有神仙蓬萊十洲之屬予所未信也于是太僕諸君以斯言壽公公乃敬舉諸君之觴

壽封君玉溪翁七十序

古之人宴飲相祝則起而爲壽詩之歌君子曰萬年祝之至也然未聞有用生辰而祝爲壽者自漢以來諸名家藝文所載其賦頌多矣獨不見所爲由壽而作者近世生辰之祝始盛而其當紀之年則尤盛焉或言其非古予以孔子稱父母之年當知也其逢辰度紀則親之加年始焉其人子有不當知而慶者乎其親戚交游有

泌二十四

五

不同其所親人子之情相慶而祝者乎故用辰爲壽子之慶其親親戚交游同其子之情而相慶可知也異乎古而合于義者也予嘗見士大夫家當其親則親戚交游往往屬名家籍重徵文辭廣歌頌張縣前布列陂壁燦然盛矣蓋近世藝文所載卽名家由壽而作者得什之三焉斯亦多已戶曹吳子定夫與予同進士于朝相善也其親玉溪壽七十今年之冬仲實逢其辰而先是天子以太廟成加恩廷臣封玉溪以其子官戶曹主事會主事君方奉使還報守官曹中而玉溪翁家居于是與同進士而在朝者咸相慶主事君而屬予文以爲玉溪翁壽予惟古之人所以貴壽者爲其積德體道身率

行義足以式邦人而示四方也故文辭歌頌者所以形容其德美傳誦其實播之詞林垂示永久立邦人四方之準者也故行而作則言而有稽觀風者有采紀傳者有述非徒以相慶之情而已也乃予聞玉溪翁好讀書負志意多感慨欲一有所施用久矣嘗試爲丞專以德惠佐百姓而未幾乞老雖不能遂其志不可量也旣罷居益務惇睦尙質本業崇雅黜滯南海人皆重其家行教子弟有法訓以忠孝博書傳考當世之業定夫旣進用貴矣而諸子及孫皆彬彬盡興于學每爲書與定夫未嘗不反覆事君勵官之義三致意焉顧屈下僚不竟其志然其所自樹立者亦足自見已今七十而壽康躬

泌二十四

六

荷天子之顯命有子立朝諸子及孫族姓內外親戚交游羅拜上壽德厚明著而文辭歌頌之設皆有其實矣豈徒以世俗之相慶者比耶其著于詞林固當而惜予非名家不足以表章德壽之略然如玉溪翁所自見定夫又砥淬任職多士人所樂與其自朝之名公彥儒及其親戚交游之賢而有文者必有起而述之使邦人可法四方可誦矣乃謝諸同進士而告不敏曰予姑以是爲定夫之當慶可也

大學士尊師存翁夫子壽序

今年九月惟我尊師少傅存翁徐公誕辰也先是公以一品三考上賜宴賜勅眷寵優渥翰林陳子謹曹子大

章皆公門人二子以份之及門久也來議所以賀公者
惟時公方謝一切諸縉紳大夫之賀未得聞而陳以轉
南司業行矣茲當公誕辰曹子復援前議欲申弟子之
祝份乃請言輔相之道而因致其所以爲祝焉嘗竊惟
古之聖帝明王未嘗不資輔相以端化原彌政本故曰
三公坐而論道言不以事也自昔稱舜舉十六相而天
下治嘗博考史籍十六相之事見于紀載者少矣而言
唐虞之際得人爲盛者必歸之豈其專以道爲輔佐非
事可得而指與及讀典謨諸篇臯夔稷契四臣者其事
略有可見要之粹然皆道也唐虞之治所以不可及者
以其爲道化之極哉自秦漢而下當塗之士明智之公

沁二十四

七

卿因時赴會建樹功業者豈乏其人而其世日以降治
日以卑則以于道有未足耳間嘗觀公浹治貫穿海涵
地負包括古今之學廣矣而視之若無知也折衷國是
彌綸物情運用當代之才宏矣而卽之若無能也特立
之志精白之操皜然不受世之埃垢其行高矣而處之
若無異也以其所得于道者深也以是入而謀謨密勿
補益主上參贊萬機變理天地安國家定社稷而持之
以虛協恭和衷調護大體裁成庶務而守之以謙風形
廟堂之上百僚師師庶位模楷而成之以默蓋其中之
所得者深故其外不易露道之所就者全故其迹不易
顯今世之稱公者皆言其堅毅凝忍有韓魏公之度寬

大醇厚有丙博陽之風表裏明粹名實信孚天下識不
識皆歸稱之有司馬公之望而不知其由于道也天將
開有道之世則必生明聖之君崇履萬壽而又俾之以
得道之輔相久于其位壽亦平格左右罔替翊贊無窮
配三五之隆齊帝王之軌曠數千載而一遇非偶然也
今公位益崇壽益晉益推極政化將使民物熙皞天下
咸得引宗社縣長之運而垂之于後與四成十六相媲
美齊光同宇宙終始溫魏博陽之風固未足以盡公者
然則公之績非一人之績公之壽非一人之壽吾以爲
天下後世慶而非獨以爲公也公亦安得而蓋卻之于
與曹子同進以爲公祝

沁二十四

八

奉祝少師元老瑤翁申老先生六十壽序

傳曰法後王何也爲其世近而類已議近而易行也予
嘗論漢相而獨取丙定侯焉夫丙繼博陸而爲相者也
博陸有擁立功而漢史譏其不學予謂博陸之不學者
不知洪範耳洪範之書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
食臣無有作威作福玉食此萬世人臣之大戒也假令
博陸學道謙讓盡謝威福從尙冠里大駕迎入之後卽
還政告老退而之國北面就列侯位若將終身則庶幾
哉于漢家勳可與周召爭烈矣而見不及此此以威福
勝者也彼定侯者嘗挺身拒難極力保養擁護亦不小
矣有舊恩而不言何威福之有蓋知大體調陰陽順四

時掩過揚善穆然成一代治化而已則以德勝者也問者主上纂大統富于春秋受遺執政者無博陸之功而有其威福頗著專擅名而少師申相公實繼其後人言申公者今之丙定侯也而學術過之子嘗觀申公學無所不通而獨深于洪範蓋以小心事上而以大度臨下者也自其小心則如上帝之鑒臨而無敢荒寧無敢暇豫顧諟對越兢業有加焉昔仲山甫保王躬補衮職而翼翼匪懈慎之至也自其大度則如滄海之涵納而無有涯埃無有畛域洪闊深遠包含靡間焉昔秦誓好彥聖樂技能而休休有容虛之至也公嘗言治天下之道其莫大者惟法與人宰相執三尺佐天子以整齊天下

泌二十四

九

用法之司實主之宰相惟求其法之當而已何與用法宰相建六典詔天子以進退天下用人之司實主之宰相惟求其人之當而已何與用人于是遂以其權上歸天子下歸諸司人皆謂宰相無權皆是申公始然予觀庚辰之前宰相惟恐權之不出于己而深謀密計攬機握牙權日尊而世道悖辛巳之後宰相惟恐權之在己而別嫌名微遠疑去累權漸減而人心安故庚辰之前操切督責重以煩苛而辛巳之後慰籍撫摩加之膏澤庚辰之前猜銜伎忌若操干戈而辛巳之後忻懌會融並無矛盾庚辰之前如怪風暴雷遠近震駭而辛巳之後如卿雲霽日山川朗昭庚辰之前如側目而視重足

而立若不欲生而辛巳之後如鼓腹而游擊壤而歌若逢再造蓋申公曠然與人更始翕然與人維新真所謂旋乾乾宇轉移坤宙以成其蕩蕩平平之治者公得于洪範其深哉過定侯遠矣初公嘗得請而賜膏沐暫歸今年為六十壽子竊惟公遭逢大略與平津等而平津自菑川西正六十矣是平津發軔之年乃公懸車三載之後也公樹勳之早而見機之決如此人見公方壯盛而上正眷懷皆傳有安車駟馬蒲輪加璧以迎申公者或遂請以蒲輪之璧為公壽或言孔太師賜靈壽杖請以賜杖為公壽或言齊太公九十誓蒼兕請以蒼兕為公壽或曰留侯辟穀載黃石從赤松請以赤松為公壽

泌二十四

十

子曰公歷密勿有年首三事總百揆功名已極諸頌固美未必公心惟赤松為佳而公之為壽尙未在此也夫壽者天地之仁心而太和之元氣也故周南騶虞之詠其于物不踐不履召南甘棠之篇其苾苾弗剪弗伐斯仁之徵而和之應也故成康丕式者四十餘年幾致刑措開周家八百之基今公反庚辰之政而施辛巳之仁實有大功德于當代是與天地同心永永不朽者也昔路溫舒進尙德緩刑之疏班史謂其子孫皆得大官徒一言之尙爾况公身親行德者哉公兩嗣皆天下英賢讀書博學長君既已超拔仲子亦方奮興麟趾鳳毛蒸蒸而起以為仁者之報豈可量哉昔申甫有介圭之錫

固公家物也敢敬以爲壽

郡伯思詡李侯稱祝序

始李侯嘗爲烏程令矣治績卓異召入爲兵部尙書郎而烏程人思之每語必祝有從京師見侯而還者必擁問起居每問必祝已而侯以兵部郎出爲郡伯守嘉禾而嘉湖比壤李侯行縣或以其間入湖界乘高蓋車朱輪華轂驅馳苕雪郊烏程人見者懼呼曰此吾李侯也近者擁而拜馬前遠者羅拜于路每拜必祝而烏程人謂嘉禾人曰吾賢侯也汝郡奪之嘉禾人亦曰吾賢侯也汝亦先得焉兩地人益懼相聚而祝每祝必願侯旦夕爲卿輔永永樹無疆業而以其餘照臨吾郡邑云然

泌二十四

十一

烏程地小而僻俗陋而樸僻則事簡樸則少文驛符傳益稀諸使者非按部罕至侯坐而成治暇則嘯歌專以仁愛拊摩之得意深而上下浹論讞則情易得供賦則力不煩民旣感侯撫安而侯亦樂其仰體是以政聲稱異而旣去思之不忘當是時若無事也及爲郡則事十倍于縣矣而嘉禾大郡錢穀甲兩浙獄訟益繁胥吏擣虐民多抗蔽一日而投牒者數百千計巧詐蠶出瑕釁叢生而路當津道之衝舟檣如林冠蓋接踵驚南則失北趨東則背西蓋晝不遑食夜不寧寢卽其繁劇較他郡又十倍焉人亦有言脂膏爲潤不能運方弓膠爲合不能傳罅言其難易殊也汎河之艇童子權謳盪海之

舟長年股慄言其大小異也夫才有所詘而用有所異以其所具者不同也惟侯則精白之志可厲冰霜堅定之質可貫金石人固以服其操而信其心矣其秉政則引綱維正統紀定分序別等差如衡誠懸如矩誠設外若難犯而其中坦夷愷悌藹然與人親蓋以立體非以示峻也其臨事則辯是非當可否究始末知顯微如水不滄如鑑不惑外若難隱而其中寬大長厚渾然與人居蓋以祛蒙非以眩智也其決獄則扶弱小焄豪強矜凡愚鋤宿黠如鎮不動如山不搖外若難撓而其中慈祥仁恕勃然與人更始蓋以植法非以行苛也是以人尤信之更相感悅兩造具備折以片言負者膽寒直者

泌二十四

十二

稽首老吏吐舌傍觀歸誠舞文無所施奏當無所道罪以不濫民用不冤而積寇之區大慙之藪機牙將發境土相聯眾方危疑侯乃立斷顏色不震枹鼓不鳴而獲其渠魁散其黨與弭累年叵測之謀銷將來無窮之患功尤鉅焉而侯謹于事上喜于交游非其禮則尺寸不移跬步不假如其義則往來不厭勤勞不辭露宿登途見星視事曳履對客緩帶泣民每多從容繼以談笑侯不自知其繁而人亦不見其繁也識者言侯當無事之地則簡而不疏及居多事之時則繁而不勝緩急隨用弛張以宜眞世之達才國之大器也由是嘉禾之人緝紳播頌黎庶騰謠人無異詞若出一口以烏程今日之

思而嘉禾異日不可勝道矣維春之仲月之望辰實侯
誕期崇德蔡君與子善欲徵言為祝而侯戒聞者謹謝
曰祝誕非古也卻之予曰祝固非古而古人相見必前
為壽其子所尊則捧觴為壽起舞為壽蓋居常祝之矣
斯固載之史冊傳之藝林崇德之請亦猶行古之道者
也何卻焉子烏程人也烏程之祝有素豈能卻之會平
湖李君嘉善顧君桐鄉濮君與蔡同志因趣予言四君
者固皆倣侯烏程之政而稱卓異者也予固樂道之而
進為侯祝

贈范母陸太夫人七十壽序

予聞古閨閻之行不列於外史無得而紀焉其有紀者

泌二十四

三

必其婦以夫見母以子傳下為當世所推稱上為人主
所褒顯而後勒名于春秋垂懿于竹帛載在往昔彰章
不誣也夫閨閻之下山澤之濱豈無賢淑足為世法者
哉而伏在窮僻人無絲知縉紳之士瓔珞之人豈不願
光寵足為親榮者哉而居在隱仄世亦無以自異故君
子奉親命以事上而籍君恩以顯親非易易也而予觀
其所最著者昔趙隱為相有母康壽諸宰相率百官以
次參謁國有大慶百官進而賀君退則傾朝侯母列在
唐室為令典可謂人臣之極榮陸贄為相有母康壽德
宗詔中書省迎之京師張齊賢為相有母康壽太宗數
賜手札下中書省存問加以隆禮可謂帝者之極寵斯

皆一時之盛後代所傳藝林以為美談學者稱之不絕
豈非古今之希豔天下之至難哉今陸太夫人者中允
范君之母也始先大夫以布衣起家與太夫人積纖慎
微俯仰掇拾拮据親為艱難翦蒿萊闢草莽居田野而
家日裕先大夫儻好義數佐人之急太夫人則挈藏
祛嗇遇貧乏給之先大夫慷慨喜賓客太夫人則出旨
蓄備共具應之先大夫中遭吏侵家幾窘太夫人不愠
數慰勞之及中允仕而家振矣太夫人不色喜益節約
之以是人皆稱太夫人賢而太夫人至性純篤先是姑
病醫弗治太夫人焦勞嘗瀾號呼宛轉以身禱天地倉
皇休惕姑且革復生至誠之感也以是人尤稱太夫人

泌二十四

古

孝而太夫人有二子長即中允次大學君中允嘗請歸
侍太夫人趣之去弗許數欲迎侍太夫人拒弗從而太
學君留左右朝夕走膝下周旋伺顏色諭起居太夫人
兩嘉之夫陟屺之詩人子之思侍其母也閒居之賦人
子之樂侍其母也二者異趨而孝同則以其殊地而各
宜也非仕者則何以遂鼎養之志非居者則何以奉板
輿之懽而太夫人兼得此二者人亦有言螺贏能祝祝
之則似烏鳥善哺哺之則報今太夫人身行孝而二子
各以孝承之詩云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其斯之謂夫今
年甲戌秋七月為太夫人七十始辰蓋太夫人已三承
封命矣應華濯曳長帔強食善步神觀炯炯人視為仙

而朝之公卿大夫鄉之交游媿戚攜毫之彥子墨之流莫不侈君恩引令典明寵榮以爲太夫人頌而予與中允君有雅兒醇又出中允門下與太學君石交其兄弟義至厚而予嘗忝國史幸覩斯事不可無紀予惟趙隱始嘗與弟隲謝徵辟同養母已而先後舉進士隱先至宰相隲亦並踐省閣蓋相去特十餘年耳當傾朝候母之時計必鴈行揖讓其間可想見也今中允以冠世才受肅皇帝親擢魁天下歷清華禁密橫經啟沃托乘輔導勵志操抱經濟爲廟堂重今皇帝冲睿神聖用人不測卽一旦越次爰立可伫俟而大學君才名與兄齊自兄魁天下亦十年所矣二趙省各之事將有合者他日

泌二十四

十五

被詔存問迎母京師兄弟鴈行以答傾朝之候端有在矣故予有二相之說而交游媿戚諸君因踴躍屬書之

奉祝沈母林太恭人八十一壽序

林太恭人者湖郡伯沈公之母也沈公有大功德于湖固湖之召父也而太公人者亦猶湖之太母也湖爲澤國負巨浸齟齬有桑麻之業而無沃野之饒民織嗇競錙銖起瑕費易動搖地最近會省間者會省連有變傍諸郡皆岌岌焉而湖連遘大稜尤甚洵洵故上數寬假之而下多齟齬及其寬假之積遂爲廢弛而齟齬之積益以背戾其漸靡所從來久矣及沈公至而湖復被潦越明年則亢旱繼之人皆以爲雖有善者將莫如何而

沈公精白足以服人心正直足以畏民志神明足以察物情民莫不喁喁嚮風廩廩相戒孳孳望至治而沈公之治專以持紀綱飭體統振法範而當其執持既定如斗柄之指天垣泰華之鎮地軸其標準高不可抗卑不可踰自謂賁育不能奪此其本已肅矣而沈公爲民甚勤臨事甚敏公家之事知無不爲閭閻之情問無不悉提其綱必挈其目舉其大不遺其細原其始洞見其終合諸州縣之事而綜覈之除民所疾苦與之更始集諸令長之賢而究議之圖民所綏輯俾有寧居故湖荐遭旱潦而民懼若更生安若樂土焉予嘗以自沈公至湖而後郡始成其爲郡也若沈公者非有大造于湖者與

泌二十四

十六

會沈公報政而當路交章察舉天子下璽書褒嘉之因贈公父九山公爲中憲大夫如其子官而封母爲太恭人云予聞先大夫治經術明習博學貫穿稱名儒而數舉弗第末以貢入太學授寧海簿益挺身效勞勤弗顧而秉身修潔大著冰檠聲當事者方其驚異而公特稍自表見非其好也遂一旦拂衣去去而民思弗忘將請之當事者祀公名宦而識者言世之祀名宦不少矣官尊者未必真而卑者必非假今先大夫旣逝使非功深德懋恩加于民則民曷爲思而又奚以祀哉蓋予于是而益知先大夫之賢又以是而知沈公之功德有以也而林太恭人者則當力贊先大夫之學而仕未遂因以

先大夫之世學而教子成名者也始先大夫嘗篤念同
氣欲爲同居而太恭人贊之竟成其志合其昆弟以下
若干人聚爲一體身不知貴顯而諸昆弟亦不知賤貧
蓋有張公藝之義而太恭人至性嫻睦嘗乳養其猶子
自始生至長若干年鞠如一日無異所生子而猶子亦
不知其非所生母也蓋有鄧伯道之風夫太恭人以閨
闈而行古丈夫之所至難非誠天下之賢母哉斯自足
以傳矣而子聞母以子貴尤以子傳夫母之封大國加
名郡翟茀車障黼黻褱衣象應河山翬飛日月殊榮渥
寵此其以子貴者也至其子之德冠當世功施國家勒
之鼎彝紀之竹帛而其母亦得附以並見焉將與河山

泌二十四

七

不朽日月同光此則令聞永譽以子傳者也然以子貴
者世皆知之而以子傳者或未盡識今沈公子湖實有
大功德惟皇昭鑒焉褒封之詔墨未乾簡用之恩綸連
渙業已轉公爲粵之觀察矣會公將自湖往粵奉母以
行過予言別因告予曰子知我者吾母老矣茲因閩粵
伊邇方得親御板輿否則吾且旦夕投簪耳子乃正色
曰公不欲母之貴而傳乎昔陸敬輿有母德宗遣使迎
之京師唐室以爲盛事而張齊賢之母正八十矣在京
師而太宗數詔存問宋史尤爲美談二公以相業隆崇
功德在國而二母亦得並載至今傳之我公簡用肇端
策樹方始而太恭人壽八十有一矣十者數之成一者

數之始適與大用肇端然則太恭人壽福無疆而公之
德望功業可勝道哉予是以知其必傳無疑也府丞呂
侯者感公至誼而請予言以爲太恭人祝因書之

泌二十四

九

明烏程董份著

圓通神異集序

圓通神異集者諸學士大夫為劉左伯序大士之神通而作也佛教以虛無為本而大士獨顯神通蓋虛無之極而神通現焉其事固奇其理則一也然自佛入中國而九州內外四海遠近無不知有大士者矣而奉之者或靈或否有求者或應或不應何哉譬之地道資生水性溥潤而江臯之種則繁堯堯之植多萎地非不生水非不潤也物之質殊其所受者異也故大士雖多妙應而實重善因左伯公家在靈璧靈璧人稱劉善族自先

泌二十五

一嘉業堂校刊

大公世有陰德其所從來久矣而先公益勵之母夫人益培之劉氏善固有以也初太公仕潭州得木異焉命匠雕大士嚴奉堂中會先公嘗攜左伯寢堂側薪火發不知也適堂下繫馬蹏頓鳴驟怪之亟起因滅火而馬故寂然從火光中隱隱見大士一堂皆驚母夫人旦夕奉益謹及母夫人偶下堂蹶蹙不屈伸在牀蓐者閱九月左伯憂悴亟欲棄其官侍母歸而母夜忽夢藍衣嫗慰撫之日甚苦吾習治此因取花名鳳仙者按為糜雜他諸藥傳膝俞纏跗騰循其股蹠縹繆之已忽不見遽寤寤而恍然憶其大士也霍然汗出灑然病已厥明左伯方趨問疾而母夫人已先起坐步履如平時大駭詢

故則大喜出意外而諸學士大夫識左伯者聞之亦駭

且喜相與為文辭紀其事成帙焉予聞母夫人性清淨所居焚香潔掃端坐誦經卻綺績薄肥甘服蔬茹啖澹如也自左伯為令至藩臬數奉母而母聞鞭朴呼譽聲輒蠶蹙聞民疾苦如刺數稱如保赤子論左伯以崇惻怛務寬大儻然有味乎其言而左伯素勵志操秉精白卓然為天下稱首其政提衡持紀令不繁而事自治上下安之母夫人清淨之遺也數亭疑獄出冤繫解苛釋燒與民更始所至誦焉母夫人慈悲之訓也佛以清淨為宗慈悲為主劉氏稱世善母夫人善與佛教合誠奉大士復殿其福之固宜夫福善禍淫天之道而古帝王

泌二十五

二

治世之經也自王政既遠天道靡常有善而未必福不善而獲免者焉民是以有倖心而善日以微不善日以恣故佛因而警牒之而大士于教尤顯其靈光感應窮冥恍惚不可得而原也使民致其不測以為在彼乎在此乎故有百千萬億身之說說雖甚神而其欲勉人為善以休其倖心則大士固深遠矣曷不觀劉氏世善母夫人培之而大士顯應其明效大驗彰彰較著在人耳目不誣如此乎予恐愚者說夢妄者循迹而不知其善原也故備著之今天子睿聖接古帝王之統博舉諸善類疇咨夾輔以補王政之闕敘福錫民左伯將左右之而母夫人手足健利靡恙不已介茲景福以永壽康帝

恩益隆則佛力彌顯其善徵可勝量哉

浙江鄉試錄序

嘉靖三十一年浙江鄉試巡按御史某先期宏闢試院使執事有所諸士得展其意焉匡飭中外約束有紀實監臨之巡鹽御史某清戎御史某咸篤文教協志而圖事乃聘某及某爲考試官某某爲同考試官提調則某某監試則某某進提學副使某所簡士三千有奇拔其雅醇者錄其氏名與文而某序而告諸士曰竊惟浙自昔吳越之地列在南裔賓于中國嘗讀詩書之際秦起西戎邱鄘曹檜或滅或滅而猶得以歌謠誓辭爲詩人所采史臣所述孔子取而繫之國風續之典謨以垂後

必二十五

三

世而吳越獨無以自見自先王盛時名世之佐賢聖相望皆在中土以北而吳越之地未聞土有顯其間者豈其居在僻遠其聲教有未純耶然吳實泰伯之後有季札之遺越之先出自夏禹封于會稽以守禹祀而會稽則禹所親巡南方而會諸侯之處也聖王之所過化遐想其執玉鳴珮之盛至今有光烈焉而地經所載禹之南巡實得圖書告成功于上帝而秘之會稽之山意其精靈之所藪伏必有與河洛同符以開人文之兆者而昔未之見豈其發固有時與夫畫大江以爲國鎮以名山表以巨海歷數千載以抵于茲其氣之鬱積盤礴必有所種而出者時則有然矣某嘗聞之山川者因天地

之氣而受靈者也帝王者宰天地之氣而運之者也故興王所在而佐命之臣往往出焉此其氣之所感其理不可易也歷觀古昔帝王其生皆在中土以北則其臣之名世者宜多在北已至我高皇肇興鳳陽而我皇上誕毓郢邸其時天地之氣實發大江之南而南之山川百神亦皆孕奇蓄粹相感而效能固自其理浙爲最近號稱首藩而山川之雄奇粹和獨有甚焉士之感而出者當何如哉故高皇之運籌帷幄則括蒼劉基進黼黻治化則金華宋濂用所以廓清四海潤飾一代之制作元勳爛焉爲開國之冠而陶安王禕章盜之徒相繼而起不可勝數逮我皇上纂統惟二三輔弼實贊大業士

必二十五

四

家絃而戶誦奏對天子之廷者歲以益多天下莫比蓋浙之人文彬彬甚盛矣夫春陽至者潛蟄作水澤動者萌華沃言其氣之感也大明當天而景星列神龍奮翼而蒸雲興言其感之從也人徒見吳越數千載以來數經聖王而土靡顯者詩書無可採述而今得人之盛甲于天下首爲文物大邦相歎以異而不知帝王所生天地之氣隨焉山川積其靈以有待而感其所受以發其特盛固如此也諸士當茲盛時將進用以顯而其文又得爲執事者所採錄固信美以某聞先王之佐皆洗心滌德不受世之埃垢曠然與日月爭明而詩書之指天道浹人事備貫心性之原施之清廟明堂藏之金匱石

室煥天地而炳古今此其爲盛也今諸士將顯已其思所以比于先王之佐乎其文見錄已其實能當於詩書之指乎必如是而後可以議吳越之無人而稱今日之盛固執事者所深願也諸士勉之某又聞先王之時其臣皆極天下之選而其傳於今者可僅指而舉也豈非王佐之難而姓名之傳不易耶詩書之所採述必皆知言之人而孔子有刪有取明其不能全也豈非言之難爲而採述者之不易耶諸士知其所必傳而能信其言之必取于後世則執事者之所採錄亦得因附以自見矣諸士勉之某乏執事之末故本其山川慶其逢帝王今日之運慨歎其昔而相勉以成其盛焉是役也某某以入賀行某某以上績皆嘗與勞書之

泌二十五

五

浙江鄉試錄後序

上御極之四年浙江再當舉試試既竣錄其文與氏以獻某忝執事之末乃敘其後簡曰嗟乎美哉夫浙古之會稽夏禹親巡南方大會天下諸侯之處也當是時會而朝者萬國遐想其車轍馬跡所至玉帛所陳聲教所班布巍巍乎至今有遺烈焉而地經言禹南巡當地平天成之後實得圖書告成功于上帝而秘之會稽之山此其精靈所藏有與河洛同符以開人文之兆者猗與盛矣而錢塘宋都也宋建國最淳以理學飾治諸儒彬彬而起有鄒魯風迄南遷不衰意者人文其將啟乎而

宋偏安未足當此明興實續禹蹟自高皇龍飛一統其運籌帷幄則劉基爲元功表其黼黻制度則宋濂爲詞林宗是爲名世之臣佐命之首至革除則方孝孺捐軀盡忠以伸大義及土木則于謙戡亂反正以建大勳而宸濠稱兵海內弗靖入則孫燧折其叛逆而君臣之分明出則王守仁覆其師徒而國家之勢定自我明履運二百年以來而開創基業弘濟艱難其最著者皆浙產也而章盜王禕章懋之徒不可勝數皆能以道自任作士楷模而守仁尤能得斯道不傳之旨使天下有所師法夫浙之淵源所從來遠矣某旣美斯地而幸執茲役遂哀諸士之文而讀之見其藻而雅華而不靡則曰斯

泌二十五

六

浙之秀麗粹醇之氣之所鍾也取之見其博洽條貫涵蓄指歸湛而不滄通而不滯則曰斯浙之江深海泓澤流長永之所發也取之見其高自振拔卓有負荷抑而不撓抗而不回則曰斯浙之岳峙山立林壑盤鬱之所出也取之某蓋作而歎曰美哉信浙之多才乎哉其有諸先臣之梗槩者哉因用以自慶而又懼曰夫言之非難知言爲難知言非難知而得其實者爲難士當平居孰不希望賢稱堯禹尊王而賤霸後利而先仁扼腕而談發憤慷慨自以功業不足樹節行可常保而及其臨政授事寬則弛慢急則背馳矍然轉瞬異矣故玉表而石中則賈者目眩彪文而麋質則獵夫神驚言僞之亂

眞也素絲以染而化君子所悲剛金以鍊而柔詩人所
側言欲之惑志也夫以易亂之眞而有可惑之欲守以
時奪遇以境殊其能允蹈其言不媿其始者幾希故曰
馬不必腰裏貴其服銜士不必才辨貴其知道使士而
知道德之本究性命之原施之文辭則爲卓者效之世
用則爲達人贊之論安則爲良臣批之患難則爲節士
惟其所措無所不宜譬之渾儀雖旋而其極不動門戶
雖闕而其樞不移此得道之驗也浙士于道其淵源既
遠庶幾可免于懼乎且浙自夏禹數千載間暨于有宋
而地氣尙鬱人文尙未盡宣迨高皇肇其端列聖繼其
軌而後才賢輩出與古有光至今上方弘聽覽之途廣

泌二十五

七

咨諏之路樂育不倦採納有加是以鬱于曩而發于今
鍾于彼而宣于此有必然者蓋軼三代之綦隆攬百王
之曠絕誠數千載之奇逢也諸士崇體道之心採文明
之運方將與前哲相爲後先以彰當世之盛某又何懼
之有是役也御史某彈思秉公夙夜砥礪相戒期得士
以報茲旣已竣將進諸士而諭之故某竊相歎美而深
致勸勉以副恩報之意云

雲巢餘樂序

始吾郡侯順齋公嘗築讀書之室名曰玉鶴雲巢蓋取
其潔白粹純軼埃壘而躋霄漢之義也已而侯舉進士
持法吾郡嘗奉其親警齋公至郡中一幸臨之而公不

樂居官廨輒去遂遣人增葺其室益蒔名花雜卉多松
楠之材竹箭之美若有雲氣盤旋蔚蔚其間公歸而與
客宴遊樂也侯願以勉承其親出而仕宦不能身奉公
遊意介介未嘗不在雲巢也而侯素大度中常豁如有
薄世故而輕爵祿之心徒以親命既嚴其志未遂乃繪
圖縣之左右曰雲巢餘樂以寓思親且不忘隱居也間
嘗以圖視予徵言爲序予惟古之君子委質于朝逢時
際會內則掌握三事參贊九重坐廟堂司鼎鉉外則經
營四方率領羣服擁麾旄又土宇德澤流于當世功名
垂于後來上下懽忻天地和洽此仕宦之樂也若夫時
不我知世不我用則退而偃伏處而深栖窮海之涯極

泌二十五

八

山之窟因流制宅傍巖爲林草莽與居魚鳥是適屏迹
既遠置身益安心慮無營形體絕累塵寰不涉宇宙若
寬彈琴以咏先王之風嘯歌以明靜者之趣此隱居之
樂也然仕宦有纓綬之勞耽丘壑者所不欲也隱居有
山川之癖志國家者所弗爲也蓋二者之不得兼久矣
是以稷契匡輔唐虞由光避居箕穎彼固各有所好也
今侯方仕宦以稷契爲期而有公隱居與由光何異世
之所不能兼者侯獨具之豈非天下之至樂哉侯有廓
達之才而持之以慎有嚴毅之守而用之以和有剖決
之明而行之以恕至其表裏瑩徹冰玉無瑕曩其所謂
潔白粹純者非斯名稱情者與而予聞公素篤行義以

至孝聞嘗還人遺金卻人厚餽昨來吾郡子不敢以一物爲獻公亦不以一物自隨歸而解其裝惟故衣履泊如也人皆翕然稱之然則潔白粹純云者殆公家敦然與夫潔白之人粹純之士固海內所推而中朝所急也侯政聲方興輿誦載道他日進用將必爲稷契無疑則且以由光歸之其親俾安于隱居益優游從容以怡性情以介壽祉而其樂有餘矣茲乃復慕故居而羨初服是古之所不能兼者侯既兼之于家而又欲兼之于身也寧可遠得哉故予謂雲巢之樂侯以思親是也而欲以懷隱則未也因以是復侯之請而題其端云

贈蔚州衛經衛蕭君考績序

泌二十五

九

經衛古掌書記之任古書記所以贊軍政輔戎機治籍幕下以文事佐諸武臣常以辟致甚慎其人至國朝始以資選累世承休平之運偃兵息旅軍戎按其故政不勞而備幕府無事故授經衛者自以材無所建用不樂于職然京師諸衛則所以總領爪牙之士備在禁衛其體不同而諸經衛則次朝官不如外方多所轄屬其禮差異而其始謁選銓部銓部授其職名而試之太倉使掌收發之事能其職者以績奏而實就官然後得以序擢今爲蔚州經衛者江右蕭君在太倉能其職而奏績矣而潘君實代之潘君與予爲同邑素以醇謹明信爲予所善蓋十餘年于茲而潘數來言蕭君之爲人賢寮

榮也予異日嘗識蕭君者因亟然其言潘乃起而拜曰幸以鄉曲之誼得數見于門而蕭又嘗識者其幸滋甚茲欲乞一言之教爲僚榮光使蕭獲附青雲以施榮名於世達亦有深藉矣予數辭而潘君固懇之申言者十至重違其意而予惟古之進材之路也廣其用人也不擇其資材異者超等能高者執序故始仕者無沿轍而舉職者無滯格是以人有所奮勵而得以自見予竊以趙之文子列國之大夫耳當春秋之後先王養士之道用人之法既廢而文子所舉筦庫之士者七十二人今以天下之大上下昭明教化具備使一稍曠其格則如文子之舉者未必盡無其人予嘗慨然予心而存是言

泌二十五

十

而予不當事任無益之言也然子以爲能遂曠其格于上廣延序子下者秉權衡之職存其議於時振庶位于俗使上有所採下有所興者亦論思者之事也故予不辭潘君之請而予聞蕭氏世以文學嚮用蕭之先君子嘗發省解爲國學遷別駕佐理大府以明經飾政有清名蕭君奉其先人之教不敢失始嘗師授覽誦其末由諸曹通法家言雖以是進然其人循勅喜儒數好從縉紳游聞于禮義其遺風餘雅尙存先君子之澤彬彬士人間其醞藉固有自也太倉錢穀之地而能謹廉自持終始無點自此而贊佐軍戎之事率王之爪牙爲神京擁護其材績可知矣故予又樂爲蕭君言之夫人不

能自振于下而後上之守格者視爲當然使謝起而自振卓軼墨繩之間則格不容于不曠矣嗟乎子固非徒爲蕭君言而已也故書之

贈肇慶節推小泉趙君還郡治序

今天子德茂隆治治化覃被猶嚮意遐頃用言者益慎置遠徵守吏刺史二千石以下諸郡邑之官所以扶德施化總一海內而宣邕遠邇也會有司奏銓選之途品格次第多所拘摭固有軼材異等而不蒙甲科終身厭抑者卽賢能何勸乃詔自今貢士宜察其優者勿得與常例於是浙趙君實在選中此乃得廣之肇慶推官廣爲古南粵之地絕徼道遠雜獷難治並海踰嶺犯瘴

泌二一五

十一

癘而居趙君顧卽日治裝去居一年所而肇慶刑清法平治聲籍甚于嶺海之間已而賁賀入至都下都下人咸心欲識趙君者予承乏幸與趙之壻陳君被選秘院相善也陳君爲予言趙桐江世家其人儼有大志讀書專究旨趣不希世速進以故不急中當世之選博學明天下之務志意修潔行義甚高予聞廣號難治漢所稱蒼桐合浦之地蓋珠璣犀象玳瑁布之湊多毛齒希麗珍奇之屬予問之長老皆言肇慶在東廣其產微甚然予聞趙君廉潔行義彼誠有以信于天下也卽雖漢之蒼梧合浦予知其愈有以表見何渠獨今日之肇慶人皆言新推官砥礪以盡法精白以守官職誠不欺

于民故人亦不忍擣法者自新推官所讞反人人無不當意故肇慶大治予自古今人言某所難治予獨不信之矣夫世所稱難者道里遠闊易阻難及顧未得其人耳彼乃見慮遠道旣鞅鞅多望自顧不贍何暇論興治理乎今海內一統明天子更制掣令登拔賢者軫念遠道慎選明吏德意至厚非畢力一心以稱上旨將遠方元元何格哉至如趙君近之矣陳君謂予言趙自未束髮也卽嬉遊之時其志固已遠矣先是某官某公見而奇之請以爲壻至今人多某公善知人也今趙君又能擇陳異哉天下有識人智量如此哉

贈鍾山先生擢廣東參議序

泌二一五

十二

鍾山子始嘗爲湖郡理湖人思之弗忘今年以參知于粵將行湖縉紳大夫在朝者謀贈言焉董子曰夫仕至爲國藩屏鎮方岳列中二千石之上亦榮矣然予聞粵故桂林象郡自古所弗屬民負固阨陘遠在萬里往往多豪強并兼散法而梗吏號稱難治有珠犀玳瑁象齒之珍困徵求而易凋瘵頃者島夷方發難吳越吳越之間罷焉又轉而淮揚諸郡騷然間又轉而入閩矣閩粵固輔車之國也天子方赫然遣將下兵俘馘不可勝數遠近震懼于嘗以夷譬蠅聚倏忽轉徙惟在守土之臣有以待之今寬不爲計而急則以煩君上非事之得也其道莫先于諸藩省大僚督率郡邑務內輯其民崇禮

義先教化布德意稍稍訓齊飭厲使人人皆勝兵而所
在與敵卽萬夷不足道矣此古內治之術而鍾山子適
蒙茲選其亦至重哉吾聞粵乃負大海列百島而居商
舶所至易以爲奸海與吾共夷且發而夕至尤難于禦
以往事策之夷方枕兵而睥睨必且及粵勢不乘始至
一大挫之後靡及已鍾山子之行上與當事者共議其
便而下與郡縣輯民以待夫弭患貴未形而用兵貴無
戰古之道也天下之事以大智防微德常施于民而弗
覺以先機備豫功常大而難名及患至而圖之雖功顯
德見而民急矣鍾山子曩在湖也潔廉精白兢兢有以
自樹解釋煩苛輔民不逮一切使得自寬而法實未嘗

泌二十五

三

弛焉是以施之于粵彼其難治之俗以弊之民皆舉之
矣予固無慮茲予所與鍾山子言者特先其大者云鍾
山子慷慨有志天下事又爲今相公館甥相公方以道
德輔佐天子以成至治他日以粵事爲問卽圖微思豫
之道莫先于此矣乃因諸君之請而書之以爲鍾山子
贈

贈太史內山裴君奉使序

古者太史氏掌四方風俗之微惡政事之得失以詔王
而四方之奏風俗政事者皆先上太史副在王所故太
史專居中以備紀載務知天下美惡得失之故而國家
崇立史官大略依倣古制至天子修親親之禮展藩國

之封則皆歲命史官以充奉使之職此非獨以寵侍從
之臣爲藩封之重而已也蓋居中以知天下者其聞博
閱歷以詣四方者其見親所以欲其周爰咨諏親採天
子之風俗政事以告之天子而廣其所記載也昔在漢
室司馬氏爲太史而遷自言其涉歷之迹略徧宇內是
以能挾拾貫穿罔羅天下攷覈舊聞自見謂爲續獲麟
之後接詩書之傳亦由其所考訊者廣博固已奇已然
儒者或譏遷輕信低悟是非謬于聖人則以學不繇其
統而道不知所約故也今內山適爲史氏而當明天子
遣使親睦之時方下燕山浮易水上恆嶽南望黃河北
逾東河抵上黨以歸而予昔與內山游觀其志醇如也

泌二十五

四

其中好深湛之思務觀覽古人之旨思性命道德之要
而躬身踐行擇地而履可謂大雅君子已予聞古人質
有其內而後能明究于外語曰眾夫折薪不成揚楚三
人指途靡有適道今不能成信于中而欲沿記聞之緒
總羣書之歸則未有不失其指而能有明者也予嘗讀
書至典謨之篇其言雅醇深奧紀先帝王之經法以示
于世之軌未嘗不想見其人非史臣親見聖人之微深
于學道而知其統約者何以有此今天子明開聖極宏
攬上古方遵帝王之事卓軼百代興制改度纂成治功
將見有典謨之興爲史氏之光采其榮名不可勝道矣
今予方與內山紬金匱石室之藏以勒成當世之紀竊

私慕唐虞史臣之風會逢其時而予非其人也子行且勉之哉儻望見蒲坂之墟爲予延企焉內山且發自京師或題其卷曰金華使節而予序之云

跋默翁遺草序

太孝默翁有秦誓大臣之德稱漢家長者之風爲四海具瞻負一時重望固已久矣而孟嘗未沒高臺先傾衛公方徂平莊頓盡延睇陳迹祇足興憐獨有故園猶存遺什夫山陽之賦歷廬舍而增悲西州之遊抵城門而慟哭昔賢所紀今實甚焉適令弟鳴泉公者切急難之思篤孔懷之感閱其家變而被髮纓冠痛其身亡而絕琴罷調雖馬伏波之行服趙弘智之過哀無以加也茲

泌二十五

五

乃哀其篇章集其翰墨裝演成卷特過示余捧誦之間音徽如在慘裂五內涕淚數行嗟乎高山旣摧流水徒奏顛賜之聲宜失伯牙之操安施華鄂旣傷冰清永隔因跋而歸之云爾惠連早日負詩名康樂當年共咏情故苑棠花正蕭索可堪春草向愁生延陵季子有高名苦憶姜家共被情留得山中鸞鳳篆更傷原上鶴鳴曾侍昌黎原道年尙慚李漢集遺編只今山斗何寥落咏罷池塘涕淚漣叔丈鳴泉公篤友于至義集太宰默翁遺詩予旣跋其卷矣感傷旣甚咏歎繼之再賦三作以見意云

奉壽元輔存翁八表膺聖朝存問殊禮序

粵稽自古天生聖主以光撫萬邦昌崇帝祚則必生老臣以咸有一德保乂王家明良肇逢貞元會合應五百之數配三五之隆用則見治化之成處則繫社稷之重故老臣之生以多歷年所壽考平格蓋天之純佑而非人之能爲也予小子聞之五帝以唐虞爲獨盛三王以周室爲邳隆自唐虞相繼凡百三十餘年而皐夔稷契者兩遇交禮逮有夏而陳謨焉則其壽亦異矣故放勳重華固堯舜之熙洽而庶明勵翼亦四臣之壽之贊襄也至于周室文武皆幾百年而周公者文王之子武王之弟親事父兄及成王而定制焉則其壽亦可知而太公者八十而載後車九十而表東海而召公畢公皆統領諸侯弼亮四世此其壽尤彰明較著者矣故耿光大烈雖文武之昭貽而疏附後先亦四臣之壽之夾輔也蓋老臣之關世道如此至我世宗肅皇帝者英明睿知是稱聖主而元輔徐公者忠貞篤業是爲老臣方世皇之入纘大服也奮乾剛秉離照獨斷萬機總核庶務固已撥亂爲治易危爲安而布宣威靈誕敷文命接千歲之統建一代之儀巍乎冠中興而邁往古矣及其端拱穆清玄默思道而木茂者生蠹治久者萌奸或乃竊其大阿侮用魁柄事以利集官以賄成天下靡靡日趨于溷濁矣于是皇赫斯怒簡公當軸授之元樞而公則以當軸者莫患于專利莫甚于攬權非人臣所宜有也昔

泌二十五

六

或攬之矣攬必有還故以威賞還朝廷以人才還銓綜以政事還諸曹以議論還臺諫凡昔之所攬者無所不還昔之所專者無所不絕闢大公之路立至正之門而凝然處中澄然無事曠然舉天下而掃除廓清之日月晦而復朗乾坤蔽而復開此則公卓偉光明之大節天下豁如也會世皇憑玉几授同瑁公乃采大易鼎革之義法周書顧命之文播昭王言導揚明德發不諱之詔啟維新之基世廟得遂其本懷嗣朝弗嫌于改政蓋禹湯罪已萬世稱聖焉至是見公專以道德事主以帝王待君此尤卓偉無前光明超越而非後世傳會流俗依違者所可同年而語矣信哉老臣之所以不可及也而

泌二十五

七

公乃以在位者或有不同一朝拂衣去去則角巾歸第供帳出都辭盛滿而不居倣成功而寂若天下謂之大老稱之達尊年益高壽益晉蓋天之生公篤以厚稟充其元神稟厚則堅神全則王而公本以得道寧心定性以滋其原歸于守玄專氣養虛以植其命天下之壽者固有而公所得深矣今年九月爲公八十初辰先是輔臣以聞今上知公有大勳勞而念曩皇考在儲地近勢形叢疑啟問非公誠格上穹力踰九鼎則不能捧日于賜谷回天子密微故復念其舊恩重其人望按存問之故典而璽書推崇金帛優渥天下之蒙此典者間有而公家禮殊矣然予小子竊觀古于老臣以其遠也有使

者起居之禮欲其見也有蒲輪加璧之召及其來也有辟雍袒割之恭留其相也有大廷宣麻之寵念其老也有內朝賜杖之榮有殿闕肩輿之異今上之遣使舉其一矣將以問其起居觀其強健而使者還告以次遂行焉如公或以老辭則當此懸弧之辰固太公就載之日也且前之八臣固皆以壽而輔相者矣上方稱爲至聖豈其有遺老乎故吾未敢以今之殊典爲獨慶而將以後之寵異爲預期固理之必至也公福祉益昌子孫益盛列簪纓羅俊哲是日從公拜詔侍公舉觴固海內希逢當世罕貳者予小子門下士也未能鋪張則以天之壽公本爲天下故引天下之大義而未假祝其私云

泌二十五

六

奉贈浙參知九山張公轉閩臬使序

予嘗覽史冊見漢武時汲長孺爲中大夫面折庭爭佞而不屈稱古社稷臣及漢宣時蕭長倩爲諫大夫明經持議折而不撓亦稱古社稷臣蓋漢稱古社稷臣者二焉然漢武嘗出長孺于淮陽長孺不欲行願留禁闈而漢宣出長倩于平原長倩亦不自得雅意本朝夫三公者固所謂正人直士介然無慕于時者也彼豈戀承明之廬厭牧守之事若世俗之策要津而希當路者哉然所以惓惓不忘者彼固爲社稷計矣今使君九山張公固自諫議出者也吾聞張公爲諫議時有匡國大志濟世遠謨而好深湛喜淵默當稠人廣眾中逡逡不出口

及論天下是非關國家當否如峽之傾如山之立自謂莫能奪之性孤立獨行恥比周媿附麗凝然自居及當大事趨大義如膏車而馳秣馬而赴惟恐不及故直聲著于天下正氣振于掖垣人以爲長倩之不撓長孺之不屈在此時矣然竟以此出爲臬臺副使轉爲參知而張公則以古之事君者官不擇事惟其所使仕不擇地惟其所之夫事有大小而忠同地有遠近而志靡異苟有裨于黎元有益于海宇則其所爲社稷者一也故內無幾微介于心外無幾微見于色人又以張公之識益遠矣張公爲參知實開省湖郡湖負具區左震澤固水國也水易沃易浸沃則有田野之業桑麻之饒而浸則

卷二十五

五

蕩然矣以是民少蓄藏多皆瘡力勤而甚苦公數閱之間者浸漸洳且潦而雨不止予嘗見公公惻惻祝天甚懇憂民甚勞言之有傷心者會潦益甚民失業不逞者鼓舞稍竊攘公亟曰夫攘亂之端也端不可開亂不可長乃嚴示而重禁焉攘以頓息其撲燎于未熾而防潰于未決者乎而公又曰夫攘本于荒始于恣攘不可恣而荒可念也乃發倉廩蠲羨儲多方處賑焉荒以漸慰其飲如投醪温如挾纊者乎而公又曰夫救荒莫如節費乃簡供億薄廚傳革靡浮黜奢侈身服蔬茹糲以率先羣僚風示百姓其貳蠶減膳之義乎而公又曰夫救荒莫如省訟乃治文書綜論讞論讞有當出而入者立

釋之論讞有當重而輕者加覈之而覈其不意釋其可原平如懸衡晰如燭照民知不能罔法則訟意銷吏知不能舞文則訟源息而鎮以安靜論之協睦弭其紛爭其弄丸履戈之意乎而公又曰夫救荒者恤其既往當慮其將來恤往者仁慮來者智湖雖水國而非巨川非巨川則隄可禦在水國則隄當先使隄誠堅則潦不能侵隄誠高則潦不能薄第令圍隄增築既高且堅即潦至踰旬持之勢緩將委輸震澤尾閭具溪湖可無患矣于是令一布則舉鋪如雲役一興則列岸如郭使人皆如公歲皆加葺則湖世世之業永永無疆之賴也其濡禱之戒植砥之防乎今民既有備而天亦從人雨水頗

卷二十五

五

希禾黍方秀將有轉浸爲沃化災爲豐者此固上穹造育之恩而實公仁智參贊之力也將公所謂裨于黎元濟于海宇者亦略可槩見哉湖方感公相與爲懽呼爲謠訟會公轉臬使將行而郡守熊侯偕其倅詣予以郡屬與民之感乞子言贈公子惟公在諫垣人已許其忠社稷矣夫諫諍之臣以論議而補社稷者也股肱之臣以政治而輔社稷者也天子神聖且大用公而爲社稷輔矣何待子言熊侯者以才廉貞恪公知之深而感之尤甚者也遂力請而書之云

會試錄後序

嘉靖四十一年當會試天下士先是上簡用禮部尙書

臣訥而左侍郎臣拱右侍郎臣陞皆一時並命蓋爲會試也既而部請典試上特命大學士臣煒學士臣份往惟時臣煒方朝夕直贊未嘗離左右以重試事遣之將入院之日恭詣迎和門稽首辭上特馳賜金緋酒饌臣份亦濫與焉蓋非常之恩創見之異數也臣竊自惟念才至不肖幸皇上收錄拔擢生成比于天地昨嘗典試者再皆蒙優渥之賜茲復膺重委被賜尤渥非臣之愚所能仰稱惟踴躍奮勵冀有所得士以少圖報塞而是時會有宮建之役擇以月之九日迎棟而內實聖斷也當其日百官皆擁從于道鼓舞懼怵臣宜從而以職事奉役特于院中望其氣見其祥光屬天北向稱慶而九

泌二十五

主

日士初試之日也古以士爲梁棟易言棟隆吉而其時不先而後適與之合大事固有先而期固有兆意士將有如茲棟者以出而應其時乎臣聞匠氏貴于得木典試者貴于得士木而有棟室之榦也匠氏得之而萬木皆後矣而有如棟者國之榦也典試者得之而羣材皆下矣臣甚爲諸士願而臣復觀我皇上睿智天縱總攬萬機端拱九重明照四海人臣方奔走不暇何敢仰望清光而况耆賢翼戴俊彥在列治化方隆豈後進之士復能禪補萬一而輒望以爲國之榦則以大海雖充而天下之水畢歸者各聚其流也太倉雖足而天下之貢畢至者各率其職也自皇上御極以來凡舉會試者

四矣而于此尤軫聖心至親爲加念夫聖皇之心一動則百神效職萬靈俱事卽如宮殿之役天人協贊上下闡懌億萬年無疆之基不日成矣士號有知者獨無激發以自效于國者乎臣固于是而卜之矣雖然願竊有言焉臣嘗往閱工所見匠氏者左撥規右援矩木之中尺度者無不收矣大者爲樞小者爲桶桶收而不顧樞顧而不專以其材之未大也臣私識之異日者又往而見匠氏左引繩右引墨木之從直而中堅者無不收矣其直而堅者雖小必收否者雖大弗錄以其大而無當于用也臣□□□之旣而臣悟士者貴于取材而尤先于立本夫砥節礪行貞士之所以成信也秉德持操賢

泌二十五

主

臣之所以致身也古之人立德不在大而慎行不在小芳芷不以無人而不芳其性壹也楛楠不以易地而不長其質定也故利不能回所以淬志也勢不能怵所以明守也立而不搖所以飭範也行而不疑所以約趨也木必培其根而士必樹其本如使士而若此則雖未用于國其榦具矣如其不然而國何賴焉又何取于材之有夫竭精發憤思以効忠士之夙心也遇主逢時期以自見士之所大幸也端本正始務以植躬義之所先也得則進而光佐聖朝顯策勳業名垂後來失則爲世所戒始于毫釐辨以千里士亦其自審哉臣旣仰奉上命其品第諸士公也非臣之所得私也其于諸士相儆之

語亦公也非臣之所得私也錄成用敢述其語以聞之于上云

武舉錄序

嘉靖丙辰當武舉會試皇上命學士臣份侍讀臣景淳典終試事而同考試則某始諸臣同陛辭而臣份蒙皇上收錄撰述恭詣迎和門稽首辭蒙皇上賜臣酒飯蓋殊典也伏念臣以庸下竊備侍從有年幸叨任使固臣圖竭報稱之時今未有尺寸之效而先仰厯聖念臣誠榮感顧宜何如以爲報稱乎臣乃日夜祇懼與諸同事者胥相飭之乃進諸武士步騎射中格者殫力校閱遵制拔八十八人錄其文以獻臣以職宜序諸首臣竊惟自

泌二十五

五

帝王御世撫極必有左右輔弼中外小大諸臣共贊化理又安方內而猶思封疆之將選熊羆之士寬則以銷萌弭漸擁衛寵靈而有事則以耆武功贊謨烈是以帝王運其淵穆上不勞而治民天下稱神明焉以其駕馭之有道也昔史載黃帝得力牧四征不庭諸侯賓服爲帝者宗文王得尙父伐崇遏密實開有周爲三代最盛其見于詩則宣王中興復修周室之政方叔召虎克廣壯猷而尹氏吉甫號文武爲憲宣王之賢雖不及二聖而諸將之勳亦庶幾焉乃知聖主明君之興其翼戴附會誠非偶然也我二祖建萬世之基定配天之業一時佐命之臣感附風雲而起者不可勝數比之往古若合

符節足以照映前後此固名世之會也此我皇上德光祖宗誠格上帝治化已極而地大蕃孽或乃竊覺其間則亦黃帝之有不庭文王之有崇密宣王之有儼狁淮夷宜不足爲患而皇上廣延博聽棄瑕錄瑜諸武將有自徒步見用起纍囚而寵榮者又往往親遣大臣易置督撫授以廟略頃方縛其渠魁將獻俘闕下臣嘗伏在禁近窺竊皇上日攬萬機諸所立斷英明震發卽日月雷霆有不能過諸臣幸得奉令承指以有成功而臣所舉士適當其豈不亦大幸與然臣聞五帝至聖其成莫及皇上卓冠超軼自黃帝以下弗足道也正令五帝之臣復生猶恐不足以稱指而今所舉士方離草萊一旦

泌二十五

五

備選其何以奉奔走而補塞哉臣是以益懼然臣聞之兔置野夫耳王化所被猶足以爲干城腹心夫干城言其努力以禦侮也腹心言其盡忠以效謀也如使有努力盡忠之志卽兔置之野夫猶有可用而况諸士育于有司舉于明廷親聖靈之所變化者乎如使力之弗勉而忠未竟卽才如力牧呂望方叔諸賢未必其所自見如昔也而况諸士之未至者哉臣聞神龍出游則潛魚驟首大明照耀則卿雲借光聖天子在上必有如昔賢者以應其求赴中興之會懋建厥忠勇力畢奮昭布勳業彰天子之神明臣與同事者將藉以報上宜切自幸否則爲兔置所笑臣之懼且益深矣古者有道之世士

相警戒之語皆得上聞所以示昭明之極也故臣敘其言如此云知是舉者爲某同知是舉者爲某監試爲御史某其餘自提調而下咸與有綜理之勞例得書于左焉

贈烏程令錢奚川入覲序

天王建國分野樹承羣上制三載之典以台天下邦邑以察遠邇以會方志以資明德惟皇帝十有三年實惟其時乃我侯奚川夫子自我烏程啟行二三子之辱在門下者咸謀解以將祖道之祝曰古之君子有志天下者卽未得爲相願得邑而委心焉夫五方異齊而同愿萬事異機而同造百里而展錯之與民習知而熟其細

泌二十五

五

微參互其得失微情變幻其遠隱卽爲相天下更設矣然則侯之茲行詎其微哉夫侯固視邑閔二稔耳而庶務咸飭百度明備其又何道至此哉世之言邑者曰眾割而多拘制非有長材廣度牽率顧慮未有能直行其志而可與論繩墨之外者自今言之要其人何如耳夫事案約結則無遺力軌迹局摯則自若不伸繼以碌碌苟歲月又繼之以彌縫故常又繼之以誇巖博大而弊極矣故爲政者要在於有餘力則不苦如是則能多及又能振宜其氣以達事則爲能豫爲之所未暇思今夫數侯之事則觀其幾微其所謂有餘力者耶昔之善觀政者入其境可知已夫吾嘗因行之其窮暇而津梁無

不修者其傳舍按里而列秩秩無或流行也茲起人之思所謂不及者乎非素節休民何以具堪爲之非政有優游其誰暇至此泛觀都聚進而至于學宮侯則以邑之故其民鄙而不興學士質而不知文則爲之趨鄉塾以勵其父兄以聯其子弟則又爲之整齊官舍開閣振講以嘉美德義以相觀聲物則又爲之廣致文獻以飾其雍容以博其所見及其習而默趨之因其慤而爲之賁縟而固未必不以爲非務也已因進而至於庭與士大夫日周旋其問不擇間劇攝衣裳以文學相况指決經傳言議之任彬彬如也其有武城之風乎將竊存其風旨其集事不抑厭其志兼總其神能操多端其遇軼

泌二十五

五

益勵其約束章程持以法其行不蹊徑常曰吾惟目前如砥而已其所持入不能動卽強有力者無能如何不問勢要落魄惟視至當有力者或比周萋菲之而道益光其力益不可變嗟呼古有不撓之臣亦何暇牽率顧慮而又曾何足以苦其餘力哉自此而議天下之大猷夫焉往而不可哉然則侯之行詎其微耶君子曰是可

贈繕部鍾山袁先生奉使南還因便省覲序

今少師相公有甥也鍾山袁子者賢而有文始爲郡節

推擢南刑部主事改北工部員外郎而袁子之尊大人西園公亦嘗爲節推而業以乞休去會太廟成加恩羣臣袁子得封其親員外郎秩居歲餘又以奉使道還故郡得拜其親于家于是自相公而下朝之名卿鉅儒彥士皆著爲歌詩文辭以重袁子之行予惟古之君子去鄉辭親而事君上者固欲以展道摠德樹勳業于豈流功名于後而亦以內奉教于親以顯忠揚孝光遂親志又賴天子之寵恩加施其親爲榮養計也此其心有不得已夜思念其親者乎蓋嘗讀四牡而見周之盛王所以體其臣者至也夫人臣以奉使不違其親懷來諭之志而人君爲先念之上一體至情通流何其盛也而及

泌二十五

毛

周之衰也則大夫行役鞅掌勞瘁畏貽父母之念有不均之嗟而北山作焉及沔水慮亂虞讓懷其父母則又甚矣嗟乎人臣委身事君以言乎親彼特其私耳而上及國之盛衰關世治之大端如此今袁子幸當聖天子在上休明融鬯下體百僚本祖考之熙祀廣施人親昭被榮典茲又得以奉使還郡乘職事之間數從親游勢無不遑事不待諭斯其所際逢者過周盛豈遠矣方馳轡車華轂與其尊大人發天子金泥龍函褒賜之書箱章炳組耀流國中因置酒上壽攜縉紳詠歌聲被管絃協比風雅豈不至盛與予聞西園公異日仕大郡上下推信年強食而一旦解綬不可挽止然乃督學袁子持

身勵自凜然甚備袁子本世家出相門而俛受覽誦好勤博爲儒生先篤務檢式其心常有以自下者雅度甚飭人以是重袁子而袁子曰家大人之教某不敢不自持也始袁子在湖郡方使者急法而袁子釋細苛黜深害罷淹繫閔窮瘦一切與民更始最號愷悌而其所操勅謹廉不失尺寸其者所繫治有力者不能奪也湖之人以是稱慕之而再改郎署人所稱者逾于湖郡以是益知袁子之賢而袁子曰家大人教以官守其不敢不慎厲也夫西園蓋有道者使袁子所以持其身厲其官守者少不如教指不由矩矱則榮恩雖施有道者未必樂也今袁子既顯奉爵祿而其所樹立者又卓卓如是

泌二十五

天

所謂能遂親志者矣今相公方以精白忠貞比德周召以佐天子三代之盛袁子畢使事益承親教以道贊翊卽其勳業功名又可勝言哉曩日袁子拜湖郡予始得謁見袁子在郡而予不皆候問而袁子不以予踈及京師不亟見而不以予簡茲乃固以言屬予知不以予誣也故序其大略如此

贈別白石蔡子任歸德守序

始予少而狂易好論天下之士然已知有蔡子矣當是時予始弱冠而蔡子纔束髮耳兩人相遇于苕霅之上不問而知其姓名一見意合皆自以爲奇無何而蔡子薦于鄉遂舉進士爲行人奉使四方經齊魯燕趙閩楚

之地多覽觀天下年少意博慷慨自喜而銳于文辭其所與交皆天下知名之士縉紳諸老先生爭相慰藉朝中人無不知有蔡子者而予乃家居十數年方屈首講誦見號迂遠然蔡子獨念予也時時還家過苕雪見予出其歌詩數十百篇皆燦然雅麗其指在沈謝陰劉之間而意義獨遠間與論議其精爽飛動翩翩有凌雲之思予獨憶曩日之見知其益奇也及予官京師而蔡子以郎官兩入都與予見于京師間其始則嘿然念聲歌之非務深自裁抑而欲專心大業畢志經濟予既驟異之深歎其爲人及其再至則曠然大變其要一歸于正翁精斂神其志醇如也蓋非復昔日之蔡子矣繇是朝

泌二十五

三

中士諸公更皆以蔡子爲難予觀自古綴文之士已嘗力究詞藝馳騁古今而晚能自悔黜其少作唯楊子雲有之當其依慕相如擬著賦頌可謂竭力矣而一旦盡棄好爲深湛此非豪傑振世之士孰克能此嚮使子雲有作聖之志遂益探性命之源本道德之指繇躬行之路而獨得於心則上可以繼顏曾之傳下可以正漢儒之統惜乎能自見其非而不能約于聖人太玄諸作徒賢于昔日之賦耳終未能粹然于道也孔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此二者君子知道之辯也故空者道之體也而多者道之累也然多則有以自見于世而空則人不及之故曰洗心以退

藏於密人不知而不悔譬之飲食然其中已有所屬饜則八珍九鼎陳于前不慕子雲未知饜飽于聖人之道則夫以多學爲慕而患後世之無知其心已多累已而欲其粹然豈可得乎今蔡子窮十年之力棄于一旦而未志醇壹當卓越子雲而上幾顏子矣予欲究極其道更從而問其微旨會蔡子拜歸德之命且行予以孔氏之門唯顏子然後告以爲邦之道嚮至屢空則物感已意雜施其間亦可以爲斟酌百王之本哉蔡子行且試之歸德其于爲邦有以自驗矣故予無他言而唯論著其學如此

贈經府凌君之任梧州序

泌二十五

三

予嘗愛漢世循良之吏而深跡其政令大槩因民之俗善選擇丞吏從事與百姓更化而已夫郡守長令上幸委之郡縣得自擇諸吏猶人之有家彼其所以自爲也故其擇必賢守令所自爲而又賢也其親信任用之必篤而諸丞吏從事皆至于其土而習知其俗親被守令之選其感之必專而相得必至其於土俗必宜而其賢者往往得自丞吏從事即稍擢爲長吏二千石或乃列于九卿彼見守令任用而其地吾他日亦可以爲此也故當其時丞吏從事皆以守令之事自爲也而守令特總其事而名歸之故守令易爲而丞吏從事人人皆有所奮勵自漢以後則守令之任已稍稍節損矣而諸從

事之官又不得以自擇銓選者著爲令甲懸格以待天下之士諸士甲第者不復從事而其在從事者所遷擇皆以有等故士之不得已而爲從事者猶絆良驥之足而繩趨之也而守令非本所自擇無有慰藉信用之心上疑而下惑方以法網操切而已何暇論政化之際乎子 欲天下治安莫若慎擇守令欲責成守令莫若先謹從事之守令銓司稍曠等格諸部使察舉卓異並見登擢從事者莫不奮勵矣今外受掩抑而內見困棄彼以無望必自沮失而守令復何賴乎故予歎後世守令之難而從事之不可不謹也曉泉凌君與予姻好相善予知其賢久矣而竟以限格爲經歷於梧州人多以道

泌二十五

三

遠官薄屈于從事爲凌君惜者予以郡守吏之於從事猶木之有枝也豈固有疑貳哉其始以限格而選不能皆賢故守吏見忽而從事勢不得展勢不得展則其賢者引去而其下者苟且圖以存其又下者染汚以自敗則始謂從事果未必賢而守吏之治否不在從事嗟乎使世無漢之循良則已果有之必資賢從事使從事無漢之賢則已果賢則守吏必知守吏之望治其得賢者以其濟甚于從事之望知也彼其才足以濟政行足以濟德斯守吏之所以日夜而求也故傾蓋而晤立談而合言其相濟之相得也豈有畢力一心潔身謹行周旋守吏之責而患弗知者乎語曰驥在馬羣其材易見珠

雜魚目其光易知使賢者在諸從事之中其當卓越又易矣今誠使有賢于此足以備漢世公卿之選而抑於下僚然後察舉備至銓司者始得曠然一大變其格使天下謂從事有人斯固一快也否則默默居此人則視以爲宜然可無重歎乎今凌君誠賢自此益勉其德當必有賢守吏相資以爲治而明天子方簡用賢俊不蔽幽隱他日部使者察舉君矣

鄧先生益菴序

楚有隱德君子曰鄧先生者高志德行人也慕義好振施尤篤友愛盡推諸昆弟先業恤宗人甚厚宗人有負官逋者會先生之子虞部君廩于學悉以歲所廩數代

泌二十五

三

逋歲侵官募民出粟先生不待募立輸粟入官及歲又侵嘗貸人千餘輒焚券棄責不收諸他所全活人甚衆人無不思鄧先生者先生少讀書知大指而不喜仕然日夜督其子學益追從經師游竭貲財其具惟恐不及至虞部君學成仕于朝而先生殆矣虞部君述其父德用易損益之義追名先生所居亭曰益菴而告于子曰古者子孫論譏其先世之德美而明著之後故禮鼎器有銘今先人有燕寢之居而未名也竊惟其所爲孳孳佐人之急重懿親周鄉黨赴公輸而不辭者豈不知爲已損哉誠以推益于人也至今蒙益者見思而小子賴教澤獲有啟誘以不墜于茲茲其益復者至矣將附古

銘鼎之義敬成斯名庶幾顯彰我先人惠子幸爲我序
之子嘗覽古史傳至倣儻之士居布衣之位抱輕施之
節有德于其鄉者獨慨然奇其爲人然竊怪其所表著
者甚少而漢世諸豪號稱素封其資跨州傾郡躡物役
財不佐縣官漢天子設爵利尊寵以風民出錢莫有應
者用微文嚴法以骨肉之覺端成錙銖蓋其弊極矣而
史稱鄒魯文學之地至以賈故皆去業而就利其勢如
赴子嘗深歎之以爲民之馳騫于財如此其甚也今子
觀先生其產特如中人非有素世積累之籍也其身以
儉力起家宜親知其財之艱難而稍稍有餘卽所施與
若不訾者非其至誠知義其何能損已益人其輕若是

泌二十五

三

耶夫民之爭刀錐逐什一知取而惡與者非獨私其財
而已也其究背公罔上蔑親敦倫權贏拮縮獵產擅業
攘奪生而獄訟繁民棄義捨學俗不長厚一敗而不可
振其爲世之損有不可言者誠如鄧先生則昆弟相讓
宗族相恤鄉黨有無相通卽凶荒不至相窘縣官興事
亦易相集子弟皆知有教彬彬□興起先生之俗成君
子之道著斯其益之在人者不窮矣先生雖殆而虞部
君能表于是堂以示其鄉鄉之人過是堂而思先生者
必有咨嗟涕洟而不忍去戒浮薄而勸敦厚以成先生
之賢斯其益固未艾也且先生以處士不借尺寸特居
中人之產而其所自致如是嚮使得躡其柄有土與民

卽展其志其所爲益又可勝道耶子觀昔人以多財爲
禍史傳所載者往往甚眾當其握籌積織起富厚計餘
羨此其心益求不止寧有涯量乎願其終欲遣一廛子
孫或不可得者多矣今鄧先生殆而虞部益勵力于學
務究斯道之指躬行其德以大展先生之志而虞部諸
子皆芝芳蘭茁茂彼堂階間斯其所得又何如耶彼求
益而損之以損而爲益其不可同日而語明矣然先生
豈逆計其益如此哉感于心發于念願義當否耳子乃
爲題其亭曰君子好義小人知利義者性命之真無欲
之體見義而不私利其爲世益大矣而終以自益利者
爭奪之本患害之媒見利而不度義其爲世損大矣而

泌二十五

三

終以自損楚之人思鄧先生之益者其亦有所感也夫

贈都諫章軒鄉丈先生參知廣東藩司序

今年春上命少保相公及學士公知貢舉事而禮部請
以翰林史臣及諸諫議郎官十七人者從而都諫章軒
姜君以文學志行被選而子承乏亦謬在選中異昔在
選者以立邁其事而言人殊往往持不能下而相公獨
使人人得以自盡而折衷之曠然一大變其格樂善轉
圓氣如春和人不覺其意融也故十七人者蓋驩無間
言出而定交數游相慶皆稱以茲舉也相公及學士實
倡之而二公亦以十七人驩如一家固曩所未有者此
實極一時之遇而章軒君在眾中尤長厚有德二公及

諸君所見亟稱者云頃之韋軒君以參知東粵將行而君貢舉所得士方樂出其門而咨嗟慕思其去相與屬予言以贈先是予從貢舉中與韋軒諸君嘗言竊以古今之治忽不同然要之其世治者其人和其肯否者其志戾此其大較也昔唐虞爲萬世至治然言其極不過曰萬邦協和及其致之則以君臣賡歌九官讓德百僚師師神人以諧鳥獸率舞此和之成也三代之衰則有朋仇喻訛之臣作而無良相怨詛戾鬻之風行諸侯交爭四海頗僻又何其戾也夫和非一人戾非一人盛衰所基而積漸固有致矣今幸與諸君得同于此使自

泌二十五

五

始終以之是其與唐虞之百僚何異願在所努力耳蓋韋軒君嘗亟然予言今而君且行矣予聞藩臬之間其人皆天下賢豪才智所集比肩而立如車之交轂並軌而馳于長楊五祚之途先後疾徐之易見也其持不能下尤甚而按部郡縣皆伺上而興者也末世用法益急寬大之德微而嚴切政舉諸部使以文繫繚繞操刺郡縣設疑而節防而郡縣亦以具文巧法寄治而苟免而其施之于民者皆鋸鉏警察鷹擊毛舉使民一切不得反其情而民中猾以下亦皆舞智攬律詆調以與吏抗而其甚者無聊攘臂以爭一旦之命吏莫能誰何此其民吏不和甚矣獨幸當盛世上方與輔相隆唐虞之德

治化孚洽擇選明吏固將以和之也而東粵遠在萬里地限帶嶺海阻陔阨其民多武斷爭喜訟抗吏彌甚推藹剽輕相攻固其俗蓋其治甚難其要在部使諸君同心而布德意開誠與郡縣更始惻然輔百姓之不逮稍休息之使有以樂生上下和悅而後可以成化矣予聞化之施也必由于近而觀其成也必極于遠君且將自遠倡之以形協和之極哉昔臯陶之告帝曰在知人在安民知人則哲安民則惠惠者和之致也唐虞所以至治其大端在此君子貢舉知人之事既嘗以和始之于惠民之道有不終之以和者耶君少發省解有天下名嘗甚邁軼而後折節恭讓若無能者志潔行修其才

泌二十五

五

甚茂爲諫議多所論大體而獨蘊藉世莫由知之所居人多所推信不但在貢舉皆也故予知其必能有濟子既與君同任使又嘉君所得士能慕君不忘故爲本其初而言之因以請于相公諸君皆曰是善知君者矣于是吉士趙君胡君俾子書以贈云

贈郡博石溪陳先生膺臺獎序

古先哲王所以隆治本政浹道化于天下莫先于庠序之師故選擇名德以其嘗仕于朝歸而處于四方行能爲眾所服者立以爲師大夫爲太師士爲少師其鄉亦皆以其國之故老爲師至天子巡方岳審樂考禮率公卿就庠序親質師而問義延弟子而敦學師道尊而教

重而其爲之師者亦皆身履至誼潔白粹醇卓然高世
心孚而躬化道術深而教易達由是天子得以登賢序
才大者股肱輔弼小者百事布列上下而熙載效職者
皆師之所以教成者也斯不亦至盛歟自王迹熄師道
弛而教廢然漢猶加念郡邑之博士諸員閔然興學其
諸博士皆專經世守各名其家雖未能盡究先王之微
指而其所授弟子亦皆有法自國家及郡邑有大政大
議則諸博士皆得以經處之時皆歛容而從聽焉歲皆
遺冠蓋之使相接于道察舉博士弟子徵而用之往往
列在九卿者不可勝數故漢之得人爲多亦近古之效
也世既益遠先王之風寢微士皆希政途而略化道仕

泌二十五

五

之倦而歸者既不得爲博士爲博士者又少所徵用祿
不足養隸不足導慕顯融者不由也朝不列議不與政
不及務進取者不遵也官既積微人人自輕而怠教學
舍化爲養廢鞠爲灌蔬亦其勢然矣豈盡師之致與于
此旨而樂爲學師者必其奮然于道以先王之教自任
造成材賢以備國家之用其所自處尊者也否則厭聲
華而甘寂寞避世于吏者也不則杜門謝俗以誦法爲
課最以述作爲勳業泊然有不與事接者也以予觀于
石溪陳子其志將在是與陳子舉進士以經學魁南宮
知名天下授太和令大和之人稱之而陳子□□下而
忤上三疏乞學職力請始遂得湖之郡博焉方是皆使

陳子且復須臾稍覩承以事上官卽子之才加以推轂
可必得召見立致顯融以成進取而□若此且今之仕
者譬之爭涉驚濟惟力是視舟楫不具不得其途此如
望洋而止耳陳子凌巨舟而握堅楫當一日而馳千里
何不足之有乃方涉而遽弭修途在前逡巡不進此其
非志真有所見者哉予聞陳子在郡學齋方日取古圖
篆自九經諸吏百家上下數千載間博極貫穿求聖人
賢者之所論著而邇其源流當其有得豁如也暇則嘯
歌賦詠持觴擊節陶然有以自樂者睥睨海內自謂莫
能易之乃陳子之志深矣去年御史王君檄獎郡邑之
賢者而陳子首在獎中于是學訓四君者皆來請言以

泌二十五

五

贈子竊以古先王之重師道固視率公卿而下之至漢
都使者察舉以至卿相猶有先王之風今陳子以縣大
夫而在郡學正今古大夫爲太師之職使在先王豈不
知所尊禮何如也今縱已不及亦宜如漢使者察舉之
條而四君者徒以檄獎爲陳子贈哉且陳子既已忽顯
融而薄進取此其視人間所豔富貴權利之際如流風
逝景一切不存者久矣而又以獎爲意哉因辭不佞者
再三而四君固請曰今夫視獎與察舉異者此士之亟
功名之心日夜求知于世者也陳子可以致顯融成進
取而既不事矣則其視獎與察舉何異知斯受之耳陳
子寧得而拒之且陳子往以直道忤上今陳子不改其

道也而上之知之則御史之賢亦有不可不書者又獎者御史所以與陳子而勵羣僚者也子羣僚實賴以有勵焉願先生勿辭因託子友人張氏子固而申其說子乃爲書之嗟乎陳子請君實有先王之教之任使皆以心得躬化所教成者列在國家則斯道之尊固不與先王皆同盛與又何可以不書也

贈郡倅楚東湯侯膺獎序

先是楚東公爲太子主簿與子以職事數相從館閣間甚善旣而楚東公出爲湖郡倅子與別于長安而館僚諸君皆託子言贈公旣而子以請告還吳郡諸山中而楚東公執事之間稍亦從山中相語道故甚驩旣而楚

沙二十五

元

東公在湖政益有聲御史察治行獨最亟獎公以風勸守吏而屬承諸君輒復來徵子言子惟武皇帝朝有大臣一人湯沂東公者好直節不懼爭國家大體數犯權貴子竊以爲謬謂匪躬士心獨慕之而沂東嘗爲浙布政使至今以材廉稱于浙浙之人思焉而湖曩時山寇且叛沂東公提師與諸公討叛底安湖人故湖尤獨思沂東是爲公大父也子旣數慕沂東之爲人又與公善湖之人又皆思沂東以及于公而公之政又足以慰湖人之思是公祖孫世爲惠于湖尤子所獨慕者子何以無言獨記予曩時在長安皆稱公有大父風槩而公方自引慷慨持論侃侃自諸老先以下亟見推納子以外

郡趨走有長吏臨督其上時方比周闕承恐非所以容曩者亦微風公及至湖而公不變也公雍容館閣喜翰詞多交游稱大雅子以外郡親與民接其事委瑣恐非所宜任曩者亦微風公及至湖而公不變也心嘗獨念之然公時從縉紳長老益多賦歌精翰墨而事至立辨自攝郡守以來修廢墜舉逋負察隱隱上簿書日以日畢夜以夜畢事無留行者百姓訟不裏糧獄不宿繫乃知公材固有奇己自見長吏列是非疏可否慷慨益甚而長吏獨加重之逾于眾人人皆言公精白淬礪闕達無他腸使人能洞見其胸故事至卽斷其下不疑而長吏亦能信公于體貌之外不復以小拘責公而子之所

沙二十五

元

念者皆過計也今御史爲大長吏見稱獎至難而御史楊公尤慎許與多訛察務持重其稱獎尤難固宜諸屬之以相慶也是舉也姚君實貳子邑子因其徵言若此而旁諸邑皆來謂曰自公攝郡事一日而免郡之坐縣奉檄者數十人縣小吏不苦追牒事承白速報民得安堵宜賴子言諸人士復來謂曰公加意學校振興諸弟子與士大夫接皆彬彬有文宜賴子言而公方引讓不已欲然不自居曰吾聞君子以內定爲基以自樹爲績故譽不加喜梗不加惕其所樹者先定此吾祖家法也其何敢以一譽而承子言而子以是益知公所志者大也沂東公功名有後矣而子何可以無言哉而子何可

以無言哉

賀封君陟峰徐翁榮膺馳典序

夫君子奉身委質立人之朝以效忠于國者固以秉大義而盡人臣之道也然其藉君之恩以顯揚其親榮施海內者則人子之心亦有所獨至者焉始予承乏太史典制誥受命而敘述者數百人及予陪天官綜司封所上宜敘述者又若干人諸臣於其間未嘗不踴躍戴天子恩而爲親幸也然故事奏三載勞得馳及親者謂之令甲其非三載而曠蕩頒中外臣俾咸得馳者謂之殊恩非國有大慶則無殊恩卽殊恩布矣其通籍京師者不問人賢否職高下皆得之而郡縣則有定員非部使者

泌二十五

望

者察舉察舉而非至再弗得也其感恩則同而其得之也非至難至難者哉而嘉禾守徐公獨得之嘉禾在江南號稱大郡其錢穀訟獄繁矣又當孔道之衝日不暇給他守卽敝精竭神唯恐弗逮上者兢兢守繩墨謹尺苟免譙責而已徐公至則從容揖讓不下堂而政成事以不煩政以有緒人皆稱歎而徐公泊如也使者按其實交上公卓異狀適會天子以建儲恩有司校察舉籍錄徐公父而陟峰馳褒矣夫難益甚則恩益深恩益深則感益倍于是徐公之寅鄭侯輩與公同感相率來索予言而予聞陟峰翁蓋世所稱厚德長者也自爲諸生嘗博極經傳網羅天下遺文貫穿浹洽而顧弗第其居

家賑宗恤嫻施及閭里鄉人頌其高義士大夫服其志行蓋譽滿吳楚間矣而其教子則曰持身必爲廉士涖民必爲仁者事主必爲正臣而予觀徐公精白之操絕瑕杜微修潔之風上孚下信可謂廉士表已飭厲郡屬布宣德意拊循眾庶咸與更生可謂仁者効已奉職修業卓立不回執法秉公強直自遂可謂正臣徵已夫徐公爲廉士則若翁廉士父也爲仁者則仁者父也爲正臣則正臣父也非是父不能教是子非是子不能顯是父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善固有本福固有原天子之恩不虛哉子旣與徐公善又樂嘉禾之風土將受廛而爲之氓故不辭鄭侯而以爲賀云

泌二十五

望

贈歙簿雙溪沈先生序

予嘗讀漢世文景之間樂觀其時事大槩郡邑多惻悞之政而二千石長令務擇丞曹部尉之賢急慕世之長者先行義而尊德化獎敦厚而緇浮薄壹耳目而漸民志其政易行而化醇也故文景之治比隆成康學士大夫稱之不衰然予獨歎其時有能益勸上以本孝弟之教重道術之指進躬身行之士如古鄉大夫舉德義之法則士之嚮用者未必不如成周惜無有以及此而賢良有道諸科皆不聞有以實應之者良足興慨然自漢以後則專以文學進矣而其嚮用則考核黜陟之典亦未嘗不謹察其行者然進之以彼而責之以此非所

以興行之事予竊以諸舉士之科既不可改宜稍倣古制雜命有司務采實行間一拔用以風厲士心庶知所嚮方而每慮末俗益偷有未可以實采者或乃躬行篤踐不爲名章亦非人之所知故其用之難也予是以好博問天下長者往往欲究其爲人少嘗侍先人左右先人數與子言雙溪君長者也雙溪君始與先人以材聞于嘉湖間而相務爲德厚嘉湖間皆期其貴顯而重其行者然先人雅稱雙溪君賢子則謹識之及子長而與君之子通婚姻知君益詳而嘉之士人諸生無不道雙溪君之家行者方部使者按嘉嘉士人諸生相率上雙溪君至孝就養竭力席苦食疏如一日毀瘠著于鄉閭

泌二十五

聖

爲士行先宜表于朝以敦末俗而雙溪君謝曰子而事親當然耳此何足以聞于上者以是籍名吾不忍爲也而子益聞君性篤友愛惜昆弟而撫其孤急故人之難立然諾重意氣其他諸行甚高而輒自閉絕人無由知其貌樸如也其平居無以踰人至其臨性分其所自樹立如此嗟乎如君者誠古長者篤行之士也惜君方不欲人之知而予又陸沈金馬間力不足以知君子世彼有司者則何從而采之今年君乃授歛簿而行別予于京師或言今世既益偷而諸郡縣吏益巧官以蒙上上之人亦視其應對奔走其其善不耳彼方夸嚴矯能以

爲明績疏附趨習以爲輪勞精闢審伺以爲知意如脂如韋與變爲宜俗既成矣卽有貌璞而中玉言訥而心辨者孰從而察其間哉然予獨以爲承倣通變物反其極國家方勵精于上郡縣之賢必有承休德而慕古治者將有舉悃愾之政必將先長者而采行焉以爲民師今吏益蒙民益抗弊以姦法誠得長者坐而理之率先行義篤厚之風諭之孝弟誠信緩以歲月必有足觀者譬之章甫縫掖服之始躡視之則端捷給之吏則猶繡臂涓裳趣用則適不可以臨眾也昔孝文帝悅一嗇夫耳張廷尉折之且以嗇夫自對其簿亦固其職者而不知當文帝更化之始卽嗇夫以口舌進用士大夫風靡矣故折一嗇夫而使文帝得聞世之長者終文帝數問長者于人然則啟悃愾之政成漢家之業未必非此言也夫一嗇夫甚微而所繫若是卽世無張廷尉耳設有之豈以簿尉之微而不知問哉彼以利口見斥則必以長者獲進矣且郡邑之賢其爲張廷尉何恨子固無患于雙溪之行也雙溪君與先人俱世所期貴顯而有志者先人既已矣而雙溪君復以縣簿行予力固不足以知之于世也而徒序其所以知雙溪者歸之然君非樂知者何以予言爲哉

泌二十五

聖

光裕錄序

甚哉士之自立於世之難也夫以士之修飭砥礪儼然

列于冠裳矯然有以出於眾似亦可以爲難矣又况乎等而上之而其祖若父猶蒙之以爲榮等而下之而其子若孫猶庇之以爲福則其所自立者宜何如要不可以倖致也夫人莫不以其出於己者而取諸于物斯二者欲其相稱是故君子寧其出於己者之有餘而不欲其取諸物者之或過也君子之設心雖未嘗屑屑焉以其過施於物者以自計而天之所自在不容不以其過取於君子者以直其施而平其報也其亦感應自然之理所不容已者歟余讀太僕戈君所編光裕錄而竊有感焉戈故浙之嘉禾人先世無仕者仕自大司寇修溪公始由公而上遡三世皆蒙大司寇寵章由公而下逮

泌二十五

聖

再世猶受太僕廕典統計前後以姓名登于朝籍者凡六代不可謂不盛也其所自立于世與取酬于物者不可謂不宏也吾嘗略考修溪公敷歷中外四十年間行事之迹自爲御史以至司寇皆任執法當其立朝正色慷慨論天下事甚多至指及宮闈受杖闕下言人所不敢杖而復諫尤人所不能平生操持繩墨凜然不可奪往往與權貴相忤及力抗逆瑾士大夫益爲危之公獨不顧前後示罰將貽禍階公獨不改此豈世之浮沈上下以重爵祿者耶然公每事持大體不爲小苛激繞所舉刺平反務協于當隱然有憚但之心天下識不識皆稱爲仁人長者此其中所蓄者厚矣聞監盜柄邪倖交

侵幾致不免甫脫于險躋世聖明孰無攀附日月之志公乃愧乞骸骨動以盈滿爲戒寵渥爲憂人之所榮公之所避德不究其用而位未盡其才譬之于物木之植根深則其末固水之受源遠則其澤長以公出于己者有餘而取于物者惟恐其過其錄中所得褒章廕典當未足爲報必如漢于公諸人世世貴顯相繼于無窮而後明其爲天道也今余觀于太僕君恂恂謹慤數佐人之急士之過其里而遭困難者有資焉而位益未稱用益未施將必在其後之人無疑也公嘉禾人于余有桑梓誼余又嘗識都事君而余友人武庫錢君又數爲之請累歲不怠益勤詩不云乎尙有典刑余知私慕公典

泌二十五

聖

刑余之私慕公典刑久矣雖無乃嗣之請當表著之而况惓惓者哉遂備列其說敘諸首簡以見公之光裕于前後者其報未足後世固未艾也錄凡三卷冠以聖制誥勅而中載學士大夫所贈諸篇以及于諭祭銘誌之文皆以見光裕之意云

明烏程董份著

都督僉事掌錦衣衛事贈右都督陸公祠堂記

介菴陸公既卒其子都督公構公祠堂成來請記予曰古者公卿大夫身有功德顯名爵于後者其子孫祀之為世世不毀之廟或子孫名爵之顯追其先人以本功德所自者亦得以立廟今制廟不得立而祠堂者實廟之遺意也予聞陸氏自唐開成以來吳越間號稱鉅宗及其支徙平湖自明興鮮有顯者至公始從獻皇帝于藩扈今上纂統起家掌錦衣衛事授都督僉事又以子貴贈右都督平湖之陸顯自公始方上銳精圖治一時

泌二十六

嘉業堂校刊

百司靡當其意者獨公與二三輔弼之臣雅見信納詔獄務分別其原雖上所震怒反讞卒持其請犯雷霆而保全者不可勝數昔于公為一縣尉其所活者有限而自許高大其門至封侯累世于氏為漢世家今公所持皆天下大獄所株連縉紳而關國體者也公之大節如此固卓然開陸氏宗矣其平生謹醇躬行孝弟終始精白遺範餘度施之家者皆足以教後世而子都督能奉其教茂忠崇德以擴大前業受隆眷而列峻班陸氏功名益顯公之貽也然則公宜世世得祀而都督追本所自特祠以祀公實宜祠堂在今承天府某地或言公本生浙而祠在楚何也都督曰嗟乎先公之志也始先公

藩府儀衛之一隸臣也遭值獻皇帝知遇服在左右者三十餘年未嘗有一日譴訶之過寵注深渥獨踰等倫因緣舊恩遂得進用雖今上拔擢之明實秋毫皆先帝之賜也當夫鼎湖攀髯先公恨不即死以報今其驅策甫効得下從九京足矣夫精衛填海而不息烈士結草而不變言其性之不可移而心之不易化也先公雖歿使其有知豈以一日而忘顯陵之側乎故即其地而建祠焉彼山川之勝昔之所嘗託乘而游也宮闕之壯昔之所嘗扣闥而謁也土風謠俗之美昔之所嘗憑軾而問也仰藉寵靈生死如一安神而佑享先公之志畢矣于是識者皆曰休哉夫死不忘君者謂之純忠善成父

泌二十六

二

志者謂之大孝斯祀之建而忠孝之節備焉不可以不書也抑予嘗從駕承天見其父老語及獻皇帝豐芑之仁往往慕思感歎于田野隴畝之上至有泣下欲獻者此其于當時左右之臣可知也公勤勞猶久尤有德于其人此其望公之祠徘徊咨嗟而不忍去者又可知也予聞朱邑之于桐鄉叔子之于襄峴其人尸祝祠守悲哀歷世而不已承天在江漢之間峴所近也僕亦有聞昔人墮淚之事而作者乎公豈但為陸氏不毀之廟也與哉予辱交公父子故備著祠之本末而并載都督之言以告于後且欲附于峴首之義云祠堂凡若干楹成于某月日

御史大夫左司馬崑翁張公定浙變記

初浙之有兵變也按部使者以聞因請重臣鎮之而朝議以右司馬張公者自爲令有應變才名重天下及四爲填撫而定皖難定上谷虜難彰彰著大功名益重卽欲坐鎮非張公不可乃以右司馬兼中丞督撫浙云浙故無兵有兵自總督胡公始方嘉靖間倭剽掠甚暴而胡公盡括浙中儲以禦倭因募甌婺間兵若奉驕子厚其月餉恤其家時時數校閱多設金帛屠牛羊豕賞勞一閱費數百千而兵亦自恃能抗倭漿酒葷肉好氣爲雄豪多恣胡公故闊大輕揮金略文法頗縱舍當是時倭急其勢然也而胡公亦以此成禦倭功及旣久倭不

泌二十六

三

來兵無事而浙中儲已括盡乏軍興繼者不得不節縮月餉益減校閱亦益希賞益薄夫其始汰而未簡微也兵皆有怏怏心會執政益務節省名多刻核言者承指復議減浙餉部旣覆矣而中丞吳公性節廉多畏慎悉如部覆行兵怏怏益甚又見浙無他兵而九營者其七防汎二居守皆藉其力因自懇執羈的効扞衛積有勞而餉益減不聊生遂從汎甬東而營中謀吳公曰是有言者覆者已著令吾知奉詔旨行事耳豈吾得專數論之而譟不已遂治其甚者以軍法兵益恨之而執政行錢法益峻餉旣減又雜錢而市中錢不行食益不給而馬文英吳廷用二酋者兵之尤桀黠者也遂畫謀率眾

首難乃先詣按部使者懇而按部兩公皆豁達知人情閱其食不給慰拊之因力言吳公吳亦悟示以明日集所司議矣而兵旣聚洶洶不能卽還復詣治餉僉事懇治餉厲聲罵眾益激而二酋攘臂前欲捽治餉治餉亟辟匿眾無所發怒而二酋謂眾曰業已構不可解矣遂皆至幕府謀而轅門閉乃斬門入解發其橐意有重貲而盡發無有也因躡尋吳公擁至營所以犯吳者不可勝道復詭責吳駿削私橐勒手狀而以官帑金二千贖之其時天久陰晦冥乾坤幾易置矣以是浙中人日夜望張公來定變而張公夕受命朝辭闕以單車疾馳數千里過嘉禾而謀以民變告矣二變交作兇逆參會人

泌二十六

四

錯愕而公不顧叱其馭曰驅之復疾馳數十里至浙入幕府入則車未及解驂餐未及下咽而民擁二千餘當幕府前譟矣公命大開轅門屏騶從單車出當衢旁無一人輿隸皆股慄公獨正色諭毋反且問所以譟者何而丁仕卿者尤民之最桀黠首難者也相率言吏擣虔不公踐更有私不法懇上官見抑不平公乃笑曰是特易耳何至以細故取族罪乃下檄悉如懇責吏除之檄已因遣散去民不意公初至挺身出不敢動因皆陽散去而民先一日燔緡紳家擄金錢得利又見兵變有利無害以爲官莫奈我何也夕益聚各據諸巷以所奪諸絳襦裙折竿爲旗矯令每家縣一燈十家插一旗

巷如白日而一燔諸大姓擄金錢一多燒撥焚杆火光
赤天震呼動地公乃密召遊擊徐景星曰民果反矣顧
今無見兵而能制民者獨營兵耳營兵方負重罪汝試
往說之宜動動即與來徐知兵善辭說一緩頰得要領
且宣布公威德無貳兵果動而是時七營兵已出汎獨
兩營與二酋在因悉來公乃召其伍長曰前幕府誠過
欲汝捐軀而食不給又軍法治汝非盡汝罪也然汝亦
甚矣今有可以轉逆爲順易禍爲福者于汝何如夫汝
眾皆鷹揚甲士而亂民烏合取之如几上肉耳汝能自
効否皆叩頭曰願盡力又召二酋諦視曰昔首難而自
縛以獻者非汝耶曰死罪有之公笑曰誠壯士然古壯

泌二十六

五

士死義耳昔自縛爲逆鬼而今自効爲忠魂二者不可
同語矣且汝知不免而不知立功知重負而不知贖罪
何不智也以鷹揚士而不能取烏合民何無勇也即智
且用是轉逆爲順易禍爲福在須臾時矣二酋復叩首
曰願盡出力以諭眾眾皆叩首曰願盡力于是以徐遊
擊所將爲中軍以兩營爲左右翼連三戰三捷遂于民
所燔擄處擒百五十人而以丁仕卿韓謹等渠魁五十
人奉勅便宜誅之而其餘或未滅或釋有差厘三日而
事定公乃曰亂民當誅良民當撫乃亟改踐更役罷間
架稅間架稅者天下所無而會城所獨有者也因疏亟
罷之而會城人懼呼感曰公天人也吾屬自是得生矣

益問諸郡疾苦而小者立斷大者疏聞曠然與更始諸
郡人亦歡呼感曰公天人也吾屬自是得生矣而公以
民心既定軍志當安安之必自月餉始月餉者前如胡
公則太浮後如吳公則太減乃損胡公十之五衰吳公
三之一而酌其中焉兵足食矣乃錄平亂功而二酋得
冠服諸營得賞資兵知信矣乃開顏以接之虛懷以待
之眞實不欺表裏靡間兵無疑矣而公獨念名分者國
冢之大體綱常者天地之大經故君臣無將上下無越
越者將之漸也漸不可長微不可忽故權宜者一時之
術而法紀者萬世之防當其變則權或可行及其終則
法所當正是以脅從或罔治而渠魁必先決然公又念

泌二十六

六

假以他事而密決之則法不當其情無以服反仄待其
汎地而分決之則刑不與眾共無以示大公故復召徐
遊擊徧示各營以幕府雖尙寬而天子必無赦然誅一
以警百者天子之法而借一以安百者幕府之仁誠各
營皆送一渠魁則五千人安矣于是日而得七渠魁
皆反接就戮曰罪自取無怨而二酋者既陷諸營于大
惡又斂諸營之鉅財稔惡不悛眾憤所積有不可再得
律不可屢徵諸營棄出之亦仄接就戮曰罪自取無怨
而諸營以有罪既得無辜益安皆懼呼感曰公天人也
吾屬自是有生矣然子聞公始受命也有勸公請調兵
者公弗應有欲以兵助公者公亦弗應而遂單車至浙

又單車出臨衢斯亦岌岌哉而竟能轉瞬不旋踵成是功也使非成算定于中斯豈以身試者哉及其以一身居五千人之上可謂虎穴嚮使舉事一不當可勝道哉而戮者無怨存者騰懼斯所謂抗其背扼其喉卒取虎子以出者哉夫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至其正名分定綱常光明磊落益不可及矣史董氏曰始張公成浙功而予浙人也以父母之邦親所聞睹而羨賢公卿之勳業弗錄心慙焉遂稍次爲記而會天子眷寵轉公左司馬晉御史大夫召還將得代移幕府湖郡而湖守熊侯舊爲公屬欲公功名垂永久與其倅來乞予言贈公予遂以所記著者授之云

泌二十六

七

張君東墅記

潯地小人眾民稠居而櫛比無閒曠之隙曠特在四野其東倚大道有廣原莓田益東頗有林澤之饒歲時好事者每多東游而予家潯東也曩予甚困時時行林澤間道誦其書罷即時與客取飲醉臥歌呼與游者相應樂也已而感歎坐中歛歎莫知其所爲者然好數往率以是爲常其後仕宦京師陸沈金馬間多默不自得每思潯林澤之可游者積一數年乃得請告歸而居潯好事者益駕艇設樓飾多從鼓鐘笙歌招邀載酒爲樂慷慨道故歷歷曩時事而諸公雅游輒授簡爲文辭賦詩雍容甚盛當是時張君在坐予私觀其有翩翩之思焉

會予告滿復治裝道由潯東訖北入都駐蓋俯仰林澤久之與客別而去其後予入都而病每念未嘗不在潯東所歌遊處也其悔之甚嘗與客言人強其性則佛而病滋辟之筍魚斂鳥雖日飾以芬餌饗以珍粒不如縱之湛淵任以林蔚也且旣不可同日語矣乃者暫游淵而適蔚又復內之筍斂其情可勝道哉良久予病不已徐子者好方多奇素與予甚善乃從潯暑赤日中走數千里入都視予病病方差因從容曰楚人有云人之思故在其病子越人也其聲之越久矣今潯東諸林澤處何如諸游者今無恙否徐子爲備道其處因言張君者最喜客慕游數爲樂潯之東其自稱東墅也子蹶而歎

泌二十六

八

曰嗟乎夫潯子有終焉之志向者將樂而忘老願不早自定驅馳於塵埃車馬之間使張君得藉而有之誠不能無少望也予聞張君厭纖綺好閒雅曩之所見其翩翩者不誣也夫人旣已委質于朝此子魚鳥之性宜不自遂已張君方年少不爲祿宦卽極其所往比之濯波清冷而負風廖廓也則東墅且屬之張君明矣徐子曰予行急張君則有言曰夫人所居不同其事亦異棲林託泉媚一丘壑以自榮者偏方之士也贊廟堂佐區于攬四海以爲度者達觀之情也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任職他日得究其度使丘壑者有所庇而安焉不亦偉與而顧爭勤于田墅之間左矣徐子因挾一卷請所

以贈張君子既高徐子之義又美張君之言遂記其本末如此雖然子病不適用爲我謝張君甚厚予當歸潯水之上與張君言于東墅矣

達尊坊記

達尊坊者侍御君爲大司馬甘泉公湛先生作也達尊之說起自孟子所謂德一齒一爵一者學士大夫多誦習之三者遂並重于世矣而不知孟子蓋首貴德也當先王時設爲高爵重祿以待士非獨榮以位也食三老五更于太學天子冕而執干袒而割牲年九十則就而問之載珍而從仄席而坐非獨貴其年也如徒以其位則世之乘時自致居巖廊之上者位不乏人矣如其

泌二十六

九

年則夫深山窮壑厖眉皓首之人與草木榮瘁終其生以泯泯者亦多矣故爵與壽之爲達尊者蓋皆自夫有德者言之也今先生起掄魁爲國史繼爲大司成晉大宗伯大冢宰復爲大司馬前後四十餘年其爵尊矣年九十餘而康強未艾其壽尊矣然先生自弱冠志聖賢之道方計偕時見白沙公子江門解裝不出深養而靜蓄之一出天下翕然以從願爲弟子者數千人嚮往恐後蓋自弱冠及計偕時天下固視之爲泰山北斗矣爵愈高則望愈重齒益劬則道益隆天下之達尊宜莫踰于先生者蓋天下非爵與齒之難而難乎其爲德也德尊矣而齒爵益尊其斯所以至難與子嘗觀古先王盛

生到任九月

時光嶽氣完有德者必貴用而多以壽考商湯聿求伊尹俾作阿衡而尹歷湯太甲太丁之間年百有餘歲周文王載太公望爲尙父當文武成王之際亦百有餘歲而周公召公畢公滿弼數世天壽平格皆一時元老故欲觀商周之盛者觀此數公可以想見已及周衰以孔子大聖而轍老子行至如顏冉之德號稱亞聖匪惟不用而年亦不永彼其氣之所鍾可知也今先生之出實當孝皇焚香祝天求士之時際治平之極而舉用貴顯則自今皇帝始今皇帝禮樂教化熏蒸宇宙間駸駸過三代矣是以光嶽之氣復完而先生實鍾之足以上配伊望周召之尊侍御君特爲表揚所以顯當世之盛也不其偉與子舉進士幸與先生同年同出入史館同後先爲宗伯冢宰今壽不敢謂同也而年亦望八矣特其德不類無可以稱爵與齒者故樂道侍御君表揚之意而自志其媿焉是爲記

泌二十六

十

進士題名記

國朝每廷試進士畢必勒石題名太學命輔臣紀之彰盛典也迺嘉靖十四年乙未皇上親制策問賜進士三百二十五人又親品第其一甲而御賜批焉尤至甚盛也乃題名之石業奉成命而二三臣相繼以去迄今又十四年而紀勒未就臣大懼闕遺以請上乃命臣份敬撰伏見明興以來加意進士科題名勒文穹碑貞珉前

後林立相繼照映皆仰成摛辭以表著當代制科之重
鋪張國家延攬材俊之心以對揚詔告諸士其意美而
說備矣然士方其離疏釋褐持表尺書奏對闕下光被
進御遂躋賢途一時名聞而人有榮施之慕故侈是科
而勉其後者蓋當筮仕之期而未有入官之守也今乙
未于茲歷年既多士皆已布列中外百執事而各効其
守顯者稍稍擢用漸進九卿而或則擯去雖欲効用無
繇矣其始未嘗不重而進退異據則所操者殊也昔虞
書稱舜之治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當唐虞時士皆務
實而誠上宜信其言足矣然必明試而庸者蓋言者所
以敷治而功者所以驗言功與言合此聖帝明王之所

泌二十六

十二

務而政化之所以隆也諸進士始之應是科也雖言人
人殊要之不詭于經傳以被采錄則敷奏既皆已善仕
宦十餘年而知增勉凜凜守其官與廢斥者異而方進
不已則明試又已有徵此虞廷之所必庸者也即欲附
益其說當無所復贅然嘗聞之產闕出崑經三燎而不
變斷珊瑚薦珪璧價連城而爲國鎮者寶玉也啟礪發
土越百鍊而益剛吐虹切玉制鼎列鉉首五材而耀牧
貢者良金也當其士之初進銳志孰不欲砥礪自見謂
勳業可立樹其始節非不能慎及其所遇者眩于前而
所持者惑于內能不阻于中道者難矣至于任煩引重
利害易遷而負荷不易舉歲月移而精神憊久而不變

者又益難矣若夫佐國家翊社稷致主于帝王之隆澤
流于海內名垂于後來善始善終與世不朽者則天下
之所至難也蓋嘗觀唐虞政化同天地永久其一時之
臣見于典謨諸篇而稱賢者其人千載有榮聲焉至今
讀其名者有不稱歎而忻樂之者乎斯所謂不朽者諸
進士題名必以穹碑貞珉國家固欲傳之世世紀得人
之盛圖不朽也然始節不慎者其名既已矣中道者不
能保其久久者不能勉其所至則名之視昔人何如哉
今上至聖大智宏照旁燭灼見宅俊翕受敷施以成帝
王之治巍乎冠古今而莫及已他日史臣紀豐功盛德
必與典謨並傳諸進士之在中外百執事者亦嘗思列

泌二十六

十三

名其間乎夫其始節既已能勉而至此矣由今至後其
道等耳嘗聞唐虞之官維百號稱師師夫豈乏賢而典
謨諸篇之所載者何其少也將必其邁德于眾而能爲
世所難爲者斯得以列名耶爾中外百執事當以不媿
于維百之徒今既勒名矣其尙益思勉諸夫致主期于
唐虞爲臣而思以唐虞之臣自法皆至義也况逢主上
之聖已居唐虞之時而不能圖不朽者何其不勇與臣
奉命不佞謹作記

大鶴山人記

始予聞蜀多山川之奇古所稱華陽天府之國有劍閣
石門岷嶓之觀自昔司馬相如楊雄王褒之徒以文章

顯于世見號巨麗而聞青城諸山往往多化人羽士棲息其間予竊心異之意其山川所融結當有然者乃予好從蜀人士游數問其卓絕之形勝又聞大鶴山在城都亦諸山一奇也而高子嘗隱其麓予生平數聞高子賢既得言大鶴山益奇之每縱言天下名山意未嘗不在蜀也及予見高子于長安益問知大鶴山良信大鶴者山形如鶴奮兩翅而下似翔而起勢如振空壯偉巖特雲霞峰巒所隱見其下而青城諸山皆在左右登望劍閣石門岷嶓之虛憑沃野陸海之饒千里綦布而其巔特勝多異靈之迹高子蓋居其巔之阿云高子始為學務極廣博貫穿浹洽而嫻于文辭已乃棄去專務含

泌二十六

十三

精苞神反視內固塗卻守真閉關大鶴山之阿人視其息深深多自怡悅而采色益溢以為類古之有道術矣而高子益復棄去則與其徒講習山中遂究性命之旨察道德之原務離經釋辭而有以自信其志醇如也予嘗怪蜀之多奇而相如諸人以文章表著迄千餘年未聞其有以聖人之道而特起者意其靈氣所發獨深得于文亦由其源淵所自其從來久矣而山澤之間化人羽士靈異之迹去華存根要不在於彼而在于此固其理也而高子迺皆游其樊而輒以棄去此其所得者有獨異耶今高子方見用于朝矣當其內信于心雖舉世奪之不能變也人方翕翕訛訛懦者色懼知者心恐而

高子曾不內介于中不須時而厭定矣予嘗觀高子醜藉深遠而直造逕詣有不可勝道者其殆卓然志于聖人者與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他日想望大鶴山之厓當與岱宗五嶽並照日月豈但蜀之諸山而已耶予聞蜀人士近方彬彬皆振於道其義良足多者予且不及待游蜀而能言其山川矣作大鶴山人記

柳州鄧侯留鹿記

柳州為百粵地上古弗屬秦漢始置郡籍粵駱之會列在南徼去國萬里自昔見放遠者所徙謫也鄧侯為侍御史儼好抗論直節不阿徒失權貴人意遂出補是郡守故事御史非得罪于上或有他故不得輒補郡當

泌二十六

十四

是時鄧侯在御史中獨賢當萬里之郡朝中人多不平之鄧侯則曰嗟乎此自足為政太守上承明天子剖符下與諸令長惠養百姓俱天子民何得以遠道為解至則問民所疾苦亟去太甚稍與民約法立為章程大槩因其俗為政輔以寬大不一切操治專務以醇德化民因曰郡去國遠化未易達非其民天性殊也守吏道民之路寡而民無繇率教也教之未形而先刑罰即民何格哉迺修次學官弟子舍多其鍾鏞琴瑟籥簋諸禮樂之備益令士劓切經史明孝弟事上之誼民懽忻從之郡多溪洞諸夷侯多方備禦數諭以威德諸酋感悅無犯郡境者由是柳翕然為樂治之國矣侯性廉寡嗜好

意潛如也願獨喜一鹿暇則親飼之及政成遷去民相
聚留之者以數百千計知不可則皆前請留其鹿以候
所嘗飼也曰庶幾如見侯乎鹿留郡治中凡數年所歲
時百姓上郡皆聚觀鄧公鹿相勸謹飼鄉父老至傳問
鄧公鹿無恙否未幾憲吏且奪之柳父老遮道告曰此
賢侯鹿民不忍殺願備直買他鹿三以易一憲吏怒皆
盡杖其人卒奪鹿去於是柳父老相謂曰吾與若藉留
鹿以思鄧公計已踈矣今復見奪且大窮奈何相顧感
歎因復曰卽鹿易奪耳公治能較然著明恩德永久誠
得學士賢人爲論著其事傳諸後人且世不泯絕詎但
鹿在耶于是廣平徐子仕於朝爲諫議矣父老因寄謂

泌二十六

五

曰徐君策名清朝多所興游能卒念鄧公事否徐以謀
侍御史曹子曹子曰此吾里人素不欺爲仁義者也今
治能果然有以哉史董氏曰仕莫患於擇官官莫患於
擇地使士皆怏怏辭遠則遠方之元元何賴哉夫賢者
既不肯遠仕卽以謫去默默自恨其下不肖又見放棄
益不務檢省及敗則曰道遠難治今誠得如鄧侯者多
置遠徼爲國家拊循遐方之民亦足明易治之效矣且
鄧侯去而民不忍一鹿是其在郡豈忍違其身之教令
哉昔在召公聽政棠下而民不忍翦伐詩人歌之列于
國風蔽芾之篇是也今夫留鹿之事蓋亦甘棠之遺者
而子適爲史氏使賢侯之業闕而不傳予甚懼焉故記

之以附于召南之義云鄧侯名鉉南郡江陵人也遷廣
東按察副使徐子名養正曹子名忭

山西道監察御史題名記

古御史爲柱下史記事之職秦漢時始執法彈事初秦
設郡縣命御史監理謂之監察史今監察御史是也然
秦惟監郡得稱監察而是時各監其郡其權尙輕至漢
命直指使者巡行天下雖不名監察而任滋重晉嘗分
十三曹唐宋間有三院其一臺院掌臺紀其一殿院掌
殿中儀其一察院掌按事明興諸御史皆稱監察分其
道十三略倣晉制而各隸以諸省因名焉每朝儀則得
以其序侍直無殿中常員罷殿院其諸按事則皆稱察

泌二十六

六

院如故而十三道居臺中卽所謂臺院者也諸道故皆
有題名惟山西道尙闕于是御史楊君博考遺逸網羅
自明興以來諸嘗爲御史此道者序次其人與吳君加
詳訂焉勒諸石而請予爲記予惟御史者耳目風紀之
臣古先王所以弼違匡善繩枉矯邪防微銷萌以成治
者也然世治則聽覽之道廣綱維方飭上下咸樂于聞
過前有褒言之賞而後無忌直之諱進則九重開顏悚
容而受出則百官斂手奉身而不敢失此如登高順風
其呼易也當是時自非本末顛躓之人孰不效而爲直
哉故其盡忠竭誠者旣皆以自見而其有激之言過計
之慮亦皆並容于朝往往其辭危而指暢又其後則其

言稍難已非有卓立特持之上未有不變于時者故其異輒遷避者既多以自容而其憤懣之衷謬謬之志亦皆紆徐隱忍于世往往其說婉而其慮艱故察耳目風紀諫爭之臣可以觀世矣然古之賢臣豈特嘗試于事一慷慨激烈之發而已哉彼其體道經德納已于正者確然自信于人時皆知其不可奪而吾必無以動于外故傳稱金石之不可改者以其質之素定也而屈原歎蘭蕙之易化者以其美之難持也故耳目風紀諫諍之臣亦可以自觀矣題名凡若干人始自□□迄于嘉靖甲寅以待將來無窮云嗟乎我祖宗創業至我皇上開聰明攬羣策統體大備成太平之基者且二百年諸君盡直于其間時固非有難者然其賢者皆持不可改之節足以明世治者也後之人指其名而求之其于爲人又可觀矣斯事體甚大不可不書而揚君吳君志操懷懷其立朝按部皆有持正名茲能力搜闕遺備所未有之典使後有所覽觀尤有足嘉者故予因論著之雖然二君親舉其職而記事柱史事也其何有于予言揚君名某吳君名某其詳在題名中

泌二十六

七

陳後梅入覲文

明烏程董份著

今天子至仁大聖加意天下閔念元元間者深詔冢宰御史大夫數諭郡國先化道省刑獄所以又安民生至甚厚也茲將以明年大計天下吏治而冢宰御史大夫察郡國之能稱詔指宣德意而民生得安者為首舉明陟焉于是郡使君陳公發自吳興入奉計將行而郡僚諸公過予議所以贈之者予惟先王制朝觀會同之禮所以聯比天下而安之也自唐虞為千古治化之極不過在安民而已故其四朝羣后咨十有二牧以柔遠能

泌二十七

一 嘉業堂校刊

邇夫柔遠能邇者招來拊綏馴擾循習所以安之也而至于從欲之治期于無刑百姓時雍四方熙洽則安之極也及周以賓禮親諸侯以慶禮燕諸侯而燕饗之詩曰豈悌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夫愷悌樂只者教誨悅懌惠愛權忻所以安之也而至于仁厚之化抵于刑措九服式序萬邦來王則安之極也逮漢而先王之道微矣然當其始也長者用而破觚斲雕則網漏而治外及其既也法吏進而鷹擊毛鷲則刑繁而騷動遂使民棄田里而趨獄犴亡本業而競錐刀爭端既開亂階斯啟漢于是幾殆矣故子獨思周之君子焉昔詩人于周南則有騶虞之篇于卷阿則有鳳皇之什

此皆所以咏周之君子者也夫騶虞者不履生草不食生物此真天地慈祥之氣也夫鳳皇者非醴泉不飲非梧桐不棲此真天地清粹之氣也而騶虞鳳凰者愷悌樂只之應也予讀其詩未嘗不想見其人而深屬望于陳公焉予聞陳公始舉進士為尚書郎也賃逆旅敝陋居三楹中接賓客右為蒼頭兒竈養而左扃戶讀書歷數年恬如也會執政或同桑梓歌鹿鳴而公少過從絕請謁執政益見重嘗身親邀致之遂逡巡乞補郡眾皆以公為即久有高名例不當為郡皆莫得其故而公終不言嗟乎此豈以爵祿入其心者哉予嘗觀公潔白如冰霜堅貞如金石其在郡檢約節省不可勝道而公才

泌二十七

二

不自露廉畏人知要之則軼埃壙而絕塵者也予以為非清粹之氣鍾焉不至此其與人交則藹然若可親溫然若無間其臨民則惻然閱其不逮憮然惟恐傷之其論讞未嘗深文其訊鞫未嘗動聲色而上無忤意下無違言是以獄日以希刑日以簡雖可原不可原有釋有不釋而一念不忍真可以對日月而質鬼神者也非慈祥之特鍾焉亦不至此故郡之歌謠與訟聲作其稱公不同而謂公為君子之遺風長者之宏度則四境翕然千人靡異而郡亦自是為樂土為安國矣天子至仁大聖固嘉唐虞美周室者也昔唐虞有車服之庸而周錫以路車乘馬介以玄衮赤芾則亦車服之義而漢亦賜

聖書黃金高蓋緹紉泥軾漢不足數而實采虞周用之然則公之功名榮寵何如哉郡丞王侯與吳侯兩張侯皆亟然予言遂書之

傳

平都蠻傳

都蠻者古西南夷自博望以邛竹造端唐蒙以蒟醬開道遂出牂牁臨巴笮建越嚮啟沈犁地乃入中國然道遠阻險武帝捕二方而始通武侯亦七擒而後服蓋桀獷數反覆難制所從來久矣明興設縣置吏蠻屬叛圖居封域而或服或叛凡遣將十一征其最大者至遣大司馬信襄城侯瑾提二十萬眾調三省兵費鉅億計始

泌二十七

三

亦嘗震疊而後稍怠弛扼陘四年師老力詘強弩不穿魯縞竟不能薄其內城而還蠻遂有輕軍吏心積久益睥睨僭號自擅諸稱王者數十人嘉隆以來益恣數擁眾剽攻敘瀘六縣間縱燔燒逞禽獸暴虐屠戮者不啻萬數剝孕婦嬰兒以人命爲戲慘不可言部使者數以聞而當事者畏難則皆以撫爲解蠻亦詭撫就利然撫令未徹於夷界而蠻烽已警於蜀郊矣及曾公爲大中丞撫蜀乃奮曰古稱鑒近事戒前轍今蠻數撫數叛近事失而前轍覆彰彰著矣而猶欲爲撫是謂委肉餌虎抱薪撲焚祇資其燎而助其噬也夫一夫不獲仁人所隱今六縣荼毒萬姓哀號遠近憮然天日爲慘固有

人心者所不忍也而計身以避難緩賊以滋禍將謂民何且蜀三面邊夷輔車相連地壤相接犍楚旣震岷嶓必搖樹撼者本傷肢病者心感未有六縣不靖而全蜀得安者此固疆圉之大計也且今八荒效順四海晏然者以有法在也蠻以小夷隸屬邑而僭王不問首亂不誅叛逆自如禍釁靡已豈治世之所宜有乎此尤法紀之大防也故正法紀所以尊朝廷保疆圉所以衛社稷此人臣所當力持以身殉者也乃慷慨請必征焉而公知敵情識地利審險易虛實得其要領因與將議計曰夫蠻據九縣怙天險而以都寨爲左翼凌霄爲前障自謂鼎足不拔之勢也然法有攻瑕有困堅攻瑕者乘其

泌二十七

四

易困堅者奪其援乘其易則敵不及救奪其援則莫與其守此形格而勢禁者也今誠先取凌霄以撤其障障蔽闕則堂奧孤繼勛都寨以翦其羽翼折則巢窟喪九縣如拉朽矣此固賊天亡時也疏遂上先是元輔張相公數以蠻當征而難其人願獨注公謂辦征蠻者非公不可及見疏知計所從出乃掀髯起曰嗟乎有以哉吾固知其辨此也斯所謂虜在目中而玩蠻於股掌之上矣因貽書勞苦公曰甚善旦暮當掎然奉橐鞬稟箝略奔走以成公志者必大將劉顯而郭成其次也顯束髮與蠻戰著名蠻人言顯輒震懼而成父被賊殺讐不戴天而勇故可用公留意焉又曰夫戰當以蠻攻蠻而

尤當以讐攻讐六縣之讐蠻深矣因收之以効夫兵無常形戰無定變善之者出奇無窮茲若以大兵屯堅城壓其重而別以死士從前道擣其虛此亦制讐一奇也公得書與意合大喜會顯以閩事被重劾公遂疏以臨敵忌易將而用人貨使過屬征方始顯振厲常冠鋒其所摧敗功足暴天下而閩地遠事久不可知宜稍闕略拔拭之顯遂釋復用而公以顯才可操縱使也數面諭數以劄諭諸所慰籍如春煦而時有督責如霜嚴顯得煦則矢心感而嚴則痛哭懼彼賴公保持而又感且懼不容不爲公捐軀矣其加意善鼓舞人如此而成故總戎以論廢乃不待請而卽起家爲劉副焉其越文法亟

泌二十七

五

拔擢人又如此公左提右挈任二將專轂而益置安大朝劉澤等諸將謂偏裨人人當其才俾盡力而奮効忠者蠻地宜撫大俠也與安國亨世讐殺相特公乃檄効忠以當敵而牽國亨以制讐効忠無後憂遂率數萬人前進焉乃益拊六縣弔其孤募其勇敢激其憤使子報其父弟報其兄人各爲讐人自爲戰如是者復得萬人兵益振矣而公猶慮將士怵前征之難剋猛進撫之苟媮志惑而銳沮也乃坐幕府開轅門大諭以前後十不同之說歷數百千言因復慷慨曰夫人臣臨枹鼓則忘身衽金革則爭死忘身者不反顧爭死者不旋踵古之義也幕府受命膺斧鉞以誅叛討賊爲職誓滅此朝食

方有以報天子義不與賊立生敢有狐疑持兩端惑軍者殺無赦敢有首鼠進退沮軍者殺無赦幕府惟是斧鉞不敢專亦不敢貸爾眾勉哉公忠義激烈一軍無不變色易容壯者裂眦髮指冠弱者聳甲持戈躍皆奮矣而公益重購鼓敵愾懸數萬金城下募先登犒令日益申督戰日益急而公親移營亦益近將憑軾觀戰焉士遂益奮而顯挺身蒙霧雨冒矢石振臂大呼陷陣而成與諸將諸兵繼之果如公本計先破凌霄踰月破都寨再踰月布十餘壁爲連珠營偪九縣下適積雨阻攻蠻亦恃峻死守會九日蠻賽蠻故重賽而是日晦冥雨益甚謂不能攻也且守疲遂聚飲大醉顯詢知之密令所

泌二十七

六

將將統勁卒千以夜半銜枚攀懸縵縛危堞斬重關直入蠻大營帳內蠻皆醉臥者寤起者愕我兵亂斫如刈麻須臾斬營中人略盡夜漸闌成亦率眾隨至而朝與澤及諸將繼至奢兵與六縣兵及諸官兵皆大至鼓譟震地攢矛戈橫擊勢若墮城分斬諸營亦立盡間有逸者顯復遣將追獲之都蠻遂平人皆言諸葛公以五月渡瀘而公亦以五月大舉裴晉公得李愬以夜半乘大雪入蔡而公得顯亦以夜半乘大雨入九縣古今忠賢智謀勳烈相類有若是者亦奇已是役也僅數月而摧兩重城踰數大寨創數十百小壘縛首叛虜名王以下三十六人擒斬五千墜厓鼠死者無數築鯨鯢京觀傳

懸葉街除千年未滅之強夷收明興十一征未有之全捷洩萬姓慘虐之憤弭全蜀百城之憂振天朝三尺之法而適當天子御極元年明四海八荒底定之兆肇億萬載太平之基斯亦甚偉矣公因獻諸俘誠并以所獲古函牛寶鼎諸葛名鼓淳于彝器凡若干以進附周白環楛矢之義天子大嘉之因肆類上帝禋祀祖廟薦功與器告武成焉而公與顯等晉官加廕有差云是役也拓地五百里闢良田二十萬招蠻人數千授耕而度地制中立城建屏鎮以大將重之憲臣所以防微杜萌控險壓阨者備矣而上又賜戎縣名崇文置學師弟子蓋化逆為順用夏變夷而兵始如雷霆繼若時雨亦誠有

沈二十七

七

先王之遺意矣予曩承乏史氏身雖退數好紀當世勳業雅知平蠻事甚奇而許使君者嘗為蜀令以才略選行間親睹事終始茲使君以侍御轉浙臬與予言甚詳予因得備著之至是曾公以中丞屢遷至大司空矣史董氏曰始予與司空善見其遵道德樂詩書履繩蹈方雍容儒者也及當疆場非雅素任險難而張弛隨時隨敵變化又何異也豈所謂文武惟其用之而臨事乃見耶然相公獨先識之至其預畫廟堂授計幕府大者論將小者論兵而未卒以奇勝也數言決策萬里若符百不失一異尤甚焉頃者邊數奏功虜皆納款廟堂所以制之者謀秘不可知然觀都蠻事可想矣昔在周室召

公分陝太公主兵皆所以夾輔王業者也而至今獨稱周公有大勳勞不虛哉不虛哉

姚蘆谿傳

姚蘆谿名旭字景陽歸安人也其先世居蘆谿身移家石門甚悼因輒稱蘆谿人曰蘆谿君云蘆谿君家世有行義名族曾大父能華更饒益貫甲邑中父玘坐邑長賦多負單竭逮繫廢產業什九然蘆谿君性闊達自喜不樂間處時時從所游知交為不訾省即羨餘主者不得計後業屢匱念任施不忘人以蘆谿君雖乃貧能輕散千金卓犖不顧籍丈夫也蘆谿君少補邑弟子員數射省試不中中貢為太學生尋拜高郵州判治水郵故

泌二十七

八

苦水蘆谿君至則乃召訊與人徒察視水道修維揚漕達淮三百里民人歌之曰誰為堤者吳興賜淮水浩浩繇維揚堤成又治堤筒以便旱澇瀟瀟父老慕思言水利者必曰姚君所為也郵湖某年忽大風舟楫碎覆溺蘆谿君亟至湖上天黯黯震蕩湖上諸眾人善溺人皆盡怖亡計乃趣召募設方略掩救重與約給賞民氣倍往赴全活者死得屍葬者凡數十百人當是時獲舟貨萬計立剖皆識還主無主者犒與約賞給者皆立盡然其人不親惟察之見金貨多或疑君君聞乃曰長吏幸奉命川澤之任無所逃罪即幸有全活抵獲慮不免適矣用是被語言誣污不亦微甚耶人亦自信其心民眾

如曠日何懼不願嘗假州刺史氏千戶劉者武皇帝南
巡卒至郵郵夫不具劉使人持檄徵徒懼自縊有望
劉者坐論死劾繫郵非其罪也使者雜問凡歷年逾十
數輩且就決會蘆谿君行囚囚貧久繫念且死不敢言
則爲出廉得其狀歎曰吏傳致罪一至此乎白御史出
之御史甚異君君益習數引可否凡爲平讞其它者皆
報當郵富人宗疆爲橫株連勢家介其權豪暴侵甚民
人告言貨州刺史勿治刺史卽問挾上官義格往往莫
能制蘆谿君卒爲考立上之君性律決遇事不疑難敢
自任不能鄉上官意便私附有勢動創大端結怨富家
至轉相飛語搖惑並瑕費之居官好慰籍賓客賓客往

泌二十七

九

往而有稍稍關說性多易壹語意合便見情素好大度
專慕誠長者處人不虞爲欺率爲人所負終以此失官
云然蘆谿君不悔也益甚每居常見客則心開嘗言往
在郵碌碌無可紀惟涼夏入郵諸湖從二三好游繇百
餘里抵芙蓉中行獨此今猶暢耳其爲人軼蕩不能沾
沾從宦思可想矣初蘆谿君家多故弟仲主出進多侵
君佯不省破已業推與償貸仲復流落傾力收養葬之
貧昆弟疏遠謹護之尤厚賑人之亟篤于親故非必有
所事學其質行性慤然也其在郵邵烈女善果者許聘
未嫁而夫死父愬有司改適掠苦之邵窮自盡蘆谿君
慟潛承睫匍匐合葬其夫表其事聞會去未報每言之

有傷心者竟其死死且誠其子屬曰仲死兒在外若爲
計歸之可謂爲義不懈歿不忘仁者已董份曰始予先
人爲子言姚蘆谿之爲人長者及子見蘆谿于蒼霄之
間觀其恂恂君子也不虛哉以明興斷雕爲朴天下循
循然號稱淳壹近者稍稍智故益出矣然俗流漸靡子
每見長老言問往者謠俗大略每咨嗟久之不能去云
蘆谿之奇節慷慨要歸于篤厚斯亦曩者之俗乎語曰
政事俯仰大人之符斯則其所短乎其歿茅坤稍論其
行事予又善其子翼故迺備著之云

頌

擬上大閱頌有序

泌二十七

十

夫兵者聖王御世所以戢亂致寧警遠綏近助化道之
流保安長治之微慮也故急則施戰寬則訓習形實相
加用之有先後也孔子稱不教而戰是謂棄民三代以
來至周所載其言簡閱之事詳矣當是時九夷通道西
旅底貢永清于四海蓋安不忘危逸能惟始所以繫苞
桑而固磐石爲萬世計也周道既闕軍旅盡廢四夷交
侵宣王能選車徒之盛會諸侯於東都復文武之境土
則詩人美之車攻吉日所由作也若然者豈非遇變而
修因難施警固中興之茂主而帝王之軼節與及至晉
侯定襄則大蒐示禮楚子興霸則五年簡兵皆以橫行
中國扶衰起微位在藩臣而臚于征伐君子懼焉春秋

不非者以善用其民能存先王之制也夫治平盛時有如彼令王名侯則如此信矣兵之簡闕上世之務也明興光有四海外控百蠻重譯殊俗盈溢闕廷施于奕世至明天子益修禮樂致德順遠方之物異國之奏請謁獻見不可勝道主上躬於明堂臨觀而四方輻輳焉間者匈奴丁運再入內塞山西被創天子慨然詔下廷議于是羣臣皆言曰北虜為患不靖之日久矣自古而記之賴皇祖威德驅逐絕遠斥候達乎沙漠闢地萬里經日月所出入至異績也今陛下躬親神武體行遠德奉承天統明開聖績振累世之業握萬國之籍廣制馭之道顯懷來之路響應方外四荒嚮風稱臣來王厥角稽

泌二一七

十一

首日不暇給泰階熙和欽若上下恭輯羣后可謂至治而蠢夷干紀至厘上慮臣等愚不逮事竊以陛下當百王之運監于上古憲法祖宗捐益潤飭興制改作補前人之未遑成一代之宏典甚盛備也而簡閱之禮有司缺而未講夫禮有六者君居其一非所以示制作之全也承平偃武卒遇有事一旦奮勵之難宜及國家小警舉中冬大司馬之法略采近世之制折衷明之典章陛下幸時臨之六師訓教威靈顯昭外以備國容而振軍實內舉制度以貽永久實萬世之策非但震懼夷虜而已也制曰可其下大司馬舉行朕將親往焉可不謂聖人觀微而作者乎非大聖人孰能當此受命而創制者

耶臣乃作頌曰於皇上天肆異有明厥保定耳其德克承克君克長萬方來王夙夜惟靖乃戢于兵厥惟戢之匪厭數之帝受孫子即戎秩之乃命宗伯咨爾軍禮司馬致民爰振其旅芒芒大田野有林麓虞人萊田衡師待閱中冬之月馳我君輿自于王宮載馳載驅革路有就四駟孔所龍勒倬纓樊鵠大麾弧旌枉矢烏旗龍旂天子至止原野之區艾蘭為防置旃轅門選徒既戒陳之如雲百官象事六師受成樹表有五卽車于營懸鼓鑄錫振鐸授鉦識其旗物辨號與名聽誓于陳狗以斬牲乃坐乃作進止以聲陳師簡眾戰陳不渝鵝鶴魚麗箕張翼舒天運其軸地潛其樞我司我局我展我維羣

泌二一七

十一

力並作眾勇咸附受夫既同捨矢如破挾其戈矛力如彪虎如霆如雷助王之威甲如日張旗如雲與是鼓是震不奮不奔是訓是戒止如干城乃獻天子公言錫福武夫腹心既優既渥戎狄是膺萬世侯服皇皇穆穆有萬斯祿

贊

雲厓公贊

嗟乎我公其貌雖癯其中則腴苞括圖錄枕籍詩書質行堅確金石不渝秉性溫粹璞玉渾如其古之長者世之醇儒與始嘗分符出宰名邑彈琴化成強項不屈繼把郡麾益以悃篤務循良緣飾經術政不尚威威以

道立治不近名名以實溢遂躋憲臺甄陶東國講業齊
魯觀風鄒嶧遵崇遺教振揚明德匪直也文身以作則
衡鑑昭懸矩矱靡忒善類以興多士咸植廟堂方推泉
路奄及何德之有餘而命之弗恤也份昔忝宮牆幸侍
几席本慚周樸視同趙璧方媿鸞搶期之鵬翼歷五十
年恍如一日高山既摧景行何卽茲睹丹青若覩顏色
撫然內省惋焉心泣言不敢阿褒不能悉貽之後來庶
備采述

方伯西臯公贊

維吾紀公天之所篤和不隨時介不絕俗碩德清操如
金如玉宜登巖廊允秉鈞軸一陟微垣遂稱止足遵彼

泌二十七

西臯宛在空谷謂當永年何遽弗祿觀其遺容爰想芳
躅傷哉若人悲我心曲

雜著

奉贈大天卿章南周公北上帳詞

伏以漢室寵卓異之政每拔萃以超倫周家重端揆之
司必陳殷而置輔凡此天曹之特擢總由宸極之殊恩
慶洽巖廊權騰寰宇恭惟大天卿章南周公門下冠世
之才經邦之學德如全璧內溫潤而外光輝操若斷金
性堅剛而質精粹惟此吳都之鉅邑素稱天府之奧區
聯祉成帷不數臨淄之殷盛馳車擊轂誰言齊國之浩
穰民喜夸者綺縞並爭于靡麗功施伎巧繡文益競于

新奇顧早潦之荐仍乃荒苗之連值已多凋瘵之實猶
冀繁華之名名襲繁華世路最叢于責備實多凋瘵間
閭曷副于徵輸人皆視之以極難公獨當之而甚易志
崇精白昭宣儉約之風道合冲玄密運感通之造塵滿
萊蕪之甑其趣轉高井飲廣川之泉其心不易本自清
標而作準頓令澆俗以回淳兒大夫治內史以寬和反
成課最黃丞相導穎川以禮讓淨弭訟爭且遠近咸服
于神明事何能隱更上下悉推于愷悌情豈忍欺用使
吏無舞文人知樂業棄刀錐而趨耒耜釋犴狴而反田
廬禾黍茂登鴻鴈之歌將起萑蒲息警鯨鯢之浪永消
眞易危以爲安乃轉否而爲泰單父之琴聲不輟化理
彌崇武城之絃誦方興升平有賴諸臺察舉謂爲海內
無雙三殿傳宣考舉天下第一恩頒綸綍聖皇知人之
哲以彰任重銓衡賢臣報主之忠彌切五鳳銜書而初
下雙鳧擁舄以高飛越仙郎列宿之垣依太宰文昌之
位懸冰壺于銀漢將隨日月以同光揭水鏡于瑤空願
普乾坤而並照知三宅顯三俊以立政而贊于王總六
典統六朝爰秉公而佐其長惟力持于國是斯允協于
淵衷中朝仄席以待高賢舊治以難于再借闔邑攀轅
而留遺愛新詞聊展于羣情詞曰天上春生靚一朵紅
雲捧護瑤京擁出丹詔煥下青冥專昇掌握銓衡便題
才三殿預啟事品騰羣英贊皇心蕩蕩王道平平朝堂

泌二十七

正清畫省把寶鑑高懸玉燭和凝照耀文昌昭回霄漢
參贊日月光明滿三台垣裏諸星宿接引同登勒勳名
商家彝鼎漢閣丹青 右調春從天上來

題湯詹簿遺像

予始見公入而趨銅龍門其氣翩如也繼見公出而攝
竹虎符其志豁如也方其授簡援筆則藝林不能踰焉
及其操牘斷案則法家不能難焉予猶想見其材而推
服其槩也然在朝譽流而忌集在郡政播而謗隨其直
道之難遵而國論之靡定耶予嘗觀世踴趨而闕達以
遭議者不可勝數然古人貴奇節而末世重小拘則將
何從哉公之睥睨當路則王公大人雖恩之而或不當

泌二十七

十五

其意其濡煦故人則貧交下士雖負之而終不悔于心
蓋公之所懷已出于榮毀之外故其所遇卒損于愛憎
之途亦其理也又何恨之有雖然公往矣天下知其名
識者誦其義其風神如常存也其襟抱如可挹也見公
丹青之遺者寧獨不感而辱公金石之契者寧獨不悲
書此悵然吁其嗟矣

題天聖寺重修冊後

天聖錯龍盤柱奇已佛氏善幻其神通不可知往往如
此然非趙學士表著之亦未必章章至今顯也寺有古
檜相傳自齊梁間植所從來久學士數登其堂咏焉又
嘗圖其四壁爲瀟湘烟景二墨竹二識者稱其妙品迄

元至明興天聖之盛爲郡第一旣而柱龍以雷雨夕躍
去尤奇殿遂廢古檜堂亦圯數十年來或圯或侵且漸
湮滅而四壁之圖獨存其三郡侯金溪張公以政成暇
出遊尋錯龍盤碑得之草莽間雖殘缺喜其與圖尙存
想前賢之風流邈名刹之遺迹慨然咨嗟低徊不能去
因捐俸畀僧葺好事者咸樂爲助舉廢飭圯工漸奏
成公遂爲碑紀其本末而縉紳大夫相與爲文若詩播
傳詞林積之冊帙蓋天聖且復盛矣僧攜帙來乞予言
予惟古大寺之興必有神通以運其始而亦必有紀載
以述其成然後足以貽于後來垂之永久凡張公所以
依依天聖者重學士之碑與圖也學士在當時其文辭

泌二十七

十六

爲元首稱而書法繪事妙天下宜公重之若是天聖復
興以有碑與圖耳今公文旣卓絕善大書兼長行楷其
碑與學士相照映且公自司理以來郡之廢者舉之圯
者飭之諸所維持法紀保護民生者有大功德民亦皆
大權喜則古檜與甘棠勿翦而寺碑與峴首相望永永
無墜可知矣予遂題其後以附于召南之咏江漢之思
俾千百載寺倚之重云

泌園集卷二十七

嶺南平寇碑

明烏程董份著

嶺南古粵地自秦乘弗屬當漢盛時武皇遣伏波樓船
二將率十萬師征定之分其地為珠厓儋耳諸郡而未
幾輒叛及元帝而珠厓乃大叛益遣都護以下十一人
興大兵歷數年費以三萬萬計弗能討罷之亦乘弗屬
而漢亦遂衰矣夫粵數反覆好亂自古記之而其關國
盛衰亦如此明興統御萬國際天極地皆入版圖而粵
為天下兩都會朔南暨聲教矣然治久則孽生地險則
易阻而嘉靖間巨賊李茂陳德樂二酋者乘倭外訖而

泌二十八

嘉業堂校刊

內造亂焉當是時亦嘗聚兵會剿矣或言兩難並發民
恐弗堪不若且撫寇而專事倭便而賊猾窺指亦願就
撫乃撫之而于海隅之側所謂鋪前者安置焉而鋪前
與珠池最近珠池者國之大禁賊之故所睥睨者也撫
既久遂擁眾數犯禁盜池而椎蕪剽攻遇商賈則掠商
賈有居民則劫居民與官兵格殺無忌于是前直指蔡
公夢說悟安置海隅之非也亟以計徙置城內焉然賊
雖徙而徒黨在海澳者亡慮數百千人大者稱澳主小
者各有名號皆分布諸澳中而益造桐艚諸戈船亡慮
數十百艘亦密藏諸澳中數召集天下亡命奸人豪俠
劍客與羣黨雜居其志叵測矣當事者欲置弗問則賊

方縱橫恐為大亂之漸以貽後憂欲亟治之則賊既受
撫恐發大難之端以嬰始禍皆相顧莫敢言而西粵開
府劉公膺特簡晉少司馬總制兩粵至則奮然曰春秋
譏不討賊而酋本首逆蒙宥不悛因撫益恣固于法之
必討者也且酋既叵測而結構益多倘一日定謀俾在
澳者自外起酋從中應之可無寒心哉吾固計之熟矣
彼二酋者擒亦反不擒亦反擒之則反速而禍淺不擒
則反遲而禍深深則莫可為矣吾寧任其淺者遂決計
擒而置獄焉公預料二酋朝擒羣黨必夕起起必自清
瀾始與澳近也乃命鎮城戒嚴而檄參將楊友桂者提
兵謹斥侯防禦勿失既而賊果如公料飛書城中約內

泌二十八

二

外並起而邏卒以戒嚴輯得其書遂閉城大索計不得
行而是夜犯清瀾者友桂違節制亡備賊遂突入猖獗
勢洶洶矣公乃與直指黃公正色極論友桂失職罪亟
去之而以可任者攝焉直指公者秉綱紀振風裁飭厲
文武與公同心討賊軍令益嚴而總戎李君棟者具謀
勇尚忠義數踴躍赴敵名將也而布政司右使程君拱
宸分守道左參政徐君應奎右參政熊君維學左參議
李君一陽按察使徐君用檢兵巡兼提督學校副使孫
君秉陽兵巡副使黃君時雨古君之賢海道副使趙君
善政兵巡僉事許君國瓚提督學校兼兵巡僉事郭君
子直或臨敵或督餉或紀功雖職不同而皆運謨略

才猷竭精思佐石畫皆極一時之選者也公于是檄總
戎駕鸞舳親入海而兵巡孫黃諸君統舟師繼之分其
兵爲三道一從中出一繞其左一夾其右三道並進而
清瀾之賊自見始方突出莫能當以爲大軍未必卽合
可遂橫行也及見三道兵掩至皆失色錯愕而我軍遂
出其不意橫擊之屢戰屢勝轉至砲港則遂陷其中堅
而澳黨所謂蔡番鬼陳二老者賊中稱爲澳主倚爲冠
鋒者也而一時皆殲焉則諸黨遂不能支而我軍大呼
追擊遂俘斬六百有奇溺死無算而澳賊悉盡矣公方
凱旋饗士而妖賊李圓朗者作焉圓朗以符咒蠱惑楚
粵間而楚粵間好鬼信禳祥從之者眾遂刻符造印祭

泌二十八

三

旗分遣其徒約期日各從所在自韶州起而粵以北皆
煽搖動矣公急馳檄授計先其未發剿之不旬日而俘
斬百有奇梟其首妖盡釋所協從者翕然遂定焉而珠
池之賊又報矣珠賊者澳之別黨與澳故相盜犯而特
角者也至是乃大集焉公復檄總戎出海而兵巡孫黃
與徐許諸君繼之分其兵爲四哨大約與澳戰同而珠
賊之數與澳則倍我軍乘勝益奮進擊益力故其所摧
敗益多遂俘斬壹千壹百捌十有奇合前共壹千柒百
玖十有奇凡公所俘斬處皆漢故珠厓地也此其功亦
可想見矣而是役也予獨甚奇焉軍志曰客倍而主人
半言必十而攻五者攻之常法也而官兵攻賊則兵易

弛賊亦熾卽以十攻一或猶有慮焉公獨銳然用之以
我之一攻賊之十而一者無損十者無遺所謂得全全
昌者也其奇一也諺言雖有烏獲不能以一手舉雙鼎
雖有后羿不能以一矢殪兩狼言敵多則難爲力也今
粵適遭兇會一賊方弭一賊繼之而公左投則左勝右
投則右勝終投則終勝鼓鐘而奏凱者寔不停于轅門
露布而獻俘者使不絕于朝闕其奇二也傳言搏牛之
蟲不可破磯強弩之末不能入魯縞言戰易疲而勝
難再也公于澳戰兵不遺力矣而珠賊益倍俘斬益多
其奇三也夫兵固貴速馮奉世所謂一舉而疾決與曠
日相萬也甚言遲速之辨遠也蓋遲則軍興易乏師饋

泌二十八

四

難繼而賊旣數至矣倘不疾決則于彼爲樹敵于此爲
分兵分兵則此孤樹敵則彼眾而持久情見勢格力窮
益自敝矣今公每戰則鼓不再疊旗不重褰而如迅雷
之驚人無不震衝騰之激草無弗靡蓋七旬而三捷焉
其奇四也古言兵興則糧隨故賊之戕民者七而兵之
累民者三其苦均也今公止用見兵給以常餉而兵不
別調餉不加益故賊凡三戰費止千緡爲粵平大憝除
大害而農不廢耒女不罷機吏不叩門市不輟貿恬然
若無知焉是以權聲震天歌舞巨地蓋喜其地旣無賊
而民不知有兵其奇五也公本儒者敦禮義誦詩書揖
讓尊俎間耳而聞公御軍有法應敵甚閒見始而慮終

因微而知著策一籌則千里響應計一定則百變合符
雖司馬法之雍容穰苴之秘奧無以加也當其時狼烽
數舉羽檄交至而神色不動起居晏如方與客嘯談即
席賦咏雖葛相之麾扇臨陣曹公之橫槊賦詩茂以過
已其奇六也然予聞公之始擒二酋也亦有苦心者已
非專于爲國弗顧其身者不足以任危機非壹于報主
弗貳其志者不足以斷大事夫專于爲國者古之所謂
樸忠也壹于報主者古之所謂純誠也而公忠感天地
誠貫日月此其立功之本而天下所不可及者也于是
天子嘉悅自公以下賞賚各有差而公之功當勒在旂
常垂之竹帛永永無窮矣于是布政司左使張君大忠

泌二十八

五

與徐按察同請予言徐則已在行間而張之下車適當
飲至之後然公以其明哲沈毅方于善後有賴焉遂併
著之頌曰昔在周宣爲中興主南定海夷北攘獯虜維
時良臣有方有虎實翼王綱是經常武於鑠我皇統天
御宇萬國版圖四方安堵蠢茲么麼曷足膏斧始焉造
逆宜卽醢俎如天之仁宥其遊釜匪恩是思惟兇斯怙
陰懷叵測陽爲就撫爲逋逃藪造作樓櫓犯國大禁抗
兵格阻剽攻居民鈔掠商賈赫茲王法藐焉敢侮愆不
知畏走死如驚以彼稔惡如虎負嵎恐蹈虎口敢撩虎
鬚民不敢指吏亦踟躕桓桓劉公爲國忘軀正色持法
顛天請誅首發大難亦履危機惟其獨斷以剖羣疑忠

誠貫徹明察幾微萬舉咸當一策靡遺爰整其旅秉鉞
誓師以正天討以布皇威觸之者碎擣無不夷制府崇
重孰履行陣惟公驅車凡三移鎮十乘一臨千人咸奮
如隄之擊如霆之震詩歌三捷書紀七旬旣懋其績復
合其辰速往速來悉又悉平地旣無賊民不知兵國之
砥柱粵之干城我思古人厥惟姜召出總征伐入爲師
保惟茲膚功曷弗克劭天生我公本爲社稷將膺寵靈
夾輔周室粵鎮旣寧越裳重譯對揚王休永綏方國

漢壽亭侯關公廟碑

子嘗覽古忠烈之士英傑之人沒而爲神者有之然或
止于一隅不能及廣遠當其時暴著久則浸微矣至其

泌二十八

六

歷千餘年如一日自赤縣神州及四海內外莫不尸祝
嚴事之顯赫赫靈盼靈昭答恍惚精爽至今若在天地
間則未有若漢關公之神者也昆山之有關廟則潘少
保公所特勅也始少保公嘗以大中丞治河矣當是時
河大決淮揚間而淮尤甚卽瓠子之藎鉅野之溢當不
過是世錯愕莫知所爲而少保馳至淮親詣決所推究
本始知淮故恃堰自漢陳登築高家堰而泗與陳平江
加築焉迄二百年淮無河患及堰廢而河決矣是堰之
爲淮利害章章明甚也遂力主築堰人或方沮格而
少保銳意築之旣築堰又築旁堤二千餘丈堤且就矣
而中有龍門未合龍門者兩堤湊處堤將成則水益東

勢益衝故俗稱龍門者言如禹治龍門之難也蓋是堤之將成而潰者再矣而少保銳欲成之末且合眾力大舉益以汜成而怪風濤陡作堤忽大潰眾皆失色而少保志益堅篤益銳乃及遷廬堤上居之排眾難拂羣言而弗顧涉沮洳泥塗櫛風沐雨歷勞瘁而弗解履冰霜鷹霧露茹荼噉棘甘苦辛而弗懈其指軀報國捍患救民真若王遵之誓填金堤者而當堤之既潰則慷慨振悼憂愁幽思而神遂顯靈示之夢矣其詳載少保所撰淮揚廟記中其事甚奇而夢之既寤則堤上人譁傳有神像漂至亟輿而致之宛然夢中所見也少保志本堅而會有神符其銳益甚乃復大舉期以五日報成而

泌二十八

七

躬往督之屆期則水忽遽退風日霽和波流清淺見者莫不駭異而羣僚稱慶萬夫懽呼龍門一舉合矣夫一淮揚也始則河決百里固天下非常之大變繼則堤成五日尤天下非常之奇功少保所以感神貺而不已也蓋少保業已奏請而立廟淮上矣又捐貲而勸廟昆山焉蓋以淮上之廟國之所以報功也而昆山之廟已之所以報德也惟其感而不已故其祀而益虔然淮上則皇朝賜額寵靈之而昆山之額有獨異者予嘗與少保謁廟而觀其門額曰武安王廟其殿額曰漢壽亭侯關公廟而旁署羽書則暗曰異哉今天下皆爲神諱而北人諱尤謹一及之則變色嚙指避弗遑而此何署也少

保言有奉鸞箕者而神實降之筆如飛不可掣此箕書也夫箕不經見而書家言龍臥天門虎跳鳳闕者予視其書良然而晶光外溢內入木理數分此必神書非世所能假也及謁兩楹間而其題柱曰昭昭與日月爭光悠悠共乾坤不老則又歎曰嗟乎予固謂神至今若在天地間而神所自許信矣然予又聞少保往者既去淮而淮有大風濤震堰神必謹護之晝則冉冉有黃雲覆廟夜則熒熒有紅燈行堤其顯靈如彼而今于昆山復若此予竊謂神于四海內外其靈無不之也而今獨于彼乎于此乎戀戀依依若不忍去者何哉或言古大臣將建天下大業則必有神助焉或言神者精之極少保

泌二十八

八

治河其精誠格而天神以精靈自天應之精之相通也斯固有然者予獨以明興定鼎燕京而淮轉漕四百萬內實京師外給邊餉所以鞏萬年之國祚受萬國之朝宗而淮實爲咽喉焉其關社稷非小小也故予每謂少保有社稷功而神實馮依之社稷與天地久長則神與乾坤不朽而少保亦名垂無疆矣故予記昆山之廟而備著淮堰之功所以追其本也昆山在湖郡東北湖受天目萬山之水而此山鎮之今復鎮以神廟而湖世蒙其庥可知也因并著之廟有前後殿皆三楹而後殿則兼祀先主及張車騎者亦仰成神意云

重修朝天宮碑

朝天宮者我國家虔事上帝祝釐之所百官萬國朝賀習禮之地也明興皇祖受命于天肇造鴻業既嘗卽金陵首建此宮而北京未備章皇帝始卜都城西北隅做皇祖之制建宮于茲其時有景星之瑞天應甚明後五十年憲皇帝復卽其故而大新之度爲層殿翼宇闔遂壯麗與金陵比隆而加盛焉至今上皇帝又數十年某官某請于上而又新之雖規制不改而盛麗益極矣乃命臣份謹紀于石竊惟自古聖皇御極纂統必其爲皇天顧懷百神擁護靈答嚮應而後足以錫疇福于兆民永丕圖于萬世故對越于上照臨于下昭融顯赫不敢厭敦皆所以爲元元至計邦國遠猷也昔詩著祈報之

泌二十八

九

文禮謹禳祝之典其事闕嚴所從來久矣然而菴有弘服光覆四海宅中圖大于其建置亦必其殊偉卓絕足以聳神明之瞻者有以稱焉而況紫微天地之居擬象太乙潔修不著則精靈不降而民何所蒙福耶故有豐功厚德恢大之業必有明祚默祐光顯之實自古以來莫之改也恭惟皇祖神武維揚振興海寓秉鉞定鼎時不暇給而九有旣戢茲宮先建所以昭格上天凝集大命光撫有衆爲民請祉也而二聖繼承實弘此道率由先烈祇事不違暨我皇上履世協運續祖宗之成功秉天人之大順制作準于往初禮典備于一時其治隆矣澄神穆清齋心凝默外應樞極內含泰元其德至矣故

自臨御以來兩賜應時早潦不作甘露靈澤之瑞史不絕書叢芝嘉禾之生殆無虛歲禎符填委協氣駢應亦足以明道化之感而章神祇之貺矣而我皇上心切閭閻慮軫民物嚴奉玄穹精修夙夜所以祈報穰祝之禮必躬必親靡有不至凡大小臣工罔敢不虔而茲宮實祖宗所以足釐者又某官某之職守也故得以輪誠効忠而俞請焉唯我皇朝爲中外方國之主其歲時之節萬壽之辰遠近畢至稽首闕廷者其儀必先習于茲宮蓋人主敬天而人臣之視君猶天也故曰朝天云於是清都秘府琳宮絳闕妥侑神靈者無所不備金繩玉簡蕊笈芝鏤降集妙感者靡有不飭可以凝祥致和流慶

泌二十八

十

海宇而我在朝之臣以及薄海之國凡搢金鳴玉垂紳綰綬之士梯航躋譯貫鬣皮弁之人皆得以趨承堦墀恍惚天上而鸞和仗御之容時與金支翠旗照映炳閃于太清玉虛之間於乎偉矣非極盛麗何以當之是舉也不煩睿思不費公帑皆某官某以某項錢充之庶幾善體我皇上敬天尊祖之意而仰成者已斯所謂知識守者也臣幸乏輔道而材識庸下不足以補裨萬一然將順聖德託于文辭以形容國家之制垂之于後亦臣之職守也猥奉成命其何敢辭乃繫之以詩曰昊天曰明帝握其樞鑒觀四方穆居清都乃睠攸顧維皇之區皇受成命撫世作祖翼翼神宮瞻帝侑妥繩繩孫子實

繼厥緒續祖之制庸闕斯才勾陳環衛象帝之處我阜
蒸哉日靖下土夙夜宥密篤帝之祐曰惟帝宮其敢暇
豫有臣仰成皇曰與汝汝新汝構厥惟汝舉茲宮既新
惟帝斯旅帝臨中壇百神承所煥焉有赫爰祇厥敘熙
典備成釐事斯與以祝以祈于福于祉陰陽五行四時
布敘屢豐穰慶雲甘雨帝勤時登於皇樂胥神用有
依民是以撫四方萬國來朝來覩爲天子作天下父
聖壽萬年爰推本紀參倂闡昭于世

擬撰御製太嶽太和山重修玄殿碑

太和山者玄帝鍊神棲靈之地也山在均房之間臨雍
豫之野當翼軫之次據江漢朝宗之上發源萬里延表

泌二十八

十一

八百餘里其著者有七十二峰三十六巖二十四澗之
勝層巒疊嶂不可勝數蓋帝天樂壤神仙所都自玄帝
升舉之後歷代以來數見奇異咸于此祠祀不絕至我
高皇麾義旗戡定天下實有陰贊之功逮我成祖靖難
底業蹙馳電擊神威赫奕尤顯用感其靈尊山爲大嶽
作五嶽巨宗示天下名山無與爲貳盡改歷代所建諸
祠廟而鼎新之至治銅爲字飾以黃金範金爲象度爲
別殿重闢閣道相屬彌亘峰嶺壯偉殊絕務稱天帝太
乙之居所以致崇極于神明示報答無已之志也精虔
妥侑之事既備神有所馮依嚴嚴翼翼來格來鑒靈變
恍惚耳目所共記睹不可殫盡山之雲氣草木之瑞駢

降繁委紀不乏書四方之來乞靈徼福者萬里畢致靡
遠不應蓋百數十年于此矣願歷歲既久浸以就圯不
及今修舉恐怠而勿飭益遂廢墜非所以爲後嗣共承
皇祖崇極之意朕甚懼焉爰發內帑命工臣馳往督事
以某年月日興役某年月日畢工云朕惟自昔帝王之
與莫不由天命之所睠顧神靈之所輔翼有昭明顯融
之祚然後應圖撫世熙景命而握貞符有聖神文武之
烈故天人之機甚微而感應之迹甚著然未有若我皇
祖得天眷之明開國家無疆之基其烈如此而我玄帝
護國翊運威靈顯彰其祚如彼推本所自其神功至德
大造斯世于崇報之事亦宜有以稱焉古者天子主天

泌二十八

十一

地山川百神之祀四海其貢盡志備物所以明有報也
其歸功穆清讓德玄宰內極其精微而外致闕嚴之典
兢兢如不及所以明報之不易稱也故靡不竭其力焉
今皇祖之于茲山實由此意惟子孫繼緒承業以迄于
今膺皇圖之固海宇晏然享靈長之統分毫皆皇祖之
成烈也則其思明祚而奉遺祀其猶可以忽諸夫祈天
保命祝蕃釐而緝純嘏所以爲後世無窮計使元元兆
民皆得以蒙福逢其嘉祥而庇至治也豈以爲一人私
哉斯事體至大不敢不敬朕始自入纂考求一代禮典
之制稍正禮祀祈報之儀其文略備用以對于皇天上
帝肅將明神懼德之不類方凝思化原恭已于靜冀于

左默之道有合焉猶慮弗鑿休徵之治未洽乃日夜爲
百姓禱禱請命罔敢康寧幸天之福甘露靈澤之降于
上同穎連穗之叢于下以示寵綏間者逆臣既得邊屢
奏功海防振師苗人效順化南暢而威北逐用釋朕憂
其敢謂能無亦有祚之者乎是皆我玄帝之賜皇祖之
所以遺我後者也朕實生江漢之國庶幾茲山之靈曩
南巡顧瞻慨然如見祠宇玉清碧虛之上于茲修建惟
朕之夙誠云是役也光現巖谷者凡十餘處屢有大木
漂流之應靈異疊出與

分宜縣新城碑

予嘗讀詩至烝民韓奕黍苗諸篇而歎周人蓋重于城

泌二十八

十三

之役也當周宣中興其功烈盛矣詩人咏歌之獨于築
城之事再三致意焉見其君臣同心以憂天下之治所
以待寇者固有此備不待恃戰勝之具也明興承平已
久城之備漸弛頃歲倭夷作難數犯浙直閩粵間動蹕
千里勢如颶風所至有城者輒入收保寇不能久持卽
去無城者至則魚爛百無一全故人始以城爲急建言
者因謂郡縣皆剋期築城遂下所司督之會寇方轉掠
贛州江右俱震中丞何公適往填撫嘗行部歎曰夫慮
患圖于未形而爲備乘其未至今江右與浙直閩粵地
相錯也寇形見矣顧可以其未至而不速爲備乎乃懲
往事奉明旨慨然以興築爲務凡城若干處而分宜城

遂成初分宜本無城有城自正德七年始時一切草創
三面以甃爲牆高不過丈厚不及三尺南面列木柵雖
名爲城實非可緩急恃也于是何公檄季守德甫戴令
廷恣比舊址加闢之易木與甃錯以堅石高倍其數厚
乃三倍崇崇屹屹遂爲巨防遠近驚視蓋非復昔日之
舊矣工始自己未十月成于庚申三月凡五越月耳是
役也費凡三萬計何公以邑民貧皆取自公帑民不輸
一錢用其力以公帑錢給之皆喜出望外益樂趨事役
以易舉告成之日權聲若雷云往予聞倭所犯處民以
城爲據寇至則守去則如平時無城者瘡痍流離之狀
所不忍聞其視有城若天壤也今分宜幸未罹于兵革

泌二十八

十四

何公先所未至而備之民或未知設萬分有一或他郡
小警播聞邑中其感何公之賜何如哉夫古之君子當
其始也知其有所益于民則不顧其費知其有所德于
民則不恤其勞及其後也民見其德而忘其勞受其益
而忘其費故有不可慮始之說茲何公既無所費且勞
于民而成大役矣其始事之日既以感之而況于後耶
昔召伯之營謝仲山甫之築齊燕召公之城韓載之于
詩以爲美談而韓謝之役實率燕眾以往豈以本國新
立不欲卽勞其民耶宣王之善體人如此今何公以分
宜民貧而免其勞與費固非以私一邑而已也而邑人
之感自有所不容已者予邑產也感公之義尤深故敘

其說如此公填撫諸善政甚多予特因城事而論之當城之初議代巡徐君紳實贊其謀繼而鄭君本立實趣其成何公之有成功二君同心之助也若參政王君宗沐憲僉鄭皆與綜理其事法得並書之

淮揚紀功碑

初倭寇凡三掠淮揚間當是時賊不過數百人嘗調發諸省兵不能禦剽州縣以十數所至焚燒殺戮荼毒不可勝道會賊別流過南都者數十人轉略千里官軍以萬計皆靡至皆言賊有神不可與鬪遠近傳相恐議者曰急矣淮揚重地也宜專設填撫便因共稱前中丞李公賢以爲卽欲平賊非李公不可乃自家召拜李公公

泌二十八

五

至則日夜治戰守備按行伍法置營房校武場造戰艦數百艘合馬步水兵校之百具咸飭賊規之不敢犯已未四月乃合眾萬餘分道並入一時皆震公馳出如臯與賊遇于白蒲諸將皆言賊初至宜及其未定擊之勝公曰夫戰貴得地今賊方厚陣而我軍未嘗見大敵卽小挫難復收矣乃堅壁懸賞約以五日不發一矢而令軍中有敢言卽戰者斬賊求戰不得乃益進公因召諸將策曰賊過如臯則諸道必合合則道有三自泰州通天長鳳泗陵寢在焉道最要自黃橋逼瓜儀以搖南都而梗漕運次之若從富安而東當至廟灣絕矣是吾得地時也乃以海防副使劉君景韶上遊擊陸守黃橋諸

路而身當泰州之衝于是海防等皆稍稍勝賊賊見黃橋泰州兵盛果由富安東出公喜計得因命海防遊擊及沈思學兵躡之戒以晝則稍近使不得休夜則稍卻以杜其後務致賊廟灣相與其擊而其時他賊復攻丁堰諸處以分我兵公乃益以陳忠與海防等兵合勢而親提大兵從中疾走淮安以夜半入城賊果如公料次日至馬邏矣馬邏者廟灣近地也先是公嘗調徐邳諸處兵聽用而總督胡公所募山東青沂等兵適過淮公因留之部分中軍馬兵爲前鋒曹克新兵爲中隊青州邢鎮兵爲左翼沂州何本源兵爲右翼倪祿梅三錫合徐邳曹兵爲後繼列營姚家蕩以待而賊始計謂公方

泌二十八

六

禦丁堰勢未及前淮安無備可掩至則見姚家蕩兵皆驚乃據高衝左翼公亟麾前鋒橫截其陣賊分爲二曹克新貫其中堅邢鎮等攬其左右梅祿等疊出薄之自寅至申鬪數十百合我軍憤發益奮大呼震天無不一當百賊不支遂大敗而公所遣海防遊擊及沈思學陳忠等又敗賊丁堰丁堰賊盡絕而馬邏賊得脫者奔廟灣時他賊復有自西亭犯海安甚急公乃馳往揚州督海防等出奇擊賊敗之賊退張莊又敗之西亭賊又絕而廟灣賊乃以其間得假餘息固守時視師唐公提援兵與公共剿兵小邨唐公以巢堅非可歲月拔捨去公按行知賊據水爲險雖有堅巢可計破也乃益具奮鍾

多積土平塹奪其險撤其傍近屋縱連砲番休繼進賊巢露情見益窘復大敗會澤雨遂遁謀者言賊來酋首八人死者六其眾得遁者五十之一二蓋賊果絕于廟灣云是時公方高會諸將論功犒士罷遣所調兵而七星港又報有三沙之賊三沙者崇明海渚中始江南嘗盛兵圍之數月弗剋藉屢勝之勢乘我解嚴來犯氣甚銳上下惶懼無錯公獨宴笑自若時曹克新已轉副總兵丘遊擊轉參將矣公先期以紀賢等兵隸曹守狼山分中軍等兵隸丘守如皋命陳忠守海門遣楊縉守金沙而檄海防兵守泰州布列已定賊果由金沙入海防等咸會先整兵舊場一戰勝賊賊趨仲莊追及之再勝

泌二十八

七

又及之鍋圍復勝又及之十竈又及之牛王河又及之劉橋劉莊連勝而江南副總兵劉顯者以三沙失利總督視師二公責與諸將協力又大勝賊潰圍走欲西而公預調曹濮等兵制其西遂北而我兵兩及之于北輒勝乃奔唐家渫唐家渫者僻遠賊意無兵而我兵復卒起遂終勝賊蓋無一人得免者自公與賊遇三閱月餘凡前後斬獲四千一百四十九俘七十八奪器物萬二千三百九十焚溺死數千亦可謂非常奇絕之勳已報聞上嘉悅賜勅褒資公再膺子轉南兵侍復轉北海防以下皆遞遷有差海防今代公爲中丞贊決公勝算獨多焉公既行父老思公動輒泣下議伐石狼山之顛謁

籍部胡君文孚遣使馳都邑以司馬蔣公所撰平倭略乞予紀其事予惟公之功不可勝紀顧其難有六曩賊至諸君皆匿城守猶慮不保公獨挺身迎賊出其外一難公迎賊如鷺之疾白蒲則如鷺藏廟灣之役則如張豈待免七星之役則如網澤而漁此皆據地得利形格勢禁先計後戰如左券然非一時偶值其便也二難善乎視師唐公之議曰擊來船一較擊去船十夫來船眞倭去船脇從來船力聚去船眾分其勢異也擊來船者鋤根稍萌害乃泯滅擊去船則雖勝之民已殘矣其功懸也今公所擊皆來船賊雖入境而民不知賊三難夫戰勝之後方當休兵古所謂強弩之極衝風之末不易

泌二十八

六

再舉而三沙繼至屢戰屢勝四難自有倭寇卽資狼苗諸兵公獨謝不用軍興以來多奏請不費餉公獨持常額不加兵少而強費省而士奮五難予嘗從公游見其談道德論性命究極指趣雍容儒者也其持身凜然立準繩爲世模楷及其擐甲胄矢石呼噏瞬息不拘故常臨機若神自諸老將皆以爲不及乃知道有變化學有本原其所得深遠矣此其尤至難者六也予覽觀古今未嘗有無事之世幸而得其人則捍大患弭大變世難息而天下安否則變成患極一隅動而四方起至亂所繇可畏也茲賊擁萬眾入非公要擊之則陵廢重地南都根本漕運國計一搖豈小小哉而淮揚間前事可

勝言哉是宜有紀昔周伐淮夷詩人作雅唐收淮蔡韓
公作碑以其關當世者大也主上神聖威武遠邁周唐
而公適成功此地蓋數千年間三見而已宜有作者以
附于常武之義平淮西之文予非其人而不敢辭也用
勒之信石垂之後來使有所考焉公名□號克齋江西
之豐城人

明烏程董份著

海塘碑

鹽邑在海中若浮瓠然獨石塘號稱捍海而邑當秦柱
 白塔乍浦諸山南北夾峙激海鼓颺其衝撼特甚故數
 被患與瀕海諸郡縣迥不同而塘輒易敗明興數苦之
 矣丙子歲颶作濤一搖而塘敗十六七民漂不可勝計
 數十里空家爲墟而浙西數百里間水微鹵有海魚游
 焉識者皆寒心而大中丞謝公侍御吳公奏狀請治塘
 議費以十六萬金有奇既戒期興役部署有緒矣居無
 何而謝公入貳戶曹吳公出副憲臬去而上簡少司馬

泌二十九

嘉業堂校刊

徐公兼中丞來下車首問塘事或言議政覈往牒舉事
 占近世塘自正統間嘗築矣其費三十九萬載在誌籍
 今事變過之而議費減半恐不可且創大者難卒復工
 鉅者難趣成勢非數年恐不可曷再請而徐圖之公乃
 歎曰夫人臣下當憂民上當體國今縣官屢乏而浙帑
 素虛何再請也且古稱拯溺救焚言其速赴不旋踵也
 民既漂溺吾有速拯之任憺然不能須臾何徐圖也昔
 漢稱王遵以身填金堤吾其身許是塘矣乃亟親按行
 數橈泥涉塗蒙霧露冒寒暑勿懈因晉藩臬三道召郡
 縣諸屬引父老集士庶而訊患害審便宜究長策與侍
 御鮑公條上得報可而公銳意督之蓋每飯未嘗不在

塘每夢寐未嘗不慮塘事心兢兢常不遑而藩參朱侯
 舒侯前後相繼爲守道憲僉張侯爲巡道陳侯爲水道
 三道皆以才賢著名極一時之選與公同心日夜殫思
 畢知以効匡贊而公虛中盡下與相周旋然公擇善以
 人而任難自已其志意奮勵足以感動而身親勤勞尤
 足表率以是諸屬皆奔走爭前諸役亦輻輳並進罔後
 上下合爲一體以有成功本皆公竭精致之非若世之
 授指而責成端居而論績者也工始于丙子春二月成
 于丁丑秋九月僅閱歲云初公于石塘內加築土塘間
 行塘曰夫築土塘所以爲石塘唇齒護也然潮過石塘
 而無河以洩之則勢悍而益漂今從二塘間爲河使潮

泌二十九

二

過有所容宜足以殺其悍亦古廝渠之遺意也乃亟鑿
 河而石塘之難難于聚石公既令博采洞庭杭湖諸山
 會河濬舟行轉石益便而舊石墜塘下者匿土中悉募
 人出之得石益多矣蓋塘之速成者以此先是議費十
 六萬者徒以石塘耳今加築土塘又鑿河又樹盪浪椿
 無數以抵湖又鑄鐵獸十二以厭水又剏橋五以通道
 而厘費十萬有奇其存者五萬六千有奇焉余嘗適海
 上觀塘見石磨如珉其縫如繡外極精矣蒸秫如脂傅
 土如膠內極固矣工速費省而既固且精慮無不周事
 無不備邑人言自有塘以來未有若此者因登秦柱望
 海無際潮怒如震雷瀉如建瓴獨石塘力抗之巨如金

城屹如砥柱土塘如重關如疊障而河經其中如長虹
余乃作曰嗟乎壯哉其東南之奇觀而永久無疆之茂
業哉于是邑人出于波濤安于衽席息于弔問興于謠
歌思欲得余言紀功貽後世而三道遂以民情來懇余
惟天下同患北有河南有海間者河嘗梗漕縣官不愛
鉅費歲覃無已者固以四百萬粟關軍國至重也然漕
者四百萬粟所過之地而浙西東吳諸郡者四百萬粟
所產之地其本末甚易辨也頃濤一搖而浙西水微鹵
矣嚮使塘不修而益漂能無爲壑乎浙西壑而東吳能
免乎故公匪獨一邑之功而實社稷之閔護軍國之本
計也余浙西人也故備著之公在浙靖夷氛擒大寇撫

泌二十九

三

安黎元其功甚多而余特著其塘事如此云是役也天
子嘉公功晉俸資金帛三道郡縣或遷或賚有差而嘉
興守黃君前守李君同知黃清梁楹通判張繼芳伍希
德胡嗣敬推官陳文炅海鹽知縣饒廷錫海寧知縣蘇
湖皆竭力是塘者也宜并得書余乃系之辭曰昔在帝
堯儆于澤水洪潦爲窟自古伊爾我皇御極海奠南紀
區域共貢山川式序云胡天吳弗率厥職鼓颺掀濤播
蕩茲邑遠近震驚黎庶墊溺皇曰念哉孰予俾乂乃咨
司馬汝往予治粵惟徐公名重當世經國之才憂民之
志夙夜不遑日月靡暨舍其路車陟彼沮洳去其幕府
數行瘴癘豈曰安之心不容貴勞身率人竭精任事勤

勞惟甚策畫咸宜閎綱旣綜小物不遺動中要領合其
微機二三同心左右匡維羣僚庶尹各執其司奔走匪
暇曷云怠弛萬夫攸集翕如雲隨舉石相杵聲如殷雷
上下一體孰無競思人盡其力一以當百物適其用一
以當什費是以省成是以疾一年之工百世之績爲邑
作鎮脫其艱厄異時邑田浩渺無所窪者爲河高者被
鹵今得耕耨是成樂土甌窶穰穰汚邪膺膺異時邑居
頽垣敗壁葭茨之宮魚龍之窟今作百堵妥其家室桑
梓維陰燕雀來集異時邑人或漂或堙生莫厝足亡莫
招魂今有寧字長子育孫烝昇其祖洽比其鄰邑有茲
塘欣欣相語異時哀號今式歌舞茲塘屹屹關國實大

泌二十九

四

浙之咽喉吳之門戶是稱輿壤克盜天府百萬軍儲副
以筐篚四隩雖廣取足千里惟公之功社稷是輔朝之
鼎臣時之砥柱公之精忠格于昊穹夏無霖霖冬無烈
風歲以晴霽以庇羣工公之精誠通于神明楊憲正直
屢顯儀刑異人蓬跣來告厥徵厥惟默相功是以成公
拜稽首惟皇寵靈天祐皇家百神拱極四海底寧徽福
一邑豈臣之功實皇聖德皇祚萬年永永無斁史氏紀
功昭垂珉石

長洲縣儒學重修碑

初長洲學因福寧寺基改建歲久且圯諸博士弟子員
詣大中丞陳公白狀公按行學歎其山川美控帶勝宜

不乏賢而廟庭迫隘門偏洋隘制未足稱即殿且垂墮
不自今振葺謂後來何甚非所以妥聖靈示尊崇廣樂
育之意也乃檄縣修舉加規廓之既成而縣令陳君屬
予言紀始末予惟古先王宰世理物所以形化道移風
俗莫善于學是三代之所先也故魯侯作宮思樂歌之
周衰學廢子衿刺焉械樸譽髦之風始未嘗不盛而未
陵夷也今中丞不惟干革之戢而銳意經文首務飭學
令匪簿書之急而勤勞營學旦暮以趣于成固一時甚
盛舉也意者吳之士其有興乎蓋長洲古吳地其始諸
夏擯之自秦伯逃吳讓天下有至德吳始重及子游游
孔子之門列在文學爲高弟而吳遂爲文學之國然予

泌二十九

五

獨怪秦伯居吳其文章號令無聞焉而子游在當時亦
未嘗多所論著其文辭不概見何哉其至德無言而所
謂文學者固別有在歟至吳自建業歷六代以來作者
相繼而起以辭賦妙天下雲蒸霞蔚不可勝道天下言
文之鉅麗者必推吳矣而或以文盛實衰羊質虎皮石
中玉表固自昔之所歎而有識之深憂也然則語文學
者果何準歟而先王設學以立教又將何本歟蓋予觀
先王之學制備矣陳簋簠豆鐘鼓管籥之器習揖讓
進退之度搏拊舒疾之節游息詩書之府錯綜六藝之
林此皆所謂文也而孔子之示門人曰爾以爲必升降
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綴兆疾徐然後謂之樂

乎故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夫藝者禮樂之文德者禮
樂之本觀德之大則見藝之爲麗知德之深則見藝之
爲淺譬之圓蓋昭縣星漢森布而人欲以藻繪擬之麗
矣天潛地沈璇璣獨運而人欲以象數求之淺矣故曰
神而明之存乎人默而成之存乎德先王以正君臣父
子之分敦長幼之序辨內外之別定上下之交實本于
德其培植綱常維持宇宙功如此其大也始于人心極
于性命道如此其深矣故先王之教千古遵之萬世永
賴其本固如此也而當其時士之得于先王之教者出
則彝倫敘于海內政化敷于廟堂功業書于竹帛秉握
樞軸而天下尊之處則孝弟施于其家行義振于鄉黨

泌二十九

六

忠信行于蠻貊不階尺寸而天下重之教之効也而先
王之用于朝廷薦于郊廟達于邦國者則垂之爲謨列
之爲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此文之有本者也昔子游
學于孔子得其所宗夫固有本而秦伯之德尙矣是皆
吳之賢也子聞教以俗施而道由古則教以俗故知敝
而易返道由古故邇原而有歸今天下文益敝吳尤甚
焉子將求先王立教之本以返吳俗因追其古初舉鄉
之先哲以告學者而曰庶幾哉其有如古之士者出焉
亦中丞令君之所望也是役也始隆慶五年之六月成
是年之月數閱月耳而庭之陞者闢門之偈者廣泮之
隘者擴殿之垂墮者堅度爲昭曠華爲丹漆巍乎煥哉

而明倫之堂敬一之亭尊經之閣博士之舍或葺或構亦難矣凡其爲費若干中丞公給銀金三百奇米四百奇而按部侍御劉公亦助金二百奇米五十奇其餘則令君力圖之中丞名道基同安人侍御名曰睿南昌人令名用賓晉江人掌其役者縣丞某法皆得書書之

浙直分署碑

初烏青鎮地大如斗而分隸浙直兩省三郡六縣間形錯如繡令甲諸有逮者踰界勿攝而鎮既雜隸跬步即踰諸通逃如刺蜚莫能逮以是人多抵調俗益抗傲廢格沮事不可勝原吏甚患之而地去鹽官近諸煮海私販大者艦以十數艦大者數十人往往薄鎮浸連大盜

泌二十九

七

惟薶民尤疾苦異日者部嘗議設別駕因卽鎮建署矣而別駕多檄委無寧居徒虛署空文無益會署毀別駕革焉而久之涇山賊起涇山者鎮之密壤賊潘榜禽而徐龍起徐逸而周道士起三賊相因出則剽攻居則負固而周尤猖蹶于是中丞謝公侍御蕭公議以鎮本雜隸難治今賊方充斥而諸縣賦稅是賊合而我分滋患未艾也宜改設郡貳總轄之郡貳者例無檄委而職有專統便上報可因特給關防俾轄諸縣稟約束焉郡之給關防異數也而不由下請特出上命則尤異之異者也以是郡貳益難其人而羅侯爲道州守部使者察舉有才廉名遂自道州轉湖郡貳至則因故劉侯所建署

而加闢之始舊署旣燬而劉侯造端刈蒿萊墾沙磧其營構草創堂室略具亦勤已而未成也羅侯乃益經畫備規制中爲堂五楹後三楹最後爲衙堂爲寢室爲樓各五楹而堂之前爲儀門左右爲椽廡而門之外左爲土祠爲賓館爲巡廳右爲獄爲羈候所而譙樓爲大門題曰浙直分署而大門外爲前衢衢左右皆築樓焉而益拓傍近地濼垣二周夾以委巷巷有更柝有警鋪而垣後演武堂有重廬有營舍蓋署之經畫宏規制備矣侯乃曰夫建署者非以示壯所以衛民也非以侈觀所以保境也今附署有兵百五十有船十二固爲保衛計而向兵徒具文按籍驅市人集白徒調耳乃請卻之令

泌二十九

八

諸縣具兵食資而署自召募則募皆土著人皆勝艾而署有選兵矣因日坐演武堂援枹鼓出帑金懸賞格而侯俸十一在內十九在外以供賞勵眾而署有精兵矣由是周道士者數窺兵強不敢犯遠迹至海濱縛之然周縛而盛賊復起尤桀驁嘗白日殺人吳市劫掠無常奮臂一呼百人辟易而怙力思亂有叵測心遠近震恐侯獨以吾兵固足制賊而此當以計取不宜與力鬪昔慶忌勇冠吳國要離細微而能刃之者計耳乃密遣兩卒授以秘計斬賊太湖而太湖吳地也正與要離合亦奇已侯法紀明威令振屢獲大賊賊諸偷治蹟不可勝數而斯舉也兵不移壘不鈎鋒而銷無窮之隱憂絕

方萌之禍本人方與頌于外侯亦坐嘯署中鎮自是化
爲樂土而署遂稱名區矣然追原其由則謝公蕭公議
設官而少司馬徐公繼之藩參朱公議建署而舒公繼
之此四五公者皆以名賢參會方略督率以成此功而
實由天子寵靈萬里不遺合諸縣爲一體使得効職而
盡能也豈非遭逢之至異者哉先是侯在道州實侍御
李公察舉而李公今轉郡守爲侯長僚其精白亦相成
云

夏鎮鎮山書院碑

初河決沛縣間殫爲河河成陸而漕壅塞大司空朱公
治徐通漕徐沛底定中外咸服士人尤感之以公治渠

泌二十九

九

廬夏鎮夏鎮者公所勞苦立功處議卽其地祠公公謝
弗許而水部錢君季君議曰祠業構而公弗許今諸郡
邑弟子員從公游者日益眾方無他廬令諸弟子野處
露從非所以羣肄厲學之意也今卽祠表爲書院授弟
子室而公儼然臨之則學者有肄不乖土人感戴祠祀
報德之心而因可以興教以請宜許公果許而二君者
走使千里徵余言余惟祠本祀功公議以明教余請先
言公之功而因以爲教可乎蓋公之治渠也數問策或
言開新集或言開龐家屯新集龐家屯者舊渠也公遣
按視還稱新集亘二百餘里費三百餘萬金工三十餘
萬人作終歲乃就公蹙然曰今縣官方匱費何出且河

非可以人力爭也諸故所徙道棄弗居今殫三百萬委
巨壑挽所棄而爭之卽渠成河不來來或決後何繼焉
是虛國之道也聚三十萬人終歲作卽有疫癘或他變
生是社稷之憂也可爲寒心乃數構涉親行河得故盛
中丞所建未就之迹鑄廣之加鑿爲新渠新渠地高稍
遠河導諸山之水所淵陂流無所事河漕可以濟而在
其所棄弗與之爭任所棄則無糜財弗與爭則避決患
是役也較舊渠省二百餘萬金免三十餘萬人作以數
月速就從枕席過萬舟立漕數百萬粟灌輸太倉官無
艱慮之虞民無騷動之苦近紆目前之急遠奠無疆之
基國用不虛社稷永賴老臣之忠乎爲謀如此余覽史

泌二十九

十

冊自上古無治河至禹而隨山濬川九河始著自開闢
以來聖人崛起非常之蹟也自禹後河或決或塞無能
用河至明興而宋尙書引河爲漕利其用自尙書後漕
或塞或開無不遵用河至嘉靖間朱公避河爲渠杜其
決雖聖賢不同其崛起非常之蹟則一也夫琴傲者更
絃途窮者改轍豈不欲守其常哉時不得不然而勢有
必至也故時窮則變勢敝則通聖人不凝滯于時而與
勢推移賢者識時之務觀時而動夫隨時以順變者性
之原也沿是以會通者道之本也昔孔子取水以喻道
而孟子稱言性比于治水固以道有本而性有原也因
性以明道者謂之善教由性以悟道者謂之善學朱公

繼禹之蹟識其變通此其學之所得深遠矣其所以教諸弟子者當不外是夫拘學守常經不越誦習以裨見聞者其至蔽也俗師守常訓不離佔畢以傳口耳者其知淺也故聞道則笑語性則惑學之蔽也極矣而君子之教窮矣夏鎮去鄒魯近鄒魯孔孟之鄉性命道德所自出也當是時三千七十子之徒孔子獨稱顏回爲好學而參也卒得其傳以子貢之辯智猶歎性與天道之難聞也其教有所待而學者未易至耶及孟子言性論道發孔子之道尤大章明而其受業者無傳焉豈學由心得而非教之所能爲耶今諸弟子生近孔孟之居以高才從朱公之教而起其間必有非常之士越常經超

泌二十九

十一

常訓聞孔門未聞之指傳孟氏不傳之緒者予從千里外望之矣朱公名衡號鎮山以渠功晉太子少保書院門三楹儀門三楹堂五楹堂後東西舍各六楹閣五楹閣後游息堂三楹井竈庖湢皆具爲夏鎮傑構云錢君名□□季君名□□議表書院者也宜得書

明贈徵仕郎戶科左給事中一葵湯翁配封太儒人何氏合葬墓碑

贈給事湯一葵公者秀水人其先有隱君子敏以才賢聞明興詔天下察舉巖穴士進用敏在察中方赴公車徵而渡河溺憑一木浮數里不死人驚異而敏故不喜仕因謝病稱篤辭徵不復起避居秀之麒麟鄉是爲湯

始祖敏生榮榮生得一而得一生二子宗本前配莫出宗遠繼配金出始宗遠少父歿兄計欲殺之而湯長姑者宗遠女兄也知其計痛父早亡母孀而家難作恐遂隕湯宗日夜泣因依母留弟家不肯嫁誓以身擁護而弟孤竟全人皆以湯長姑者女氏之嬰曰而宗遠感湯長姑事之如母愛敬曲至人又以宗遠者昆季之孝子云宗遠有至行喜奇節好折人之過佐人之急信義重于鄉黨嘗自稱友桂鄉黨稱友桂長者無異辭而友桂實生贈給事贈給事穎敏讀書輒成誦嘗爲舉子業尋病棄去因歎曰濯不必江海取其潔身仕不必甲第取其行志乃一辟府掾尋不得意則歎曰濯不擇水而身

泌二十九

十三

不可汚仕不擇途而志不可隕乃又棄去然性惆儻思自奮嘗數從諸公間發憤懣慷慨論天下事究極本末諸公皆驚弗及而竟坎壈以終則又歎曰吾欲全吾身而遂吾志尙安能鬱鬱俯仰人間乎乃築一室淨灑掃閉關卻謁焚香坐其中興至援琴鼓一再行賦詩數篇意豁如也時一出遊所至擁而觀之長軀脩髯遠視輕舉翩翩有雲霄氣見者如神仙人而溫和粹夷不與物忤浮湛眾中歌呼諧謔彈碁六博務得人懽心人人自以親我平生立然諾樂振施嘗以一言許人卽殫貲鬻產弗惜尤篤大義有女弟父愛之甚恐遠嫁父念爲勞力請館姚甥視姚如己兄弟自錢穀室廬田業器具皆

推與均姚受分輒復盡廢而贈給事家遭燬倉皇流離
僦居轉徙必攜姚與處如初及姚以貢謁選預計諸道
里客邸費悉稱貸以給尤人所甚難者焉居常能忍詢
卽有犯弗校或數犯亦好謝之人以慎伎來者輒慙去
與人言必傾竭誠心不欺亦不虞人欺已悛悛懇篤人
皆感化其風可謂厚德君子者已配太孺人何氏本著
姓祖孟原福建提舉司提舉父誥處士太孺人生而端
重寡言笑嚴毅如法度士及事舅姑則愉愉恂恂務先
意承順恐弗違舅姑亟稱之始湯起儒素而贈給事闕
達不問家有無以是家日益落太孺人內勤作積纖纒
微拮据以贍家外治供帳備具備匱勉以待用諸所以

泌二十九

十三

恤宗嗣親賑及閭里故舊者尤力贊之贈給事居家不
訾省而人誦義不衰則以太孺人之助也贈給事歿且
十餘年而其子通政君舉進士授分宜令再轉戶科左
給事中蒙恩得贈父如其官而封母爲太孺人云予聞
太孺人之隨子分宜也茹糲藝蔬而其子以清白著及
其子入諫垣也憂國忘家而其子以忠直顯及其以九
卿報罷也順時安命而其子以賢達稱蓋太孺人之知
職分識理道類如此予與通政君善熟知其父母故詳
論云贈給事諱誥字廷言一葵其別號也生弘治戊申
五月九日歿嘉靖戊戌六月十日母陳氏太孺人生弘
治己酉十二月十九日歿嘉靖丙寅十一月五日母金

氏子男一日新通政司贈黃通政配倪氏繼張氏孫男
三之伊國子生娶劉氏之萊聘吳氏之和聘卜氏孫女
三長嫁黃總國子生次嫁孫成泰舉人次幼曾孫男一
夢龍先是贈給事厝祖營之偏塋在象賢鄉桃花里至
是通政君卜新之塋左啟厝奉太孺人合葬焉而子系
之辭曰伉儷齊德葬在象賢事由祖始兆實見焉子孫
百世永以賢延

少保賈公神道碑銘

今皇帝初纂大統疇咨元僚夾輔聖德興致化理維時
少保賈公以宿學重望簡置左右甚見進禮而賈公以
疾乞骸骨去賜馳驛居久之河南守臣以公壽八十聞

泌二十九

十四

詔遣官存問勅有司加月廩輿阜又四年而公卒訃奏
輟朝贈太保諡文復遣官營兆賜祭蓋公之乞去距其
卒時且二十年自近朝以來樞輔耆碩久在林壑榮履
康壽惟公一人海內想望風采及其卒縉紳皆傷之曰
老成亡矣份爲公所取士踵官詞林晚入內閣思公昔
所踐歷之地泫然興懷爲位于家哭公之葬宜樹碑神
道乃不佞爲文辭授公之孫中書舍人嚙俾勒石以抒
子悲因藏副史氏使後來者有述焉公諱詠字鳴和其
先中山人也相傳漢膠東侯復之後始祖拜天祐將軍者
者生子漢臣爲元萬戶居趙之柏鄉萬戶生清甫徙鄭
郭店清甫生景山元季爲陝西行省參政兵亂依部將

楊奉南于臨穎之商城家焉因爲臨穎人景山生彬通經史百氏學有高行彬生瑛號樂菴翁瑛生公公少而穎異祖父奇之曰必大吾門稍長以材盛稱河穎間諸名公邵文莊輩咸亟歎獎之舉河南試第一登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編修充經筵講官再充會試同考試官劉瑾用事怒不附已者改公兵部主事稍遷禮部祠祭員外郎瑾誅還公編修尋遷左春坊左中允兼修撰主應天鄉試復主武舉試遷侍讀學士掌南京翰林院復遷南京國子監祭酒故事諫議御史有闕選國子博士等官充之而南監每不得選公獨疏以南北一體宜稍采擢以勵有志報可而南博士等官自是彬彬出諫議

泌二十九

五

御史矣其好拔引材俊類此而嚴章程布條教諸生徒皆人人自以爲得師云爲南祭酒二年轉北祭酒而父樂菴翁年九十有五公便道歸壽其親於穎上穎人六榮之遂留穎草蔬終養而父疾作卒矣服滿遷禮部左侍郎命詣承天題獻皇尊號神主有白金文綺之賜充會試知貢舉官改吏部左侍郎尋兼翰林學士入內閣管誥勅仍掌詹事府事充修武廟實錄副總裁居數月晉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實錄成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尙書如故命主會試考充殿試讀卷官復修獻皇帝實錄成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光祿大夫柱國尙書大學士如故屢有鞍馬金幣寶鏹奠

衣玉帶麟蟒飛魚之賜嘗召見平臺賜詩褒諭蓋上所御書示異數云公在內閣持國體數抑貴待奏止太監閻宏奪牧馬草場不得與貧民爭利而定國公餘光祚請薊州莊田事下復奏罷之人皆以公有古大臣風然當是時方更化飭治士皆喜趨功名見事輒取而公更醇德雅度挈綱經元專爲維匡納之太和不爲聲聞其所啟沃調護甚多人不及知也要其悃誠厚卓然稱鉅人長者天下方倚以爲重上數加意焉而公亟稱疾矣在時內閣者二年年六十四耳雖不究其施用而其知足之義視三公如脫屣超軼榮名杜門田野詠歌太平使海內知有元老爲國家宗臣豈不善始善終極輔

泌二十九

六

弼之盛哉公性沈毅好深湛之思在翰林常扁門讀書不從同舍宴游其志恬如也務博極典籍而其學主于雅醇爲文章稱說理道究約指趣論事引繩墨當是非皆足爲世楷式屢主考試文一出而天下誦之所取士徧列中外多時名雋至今稱得人雖老猶著作不倦精力益壯聰明如平時揮毫運思酬答遠近四方趨慕焉居常謹勅貴且老益甚鄉閭不知其爲尊貴人戒子弟不得放逸各有法度子弟皆彬彬興學舉于鄉者數人自是未可量也歲時必朝服趨拜公所五鼓必先至拜起弗敢掖扶居二十年如一日每旦必早謁家廟焚香再拜而後食有時物必薦饗祀必慎忌辰必哀蓋公之

忠孝出于天性如此好賑施尤厚宗族嘗置田以贍其貧置冢以歸喪之不能舉者盡讓諸兄以先人產業所得祿因以與之不自私其家如公者可謂篤行全節者已公生於天順甲申冬十一月六日卒於嘉靖丁未秋八月三十日曾祖參政祖父三世皆以公貴累贈少保兼太子太保柱國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妣皆贈一品夫人元配張氏累封一品夫人繼室趙氏子二葵萱蔭國子生皆殤女五長適舉人王爾次周府奉祀梁訂次李森次王廷次谷袞以從子芳爲後封中書舍人孫男三長曄早卒次昭蔭中書舍人次暘孫女三長適趙中次陳二典次幼皆芳出曾孫男二鑰曄之子鑰口

泌二十九

十七

之子芳以某月日葬公董村之新阡某乃掩涕而爲公銘銘曰瞻彼嵩高實生申甫懿彼明神降畀有所河穎之區厥爲中土含精毓和赫昭靈祐誕肆元德應期作輔厥德伊何於鑠孔純洵美外鬯內葆令淳追琢金玉有炳其文爰以文興珥筆入侍粵惟周旋掌帝之制實簡帝心登踐三事三事既踐受命益恭秉心不回夙夜在公寅亮左右允釐百公庶祇厥敘以奏膚功如何勇退日惟止足皎皎白駒在彼空谷世若燕雀匪知黃鵠位極功成不可以祿亦既歸止于穎徜徉蔽衣繡裳樂壽且康拜帝之賜以承寵光式歌且詠景福無疆人言申甫明哲保身誰謂遺則復冀自今進則良弼退爲老臣

巖巖維嶽其石磷磷惟公之德高山崇林四方所宗萬天所欽我作銘辭列于詩人百世而下視此貞珉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熊公神道碑

安貞熊公諱佐字尚甫南昌之東壇人也祖秉治父邦皆有隱行邦篤學苦操鄉人重之稱之曰熙貞先生遭世亂不肯仕明興弘治初詔舉懷材抱德有司上名奉召亦不就人愈益加重更稱曰徵逸先生徵逸先生有子六人而安貞公其長也安貞公儼有大志少不喜爲舉子業嘗自言曰學不必趨俗要適于用仕不必擇途要行其義乃辟府從事授浙江壽昌丞壽昌民黠好訟善持官府短長中之以法縣官鮮能滿三年去自免

泌二十九

十六

者公獨爲丞七年攝縣事者半民皆服之終以擢去竟七年無敢譏語在縣時桃源盜劫城邑至浙旁諸他郡被害者不可勝數方掠開化遂昌乘勝趨淳安甚震諸長吏皆竄伏無敢出計策守巡曰是必熊丞辦此乃檄公守梓潼源諸路公扼險奮義設方略日夜隄賊賊不敢犯當是時淳安以小邑獨完其擢去爲安吉州判官安吉陘阻山谷之間而孝豐方湯許二氏作亂至集數郡兵平之其孽黨往往而散懼誅民又譌言縣有亂者法當屠乃盡恐無固志上官遂署公攝縣因大布威信開示禍福民皆安堵則覈籍均繇益立政紀祛弊滌垢究施治端化爲善邑復攝長與縣事縣故多逋民株逮

瘦禁者甚眾方盛夏獄且疫悉召訊枉繫者出之活三四百人郡守大司馬劉公甚異其政上官數移文推獎焉在安吉者又五年以病乞去去二年卒甲申十一月十三日也凡公爲丞若判者踰十有二年所攝事數縣皆能檢身勵行始終兢兢如一日當州縣強梗悉拊循惠和去皆見思至今兩郡人猶有能言其事者而其位不稱德材不盡展竟止于是良可悼惜然其所自施見者亦足表于天下已使其據重持柄可以遠施其功名又可勝道哉然而公之子冢宰公遂能奉遺教力學自致奮庸策勳顯躋首卿統正百辟赫赫盛矣此天以酬公之所未盡卽予曩承乏吏部獲與冢宰公周旋省中

泌二十九

十九

見其秉公持大體守繩法不阿意爭天下是非慷慨正色履道弼違可謂有大臣之節予私心服之及久而知安貞公行事甚詳古云世德不誣也及予見江右人言安貞公配萬夫人者又婉淑有志行能與公合德公性孝篤敬養友愛諸弟仁睦宗黨周鄉人之急而夫人恪以婦禮朝夕贊公事父母不懈公弟夭者夫婦皆歿與公撫其孤如子傾貲爲小姑嫁具媼恤懿親悖惠鄰曲而至其處身服勤攻苦好取疏糲與最下同衣食以助公羔羊之風而又薄榮知止亟勸公引老以成急流之義是又有可尙者夫其夫婦明德以昌啟冢宰公固有以也公先卒而萬康壽親見冢宰公貴顯天子加恩贈

公爲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尙書知其子官而冢宰公會祖及祖皆贈如公封萬爲一品夫人而曾祖妣祖妣皆贈如萬冢宰公以萬夫人老再尙疏乞養天子溫旨弗許而勅有司禮問萬夫人蓋夫人年九十矣方彼疾猶強起拜詔數月疾益甚卒與公合葬于松岡故阡公子五人長浹卽冢宰次洽七品散官潛邑庠生先卒浚饒平縣丞漳松江府通判女一嫁李瀧孫男十一人瑗珩珩皆國子生瑛璟皆府學生瓊琬瑄瑄孫女九曾孫男八人曠蔭國子生曾孫女四於是冢宰以父受明贈制得樹碑神道屬其事於予予謬在太史銘當世潛德以貽後來職也乃系之詩曰昔在熊氏系出軒后

泌二十九

二十

周始啟封以續神明之胄俾鎮南服建國于楚今茲南昌楚之疆土豈其苗裔遠率其祖祖有明德作師周王赫赫冢宰百辟紀綱端笏于朝匡翊聖皇惟我安貞實肇厥祥德有本始式穀以臧天作其合配亦似之篤生明哲以昌熾之惟皇錫福推本及親褒存恤往曳玉帔麟熊雖舊宗寵命實新我作歌詩以告後人相爾孫子百世其振

江西重建貢院碑記

江西舊貢院自明興設科時建正德間宸濠叛舊貢院遭兵燹多毀遂卽宸濠所構陽春書院者改新貢院焉方兵亂初已有司當廢墜不暇給因書院營置謂權宜

得策然識者竊非之事寧數議更建嘉靖丁酉侍御陳君上其議爲當事者所持遂廢會壬子新貢院災今侍御吳君因鄉大夫請集藩臬議君議曰昔孔子作春秋有災必書說者言人之所忌其氣炎以取之馴而爲災書之著變也逆濠首難闕毀身隕國絕爲世大諱而所謂陽春書院固其淫材橫斂以宮室是逞蓋民怨之府而聚謀不軌之地也而賓興有國盛典有司當齋潔以貢才賢望之忠孝而始進由是地而出非所以示訓也且禮所宜藉其宮者而更加飾之本末舛甚天將醜濠德灰燼之以示稽乎吾屬違而興之不可乃議卽舊貢院而重建焉初新貢院在城一隅士就試患苦不便而

泌二十九

王

司試者執事諸所東西不相屬察訪尤難監臨者每慮焉卽靡有災固議更建矣而舊貢院者當會城之中土道理均矣居湖之陽水土蕃厚風氣所聚候望者稱其鬱鬱始設科所建也事實則反其本今其基尙存天其意者有待哉于是吳君議上報可繚以崇垣重門闢爲文場度爲前後堂室旁及諸所庖廡皆具瞭視如巨始入宏廓深遠而中聯絡靚幽所以示嚴密而慎防者無不咸備煥乎美已工始于某年月日成于某年月日凡爲室若干楹吳君以舊地頗隘稍拓旁近地廣之云其成始來請記今制諸省每三年試士上之禮部謂之鄉試禮部以明年合諸省士去取之貢之天子謂之會試

其年親策而高下之賜之以第謂之殿試然皆由鄉試始也鄉試者卽古鄉舉里選之遺意其法備于成周觀詩書所載周室得人之多雅頌鹿鳴鳳翽皆嘉賓吉士周官得而序之以舉其職小大之臣罔非正人咸懷忠良以承弼厥辟底于至治蓋孔子稱唐虞于斯爲盛荷與休哉然惟鄉舉里選彼其所以修于家者皆忠孝大節綱常人倫之懿得于實行者深也漢雖重文學經術然數詔天下興廉舉孝廣招賢良方正之士猶爲近古是以前時皆能以行誼自立及其強臣權豎執國僭命逮繫禁錮之慘死徙交迹相踵不悔漢鼎賴以重輕雖不及有周之盛而猶能維持其衰其大義可睹已明與

泌二十九

王

上鑒周法做其遺意雜采漢唐宋之制而校之以文去古益遠世益以薄稽行則不勝其僞校文則猶有可考故也今所校皆根本六經傳記大聖賢人之微言奧趣博極諸子百家六藝之文貫穿數千年上下備其興衰治亂之故察當世之務而究極其用其實甚廣而約之于正其不合于道者寡矣至其綱常人倫之大其說尤皆統焉士亦自此而躬行以實之而已吳君以更建之始特發其義徙去逆藩故地昭然示人以跬步不失忠孝之指其繫世教大矣而其制嚴密悉具所以益防其僞而欲得其真也將有如周漢之士出其間矣翼戴其世而著得人之盛者乎予故論其大者使士有所興起

焉江西號稱巨藩士之由貢舉而掇第者往往甲天下位通顯者相望于時始嘗有朝紳半江西之語蓋其樹勳名者亦不可勝數矣是皆由貢院出者也故尤深致意于後云先是旌忠祠附新貢院今貢院更建而祠仍舊以見專祀且曰此二公死忠之地祀之以明忠也是役以吳經理得宜故舉大役有大費而民不病云吳君名某浙之海寧人某君某某皆贊其事與有勞者也得並書

呂梁洪水部陳君去思碑

呂梁自關尉開鑿通道而其間怪石為險始于家居時聞言呂梁者皆心戰而惕及予北遊京師戒舟而度中

泌二十九

三

洪而幾敗蓋兢兢而得脫未幾舉進士實與陳君通藉而陳君授水部郎奉天子命督呂梁事士大夫從呂梁至京師者具言陳君鑿洪狀子竊奇之比子請吾將母氏還茗書間並呂梁而南春水方至舟行不戒度以瞬息蓋無復異日之險矣予固亦奇陳君而洪父老數十百人皆謁子請紀呂梁事子趣問所繇諸父老乃前言曰往者洪為險者水湍石隱出水中以故舟遇敗不可勝數而前後郎皆置不問即有問者民以為天地設險鬼神所遺未可以人力治也會陳君至則召諸眾人人恍利害言以同而陳君乃斷曰郎受命來治水事事固在我無慮鬼神鬼神為民主當相應即有苗患郎以神

當之迺立聚民數千計率數十人立一長長各率其眾限若干丈各分部鑿處陳君椎牛豬雜具諸酒食往督作者作震厓屋凡三日而作畢鑿石凡廿有四所衝二百餘丈廣半之父老因指厓間小山曰此洪所鑿石成壘也子既聞父老言知陳君益奇且代報命天子諸父老擁道留居月餘民盛懷歡甚于是父老陳璽等從千里走茗書間復謁子曰君往識陳君又親度洪上知洪事詳父老又嘗具白君今陳君業去而民思不已惟君幸有以紀之者予聞世之言險者往往稱有神物必異人為能持之故志與物馳功與神疑此無他由精誠足感而見先定也今陳君以數百千載之險平于一日

泌二十九

三

事速而功奇有若此者亦足以明人力有合而天限可為已予昔與陳君游見其治情性于道術甚深語曰秋霜至者草花落氣搖搖動者萬物作精見得者成功卓此非理之必然者耶子惟國家轉漕計至甚重而南北道當呂洪至甚急陳君平之于國家當思往來度呂梁者昔險而今平勢不啻什伯往來者當思然陳君子洪且用民之力民宜有勞而洪之眾人反思之子又聞洪上人往以洪險道舟楫要金錢甚眾而洪石平人無所復藉陳又重禁要舟楫金錢者舟楫即授金錢亡敢受洪上人宜夫其業而思陳君皆而輩也故烏趨于林魚懷于淵人嚮于德德厚而靡弗思者至公之效也子喜

諸父老思陳君以公故許之勒文紀其事

通州重建察院碑記

御史按行方鎮郡邑在所有察院所以召見吏民布宣條令列上下之體治文章肅耳目樹防杜微闕慎內外以重使事之職也自山陬海僻有司莫不立察院歲時繕治以望行部焉通州故有察院辛卯間燬于火周制王畿千里之內曰甸服稱內諸侯漢京兆馮翊最貴外置三輔皆股肱郡也御史按順天者轄京兆地及輔郡體宜益重事任尤大而通州按行往來道所繇顧察院廢不治靡所弭節而聽政得非闕乎州昔薊燕地爲漁陽郡潞邑漢世祖初下新市數用漁陽兵及還薊亟遣

泌二十九

五

吳漢耿弇等逐銅馬五幡于潞東滅之薊以次咸定遂成帝位後漁陽彭寵抗命復遣祭遵擊走寵將于潞以收漁陽蓋州最燕薊要處初我高皇議下燕也使常開平先移偏帥入州徐武寧繼之而燕平天下一統帝王威武成大業固德其要如此至成帝定鼎燕建萬世策而州在京兆最爲近鎮東控密雲西連紫荆中諸邊而立南以一面通海江淮之運多藏粟其間有陳留菽倉之積列城衛而制重其勢尤要焉前年虜內犯騎且薄城下幸逐出塞至是邊復急御史蔡君曰急莫踰州者乃疾馳而至是時以察院毀居西察院西察院者御史巡倉者也卽有急巡倉且並至又遠弗便州人白其

守入請圖之君弗許曰吾聞古歲儉弗舉而春秋作門重民力民方備虜而圖吾所居乎于是州有識者皆以政先大體昔陳小國而客不授館軍子譏之吏氏有取焉方其時陳豈無事之國耶而所以譏者蓋小國而當其事政易苟簡足規其爲國也彼于客館若是而況察院按部之重哉且方虜急而州上下俱震以御史之重臨之威外播而人心內安于國體孰大且州在畿近而部使無所居無蒙單襄之譏乎復入固請乃許而通州察院成外爲重門度前後堂最後爲樓列爲兩廡吏隸庖涖之所皆具繚垣而屬之崇廣靚密其可以明上下閱內外而重使事之職者已是役也守兢兢成之取材

泌二十九

五

于他所廢靡取費于輿阜之餘直稍益以贖金役舉而財不及民蓋奉君重民力之戒也工始于今年癸丑八月七日畢于九月之十一日僅閱月云予嘗聞自古畿內難治其民統于尊而近上情玩而法不易施寬之益怠操之則伎吏常有所舉動旁顧羣掣議久而不集故漢之治京兆三輔者一切用猛以勝之而每患不克今以茲役觀之可以見治道易行知蔡君之政已君嘗令溧陽溧亦畿邑也廉潔才能至今號爲卓絕及按畿輔務安靜簡供億所至若無事者及其當事遇有警驍馳率先風采甚茂故茲雖一役而有可書者嗟乎御史按部居則與郡吏守紀綱以拊綏元元急則勵將士援桴

鼓知要害之區奮長策以拱衛社稷今時方多壘而京師屏蔽莫如州爲安者予備著之使後來居是院者有考焉蔡君名揚金衛輝人州守劉堤宜得並書云

保定府知府題名碑記

昔召公奭封于燕建國于易州蓋保定燕地也其後爲燕趙之際或合或離皆爲大國疆明興而燕而保定在畿輔稱股肱雄郡議者言漢置三輔鼎立而衛京師今畿郡固猶漢扶風馮翊也而權不稱宜置輔郡高秩比京兆以效鼎足承君之義而置郡莫亟于保定易州之簡卽召公故都據形勝扼紫荆諸關之險屹爲西障便初畿輔眞定最大獨保定屯重兵設巡撫填制而易州

泌二十九

三

亦有備兵憲臣蓋輔郡遺意而或言漢之諸郡皆得以統軍吏專征伐故邊境有事則各自戰其地其民居則耕牧自休守境而急則藉之皆勝兵也故漢匈奴非大人則不待遣將出師而郡守以下自奮勝矣此其兵不分而責專也今縱不能盡行諸郡而畿郡宜不可緩議雖未行而朝論知畿郡之重矣間者西土不靖虜屢犯紫荆邊臣擁峪游騎稍稍薄關關以內殊震而京師九門陳兵戒嚴蓋保知定九重矣識者言漢以來建都皆去邊遠獨明興甚近所以制重壓虜境而奪其膽誠百世上策然紫荆而南地益平無高山大川之限輕騎馳日夜而傳國都獨保定居間太山四維之基也故保定

得其人尤急自邊境多震將吏懼不支請師日聞于是遣京率張援益廢旁郡近充之徵調繁矣備日益廣兵日多而燕遠近歲侵諸邊至來石數千錢輓率一鍾而至石轉粟不繼矣時大水燕趙間橫被千里而濫京師決城市堤梁踰甚役不暇給而近郡蕭然煩費矣蓋保定在諸中當往來要衝而已水故多徙道車爭轅而馬接迹民奔命罷矣吾固見保定之難爲也然燕地石公用之矣陵夷至其後裔北抗蠻貊內措強晉社稷血食者八九百歲彼召公之烈也故地不必難易在所用耳予友人西安趙子爲保定守當其獨難而趙子多任劇才具經略能呼噏立斷大事性精白持高節不絀除民所最疾苦者一切裁省與休息更始民權呼思奮庶幾知義而可用矣部使者交察其治行上之咸曰卽有緩急趙子其人也于是趙子以其郡之題名碑來請時方數患虜而保定繫京師最重故予論著本末蓋急其所先者而保定召公地獨故致其意云今召公治燕不可考然周之王化始于召南當是時聽政棠下而民不忍伐甘棠之詩作焉蓋其得于人者遠也誠如是則是碑其甘棠之屬乎否則民聚而議其後是瘡于剪伐已可不懼哉予故備載之使後之守是郡者覽焉趙子名忻號尋齊與子同舉進士其詳見于趙名云

泌二十九

天

祭岳翁吳太宰文

明烏程董份著

嗟乎我公天之降衷秉世全德為時人龍太華車立滄海兼容不吐不茹和而不同匪激匪隨履道之中蘊如完璞氣貫白虹用若太阿穎厲颶風三為督學儒林鉅宗歷更藩臬懋著勳庸勳庸伊何文武為憲鳳節斯持虎口是踐海外強國輸誠化叛尉佗稱臣南粵琛獻閩中巨首負固怙亂白羽親揮綠林黨散險阻既夷方岳以莫維彼宿州建業之衝朝受齊斧夕禦賊鋒孤城抗敵睢陽之忠奇謀制勝即墨之功神將效靈天兵震疊

泌三十

嘉業堂校刊

鼓無滯嚮旗不再掣一戰雷轟萬眾景滅惟公銳志以身許國下固封疆上衛社稷陵寢不驚留京靖謐帝之股肱時之柱石始當徐淮河決為災千里墊溺萬姓興哀受命賑之廣惟艱哉縣無儲帑倉無見穀具疏奏請經月往復即緩須臾民皆溝瀆乃輒專制先截漕粟兩州爾縣以分以給地既甚便人各霑及開口待哺枵腹得食震天呼號伏地喜泣嚮非急賑且不能夕惟皇之恩惟公之力民式鼓舞播為訟聲謂覽傳記于古有徵活千人者其後當與矧公茲賑百萬獲生世世未艾爰肇此行追原公心非為陰德急民之生躬不遑恤專制之罪寧任其責惟皇明聖天高聽卑匪惟不責又寵嘉

之既陟司空旋晉端揆遂統百官以掌邦治兢兢業業畏居要地斷斷休休曰無他技用人之長是謂大智人皆攬權公獨以避喜無作好怒非以志坦夷和平實養元氣惟公平生尤秉精白歷五十年有如一曰百練之金無瑕之璧公之仁心騶虞不殺公之真純太樸未斲泥而不滓撓而不濁始終一德俯仰何忤當公在位國之老成及其居鄉士之典刑動為楷模言作準程子末小子幸忝館甥愛之如子教如友生肺腑相屬道義相成媿非玉潤以附冰清自公掛冠予亦解綬百里非遙扁舟可就攝齊登堂捧觴為壽將比漢人疏之廣受公實謂予惟吾與爾始嘗同朝今接閭里人生有涯仕必

泌三十

二

有止往來既親罷居反喜公稟素厚夙受異傳獲彼鴻寶秘證玄元丹顏有渥頤而美髯翩翩塵世望者若仙皆言得道豈但長年孰意我公先我而逝郡城地陷文昌星墜哲人云亡震動天地雖百其身疇能贖矣神魂內銷生亦何意肝腸寸裂何況涕淚繫與夫人公之元配早歸德門性實穎慧遭此多艱身嘗百瘁誰謂荼苦其甘自慰內緝女紅外事拮据孟光并曰少君鹿車同歸樸素尤備勤劬豈忘暇豫靡敢荒虞顧嬰疾病憂與生俱病不忘勞貴不圖逸分工督婢各授其職杼無停機杲無廢績夫子宦遊四方涉歷海北天南皆有轍跡強與偕行固辭以疾夫子顯榮安處幽寂詩稱樛木貴

能逮下至于小心分亦無假其若夫人委之能者推其
家政身無與焉色無幾微人無間言心迹兩忘和氣藹
然史載班姬求養長信班本婕妤好其理亦順豈若夫人
尊而能遜築成靜宇悠悠屏居焚香潔掃早暮澹如其
行逶迤其意恬愉凡若此者總爲夫子委畀得人家可
以理事苟以集功不必已閨壺睦雍刑于伊始是謂有
相用成其美遂俾夫子益顯令德淑懿祇承表儀靡忒
厥惟夫人實生子室撫育之恩乾坤罔極當其盛時二
老垂白有五丈夫金紫間立諸女來臻交映翟茀予亦
追隨燕喜侍側以祝以稱舞綵駢集親心既懽子姓悅
懌如何末齡皇天不恤家難薦臻外患彌急致此二親

泌三十

三

相繼憂卒冠裳之禍縉紳之測行道酸悽矧茲至戚我
辭欲陳徒以嗚咽適當兩甥素獲過庭聯舉南宮並對
大廷甥旣先驅子孫必興陰德之報當可益徵相湖蔚
蔚或應嘉名悲莫自遣聊慰二靈嗚呼哀哉尙饗

駱太孺人祭文

於乎孺人生自茂族作嬪高門淑儀維則令問夙振履
和蹈順蘭郁其芬奉君子之休範託內史之徽音稟肅
雍以成德每敬將而服勤羞中道之不造邁哲萎其疴
心嗟育鞠之惟恐懷離愍之長辛諼樹背以代怙斷餘
機而示箴懷遺緒之不墜儼惠教于前聞子擢穎以發
祥服明訓之可珍聊假翮于天路遂翺翔于藝林依日

月以振曜望天雲而抒忱指枌梓而就養爰息駕于湖
陰何靈曜之忽匿迫婺景之夕淪豈化途之不處抑造
運其相循嗚呼壽母實喪哀子悲號馳悼些于京國慟
秘苑之羣僚份等傷懿德之不見念令子之可徵緣拜
誼于省閣標芳輝于典刑雖裔美其克揚終母善之有
成羞明盛之嘉渥赫雲章而是承冠六珈而爲副享五
鼎而在庭斯御乎生者未盡而得乎亡者亦足榮矣嗚
呼象設虛在翟度焉憑信時命其有當卽泉臺而杳冥
將痛往以送哀亦緣存而慰誠

祭王愛荆文

大海湯湯百川所注婁江瀾瀾五湖交互吞吐日月襟

泌三十

四

帶寰宇是惟輿壤足稱天府巍巍洞庭天之南戶金簡
玉文寶藏其所惟帝閔之寶茲千古間氣涵凝精靈翕
聚宜有異人以乘遭遇誕啟我翁實生賢輔命世而與
篤天之祐昔貳秩宗佐王典禮匡贊帝猷黼黻皇紀用
有寵嘉推其本始錫之絲綸分以纓組龍蟠其章鳳儀
其羽惟翁荷之承以慎默樂道于鄉屏貴于國巨園栖
遲州郡絕迹脫彼塵樊蹈此逸躅中林射雉平原駕鹿
鴻飛青冥白駒空谷其顏沃丹其人如玉豁達有容高
曠無束翩然陵虛眇然離俗惟此賢輔素膺訓迪道德
是崇綱常是植卓如泰華萬仞壁立業若砥柱中流挺
出惟彼持政肆其專悞蟬竦經天天光眩惑人不敢指

又誰敢拂決裂大開彝倫將敦襄裳去之不與同國上
疏陳情親老是乞匪徒律人以身作則匪惟憤時念我
罔極不以三公易養一日亦有賢仲才名相翁金昆玉
友聯珠合璧大山小山並歸巖窟同氣同心同時侍側
二老在上章甫翟第二難在下金紫繞膝鼓樂稱觴聲
諧琴瑟先意順志承顏奉色性分之樂天真洋溢謂集
至和益延壽表如何彼蒼弗弔弗恤宜膺百報遽奄一
疾孝子摧心路人酸鼻出入哀號晝夜血泣病莫能興
毀而彌瘳時有否泰運有通塞天佑皇明資以良弼默
啟淵衷夢與卜叶神之聽之好是正直帝曰念哉子惟
汝翼爲商伊虺爲周旦奭格于皇天以成一德千里築

泌三十

五

隄九重仄席喜動萬方權騰百辟外夷聞之亦慶中國
人心之悅天意可識自昔卜相未有今日孝子諏期方
營兆宅寵自天頒適與會值黃麻宣綸白驥引綿曠古
殊恩一朝而及用籍宸光洞照泉室顯有明徵足占永
吉入輔何辭大事既畢相麾前行仲輪繼出比肩立朝
同位社稷移其孝思以罄忠赤體其友于協恭盡職翁
而有知永慰窆窆份忝通家契自疇昔廿年之交豈一
朝夕奕世之好傾吐肝膈匪予爲慟實同休戚以榮以
哀情由悃悃靈其昭鑒之尙享

祭李文定文

於惟我公間氣篤生晁孫之策卓冠漢廷房杜之業光

佐唐興才稱命世才不自矜學號儒宗學不爲名產茲
淮海度合滄溟挹之不損注之不足是惟雅量莫與爭
能嘉隆之際宰執交傾貴溪分宜新鄭江陵同堂宴豫
中有甲兵轉瞬指顧伏戎以興有間卽投惟覺是乘殺
機內發刀踞外成前車既覆後轍莫懲吏用冠虎擊如
擊鷹交深次骨眾憤填膺逮公爰立泰運來亨變調鼎
鼎察齊璣衡受遺玉几精貫金滕崇承元首首列股肱
位高心下任重志兢乾乾惕若翼翼忠貞允諧庶尹協
誓同盟虛懷夾輔屈體仰成威福不擅喜怒不形志意
浹洽太和熏蒸休養元氣順翁羣情百辟景從四海風
行士無矯虔政無紛更巖廊樂職田野安生坐鎮雅俗

泌三十

六

緝熙黎氓清靜不擾中外又寧曩之險害化爲和平曩
之疾苦轉爲權聲欲知至德厥有明徵昔在丙相寬大
見稱不案官吏不問鬪爭至于韓公厚重是敦安國定
祚正笏垂紳二公度量廓乎無垠相彼前哲公實與倫
猗與美哉其疇克臻維我肅皇英明睿智祈天永命欽
若上帝妙選詞臣夙宵直侍公與常熟實先應荆藐茲
匪人亦復忝廁同荷眷知超越故事西清築室內禁賜
騎居則連楹行則接轡警欵聲聞步趨踵繼公實謂予
遭逢豈易世之懿親莫如兄弟幼而茲育長則分異惟
吾與爾實踰同氣匪朝伊夕靡往有離非仗殊恩曷乘
奇會予曰然哉宜勉終始數不可常期不可恃惟各矢

心益崇道義奉以周旋庶無乖戾公既大拜予則匪類
秩宗序遷承乏代匱緬惟疎慵當軸見罪滔天之瀾起
于平地機械滿前皆獲曷避前言未幾須臾自罹雖由
德薄命亦有制子固甘之公乃勤慰千里貽緘十年至
誼介推歌蛇孫陽泣驥鼎湖龍髯抱者已墜郊墟罷驚
顧而彌媿瑤華先投木桃莫寄豈敢有忘政府難致及
公南還角巾東第維揚雖遙一葦可至顧嬰沈痾遲違
累歲廣陵之濤小山之桂欲因招隱起觀其槩僕病未
能公已長逝梁棟之摧邦家之瘁惟有慘裂曷勝涕淚
子與夫子霄壤既懸詎宜茫昧輒有攀援獨念往事似
締夙緣爰居爰處一話一言數形夢寐恍在目前向恐

泌三十

七

自附未敢輒宣今已隔世夫復何嫌秣陵之答有懷泣
然西州之慟其曷敢諼不能奮飛自阻山川雖有斗酒
莫奠橋玄雖有長劍莫掛徐原兒之奉使天若為憐含
悲寫悽俾薦几筵憶公顯庸祖考康吉諸昆是借錦綬
駢集茲公懸車孫曾羅膝諸子率之玉樹森立位先三
事齡踰七表道應洪範福錫皇極有司計閔聖朝震惜
禮官議謚天曹班冊晉之太師尚父比秩易之嘉名延
之世及榮哀之典光照今昔於惟我公安窆窆尚饗

祭曹母文

天振曹宗孺人來歸玉範其度蘭郁其儀温温惟恭淑
慎不違思媚諸姑徽音是齊博綜德藝功容自持紛有

此美亦復勤止雞鳴夙興矜禔櫛維靡事不親靡勞以
弛體醜是將爰及酒醴適于姑所以御畜旨豈曰在中
實贊夫子蒸洽祖妣敬其孝祀惇睦懿親穆和閭里內
外咸宜相惟在爾既嬪于曹曹以日昌天祚令德篤啟
俊良恩斯勤斯于鞠于將匪惟恩之厥訓孔彰匪徒勤
之以翼以匡雖微必勅雖晦必臧於惟哲嗣敬訓不違
實象母德以助周行秉心寒淵易直孔良令聞令望如
珪如璋仕于天朝在帝之傍藝林始陟栢署于翔秉國
之紀以肅典常乃巡于南四牡煌煌天子曰俞予不爾
忘爾有父母賜之寵章母及夫子惟以壽康拜帝之賜
翟第于光人曰天只惟善降祥云胡母氏罹此疾殃亦

泌三十

八

既七十非以殞傷人曰善祚百歲未央胡寵之集乃病
之戕殛等早同哲嗣出入徜徉珥筆負囊鳴珮鏘鏘慘
我母氏實悲我賜無謂壺儀不聞于外周旋哲嗣備歷
年載我書所聞遺細紀大無謂千里其傷不情哲嗣于
我惟弟惟兄銜悲莫絮有淚如傾尚享

祭孫封君文

昔在萊子乃若於陵咸有淑媛作配幽貞伯鸞繼之孟
光攸稱並以合德避迹藏形珥管惟彤削簡惟青是紀
是訟千載垂聲茲惟孫翁古之逸民賁于巖穴不出戶
庭亦有劉母克佐儀刑翁不喜仕母不希榮實與昔賢
前後照映潛德雖同運履其盛時當昌熙主逢明聖有

子冠世賢良方正著書五車名動萬乘遂率瀛侶首膺
寵命惟翁之生性甘寂寞不雕不斲獨全其璞仁人之
心惻隱憐但麟不踐生騶不喜殺長者之度坦夷恢廓
不設城府包弘海嶽動無過舉語無虛諾家秉成規鄉
遵遺躅導啟來裔以引以續惟是夫人高門望族盡儀
蘭芳母慈蕙郁蘋蘩澗泚締絡中谷肅共宗祏昭示內
則攻苦茹淡匪以家恤力勤積纖賑施嫻戚內外同心
惟善是植一年樹穀百年樹德天心所祐間氣蓄積祚
霧發祥異人挺出自膺首寵繼以優渥視草北門橫經
東幄銅龍金馬石渠麟閣晚下蓬萊朝咏芍藥豈徒賦
歌匡輔聖學格君有道經世有略惟聖眷懷不忘厥沃

泌三十

九

溯其源淵馳以子爵褒晉清華殊恩特達簪紱光輝聳
翟聯絡高堂二親紅顏白首恩自九重錦帔紫綬學士
宮錦裁爲舞袖斑爛絢綵笙鏞繁奏鶴雛翩躚鸞鶴交
湊食以列鼎酌以大斗禱其萬福祝其千壽權洽庭闈
慶浮宇宙昔之隱者嘗有此否人視二老儼然若仙造
物何忌胡不永年將厭人世欲離塵樊並駕黃鶴上陵
紫烟踐十州之外三島之巔耶哲嗣純孝泣血其漣茲
蘿雙壁宛若珠聯我聞具區吐納百川亦有洞庭萬嶺
蜿蜒高山拱后大澤當前蔥蔥蔚蔚真氣昌延份忝肺
腑之親道義之契哀固有因淚非無自來臨窆空聊慰
予志永安厥靈垂蔭百世嗚呼哀哉尙享

祭陳松谷文

昔在世廟總攬乾綱嗣聖作配懋建元良天之歷數在
我穆皇如彼曠日未臻扶桑外韜其耀內蓄其光浴于
咸池應于少陽惟茲少陽養晦東極雖有明睿運之玄
默雖有神武藏之于密敬天之命順帝之則帝篤儲宮
樹之輔翊惟我陳公是匡是弼性本真誠神與正道
之三善傳以四術玉裕金聲周旋贊迪鸞輅龍屏罔不
瞻飭鮑俎之登太公避席桐圭之封周公建國雖微必
謹凡動咸秩兢兢執玉以全媿璧終日乾乾小心翼翼
歷此百艱用成一德承天之運厥惟其時同瑁在作玉
几受遺躬率六螭挾日以飛照曜天下萬國同輝殷周

泌三十

十

伊旦虞室龍夔四岳咸讓三事是躋元首正位股肱以
隨乃齊七政爰贊萬機轉幹洪鈞密察璇璣以斷國是
以決羣疑有言必吐無鱗不批金石可貫玉鉉是持太
華特立砥柱不移四方拭目願覩雍熙百僚振足咸共
瞻依功業有緒曷爲棄之惟時新鄭位在冢揆亦有江
陵並參鼎司皆自潛邸荷恩講幃謂當同心式贊康哉
如何轉瞬自興睚眦權旣相軋勢遂以攜廟堂密勿戈
戟交馳胡越起轂豺虎成蹊不狎不義不履其危六龍
御天已遂所期一蛇在野何必復追几几赤烏翩翩羽
衣主眷方崇臣節固辭范蠡霸越號稱鷗夷張良興漢
赤松與歸婉彼明哲非公而誰惟公超矣用行舍違大

人之道與時委蛇時不自作道以推移知進知退知幾
知微不言其故莫測其機鳳翔于仞匪夷所思黃鶴四
海弋人何施巍巍大峩高出五嶽積石巖巖表以劍閣
奠茲梁益作鎮西極巨地四維去天咫尺惟公之高實
與壁立萬內具拱百靈咸輯我聞華陽神仙之宅中有
至人不飲不食夕餐濯露朝霞與吸奉藥一丸坐生羽
翼胡不千年遂以奄忽天柱西傾誰鍊五石豈厭塵世
蟬蛻溷濁上遊帝側鈞天聽樂王喬左吹洪厓右拍生
既無生樂兮莫樂安知公神不在寥廓嗟于小子自惟
不類願緣始日幸乘其會同舉南宮載涉中秘天閣石
渠玉版金匱圖書之府靡往弗暨著作之庭有行必與

泌三十

十一

惟子與公二三兄弟雖殊所生實爲同氣規之正言間
以善戲和而不同親而匪比切劑以道豈日游藝行義
相質志意相厲高山有崖是仰是企崖木有枝是攀是
憇賴其夾持以不質墜緬惟世廟夙重王言謂茲制體
豈宜蕪蕪昔在典謨百世是遵漢猶近古見號雅醇迨
于末葉以君譽臣遂發明論妙選詞林俾隨內閣試之
絲綸追迺古昔作範自今九重特命一代鉅文公才燕
許迴□□雲秉筆東觀視草北門簡而有要約而有倫
皇風是穆國體彌尊片辭之出華衮爲榮黼黻治化紛
飾太平公之大拜兆已先行願予不佞亦被誤掄濫竽
雖媿珥毫益親借光鄰燭螢燭增明愈深晚契重篤初

盟自于寓直略如參辰及其報罷霄壤遂分凡子與公
始同末異惟其誼深不能自質實結于心匪以公貴踰
四十年宛如昨事自其笑言時形夢寐頃當計音增子
衰憤哀此哲人邦家之瘁吳蜀相懸越在萬里天從人
欲兒得奉使宣告大延頌之皇制生沐殊恩沒膺嘉謚
兒方行役寵揚御祭份之私棕附以哀些南州之孺酒
亦濡絮東州之路慟曷能至子則自傷公其可慰仕逢
聖君家有賢嗣章賢文學玄成是繼揚震忠貞遺秉及
賜帝曰休哉是父是子開先既難接踵不易光輔王室
在爾奕世惟其元功懋啟相裔天佑方來俾昌俾熾霽
其仰承永安爾寤嗚呼哀哉尙饗

泌三十

十一

祭茅荅人文

緊與夫人出自華裔毓德闈闈受書姆氏茂有令聞實
多夙慧稱詩引禮知其大義牛衣止泣仲卿是厲鸞刀
斷機樂羊銳志桓喜輓車孟甘椎髻日則攻苦夜罔寧
寐欲佐其勤身先勞瘁琴瑟雖諧圖史淬礪遂相夫子
學冠當世奮登王朝名成高第振發才猷恢弘經濟出
入踐更懋建勳勩當其宦遊不遑家視及其旋歸嘯歌
自慰是惟夫人綜家巨細外運謀謨豈獨中饋力持堂
構何但絲枲壺政肅宣家日昌熾默以贊襄匪曰攸遂
份與夫子早期樹立以文琢磨以道羽翼情同琬琰義
貫金石締之肺腑摠以肝膈如彼砒砒得依珪璧資雖

不類光則相襲如彼蔓蘿得附松栢質雖先凋心則匪
易越五十年以歷茲日惟切通家用知內德繫與夫人
淑慎淵塞毅而能和嚴而不迫張弛有宜操捨靡忒穆
木其纍恩能下及鳴鳩有子愛則均壹顧復之思不違
頃刻義方之訓狹于旦夕爰有哲胤遺教是率夫子先
登嗣人繼迹碧漢聯翔金闈接籍皇華祇奉大事斯畢
懷母之仁荷帝之力鄉人寵榮孝子悲咽惟子豕婦夫
人自出樛木鳴鳩式遵母則縣我宗祀藉此餘澤匪徒
以詞感結胸臆醞茲絮酒涕沾舉縹緲彼武州封禺之
國夏王南巡千方玉帛勝槩留傳車轍馬迹佳氣猶存
蕙蕙鬱鬱龍岡之陽卜其兆宅山山拱護世世集吉顯

泌三十

十三

榮伊始福作無極九原有知永安魂魄嗚呼尚饗

祭徐雲翁文

嗟呼我公實懋厥德對策大廷封符兩邑仁人之心惟
多隱惻長者之度專用惻惻履端嚴斷金介石襟抱
洞明光天霽日鉅量汪汪小心翼翼森然臨事經綸縝
密藹然待人珪璋潤澤剛柔不偏張弛有則惠是以弘
政是以集愷悌之歌咏于周室循良之傳載之漢帙公
實兼之遺愛無斁始蒞上黨以憂去國繼徙恆山赴召
而入兩地攀轅萬姓伏軾至今慕思崇奉血食惟公德
厚實感嶽靈嶽神是降英嗣篤生奕世甲第亦宰松陵
家學授受縣譜傳承志操相率冰蘖相成前旣崛起後

益勵精胡威與父同有清名傳綽及子並馳政聲一時
有赫四海齊稱惟此松陵尤號繁劇錢穀獄訟天下無
匹盈庭事勞充棟案積較之他縣其難千百雖有賢能
每不遑給英嗣之才冠世獨立如彼鵬鵬負風奮翮如
彼龍馬凌雲絕迹遂號神明實惟作軼人仰鳧飛益知
燕翼於穆我皇睿聖御極端拱九重照臨萬國大計郡
縣博考治蹟公與其子前後超出父旣無雙子復第一
皇曰休哉明良喜起有君有臣是父是子接踵而興與
我共理並置臺端俾掌綱紀寄之耳目屬以心膺鐵冠
前趨白筆後珥相繼鷹揚相隨虎視咸巡西北振飭邊
鄙聲震百蠻威行千里誰謂一家有兩直指惟公訓子

泌三十

十四

其言甚偉曰在古人有進有止今自吾身親躋世美共
承天恩惟吾與爾爾旣奮庸吾且述遷豫州之域是惟
中土貝茨之山大塊之所軒轅受圖廣成冲舉神靈之
區仙眞之宇旣生其鄉能不瞻企吾其歸與以適吾志
爾其勉之以畢吾事臨叩之節于是遂弭谷口之車任
其所抵蟠桃方朔紫芝黃綺箕嶺捐瓢潁陽洗耳榮寵
之途棄若敝屣寂寞之野耽如甘飴人謂我已探玄
旨得道延生專精內視將踰百年茂臻萬祉况當昌時
正逢不諱四聰旣達四門方啟宜有弓旌還公載榮黃
鶴雖翔白駒維繫與子同朝荷天毗倚九鼎夾持三台
接履予日望之心其何已云胡一旦哲人先萎予未識

公識公賢嗣是惟我侯屬在部治藐茲弱孫附侯而起
以斯驚足得隨驥尾聯題鴈塔追趨鶴侶遂以通家謬
忝一體猥是畸人特承知已昔在言遊澹臺是喜至于
宓賤楊橋是鄙人皆樂彼侯獨取此察子知拙不求不
伎諒予之愚無隱無諱赤心頓推皓首相締始終不渝
表裏靡異肝膈之交骨肉之誼嗟予朽衰世所擯遺命
之不造家難煩罹孰予爲憐侯獨存記金玉之音遠而
敷惠琬琰之懷久而篤志鳥鳴嚶嚶求其友生亦有鶴
鶴義比兄弟侯之意氣實非世情予之悵惘敢不鏤銘
休戚攸關變故倏更一聞公訃曷勝震驚八十之叟百
病交嬰歲月荏苒弔唁未能念之蹙額言之涕零聞侯

泌三十

五

按遼四牡歸道中途心動夙宵惶急食不下咽腹不帖
席軒車倉皇人馬辟易兼程而趨見星靡息僅及還轍
公將易箚孝感昭彰弗違時刻公當彌留執手而泣訓
之立身矢之報國其息漸微言無他及我公忠貞靡間
存歿我侯永懷益秉正直以答宸衷以匡王室功書旂
常名紀竹帛公志以慰公事以畢雖歸黃泉有如白日
獨嗟予生居限南北朔雲可瞻渭樹懸隔遙持絮酒灑
公窆空哀些有盡鬱紆屢極嗚呼尙享

祭潘夫人文

天爲國家篤生明哲必有淑懿俾作之合詩咏鵲巢專
靜純壹遂顯君子能正其室至于雞鳴警戒畏惕克佐

君子恪共厥職乃知二南肇端四德惟我潘翁占鳳叶
吉亦惟夫人乘龍是擇潘楊之睦秦晉之匹當其始嫁
百兩來集資送之盛豈無絡繹顧如少君悉去華飾其
爲輓車獨以行汲蘋蘩是采箕箒是執及其既歸羣媵
擁立女工之勞豈無任役顧如敬姜貴而猶績匪敢卽
安恭盡其力朝夕是訓內外是率迨其承恩屢賜翟茀
山河之服豈不赫奕顧如曹家女誠斯飭葛覃是遵布
裳是懌薄汚薄澣服之無數暨其益顯列鼎在席山海
之珍豈不易得顧如樊姬諸肉不食藜藿是甘嘉蔬是
植持齋茹素守之無失猗與夫人厥有仙質騶虞之性
不善生物鷓鴣之饑必資竹實葦穰屏除潔清是適名

泌三十

六

香日焚淨宇弘闢誦經奉道朝元禮佛翁之操履素厲
冰蘖爰藉夫人成其精白規範肅崇庭戶慎密交際之
餽雖微不入非禮之干雖親必斥一塵不染四境咸寂
其門如水其心如石用俾我翁彌著忠赤慮無反顧事
專報國遂臻八座確持三尺持法過堅乃啟讒慝巖谷
潛蹤廟堂動色聖心頓寤帝簡載錫弓旌特招蒲輪加
璧澤水興咨金堤斯築宣房旣成瓠子遂塞通漢之漕
續禹之蹟萬里底貢千方咸謚夫人孔嘉和顏可挹聿
來幕府同與冥息瑤池會啟青鳥先集樂以鐘鼓翁以
琴瑟謂當遐齡茂祉並迪夫人離家偶懷返室如何暫
還遽以奄忽惟邦之媛寶邦之戚夫人高行足爲婦式

至其善教又爲母則勸學斷機近俎徙宅家法之立有
嚴有翼義方之贊以訓以勅自其拊摩雖每置膝諸所
督趣必爲正色威儀凜凜德音秩秩晉之陶母宋之申
國保護旣端英賢斯出昂昂長君大廷對策伏龍已起
鳳雛奮翮周公拜前魯公接迹名振洛陽符授京邑神
明之政海內傳述卓異之稱漢家第一奕奕仲叔昂皆
超軼俊傑之才博雅之識如鷗如鵬亦將聯翼嗟我夫
人胡不覲覲天豐其德胡年之嗇翁旣悼亡子乃泣血
我獨何人能不軫惻惟份與翁素忝同心曩嘗結綬獲
附盍簪意氣相許道誼是敦寧獨杯酒以展殷勤三十
餘載一浮一沈翁登霄漢不遺丘林誼重當世道追古

泌三十

七

人謬以舊好申之婚姻肝膈之契肺腑之親迹同倚玉
義實斷金緬茲耄叟藐以弱孫樂卻衰胤王謝高門私
衷自撫曷其能任顧聞夫人每獨權忻孫嘗病疹意甚
注存至厯禱卜遣問尤頻休戚一體痾瘵切身勒之悃
愐敢忘至仁興言及此涕與沾襟聞盡之懿人莫能聞
幸屬通家梗槩略陳其詞雖繁其事則眞嗚呼尙享

祭嚴心萱文

猗與我翁篤生相公受天之寵爲世顯庸凡能言之士
載筆之雄固以續福履之純備極盛德之形容份雖擬
議無所措其工矣而執紼興哀薦芻灑泣淚非無從悲
由中出則以早承話言幸覩顏色想其梗槩記其髣髴

蓋翁眞有所不可及者焉人徒見其豐頤廣額嶺峙山
立以爲偶儻非常魁梧傑出而不知其載信以行推誠
待物握手同游咽吐肝膈傾蓋相逢亦披胸臆本無畦
畛何有別擇如履周道盡去叢棘如撥陰雲以懸朗日
就之可親望之可卽不問賢愚無論交識而皆稱其爲
時之鉅人古之遺直翁之心事光明此其一也若夫內
蘊淵弘外多坦易豈日諧俗行非尙異道貴兼容人無
可棄片善咸資一長必譽卽或負之亦罔攸悔事不夙
憂情靡留慰終裕雖權始窘無伎不以戚戚而爲生累
式歌且舞以遊以憩用以延年常適其志翁之度量闊
達斯其二也至其佐人之急賑人之艱施不辭匱求不

泌三十

六

誘難匪以爲俠惟義所先視人患苦若子痾瘵憐然動
念慨然發歎惠浹宗黨周及里閭寧獨親昵踈越亦然
雖不能及意必至焉人之有過每以情原務成其美以
救厥愆私則勸戒明則獎宣發之自衷有味其言翁之
性資仁厚又其三也然翁本有揮霍之才閱遠之識動
有成算策有定畫立談解紛安坐應卒指麾不煩頃刻
而集倘蒙際會獲階寸尺譬之神魚躍鱗鷺鳥揚翮屈
伸變化飛騰卓軼必有可觀詎無建立而不在其身在
其後人海亦有源木亦有根培植旣久涵蓄者深明堂
作棟大旱爲霖布澤無已任重惟殷惟德獲報匪天有
親厥報伊何帝命屢崇錫以章服衣繡來從其德如玉

其光爲龍禮絕百辟爵等三公豈爲爾私粵與子同份
與令子若有宿契南宮附攀東觀注記禁廬寓直銓曹
參侍黽勉同心婉如一氣而才薄分踰本同未異其燈
若躋其失若墜升沈旣殊迹雖有媿休戚相關義不知
背昔份遭閔旅襯是扶翁來會葬白馬素車痛失怙恃
哀此熒孤慰唁備至期望實多願我若是負翁如何舉
柳在道薤露興歌光景恍昔傷感倍初臨風一慟翁其
鑑乎嗚呼哀哉尙享

祭沈筠溪文

曩子與翁俱遊黌宮翁固才同倚馬學比雕龍思如涌
泉氣若吐虹當是時也翁爲先進子則蒙童嘗挹其遺

泌三十

九

響拜其下風謂當擅藝苑之望爲儒林之宗豈意翁之
不遇鼓瑟徒工子之多幸濫竽獲容昔在楚國客歌郢
中陽春寡和下理多同斯蓋翁之高調時適不逢而子
之偶合實以凡庸也然古言一年樹穀百年樹德翁之
家敦源淵厚德培植積其鴻休詒以燕翼厥有令子是
繩是式長公先登伸翁之屈多歷年所踐更出入仗鉞
晉郊握樞漢室正將贊畫廟堂勒勳社稷奕葉駢繁本
枝茂密鴈行比肩麟趾接迹奮興有始功業崇赫俊髦
繼之志行卓軼雲蒸而起天祐從集方當養以九鼎稱
之萬石顯揚雖著褒封未極何其遽厭塵凡之世高蹈
玄冥之域耶然翁發軔青徐參佐郡國政尙循良治用

經術解燒釋苛專務隱惻拂以清颯煦之化日海岱之
間猶留惠澤未展驥足卽振鵬翮謝彼樊籠投我纓紱
澹然無營悠然自適史稱龐公不入城邑亦有澹臺不
至縣室出則小試旣舉厥職歸成大隱世莫可卽仁人
君子其儀不忒惟翁之歸優游若仙醇酒一斗辟穀十
年不須服食道氣凝然不必吐納眞息縣延固已心與
雲逸神與淵潛若可從赤松之後對黃石之前矣而長
公在鎮帝命頒宣六曹暫轉八座將遷鳳綵旣下熊車
急旋遂因荷眷得以承權顧當省觀之暇杖履偶艱日
夕扶曳旬月留連迫切上疏唳咄陳言遂得躬奉屬纊
親事飯含其在我翁爲壽福之全其在長公則忠孝實

泌三十

十

兼豈獨一時所難得抑且後世所可傳此皆足以徵厚
積之德而見嗣續之賢也份自束髮以至于今數其旣
往六十餘春早隨執筆晚其投簪桑梓密邇芝蘭同馨
爰自長公暨于哲孫交誼益締世講惟新遂以弱息輒
附高門肝膈之契肺腑之親潘楊舊睦朱陳有村匪敢
繫援夙好是敦葭葦自媿生芻以陳涕非無從詞實有
因嗚呼哀哉尙享

祭施南石文

嗟乎南石實古逸民鴻冥混濁蟬蛻風塵昔在厥考是
日普陽始以文學倡興湖邦儒雅蘊藉意氣激昂曰孫
曰劉結社翺翔義比琬琰追琢珪璋嘯吟丘壑名動廟

堂如彼麒麟霄漢于驥千里方駢一蹶斯傷未究其業
以貽後人君從弱冠名動縉紳朝霞標格秋水丰神謝
庭蘭桂虞室鳳麟凡彼高賢以逮懿德並屬品題共借
顏色染翰雲興視躬壁立尙及千秋砥行三益君寶瓊
瑤子惟山石詎有寸長謬長一日情投肝膽義堅膠漆
戴崇懼洽彭宣簡率惟吾與子兩者兼得五十年餘陶
陶永夕余謝纓紱歸于柴桑君亦卜築彭澤徜徉徑同
蔣詡志邁向長溪山策杖烟水流觴辛夷列館紫葍名
房蘭譜竹戶芟製荷裳與子同老樂亦我臧君復善修
皓齒華髮顏茂渥丹談霏玉屑僉曰松喬共享日月奈
何一疾遽爾永訣露繁星隕珠沈玉缺蘿薜春消烟霞

泌三十

三

盟絕茲從吉卜逝將永藏顧予不造適有新喪莊生哭
惠潘岳悼亡決旬興慟期適相當屬續方邁執紼莫將
嗟乎南石余曷爲心雖有絮酒孰爲余斟雖有素車孰
駕余輪極目遙睇菁山之雲振足銜恨潯水之陰辭草
于楮淚滿于襟北邙樹鬱西陵草深夜臺風響幽壑霜
零余腸已割余身幸存君有令子足嗣徽音哲孫伊茂
必振方塵九原可慰奕世將興靈乎有知照格來歎嗚
呼哀哉尙享

祭紀明齋文

通家之誼合葬之辰輿櫬同舉具溪之陰旌旒雙逝簡
田之濱時良日吉風和氣溫我酒既潔我肴既陳靈其

並鑿尙冀昭歆既乃告以文曰予自束髮卽從公遊班
荆而語傾蓋相投坐而接席出則同舟握手宛轉聯袂
夷猶匪朝伊夕自春徂秋何行不與無言不酬以彼婉
變成此稠繆豈以私暱惟道是謀志同意合聲應氣求
始予少時妄不自量嚶嚶古人落落天壤箕踞林間睥
睨世上秉性旣狂吐辭靡讓獨于我公去所歸嚮醉公
醇德服公雅量曰茲締交惟予與丈公亦不鄙許予追
隨丹誠旣結皓首爲期肝膽是歷腹心是披成其小善
箴其闕遺匪曰爲美實弼其違用是託子俾之得師始
甚頑劣繼範馳驅如彼銜勒不急不弛樹茲標準立之
表僕引其繩墨約之進趨粵予父子師友咸宜予本菲

泌三十

三

庸偶乘遭際金門先達石渠早詣念公睽違惜公留滯
柳下未登臧文之罪太丘未徵弘農之媿用挫子愆告
之有位羣公咨嗟高賢遙企適公計偕實來都會平津
開閣授館納費戶有集履巷多結駟公獨閉門謝不與
事途巡辟人兢業辭勢磨而無瑕泥而不滓予知其深
天鑒其志表裏光明始終靡貳公處京邑久而不愉亦
旣屢蹟謁選公車中有蘊蓄欲一發舒冀階尺寸自展
寰區汝南之奧河洛之都是惟地中亦曰天樞江淮屏
蔽楚蔡鬱紆本稱沃壤末乃荒蕪公至憫惻愴然嗟吁
不先安集曷施拊摩罷其征催寬其負道有費斯草有
弊必除公之臨民父母勤劬愛若一體痛若刺膚公之

視事神明與俱堂如水清心如鏡虛萬姓鼓頌四境懽
呼及轉比部政如其初省減文法飾之以儒司寇倚任
僚案同孚名之所集忌亦實多方形晉用忽賦歸與公
之未歸予日望爾及其既歸謂天所啟陶令開園柴桑
伊邇莊生觀濠亦有惠子予棄于時介居于此豈令昔
人獨擅其美劍合豐城珠還玄水四十年來服能聚止
子既大幸公亦甚善人命靡常天不可恃權樂未幾吉
凶相倚詎知一朝捨我而逝晝猶含笑夜遂不起藏壑
舟遷積中壁毀莫識其由安知所使撫心如摧有淚如
雨公不憖留子亦曷底形骸雖存神觀往矣憂來無從
悲何能已惟此紀氏世稱德門至公昌大肇啟縉紳匪

泌三十

三

直光顯行義是惇篤于孝友重于彝倫信如貫石交如
斷金作則鄉黨遺謀後昆二子俊穎復以雅循璵璠之
器廊廟之珍流澤既遠遺風未泯粵惟宜人比德來臻
譬彼田稼耦耕以耘譬彼築室並構而新親歷諸苦備
嘗百辛恪其中饋旨蓄惟殷肅嚴盡政茂嗣徽音順于
舅姑睦于懿親女工兼擅善刺繡文廢彼華綺好是儉
勤績比共姜樸同少君裕能思約貴不忘貧要于有本
先績有因內外協力成此令聞穀則同室沒則同墳蔭
爾世世絲爾雲孫嗚呼哀哉尙饗

明烏程董份著

明故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默泉先生吳公行狀

吳公其先海寧人世居邑之園花里明興處士微者雖不仕實大吳宗微生裔裔生岳池公昭始徙秀水而吳遂為秀水人昭生長葛學訓履菴公方而長葛實生公云初長葛篤學才高倜儻有大志喜奇節嘗授經館舍聞家方誕子亟趨歸道逢里中人方鑿金鑄像弗就里中人皆奔走傍徨無計長葛至咄嗟出袖中金私祝曰即兒果奇像當就金一投立就矣莊嚴如天成眾擁集

泌三十一

一嘉業堂校刊

詫異歸視兒亦宛然有似者心益奇之而像即道藏所謂上元天官者也公生而夙慧讀書知大義甚奇與同郡大司寇鄭公曉同稱奇童方五歲長葛嘗攜之謁戴泰州經戴方扇其門縱橫其木曰將以禦盜公哂之問而不答固詰之則曰所禦者即大盜耶木不足固即小盜耶穴竇皆可入也木何為焉戴大驚曰此朕篋之論童子何知之異日者必為國器遂以弟之女許聘焉即戴夫人者是也稍長為郡弟子員學博洽貫穿每考校數冠諸弟子弟子從而受學者常數十人弱冠舉進士授工部都水主事治南旺泉源有異政聲綽然起以父喪去改刑部復改兵部時方議妙選諸曹文學行義之

臣名實著者特遣典省試如兩京闈例公遂典山東試而是年山東最號得人文亦為天下式天下翕然稱之轉曹郎轉貴州按察僉事督學以母喪去改廣東督學轉廣西參議復轉雲南副使督學轉福建參政故事按察督學少有再者公獨立三省前後且十年所察舉士于困汙中而知名當世者不可勝數持憲紀立章程施之後來皆足為法蓋公益以文學行義重天下矣其在廣西也肅皇帝方罪狀安南將征之先遣公奉勅往諭而安南酋莫福海者強黠夷也陳兵其界甚盛名為迎勅實欲怵使者折之人皆戒公勿輕公獨挺身叱馭往福海以驚至則宣布上威靈神武邊吏請討而擴天地

泌三十一

二

好生德弗即誅先遣使諭此誠化逆為順轉禍為福時也福不可徵時不可失大兵方壓境毋敢後後即滅國無種矣公貌偉氣壯詞直而意和從容中要領夷皆灑然變色稱天人福海亦大悔悟伏地稽首惶恐謝死罪具表隨使者乞哀上因赦弗征安南事遂定人皆言公重厚長者至其臨大事蹈虎口不避而壯國體銷夷孽蓋一使之任勝十萬之師焉其在福建則有平洞之役初福之覆鼎佛耳諸山勢甚峻洞險賊陳日輝等擁眾據之官兵數仰攻弗剋賊益熾公親入率梟將批亢擣虛奪其險日輝失據就縛諸洞悉平乃相山川圖要阨畫六策以弭絕賊計全閩遂安至是公又以方略經濟

重矣轉江西按察使復轉右布政使尋轉左遂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填撫江西時虜數寇邊餉乏部議悉裁天下費佐餉江西則盡裁諸郡兵快等役錢方趣解虜急餉重人莫敢言也公獨以南昌五郡皆臨瞰江湖南贛二郡尤連接閩廣故皆大盜藪若裁備則賊發莫制一時裁之易悔而復之難因力持遂寢及公去而諸郡盜果起贛尤甚江西人幸有備弗裁服公慮事遠守正持重不阿意得大臣體焉始吉安有殺人于道者賊不得捕方嚴適一樵傍睥睨遂執以赴獄而郡治獄者鍛具論死樵不勝鍛輒妄承獄上公獨內疑密令人蹤迹人果得眞殺人者而釋樵獄人皆稱神南昌張甲

泌三十一

三

者巨猾善書計積掌郡賦冊潛竄賦額萬餘于他諸郡諸郡不知也公盡得好狀置張重法而諸郡冊悉清人莫識所從稱神者尤重公政持大體不細苛而往往明察多此類轉工部右侍郎改刑部右會河決徐淮間而十七州縣薦饑孳積道路上聞惻惻特遣公發所在米麥四萬白金五萬往賑之公馳赴因疏請曰夫淮徐間非常大變今所發幾以十萬計實非常大恩也顧災鉅道遠臣以一身驅馳其間勢不能復問錢穀乞以部署才廉者一人專主錢穀籍俾臣得一意主賑使便乃別遣主事蒞蒞民者隨公行公因以錢穀屬蒞又分遣諸郡縣才廉吏各詣其地賑而公以民方饑餒死我何心

獨豐膳哉乃卻供帳薄廚傳而竭思殫慮焦神瘁行以節儉勞苦感動督率之由是吏皆如公親臨民皆如公親給人人得哺而僵者起幾絕者蘇皆感泣曰使賑少須吏緩吾憐皆道路孳矣蓋公一出而活百萬命懽呼者聲震天焉而徐淮間有識者曰是役也公有至難者一得法外意者二其始也公雖有發錢穀令而所在倉庫一虛無可發者例必復請復請則踰月而徐淮間以呼吸爲存亡者也不能待乃截漕糧發之而令甲漕糧不敢請況敢截乎雖春秋大夫出疆得顛制而公亦奉勅許便宜然非忘身爲民未有能越格而直任者也斯可謂至難矣其繼也公職專賑耳而以無田無戶者賑

泌三十一

四

矣有田有戶者賦不盡獨則賑者得生而不獨者亦不免于死也乃請并蠲焉得法外意一公賑者十七州縣耳豐沛楊非賑地也而災實同乃請并賑焉得法外意二公挺大節不小拘是以全活者眾而建祠樹碑以頌公者不可勝道矣遂改兵部左兼右副都御史撫淮督漕先是公以賑得兼治河而修河道千餘里矣及至淮則方草灣河復決前督漕者費十六萬金弗能築決口公親往視一經營決口立塞而當公未至也有神降于桃源自稱柳將軍通祭祀能人言數與大風濤河中顯靈異遠近言柳將軍輒搖手畏懼忽一日曰吳公且至吾去矣問誰吳公則曰前賑此地者是也及公至而決

口塞人益神之時河南賊施尙詔起攻陷歸德府竊名號擁萬人震旗鼓將攻宿州公適謁陵還抵州治將士言州無備不可守不若去而就堅城勁兵處公大臣也賊方熾不宜自輕公乃毅然曰此逼近陵寢者南都要衝也吾守此兵當有應者賊烏合不能久當可與力持設吾棄去則歸德與宿孰大小彼陷歸德何有于宿乎宿陷則賊益難制矣且吾爲督撫稱折衝臣而城棄弗守令賊得驚皇陵一草木罪何贖哉吾固以死守之守一夕備稍具乃檄參將梅守德專禦宿檄副使李天寵守蕭碭逼賊東奔檄僉事朱舜民守穎毫防賊南向或言公太早計敵未接而先慮其逸乎且兵宜聚宿而各

泌三十一

五

使他守則勢分公弗聽已而賊大至有王千斤者賊軍鋒也出陣大呼躍馬爲賈勇狀公使素所獎用沈思學者亦出城大呼躍馬擒千斤歸賊一軍失色稍引退而公方假寐夢漢壽亭侯來助曰第疾戰吾當贈精兵三千破賊如其數矣因驚寤而城下果有應兵三千至公異之急驅力戰遂敗賊而斬馘亦三千焉戰已因引俘鞠之俘言賊始謂宿易陷因長驅泗州而以一枝窺南都一枝奪漕路本計甚狂逆顧不意驟敗又覘蕭碭穎毫間備皆嚴遂不敢越東南而反走勢失尙詔遂爲他伏兵擒誅矣人皆服公料賊不失鎗鏃而本兵亦稱公以孤城折賊銳使尙詔摧喪走死宜錄爲首功公數移

書固辭執政亦嫌其無求遂中沮然公所具疏亦不名其爲叛但云流賊而已其不欲張大者正以讓功也賊平賜白金四十文綺四勞公已而晉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晉工部尙書初上以賑事重公嘗問中貴人以賑濟吳侍郎者何在及公爲工部數上議議開密雲河以通漕道議城瓜步鎮以障南都議罷福建諸鐵冶賦額以寬閩徼三議皆利國便民之大者也上益注之會冢宰缺上特命輔臣餘姚李公暫行冢宰事居無何又命李公合六曹九卿正貳諸大僚侍從諸要職分別三等列其次以賢不以官蓋異典也而李公疏上以公爲諸臣第一上重注公見第一益喜無何而李公事峻還輔

泌三十一

六

復具缺上御批推忠正者來及推上遂用公爲冢宰矣公爲冢宰以大柄歸天子以銓綜屬所司渾然淆而不濁矚然泥而不滓終身無瑕如完玉虛已無執如懸衡嘗有所親及故所善者自以爲必當進用人亦以進用目之而公第屬所司平平耳亦嘗有乖牾負公者自以爲必當平黜人亦以屏黜慮之而公第屬所司平平耳以是人莫測其度或規公握進退權不自專無以震耀天下而有識者折之曰昔漢丙吉張安世皆賢相也丙寬大吏有過不案而張尤慎密用人不使知之公固行古之道者已而有識者又曰斯亦未盡知公之心也書不云乎無有作好無有作惡斷斷兮無他技休休然如

有容此則公之心矣公乃矍然曰吾薄德敢當書傳所稱哉然天子神聖過五帝所進用皆自決吾敢專耶至于睚眦報復以屏黜行已私則鬼神實臨之吾死不敢惟日夜兢兢救過過不自我而已故當是時天下稱公終始清白而持以寬大慎密不作好惡其間者蓋舉天下如一口焉然公嘗奉命薦文武士而文薦胡參政松王副使崇古以下諸人武薦馬芳李賢以下諸人其後胡公歷至冢宰王公歷至大司馬列三孤皆爲賢臣著重望馬李亦爲名將顯戰功而以下諸人亦皆能有建立無一失者則天下稱公知人能得士又彰彰較著者也以冢宰奏績上特加公太子太保方寵任而公終不

泌三十一

七

樂重地會有言其衰老者忻然曰此誠知我者也遂懇乞骸骨歸歸而棲止舊閭偃仰一室圖書在前鼎彝在後泊如也自部治諸當塗皆以公爲邦之典刑國之師表相與推崇之而攜李諸縉紳亦皆以公爲鄉之標準士之楷模尤相率尊事焉公嘗病諸縉紳合一郡其禱病尋已則又皆合而稱慶如初此其風何盛也居數年公復病病益久公既與世隔絕而時俗移易訟訐大興或乃引繩批根株連其子者公聞之不恙病雖甚無恙也會中子紹先病天矣而仲子緝以訟故復天乃驚曰吾薄德人既魚肉吾子矣而天復割絕之耶病寢篤遂卒已而戴夫人亦卒蓋先後皆以憂死亦天下之至痛

傷者哉公性至孝母夫人嘗寢疾醫謝弗治籲天請代弗得因割股以養進垂殆輒驟痊皆駭異久之而戴夫人見其割處驚問焉乃知母之復生公之孝感也兩遭父母喪皆摧毀欲絕或責以毀不滅身之義乃稍稍啜糜粥始甦尤篤友愛待二弟恩意甚浹自少拊摩訓教如子而起居有禮如賓數賑施諸族園花之族屬遠矣猶買海寧田給之親知之托其藐孤者以身捍強宗而卒護全其子其厚誼多如此初長葛之爲博士也嘗娶其邑中女劉爲妾有身矣及長葛謝病歸劉亦病甚不能從家居數月生子男而劉竟死公常遙念之忽有自稱劉子男者來眾皆以道遠莫辨公獨愀然曰人以父

泌三十一

八

遺體來逆詐不忍因發其足駢拇曰吾父固駢拇當信遂收之築舍授田如復得弟焉命其名從厚也吾厚以親也蓋構李人素稱公厚德而此則尤服其至厚云好讀書自經傳百子道佛之藏星象歷數卜筮諸家捍關禽遁諸術涉獵廣博而見人若無知者人亦無能知之器度宏遠而勤小物周細故纖芥無遺行履坦率而按矩矱謹法程尺寸不失平生莊敬天未明起盥櫛焚香布几席肅然雖老不衰雖病不廢居凜凜若對神明而所至亦有神異者初廣西一廨宇乃故韓中丞開府基也堂甚壯偉而相傳有崇莫敢居公獨移往諸藩臬皆力止不肯從及夜方寢而左右忽寐中起爭髮皆相糾

結公徐爲解之復寢中夜乃有長巨人自屋梁引其足至地及見公則驚曰噫正人也吾當避之而解中之崇遂息人皆稱公爲鬼神所畏云卒之月郡城忽無故陷陷數十丈其去公家亦數十丈豈天地爲震動耶公諱鵬字萬里世稱默泉先生生弘治庚申卒萬厯己卯享年八十所著有歷任奏疏十二卷飛鴻亭藁二十卷行于世始以督漕績贈祖岳池公父長葛公皆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母□母黃皆淑人配卽戴封淑人既而以吏部績贈祖若父皆吏部尙書而祖母及母皆夫人戴封夫人而公則以伯子繼都事績進階光祿大夫而戴晉一品夫人伯子雅醇忠信人也與子

泌三十一

九

相嚮哭謀纂公事上之當世之秉國史者而予小子從公宦遊久知公獨深故伯子詳于家庭而予小子詳于宦履各從所親見也子男五長卽繼尋甸府知府以道遠親老上疏不之官而侍養焉娶屠氏次卽緝中書舍人娶嚴氏次卽紹廣東參議娶郁氏繼娶顧氏次紳鴻臚寺署丞娶鄭氏次綬國子生娶高氏女七而國子生包汴錦衣千戶項元濬庠生朱瑯國子生張夢傅錦衣都指揮陸繹庠生蔣子岳與子皆壻也孫男十惟貞國子生娶卜氏成德時敏尙幼繼出惟臨娶徐氏惟泰娶俞氏緝出惟觀惟豐未聘紹出民悅娶王氏紳出惟巽惟震未聘綬出孫女十一長嫁鄉進士潘大復次嫁庠

生戴元溶次嫁庠生查允持次嫁庠生張汝誥緝出次嫁湯之萊次嫁周應侃次嫁庠生馮伯禮次許聘王鳳毛紹出餘尙幼曾孫三顯科庠生聘黃氏惟貞出餘尙幼民悅惟臨出繼等擇某年月日葬公于相家湖之原公所自卜云

成國太夫人行狀

成國太夫人陳氏成國公諡榮康之配成國公太傅希忠都督同知希孝母也其先邠之睢寧人四世祖諱政從文皇帝平難以功封睢寧伯諡榮靖賜第金陵爲金陵世家而榮靖孫二長諱鐸爲濟川衛指揮次諱鉞有高志弗仕人稱曰大隱君配伍氏實生太夫人云初榮

泌三十一

十

靖公葬時卜地者言當有錦雞玉兔見主女德大貴吉已而葬果然葬逾年太夫人生穎異精女紅通經書大指性孝友父母疾日夜侍不離不喜逐宗族歲時宴聚獨從兄弟間談說古今忠孝事輒有當于心不忘于是父老有識者咸曰曩雉兔之祥其應是乎陳大功之後天不乏其世當有興者今未見其人必在此女且兆所卜也及笄歸榮康公榮康事其父恭儉及母夫人張氏至孝太夫人躬親起居服紉滌饌勤且有禮凡所以成榮康之孝咸足爲法恭儉嘗兩被命守備南都已而還朝榮康數從往來南北間嘗獨留太夫人南都內持其家外奉宗廟守墳墓規畫綜理事皆肅然其在南都數

嘗以四時饗果盥手封識先貽京師爲舅姑獻而後敢嘗食其誠敬多類此舅姑薨而榮康治喪祭惟謹尤任瘁勞人咸歎嗟之榮康以兄居承天有疾將往視會江水暴漲或沮其行太夫人輒曰兄弟急難古之義也脫不諱將何及耶榮康乃矍然趣渡江見兄于楚郢之間執手悲感數日而兄卒人皆以成榮康友于在原之義者太夫人也榮康所以飭身慎職保有國爵爲世祿元臣令始淑終當世稱美其亮節碩行有足述者至其隱微規助太夫人實宏益焉榮康嘗病劇太夫人不解帶不交睫禱于神請以身代得愈數年疾再作憂且禱踰初劇時弗應而榮康薨太夫人號于神摧痛幾絕衣衾

泌三十一

十一

拊具皆親爲之恨不能以殉毀傷有人所弗堪者歲時忌旦必衰服獻食致未亡之悲蓋二十年于茲如一日焉性儉約敬慎子數受賜子皆襲藏惟謹卽一饌弗輕授曰主恩不易也然急親誼好賑施待宗屬皆有恩意貧嫁娶不時者給之所娶歿又爲之繼往來請給終歲數有之不厭子弟可教者使就學喪不能舉者爲之助恤孤拯患靡所恡吝曰上賜不可隱也其知大義如此榮康薨治家益嚴飭約束有紀戒婢僕不得踰中外閫限堂奧秩然慈仁溫惠視子婦如女躬撫育諸孫自服食寢興咸親調護不假保姆然稍長則摩其髮曰成人之漸也勉之勿復爲童子嬉女孫嫁時適病侵甚尤親

視其匱多自其手出然必舉女範數持之故皆服其慈而畏其毅用成其家法云始榮康數從父南北而大傅都督尙幼太夫人親課教之遣就傅學歸必程其學所進稍惰卽不喜徐諭之曰家世承茅土之祚剖符列爵與國長久固將以勿替其宗也今不自勉勵卽與市井兒何異耶吾非不汝憐願欲汝明忠孝大節以紹先世必自今日力勤始耳及長俱拜官大夫人念榮康之逝語及曩昔輒悲感泣下因曰此汝盡忠孝時矣家庭間未嘗不以此爲訓今大傅承大國之封備三公之位以忠賢結之主上直贊左右攝代郊廟躬近日月之際爲勳臣首眷顧之隆嘉賚之盛恩寵赫奕莫有居其右者

泌三十一

十一

而都督新被渥命躋進崇階官列一品伯仲曳玉照映于時可謂富貴得意之極而太傅身在禁密蒙召接最久能以恭默終始不涉勢權都督周旋謙抑以隨伯子之後皆有漢石傅之風其盛殆未可量雖二子之賢實榮康太夫人之教也太夫人享有其子之貴方日夜兢業以訓其子而誠勅其家是以益知所守不致危溢有自來矣太夫人以希忠貴再封成國太夫人公侯母得封太夫人異數也而再封尤所少有者太夫人厚德淑儀殊恩全福固間世所見至是雉兔之祥始驗云太夫人兄弟五人曰維曰緯曰綸曰約曰文質維緯文質皆先歿太夫人痛之文質者最少太夫人尤鍾愛且教爲

之娶構廬與居而尤早世重悲念焉文質中武舉嘗有
武功授錦衣衛世襲百戶約應天府庠生茲適來自南
都實襄太夫人殯云子二長卽希忠以成國公加特進
光祿大夫太傅兼太子太師先掌五軍十二團營諸軍
務總兵官今掌後軍都督府事娶張氏前軍都督府右
都督襄女次卽孝錦衣衛都指揮使以建重城功陞後
軍都督府同知仍掌衛事娶湯氏靈璧侯紹宗女庶子
曾娶徐氏永康侯源女孫男一時泰卽太夫人所摩其
髮而教之以成人之道者也聘子女孫女一適少師元
老介翁之孫錦衣衛千戶嚴鶴卽太夫人病時所親視
其匱而訓之女範者也皆太傳出太傳嘗內直太夫人

泌三十一

十三

無問寒暑必起詢早暮時而趣之其自直歸雖中夜必
慰勞之至是疾作太傳方在直上覺其色慘問元老知
其故乃使歸侍及不愈太傳數欲請告太夫人亟止之
曰汝受上知眷宜一心供職豈得復顧私耶慎勿以我
故瀆上且汝弟在側汝婦素善事我今皆以竭盡心力
又何必汝爲哉因再三戒遣之太傳不敢違旣而疾且
革太傳乃匍匐哭請命良久語曰吾家承國恩深厚榮
極已所願汝等益全忠孝以勉盡報稱卽吾死何憂復
語都督曰宜急立子都督嘗生子時霖而天故大夫人
尤念之云始都督之拜新命大夫人疾亟已猶起坐執
玉帶以賜是日喜劇甚太傳兄弟皆以將有瘳也而未

幾遂卒太夫人卒時方有大慶禁常封勿進上乃諭輔
臣先以其意示有司使以時舉諸恤典而後以聞蓋上
所以加禮勳賢近臣哀其私而念之者惟恐不及故特
踰明禁而致優渥恐後之情其君臣一體之誼至矣太
夫人生榮死哀天寵蕃錫當代鮮儷非內德之盛何以
承之且太夫人始終教其子以忠孝今二子以此特受
上知寵殆未艾太夫人九原亦可以無憾以太夫人生
弘治甲寅正月二十五日卒嘉靖甲寅七月十三日太
傳將以某年月日葬拊榮康公塋乃哭跪求狀於子予
深謝不敏然獨念先太保公與榮康公同仕先朝太傳
都督與子又同事今上在世講相善獨切而太傳又與

泌三十一

十四

余婚姻子以通家往來久知太夫人深且熟者莫過于
也則子狀誼不得辭乃詮次其事以俟當世之巨儒宗
工秉國史者擇焉謹狀

明故封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孫柳西公配徐宜
人行狀

孫封君其先松江之上海人明興有道迪者成成都留
家焉因爲蜀之涪州積善鄉人道迪生鑑鑑生本洪皆
有隱德本洪生鵬是爲封君父嘗以醫名于蜀往往起
疴危卻報謝弗受人感其德尤厚皆言孫氏世善能稱
其鄉名其家當必昌云封君少穎敏年十三爲州弟子
員州弟子皆推讓其才服之尋病瘳棄去專意養生之

術久之病始愈有州守者檄而爲散官非其好也性慷慨自喜負奇節有大度諸守皆目之會鄆藍賊起勢且犯州境甚急守素奇封君使督兵五里壩禦賊當是時賊方熾而封君所驅兵皆市人咸爲君危封君竟往弗顧至則日夜治戰具盡召諸所近鄉中人喻以利害以義激之皆願前死籍其勝爲兵者人咸奮無不一當百揚聲嚮振兵威賊聞不敢進是時縣中諸鄉所殘破不可勝數惟五里壩獨全已而縣旱斗米至五百錢疫大作死者接道人行皆厭苦之封君蹙然曰此爲時所厄卒卒若是顧不閔念而厭苦耶吾賤不能救其生而掩骸古之道也重募工周長子者日給米倍值俾循途而

泌三十一

五

轉葬焉時遂無暴骨人以是爭慕之然封君悛悛自持更折節退讓居常若無能者慎言謹行擇地而蹈望之知其爲長者碩人也事伯兄萬鍾撫庶弟萬鈞咸有恩禮分產取薄情愛備至孝友行誼卓然表著于鄉尤足多焉封君諱萬鑑字良玉別號柳西以子續貴封承德郎刑部廣西司主事晉封奉直大夫刑部廣西司員外郎續嘗迎封君京師時諸縉紳與續交善而其父在京師者凡九人日往來爲會皆有高德厚誼雁眉峩冠照映都邑好事者或繪爲九老圖以附于香山而侈其盛云封君居乃歎曰吾聞水木本源今松江吾始姓先人之墳墓在焉移家五世而吾不知其何以爲重本乎且

吾老矣恐不及往乃亟南下徘徊故里歛歛登祖塋致祭立石而還厚賑其族人釗輩之不能自存者蓋其知大體周宗族多此類南還而續拜命守眞定凡所以飭厲子者皆事君持身大義留眞定踰年歸蜀郡中人贈之卽其子同官皆一切謝卻解其裝廩長物初續自卽官守眞定有精白操治能最高超絕諸郡一時皆以爲弗及諸公咸異之至是乃歎曰有以哉封君之教也諺曰欲知其父觀其子其是之謂哉已而封君歸蜀病續日夜泣乞休部使者以虜警弗許會奏續復交疏留之咸謂其可起而封君逝矣哀哉封君元配徐氏贈安人加贈宜人繼配邵氏封安人加封宜人徐性慈懿善事

泌三十一

六

舅姑起家極儉然好賑施與封君同趣又能贊封君教其子人皆稱賢焉先是徐宜人歿長子夜夢得葬地吉厥明鄉人有以地告者封君馳往則故嘗所督兵地也地主羅氏李氏故所與同督兵者願減價而納地焉封君方議其便有識者咸曰吾聞活萬人者後必昌此公所保障意者天其有以報乎不然何其適值也且夢先告之矣于是遂葬徐宜人葬之日實壬辰十二月二十一日也葬五年而續舉鄉薦又三年舉進士又十年而封君歿又一年爲壬子十二月十一日續與其兄封君而合葬焉是爲五里壩之象山有甘露再降其地云封君生年月日歿年月日年六十有七徐宜人生年月日

歿年月日年五十有四子三長繼娶左氏次卽續直隸
眞定知府改雲南大理知府娶王氏徐出次紀聘張氏
邵出女三長嫁生員張繼徐出次嫁生員金湘次許嫁
楊邵出于是續見份于京師哭而告曰昔張季友不得
昌黎文則不葬王庾諸家不得孫興宗文則不勒石古
人之重銘如此然太史氏敘荆軻則徵夏無且敘大將
軍則徵蘇建蜀在遐方不能走數千里乞銘且懼其無
徵也夫葬而無銘是委于草莽矣子其爲我圖之因咽
不自勝份與續善悲其志乃具述其先德次序爲狀上
之當世元老宗工有所徵而采擇焉謹狀

明故福建按察司副使監泉卜君行狀

泌三十一

七

卜氏自明興以來世居秀水之思賢鄉有積慶塘在其
左人稱積慶卜氏亦以世德名云其先有諱璿者以財
雄里中璿生顯顯生周三世皆隱厚長者而周雍容結
冠蓋游諸公間益飭以文矣周生宗洛闊達有槩願不
喜禮節好飲酒務一切與世脫落自稱長醉翁屠太史
志其墓以附于竹林醉鄉之徒要其抗志適意良亦有
足多者長醉翁實生君君少穎悟能日誦數百千言始
通春秋已而授尙書居一室不履闕外篤苦于學嘗讀
書至旦見牖中光驚日月平問之知旦也遽馮几寐忽
又復起當爲諸生時督學楚汪公閩林公暨今少傅大
學士徐公皆數稱許而少傅公尤奇之嘗指謂郡守曰

此其人當爲國器少傅公以當世宗儒按學所至得一
言之譽輒相慶而君獨見奇乃益奮己而弗第嘗夢詣
國子有泉涌上出周恭肅公居泉側謂曰泉上出及物
象也其命汝矣宜謹志之覺而大悟遂自稱監泉以贊
入國子舉順天鄉試再舉進士授刑部主事奉命錄蘇
松諸郡囚以廉平稱轉員外郎又轉湖廣按察司僉事
督江防斬黃間始江防無專職時往往盜起攻剽州縣
急則阻險與有司爭一旦之命緩則匿萑蒲負擣浪出
入爲漁奸議者言控扼全楚居江上游宜專置憲臣便
未幾而君往事皆草創君乃按行謠俗悉問民所疾苦
畫郊圻固封守立里保設形勢之利定經邦之制其法

泌三十一

六

備又因地當皖汝淮楚之交轄在諸省民輾轉易脫
而吏亦私其人法易梗而奸不易得也乃與約關白勿
違異按捕勿格失弗察者與同論以故犯者輒覺發輒
獲期年而令行如流盜弗敢作惟君壹意以誠行之郡
縣轄諸省如一家焉于是郡使者皆上其治狀稍遷湖
廣布政司參議會諸軍征苗寇弗克君乃慷慨發憤曰
夫兵如醫矣病之患恆多而醫之治道恆寡以寡道而
欲愈多患此以人試者也以寡術而欲弭大寇此以國
試者也遂著征苗圖記其略有九大槩言兵貴先知其
情以形合之知勝而後戰定策而後進如秦越人視垣
一方靡不舉矣總督中丞張公頗采其說而君適提湖

兵與張公會沅水上遂以平苗多有力焉再遷福建巡
海副使倭方作難海所在皆震客有爲君危者笑曰夫
倭聯絡洲島倚海而居譬如颶風掣電其源豈能盡絕
獨恃吾有以備之耳夫禦外者必內固今不恃吾固而
外與倭逐是馳颶而擊電也乃益審方略飭將吏練士
卒謹烽候制險要大治樓船積糧糗以待賊又輯備倭
圖記凡十事如所輯征苗者云初閩諸郡多人海爲賈
而漳泉間尤甚大率與諸夷爲市平居縱弗禁則法廢
禁嚴則牟利之民失職而待亂稍稍爲賊內導或且攘
臂而起助賊爲勢最難治而海禁兼握利權每船至
有玳瑁象齒犀香之湊下者往往多自敗而潔廉者避

必三十一

九

弗肯爲獨君怡然居之皆以其精白數十年來所未有
而政務寬大一切與民爲宜民旣安其令而賊亦知有
備弗敢犯焉當是時賊屢寇甌會吳越間攻城掠邑數
千里被其毒至動天下之兵歷歲餘而不能制閩最當
海衝君在閩三年始終宴然民不知有兵及君歿月餘
而盜起立名號擅署置者不可勝數倭亦益侵矣此非
其明効大驗與君少卓立志聖賢之學嘗受業吳興唐
公唐公雅重之退而與諸儒講論質義人人皆自以弗
及然君默而深湛躬務篤行蓋其中所得者深焉與人
交言不出口至可否若辨白黑寡所游納一見若落落
久而益親居官持獄平無害而文法精人不得出入每

必三十一

五

論讞成老吏吐舌嘗悛悛見人若無能者及其當利害
秉法持正勇于爲義雖有力不能奪之每按部輒先審
慮定計核已事驗成畫不嘗所疑毅然行之故君雖儒
者而嘗周旋兵間每試輒效其神定者素也君諱大同
字吉夫父卽長醉翁國子生不肯就選以君貴贈承德
郎刑部主事再贈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前母周氏母
賀氏封太安人再封太宜人君至孝始舉進士而長醉
翁歿辟踊走數千里窮日夜號哭而先是君以辭家獨
行人國子已而奔訃歸泣血哀毀終不近室者六年人
皆難之事多此類初長醉翁有四子君最長次大有大
觀次順次大有大順皆舉進士君嘗與其弟同學煦然和
也責以大義視如嚴師長醉翁歿大宜人欲分異諸弟
君泣諫而止其二弟舉進士輒貽書勉以家素貧賤幸
蒙恩有此宜深以爲懼共圖報國有貽書觀以兄弟鼎
盛古之所深戒宜益謹飭以無爲門戶憂故二弟治邑
皆以行能卓絕稱自致通顯而觀亦守其家戒吏茲士
者每相代去必曰卽士大夫皆如卜氏吾復何難焉子
是稱以長醉翁雖醉而能教子非真醉也實君有以倡
之云君性情退善自閉匿在刑部時遇有佳選輒闔門
惟恐及之及補外未嘗一自通貴近卽貴近問遺者亦
弗報也人皆以爲過而君行之如常然時方重其爲人
且大用而君已矣君夢所謂及物者其止此哉斯亦可

哀與君以嘉靖乙卯九月四日歿于官距其生正德乙巳月日僅四十有七檢其囊不能具棺云配周氏封安人再封宜人周卽前母家恭肅公弟之女也先君歿子男四日兩娶薛氏曰蒙娶屠氏皆庠生聘吳氏未聘皆幼孫男一孫女三子嘗與君同受業唐公又同出少傅公之門慕孔氏請車之義而弗及也君弟考功君以子知君深屬予狀其事將請于朝之總國史而道德文學足以垂後者勒墓中石以爲君慰義不可以不文辭輒序次如左謹狀

明烏程董份著

明故順天府府尹近川查公墓表

查氏本姬姓周惠王始封于查因氏焉其來久遠多顯于世者故嘗居休寧京兆公始祖自休寧遷構李又遷海寧之園花里中園花人稱顯族必曰查氏凡六傳而生益益有子五人繪約縉繼約都察院副都御史父封奉政大夫福建按察司僉事而繪有子四人秉中秉直秉衡秉彝秉彝京兆公也父贈禮科給事中加贈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而秉直亦為南京刑部郎中園花之查益顯公幼有大志中憲公奇之使從諸兄學學成

泌三十二

一真業堂校刊

舉進士授黃州府推官至則專務矜恤惻怛中于民心嘗攝麻城麻城人喜爭訟持縣長短巨猾數犯殺人罪縣不敢詰公擒治之一縣帖服至今號為神明公本用寬大為治而時有所鉏擊其可快如此聲籍甚襄楚間上官皆推重公而公廩廩持當否不肯阿上官意有勢家奪人地者公執弗與因飛語媒孽公欲以激怒上官上官愈益重之前後薦公卓異狀不可勝數以薦徵為禮科給事中公為給事不喜摭拾人獨好論國家大體當莊敬太子將出冠讀議未定公奏以陛下上鑒文武隆古之規近稽本朝已行之制舉甚盛典天下方拭目以觀而有司為繁禮苛節未足仰稱臣鄙愚謂禮有以

少為貴者宜別具儀以俟裁擇或因時日未可亦宜錫吉布告以安中外心不宜但已奏上采納會九廟災更建郭希顏等方持異議公又奏數百言大略謂羣臣之言有可以當陛下之心即可以當祖宗列聖之心有可以當祖宗列聖之心即可以當天下萬世之心蓋欲上順人情而遵祖制異說不得以亂正也三事關宗祀為天下本當其時人未知上意所指不敢言言且抱不測罪眾相視洵洵公獨從容言之詞婉而義直竟以感動時適有楚藩之變楚世子將以計免公覈其報計日月情見偽得因按春秋嘗藥討賊之義遂定楚獄而公念明興且二百年支葉日蕃分封多而祿以且不給不及今圖之且不可繼聖王之道久則變變則通通則可久而禁嚴事重相循以為諱則是坐視其敝也乃條六事一曰處封祿二曰重恩典三曰肅闡教四曰正交結五曰飭藩度六曰擇府僚事皆切中而封祿尤世所難言者公素謹厚其有所激發不顧忌又如此所言事甚多予不著著其大者凡為給事數年轉戶科右又轉左已而謫定邊縣典史轉建寧府推官又轉刑部主事改吏部歷轉文選司郎中公初改富家宰李公時李公主刻嚴而公意在疎節簡目每相忤是時李公氣盛犯輒碎公獨安之尋亦解故事文選每鎖門謝客務以絕請避謗而或不免公曰是自詭述速謗也既受命誠吏門

泌三十二

二

無留客客至延見弗及乘款段數造請諸公間而公法
本畫一杜倖窟弊源所選舉皆富人益稱之轉提督
四夷館太常寺少卿又轉大理寺右少卿又轉太僕寺
卿轉順天府府尹官日益進所至皆以潔廉精白爲縉
紳望方冀其旦夕柄任而公甫履順天卒矣哀哉公豐
肉廣頤厚領哀腹巨肩舒坐緩步而多笑人稱爲查佛
言其大度忘物我喜怒也或曰佛性善以公好善故云
爲人坦易一切多闕略及臨事動有矩矱不失尺寸平
居訥訥不喜有所分別意惟恐傷人及持論若辨白黑
與人交無他腸不設機穽不立城府休休可親于故人
謹護之尤厚每委曲致其意至其所不可者雖有力不

泌三十二

能強也然惟公誠信于士大夫其所委曲人不曰私曰
公之厚也其所不可人曰豈以公而薄哉乃其所甚不
可者耳是以天下識不識稱公者不同然必曰公表裏
洞然長者也及卒哭之者皆哀曰長者亡矣性孝友事
父中憲公母恭人周皆可爲後法父卒事兄刑部如父
自刑部仕宦所歷公每飯意未嘗不在兄所也伯兄歿
遺其二孤公所育督教之如子周恤宗黨施浹族里人
無間然若公者可謂惇義質行之士矣稱長者不虛哉
不虛哉公字性甫別號近川生弘治甲子四月十三日
卒嘉靖辛酉閏五月十六日年五十有八所著有近川
蕪稿掖垣奏議藏于家配恭人陳氏子男三志文國子

生志宏舉順天府鄉試志立禮部主客司郎中女二適
徐善胤朱來旬皆國子生孫男五允揚允揆允壽允光
允元孫女三皆幼始查氏自都御史後二十餘年而公
舉進士又二十年而公之子志立刑部之子志隆相繼
舉進士行義皆有父風而諸子弟方彬彬而起查氏其
未可量哉公卒志立乞予表其墓子惟古者葬必有誌
名公貴人制得以樹碑其有隱德者爲之表今公得樹
碑矣何以表爲雖然碑以崇制表以彰德如公之德而
表之使過者有式焉亦以關世教也子與公游久兩人
爲忘形交知公起居行事獨詳茲序述較備蓋皆親得
之見聞者云

泌三十二

明藩藩教授趙川蔡公墓表

蔡氏其先永年人元末避兵他徙明興七世祖士亨復
還永年遂爲永年世家士亨生成成生興興生恕恕生
智智生芳是爲公父始蔡爲世家皆以力田孝悌稱而
不喜仕公母王者慧而早卒臨卒勉其子以讀書光顯
先世公甫七歲痛母亡感遺訓聞里師有善教者挾冊
往受讀不待介紹里師奇之又聞郡師盧文學者善經
術亦挾冊往受講家貧每日中未爨不恤也惟專精湛
思求微言質奧義盧益奇之學成爲郡弟子員先後督
學使者皆奇之拔諸弟子中列高等諸弟子皆以弗及
也而命奇數舉弗第已而子國熙舉進士第矣進士授

尙書郎底績當封尙書郎轉蘇郡守膺穆皇帝登極恩當封而公謝曰吾極知褒封寵然人各有志吾數十年屈首受書苦矣其不遇也願亦欲效尺寸以畢吾志而已矣國熙乃不敢強其父而僅以例封其母居無何公遂貢爲輝縣學訓縣有蘇門爲天下勝公以絃誦暇數攜諸弟子游悠然示以舞雩意指諸弟子亦爽然得也以是諸弟子學日益進而公之教亦日益有名遂轉開州學正開累年乏舉于鄉者公乃謀建奎光閣選諸弟子穎異者肄其中而身督趨之士皆奮然起是歲遂舉三人教益章章顯矣而公益命其子推古聖賢治性之術立身之道勒之碑而諭之不敢懈也久之轉藩藩教

泌三十二

五

授不赴歸而卜二園開三徑引溢水傍注雜蒔花木益植荷芰渺然有江湖之思偃仰嘯歌翩翩人世之外望之若仙郡縣守令咸高之而廣平趙守題其園曰葆真語實也然公蟬蛻塵壒而加意鄉黨時趙守防行鄉約重公欲禮爲約正疑其不屑而公直受不辭因孳孳勸人爲善做其不及懲其怠違鄉既慕義懷仁服公有素而公明是非決可否犁然有當于人心見者歸誠聽者神悚至有聞聲引咎望廬息爭者人皆比之陳仲弓王彥方之風焉性儉約常服蔬食糲乘敝車羸馬終其身不厭而好賑施數周人之急分田以贍宗族傾囊以給所親諸待以舉火者若干家有王郡博潭者山東掖人

也卒官不能歸公憮傷之遺僕數人舉其柩至掖人又以其爲與范巨卿送陳平子之喪有合焉其義舉類如此然家無宿儲屢空豁如也人尤難之性剛毅當其定見自謂責育莫奪而臨事采善歸于中和外耿介若難親而與人無過求又甚坦易人有嫌者忘之犯者不校始若抵牾終遂化從以是遠近皆誦義無窮懷德不已焉蓋公雖不盡効于官而所施於鄉者亦略可見矣先是自守擢憲皆在吳中吳最號難治公戒以持已秉法副國委任以緝熙其民而其子奉命惟謹其持已如冰玉嶄然不滓其秉法如雷電昭然不疑當是時稱之者皆以精白無雙神明實貳當卓冠天下而予與其子善獨

泌三十二

六

規以持已不可太峻太峻則忌生秉法不可太過太過則聲集而子奉父之教不悔也然亦遂欲乞歸馳使以請公曰獨不聞古見幾明決之說乎世稱操刀必割標弩必發言貴決也何請之有子于是棄其官歸會公亦歸自開州矣詩曰非苟言之實允蹈之又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公父子之謂也公父子以行義相高道德相慰輕去就忘榮辱食菽飲水視富貴何有哉而公晚益沈冥喜禪寂結龕趺坐臨絕使人歌歌竟逝蓋其所得深遠矣公諱逢光字實卿別號東林又號趙川生□□□日卒萬厯戊寅十二月十三日壽六十有八配李氏以子貴封恭人子三長卽國熙蘇州知府轉太倉兵

備副使復轉山西提學副使再轉陝西兵備副使配郭氏贈恭人次國相國賓皆庠生國相配郭氏國賓配曹氏孫男二長繼之娶張氏賓出次胤奇熙出孫女五崔珩馬兆祥唐欽亮王聯芳冀登雲其壻也珩欽亮皆庠生兆祥武生而欽亮早卒國熙等將以公卒之次年十月朔葬于滏陽東家堡之原而予論著公之大者表于墓以示後世云

明故承務郎南京光祿寺良醞署署正中河吳君墓碣銘

中河君吳氏吳江人也明興父子致位尙書者海內凡十五家而吳江之吳其一也祖南京刑部尙書贈太子

泌三十一

七

少保立齋公洪而立齋公長子初菴公山亦爲刑部尙書是爲中河君伯父而次子維石公巖爲四川布政司參政實生中河君中河君少穎慧感槩有大志方祖父鼎貴時慨然思繩前業刻厲自許弱冠父維石卒而立齋公哭子疾篤亦相繼卒于家一時承祖父之變人謂年少且不支而君嶄疑自立反起其家皆以爲難然君亦用是棄去舉子業以貲入國子積歲授南京鴻臚寺鳴贊非其好也居嘗不自得數欲棄去所親輒寬喻之已而轉南京光祿署丞又轉署正復輒欲棄去會賊犯吳路梗道適疾作遂止無何歿于官君廓達好賑施有俠氣多所交納自祖父行朝之尊貴人及天下有名豪

賢之士皆折節與游其在南京官最薄然門獨多車馬至闕隘里巷忌者目之幾敗官然自喜益甚日夜治具設供帳沈陰積戶列炬在庭興愈益劇相歌呼達曙而門者又報謁矣數造請諸公候問不絕或嘗貴而失勢者慰籍尤至賢有才者卽踈遠深慕之卽未貴尊禮焉所與交皆有終始人以是重君無問識不識皆知中河名居官喜以才自見爲鴻臚時寺久屋圯且墜前後莫有言者君以未僚獨白工部繕治因捐貲成之今寺聿新君力也故事月食諸司當赴護先期報署名中府屬獨不署名鴻臚卿難焉未有以發君獨爭遂署名如例卿因甚奇之在光祿擿剔蠹弊下無緣爲姦縉紳皆翕

泌三十一

八

然稱君而君曰是瑣瑣不足錄也蓋其志如此至性篤孝甫十歲喪母哀毀踰成人及父維石公卒號慟自擲幾絕事繼母尤謹具滌髓備鮮飫珍有可以悅母者靡不至卽病召醫藥每一揮百金極盡勞瘁稍已輒踴躍喜方署丞次當遷數遺書貴近乞緩遷待考爲母封也其誠孝多此類初立齋公祖有陰德遇異人相地曰葬此當世世貴果兩世尙書進士接踵子嘗行觀其地乃前當太湖峙馬蹟諸山而背負其城氣蔚蔥云而君葬父言幸列藩岳不別樹阡而耐非也乃爲維石公卜地已而君無子或有議當徙者而君言已無子而徙父葬已圖吉非也不肯徙然君亦無子子悲焉維石公與其

兄同舉進士歷都給事慷慨敢諫諍號直節有維石稿諸集行于世自給事十一年轉參政以君考績贈中憲大夫君母封孺人徐氏加贈淑人繼母封孺人沈氏加封太淑人皆以君績而實從維石公秩也維石公三子君最長弟邦棫邦材皆天無出君且歿召昆季議所立嗣眾遂巡讓君曰伯父有大恩德于我而吾弟子望嘗挺身脫我于難吾是以得歿正寢乃以子望次子承廉為子蓋叨菴公諸孫也而君初已育子望次女一人為女云于是承廉遣人至京師奉君弟比部君子寧狀來乞銘曰父歿時遺言也予既與君游久聞其歿憐之又與比部君締婚有葭莩誼而承廉數千里遣人日候予

泌三十二

九

門者凡三月餘予固不忍辭也乃敘其事而銘諸碣焉君諱邦模字子範別號中河配王氏封孺人巡撫江西副都御史王公哲之孫女有賢行君所以成篤孝于內而周旋士大夫于外者孺人中匱之助也承廉配凌氏應天府承雲鵠君汝志之女君生正德丙寅三月二十八日歿嘉靖丙辰二月十六日卜以是年月日葬君地銘曰維石有火維膏有明胡然美矣弗永其生悲哉佳城

明故吳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吳氏皇甫進士渙之母吳氏居烏程之潯溪在予里中而近孺人父東原君者與予府君交好兩家數

通往來予少與渙游學長尤相愛前後舉進士于朝既而渙以南昌令奔孺人喪而歸會予先太孺人亦以是歲歿于京邑予奉禩返葬渙逆予相哭甚哀居一年所而孺人亦將葬渙來乞銘于予予始不敢應也久之乞益懇書月至繼則日至予讀其書未嘗不嗚咽者曰嗟乎古人有言悲者不可以傷感言其情之易為激也方予喪太孺人懼無表章潛德遂湮滅以重不孝蓋日夜懷痛以幸得之彼皇甫願獨異哉而予廢賢母之行不述卻孝子之請不承殆非以孝體人之義也故予敘孺人謂曰必欲得賢壻無如皇甫氏子者而渙之父東墅其

泌三十二

十

遂館吳氏與孺人雖在吳氏內外吳氏不知其無子也孺人雖在吳而孝舅姑時起居供饋舅姑不知婦之未歸也及吳有子而東墅與孺人歸皇甫氏歸則盡讓諸昆弟分不受諸昆弟不知其歸也于是孺人不攜吳氏貲不有皇甫之業獨嗇節力作旦起韜絡親為艱劬與家人均事適苦茹縞服故以起其家反得與諸皇甫充裕者等益加盈焉然東墅性闊達好賓客日治具高會謹呼飲宴孺人常預勅備客愈進而不乏時東墅有所賑與佐宗族親戚里閭所知之急欣然勸而出之有貸不能償則勸棄責與之故孺人積纖而東墅有儆好事喜義之名不聞費而實施不踴嘗而實裕由孺人知

所務而得其理故也當是時自皇甫疏親及遠近皆以
孺人爲能渙常言孺人惠和慈愛居諸妯娌中常懼人
人以爲親已諸女婦至皆以溫言接之有所指使慰籍
不已不及則再三諭之故家人皆有恩意惟教子嚴甚
每東墅督責輒亦厲曰父望爾以早暮策立亢其宗如
樹藝之望獲也兒獨不自奮以慰大人乎子恐至不敢
視益豐饌食縱使廣師友過從質問德藝聞其進輒曰
勉之母怠如是以爲常其待女尤嚴辭色不假借進退
有法故雖孺人歿而家守之以爲範云史董氏曰自古
內行非有奇節異行不書以在閨閫而學士大夫無由
得而著也子獨與吳氏同里渙又最善少長聞孺人甚

泌三十二

十一

詳予傷渙之思表章其母而其志足悲也遂備著之孺
人生成化丙申十月六日歿嘉靖己酉十月十五日年
七十有四子男二長卽渙爲南昌令有聲將召用而孺
人歿渙娶沈氏次沛先卒娶陳氏女三壻溫希明莊閻
倪恩孫男二長禎縣學生聘朱氏次孫女二適吳璞黃
坦今年辛亥十月 日葬孺人儒林里珍字圩之新榮
銘曰具區湯湯水所歸奔流未至成漣漪澤爲諸溪當
鴻陂水源深長土則夷樹木蒼茂蒸靈奇爾往宅之神
魂依佑爾世世永爲期百世之下視銘辭

明故處士悅聞姚君配徐碩人合葬墓誌銘

友人翼具述先大父母事告史氏乞銘曰嗟乎禮有之

親死必求仁者之言以銘論譏其德善其先有善而不
稱隱也稱而瘡誣也世獨不忍以隱而每多瘡稱竊嘗
非之翼大父不幸無策立顯名起閭閻要亦有自異者
惟子著之而異何敢瘡焉大父處士性倬儻好奇節少
讀書不善從儒生受經見儒生輒曰吾不能齷齪守章
句磨厲吻舌積日累勞拘文而牽墨也且丈夫偃仰天
地及時恣睢玩世而自樂耳吾聞之服衽者志靡則是
燕趙無奇士也紳趨者無非則是鄒魯無衰行也故吾
願布衣肆志游而從吾好矣其後邑署賦長處士輒趨
邑受條約謹會計爲郡賦長先儒者皆讓日子不樂詩
書間以爲勞而乃算斗斛提貫衡出長吏側奉趣督較

泌三十二

三

錢穀贏縮間顧不勞而樂乎夫儒者固自有樂子不觀
其深而議其淺今遂以自苦哉處士復之曰夫珍鼎魚
膾世之所染指也而或薦以草菹味固無定嗜也絲竹
鼓擊人之所快耳也而或間以缶缶聲固無常節也燕
處堂序而鴻鵠卑之然鵬搏扶搖而鷦鷯亦笑之及有
以自適其性則大小一也子而知樂又何詩書錢穀之
殊乎否則皆自苦耳其言卓詭以自用儒者莫能難焉
處士遂以此自終然處士初饒于財而竟以賦吏單竭
至受產以償縣官家日落而處士不悔也嘗數散千緡
以給里中立名義好然諾里中甚重之每行賦出人人
前後反走具食爭先爲壽所至空里擁道有爭訟因就

曲直曉以所犯令各具服遣之最護貧下常多方為地
卽有勢者責以義法咸歸誠乃止其重處士若邑長吏
云邑長吏數有疑事更取決處士處士至無不立辨邑
中交重之故處士嘗有俠名然心非是曲暴豪以武干
禁逡巡退讓常若有畏不敢過舉人以是益重焉子按
處士姚氏姚故桐鄉名族元秀有季五者始徙歸安之
姚自秀五孫能華而益著能華生亮亮生處士子嘗聞
姚所居南北溪皆名姚溪以姓顯也見處士家世能重
其里云處士名圮字瑩之別號悅間配陸氏徐碩人其
繼配也陸有賢德早歿徐能撫陸之子而恩之慎默簡
重不數見喜怒簪珥無蓄以為女私其內行足稱焉處

卷三十二

三

士生正統己巳十月八日歿正德庚辰九月十三日年
七十有二徐碩人生天順癸未十二月十一日歿嘉靖
壬子年三月三日年九十初處士歿而子州判君以歿
之明年辛巳葬後悅鴻里之陰會家難葬而無志翼以
碩人歿之年 月 日奉其柩與處合葬乃以碩人之
葬乞子并志處士墓云嗟乎處士不喜儒能禮儒生以
詩書教其子為學至孫翼學益有名遂能述處士以顯
然處士蓋惡儒之章句而小拘者也其行誼指意實亦
有得于儒者多焉以處士所見良有絕異之資要其所
自得使有儒之通大道而深于所樂者以告處士其可
量哉然處士在布衣之位而隱不減名俠不犯義亦足

自表見以子固志之無使其泯泯焉子男四旭高郵州
判官次旻次昊邑庠生陸出次晨側出女四長適仰鸞
次適王朝臣陸出次適沈元禎徐出次適泮惟洪側出
孫男六翼翊應年應朝應科應翔翼邑學生孫女六適
潘密陳良策錢汝周孫熙道茅坤郎祥良策熙道皆邑
學生坤廣西按察司僉事曾孫男五一貫二南三才來
復四象曾孫女一幼先是陸歿處士祔葬稱四圩祖塋
歲久不可改云銘曰歿三十年而得銘何其難也身有
二配而一從一否唯其安也子非仁者而閔善無傳也
承乏國史名無慚也勒此信石藏名山也

明故處士犁雲凌翁墓誌銘

卷三十二

十四

犁雲翁諱淇字本清姓顧氏子按譜記漢顧確為吳相
封禮侯而梁顧野王者以文顯世為吳人宋顧臨以館
職修經武略而臨孫隱元從宋南渡徙吳興東韶林居
焉遂為韶林顧氏而隱元持高節不肯仕宦其名所以
識也後世化之皆不仕迄今無顯于時者而數百年間
稱郡名族必曰韶林顧云然韶林顧以不仕無祿往往
多貧而翁之父耕樂翁諱行者乃以貧故贅凌氏凌即
旻如之後旻如以書進歷都給事中至僉都御史掌都
察院事甚見尊寵而旻如以清峻其家亦貧顧雖以貧
為婿而猶擇世系不慕饒富亦先德之遺也然耕樂翁
依其外家故姓凌氏而翁曰始外氏實以子吾父而孫

我吾不忍背也乃仍凌姓而命其子復顧焉翁亦有隱
元之志讀書不仕而奉其父耕樂翁之教自稱犁雲犁
所以耕犁雲言其稼如雲而耕足樂也或曰犁雲者言
身隱於耕如雲之悠然以適而不繫世累也初耕樂翁
積纖儉治家節食用力本作藝桑麻時有累美兢兢謹
繩墨而已及翁乃勸父曰昔唐詩蟋蟀山樞之篇有今
我不樂何不鼓瑟之詠傷其俗之苦節而過勤也父老
矣曷亦稍用爲樂今兒得以壯任而稍展其家慶焉父
乃歎曰嗟乎兒志之大也然獨不聞季札稱憂深思遠
有陶唐氏之遺風焉故曰良士瞿瞿卻顧而思後也夫
家始未嘗不儉勤而後稍侈情也故用儉者易持思大

泌三十二

五

者難繼甫田之詩可悟矣故翁父子皆身行田里親督
趨作不敢自康以終其深然翁性闊達足智頗好節俠
稍廣其家而里中心害其能坐以繇役而中困矣然
重義自喜益甚居常慷慨不戚戚也里中遂稱其度皆
推服云諸有爭者必居間解之無不立聽當是時翁以
字行其居間者必曰非凌本清不能也及翁居間則曰
凌本清在矣無慮故遠近諸大姓無不知有凌本清者
然翁和易坦直長少皆得其懽心未嘗以意凌物稠人
廣坐獨常啞然人以是益稱之嘗喜爲詩然不多作每
日吾豈與少年較聲格逐工否耶以是適閒居而資偃
仰耳蓋翁亦可以爲達已翁生丁亥十一月二十三日

歿己酉三月初七日年八十五配夏氏繼配許氏始夏
與翁同拮据以持其家有賢德及夏卒而翁家亦稍衰
伯子椿夏出也能復振之今梓與諸孫皆成立翁死可
以無憾己子男卽椿娶丘氏繼娶周氏梓娶溫氏女三
婿曹廂沈嵩張岳孫男五名口娶王氏娶蔡氏啗娶唐
氏口聘陸氏口未聘名聽選官啗郡學生孫女七長嫁
董份次沈繼科次錢口次沈口次施守學次陸口次曾
口男二君簡聘潘氏口口曾孫女二尙幼先是翁卒一
歲份亦有大孺人之喪伯子數哭語使序翁事而圖葬
份以喪疾未能也既而份欲以力疾銘而伯子圖葬方
急會病甚病一年竟不起恨恨曰吾獨少此目將瞑而

泌三十二

六

淚承睫急呼名曰吾死爾速圖焉使死者有知可以見
先人而謝不孝也歿而名與啗請諸子以成父志將以
今年壬子七月二十六日葬翁某圩之塋因瞻借來徵
銘嗟乎份安忍不銘其銘曰是惟犁雲翁之墳昔爾以
德爲犁禮義爲耘今爾子孫其從如雲惟爾詒穀後昆
世世食報以于茲墳

明故沈母徐碩人墓誌銘

徐碩人家世吳江人歸給事君沈水西先生爲側室而
邑學生嘉禾之母也給事名漢當今上朝數以言事顯
慷慨切直朝中人皆目之號才給事而最後以忤旨罷
而歸居吳江者二十餘年先碩人卒初予至吳江數慕

給事君以切諫罷往見之而吳江人皆稱給事君有子及孫更賢沈氏彬彬而起未艾也予因得交諸子而禾與子有姻特善今年碩人歿禾慟哭徒跣走乞銘至者數四愈懇慟益甚以予交給事君父子之間而附葭葦于禾哀其請不忍辭也問曰子之母何以禾拭泣言母歸沈時大母太孺人老而嫡徐孺人初喪母笄而始歸遂能經畫家事外不煩父而內教謹甚備得大母心家視之若嚴嫡也及嫡俞孺人繼而奉其家以復于俞唯俞指恭命俞視之若無能者然俞視若無能而趨事事辦論指指得乃悟其實能而多其讓家視之若嚴嫡而柔夷惠和鄰嫗里婦望見顏色莫不可親諸女婢不及

泌三十二

七

不先譙訶而矜誨之恩意甚至乃皆服其嚴而感其慈故其生也俞孺人愛篤而其歿也家哭之悲若是者可以書乎予曰可以書矣天下莫難于閭閻之間而材莫忌于相形勢莫患于相通當新故之際尤至難也徐碩人處之可謂從容而曲中已使在君子以此處世則有材而不露當世而匪彭施之天下何難哉然予聞給事君立朝人皆危其數諫嘗據榻草疏而碩人不止及疏上得忤人慮且不測妻子爲累而碩人不怖疏下報罷蕭然南歸家居久而碩人怡而不懟數慰籍給事庶幾若知君子之道者此尤可書也予惟古之史必有闕世者書之予職國史哀禾之孝而銘其母因爲世之君子

告焉懼其無關而賣史也碩人父某氏生弘治某甲子八月十七日歿嘉靖辛亥六月三十日年五十四子男一卽禾娶巨氏女一適邑學生徐行孫女二長許嫁陳紹芳次幼禾卜以今年壬子月日葬洪圖之新塋距給事君墓四五里而近云銘曰鬱乎新阡云何其依言望夫子松栢東枝殊穴同歸神靡不知嗟乎其何悲

明故陳母王孺人墓誌銘

初錢塘陳子與予同舉進士交厚而陳子爲歙令去已而喪母時陳子父爲崑山學訓以書屬其子曰董史嘗與兒厚知而母賢卽幸爲銘母死不恨矣陳子痛哭以告予遂志其母作銘按狀陳母孺人王氏諱志良陳同

泌三十二

六

邑饒州判王君宜之女始歸學訓君入門會姑病卽謝去執綺脫簪珥爲勤苦侍湯藥數日姑死廢寢食號痛逾毀人固以奇之矣先是學訓君父獲菴翁客游川廣間而伯父樂菴者無子孺人旦暮擇善飲食時寒溫躬製繇絡揣意所至死斂葬甚厚而舅方遠游孺人則日夜爲學訓君泣學訓君亦日夜相對泣會釀且熟指謂學訓君曰若翁及飲乎釀則何爲復嗚咽遂挾貲使往問游所學訓君且行迎其父而獲菴翁適歸時皆以孝感云孺人服蔬茹淡好攻艱勞平生于甘淪泊如也而善資計能以纖羨致積不累學訓君每計生則曰非丈夫也居家厘厘裁足甚愛惜餘棄然奉侍長上飾養具

潔祭祀備葬物夫所當冥游子出從學卽傾家黽勉性
知大義凡與學訓君相儆戒私相行處有古烈婦風煦
煦愛育諸子至教習不少假借故諸子進退皆嚴若師
以及于成若孺人者信可謂賢母已學訓君始爲名儒
爲諸公鉅人所推敬經所指授有行義顯達者凡若干
人歎令少長學于父博洽貫穿而飭躬謹蹈勵志古昔
以母憂去歎歎之人遮道攀哭以隨孺人之喪兩人者
以成立若此孺人死不恨矣而何以子言有無哉孺人
生成化甲辰九月十三日歿嘉靖癸卯九月十三日年
六十歲母陳子男六情禮部儒士娶沈氏道娶沈氏善
卽歎令娶俞氏事娶吳氏師娶方氏猷聘方氏道事師

泌三十一

十九

皆郡弟子員事繼族父天祿後善旣倡率諸昆弟而諸
昆弟皆且將及時自奮孺人之澤可勝道哉女二賽葵
適沈繼武賽菊適吳承祖孫男四植桂植槐植椿植楠
孫女九柔嘉許聘傅和柔正柔中柔順柔巽柔賢柔淑
皆幼二在襁褓某年月日葬孺人于西湖馬漣嶺之原
銘曰猗與賢母勤孝攻苦室家自持德義是輔有美夫
子粵賢維嗣迺附青雲名施後世

明烏程董份著

明故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龍潛張公

墓誌銘

張氏其先博野人明興諱貴者為潛白濮驛丞嘗行其風土樂之曰是惟江漢楚之粵區其地膏壤可以植吾後而蕃焉會職滿謝去而丞有二子乃以其次子端為潛劉氏壻而端遂為潛江人居城東南白龍灣之里端生洪洪生公公家故貧躬耕田野間養父母甚篤嘗積糶致贏好賑窮乏事可濟者濟之不可者必盡意乃已無厚殖而人多蒙施焉咸服其長者會縣盜起督里中

泌三十三

嘉業堂校刊

追捕故事捕得賊者所捕送讞即囚脫重坐故每至得賊當送虞其道亡輒以計滅之里有郝璽者凡捕七人縛石將置諸湖而一心者以註逮公密聞乃攝衣獨行迹至湖所為其人暴白請命甚哀眾怒挺楫擊公公奮不顧以身擁之泣益甚眾始悟竟免其好義任人之急事不避難多此類居甚莊毅雖子女必嚴自燕游未嘗見狎侮數以禮折人少所假借人以事就直務分別其原正色論之否者輒責數不置俾以義媿其心往往面發赤謝謝皆云寧被縣官鞠無寧張公知公居布衣之位親在貧賤而人憚之銷其邪心踰有司諸侯之權嚮使得階尺寸握賞罰如建瓴而下可知已古之豪賢困

閭閻而不獲施用者可勝數哉人以是奇公然公謹身約行必由矩矱兢兢自持未嘗以俠加人其所為發于至誠而人服化之識者尤重焉初公不喜仕而好經術所以訓其子者皆古大義躬儉薄力苦茹荼至延師儒益闢館舍縱其子學不問貲費嘗摩子中丞曰是子大吾門者中丞舉進士一年所而公卒已而為嘉興令卓絕嘉興去子家甚近予備聞令賢遂定交相善已而令轉諫議數規切朝政指斥當事者以正直顯天下遂歷中丞始予列國史中丞數泣謂予曰先公下世久而墓石未勒予小子念其砥志勵行有不偶然者而當其存無以顯揚聲施于朝卒又無表著大懼泯滅而非是信

泌三十三

二

史不能紀載傳也小子故有待焉惟子哀而銘之于敬啻會中丞謝病去而予亦罷歸矣先是中丞筮仕二十餘年未奉馳典及今皇帝登極布浩蕩恩中丞方病家居而得贈父如其官蓋異數也于是楚人皆曰土厚者藝蕃水深者澤博獨不見張公有隱德而中丞蒙殊榮雖人子之奇逢實其親之攸致也已而中丞病且愈起家撫陝乃遣人自陝走數千里抵予家請益力予惟中丞喪其親久既已鼎貴豈無當世秉筆之士託之顯名而跋涉山川屬在林壑豈真以予言為足傳耶又豈若世俗浮沈之見耶乃序而銘之公諱永祥字詒徵別號龍潛處士生成化甲辰某月日卒嘉靖戊申某月日贈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配胡氏封大淑人子男
六師載師戢師成胡出師械師儀師戢側室龍出師載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先總督浙直江西軍務巡撫浙江
等處今巡撫陝西等處師械庠生女五適某某孫男口
某某某年月日葬公崔家坑之先塋某年月日下窆石
銘曰古者士不得志則龍蛇其得志則從龍澤雲流漢
國家爾其淵潛爾子雲興江漢湯湯爲沱爲潛其氣毓
蒸永固爾宅以究其澤世世無斁

明故處士南津杜君配劉孺人合葬墓誌銘

進士杜君鵬翔以其友歸安令邊君僕所爲狀來告曰
嗟乎先人下世久矣翔竊念其終隱約懼卒泯沒無以

泌三十三

三

表見于後惟當世之立言者以圖不朽茲獲出君子之
門翔得以其間請而不幸母氏適喪痛心摧裂靡及已
雖然君子哀而賜之一言則是肉白骨而噓枯也卽下
從九原無恨矣予聞其言而悲焉按狀杜家世霸之瑞
麥鄉人祖諱敏起家湖廣通城令謹厚稱長者治行高
有廉潔名在通城十八年及歸惟故衣囊家居疏糲霸
人言廉吏必以通城爲首通城有子諱清美髭髯睥睨
絕俗眇然如神仙人博學能文辭有大志嘗爲弟子員
數試弗第歿人多惜之配盧氏霸之名家有賢德是生
處士處士讀書好禮義惇篤孝友口不言而家行有足
多者性澹于者欲專務儉素與人交立然喏慷慨終身

皆可復勤本業督耕不肯從閭里競錐刀設機利所與
通財不數校當否卽弗當于心泊如也楊氏曩者有難
懷金託之翼以脫禍及事解還其金曇德處士而畏其
義難于言乃私遺一鎰置篋中而去居數日處士檢篋
得金驚曰嗟是楊以報我耶亟追還因責讓之其輕財
篤義較然不欺多此類劉孺人者延川令英之女少沈
諡溫懿能攻苦茹淡躬立作助處士爲業積纖不妄費
然能知大節審取與延川嘗屬以重貲會其遠諸季欲
其分之相與立田產孺人叱曰汝輩欲專擅從便宜而
違父乎吾不勿能也延川歸封識宛然見而嘉歎知其
事者皆曰此誠杜處士配也處士先孺人歿且三十年

泌三十三

四

諸子方幼孺人親與爲艱難內劬勞鞠育而外力持其
家備歷勤瘁至老益篤不倦云初處士教其子嚴暇則
數勞之日甚苦篤學然欲以立身亢宗顯融光大非學
弗克也勉之及處士歿孺人益趣其子于學日夜取其
師程不中程輒怒日而忘而先人之教乎因嗚咽感動
諸子共相率勵蓋孺人誨戒之力多焉霸古幽燕地自
昔多悲口勇力之士少以詩書見者明興稍廣文學今
孳孳盛矣予觀翔方刻志遠大而諸子弟相繼以興杜
氏蓋未艾也此固處士所屬以亢宗者然處士身弗及
見孺人且見其成矣方逮祿養而未幾以逝故翔尤哀
焉處士諱銘字自新號南津生某年月日歿嘉靖乙巳

年五月二十三日孺人生景泰壬辰五月二十六日歿
嘉靖癸丑十二月二十九日子男四長延齡次鵬舉徽
休寧丞次鵬遠次鵬翔即進士君也孫男九萃萃芍芹
芥菱艾芫萃鄉進士芥菱州弟子員曾孫男四允讓允
繩允恭允蹈女二適韓鶚劉卿孫女七長適鄉進士顧
廉次適鄉進士趙子宗孟次適孫遠次適臧樞次適布
政司參政次適鄭良相餘未字曾孫女二始處士葬某
地先塋翔與其兄延齡等卜以孺人歿之明年甲寅某
月日耐而合葬焉進士與歸安君皆予所薦士其言足
徵乃為銘銘曰吾聞種德者昌樹藝者穫爾鄉瑞麥知
爾之德有蕃有裔有蔚其宅惟德之瑞匪瑞者麥合德

泌三十三

五

流光往即爾室並游以寧其無斃

明故湖廣布政司右參議石雲沈先生墓誌銘

沈氏世家汴宋南渡時徙會稽其後有庭芝者徙松江
又徙嘉善庭芝生瑾始徙秀水遂為秀水人瑾生瑤瑤
生淵淵生度度生復自稱東園處士石雲先生父也先
生幼有氣略嘗與里中兒戲輒具叢列隊伍行陣指麾
設敵制變稱雄眾兒中識者知其奇兒然數好馳馬一
日馬逸躡東園翁因問譴之遂折節為學性穎異兒時
能日誦數百言通其大指至是益攻苦銳志學遂成充
邑庠生貲為國子生舉順天鄉試登己丑進士授行人
嘗使代過渾源城會虜犯雲中而遣別騎圍渾源方糧

竭甚恐先生時在圍與其守議曰渾源雲中犄角而虜
雖強不能久今能盡發帑羨誠得十日糧因雲中為形
援足持虜矣已而圍遂解當是時虜急人無完心其計
畫所以全者先生力居多先生由渾源趨雲中抵代與
虜騎間前後見者驚囁指代藩以其馳不測致命重之
厚與金帛一切謝不受為行人秩滿當詣部選諸赴選
者前拜冢宰更伏謁乃退獨先生拱不伏謁冢宰方切
詆論學者眾謹諱之獨先生就試輒論學遂擯不與選
然部皆目曰是不肯伏謁而好論學不諱者也再選因
得刑科給事中嘗條上四事其一言內閣輔弼臣宜首
選道德其二言明徵士吳與弼檢討陳憲章尙書王守

泌三十三

六

仁皆卓然為世儒宗功振絕學宜下禮官議諡配祀以
風厲學者其三言諸巡按御史及諸督學憲臣所以總
率綱紀化道所先宜博求其人庶于治理有所幾助其
四言今賦益繁吏緣為奸以罔愚民之不逮甚非所以
壹法守而示久遠也宜令有司均賦定式以明畫一以
制疏人人稱其知大體而均賦事自先生發之江南諸
部縣多施行稱便焉星殞應變極陳修省感格之道言
甚切直劾罷自宮男子二千餘人諸前後章五六上往
往見采納會吏部舉外考察而冢宰阿權輔意專以睚
眦中人擊平生所不快者無故罷者甚多而僉事章先
生商臣等四人賢行其最著者在罷中故事考察畢

給事御史得論其當黜而遺者謂之拾遺卽不當黜而
罷者不得復論而先生與給事中戚先生賢等先是上
言考察當世大典宜最慎重其當黜不當黜請令臣等
得以俱論會四人報罷乃奏以此四臣者治能卓絕徒
以剛忤權貴而部挾報復亂白黑至此宜亟還以正國
是事下部議以諸給事變例違令坐以重比人咸危之
而上知其忠直且業以預請無以罪也遂得釋而四臣
者卒不留初先生舍與冢宰鄰不往候冢宰冢宰固已
銜之及是又無所發怒而先生已轉右給事矣乃出之
爲山東僉事眾益籍籍持不平遂交論冢宰一日至十
餘上上以其言訐杖之冢宰亦竟罷而諸言者或黜或

泌三十三

七

死先生用感然日夜謀解印綬會母疾乃乞終養先脫
身馳月餘得報許始先生聞母疾馳也甚憂忽假寐似
聞蓬間語曰無恙無恙歸果愈人以爲孝感云然母終
患未疾先生家居侍者且十年先生初侍母疾父東園
翁方康乃治具日召故人所善賓客與父爲樂怡如也
乃母喪闕先生爲父在益謀所以樂之者如侍母時而
東園翁責曰爾本請侍母且母有疾宜爾今父無疾而
欲以我爲辭耶因數以君臣義趣去而東園翁故嚴每
斷斷不可先生不可逆旨乃去改授江西屯屯田僉事轄
池郡屯政廢而池民連他諸郡豪占屯者不下累萬積
三十四年不輸軍暴骸償有司莫能問先生廉得其弊

建白移有司躬勘還之官而貸其故逋貫其罪民既情
見幸免逋與罪益願還田歲餘侵田還者數千嘗攝虔
州兵備大庾酋李文彪賊其母兄質官以叛郡縣皆震
或言宜急剿先生曰是烏合竄之則黨散急之則勢聚
因其瑕釁可以立散而成擒也乃赦其黨而計誅文彪
兵不勞而寇息南安諸屬邑各額機兵數千歲班赴贛
操正德中割上猶增設崇義縣而上猶兵不減民苦之
先生乃議裁上猶額三之一歸崇義而崇義守城免贛
操兩縣稱平焉尋攝九江兵備河南賊驛騷自商成立
舒南走英山掠將迫九江先生躬以上旬校舟兵以下
旬校步騎兵務水陸得其便以制賊賊卒不敢犯境初

泌三十三

八

東園翁聞其子所至功業有迹歎曰甚善是如何日在
我側乎我所以教督趣之者有以也喜甚然先生竟以
在九江時暑淫閱兵得之勞而強事疾發遂篤會上績
抵家與東園翁見閱月而卒卒之前二日報轉參議云
先生少有志慨然慕陽明先生之學讀傳習錄曰得吾
心矣乃欲渡江從之游會陽明往征思田弗果及爲國
子生始獲見甘泉先生及陽明高弟中離薛先生者益
發其精義其學日進及宦游益與四方之賢士大大切
磋講明遂以學自任方陽明蒙謗奪爵眾懼且有奇禍
莫敢復爲言者獨先生抗言請表章諡祀在前四事中
事雖未行竟不罪人乃知上本無意深過之時禁稍解

居山東建書院二于青萊間江西修書院五于虔而虔故有陽明祠多圯益行縣具飭凡十餘所而先生所居舍傍亦有祠祀皆所以尊陽明進師儒諸生弟子歌誦修習其間務有所興起士彬彬嚮風焉蓋先生不及見陽明見甘泉中離而晚與一菴唐先生緒山錢先生龍溪王先生游益親其得于三先生者尤深且久自是篤信陽明尤益甚先生其解悟融會浹洽吾不知其與三先生上下也及其沈毅深湛之思各有獨至焉迢迢唯謹擇而蹈畫尺寸不失雖廣所建置延進同學然好推讓行之本于至誠不峻門戶故人多喜議諸公論學者長短獨無以訾先生云居官勤切常程日簿吏按事傳

泌三十三

九

爰書互讞數夜分不休性敏吏抱按具前頃刻判數十按無留事至見人若無能者斷獄善中情隱造訊立辯然不喜鉤鉅取辭具而已嘗慮囚盡條刺當出者俾贖或代其贖而遣之其仁如此家故贍食不重肉衣不重彩自米鹽出入皆有數或言其纖細先生曰道無巨細顧心之用何如耳使密察于細而不累本體此所以為學也且君子于財與其取于人孰若節于己乎與其法于家孰若能施于人乎故先生自奉薄一介不受而待以舉火若干家然其所施有制人請寄不遂者稍望之先生不加益亦不絕也以是其交皆可久蓋先生信心而不移于外多此類故人之知不知者其稱先生皆曰

雅醇篤厚君子云先生病人為禱壇字者所在常數十百人多至遮道其死弔者哭皆悲焉先生諱謚字靜夫別號石山又號石雲父東園翁以先生貴封徵仕郎刑科給事中母賀氏封孺人配盛氏封孺人繼配盛氏封孺人子男二啟原繼孺人出鄉進士娶禮部員外郎錢君萱女啟文側室潘氏出娶鄉進士王君愛女女三許嫁吳邦校項國亨盛朝綱孫男一先生生弘治辛酉五月十一日卒嘉靖癸丑八月十八日至是將葬啟原以其友吏部進士余君狀又述遺事遣人走數千里來乞銘記予始受經傳得見先生荅書上當是時予方弱冠而先生顯達也一語意合定交既雅知先生有年悲原

泌三十三

十

之意而嘉余君狀足徵也許之銘葬以某月日墓在里賢里銘曰公昔諫闈出馳憲垣二十年而不調何其進之難也聞調二日而竟死命何艱也公既聞道謂齊生死進退淹速又何語此予則悲公未究厥志俾其有待何弗能致乃勒此石垂示後世

明故贈國子監司業夢山范公同配封太安人陸氏合葬墓誌銘

贈司業范公者其先大梁人七世祖昇之為宋廣德州參軍因徙烏程其支徙秀水徙秀水者世有應仕而烏程未顯然烏程范大宗也自廣德公五世而生悟菴公縉縉生西巖公完西巖公娶于袁而生公公至孝年十

四喪父哀慟毀瘠人不忍見聞已而葬父菁山之陽因自稱夢山志慕思不忘也公始生縣治西里既葬父乃稍稍葺廬菁山下以慰夢思遂爲菁山人而縣稱名族者必曰菁山范云事母備供養務極其懼母嘗病顛禱甚苦已而病寢篤醫謝弗治悲號無所出乃剖股和藥以進有頃母霍然病已起而更生者餘十五年人皆稱孝感焉性友愛篤厚待季父禮敬備至周施宗族于貧昆弟尤飲食調護之初公喪父時諸宗或陽浮爲好而中盱衡欲乘喪利其危數齟齬公幾殆及公稍裕益親睦賑其急佐其艱而諸宗挾憤伎心或構縣長吏危公公弗計也數傾身下之施益弗懈諸宗有難往脫之忘

泌三十三

十一

其仇而口不言嘗屬所親貸旁郡所親匿貸金而旁郡貸者收責公念其窘售田以償弗問會縣檄公主帑藏公復屬所親意其感媿贖過而復盜帑金公益念事洩罪重售田以償弗問卒爲全好所親若不知也此尤世所難者蓋公坦中關節宏深隱厚多此類公幼穎慧授書嚮應嘗治舉子業而以喪難憂苦致疾輒甚乃謝去入山修先世之業而息之然不喜與時俯仰逐末利而獨停信義立然諾務力本起其家家亦有天幸其贏得過當愈于末業遂日以益饒而言治生者推范公然公大度恥纖嗇嘗貫息里中遇不足則焚券罷責不收及有餘則廣施不惜諸所繕橋治道食枵櫛齒往往不

可勝數而平居藉以舉火者若干家是晚亦厘厘自給而公持高節足不履縣庭身不見長吏長吏嘽不附已又諸宗釁構之數苦以錢穀重役公不出第任人代所任者數侵負家漸單竭而長吏嘽不止砥糠及米必欲逮致公公如棄敝脫垢寧傾家實吏囊卒不訕其身以是單竭益甚而公慷慨廓達豁如也惟益闢精舍購諸奇書多延四方名士與二子居督趣于學又數引古仁而昌孰苛而減廩廩皆正言故二子以文學興而皆刻志厲行卓然樹立公之教也先是陸長公麟者與西巖公同里善見公少而雍容閒雅甚都奇愛之以女歸

泌三十三

十二

公是爲太安人太安人入門佐公孝友惟謹公毋痿不自溲溺昔十二年太安人日夜宛轉扶掖暇則取姑廁踰澣澣漣穢即眇小不役女奴如是者始終如一日其時公旣孤而母病諸宗乘危齟齬公不得則翼其所最賤妾數毛舉困安人安人恐傷姑輒引咎辟匿困者媿罷去反稱安人賢始安人歸而陸長公歿矣母朱無子安人白公迎養之公視朱如母而安人視姑踰其母兩母各以爲得居相怡然朱沒厚斂葬之而朱囊中金數百則悉歸嗣子不分一錢也初公治生徙綜大計若操筭披籍馳贏積虛安人力爲多然嫻大體至好施慕義則又獨竭贖之如太安人者可謂與公合德並美者已

子嘗觀古治生若范大夫蠡功成逃五湖數致千金喜
分散公甚似之而烏程去五湖近豈其苗裔耶子嘗言
蠡振世之傑何至沒溺于利而所以爲此蓋託迹以混
時自汚以翫世耳古今豪傑借此翫弄者多矣非凡所
知也公亦儻有蠡之意哉然蠡有傑氣而無篤行又乏
賢子較公越逕庭矣公二子才皆高始亦同滯留而伯
子一旦對大廷第一擢翰林修撰以忌稍謫遷轉國子
司業蒙恩贈父如其官而封母太安人既而司業轉中
允侍上經筵日講又轉諭德掌南京翰林院而太安人
卒上念啟沃功又蒙恩諭祭其父母五品得諭祭蓋非
常殊典湖自明興來未前有也至是而烏程之范顯天

泌三十三

十三

下矣伯子方負天下望且大用而數讓曰仲其才實勝
我卽一旦出而顯親者不啻是然則范可勝道哉公諱
萱字思孝生弘治辛酉三月六日卒嘉靖辛酉八月一
日太安人生弘治乙丑七月三日卒萬曆乙亥五月四
日子二長應期卽諭德娶沈氏贈安人繼娶吳氏封安
人次應明太學生娶施氏女二長嫁縣學生沈泗春次
聽選官邵堯化孫男二汝訥太學生娶溫氏期出汝訥
聘李氏明出孫女五長適太學生沈如封次適嚴浚明
次適周次許嫁吳皆期出惟適嚴者存餘早歿次許溫
子望明出亦歿曾孫一尙幼始公卒而權厝壽之別業
茲卜武康見龍塢之原將以月日啟公厝而奉太安人

合葬焉禮也余世與二子爲通家知其事詳因序而銘
之銘曰身有處士之行古稱素封克顯厥後不當其躬
內外合德淑始令終孝義並植善祥攸鍾深山大澤實
惟生龍見龍之原其兆克從伯也攀鱗捧日九重仲將
附迹蒸雲大空天之所命人曷能庸克顯克昌世世無
窮

明故逸士夢溪胡君墓誌銘

胡夢溪君者嘉興之雙溪人也其先宋安定先生瑗教
授蘇湖間胡氏著姓吳興八世祖德一始自湖徙嘉興
遂爲嘉興人曾祖璣祖奎父葵皆以貲喜施能賑人之
急躬先行誼于鄉家既饒世有厚德鄉人盛稱服之而

泌三十三

十四

胡氏之在嘉興者族亦益蕃君尤儻好讀書慷慨不
能小拘嘗從諸生受尙書業諸生多推讓君而君曰吾
不樂是瑣瑣者遂罷去父早歿大父以君罷業不仕則
強使授陰陽訓術君前讓嚴不可強一就而益不樂又
罷去則治園廣亭榭時花木奉大父宴游時起觴爲壽
自暢大父前曰卽乘朱輪馳華轂有官職自守孰與今
侍大父樂乎大父歿益避匿山水間不與世接獨從諸
公長者文士談說今古雅飲嘯歌著爲聲詩翛然若軼
埃壒之外志有以自娛泊如也與人游務盡款治其慕
賢者如恐弗見急諸窮交時其有無無不滿意以是諸
公長者文士皆交口譽之然獨不能強合非意所得至

不忍見好面折長短卽尊官貴人強有勢者不能借一辭人稍稍望君弗顧也中歲忽遭疾疾已好道家養生言謝一切事嘗言遇異人蔡者授修形鍊神之術謂海寧士吳子曰凡人所謂兢兢者以益生也今高訾富人舉齷齪計贏羨貴者慮勢變虞得失此特自苦生耳故吾願稅身汗漫游天下五嶽名山海外人之所不能到方庶幾安期羨門之流吾又安能與富貴人論語言上下耶且吾所未畢者已今年耳子幸謹識之吳子大奇其言居一年所而君歿歿之日方授書其僕忽跌坐氣奄奄逝吳子愕曰是嘗與我言將蛻去者非耶然君少孤自治生業家日益起其既歿自室廬田宅器具皆省

泌三十三

五

皆有石畫非脫屣人間者將形遇而神不沒耶君性孝友少持父喪號哭遇禮父嘗自稱守溪君則行號哭溪上寤寐見父子溪因遂稱夢溪其所治事必徧謁父所嘗厚者而後從事見父諸所嘗厚者事之如父親督弟子學弟澁有雋材君督之力常備給其貲使畢學舉省薦弟歿婚其孤撫恤尤至家在城郭終其身不入縣庭不見縣長吏縣長吏聞君孝友或就見君子家君所以異于脫屣者非在是耶君諱道字中甫生弘治己酉冬十二月歿嘉靖丙午夏五月配項氏襄毅公孫女二子宗虞娶沈氏參政圻女宗陳娶錢氏主事肅女繼娶魯氏知縣奎孫女虞陳俱那學廩生有材名女一適張一

魯太學生孫男三白聘屠氏康僖公會孫女泉舉俱幼孫女一許聘同知范言孫應暘以丁未年十二月口日葬君子漢塘德化鄉先兆君所遺有夢溪集若干卷藏于家銘曰予聞君葬父母薶土窆木下錮泉德化之鄉兆所安其德惟似世所賢過茲者式胡氏之阡

明故處士董君配蔣碩人墓誌銘

處士姓董氏予伯兄也董氏世家梅林村初董氏梅相傳枝葉可覆畝許村以是得名宋高宗渡江至梅林蹕召諸侍臣數十人宴董氏梅下賦詩歎異之羣臣屬和焉時遂以人主所留宴改梅林村爲上林而董氏遂爲上林董氏明興諱子復者徙居潯溪能以禮義屈起其

泌三十三

六

鄉鄉人重之而是時上林董氏稍微在潯溪者始益著有子諱鐸是予之曾大父有二子長卽處士祖諱序次卽子祖諱庠蓋處士祖生三子有孫十一人而予祖亦三子長卽子父諱環贈翰林院編修有孫一人子不肖份也贈編修公未疾而子幼蓋子多難幾不能自存而處士數掖而持之處士父最長諱珏授蕭縣學諭始董氏當宋末天下方亂及元父子相戒不肯士而明興詔天下置學縣官歲時持書按行部擇弟子應格者就學督趣之而董氏世以隱德自遂未嘗見官府兢兢謹行宜守田里而已聞縣官下則屏戶率子弟辟匿而予祖故亦不仕然好讀書有智白兄曰夫士貴知今時明聖

嚮意學縣數宣布令以好召而若攝逮避匿非也時不
同而固守奈何指學論公曰是慧宜可就學處士祖大
悟遺之學論公始就學爲縣諸生考輒高等稱名士而
予父後至名益顯皆弗第然董氏文學自茲始學論公
生處士早諸昆十一人處士最長而學論公爲諸生貧
不贍處士嘗甘苦從錐刀錙銖以給父及父爲名士諸
生多所受學稍稍贈及爲學論遠近受學者盛增裕處
士獨無私一錢家不益及學論歿而處士方販江湖間
往來歷寒暑犯露露甚苦卒不能贍其家以死嗟乎可
傷也已處士長者無他腸少貧識廢著好權變而不能
守不虞人欺屢被困又命數左數遷其術而竟不售用

泌三十三

七

是終困然里人言闊達隱厚忠信必稱處士初叔父嘗
以事至都處士家方困不以妻子爲解挺身從不反顧
會中道賊劉六等攻剽殺人屍被數十里處士與叔
父晝伏夜行從死屍中間道走至都而還時穀踊貴妻
子餒迎告之處士慨然曰命也然幸叔父無恙終無他
語其輕身好義類此嘗見予少從役多病輒曰勉之吾
與若二父皆篤學而不顯董氏世德當有興者其必在
子恐吾不及見爾處士歿而里中人皆憐之諸昆哭之
哀而予獨傷心焉夫以處士豈有恩澤利益及人也此
亦可以觀其善之不泯者己自處士歿而諸兄十一人
者或歿或困而予又病浮湛一官無以當董氏世德又

足歎也配鄭氏有賢行嘗及處士贍時能積纖力勤助
處士供舅姑爲給繼配蔣氏二氏皆著姓蔣歸時處士
家益衰不久歿蔣善刺繡賣以易食歷窮窘離散以節
終始云予嘗記二碩人前後對處士言西叔自祖以來
一孫如園竹獨筍耳天必不絕子曷念諸故處士掖持
之尤力蓋予家在西故云予言之益傷焉處士名儒字
大貞生某年月日歿某年月日蔣碩人生某年月日歿
某年月日鄭碩人早歿葬悚四圩先塋處士歿殯而納
之淺土蓋十年餘雨甚土數敗予聞而尤痛傷之其子
力不能葬嘗哭而告予至是碩人歿予乃助之買地合
葬而序其事以抒予哀云葬以某年月日在某地新塋

泌三十三

六

處士子二玄齡娶姚氏氏椿齡娶氏崔氏女一嫁嚴大
民孫男某其銘曰久者得葬從者得往魂兮魂兮其無
愴俾後熾昌安以饗

明故慶陽府通判夷門唐君墓誌銘

始慶陽別駕唐子歿于官其父西園君以慶陽與余遊
厚善數千里遣人京師乞余銘余自京師哭之慟會余
還而父西園亦以憂歿余抵其家哭尤慟見者淚簌簌
下也余傷慶陽客死萬里至憂其親有足閔念者乃慶
陽之子鍾吉持錢水部狀來嗣請父銘以纂其祖志嗟
乎余忍負存歿三世之款款者哉按狀唐氏其先天長
人元末避兵徙烏鎮遂爲烏鎮人高祖章曾祖端祖縉

父禧禧卽西園君也唐徙累世不仕及西園君以積著起持謹愨尙雍容教子弟以學而是時唐氏文學亦悉承興矣慶陽少穎異施青州識之曰此唐氏亢宗者也其伯父博士君亦喜曰此能亢吾宗者也以貴入國子時少宰程公爲祭酒每校文必列高等而少司馬蔡公尤亟稱焉蓋慶陽名在諸公間籍籍諸公館競目之雖慶陽亦自以爲青雲可立致顧性多病病歐衄血每血下欲絕因棄去學爲黃老言久之病稍已謁選爲萬全都司斷事萬全古上谷地懸邊徼無郡縣比虜數入諸將或戰或北中丞皆下斷事核上而少司徒遲公以中丞撫上谷故知諸將選輒北則挾賄請解脫操之如束

泌三十三

五

溼薪而斷事持平數從文書中可爲地者微見其冤狀不則強爭會一將官中丞欲深文論之斷事爭益力人或譏其少慧斷事曰我豈不知迎合意爲便哉願罪止此若欲法媚上我不敢爲也中丞始疑斷事闌出有他故察之實無他諸屬斷事論讞輒報當諸錢穀皆任斷事總領之盛稱其謹飾節修守法不阿意署上上考而司徒方以正直爲一時重素慎許可銓司覈其署異之乃轉慶陽爲別駕在寧夏司餉初謫邊皆有尙書都督餉事寧夏則別駕專之任專而地遠則易偷任專則可以自肆前後以賂敗者甚多獨君益自刻厲條罷諸爲餉蠹者故事餉羨歲若干例給別駕用盡謝卻弗

取部使者廉其實以爲難數勞獎君業且察舉而君故病在萬全時稍作自以邊域久冀遷得見父子吳越之間乃益西極邊口身病父且老每忽忽數移告乞骸骨歸諸使者固弗許益病病遂篤以歿使者皆驚愕異傳符護其喪軫恤甚厚藩郡奠賻相繼民成攀號其亦可哀悼哉慶陽性恬愉常屏居冥坐一室掃滌浣清器具精雅灑如也好圖書自經史載籍下至稗官小說多所通曉見之默若無能者可謂翩翩塵世之佳士已慶陽名國寵字光甫號夷門生嘉靖癸未某月日歿王戌某月日配趙氏繼施氏子男二長卽鍾吉次鍾德皆國子生鍾吉娶錢氏繼李氏趙出錢卽水部君貢女也鍾德聘嵇氏女一許嫁慎口施出茲以隆慶戊辰之九月日葬于某地之新塋而余銘之銘曰蘭馨桂芳早見伐珠摧玉燭明晦滅天有所厚命有薄厚者善兮薄者促既昇汝哲胡弗穀條兮奄忽世暗嘆魂遊西夏路冥漠賀蘭山前鴈飛卻魂返南青關塞黑歸來故鄉何不樂吳山越水固汝宅永昌後人名不歇

泌三十三

五

泌園集卷三十四

明烏程董份著

明故南京刑部江西司員外郎進階朝列大夫凌

藻泉公墓誌銘

凌氏其先安吉人當宋時有景夏者舉制科第一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詆和議稱直臣而其子及亦同平章赴徽宗難死節元有時中者集賢直學士輕車都尉吳興郡侯嘗以兵安集德清諸縣而其子懋翁亦翰林直學士嘗討平西粵諸蠻父子同以勳節顯為安吉世家而懋翁子壽徙歸安壽生鈞德鈞德生賢賢舉洪武浙江鄉試授教諭知武岡縣轉應天府治中所至治狀有述

泌三十四

嘉業堂校刊

而忤用事者謫均州民會隆平侯張信方博訪天下士盛言賢可大任宣皇帝異之作招隱歌遣行人賚賜召馳驛見見大喜命進兵部尚書又命掌都察院事皆謝疾篤固辭帝知不可奪嘉其志益喜因御書賜老堂字寵其歸而賢子晏如以書進為中書舍人嘗寓直召論事受知擢吏科給事中遷都給事中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先是都御史顧佐節廉精白厲風裁為一時冠人莫與竝獨僉都御史齊名身居要津數令人抵家驚產自給產幾盡及卒而子敷困無聊往依晟閔氏為婿因徙晟里凌遂為烏程人而敷生子震是稱練溪先生先生嘗為郡弟子員願自厭其業方與司空劉公麟進士

施先生侃孫山人一元輩日夜為古文辭文益高而弗第晚得黔博不旋踵棄去遂坎壤終其身然郡當是時士知薄弟子業翩翩而起有力追古作者之風則自先生與施先生始乃先生敦樸謹飭行義矜然潔修郡尤信嚮之所著有練溪集行于世而練溪生藻泉大夫大夫少有異才既承家學長益從施先生游施故多圖書盡出陳示引與其父素所嘗校論者發難揚推因推及其趣大夫由是盡得二先生之秘益涉躐廣博網羅百家言務溯其源淵貫穿浹洽其指而發憤思苦抱心疾每劇則中怛怛如車搖擊擊怔怔不能持以是嘗自恨其思未極至其應世酬俗瞬息綴述爛焉可觀譬之握

泌三十四

二

驪龍之珠啟白虹之劍不覺其奪明月而衝星斗也故其文一出而海內誦稱之文多未梓乃其子工部君先梓其書札所謂鳳笙閣抄者見之無不推服云子與大夫交善每欲序次其文以傳會而將葬而工部君持左使陳公狀來乞銘遂著之狀言大夫之起家而知全椒也當南北衝冠蓋絡繹相接民屯雜居號難治大夫下車振厲釐弊剔蠹案無留牘獄無廋囚數召問謠俗知民苦養馬養馬者有歲駒之課起俵之需季閭之罰一馬賈數十金而富者供丁貧者貸役歲俵之馬官給三千而羨歸吏囊賈責民售坐是馬耗民益困往往乏絕大夫遂革丁均役鬻贏育駒省閭罷罰因定籍著為令

自有常核吏無緣爲奸不得復收其羨民困稍息馬亦益良矣而大夫政先教化暇則數從諸弟子授書明經示以師法朝夕樂與游緝紳之徒咸來觀聽由是絃歌洽而頌聲起數薦聞于朝爲諸郡縣最願稍遷知沔陽州州故大水積逋五萬餘監司屬徵督趨大夫曰民貧矣吾不忍急稍立假貸法聽民自輸民感之輸先期集監司亟喜賞金弊獎大夫愀然謝曰民以逋負罪而守受獎是幸逋以爲功非與民一體之義也卒辭之已而沔復水捍禦稍平而大夫念沔當下區每春夏交荆湖襄漢之水皆會非人力所能禦也獨築堤可乃請諸所部而身親臨率之築長堤爲不朽計堤成沔稱凌公堤

泌三十四

因樹德政碑頌績焉再遷廬州府同知值三殿興採石淮徐間名花斑石石事初起民不知所採聚徒歛財以鉅萬有吏多侵弁徒或咨怨工是以慢弛當事者懼不測罪振恐乃檄大夫督之至則躬節省卻供餉爲諸吏先而親勤勞按行諸徒眾由是吏不敢欺而徒眾爭奮石就緒矣殿成有白金文綺之賜外郡受賞蓋異數也而人所最奇者當在椒時賊師尙詔起將窺南都而椒近郊一夕十八報大夫乃誓眾曰南都天下根本賊過椒則長江勢與其矣吾必以外守之因扼險置哨益募勇敢移文請屯操兵列營十里布旗鼓揚聲嚮爲畿邑援部使者視師曰賊方迫吾從西來大郡且烏獸散彈

丸地願有貔虎士耶會賊寢謀而大夫威名震諸使者皆察舉之其在沔有胡廷璧者始負固抗捕稍稍集亡命裒強因圖不軌官欲興兵討恐益激卽緩之慮其後不可制方莫如何大夫曰是烏合散之易耳乃遣兩力士受方略出其不意擒其渠魁眾遂瓦解蓋談笑而定之云工部數爲子言大夫與人和無町畦至其介有嶽嶽不可動者嘗奉檄權鹽諸商實金子囊名餽酒怒而責道因以平椎廬有斷事某以雅故餽茶受置于室而實爲其親犯法求解發茶得金因追還立抵其親于法有勢權求郡縣賂不得輒加辱獨大夫義形于色其人魏叔禮焉嘗曰卽以請謁非義于進雖折頭陷胸弗爲

泌三十四

也性至孝始舉于鄉當宴而哭及子舉進士報至亦哭其事足怪而實以父不及見痛之宦游奉母王太宜人周旋侍養者十餘年逮轉南曹母卒絕弗仕矣志亦有足悲哉事二兄甚謹悉讓分產弗受歿而諸後事一切身任之曰兄猶父也其篤行多此類好標獎後輩遇其鑒識必稱才賢因佐其貧乏脈其窮成就而爲貴人名士者不可勝數士尤德之居家厭埃埽閉門卻迹數引墨客與談立詩十格賦咏意灑如也未年喜禪旁及黃老自謂有得別稱淨因齋主有以仕進勸者瞑目曰吾已結淨因矣子因爲之銘銘曰嗟乎大夫洞覽古今采珠文淵擷華藝林卿雲爛漢蔚爲茵輪靈芝擢秀五色

紛綸有典有則如玉如金大雅之什清廟之音未用于朝郡縣三試不勞而理所至稱治云胡能哉儒學飾吏倉卒遇變與眾爲誓時無堅城文有武備豈惟守疆思爲國衛雖曰未戰亦壯敵愾弭亂銷萌卓哉足記既列南曹朱紱將至豈伊盛時虛此國士悠悠閉關眇然離世昔在乃祖謫爲編民隆平之薦實合楓宸朝有遺碩功歸武臣片言朝入夕馳行人脫之閭閻欲授國鈞煌煌際遇千載無倫云胡大夫一往不復世無隆平孰與推轂豈乏才賢隨時反覆用則雄飛不用雌伏我何與哉任彼爭逐振衣高岡長嘯空谷或爲鸞皇或爲鴻鵠晚結淨因冥懷二氏百慮無營中夜一氣永綿爾神何

泌三十四

五

遽奄逝生本有涯社遺來裔旣榮謝蘭亦森燕桂此焉葆藏世世無替

明故雲南臨安府檢校東軒閔先生墓誌銘

閔氏其先汴人也宋寶慶中將士某者避亂徙烏程之晟舍里中遂爲晟舍閔氏六傳而生綬贈柱國太子太保刑部尚書綬生復復生理是爲先生父先生名芹字時獻所居東軒遂以自稱云初烏程有二族曰嚴氏閔氏故皆爲世家而閔氏贈尚書公綬實生莊懿公珪爲時民臣多更定律令載在國典而晟舍閔氏始著于天下先生少有大志承其家問弱冠爲郡弟子以力學得疾幾殆適以貲爲國子生起家拜雲南臨安府檢校受

牒監稅而臨安爲勝衝金齒夷棘之交號稱煩劇檢校君至則解燒釋苛除去一切與商旅爲便而益多歲羨入官人皆稱檢校君廉平部使者異之將察舉君而君以遠道官薄非其好也遂致仕去檢校君既不樂仕迺歸東軒稍稍闢館舍益治園庭蒔花竹歲時從父老昆弟宴聚其間酒酣自暢相與和而歌意彌樂也已而長嘯人莫測其志云爲人負氣自喜雖豪貴人之有在已必與辨報務直迺止然在已下者未嘗輕忤性善理財而豁達不事蓄聚卒之日囊無一金田乃不盈頃少多病既老而益康髭髮皆黑起居如童年然竟以嘉靖二十三年四月四日卒年七十有六而以哭兄致疾人皆

泌三十四

六

憐之初君之從子如霖爲諭德于朝以病在告也而份適往省之會東軒訃至諭德君忽號哭貿亂一家皆驚份趨入牀下諭德君病益亟悲傷填胸且告且止因言伯父之卒而無子也喪無主者予因得聞東軒君之詳旣而諭德君起視事踰年念東軒之葬病復作而賜告且歸因謂份曰昔者病時惟子見其情矣今伯父墓石敢以累子諭德君卜以今年□月□日葬伯父先大夫贈編修君之阡初贈編修君與孺人相繼早逝諭德君少而孤也厝父母柩室中會火作得雨迺止諭得君自傷日夜泣下而伯父憐之聽納直而捐其地爲墓卽棲梧新阡也先是君配丁氏有側室二人俱無出諭德君

屢乘間請立嗣弗聽而君雅敬信從母弟沈君宗殿亦力請弗聽志倚諭德君也諭德君乃先君未卒之三年建藏於父瑩而君左焉君有養女一嫁太學生沈應暘而應暘亦先卒至是襄大事者唯諭德君一人諭德君以道藝進顯時方議以任大用而亟于請告唯以君故縉紳義之而君亦誠知人得所托矣銘曰嗟乎善可以延世而弗嗣也德可以自致而靈蹟也友于同阡享弗替也從子是顯名則暨也我勒于幽以不墜也

明故封刑部員外郎困吾昌先生墓碑

昌氏宛平人其先以干夫長謫興化成因徙莆田家焉遂爲莆田人蓋天下言經學必稱莆田而昌先生治尚

泌三十四

七

書學經明當是時有卓先生者以尚書爲莆田宗門常數十百人獨毛生鄭生昌生稱三雋以次都授諸弟子而毛鄭推昌生謂弗及卓亦曰他日昌吾學者必子也已而卓舉進士顯毛生鄭生相繼登第而昌獨詘有東里黃公者識其才欲言當路伸之聞而亟止曰吾不敢不慎其始也會部使者將舉鄉試先合閩八郡諸弟子而總校之署昌先生第一故事部使者高等卽試見遺必有優異而督學使反抑昌先生擯焉昌先生益困乃退而居鳳山之麓絕意進取不與世通而徒眾從者愈盛益誦說經指剖析疑義無不人人得所欲其弟子遂者翁夢鯉黃楊陳其範等數人未遂而散學官知名者

不可勝數于是閩中大師涉尚書以教者必稱昌先生而昌先生有二子中子應會少子應時先後舉鄉試時復舉進士爲刑部員外郎封父如其官貴矣先是昌先生困也人皆曰三雋同才一鳳在野至是貴則又曰高山有基大海有源昌先生基與源可量哉初昌先生好遊有自遠招致者輒往往必規以道嘗西過景隨州不合去而新昌林令有肺腑親謹迎之乃東遵會稽從林游權而林稍嚴因從容諷以寬條卒弛嚴政而翁開州迎亦往翁卽夢鯉昌先生故所尤加恩而教之遂者也感而贈遺甚厚悉謝卻強之收一縑謂人曰吾非矯願以成翁子之介耳及中子爲漢川令少子授寧波推官

泌三十四

八

先生數往來二子間名就養實欲觀其政親教戒之每引古循良寬大及諸他名臣節廉爲法二子用父教所至多卓異先生喜會漢川杵景藩中貴人且得罪而寧波亦以舊嘗忤執政奪刑部謫武攸先生曰人臣當奉職死節官下吾兒素無點卽黜謫何憾哉其持政慷慨如此性孝友父嘗病躬率妻晝夜待不解帶者數月備極勞苦人皆稱昌孝子歲大疫死亡甚眾夜若有物過門者戒母犯昌孝子家人尤異之小弱弟家落與貲爲椽椽罷使治田田蕪售財財隨手盡每乏輒更給之不巳所親林玉中醫廢數與其子錢穀贈養林歿見其子必泣蓋昌先生篤大義有長厚德多此類居常忍詢耐

侮與人不爭行之發于至誠多所感化比之王彥方焉然昌先生雖子貴而無家自漢川轉而客眞州依故舊而刑部在謫所馳歸將從先生臘未及至會先生疾亟卒矣哀哉昌先生卒後三年刑部奉其柩葬莆又踰年而刑部復補湖郡貳方見子輒嗚咽以墓碑請適余病請益至乃勉而作昌先生事載誌狀表碣中甚詳子特著其大者墓在莆錦亭山云

贈承德郎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

黃雙湖公墓誌銘

黃雙湖公者其先世分宜人已而徙南昌明興徙天下豪宗鉅家實金陵輔固根本謂之輔戶有司以黃雄贊

泌三十四

九

中徙而雙湖公高祖父誠者自南昌徙金陵友誠生應洪復還徙南昌而黃遂爲南昌人應洪生子禎稱坦菴處士而處士生三子長卽雙湖公數歲能通古詩辭善屬對鄉先生見者數稱其穎異奇之稍長益就學學且成會逆濠方括城中有贊者攫其財而繫以役當是時黃雖屢徙而黃實雄郡中濠亟逮之攫千金名隸役籍處士大窘雙湖公年十六輒棄學去挺身奉奔走役歷險艱靡懈問曰父曰兒已落虎口矣願大人勿復念兒第謹門戶趨二弟學以無墮黃宗濠益恣巨測今徐觀其變可也旣而濠反皆爲署其黨官職驅渡江獨雙湖公拒弗受或迫之奮曰君臣天下大分也逆順天下大

法也分無將法無赦死卽死耳何從逆爲且成敗昭然理甚易見世安有毒民如飴而天祐之者若輩相隨族矣又可迫我乎遂拂衣遁濠發乃歸未幾官兵縛濠破南昌城而兵乘勝肆掠處士倉卒避被執雙湖公亟趨代兵得之反接架刃使導抵家雙湖公神色弗動陰語其弟哀金金至父子俱釋家人驚恐慰問而雙湖公曰是何恐使也吾獨恐其苦吾父而辱吾家然彼志不過利得金耳吾故已先見之矣何恐蓋其臨難慷慨中有定主類如此性篤友愛自傷早棄學弗竟日夜規弟奉父教有程家方免于兵又遭燬室廬荆棘舊業喪走數千里從商賈親爲艱難圖復先緒而一切弗以關弟

泌三十四

十

俾專意儒術二弟遂皆以文學名實雙湖公成之也廓達喜賑施外族有三喪不能舉者舉之閭里有急者佐之調人惟恐不及與人謀惟恐不盡因事喻理解紛息爭孳孳得人和遠近咸服至今稱忠信長厚者必曰雙湖公云雙湖公歿而其子起舉進士爲湖郡守一日守守持狀詣余歛歎曰先人歿且葬蓋二十五年所矣而墓中之石未勒竊念其勤苦植德生旣未有以表見而歿又無所附以傳是委其親于草莽而終無聞也始不肖孤家居時數聞太史以文章序述當世之賢德必傳而恨未有繇今乃以奉職適值于此是天所以不忘其先人而幸其孤有以託也惟太史念之余乃序雙湖公

事而歎曰嗟乎濠之造逆慘矣當其熾時如虎莫敢撓燎莫敢近而雙湖公弱冠往役義不反顧何其壯也及其首難竊名號從之者如蜂擁如蠅毛學士大夫甘心受署或忍不引決者矣而雙湖公服役肘腋間獨奮而起其志遠其言正何其烈也至其逃亡不贍而捐驅代父指顧揮金又何其履蹶而不悔處變而裕如也蓋其忠孝蓄積于中而大節炳烺如是而守又言父平居儼然瞻視不苟起居有常屬續時氣力寢微猶斥去女婢不使扶須臾竟絕其廩廩有足多者此其所廩者然也噫嘻是真足傳矣雙湖公諱璽字國信生弘治庚戌閏九月十二日歿嘉靖甲辰九月八日以子貴贈承德郎

泌三十四

十二

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配茹氏贈安人子男樞卽湖郡守才操卓絕其與有未艾者娶熊氏封安人女四長適任某次適徐某茹出次適巨某又次適熊某側室鍾出孫男二慎脩府學生娶張氏慎習聘陳氏孫女二一適甘某一許聘羅某守以父歿之年葬雙湖公于灌城鄉陳家橋之原而今以隆慶三年 月 日銘窆焉銘曰世皆患險艱然志以艱遂節以險全則譬之玉磨益瑩金鍊益堅蓋常人以失其度君子以顯其賢向使雙湖公不逢逆亂或且泯沒閭閻卽乘時進用亦未必炳炳烈烈如今之可傳也惟此令德久而有赫貽謀誓嗣光啟宗祏繩繩後昆世世罔斁

明贈徵仕郎刑科左給事中雲壠陳先生墓誌銘予嘗觀漢儒林諸人皆碌碌未有奇節可自表見而獨起經術家名經世守其學多貴顯或至宰相九卿而史氏敘其世裔福祚與諸漢元功竝何其盛與而予所睹記吳興諸博士弟子卽篤學身弗遂者往往其後必顯若合契焉而范太史數爲予言陳雲壠之賢子甚異之會雲壠之子都諫君行健得請歸葬其父與弟行簡持狀涕泗乞予銘予與都諫皆從中秘義相厚不可辭而發函太史狀也因諾曰是固與予言久矣按狀陳漢中人其先有名仲實者徙烏程歷五世而孫昇有高節重義能佐人急人至今誦德實開陳宗昇生琦是爲雲壠

泌三十四

十二

父能守身爲善而早歿時雲壠方六歲家遭燬眾爭取財帛器物獨挾書篋出烈焰中屬人曰吾他日事業在此眾皆笑而識者驚是兒奇稍長益發憤見陳世隱約弗振思以學自致脫迹閭里誦首受書務博治篤志自勵日夜吟誦不休當夏蚊時輒置足兩臂中每坐達曙見者莫不相勞苦以爲昔之懸髮刺股不過也蓋其篤如此好深湛窮究杳眇文辭恥掇拾皆細心繹思根極體要含蓄雋永下筆人傳之卽諸名士皆自以弗及諸名士更相聚結社推長盟資其益而諸先生後出門下者且數十百人當都授時層列擁聽而雲壠剖經析傳上下采獲必極奧微而因人所長左提右挈俾各有所

就人人皆自以吾師愛我感之于是諸生學成去而通籍有美名者不可勝數而諸名士自其社發高第躋騰仕者亦往往不乏其人然而雲壠顧弗第凡七試有司落舉雖躓不悔恬如也晚見都諫兄弟穎敏因雜諸生授程而躬率程督之即中程喜不中程輒飭弗怠益著四箴立十二格列座右警焉其言具道德仁義之指朝夕規切聞者悚然遠近愈稱服性孝友痛父早世母孀身服素茹糲親爲艱難而奉母治滸瀧供具褸衣旨食如富人周旋曲當其意母病號籲請代歿哀毀如不欲生事伯兄敬順家儘單竭而悉讓父遺業弗受推甘分苦逮老益厚不衰少娶于章館其家不私一錢章無嗣

泌三十四

三

族爭立矯悍獨擇諸從子宜者立之章祀賴以不絕清脩立行外不設城府而內剛介有觸輒勃勃發不能忍善者傾身下之不善者屏弗與見嘗自詆過激終亦不能改也然坦易無他腸記人之美忘人之怨洞見底裏人以是樂親焉持身端毅即病亟神氣弗亂勉其子忠孝大節戒勿用浮屠事言已遂歿嗟乎可謂好學守正有德君子者已歿而鄉之言師法者必曰陳先生云陳先生云陳先生母方氏諱廣字欽之號雲壠以子貴贈戶科給事中再贈刑科左給事中生弘治甲子十一月二十八日歿嘉靖己未九月五日配章氏封太孺人子四長即行健戶科都給事中娶鄭氏贈孺人繼倪氏封

孺人次即行簡國子生娶王氏次行孝郡庠生娶張氏次行道聘許氏女一嫁愈文言學訓君允之子孫男一光祖行簡出孫女二其一許嫁陸用駿兵部右侍郎北川公穩之子行健出其一許願行孝出夫陳先生身雖弗用而都諫奉其學顯功名未可量其弟又將以文學進諺曰藝穀者獲藝木者蕃陳先生之所藝厚矣陳氏其未艾哉子是以備著于篇而附之儒林焉葬以隆慶三年某月日地在某之原銘曰兒時冒焰挾書冊篤志勤苦視兩鬢學自性生功益密命有所制心不易座著四箴十二格身雖坎壈中有得行義飭脩介如石士知宗模鄉慕德光啟陳基永無斁

泌三十四

十四

明故樓筠處士張公配褚碩人墓誌銘

史氏董份日子舅氏家難可勝言哉始于舅死于毒官方按治而仇傾家財倚有勢者抵搆以其間外大父棲筠翁及褚碩人相繼以憂歿最後舅子仲兄需亦下世人之云亡家亦殄瘁痛哉于是伯兄震就祿遠方自照磨稍遷棄其官不赴歎曰所爲萬里仕者欲竊升斗以葬先人畢大事耳今官既貧而業益窘即萬一先霧露根可贖哉蓋樓筠翁葬已久矣而未育銘碩人歿以久而未葬震獨念曰夫葬而無銘與無葬同歿而未葬與無子同子誠已死而孫不能舉與無孫同震何面目以立世也乃與需之子四聰等來言銘事會予方以太孺

人喪未能就也居歲餘又泣而言曰惟不得銘以不敢卜日月而温氏兄應祿亦數責予曰子傷母而獨不念母所自出乎且忍使二大人歿遂卒無紀載比委于草莽者哉乃摧心裂腸拭淚而序其事張氏者其先烏程潯溪人也翁曾祖華甫以高行稱潯溪人言大姓有禮者必曰張氏祖恕父敏皆有隱德居潯溪翁少有雅度自兒時爲塢村褚丈人所奇遂歸女爲翁配因依褚治田宅盡讓兄潯溪所居而徙爲塢村人性簡重悛悛口不出辭未嘗折人以辨然論理道識要指翠然有當于時人亦不能難也顧不喜仕不肯授章句業而塢村口潯溪西有沃野膏田陂池之饒乃樂其地益規治蒔

泌三十四

十五

桑麻藝林圃親率耕耨其間入其境叢陰茂植流泉掩護曖然隱居也大槩勤身檢節以起其家而不事貨息不爭廢鬻以兢贏利其古之所謂以正道自殖者與治家不得闕費自尺寸有經而問義所當不小拘也人以此稱之教子孫有法繩束軌限毫毛不得違度數延經生博士使子孫爲次受學傳誦日夜趣問所進稍稍究以師說爲處其然否多中幻眇經生博士捐几而聽之無不許善其行已極慎進退步履皆有常處至遇人煦然無不得其歡心居常微行瑣節皆可述者予少侍先府君太孺人之側時時言翁而予早不解事久遠不能詳也要之誠謹篤厚表裏醇壹斯所謂善人長者足以

貽后昆而敦薄俗者與曩記予數歲姆携戲翁膝下翁授以古歌詩能言其義數賜干錢甚喜而予好弄不羈獨温氏兄卓然成人起立不苟而翁兩取之歎曰術者言我宅相當有甥貴而兩兒皆不凡倘在是矣丁酉之歲予幸與温氏兄同舉于鄉人皆以翁之言有徵而惜夫翁與碩人其皆逝也碩人即塢村丈人之女始歸于翁輒屏鉛槧自力作苦身紡績織紉工與婢最者校食與下者等人無婿指家無遺粒翁積治產業多碩人之助也然與翁孝養舅姑嫜睦宗戚事上惠和敬恭而閨門甚肅其遺範餘風凜如也人故益知其賢平生不踰閭闔獨以子死官驗屍與翁相持出哭屍下悲號甚

泌三十四

十六

慘官乃動曰是父母將并爲子死囚可釋哉乃卒按仇罪然無何翁歿而碩人失明十數年亦歿嗚呼哀哉予見碩人失明後常處一木榻不下每飯不過數匙肉三四舉食蟹不過一節而壽九十餘而歿問之碩人往故少食如此夫味薄則神清而氣堅碩人自少能以勤儉助翁而壽老固以神用也然則世專以極味窮嗜爲養生者不已汰與翁名鳳字某樓筠其別號也生 庚申九月十日歿正德丙子八月十九碩人生 丙寅四月十六日歿嘉慶庚辰一月十四日遲即死于毒者也娶沈氏女三長嫁沈次即子母太孺人次即温氏兄母也沈淵子父環温氏兄父瀚也子父以貢士不肯就

選贈翰林院編脩溫氏兄父亦以例貢不選將待封云
孫男二長卽震授鎮遠府照磨遷周府審理娶陳氏次
卽需早歿娶丁氏孫女二適蔡槐陳梓曾孫男四四維
娶金氏四科娶談氏四聰娶黃氏四教聘陸氏四維四
聰皆學生曾孫女三適閔隆慶陳汝登莊寅玄孫男四
嘉謨嘉猷嘉言嘉行嘉謨聘閔氏嘉言聘宗氏玄孫女
六長許嫁陶某餘俱幼翁以正德辛巳葬潯南之箋字
圩今嘉靖辛亥舉碩人合葬焉銘曰痛者子繁則孫痛
彼朝露其繁如雲雖以憂歿實慰乃魂古云作德祚及
其昆諸孫彬彬實興于文將大其門維祚之存銘稽葬
緩終歸茲墳史氏勒石以示後人

泌三十四

七

余山人墓誌

史董氏曰材難之稱自昔以來久矣予睹傳記詭時自
放之士多肆志佚行大雅所不述而紀冊載之達者誦
焉蓋其材亦有奇也予獨傷世慕融顯而忽簡微喜常
蹈而惡殊執故齷齪者進跡地者退彼儻負俗者生
不得籍死不得誅而豐爵厚植之家力能附名公先生
振揚其先以施于後而名公先生亦往往假借于文辭
傳益其事以爲重故富貴之家仁義存而貧賤之士名
行晦予竊歎之乃予於余山人有足悲者卽使山人與
世之勳德馴行之士自較其長短予知其不同日而語
矣比之庸庸浮沉里巷積善親負纖鄙而有所托以施

後者此其人何如哉予故稍撰敘其事母令其蒙晦沒
而不著焉山人字濟之始自稱月山後乃稱華陽山人
然月山之稱行于世吳越間自士人以至毗隸皆知有
余月山氏者其先餘姚人後徙海鹽至山人徙潯溪潯
爲烏程大里多士人雍容好辭賦山人喜遊之賃舍其
南里居焉性敏辨善記問少嘗從所親間詣郡吏乞部
使者所下狀郡吏重有難色約以厚賂吏乃持牒手示
之山人方一舉目因躡所親曰弟出而覆其辭所親復
以核吏不遺一字乃皆大驚人或口舉其歌詩至數十
山人覆之不遺有難以多者至十數人皆舉數十山人
益覆不遺當其舉時旁顧諸笑雜以酬答若不經意者

泌三十四

八

人以其稱服居常能日誦數千言然山人亦自恃其博
其於書不暇深也讀書不肯爲舉子業專爲歌詩皆取
立就常從人呼韻韻畢句成能輒至數十篇皆亮節逸
響慷慨超絕見者稱善而山人酣頽叫謹亦若不經意
者人以其愈稱服然山人亦自恃其捷其於詩不暇深
也好大言盛自詡獎徧易其坐中人坐中知其多端有
口輒交務相折而山人談調鏗出莫能窮者坐中皆靡
其遇富貴人愈益甚富貴人聞其材有欲振其貧者見
之皆否終其身竟困然其所屈服如茅勳部蔡歸德則
又從少年識之傾身抑下此又異也家貧嗜酒喜六博
常治小艇繫所居畔每出游吳越間好事者贈之滿舟

卽還多蓄酒饌遇過從者醉飽歌呼夸美所有數見擊
鮮不自知貧也或時召博家一擲而盡則又泛空舟出
遊而返返復如初人或規之以子之材稍自捐挹何落
魄至是且不及此時稍以贈遺漸歛贏省一買田舍爲
後日計乎山人乃歎曰吾非不知願吾不能邑邑從人
間選奕求活吾願適意以樂吾貧耳取死之日千金與
虛筐等也吾又何後日之計乃益縱酒博然山人其後
亦賴勳部諸子居田數畝屋數椽吳江某地之上遂卒
於此勳部厚賻之移書告歸德及予經營其後事會勳
部謫廣平郡而予北上夜遇于清河屬予志余山人旣
而廣平轉南駕部予乃寄錢爲山人買墓地寄志以告

泌三十四

十九

山人嗟乎如山人之材予志之使人知貧賤而有奇者
不至晦沒又惜山人不重慎其材而放達以死也山人
死某年某月日年若干父某母某氏妻某氏繼妻某氏
子某女嫁紀某某年月日葬某地

泌園集卷三十五

明烏程董份著

明故圯南余處士墓誌銘

余之先歛人也其後徙崇德安丘里元亂譜散莫知其始徙者然崇德人皆稱安丘余云元以來安丘余最著明興有顯衷者尤以贊雄于鄉而剛直好義氣與諸豪家為忤諸豪家害之遂中以法得戍罪余氏之業微焉然人稱安丘余者不衰顯衷生永銘永銘生慶慶生璿璿能修安丘之業而余氏復著是為處士祖而處士父東丘君信者實繼之傷余氏之中微而念父之思續其先也慨然自奮受經師學攻苦厲志以必欲大余氏之

泌三十五

嘉業堂校刊

門而數就試弗第用例貢授浦城簿非其好也浦城劇難治而簿勞會處士從父浦城乃跽請曰大人春秋高矣獨能俯首屈膝隱忍州縣間鬱鬱為升斗祿計乎兒即不敏力能具菽水以無勤大人願今歸矣東丘喜曰吾志也且世莫不利其親仕宦祿雖卑譬之過屠門而嚼亦寄屢焉兒獨能以歸勸父哉始東丘歸已先決願以處士言用益喜遂謝歸而浦城人業知簿有賢子縉紳士皆投贈處士成帙故簿庫官而父子皆有名浦城云處士既奉其父歸益治宴飲召賓客日夜以娛其父嘯歌賦詩樂也少有至性髫時喪母即哀毀泣長益痛不止樹萱草所居每對嗚咽諸公憐其意為作慕萱卷

悲之常日人孰不欲以時養父母而時者難乘而易失即于吾母雖欲如父一日樂不得矣故其思母不忘而其事父尤若不及蓋其中所感者深也聞達好賑施其于兄弟宗族尤篤弟仲喜俠為惡少誑誦官錢者千金仲死而處士盡償其逋又恤其養厚嫁其女交游親戚以窘來告傾身資之雖昏夜不怠必當其意不能酬者罷其責尤閔喪葬趨人之急惟恐不至要其哀窮振孤仁心慷慨發于隱惻故人識不識咸德之語溪暴風夜二航覆溺死者百餘人立往白令買地盡瘞死者令勒石載處士事有挾數女子潛渡者處士見而疑之密詢女所自曰平湖良家也賊掠而挾我因執賊詣獄服

泌三十五

二

罪白還女子其重義脫人險艱好立奇節類如此然謙退不伐望之温然長者也與人交恂恂不貳居眾中若無能者人犯則謹避之以是鄉黨慕行誼者益推服焉教子弟有法數勅以孝友具書數千卷修學舍督訓習其中於是彬彬興矣癸卯子田舉于鄉庚戌舉進士嘆曰此子大吾門者吾先人之志而惜不及見也以子顯益謝絕城邑與名士結社屏匿佳山水間與至鼓檝造如也人皆曰種藝者稜種德者榮水源深則龍魚出土滋厚則草木叢此理之必至也以予觀余處士尤信予家去崇德百里而近予曩聞處士賢數見崇德人好問處士起居與其行事甚備及處士歿而田來見予觀其

辭慘容瘠令人嗟傷之田惜怛篤孝他日忠義所建立
當不可量者處士嘆田舉進士感其父不及見抑孰知
田方進而處士歿又不見其成也以處士之德而榮不
終耶痛哉然安丘之余積數百年至處士教其子以有
達者亦可以無憾已處士名懷忠字進之號圯南生弘
治戊午十二月歿嘉靖庚戌閏六月年五十有二母費
氏配趙氏子即田娶胡氏孫日望聘姜氏田以某月日
葬處士西安丘之祖塋田乃以其同年進士湯子狀來
徵銘予因雜采所聞而次敘論載之銘曰玉沈在淵其
光燭天或爲虹流精靈蟾蜍寧爾潛德光獨不然今此
理玉苞光九泉望氣者當觀蔥蔚在余氏之阡

泌三十五

三

明故封翰林院檢討徵仕郎一溪王先生墓誌銘
王先生諱祿字汝學世稱一溪先生旣之新城人也王
氏故盱郡名族先生高祖益曾祖灝皆薦于鄉益仕爲
無爲州同知灝河間府教授祖鼎不仕父達以貢仕建
德訓導家旣貧仕不至通顯然旣江人論世姓言高衡
德門者必名王氏雖富貴纓冕擊鍾之家自以爲弗如
也然旣江人亦惜王氏世有厚德而名位不顯于時至
王先生而益發憤有大志好博觀古圖書諸子百家言
折其眇微見謂浹洽其在諸生時則人以爲且大振王
氏矣督學關西李夢陽務尊古文辭懸設殊格簡拔卓
異之士士少有當意者行部至旣獨首引王先生慰籍

之甚篤先生亦自許也然王先生被鄉薦而屢就禮部
試則亦弗中乃亦仕爲福建平和縣知縣平和爲閩會
極南五嶺所際辟在重山谿谷之間國家新所置縣法
度草創條束未備民居則剽椎急則奮臂而起或挾盪
道以窺伺縣官自縣之初置縣官至者二人皆以敗死
而王先生其三也至則廓達不疑推誠直心于民與之
更始民皆服其長者務解苛釋媿以閱其不逮節繇費
以佐其窮專欲以德化之益禮學官修黌舍建廬溪諸
社學出私俸買田以食學生時延進長老俾各教習子
弟遂曠然一大變其俗成禮義之化矣則繕城垣備器
械以嚴寇立保伍設要約以察內姦當是時平和號稱

泌三十五

四

大治部使者方欲上王先生行能第一而先生乃疏言
正大禮養皇儲二事人慮且不測幸主上明聖稍逮繫
福州罷去於是平和人老弱遮道泣千里擁送歸則諸
鄉各立石書王先生姓名又各采王先生治迹播之歌
詩梓傳於世嗟乎以王先生行能使少須臾忍且立致
省闈然後陳納未晚而忠過其分不勝惓惓以取報罷
然王先生雖罷失職而海內皆奇其爲人王先生亦自
薄其官茹苦飲澹有以自樂泊如也而會其子子難且
中禮部試選在中秘拜國史紬金匱書視草代制而天
子加恩封王先生翰林院檢討徵仕郎視其子秩而子
難因數欲歸侍左右先生輒棄其書罵曰吾旣已罷居

豈固責爾以榮仕者願吾有耿耿之志而弗克終且王氏自數世至爾始振幸顯在侍從吾又強食乃不思以此時盡忠孝大義以畢吾志而欲戀戀親側效兒女子乎子難謝不敢獨念明天子方歲冊諸王國而史臣實行因得以其間便道省覲幸奉節持冊爲親寵光業以職事行不至譙遣無何禮官且以名上而王先生計聞京師子難被髮躑地哭欲死曰嗚呼天慘烈至此也曾不留數月獲見吾親而屬其友人董子述銘其親行始董子與子難同列史氏間及平和令之事知子難王先生子也卒問如前言作而曰嗟乎有以哉子難之爲王先生子也子難于學無所不窺其源淵自王先生浹洽

泌三十五

五

也子難其爲人節槩英奮中無他腸好慷慨論天下事志不可誣茲王先生所誠直忠鯁也語云人名樹影不知其父視其子予于王先生宜銘初先生罷歸好爲文章詩詞獨成一家言參歐氏蘇氏法修著宗譜創王氏廟歲時率宗人合祀宗人賴賑者視力賑之撫弟孤如嗣可謂彬彬雅飭君子已年六十有二卒卒某年月日母李氏配包氏繼配郭氏曾氏包氏贈孺人曾氏封孺人子男六長卽子難名材包出次休櫟邑諸生次臬棗檀俱曾出孫男一維熙孫女三材將以某月日葬某地新阡銘曰直道而誦官信已而合難尺有所擅寸有所患其裔繫符其躬不謬用施後世以勒九原

明故朴齋巨處士墓誌銘

朴齋巨處士者今吳江令岳之大父也吳江子先人之墓在焉去年予以奉母櫬自京師而南令嘗臨其喪又遣人執紼導葬而祭之怛惻甚備子竊以鄰壤在疚之人而令待之有禮此其于境內匍匐有喪者當何如也心獨知其賢會予方家居哀苦若未有以報聞而令以處士故制將承服邑人士攀號送令悲其喪而痛其去者不異令之傷大父也令且行哭語邑學生沈嘉禾曰岳不幸失父母惟祖氏實教督之今奉職于茲龜勉夙夜以不敢廢墜庶幾欲使祖氏之訓稍稍較著于時而祖氏已矣惟是掩墓之石得附之名世勒之幽潛垂示

泌三十五

六

永久此亦所以下告先祖于九原而死且不朽者也聞董子嘗秉筆國史多紀述當世賢公卿大夫之事儻賜之一言是炯玄臺而見白日也顧今在茗雪諸山之間去江百里而遠岳方日夜奔還勢不能越壤而見君子因益泣下以狀授沈生輩來乞銘狀言巨氏黃岡人處士祖某父端文世有隱德至處士皆不喜仕然黃岡人言隱居篤行立信義植本務質可以敦俗者必曰巨氏云巨氏既皆有德厚而處士益坦直與人無他腸皆樂其簡易愈親就之然至義所不可卓然自持莫得而奪也要之必不苟與者人以是服其有容而嚴毅居家遠遯務爲謹勅趨子弟就學卽情日繩之卽學乃喜晚見

令舉進士及爲吳江有聲乃益喜曰茲不負吾教矣沈生輩皆言令歲時使人候問處士必勉以樹立大義而尤以慈愛爲本指惻惻皆長者之言也處士益厭世靡薄專彌文而寡實以爲詐僞繁而世傲矣反之者其朴乎乃自稱朴齋性儉約能積纖起家力作業勤本務廩然古之遺民也予往往見吳江人頌令如出一口吳江當津道要衝賦稅甲天下易以奢泰而令一切節省之身先朴素望之布衣儒者也與人交言簡意深登堂不疾呼未嘗以急怒鞭責人者吳江人以是思令而不忍其去以今言之抑孰知其皆奉處士之教也顧令以卓異數聞于朝行且大用而處士不及見以爲令悲然卽

泌三十五

七

其所以教者亦足明已處士其真有德而隱者哉予不識處士而以其孫觀之良信法宜得書且予有先人之墓在令所治而令行遠獨不得哭處士于前以附于攀號者之眾傳曰重其親者必重人之親子何以報令之臨其親而致不敢忘先人之意乎今旣已無及已則銘史職也不當以幽憂辭處士名大鵬字廷霄生丁亥五月六日歿辛亥七月廿九日年八十有五母尙氏配宋氏子尙忠娶熊氏女適張大鳳孫岳娶黃氏女適黃勉然岳卽吳江令也岳子一一舉一鳴某年月日葬處士庶安鄉高沙村之後改銘曰歲在亥處士生歲在亥處士歿年數應應有德德不售昌其後是謂不朽吾銘勒

之示永久

明故奉直大夫刑部清吏司員外郎明齋紀君配
宜人吳氏合葬墓誌銘

紀氏其先汴人宋南渡扈蹕臨安元有紀秀者徙潯居焉遂爲烏程人四傳而爲存和處士旭旭生循朴處士榮榮生棲巖處士中而棲巖生鉞是爲泉石公泉石公不喜仕而好讀書務多所涉獵築小山雜蒔花木日閉門挾冊不與俗通居鄉篤行擇地而蹈尺寸不失與人交終始無貳臨事執不可奪鄉之稱長者必曰泉石公云而泉石公實生明齋君君名濂字宗周少穎敏善記誦父愛之而兄遲鈍父嚴誦有程不中程輒笞督君進

泌三十五

八

則涕泣哀請與分痛而退趣兄如程免父責日夕兢兢如弗違自少篤友愛矣及兄旣長廢學不治產家遂窘君本貧積纖時贏以佐其急而兄儻易無他腸事乏檢制君數引繩立準俾不得過差雖窘而弗墜初君昆弟四人君其中也叔子嘗無辜被重誣抵獄幾危君挺身傾家往救得出人皆義之然君貧益甚弗悔晏如也季最少早失母君攜與居者十五年同衾併衣分甘均苦撫之如子教之如師及季爲諸生學成能自樹立始慰入其家四昆如一人焉性至孝母病晝夜宛轉披摩身不抵席目不停瞬越旬而毗繫骨立家人憐之病益亟與吳宜人顧天攀呼請禱誓夫婦同以身代母歿不食

者數日憤暈欲絕久而稍甦吮血一號聞者摧痛君行
義本篤嘗從吾師唐先生游授斯道之指學益有悟而
與錢選部温太史及予爲石交每推君不可及而予三
人前後皆舉進士乃君亦舉于鄉矣願試進士數弗第
久益厭遂調選得光州州故汝寧與區而相繼爲貪墨
者所魚肉民不堪命蕭然矣君至歎曰嗟乎樹伐則本
枯水洩則源竭民括之如此能有生乎乃下令罷供億
平收發除罰錢禁賤市省里甲諸所爲州費而賸民者
數下令悉去之令既下自長老皆以昔所未見民舉手
躍足譙騰四郊相慶得生矣然州介淮黃汝漢之間冠
蓋絡繹取道而君既悉革諸費無應之士大夫或銜君

泌三十五

九

藩府中貴人爭益甚時適有行州中見君諸所布令者
察其實驚曰彼方自苦如是豈獨吾人會泉石公嘗念
子抵州買一蹇驢從兩僕來居無何復策驢從僕去州
始不識既乃知之則又傳相報驚曰彼親父子間如是
豈獨吾人于是爭者稍息銜者亦益解至有引車郭外
驅過曰毋苦紀君爲也然君事皆有宜毋已甚廩傳減
而不乏徒役少而無道亡久之更稱便焉州積薄無蓄
藏民龔龔憤憤好訟而多盜訟者自尺布斗米數十錢
以上或懇監司下州而盜自尺布斗米數十錢以上或
株連坐罪者亦不可勝數君閱獄大笑因閱民愚抵罔
至此輒盡論釋報允遣出而君決大獄羣大豪立斷不

爽毫髮莫不翕然稱神明焉然君遇訟必先諭以理弭
其競心言之發于至誠人人感泣以是訟益少而所釋
盜尤開諭與更始俾知自新人人尤感泣願死而州仇
氏者大盜也椎埋聚黨剽光黃間歷數守捕弗獲一日
眾忽擁仇至君愕問之則諸被釋者轉諭其黨同奮死
縛以報効者也君大喜勞釋者案仇而赦其黨盜以是
益屏迹民遂安堵而州號無事矣君仁愛感化章章較
著多此類當是時政遂爲諸郡縣第一在州部使者察
舉凡五去州察舉有二而遲中丞顏柱史尤嚴明慎許
可皆以君爲舉首有敝車羸馬惴惴卓異之稱云而趙
方伯者剛介嫉惡入也或忌君者中之以事趙疑而使

泌三十五

十

數輩至州偵歷月餘無他言反盡得君治狀因執君手
曰君精白我幾爲人誤矣而曹汝寧者尤潔廉嫉惡見
君所釋重囚疑輕貸下州反其獄凡三下州三釋曹頗
忿及治他獄有與重囚連者悟其冤因執君手曰君論
讞平我幾自誤矣兩君與君子是益結爲知己語曰金
鍊益精玉磨益瑩其是之謂與君平居訥訥不出口及
辯義當否歷數十百言無舛滯貌柔和可親至當事屢
折屹屹不可動子與君交者四十年至今言皆可覆行
皆可想若君者真雅醇謹飭之君子已君自州轉工部
營繕司員外郎改刑部河南司員外郎而以州績進階
奉直大夫封父爲奉直大夫光州知州而贈母丁氏封

配吳氏皆爲宜人吳宜人者卽所與君禱母願以身代者也性端靖莊慧少嘗讀孝經女訓知大義故能佐君事父母盡力繕紡績補綴故能佐君貧約茹荼糲甘澹泔故能佐君操持君之賢宜人實有助焉吳故多仕宦爲松陵世家而父柏山公淮尤以信義見重其族配陸氏是生宜人宜人精組繡潔滌滌能力勤治其家懿美極多予獨著其大者如此君生正德戊辰十二月二十七日卒隆慶丁卯七月十三日宜人生正德壬申八月二十五日卒萬曆二年六月十八日君繼母口氏子二有章縣學生娶理問丁君女繼娶贈南京吏部郎中沈君女有德府學生娶縣學生閔君女孫女四長許聘舉

泌三十五

十二

人朱君之子某次許聘太學生朱君之子某次許聘太史溫君之嗣子某茲有章等將以萬曆四年正月合葬父母于簡圩之新塋二子皆游吾門有才志哭而請銘子亦哭遂爲之銘銘曰德爲君子治爲循吏轉擢未幾繼以隕逝哭胡弗弔命則有制有子而賢能嗣君志簡田之陽精靈所會埋此雙玉蔚蔚其氣昌延後人蘇爾百世

明故太平府知事陸肅齋先生墓誌銘

今吳興言世家彬彬盛者必稱陸氏陸氏貴自瀘州君始瀘州名震有厚德以詩書起家宦不終而訓子弟有法有子四人長御史崑次學諭崑次南平令嵩又次爲

肅齋君而御史南平同舉進士御史當武皇帝時言闕理事杖闕下有風節而南平于民有恩犯毒暑禱雨死民愛而祠之當是時陸氏名震天下肅齋君受學御史痛父下世所以事御史者如事父學益日有深久不第以例補太學聲益起又弗第選授太平知事知事于選爲下考人言其篤學就第困而趨選宜入高等且使馮依父兄借稱譽諸公間可計知拔而方閉門卻交謝游揚推挽之力矯矯羣眾中以至此而君拂髯日有命抵太平三年故郡幕自念官下貧薄皆樸澹含姁行偃與羣吏趨走承事太守前有牒事蠅起聲撲鉤末櫛纖以求給又趨走承事諸倅以望太守顏色傳詞而冀容肅

泌三十五

十三

齋君家故贈能數自給恥與諸幕爭纖持修朗橋侶獨立不能事諸倅諸行部如虞御史諸君微察其能異之而倅不能平也輒陰中以事去君君又拂髯曰去吾志也遂歸君故美髯狀貌甚整性高潔所居自稱肅齋以明意語琅然有聲目不流視行端步有矩抗首肩立襲衣簇裾坐止進退秩秩見者肅如也嘗試入其家無繁好雜翫而朝夕按行掃治自庭宇所置物必有其處治屋不務崇廣而靚幽潔精几席咸序室無游塵蓋君之心靡所往而不欲其肅者其素也能治生處部力作有次嘗任人興善不好專機利而數誠信將之其始非所以逐時而其後可持久用是不益饒而業不易墜與人

言甚簡事已往往可覆即城市史隸鄉野微細之人皆信君之能肅焉然君于太平乃以肅去其守官勅行廩廩不悔歸而益嚴既耄踰謹終其身足不妄蹈事不妄求口不妄褻兢兢有古人長者之風又君之大者云先是南平早歿君既歸而御史亦歿惟君為陸氏老內外子弟咸尊君而君善自怡樂數置酒與縉紳大夫高會縉紳大夫知其不妄敬目之人皆言陸氏伯仲顯名而季獨康壽以禮終始天固各有所豐也彼樹名于朝立義于鄉夫固咸有當爾苟德之不愆又何殊焉子與君之子陵游相善而御史之子隅舉京闈是歲子亦舉于鄉為同年南平之孫穩舉進士為比部郎與子同朝蓋

泌三十五

主

陸氏益盛矣陵有雅才學亦益博而亦如君久弗第至是君歿陵來見予于家以比部狀乞銘而予方治行諾之而未及銘也予還都而陵遣人數千里趣銘以掩壙乃序而銘之君名崗字如崗歸安人生成化某年月日歿嘉靖某年月日配張氏子五陵郡學生乞銘者也某先卒某某俱太學生女五嫁施偉凌啟嚴治張某閔某偉口口丞啟梧州府知事治太學生孫某某陵等以年月日葬蕭齋君錢柯山之新塋子與陵及諸昆善而婿治子姻也故知君獨詳銘曰錢柯之塋君生所營也產色土而化文石其精凝也游斯終斯志則寧也盛德不當世後將興也徵逐諸昆慰爾靈也厥來烝烝視子銘

也

明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資政大夫叅庵吳公配夫人劉氏合葬墓誌銘

大司寇吳公山者吳江人父少保公以功名顯弘治正德間忤逆瑾罷而公相繼起始舉進士由刑部郎歷按察布政使司三為巡撫都御史轉刑部左右侍晉大司寇數著直節其為郎諫武皇帝南巡震怒命廷跪五日復廷杖三十幾絕而公不悔其撫河南也伊藩豎挾王為奸利擣虐恣虐民被其害者不可勝數而臨漳強宗附肺腑犄角招亡命掠民財人尤患苦之前後當事者莫敢問公獨疏豎罪狀因請薄責王使改而論強宗免

泌三十五

十四

為庶人于是伊藩不勝憤激庶人等走京師奏詆公執政者亦銜公素仇入巧詆落都御史左遷而公不悔及為大司寇竟坐郭勳事勳者武定侯召侍輦親在上左右藉貴怙寵擅威福竊政權咸洶洶懼有異志用言者眾下廷臣議而議者劫積威窺密指多持兩端不能決公獨奮曰夫人臣有抗命無求容以勳權雄及今窮之所以折逆萌弭釁漸為國大計而萎腰咋舌如噬臍何豈人臣砥節不顧身之義哉乃窮究論勳棄市讞上久不報勳竟死獄中肅皇帝怒公奪公官歸而公不悔因曰臣家起布衣世承誤恩媿無尺寸稱塞今得誅賊臣除禍首獲奉骸骨恩愈渥矣即旦夕蒙霧露填溝壑

何恨命其子曰昔劉公大夏以罪戍邊即日荷戈去何健也乃僦民車陸走不掇抵利國監驛病作遂卒公既卒而伊藩竟以蓄不軌削滅嚮使早從公言稍去其黨芟其孽犄牛豸豫銷害本豈憂其後哉嚮使勳不窮論或因緣得出藉薪寢虎禍起肘腋間又寧渠伊藩比哉公平生謹厚言若不出口號稱長者及其臨大議審諤人訥我奮執法不撓爲社稷慮深遠君子以爲不可及也公字靜之號初庵始配毛氏贈淑人繼配劉氏封淑人公卒且二十年而子禎奏郎署積例宜有典典扼時禁弗得請值今皇帝臨御閱正直臣譴斥者生有殊擢沒有加恤撫按臣皆以吳公聞乃還公司寇官贈太

泌三十五

五

子少保會孫燾以參政恩加贈公資政大夫毛氏劉氏皆加贈夫人先是毛夫人已別葬葬久不可改而劉夫人新卒諸子奉其柩與公合焉公葬亦久矣有志傳甚悉而諸子以適當啟封幸再蒙贈階遣使賜祭營葬至難邁也宜易題重紀並告父母以昭曠恩示來世乃相與涕泣請余而公始終履歷諸善政美行具載誌傳中余不著著其大者而劉夫人未有述余特詳云劉夫人者長洲世家有賢德識大體性莊寡言笑至事舅姑則愉婉夙夜潔滌隨供饋伺起居承顏色務先意得舅姑權前姑王早世尤哀惻每王族屬至必厚禮以寓思王行之至誠見者莫不感動其篤孝類如此吳俗侈劉夫

人兩家皆貴顧樸素服龕布數澣諸嫁時錦綺至老藏篋笥若新身務力勤內程女工而外綜家事操奇贏審廢著考計籍毫髮不爽然至其散財周急救疾苦卽不訾又弗計也知時趨舍臨事剴裁明決宏規遠圖有丈夫之志焉當是時吳公出入踐更驅馳齊魯江浙河洛閩蜀之郊積功勞以至大位不遑其私而家以日拓劉夫人之力也劉夫人足不越閨闈綱紀肅然家人奉令莫敢違業成而鄉閭不擾吳公由是益喜初劉夫人歸而子棟方少三女未嫁鞠育顧復如己出諸子長各與治第一區棋布鼎列望之較若畫一自分財授田至器具皆均嫁諸女亦然諸子女不知其殊母也卽鳴鳩之

泌三十五

六

咏何加焉然其家範嚴訓教有法獎善懲惰又未嘗少假借也以是吳人至今言賢母者必首稱劉夫人余女嫁禎之子撫旣熟聞夫人賢而禎備狀其事益信蓋吳公專心許國而無內顧憂以成其名其亦有自哉嗟乎明興以來父子爲六曹尙書者天下厘十七家而吳其一也然吳公父子爲司寇同卒而贈少保同尤難父子少保以瑾去子少保以勳去父子以正直見忤同尤難子少保與弟參政巖同舉進士而弟知府崑亦嗣舉進士少保子副使禎與孫參政燾同舉進士而諸孫熙廉等數人亦相次舉鄉進士方彬彬起尤難諸子孫仕宦者以潔修顯後來者以文學進皆謹飭有漢石氏風其興

且未艾尤益難也故天下稱吳公獨盛而余并著之公
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劉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
其世系子姓詳並見前誌傳云銘曰吳公立朝秉志直
夫人鞠子其心壹始則相成終合璧吳江之水匯震澤
洞庭諸山當前出天帝閱之地靈謚積精鍾粹延世德
後來方興永無斁

明故煙村先生顧公墓誌銘

煙村先生歸安之詔林顧氏也父犁雲翁爲凌甥用外
氏凌姓而先生一日請其父曰顧氏得姓自有夏顧伯
以來以封國爲氏所從久遠而譜牒可紀者禮侯以後
代不乏人今祖父用一時困依外家義不可背獨奈何

泌三十五

七

泯顧宗乎父蹶然許之復姓顧氏先生以祖隱元始徙
詔林本當世亂不仕而子孫數百年間遂無顯者恐其
後益以浸微墮其先而無以光世系也乃補邑弟子員
日夜吟誦不輟思以續乃祖絕業努力自致于時者困
既久益厭會犁雲翁老且病乃曰丈夫之處世也得其
時則龍蛇奮興虎豹炳蔚吾祖顧伯以下是也不得其
時則苞光含章淵螿露潤吾祖隱元是也今迄數百年
以至於斯命則有所制矣豈吾一人實爲之吾聞命不
可徵時不可強吾既已困而方欲聘筆墨間與新進者
爭逐上下茲不已微有制之命而強難得之時者哉且
士所爲厲精罷神摩歲月希升斗祿爲榮養也今旣不

可必得已親日且老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會詔天下弟
子員親老欲辭歸養者聽加以冠服先生乃以例告而
諸學官弟子員相繼白先生篤學質行有狀而以親故
罷去宜稍承德意以示獎禮有司乃遣吏表先生之廬
而聽其請焉歲時衣所加冠服趨走親側奉觴上壽拜
舞極權已乃對所知歎曰昔班爛非古而萊子行之以
娛親也吾旣已不仕而猶資其章身以爲華哉凡吾爲
此皆以親在耳然簡兮之篇賢者所爲不得志而作以
翫世而自娛也彼其不知者以爲誇詡所遇則遠矣於
是人皆重先生之孝而歎其心先是犁雲翁大度喜俠
志意甚廣而家以役蹙晚節頗邑邑不自得而口不言

泌三十五

六

先生揣知之益鑿池繕亭闢園場治廬舍畜音假日與
親爲樂置酒歌呼示以豐厚內數窘多所質貸或時無
僮傭而犁雲翁不知以爲實贖也大喜蓋先生多方悅
親類如此性儻易數從閭里聚會善撫掌談笑竟日意
常怡然時有所開說人人勉以爲善解爭懌各隨所
及眾自以不舐躄也篤親戚故舊尤厚招邀造請無虛
日常若恐不及者緩急扣門不以難爲解不以有無爲
辭必謹盡力嘗慷慨語客曰吾幸免溝壑欲以餘年築
一塾以教里之子弟設棺以給不能斂者終不爲子孫
後日計也語無何病甚而歿嗟乎先生有志不得施用
於時而僅欲施里中者卒亦不得耶嘻又何甚也先生

諱椿字壽夫別號煙村生辛亥十二月八日歿壬子六月十三日年六十有二配巨氏能勤勞恭慎助先生爲學以過勞得血疾歿繼配周氏有賢智子男二長名聽選官娶王氏次啗郡學生娶唐氏女四長嫁董份封孺人次嫁沈繼科聽選官次嫁施守學次嫁陸口孫男一君簡聘潘氏孫女二尙幼於是名與啗痛哭擲地以告於份而亟圖大事焉且日子必以銘吾父份曰亟葬禮也禮大夫三月而葬同位至十一月而葬中外之親至今踰月矣世之孝子慈孫始欲慎葬而未因循者非慢也其志欲備禮也與其葬不得速寧不備而舉亟圖之是也中外之親附肺腑而知先生者份于分深銘其何

泌三十五

九

辭乃投泣而銘之葬以七月二十六日口圩先塋其世系載先生父犁雲翁志中銘曰哲人云亡世之瘁傷其亡于何于此中藏人固其宅神呵不祥抱志而歿中有耿光爾佑爾後而熾而臧惟爾不亡

明故散官直齋李處士墓誌銘

李氏其先河南武安人武安言鉅姓推李氏至明興有從戎東勝衛者隸衛籍遂爲遵化人而遵化之李尤著處士性闊達好游年二十則出遊江湖間嘗慨然曰夫賢豪卓犖遇合仕進建功業而流聲名此固有所長也吾弗能已謹垂堂戒踰閔守田里拘咫尺之地以老且歿吾弗爲已並江涉淮犯風濤歷險艱安居者之所忌

而亦有天下之壯觀焉此吾之所適哉少善鬻香覽物之所廢興蹠適能知時而遇變遂因遊行賈走名邦大區所至無不得意者乃益起其家凡諸賈專積纖膏爭錐刀趨什一乾沒而處士以雍容稱其游甚美諸大賈務俠廣車騎飭冠劍從歌舞誇羨靡治處士乃更折節儉約尙樸素被服如儒者其術以能擇人而處當寬易大度傾心推誠不警察微細若脫而畀之故咸樂爲盡力至其施於家者自贏縮信詘規畫條貫森列備具皆可以爲後式用是人益多其能焉好義賑施有告以急者必謹當其意事蹙若切己立然諾本忠信與人言皆可按覆也動止進退皆有法人稱爲長者甚禮重之然

泌三十五

子

其飭身常恐恐畏異遇佛卽好謝讓道避室憫然自持睦宗恤鄉尤號惇慤故其歿也邑之賢士大夫深所嗟惜云處士名文宥字道榮祖恩父友皆有厚德不仕而處士正德間嘗授散官非其好也故以隱終焉生成化十九年二月二日歿嘉靖三十二年五月十一日年七十有一母口氏配王氏子男一錄太學生孫男二汝漢太學生汝淮生員淮先公歿孫女三適歐陽樞歐陽格張其仁俱生員曾孫男四模梅校曾孫女一俱幼子與處士相善久嘗試詢往所游歷與言名山川顧盼矍鑠如在也其意有奇焉至其家行確然不誣蓋隱閭閻而自淑者與初子授汝漢經而錄遊太學交好其父子

居京師夏月湫溢未嘗數從敖也問之知處士家法焉
處士雖不顯而子孫率其教彬彬將有興者處士足尙
已歿之明年正月八日錄葬處士城南龍山新塋請
銘而納諸壙予旣交善其三世之間知之獨詳誼不可
辭也乃爲之銘曰嗟乎處士有四方之志而老溘一室
有山川之游而藏之窆窆龍之巖幽是閱是值啟爾子
孫曰靡有斃生于予交歿予銘石世世咸式石可泐銘
不可息

明烏程董份著

明故正議大夫順天府府尹畫溪姚公暨配淑人

錢氏墓誌銘

姚故虞系生姚墟以地建姓而唐中書令梁國文貞公崇以名相昌厥宗而文貞九世孫宋禮部尙書延康殿大學士祐以文學繼其後姚遂益顯文僖生子侯守梧州而侯數世孫文爲元長興學訓因徙家焉然張燕公撰文貞碑云姚自吳興徙洛則文之徙長興固復其始也以是吳興言著姓必稱姚焉而文生國用明興爲民兵萬戶國用生貴貴生士傑士傑生岳岳爲宿松令實

泌三十六

嘉業堂校刊

代廷尉陳公慤陳公清名振天下而岳前後媿德縣並樹祠皆吳興人也識者美焉治蹟宿松誌中而宿松生良輔以貢入太學是爲公父方太學之卒也豕益貧公以孤童治經明諸遠近弟子員從說經者眾已而舉於鄉又舉進士授行人選御史按山海等關刺舉不避風裁肅然以次按陝陝故織文絨輸縣官供尙衣進御以中貴人督之多乾沒不訾而織籠惡肅皇帝怒罷中貴人改命御史專督適當事首公頓發主者臧弊織精美而省費四萬免餼給萬餘上以御史辦治陝矣乃進俸仍令按陝一年蓋特旨異數也初陝內多藩封外沿邊境藩數責逋有煩言而邊乏軍興遺隱患公獨兢兢多

籌畫力節省而又蠲贖緩出餘帑稍稍足濟矣然公以

陝迫虜阻險民勞苦宜安靜務簡易而時乃有議專設

管馬都御史增設靈州備兵副使而關西本有守巡道

又設涇邠道公曰政不修而多置吏徒煩民耳乃悉疏

罷之而撫臣張鎬之債敗總兵吉象之貪饕公曰此尤

意民者也乃亟論黜之歲適饑因內發倉廩賑錢穀以

拊民而外振聲威壯敵愾以爲民衛故公在陝虜不敢

輕犯民皆安堵云陝事既竣乃巡京營初京營冒鉅萬

計姦利不可勝數而提督臣爲宰執肺腑親人莫敢何

問公輒奏去其甚者宰執銜之公爲御史久荷上特旨

留人謂旦夕內轉竟以京營事出爲福建海道副使當

泌三十六

二

是時海夷肇難而閩當賊衝公獨飭武略嚴備禦卒免夷禍轉江西參政以母憂闋改陝督糧陝故按部地因親歷諸郡縣人懽呼擁道樂輸不敢後已乃轉江西按察使又轉右布政使尋轉左會時政方更始而撫江西者稍稍取故約束紛更之以傳廟堂指公屹屹持不可因大忤數侵公公遂謝病拂衣去居無何用言者交章薦乃仍以左布政起公山東公兩爲左伯輒先下令諸解銀者入則所司緘封進而出則以原緘發之公據案凝坐惟縣衡謹權錙銖無所移筭庫不得與可謂風清塵絕矣先是山東嘗籍戶分九則遇徭役輒以則爲差而至是議賦者亦欲以則準焉諸大僚方主其議公獨

曰夫則壤成賦古先王制也萬世無改而籍戶分則起於一時壤有常而戶易變且賦固壤出也今捨壤而案戶其本末舛矣獨奈何廢萬世有常之制不遵而徒以一時易變之籍爲據乎議者遂沮退其援經證古執法不撓類如此公經術明習而學深沈長藻鑑其按陝嘗典試事所舉皆陝之雋也陝翕然服之既而兩以提調參試事而典試者悉委重公所舉如陝故皆稱公知人能得士焉初宰執掌銓者與公無雅素而采眾論卽家用公復自左伯轉太僕卿未幾轉京兆自謂有大德而公未嘗通書已不能無少望及見又長揖不謝乃深恨而公恥浮湛薄比周本不喜仕遂一朝乞骸骨歸識者

泌三十六

三

曰古稱仕貴遇合今宰執方用公嚮使公一造門少濡忍何所不可致而始不爲謝繼不肯留鼎軸在前棄去若敝屣史有云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斯豈可與世俗道哉然公歸而少保馬公方議起公撫陝議既定而公卒矣斯亦有命制之耶哀哉予少嘗學易於游先生而公母游先生兄弟也故早與公善及予從太史後而公爲御史同列侍從故知公獨深公平生悛悛如不出口至其引繩墨切事情必罄竭無隱家居渾渾如不暇別擇至其察賢愚辨當否必昭晰無遺與人溫溫如不欲峻絕至其砥精白礪堅貞必始終表裏無貳此其大略也然公要以寬大篤厚爲本較然不欺以是天下知不

知皆稱公君子長者云公至性孝友親病叩天請代居喪慟哭哀毀幾絕既葬廬墓不還痛父早世視兩叔父如父視伯兄如叔父撫兄子如子悉推讓兄祖業不受而稟白家業不敢專家庭肅如也雍如也益葺鄆南祖墓哀封樹置祭田纂族譜溯祖源流推功德所自紀錄其語言爲家訓又博采古忠臣孝子各序贊成書以示族且日教以忠孝古之道也每月朔則大會族而治比之申啟勉焉而又助婚喪拯急難匡其所不逮佐其貧故族自數十年來少失所者仁矣哉公恬愉寡嗜欲屏翫好不近聲色終身無媵妾喜焚香晏坐夫婦相敬有古冀缺梁鴻之風雖子弟不冠不見雖病篤必盥櫛屬

泌三十六

四

續無情容怡然而逝若公者真鄉之模準國之老成矣稱君子長者不虛哉公諱一元字維貞別號畫溪生正德己巳五月十日卒萬厯戊寅九月十七日壽七十先是以奏績蒙恩贈其父太學如子官而母游配錢皆地封焉錢系出吳越王爲縣鉅姓淑人父處士滄母張氏而處士君有知人鑒識京兆公賢當貴乃以淑人歸姚而游太淑人安貧性嚴重喜樸惡靡淑人揣知其指乃盡脫簪珥綺縞爲疏布衣太淑人乃曰嗟乎此真姚氏婦矣淑人益竭勞瘁勤織紉治滄隨奉爲姑權病則宛轉晝夜扶掖必調適而後已用是稱孝婦者籍甚初京兆公潔修門無夜掃或有乘公出投饋者淑人輒厲聲

遣叱出之于是士大夫皆曰匪獨公能也乃淑人亦烈
丈夫也淑人遂著名而京兆公廉益顯淑人生正德丙
子二月十六日卒萬厯己卯七月二十六日壽六十有
四公三子將合葬而持左伯陳公武選錢公狀來乞銘
予以二公有道言足信而予知公固所親聞見者也乃
稍傳益著之云三子皆太學生篤志奮厲必能繼公而
發者長紹科娶處士施君愈女次紹儒娶縣令趙君文
炤女次紹憲娶左府參軍閔君道孚女女一許聘吳參
政公龍子道堯蚤殤孫男十一長光宇娶陳君履貞女
即左伯公孫也光宙聘太學生臧君懋德女光裕聘布
政司經歷周君文政女光亡未聘俱紹科出光世聘虞

泌三十六

五

部郎王君豫女光治光德未聘俱紹儒出光啟聘太學
生臧君懋和女光薦聘曲靖太守顧君嗣衍女光祐光
祚未聘俱紹憲出孫女十二一適鄉進士張君天秩子
郡庠生彝訓一適選部郎沈君桐子邑庠生之方一適
太學生丁君良材子邑庠生應謨一許聘太學生金君
敬成子志立一許聘曲靖子明表二尙幼俱紹科出一
適都察院照磨臧君繼蓋子懋完二尙幼俱紹儒出一
許聘太學生凌君釋隆子洪初一許聘進士臧君懋循
子爾煥俱紹憲出曾孫女一地在唐興山之陽以萬厯
十年壬午正月口日合葬云銘曰猗與姚公言不爲異
行不尙同如璞外潤如玉瑩中名以義立身與道從屹

然不搖寬大有容君子之德長者之風何不留上寅亮
天工意所不可不顧萬鍾皎皎白駒冥冥飛鴻白駒可
摯冥鴻莫弋鶴鷺所棲梧桐竹實彼鷗何知仰視日嚇
物固有殊志各有適彼桑之間一畝之宅彼郭之東五
湖之澤人以為失我以為得優哉游哉聊以永日與汝
終老胡遽奄忽如可贖子人其以百我聞周召化行南
國大夫素絲秉是正直夫人鵲巢專以純壹豈日偶然
實惟躬率吳越之王貽厥婉質淑慎其心孝敬維則脫
彼綺縠恪共絳織梁鮑抗蹤孟桓接迹黜絕饋遺助此
精白毅則同心沒則同室爰篤爾嗣昌啟家祚延床繩
繩望氣蔚蔚山川不朽爾世靡敦

泌三十六

六

明通議大夫南京刑部右侍郎白石蔡公墓誌銘
少司馬蔡公其先上蔡人宋遷都而秘書郎源者扈車
駕抵浙因徙德清家焉遂爲德清人七世祖舜卿仕元
爲福建觀察副使舜卿生可宗可宗生文浩文浩生綱
綱生本本生麒麟生玘玘舉于鄉爲延平府同知而同
知生公年十八舉進士爲行人性穎敏有異才好讀書
一覽輒過博極古今九經諸史六藝所纂百家所傳墳
典丘索之遺鼎彝篆籀之秘網羅涉躡浹洽貫穿而時
發于詩含英咀華落筆妙天下年少官薄而天下言才
子者必首推公莫不以賈傅復生文彥再出諸公卿始
皆欲收置門下尉籍甚篤公數謝不顧反心害其能會

時方選才彥充宮館侍從輔導凡數十人獨擯公公閉門嘯詠不輟恬如也嘗以行人奉使還報命而轉比部員外郎久之以母憂去起而復爲比部公故倦游益厭上書乞南復爲南比部優游郎署間而前數十人在選者十敗八九世以是高之自行人爲郎凡十二年所而轉歸德守歸德故州也方改郡而公首至譬之墾荒積諸無所承公翦草萊闢城郭勸郡治小者立斷大者議聞具條令督率諸縣備制度以整齊吏民政一時皆新聲赫赫震兩河間矣未及三月又以母憂去起而得衡州公以歸德初建治當急而衡樸淳宜緩由是一切闕略文法持大體務長厚數問民疾苦因其謠俗諭以得

泌三十六

七

意煦煦拊循而令長丞尉率職于上父老里胥導命于下既無矯虔亦無廢弛愷悌之政行平和之氣通民忻忻若更生矣封以內多名山暇必出遊遊必有賦而此邦之人式歌且舞與之相應陶然樂也復立石鼓書院集諸弟子材俊者其中弦誦肆興球鏞夾擊彬彬咏先王之風樂而忘歸又進其尤材俊者授古作之指摩以道義勉之力行其得賢士尤盛焉識者言公治歸德猶以疆幹名至治衡專以經術醞釀之近有道矣然疆幹者易見而近道者難知公真不可及哉自衡轉四川副使以父且老乞終養不報又轉江西參政再乞養不報竟以父憂去又轉山東按察使江西左右布政使晉都

察院副都御史河南巡撫時虜犯內地山西諸寇猖蹶勢且壓境公先機命將殲其渠魁散其餘黨經略具布紀綱肅然而益綏以寬大鎮以寧靜疆場宴謐民以久安廟堂益重之又晉兵部右侍郎掌京營理戎政京營多與中貴人相連駁問遺造請公獨謝弗與通固心望又方疏戎政敵將上諸中貴人益忌之時肅皇帝以虜事怒本兵而見公祝釐時足微跛不悅因中以飛語徙南刑部右侍郎公喜曰是固吾郎署時所上書乞者也遂行然公行二年而足益病醫誤治之竟卒蓋年厘五十耳哀哉公詩本奇而述其所游歷登泰山上日觀觀日出海中問秦漢所故封金泥玉檢處謁闕里過洙泗

泌三十六

八

並大江沿句曲遊武夷數居金陵瞻鍾山王氣涉雲夢望巫陽駐衡嶽徘徊祝融岫巖七十二峰之上轉岷嶓躋劍閣渡河洛窺中恆入幽薊以歸此皆天下大觀往往于公詩見之靈爽互相與發是以奇益甚焉始其于詩喜鮑謝多擬齊梁如珠璣錯陳藻繪在目外無遺景內無乏思亦天下美麗之極矣而公顧恥其雕刻晚節聲律益平與錢劉並驅高岑接踵然要之精詣各有至者文亦力追古昔成一家言引繩墨切事情春容雅醇有足觀覽今所著自知堂稿七卷樞筦集若干卷白石文集八十卷嗟乎多矣哉稱才子不虛哉然公生八歲則其父嘗攜之大儒湛先生帷中見先生論道輒首肯

其天性固有合也及仕而與江西鄒先生羅先生吾師
唐先生益質微言究指趣學遂日進觀別著五經札記
足明其潛心于道矣卽未及公所至而嚮令不死其學
當何如哉悲夫公名汝楠字子木號白石生正德口年
十月初六日卒嘉靖四十四年七月三十日父同知公
號夷軒公以南曹績贈祖及父皆通議大夫南京刑部
右侍郎祖母嚴氏嫡母陳氏生母沈氏元配臧氏皆贈
淑人繼配吳氏子一炳齊官生聘陳氏繼聘嚴氏女二
長適國子生茅仲籍副使仲子也次適吳稼心炳齊將
以隆慶二年閏十二月三日葬公郭觀山之原初公精
白潔修不喜問錢穀產業而臧淑人力佐之起家及臧

泌三十六

九

歿家落矣又多難炳齊勢不能立而寄于陳獨賴侍御
朱公敷保持之侍御公固衡之高賢白石鼓出者也今
參浙藩開省湖郡所以恤公家者厚道高義卓冠一時
公葬固待之而舉乃以副使狀來趣銘予與副使及公
三人爲束髮交而子宦游頗與公相值知之較詳故備
著云銘曰嗟乎蔡公生而夙慧才冠一時名滿海內江
夏無雙洛陽鮮貳作爲歌詩超絕羣類咀其英華含蓄
精粹蘊山川靈發鬼神秘國之琛寶朝之鼎彝叶胡不
薦于清廟黼黻當世而乃陸沈金馬束縛麒麟辟如太
阿惟其所試珥筆文人分符循吏飾以儒學合于經誼
歸德畏威而有遺愛緩急以宜變化以概張弛不違惟

道是賴踐更旣多撫綏靡懈秉鉞天中揚旌河外股肱
皇家折衝邊塞方侍主知將熙帝載扼于中涓阻其犬
拜我思蔡公夙秉明哲始不競進晚不求合優游郡署
尙持高節況臻政途豈能枉轍德如玉温操與冰潔乃
如之人何遽摧折千里之足隕于一蹶郭觀之原惟公
之宮山川崇深望氣鬱蔥埋其文章化爲星虹百世而
下光被無窮

徵仕郎工科給事中坡東王公墓誌銘

穎王氏者其先居魯之蒙陰蒙陰人相傳爲漢丞相陵
後而穎王氏以世遠弗明也故斷自仲和公始仲和公
者自蒙陰徙東平明興從大將軍徐公戰劫嶺破堅配

泌三十六

十

穎旗校領兵屯穎東七十里遂自東平徙穎聚族居焉
而王氏遂爲穎人仲和生文興文興生志剛志剛生普
通普通生琳琳生冕冕嘗治尙書爲穎弟子員弗第卒
是爲公父父鮮兄弟獨生公二年而孤母錢氏亦蚤卒
當是時外無期親內無長母王氏勢若綫而生母吳者
未并厯拮据履險艱嘗茶苦誓死撫其子以無墜王宗
公感母劬勞痛家難而遭寡年十二則力耕穎陽勤稼
穡以養母稍成立備甘旨而母吳亡矣蓋公方弱冠而
慟瘁幾殄治喪盡禮營葬有法人哀其孝而稱其志焉
少孤不務舉子業不喜仕進而好延名師禮賢士以篤
教其子厚治具供帳數督趣之及子謨舉進士爲推官

則教以厲明哲恤民命無懈而謨奉命惟謹及謨召入為給事中則教以竭忠盡事主上無懈而謨奉命惟謹謨為推官有卓異名而其為給事有正直名皆公之教也于是兩封公如其官故事郡縣非部使者察舉即奏績不得貶封而謨以卓異數察舉自推官得封蓋殊典云而其為給事也則以穆皇帝登極恩再閱歲而再膺褒命鄉人榮之至是而王氏赫赫振矣人皆言一年之計種穀十年之計種木百年之計種德王氏幾蹶而復興始微而繼振者其德懋也然公貴顯不自居出不具車馬衣不事文繡較之耕穎陽時如一日意恬如也居不樂與當塗交非元旦不入縣庭不能與縉紳罄折至

泌三十六

士

其遇鄉父老雜然間處歡然道故攜酒促酌問桑麻序田里興劇而咏暇時而奕則又未嘗不爽然暢也平生重行義好賑施鄉黨有急者傾囊赴之不吝而緇黃者以禍福休喜人則堅拒之不納蓋公之待其鄉甚厚而持其身甚端類如此人謂公德懋者此其一也而公素不飾言語不尚表暴其美行亦不能盡稱焉然吾聞公母吳之亡也適公生辰公逢辰則悲痛卻飲食有舉觴為壽者輒益泣不自持迄公高年而家人喻其指未嘗以宴喜為祝公亦悲痛不以既老衰若公者非庶幾所謂終慕者耶始給事君出參楚藩而念去公遠欲乞歸養公不許而謂所親曰吾兒早計吾近七十始足慮耳

既而六十八而卒卒之日子孫羅側顏色不惻引鑑整冠從容而逝夫未卒而預知將卒而不亂若公者非庶幾所謂達生者耶公大者章章如是斯亦足以傳矣先是子嘗承乏校天下士得給事君奇之而給事君于子門不數數也及子報罷而給事在楚藩貽書慰子義甚篤既而當事者怒給事以正直忤自楚左遷業又自左遷轉僉浙憲子居浙甚僻而僉憲君迂道過子義尤篤及僉憲君聞父疾亟疏乞歸未得請輒棄官去去則復迂道過子益篤蓋其以父疾憂惕身亦病且殆矣抵子家匍匐不能見子亟往就之獨涕泗承映咽不語意若有為者及僉憲歸而父疾彌甚籲天請禱靡遑乃刺心血和藥進之越數月而公竟不起矣乃從千里外遣人訃而乞子言誌其墓焉會子亦病病且久而僉憲君從千里外遣人者三子固聞僉憲君至孝有傷心者念其懇不可辭也遂次其事而銘之公諱邦益字子謙別號坡東生正德庚午二月十六日者卒萬曆丁丑二月二十一日封文林郎直隸保定府推官再封徵仕郎工科右給事中配郭氏工部郎中昇之孫女再封孺人子三長即謨配姜氏贈孺人繼配劉氏封孺人次訓配李氏次誥舉人配李氏口口增之女女一適楊益炳孫男五尚循尚衡謨出尚從尚復訓出尚循誥出尚穎學生孫女五長適尚克孝百歲翁口口府通判口口之孫次許

泌三十六

士

女五長適尚克孝百歲翁口口府通判口口之孫次許

聘吳倨國子生仕榮之子餘尚幼謨等以公卒之年四月二十八日葬公頴東河之南鳳頭屯先塋之側其銘在後歲者以予病且遠云銘曰由洗穎濱莊樂濠梁幽人之貞千古之芳公從往躅于彼徜徉從容觀化委順之常鳳屯之原白雲之鄉優哉游哉樂以無疆

卷三十六

其事以傳而謬辱小子不稱非公始慎之意也輒謝不敢居數月公益趣之遂復念份門墻士幸列國史紀載職也公有命不可辭按狀夫人家世松江華亭人祖淮雲南按察司經歷以文學名父錫邑庠生號柘山嘗自奇其女擇婿惟謹初大司馬聶公爲縣令方以古學親督率諸弟子鮮所當意獨少傅公年未及冠有大志喜力學令數目之謂夫人父曰必欲得賢婿莫如徐者父亦心奇公曰是公輔器也遂納聘焉未幾公舉于鄉又舉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故事進士未娶者得請于朝公以翰林賜假歸娶蓋榮遇也于是郡中人皆稱沈氏能擇婿族黨爭夸夫人乃夫人兢業若不自勝者事少

傅父贈少保公母太夫人願孝敬甚備當是時贈少保公端方飭厲動以道自持太夫人尤嚴家上下廩廩夫人婉約巽順獨能得舅姑心既而從少傅公北上道聞贈少保公之喪公哀痛欲絕夫人亦慟甚曰婦事舅姑猶子事父母也子既不得奉湯藥視飯舍婦復在遠何以爲解乎歎歎惻惻聞者感動居常以不能事舅爲恨事太夫人願尤盡力數先願意承之待長妯甚恭無大小輒讓曰是吾舅之冢婦也待公母弟有禮勉以務學撫恤甚至曰是吾姑之幼子也願是以益歡而公弟太僕公至今每言夫人必低徊歎嗟不能已歲時爲致祀云公既貴家益薄夫人紡績售綫纒勤作積織爲旦夕

卷三十六

具施紫紕箴績左右初綻服疏茹糲勞苦不自休或言諸貴人皆珠璣綺綺坐而鼎食今卽不能何乃自挹損如此夫人慨然歎曰嗟乎夫儉者廉之操而奢者賂之端勞者善之基而逸者縱之始也今仕宦而敗者未嘗不由于奢與縱吾夫方厲志節吾敢以是爲累乎抑吾樂此不知爲苦也人乃稱服然夫人性慈仁好周給親戚有急者必視力所及賑之或不能賑卽慘慘不樂會父坐縣中役破其家吏繩以重法甚窘夫人遽出奩笥陳于堂泣告公曰父迫矣何用此爲請悉以是償其逋少延須臾命而公亦傾家所有資之事尋解然夫人竟以憂致疾卒于京師夫人莊重知大體不喜巫覡疾且

亟家倉皇欲禱祀力起止之與公訣無他語但云當以禮儉勿用佛事恨其不得終養太夫人而已識者偉其言而悲其志焉夫人生弘治乙丑十二月二十九日卒嘉靖庚寅六月二十六日年二十有六封孺人贈恭人再贈一品夫人母錢氏子一尚寶司司丞璠娶季氏封孺人孫男三長肇泰聘朱氏次肇祥又次肇遷孫女二長許聘包漸林次許聘郁伯純始夫人卒之明年辛卯公以諫謫延平推官擢憲夫人于蔣涇之祖塋某年改葬于白洋灘之新塋今年庚申份爲誌其墓竊以詩人歌王者之化始于室家繫之周南召南言化自周召出也茲公實有周召之任將興二南之風而夫人命弗永

必三十六

五

惜哉然公方以道德輔主上媿美成周天下所歸頌而尚寶君能循雅守家法夫人亦可少慰矣尚寶實奉明旨馳檄歸因以口月日安誌墓中云銘曰古者婦德不見于時維彼二南詩實歌之王化所始匪伊則私繫古邈矣疇是則傲倚與夫人實秉恭孝勤爲善基儉則明操胡德斯美而弗永年嗟乎夫人維邦之媛人何弗淑悠彼蒼天吾師少傅佐主于道海內頌之曰周與召匡贊化原以弼世教夫人有知爰慰厥衷何存何亡而悲弗終我今作銘繼于國風百世之後尚視茲石山川有改吾銘弗易

明處士竹墟顧公暨配丘孺人合葬墓誌銘

顧本名族其先顧臨者當宋熙寧時以給事中歷吏部侍郎龍圖閣學士而諸學士蘇軾孫覺等皆稱其慷慨論議凜然有古遺直風而臨爲會稽人臨孫隱元者始徙吳興之韶林遂爲韶林人而隱元五世孫煒元者爲元宿松簿官卑而治狀著得祀名宦祠而煒元三世孫原愷者當元季盜起大盜竊名號據吳中羣盜剽攻肆出而韶林吳之西界也當是時邑無完城里無寧墟韶林居其間如斗大獨原愷號召集少壯爲兵築堡壘隱若敵國盜不敢犯會天兵平吳遂定焉人賴其保障皆感泣而遠近莫不知有元愷名明興采漢徙強宗以實京師之議號曰富戶而原愷首在徙中家輦轂下者四

必三十六

六

十五年而復歸原愷生彥璋彥璋生儼儼生璇璇生佐是爲怡竹公蓋處士父也怡竹公娶姚邑令女孫因徙婦家居焉爲姚莊顧氏而人稱顧氏者必曰韶林云初姚母孕處士將就蓐處士父忽夢有袍笏貴人者至車從甚都衛仗甚設方呵擁入門驚起亟視則處士生矣甚異之及長個儻瑰璋立然嗜尚忠信嘗稱寧人負我毋我負人人有德于己者弗忘必報之至嘗所施德于人者如弗知也周恤宗人賑其急遇婚嫁大故輒趨辦治卽捐家所有無吝尤篤友愛親兄弟五人常同起居共筦鑰公錢穀不私均賦代役翕然如一家見者以爲古美肱不過也會部使者喜鷹擊蠃鷲立威每逮鞠死

鞭箠下者十八九民聞逮輒避匿避不能者家必哭送之而處士兄被重構逮急適病不能行方無措處士乃奮往挺身代如赴虎穴無難色及鞭箠幸不死既脫虎口無德容識者高之其重友于輕生好義緩急無二類如此初予婚于顧而婦翁煙村公者處士公之弟公蓋子丈人行也而處士之子富川令震者與子爲束髮交以文學道義相砥礪志趣相洽其游如昆季歡以是嘗數過處士家處士頌而恭樸而毅目光暖而晶熒與人無煦煦言而意厚見人不踴喙熱而情親每予至雖病必出雖高年必終坐數而不厭久而益真藹如也子乃退謂所親曰嗟乎漢人之稱長者有味乎其言之也今

泌三十六

七

處士公義甚高多大節而謹愨厚重專務實行黜歎詞非漢所謂長者其人哉而今俗益偷文益盛薄先進而喜後生不知其所抵矣孔子稱魯道斷斷者所以傷俗也子蓋重感歎之而予先淑人每歸寧顧氏數爲予言巨孺人者誠賢母也其敬養舅姑有禮惠愛諸子孫內外有恩拮据佐家事有法與婦婢分工共作與最上者等食與最下者等啖苦習勞晝夜不遑息事事有緒其言猶在予耳不忘而富川言處士父輕財廓達始讓祖產千金繼讓外家產亦千金弗受蓋磊落丈夫也而家遂不振獨處士身率五兄弟盡力畎畝而巨操井曰爲諸妯娌先積纖累勤家以日起而好施賑無恡惜其

佐處士起家而多行義者巨實有力焉巨亦白馬鉅姓孺人祖璫以貢爲國學生父璧母凌氏大中丞晏如之後裔孺人生而早孤育于仲父某仲父有隱德人稱其爲王彥方之流數訓以內則女史家教肅然孺人之賢蓋亦有自云今年冬富川將葬處士以孺人配而匍匐過予曰震不肖無能爲辱而公實重吾父母矣銘非公不可會予病未亟就而富川之子御史自京師貽書來日始爾行兒時嘗戲大父母膝下大父手攜之日今日董太史且來斯固目弟子員而吾知其爲國士矣嘗試與汝出迎之而大母夙夜治具供帳如天人弗遑暇蓋行不肖不足以辱而大父母素重公矣銘非公不可病

泌三十六

六

有聞遂次其事著之處士公諱嵩字惟高別號竹墟生弘治己酉八月二十一日歿嘉靖乙卯九月五日壽六十六孺人蓋始葬北沈九圩至是合葬焉子男二長卽富川震娶茅氏按察副使坤女弟也詳見副使公所撰墓表中繼沈氏又繼施氏次繼宗天女一嫁理問沈价孫男五長卽爾行陝西道監察御史娶施氏爾志太學生娶費氏繼閔氏爾德娶茅氏爾力邑庠生娶施氏爾功聘王氏孫女四一適曹某一適胡子升一許嫁吳繼祖一許嫁沈之壘曾孫男三堯京邑庠生娶沈氏爾行出舜京聘茅氏湯京未聘曾孫女一許嫁施某皆爾志出初處士公嘗語巨孺人曰吾先世自龍圖以天官學

士建功名熙寧間而數百年無顯者其思所以繼吾祖乎乃多方教震震亦篤志力學治經明諸督學使數考校冠湖士十不失一而竟弗第屢爲富川然富川學以弗第益博親以微言奧旨授之爾行遂取進士魁選頃嘗數上疏言事中外稱名御史而人言龍圖以諫議有古遺直風爾行以御史有龍圖風可謂能不匱其祖者矣而諸子弟皆有俊才益厲學顧氏真未可量也葬以萬厯壬午正月朔日墓在北沈九圩之原銘曰古稱盛德其世必興處士敦慤孝弟力行重厚長者老成典刑赴兄急難義重鵠鴿奮身代死不顧其生應奇夢袍笏降禎天命匪偶未顯厥徵昔在陳繇實叶鳳鳴歷于

泌三十六

九

累世乃爲國卿周室掌夢與筮協靈身旣植德配以順貞源深流長本固末榮不在其身在其後人子以經術比漢儒林孫乃嗣起振忠直聲父教彌著祖武有繩天子之詔赫赫明明將膺曠蕩蒙地貢瑩絳騶寶翟內外寵承理有先兆象乃預呈世世罔替尙視茲銘

明烏程董份著

明故贈恭人莊氏墓誌銘

莊恭人者今大中丞陳公元配也初予從太史後而陳公為御史與予善至是貽書曰嗟乎吾莊恭人之賢而足傷也太史公方敘述當世賢公卿大夫之德窮不遺閭閻幽不廢閭閻甚盛天下莫不聞乃吾莊恭人歿十餘年所矣始葬東山未有識茲卜改兆吉以待太史公一言非所敢望也敢以請予謝不敏會予病閱歲寢加而陳公從數千里請數至不輟益勤已而病有間乃稍按狀而著之狀言莊恭人者閩世家某郡守三溪公之

泌三十七

嘉業堂校刊

女也少穎慧至孝知大義始歸陳陳公念母恭人口氏早世有婦而不得一日見也嗚咽泣承映哀不止恭人亦念為人有姑而不得一日事也亦嗚咽泣承映哀不止是日家尊章諸姻姪親戚及諸侍嫗從婢見者皆泣不能視滿堂皆驚既歸潔滌灑隨體外事陳公父大中丞雙溪公甚備雙溪公亟稱孝而內事陳公繼母高庶母王亦亟稱孝不置王始因陳公失母撫陳公有恩故恭人孝事高而事王與高埒重恩也于是二母皆懼人尤難之歲時恪共祀惟謹至恭人忌輒追慕嗚咽泣承映哀不止如是為常蓋篤孝其天性云歸陳甫匝月而陳公數游諸他邑授諸弟子經率歲一再返返則輒慰

勞問指授若何業進有幾無兒女子刺刺言聞陳公家居益勉懋業夜則挾箴績繡文或理絲泉助陳公誦不休倦則起飲衽日而忘翁大人堂上之屬望乎而忘母恭人地下之銜戚乎彼閉室出其書錐股流血者何如也陳公感益發憤及陳公數困弗第頗悒鬱則又慰曰夫桃柳春豔蘭桂秋華物固各有時也鸞鳩決起鷓鴣扶搖物固各有志也茲亦厲志以待時而已世豈有才如子而終困者哉何悒鬱之有乃身椎髻布衣悉解放嫁時簪珥綺績裝質以資陳公學陳公愈感發憤已乃舉于鄉又舉進士先陳公未舉時恭人嘗夢恭人勞之日孝婦甚苦吾兒困不三期舉矣迨三期果然及舉進

泌三十七

二

士又夢曰孝婦亟起吾兒明日歸矣越明果至人皆以恭人孝感云自陳公以進士授推官察卓異召選御史寢顯而恭人服疏攻啖不異故推布時儉約其家有加乃知所以日夜厲勉陳公者固非為其身富貴計也恭人亦賢矣哉予惟古婦德不外見其著者固附其夫以傳也故羊叔子斷機鮑子都鹿車王仲卿牛衣載在史傳至今誦之不衰則以三氏固賢而三君子尤足附也今恭人事與三氏略同而陳公持風紀抱經世才他日所建立當不在三君子下其必傳無疑已而陳公又言前為御史將按楚恭人病歐血欲延醫診之拒曰夫修短有數死即死耳婦人何得使醫執其手診耶及楚行

未幾恭人竟不診而卒當陳公待命公車倭寇薄樂城
急眾懼無措獨恭人顏色不變第日懷三尺白絹日即
更急吾持此從恭人地下矣何懼其家及閭里皆異之
蓋志節夙夙類如此尤足傳矣陳公名省都察院左僉
都御史協理院事封父雙溪公如其官贈母及莊皆恭
人而繼母高封恭人今轉右副都御史巡撫□□而以
高喪歸得改葬莊恭人于□□莊恭人生嘉靖甲午九
月二十九日卒嘉靖丙寅十月十六日子男三長濬娶
主事林君朝聘女長源聘參政林君舜道女長濬聘長
史君德女長濬長源皆生員女一許林口大宗伯林公
濂仲子孫女三尚幼銘曰賢而不永年足傷也賢而必
也

泌三十七

三

明故南京太僕寺丞王子敬先生墓誌銘

明興重翰林自庶吉士始昔周歌吉士未有其官皇祖
舉數千載曠典開文樓置館駕數幸親校肄優異之而
肅皇帝諭閣臣以翰林承顧問備輔弼宜慎選而壬辰
歲選而報罷罷復選之甚慎重也至辛丑歲上親命題
覽卷定其次而浙王子敬者在選中浙首省而子敬發
省解第一人爲東南才子海內博士諸生翕然退讓之
稱王先生云而諸吉士見之亦曰此所謂東海王先生
者也皆推焉而子敬獨善予予兩人自以幸居著作庭

袖天閣東觀書益涉躡貫穿法古昔矯近世反之乎正
成一家言自許當不負久之子承乏史局而子敬改刑
科給事中每恨同趣殊途不復能究其業而予嘗語諸
君觀子敬身不踰五尺志雄一時數叩首伸眉論天下
事意欲有所出之得其當以報主上匡國家其素所蓄
積也而茲列諫爭即他日有披肝膽憑仗下誓死不回
者必吾子敬已會禮部試天下士故事考官入試闈中
各扃戶閱所分卷人不得數往來卷不得更易而考官
彭者分宜人怙勢險詖剛暴士也居嘗突入他考官所
強其卷奪之他考官不能拒已相顧咤矣及出而輔臣
翟公二子皆在彭取中覈之則奪他考官卷也以是人

泌三十七

四

益咤而京師大俠張者亦江西人與彭乾沒以財通而
故從二子所鬻權爲奸利至是益出入彭翟閒醉酒宣
浪事甚露諸司無不傳相語咤矣而翟方當國人未敢
動又翟在諸輔中能恭謹下士士感其煦濡忍之而子
敬獨奮曰所以稱耳目臣者謂其抉幽發隱備所未睹
聞也業已彰著而忍不發謂耳目何且天下事孰有大
于貢舉者乎而輔臣以提衡總綱紀表正百官爲職而
令貪人大猾挾其子行私籍籍播汗惡言而猶欲掩耳
目蔽日月又何可忍也乃抗疏疏上肅皇帝下其事詔
獄逮彭張雜考之引繩批根得其實上盛怒立罷翟黜
其二子而彭張或黜或戍他考官謫有差蓋天威赫赫

震矣先是言事者多不測事至則錯愕搖手皆寒心及子敬挺身撼鼎鎗犯忌諱而赫赫若此人乃謂天子本神聖而下無正言卽言不當耳觀王給事疏一入而磨之震霆一擊天地開朗矣于是人皆稱壯偉而權貴人目之恐其建白益多將及己乃因事出爲湖廣按察司知事轉廣東新會縣知縣縣負海習獗利好訟爭而憤忮多豪豪皆賄官怵民恣吞噬民畏苦之子敬乃密召縣父老具列諸豪姓名奸宄狀次第剪艾人不知所出稱神明而盡案諸訟訐傳爰書論讞考當無枉始而訟者嘗數百人至是咸輸服稽首稱神明者益眾踰月訟遂清縣故椎埋多盜而黃毛鼠者大盜也怙險聚黨數

泌三十七

五

劫掠莫能制子敬乃部民兵嚴號令設方略立擒黃毛鼠散其黨千人戮有罪宥無辜而大盜既誅小偷咸息枹鼓亦益稀矣而頻縣海口最鉅數決子敬令諸犯載土與石贖既具因多置破艘實土石其中沈之口遂塞填地盡爲腴田新會稱樂土焉初遷謫者畏嶺海所從來久矣或抑鬱失志自傷或負責不親事廢職乃子敬獨晝夜竭力爲民勞人以是益稱之暇則引博士諸生傳以經術親授師指而擇其俊又厚廩餼勗其成而邑人白沙陳先生者儒宗也延禮其裔梓其書使學者知所誦法其在楚則校選文苑詩布天下而苑詩天下不多見見則苦其繁及校選一出皆踴躍稱善蓋子敬厲

精任事而以其閒崇文重道孳孳如不遑多此類而楚中諸生吳國倫者嘗以文投謁一見驚曰此我輩人也當取高第以文顯既而吳亦發省解第一人爲給事數遷謫而與李于麟王元美稱七才子大略與子敬埒云子敬自新會轉南京太僕丞人猶以淹屈而終以權貴人銜之言者受其旨論去焉夫士以挺身誓死披肝膽言天下大事于前而望風承指之人乘瑕覺撻細微以議其後此巷伯之所爲作也亦可深歎矣然子敬至性篤孝歸而父母幸無恙旦夕具甘旨治尊俎捧觴上壽數自暢二大人前愉愉樂也若不知有罷官者及父沒而摧痛毀瘠殆矣及母沒而積痛益殆數垂絕若不知

泌三十七

六

有生者尋遂卒哀哉然子敬卒十年而子苴亦舉進士選吉士授國史編修繼其父稱才子而國史君奉使還紆道百里枉車轡而臨子會子間出而駐車解轡者越五日見則欷歔持狀乞銘子因謂之曰古言求名于朝今子自長安來欲顯其親名而以臨子左矣然子與而王先生遊踰四十六年而歷歷在心目事本末非外人所具知也子固當銘然子問王先生將卜室嘗夢魏樓業業有大槐樹亭亭覆其上旁有指之者曰此公家樹也寤而立起如卜室所則樹果在焉因定築居之今綠槐堂是已夫槐者古三公象王之上世嘗植之且王先生膺先皇帝慎重之選而其志未畢今在子乎夢實命

之矣子因論次其事歸焉王先生名交字子敬一字徵
久別號龍田晚乃號同齋慈谿德門里人其先義之仲
弟璘之實爲始祖越二十世而大父琬爲廣德判官父
峇舉進士母周氏配費氏早卒繼配薛氏封太孺人子
男四益國子生娶張氏荃娶董氏董娶蔡氏荃董皆庠
生荃則國史君也娶陳氏□□繼娶包氏封孺人女
二長適包覲次適顏子望俱庠生先生生□□丙戌八
月八日卒隆慶庚午九月七日益等卜以萬厯丁亥十
月葬□□之原銘曰高山峩峩誕降厥靈大海湯湯通
凝其精精靈鬱結明哲挺生荷帝之選禁秘是登圖書
之府著作之庭珪璋既琢琬琰以承謂當朝夕式奉準

泌三十七

七

程始同末異獨往難并舍我偃息趨彼諫爭虎豹九關
逆鱗是撓鳳皇千仞朝陽一鳴志貫金石力撼鼎鑪皇
赫斯怒震驚在廷正國之紀顯主之明如日斯朗如雷
以轟凡百有位孰敢不貞悠悠昊天不鑒孤立羣邪醜
正黨黑惡白朝以言進暮以讒謫人不必用貴其正直
言不必多貴其匡國維此一舉何媿竹帛要觀南海祝
融之域九疑微茫蒼梧可質心旣不嘗人則何恤澤有
可施地又何擇與民周旋帶星出入諸所建樹亦足暴
白彼何爲哉復此訛喻孰取讒人投異有北賦吊湘纍
歌咏巷伯嗟嗟彼蒼曷其有極惟此王氏將必有興帝
召掌夢示以明徵有人在下欲輔其成再世而起莫之

與京相彼槐矣實應台星禎祥將集符兆先呈用占爾
裔當秉國衡安此窀穸世世其寧

明故中憲大夫南京太僕寺少卿東臺王公墓誌

銘

太僕東臺王公者名惟中字道原其仲兄慎中以吏部
郎忤權貴出爲參政海內重之稱遵巖先生先生有冠
世才作爲文章能博極羣書發以己意超出筆墨畦迤
之外而洞見本指其義躍如固天下宗工也公自少受
業尊事其兄如嚴師而先生亦推讓其弟如畏友大槩
公貫穿浹洽得之先生者獨多而湛心潭思亦有深造
遠詣卓然能並峙立一時稱三王焉天下雅聞三王名

泌三十七

八

及公舉進士待公車眾皆景嚮公美髯髯頤而白皙飄
飄有凌雲氣望之若神仙中人及久與居則引繩而趨
擇地而蹈循循質行君子也性沈默言若不出口及扣
之則持論簡而當約而理莫不中要領焉以是諸老先
生爭識之以爲國器而諸同進者皆自以弗及也已而
以父憂去起家授武選司主事初武選隸武臣世系有
本籍而擢處吏故賢亂之使不得肯綮吏遂握利權甚
重獨公嚴覈其籍追遯本始而吏不能爲奸人莫不稱
快而大司馬聶公亟推許之名遂隆隆起尋改儀制進
郎中有王子乞封者遣人以千金來致公正色卻其金
實其人于獄而稽牒考序則固當封者也卒爲請封如

故或問之曰公怒其人而遂其請何也則曰吾黜汗絕
滓所以正法也而玉版有成牒天潢有定序尤法之正
也吾豈可以潔吾身而廢法哉予曩在史局實聞斯言
則歎公守職甚峻而持議甚平峻則古高士之茂烈也
而平則古有道之至公也峻不可及而平尤難公其難
矣哉會東宮將加元服行大婚禮當是時肅皇帝睿聖
凡諸大禮皆宸衷親自裁定羣臣咸惴惴莫能當獨公
援據故典參酌時宜屢疏屢報可而少師徐公爲大宗
伯甚倚賴之禮成上甚嘉悅居無何擢公尙寶司卿蓋
特命也人皆以公荷上眷懷將且顯用而公逡巡奉冊
使微藩矣久之轉南太僕少卿而建安李公爲太宰以

泌三十七

九

疆直自遂與執政牴牾而奸人乘瑕攬摭語言加以巧
詆陷李大辟而執政批根諸閩人爲李晉用者無論賢
否悉逐之公亦在行中人皆惜公之才爲公稱冤不已
而公灑然曰吾有母壽考而兄方家居吾歸而奉慈母
之暮齡聽先生之緒教餘論未必非得也居二年而母
夫人以天年終先生亦遂下世旣已備極慘戚而二弟
復相繼以沒則公之茶苦莫踰此時矣公經紀其喪撫
其兄弟之子如己子又撫其女弟之子如猶子惜怛保
持恩恤備至蓋其天性然也公篤于懿親施及故舊凡
待以舉火者若干家每歲時伏臘發粟于庾發金于囊
編存諸故人故人有急旦暮叩門未嘗以無爲解卽已

細乏亦必轉貨赴之務當其意南安有黃生者自負蹻
馳酣酒坐不可近賓客皆棄薄之至則唾而走公獨與
深飲益歡察其窘艱時時賜其困終身無厭倦也人以
是服其厚道誦義無窮焉平生胸喜汲引後進有當
途通問必再三稱述人善而絕不使之知慷慨好直節
負不平少司寇詹公自言往時其家嘗有獄獄使者
誤聽欲釋其仇罪而反罪其家焉公與使者有舊乃直
入白其冤狀言甚剴切使者竦聽之獄遂得無枉而其
家實未嘗請公亦不待其請也其光明磊落類如此然
古有言目能睹遠近而不自見其睫公能暴人之冤而
不能自免于厄則亦未必非直節者激之也然公則曰

泌三十七

十

古人爭席爭寵呼牛呼馬言隨所遇而撓于懷也今吾
比寵席之爭牛馬之呼雖有甚焉而要之則所謂知其
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者莊生之所謂達也予聞公言
益歎服旣而公仲子同休舉進士矣予乃貽公書曰申
包胥有言天定勝人人定亦能勝天公之能達此其中
固定也而天之報施如此人曷能爲哉客有自閩來者
言公強食善飯雞鳴必起侵晨整衣冠坐堂中召問子
孫所誦讀校其業其神王其精采全溢此達之效也而
同休以進士授比部識者稱其雍容雅飭以家學飾吏
事彬彬而與王氏不可量矣茲則比部數千里遣人以
詹公狀乞予誌焉詹公者卽少司寇曩公所不待請而

暴白其家者也其言皆身所閱歷良信而予與公同舉進士同仕于朝又親所睹記者也因加裨益而序次之云按狀王本光州固始人唐末始祖保隆公開府莆中因而占籍及明興有子元者徙安平爲晉江人子元生瑞昌瑞昌生寰皆有隱德稱長者寰復徙郡城而寰生紀以子貴累封奉直大夫考功員外郎配徐氏尙寶司卿竹坡公女封宜人而吏部公生子五其仲子卽遵巖先生而公其中子也配□氏公生子□人長□□國學生先公卒次同休卽比部也女□人適□□公生于正德辛未九月十三日卒于萬厯戊子七月二十八日年七十有八歲比部卜以□□□葬公子□□之原銘曰

泌三十一

七

惟閩輿區處天南極大海環之高山壁立蔥蔥蔚蔚其中有真人宅焉二王之興閩氣所出若麟比駕如鳳聯翼公有師承能自振飭仕雖未竟確砥厥職峻卻千金厲聲正色我思古人惟揚清白涅而不滓于今有赫廉不失己貞不戾物旣峻且平光明如日匡佐大禮有典有則援經考制加以潤飾五帝神聖其臣莫及公達國體上契淵默皇命昭宣如綸如綍方期顯用遽膺抨擊崑山旣焚不辨玉石孰取讒人投畀有北公獨于歸灑然自適優哉悠哉母兄之側昊天不弔愍凶于值蓼莪之哀棠棣之戚死喪荼苦慘焉條集公于此時痛安有極鵲鳴在原鳴鳩純一撫其遺孤佐其成立視若己子

病若已感篤于彝倫天性憐惻傍施宗親故舊咸及忘已之艱赴人之急遠近誦義鄉閭歸德接引善類暴白冤抑名公播揚乃證其實匪以納交本由秉直直節不回卒抵于厄省躬不譽于人何恤昔在往聖猶有削迹暨于達士任其爭席公旣已達心乎曠逸聰明不衰加餐強食謂踰期頤何遽奄忽有子而賢天衢奮軼方如黃鵠振其六翮日夜銜泣卜爾窆窆高山巍巍大海湯湯公返其真此中是藏子孫承之百世其昌

明故秋軒季處士墓誌銘

秋軒季處士者給事中科之父也始給事君嘗迎其父京師年且七十矣強食善步能視聽不衰居歲所忽不

泌三十七

七

樂久游念其鄉給事君乃上疏奉父還又歲所期當行而思父且老徬徨不能去處士輒起之曰子先諫大夫之後也嘗以直顯于朝今數世幸復其始謂當旦暮努力竭忠畢思幾有補裨以續吾祖此孝之大者乃效兒女子依依親側乎且時固有宜事固有分吾年及而幸未衰此固汝自効之時也委質而盡其事者分也卽復數年遠吾衰而歸侍我豈非兩得者哉遂數趣之給事君乃復來京師又歲所而處士病病竟不起給事哭踊自躑曰痛哉吾不能違父命而至此極也乃以其友國史曹君狀來乞銘予與給事君善悲其志又數聞處士賢爲之敘季氏江陰人明興諱有開者嘗爲刑科給事

中卽所謂以直顯者也處士高祖恆曾祖瑞祖晟宗皆不仕而有隱德江陰稱爲善族父文昌邑弟子員別號墨軒以學著處士少穎敏能傳父學而遭值多故輒棄去經營其家供父母養歎曰此古人所以爲學也亦何必從儒生習咕嗶事筆硯間而後稱學乎然處士好圖史多所涉略數究觀古人微義與旨抗顏爲諸生師願不務仕進鄉人以是知處士非不學者志固有在也性孝友能竭力承其親居喪有法親歿產單盡諸昆纍纍左提右挈力持之俾各有成立及子貴悉推居室讓之曰此吾夙心也既老友愛彌篤宗族調護之尤厚內外肅雍鄉人稱家行者必法焉與人交坦易洞見肝膈不

泌三十七

三

設機事不疑人欺人亦以季公長者不忍欺之遠近皆相慕而鄉先生湯廷尉者端介人也平生少許可獨稱季處士賢每與處士語必移日諸先生皆願交處士當是時處士聲籍甚吳中已而給事君方進用顯矣乃更辟匿吳中人尙雍容喜游俠諸貴家車騎甚都追從甚盛不則相恥處士獨布衣徒步數游里門問故所嘗言與道夙昔踵趨接坐恬如也諸先生益慕之造請結社俛仰嘯歌意若世外云好趨人之急振施恐弗逮求方書手製良藥遇病者輒給焉嘗慨然欲置義田以贖其族建義學以待鄉子弟之無師者而竟未及惜哉處士生弘治戊申三月二十五日歿嘉靖庚申八月十八日

年七十有三母周氏配徐氏繼配葉氏子男一曰科禮科給事中也娶邢氏女三適吳旻沈曜趙觀縣學生孫男三長曰同春聘徐氏次同寅聘葉氏次同芳聘張氏初給事君以處士言復還京師將少濡忍冀地封處士日月有期矣處士遂先卒子以是尤悲之茲以壬戌之八月十三日葬處士黃山祖塋之傍銘曰延陵季氏人所賢學不希進居林泉教子大義繩其先其行足法言可傳生有明德歿弗諉佳氣蔚蔚黃山原今往從之返眞元藏玉其中光燭天我銘茲石常炯然

泌三十七

古

僉書樞密事應符生興四川制置使知重慶府興生如珪提舉廣王府事如珪生口口生俊以子衡州府知府觀貴贈奉直大夫兵部員外郎俊生縉縉生敘曲江縣知縣敘生諤九江府檢校而九江實生君君少慧能讀書九江每奇其子使務舉子業而君輒不樂佔俸棄去爲浙藩掾滿授前軍都督府吏目府使徵閩器不逾月速辦有劇委皆心儀君而君丁九江憂會南京高橋門千戶所上績吏部勅授口口郎性習文法稍飾以學術前後諸所事重臣皆以君無害任之君遂秉心直行壹意以報上官諸同事者稍見妬嫉有指揮張者號稱剛鷲喜陵棘操下持長短而多不法君值與典軍張盛勢

待之君不爲動乃陰欲與君務相蒙隱而君卒盡發其奸狀張遂抵辜君時與張構南都人皆危君及其事證更以君能撻發大豪皆復題君縉紳士著爲文章稱與君者不可勝數如鴻臚卿歐公南野輩諸鉅儒皆亟稱曰君直槩有氣略士也初諸幕僚皆故諸掾妮卑下務闕承有勢曲體宛轉齷齪規升斗人競相汗隸而君獨抗禮自持喜從儒生游爲雍容以是人多忤望而縉紳士名公反見慰籍然君自以世家負氣槩爲下僚終默不自得而母董碩人年且老遂上疏乞終養詔許而君獲奉母氏親孝養者蓋十餘年母歿不之官非其好也君始善居著知羨廢取贏家嘗饒給廼營九江阡于

泌三十七

五

西郭因多構室廬稍廣園榭率多往來其中益從諸縉紳士談說古昔務博傳記綜軼事散聞相與爲辨難日多嘯歌郡守吏以下時閒臨之車從甚都宴飲甚設君嘗自稱西野主人人方交譽其盛而晚節末年家益漸耗君亦以寢疾不起矣嗚呼命之殄瘁如之何哉初九江生二子君董出章國子生陳出君配申氏無子章生而九江且老陳病羸君以父命鞠章于申申撫育備至義若子然而君以從子錫爲子錫國子生娶嚴氏繼娶湯氏女四長適國子生朱孔暘次育于申女弟潘室適國子生包大宇次適應襲千戶蘇英次適張時家君性勤鍊喜作勞務儉約獨知大體喪祭崇禮文居家有

則人至今稱之生成化丁未三月十四日歿嘉靖壬寅閏五月十一日年口十歲今嘉靖丁未三月初九日葬西郭之原卽今所營九江故阡也君母董碩人爲子姑氏子與君通家昆弟故子以伯兄事君而君亦自少奇子友愛義篤方君之歿子留滯京師自傷今幸請告歸而適值君葬子又忍無銘

明故龍潛張處士墓誌銘

張氏其先博野人明興諱責者爲潛江白泐驛丞嘗曰其風土樂之曰是爲江漢楚之奧區其地膏壤可以植吾後而蕃焉會職滿謝去而丞有二子乃以其次子端爲潛劉氏婿而端遂爲潛江人居城東南白龍灣之曰

泌三十七

六

瑞生洪洪生處士家故貧躬耕田野閒養父母甚篤嘗積纖致贏好賑貧之事可濟者濟之不可者必盡意乃已無厚殖而人多蒙施焉咸服其長者會縣盜起督里中追捕得賊者所捕送獄卽囚脫重坐故每至得賊當送虞其道亡輒以計滅之里有郝璽者凡誦七人縛石將置之湖而一人者以註逮處士密聞乃緝衣獨行迹至湖所爲其人暴白請命甚哀眾怒挺搦擊處士處士奮不顧以身擁之泣益甚始悟竟免其好義佐人之急事不避難多此類居家甚莊毅雖待子女必嚴自燕游未嘗見狎侮數以禮折人少所假借人以事就直務分別其原正色論之否者輒責數不置俾以義媿其心往

往發赤誦謝皆云寧被縣官鞠無寧張公知處士居布衣之位親在貧賤而人憚之銷其邪心踰有司諸侯之權獨使得階尺寸握賞罰如建瓴而下可知已古之豪賢困閭閻而不獲施用者可勝數哉人以是奇處士然處士謹身約行必由矩矱兢兢自持未嘗以快加人其所爲發于至誠而人服化之識者尤重焉初處士不喜仕而好經術所以訓其子者皆古大義躬儉淡薄力苦茹荼至延師益闢館舍縱其子學不問貲費嘗摩子師載曰是子大吾門者師載竟成名于時始予與師載善既而爲嘉興令予曩過嘉興自邑縉紳大夫之眾子弟父老與史黔首無貧富知愚同然稱令賢所以道治狀

卷三十七

七

卓絕者甚備予數嗟歎之願不能見令追之亦不及會予且上京師而令亦以述職至告曰先處士公下世久而墓石未勒予小子念其祗彌行有其不偶然者而當其存無顯揚聲施于朝歿又無以表著大懼泯滅而非是信史不能紀載傳也小子故有待焉惟予哀而鳴之又一年而令以召至復請予未識處士而善其子人又誦令賢知處士固有以哉且處士歿令已成進士抵今數年而未述非急于親名者有待而屬予竊悲其意焉乃爲作銘處士諱永祥字詒徵別號龍潛生成化某月日娶胡氏子男六師載師戢師成胡出師栻師儀師戩側室龍出師載即嘉興令今轉南京吏科給事中師栻

弟子員女五適某某孫男六某某年月日葬處士崔家院之先塋銘曰古者士不得志則龍蛇其得志則從龍澤雲流護國家爾其淵潛爾子雲興紅漢湯湯爲沱爲潛其氣毓蒸永固爾宅以究其澤世世無斁

明故嚴母吳孺人墓誌銘嚴君杰有母孺人之喪遣人以其兄貢士大觀狀來乞銘會予入朝馬驚墮方臥疾長安里中謝不敏去而侍御再致書甚哀曰夫子方以文學列國史載當世事敘述閭閻之幽行以貽之其人爲不朽杰幸出夫子之門母死無以顯不恨獨恨無一言表著于世杰雖從母地下不啻矣臨遣對使者淚簌簌承睫舌橋然而不能吐予發書問使者故悲其意乃敘而爲銘按狀孺人吳氏昔奉伯封于吳其後遂姓焉今三吳諸吳氏實多其苗裔廟里之吳能以禮義世其家三吳人稱之祖諱某喜讀書弗仕孺人幼而慧生甚端重父嘗奇其女擇賢者配乃歸侍御君之父夷陵學訓君初夷陵早孤嘗苦貧而吳故饒裕及孺人歸獨脫去簪珥爲貧家日夜躬績紝蠶織績致微內趣夫篤學厲志而外稍稍起其家夷陵君學成知名三十年而竟弗第孺人弗憂曰是命也乃子弱冠舉鄉子登進士高第孺人弗喜曰是固才也及子選爲中書舍人又選爲侍御孺人弗加喜曰是清近耳目之職未易稱也及子爲侍御持法犯諱

卷三十七

九

忌抗中貴人忤強有力者聲聞或色變孺人弗憂曰是職也蓋其知義識大體類如此性勤約自其子益貴弗改嘗與諸婢分功課作食同最下者事等最勞者年且衰自喜益甚侍御深念之嘗欲迎之京師弗肯疾且亟侍御方按邊夷陵君欲馳報亦弗肯遂歿歿時無他言獨寄語其子勉竭忠義而已嚴固吳興甲族先尚書公侍皇祖有大功勞世世復其家維時天下得復者凡數姓嚴首與焉遠近語族姓必曰嚴氏然嚴氏自尚書後卓然振起于先有光實由侍御始侍御抗慨樹立能舉其官而謹身慎行所至殆未可量者雖夷陵君之教孺人實有力焉子嘗數從嚴氏諸子弟游侍御束髮執經

泌三十七

九

于子及今且二十餘年既而子女亦歸嚴氏每還謁子嘗試問其家範必稱池南始嚴氏族大各以其所居名池南者夷陵居也子聞古婦德不顯非遇大有大節者史弗得書謂闕無蒸知也然哲婦賢母家行足爲世訓者亦不得而遺焉子既與嚴爲通家好幸知孺人賢悲杰之志義固弗可辭孺人生弘治丁巳四月八日歿嘉靖丙辰八月十有二日享年六十歸夷陵君名灃以貢授夷陵州訓導弗之任生子三長卽杰某道御史娶蔡氏次果次東郡學生果娶朱氏東娶陸氏孫男三臣義果出臣節杰出臣忠東出孫女二長嫁張承爵次尙幼杰等將以年月日葬孺人西塞山之親塋在尙書公

墓左銘曰東吳之裔碩且賢西塞之幽永以安太史勒銘世弗諼

泌三十七

子

泌園詩文集三十七卷董份用均撰用均烏程人世居
南潯鎮故別號潯陽明嘉靖二十年進士由庶常歷官
禮部尚書歿後其孫嗣茂嗣暉輯其所著詩文爲泌園
集前有大學士申時行序時行用均所取士也用均抱
經世才起家詞科薦擢正卿寢登揆席以讒構去官里
居不出未竟其用論者惜之今讀其遺文不事緣飾而
自然淵懿無何大復李空同摹擬習氣詩亦冲夷澹雅
多委心任運之詞有唐白香山遺風由其胸次超曠不
以富貴去來攖其念慮故能如此香山居士亦以文字
受主知頗思奮厲自効爲當路者所擠屏居洛中吟詠
性情逍遙自得用均自嘉靖辛丑通籍後歷隆慶萬曆

泌園

兩朝親見奸佞弄權內豎竊柄一二正人動遭排陷如
夏言楊繼盛諸人且以無罪被戮心固怒焉傷之身既
被讒遂絕意仕進不以軒冕易其山林可謂知幾者矣
其難進易退正與香山居士同宜其詩之相似也里居
與唐樞蔣瑤諸人爲逸老堂之會睦姻任卹鄉黨多被
其澤乃其集中與陸五臺一書竟有晚年被誣之事亦
可見明政之不綱而鄉居之不易也今刻其遺集後之
人讀其詩文兼論其世可知其人之梗概焉丁卯上元
節吳興劉承幹跋